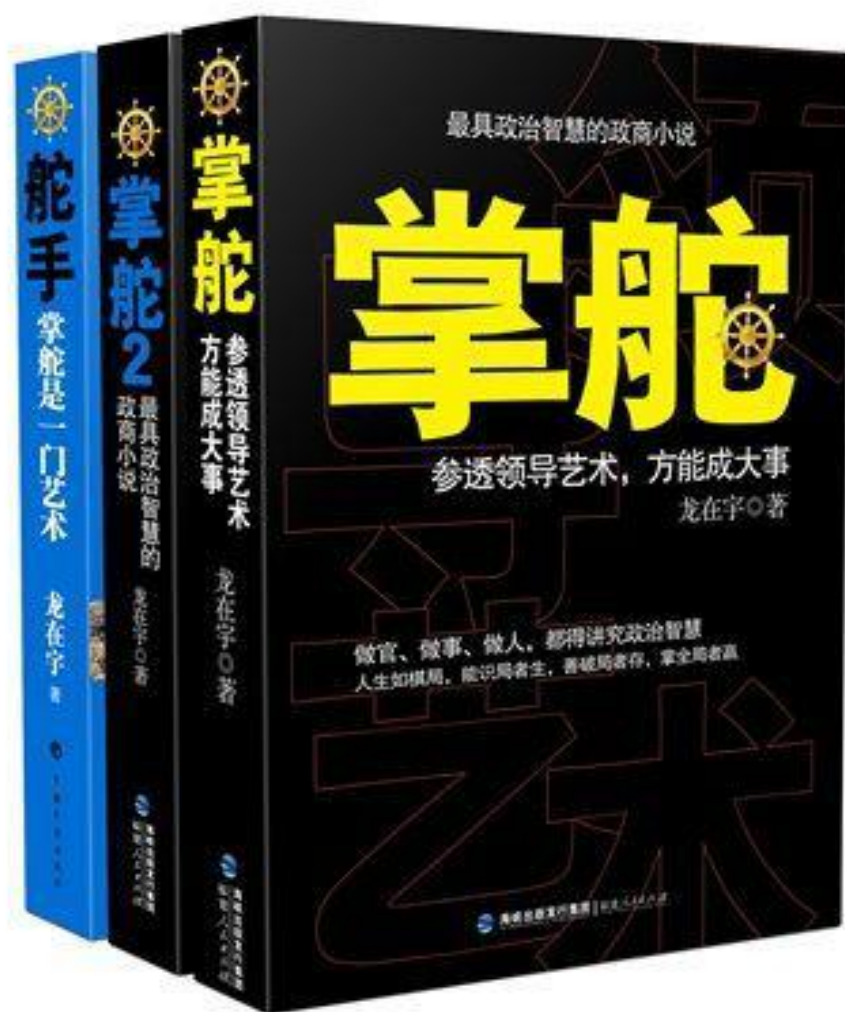


《掌舵》 + 《掌舵2》 + 《舵手》 《掌舵》三部曲 共三册



是小说，更是生存指南
深刻反映政商圈子真实生态
揭露财富圈疯狂的资本玩法



博集天卷
CS-BOOKY

目 录

掌舵

掌舵2

舵手

内容简介

人到中年的杜林祥，事业看不出任何转机，他如何抓住稍纵即逝的偶然机会，大踏步走上了成功之路？

在事业发展的上升期，杜林祥又怎样凭借过人的智慧，多方运作，苦心经营，拓展重要的人脉资源，并利用这些人脉做大事业、搞定对手，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高手对决？

几次对决险中取胜后，杜林祥迎来了一生中最凶险的巅峰对决。面对实力和背景远在自己之上的对手，面对对手明枪暗箭无所不用的手段和精心布局的圈套，杜林祥又能否涉险过关？

人生如棋局，能识局者生，善破局者存，掌全局者赢。

《掌舵》是一部让你在政商圈子走向成功的实操小说。无论是公务员，还是商界人士，都能从这部小说中获得打理政商关系的智慧，领悟高超的领导艺术和博弈技巧。

作者简介

龙在宇，资深媒体人，饱览政府要员与商界精英之成败，深感做官、做事、做人，都得讲究政治智慧。为使同道者事业顺遂，少走弯路，便将自己多年来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许多真实故事写成小说，小到商战博弈技巧，大到政商相处之道，应有尽有。

最具政治智慧的政商小说

掌舵



参透领导艺术，方能成大事

龙在宇◎著

做官、做事、做人，都得讲究政治智慧
人生如棋局，能识局者生，善破局者存，掌全局者赢

是小说，更是生存指南

第一部深刻反映政商圈子真实生态的实操小说

抓机遇、找靠山、拿下项目、搞定对手，一个都不少

许开桢 唐达天 肖仁福 何常在 一致叫好

目 录



版权信息

第一章 空手套白狼

- 1 洪西首富万顺龙被深夜抓走
- 2 大生意都是砍价砍出来的
- 3 做生意只算自己的账，从不算别人的账
- 4 赤条条对坐，有什么话都能敞开说
- 5 要不要兑现承诺，把两百万送给一个废人

第二章 玲珑棋局

- 1 怎样才能与土地爷爷搭上线
- 2 杜林祥冒充起了集邮爱好者
- 3 卓伯均说话办事，活像包公再世
- 4 一份毫无亮点的开发方案，竟然喊出了天价
- 5 钻进了卓伯均布下的迷魂阵
- 6 土地爷爷出事了
- 7 万顺龙有后台，咱们没有

第三章 闷声发财

- 1 行走江湖，还是得多结善缘
- 2 杜林祥的生意经：亏二十万不如亏一百万
- 3 商机无处不在，重要的是如何发现商机

- 4 唯有低调，才是王道
- 5 不出事就是本事，一出事就是大事
- 6 京城神秘的删帖公司

第四章 有舍才有得

- 1 在中国，有一招叫捧杀
- 2 找到了一条攀上事业高峰的捷径
- 3 做生意还是做企业？杜林祥拒绝了唾手可得的两亿利润
- 4 大师远去，再无大师
- 5 没有缺点的人，不可不用，但也不可重用
- 6 久走夜路，难免遇鬼
- 7 你的缺点是文化知识欠缺，你的优点也是文化知识欠缺

第五章 惊天赌局

- 1 真正干事的人，一定是名满天下，谤满天下
- 2 从名片分析一个人的性格
- 3 周玉杰俨然成为一个经历传奇的商界明星
- 4 应付领导视察，冯广帮杜林祥设计出“十问十答”
- 5 有人说，赌场得意，商场就要失意

第六章 危机来袭

- 1 高房价，真有那么苦吗
- 2 做企业是现金为王
- 3 你只是个精明的商人，不懂政治啊
- 4 大家都是讲规矩的人，好多事就简单了
- 5 周玉杰不愿意走吕不韦与胡雪岩的老路

第七章 城下之盟

- 1 一盘残局，究竟如何收场
- 2 商场里是没有爽快人的
- 3 商场中充斥着尔虞我诈，最稀缺的东西是实话
- 4 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就不算是大问题
- 5 周玉杰把赤身裸体的江小洋拖到小区空地一顿暴打
- 6 商人怎么可能和官员成为朋友

第八章 破解局中局

- 1 周玉杰丢弃了起码的商道良心
- 2 “花茶馆”设局，袁凯中招
- 3 朋友就是你一时还战胜不了的敌人
- 4 在京城最高的餐厅，赖敬东纵论资本江湖
- 5 踏上奔丧路

版权信息

掌舵

作 者：龙在宇

责任编辑：林 顶

本书由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授权亚马逊全球范围发行



写给在残酷世界中

期望依靠智慧获得成功的人们

第一章 空手套白狼

望着万顺龙一脸为难的表情，杜林祥心中窃喜。在商场摸爬滚打多年，杜林祥深知，任何大生意，不可能一蹴而就，都是砍价砍出来的。你报出一个价格，对方没有断然拒绝，而是做出一副为难表情，恰恰说明他已经动心，这样才有谈下去的可能。

1 洪西首富万顺龙被深夜抓走

洪西省的省会河州，刚遭遇了一场骤雨遍扫。大雨从下午三点一直下到晚上七点。

闷热了许久，这雨一下，浇熄了蝉鸣，淋湿了天地。世人莫不盼望天行霹雳，地作汪洋，将那秽物一并涤清。可惜纵然大雨倾盆，也不过一时爽利，只待云收雨散，不多时便又是肮脏世间。

眼看大雨已停，杜林祥与周志斌勾肩搭背、踉踉跄跄地走出酒店。已经谢顶的周志斌从电梯到大堂，口里一直哼唱着慷慨激昂的革命歌曲，只是没人能听懂他到底哼的是哪一支？

今晚喝的酒不少，还在兴头上的杜林祥高声说道：“现在是八点半！这个时间嘛，吃喝已然结束，嫖赌即将开始！周总，下一个节目怎么安排？”

周志斌摆摆手：“今天喝多了，没法表演下一个节目。改日吧。”

杜林祥拍了拍周志斌的肩膀：“老大哥，这可不是你的风格。要不再去整点啤酒，正好解一下酒。”熟悉周志斌的人都知道，此人不仅酒风彪悍，还喜欢打“加时赛”——喝完白酒，再去喝点啤酒。周志斌有一句口头禅——白酒醉了，正好用啤酒来解。

周志斌摇着头：“今晚真不行，我还要赶回文康。明天上午有个重要会议。”

杜林祥立即说：“你是总经理，管它什么会议，说改期就能改期。我马上打电话，叫人在河州给你订宾馆。”

周志斌苦笑了一下：“我和你可不一样。杜总的企业虽然小，但你是老板。天大地大，老板最大。而我，说白了只是一个打工仔。明天集团公司的头头要来厂里听汇报，我一定得参加。”

周志斌是洪西省文康市一家大型机械设备制造厂的总经理。论企业规模，自然比杜林祥的建筑公司大出许多。但诚如周志斌所言，他这个总经理，只能算高级管理人员。周志斌头上有集团公司，而集团公司的老板，则是在洪西“鼎鼎无名”的徐造成。

与那些喜欢抛头露面的富豪不同，徐造成从不接受媒体采访，至今在网上连他的照片都搜不到。甚至在洪西商界，知道徐造成的人也不算多。就说杜林祥吧，若不是因为周志斌这层关系，他恐怕也不知道徐造成是何方神圣。但是，在洪西省政商高层的圈子里，徐造成却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

一句话，如果没听说过徐造成，只能证明你还没有跻身洪西的上流社会。

见周志斌去意已定，杜林祥也不好强留。他只是叮嘱道：“周总，从省城回文康，还有两百公里。今天又刚下过大雨，你可要当

心。”

说话间，周志斌的司机已经把车开出了停车场。一看是辆崭新的奥迪A6，杜林祥打趣道：“周总，你终于也鸟枪换炮，把那台坐了多少年的老别克扔了。”

周志斌说：“你小子早几年前就开上奥迪了，如今怎么就不许我坐一下？还有三年就该退了，老子不用再装腔作势挣表现，抓住机会享受一把。”

周志斌上车后，打开车窗朝杜林祥挥手：“今天先到这儿，有机会来文康，我们再好好聚一聚。”

趁着道别的工夫，杜林祥把一条软中华塞给了对方，然后作揖道：“一路顺风！”

送别周志斌后，杜林祥也坐上车。尽管酒喝的不少，但他对自己的驾驶技术很有信心。加之当年清查酒驾的力度不是很严，杜林祥悠闲地点火启动，然后轻踩下油门，汽车便平稳地驶上街道。他打开奥迪车里的音响，又从兜里掏出一支红塔山，颇为享受地抽了起来。

每每出入高档酒店应酬结束，杜林祥总有种志得意满的感觉。就说今晚吧，当年那个穷得叮当响的农家娃，也能与周志斌这样曾经的正处级官员、如今的大企业老总推杯换盏、称兄道弟！

杜林祥的老家在洪西省文康市，祖祖辈辈都是贫农。在家中排行老三的杜林祥，十五岁就跟着师傅进城当起泥瓦匠。离开老家时，父亲只吩咐了一句：“三娃，以后你进城打工就能自己赚钱了，把腰上的皮带取下来，留给弟弟妹妹们拴。”父亲的这句话，他一辈子都忘不掉。这个故事，杜林祥不知给老婆、儿子讲过多少次。而在几年

后，当一群文人骚客要为他庞大的商业帝国树碑立传时，他也特意交代，一定要把父亲的这句话加进去。

成为泥瓦匠以后，杜林祥凭着自己的踏实勤奋，很快摆脱了贫困。此后，他拉起一支队伍单干，成为文康小有名气的包工头。在30岁时，他注册成立了一家建筑公司，并把生意做进了省会河州。今年42岁的杜林祥，已累积了上千万的身家，不仅住上花园洋房，开着奥迪汽车，还把儿子杜庭宇送去国外留学。昔时一文不名的杜三娃，终于成为今日殷实富足的杜总。

刚才在一起喝酒的周志斌，便是杜林祥的老客户。周志斌十年前就官居文康市经贸局局长，后来却因官场倾轧而黯然落马。所幸徐浩成是个惜才之人，将周志斌延揽进自己的企业，让他出任集团旗下一家大厂的总经理。

周志斌在局长任上，曾将机关办公大楼的装修工程全部交给杜林祥，让他大赚了一笔。事后，杜林祥捧着三十万来到周志斌家中，可小心谨慎的周志斌却怎么也不收。后来好说歹说，周志斌只同意让杜林祥的施工队免费为他家的新房做装修。

杜林祥记着这份人情。哪怕周志斌如今已从政府官员变身民企高管，但只要来到河州，他都会热情招待。

快到家了，杜林祥将烟头扔出车窗外。抽十块钱的红塔山，是他多年来养成的习惯。在以后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里，杜林祥身上的太多东西都发生了改变，只有这一点，从来没有变过。

酒精的作用让杜林祥很快进入梦乡，而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又将他拉了回来。杜林祥打开台灯，问了问身边的妻子周玉茹：“现在几点？”

周玉茹说：“凌晨三点。”

杜林祥狠狠地骂道：“妈的，谁这么晚还打电话！”

周玉茹拿过他的手机看了看：“是玉杰的电话，没准有什么急事，你快接！”周玉杰是周玉茹的弟弟，也是杜林祥公司里的副总。

杜林祥担心工地上出了什么事，一把抓过电话：“玉杰，什么事？”

只听周玉杰气喘吁吁地说：“三哥，万顺龙今晚被公安抓走了。”

“万顺龙？”杜林祥一下子从床上蹦了起来，“他的后台那么硬，也会被抓？”

周玉杰说：“千真万确。公安厅的人连夜行动，去公司把许多账册也查抄了。”

杜林祥沉默了一会儿说：“明天一早就到公司去，大伙一块商量一下。”挂断电话，杜林祥却再也睡不着了。

万顺龙不仅是河州最大的房地产企业顺龙集团的董事长，更堪称杜林祥的衣食父母。杜林祥一大半的业务都是承接顺龙集团的建筑工程。双方的合作已持续好几年，就说现在吧，顺龙集团还欠着杜林祥四百多万工程款。顺龙集团的信誉向来很好，放在平时，杜林祥丝毫不担心对方会赖账。可要是万顺龙被抓进去，企业就此垮掉，自己这四百多万去哪要？

杜林祥很难想象，平日里威风八面的万顺龙被公安逮走时是怎样的狼狈相。尽管承接了顺龙集团的许多工程，可杜林祥与万顺龙接触的机会并不多，也就是国庆、春节，顺龙集团席开几十桌，举行答谢宴会时，万顺龙会出来发表致辞，敬一圈酒。跟杜林祥打交道的，主

要是企业建筑部的几个经理，偶尔分管工程的副总也会出面。说到底，杜林祥只是个包工头，人家万顺龙才是叱咤风云的大亨。

论年纪，万顺龙只比杜林祥大两岁。但与杜林祥的泥腿子出身不同，万顺龙出身书香门第。万顺龙的父亲是洪西大学数学系教授，他本人则毕业于复旦大学。在洪西省统计局工作了十年后，万顺龙被下派到永隆市铁柱县当了两年县委副书记。之后他弃官从商，迅速将顺龙集团打造为洪西顶尖的房地产企业。街谈巷议中，有不少人把万顺龙称为洪西首富。

与徐浩成的刻意低调不同，万顺龙喜欢将自己暴露在镁光灯下。他不仅著书立说，还经常出席各种论坛，就经济发展趋势发表看法，堪称各路媒体的宠儿。

然而，在商场上也有一个传言，说万顺龙当县委副书记时，与时任永隆市委书记的姜菊人攀上了关系。姜菊人后来一路擢升，到如今已是洪西省常委、常务副省长。万顺龙在地产界呼风唤雨，自然少不了姜菊人的暗中相助。当然，喜欢抛头露面的万顺龙，在那些大大小小的论坛上，以及他的各种书籍中，只会大谈自己的企业管理之道，对于他打理政商关系的高超手腕闭口不提。

江湖上的传言，不是杜林祥这种层级的人所能核实得了的。但他清楚地记得，连续两年，顺龙集团的新春团拜会，常务副省长姜菊人都出席并发表了讲话。那些坐在台下，包括杜林祥在内的建筑公司老板们也因此认定，万总是有背景的，跟这种人合作，错不了！

连万顺龙也会被抓？杜林祥一脸迷惑地摇着头。

第二天一早，杜林祥就来到公司。其实所谓的公司，就是在居民小区里租了两间连在一起的商品房。以杜林祥的财力，要去租个正儿

八经的写字楼并不是难事。但他觉得，承包工程关键是工人们能把活儿干漂亮，其他的花架子倒无关紧要。

公司有三个股东，除了杜林祥之外，还有副总周玉杰与工程部经理林正亮。林正亮与杜林祥是发小，创业之初两人就在一起。周玉杰是杜林祥的小舅子，他不仅是三人中文化最高的，更是河州建筑圈子里难得一见的硕士。周玉杰八年前从洪西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后，放弃了去北京大型国企的机会，跟着姐夫做起生意。除了学历高，周玉杰也有着俊朗的外表。大学时代他就是著名的“校草”，虽然来自农村，家庭经济状况并不好，可身边还是围着一大群女生。有人评价过，如果把杜林祥比作《水浒传》里的玉麒麟卢俊义，周玉杰就是当之无愧的浪子燕青。

公司里的人员构成也很简单，杜林祥的妹妹担任出纳，林正亮的老婆是会计。在林正亮手下还有三四个刚从大学毕业的技术员，专门负责在电脑上绘制工程图纸。像这类的建筑公司，几百号工人平时都分散在各个工地，真正呆在办公室的就几个管理和技术人员。

杜林祥的办公室是由居民房里的主卧改造出来的，当他进入办公室时，周玉杰、林正亮已坐在里面。周玉杰第一个开口：“万顺龙被抓的消息已经传开了，现在很多人都担心工程款收不回来。据说下午就有一拨人要去顺龙集团催债。”

林正亮说：“顺龙集团可还差着我们四百多万啊，它要一下垮了怎么得了？”杜林祥思忖了一会儿说：“咱们这点工程款还不是大头，据说顺龙集团欠着银行好几亿的贷款。银行现在可比我们还急。”

周玉杰说：“银行的钱是国家的，咱们的钱可是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人家亏得起，我们亏不起。”

杜林祥说：“刚才也有几个老板给我打了电话，说是下午大伙一起去。我看也只有这样，先去顺龙集团，看看他们有什么说法。非常时期，反正咱们记住一点，多得不如现得。管它三七二十一，只要能先刨回点现金，就不错。”

林正亮点着头说：“现在也只能这样了！对了，玉杰你消息灵通，万顺龙到底因为什么事被抓？”

周玉杰点燃一支烟，不紧不慢地说：“外面的说法很多。有说他偷税漏税的，也有说他涉嫌违规骗贷的，甚至还有一个版本，说这事牵扯到姜省长。”

杜林祥说：“人家的事我们就不要瞎操心了，还是先把钱要回来。”

吃过午饭后，三人便开车前往顺龙集团总部。会议室里此时已坐满了人，都是来讨债的建筑公司老板，彼此打着招呼。一位做混凝土生意的老板凑过来说：“杜总，我现在已经把供往顺龙集团的混凝土全停了，你那边怎么样？”

杜林祥苦笑着：“你的混凝土都不到场，我那边工人当然也得停工。虽然万顺龙被抓了，但顺龙集团的家底子还在，不会说垮就垮吧？”

那位老板说：“谁知道呢？可话又说回来，但凡是房地产企业，只要银行收紧银根，咱们这些建筑商不再去垫资，任凭它家底再厚，也撑不下去。”

杜林祥说：“你还好啊，你做混凝土的，都是一个月结一次账。不像我这边，半年结一次。我现在可在里面陷着好几百万。”

那位老板笑了笑：“都不容易啊，就自求多福吧。”

大约半个小时后，一行人进入会议室。领头的那个，杜林祥认识，是顺龙集团的常务副总孙兴国，孙兴国后面还跟着一位打扮得体的中年妇女。这女人三十七八岁，皮肤白净，一看就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尤其是那凹凸有致的身材，丝毫不输给妙龄少女。浓密的短发乌黑油亮，眼睛虽是单眼皮，但秀气、明亮，高高的鼻梁下是涂着淡淡口红的嘴唇。

孙兴国坐下后，便向众人介绍：“这位女士是马晓静，她是我们万总的夫人。马女士一直以来都是顺龙集团的董事，只不过很少过问具体事情。今天企业正处于非常时期，马董也想趁此机会和各位建筑商见面沟通一下。”

哦，这便是万顺龙的夫人！杜林祥早就听说过，万顺龙的夫人过去是洪西大学的老师，创业初期，马晓静一直陪伴在万顺龙身边。后来企业越做越大，马晓静就退居幕后。外界都传说，万顺龙的夫人是一位美丽、知性的成熟女人，今天一看，果然名不虚传。

马晓静喝了一口白开水，说：“感谢各位建筑商长期以来对顺龙集团的支持！大家也知道，昨晚上万总去公安机关协助调查一些案件。案件的具体情况我们也不清楚，但请大家放心，顺龙集团是一家管理规范的现代企业，不会因为哪一位管理人员个人的原因，就影响企业的正常经营。”

这时，底下一位建筑商说道：“马姐，在座的都是和顺龙集团合作多年的人。现在你们这边出了事，按说我们不应该落井下石，可你也要给我们吃颗定心丸啊。毕竟这工程款都是大伙辛辛苦苦挣来的，谁也亏不起。”

马晓静使劲挤出一丝笑容：“你们既然跟顺龙集团合作多年，就应该知道我们的资金实力。放心吧，不会拖欠大家的工程款。现在顺

龙集团的银行账户上还躺着一亿多现金呢。”

底下又有人说：“顺龙的账户上的确有一个亿，可你们欠的贷款更多。据说今天上午银行已经把账户冻结了，要是顺龙集团就这么垮掉，不仅那一个亿没了，银行还要拿你们的房产来抵债。”

孙兴国接过话：“企业出现一些情况，银行暂时冻结账户也是正常的。我们已经派人去沟通，估计问题很快就能解决。现在部分建筑商停止施工，甚至还停止供应材料，这样做可不够朋友啊。城南的两个楼盘，下个月就能开盘销售了，现在停工损失可就大了。”

那位做混凝土的老板开口了：“既然孙总说账户马上能解冻，那想必是没什么问题。要不这样，等你们资金解冻了，先把前面的工程款结了，我这边马上恢复供货。”

孙兴国显得有些气愤：“按照双方合同，现在根本不到结账的时候。你们这么做，可是违约。”

那位老板也不甘示弱：“刚才你不说了，现在是非常时期，非常时期就应该用非常的办法。大伙说是不是？”会议室里的建筑商闻言纷纷点头附和。

马晓静这时开口说道：“刚才孙总已经说了，顺龙集团一直在按合同履行义务，倒是那些停工或停止供货的建筑商存在违约。按照合同，单方面违约是要承担责任的，到时不仅收不回工程款，还要赔偿顺龙集团的损失。当然了，大家都是多年的合作伙伴，肯定不愿意走到那一步。我今天也不瞒大家，顺龙集团的确处于困境。但这种时候，大伙更应携手并肩，支持我们渡过难关。你们苦苦相逼，又能得到什么？顺龙真垮掉了，我敢确信各位讨债的本事一定不如银行，银行可以把账上的现金冻结，可以把这栋大楼也拍卖掉，你们能抢得过？”

马晓静的话暗含机锋，底下的人一时哑口无言。就在双方僵持着的时候，一位身着工作服的员工跑进来，在马晓静跟前耳语了几句。

马晓静听完后，脸色陡然显得很慌张，眼角甚至开始闪烁泪花。只见她站起身来说道：“刚才我得到消息，有人去学校绑架了我的小女儿，还打来电话说，不把工程款结清，就绝不放人。我不知道，在座的诸位中，是谁想出了这种下三烂的主意。将心比心，我家万顺龙当年可没亏待谁，他昨晚刚出了事，你们今天就这么欺负人！”马晓静说完后，竟大哭了起来。

底下的老板们也炸开了锅，还有人骂道：“是哪个王八蛋干的？”在座的人，想讨债不假，可大多数还是干不出绑票的事。

杜林祥心中也很气愤。曾几何时，万顺龙也算是在座所有人的衣食父母。即便要讨债，也不能这样欺负人家孤儿寡母。他站了起来：“马姐，你们报案没有？”尽管他年纪比马晓静大，但看在万顺龙的面子上，杜林祥还是称呼对方“马姐”。

马晓静擦拭着泪痕，这才回过神来：“我一时急得都忘了，快去报警。”

“慢！”杜林祥说道，“大伙都是在一个圈子里混的，今天就容我老杜说两句。本人虽然读书不多，可也知道绑架是犯法的，一旦警方介入就是刑事案件，到时后悔都来不及。讨债归讨债，可也不能这样干。趁着马姐还没报警，赶紧把人送回来，这件事就当是个误会。”

马晓静感激地看着杜林祥：“对、对、对！只要赶快把孩子送回来，这就是个恶作剧。”

底下有人说：“被欠着工程款的人可是成百上千，也许不是我们在座的干的。能坐在这里的，谁没有几千万身家，估计干不出这事。倒是那些小包工头，没准急红了眼干蠢事。”

杜林祥说：“你说得有道理。不过河州做建筑的圈子就那么大，咱们在座的人现在就去放消息、做工作，叫那个干了蠢事的王八蛋立刻把人送回来。我相信大伙一起动手，这个蠢蛋很快就会知道自己捅了娄子。”

听杜林祥一说，在座的纷纷点头，各自离开会议室，抱起手机一阵狂拨。果不出杜林祥所料，这几十位建筑老板动用一切关系，很快就找到绑架小孩的人。对方只是个做油漆工程的小承包商，没啥文化，根本不知道绑架小孩的严重后果。最后听人一说，吓得屁滚尿流，乖乖把小孩送了回来。

马晓静的女儿回家了，可一场讨债会议却因为这个插曲无果而终。回去的路上，周玉杰愤愤地骂道：“都他妈怨那个蠢货，他这么一闹，大伙好像都不好意思讨债了。”

杜林祥说：“就算那蠢货不闹这么一出，咱们也讨不回钱来。今天这架势明摆着，顺龙集团没钱。”

林正亮问：“明天我们还继续施工吗？”

杜林祥说：“先停停吧，上游的材料商都断货了，我们还做什么。唉，但愿万顺龙能够没事，不然咱们这钱怕是难收回来了。”

说话间，杜林祥的电话响了。他一看是个陌生号码，接起来是个优美的女声：“是杜总吗？我是马晓静。今天下午的事太感谢你了，你今晚没什么事吧，我想请你吃饭。”

杜林祥说：“马姐呀，你好！下午小事一桩，何足挂齿。”

马晓静说：“你别客气。那咱们就说好了，我到时把孙总也叫上，还有其他事顺便和你商量一下。”

挂掉电话，杜林祥心里美滋滋的。倒不是因为有位美丽成熟的贵妇请自己吃饭，而是因为马晓静说叫上孙兴国一起，到时还要商量其他事。杜林祥不禁憧憬，马晓静会不会出于感谢，破例先把自己的工程款结了？要真是这样，今天下午这一番原本无意的临机表现可是赚大发了。

杜林祥看看时间不早了，就把周玉杰、林正亮甩在路边，叫他们打车回去。他猛转方向盘，掉头去赴马晓静的晚宴。

2 大生意都是砍价砍出来的

马晓静就把晚宴安排在顺龙集团总部大楼的顶层。杜林祥开车赶到的时候，孙兴国已经等候在外面。杜林祥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

“怎么好麻烦孙总亲自来接？”

孙兴国笑了笑：“应该的，你今天下午帮了我们大忙。”

孙兴国把杜林祥领进电梯，趁着电梯上行的空隙，孙兴国说：“马董亲自交代，叫把晚宴安排在楼上。当初修办公大楼的时候，我们专门在顶楼装修出一个包间，这可是过去万总招待最尊贵客人的地方。”

杜林祥感激地说：“马姐实在太周到了。”

出了电梯，来到包间门口，只见一股潺潺的水流缓缓从顶部流下，形成三米多高的人工水幕。水流流入脚下锦鲤交错的鱼池中，形成了一道独特风景。配上周围青砖灰瓦、雕梁画栋的装饰，令人仿佛

置身江南水乡。走进包间，古色古香的木椅与原色的石板、墙壁相得益彰。点缀其间的还有手绣的云幔、石雕的貔貅、浮凸的麒麟，古朴、典雅且带着悠悠汉风。

河州的豪华酒店，杜林祥也去过不少，但跟这里比较起来，实在相形见绌。杜林祥暗自感叹：“别看万顺龙夫妇如今处境不妙，终究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啊！”

坐在主位上的马晓静一脸笑容地站起来：“杜总来了，快请坐！”

当初为揽到工程，杜林祥对顺龙集团的项目经理又是送红包，又是赔笑脸，可今天，自己却成为顺龙集团老板娘的座上宾。又惊又喜的杜林祥显得有些拘谨，还是孙兴国一把将他按到座位上，并问道：“老杜，今晚喝什么酒？”

杜林祥说：“客随主便。”

孙兴国又看了看马晓静，马晓静说：“我知道像杜总这样做工程的肯定是喝白酒。那就来瓶茅台吧！我平时都是喝红酒，今天也破例陪陪杜总。”

酒菜端上桌后，马晓静举起酒杯：“杜总，今天多亏你仗义执言，我女儿才转危为安。我敬你三杯，聊表谢意。这三杯是我的意思，你喝多少随意。”

这么多年来，杜林祥早就练出一身好酒量，今天当着女人的面更不会示弱。他端起酒杯，毫不犹豫地一连干了三下。

孙兴国随即也端起杯子：“老杜，我再敬你三下。今天的情形我都看在眼里，你不光在关键时刻仗义执言，而且那帮人气势汹汹逼债的时候，你也坐在那里没吭声。够朋友、够仗义！”

杜林祥喝下三杯酒后，憨憨地笑了起来：“孙总这可夸奖错了。我不是不想要钱，而是我这人从农村来的，嘴笨，没有人家能说会道，所以才一直没出声。”

马晓静笑了：“杜总可不笨，我看你精明得要紧。刚才这一句话，既是客气，又把主题引到讨债上去了。”

杜林祥说：“我只是实话实说，哪里晓得马姐想象力这么丰富。”

马晓静问：“顺龙集团差你多少工程款？”

一听这话，杜林祥心中一阵狂喜。没准马晓静为了答谢，真要破例把钱先还了。如今要结清所有建筑商的工程款，顺龙集团的确力不从心，可要应付自己那几百万，对马晓静来说只是小事一桩。

杜林祥按捺住欣喜，一脸平静地说：“不多，就四百多万。”

不料马晓静只淡淡地说了句：“我当是多少，就这么点小钱。你放心，挺过这阵子，顺龙集团是不会赖账的。”

杜林祥先前的狂喜一扫而空，但他还是不甘心，继续说道：“马姐和万总都是做大生意的，这点钱当然是小钱。可我是小本经营，没这四百万，连工人的工资都发不出去。”

孙兴国拍了拍他肩膀：“老杜，你也是闯荡江湖多年的人物了，今天怎么也一副磨磨叽叽的样子？”

“江湖老，胆子小。出来闯荡的人，谁心中又能没个怕字。”杜林祥感叹道。

马晓静扑哧一声笑了。她随后拿餐巾纸擦了擦嘴角，优雅地说：“没想到杜总还挺幽默！不过下午我就说了，按照合同，现在没到结

账的时候。你们跑来讨债，没道理啊！”

杜林祥说：“马姐这话说得没错。但现在不是出事了嘛，大伙心里都是七上八下。不瞒你说，过去我做工程时就碰到过，老板被抓进去后，企业几天就垮了，欠我的工程款一分都没要回来。”

孙兴国说：“所以啊，想讨回债，就不能让顺龙集团垮掉。这就需要杜总出把力。”

杜林祥一脸茫然：“我有什么办法？”

马晓静放下筷子，不疾不徐地说：“实不相瞒，今天请杜总来，其一是感谢你仗义执言，其二也是有件事想请杜总帮忙。”

杜祥林更加糊涂：“要我帮什么忙？”

马晓静说：“你不是想讨债吗？明天你就可以带上手底下的工人，去市政府门口讨债。”

杜林祥还是不明白：“你们顺龙集团欠我的钱，关政府什么事？”

马晓静说：“你就说万顺龙被抓，顺龙集团危在旦夕。工人们担心企业赖账，自然要向政府求助。”

杜林祥不解地说：“以往，那些民工领不到工钱去围攻政府，摊上事的企业害怕得不得了，唯恐把事情闹大。马姐怎么鼓励我们去闹？真要一闹，顺龙集团不是垮得更快？”

马晓静犹豫了一会说：“杜总，我欣赏你是个耿直的汉子，今天也不把话藏着掖着了。咱们省的常务副省长姜菊人，你认识吗？”

杜林祥点点头，随即又摇头：“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外面不是说姜省长跟万总关系很好吗？”

马晓静说：“实话告诉你吧，这次抓万顺龙，就是有人想借机扳倒姜省长。他们用的罪名是偷税漏税，那根本只是个幌子。可姜省长不分管政法工作，针对这种独立个案他不便插手。只要有工人围攻政府，这事便从单纯的经济案件演变成影响社会稳定的群体性事件，姜省长作为省领导，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过问。”

杜林祥这时不禁想起周玉杰上午讲述的传闻，“这事牵扯到姜省长”。看来，有时谣言竟是遥遥领先的预言。

杜林祥为难地说：“这事牵扯到省领导了，是不是闹得太大？”

孙兴国说：“那是因为我们相信你，把真相告诉你了，你才觉得大。如果只是民工去政府门口讨薪，有什么大不大的？老杜你做工程这么多年，这种事还见得少吗？就算闹起来，谁还敢把你怎么样？”

杜林祥仔细一想，孙兴国说的不无道理。他又问：“马姐，这种事干嘛找我？”

马晓静说：“这事我们亲自出面肯定不行，得找个信得过的人。你今天仗义执言，令我十分感动。后来我又专门问了你的情况，底下人说这么多年合作下来，你做的工程质量很有保证，而且在圈子内口碑也挺好。我觉得你就是一个值得信赖的耿直之人。另外嘛，你是做土建工程的，手底下工人最多。你指挥着人往前一冲，那气势才够壮。”

杜林祥笑了笑：“原来马姐把我的情况都调查清楚了。”

马晓静知道杜林祥还在犹豫，便说：“按道理说，现在我们不会给任何一家建筑商结账。但你要是肯帮忙，我明晚就特批先给你结两百万。要是万顺龙最后平安出来了，顺龙集团还要再单独给你五十万，算是给你手下的工人发出场费。”

如此优厚的条件，杜林祥开始动心了。他又仔细掂量了一下，找一拨工人去政府门口讨薪，只要不出现打砸抢烧，自己就不会担多大责任。再说了，这种事在建筑界可谓稀松平常，很多人都干过，也没见出什么大事。

杜林祥是个商人，风险低、收益高的生意自然不会拒绝。他端起酒杯：“感谢马姐瞧得起，这事我愿意效劳。”

马晓静高兴地举起酒杯，说道：“杜总果然是性情中人！记住，明天去政府门口，既不是真闹，也不是假闹。《红楼梦》里写得好，‘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红楼梦》我没看过，但如何把握分寸，做到亦真亦假，我还是知道的。”杜林祥拍着胸脯保证。

“亦真亦假才是最厉害的！”马晓静莞尔一笑，说，“中国的事，不怕真，不怕假，就怕亦真亦假。我过去喜欢买名牌手袋，大商场里七八千的LV，我很喜欢，人家是牌子货，该卖这个价。地摊上五六千的LV，我也不害怕，因为人家假得很纯真。就怕外贸店里那些二三千的LV，每一个包还搭配着一段什么工厂尾单、出口转内销的故事。真要下手买了，不知道究竟是拣了便宜还是上了大当。”

一桌人都笑了起来。杜林祥心中很是羡慕，马晓静不愧大学老师出身，一件女人们生活中经常遇到的事情，竟被她讲得如此富有哲理。自己那个从农村带出来的老婆，恐怕永远讲不出这种故事。

晚宴结束后，杜林祥顾不上回家，立即把周玉杰、林正亮召集到办公室。遵照马晓静的再三叮嘱，杜林祥没提姜菊人的事，只是说找工人去政府面前闹一下，没准能帮上万顺龙。

周玉杰一拍大腿：“只要明晚上她马晓静兑现那两百万，找工人，小事一桩。咱们不就是干这行的嘛！三哥，你说要多少工人？”

杜林祥说：“既然收了钱，就得把活干漂亮。咱们手下四百多号工人全上，另外再临时拉几百人过来，凑够整数一千，有问题没有？”

周玉杰斩钉截铁地说：“没问题！”

马晓静找杜林祥，的确是找对了人。作为土建工程的建筑商，杜林祥平时的用工量极大，这么多年来，在他手下工作过的民工少说好几千人。周玉杰、林正亮分头打电话，只用了个把小时，就召集到一千多工人。当然，这年头出工就得算工钱，按照河州的行规，去政府门口坐一天，每人一百块，当晚八点之前就要全部兑现。

第二天一早，大队人马就浩浩荡荡开往河州市政府。周玉杰还特意安排了七八个民工，叫他们把老婆孩子全带上，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民工们手举“顺龙公司昧良心，不给工人付工钱”“万顺龙，还我工钱”等标牌，瞬间就把市政府前的广场围了个水泄不通。

林正亮特意换了身破旧衣服，藏匿在民工队伍中现场指挥。杜林祥、周玉杰则在广场对面的酒店里包下一个房间，随时关注广场上的动向。杜林祥最担心的，是有人干出什么过火的事情，那样就偷鸡不成蚀把米了。他隔半小时就与林正亮通一次话，告诉对方注意控制工人的情绪，同时还反复叮嘱：“如果公安强行清场，千万不要发生冲突，就叫工人们散了。”

下午四点刚过，马晓静打过来电话：“杜总，你不仅把工程质量做得好，干这事也是驾轻就熟啊。你的工人把政府广场一堵，现在整个市中心一带都在塞车。”

杜林祥笑着说：“马姐你满意就行。”

马晓静说：“晚上别收工太早，安排两三百个工人坚持到十二点，那样影响就更大。”

杜林祥有些心虚地说：“动静是不是搞太大了，别适得其反？我看广场周围的公安越来越多，他们要强行清场就麻烦了。”

马晓静笑着说：“杜总，你放一万个心，不会有事的。今天中午，河州市公安局的唐局长还和我在一起吃饭。另外，今天六点以前，我就安排财务先打两百万到你账上。”

杜林祥的胆子也壮了起来：“好，就听马姐的！”

按照杜林祥的布置，整个静坐示威活动一直持续到晚上十二点才结束。一整天的活动，没发生什么意外。最关键的是，马晓静也按约定打过来两百万，这让杜林祥十分开心。他拉上周玉杰、林正亮一起去滨江路喝夜啤酒庆功。

三人刚坐下，周玉杰就说：“三个大男人喝酒有什么意思，要不找几个美女来？”

林正亮说：“好啊！只不过三哥可是你姐夫，有你这个小舅子在，他好多事放不开。”

周玉杰哈哈笑道：“三哥，这个你放心。大家都是男人，我是不会去打小报告的。家中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只要你在家对我姐好，在外面耍几个女人，我一点意见也没有。”

杜林祥说：“有你玉杰担着，我还怕什么？”

周玉杰说：“好，我马上打电话，叫几个美女过来。”他拨完电话，又跑去路边的烟店，买了三包软中华，过来扔给杜林祥与林正亮

一人一包。

杜林祥说：“咱们玉杰现在混得好啊，都是抽软中华的人了。”

周玉杰说：“一会儿有美女来，咱哥仨也得撑撑面子不是。再说今天刚讨回来两百万，怎么着也得奖赏一下自己。”

林正亮问：“你给我们找的都是什么样的美女？”

周玉杰说：“有一个叫江小洋，是我的小情人。她是河州春光百货商城的财务部副经理，我让她在公司里再找两个美女过来，怎么样？”

杜林祥笑道：“玉杰你行啊，春光百货可是河州专卖奢侈品的商场，那里面的女人，真是顶个的漂亮。”

林正亮也打趣道：“我和三哥的老婆都是刚出来打工那会儿在乡下找的。只有你，后来在城里找了个公务员老婆。可你竟然不知足，又出来泡个小情人。我看你小子一天到晚打扮得珠光宝气的，估计都是在照顾那骚娘儿们的生意吧？”

周玉杰说：“那是当然，不然人家怎么肯跟我好。你们也多去春光百货买点东西，顺便泡几个妞。”

林正亮摆摆手：“算了，那里面的衣服实在太贵。你小子一天到晚抽高档烟，穿名牌衣服，也太他妈会享受生活了！”

“人活着就得享受生活，只会拼命工作有什么劲！”周玉杰说：“我听说过一个故事，浙江有位企业家工作太玩命以致英年早逝，他死后妻子携带巨额资产嫁给了公司里的司机。司机大发感慨，说以前以为一辈子都只能为老板打工，现在才明白，老板一辈子辛苦是在为他打工。”

这则故事，杜林祥也听说过。他笑着说：“玉杰，你的故事有断章取义之嫌。人家老婆嫁给司机时可是定好了规矩，遗产只能由前夫的儿子继承，司机沾不了边。据说他儿子后来在父亲坟前也发了一通感慨：爸爸你真伟大！你的司机娶了我妈，帮你给我妈过性生活，把我带大，那些钱又被我继承了。你在世时，司机为你开车，你死了，他还在为你服务，一辈子都在给你打工。”

三人今天的心情本就不错，听了这两个段子，更是笑得直不起腰来。半小时后，江小洋便带着她的两位同事赶到。有了美女助阵，气氛更加活跃。周玉杰叫老板拿来一副骰子，众人一边喝酒，一边玩骰子，好不快活！

开怀畅饮时，杜林祥也不忘仔细瞧了瞧江小洋。这女人确实很有风韵，一头长而飘逸的卷发披在肩上，眼睛里时刻闪着令男人为之疯狂的秋波。瓜子脸上敷着一层淡淡的妆容，水水的红唇性感而妖媚。低胸的衣服将她那一对酥胸暴露在外，米白色的衣服将她原本就白皙的皮肤衬得更加白嫩。杜林祥在心中骂道：“周玉杰这小子真是艳福不浅！”

喝完酒已是凌晨三点，众人还没有散去的意思，又跑去酒店打麻将。难得今天晚上开心，大伙的言语也越来越放肆。有一局，周玉杰摸到一张一条，他看了看江小洋：“哥哥知道你要胡这张牌，就不给你点炮。”

在旁边围观的江小洋的同事笑着说：“周哥，你也真是！你那条早就给江姐玩腻味了，今天怎么还舍不得去放一炮？”

江小洋娇滴滴地说：“谁稀罕！他那条又小又短，还是留着去和老婆放炮吧，本姑娘大不了自摸。”

林正亮一本正经地叹了口气：“江小姐这么美丽的女人还要自摸，实在是委屈了。”

杜林祥听到这，笑得一口茶立时喷了出来。旁边江小洋的同事赶紧来给他捶背：“杜哥，别理这些坏人。他们打色情麻将，你正好做大牌。”

麻将七点半结束，杜林祥开车挨着送人回家。江小洋说自己下午还要上班，家又离得远，所以想就近找个宾馆休息一会儿。周玉杰知道附近有个不错的宾馆，叫杜林祥直接开车去那儿。

下车后，周玉杰与江小洋一前一后走进宾馆。坐在副驾位置上的林正亮满含羡慕地说：“你看他们那如狼似虎的样子，今上午别想睡觉了。”

杜林祥笑着说：“他年轻，身板硬朗。咱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还是回家老老实实补瞌睡吧。”

接下来的几天，杜林祥一直关注着顺龙集团的情况。先是听说银行不仅将顺龙集团的账户解冻，而且还发放了一笔贷款，后来，那些停工的工地也开始陆续复工。这段时间，一直是马晓静在主持顺龙集团大局，她将各方面关系打理得井井有条。杜林祥甚至觉得，哪怕万顺龙真是难逃一劫，凭马晓静的本事，这家企业也垮不了。

半个月后，杜林祥忽然接到孙兴国的电话：“杜总，晚上没别的安排吧？还在老地方请你吃饭。”

杜林祥问：“有什么事吗？”

孙兴国说：“你来了就知道了。”

晚上六点，杜林祥准时赶到顺龙集团总部。走进顶层的包间，只见马晓静、孙兴国分坐在两旁，而中间的主座上，坐着一位穿休闲西

装的中年男人。杜林祥定睛一看，我的乖乖，这不是万顺龙吗？他什么时候给放出来的？

杜林祥赶紧跑过去握手。万顺龙还不认识杜林祥，旁边的马晓静介绍说：“顺龙，这就是我刚才给你提到的杜林祥杜总，他这次可帮了我们大忙。”

万顺龙热情地伸出双手：“林祥，你好啊！咱们以前应该见过面吧？”

杜林祥说：“见过、见过，每年顺龙集团的新春团拜会，我都要参加。只不过下面坐着的承包商太多，万总不一定认得我。”

万顺龙说：“以往是我失礼啦，还望林祥多担待。以后咱们就是熟人了，常联系，多走动。”

万顺龙接着招呼杜林祥坐下：“前段时间的事你也知道，公安部门叫我去协助调查一个案子。有一些误会，正好借这个机会全部澄清了。所以啊，我也就平安无事地回来了。我听晓静说了，林祥这次为顺龙集团出了不少力，今晚我一定要多敬你几杯酒。”

杜林祥暗自思忖，万顺龙平安无事地出来，顺龙集团的难关也算过去了。那位姜省长的本事的确不小啊！

万顺龙今晚的心情很好，他频频举杯敬酒。不一会儿工夫，一瓶茅台就被他们消灭干净。万顺龙招呼人又开了一瓶，他对杜林祥说：“患难见真情啊，林祥够朋友。晓静已经给我说了，那天安排工人去政府，你一路忙前忙后，当初承诺给你的五十万，明天就安排人打到你账上。另外，往后顺龙集团所有楼盘的土建工程，同等条件下都会优先承包给你。”

杜林祥感动地举起酒杯：“万总不愧是大生意人，说话做事就是大气。以后小弟的那点买卖，就靠万总多帮衬了。”

万顺龙此刻已喝得不少，他颇为豪气地说：“放心吧，在河州做工程的人，只要跟着我万顺龙，保证他赚个盆满钵满。”两人立时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就在杜林祥放下酒杯的时候，忽然记起一件事！在这电光石火之间，一个无比大胆的计划浮现在他脑海。此时，杜林祥还不知道，此刻的灵光乍现，将从此改变自己的人生。

杜林祥又将整个计划在大脑中迅速地过了一遍，然后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对万顺龙说：“我知道顺龙集团在城北有座楼盘叫北国天骄，开盘已经一年多了，一直卖得不好。我如果想买下这个楼盘，不知万总愿不愿卖？”

万顺龙收敛起笑容，点燃一支烟说道：“我修房子就是为了卖，有人买，我当然愿意卖。关键是这价格，你要是砍价太凶，我也受不了啊。”

杜林祥说：“在万总面前我就直话直说。都在这个圈子里混着，我也知道北国天骄开盘后，才卖了几套出去，是顺龙集团旗下卖得最差的楼盘。现在这里的市价也就不到五千元一平方米。我一次性全部拿下，出价三千元一平方米如何？”

万顺龙哈哈笑道：“林祥，我那可有五百套房子，总面积接近五万平方米。每平方米少两千，合起来就优惠了你一个亿。你这要求，可着实让我为难啊。”

望着万顺龙一脸为难的表情，杜林祥心中窃喜。在商场摸爬滚打多年，杜林祥深知，任何大生意，不可能一蹴而就，都是砍价砍出来

的。你报出一个价格，对方没有断然拒绝，而是做出一副为难表情，恰恰说明他已经动心，这样才有谈下去的可能。

杜林祥说：“万总，人情归人情，生意归生意。我现在是想把整个楼盘吃下来，那跟单独买一套的价格肯定不能一样。”

万顺龙的脑筋也在飞速运转。提起北国天骄，的确是他的一块心病，在江湖上混了这么多年，这算是最失败的项目。楼盘地处市郊，紧邻工业园区，城里的人几乎都不愿去那儿置业。开盘一年多了，才卖出去几套，占用了自己大笔资金。现在有人愿意接盘，哪怕便宜点儿扔出去也不是坏事。不过眼前这个土里土气的杜林祥，为什么对这座楼盘情有独钟？连他万顺龙都玩不转的项目，他有本事起死回生？

万顺龙沉默了一阵后，说：“林祥，我跟你说句实在话，修这个楼盘，各种成本加起来，一平方米也就两千七左右。尽管三千元的价格对我来说也算略有盈余，但实在有些不甘心。这样吧，你要诚心买，我三千五拿给你。”

杜林祥想了一会儿，然后狠狠心说：“就依万总的。不过我首付只能拿出一千万，剩下的钱，三个月内付清。你也知道，我手头的现金不宽裕，需要时间筹钱。”

万顺龙说：“这个好说。但有一点，要三个月后，你没能筹到足够的钱怎么办？”

杜林祥说：“那先前付的一千万，就当违约金送给顺龙集团。”

万顺龙一拍大腿：“好，一言为定！剩下的细节问题，孙兴国和你谈，如果一切顺利，下周就能签合同。”

离开顺龙集团后，杜林祥很是亢奋。脑海里那个大胆的计划若真能实现，无疑将是自己商业生涯的重要一跃。

今天的晚宴，马晓静很少说话。看来这个女人很懂规矩，老公既然安全归来，自己就该退到幕后。杜林祥记起了老辈人常念叨的一句话：“家有贤妻，夫不得横祸。”万顺龙真是好福气啊，娶了个这样精明干练、知书达礼的老婆。杜林祥还想起了江小洋，要论风骚妩媚，马晓静当然不如江小洋，可要说到身上那股成熟端庄的贵妇韵味，江小洋真不知差了多少。

如果将女人比作汽车，马晓静无疑是气质尊贵的商务型，江小洋大概属于动感刺激的越野型。那么自己的老婆周玉茹呢？杜林祥下意识地叹了口气，她过去就是个村姑，如今跟自己进了城，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家庭主妇，唉，权且当作经济型家用轿车吧。

想到这儿，杜林祥心中暗骂：“总觉得别人的老婆好，那可不行啊！”杜林祥赶紧终止这些奇怪的念想，并告诫自己，接下来还有正事要办。他一踩油门，连家都顾不上回，便驶上高速公路，直奔文康而去。

3 做生意只算自己的账，从不算别人的账

外面的夜寂静而漆黑。杜林祥打开轿车的远光灯，飞一般行驶在高速公路上。那些夜空中循着灯光扑来的飞蛾，一只只都被奥迪轿车的钢铁身躯撞得粉身碎骨、肝胆俱裂。

要说地产楼盘的营销，万顺龙是当之无愧的河州一哥。杜林祥不过是做土建工程的包工头，连万顺龙都回天乏术的项目，他自然是一筹莫展。更重要的是，要买下北国天骄整座楼盘，需要一个多亿的现金，杜林祥就算砸锅卖铁也凑不齐这么多钱。首付的那一千万，差不多就是杜林祥辛苦打拼多年的全部身家。

杜林祥不是疯子！他之所以敢同万顺龙谈这笔生意，是因为事先得到了一条消息。就在二十多天前，杜林祥在河州宴请周志斌时，周志斌说自己任总经理的那家工厂即将迁往河州。不仅生产线要搬往河州，员工住宿的小区也要拆迁。因此，企业还要负责为员工在河州购置新住所。

工厂派人去看了河州的多个楼盘，都不是很满意。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那些正在销售的楼盘里面的许多房子已被其他人买走了。企业想买一个相对完整的楼盘作为员工小区几乎不可能。可如果自己买地盖房子，又担心时间来不及。

北国天骄开盘以来销售状况很差，这在外人看来是个劣势，但到了周志斌那儿，就成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吃下整个楼盘的周志斌，完全可以把这里打造成相对独立的员工小区。

北国天骄还有一个缺陷，因为临近工业园区，购房者都嫌这里距市区太远，环境又不好。可周志斌的新厂就在工业园区里，员工把家安在这儿，上班很是方便。

所有令万顺龙头疼的事情，现在都成了宝贝，杜林祥怎能不兴奋！再加上自己与周志斌多年的交情，杜林祥有信心把这个滞销楼盘成功转卖出去。

还有一点更关键，那就是万顺龙答应给自己三个月的缓冲期。杜林祥琢磨着，先拿出自己的全部家当，把一千万付给顺龙集团，然后将整个楼盘卖给周志斌。等三个月期限到了，自己也从周志斌那儿拿到了钱，可以把余款打给万顺龙。

在路上，杜林祥把自己的计划打电话告诉给了周玉杰。周玉杰听后也兴奋异常：“三哥，你这一招太妙了。要能成功，这一次赚的钱，比我们过去那么多年加在一起赚的钱还要多。”

来到文康后，杜林祥找了家宾馆住下。第二天一早，他便驱车前往周志斌的工厂。这家工厂位于文康市郊二十多公里的小镇上，20世纪60年代，因为备战备荒的原因，工厂从沿海迁来这里。前几年企业改制，这家国营老厂被徐浩成低价买下。徐浩成十分看重周志斌的管理才干以及政府机关工作经历，便委派周志斌来厂里主持大局。

讲到这里，就不能不说一下“鼎鼎无名”的徐浩成。徐浩成祖籍山西，出生于洪西省的产煤大市清河。他的父亲是位南下干部，曾担任过清河矿务局党委书记。在许多人眼里，徐浩成是个不折不扣的纨绔子弟。学习成绩一塌糊涂，还不时打架斗殴，惹是生非。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大门刚刚打开，徐浩成就仗着老爹的关系，从沿海弄回来许多港台流行歌曲磁带，还整日扛着一台音箱，在矿区里招摇过市。

父亲一怒之下，把当时还是合同工的徐浩成发配去煤矿挖煤。可一次安全事故却让徐浩成在矿井下被埋了两天两夜。人最后虽然被救了出来，却留下终身残疾——徐浩成不仅成了瘸子，而且终身无法生育。也是因为这一次突发的安全事故，徐浩成的父亲被免职。老子丢官，儿子伤残，真可谓祸不单行。

矿务局当时给了病床上的徐浩成两种选择：要么转正成为正式工，一辈子在矿务局做些收发文件的轻巧活；要么领一笔赔偿金，但以后的生老病死，矿务局概不负责。所有人都劝徐浩成选择前一种方式。在那个年代，铁饭碗可是个来之不易的东西，徐浩成却出人意料地选择了后一种。为此，免职在家的父亲气得已经快不认这个儿子。

出院后的徐浩成，拿着这笔赔偿金，在清河开了一家餐厅。餐厅的生意很红火，徐浩成的身边也聚集了不少狐朋狗友。这家餐厅，甚

至还一度成为清河市那些游手好闲的社会青年的重要据点。逐渐地，徐浩成的名字被人淡忘，江湖上却多了一个绰号“徐瘸子”的大哥。

在清河，徐瘸子干了两桩惊天动地的大事。第一件就是在一次数百人的械斗中，徐瘸子身先士卒，领着一帮弟兄彻底扫荡各门各派，成为道上人人敬畏的狠角色。第二件就是在清河市中心，开张经营了当时市内最高档的夜总会，一时间，门前车水马龙，夜夜歌舞升平。

20世纪90年代初，洪西省公安厅展开专项打击。已经富甲一方的徐浩成仓皇出逃，去到澳门。按说在那个各路好汉云集的东方赌城，徐浩成只能算一个不入流的土鳖，但他秉持“手够黑、心够狠”的信条，硬是打出了一片天地。就连香港新义安、台湾竹联帮的那些江湖大佬，都知道有伙洪西来的亡命之徒，没事最好别去招惹。事业鼎盛时期，徐浩成在香港有家外贸公司，在澳门、深圳有三家夜总会，还在缅甸开了一座赌场。每天从各堂口收来的现金太多，徐浩成必须手压脚踹一番，才能把保险柜的门关上。

六年前，江湖大佬徐浩成突然决定转型。他将旗下的夜总会、赌场悉数转手，并在香港成立了一家投资公司。此后，徐浩成回师内地市场，大肆跑马圈地。仅在洪西，他便投资了两家五星级酒店，还收购了众多国有厂矿。此时的徐浩成，似乎要和自己的黑道背景做最决绝的告别，生活中待人彬彬有礼，生意上也从不仗势欺人，甚至还捐资兴建了多所希望小学。

昔日的街头混混徐瘸子，此刻俨然已是洪西众多名流的座上宾。他投资兴建的五星级酒店开业时，一位副省长亲自到场剪彩。就连周志斌这样的机关干部，最后也下海投奔，甘愿为之驱使。

也许是顾忌自身的背景，徐浩成刻意保持低调。不要说外界，就连企业内部的员工，除了周志斌等少数高层之外，一般人也不知道自

己老板究竟长什么模样。还有他旗下的那些酒店、工厂、房地产项目，也是各有各的名称。外人一眼看去，根本不知道这众多产业背后，其实是同一个老板。

不过，几年前，洪西发生一起窝案，公安厅常务副厅长等数名高官落马。也就在那时，徐浩成远遁国外。据周志斌说，整件事的处理颇为蹊跷。公安部门从未正式通缉过徐浩成，他在洪西的生意也没受多大影响。但不知为什么，徐本人就是不肯再踏足故乡的土地。徐老板尽管身在国外，但跟国内许多人的关系都不错，逢年过节还要托人捎礼品回来。

如今，徐浩成的生意重心，除了中国就数非洲。他在西非国家收购了好几座矿山，并与一家荷兰公司共同出资修建了大型冶炼厂。周志斌工厂里生产的矿山挖掘设备，绝大部分也是运往非洲。

周志斌有一次在酒桌上评价过，如果说徐浩成的发迹是靠着争强斗狠，但如今他已是一位通晓人情世故、满腹机谋权变的老练商人。徐浩成有一个特点，就是只管宏观，具体事情对下属充分授权。比方说周志斌的工厂，徐浩成就只在签收购协议时来过一次，此后的大小事情都交给周志斌打理，他本人极少过问。

徐浩成这种“抓大放小”的管理风格，外人无从置喙。但对于杜林祥来说，却是难得的福音。因为搞定一个有交情的周志斌，自然比搞定一个素未谋面的徐浩成简单得多！

杜林祥怀着忐忑且激动的心情走进了周志斌的办公室。杜林祥当然不会说自己在玩空手套白狼的把戏，他点燃一支烟缓缓说道：“有一家房地产企业欠我工程款，最后没办法，就把他们的一个楼盘拿来抵债。一开始我还在发愁，手里捏着个楼盘怎么卖出去？前些天想起周总曾说过，你们厂正想买一处小区。我的楼盘刚好在工业园区附

近，各方面都符合你们的要求。” 尽管还没和万顺龙签合同，但在杜林祥口中，俨然已把北国天骄当成“我的楼盘”。

周志斌听完杜林祥的介绍，也很感兴趣。他问：“那里的房子多少钱？”

杜林祥说：“四千五百元一平方米，在河州这可是最低价了。”

周志斌说：“那里的位置很偏，本来就该卖河州的最低价。但四千五这个价，还是太贵。实话告诉你吧，这次企业搬迁，徐老板下拨了解决员工住房问题的专项资金，平均下来就每平方米三千块。你这四千五的价格，太贵！”

杜林祥说：“周总，这你还说贵啊，满世界可找不到更便宜的了。徐老板拨下来三千，可以再发动员工集资啊。员工每平方米出一千五百元，就能在河州买房子，这可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周志斌叹了口气：“咱们这厂情况特殊，既是不折不扣的民营企业，又有许多老国企的旧毛病。要让员工自己再掏钱，做工作的难度大啊。”

这时，杜林祥想起了那晚周志斌坐的奥迪车，还有周志斌说的那句话——老子不用再装腔作势挣表现，抓住机会享受一把。杜林祥意识到，要让周志斌促成此事，不出点血是不行的。

杜林祥低声说道：“周总，我也不瞒你。我既然做这单生意，肯定是为了赚钱。但我赚了钱是不会忘了你的。这生意要成了，我私下再表示你两百万。你年纪也不小了，尽管现在拿着高额年薪，但也要多为以后的生活谋划一下。那些来路不明的钱，你收着有风险。咱们的交情不是一年两年，我是什么人你清楚。跟我合作，事情不会搞砸。”

周志斌抬头看了看他，笑着说：“你小子就是鬼点子多。这样吧，明天我就给徐老板汇报，同时再让几位副总去你那楼盘考察一下，如果各方面条件合适，就按你说的办。”

身在国外的徐造成，显然对这些小生意不大关注。他还是那句话，反正每平方米补贴三千元，你周志斌有本事发动员工集资，那是你们自己的事。上面已经点头，周志斌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做厂里员工的工作了。

杜林祥也很会办事，让周玉杰对那几位副总不仅好吃好喝招待，分别时还每人塞了一万块的红包。加之北国天骄的各项条件的确符合他们的要求，周志斌这边很快就拍板，按四千五百元一平方米的价格，吃下整个楼盘。

在周志斌这边吃下了定心丸，杜林祥便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同顺龙集团商谈具体细节。一个礼拜后，杜林祥已经与孙兴国谈妥了所有条款，就在签合同前的最后一刻，万顺龙把杜林祥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杜林祥还是第一次走进万顺龙的办公室。办公室大约一百多平方米，宽敞明亮，古色古香。硕大的红木桌椅，威严地衬托出主人的身份。万顺龙办公桌的后面是一幅巨大的山水画，两边的书架上摆满了线装书。办公室的东角上，摆着一个翘头案，是万顺龙平时练习书法的地方。翘头案上方的墙壁上挂着一幅“龙腾虎跃”的行书，落款是“菊山书人”。几年之后，当杜林祥也能穿梭于高官显贵之间长袖善舞时，才知道所谓的“菊山书人”，就是在洪西省权势熏天的姜菊人。

杜林祥坐在名贵的红木沙发上，不禁感叹：“万总这间办公室，在河州可没人比得了。”

万顺龙笑着说：“我这人对于办公环境其实没什么讲究。只是当年装修时，晓静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她说，西汉初年，丞相萧何主持营建未央宫，高祖刘邦回宫后，看到宫殿非常壮观，很是生气。刘邦对萧何说，天下动荡纷乱，苦苦争战好几年，成败还不可确知，为什么要把宫殿修造得如此过分豪华壮美呢？萧何回答说，正因为天下未定，所以要造这样的宫殿，不豪华壮丽，不足以威重天下。”

“我一想也是这个道理。如今顺龙集团还在发展阶段，正是需要立威的时候。办公室弄气派一点，让所有来谈生意的客户都能感受到一种震慑力。”万顺龙不无得意地说。

中国有个很奇特的文化现象，许多文化程度不高的人，竟也对楚汉争霸与三国鼎立这两段历史时期的故事耳熟能详。粗通文墨的杜林祥点头附和道：“万总与马姐的想法，的确有远见。”

只是杜林祥不知道，仅仅一百多年前，刚打下南京城的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也用刘邦与萧何的这个典故来说明过自己大兴土木营造天王府的良苦用心。所不同的是，刘邦成功了，洪秀全失败了。洪秀全一定会纳闷，一样是修造宫殿供自己享乐，怎么到刘邦那儿就成了威重天下的壮举，到了我这儿就成为贪图安逸、不思进取的口实。

历史上的许多事，原本只能尽付笑谈中。

当然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同样一句话，从成功者和失败者口中讲出，效果是大不相同的。美国苹果公司前CEO乔布斯在斯坦福大学演讲时说出了那句有名的“Stay hungry, Stay foolish”。最后，这句英文被中国的一些文人翻译成“好学若饥，谦卑若愚”。有人说，如果纽约街头的流浪汉讲出同一句话，那么正确的翻译只能是“很傻很天真”。

万顺龙开始切入正题：“林祥，你们谈的合同我已经看了，你真准备签字？”

杜林祥说：“当然。”

万顺龙笑了一下：“你可想好了，要是三个月之内你不能把余款付清，这一千万可就白白归我了。”

杜林祥说：“万总你放心，我既然敢签合同，就一定有办法付钱，不会赖账。”

万顺龙说：“那晚谈了之后，我又让人去了解了一下你的情况。这些年你在河州做工程，的确赚了钱，不过首付的这一千万，大概也就算是你的全部身家了。楼盘总价大概要一亿七千万，也就是说，后面的钱你根本付不出来。”

杜林祥显得有些慌张：“这个万总不用担心，我能去外面借到钱。”

“是吗？”万顺龙说，“都是生意人，各自有几斤几两还是清楚的。你是做土建工程的，企业里根本没有抵押物，所以银行不会贷款给你。剩下的一条路是民间拆借，也就是俗称的高利贷。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从外面拆借一亿多现金，我万顺龙自问努努力还办得到，但林祥你，恐怕够呛。退一步说，就算你借到钱了，这高利贷的利息可不少啊。我卖给你每平方米三千五的价格已经不算低，再加上高利贷的利息压力，你怎么可能赚钱？”

杜林祥说：“万总，你不是打算反悔吧？”

万顺龙点燃一支烟，缓缓说道：“我打一开始就奇怪，连我万顺龙都做不好的楼盘，在河州还有哪路高人能反败为胜？现在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按照常规操作手法，你必死无疑。你不是傻子，如今又

心急火燎地想吞下这楼盘，那么只有一种可能，你已经找好下家，而且是一个团购大单。你先拿一千万把我的楼盘攥到手上，之后立马转手卖掉，三个月后，你就能用卖房子的钱来还我的余款。”

杜林祥刚想分辩，万顺龙就挥手制止了他：“别担心我会抢你的生意！我这人有个原则，做生意只算自己的账，从不算别人的账。就说北国天骄这个楼盘吧，按三千五的价格卖出去，我已经赚了钱，同时还能盘活大笔资金，所以我只会乐见其成。至于你拿到手上能赚多少钱，那是你自己的本事，我绝不眼红。”

万顺龙接着说：“但咱们毕竟是朋友，而且你曾经帮助过我的家人，所以为了你，我想把合同改一改。”

杜林祥很紧张：“怎么改？”

万顺龙笑着说：“原来合同上说，三个月内你要不能支付余款，首付的一千万就归顺龙集团。我想改一下，如果你到期不能支付余款，我将收取两百万的违约金，剩下八百万退还给你。”

杜林祥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万总，你这是？”

万顺龙说：“空手套白狼的事，我以前也做过。所以我深知，这既是冒险，也是赌博，里面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我希望你能赌赢，但如果你赌输了，我也不希望你把全部身家赔上。再说，即便是最坏的结局，我也不损失什么。楼盘还在我手里，大可不必把那一千万据为己有。当然了，在商言商，因为你这一倒腾，害得我下面三个月都不能卖房子，你要真是功亏一篑，自然要赔偿我的损失，依我看嘛，两百万也差不多了。”

杜林祥感激地说：“万总，你真是我见过的最仗义的生意人！”

万顺龙说：“过誉了。还有一点，咱们不要签楼盘买卖合同，而要签股权转让合同。”

杜林祥不解地问：“为什么？”

万顺龙说：“在中国做企业的都纳税筹划。纳税筹划和偷税漏税不同，它是指在不违背政策法律的前提下，光明正大地利用各种财务手段，尽可能地享受优惠政策，减轻企业的负担。”

“如果是股权交易，相当于你直接出资收购这家公司，那税收就低多了。”万顺龙接着说，“开发北国天骄时，我在太平洋群岛的小国萨摩亚登记了一家境外公司，对外也是用这家公司的名义在运作。林祥你也可以赶紧去境外成立一家公司嘛。然后用这家公司的名义，收购我的公司。”

这里面的名堂，确是过去的杜林祥从不知道的。他问：“我人在国内，怎么去境外成立公司？”

万顺龙笑着说：“成立境外公司很简单，不用你亲自去。我让兴国帮你处理这些事，很快就能搞定。”

走出万顺龙的办公室，杜林祥有种五味杂陈的感觉。人家的亿万身家可不是白混来的，自己肚子里的小九九，早被万顺龙看得清清楚楚。万顺龙还给自己上了一课，将楼盘买卖合同换成股权转让合同，轻而易举就规避掉巨额税款。这些手段，过去接触的那些小老板可不会玩。

万顺龙那句“做生意只算自己的账，从不算别人的账”，更是令杜林祥有醍醐灌顶的感觉。如果说合理避税的手段只能算商术的话，这句话无疑堪称商道。

杜林祥也对万顺龙的耿直豪爽心怀感激。因为担心杜林祥空手套白狼的把戏耍砸了，居然提出只要两百万保证金，这大大降低了自己的压力。转念一想，万顺龙的耿直，还和书里面那些仗义疏财的豪杰不同。万顺龙的确仗义，却绝不疏财。不管最后成败如何，万顺龙都能保证获取合理的利润，同时又给合作伙伴留有余地——这才是一个精明商人应有的耿直！

然而在心底深处，杜林祥也有一丝桀骜不驯。顺龙集团顶楼的豪华包间，万顺龙宽敞大气的办公室，还有对方说话时那种居高临下的口吻，都刺激着这个野心勃勃的男人。杜林祥没什么文化，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来形容内心的感受。直到后来，杜林祥闲来无事翻书时，才发觉自己彼时的心态，竟很像刘邦见到秦始皇仪仗时脱口而出的那句话：“大丈夫当如是也！”

4 赤条条对坐，有什么话都能敞开说

杜林祥佩服万顺龙的精明，但他对自己的计划更是充满信心。局势尽在掌控之中，是不会有什麼“不确定性”的。

接下来的过程十分顺利，与孙兴国签署股权转让的正式合同后，杜林祥又奔赴文康，同周志斌签署了协议。这段时间，周玉杰就住在文康，随时协调双方的合作事宜。

离三月之限仅剩一个月时间，周玉杰打来电话：“三哥，最新的消息，周志斌在厂里组织的集资已经完成。周志斌做了很多工作，员工们集资也很踊跃。中午跟周总吃饭时他已经表态，下周一就把购房款打到我们账上。”

杜林祥高兴地说：“好！玉杰你这段时间在文康辛苦了，等到他们把账打过来，这事就大功告成了。”

杜林祥放下电话，又兴高采烈地让老婆周玉茹烧几个菜，晚上叫林正亮夫妇过来一起吃饭，提前庆功。周玉茹是个典型的家庭妇女，丈夫与儿子就是她生活的全部。在家中，她总会精心照料杜林祥的生活，对于杜林祥发出的一切指令，更是言听计从。一听说杜林祥晚上要请客，周玉茹便忙不迭跑去农贸市场买菜，回家后整整一下午都在厨房里忙活。

杜林祥夫妇与林正亮夫妇都是文康人，而且相互的村子挨得很近，四人在一起，难免又会聊到老家的话题。林正亮举起杯子：“三哥，你现在可是我们方圆好几个村子里最大的老板。我这些年也是跟着你，才能捡点散碎银两。”

林正亮的媳妇也恭维周玉茹：“周姐，还是你眼光独到。早些年就看准三哥能发大财。”

周玉茹不好意思地笑了下：“我们刚认识时，他还在文康当泥瓦匠。也不知道他这几年是撞上什么狗屎运？”

杜林祥哈哈笑道：“正亮你客气了，跟着三哥，一定不会亏待你。不过话说回来，咱们这点钱也能算多？跟万顺龙接触了几次，我才知道什么叫有钱人。”

林正亮说：“那咱们就跟着三哥苦干几年，把那个什么万顺龙踩下去。”

杜林祥端着酒杯摇了摇头：“不容易啊！不过真有那么一天，倒不枉在这世上走一遭。”

四人越说越开心，酒也喝得不少。这时，杜林祥的手机响了。他拿起来一看，是周玉杰打来的。杜林祥笑着说：“玉杰，我和你林哥正在喝酒。刚才还说起，今晚就差你们一家人。”

周玉杰语气急促地说：“三哥，出事了！就在半小时前，周志斌出车祸了。我听说他那台新买的奥迪几乎撞报废了，人正在文康中心医院抢救，能不能救过来还两说呢。”

杜林祥问：“怎么会这样？”

周玉杰说：“我听他们工厂的人说，周志斌晚上在文康市区喝了酒，然后自己开车回工厂，在路上和一辆卡车撞在一起了。”

杜林祥说：“周总是我的好朋友，也是咱们的恩人。你赶快去医院看一下情况，安慰一下嫂子。我这就赶过来。”

杜林祥本想自己开车去文康，但一想到周志斌因为酒后驾驶出了事，便有些心有余悸。最后他和林正亮招了一辆出租车，急匆匆赶往文康。

杜林祥赶到时，手术还在进行中。他们三人便在医院的走廊里一直守着，直到凌晨三点过，医生才走出手术室并告诉周志斌的老伴：“人是救过来了，不过估计下半身得瘫痪，以后只能在轮椅上过日子。”

周志斌的老伴听后泣不成声，杜林祥在一旁安慰说：“嫂子，别难过，这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眼看周志斌脱离了危险，杜林祥这才离开医院。临走时，他还给周志斌的老伴塞了装有五千元的信封，说是让周志斌好好养伤，多买些营养品。

周志斌酒后驾车本就违反交规，加上他身体残废，已不可能重返工作岗位。集团公司第二天便下发文件，让副总经理李云松主持厂里

的工作。令人意想不到的，李云松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通知财务暂时不要给杜林祥的公司打款。

周玉杰这几个月在文康，整天泡在酒池肉林中，因此也在厂里结交了不少朋友。第一时间便有人打电话给周玉杰，向他通报了消息。正在宾馆中的杜林祥听后火冒三丈：“双方可是签了合同的，他李云松不能这样无赖吧。走，一起找他去！”

杜林祥与林正亮正要起身时，周玉杰拦住了他们：“等一下。碰到这种事，肯定要去找李云松这个王八蛋，但咱们三个一起去也不行。”

林正亮说：“人多声势壮，怎么不行？”

周玉杰说：“咱们又不是去打架，造那么大声势干吗？我的意思，就我一个人去找他。一来嘛，我估计李云松觉得自己在这个项目上没捞着好处，想敲诈咱们一笔。这种事，人多了他反而不好开口，人少更好谈。二来嘛，咱们公司三哥你是老大，我只是个副总，要我先去没和他谈拢，三哥还能出面收拾残局。可要是三哥一开始就出面，真要谈崩了就不好收场了。”

杜林祥想了一下：“玉杰说得有道理，就按你说的办。你先去找这姓李的谈一谈。咱们现在人在屋檐下，有些事只得先隐忍着。”

周玉杰说：“我知道。三哥你就放心吧。”

与杜林祥在着装上从不拘小节，让人一看就觉得是个包工头不同，周玉杰出去谈生意时，都会穿一套价值不菲的西装，再搭配一条精致的领带。这一次也不例外，周玉杰在镜子前梳了梳头发，整理了一下衣服，出门打了一辆出租车，便直奔李云松的办公室。

周玉杰与李云松也算认识，当初周志斌就是派李云松来考察楼盘，那一次，对于杜林祥奉上的一万元红包，李云松也堂而皇之地笑纳。看到周玉杰到来，李云松很热情地招呼：“周总来了，快请坐！”

周玉杰坐在沙发上，说道：“李总新官上任，我是特意来恭喜的。”

李云松说：“我一个老头子，隔几年就要退休了，现在不过替人暂时看会儿摊子，有什么恭喜不恭喜的。倒是周总，三十出头就做这么大生意，前途不可限量啊。”

周玉杰说：“李总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我想你上任后，咱们的合作应该更融洽，不会有什么麻烦吧。”

李云松说：“但愿如此啊。都是生意人，谁愿意找些磕磕碰碰的事情。”

周玉杰说：“不过我听说李总下令，不准给我们公司打款。所以专门跑来跟你沟通一下，看这里面是不是有些什么误会。”

李云松喝了一口茶，不紧不慢地说：“是这事啊，你不说我倒忘了。咱们以前签那合同有些问题啊。合同上说楼盘的建筑面积是五万平方米，可我们实际丈量了一下，只有四万八千平方米。这少了两千平方米，是怎么回事啊？”

周玉杰说：“是这样的，整个楼盘里有许多公用面积，比如休闲广场、楼梯过道之类的，所以你们丈量房屋的实际面积，比合同上少二千平方米很正常。”

李云松忽然拉高音调：“话不能这样说吧！按照我们的合同，一平方米是四千五百块钱，两千平方米就是九百万真金白银。我不能就

这么不明不白地送出去啊。”

周玉杰笑着说：“李总，你看咱们这合同都已经签好了，五万平方米的面积，也是周总以前认可的，似乎没有必要节外生枝。”

李云松说：“周总认可是周总的事，他当老总，自然会对徐老板负责。可现在是我主持工作，就不能装糊涂。”

周玉杰搬出周志斌，是希望李云松看在前任的面子上，有些事不要太较真。周玉杰知道，李云松是厂里的老员工，可惜此前一直不得志。倒是企业完成改制，周志斌来主持工作之后，李云松才出任办公室主任。李云松整天在周志斌面前阿谀奉承，像孙子一样。但刚才听这一席话，对于那个躺在病床上的废人，李云松压根不会给半分颜面。“真是个翻脸不认账的小人。”周玉杰在心中骂道。

周玉杰强压住怒火，陪着笑脸说：“如果李总真要较真，那我回去跟我们杜总请示一下，看双方能否商量出一个折中方案。”

李云松说：“不是争取，而是一定，本来就要实事求是嘛！再说了，原来的合同漏洞很多啊，你看，连起码的面积都没弄准，叫双方怎么执行？我还咨询了法律顾问，如果签合同时你们故意隐瞒了面积，就属于欺诈，我方是有权解除合同的。”

周玉杰真想一耳光扇过去，但他忍住了：“李总，都是朋友，没必要走到那一步。我这就回去跟杜总说说。”

李云松说：“好，我也不想把事做绝，大家毕竟还是朋友嘛。对了，你一会儿去趟财务。上次我去考察楼盘时，你们送了我一万块钱，这可是违反企业规定的，我怎么能要！你一会儿去把钱领走吧。”

周玉杰说：“别介呀，李总你这也太认真了。”

李云松正色道：“我劝你还是领回去。现在这事还控制在内部，你把钱领走，大家就当没发生过。要是捅到集团公司，这可是行贿，你们是要承担刑事责任的。”

周玉杰连拿刀捅李云松的心都有了，他强迫自己不要发作，轻轻说了句：“好，我这就去。”

临出门时，李云松又笑着说：“你给杜总带句话，我请他过来坐一坐。哪怕生意不成，咱们还是朋友，酒还是要喝的嘛。”

周玉杰连忙点头：“好，谢谢李总的美意。”

杜林祥在宾馆听完周玉杰的汇报，气得把手里的茶杯都摔在地上：“这王八蛋是在存心使坏！”

周玉杰说：“是啊，他收了咱们的红包，之前几个月都不上缴，周志斌一出车祸就上缴了。这摆明是想甩开膀子和我们干一场。”

林正亮说：“咱们可是签了合同的，大不了去法院告他。”

周玉杰说：“说到这事吧，理的确在咱们这边，真要打官司，胜算应该很大。可真要走司法程序，没个半年一年下不来，到时三月期限早过了，怎么向万顺龙交代？说到底，咱们是在玩空手套白狼的把戏，任何一个环节都出不得纰漏。”

杜林祥冷静了下来，他问：“玉杰，依你看这事怎么办？”

周玉杰说：“现在还没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李云松最后不还叫我带话，邀请你去喝酒？我看他就是想吃一笔钱。只要他谈钱，这事就好办。”

杜林祥点点头：“好，你马上跟他联系，我今晚上就请他吃饭。”

对于周玉杰的邀请，李云松倒一点也没推辞。双方约好，晚上六点在文康大酒店的包间里见面。杜林祥与周玉杰提前半小时就到了，李云松却是快七点了才赶过来。李云松一进屋就说：“不好意思，刚才厂里开会，实在脱不开身，所以才迟到了。”

杜林祥知道，李云松故意迟到其实是在摆谱，他笑了笑说：“李总公务繁忙，我们等一等是应该的。”

双方坐下后，李云松自罚了三杯酒，说是自己迟到了，理应认罚。此后，他又反客为主，主动敬杜林祥与周玉杰的酒。一圈酒喝完，李云松感叹道：“我临时主持工作，不过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现在要做的事就两件，第一是稳住厂里的局势，千万别出什么乱子，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第二嘛，就是好好规划自己的退休生活。我这个年纪的人，想法自然和两位老弟不同了。”

杜林祥知道，李云松是在暗示自己，他一个快退休的人，就想趁这最后的机会大捞一笔。杜林祥说：“李总放心，小弟我绝不是不懂事的人。关于那合同的事，李总你看……”

李云松摆摆手：“今天咱们是兄弟聚会，只谈感情，不谈工作。来，喝酒！”

杜林祥心里有些发毛，李云松既然想要钱，怎么一跟他提正事，就把话题岔开？杜林祥、周玉杰只好赔着小心，跟李云松继续推杯换盏。席间，杜林祥又多次提出合同的事，都被李云松挥手制止了。

眼看到了晚上八点半，李云松主动说：“今天时间不早了，要不先到这，有时间改日再聚吧？”

杜林祥一看有些急了：“李总，兄弟我也是耿直人。你有什么话不妨直说，小弟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李云松指着杜林祥笑了笑：“你老弟就是太心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嘛。这酒喝完了，我还有下一步安排。”

杜林祥这回到文康没有开车，李云松也是一个人来的，没带驾驶员。出了酒店大门，李云松招了一辆出租车，然后回头说：“要不周总先回去，我和杜总再聊聊？”

周玉杰当然明白李云松的用意，便说：“好，你们再聊会儿，我先回去了。”

上了出租车车后，李云松问：“杜总，今天这一身酒气的，要不咱们去洗浴城放松一下？”

此时的杜林祥，不怕李云松提要求，就怕对方没爱好。他赶紧说：“好啊，听李总吩咐。”

李云松说出一家大型洗浴中心的名字，出租车司机很快就将两人送到。进入洗浴中心后，杜林祥赶紧去前台，订了一个VIP包间。进入包间后，杜林祥问：“难得李总有兴趣，要不叫两个小姐来？”

李云松笑着说：“你看我这大腹便便的样子，每次做事时为了把下面那玩意儿塞进去，还得使劲把自己肚子提起来。唉，太麻烦了。今天就安安心心泡澡吧。”

李云松的回答，令杜林祥更疑惑了。主动提出来洗浴中心，可是又不想玩女人，这王八蛋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不过看看李云松那肥胖得有些夸张的体型，哪个女人真要跟他上床，还必须得有一颗坚强的心脏。

两人在浴池泡了一阵后，李云松说：“杜总，咱们去蒸桑拿。”

此时的杜林祥当然是有求必应，他乖乖地跟着李云松进了桑拿房。桑拿房四周都是木板，室内温度很高。两人坐了不到一分钟，已

是大汗淋漓。李云松转了转脖子说：“杜总，如今江湖险恶，我不得不防呀。谁知道你们的衣服里、兜里有没有装录音笔、摄像机？现在多好，你我赤条条对坐，一丝不挂，有什么话都能敞开说。”

杜林祥终于明白，李云松今天晚上绕这么大圈子，其实是怕中了别人下的套。这些年来，送钱的事杜林祥干过不少了，但像李云松这么谨慎的，还是头一次碰到。

杜林祥说：“李总的担心，我完全理解。现在有什么话，你但说无妨。”

李云松说：“我也不藏着掖着，北国天骄这个楼盘，杜总赚得不少啊。但好处不能一人独吞，你准备给我分多少？”

有种说法，越是文静的女人，脱光衣服在床上越疯狂。眼前这个李云松，一开始谨小慎微闭口不谈，真要一开口，倒也直白得要紧。

杜林祥说：“李总为这事费心不少，当然少不了你的。事成之后，小弟我立即往你的账上打一百万。”

李云松笑了笑：“我不是周志斌啊。周总和你是朋友，朋友之间当然可以事后分账。我和你没什么交情，你要翻脸不认人，我找谁去？”

杜林祥说：“李总的意思是？”

李云松伸出三根指头：“三天之内，你把钱给我，我们厂的购房款就一分不少打到你账上。另外，我要的不是一百万，是三百万。”

“三百万？”杜林祥惊得合不拢嘴，“李总，你这不是为难我吗？”杜林祥心想，当初承诺给周志斌的，不过才两百万。这个李云松，真是狮子大开口，一点不客气啊。

“为难不为难的，杜总自己考虑吧。”李云松站起身来，“桑拿房里太热，我待不下去，先出去了。”

看着李云松矮短肥胖的身躯踱出桑拿房，早已汗流浹背的杜林祥，内心深处竟是彻骨冰寒。“黑，真他妈黑！”杜林祥不禁骂道。

然而，此时的杜林祥还有什么办法吗？自己的成败，就捏在李云松这王八蛋手里，哪怕城下之盟也只好认了。转念一想，自己这单生意的利润可有好几千万，分出去三百万，也不至于伤筋动骨。

杜林祥快步跑出桑拿房，一把拽住李云松：“李总，就按你说的办。不过三天肯定不行，请你多给我一点时间。”

李云松哈哈一笑：“最迟一周，到时我恭候大驾。”

放在几个月前，区区三百万不会难倒杜林祥，不过如今，他的全部身家都作为首付款给了万顺龙，身边实在没有多余的现金。三天之内，杜林祥自然凑不来三百万，即便是一周时间，杜林祥也没把握能找到这笔钱。

杜林祥、周玉杰、林正亮三人坐在宾馆里，闷头抽着烟。林正亮第一个开口：“为了付给万顺龙的一千万，三哥把他在河州的那套铺面都抵押了，现在他身上实在没钱了。要不这样，把我和玉杰的房子也拿出来抵押。我在河州有两套房，玉杰去年不也买了一套房吗？”

周玉杰说：“把咱俩的三套房子抵押了，也不够三百万啊。再说了，抵押住房不同于抵押商铺，手续麻烦着呢，没有半个月肯定办不下来。”

听了周玉杰的话，杜林祥没有吭声，只是低着头大口抽烟。周玉杰又问：“李云松是不是说拿到钱后马上打款？”

杜林祥说：“没错。”

周玉杰说：“那就是说，我们不管去哪借到这三百万，几天时间就能还回去。”

杜林祥说：“是这个意思。”

周玉杰掐灭了烟头：“没准我有办法。”

杜林祥问：“什么办法？”

周玉杰说：“我去找江小洋试一试。”

林正亮说：“那小妖精难道还是个富婆？”

周玉杰说：“她自然是没钱。但她不是春光百货的财务部副经理吗，她公司的账上可有钱。”

林正亮不解地问：“什么意思？”

周玉杰猛地站起身来：“一两句话我跟你说不清楚。我现在就连夜赶回河州，不管结果如何，总得去试一试。”

周玉杰记得，江小洋曾告诉过他，如今的百货商场都是实行招商联营、统一管理的模式。就是说，商场里的每一个柜台，其实都是承包给经销商的。不过，消费者购物时，钱并不是交到经销商手上，而是到商场的收银柜台统一结账。这笔钱到了商场手上，一般会扣上两三个月，然后再按照合同约定的返点比率返还给经销商。

比如，商场与经销商谈的返点率是70%，那么消费者购物花的一百元钱，就要在商场手里待上几个月时间，之后，商场再返给经销商七十元，剩下的三十元归商场。

这样的经营模式，导致百货商场账上总是趴着大笔现金。有许多百货商场哪怕实体经营处于亏损状态，但因为有源源不断的现金流，

它们便利用这个时间差，把账上的现金拿出去做投资，结果投资的获益反而可以抵销商场本身经营的亏损。

就拿春光百货来说，一天的营业额一百多万，如果是三个月结账的话，实际上就占用了经销商近一亿元的现金。商场老板是台湾人，据说这几年在河州做百货没赚什么钱，倒是利用账上充沛的现金流，去上海炒楼赚了个盆满钵满。

看着老板搞资本运作，下面的财务部经理也动起了心思。大笔款项他没办法，倒是能经常截留个一两百万的资金去做短线投资。周玉杰琢磨着，能不能让江小洋跟她们经理说一下，短期拆借三百万出来。

江小洋听了周玉杰的计划，却摇起了头：“我们经理是那台湾老板的亲戚，他平常谨慎得很，放出去的高利贷都是熟门熟路，保证能收回来的。他也怕一旦露了馅，最后不好收场。你跟他又不认识，他不会借钱给你的。”

周玉杰说：“他不认识我，但认识你啊。你去借不就行啦？”

“我？更不行。”江小洋说，“他知道我是个穷人，是没有偿还能力的，肯定不会借给我。”

周玉杰说：“你们经理不用担心我还不了钱。我把我的房子，还有林正亮的两套房子，全部抵押给他，房产证都交到他手上。再说我只借一个礼拜，完了之后就支付五十万的利息。这么高的利息，平常可碰不到。”

江小洋问：“你们既然有房子做抵押，干嘛不去银行贷款，非要弄这么麻烦？”

周玉杰说：“去银行贷款不是慢吗，我们现在就是在争分夺秒。”

周玉杰一把搂住江小洋：“宝贝，你不是说你买的房子还欠十万按揭款吗？这事要成了，我亲自去给三哥说，给你十万的中介费。”

江小洋眨了眨眼睛，说：“好吧，我明天去试试。”

江小洋也不是省油的灯，她担任财务部副经理期间，把经理挪用资金的事都记得清清楚楚，眼看话不投机，她便撂下一句话：“要么借钱，大家一起发财，要么我把知道的事全抖出来。”

那经理心想，有三张房产证押在手上，应该不会出太大篓子，更没必要为此同江小洋拼个鱼死网破。最后他狠狠心，答应借出三百万，期限一周，不过利息得按20%计算，一共六十万。此时的周玉杰，只怕借不到钱，哪管利息高。他一口应承下来，三天后，便如约拿到三百万现金。

不知是否是这次拆借资金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点拨了周玉杰。日后，他将这种截留商家货款、以钱赚钱的经营模式，演绎到了极致。

杜林祥更是大喜过望，他忙不迭地赶往文康，在路上也给李云松打了电话：“李总，东西我凑齐了，你看怎么送给你？”杜林祥知道李云松是个谨小慎微的人，怕引起对方误会，所以在电话中只说东西，而不会提到钱。

电话那头的李云松很高兴，他说：“东西先不急，你直接到我办公室来吧。”

杜林祥来到李云松的办公室后，李云松热情地招呼他坐下。隔着宽大的办公桌，双方寒暄了几句后，李云松说：“你就这么坐着，不要站起来，把公文包也放到桌子下面。”

杜林祥明白，李云松还是担心自己身上或公文包里藏有窃听、偷拍装置。他按照对方要求完成动作后，李云松拿出一张A4打印纸交给他。杜林祥一看，上面打印着一串银行卡号和一个叫杨小林的开户人姓名。杜林祥打听过，李云松的老婆姓刘，这个杨小林，不知是他的什么七大姑八大姨。或者，杨小林根本就是一个和李云松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只是借他的名头开个账户而已。

李云松挥挥手示意杜林祥什么话也不要讲，之后俯下身子，在笔记本上写下一行字。写完后，李云松将这页纸撕下来交给杜林祥，上面写道：“把钱直接汇入这个账户，汇钱之后给我发条短信，就说‘周末快乐’。之后的事，我会安排。”

这时，李云松终于重新开口：“杜总，看明白了？”

杜林祥说：“明白了。”说完后，他很知趣地把这页纸还给李云松。

李云松立刻把纸点燃，再用这张正在燃烧的纸点上一支烟：“杜总，合作愉快。”

杜林祥笑着点了下头，自觉地离开了房间。关上办公室大门时，杜林祥狠狠地朝地下吐了口唾沫。饿汉见多了，可没见过吃相这么难看的。杜林祥认为，李云松的举动，已经超越了谨慎的范畴，只能叫作“猥琐”。

5 要不要兑现承诺，把两百万送给一个废人

回到河州后，杜林祥第一时间就安排周玉杰把三百万汇到这个户头上，然后他便给李云松发去了“周末快乐”的短信。

接下来的两天，杜林祥心中充满焦虑，甚至有一晚上彻夜失眠。回想当初信心满满，却不想周志斌突遇车祸，弄得自己方寸大乱。天有不测风云，杜林祥终于明白了万顺龙那句“这既是冒险，也是赌博，里面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实在是经验之谈。

现在一切看来都回归正轨，可有了上次的教训，杜林祥却总是担心是否又会冒出什么问题。那个李云松，会不会拿钱不办事？真要那样，自己可还没抓住这王八蛋的把柄呢！“江湖老，胆子小”，过去自己说这话时，还有些戏谑的成分，如今的体验可谓更加深刻。

当然，所有这一切都隐藏在内心深处，当着外人他还是装出一副“局势尽在掌握之中”的样子。甚至林正亮一天到晚念叨着，“李云松会不会耍咱们？”杜林祥还不忘训几句：“看你那熊样，慌什么？天塌下来我撑着。”

第三天上午十点，林正亮打来电话：“三哥，我刚去查过账，那笔钱已经到了，一分不少。”挂掉电话，已经42岁的杜林祥竟像个年轻人，握紧拳头振臂一挥，朝天空中大吼了一声。

这次空手套白狼的游戏，他成功了！

坐在那间由居民房改装的办公室里，杜林祥、周玉杰、林正亮脸上都是喜气洋洋。林正亮算起了账：“李云松收了钱后，还是按五万平方米来算的面积。我们从万顺龙那儿接盘时每平方米是三千五百元，卖出去是四千五百元。每平方米赚了一千元，合起来的利润就有五千万。咱们以前做了二十多年工程，也没赚着这么多！”

周玉杰笑了笑说：“你别光算买卖的利润，就把成本给忘了。为了做成这单买卖，咱们可给李云松送了三百万，还有借款的利息六十万，给江小洋的中介费十万。再加上请客吃饭、送红包的钱，合起来也有四百多万了。”

林正亮说：“扣掉这四百多万，咱们不还有四千五百万，那也是前所未有的大胜仗！”

杜林祥感叹道：“有一句话叫‘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看来做生意也得找对门路。咱们以前做工程，整天风里来雨里去的，二十多年下来，也不过赚一千多万。这下倒好，当个二传手就弄这么多。”

林正亮说：“那还多亏三哥，要不是当初你临机决断，哪里能有今天？”

杜林祥说：“别这么说，这次你和玉杰都出了不少力。按照公司的股份，咱哥仨都有份。”

周玉杰说：“三哥，经过这次一倒腾，你是不是对做工程已经没兴趣，下一步要准备进军地产界了？”

杜林祥笑了笑：“你别说，我还真有这意思。”

这时，杜林祥忽然想到一件事：“对了，周志斌那边的情况如何了？近段时间一直忙这边的生意，也没去看他。”

周玉杰说：“听说人现在还住在医院，不过已经可以坐在床上吃饭、说话了。”

林正亮叹了一口气：“唉，可惜了！下半辈子，周总就成了个废人。每天就是从病床到轮椅两点一线的生活，再也站不起来了。”

杜林祥点燃一支烟，若有所思地说：“一提起他，我还想到一件事。当初谈这生意时，可是承诺过，事成之后给他两百万。现在出了这事，咱们还要兑现承诺吗？”

“当然不能给他钱了。”周玉杰说，“当初他是总经理，承诺帮我们搞定这事。他中途出了事，总经理换成了李云松。咱们可是花了三百万才摆平了李云松，怎么可能再给周志斌钱？”

杜林祥说：“周总出了事，不当老总了，咱们就不给这钱，是不是有点过河拆桥的意思？”

周玉杰说：“三哥，你想多了！当初承诺这两百万，是因为周志斌能帮我们搞定这事，两百万就算是对他的酬谢。他现在自己出了事，已经没有能力帮我们，最后也是我们自己去把事情摆平的。他当然没有资格再拿我们的钱。”

杜林祥吸了一口烟：“玉杰，话不能这样说吧。这生意，一开始就是我和周志斌谈的，签合同时，也是周志斌签的字。没有他，整桩生意都无从谈起！再说了，我同他也是多年的朋友……”

“三哥，你不是真打算给周志斌两百万吧？”周玉杰打断了杜林祥的话。杜林祥斩钉截铁地说：“于情于理，我觉得都应该给人家。”

“我不同意。”周玉杰说，“三哥，咱们辛辛苦苦赚点钱不容易，凭什么白给那姓周的？你想过没有，他已经是个废人，往后对我们来说，半毛钱的价值都没有。他这种朋友，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没必要再去刻意结交了。”

杜林祥说：“我当然知道周志斌往后对我们没啥价值，可人要在江湖上混，总得讲点道义。你也晓得，刚来河州做工程那阵，谈好的回扣我杜林祥一分钱都不会赖。哪怕最后我做这个工程亏了钱，但该给的回扣、中介费照样一分不少。当初不是靠着这份信义，咱们几个从文康来的土鳖，怎么能在河州立足？”

周玉杰涨红着脸，顶了一句：“你要给是你的事，反正我就是不同意。”

杜林祥说：“好，这个公司我有60%的股份，玉杰和正亮各有20%。反正我是决定要给周志斌那两百万的，你们如果不同意，就从我那一份里面单独拿。”

说完这话，周玉杰、林正亮都坐在座位上不吭声。杜林祥没好气地说：“那行，今天先这样吧。”

周玉杰没精打采地站起来，耷拉着脑袋走出办公室。林正亮也跟在后面，缓步走了出去。隔了十多分钟，林正亮又回到杜林祥的办公室：“三哥。”

杜林祥瞟了他一眼：“有什么事吗？”

林正亮说：“玉杰这会已经出去了。我就是进来跟你说一声，钱怎么分，我全听你的，你说给谁就给谁，我一点意见都没有。”

杜林祥问：“那你刚才为什么不说？”

林正亮不好意思地说：“当时玉杰不是跟你顶上了吗？我要是开口说话，玉杰会认为我偏着你，反而火上浇油。”

杜林祥指着林正亮的鼻子：“你这人，一天就知道和稀泥。”

林正亮憨憨地笑了笑：“说实话吧，我这人没啥文化，脑子也简单。我觉得刚才你和玉杰说的都有道理，究竟谁对谁错，我也分不清。但这些年来，我认准了一条道理，不管什么事，只要听三哥的，保准没错。”

杜林祥又点上一支烟，感慨地说：“正亮啊，你是个老实人，也是个聪明人。你的聪明之处就在于，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不去动那

些没用的脑筋。玉杰呢，他比你精明，很多时候也比我精明，可我就是担心，有时他精明过头了，最后算来算去反而算到自己身上。我是他姐夫，过去还能训他两句。现在他也三十好几的人了，我是不好再怎么说他了。”

林正亮说：“三哥你别生气，玉杰就是一时冲动，过段时间就好了。”

杜林祥摇摇头：“你不懂啊，我不是生气，而是有些担心。算了，不说这些了，我刚给周总打了电话，一会就去文康。”

林正亮说：“行，三哥你放心去，家里什么事有我盯着。”

离开办公室的周玉杰，心里也窝着一团火。他对杜林祥的感情很复杂，从个人角度，杜林祥是他姐夫；从工作角度，杜林祥是他上司；从事业角度，杜林祥更是对他提携有加的恩师。周玉杰打心眼里感激杜林祥！这单生意成功后，周玉杰也有近千万的身家了，如果大学毕业后不是跟着杜林祥闯荡，他是不会有今天的。也许，周玉杰还跟他的许多同学一样，在北京、上海拥有一份看似体面的工作，早出晚归挤地铁，每个月为了还房贷，还得过着拮据的生活。

另一方面，周玉杰也认为，杜林祥这些年来累积的财富，他功不可没。就说这次吧，要不是自己借来那三百万，整件事就将功亏一篑。有时，周玉杰甚至会瞧不上杜林祥，觉得对方没什么文化，为人处世太看重感情因素。

除了工作，周玉杰很少与杜林祥、林正亮交流其他话题。自己毕竟是科班出身的才子，有时读了一本小说，看了一部电影，想找个人交流一下，出身草莽的杜林祥、林正亮显然不是理想对象。自视甚高的周玉杰有种感觉，如果离开杜林祥单干，或许自己的成就会更大。

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周玉杰忽然想起了江小洋。他打电话问：“你在哪呢？”

江小洋有气无力地回答：“还在睡觉。”

周玉杰说：“这都中午十一点了，你还没起床？”

江小洋说：“昨天晚上打麻将打得太久了，早上六点多才睡。”

周玉杰说：“还没吃饭吧？这样，我去餐厅给你打包点东西，送到你家里。”

江小洋开心地说：“好啊，正好我也有件东西送给你。”

附近就有家麦当劳，周玉杰进去打包了几个汉堡，出门后招了辆出租车，便赶往江小洋家里。

周玉杰是在牌桌上认识江小洋的，双方在一起打了几次牌后，周玉杰便主动约江小洋出来吃饭，看电影。再到后来，什么开房、上床之类的事，便顺理成章了。

自那以后，周玉杰便和江小洋过上了“地下夫妻”的生活。几天时间不见江小洋，周玉杰便感觉无论心理上还是生理上都受不了。最难能可贵的是，周玉杰想见江小洋时，对方总能如约出来，可平时，江小洋很少主动联系周玉杰。周玉杰觉得，江小洋很懂如何当一个情人，不会有任何越界之举。

周玉杰与老婆的感情并不好，但即便是离婚，他也没想过和江小洋在一起。周玉杰认为，一个适合当情人的女人，是不适合做老婆的。一个成功的男人，必须规划好自己的生活，对于老婆与情人，也要做出合理的“人事布局”。

中文系毕业的周玉杰老爱讲一个故事，民国大才子徐志摩就因为没能将合适的人放到合适的岗位上，以至于一生命运多舛。林徽因是一个多么好的老婆，徐志摩却将她当成情人；陆小曼又是一位多么好的情人，徐志摩却将其娶进门做了老婆。结果到后来，可谓误人误己！

进屋后，江小洋还睡在床上玩笔记本电脑，周玉杰对她说：“快起来吃饭了。”

江小洋笑嘻嘻地说：“还是宝贝疼我，这就起来。”

周玉杰顺势搂住江小洋问：“对了，你不是说有什么东西送给我吗？”

江小洋笑着翻过身去，拉开床头柜的抽屉，拿出一个盒子递给周玉杰：“自己看。”

周玉杰打开盒子，里面是一块卡地亚男表。江小洋又伸出自己的手臂，在周玉杰面前晃了晃。周玉杰这才发现，江小洋今天戴的手表，也是崭新的卡地亚。他明白了，江小洋买了一对情侣表，两人各带一只。

周玉杰仔细看了看这表，有些惊讶地说：“这可是卡地亚蓝气球系列的情侣表，得十万左右吧。”

江小洋笑了笑：“算你还识货，就是卡地亚蓝气球。这在春光百货里要卖十一万，我托人去香港买的，只花了八万多。”

周玉杰问：“你哪来的钱？”

江小洋说：“你不是给了我十万吗？”

周玉杰有些惊讶：“我不是说让你去把按揭款还清吗？”

江小洋说：“以我现在的工资，还按揭款没什么压力，不用这么着急。买块表，当作我们两个的纪念，有什么不好吗？”

周玉杰点点头：“好，当然好！”这一刹那，周玉杰有些心动的感觉，看来江小洋是对自己动了真感情。但自己真的爱江小洋吗？周玉杰一时也说不清答案。

江小洋问：“你们那单生意赚了不少钱吧？”

周玉杰怅然若失地说：“钱是赚了不少，可最后还闹了个不愉快。”

江小洋问：“怎么回事？”

周玉杰说了上午同杜林祥顶嘴的事情，江小洋安慰他说：“三哥毕竟是你姐夫，也是你上司，这种事过了也就算了。”

周玉杰叹了一口气：“也只有这样了，不然还能怎么办！”

江小洋说：“你有没有想过隔段时间来自立门户，以你的本事，一定能超越三哥。”

周玉杰说：“我早有这个打算，只不过现在还没有合适的项目。这段时间我也在留心考察，既然要干，就要干得轰轰烈烈。”

江小洋说：“你一定行的，我看好你！”

周玉杰看了看江小洋红彤彤的脸蛋，又一把捏住她的乳房：“我要出来自己干，一定很忙。到时就没时间经常见你了，怎么办？”

江小洋妩媚地笑了笑：“没关系呀，我们就忙里偷闲。在车上，在办公室里，人家都可以嘛！”

周玉杰控制不住自己，猛地一翻身，又将江小洋压在身下……

就在周玉杰同江小洋颠鸾倒凤之时，杜林祥赶到了文康中心医院。看见躺在病床上的周志斌，杜林祥关切地问：“周总，好些了吗？”

周志斌痛苦地摇摇头：“命是保住了，但以后就只能在轮椅上过日子了。有时候觉得，与其当个废人，不如当时去见阎王。”

杜林祥安慰道：“周总，你可千万别这么想。如今已是不幸中的万幸。”

周志斌感激地说：“杜总，你是个仗义之人啊！我老伴都跟我说了，出事那天晚上，你连夜就赶到医院，一直等我出了手术室才离开。说实话，厂里那些中干，平时在我跟前像狗一样，可一听说我残废了，没法再工作了，一个个躲得远远的。比起你，不知差了多少倍！”

杜林祥说：“人与人不同，就别说那些人了。对了，我这次来还有一件事。楼盘已经正式卖给你们厂了，当初我给你承诺过，事成之后给你两百万。你看这钱我怎么给你？现金还是转账？”

周志斌显得有些惊讶：“杜总，你还记着当初的承诺？”

杜林祥说：“我自己说过的话，当然记得！”

周志斌使劲地坐起来，问道：“我听说，李云松上台后为难过你们？”

杜林祥说：“周总，我一直把你当成老大哥，今天也不瞒着你，李云松明目张胆地敲诈了我三百万。”

周志斌说：“你给了？”

杜林祥说：“不给怎么办？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周志斌叹了口气：“杜总，这次是我自己的问题，没能帮上你们，这钱没脸再要。”

杜林祥说：“周总，我既然答应你的事，绝不会反悔。今天我坐到这里，就是实心实意地要把钱给你。”

周志斌感激地看着杜林祥：“林祥，难得你有这份心。我现在已经退休，不用担心什么影响，你就把钱直接打到我账上吧。”

杜林祥说：“好，我马上吩咐人去办。”

周志斌伸出自己还裹着绷带的手，握住杜林祥：“你是我见过最仗义的生意人。今后有机会，我一定要帮你。”

杜林祥说：“感谢周总瞧得起。你就安心养病，争取早日康复。”

走出病房，杜林祥心里有一种石头落地的感觉。忙活了好一阵，终于把所有事都处理妥当了。想起分别时周志斌的话，杜林祥不禁哑然失笑：周总啊周总，你如今无权无职，纵然真想帮我，也是有心无力。所幸的是，今天来送钱，也不指望你帮我什么，只是兑现当初的承诺。

第二章 玲珑棋局

杜林祥在脑海里反复咀嚼卓伯均曾对自己说过的话。一开始，卓伯均就声称自己“仕途上没有什么指望了，就想着平平安安干完这一届”，卓伯均是否在暗示自己，他现在没有再向上一步的可能，就想捞点钱？卓伯均还说过，他本人就是项目评审委员会主任，这是否可以理解为，对于将地批给谁，卓伯均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同高志鹏接触的过程中，无论是在河州的饭局上，还是在深圳的那通电话，这位卓董事长总会在关键时刻出现，或明或暗地表达某种意思。这究竟是巧合还是有意安排？

1 怎样才能与土地爷爷搭上线

北国天骄项目的成功，就像一剂鸦片与一碗鸡血，既让杜林祥对地产的暴利上了瘾，又让他充满歇斯底里的亢奋。他将工程上的事全部交给林正亮打理，自己则和周玉杰成天泡在外面，四处去寻找项目。

一晃半年多过去了，杜林祥前前后后接触过十多个项目，吃饭喝酒、请客送礼花了好几十万，最后竟没有一个成功，甚至连他自己都有些心灰意冷。

一个礼拜五的上午，杜林祥拖着疲惫的身躯走进办公室。刚在座位上坐下，周玉杰便兴冲冲地走了进来。看到杜林祥脸色憔悴，周玉杰关切地问：“三哥，怎么了？身体不舒服？”

“哎，别提了。”杜林祥摇着头说，“昨晚喝了三轮酒，自己都记不清吐了几回。先在酒店喝白酒，去到KTV歌城，又一边唱歌一边喝红酒，最后去烧烤摊上喝啤酒。到结束时已经凌晨一点多，还得陪客人去洗脚城洗脚。实在是太累，昨晚就睡在洗脚城里。”

周玉杰说：“你辛苦了。现在谈生意，没有不喝酒的。最近我也大醉过几次，胃里翻江倒海，吐得一塌糊涂。”

杜林祥苦笑着说：“关键是喝成这样，生意还是没谈成。酒桌上倒是相互称兄道弟，可对于我看上的那些地，人家在价格上却一点不松口。”

周玉杰说：“三哥，别着急。谈生意嘛，哪有谈一次就成功的？对了，我最近倒是发现一块地，感觉很不错。”

杜林祥问：“哪块地？”

周玉杰说：“就是原来河州市食品机械厂的那片厂房，位置在河西区，一共有五十多亩。”

杜林祥来了兴趣：“你快说说具体情况。”

周玉杰说：“河州市食品机械厂是家老国企，如今已经破产。工厂唯一值钱的东西就是那五十多亩地。这块地位于河西区的黄金位置，离它一公里远的地方正在建设一座购物中心。关键是，现在政府也有意把这块地卖出去。”

杜林祥点燃一支烟：“地的位置确实不错，价格怎么样？”

周玉杰说：“我初步接触了一下，现在政府方面的意思是每亩两百万。只要咱们肯下功夫，估计还能把价往下压。”

杜林祥又问：“拆迁难度大吗？这半年我们可谈了不少项目，其中有许多就因为拆迁难度太大，最后才不得已放弃。”

周玉杰说：“三哥，我之所以看好这个项目，就因为拆迁难度很小。这里面全是厂房，没有居民楼，只要政府一句话，说拆就拆。”

杜林祥深吸了一口烟，开始在心里盘算起来。如果按两百万一亩的价格计算，买地就需要一个亿。当然，按照地产界的操作惯例，只需要首付10%，也就是说一千万，就能把地拿过来。剩下的买地款，将会在两年内分期付清。地到了自己手里，就能去银行贷款。按照这块地的价值，起码能从银行贷出三四千万。

有了地和钱，剩下的事就是盖房子，那更是杜林祥的老本行。杜林祥深知，只要是开发商与建筑商合作，都会要求建筑商先行垫资，而后再统一结算。有了从银行贷出的钱，开工建设是没有问题了。等房子建到一半，有了预售许可证，就能对外销售，到时又会有大笔现金回流。无论是支付剩余的购地款，还是结清建筑商的欠款，都不会有太大压力。

杜林祥心中思忖着：“尽管这是个价值几亿元的大项目，但手头有个两千万左右现金，就足以应付。以自己目前的实力，完全没有问题。”

杜林祥问：“这么好的地，你小子从哪打听到的？”

周玉杰说：“河西区城市建设开发公司的总经理安幼琪，就是我在洪西大学的师姐。她毕业后留在大学工作，后来还当过洪西大学团委副书记。这几年她到政府工作，现在已经是河西城建公司的总经理。我也就是在一次聚会上，听她这么随口一说才知道的。”

周玉杰又说：“河西城建公司是河西区下面的一家国有企业，专门负责区内土地的整理、储备、出让。安幼琪到公司任职前，就是河西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而公司的董事长卓伯均更是大名鼎鼎，在河西区被人称作‘土地爷爷’。”

杜林祥笑道：“你小子门路挺广呀！连这种关系都发掘出来了。”

周玉杰也笑了笑：“没办法呀，为了找项目，我是龙门也跳了，狗洞也爬了。要不我今晚就把安总约出来，大家先见面认识一下。”

杜林祥点了点头：“好吧，就听你的！”

下午五点多，杜林祥便跟着周玉杰一起赶往酒店。杜林祥没有开自己的奥迪A6，而是坐着周玉杰新买的路虎越野车。北国天骄项目运作成功后，按照事先约定，大部分利润都留在公司作为后期项目的运作资金。但杜林祥也分给周玉杰与林正亮每人一百五十万现金，说是让他们平时手头宽裕一点。

林正亮拿到钱，赶紧去市区买了一间门面房。周玉杰却拿着这笔钱，买了一台路虎揽胜。为这事，周玉茹还骂过周玉杰，说他手里一有钱，就只知道胡乱挥霍。哪像人家林正亮，懂得精打细算过日子！

面对姐姐的责备，周玉杰却说：“你懂什么！林正亮的那间门面，每年也就收个几万块租金。我开着一辆好车，却能出去谈上亿的生意。相比之下，恐怕还是我更会精打细算。”听了这话，周玉茹一时气得不知说什么好。

周玉杰悠闲地开着车，并从兜里掏出软中华香烟。他递给杜林祥时，杜林祥摆摆手：“你知道，我只抽红塔山。”杜林祥点上一支红塔山，一边抽着一边问：“你那个什么安总，人长得不咋样吧？”

周玉杰好奇地问：“你从没见过人家，怎么会得出这种结论？”

杜林祥哈哈笑道：“因为我以前从没听你念叨过啊。你小子整天色眯眯的，要有个像神仙姐姐一样的师姐，还不成天在我耳边吹。”

周玉杰也笑了：“三哥，这回你可说错了。就说安幼琪吧，肯定长得不丑。我之所以不经常提她，是因为她不是我喜欢的那一种类型。不过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没准在其他人眼中，安幼琪就是个神仙姐姐呢！”

两人一路闲聊，很快就到了酒店。为了营造气氛，周玉杰还特地叫来几位同学。这几位同学杜林祥以前都见过，众人纷纷起身，恭敬地称他“三哥”。大约十分钟后，一位穿着黑白搭配裙装的女士走了进来。周玉杰立刻站起身来：“今天的主角终于到了！”

杜林祥知道，这女人应该便是安幼琪。杜林祥仔细打量了一下安幼琪，只见她细皮嫩肉，眉清目秀，长相虽谈不上妩媚，却也十分精致。身上穿着一件很合身的裙装，显现得大腿晶亮丰满，很有丰姿。

周玉杰介绍说：“安总，这就是我以前跟你提起过的，我的老板兼姐夫杜林祥。”

安幼琪嫣然一笑，很有礼貌地伸过手来：“杜总，您好！久闻您的大名。”安幼琪的手很柔软，凉凉的。两人靠近时，杜林祥还嗅到一股华美的香水味道。

众人坐下后，便开始天南海北地畅聊开来。杜林祥坐在一旁很少开口。不是他不想说，而是的确插不进嘴。人家聊大学校园的生活，他一个初中文化的泥瓦匠，能插什么嘴？人家聊目前畅销的小说、热播的电影，杜林祥更是浑然不知。

周玉杰倒是兴致很高，一会儿追忆参加校园文学社的往事，一会儿又对国外的经典名著评头论足。看着周玉杰唾沫横飞的样子，杜林祥不禁佩服起自己这个小舅子。在工地上，周玉杰什么龌龊下流的脏话都能骂出口，他甚至能和那些大字不识几个的工人师傅一起打牌、划拳、聊女人。而此刻的周玉杰，又活脱脱一副文艺青年的样子。

在杜林祥看来，聪明过人的周玉杰已经练就了一种本事，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而且不管是人是鬼，他都能搭上话。

杜林祥又想起周玉杰刚才在车上说的话，“她不是我喜欢的那一种类型”。杜林祥不自觉地将江小洋与安幼琪对比了一番，一个热情奔放，一个知性婉约；一个好比玫瑰，妩媚性感，一个仿佛兰花，清香怡人。就说给男人的第一感觉吧，安幼琪的胸前波澜不兴，而江小洋则是地地道道的波涛汹涌。杜林祥心中暗笑：“玉杰这小子，年纪轻轻口味倒挺重。那些较清淡的菜，看来是下不了饭的。”

吃完饭后，一行人又转战到KTV歌城。杜林祥不喜欢唱歌，就在一旁与人玩掷骰子的游戏。周玉杰同安幼琪倒是兴致颇浓，唱了一曲又一曲。尤其是两人深情款款地合唱了一首《广岛之恋》，顿时博得满堂喝彩。

晚上十一点半，聚会终于结束，杜林祥与周玉杰开车送安幼琪回家。车上，安幼琪笑嘻嘻地说：“玉杰，今儿晚上咱们玩得尽兴，可就是委屈了你姐夫。我看他坐在包厢里一首歌都没唱，完全是陪太子读书。”

杜林祥说：“能和你们在一块玩，我就很开心了。至于唱歌嘛，的确不是我的强项。玉杰知道，我是黄家音乐学院毕业的，那个黄，就是开黄腔的黄。”在洪西话里，开黄腔就是五音不全的意思。杜林

祥如此一说，安幼琪立时呵呵地笑了：“看不出来，杜总也是个这么幽默的人。”

说话间，杜林祥从后排座位上拿出两个礼品袋。他递给安幼琪说：“安总，初次见面，这两件小礼品就算见面礼吧。”

安幼琪拆开一看，里面是一个普拉达女包与一条巴宝莉围巾。安幼琪连忙推辞说：“杜总，你这见面礼太贵重了，我可不敢收。”

杜林祥说：“安总别客气，这只是我的一点心意。这些女士的服饰，我根本就不懂，随便到商场买了几件，希望安总别嫌弃。”

安幼琪不好意思地说：“真让杜总费心了。”

送女包和围巾，其实是周玉杰的主意。周玉杰上午告诉杜林祥，自己与安幼琪接触的过程中，发现这女人整天打扮得珠光宝气，想必在奢侈品方面有相当的爱好。另外，自己曾几次想直接送钱给安幼琪，都被对方婉拒了。因此，周玉杰觉得，不妨先用女人们都喜欢的奢侈品作为敲门砖。

快到家时，安幼琪拿出手机打了一个电话，只听她冷冷地说：“睡了吗？我十分钟后回家，身上没带钥匙，帮我开下门。”

杜林祥猜想，这肯定是在对老公发号施令。不过，安幼琪对老公的口气，可不像对外人那样甜蜜。

送别安幼琪后，周玉杰问：“三哥，这人今天算是认识了，你感觉怎么样？”

杜林祥说：“还行吧。这位安总可是个人精，她很清楚自己手中权力的含金量，也知道咱们是做什么生意的。她既然愿意出来吃饭，也收下了礼物，就说明并不十分排斥同我们合作。这只是第一步，究竟能不能成，我心里也没底。”

周玉杰说：“生意上的事，你今天怎么一句都不提？”

杜林祥说：“现在提显得太心急了，再说场合也不对，慢慢来吧！这交朋友、谈生意也像炒菜做饭，一开始用文火慢慢熬，等到了时机，再用大火猛炒几下就能入味。咱们现在就用女包、围巾这些小恩小惠慢慢和人家套交情，等有了交情，生意上的事就水到渠成了。”

杜林祥又笑着说：“套交情归套交情，不过你也得小心。我看这个安总的家庭生活应该不怎么幸福，你又是出了名的帅哥，别为了做生意，把自个都搭进去了。”

周玉杰问：“三哥，你怎么知道人家的家庭生活？”

杜林祥说：“刚才在KTV，我看安总玩得很起劲，根本没有离开的意思，还是你那几位同学执意要走，聚会才结束。一个晚上不想回家的女人，家庭生活能幸福吗？再说了，安总一路上笑呵呵的，可跟自己老公打电话时，口气一下就冷淡了。”

周玉杰说：“三哥，你那眼睛、耳朵可是一刻也没闲着啊。不过话说回来，你不用担心我，倒是要把自己看好。像安幼琪这样的成熟女性，可对年轻男人没兴趣，人家没准喜欢你这种大气稳重的。”

杜林祥一巴掌拍在周玉杰肩上：“开你的车，少胡说八道。”

接下来的几周，杜林祥与周玉杰屡次邀安幼琪出来小聚。当然，每次聚会结束，杜林祥也不忘施以小恩小惠。礼品的档次越来越高，从几千元的女包到上万元的美容健身卡，直到最后将价值数万的名牌手表奉上。

眼看交情套得差不多了，杜林祥决定终止细水长流、文火慢炖的状态。他亲自打电话，邀请安幼琪周末去郊区的农家乐。得到对方肯

定的答复后，杜林祥将一张准备送给安幼琪的二十万元储蓄卡装进兜里。他认为，是时候将所有作料扔进锅里爆炒一番了。

三月的洪西，正是一年中最美的季节。一望无际的油菜花，在白墙黑瓦和小桥流水的映衬下，仿佛一幅写意的水墨画。杜林祥操控着方向盘，在蜿蜒曲折的乡村公路上前进。安幼琪坐在副驾位置上，车内弥漫着从她身上散发出的香水味。

杜林祥觉得，几乎每次同安幼琪见面，这个女人身上的香水味都会有所不同。安幼琪对于香水的偏好，已经达到痴迷的程度。只是很久以后，杜林祥才明白安幼琪迷恋香水的真实原因。

前段时间，周玉杰利用各种关系，已经将安幼琪的经历基本弄清楚了。如今一副贵妇派头的安幼琪，竟是个不折不扣的农家女。直到上高中时，她的名字都叫安淑蓉。安幼琪，是安淑蓉在高二时给自己改的名字。高考时，成绩优异的安幼琪发挥失常，只考上当地的师范学校。父母觉得，将来能当个老师也是不错的选择，再说贫困的家境，也不希望她继续复读。不过，好强的她却顶住父母压力，坚持复读一年。第二年，她终于如愿考入洪西第一学府，也是全国重点大学的洪西大学。

研究生毕业那一年，安幼琪留校工作，并在同一年结婚。她的老公，就是当时洪西大学副校长的儿子。安幼琪能够顺利留校，是否就因为她嫁给了副校长的儿子，外人不得而知。只不过，那位副校长的儿子，这么多年都还在学校教务处当一个普通干部。倒是安幼琪，先是担任学校团委副书记，后来利用到地方挂职的机会，留在了河西区政府。

杜林祥同样来自贫瘠的农村。他明白，农家子弟要想出人头地，就要吃更多的苦，付出更多的努力。安幼琪能走到今天，一定经历过

许多波折。从她高中时为自己改名，到如今时髦高贵的打扮，似乎说明在这个女人内心深处，还是隐藏着一丝自卑。同时她也急于与年少时的凄苦生活，做最决绝的告别。

杜林祥预订的农家乐就在一口池塘的边上，他连周玉杰都没有叫来。在他看来，越是谈重要的事，参与的人就越少越好。

有了前几次的交往，杜林祥现在说话也能开门见山：“安总，有一个项目，不知咱们能不能有合作的机会？”

安幼琪问：“杜总说的是哪一个项目？”

杜林祥说：“就是原来河州市食品机械厂的那片厂房。我知道那块地现在就在政府手里，而你们河西城建公司，就是专门负责把政府手里的地卖出来。”

安幼琪笑了笑：“杜总的消息真灵通。”

杜林祥说：“生意人嘛，自然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安幼琪说：“杜总眼力不错啊，那块地可是不可多得的风水宝地。实不相瞒，打这块地主意的人还真不少。”

“所以啊，才需要安总你关照。”杜林祥从兜里掏出那张储蓄卡，“这是一点小意思，希望安总笑纳。只要我能拿到那块地，事后自当重谢。”

安幼琪嫣然一笑：“卡里有多少钱？”

杜林祥说：“里面有二十万。如果最后能成功，到时再将一百万奉上。”

安幼琪抿了一口茶：“杜总说话，倒是很直接！不过你要知道，河西城建是代表政府进行土地出让的国企，你这么做，可算是行

贿。”

杜林祥笑了：“哪有这么严重，不过就是想和安总交个朋友。”

安幼琪说：“我们已经是朋友了，就不必再破费。另外再说一句朋友间的话，杜总真打算送钱，你也送错了人。”

杜林祥问：“此话怎讲？”

安幼琪说：“杜总应该听说过，河西区的土地爷爷是卓伯均，他才是城建公司的一把手，而且在政府里也兼着职务。我这个总经理，说到底只是卓董事长的助手。真正拍板的人是他！就算我使出浑身力气，最后也抵不上他一句话。”

杜林祥微笑了一下：“刚才安总说我讲话直接，其实你也是豪爽之人，说话不会拐弯抹角。实不相瞒，我以前就是个包工头，钱挣了不少，可认识的达官显贵真不多。我和那位卓董事长，没有一丁点交情，就是去送钱，也找不到门路。所以，还得麻烦安总牵线搭桥。”

“杜总，你错了。”安幼琪说，“要我不出面，你或许还有机会。我要真出面，你恐怕连半点机会都没有。今天邀我出来谈正事，为什么不叫上玉杰？因为你明白，做这种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如果卓董事长知道咱们的关系，他收起钱来也会有顾虑。”

杜林祥觉得安幼琪的话不无道理，他搓了搓手掌：“不过，我的确从不认识卓董事长，就算临时抱佛脚，也不知道该去哪抱。”

安幼琪指了指桌上的银行卡：“交情这东西，一回生两回熟。你已经知道庙在哪里，就看自己带的香火钱够不够？”

杜林祥点点头：“安总说得有道理，咱一个大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只要动脑筋，总会有办法。不过还是感谢安总指点迷津，这二十万，就当是我付给你的咨询费，如果事情真能成功，我承诺的一百万

也会分文不少地奉上。”杜林祥向来认为，越是爱财如命，就越要挥金如土。尤其是送钱时，一定得大气豪迈！

安幼琪盯着杜林祥，脸上露出捉摸不定的笑容：“杜总，事情真成功了，在土地爷爷那边你可要花不少钱。我这里一席无关痛痒的话，就值得你破费一百二十万？”

杜林祥说：“我杜某是个粗人，没啥脑筋，只知道出来混，江湖信义最重要。我说过的话，绝不会反悔。”

安幼琪说：“杜总可不是个粗人。半年前你运作北国天骄的项目，硬是从万顺龙这头河州地产界第一猛虎的嘴里，拔出一颗镶着钻石的金牙。你这本事，好多人都自愧不如。”

杜林祥心中一惊。看来，不光周玉杰去探听了安幼琪的经历，人家也把自己的底细摸了个清楚。杜林祥憨憨地笑起来：“那都是运气好。不过我刚才说的钱的事，一定会兑现。”说话间，杜林祥就把卡装进安幼琪的口袋里，同时叮嘱道：“密码是六个8。”

安幼琪点了一下头：“杜总果然仗义。刚才我说了，这件事上我帮不上什么忙，不过出出主意倒是可以。”

杜林祥顿时来了精神：“请安总指教！”

安幼琪说：“你们现在毕竟还不是万顺龙，想直接和卓伯均搭上线有些困难。不过，咱们卓董事长是位‘妻管严’，对老婆的话言听计从，他老婆叫袁琳，是河州人民医院的医生。这个女人，倒不是那种见钱眼开的主，不过她有一个特殊的爱好，就是集邮。你们要是能奉上一枚珍贵的邮票，我想起码和卓董事长之间，就能搭上线。刚才说了，这事我不能出面，但我有一个好朋友，是河州市集邮协会的副

秘书长，叫严家赣。他同袁琳也是好朋友，我可以私下和他联系，让他为你们引见。”

杜林祥赶忙点头：“多谢安总！”

安幼琪将茶杯端在手上，不疾不徐地说：“俗话说，收人钱财替人消灾。我既然拿了你的咨询费，也不能不有所表示。你们去和卓董事长套交情，自然需要时间。往后三个月，我会以各种借口，延缓那块地的出让。如果三个月后，你们还不能搞定，我也无能为力了。”

杜林祥感激地说：“有安总出手关照，我心里就有底了。”

据说，世界上有两种东西能让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迅速靠近。一种是性，一种是钱。上床之后，许多原本私密的话题，两人都可以开诚布公地交流，比如，你更喜欢哪种姿势？你每个月几号来例假？同样，钱也是个好东西！安幼琪收了杜林祥的钱，两人的关系无疑更进一步，从个人兴趣到成长经历，两人尽情地聊开了。

整整一个下午，无论是在乡村小路上散步，还是在池塘边垂钓，杜林祥与安幼琪都聊得很开心。同样出自农家的背景，同样在事业上苦苦奋争的经历，让他们能找到许多共同话题。杜林祥说起自己年轻时在家做农活，挑水换肩也不用手帮扶，只需头一低，颈一硬，脖一扭，扁担就从左肩移到了右肩。听了这话，安幼琪扑哧一声笑了。那神情，仿佛卸掉了平日里沉重的面具。

2 杜林祥冒充起了集邮爱好者

吃过晚饭，杜林祥开车送安幼琪回到市区。紧接着，他便按照安幼琪的吩咐，去找河州市集邮协会副秘书长严家赣。安幼琪说严家赣

烟瘾很大，杜林祥便去超市买了两条软中华作为见面礼。当然，他也不忘包好一个三千元的红包。

尽管安幼琪再三说，她同严家赣之间是好朋友，彼此之间不需要送钱。不过杜林祥觉得，在如今的社会，无论多深的交情，也需要金元攻势助阵。一旦需要，杜林祥会毫不犹豫地将其扔出去。

严家赣的家在河西区水利局的家属院里，他退休前是河西水利局的办公室主任。严家赣热情地将杜林祥迎进屋里，接过杜林祥送的烟，严家赣开心地说：“杜总，刚才安总给我打过电话了。我叫她放心，她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我一定会尽心竭力帮忙的。”

杜林祥说：“严秘书长，想必刚才安总也给你说了，我想送袁琳一枚邮票。可对于集邮，却什么都不懂，也不知道袁医生喜欢收集哪一类邮票？所以才特地来请教你。”

严家赣抿着嘴笑了笑：“袁医生可是咱们河州集邮圈子里的大家。别看我有个副秘书长的头衔，要说收集的邮票，比起人家不知差了多少。”

杜林祥皱起眉头：“照你的说法，袁医生该收的货都收了，那我还能送什么？”

严家赣说：“搞收藏的人，收的东西越多，遗憾也就越多。因为他收了这一件就想着下一件，总想把一套东西收全了，可世界上哪有这么多十全十美的事情？”

杜林祥说：“那袁医生缺什么？”

严家赣说：“我上礼拜才和袁医生吃过饭，她目前朝思暮想的，就是一枚蓝军邮。”

杜林祥赶紧问：“说起邮票，我好像只听说过全国山河一片红，蓝军邮是什么？”

严家赣点上一支烟，慢慢说道：“收藏界曾经盘点过全世界最珍贵的十三大邮票，比如英国的黑便士、瑞士的三先令、美国的美邮之王，像这三枚邮票，价值都在两千万人民币以上。而咱们中国能跻身全世界最珍贵的十三大邮票的，只有两种，那就是全国山河一片红与蓝军邮。实话实说，如今留在市面上的全国山河一片红，是少之又少，因此集邮的人也断了念想，不去打它的主意。倒是这蓝军邮，市面上偶尔还能看到，直叫那些藏家心痒痒。”

杜林祥好奇地问道：“什么是蓝军邮？”

严家赣说：“1953年，为优待现役军人免费寄信，由当时的邮电部负责设计印制了一套‘军人贴用’邮票，供解放军干部、战士寄信使用。全套邮票共三枚，邮票图案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徽，军徽下方印有‘军人贴用’‘中国人民邮政’和‘800元’字样。三枚邮票的图案和面值均相同，只是底色分别为橘红、棕红、蓝色。后来集邮界便俗称其黄军邮、紫军邮、蓝军邮。当邮票印就并部分发往军队后，有部队反映说，邮票极易暴露部队的番号、驻地、调动情况等，也不便控制使用范围。后来，军队有关部门作出决定，将没有下发的邮票全部销毁。这三种邮票都流出了一些，其中蓝军邮印成较晚，留存下来的数量最少，因此极为珍贵。”

严家赣深吸了一口烟，继续说：“上次吃饭时，袁医生说，她家里已经收集了黄军邮与紫军邮，唯独这最珍贵的蓝军邮，始终没收集到。她还说，越往后，估计收集到蓝军邮的可能性就越小。”

杜林祥此时很直接地问：“这枚邮票大概要多少钱？不会也像你刚才说的什么黑便士、三先令，要两千万吧？”

“那倒没有这么贵。”严家赣说，“在1994年第一次参拍时，蓝军邮就达到八十万元的天价。而后价格有所回落，但数次拍卖都在四十五万到六十万之间成交。”

一听这话，杜林祥心中的巨石总算落地。几十万的价格，还是自己能够承受的。杜林祥说：“现在如果要买蓝军邮，还能买到吗？”

严家赣说：“正好我认识一位上海的集邮爱好者，他手里就有这枚蓝军邮。最近听他说，只要有人出高价，他愿意出手。”

杜林祥问：“这事袁医生知道吗？”严家赣说：“我估计她知道这事。”

杜林祥有些疑惑地说：“既然她知道，那我还绕这么大圈子干吗？不如直接送她几十万，让她自己去买。”

严家赣哈哈大笑：“你们这些大老板啊，永远不明白收藏爱好者的心思。据我所知，袁医生也是个雅士，而且为人很谨慎，真要捧几十万到她跟前，估计她不会收。可要是一枚蓝军邮放在她面前，那种诱惑力，是她绝不能抵挡的。再说了，像袁医生这样的人，想要钱随时都能挣到，而像蓝军邮这种稀罕货，拒绝之后可不容易再碰到。”

杜林祥点点头：“严秘书长所言有理。不过我同袁医生从不认识，就算买到这枚蓝军邮，又怎么送给她呢？”

严家赣续上一支烟，若有所思地说：“这的确是个问题，太唐突了也不好！”

杜林祥意识到，自己准备的红包该发挥作用了。他掏出红包，塞到严家赣手里：“这事还得麻烦您多费心。”

严家赣赶忙推辞：“这可使不得，我同安总是好朋友。她的事就是我的事，怎么能收钱？”

杜林祥语气坚定地说：“您刚才说那么多邮票知识，简直令我大开眼界。这点钱就算学费！”

拗不过杜林祥的一再坚持，严家赣终于把钱揣了起来。过了几分钟，严家赣拍了拍大腿：“要不这样，我来牵线，就说你也是个集邮爱好者，想同袁医生认识、交流一下。大家在一起喝茶聊天时，你就同她交换收藏的邮票。用你手上的蓝军邮，交换他手上的黄军邮。到时我在一旁，也会为你帮腔的。”

严家赣接着说：“如此一来，就是一场藏友间的互相交流，显得水到渠成。袁医生是行家，她也知道蓝军邮与黄军邮的价值，相差何止数倍。她会记住你的一片心意的。”

杜林祥说：“就按你说的办！”

严家赣说：“我这边尽快联系上海的朋友，一旦谈妥，我就跟你联系。”

杜林祥说：“好，到时我们一起飞去上海，早日把这事落实。”

三天之后，严家赣就打来电话，说他已经同上海的朋友谈好，对方愿意以五十万的价格，出手一枚蓝军邮。杜林祥回话说，自己马上准备，钱一凑好，便立刻飞往上海。

五十万，对于如今的杜林祥，绝不是问题。他之所以让对方等几天，是因为心里还是有些没底。他左思右想，这五十万丢出去，究竟起不起作用？如果袁琳对送上门的蓝军邮并不领情，如果袁琳无法左右手握大权的卓伯均……所有这些不确定性都困扰着杜林祥。这些年来，杜林祥送出去的钱海了去了，可还没有哪次像如今这样，送钱之前心里七上八下的。

杜林祥甚至想给安幼琪打个电话问一下，但后来还是忍住了。主意就是人家出的，现在再去问别人，岂非摆明了不信任？无奈之下，杜林祥只好找来周玉杰与林正亮。关键时刻，还是跟随自己多年的兄弟靠得住。

林正亮的心里比杜林祥还慌张，他说：“三哥顾虑的都有道理，现在咱们什么事都不清楚，就凭着姓安那娘们儿一席话，就把几十万扔出去？谁知道她安的是什么心，没准是她和严家赣合起伙来骗咱们。”

杜林祥点点头，又把目光转向周玉杰：“你怎么看？”

周玉杰缓缓地说：“安幼琪这个人，咱们都接触过好几次了。先不说她的人品，起码她是一个对自己事业很看重的人，否则一个农村姑娘，也走不到今天。我看她不会为了几十万来骗咱们，那样风险太大。”

林正亮接过话茬：“就算她一番好心，谁能保证袁琳会收那枚邮票？邮票不是钱，钱送不出去，还在咱们手里，还能拿出去用。邮票到时送不出去，五十万就打了水漂了。”

周玉杰说：“三哥你知道，安幼琪可是个聪明绝顶的女人，卓伯均又是她的顶头上司，她应该对其很是了解。既然她为我们出了这主意，想必还是有些把握的。”

林正亮说：“这简直就是赌博！”

“没错，是赌博。可要是不敢赌，怎会有赢的机会。”周玉杰说，“我也承认，把五十万砸出去，不一定能赢。可要舍不得这钱，咱们就一定没机会赢。整天围在卓伯均身边打主意的人，可不止咱们一家。”

杜林祥在心里默念着周玉杰的话。是啊，自己毕竟不是万顺龙，背后没有姜菊人这样的靠山，想和手握重权的人物攀上关系，除了钱又还有什么方法呢？

杜林祥缓缓开口：“咱们就赌这一把。”

林正亮说：“三哥，你真想好了？这次要失手，撒出去的银子可就化成了水。”

“只要风险尚在可控范围内，就应该赌上一把。”杜林祥解释说，“就算输了，也不过是几十万的事，不至于伤筋动骨。再说了，即便拿不到那块地，总归是和卓伯均、安幼琪套上了交情，以他们手中的权力，迟早能帮上咱们。”

周玉杰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对，三哥！干大事就得这样！”

杜林祥当即给严家赣打了电话，两人下午就飞去上海。所有事情严家赣都已提前联系妥当，交易也十分顺利。第二天吃过午饭，两人又搭机飞回河州。飞机上，严家赣说：“杜总，东西咱们已经买到，我下飞机就和袁医生联系。不过，我既然说你是集邮爱好者，那你也应该了解一些集邮的基本知识，否则双方见面坐到一起，连聊天的话题都找不到。”

杜林祥这下慌了神：“严秘书长，你知道我是个粗人，对集邮一窍不通。对于你们那些东西，我哪里知道？”

“别急！”严家赣从包里掏出一本书，“这集邮不是造原子弹，并没有多么深奥。我这有一本书，你这几天好好看一遍，对集邮的大概知识也能有些了解。见面时我再在一旁帮腔，就不会穿帮。”

杜林祥怯生生地接过这本书：“那我就试试吧。”

回到河州，杜林祥整晚都把自己关在屋里，恶补起集邮的知识。然而，对于一个仅有初中文化的人来说，书上的知识还是令杜林祥如坠云里雾里。想起当初在农村上学时，一本薄薄的课本都读不进去，现在面对一本几十万字的大部头，哪里啃得动？越看不进去，杜林祥心里就越急，整整一个晚上，他都没睡好觉。

第二天，杜林祥唤来周玉杰，一脸气馁地说：“玉杰，这事还是你去吧。你文化高，把这本书看一遍，就能和袁医生说上话。我昨天看了一晚上，脑袋里还是一团糰糊。”

周玉杰说：“三哥，这哪行？这种事还得你老大出面。”

杜林祥很无奈：“那可怎么办？我本来文化低，这么厚一本书，哪里读得进去！”

周玉杰说：“但凡写书的人，总喜欢云遮雾绕，把很多简单的问题搞复杂。你不就想临时抱佛脚，见面时和袁医生有话聊吗？把这本书给我，我先看一遍，然后把里面认为有用的东西归纳出来。你到时把我归纳的东西看一遍，应该也能应付了。”

杜林祥心里还是没底：“这样就能行？”

周玉杰说：“先试试吧。”

三天后，周玉杰就把这本三十多万字的书籍，压缩成不到一万字的提纲。所有学术性的东西通通弃之不用，提纲里就剩下许多集邮圈子里的行话，还有关于集邮的有趣故事。更关键的是，经过周玉杰这番翻译，原本生涩难懂的书籍，杜林祥读来竟像讲故事一样娓娓道来。只一个上午时间，杜林祥就把这份提纲通读了一遍。

杜林祥高兴地说：“你小子行啊！”

周玉杰笑了笑：“书有不同读法！本来咱们就不打算十年寒窗去考个状元，不就到时装模作样说几句内行话，应付一下场面嘛。我看有这个东西，再加上严家赣在一旁帮腔，应该差不多了。”

杜林祥连连点头：“好、好、好！”

杜林祥也是一个有心人，他将这本书与周玉杰整理的提纲都留了下来。几年后，他还专门聘请了一名秘书，要求人家按照周玉杰的方法，去整理、归纳各种大部头著作。一部几十万字的著作，往往被压缩成万把字的提纲。而杜林祥读了这些提纲后，也能在各种场合故作高深地引经据典。有些阿谀奉承之辈，最后还将杜林祥描述为自学成才的“儒商”。听到这种赞誉，杜林祥自己都会发笑。

一周后，杜林祥带着那枚蓝军邮，还有一肚子生吞活剥的集邮知识，坐到了袁琳对面。会面地点就在市区一家古色古香的茶坊，严家赣向袁琳介绍：“这位就是我上次跟你提到的杜总，他也是一位集邮爱好者，而且手里就有一枚珍贵的蓝军邮。”

袁琳倒没急着看那枚邮票，而是问道：“杜总你一个生意人，也喜欢收集邮票？”

“说来惭愧啊！”杜林祥搓着手说，“我打小出来做生意，没念过几天书。后来没事时去邮票市场瞎逛，才发觉邮票里面的世界真是博大精深。每个国家发行邮票，无不尽选本国最优秀、最具代表性或纪念性的东西，经过精心设计，展现在邮票上。涉及的内容更是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方面面，各行各业应有尽有，使得方寸之间的小小邮票成为包罗万象的博物馆。像我这种人吧，收集邮票既是爱好，更在这一过程中学到很多知识，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读书少的遗憾。”

这个开场白，是周玉杰为杜林祥精心设计的。既顺理成章，又显得不卑不亢。坐在一旁的严家赣听了，也不住地点头微笑。

这席话令袁琳很是受用。她不再把杜林祥当成一个土里土气的老板，而是当作一个虽然读书不多但却爱好相投的藏友。袁琳接着问：“杜总，如今对于中国的第一套邮票究竟是哪一套，还有各种说法，彼此间也存在一些争论。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其实，杜林祥仅知唯一的一种说法。而且还是他估计到袁琳会聊到这个话题，提前做了准备的。他为自己的先见之明暗自得意，说：“这个问题自然是见仁见智，不过我个人以为较为靠谱的，还是大龙邮票，这是由当时德国人把持的海关邮政局发行的。”

袁琳点了一下头：“很多人也都是这个看法。”

杜林祥手心开始冒汗，继续任由袁琳这么问下去，自己那点囫圇吞枣的东西还不露馅？不过杜林祥也非等闲之辈，既然是藏友间的交流，他自然可以主动制造话题，反客为主：“实话说吧，现在喜欢集邮的人比过去少多了。随着电话、电脑的普及，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已经很少依赖信件了。甚至有人说，邮票就快退出历史舞台了。袁姐，你认为呢？”

杜林祥这一招果然厉害！将问题抛给袁琳，不仅化解了自己的尴尬，还触发了对方的情绪。袁琳在那侃侃而谈了十多分钟，杜林祥与严家赣则坐在一边默默地倾听。

眼看火候差不多了，严家赣说：“杜总听说你现在正缺一枚蓝军邮，便想成人之美。像杜总这么大度的人，如今可不多啊！”

袁琳抿了一口茶，说：“这事老严前几天给我说了，我也很纳闷啊。杜总，这蓝军邮可是珍贵的东西，你怎么愿意拿它来和我交换一

枚普通的黄军邮？”

杜林祥笑了笑：“我当然知道蓝军邮的价值。不过这些年我将收藏的重点转到国外邮票方面，蓝军邮放在我这，也不能和其他中国邮票搭配成系列。倒是袁姐，收集了不少国内邮票，蓝军邮到了你这儿，正好是珠联璧合。”

严家赣插话道：“这枚蓝军邮，正是不久前杜总从上海一位朋友那里得到的。袁医生，也怪你自己犹豫不决，下手太慢，才让杜总抢了先。所幸杜总是大度之人，听说你特别喜欢这枚邮票，愿意成人之美。”

说话间，杜林祥便将这枚蓝军邮放到了袁琳面前。袁琳小心翼翼地拿起邮票，仔细观摩了起来，喜爱之情已是溢于言表。

袁琳不是傻子，之前严家赣也向她提过，杜林祥是做房地产生意的，她闭着眼也知道对面的人在打什么主意。杜林祥那番所谓“珠联璧合”的说辞，袁琳认为四分之一是客套，四分之三是瞎掰。但是，她太喜爱这枚邮票，已经到了爱不释手的地步。况且，刚才的一席对话也令袁琳感觉到，杜林祥不是那种来路不明的人，而是蛮有品位的集邮爱好者。

在外面，卓伯均是风光无限的土地爷爷，在家里，袁琳才是说一不二的当家人。不过，袁琳也知道丈夫手中的权力是把双刃剑。她几乎从不向丈夫引见什么人，甚至还经常提醒卓伯均做事要谨小慎微。然而今天，她实在难以抵御蓝军邮的诱惑。一般说来，蓝军邮往往几年时间才在市面上出现一次，错过这次机会，没准真成终身遗憾了。这种遗憾，可不是金钱能弥补的。

袁琳权衡再三说道：“那就谢谢杜总的美意了。”听了这话，杜林祥与严家赣都哈哈笑了起来。

三人又继续闲聊了一阵，袁琳便起身告辞，说要回医院上班。杜林祥赶紧说：“我开车送你回去。”

路上，严家赣打着哈哈说：“你老公可是个大忙人，最近很少回家吃饭吧？”

袁琳说：“唉，他就是个劳碌命。我跟他说过多次了，要他注意身体。”

杜林祥这时插话道：“袁姐最近有空没有，我请你和你家人一起出来吃个便饭？”杜林祥此时还是很小心，他没有直接提卓伯均的名字，而是说“你家人”。

袁琳很爽快地答道：“好啊！什么时候有时间了，我就主动联系你。”

3 卓伯均说话办事，活像包公再世

接下来的几天，杜林祥一直在忐忑不安中度过。他不知道，价值五十万的蓝军邮能否换来土地爷爷的垂青？后来实在憋不住，他又给安幼琪打了电话。安幼琪倒是很轻松：“老严把那天的情况都给我说了，他对你赞不绝口，说你当时的表现，简直就是一个专业的集邮爱好者。”

杜林祥不好意思地说：“那都是临时抱佛脚学来的。不过一连几天过去了，袁琳却一直没和我联系。”

安幼琪说：“别着急，再等等。该说的话你已经说了，她既然说要请你吃饭，应该不会食言。袁琳是行家，她知道蓝军邮的价值。而且以我的了解，她对卓董事长的影响力，可是别人望尘莫及的。”

杜林祥说：“好吧，就再等等。”

安幼琪笑着说：“趁着空闲，你再把老严送你的书多读两遍，说不准以后还用得着。”

安幼琪又叮嘱道：“这段时间你千万不要主动联系袁琳，让她觉得你太猴急，对你的形象会打折扣。”

杜林祥“嗯”了一声，挂断了电话。他又不由得在心里骂了一句：“敢情不是你家的钱，当然不心急。”可仔细一想，又觉得安幼琪的话很有道理，无奈之下只好继续等待着。严家赣送的书，杜林祥无论如何是读不进去了，他只好拿来周玉杰整理的提纲，又细细地翻了几遍。

可是看到后来，杜林祥还是不禁摇头：“什么狗屁收藏，都是他妈一群闲得蛋疼的人，没事鼓捣出来的破玩意。再是雅士，丢到农村的穷山恶水里，整天围着一亩三分地劳作，看你有啥心情去玩收藏！”

尽管已是身家几千万的老板，可幼年饥寒交迫的生活，还是让杜林祥对所谓的雅致情趣，提不起一丁点精神！

一个礼拜后，正在办公室里百无聊赖的杜林祥，忽然听到手机响起，拿起一看，竟是袁琳打来的。杜林祥激动得快跳起来了，他按了一下接听键，尽量装出一副平静的口吻：“喂，袁姐，你好！”

袁琳说：“杜总，你好！今晚上你有没有时间？”

杜林祥连忙说：“有时间。”

“那好。”袁琳说，“今晚上我叫上我们家老卓，大家一块聚一聚吧。”

杜林祥答应道：“好的。”

袁琳说：“在市区餐厅里吃饭，熟人太多。要不咱们去郊外找家有特色的馆子？”

杜林祥说：“好的，听袁姐安排。”

袁琳说：“你下午五点半，到医院门口来接我。”杜林祥赶紧应承下来。

下午五点刚过，杜林祥便早早把车开到医院门口。大约半个小时后，袁琳走了出来。坐上车后，杜林祥问：“要不要再去接一下卓董事长？”

袁琳说：“不用。他知道那个地方，司机会开车把他送过去。”

从医院到郊外大概有四十分钟路程，这时，杜林祥近段时间恶补的集邮知识再次派上用场。有好几次，杜林祥也担心自己露馅，所幸袁琳是个很健谈的女人，聊到关于集邮的话题，总会自己先说上一大段，这也为杜林祥分担了不少压力。

按照袁琳的指引，杜林祥把车驶进一户农家院落，院落门口挂着一个“南郊野菜馆”的牌子。走进订好的包间，一位中年男人已经坐在里面。袁琳介绍说：“杜总，这就是我老公。”

杜林祥赶紧伸出双手：“卓董事长，您好！”

握手时，卓伯均客气地说：“杜总，最近一直听袁琳提到你。像你这样一边经营生意，一边还爱好集邮的人可不多。”

杜林祥说：“哪里哪里，跟袁姐比起来，我简直是自愧不如。”

落座后，袁琳说：“别看这馆子不起眼，其实很有特色。各种野味应有尽有。”

卓伯均也说：“是啊，真正的美味在民间。我看这里的味道，不知比那些星级酒店好多少。”

杜林祥瞄了一眼菜单，上面有什么烤青蛙、回锅野猪肉、红烧果子狸、清蒸团鱼。杜林祥暗想：看来这位土地爷爷已经把高档酒店里的鲍鱼燕窝吃腻了，只能到这种野菜馆里寻找刺激。

卓伯均自己带了一瓶五粮液，袁琳本来平时不喝酒，可今天为了感谢杜林祥，也破例干了一杯。三人吃饭时，卓伯均有意无意间聊起了河西区土地开发的事情，也问了问杜林祥的相关情况。在杜林祥看来，这无异于卓伯均对自己的“面试”，尽管有了夫人的引见，可卓伯均还要亲自考察一番。

宴席结束时，服务员端上一盆汤。卓伯均用筷子指了指：“这叫白水菜，在贵州一带很流行，不过在咱们洪西还不多见。说来很简单，就是把各种野菜扔在井水里，什么调料也不加，煮上两三分钟就起锅。”

杜林祥好奇地说：“咱们洪西人熬汤，总爱放点盐、味精、生姜之类，像这样岂不是什么味道都没有。”

“吃的就是这个味。”卓伯均说，“野菜与井水熬出来的味最好喝，加其他调料就画蛇添足了。”

杜林祥喝了一口，刚开始觉得太清淡，后来嘴里慢慢有了回甜的滋味。杜林祥赞叹道：“以前不知道，还有这种做法。”

“简单就是美啊！”卓伯均说，“现在的人，大鱼大肉吃多了，就需要喝点清汤寡水。”

卓伯均又说：“杜总，你现在既然做地产生意，在我们河西区有什么项目没有？”

杜林祥心头一阵狂喜，看来自己已经通过了卓伯均的“面试”。他说：“目前还没在河西做项目，不过正有这个想法……”

杜林祥还想继续说下去，却被卓伯均挥手打断了：“这样吧，你明天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有什么项目，可以互相交流一下。”

杜林祥激动不已，开始憧憬自己是否将正式进入土地爷爷的圈子。他又吃了一口白水菜，感觉这浑然天成的野菜，竟是那样甘甜。

第二天一早，杜林祥便来到河西区城建公司办公大楼。卓伯均的秘书亲自到楼下，把杜林祥引进了办公室。卓伯均的办公室在九楼，大约三十多平方米，里面除了办公桌、书柜，就是一套沙发跟茶几，看起来十分简朴。卓伯均办公桌后面的墙上，挂着一款条幅，写着“有容乃大无欲则刚”。

卓伯均招呼杜林祥坐下，并让秘书泡了一杯茶。卓伯均说：“昨天杜总说了，你好像有意从事河西的地产开发项目？”

杜林祥欠身点点头：“的确有这方面的意向。”

卓伯均说：“杜总你看上哪块地了？”

杜林祥说：“就是河州食品机械厂的那片厂房。”

卓伯均笑了：“杜总的眼睛真毒啊，一来就瞄上这么一块风水宝地。这块地的位置好，拆迁难度又小，打它主意的人可不少。”

杜林祥说：“所以，才来麻烦卓董事长。”

卓伯均顿了顿说：“河西区的所有土地整理、出让业务都由区政府下面的河西城建公司负责。我虽然是公司的董事长，但具体事情都是下面的人在处理。城建公司的总经理安幼琪，杜总和她接触过吗？”

杜林祥记得，安幼琪再三叮嘱，千万不要让卓伯均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杜林祥摇摇头：“我和安总从不认识。”

卓伯均坐在沙发上面无表情，接着问：“你知道这块地现在卖多少钱一亩吗？”

杜林祥答道：“听说是两百万。”

卓伯均说：“那是刚开始的价格。现在来抢这块地的人很多，我正准备把价格往上涨一涨。杜总，你真有实力拿这块地？”

杜林祥说：“卓董事长，我今天既然敢来找你，肯定是做好了准备。没有三两三，不敢上梁山。”

卓伯均说：“上周城建公司的安总向我汇报，说再等三个月，这块地就要正式对外出让。你就抓紧时间，去城建公司做下登记。到时我们会在众多竞买者中，择优选择的。”

听了卓伯均的话，杜林祥心想，安幼琪果然信守承诺，硬是把这块地的出让推到三个月后。但我杜林祥也没爽约，这才一个多月，不就和卓董事长搭上了线！然而，杜林祥心里也在犯嘀咕，卓伯均就这样让自己去做登记，什么交底的话也不说？

卓伯均喝了一口茶杯里的茶，转身走向办公桌，从抽屉里取出一张银行卡。他把银行卡递到杜林祥面前：“杜总，这张卡里有五十万，密码我昨天刚改成六个6，开户人就是我本人。你拿着卡，把五十万取出来，然后把卡还给我。”

杜林祥一脸疑惑地看着卓伯均，不知对方是什么意思。

卓伯均笑了笑说：“袁琳都给我说了，你为她找来了一枚珍贵的蓝军邮，我们全家都很感谢你。不过这枚邮票太珍贵了，我们就这么

收下实在不妥。实话说吧，这五十万，也是我这么多年的全部积蓄，但为了满足夫人的爱好，只得全部贡献出来。”

杜林祥一下明白过来，卓伯均是要把买蓝军邮的钱退给自己。他赶忙推辞道：“卓董，这可使不得！”

卓伯均正色道：“杜总，你想做生意无可厚非，大可以正大光明，没必要偷偷摸摸。你把这五十万收下，咱们还是朋友，我和袁琳也都感谢你成人之美。下一步，对于你看上的那块地，咱们还可以按照正常程序来操作，你依旧有机会。可你要不收，我就把钱交到纪委，到时你一点机会也没有。”

卓伯均的话斩钉截铁，不容杜林祥有一丝转圜的余地。杜林祥极不情愿地把卡揣进包里。卓伯均笑了笑说：“我今天很忙，就不多留你了。你把钱取出来后给我来个电话，到时我再请你吃饭。”

杜林祥出门时，卓伯均又提醒道：“别忘了去城建公司登记，要过了规定期限，可没机会了。还是那句话，一切按正常程序操作。我既不会偏袒哪一方，也不会打压哪一方。”

走出办公楼，杜林祥感觉浑身冰凉，心情沮丧到极点。一个多月的忙活，看来又白费了。这个卓伯均，说话办事就像包公再世，简直是个油盐不进的主。说实话，杜林祥以往还没同卓伯均这种手握大权的人物打过交道。几次接触下来，他甚至觉得许多外界的传言并不可靠。就说卓伯均吧，没有一丝半点土地爷爷的派头，活脱脱一位清正廉洁的人民公仆。

回头转念一想，杜林祥也颇为感激卓伯均，人家毕竟把五十万退了回来，而且还明确告诉你，可以在公平、公正的条件下参与竞争。自己并没有失去什么！倒是安幼琪那女人，收了二十万，却出了个屁用没有的馊点子。

回到办公室，林正亮气愤地拍起桌子：“叫那姓安的婆娘退钱，她出的鬼点子，折腾我们好一大阵，结果却碰了一鼻子灰。”

冷静下来的杜林祥摆摆手说：“我看安幼琪也是自己失算了。但她毕竟帮了咱们，她把土地出让的时间延后了三个月，为我们创造了有利条件。再说当初我承诺过，那二十万就当咨询费。”

林正亮没好气地说：“三哥，你这人就是太仗义！”

周玉杰说：“三哥，要不你今晚把安幼琪约出来，再听听她的看法。”

杜林祥思考一阵后，点了点头。

晚上七点，安幼琪如约来到一家僻静的西餐厅。见到杜林祥，安幼琪笑了：“上回在农家乐，杜总不是说你从不吃西餐吗？”

杜林祥说：“我哪里是为了吃西餐？不是这里的环境较为隐秘，不会撞上熟人吗？我现在是听从安总的吩咐，尽量不让外人知道咱俩的关系。”

安幼琪问：“事情进展如何？”

杜林祥摇摇头，把上午的经历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安幼琪听后又叹了口气：“看来是我失算了。人家卓董事长都高风亮节退钱了，我自然不能落后。”安幼琪从包里掏出那张银行卡，递给杜林祥：“杜总，上面的钱一分都没动过，现在退给你。”

杜林祥说：“叫你来可不是讨债的。我杜林祥说过的话，从不反悔。不管成功失败，这二十万就当是咨询费。今天就是请你出来，想听听你的看法。”

安幼琪直勾勾地盯着杜林祥：“真不收回去，到时可别后悔！”

杜林祥说：“我还不知道什么是后悔！”

安幼琪笑了：“像个爷们！你现在不是要听我的意见吗？我就告诉你，这事还没完！”

杜林祥问：“什么意思？”

安幼琪说：“我不是算命的，事情究竟怎么发展，一时也说不好。不过我在卓伯均身边工作好几年了，应该说对他还是有些了解。如果事情就这么简单地结束，那他就不叫土地爷爷了！”

杜林祥一脸疑惑：“卓董事长到底是个怎样的人？”

安幼琪莞尔一笑：“作为下属，是不能随便评价上司的。卓董事长不是叫你取完钱给他打电话，他还要请你吃饭吗，你就按他说的做。”

杜林祥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好，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4 一份毫无亮点的开发方案，竟然喊出了天价

二天后，杜林祥去银行将五十万取了出来，之后便打电话通知卓伯均。卓伯均在电话中笑着说：“好啊，你把钱取走，我心里的石头也算落地了。这样吧，今晚还是在老地方，我请你吃饭。”

杜林祥答应下来后，当晚便提前赶到南郊野菜馆。大约六点半左右，卓伯均也亲自开车来到这里。卓伯均平时坐的公务车是一辆本田雅阁，今天他开的却是一辆捷达。杜林祥之前听袁琳说过，这辆捷达去年是他们家买的一辆私家车。从办公室的装修到私家车的档次，这位卓董事长可谓简朴到家了。

今晚就卓伯均与杜林祥两人，他们在院外的一座小亭子里坐下。杜林祥掏出那张银行卡还给卓伯均，同时把取款时的手续一并附上：“卓董事长，这些都是我取款时的凭证。”

卓伯均点点头：“杜总倒是个心细之人。有了这些凭证，就不怕外面那些闲言碎语，咱们之间，可谓君子之交淡如水了。”

趁着上菜的工夫，卓伯均也讲起了自己的经历：“杜总，我和你一样，也是农家子弟出身。大学毕业，就到河州市人民医院后勤科当了个小办事员。在医院时，我认识了袁琳，而袁琳的父亲就是当时医院的党委书记。蒙他老人家提拔，我才当上医院办公室副主任，后来袁琳的父亲出任河州市卫生局局长，我也就被调到河西区城建局任副局长。”

杜林祥听着卓伯均的叙述，一直没有搭话。不过心里却在想，怪不得卓伯均要对老婆言听计从，敢情他的荣华富贵，都是蒙老丈人的恩赐。

卓伯均接着说：“我在河西区，一干就是十多年。我今年五十多岁了，仕途上没有什么指望，就想着平平安安干完这一届，然后退休颐养天年。”

杜林祥不明白卓伯均为何对自己说这些，但他又觉得卓伯均的话听着似乎很耳熟。杜林祥仔细回忆了一下，原来类似的话，周志斌与李云松都说过。周志斌与李云松当时是在暗示自己送钱，可眼前的卓伯均，给人的印象却十分正派。远的不说，主动退还五十万就是明证！

卓伯均夹了一口菜，而后缓缓说：“现在是改革年代，各种规矩都在建立过程中。就拿这土地出让来说吧，真是一团乱麻。我坐在这个位置上，看似风光无限，其实自己很清楚，不过是头戴金灿灿的皇

冠，背负沉重的十字架，脚下还踩着鬼门关。稍不留意就会粉身碎骨啊！”

杜林祥这时说道：“卓董事长行得正坐得端，没什么可怕的。”

卓伯均笑了笑：“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

过了一阵，卓伯均又说：“平常在家里，袁琳很少过问我工作上的事，她还老是在我跟前提醒，要我处理任何事都慎之又慎。杜总是这么多年来，袁琳向我引见的为数不多的人。因此，只要在公平、公正的前提下，能帮的忙我会尽量帮。”

杜林祥感激地举起酒杯：“让卓董事长费心了。”

卓伯均也端起酒杯一饮而尽：“谈不上费心，只要不违背党性原则，能交一个朋友也是好事。”

杜林祥烟瘾很大，无奈卓伯均从不抽烟，便只好克制住自己的烟瘾。他夹了一口菜，然后问道：“卓董事长，我已经去城建公司登记了，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卓伯均说：“接下来我们会要求那些有意向的开发商报价，提出各自的开发方案。”

杜林祥心里没底地说：“不瞒卓董事长，像这种拿地开发的事，我们公司也是第一次，不知道有哪些要注意的？”

卓伯均说：“最后我们会组成一个评审委员会，对所有开发商进行一个综合评审，我本人就是这个委员会的主任。我向来有一个主张，不是哪家报价高，就把地批给谁，而是要统筹考虑。比如有些开发商，哪怕报价并不高，但他们的开发理念很先进，能够提升城市形象，我也愿意把地批给这样的公司。”

杜林祥追问道：“什么样的开发方案算是比较先进？”

卓伯均哈哈笑道：“杜总，看你的样子，以前都在做工程，还没接触过这方面的事情吧？”

杜林祥不好意思地点点头。

卓伯均说：“这也的确为难你了。不过，我倒是认识一家房地产咨询顾问公司，他们在这方面比较专业，没准能帮上忙，要不我给你们引见一下？”

杜林祥高兴地说：“那样最好！”

卓伯均顿了顿说：“好吧，我叫他们那边的人明天跟你联系一下。”

第二天下午，正在开车的杜林祥接到一个电话。来电号码的前四位是“0755”，杜林祥知道这是从深圳打过来的。接通电话，立刻响起一个悦耳的女声：“请问是杜林祥杜总吗？”

杜林祥说：“对，你哪里？”

对方说：“你好，我这里是深圳创智房地产咨询顾问公司。是卓董事长让我们跟你联系的。”

杜林祥说：“哦，你好，你好！”

对方说：“杜总，听说你正在做一块土地的开发方案。你看这样好吗？我一会用短信给你发个传真号，你就把这块地的相关情况传真给我们。我们了解具体情况后，再和你联系。”

杜林祥爽快地说：“好吧！”

把材料传过去一周后，深圳方面又打来电话。对方表示，他们的董事长想飞赴河州，实地考察一下这块地，这样才能做出符合实际的

开发方案。对于这一提议，杜林祥自是欣然接受，还在电话中约好了时间，表示自己到时亲自去机场迎接这位董事长。

四天后，董事长一行如约飞抵河州。为表示庄重，杜林祥叫上周玉杰、林正亮，开上路虎越野与奥迪A6，一起奔赴机场接机。航班很准时，中午一点刚过就到了。董事长带着一男一女两名助理，他与杜林祥热情握手后，递上自己的名片。杜林祥看了下名片，这位董事长叫高志鹏，还是该公司的首席策划师，此外，名片上另外密密麻麻印着一大堆各种头衔。杜林祥仔细打量了一下高志鹏，是位三十出头、精精瘦瘦的年轻人。杜林祥不禁在心里感叹，真是后生可畏，这么年轻就成为地产界专家了。

整整一下午时间，杜林祥等人都陪着高志鹏在河州食品机械厂的厂房附近转来转去，高志鹏很少发表意见，只是叫两位助理不停地写写画画。晚上，杜林祥在酒店设宴款待高志鹏一行。

上桌后，高志鹏操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说：“忙活了一下午，终于有了些头绪。明天一早我就赶回深圳，抓紧把这些材料整理一下。”

心直口快的林正亮问：“高总，你一个下午就考察完了？附近的楼盘开发情况，还有周边商业环境等等，你不去看一下？”

高志鹏面露不悦地说：“那些东西，你们传真过来的资料里都有，不用再浪费时间了。”

借此机会，杜林祥也想向高志鹏请教一下其对全国房地产市场的看法，以及过去曾操盘过哪些项目，不料，对这些话题，高志鹏通通避而不谈。后来，周玉杰又同高志鹏聊起香港、深圳等地的歌舞厅、酒吧以及丰富多彩的夜生活，这一下高志鹏的话才开始多起来。杜林

祥也没多想，他认为越是卓有成就的专家，越会对自己专业领域的事情惜墨如金，否则就不足以显示其高深莫测。

宴席快结束时，高志鹏接到一个电话，听那语气十分恭敬。放下电话，他说：“卓董事长听说我到河州了，特意要赶过来敬一杯酒。唉，弄得我挺不好意思。”

半小时以后，卓伯均就赶了过来。他同高志鹏热情地握手，并从高志鹏开始，挨个敬了一圈酒。杜林祥想趁机汇报一下开发方案的事，话刚出口，就被卓伯均挡住了：“杜总，方案的事，你和高总他们去谈，我就不瞎搅和了。”

而后，卓伯均又对高志鹏说：“杜总可是我的好朋友，在制作开发方案这方面，你可要多费心，帮帮杜总他们。”

高志鹏赶紧说：“卓董事长交代的事，我敢不从命。”

待了十多分钟，卓伯均说还要去赶下一个场，便匆匆离开了。高志鹏也说今天酒喝了不少，想早点回宾馆休息。

第二天一早，杜林祥亲自开车，把高志鹏一行送去机场。临别时，高志鹏说：“杜总，我回去把思路理一下，争取在一周内跟你联系。”

从机场回市区的路上，杜林祥想到了安幼琪。对于这个年纪轻轻的高志鹏，杜林祥心中有些没底，他更疑惑的是，卓伯均将此人介绍给自己，到底是什么意思？所有这些，杜林祥很想听听安幼琪的分析。此外，好久没同安幼琪联系，杜林祥发觉自己下意识里，也想见见这个女人。

电话响了很久，安幼琪才接：“杜总，今天可是周末！你一大早就打来电话，有何吩咐？”

杜林祥不好意思地说：“哎哟，我这都忙昏头了，忘记今天是周末。主要是有些事情，想向你请教。”

安幼琪在床上伸了一个懒腰：“那好吧，你要有事就过来。”

杜林祥说：“好的。”

正要挂断电话，就听见安幼琪说：“对了，我住在香格里拉酒店，你别跑到我家去了。”杜林祥应承了一声，却又觉得有些奇怪。明明在河州有家，干嘛住酒店？

赶到酒店时，安幼琪又打来电话：“酒店里人来人往太多，你就直接到我房间来吧，我在1507房间。”

此时安幼琪已经洗漱完毕，屋内弥漫着一股名牌香水与女人体香混合着的味道。杜林祥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安总真是会享受啊，过个周末，都要住到五星级酒店来。”

安幼琪笑了笑：“昨晚上在外面打牌玩得太晚，我们家那位已经睡了，不想影响人家，就出来住宾馆。”

老婆因为回家太晚，不想影响老公休息，就出来开宾馆。杜林祥不明白这是什么狗屁逻辑。经过这几次接触，杜林祥已经确信，安幼琪同老公的关系并不是太好，今天的事更加深了这种印象。他随口问道：“你老公平时睡很早吗？”

安幼琪说：“我们家那位啊，一般晚上十点左右就上床了。不像我，是个夜猫子。”杜林祥注意到，安幼琪并不像其他女人那样，喜欢直呼老公，而是用“我们家那位”替代。

杜林祥感觉现在与安幼琪的关系已十分亲密，便开起玩笑：“安总你多虑了，其实只要是打牌，不管多晚回家都可以。”

安幼琪问：“为什么啊？”

杜林祥说：“你要大大方方地告诉老公赢了钱，老公肯定高兴。输了钱也不要紧，你就一边宽衣解带，一边告诉老公今天准备输个精光，老公一样欢喜。”

安幼琪扑哧一声笑了：“杜总你要输了钱，就这么回去跟老婆交代的吧。”

杜林祥继续问：“你老公喜欢早睡，你又是夜猫子。这上下班时间都不统一，平时怎么在一起工作啊？”

不知安幼琪是真没听懂还是故作清纯，一本正经地问：“什么工作啊？”

杜林祥笑了笑：“就是进进出出、上上下下的工作。”

安幼琪说：“睡得晚没关系，只要都能早起，就不影响第二天的工作。杜总你是不是喜欢五加二、白加黑，没日没夜地工作啊？”

杜林祥摇摇头说：“唉，不行喽！鞭长莫及、力不从心啊。”

安幼琪说道：“鞭长莫及证明你短，力不从心说明你软，杜总你可不要妄自菲薄哦。”

被安幼琪反将一军，杜林祥只得不好意思地憨笑。一边笑着，杜林祥也情不自禁地仔细瞧了瞧坐在沙发边上的安幼琪。丰盈的大腿，华贵的装束，还有那充满风情的言语……

杜林祥赶紧控制住自己的情愫，他告诫自己，今天是来办正事的。他点燃一支烟，向安幼琪讲述了这几天的经历，然后问道：“这个高志鹏是什么来路，你清楚吗？”

安幼琪耸耸肩：“没听说过此人。”

杜林祥又问：“卓董事长把高志鹏介绍给我们，究竟啥意思？”

安幼琪一脸苦笑：“领导之所以是领导，就在于他总比我们高明。他这么做究竟有何深意，我一时也猜不到。没准，他就是想让高志鹏帮助你们，设计出一个精彩绝伦的开发方案。”

杜林祥叹了一口气：“但愿如此吧！”

安幼琪说：“杜总要是信得过，有什么事可以随时告诉我。大忙帮不上，敲敲边鼓、出出主意还是没问题的。谁叫咱们是朋友呢。”说最后一句话时，安幼琪的声音有些不自觉地发嗲。

杜林祥心头一震，说：“好，谢谢安总。”

一周之后，高志鹏果然打来电话：“杜总，开发方案我已经做出来了。你看是不是抽空到深圳来一趟，有些想法我们当面交流一下。”

杜林祥说：“好啊，我马上订机票，明天就赶到深圳。”

杜林祥带上周玉杰，第二天便飞抵深圳。高志鹏驾驶着一辆黑色宝马，亲自到机场来迎接。高志鹏倒没有急着谈开发方案的事，而是直接把车开到罗湖区的乐园路。乐园路是深圳有名的美食一条街，几十家海鲜酒楼集中于此，酒楼门口摆满了海鲜池，宛如海鲜大超市。许多挂着粤港两地牌照的车停在路边，高志鹏介绍说，乐园路的海鲜最受港人青睐，刚兴起时，这里百分之九十的食客来自香港。到如今，来自香港与深圳本地的食客，也不过只能平分秋色。

品尝完海鲜后，高志鹏又提议去酒吧找乐子。周玉杰是有名的花花公子，自然颇好此道，他说：“好啊，早就听说蛇口酒吧街号称深圳的兰桂坊。今天正好去逛一逛。”

高志鹏却说：“蛇口酒吧街没什么意思，今天我带你们去玩点有特色的。”

在高志鹏的引领下，众人来到一处叫作枫林晚的歌城。高志鹏说：“这歌城外面看上去破破烂烂毫不起眼，里面却是别有洞天。单说这名字就取得不错，枫林晚，加上前面那四个字，可谓意境十足。”

“哪四个字？”周玉杰故意问。

“停车做爱。”高志鹏哈哈大笑。

周玉杰也跟着笑了起来。他知道，唐代诗人杜牧的《山行》中，写的是“停车坐爱枫林晚”，不过在高志鹏口中，“坐爱”变成了“做爱”。

枫林晚里面的装修可谓美轮美奂。三人进入包间后，高志鹏大手一挥，点了六个小姐。他还笑着说：“到这里面玩，就得人多才有意思。”

五分钟后，六个穿着比基尼的美女走了进来。此刻，周玉杰总算明白过来，高志鹏所谓的特色，就是喝花酒。六个美女身材高挑，丰乳肥臀，看得杜林祥与周玉杰直流口水。一旁的高志鹏还不忘提醒：“歌城有规矩，包间里可不能干那事。要干只能带美女出去开房，这里面只是喝花酒的地方。”

“喝花酒好啊！比起简单的吹拉弹唱，实在有趣得多。高总，你可真是会找地方！”杜林祥笑呵呵地说。

已是乐不可支的周玉杰，此时还不忘自己中文系高材生的本色，说道：“刚才进门时，高总念了杜牧的《山行》。此时看着满屋的美

女，我又想起了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此情此景，与《静夜思》有什么关系？”高志鹏问。

周玉杰说：“这首诗写得好啊！翻译成白话文就是，我的床前有位叫明月的姑娘已脱光，她的皮肤白嫩得就像地上的白霜。抬起头望着这位光溜溜的明月姑娘，低下头不禁地想起夫人远在故乡。寥寥数语就描写了一个正常的男人独自流浪异乡，寻花问柳时的矛盾心情。你看这和我目前的心境，不正好契合吗？”周玉杰这一番临机改编逗得满屋人哈哈大笑。

休息了一晚，第二天早晨，高志鹏才派人把杜林祥接到自己的公司。高志鹏的公司就在深圳东门步行街的一栋高档写字楼里，为杜林祥等人沏好茶后，高志鹏说道：“不瞒二位说，回深圳后我领着一班人熬了好几个通宵，才赶写出一份较为粗略的开发方案。如果双方有进一步的合作意向，我们可以在这几十页纸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完善，拿出一套完备的方案。”

高志鹏接着说：“尽管大家已经是朋友，但在商言商，钱还是要谈的。如果杜总采纳这份方案，我们也要收取咨询费用。”

杜林祥翻阅着高志鹏递过来的方案，点点头说：“这个是当然，不知你们这个咨询费，大概多少钱？”

高志鹏伸出三根手指头：“三百万！”

杜林祥以为自己听错了，又问了一遍：“多少钱？”

高志鹏重复了一遍：“三百万！”

杜林祥几乎蒙了过去！就这么几十页纸，就要卖三百万？杜林祥又看了一下这套方案，说实话也不过就是中规中矩，谈不上有什么独

特的亮点。杜林祥抬头看了看，只见周玉杰坐在沙发上也是一脸茫然。

隔了几分钟，周玉杰说：“高总，这价格是不是贵了一点？”

高志鹏笑了一下：“这还贵啊！说实话，我可是看在卓董事长的面子上，给你们打了折的。”高志鹏说这句话时，“卓董事长”四个字的发音特别重。

这时，高志鹏的手机响了。他拿起电话说道：“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卓董事长，我刚提到你，你的电话就来了。”

杜林祥听见高志鹏继续说：“是这样的，你介绍的杜总来深圳了，我正把制作的开发方案交给他看。”

“好的！”高志鹏这时起身把手机递给杜林祥，“卓董事长说他要和你通话。”杜林祥接过电话，只听卓伯均说：“杜总，志鹏他们制作的开发方案，据我所知还是很专业的。当然了，具体的事情你们谈，我就不搅和了。不过，你和志鹏都是我的朋友，我刚给他打了招呼，让他在深圳一定要把你接待好。”

杜林祥说：“卓董事长你太客气了。”

卓伯均笑了笑说：“那好吧，你们慢慢聊，我先挂了。”

放下电话，杜林祥继续低头翻着开发方案。不过，他的心思已不在那薄薄的几十页纸上了。卓伯均与高志鹏，开发方案与拿地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杜林祥在揣摩着。

高志鹏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便微笑着说：“要不这样，杜总先回宾馆考虑一下？”

杜林祥求之不得地说：“也好，我们先回去商量一下。”

5 钻进了卓伯均布下的迷魂阵

回到宾馆，杜林祥点上一支烟，问周玉杰：“你怎么看？”

周玉杰说：“什么狗屁开发方案，再说，怎么也值不了三百万啊。不过卓伯均这位土地爷爷倒是值这个价。现在的问题是，卓伯均与高志鹏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杜林祥叹了一口气，无力的眼神盯着天花板，他缓缓说：“让我静下心来好好想一想。”杜林祥陷入沉思中，他正力图把自己与卓伯均接触的每一个细节复原出来，并从中探寻出蛛丝马迹。周玉杰见状也不再开口，只是默默地沏好一杯茶放到杜林祥跟前。

价值五十万的蓝军邮，看来还是发挥了作用。否则自己一个泥瓦匠出身的包工头，是无法成为权势熏天的土地爷爷的座上宾的。从几次接触的情形来看，安幼琪所言非虚，袁琳对于卓伯均的影响力是其他人无法比拟的。而向来深居简出的袁琳，也正是因为那枚珍贵的蓝军邮，才肯破例为自己引见卓伯均。

让人猜不透的还是卓伯均。此人风度翩翩，温文尔雅，说话做事也是一副清官派头。他如果真贪钱，干嘛把五十万退还给自己？可卓伯均真要是刚正不阿，又为何把高志鹏介绍过来？

杜林祥在脑海里反复咀嚼卓伯均曾对自己说过的话。一开始，卓伯均就声称自己“仕途上没有什么指望了，就想着平平安安干完这一届”，卓伯均是否在暗示自己，他现在没有再向上一步的可能，就想捞点钱？卓伯均还说过，他本人就是项目评审委员会主任，这是否可以理解为，对于将地批给谁，卓伯均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同高志鹏接触的过程中，无论是在河州的饭局上，还是在深圳的那通电话，这

位卓董事长总会在关键时刻出现，或明或暗地表达某种意思。这究竟是巧合还是有意安排？

然而，杜林祥始终不明白，既然自己已经通过袁琳进入到卓伯均的圈子，也在一定程度上获取了对方信任，那么卓伯均想要钱，大可以直截了当地说，为何要绕这么大圈子？还要退还那五十万？

杜林祥深吸一口烟，脑海中竟不自觉浮现出赤身裸体的李云松的形象。那个王八蛋，当初把自己邀到桑拿房里，而后就狮子大开口地索要三百万。李云松一番费尽心机的安排为的就是安全。

卓伯均的所作所为，不正有异曲同工之妙吗？

杜林祥又想起了卓伯均说过的话，“我坐在这个位置上，稍不留意就会粉身碎骨啊！”老道的卓伯均看来是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想想也是，如果对那枚蓝军邮安然受之，或是直接开口要钱，那卓伯均的把柄就永远被杜林祥攥在手里。但通过这一番运作，钱是给高志鹏的咨询费，卓伯均大可以撇得干干净净。

高志鹏喊出的虽然是天价，但一套开发方案的价值，确实比蓝军邮更加难以衡量。你可以说它是废纸，也可以说智慧无价。日后纵然翻脸，那也是你杜林祥同高志鹏的纠纷，与卓伯均扯不上半毛钱关系。从这点来看，卓伯均捞钱的手段可比李云松高明！

杜林祥不禁感叹，卓伯均能在土地爷爷的位置上稳坐这么多年，其手腕果然了得！在河州，想给卓伯均送钱的人大有人在，卓伯均还不一定都会笑纳。一枚蓝军邮，只能让杜林祥进入卓伯均的圈子，却远远满足不了土地爷爷的胃口。换句话说，五十万换来的，不过是能够进一步给卓董事长送钱的资格。

等等！杜林祥又猛然提醒自己，如今的一切，不过是自己的臆测。如果事实并非如此，而是高志鹏狮子大开口，连卓伯均都被蒙在鼓里，那自己的钱，岂不是打了水漂？

杜林祥重重地叹道：“卓伯均啊卓伯均，你摆下的迷魂阵，可把老子害苦喽。”

杜林祥续上一支烟，看了看坐在一旁的周玉杰：“你是怎么分析的？”

周玉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与杜林祥刚才的判断可谓不谋而合。周玉杰说：“现在咱们有九成把握，高志鹏根本就不是什么地产专家，他不过是卓伯均收钱的白手套。但也不能排除另一成可能，就是事情没这么复杂，就是高志鹏自己喊了个天价。”

“是啊！”杜林祥点点头说，“尽管可能性很小，但也不能不防。毕竟这是三百万，就这么扔出去，必须慎之又慎。”

周玉杰想了一下说：“三哥，要不你给卓伯均打个电话，求证一下？”

杜林祥说：“那怎么行？真要是卓伯均摆出的迷魂阵，不就给人家戳穿了，这项目也没戏了。”

周玉杰说：“卓伯均装傻，我们也能充愣。你就给卓伯均打个电话，说这方案的确不错，就是三百万的价格太高了。既然卓董事长和高总是朋友，能否麻烦他给高总说一下，把价格适当优惠一些？”

周玉杰接着说：“这样做，既不会戳穿卓伯均，也能达到我们的目的。如果是高志鹏捣鬼，卓伯均一定会立即有反应。如果他还是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说什么‘方案的事，你们自己去谈’，那就可以肯定这是他设好的局。”

杜林祥拍了周玉杰的肩膀：“你这办法好！”

杜林祥立即给卓伯均打电话，并按周玉杰设计的说辞表述了一番。末了，杜林祥还加上一句：“卓董事长，我的意思就是麻烦您跟高总说一下，能优惠一点是一点。如果高总那边实在为难，也就算了。”杜林祥说这句话，其实是怕卓伯均误会自己来砍价。他要明确地告诉卓伯均，钱不是问题，关键是这钱要给得放心。

卓伯均在电话那头说：“你和高总都是我的朋友，你们生意上的事，我不好介入啊！”

听着卓伯均那为难的口气，杜林祥彻底放心了，他立刻说：“那就算了，不麻烦卓董事长了。”

放下电话，杜林祥朝周玉杰点了一下头，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此时的杜林祥心中交织着喜悦与愤懑。能搞定卓伯均，顺利拿下那块地，当然是好事一桩。但对于卓伯均这种翻手云覆手雨，把自己当猴耍的收钱手段，杜林祥却只能逆来顺受。

下午，杜林祥又来到高志鹏的公司。有了卓伯均的交底，杜林祥爽快地说：“高总，我们仔细研究了你这个开发方案，的确很好。我们愿意花钱把它买下来。”

高志鹏说：“感谢杜总信任。”

杜林祥说：“方案很重要啊！我记得卓董事长以前跟我说过，只要方案好，能提升城市形象，哪怕报价低一点，政府也会倾向于同这家公司合作。因此我想这份方案一定要足够精彩，能够打动评审委员会，最后哪怕我们的报价并不高，也能拿下这块地。”

高志鹏说：“方案做精彩没问题，但那要耗费更多的人力、智力，因此价格肯定不一样。”

杜林祥微笑了一下：“只要方案足够好，我们当然愿意加钱。”

高志鹏顿了顿说：“如果杜总想凭借精彩的开发方案，最后以低价胜出，起码还得再加两百万。”

杜林祥思索了一阵，说：“没问题，成交。”

杜林祥与高志鹏都在揣着明白装糊涂。他们的话中，句句都提到方案，可其实没人不在乎方案。杜林祥所要的，不过是将五百万送到卓伯均手上后，让自己低价拿地。

回到河州后，杜林祥便开始紧锣密鼓地工作。拿地的事他已经不用发愁，现在要做的是赶紧联系银行的人，一旦拿下土地后，便能在第一时间融资，并尽快启动工程建设。为此，杜林祥与周玉杰联系了多家银行的领导，酒没少喝，红包自然也没少送。

一个月后的礼拜一上午，是河西城建公司评审委员会正式召开会议的日子。杜林祥还是有些怯场，便让周玉杰带上高志鹏制作的开发方案，以及每亩地一百八十万元的报价，去到会上向评审委员会成员进行介绍。一百八十万的价格是高志鹏提出来的，比原先的两百万足足便宜了二十万。杜林祥当然知道其中的玄机，因此显得信心满满。整整一个上午，卓伯均、安幼琪都坐在台上，一本正经地听各家公司做汇报。其间，卓伯均还多次打断企业方的发言，仔细询问相关情况，并不时在笔记本上做记录。

下午是评审委员会的闭门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将做出最终决定。下午五点半的时候，远在深圳的高志鹏给杜林祥发来短信：“大功告成！”一小时后，安幼琪又打来电话：“杜总，那块地已经确定交给你们公司了。卓董事长对你们的开发方案非常赞赏，用他的话说，‘哪怕这块地卖便宜了，但通过这块地的运作，却能带动河西区整体土地的升值，值得！’”

杜林祥高兴地说：“谢谢安总了！”

安幼琪说：“我今天下午可一句话也没说，全是卓董事长力排众议定的。有家公司出价到了两百三十万，最后还是被你们挤下去了。”

杜林祥说：“这是最后结果吗？不会还有什么意外吧？”

“应该不会了。”安幼琪说，“今天的结果已经写入会议纪要，明天一早就会对外公布。按照以前的运作模式，剩下的就是到区政府那边走一下例行程序，然后就签署正式协议。”

放下电话，杜林祥又找到了当初北国天骄项目成功时的感觉，压抑已久的狂喜在心中释放。可不知怎的，兴奋的大脑中总会不自觉地浮现出卓伯均办公室的那幅字“有容乃大无欲则刚”。他不知道卓伯均与李云松，究竟谁更猥琐，谁的吃相更难看！

整理了一下情绪，杜林祥问周玉杰：“今天晚上银行那边的人约好了吗？”

周玉杰说：“约好了，包间都订好了。”

杜林祥说：“那好，咱们快赶过去。现在的工作重心要放到融资上面。”

站在一旁的林正亮附和道：“三哥，照你这么干下去，没几年就要当亿万富翁了。”

杜林祥也不谦虚：“那是必须的！”

当天晚上，杜林祥又和银行的一帮人喝得大醉。晚上十一点多，周玉杰开着他的路虎送杜林祥回家。杜林祥觉得车上的音乐太吵，就叫周玉杰换一个频段。周玉杰把频段调到河州交通广播，里面正在播

放新闻。只听播音员用标准的普通话说道：“在今日召开的洪西省人大常委会上，选举姜菊人为代省长。”

周玉杰说：“三哥，姜菊人又升官了，这下万顺龙的生意只怕做得更大了。”

杜林祥说：“那是他命好啊！”迷迷糊糊的杜林祥，心头却有一种难以言说的苦楚。人家万顺龙已是省长大人的座上宾，自己在这忙活半天，不过就围着一个卓伯均打转。

广播里继续说：“经省委研究决定，吕有顺同志任河州市委委员、常委，提名吕有顺同志为河州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人选。”

周玉杰说：“常务副市长通常都会分管全市国土工作。卓伯均这么一个角色，就已经牛成这样，常务副市长又该是个什么样？三哥，那个吕什么的，你以前听说过吗？”

杜林祥摇着头：“这些个官老爷，谁他妈认识！”

此刻的杜林祥当然还不知道，吕有顺这位洪西省会城市的新任常务副市长，会令自己的人生出现多么重大的转变。

6 土地爷爷出事了

其实，吕有顺也是洪西省文康市人，同杜林祥是地地道道的老乡。不过，两人此前的生命轨迹却毫无交集。当杜林祥因为贫困的家境辍学，不得已进城跟着师傅当起泥瓦匠时，与杜林祥同岁的吕有顺，却在文康一中一间有些简陋的教室里发奋苦读。

后来，吕有顺以全市文科状元的身分考入北京大学，据说那也是文康一中建校以来第一个被北大录取的学子。本科毕业后，吕有顺又

在北大继续攻读经济学硕士。之后，吕有顺便进入中央部委，开始了自己的京官生涯。从办事员到副处长，再到处长，吕有顺的仕途颇为顺遂，其间他先是被下派到安徽，当了两年副县长，后来又被选派赴美国的大学进修一年。既有基层锻炼经历，又出去喝了洋墨水，这样的人自然会进入领导视野。38岁那年，吕有顺被提拔为副司长，正式迈入厅级干部的序列。

不过此后，吕有顺却离开政府机构，进入一家大型央企工作。先在北京总部工作了一年，而后被外放到香港，担任香港分公司的总经理。这一次，吕有顺又从企业回到政府，由香港直接空降河州担任常务副市长。河州是副省级城市，吕有顺这个常务副市长，自然就是正厅级。

吕有顺履新的第三天，恰逢河州市国土资源会议召开。分管国土、城建工作的吕有顺，理所当然地作为全市国土系统的新老板，坐在主席台上发表了讲话。除了冗长无味的官样文章，吕有顺也在会议上扔出了一颗重磅炸弹——从即日起，冻结全市经营性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凡是还没有签署正式转让协议的，一律不再签署。

会议结束后，市政府就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区县无条件地执行市政府的决定。吕有顺还责成市纪委、国土局组成督察小组，赴各地展开督察。

对于报纸上铺天盖地的报道，杜林祥其实并没怎么看懂，直到河西城建公司的工作人员打来电话，通知他土地出让的事已被叫停，并叫他来取回已经缴纳的保证金，杜林祥才意识到大事不好。他赶紧给卓伯均打去电话，可一连两次，卓伯均都说正在开会，过段时间再联系。杜林祥急得有如热锅上的蚂蚁，他又给安幼琪打去电话，可手机刚拨通对方就挂掉。

一会儿，安幼琪发来短信：“正在开会，有事发短信。”

杜林祥立刻回了一条：“那块地出什么事了？”

等了好几分钟，不见安幼琪有任何回复，杜林祥又发了一条短信：“万分焦虑中，盼速回！”

安幼琪终于回了短信：“一两句话说不清楚，晚上八点，香格里拉咖啡厅见。”

心急火燎的杜林祥，七点刚过就坐到香格里拉的咖啡厅里，不过安幼琪却来迟了，一直到八点半才出现。

安幼琪见面后说道：“杜总，坐在如此优雅的咖啡厅里，听着悦耳的音乐，感觉还好吧？”

“好什么。心乱如麻！”杜林祥说，“本来就心烦，满耳朵又尽是些听不懂的洋歌。我叫服务员换首邓丽君的歌来放，他们却说没有。”

安幼琪说：“来香格里拉听邓丽君的歌，杜总可是找错了地方。这里怎么会有邓丽君的歌？”

杜林祥随口问道：“为什么，难道邓丽君的歌还配不上它一个区的五星级酒店？”

安幼琪说：“香格里拉的老板就是纵横东南亚、香港以及中国内地的商界大亨郭鹤年。郭鹤年的儿子郭孔丞，当年与邓丽君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不过郭鹤年的母亲却不怎么喜欢作为艺人的邓丽君。几经周折，这段恋情也以邓丽君含泪退婚而宣告结束。从此以后，香格里拉酒店里就不再放邓丽君的歌曲。”

“还有这么一段故事。”杜林祥感觉到自己的孤陋寡闻，不过此时他更关心的，还是那片眼看交易在即的土地是否也面临“退婚”。杜林祥说：“那个什么吕市长，怎么一来就整这么大动静？我给卓董事长打电话，他老说在开会。”

安幼琪说：“卓董事长这回倒没说谎，市政府的通知下发后，我们都是忙得脚不沾地，卓董事长昨晚开会就一直开到凌晨一点。这次的动静的确不小，可也不是吕市长一个人能搞出来的。”

杜林祥不解地问：“什么意思？”

安幼琪说：“你听说过8·31大限吗？”

杜林祥说：“在报纸上瞟过一眼，具体啥意思却不懂。”

安幼琪缓缓说道：“今年3月，国土资源部、监察部联合下发了《关于继续开展经营性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情况执法监察工作的通知》，要求从今年8月31日起，所有经营性的土地一律都要公开竞价出让。也就是说，从今年8月31日起，以前盛行的以协议出让经营性土地的做法被正式叫停。以后所有土地的出让，都得采用招拍挂的方式。”

安幼琪接着解释道：“像你这次拿地的方式，就是协议出让，相关单位内部开个会，由卓董事长拍板，这块地就批给你了。要是实行招拍挂，那么就得在招标会上公开竞价，最后由价高者得。”

杜林祥说：“我明白了！不过这不是从8月31日才开始执行吗，现在才6月，咱们应该还能搭趟末班车啊！”

安幼琪说：“原先都这么以为，至少还有几个月时间作为缓冲期。可谁知道吕市长来了后，动作这么大！仔细想想也不难理解，新

官上任嘛，他在河州率先执行中央的统一部署，对上既能挣表现，对下也能立威。”

杜林祥越听越急：“那块地，可是你们召开了评审会，并且对外发布了评审公告的。”

安幼琪说：“按照以前的惯例，评审结果出来后，半个月之内就能签署正式的转让协议。但吕市长现在发话了，凡没有签署正式协议的，一概不再签署。”

杜林祥气愤地说：“这是政府单方面违约！”

安幼琪说：“连正式的转让协议都没签，哪里谈得上什么违约。”

杜林祥说：“照你这么说，就因为那个吕有顺，这块地的事就泡汤了？卓董事长就不能去争取一下特殊政策？”

安幼琪无奈地表示：“据说，卓董事长也跟上面反映过，说有些已经对外发布了评审结果的地，能否特事特办？结果引来吕有顺一阵痛斥，卓董事长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出。你也知道，官场上可是官大一级压死人。”

杜林祥问：“他不是土地爷爷吗？就没有一点办法？”

安幼琪加重语气说：“我的杜总呀，卓伯均的官位可比吕有顺小得多，他能和副市长顶着干？胳膊拧不过大腿啊！邓丽君都有含泪退婚的时候，何况咱们这些普通人。”

安幼琪又说：“杜总，你上次给我的银行卡，我已经寄到你公司去了，上面的钱一分没动过。我如果直接退给你，你碍于面子不好接，所以只好采用邮寄的方式了。我也有自己的处事原则，那就是无功不受禄。”

杜林祥默默地掏出打火机，不过点烟的手却在颤抖。他不知道，安幼琪这样做，是出于仗义，还是担心事情败露的善后之举。不管怎么说，安幼琪的二十万只是小钱，真正的大钱在卓伯均那里，那可是货真价实的五百万啊！

杜林祥问道：“现在河州所有的土地出让都暂时冻结了，如果解冻后，那块地会怎么处理？”

安幼琪说：“当然还是会出让，只不过就是采取招拍挂的方式。杜总，恕我直言，以你的资金实力，在价高者得的招标会上，恐怕占不着便宜。”

与安幼琪的谈话结束后，杜林祥面如死灰。那天晚上，他一连给卓伯均打了好几个电话，对方却都没有接。杜林祥最后又给高志鹏打电话，高志鹏却说自己人在新加坡，有些事回国之后再联系。

在焦虑中度过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清早，杜林祥却意外地接到袁琳的电话。袁琳说：“杜总，听说你拿地的事，因为政策变动遇到了麻烦。”

杜林祥说：“是啊，市里新来了一个什么吕市长，叫停了全市的土地出让，而且以后都要采取招拍挂的方式，实行价高者得。”

袁琳说：“这其实是好事，现在的土地市场太混乱，随便哪位领导批个条子就能拿地。国家推行招拍挂的新政，也是把所有交易都摊到阳光底下。”

杜林祥不明白袁琳讲这番话是什么意思，便说道：“关键是，我为了拿地，前期已经投入了不少，光是为了制作开发方案，就给深圳的咨询公司付了五百万。”杜林祥也是借此提醒袁琳，老子可是送出了真金白银的，这钱总得有个说法。

袁琳明知故问道：“你是同高志鹏合作的吗？”

杜林祥赶紧答道：“对！”

袁琳说：“这人我知道，他是我们家老卓的朋友。按道理说，你掏钱让人家制作开发方案，人家也按时做出来，完成了任务。你没有拿到地，可不干高总的事。毕竟，咨询公司是提供咨询，不能保证你拿下地。不过嘛，既然大家都是朋友，有些事总能通融一下。老卓说了，等忙过了这一段，他会亲自给高总打招呼，让他看在朋友的面子上，把收取的咨询费退给你。”

杜林祥仿佛抓到一根救命稻草：“那就太谢谢卓董事长了。”

袁琳笑了一下：“都是朋友嘛，应该的！你也知道，吕市长来了后，老卓他忙得连家也回不了，所以你那事，还得稍微等几个礼拜，他忙过了这一段，就去和高总说。”

杜林祥说：“行。”

袁琳接着说：“实行土地招拍挂后，老卓身上的担子也轻一些了，不管什么地，都拿到招标会上公开交易，不用像以前那样事无巨细地操心，末了还担上骂名。但我给老卓说了，哪怕批地的权力小了，可你只要还在位置上，就得记着关照杜总。老卓也说，杜总这个朋友，他是交定了。”

杜林祥感激地说：“谢谢卓董事长、袁姐的关心。”

袁琳又问：“最近你收集什么邮票了吗？”

杜林祥本来就是个冒牌集邮迷，加之如今五百万羊入虎口，谁还有空关心那破事。不过嘴上却说：“最近工作太忙，还没抽出时间去收集邮票。”

袁琳说：“我最近倒是收集了一套不错的邮票，有空时就邀你来欣赏一下。”

杜林祥说：“好啊，袁姐收藏的，肯定都是好东西。”

放下电话，杜林祥心里绷紧的弦稍微松弛了一点。在他看来，袁琳破天荒地打电话给自己，温婉的语气中却传达出三层意思。第一，自己送出去的五百万，卓伯均愿意退回来；第二，最近卓伯均很忙，退钱的事稍微缓一缓，不要催太急；第三，虽然以后土地出让实行招拍挂，但卓伯均还是握有实权的人物，该怎么办你杜林祥自己掂量。

杜林祥当然能读懂袁琳的话外之音，另外他也觉得，以卓伯均夫妇的身份，绝不是那种赖账之人。毕竟，卓伯均依旧身居高位，以后许多事还得有求于他，绝不能因为这事把人给得罪了。从此，杜林祥再也没给卓伯均打过电话，他只等着卓伯均忙过这段时间，会主动联系自己。

转眼一个月过去了，杜林祥还是没有等来卓伯均的电话。倒是在一个深夜，他收到了安幼琪的短信：“土地爷爷出事了！”

7 万顺龙有后台，咱们没有

看到这短信，杜林祥惊得从床上跳了起来。他连忙给安幼琪打电话，安幼琪说：“我还在单位，你半小时后到单位门口接我，见面再聊。”

杜林祥连皮鞋都没穿，踩着一双拖鞋就开车飞驰出去。接到安幼琪后，杜林祥急切地问：“出什么事了？”

安幼琪的脸色看上去也挺差，她平复了一会儿心绪才开口说道：“昨天下午，卓伯均在办公室被市纪委的人带走了。我也是刚刚得到的消息，据说纪委的进展很快，如今把他办公室和家都抄了。”

杜林祥感觉紧握方向盘的双手在发抖，他说：“怎么会这样，卓伯均还有出来的机会吗？”

安幼琪摇摇头：“连家都抄了，估计是没戏了。卓伯均这些年手握批地的实权，要想抓他的把柄，那还不一抓一大把。”

杜林祥忽然想到了袁琳，他问：“卓伯均的家都被抄了，那袁琳呢？”

安幼琪说：“我听同事们说的，袁琳早就入了美国籍，他们的女儿也在美国留学。也许看见风声不对，袁琳半个月前就飞去美国了。”

看到杜林祥的神色越来越慌张，安幼琪说：“我以前一直都没问过你，为了拿地，你给卓伯均送了多少钱，这些钱他退回来了吗？”

杜林祥好像意识到什么，他拿出手机去拨高志鹏的电话，可对方总是处于关机状态。杜林祥愤怒地将手机砸到后排座位上，愤愤不平地骂道：“妈的，老子被他们耍了。”

安幼琪问他出了什么事，杜林祥这才一五一十地说出给高志鹏的公司付了五百万咨询费，以及一个月前袁琳打来电话的事情。

安幼琪感叹道：“卓伯均的胃口不小啊，他捞钱的手段也很高明。不过现在分析起来，袁琳打那个电话，就是想稳住你。如果风头过了，他们自然会把钱退给你，要是出了什么事，袁琳就带着钱逃往美国。”

杜林祥痛苦地摇着头，想起袁琳还邀请自己有空去欣赏邮票，这简直是一出彻头彻尾的骗局。从退还购买蓝军邮的五十万，到介绍高志鹏来河州，直至最后袁琳的电话，自诩精明的杜林祥，一直被别人当猴一样耍。需要你的钱时，人家会狮子大开口，而一旦要离你而去时，就像扔掉一个用过的避孕套，毫不怜惜。

杜林祥大叫道：“我要去纪委，告他狗日的。”

“你疯了！”安幼琪说，“你这是行贿罪，一样脱不了干系。”

“那我怎么办？就看着五百万没了？”杜林祥吼道。

安幼琪说：“袁琳既然去了美国，肯定把所有钱都卷走了。你的五百万，恐怕真是打了水漂了。”

杜林祥气的眼睛都开始充血：“那可是我辛辛苦苦赚来的血汗钱。”

安幼琪说：“你的心情我理解，可事实就这么残酷。哪怕卓伯均在里面把你咬了出来，你都不能承认曾送过五百万。”

杜林祥恶狠狠地盯着安幼琪：“你们这些吃官家饭的，没一个好东西。全他妈既当婊子又立牌坊的货色。”

安幼琪也来了气：“你他妈说谁呢？老娘可把二十万全退给你了，我就是看着你可怜，帮你出出主意，你还狗咬吕洞宾。停车，我自己打车回去。”

安幼琪下车后，重重地把车门砸了过来。杜林祥呆坐在座位上，眼看着安幼琪在路边拦了一辆出租车。说实话，杜林祥内心深处并不怨恨安幼琪，他甚至觉得这个女人颇为仗义，只不过刚才的他，太需要找一个人发泄怒火。

杜林祥猛踩油门，汽车重新上路。他实在太不甘心，忙活了半年时间，竹篮打水一场空不说，还让卓伯均那王八蛋讹诈走了五百万。更可气的是，最后还得像哑巴吃黄连那样，一声苦都不能叫。杜林祥恨透了卓伯均，甚至对那个素未谋面却坏了自己大事的吕有顺，也是气不打一处来。

杜林祥不想就这么认输，他绞尽脑汁思索着扭转危局的方法。此时，一个冲动大胆，甚至有些莽撞的计划浮现在脑海，他迫不及待地拿起手机，叫周玉杰与林正亮立刻赶到办公室。

周玉杰、林正亮赶来后，杜林祥说出了自己的计划：“我们组织一千个工人，去政府门口静坐，讨要工钱。”

林正亮有些不解：“什么意思？”

杜林祥说：“就说河西城建公司对外发布了评审结果，我们按这个结果，已经开始购入建筑材料，同施工单位签订了施工合同。现在政府突然变卦，我们这企业撑不下去，工人也没地方领工钱。”

周玉杰知道，所谓开始购入建筑材料等等，都是杜林祥杜撰的说辞，无非找一个借口，让工人去政府门口闹事。他说：“三哥，去政府门口静坐，可不是闹着玩的。而且真要讲起道理来，人家政府也没与咱们签正式合同，只是发布了一个评审公告，谈不上变卦。”

杜林祥说：“这不就是找个借口吗？现在政府都怕闹事，真要闹起事来，没准政府为了息事宁人，就把那块地批给咱们了。”

“你想得太简单了。”周玉杰说，“我最近也在看新闻，8·31大限那可是国家的大政方针，咱们一家小公司，怎么拗得过？”

杜林祥没好气地说：“我没想同大政方针过不去。大政方针说的是8月31日，吕有顺凭什么提前几个月就开跑？这事不闹，一点机会都

没有，一闹没准还有转机。你们忘了当初万顺龙的事了，不是咱们领着人闹，他能那么快出来！”

周玉杰说：“三哥，万顺龙有后台，咱们没有！”

杜林祥挥挥手说：“这件事就这么定了，你们不要再说，赶紧去联络工人吧。”

一直没有开口的林正亮说话了：“我什么都不懂，反正三哥定了的事，我就跟着干！”

周玉杰见杜林祥态度坚决，只好说：“行吧，我连夜给工人打电话。”

第二天中午，杜林祥组织的一千多号工人就出现在市政府门口，他们打着讨要工钱的牌子，在政府门口又哭又闹，市中心一带的交通，也因此出现了严重堵塞。

下午三点左右，市信访局的一位处长便找到杜林祥，并大声责问道：“你们公司的工人堵在政府门口，说要讨工钱，怎么回事？”

杜林祥说：“我也不想拖欠工人们工钱，可企业撑不下去，我自己都没钱，哪有工资发给工人？”杜林祥趁机把刚赶写出来的一份情况说明递给处长，并说如果那块地拿不下来，企业只能破产，他也没钱开工资。

那位处长浏览了一遍材料，随后说：“我马上把这东西送给领导。”

送走处长后，杜林祥在办公室里不停踱步。此刻，他的内心交织着希望、恐惧与沮丧。理智告诉他，昨晚周玉杰的话不无道理，自己这次闹的，似乎有些过火，但他也抱定死马当成活马医的念头，心想，咬牙坚持住，没准就能有奇迹出现。

杜林祥饭都顾不上吃，一直坐在办公室里等消息。晚上八点多，在现场的林正亮打来电话，不过带来的却是坏消息：“三哥，公安开始强行清场了，还抓了我们几个人。工人一看警察玩真的，全跑了。”

林正亮的电话刚打完，那位处长便又出现在杜林祥的办公室。只不过，处长后面还跟着几名公安。一名年长的公安厉声说道：“杜林祥，关于今天发生在政府门口的静坐示威事件，要向你了解些情况，跟我们走一趟吧。”

之后，几名年轻力壮的公安，便不由分说地把杜林祥带上警车。当天晚上，杜林祥就被关在公安局的一间小屋里，并没有人来审讯他。杜林祥只是隐约听到门口几个看守人员在聊天：“这些个土鳖老板，赚了点钱就不知道天高地厚，还想和政府玩。得，最后只能把自己玩进去。”

那一夜，杜林祥蜷缩在小屋的一角，连眼睛都不敢合上……

第二天上午，几名公安把杜林祥带到办公室，向他询问了一些情况，之后，杜林祥又被带回到小屋。直到晚上九点过，一名公安才走进来告诉他：“杜林祥，你可以出去了！”

杜林祥又惊又喜，赶紧点头说道：“好，我这就走！”

出了公安局大门，杜林祥看见周玉杰、林正亮还有江小洋都等在对面。杜林祥心中既充满感激，也有些惭愧。杜林祥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质朴善良的农民，尽管出来闯荡多年，但他受父母的影响很深。在家乡的传统观念中，不管什么原因，总觉得被关进公安局是件很丢脸的事情。

杜林祥尴尬地笑了笑。周玉杰说：“三哥，先上车吧，有什么事车上再聊。”

上车后，林正亮说：“三哥，你进去的消息，我们都没给嫂子说，主要是怕她担心。今晚你回去，就说昨天出差去了就行。”

杜林祥很感激地说：“你们考虑得很周到。”

林正亮说：“从昨晚到今晚，我们到处找人托关系。小洋的堂哥就是公安局的，她也为这事忙前忙后。”

杜林祥对这位周玉杰的情妇的印象顿时好了很多。他说：“小洋，让你费心了。”

江小洋说：“三哥客气了，我跑了不少腿，可什么作用也没起到。听我堂哥说，你的事是一位副局长亲自在负责，还说市里的什么吕市长气得拍了桌子，让公安局严肃处理。这种事，像我堂哥那种小公安，根本帮不上忙。”

“又是这个吕有顺，真是老子的克星！”杜林祥在心中骂道。他接着问：“那我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

周玉杰说：“刚开始大家都慌了神，后来我想到了万顺龙，不知他肯不肯帮忙？我打他的电话，一直是关机，后来才知道他到南极探险去了。我又直接去找他老婆马晓静，多亏马晓静还记得当初三哥对她们母女仗义相救的事，立刻与公安局的唐局长联系。加之昨天工人们就是去政府门口坐了坐，并没有什么过激行为，公安局就放人了。”

原来是她！杜林祥此刻又想起了那位精明干练、知性婉约的美少妇。这次，可欠了人家一个大人情。

正想着，杜林祥的电话响了，一看来电号码是安幼琪的手机。接通电话，就听见安幼琪急切的声音：“打你的手机，一整天都关机。我刚听公安局的朋友说，你已经被放出来了，现在没什么事吧？”

杜林祥说：“一切安好。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安幼琪显得很生气：“你以为我找你就一定要有什么事吗？我就问一下你的情况，看你死了没有！”

杜林祥笑了笑：“没事，一时还死不了。那好，先这样吧。”

杜林祥对于安幼琪的关心很是感激，只不过车上人太多，不方便说话。挂掉电话后，杜林祥又给安幼琪发去一条短信：“谢谢关心，我现在身边人很多，不方便讲话。前晚我对你态度不好，向你道歉。”

将杜林祥送回家后，周玉杰又说：“马晓静还说明天中午请你吃饭，给你压压惊。你去吗？”

杜林祥说：“人家是我的大恩人，怎能不去？”

回到家中，周玉茹正在看电视。她问道：“出差回来了？”

杜林祥只是点了点头，没有吱声。周玉茹又问：“厨房里还剩了点粥，你要不要吃？”

周玉茹这么一问，杜林祥感觉肚子里真有点饿，便说：“用微波炉热一下，端出来给我吧。”

周玉茹赶紧起身，朝厨房走去。结婚这么多年，周玉茹总是任劳任怨地操持家务，就连杜林祥曾想给家里请个保姆，周玉茹也坚决不同意。她总是说：“请保姆多花钱啊，再说别人做的家务活，我还瞧

不上眼呢。”打心眼里，杜林祥感激自己这位来自农村的妻子，没有她的付出，自己也无法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

此时的杜林祥，心中又有一丝怅然。半载的辛劳化作乌有，钱被别人卷走，自己还蹲了一天局子，这是人生中多大的挫折！然而，所有一切都无法向枕边人倾诉。杜林祥不敢想象，要如何组织语言，才能让周玉茹听懂这个故事？抑或，以周玉茹的理解力，她永远也不会懂。林正亮他们不把事情原委告诉周玉茹是对的，周玉茹真要听到这个消息，除了失声痛哭，估计就只会添乱。

看着妻子的背影，杜林祥不知怎的又想起安幼琪与马晓静。如果此时身边坐着的是安幼琪，他一定会滔滔不绝地讲个不停。他更羡慕万顺龙，能有一个通情达理、外柔内刚的贤内助。

喝完粥，杜林祥到浴室洗了个澡，他想好好冲一冲身上的晦气。在刚过去的一天，杜林祥生平第一次失去了自由，那种感受真是锥心刺骨。只有蹲在那间小屋时，杜林祥才真切感受到自由的可贵。钱没了可以挣，但失去了自由，便意味着失去一切。在自由与金钱之间，莫说区区五百万，就是五千万，杜林祥也绝不会选择后者！

现在想来，杜林祥觉得昨天的举动很可笑。自己是个什么角色？见着卓伯均尚且卑躬屈膝，可最后竟然一时冲动，要和吕有顺掰手腕？吕有顺想收拾自己，就像踹死一只蚂蚁那么容易。算了吧，自古民不和官斗，再说自己屁股上的屎也没擦干净。吕有顺发通脾气、拍拍桌子，就已经让自己吃不了兜着走，人家真要较真，我哪有一丁点招架之力。

一个个人的形象浮现在脑海中。万顺龙、卓伯均，还有那位至今也只在报纸上见过的吕有顺……杜林祥，认命吧！你就是一个包工

头，跟他们压根就不是一个圈子里的人！你只能眼睁睁看着万顺龙叱咤风云，自己却像一条狗那样，被卓伯均玩弄于股掌之间。

前一晚上，杜林祥就没有合眼。可不知为什么，身体极度疲倦的他，躺在床上总是睡不着。无奈之下，他只好一个人跑到客厅抽烟，抽了一支又一支，然后就在客厅里独自踱步。眼看凌晨三点过了，杜林祥心想，今晚也别睡了，索性打开电视看一会儿。

看着电视里的肥皂剧，紧绷的大脑才逐渐松弛下来。不知不觉间，杜林祥倒在沙发上睡了过去。他太疲倦了，这一睡就睡得很死，睁开眼时，已是中午十一点多。客厅的电视已经关掉，身上还多了一条被子。

见杜林祥醒了，周玉茹走过来说：“知道你这段时间辛苦，就没打扰你。我把电视关了，又给你盖了被子。”

看着妻子一脸笑容，杜林祥感受到了家的温暖，他说：“我没什么，倒是你在家忙前忙后，怪辛苦的。”

周玉茹说：“我上午出去买了菜，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提到吃饭，杜林祥忽然意识到，中午马晓静不是要请自己吃饭吗？他赶紧起身整理衣服，而后一边出门一边告诉周玉茹：“中午有事，不在家里吃了。”

刚出门，马晓静的电话就打来了：“杜总，你现在在哪？”

杜林祥说：“我刚从家里出来。”

马晓静说：“那你先到顺龙集团楼下等我，一会儿咱们开车出去吃饭。”

杜林祥在顺龙集团门口等了十多分钟，马晓静就开着一辆车出来了。马晓静开的是一辆本田雅阁，这与她的个性也很吻合，低调而不事张扬。马晓静驾车向城外驶去，大约四十分钟后，便来到南郊野菜馆。

杜林祥有些奇怪，自己两次与卓伯均吃饭都是在这里。难道马晓静也对野味情有独钟？坐进包间后，马晓静问：“这餐馆我有好几年没来了，想必杜总近来是经常光顾吧？”

杜林祥很是诧异，便答了一句：“最近是来过几次。”

“那不错呀。”马晓静笑着说，“能来到这里的，都是河州地产界的风云人物。”

杜林祥不解地问：“为什么？”

马晓静说：“地产界的老板们都知道，卓伯均最喜欢吃这儿的野味。能到这里用餐，就意味你进入了卓伯均这位土地爷爷的圈子内。”

原来是这样！提起卓伯均，杜林祥自然憋着一肚子火，可按马晓静的说法，自己当初的努力还是有些成效，如果卓伯均不出事，说不定我杜林祥真能风生水起。

杜林祥问：“马姐，你后来为什么不到这里来了？”

马晓静说：“实话说吧，后来我们的生意越做越大，用得上卓伯均的时候也不多了。另外，万顺龙很不喜欢卓伯均，他说此人贪得无厌，迟早要翻船。”

杜林祥说：“还是万总高明。不像我，最后着了此人的道。”说这话时，杜林祥多少有些言不由衷，你们可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背后有更硬的靠山，当然不用搭理卓伯均，可我能行吗？

马晓静说：“都在一个圈子里混着，你拿河州食品机械厂那块地时，好多人可是大吃一惊。大家都在议论，不晓得杜林祥用了什么办法，这么快就搭上卓伯均了。”

杜林祥苦笑道：“搭上是搭上了，可没想到，他这么快就倒掉了。”杜林祥心中暗叹，花大价钱买来的靠山，一回没用上就倒了。看来自己的遭遇，在河州地产界已经沦为笑柄。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马晓静说，“只要人能平安出来，就比什么都强。”

杜林祥感激地说：“这次多亏马姐了，否则还不知道结果是怎样。”

马晓静说：“别这么说，当初我们落难时，杜总不也是仗义出手吗？”

“对了，还有件事提醒你一下。”马晓静接着说，“当初你为了搞定卓伯均，肯定花了不少钱。不过事到如今，你一分钱都不要认。好汉做事，打掉牙和血吞！”

杜林祥点了一下头。这样的话，安幼琪也提醒过自己。他说：“我明白，哪怕卓伯均招了，我也死不认账。”

马晓静说：“听说卓伯均在里面嘴巴严得很，把许多事都推给那位远走美国的夫人了。其实他也明白，咬出的人越多，对他自己越没好处。至于你组织人去政府门口静坐的事，并没有产生什么严重后果，估计也就这么过去了。”

杜林祥叹了一口气：“我也是一时糊涂。心想当初为了救万总，都能使出这一招，没准现在也能发挥点作用，没承想差点招来牢狱之灾。”

马晓静顿了顿说：“这两件事真还不一样。咱们当初闹，是因为政府里有人希望我们闹。而你呢，真要闹起来，政府里可没人为你说话。”

杜林祥痛苦地点着头。马晓静说的没错，这闹与闹之间，差别太大了。当初的闹，是姜菊人想借此插手万顺龙案件的调查，而自己的闹，是没有任何后台与背景的瞎闹。

“说到这，我还有几句话，说出来杜总莫见怪。”马晓静抿了一口茶，缓缓说道，“我和顺龙一直把你当朋友，也希望一路走好。但地产界的水太深，以你目前的资金实力、人脉关系很难玩转。北国天骄项目的成功只是偶然，你不能指望每次都这么顺利。”

马晓静的话，无疑是强者对于弱者的怜悯、同情与帮助，这深深刺痛了杜林祥的自尊心。但他也清楚，马晓静如果不是真为自己好，是不会说出这番话的。

杜林祥说：“谢谢马姐关心。今天你专门带我来这家卓伯均最喜欢的餐馆，就是想让我痛定思痛，认真掂量一下自己到底有几斤几两吧？”

马晓静没有问答他的问题，而是说：“你在河州建筑圈里的口碑很不错，继续坚持做工程，一样能赚钱。这回顺龙跟着中科院科考队的人去南极了，我昨晚跟他用卫星电话通了话，他也很关心你的情况，并说以后咱们顺龙集团的工程都会优先发包给杜总你。”

杜林祥感动地举起酒杯：“谢谢你们。马姐的话句句都是为我好。我杜林祥不是一个撞了南墙还不回头的人，经过这次波折，我也知道自己的斤两了。”

马晓静破例干了一杯：“别灰心，吃一堑长一智，所有的不愉快都会过去。”

马晓静今天的一席话，深深影响了杜林祥。杜林祥觉得自己或许只能当个包工头，那种周旋于权贵之间、长袖善舞的生活，根本无法企及。杜林祥想起了父亲常念叨的一句话：“本分本分，终有一份。”杜林祥，认命吧！你本来就是一个文康农村里穷得叮当响的杜三娃，今天能坐拥几千万资产，在省城河州过上有房有车的生活，应该知足了，不要再去做那些不切实际的奢望。

一个月后，万顺龙从南极归来，又专门请杜林祥吃过一次饭，并且如约将几项工程发包给杜林祥。做起工程来，杜林祥自然是得心应手。不过这一回，他将许多具体事务交给林正亮打理，自己则尽量抽出时间去爬爬山、打打麻将。现在的杜林祥，躺在床上也能衣食无忧，他不想再冲在第一线拼杀了。

这种小富即安的生活，却是周玉杰无法忍受的。此后，他正式向杜林祥提出，想自己出去闯荡一番。人各有志，周玉杰当然有权利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看着雄心万丈的小舅子，杜林祥没有挽留，并将公司里周玉杰的股份全部折现。

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杜林祥正在郊外的农家乐搓麻将。安幼琪打来了电话，说晚上想跟杜林祥一起吃饭。这半年来，安幼琪因为卓伯均的事情，被纪委找去谈过几次话。所幸的是，她在河西城建总经理的位置上，还算谨小慎微，最后也没查出什么大的问题。

近段时间，杜林祥与安幼琪在一起的时间很多，两人不时约出来喝茶、聊天。杜林祥觉得，他同安幼琪处于一种很微妙的状态中——比普通朋友要亲密一些，但还不是情人。更有趣的是，两人都心有灵犀地维持着这种微妙关系。

在安幼琪的影响下，杜林祥如今对西餐也不排斥了。他们见面的地方，就在市中心一家有名的西餐馆。刚坐下，安幼琪就说：“今日一别，不知何时再见了？”

杜林祥好奇地问：“这话什么意思？”

安幼琪说：“我已经辞职了，下周就要去北京上班。”

杜林祥说：“辞职？你可不是一般的打工仔，你是正儿八经的处级干部。”

安幼琪说：“纪委调查了我半年，没查出什么问题，后来决定免去我城建公司总经理的职务，让我继续回政府办当副主任。”

杜林祥说：“所以你一气之下就辞职了？”

“这只能算个导火索，其实我早有离开的打算。”安幼琪喝了一口咖啡，“我从不讳言自己喜欢钱。待在政府，又想着钱的事，迟早会成为卓伯均第二。与其这样，不如离开机关，光明正大地去挣钱。”

杜林祥问：“你去北京做什么？”

安幼琪说：“一家大型房地产企业的营销总监。”

杜林祥的心情怪怪的。他知道，像安幼琪这种从农村走出来的女人，对于事业、金钱有着近乎执着的追求。心里装着形形色色的物质追求，却不得不待在政府机关，是件很危险的事。现在毅然离开，不是坏事。可一想着安幼琪要远走京城，内心又有些舍不得。

杜林祥说：“就这么走了？你可是有家的人。”

安幼琪摇着头说：“那个家，对我早没什么吸引力。”

杜林祥知道安幼琪的家庭关系并不融洽，不过这是人家的隐私，自己不好多打听。今天听安幼琪主动说起，杜林祥便问道：“怎么说？”

安幼琪苦笑一下，说：“我那点事，以你的聪明早就看出来了吧。今天我也不瞒你，我们家那位是个好人，对我也很好。可我从头到尾，都没有喜欢过他。”

安幼琪搅动着杯里的咖啡，继续说：“在大学时，他就很喜欢我，并一直在追求我。他父亲原来是洪西大学副校长，我毕业时为了留校，也同意嫁给他。结婚后，我一直强迫自己去爱他，但总不能成功。他是那种安贫乐道、对现状相当满意的人，与我的个性格格不入。”

杜林祥知道，安幼琪能说出这番话，是因为把自己当成了真正的知音。杜林祥想劝劝安幼琪，但又找不到合适的语言。

杜林祥最后鼓足了勇气，说：“离开政府是好事，但别去北京，就留在河州。”

安幼琪盯了他一眼，说：“留在河州，为什么？”

杜林祥涨红了脸说：“就当为了我吧。”杜林祥同自己老婆是先结婚后谈恋爱，因此，他从不知道什么叫男女间的表白。今天说这句话，他是下了很大决心的，他认为这应该就算表白吧。不过话刚出口，杜林祥又觉得自己的表白实在苍白无力。他能给安幼琪什么呢？钱，人家并不缺钱！家，说实话，尽管对安幼琪存有十分强烈的好感，但杜林祥从未想过抛弃妻子！

安幼琪笑了笑：“谢谢！不过我不太喜欢为了哪个男人，舍弃自己的事业。”安幼琪说的是实话，在她的世界里，事业远比男人重

要。为了事业，她可以放弃丈夫，也能放弃杜林祥。哪怕杜林祥在她心中，是个可爱的男人。

儿女情长这句话，在形容一个男人时是贬义词，在形容一个女人时又成为褒义词。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往往欣赏那些为事业而挥剑斩情丝的男人，却又喜欢那些为男人而舍弃一切的女人。至于安幼琪，尽管在穿着方面刻意展露出自己的女人味，但在内心，或许更像一个男人。

沉默了好一阵，杜林祥终于开口说：“什么时候走？”

安幼琪说：“后天下午的飞机。”

杜林祥说：“到时我来送你。”

安幼琪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剩下的晚宴时间，两人相对而坐，谁也不说话，但又都不愿离去。

第三章 闷声发财

杜林祥回答道：“我接过几次他们公司的工程，但同万总本人却不是很熟。”杜林祥并没说出自己与万顺龙之间的交情。自从上次安幼琪叮嘱他，不要让卓伯均知道他们私下有联系之后，杜林祥就悟出一个道理，在这些达官显贵之间周旋，千万不要去炫耀同谁的关系很铁，最好是装作彼此都不认识。

1 行走江湖，还是得多结善缘

在机场送别安幼琪后，杜林祥开车返回市区。这时，他的手机响了起来，翻开一看，竟是一个来自海南三亚的座机电话。杜林祥实在想不起，自己在三亚有什么朋友。接通后，只听见一个颤巍巍的声音说：“杜总，你好！我是周志斌。”

自打那次在医院把钱交给周志斌后，一年多时间没见面了。杜林祥说：“周总，好长时间没联系了。你现在身体康复得如何？”

周志斌说：“还行吧，反正就是在轮椅上聊度残生而已。这半年多，我一直住在三亚疗养，这里阳光充足，比文康舒服多了。”

杜林祥高兴地说：“那就好。”

周志斌说：“后天是我生日，我想邀几个至亲好友到三亚来聚一聚。你要有空，能否也过来一趟？”

杜林祥犹豫了一下，说：“好吧，我到时就赶过来。”在杜林祥心中，一直觉得周志斌曾有恩于自己。不过，当把两百万交给对方

后，杜林祥觉得也算对得起周志斌了。千里迢迢奔赴三亚，杜林祥心中并非十分情愿。一来一回的机票，加上给周志斌贺寿的红包，加起来怎么也得万八千的。除了钱上面的斤斤计较，杜林祥也觉得自己和周志斌关系纵然不错，可要说“至亲好友”，似乎过了点。

但杜林祥实在不好意思拒绝。像周志斌这种身体残疾且没有任何利用价值的人，想必是没有多少人愿意搭理的。自己如果借故推辞掉，周志斌的心里不知会有多难受。

两天后，杜林祥如约赶到三亚。对于杜林祥的到来，周志斌很是激动，尽管身体不便，他还是和老伴包了一辆出租车，亲自到机场来迎候。杜林祥走出机场大厅，一眼就瞧见周志斌正坐在轮椅上。想起当年那个生龙活虎、威风八面的风云人物，在伤病的折磨下竟是一脸憔悴、老态龙钟，杜林祥心中不胜唏嘘。

从机场到家的路上，周志斌感动地说：“这次外边的朋友，我只叫了两个人，一个是你，另一个是过去文康的老部下。可最后，答应过来的，就你一个人。林祥啊，你是个厚道人。”

这一年多来，周志斌应该体会到了人走茶凉的滋味。杜林祥劝他说：“别人怎么样不重要，关键是你自己要把身体养好。”

周志斌租的那套公寓，就在三亚大东海边，虽然只有两室一厅，却被周志斌的老伴收拾得井井有条。据周志斌说，如今他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吃过早饭，老伴就推着他去海边遛一圈。比起其他的老板，黑道出身的徐造成毕竟有几分义气。不仅全额报销了医疗费用，还两次托人来三亚看望过周志斌。

周志斌的女儿，还有他的好几个亲戚，也特意从外地赶来三亚。这是周志斌出院后，在家中过的第一个生日，大家都想好好热闹一下，把晦气彻底冲走。按照周志斌的意思，生日晚宴就在家里举行，

一伙人忙前忙后，到晚上六点过，一顿丰盛的大餐已经准备就绪，桌上既有三亚的海鲜，也有来自文康的土特产。

众人围拢在一起，却似乎并不准备开席。周志斌对杜林祥说：“还有一个人，马上就到，咱们再等一会儿。”

杜林祥当然懂得客随主便的道理，说：“今天肯定得听寿星佬的。”

周志斌转头问女儿：“你表哥什么时候到？”

周志斌的女儿说：“四个多小时前，表哥在首都机场打过电话，说飞机马上起飞。现在估摸着，应该也快到了。”

周志斌说：“现在这个时间，从机场到这儿，不太容易招到出租车吧。”

女儿宽慰他：“这你就甭担心了，表哥什么时候打过出租车啊？肯定有专车去接他。”

为了等候这位表哥，一屋人只好饿着肚子闲聊。晚上七点半左右，门铃终于响了，周志斌的女儿兴高采烈地打开门，迎进来一位身材魁梧的中年人。这位中年人穿着一双擦得锃亮的皮鞋，笔直的黑西裤，搭配上一件质地上乘的白衬衣，三七开的分头也梳理得一丝不乱。看这装束与气质，就不是寻常人物。

杜林祥看着此人，总觉得有些面熟，可一时又记不起，到底是在哪儿见过。周志斌扶着轮椅说：“林祥，我给你介绍一下。”

不待周志斌介绍，这位中年人便笑吟吟地把手伸了过来：“这位就是舅舅经常提起的杜总吧，我同他也应该算是故人了。”

杜林祥一脸狐疑地说：“恕我眼拙，实在记不起，你是？”

这位中年人哈哈笑道：“杜总，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我刚到河州，你就领着上千号人马，给我来了个下马威，怎么现在倒不认识我了！”

想起来了！杜林祥几乎是在心中惊叫，眼前这人就是河州市常务副市长吕有顺。怪不得看着眼熟，人家的样子，老在电视、报纸上晃悠，想不熟都难。

杜林祥的语气立刻变得谦恭异常：“吕市长，你好，你好！当初都是我不懂事，你大人不计小人过。”杜林祥其实恨透了吕有顺，就是他断了自己财路，还险些让自个蒙受牢狱之灾。不过，生平第一次见着这么大的领导，杜林祥内心的惊喜、惶恐，早就冲散了怨恨。

周志斌在一旁插话说：“什么大人、小人的，林祥是我兄弟，有顺是我外甥。按辈分，你还是他长辈。”

杜林祥连忙摆手：“不敢不敢，周总你这玩笑开过了。”

吕有顺说：“闲话少叙，我的肚子已经呱呱叫了好久，咱们还是先把这问题解决了。”

周志斌连声说好，并赶紧招呼众人开饭。饭桌上，众人轮番向周志斌敬酒，不过往日海量的周志斌，却因为身体原因只是端起饮料表示一下。杜林祥听他们聊天才知道，吕有顺的父母很早就过世，从初中开始，就是周志斌这位舅舅拉扯着他完成学业。吕有顺敬周志斌酒时，甚至感动地说，自己与周志斌，早就情同父子，没有这位舅舅，就不会有他的今天。

杜林祥也记起来，过去与周志斌喝酒时，周志斌老是吹嘘自己有位很能干的外甥，在央企香港公司当总经理。只是想不到，这位远在

香港的央企高管，有朝一日会空降河州，成为权势熏天的常务副市长。

宴席快结束时，周志斌主动斟满一杯白酒，他举起酒杯说：“自从出了车祸，我就滴酒不沾，但今天日子特殊，我也破例一回。林祥，这杯我敬你。”

杜林祥赶紧端起酒杯，说：“周总，你太客气了。”

周志斌说：“林祥，咱们是多年的老朋友。尤其在我出事的时候，遍尝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最后只有你，心里还惦记着我这个毫无用处的废人。今天能在三亚租个海景公寓，过着悠闲的日子，更离不开你的帮助。你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耿直豪爽的朋友。”

说完这话，周志斌将满满一杯白酒一饮而尽。看得出来，周志斌动了真感情，杜林祥当初的义举，确实令他受用不已。

喝完这杯酒，周志斌将目光转向吕有顺：“有顺，你现在身居高位，舅舅当然不能叫你做违法乱纪的事。但在你能力所及的情况下，多帮帮这位杜总。舅舅也是在官场滚过来的人。我知道，像你这样的空降干部来到河州，身边正需要交几个真正的朋友。杜总有恩于我不假，但他，更是一个你值得交的朋友。”

吕有顺点点头：“舅舅，你交代的事，我一定会放在心上。”

吕有顺又端起酒杯来敬杜林祥：“杜总，咱们也算不打不相识。那时我初来乍到，还不知道有这么一层关系。这段时间，舅舅老在我跟前提起你。我舅舅呀，也是心高气傲之辈，没有过人之处，想必是入不了他的法眼。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从此以后，我们多联系。”

杜林祥激动得端酒杯的手都在颤抖。要知道，说出这番话的人，可是一个副省级城市的常务副市长。当初花了那么大价钱，卓伯均也

未曾对自己有这般礼遇。如今对面坐着的，却是个比卓伯均更厉害的人物。

这时，吕有顺的手机响了，只听他说道：“万总啊，你好！我这几天一直在北京开会，今晚上又有点私事要处理。要不等我回河州了，你再到办公室来找我？”

对方又在电话里说了一阵，吕有顺笑呵呵地说：“吃饭就算了，我这人不喜欢出去应酬。既然是工作上的事，你还是直接到办公室来找我。你放心，别人的面子我不给，你万总的面子我不得不给呀。我一旦抽出时间，就让秘书联系你。”

挂掉电话，吕有顺摇着头说：“这个万顺龙，一刻也不让我清闲。”

听着这话，杜林祥心中有股莫名其妙的成就感。连万顺龙都忙着攀关系的吕有顺，此刻竟坐在我杜林祥的身旁，与我推杯换盏。

吕有顺问：“杜总，你认识万顺龙吗？”

杜林祥回答道：“我接过几次他们公司的工程，但同万总本人却不是很熟。”杜林祥并没说出自己与万顺龙之间的交情。自从上次安幼琪叮嘱他，不要让卓伯均知道他们私下有联系之后，杜林祥就悟出一个道理，在这些达官显贵之间周旋，千万不要去炫耀同谁的关系很铁，最好是装作彼此都不认识。

吕有顺说：“万顺龙在河州地产界的确名声很大。但这个人太精，跟他打交道必须时刻小心。他和某位领导的关系很好，有些时候我也得给他面子。”

杜林祥立刻为自己刚才的决定感到庆幸。如果自己说同万顺龙有交情，吕有顺显然就不会说出这番话。至于吕有顺说的某位领导，杜

林祥也知道是谁。但当着吕有顺，他只能继续装糊涂。

身体虚弱的周志斌已经习惯于早睡。晚宴结束后，众人便纷纷告辞。吕有顺预订的宾馆在大东海附近，走路十几分钟就能到。吕有顺对杜林祥说：“杜总，今晚我喝得有点多，要不你陪我走回去？”这正是杜林祥求之不得的，他赶紧连声说好。

三亚的夜，海涛阵阵、繁星点点，行走在遍植椰树的道路上，迎面拂来夹杂海腥味的凉风，好不惬意。吕有顺这时开口问道：“卓伯均垮台，杜总受的损失不小吧？”

杜林祥尴尬地笑了一下：“这些事都过去了。”

吕有顺说：“你能这样想最好。做生意嘛，哪有光赚不赔的。”

杜林祥心中苦笑，敢情亏的不是你家钱，自然站着说话不腰疼。不过嘴上却不得不附和：“吕市长说的有道理。”

吕有顺又问：“你现在还在做地产开发吗？”

“已经没做了。”杜林祥趁着这个机会，详细地向吕有顺做了番自我介绍，从当泥瓦匠起家，到数年前进入河州工程界，从操作北国天骄项目的成功，到不久前的折戟沉沙。除了给卓伯均送五百万的事，他几乎是言无不尽。

杜林祥知道，今天周志斌算是郑重其事地把自己引见给了吕有顺，但你杜林祥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是否值得信任，吕有顺肯定还会再掂量一番，之后才做出决断。

杜林祥的口才并不好，但吕有顺还是耐着性子一直听下去。快到宾馆时，吕有顺问：“杜总，你何时回河州？”

杜林祥拿出机票一看，回答说：“明天上午十点半的航班。”

吕有顺笑着说：“巧了，我也是那趟航班。”他接着说：“你的情况我大致了解了。回河州后，有合适的机会我会主动联系你。另外，对外面的人，你最好不要说认识我，更不要提起今晚的聚会。”

杜林祥当然懂得其中的深意，点头说道：“吕市长放心，我不是一个不懂规矩的人。”

吕有顺继续说：“我这人跟卓伯均不同，对那些真金白银没什么偏好。咱们以后相处时，你也大可不必在这方面费脑筋。”

跟官员接触多了，杜林祥不知道他们说的话，哪句真哪句假。吕有顺说完后，杜林祥依旧习惯性地点头称是。

吕有顺笑了一下：“那好，今天大家都累了，早点休息吧。”

第二天一早，一台轿车开到宾馆门口，接上吕有顺后便朝三亚凤凰机场驶去。杜林祥没有这个待遇，只好老实地站在路边拦出租车。

杜林祥登上舷梯进入飞机舱内时，一眼就看到吕有顺坐在前面头等舱的位置上。杜林祥的座位在后面经济舱，他缓缓朝后移动的过程中，与吕有顺目光相交了一下。吕有顺冲他微笑了一下，却并未打招呼。杜林祥记起昨晚吕有顺的叮嘱，也不好主动招呼对方。

两小时后，飞机平稳地降落在河州机场。一辆黑色奥迪已经等候在停机坪上，吕有顺率先走下飞机，跟前来迎接的人握手寒暄了几句后，便钻进轿车，一溜烟地驶出机场。坐在后排的杜林祥，透过窗户看到了这一幕。之后，他也缓缓起身，跟随大队旅客挤上了一辆摆渡车。

在摆渡车上摇摇晃晃时，杜林祥收到一条短信，打开一看是吕有顺发来的：“感谢杜总过去对我舅舅的关照，也很高兴在三亚能认识

你。以后常联系。”杜林祥微笑着合上了手机。

从机场开车回市区的路上，杜林祥感觉过去一天的经历仿佛做梦一般。当初因为要信守承诺，狠狠心送给了周志斌两百万；前几天仅仅是因为面子上抹不过去，所以才心不甘情不愿地去了趟三亚。正因为这一连串的无心插柳，却和常务副市长攀上了关系。杜林祥只得感叹，行走江湖，还是得多结善缘啊！

已经消磨的雄心壮志似乎又在杜林祥体内复活。马晓静当初说得没错，像我这样资金实力有限，又毫无人脉关系的小老板，是蹚不了深水的。但现在，还能说我没有人脉吗？想起那天吕有顺接万顺龙电话时的样子，杜林祥不禁窃喜，目前在河州，恐怕还没有哪位老板能赶上我同吕有顺的关系。

周玉杰已经另立山头，林正亮又没什么主见，杜林祥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只好把这份巨大的喜悦深埋在心底。他只是默默等待着吕有顺的召唤，有了这位贵人的提携，我杜林祥一定能在河州干出惊天动地的事业。

然而，一晃几个月过去，吕有顺却从没主动联系过自己。就连春节期间，杜林祥说要去给吕有顺拜年，人家也犹豫了好一阵才勉强同意。吕有顺说办公室人太多，让杜林祥晚上直接去家里。

想起吕有顺曾经的叮嘱，杜林祥不敢直接塞红包，便买了一箱茅台酒扛过去。就这款礼物，吕有顺都连声说太贵重了。最后，吕有顺拿出两条熊猫香烟与一款新式手机送给杜林祥，说是作为还礼。

杜林祥也搞不懂，这位吕市长是真清廉还是假正直？入过卓伯均的一次局后，对于那些官员的逢场作戏，杜林祥已感觉麻木。但他在内心也坚信，吕有顺与卓伯均不一样！与卓伯均的交情，不过源自一

枚珍贵的蓝军邮，说到底那还是赤裸裸的权钱交易。而与吕有顺情同父子的周志斌，则是把自己作为真正的朋友来引见。

春节之后，转眼又过去一个多月。杜林祥依旧只能在电视上看到吕有顺赴基层调研的身影，从报纸上读到吕有顺发出的重要指示。杜林祥有些坐不住，他甚至想给远在三亚的周志斌打个电话，探一探口风。前思后想还是忍住了。周志斌已经把能做的事都做了，还能指望他做什么呢？

直到一个周末的下午，杜林祥终于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客气地说：“杜总，你好！我是市政府吕市长的秘书刘光友，我们领导想请你到他办公室来一趟。”

2 杜林祥的生意经：亏二十万不如亏一百万

如获至宝的杜林祥赶紧丢下手头的事情，飞一般赶往市政府。来到市政府后，刘光友说领导正在会客，有些情况由他先跟杜林祥通报。

据刘光友介绍，几天前吕有顺去正在建设的河州市大剧院现场办公，对于工程进度很不满意。吕有顺当场拍板，与那家屡屡拖延工期的建筑公司立即终止合同。再有几个月时间，河州市就要举办首届音乐节，大剧院就是为了迎接音乐节建设的。现在必须找一家有实力的建筑商，在剩下的几个月内，赶工完成这项工程。几天下来找了好几家大公司，对方都说无法按时完工。杜林祥的公司在河州的建筑界也算小有名气，吕有顺便想到找杜林祥来问一下。

听完刘光友的介绍，杜林祥心中纳闷，政府刚开始找的那几家公司，论实力都比自己强。送上门的生意，为什么这些公司都不愿意

接？杜林祥暗自揣度，没准这都是吕有顺使的障眼法，目的就是走过场，最后让自己的公司来接单？真要是这样，吕市长也挺够朋友的！

只一会儿工夫，办公桌上的电话便响了。刘光友拿起电话“嗯”了几声，然后扭头对杜林祥说：“客人已经走了，咱们过去吧。”

卓伯均的办公室算是简朴的了，不过吕有顺的办公室看上去，似乎还要略逊一筹。只是墙壁上挂着一幅吕有顺同某位大领导的合影，彰显出办公室主人的非凡身份。这幅合影，是领导人在香港接见吕有顺时留下的。它仿佛在无声地告诉所有人，吕有顺是从大地方下派过来的领导，与缺乏上层关系的本土干部相比，具有天然的优越感。

吕有顺招呼杜林祥坐下，他装作是从不认识的样子说：“这位就是杜总吧？”

杜林祥也只好跟着演戏：“我就是杜林祥。”

吕有顺点了一下头，说：“这几天我让建设局帮我找一下咱们河州比较有实力的建筑企业。他们报上来的名单里，就有你们企业。所以，今天就冒昧地把你请来了。”

杜林祥欠身说道：“这是哪里话？吕市长有用得着的地方，那是我的荣幸。”

刘光友为杜林祥泡完茶，便转身离开了办公室。见没了外人，吕有顺也调整了神态与语气，他缓缓说：“今天找你来，主要是为大剧院的事。原来的建筑商是家上海企业，一再延误工期，我已经决定和他们终止合同，而且市政府也下了文件，这家公司以后没有资格承接河州境内的任何一项工程。”

吕有顺讲话时虽然表情温和，却有一股遮掩不住的霸气。他继续说：“我记得上回在三亚，你说建筑行业是你的老本行。不知道你是否有兴趣接下这个工程，而且要赶在四个月内完工？”话说间，吕有顺又将一本厚厚的建筑资料交给杜林祥，说是让他先了解一下情况。

杜林祥说：“能否赶在规定时间之前完工，我现在还没看资料，实在不敢夸海口。”

吕有顺说：“那你就先回去，把资料看一遍，再给我回话。”

杜林祥点点头：“我回去连夜研究资料，明天就给你回话。”

吕有顺说：“好！”在送杜林祥出办公室时，吕有顺又说了句：“音乐节是我到河州后抓的第一个大型活动，在主要领导那里，我也是立下军令状的。音乐节的开幕式就要在大剧院举行，届时除了省委、市委领导莅临现场，我们还要邀请北京的领导出席。”

杜林祥显然明白这句话的分量，他说：“吕市长交代的事，我一定全力以赴。”

回来后，杜林祥立即招来公司里的全部工程技术人员。他要认真瞧一瞧，吕有顺到底送给自己一个怎样的“金娃娃”？一伙人翻图纸、看报表，忙活了整整一晚，最后得出一致结论，这压根就不是什么“金娃娃”。

林正亮说：“怪不得政府一开始找那几家企业，谁都不肯接招。按照政府给出的报价，根本就没什么利润。”

杜林祥也皱着眉头，原想着吕有顺看在周志斌的面子上，要送给自己一份大礼，却不想竟是一个烫手山芋。如果接下这个工程，起码得垫资两千多万，就算一年后把所有工程款都收回来了，利润最多才一百万。

林正亮说：“在建筑界，谁接这种工程就是脑袋被门夹了。现在做工程，哪家没有30%以上的利润。而且刚才测算的一百万利润，还是正常情况下。稍微出个什么意外，或是建筑材料涨价，咱们就得亏。”

杜林祥也骂道：“妈的，吕有顺怎么给我这么个破工程？”

林正亮说：“三哥，甭说是在河州，这个工程放到全中国，也没人肯接。要接这个工程，政府开出的报价，起码要上浮20%。”

杜林祥顿了顿说：“也不知道吕有顺知不知道这些情况，我明天上午再去给他说一下吧。”

第二天，杜林祥给吕有顺打去电话，他一脸为难地说：“吕市长，昨晚我组织人研究了这个工程，感觉政府的报价的确太低。”

吕有顺说：“我也知道，像这种半拉子工程是最麻烦的。本来政府能拨出的钱就有限，而且先期的大部分工程款都支付给了上海那家企业。现在来接盘的企业，肯定没有吃肉喝汤的份，只能去啃骨头。”

杜林祥试探着问：“政府能不能在原先报价的基础上，再往上浮动一点？”

“不可能！”吕有顺斩钉截铁地说，“上海那家公司，就因为整天吵嚷着要增加预算，否则无法按时完工，才被我撵走的。现在换一家公司，结果还是要政府多花钱，我的脸往哪搁？”

吕有顺叹了一口气：“杜总，这事你也不用为难。实在不行，我只能把它当成政治任务，压给下面几家国有建筑企业。”

“别急，别急。”杜林祥说，“吕市长，再给我一点时间，让我考虑下。”

吕有顺显得有些不耐烦：“还要考虑多久？这建筑工期可不等人。”

杜林祥说：“就今天下午，我一定给你个准信。”

放下电话，杜林祥习惯性地摸出一支红塔山。工程上的事，昨晚已经和林正亮他们研究了很久，事情明摆着，这就不是一个能挣钱的生意。问题的关键是，不挣钱的生意，到底接不接？

换作平时，这本是个根本不成立的问题。做生意就是为了挣钱，不挣钱的项目无须考虑。可偏偏这次面对的是吕有顺！吕有顺不仅是手握实权的高官，更因为周志斌的引见，与自己建立起了某种特殊的联系。如果断然拒绝，吕有顺当然也不会怪罪，然而在人家心中，对我杜林祥的印象是否会大打折扣？

杜林祥还有一层埋藏在心底的想法，以吕有顺和周志斌的感情，以周志斌当初那番情真意切的推荐，吕有顺没理由不拉自己一把。但到底怎么拉，拉到何种程度，或许吕有顺也在斟酌。抛出这个工程，是否也是吕有顺有意的试探，要看一看杜林祥到底有几斤几两。

吕有顺昨天说得很清楚，这是他来河州后，负责的第一个大型活动，他也在主要领导那里立下了军令状。如果此时能鼎力相助一把，吕有顺会怎样看？那时的杜林祥，就不光是吕有顺舅舅的恩人，更是吕有顺可以在事业上与之合作的伙伴。

等等！杜林祥深吸一口烟，在内心提醒自己，对于吕有顺的想象，是否太理想化？卓伯均可是前车之鉴。别自己一头热情地投入与付出，却换来无耻政客的翻脸不认人。吕有顺是个怎样的人，杜林祥心中一点底都没有。

这时，他又想起周玉杰爱说的一句话：“不赌哪会赢呢？”的确，这就是在赌！赌卓伯均时，杜林祥赔了个精光，这次，还要继续吗？

所有理性的思考在此刻都派不上用场，未来究竟如何，哪怕最顶尖的科学家也无法给出答案。杜林祥下意识地揉着太阳穴。既然理性思考已无用武之地，那就让感性来做决断吧。他用力掐灭烟头，下决心再赌一把！但也不忘提醒自己，这是最后一次豪赌了。

其实，对于一个赌徒来说，根本不会有所谓的最后一次！赌博除了输赢以外，本身就蕴藏着巨大的刺激，能让赌徒获得无穷快感。赌博能让人上瘾，能让一个人欲罢不能，永远赌下去，而且下的注越来越大！正所谓：不怕输得苦，只要不戒赌。一旦戒了赌，损失无法补！

没等到下午，杜林祥就给吕有顺打电话，表示愿意接下这个工程。吕有顺开心地说：“好！把这个活干漂亮，以后许多事就好办了。”

“以后许多事就好办了。”这是一句足以令杜林祥浮想联翩的话。

为了赶工期，杜林祥的施工队两天后就正式进场。一周后，吕有顺也带着财政局、建设局等单位的一把手，来到工地进行现场办公。当着众人的面，吕有顺将建设局局长表扬了一番：“上次我叫你给我推荐一下河州本地有实力的建筑商，你小子倒挺有眼光，推荐名单上就有杜总他们的企业。要不然，大剧院的工程还不知得拖到什么时候？”

吕有顺这话，表面上在夸建设局的领导，暗地里也把杜林祥褒奖了一番。吕有顺似乎也在向众人传递一个信息，自己是经由建设局的

推荐，才认识了杜林祥。

财政局局长这时出来叫苦，说，按合同约定，开工半月内，政府就要先期支付五百万工程款。可现在到处是用钱的地方，能否把付款期限往后延半个月。一听这话，吕有顺立马沉下脸来：“我当然知道现在到处都缺钱，可越是这种时候，越要把钱花在刀刃上。其他地方的钱，你怎么想办法我不管，建设大剧院的钱，一天也不能拖。”看着吕有顺对这些局座颐指气使的样子，杜林祥再一次感受到权力的傲人气场。

再大的权力，也有驾驭不了的东西，比方说天气。开工半月后，河州就进入梅雨季节。与往年不同，淅淅沥沥的小雨一下就是一礼拜，而且丝毫看不出停止的迹象。

杜林祥有些着急了，他找来林正亮，说道：“雨这么下，许多工程都耽搁了，怎么办？”

林正亮也很无奈：“老天爷的脾气，谁捉摸得准？”

杜林祥说：“耽搁的工期，还能抢回来吗？”

林正亮双手一摊：“时间流走了就是流走了，任谁也没办法。”

杜林祥说：“我看也未必。你现在就去联系几支队伍，等雨一停，咱们多派几组人同时施工。有些活，晚上也能赶。一定要保证按时完工。”

林正亮说：“按这种办法，咱们的成本可要增加许多。当初说一百万的利润，那可是精打细算才能挣到，稍微不留神，咱就得亏进去。”

杜林祥斩钉截铁地说：“管不了这么多了，保证工期要紧。”

五天后，雨终于停了下来，林正亮按照杜林祥的指示，组织了多支队伍同时进场，日夜不停地抢工期。眼看着如火如荼的施工场面，林正亮却耷拉着脑袋来找杜林祥：“三哥，我昨天又重新核算了一下成本，按现在这种搞法，一丁点利润也不要指望了，关键是咱们还得亏二十万。接这么浩大的工程，垫了那么多钱，最后还得亏本，传出去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杜林祥点燃一支烟，紧锁眉头：“唉，这种生意我以前也没干过。”他又问：“注定要亏吗？就没一点办法？”

林正亮回答：“下雨耽搁了时间，如今要保证工期，就只能亏。就这样，还得指望今后不出什么意外，否则亏的可不止二十万。”

杜林祥在工地上来回踱步，脸色越来越凝重。杜林祥的赌徒性格又一次发作，他抬头扫视了一圈，忽然说：“既然注定是个亏字，你他妈就给老子多亏点！”

林正亮没听明白这话的意思，结结巴巴地问：“多亏点，啥意思啊？”

杜林祥斩钉截铁地说：“从现在开始，能用好材料的地方，就不用那些二流货来以次充好。工期还得赶，你再去找几支队伍进场来，一天二十四小时连轴转，哪怕晚上，也让这工地灯火通明。现在不是要按时完工的问题，而是要以最好的质量，提前结束工程。”

林正亮惊得目瞪口呆：“这样一来，咱们就亏到家了。”

“亏就亏，不就是钱嘛！”杜林祥说，“你刚才说二十万，现在我拿出一百万，够你亏的了吧！”

见林正亮待在原地半晌说不出话，杜林祥拍了拍他肩膀，说：“人活在世上，一定是有舍有得。最可怕的是什么，就是只有舍，没

有得。”

见林正亮还没明白过来，杜林祥继续说：“这破生意，咱们已经注定要亏钱了。可亏了钱，咱们总要赚点什么东西回来！依我看，咱们就赚信誉、赚口碑，让所有人看看，咱家兄弟不是吃干饭的，人家玩不转的活，我们不仅能玩，还能玩得漂亮。如果还按过去的做法，二十万是铁定亏了，什么信誉、口碑咱们也赚不回来。不如砸一百万进去，钱是亏了，总还能赚点名声。这本账，算得过来！”

亏二十万不如亏一百万，这或许是只有杜林祥才能理解的独特逻辑。林正亮尽管依旧一头雾水，但这么多年他认准一条，“按三哥说的去干”。

从那以后，大剧院的工地不仅白天人声鼎沸，晚上也是灯火通明。几支队伍二十四小时日夜不停赶工，硬是让工程提前半月完工。建设局组织来验收的专家根本不相信会出现这种奇迹，担心是不是存在偷工减料的情况。可经过认真鉴定，发现大剧院的工程质量远高于市内其他建筑。

建设局的汇报材料送到吕有顺办公桌上时，吕有顺高兴地连声叫好。他立刻拨通杜林祥的手机，说：“林祥，干得漂亮！”也就是从那一刻起，吕有顺不再称呼杜林祥为“杜总”，而是改为听上去更亲密的“林祥”。

一周后，吕有顺陪着省委常委、河州市委书记陶定国亲自到大剧院视察。对于这座音乐节的主会馆，身为河州一把手的陶定国，看来也十分满意。他对陪同视察的人说：“当初有顺同志立下军令状，说要保证大剧院按时完工，不少人还捏一把汗。现在看到拔地而起的建筑，大家都放心了。同志们，不服气不行啊，有顺不愧是在中央部委

工作多年，又去香港这样的国际大都会历练了一番，抓起工作来一点不手软。”

受到一把手肯定的吕有顺，又把杜林祥唤到身边，并向陶定国介绍说：“陶书记，这位就是杜林祥杜总，是建设局给我推荐的一位河州本地民营建筑商。这一次，他们不仅提前完工，而且建筑质量受到专家一致好评。”

陶定国一边点头，一边主动握住了杜林祥的手：“林强啊，感谢你为大剧院工程做出的贡献。咱们河州，就得多一些像你这种有事业心、有责任感的民营企业家。”陶定国当然从不认识杜林祥这样的小角色，刚才听吕有顺介绍时估计也不太用心，因此，一开口，就把林祥错叫成“林强”。

一般人出现这种错误，可以说他缺乏礼貌，省委常委出现这种错误，杜林祥却毫不在意。他只是一个劲地点头：“谢谢书记的关心。”

陶定国前脚刚走，杜林祥就忙不迭地给远在文康老家的父母打电话，让他们注意收看今晚的新闻。父母听了后自然激动异常，整晚一步不离地守在电视机旁。杜林祥的父母都是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民，一辈子也是靠着勤俭持家把几个孩子拉扯大。可说来奇怪，他们对于杜林祥平时孝敬的几万块钱，并没有什么感觉，反倒今天看见儿子同领导握手了，却高兴得跟过年一样。当然，他们也永远弄不清楚，这位八竿子打不着的陶定国，究竟是个什么官。在他们眼中，只要能上电视的都是大官。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整个河州都进入音乐节时段。各路音乐家纷至沓来，在新完工的大剧院中引吭高歌。身为音乐节组委会负责人的吕有顺，自然成为大忙人，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隆重的开幕式更是冠

盖云集，主席台上，不仅有省委书记、市委书记，还有专程从北京赶来的领导。在这种场合，甚至连吕有顺都只能规规矩矩地站在台下，跟着众人一起拍巴掌而已。

不过，北京来的领导在视察场馆时，还是不忘把吕有顺唤到身边询问几句，并向陪同的省委书记叮嘱说：“小吕人年轻，有才气，像这种人就得多压些担子，不能让他闲着。”

音乐节大获成功，作为此次活动组委会负责人的吕有顺，也在洪西官场得到了更多认可。人们评价说，像吕有顺这种既有学历又有能力，还有高层关系的人，简直就是辉耀洪西政坛的希望之星。

3 商机无处不在，重要的是如何发现商机

音乐节成功收官的半个月后，杜林祥接到了吕有顺的电话。吕有顺问他有空没有，周末一起去钓鱼？

吕有顺主动相约，没空也得有空，杜林祥一口答应下来。放下电话，杜林祥却有些犯难，自己一个大老粗，小时候在河沟里捉过鱼，长大后在酒楼吃过鱼，说到钓鱼，还真没这方面爱好。

吕有顺赶紧去商场买了一套日本进口的高级鱼竿，而后连着星期四、星期五两天，找了一处鱼塘练习垂钓。杜林祥的目的很明确，他不奢望立刻成为垂钓高手，但起码得学会基本的动作，到时别太出洋相就行。

忙活了几天，在垂钓方面也算略有小成。此时的杜林祥，不禁自嘲起来，跟着卓伯均和袁琳学习了集邮，为了陪吕有顺又得练习垂钓。妈的，跟这些当官的相处久了，别把老子也弄成略懂琴棋书画的附庸风雅之辈。

星期六一大早，杜林祥便开着自己的奥迪A6来到吕有顺的住处，吕有顺下楼一看却说：“你这车哪行？幸好我昨天另外借了一辆。”吕有顺下到车库，开出来一台三菱越野。杜林祥只好把自己的车停在路边，取出渔具上了吕有顺的车。

原来，吕有顺是位资深的垂钓迷，对于所谓的农家乐、鱼塘根本嗤之以鼻，他最喜欢去野外的小溪边上大展拳脚。因此，昨天才特意去借了一台越野车。

下车后，杜林祥取出自己的鱼竿，准备一试身手。他斜眼瞟了一下吕有顺，只见吕有顺拿出的鱼竿，竟是用竹子做的。现在哪怕普通人钓鱼，都是玻璃纤维渔竿，经济条件好点的，便像杜林祥那样，去买套进口的碳纤维鱼竿。没想到吕有顺贵为常务副市长，垂钓装备却仿佛是个乡下老农。杜林祥恭维道：“吕市长真是低调，连鱼竿都这么简朴。”

吕有顺听后笑了笑，却没有吱声。两人将鱼饵投进河里后，吕有顺瞟了瞟杜林祥的鱼竿，说：“林祥，你这鱼竿不错啊，日本的达瓦，也算世界知名品牌了，怎么也得好几千吧。”

杜林祥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也不懂这些，去商场听售货员介绍，就掏钱买了。”

吕有顺又说：“达瓦是日本牌子不假，但全世界所有的达瓦都不是在日本生产，而是在达瓦设在印度尼西亚与泰国的工厂生产的。”

杜林祥说：“这方面，吕市长是行家。”

吕有顺继续说：“鱼竿最早是使用竹木材质做的，历史长达数千年。20世纪诞生了玻璃纤维鱼竿，随后又出现了更先进的碳纤维鱼竿。碳纤维鱼竿分为全碳和半碳两种，由于碳纤维价格昂贵，所以生

产全碳鱼竿时尽量将竿的直径做得很细，以减少碳纤维的用量。你手里这鱼竿，一看就知道是全碳的。”

杜林祥十分佩服吕有顺对于鱼竿的研究，他说：“吕市长要是喜欢，我明儿就送你一套。以你的垂钓水平，早就应该搞一支好鱼竿，免得老是用简易的竹质鱼竿。”

吕有顺闻言哈哈大笑：“林祥，看来你过去对垂钓并不感兴趣啊。”

杜林祥不解地望着吕有顺，不知他什么意思。

吕有顺说：“你真以为我这鱼竿就是在农村随便削根竹子做成的？我告诉你，它叫作纪州手竿。”

杜林祥实在弄不明白什么是纪州手竿。只听吕有顺缓缓讲道：“中国自古就有‘一竿风月’的说法，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许多具有艺术价值的鱼竿都消失了，鱼竿的科技成分越来越多，却少了风月味。唯独这纪州手竿，一直流传到现在。纪州手竿产自日本桥本市，以真竹、高野竹、矢竹三种不同竹子组合配制，每只鱼竿都是纯手工制作。这小小鱼竿，可倾注着日本几代制竿艺匠一丝不苟、一竿入魂的心血，因此才被称作竿中极品。”

“开眼界了！”杜林祥叹道，“想不到这小小鱼竿，还有如此多学问。这纪州手竿，价格不便宜吧？”

吕有顺笑了笑：“反正比你手上那支鱼竿贵一点。”

后来，杜林祥专门去查了纪州手竿的价格，发觉可不只是贵一点。一支最便宜的纪州手竿，都得一万五左右，贵的则是好几万。而且在河州，根本买不到，只有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才有卖。杜林祥

心中也在埋怨，不管自己多么努力，可终究还是那个文康农村的杜三娃。一碰上真正的雅士，立刻露了馅。

吕有顺不愧为垂钓高手，只一会儿工夫，便钓上来几条鲫鱼，坐在一旁的杜林祥却是颗粒无收。吕有顺平时从不抽烟，唯独钓鱼时，一根接一根地烧烟。身上带的烟几下就抽没了，吕有顺便问杜林祥要烟。杜林祥掏出自己的红塔山，略带羞涩地说：“我一直就抽这种烟，只怕吕市长嫌弃。”所幸吕有顺并不讲究，拿过红塔山乐滋滋地抽起来。

见吕有顺心情不错，杜林祥问道：“吕市长来河州也快一年，感觉还不错吧？”

“不错什么！”吕有顺摇摇头说，“我虽然是洪西人，但一直以来都在北京、香港工作，对这儿的情况了解并不多。当了一年常务副市长，才知道咱们这地方真他妈穷啊。政府想搞基础设施建设，想改善民生，可手里没钱，屁事也干不了。就说大剧院的事吧，你是亲身经历的，政府要是手里有钱，哪会这般狼狈？”

吕有顺这位北大才子，向来温文尔雅，但刚才那一番话里，竟夹杂着好几个脏字，这在平时极少见到。看来，吕市长这一年来的确因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而苦恼不已。

杜林祥在一旁恭维道：“吕市长是出了名的能人，有你在河州，工作就一定会有起色。”

“难啊！”吕有顺叹了一口气，“拉动经济有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河州地处内陆，不沿海、不沿边，想发展出口工业，简直难如登天。再说消费吧，咱这儿的老百姓穷得叮当响，哪有什么闲钱拿出来消费。还有投资，政府的钱袋子是空的，拿什么来投资？”

吕有顺讲得有些高深，诸如“三驾马车”这些东西，杜林祥一时还听不明白。但杜林祥凭感性认识也知道，河州乃至整个洪西，既没有工业基础，又没有优越的地理位置，本来就是欠发达地区，这几年同沿海相比，差距更是被拉大。

杜林祥开玩笑地说：“没准哪一天，在咱们河州发现一座金矿，或者是大油田，那就好办了。”

吕有顺说：“要说金矿嘛，河州倒是有一座，只不过还没被开发出来。”

杜林祥好奇地问道：“什么金矿，在哪？”

吕有顺微笑着说：“就是咱们脚下的土地。”

杜林祥有些不解：“土地？”

吕有顺说：“中国正处在一个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就说河州吧，未来十年，城市规模起码扩容两三倍。在这个过程中，土地价值将出现疯长。你看现在郊区那些种着庄稼甚至长满荒草的土地，再过几年就会建成小区、商场。对于河州这种城市，土地升值所产生的巨大收益，也许就是政府唯一能抓在手里的财富了。”

杜林祥明白了，吕有顺所谓的金矿，其实就是卖地。他问道：“这些年来，政府不是一直在卖地吗？”

吕有顺说：“卖地可是个技术活啊！照他们以往的做法，是把金子当河沙在卖，而我却要把河沙卖出金子的价钱。”

“你还不知道吧？”吕有顺说，“河州政府已经有半年多没有再卖地了，本来上个月国土局想搞一场土地拍卖会，也被我紧急叫停了。”

这一下，杜林祥却犯迷糊了。吕有顺刚才不是说卖地是政府的财源吗？而且还信誓旦旦地表示，以他的能力，要把河沙卖出金子的价钱。为何能捞取真金白银的拍卖会，又被他叫停？

吕有顺问：“你知道欧佩克吗？”

杜林祥说：“在新闻上经常看到，好像是和石油有关。”

“没错。”吕有顺说，“欧佩克就是由十多个产油大国组成的石油输出国组织，它对于国际油价的走势，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每当国际油价萎靡不振时，这个组织的所有成员国，就会步调统一地实行减产，并以此拉抬油价。”

吕有顺继续说：“欧佩克手里有石油，而我们政府手里有的是土地。政府要想手里有钱，就必须让地价不断上涨。”

杜林祥说：“你现在叫停河州的土地出让，是否就像欧佩克的减产措施一样，是为了拉抬价格？”

“你还有点悟性。”吕有顺说，“河州要是还像以往那样，隔三岔五就推出一块地，那地价永远涨不上去。因此，我索性就控制供给，让市场出现用地短缺，时机成熟后再把闸门打开，地价就噌噌往上飙。”

杜林祥说：“近期河州政府都不会再卖地了吗？”

吕有顺斩钉截铁地说：“当然不会。8·31大限之前，很多地产商都抓住最后的机会，在手里囤了不少地。就说咱们河州的万顺龙吧，手里起码就有上千亩土地。现在我去卖地，根本卖不出好价钱。可等他们手上的地用完了，那就轮到我漫天要价了。”

杜林祥感觉，手握着号称“一竿风月”的纪州手竿的吕有顺，少了点风月味，倒是更像一个囤积居奇的奸商，而土地，就是他手中最

重要的商品。不过，被吕有顺处心积虑疯炒起来的地价，最终的接盘者可不是万顺龙这样的地产商，而是千千万万的普通购房者。很显然，为了让政府摆脱拮据的状态，吕有顺顾不得那么许多了！

吕有顺继续说：“欧佩克之所以是欧佩克，就在于手里掌握着绝大多数石油资源，它说停止供应就能停止供应。暂停供地不过是权宜之计，真正的治本之策，还是政府必须掌控绝大多数的土地资源。也许你还不知道吧，河州政府手里，根本没有多少土地。”

如此宏观的经济话题，自然是过去的杜林祥没有关心过的，他只好摇了摇脑袋。

吕有顺说：“这几年，许多地都被低价卖给开发商了，政府手里却没有储备多少土地，等到以后土地价格飙升时，后悔都来不及。年初的时候，下面几个局要修办公楼，最后还是我出面协调，从开发商手里把地买过来给他们建办公楼的。”

“我在香港工作过一段时间，”吕有顺继续说，“香港就有一套完善的土地储备制度。这些年，长三角的一些城市，也开始重视土地储备。政府在征收土地后，来进行拆迁安置或置换搬迁，并投入资金搞土地整治，完成“七通一平”后，再将可以直接使用的熟地移交给当地土地出让中心挂牌出售。”

在建筑行业浸淫多年，加之近来又专门留意房地产方面的知识，杜林祥知道，所谓“七通一平”，就是指土地经过整理后，达到通给水、通排水、通电、通信、通路、通燃气、通热力以及场地平整的标准，房地产商就能直接买下这块土地进行开发。那些未经过整理的土地，被称为生地，而整理后的土地，就被叫作熟地。

吕有顺说：“政府握有卖地的权力，如果再把土地资源储备到自己手里，那就成为名副其实的地主了。地价涨多少，由我们说了算，

河州政府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整天为了公务员的工资发愁。”

杜林祥默默地听着，吕有顺则继续说道：“趁着现在地价不高，许多人没有意识到土地的价值，正是进行土地储备的好时机。等以后地价涨上去了，再去搞征地拆迁，难度就会大很多。上个月，市政府通过了《河州市国有土地储备整治管理办法》，拉开了河州土地储备的序幕。抓住这两年的黄金时期，真能把几十万亩土地储备在政府手里，那就相当于握住了几千亿真金白银。”

几十万亩土地储备从哪来？傻子都知道主要是城市郊区的那些村镇。当然，政府征地时会给予适当补偿，不过日后天文数字般的土地出让金，却注定和这些农户无缘。

杜林祥不禁叹了一口气：“地价真要炒上去，那最后有资格拿地的，只能是万顺龙那样的大地产商。像我这种小企业，一点机会也没有了。”

吕有顺笑了：“林祥，你倒有些自知之明。实话实说，地产界的第一桶金你没赶上，现在想进去，只怕为时已晚。”

吕有顺吸了一口烟，又问道：“你研究过8·31大限吗？”

提起8·31大限，那可是杜林祥永生难忘的伤疤，他点点头说：“知道一点。上次闹出那么多不愉快，不就因为这条新政吗？”

吕有顺说：“你是这条新政的直接受害者，想必会记忆犹新。不过，这条新政对于整个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却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想想过去，拿地、批地的过程充斥着暗箱操作，就像卓伯均那样，随便哪个开发商给他送一笔钱，就能低价拿到土地。可在8·31大限之后，所有土地出让都要通过招拍挂的流程，实行公开竞价，价

高者得。我不敢说以后就没有黑幕了，但最起码，会比以往大大收敛。”

杜林祥说：“未来河州的土地盛宴，我是没资格参与了。”

吕有顺目光注视着小溪，语气平缓地讲起故事：“美国西部曾有一股淘金热，很多人怀揣梦想而去，最后却碰得头破血流。不过，那些没有上山淘金，而在山下卖铁锹的人，却无一例外赚了钱。还有20世纪中国的股票热，炒股发家的人不多，在交易大厅门口卖盒饭的人，倒没听说有谁赔本。”

杜林祥一脸疑惑地看着吕有顺，只听吕有顺缓缓说：“我自认是个爱惜羽毛的人，不会干什么违法乱纪的事。但朋友之间，我倒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与分析，为你生意上的事出点主意。我刚才给你讲那么多政府开展土地储备的事，你就没有从中嗅出商机？”

杜林祥说：“土地储备是政府的事，难道我还能插一脚？”

吕有顺说：“整理好的熟地，当然是储备在政府手里。可要把生地整理成为熟地，总得有人去干活吧。未来两年，河州将储备几十万亩土地，这是多大的一个商机。”

吕有顺继续说：“所谓开发，其实有两个层面，就是人们常说的一级开发与二级开发。从政府手里买来土地，而后建成商品房卖给普通消费者，就是二级开发。而将原来的生地，完成征地拆迁，进行整理变成熟地，再交到政府手上，就叫一级开发。8·31大限之后，二级开发市场里比拼的是企业的资金实力，那绝不是你的强项。不过如果你要有兴趣，不妨去一级开发市场试试水。”

对于吕有顺讲的什么一级开发、二级开发，杜林祥好像明白了那么一点，可又终究没全弄懂，他呆在那儿，一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的样子。

“你呀，平时还得多读书，学点有用的东西。”吕有顺没好气地说，“这么给你讲吧，有一个城中村或是棚户区，地理位置不错，政府想把这块地收到自己手里储备起来，等有机会再卖给房地产商。这时，你就去负责把原来的旧房子拆了，做好土地整理，完成“七通一平”，把这块地干干净净地交到政府手上。”

“明白了！”杜林祥说，“就是去做拆迁对吧！二级开发，说白了就是从政府手里买地，然后在这片地上建新房子。一级开发，就是负责把地上的老房子拆掉，完成整理后卖给政府。”

吕有顺说：“你这解释并不十分准确，不过大体也差不多。众所周知，一级开发的利润没有二级开发来的大，但我想，对于你这种实力的企业，也许是最合适的。”

吕有顺接着说：“现在有很多人诟病官商勾结。其实在现代社会，不同企业家交朋友，不尽心竭力为企业服务的官员，简直就是不称职。通过大剧院的事，我认定你是个能干成一番事业的人。因此，只要在政策许可的范围内，不搞那些见不得人的权钱交易，我都会尽力帮助你。话说回来，扶持河州民营企业，不正是我这个市长的应尽之责吗？”

吕有顺的话，传递出一个明确的信息，他愿意出手帮助杜林祥。这正是杜林祥企盼多时的事情。杜林祥深知，不管什么生意，只要有吕有顺的协助，都将一帆风顺。

杜林祥高兴地说：“吕市长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吕有顺这时却拍拍杜林祥：“快看，鱼上钩了。”杜林祥赶紧收竿，没想到竟钓上来一条鲤鱼，看样子足有三斤左右。

吕有顺笑着说：“林祥，没想到啊，就凭你那技术，还能钓起一条大鱼。”

4 唯有低调，才是王道

有了吕有顺的交底，杜林祥便开始雄心勃勃地谋划进军土地一级开发市场。进行土地一级开发，说到底还是从政府手里接活，也需要经过招投标的程序。尤其是吕有顺来到河州后，什么事都强调要规范操作，他多次在会议上说过，凡是从政府手里出去的工程，必须走招投标的流程。

不过，此招标非彼招标。8·31大限后，政府出让土地时的拍卖会，标准十分简单，谁出价高，地就归谁，连傻子也瞒不过。而在一级开发市场，所谓招标就复杂得多了。河州政府将此类招标分成两部分，一个是金额标，一个是技术标。金额标很简单，就看哪家企业的报价更合理。可技术标就复杂了，得综合考察一家企业的资质、技术实力等等。而且每一个具体项目，金额标与技术标占的比重也会有所调整。这样一来，就留下了极大的运作空间。

杜林祥不禁感叹，中国的事情看来还是越简单越好。一旦弄复杂了，聪明无比的中国人就能从中钻到空子。就说什么金额标、技术标之类，外人看上去一头雾水，里面的人却深知其中猫腻。

两个月后，杜林祥便从政府手里签下首单合同，对城北一处棚户区进行开发整理，完成整理后的土地将由政府来进行收购。

能够在河州取得土地一级开发资格的企业中，杜林祥是实力最弱的。不过吕有顺在会上特意举出了大剧院工程的例子，说这家企业关键时刻的优异表现，是值得信任的。

能够与政府做生意，享受的待遇立刻不同。签下合同后，以土地做担保，便有银行的大笔资金注入，拆迁过程中不用为钱发愁；土地完成整理后，政府又会来接盘。这样既不愁买、又不愁卖的生意，想不赚钱都难。

就在杜林祥忙于对棚户区进行拆迁时，河州地产界也曝出另一条重磅新闻。政府通过招拍挂的方式出让市中心的一块土地，经过数家企业的多轮竞标，一家来自广东的大型房地产企业胜出。此轮招标成就了河州历史上的首个地王，更让人跌破眼镜的是，向来在河州房地产界呼风唤雨的顺龙集团，竟然在首轮竞标中便被淘汰出局。

看着报纸上铺天盖地的报道，杜林祥不禁有些庆幸，多亏在吕有顺的指引下，成功进入到土地一级开发领域。8·31大限之后，在土地二级市场上，招拍挂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连顺龙集团都被资金实力更雄厚的沿海企业击败，更遑论自己这种小虾米！一级开发的利润的确如吕有顺所说，比不上二级开发，但竞争也小很多，这里挣的，几乎就是唾手可得的轻松钱。

接下来的几年，在吕有顺的力推下，河州政府的土地储备规模越来越大，河州的财政也变为极大程度依赖卖地收入的土地财政。相应的，杜林祥从政府手里接到的单也越来越多。有些看不上眼的小项目，他就再次发包给其他小公司，自己稳稳当当地收承包费就行。

不经意间，杜林祥的身家就已经过亿，甚至许多小公司的老板，把他像菩萨一样供奉着，就指望着能从他手里接些工程做。往日叫他老杜的人，纷纷改口称杜总，往日叫他杜总的人，也改口叫三哥，那些以往把他叫三哥的人，干脆直接叫三爷。林正亮也沾了不少光，天天在外面应酬不断，人人以和他攀上关系为荣。一家建筑公司的老

板，甚至把自己包养的女大学生送到林正亮的床上。为这事，林正亮的老婆大哭大闹来找杜林祥，杜林祥也把林正亮找来大骂了一通。

杜林祥依靠吕有顺赚了大钱，按说应当好好感谢一下，可吕有顺却从不收他钱。杜林祥后来干脆找到周志斌，想把钱送给周志斌。不料周志斌却说：“我那个外甥早就打了招呼，说一定不能收你的钱。”

甚至有一次陪吕有顺钓鱼时，吕有顺竟主动赠送杜林祥一套价值不菲的纪州手竿，吕有顺说：“你经常陪我钓鱼，辛苦了。再说上次对西郊城中村的拆迁改造，你的公司表现很好，进度比那几家国企快多了。这鱼竿也算是对你的酬谢。”

令杜林祥感到意外的还有另一个人，那就是他的小舅子周玉杰。离开杜林祥的周玉杰，与妻子离了婚，带上江小洋一起创业。几年时间，周玉杰也是风生水起，日进斗金，论身家，几乎和杜林祥不相上下。偏爱越野车的周玉杰，将他那台刚买不到两年的路虎置换成了更具野性的悍马，江小洋则开上了一辆红色法拉利跑车。

如果说许多土地二级开发市场上的开发商是生活在聚光灯下，而杜林祥则是在一级开发市场里闷声赚大钱的话，那么周玉杰从事的生意就更为隐秘。他成天在为死人造房子。周玉杰曾经吹嘘：“我现在就是河州最大的坟王。”

春节回文康过年时，杜林祥与周玉杰还商定，要在老家建一所希望小学。杜林祥当时说自己出三百万，让周玉杰出两百万，可周玉杰却不答应：“别呀，你出三百万，我也出三百万。多出那一百万，再给孩子们盖个图书馆。”

眼看希望小学即将落成，杜林祥便约周玉杰一同去出席典礼。周玉杰爽快地答应下来，杜林祥叮嘱他：“你和小洋就别开什么悍马、

法拉利了，到时我来接你们。”

当天一早，杜林祥叫司机开着那台已跑了多年的奥迪A6，先来接自己，然后去接周玉杰。生意做大以后，杜林祥不仅请了司机，也买了一台崭新的奔驰S600。不过今天，他刻意让司机还是开那辆老款的奥迪。

坐上车后，周玉杰说：“三哥，你怎么不开新买的奔驰？现在连林正亮都买了台宝马，你还坐这奥迪，太寒碜了。”

杜林祥说：“我是特意坐奥迪的，而且也要你们别开豪车。今天的典礼，当地分管教育的副县长也要出席。我们要开着几台豪车同时现身，影响不太好。”

周玉杰笑着说：“三哥，你现在都是和大领导打交道的人了，一个小小的副县长，理他干吗？”

杜林祥摇了摇头：“你不懂啊，唯有低调，才是王道！”如今的杜林祥，也能出口成章了。搭上吕有顺后，杜林祥总觉得自己的知识程度太低，跟人家几乎说不上话。为此，他埋头读了不少书，还请了位秘书辅导自己。

当然，杜林祥读书都是采用周玉杰当年发明的方法，请秘书把几十万字的大部头整理成万把字的提纲。比如一部《红楼梦》，秘书就帮他整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六千多字的故事梗概，让杜林祥大体知道这本书写的是些什么事。第二部分是摘录书中的经典桥段与诗词，比如葫芦僧判葫芦案、黛玉葬花之类。第三部分则是秘书整理的红学发展脉络，其中介绍了十几位研究红学的著名学者，以及他们各自的主要观点。整篇提纲不足两万字，杜林祥一个上午就能看完。他只求知其然，不求知其所以然。但得益于这样囫圇吞枣的学习方法，杜林祥许多时候也能在外面充充门面。

几年下来，杜林祥不仅说话时能引经据典，更成了不折不扣的垂钓高手。正因为这样，吕有顺才喜欢经常叫上杜林祥，一起去溪边垂钓。甚至当初为结交卓伯均而无意间接触的集邮，也被杜林祥重新捡了起来。他收集了不少邮票，甚至还找到河州集邮协会副秘书长严家赣，要求成为协会会员。见一位财神爷送上门来，严家赣自然欣喜不已，甚至提出让杜林祥当会长。杜林祥最后婉言谢绝了，不过对于协会的许多活动，他倒是少不了出钱出力。杜林祥现在的想法已经改变，他认为，人混到一定程度，就得去装模作样地附庸风雅。

杜林祥在车上问道：“玉杰，近来生意怎么样？”

“不错！”周玉杰说，“现在是春夏之交，各种病菌滋生，每天都有死人的。我的生意自然水涨船高。”

杜林祥哭笑不得地说：“敢情你天天盼着死人啊？据说现在这死人的房子，可比活人的还贵。”

周玉杰说：“你也不看看现在地价涨多厉害，所有东西还不跟着涨？就说建公墓的土地吧，也跟其他经营性土地一样，得实行招拍挂。”

“玉杰你行啊！”杜林祥说，“我到现在都不敢去碰招拍挂，只能窝在土地一级开发市场，做一些旧房拆迁、土地整理，你倒是能去拍卖会上高价拿地了。”

周玉杰笑了笑：“三哥，你这是谬赞我了，我哪敢去高价拿地啊？我也是另外想了个门道。”

杜林祥问：“什么门道？”

周玉杰说：“根据现有法规，中国公墓主要分为经营性公墓和公益性公墓。经营性公墓多为城市公墓，面向市民，具有很强的市场特

征。该类公墓的土地是通过招拍挂向国家取得，在销售过程中照章纳税。公益性公墓则是由农村村民委员会提出申请，报当地乡镇政府同意后，由县级民政部门审批，方可成立。该类公墓只能向本地村民提供墓地、服务。”

周玉杰继续说：“公益性公墓原则上是不准对外销售的，可只要跟镇里的领导关系到位，每年再交上一笔承包费，人家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再说公益性公墓成本多低啊，跟那些经营性公墓相比，具有明显的价格优势。”

杜林祥问：“但这毕竟不合规矩啊！人家敢把亲人葬到这儿吗？另外，今后政府追究起来怎么办？”

周玉杰笑了：“三哥，你还是不了解市场啊！中国人本来就不富裕，因此就特别贪图便宜。我手底下的公墓，比那些经营性公墓便宜好几万，自然有人趋之若鹜。只要人葬下去了，我就更不用担心了。中国讲究死者为大，政府真要追究，也不敢把埋下去的人再挖出来。真要那样，我大可以袖手旁观，自有那些死者家属去找政府拼命。”

杜林祥又问：“听说在河州郊区，有四处公墓都是你承包的？”

周玉杰说：“对。公墓选址也很重要，必须找那些离市区较近，交通方便的乡镇。这事只要把镇里的书记、镇长搞定，问题就不大了。”

杜林祥这时忽然想起一句话，条条大路通罗马。自己费那么多心思才攀上常务副市长的高枝，人家周玉杰搞定几个乡镇领导，也一样赚大钱。看来中国的官员，无论职位高低，手里的权力都不小啊。

杜林祥看了看坐在旁边的江小洋，说：“玉杰，你和小洋在一起的时间也不短了，什么时候把事办了？”

周玉杰说：“三哥，你把话说清楚啊。究竟什么事？如果是那方面的事，我们几年前可就办了。”

听到周玉杰这话，不仅杜林祥，就连开车的司机都笑了。周玉杰在荤段子方面的确有天赋，几乎是张口就来。

“讨厌。”江小洋拍了一下周玉杰，说，“古时候父母过世，官员要守孝三年。你是不是和前妻离婚了，也准备守孝三年？”

周玉杰笑道：“还真让你说中了。”

这时，杜林祥插话道：“据我所知，守孝期间，可是不能干那事的。你们这段时间，不会一直没做过吧？”

一车人又是哈哈大笑。不过杜林祥已经觉察到，对于结婚的事，江小洋是很急迫的，倒是周玉杰，一副能推就推的样子。

汽车驶入学校后，学生们在两旁列队欢迎，副县长也早早等候在此。一阵寒暄后，典礼便正式开始，因为讲话次序谁先谁后的问题，杜林祥和副县长又彼此谦让了好一阵。

众人佩戴红花站在主席台上，青春靓丽的江小洋，自然成为其中一道曼妙的风景线。肉色的裤袜衬托出修长的大腿，深黑色的乳罩，躲在粉红色的连衣裙里若隐若现。那些正处于青春发育期的农家子弟，哪里见过这么摩登的女郎，一个个盯得目不转睛，就连那位副县长，也不时瞟上几眼。

杜林祥也觉得江小洋有些过了。平时在家，为了和周玉杰调情，你怎么穿都行，可今天出席希望学校的落成典礼，穿这么风骚干嘛？妻子周玉茹对江小洋向来也没什么好感，并说就因为这个狐狸精，才害得玉杰离婚。是啊，一个能吸引男人目光的女人，一定也能点燃女人的妒火。江小洋这样的女人，在同性圈子里大概不怎么受欢迎。

典礼结束后，副县长说在县城的宾馆订好了酒宴，可杜林祥再三推辞，说就想在学校新建成的食堂，和学生们一起吃饭。

在食堂用过便饭，杜林祥便起程回河州。车刚上高速，他便接到弟弟杜林阳的电话。这些年生意越做越大，他的两个弟弟杜林阳、杜林斌也投奔了过来。尽管两人能力平平，但看在亲兄弟的分儿上，杜林祥也把他們安置在公司。

杜林阳口气急促地说：“三哥，不好了。林哥被人捅了一刀，现在正在医院里抢救。”

杜林阳口中的林哥，自然就是林正亮。杜林祥连忙问：“出什么事了？”

5 不出事就是本事，一出事就是大事

原来，公司不久前刚接了一个项目，就是对河州西郊的一个棚户区进行土地整理。里面大多数居民对拆迁补偿并无异议，只是有一户姓王的人家死活不同意，而且开出的条件令杜林祥根本无法接受。

政府这边催得很急，拆迁再不能完成，杜林祥的公司就面临违约。最后，林正亮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安排一个熟人去请王家三兄弟喝酒。趁这个机会，林正亮带着两台推土机，就把人家的房子给铲平了。

实话实说，这种事以前他们干过许多次，最后都是不了了之。却不想这三兄弟是当地出了名的争强斗狠的人物，他们分头打电话，十分钟时间就换来几十个身强力壮的彪形大汉。林正亮见势不好，也赶忙从公司调人手。可远水解不了近渴，对方的人马很快就把林正亮围住。

王家兄弟不好惹，但林正亮这些年也在江湖上混出了地位。他心想，老子在河州，白道黑道都有人，还能在你这小阴沟里翻船。双方都是狠角色，见面后连架都没吵一句，就直接干上了。木棍、砖头、铁锹、菜刀，能用的武器都用上了，林正亮和一名工人在混乱中被人捅了一刀。最后幸亏警察及时赶到，才把人救了出来。

杜林祥虽然关心林正亮的伤势，但也很生气地质问道：“怎么会这样？我以前不是交代过，干这种事一定要把人带齐吗？”

杜林阳支支吾吾地说：“估计林哥这次也是大意了。”

这几年干拆迁，杜林祥从没惹出什么乱子，原因就在于他一直把握住两个原则。首先，杜林祥自认是个宽厚大度的人，有些项目哪怕自己的利润少一点，也会多给拆迁户一些补偿。另外，实在遇到那些漫天要价的人，每一次强拆时他都会精心准备，慎之又慎。

杜林祥所谓的“把人带齐”，其实在公司内部是有一套制度的。真要碰上软硬不吃、死活不搬的人，那就切切实实地给他们一点颜色。强拆时一般得带上四拨人，打头的就是从社会上招募的一些身强体壮、画满文身的青年；站在后面的，就是推土机和民工；另外也得提前通知公安到场，以防发生意外；最后还得把医院的急救车叫上，真有不测能第一时间送医。

有些拆迁户一看前面那些画满文身的青年，就吓得抱头鼠窜，那么接下来的工作就简单了。遇到不信邪的也不要紧，就叫这些青年和拆迁户扭打在一起。双方只要一接触，公安就会出面，以聚众斗殴的理由把两拨人通通抓走。拆迁户一旦离开，推土机与民工马上蜂拥而至，几下就把房子夷为平地。

每次强拆，杜林祥都要叮嘱下面“把人带齐”。这一次，林正亮显然没听招呼，结果才被人捅了刀子。

周玉杰也很关心林正亮的伤势，司机立即加快速度，一行人急匆匆地赶往医院。到医院时，林正亮刚从抢救室里被拖出来，医生说，刀子进去时，离肝脏只差一厘米，这次也算林正亮福大命大，好好治疗应该很快就能痊愈。

杜林祥总算把心放下，长舒了一口气。他想起之前吕有顺说过的话，“趁着现在地价不高，许多人没有意识到土地的价值，正是进行土地储备的好时机”。近几年，地价、房价疯长，大多数人显然都意识到了土地的价值，再去搞拆迁，难度肯定会大得多。杜林祥也宽慰自己，出这样的事，也有其必然因素，怪不得哪一个。所幸的是，林正亮的伤并无大碍，这已经是万幸。

这时，杜林祥的电话响起，拿起一看是吕有顺打来的：“你怎么办事的？拆迁拆出人命了。现在人家都把尸体抬到政府门口了。”

杜林祥一下子蒙了，他说：“什么尸体？”

吕有顺说：“你们今天去拆一户姓王的人家的房子，跟人家发生械斗，最后把三兄弟中的老大给捅死了。怎么，你还不知道？我看你是不是挣钱挣糊涂了，出这么大的事居然还要我来给你汇报。”

杜林祥意识到，械斗中刀剑无眼，没准这回真闹出人命了。他忐忑地说：“吕市长，这事你别急，我会处理的。”

吕有顺气愤地摔掉电话，杜林祥也把当时就在现场的杜林阳唤了过来：“听说人家那一边死人了，你知道吗？”

杜林阳说：“反正他们那一边也有人受伤，至于死没死的，我也没去关心。”“混账！”杜林祥顾不得是在医院走廊，怒不可遏地骂道，“你长的是猪脑子啊，这种事你不关心，那要关心什么？”对这

个弟弟，杜林祥简直有点恨铁不成钢。出这么大的事情，自己这边居然毫不知情，还要吕有顺来通报。也难怪吕市长在电话里火冒三丈！

杜林祥赶紧安排人手去打听。结果真如吕有顺所说，王家的大哥在冲突中被刺中心脏，当场殒命。现在人家抬着尸体，纠集了好几百人，把市政府都给围了。做生意这么多年，还是头一次摊上人命关天的大事，杜林祥在屋里来回踱步，却又想不出什么办法。到了晚上，公安局就派人来把当时在拆迁现场的杜林阳和其他几名工人抓走了，这一下，杜林祥更是急得满头大汗。

晚上八点刚过，吕有顺的秘书刘光友又打来了电话。秘书的语气比起领导自然平缓了许多：“我们做了很多安抚工作，聚在政府门口的人总算撤走了。”

杜林祥说：“刚才公安局来人，把我弟弟和几个工人都抓走了。”

刘光友说：“这是刑事案件，当然要抓人。”

“是、是，”杜林祥语气颤抖地说，“那接下来怎么办？”

刘光友说：“政府只是把他们暂时劝回去了，接下来还闹不闹，谁都说不准。只要死者的家属一直闹下去，你就没有安生日子。”

杜林祥赶紧说：“好的，我这就去找死者家属。一定会千方百计安抚住他们。”

刘光友加重语气说：“领导说了，不出事就是本事，一出事就是大事！”

放下电话，杜林祥赶紧让人和王家兄弟联系。后来知道，人家已经在被铲平的房子跟前搭起一座灵堂。杜林祥正准备动身赶过去，身

边的周玉杰却拦住他：“三哥，你不能就这么去！对方现在情绪很激动，你这么一个人去，要真起什么冲突，那可要吃大亏。”

听周玉杰这么一说，杜林祥心里也不免胆怯。人家可是亲大哥死了，情绪一激动，指不定干出什么事，真要去了，没准哪句话惹恼人家，立时就会刀枪相向。

杜林祥为难地说：“你顾虑得有道理，但我总不能带着大帮人去，那样更会激化矛盾。”

周玉杰说：“人贵精不贵多，我跟着你去，另外再叫上五六个身手好的弟兄。”

站在一旁的杜林祥的司机高明勇插话道：“咱们不是和当地派出所关系很好吗？同他们打声招呼，让他们在外围警戒一下，真要不测，赶紧把我们救出去。”高明勇已经为杜林祥开了两年的车。他也是文康人，说起来还算杜林祥的远房亲戚。这小子当过武警，平时也有股子聪明劲。杜林祥一度还打算把高明勇提拔到更重要的岗位。

杜林祥此时连连点头：“你们考虑得很周全。告诉一起去的兄弟，真要发生冲突，也只是保护咱们冲出来就行，千万不要再伤人。另外叫他们今晚注意着装，不要穿得像黑社会一样。”

杜林祥与周玉杰坐上高明勇驾驶的面包车，另外还带了六名手下，便直奔王家的灵堂。杜林祥刚下车，就被人认了出来，有人大声喊道：“这人就是那公司的老板！”

王家老二、老三立刻带着十多个人围了过来，看着对方一个个凶神恶煞，杜林祥惊得连话都说不出。关键时刻，倒是高明勇反应迅速，他挺身说道：“各位大哥，各位英雄好汉，出了今天这样的事，我们也很痛心。如今过来，一则表示哀悼，二来也是和你们商量一个

解决办法。事情已经出了，大家总要坐下来，一起找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

对方的情绪稍微有所平静，沉默了几秒钟，王家老三大声喝道：“你们不是说来表示哀悼的吗？那好，统统到我大哥灵前上香磕头。”

按照河州习俗，只有长辈过世，晚辈才会去灵前上香磕头。王家的这一要求，明显带有侮辱性质。然而事到如今，杜林祥哪还顾得了这些。他接过一炷香，跪在灵前，一边磕头一边念叨：“老王啊，都怪我来得太晚，才造成现在这局面。我对不住你啊！”

杜林祥刚站起身来，王老大的媳妇又从后面冲出来，一把揪住他的衣领，大声骂道：“就是你这混蛋，杀死了我男人，今天就要你抵命。”

现场的气氛瞬间又紧张起来。杜林祥这时倒镇定了许多，他不紧不慢地说：“大姐，你今天要打要骂，我都没有怨言。真要把我杀了，就能把老王换回来，我眼都不眨一下。可事实是，就算你把我杀了，还是于事无补，自己反倒成了杀人犯。”

杜林祥转头对周玉杰说：“你们给我听着，今天王家的人要打要杀，随他们的便，你们谁都不许插手。”这句话，其实是事前约定好的暗号，意思是说，局势如果进一步恶化，立即动手把我救出去。

杜林祥的这一番表演，倒在一定程度上平息了现场的怒火。周玉杰立刻凑到王家两兄弟跟前说：“两位大哥，这里人多嘴杂，不是说话的地方。要不咱们在附近找个茶坊，坐下来好好聊聊。”

王家两兄弟商量后点点头，一行人便走出了灵堂。终于离开了这个鬼地方，杜林祥长舒一口气。来到茶坊的包间，周玉杰说：“两位

兄弟，事情已经出了，与其无休止地闹下去，不如大家一起商量个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你们看呢？”刚才在灵堂还称呼“大哥”，到了茶坊，周玉杰自觉腰板也能挺直一些，便改口叫“兄弟”。

王老三第一个开口：“好啊。要解决问题，关键看你们有多少诚意？”

杜林祥说：“我们绝对是带着诚意来的，你们有什么条件，直说！”

王老二说：“很简单，就三点。第一，当初拆这房子，你们只给七十万赔偿款，而我们的要求是三百万，现在这三百万，一分不能少。第二，我大哥就这么去了，那可是一条人命啊，怎么说也得再拿出两百万。最后，严惩凶手，一命抵一命。”

听到这些条件，杜林祥脑袋都快要炸开了。他为难地说：“两位兄弟，这条件是不是也忒高了点？”

王老二把桌子一拍：“高你妈个头，姓杜的，你要不答应，老子明天就继续把尸体抬到政府门口。”

已经很多年，没人敢在杜林祥面前如此放肆了。他强忍下这口气，说：“两位兄弟，这样漫天要价，可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王老三这时也吼道：“那好，咱们就没什么可谈的了。二哥，走！明天继续去政府门口讨说法，实在不行就把公路也堵了，老子就不信没人管。”

杜林祥口气不软不硬地说：“两位兄弟明天要怎么做，那是你们的自由，我管不着。不过，今天我有责任把该说的话说出来。”

周玉杰在一旁劝说：“兄弟熄熄火，有什么事不能好好谈的？先听我三哥把话说完，再走不迟。”

杜林祥点上一支烟，说道：“你们一直说要闹，那好，我就帮你们分析一下，这样闹下去，究竟能得到什么？”

杜林祥弹了弹烟灰，继续说：“我来之前也咨询了律师，像今天这种情况，属于双方械斗中互有伤亡，而且还是你们先动手。真要打官司，我们那边最多是个过失杀人，连死刑都判不下来。你们所能获得的，就是刑事案件中的附带民事赔偿，那点钱有多少，你们大可以自己去咨询律师。”

王家兄弟其实早就咨询过律师，按律师的说法，刑事案件中的附带民事赔偿通常都很低，少则几万，多则几十万。

杜林祥又说：“接下来聊聊房子的事，你们的房子已经被拆了，还赔偿什么呢？当初你们三兄弟日夜不停、一步不离地守着房子，就是因为你们清楚，房子在，你们就还有讨价还价的资本，房子没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如果不是今天出现伤亡，单就是为房子的事，你们闹上天也没人理。”

杜林祥加重语气说：“真要是最后，我手下的人被重判，你们也拿到了几十万的民事赔偿。这件事在法律层面就没有任何瑕疵，你们也没有任何再闹的理由。执意闹下去，政府没准还会以扰乱公众秩序的理由，把你们给抓了。”

王老三这时吼起来：“姓杜的，你别以为我们这么容易糊弄。真要这样，那你还来找我们谈个屁！”

杜林祥说：“兄弟，今天我就说句实话，你们无休止的闹下去，对我公司的影响肯定很大，媒体会挞伐，政府会来调查，也许我这公司就得破产或是被查封。但你们要清楚，我的损失，和你们所能得到的收益，根本就是两回事。哪怕我杜林祥倾家荡产了，你们也分不到什么好处。”

王家兄弟没有吭声。杜林祥说得没错，他们的目的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是非要把杜林祥往死里整。

周玉杰这时趁热打铁掏出一份医院证明，说：“兄弟，今天的误会咱们可是互有伤亡。我们的一个人现在还躺在医院，身上挨了一刀，脑子也被砖头砸了。喏，这就是医院开的病危通知书，说是没准要成植物人。”周玉杰出发前，找医生开了一个假证明，目的就是拿出来吓吓对方。

王老二看都不看一眼，就把证明扔在地下：“难不成还要老子赔你们钱？”不过，他此时的口气，已没有一开始那么强硬。

杜林祥笑着从地下捡起证明，说：“我当然没说要你们赔偿。但事情嘛，总是一码归一码，真要较起真来，还真不好说。兄弟们也是在江湖上混的，应该很清楚，这植物人下辈子的护理费，可比赔偿一个死人贵多了。”

王家兄弟终于软下口气，问：“你们打算怎么办？”

杜林祥伸出两根指头，说：“两百万，所有恩怨一笔勾销。当然了，这件事属于刑事案件，法院肯定会宣判，所以还要麻烦兄弟在法庭上，主动要求法院对咱们的人从轻发落。”

“不行！”王老三一拍桌子，“你他妈当老子们是要饭的？”

“兄弟，说话客气些。”杜林祥此时的口气也硬了起来，“大家坐在一起是解决问题的，别一口一个脏字。你们要不满意，也可以报个数。”

王家兄弟商量了一下，说：“三百万，这是我们的最后底线。”

杜林祥犹豫了一阵说：“大家各退一步，两百五十万。”

周玉杰插话说：“兄弟，这钱不少了。拆房子原本就要赔偿七十万，加上这两百五十万，你们一大家人，起码下半辈子衣食无忧了。再说你们也要体谅我们的难处，医院里还躺着一个植物人，接下来几十年不知要花多少钱，还有，哪怕有你们求情，咱们的人进去坐几年牢怕是免不了，对人家的家属，不也得表示一下。”

王家兄弟互相看了一眼，都点了头。杜林祥高兴地说：“兄弟们果然是爽快人。那明天就把灵堂拆了，也不要再闹了，我先给你们一百五十万，剩下的一百万，你们在法院上公开要求法官轻判后，立即兑现。”

王老二说：“明天拆灵堂没问题，但我大哥的丧事总要办得风风光光。这丧葬费，你们可得出！”

周玉杰说：“丧葬费又得多少？”

王老二说：“起码三万。”

周玉杰本来还想砍砍价，不过杜林祥巴不得事情早点了结，便急着拍板说：“三万就三万，灵堂一拆，我马上给。”

杜林祥接着说：“还有这件事，过去就过去了，你们千万不能捅给媒体。”

王家兄弟点点头：“这规矩我们当然知道。”

从茶坊出来后，杜林祥长舒了一口气。哪怕花点钱，事情总归是收场了。由于处理及时，想必对自己以后的生意，也不会造成多大影响。

虽然已是晚上十二点过，杜林祥还是给吕有顺打去电话，说自己已经把事情摆平，王家兄弟明天不仅不会再去政府，还会主动拆灵

堂。已经睡下的吕有顺，打着哈欠说：“摆平就好，这回总算是有惊无险。”

6 京城神秘的删帖公司

第二天一早，还在被窝里的杜林祥被一阵电话铃声吵醒，一看号码，是安幼琪的北京号码。安幼琪离开河州后，便在北京一家大型房企担任营销总监。安幼琪每次回河州都会来找杜林祥，杜林祥有机会去北京，也会联系安幼琪。就算平时，两人也会经常煲一下电话粥。

杜林祥揉了揉惺忪的睡眼，说：“小琪啊，什么事？”不知从何时开始，杜林祥已经把对安幼琪的称呼改成小琪，而安幼琪也会叫他林祥。

安幼琪说：“我刚到办公室，本想浏览一下河州的论坛，结果却看到一条帖子，说你们公司强拆弄出人命，还用高价封口费摆平了死者家属，有没有这回事？”

杜林祥一下子惊醒过来：“是有这回事，不过死者家属已经同意和解了，这事怎么上网了？”

安幼琪说：“那你得赶紧想办法。我看这个帖子的发出时间是一小时前，现在转发的人还不多。真要被炒成热点事件，那就晚了。”

杜林祥赶紧给王家兄弟打电话，厉声质问道：“昨晚上不是都说好了吗？这事到此为止，你们怎么把它发到论坛上了？”

接电话的王家老三也蒙了：“什么论坛？啥意思啊？”

杜林祥说：“就是网上的河州城市论坛，有人把这事挂到网上了。”

王老三大声说：“我们兄弟俩，连网都不会上，更甭提什么论坛了。杜老板，我们这边已经开始拆灵堂了，你不是想赖账吧？”

杜林祥没好气地说：“放心，只要你们履行承诺，我绝不会赖账。”

杜林祥急得连早饭都吃不下，在客厅里不停抽烟。正在医院照顾林正亮的周玉杰也打来电话，说自己看到了帖子，还说一会儿就赶过来，大家一起商量办法。

直到中午时分，杜林祥通过各种关系才打探清楚，帖子是昨天去现场采访的河州晚报的记者发的。尽管河州媒体都没有报道此次事件，但那名去采访的记者，见报纸不让登，就直接把事情发到了论坛上。

吕有顺得知情况后也是火冒三丈，说要严肃处理相关责任人，还让河州城市论坛立刻将这条帖子删除。然而，许多外地网站已经转发了这条帖子。全国那么多家网站，吕有顺打招呼只能管住河州的事情，其他地方可是鞭长莫及。吕有顺也专门打来电话，说：“这条帖子在网上还没有火起来，必须赶在第一时间行动，晚了后悔都来不及。”

刚放下的心又被提到嗓子眼，杜林祥的心情简直糟到了极点。连吕有顺都一筹莫展的事，自己有什么门路！杜林祥对于网上的世界，实在过于陌生，他打开电脑，不停地搜索相关信息，除了在心里默默祈祷，就只能眼睁睁看着帖子被网友转发、评论。

这时，周玉杰过来了，听完杜林祥的讲述，他倒是一拍大腿：“这事我有办法！”

周玉杰说：“一年前，我的公墓生意也被人在网上发帖曝光了，后来才知道，北京有许多专门做删帖生意的公司。这些公司一般打着公关公司或是传媒公司的幌子，其实就是做删帖生意。”

杜林祥有些吃惊：“还有人专门做这门生意？你的意思是说，只要给钱，网上所有帖子都能删掉？”

周玉杰点点头：“是的。当时我给了五万块钱，一天之内，关于我的所有负面信息就在网上绝迹了。”

杜林祥几乎大叫起来：“那你赶快再和这些公司联系，只要能删帖，钱不是问题。”

周玉杰说：“好，我这就联系。”

就在周玉杰打电话的时候，杜林祥也联系了在北京的安幼琪，问她有没有这方面的关系。安幼琪说现在的确有很多删帖公司，她所在的企业也同这些公司合作过。她马上让企业的公关部经理再和相关公司沟通一下。

安幼琪还提醒说：“有吕市长把关，河州的媒体应该不会有什么动静。可也要提防一些外地媒体看到网上的帖子后，顺藤摸瓜找到王家兄弟，最后把这件事捅出去。”

杜林祥恍然大悟，说：“有道理。那我现在怎么做？这些媒体我又控制不了。”

安幼琪说：“媒体你的确控制不了，但你可以控制住王家的人啊。立刻找个地方，把他们好吃好喝地供奉着，断绝他们跟外界的一切联系。记者就算追到河州，采访不到任何消息，也写不出来稿子。”

杜林祥点头说：“你提醒得很及时，我马上安排人去办。”

事后证明，安幼琪确有先见之明。北京、广州的几家媒体当天就派记者奔赴河州，可王家兄弟却被送去了郊区的一处农家乐。杜林祥安排了专人，整天陪着他们打牌、喝酒，两人的手机也一直处于关闭状态。记者找不到任何线索，报道也只能无果而终。

周玉杰和北京的公司联系后，说对方要价二十万，保证在两天内删除所有帖子。安幼琪也回话说，她联系的公司报价十五万，也能够两天内完成删帖。周玉杰本说安幼琪联系的公司更便宜，干脆就用她那一家，不料杜林祥却说：“两家合起来，不也才三十五万吗？这两家，咱们都用起来，让他们通力合作，一定要在一天内删完所有帖子。玉杰，你这两天有事没有？”

周玉杰说：“这两天我没什么事。”

杜林祥说：“我打算立即飞去北京，我要亲眼看着他们把帖子删干净。你如果有空，就陪我一起去。”

周玉杰知道杜林祥如今是遇着一道难过的坎了，无论作为小舅子还是往日的部下，他都义不容辞。周玉杰说：“三哥吩咐的事，我有什么问题！”

两人立即从杜林祥家里出发，直奔机场。下午五点过，他们就飞抵北京。安幼琪亲自开车来接机，她对杜林祥说：“咱们联系的两家公司，如今正开足马力删帖。”

杜林祥说：“好，咱们就去他们公司看看。”

两家删帖公司的办公室都在位于三里屯附近的写字楼里，其中一家公司的老板叫徐千度，曾经在一家著名网站工作。这两年他自己出来创业，专门做删帖生意。徐千度早已等候在公司里，见到杜林祥，他热情地伸出手来：“感谢杜总的信任。你放心，很多知名企业以及

地方的政府官员都和我们合作过，客户的需求，我们都会最大限度满足。”

这位徐千度，看样子只是一位三十出头的年轻人，不过他公司的办公室却很大，足有五百多平方米。据安幼琪说，在三里屯租这么一间写字楼，每年的租金就近百万。

杜林祥关切地问：“今晚能删完帖吗？”

徐千度笑了笑说：“应该问题不大，我已经通知手下所有的员工加班。我的员工，大多来自著名的网络企业，他们和各个网站之间都建立起了很好的关系。”

徐千度让杜林祥把心放宽，并说你们从河州一路赶过来很辛苦，先去吃饭吧。徐千度把他们带到三里屯的一家台湾菜馆，并点了这里的特色菜。

刚坐下，杜林祥就问：“这网上的帖子，到底怎么删啊？”

徐千度哈哈笑道：“这本来是公司机密，不过看到三位都不是在我这个圈子里混的人，我就破例透露一下。”

三人顿时都来了兴趣，只听徐千度说：“删帖必须求助于门户网站的管理人员。大家知道，我以前就在网站里工作过，我手下的员工也大多来自各大网站，凭借这层关系，再加上一点公关费用，自然就能搞定。”

周玉杰操着一口洪西话说：“听起来似乎也并不复杂嘛！”

徐千度是河北人，一口普通话自然十分标准。安幼琪当过大学老师，这两年又在北京工作，说起普通话比徐千度也差不了多少。杜林祥的普通话最糟，但他还是强迫自己努力去说。唯独这个周玉杰，到了京城，还是操一口洪西话，只是语速比平时慢了些。要说普通话的

发音，周玉杰即便赶不上徐千度，至少比杜林祥高出一大截。杜林祥曾听周玉杰用普通话念过他大学时代写的诗歌，字正腔圆，很是标准。

不光如今，后来的周玉杰，哪怕出席许多公开场合，依旧是一口浓重的洪西口音。杜林祥专门问过他，明明自己的普通话并不差，干嘛不说？周玉杰回答了两点原因：第一，洪西话毕竟不是粤语、闽南语，只要稍微说慢一些，大多数人都能听懂，不影响彼此交流；第二，坚持说洪西话，才说明我有自信心。

周玉杰解释说，你看电视上经常有一些台湾评论员，说完国语后还不忘加一句，“这种事用我们台湾话讲就叫作……”。还有一次碰到一个香港女人，长相平平但穿着很摩登，人家一上来就用生涩难懂的港式普通话说“对不起，我的普通话很差，大家多包涵”，结果周围的人反而投去羡慕的目光。试想一下，如果是位口音浓重的陕北老农说出同样的话，恐怕只会引来一阵讥笑。“都是地方方言，为什么台湾话、香港话就是时髦，洪西话就是土？那是因为很多人失去自信心。”周玉杰如是说。

周玉杰还认为，学习任何一种语言，主要取决于环境，没什么深奥的。他老爱讲一个笑话：一位中国留学生苦学英语，结果到了美国的第一天就大发感慨，“美国人太厉害了！就连在机场厕所里打扫卫生的黑人，英语都说得比我好！”

周玉杰桀骜不驯的个性，由此也可见一斑！

言归正传，徐千度听到周玉杰的话后，笑了笑说：“对于这个圈子内的人来说，当然不复杂，可对于你们这些圈子外的人，却难如登天。比方说，各大网站的管理人员是谁，他们的联系方式是什么？你们都不知道。退一步说，你们就算知道了这些，可毕竟以前没什么交

情，贸然把钱送过去，人家还不敢收。干我们这行，说白了就是利用信息的不对称。”

徐千度又自言自语地说：“现在删帖，也比过去难多了！过去给网站的小编打个电话，事情就能搞定，现在必须去勾搭更高阶的管理人员。过去还能凭熟人关系，吃顿饭没准人家就肯帮忙，而现在，再熟的人都得付钱。”

安幼琪说：“你们纵然在圈内有很深的人脉关系，可毕竟全国有那么多网站，不可能每家都有熟人。”

“那是当然。”徐千度说，“这种时候就需要资源共享。我们删帖公司通常都建有QQ群，出现某个搞不定的单子时，就在群里发信息，说需要某某网站的资源。这时群里自然会有人回话，事成之后我们也会按规矩给人家提成。”

“你们就从没遇到过搞不定的网站？”周玉杰问。

徐千度说：“当然有，但我们有的是应对办法。像那些小网站，我们甚至可以直接请黑客给黑掉。去年为删一个帖子，我亲自给辽宁的一个小网站打电话，结果他们竟开价一万。把老子惹毛了！最后直接给黑客付了两千块钱，让他们那个网站瘫痪了半个月。当然了，这一招只能去对付那些小网站，像百度、新浪等大网站行不通。”

正说着，徐千度的电话响了。他接完电话后对周玉杰说：“周总，你这嘴巴真毒，你刚说完，我这就碰到一家软硬不吃，怎么也搞不定的网络论坛。而且这家论坛的技术实力很强，不可能让黑客直接去黑掉。”

周玉杰尴尬地吐了吐舌头，杜林祥则紧张地问：“那怎么办？”

徐千度说：“你们不是同时请了两家公司吗？杜总你协调一下，今晚就让两家公司的工作人员一起行动，咱们疯狂地在这个论坛上发帖，这样就能把你们那条帖子挤到后面去。这种做法，用我们的行话就叫网络稀释。”

杜林祥连声说好，并立即同另一家删帖公司联系。当天晚上，两家公司上百名员工都熬了通宵，在这个论坛上发了几百条帖子以及无以计数的回复，硬生生把河州强拆出人命的帖子钉在了十分靠后的位置。

看到徐千度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展现的专业能力，杜林祥终于放心不少，他问道：“你们平时的客户主要是哪些人？”

徐千度诡异地笑了笑，说：“什么人都有，明星、官员、企业，都有删帖的需求。不过里面最好打交道的还是官员。企业有成本限制，会评估负面新闻的影响，来考虑是否要在删帖上投入成本。官员为了仕途，删帖几乎不计成本。尤其是要召开重要会议之前，我几乎忙不过来。”

杜林祥感叹道：“徐总找了门好生意啊，想必年纪轻轻就已经跻身富豪行列了。”

徐千度叹了口气说：“差得远哦，我经常告诫自己，还差五毛才到一个亿。”杜林祥还不明白徐千度此话的含义，不过安幼琪、周玉杰却都哈哈大笑起来。

杜林祥当晚就住在三里屯附近的酒店，第二天一早，他刚起床就打开电脑。杜林祥惊喜地发现，那条令他寝食难安的帖子，终于在网上销声匿迹。徐千度隔一会儿发来短信，用充满诗意的语言写道：

“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已消失在灯火阑珊处。”另一家

删帖公司负责人的短信几乎同时也到了：“落得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杜林祥欢喜地骂道：“妈的，这帮人做的都是些见不得人的生意，不过一个个倒是喜欢舞文弄墨的才子。”杜林祥也立刻给河州打电话，让公司里的人按约定打款。

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终于被化解掉，杜林祥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他本打算中午就飞回河州，可周玉杰说有几个同学在北京，一定要和他聚一聚，于是就改订了第二天的航班。周玉杰让杜林祥和自己一起去，杜林祥却连连摆手，说：“你们同学相聚，我一个外人就不去凑热闹了。”

杜林祥坐在宾馆百无聊赖，便抓起电话打给安幼琪：“小琪，我好不容易来趟北京，昨晚把正事办完，今天你怎么就不见踪影了？”

安幼琪说：“我也想联系你啊，可想一想你的小舅子就在身边，最后只好作罢。”

从女人口里说出的话，总会让一些男人浮想联翩。大家都是熟人，为什么周玉杰在身边，安幼琪就只好作罢？安幼琪还是周玉杰引见给自己的，但此时的安幼琪，却不对周玉杰直呼其名，反而说“你的小舅子”。两人是怎样的关系才会让对方觉得小舅子在身边碍事呢？

杜林祥说：“玉杰跟他的同学聚会去了，就我一人在酒店，无聊得很啊！”

一听这话，安幼琪倒显得很高兴，她调侃道：“无聊好啊，整天在河州花天酒地的，也到京城来过过清心寡欲的生活。”

杜林祥叫屈道：“天理良心啊，我在河州什么时候花天酒地了？”

安幼琪说：“那好吧，真要无聊了，我就请你出来坐一坐。”

杜林祥开心地说：“好啊，到哪？”

安幼琪说：“我们就去后海吧。”

杜林祥立刻感觉全身来了劲，下楼打了个出租车，直奔后海而去。后海的大名，连远在河州的杜林祥都是知道的。如果说大名鼎鼎的三里屯酒吧街走的是流行线路，那么后海酒吧街无疑走的是文化线路。这一带的酒吧没有嘈杂的音乐和混浊的簇拥，只有悠扬的歌声和浓郁的文化气息。

后海，其实是一个巨大的人工湖，是旧时皇家独享的一泓清池。后海地处北京市中心，距天安门仅有四五站地，同著名的北海一水相连，与景山、故宫遥遥相对。后海是一片有水而能观山、垂柳拂岸的闲散之地，周边的王府和名人故居更为它铺陈着京味和历史的无穷韵味。来到这里，依然能看见老北京四合院建筑群的缩影，依然能咀嚼那早已远去的皇家遗韵。

出租车驶过“月牙河绕宅如龙蟠，西山远望如虎踞”的恭王府，向右一拐，便来到后海酒吧街。初看后海的酒吧，大都有四合院门脸式样的沉沉历史感，每家的店名也充满文艺范，诸如“湖畔”“左岸”“白枫”“邂逅”“胡同写真”。

来后海，自然不能辜负这一顷碧波。安幼琪订好两个窗外临水的座位，已等候在里面。待杜林祥坐下，她说道：“知道你的喜好，早就为你点了一壶碧螺春。”

对于这个女人的细心与体贴，杜林祥很是受用。他抿了一口刚沏好的碧螺春，说：“咱们单独在一起喝茶聊天，还是你回河州过春节的时候吧。”

安幼琪点点头：“你记性还不错，是春节的时候。”

杜林祥说：“你没事还得多回家乡看看，也好解一解我们这些故人的相思之苦。”

安幼琪扑哧笑出声来：“别刚读了几本书就跑出来卖弄风雅。我还是喜欢以前那个充满野性的杜林祥。”

杜林祥说：“你又没见识过，怎么知道我有野性？”

“讨厌！”安幼琪拍了一下杜林祥，“你们这些男人，提到野性总往那方面想。没劲！”

杜林祥哈哈大笑：“对不起，是我想歪了。”

安幼琪说：“其实我上个月回了趟河州，只是没有联系你。”

杜林祥问：“为什么不联系我？”这些年来，只要安幼琪回河州，总会第一时间通知自己，因此杜林祥感觉很好奇。

安幼琪说：“我回去办离婚手续的，只待了一天。”

“你真离婚了？”杜林祥轻声说。

安幼琪说：“我跟你说过，这个婚迟早得离。”

这些年，杜林祥与安幼琪之间已经无话不谈。安幼琪说过，老公很爱她，也对她很好，甚至可以一日三餐端到面前。但安幼琪实在无法强迫自己去爱一个懦弱无能的男人。

安幼琪说：“说心里话，我觉得对不起前夫，所以河州的房子、存款，全都留给了他。”

杜林祥说：“你才三十多岁，总得重新组织家庭。考虑过再婚的事吗？”

安幼琪直勾勾地看着杜林祥：“当然。所以才找你啊。”

听到这话，杜林祥一时竟不知所措，端茶杯的手悬在了半空中。

“开玩笑啦。”安幼琪笑着说，“放心，我不会缠着你的。再说我已经有新男朋友了。”

杜林祥问：“谁？”

安幼琪说：“他在北京一所大学当老师，是我几个月前认识的。比我还小两岁，不知道成不成，先相处一段时间再说吧。”

杜林祥的心里五味杂陈，不知是轻松、嫉妒抑或遗憾。安幼琪对他有着特别的吸引力，他喜欢和这个女人相处，但所谓“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之类的事，却从没有想过。甚至安幼琪自己也很清楚，杜林祥可以是她无话不谈的知音，但绝不是能厮守终身的男人。

杜林祥是那种必须要女人甘为附庸的男人，而安幼琪又是那种十分要强的女人。这样的两个人，想必很难走到一起。唉，就让彼此间的默契继续下去吧！不过，对于那位大学老师，杜林祥却丝毫不看好。安幼琪怎么可能瞧得上一个穷酸秀才？

这或许就是所有女强人的悲哀！女强人也是女人，也渴望能被一个优秀的男人来驾驭。然而，她们本就是强人，本身就十分优秀，更要奢望得到比她们更优秀的异性的垂怜，是何其难啊！

太阳渐渐坠下西山。夜色阑珊，灯火点点，船影绰绰，波光潋滟。两人的话题逐渐从生活转到事业，提起杜林祥近年来财富的迅速累积，安幼琪也为他高兴。她鼓励杜林祥：“假以时日，你没准能成为在河州响当当的企业家。”

杜林祥摇头叹道：“像我这样的人，能赚点小钱就心满意足了，当什么企业家之类的，可不敢有此奢望啊。”

安幼琪反问道：“你现在资产也有两三个亿了，感觉生活同几年前有什么不一样吗？”

这几年忙忙碌碌，杜林祥还真没想过这问题。如今静下心来想一想，他说：“吃的还是那些饭，喝的还是那些酒，真没感觉跟以前当个几千包的包工头有什么不同。”

“所以啊，如果赚点小钱就是你的目标，这几年你就不用这么折腾了。”安幼琪说。

杜林祥刚想解释，就听安幼琪说：“如果你真甘心过那种小富即安的生活，就不会有北国天骄项目的成功，就不会费尽心思去结交高官政要。你呀，骨子里总是不安于现状，想着成就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还是有人第一次这么说自己，而且还是一个女人。经安幼琪这么一说，杜林祥心中隐约响起共鸣。但是，这个没读多少书的农家娃，昔日受尽白眼的泥瓦匠，内心深处真有这样的雄心壮志？一时间，杜林祥觉得自己都读不懂自己了！

杜林祥正想就这个问题与安幼琪深入探讨下去，兜里的手机却响了。原来周玉杰已经回到酒店，他醉醺醺地问：“三哥，怎么房间里没人，你去了哪？”

“玉杰啊，”杜林祥说，“一个北京的朋友请我出来喝茶，多坐了一会儿，马上就回来。”

放下电话，杜林祥又觉得不对劲。干嘛不说和安幼琪在一起，自己同安幼琪并没发生什么，有什么好心虚的？但想想下午电话里，安幼琪说小舅子在身边，就不方便联系自己，看来心虚的人可不止我一个。难道连心虚这种事，也会心有灵犀？

安幼琪这时看了看表，说：“跟你一聊天，总会把时间都忘了。不早了，先回去吧。周玉杰那小子可是人精，他又是你小舅子，别惹出什么误会。”

这是多么知情识趣的女人！杜林祥用近乎深情的目光看了一眼安幼琪，说：“那我就先回去了。”

回到宾馆，周玉杰问：“三哥，怎么以前没听说过，你在北京除了安幼琪之外，还有什么朋友？”

杜林祥说：“前不久刚认识的。”

周玉杰“哦”了一声，就去浴室冲凉去了。周玉杰有抽“倒床烟”的习惯，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烧一支烟。洗完澡，他躺在床上，一边抽烟一边自言自语地说：“这男人，尤其是成功的男人，谁在外边不要几个女人？只要平衡好内外关系，别顾此失彼就行。家中红旗不倒，哪怕外面有几面彩旗迎风飘，都无所谓。”

杜林祥躺在床上，就当什么话也没听到。不过心里却在自嘲：“这位小舅子真是通情达理，思想开放得很。自己这个姐夫，倒是顾虑太多了。”

第四章 有舍才有得

万顺龙接着说：“目前，中国的市场经济处在一个比较奇特的阶段。大的框架算是搭起来了，可又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在这样的环境中，你不可能单纯依靠市场法则来竞争，还必须费尽心机去协调各种关系。”

1 在中国，有一招叫捧杀

从北京回河州的飞机上，杜林祥一直在咀嚼安幼琪的话。这个女人，难道真的这样了解自己？而我杜林祥又真如她所说，是个潜意识里涌动着勃勃野心的男人吗？只是有一点，安幼琪的确没有说错，如果仅仅是为了个人富足的生活，杜林祥早已经实现了目标。那么，这些年忙忙碌碌，又是为了什么呢？

越想脑子越乱，杜林祥下意识地揉了揉太阳穴，叫空姐拿一份报纸过来。空姐微笑着递上一份《河州晚报》，杜林祥瞄了一眼，报纸的右下角正是一则吕有顺视察河州民生工程建设情况的新闻。

报纸上写道，在视察途中，一位老大爷拉住吕有顺的手，对于政府推动民生工程千恩万谢。吕有顺却动情地说：“这绝不是政府给予老百姓的额外恩惠，而是我们理所应当要做好的事。推进民生工程，花多少钱都值得。我们这些公务员就是人民的仆人，仆人为主人效劳天经地义，主人是不需要说什么感谢的！”

杜林祥嘴角闪过一丝微笑。这吕有顺当真不是寻常人物，就连说漂亮话也比一般人动听。

回到河州，杜林祥立即给吕有顺打去电话，说想当面检讨一番。吕有顺显得有些漫不经心，只是说事情摆平了就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吕有顺还说自己马上要去北京，最近都抽不出时间。听吕有顺这样说，杜林祥只好悻悻地挂了电话。

经历过此次删帖事件后，杜林祥成为一名标准的网民，整日没事就泡在网上。一连好几日，杜林祥都在网上看到有关河州市委副书记倪明峰的帖子。按照帖子上的说法，倪明峰简直堪称新时期的模范领导干部，清正廉洁，刚直不阿，在过去的多个工作岗位上更是政绩彪炳。下面的跟帖也很热闹，除了颂扬倪明峰之外，还表达了两层意思。第一点就是：广大河州人民坚决要求倪明峰这样的好干部出任市长。第二嘛：有不少网友言之凿凿地说，从内部渠道获悉，倪明峰当市长的事已板上钉钉。

河州市长的职位已空出好几个月，社会上出现各种舆论也在情理之中。杜林祥听到过风声，说上面正在考察河州市新市长的人选。吕有顺自然是有力的竞争者之一，而另一位呼声较高的，则是市委副书记倪明峰。吕有顺是空降干部，推进工作大刀阔斧；倪明峰是土生土长的河州干部，在政坛人脉深厚。两人之间，可谓各有优劣。

这些坊间传言向来是真伪难辨。而且吕有顺又是个口风很紧的人，从不对外言及自己的仕途。就连杜林祥这般亲近的心腹也没有多少内幕消息。杜林祥只是从自己的观察中发现，近来吕有顺很喜欢在媒体上抛头露面，而且老爱往北京跑。

消息越传越广，就连平时从不上网的周玉茹都知道了。一天晚饭时，周玉茹问自己老公：“现在到处在传，倪明峰要接任市长，是真

的吗？那吕市长，岂不就没机会了？”

“你懂什么！”杜林祥说。

“吕市长还有机会？”周玉茹又问。

杜林祥说：“外面的事很复杂，一两句话跟你说不清楚。你也不用白费脑筋琢磨这些事。”其实，事件背后的真相到底如何，杜林祥同样浑然不知。只不过，杜林祥认定，在网上忽然出现这么多帖子，背后一定有某种势力在操纵。

杜林祥曾听万顺龙讲过一个故事。万顺龙还身在官场时，曾被下派到县里担任副书记。那个县的书记、县长矛盾很深。县长为了扳倒书记，组织人向纪委写了不少告状信，结果那位书记依旧纹丝不动。后来书记的反击倒很有意思，他让人不停给组织部写信，就说县长是个难得的人才，希望组织对这种干部要破格提拔。过了半年，这位县长就被调回市里，当了个有名无实的市政府副秘书长。

“这招就叫捧杀。”万顺龙当时说，“如今，领导对于下面的告状信已经习以为常。可要是突然出现一种舆论，为某个干部评功摆好，领导反而会高度警觉，甚至认为这里面有什么文章。”

联想到如今的情势，杜林祥不禁哑然失笑，如果此事是倪明峰的人马所为，恐怕最后只会帮倒忙。如果是吕有顺暗中指使，倒不失为一步妙棋。杜林祥心中并不清楚其中关节，中国的权术实在是博大精深，自己只是一个生意人，只能是雾里看花。

事件最后的发展也充满讽刺意味。自打倪明峰成为网络上人人传颂的“好书记”之后，各路媒体便对他产生了兴趣。广州一家报社派出记者，来河州采访了好多天，最后推出的报道中，却对倪明峰的许多所谓政绩工程提出质疑。

不知这些网帖与新闻报道对于倪明峰的仕途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反正最后，呼声较低的吕有顺成功逆袭。年底时，吕有顺在人大常委会议上被正式任命为河州市代市长。这一次晋升，对于吕有顺的意义可谓不同寻常。河州是副省级城市，吕有顺借此成为名副其实的副省级干部，站上了更高的平台。

眼看倪明峰“明星官员”的神话破灭，杜林祥发现，在网络时代，最好不要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网络无异于是一台显微镜，它能将一个人过往的所有事迹重新翻出来“检验”一遍。只要是人，难免百密一疏，哪里经得住如此细致的“检验”！

吕有顺能够官升一级，对于杜林祥而言自然是好事。他第一时间打电话向吕市长表达了祝贺之意。同时，杜林祥也得出了一个结论：如今游走在政商两界的人，还真得研究一下网络战啊！

据河州日报报道，吕有顺的就职演讲也充满新意。他没说什么“人民选我当市长，我当市长为人民”之类的陈词老调，而是说：“人们常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但我吕某人才能有限，没有本事烧什么三把火。我给自己准备了三盆水，一盆用来浇浇脑袋，让自己的头脑时刻保持清醒；一盆用来洗洗手，把手洗干净，那些不能拿的钱决不去拿；最后一盆洗洗脚，让自己脚板利落一点，多往基层跑。”

上任第二天，吕有顺便带着被褥，独自下到河州最贫困的农村去驻村蹲点。临行前，他特别交代，以往干部下到村里，带一帮子随从与记者，这简直是在扰民。因此这一次，他就一个人去，连秘书都不带，同时对于自己的驻村地点，也不向媒体披露。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这样一来，反倒激起外界更大的兴趣，吕市长究竟到哪个村蹲点去了，顿时成为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

蹲点的地方，杜林祥自然是知道的。趁着领导去蹲点，杜林祥多次邀吕有顺的秘书刘光友出来喝酒，从刘光友的嘴里，他对吕有顺的行踪了如指掌。

很多人觉得，只要和大老板套上了交情，就不用再去理会底下的小角色。但杜林祥认为，“菩萨好拜，小鬼难缠”，千万不要轻视那些看似无足轻重的小角色。以自己和吕有顺的交情，的确不再需要刘光友出手帮什么忙，可这个刘光友，要成天没事在吕有顺身边上自己的眼药，那也够呛。这几年囫圇吞枣读了不少书，杜林祥知道从历史中汲取养分。他常说，李鸿章那么受慈禧的信任，可还得去同李莲英套交情，永远不要低估身边工作人员对领导的影响力。

比起让人捉摸不定的吕有顺，刘光友好打交道多了。几场酒喝下来，刘光友便直接称呼杜林祥为大哥。刘光友也说到，自己刚买了房子，准备要装修，大哥在建筑方面很在行，有许多问题还想咨询一下。

刚出道那会，杜林祥的确做过家装工程，不过这几年早就不玩那些“小儿科”了。杜林祥当然明白刘光友的意思，他一本正经地说道：“兄弟，装修公司那可黑着呢。像你们这些外行，指定挨宰。这样，大哥帮你联系一支信得过的装修队伍，保证是物美价廉。”

杜林祥联系了河州最好的一家装修公司，给刘光友的新家认真装修了一番。事后，杜林祥只象征性地收了两万块钱。对于大哥的仗义，刘光友自然千恩万谢。

同刘光友套上交情之后，杜林祥很快就尝到甜头。原来，一周前，司机高明勇找上门来，想请杜林祥帮忙，为孩子转学的事托托关系。高明勇这两年鞍前马后为杜林祥效劳，表现不错。尤其在处理强拆事件时，很是得力。

高明勇这学期想给孩子转个学，换到河州较好的树人小学。不料校长狮子大开口，说要交十万的赞助费。高明勇四处活动，最后找到河州市教育局局长，给校长写了个条子。高明勇兴冲冲地拿着条子去学校，不料校长看了条子后说：“既然是局长的关系，那就少交两万，给八万吧。说实话，这可是最优惠的条件了。”

高明勇每月的工资并不多，八万对他来说也不是小数目。无奈之下，只好找到杜林祥，希望自己这位神通广大的老板能出面，帮忙找领导疏通一下。

杜林祥觉得，教育局长既然批了条子，那自己又去找谁呢？为了小小的赞助费，去惊动吕有顺，是不是把动静闹太大了？后来觉得此刻正是用得上刘光友的时候，不妨问问他。

刘光友刚得了好处，自然格外热心。他说：“一个教育局局长的条子如果只值两万块，那他就不用当这个局长了。解铃还须系铃人，这事还得去找局长，让他重新写条子。”

刘光友亲自给教育局局长打去电话，局长当场就拍胸脯保证：“这件事我一定尽力。叫你的朋友到办公室来找我，我负责处理。”

很快，局长又批了个条子。高明勇拿着这张条子，心怀忐忑地去了学校。结果校长看到条子后爽快地说：“领导既然打了招呼，就只收一万吧。但这件事你们不要拿出去说，其他家长听了会有意见。”

听完高明勇的叙述，杜林祥有些不解，同样是一个人的条子，怎么差别这么大呢？

后来喝酒时，刘光友才说出其中玄机：各地分管教育的领导要应付的关系太多，只好与校长们私下约定，根据不同的条子执行不同的优惠政策。比如说，条子中只写“请某某校长关照”，那优惠幅度就

较小；如果加上一句“这位学生的家长是我好朋友”，优惠幅度就更大；要再写个“请务必关照”，就能够拿到最优惠的条件。

杜林祥不由得感叹，哪怕自己已是亿万身家，可真要在体制内办一点事，还不如一个秘书的电话管用。那些为了孩子上学四处托关系的家长，更是不容易。找到领导批条子难，要领导批管用的条子更难！

2 找到了一条攀上事业高峰的捷径

杜林祥一大早就出了门。他今天很兴奋，因为安幼琪回到了河州。河州要举办一场盛大的招商推介会，安幼琪作为应邀嘉宾，也跟着老板一起回来了。

推介会开了整整一天，直到晚上七点过，安幼琪才抽空溜了出来。杜林祥早就等候在咖啡厅里，并特意点了一杯蓝山咖啡——这是安幼琪最喜欢的口味。杜林祥几乎很少去留意别人喝咖啡时的喜好，唯独对安幼琪是个特例。

两人坐在一起，总有聊不完的话题。畅谈了一番各自的生活近况后，杜林祥问：“今天的推介会，有什么收获没有？”

安幼琪摇摇头：“我们老板和河州市委的陶书记是好朋友，像今天这种推介会，完全是来捧捧场，并没有真正投资的打算。”

“你们是京城的大企业，自然不屑于来河州这种穷乡僻壤。”杜林祥笑着说。

“那倒不是！”安幼琪说，“河州的发展潜力很大，推介会上政府端出的好几块地，我们老板看了也是心动不已。只是刚在北京拍下

几块地，实在没有实力再到外地扩张。”

杜林祥说：“是吗？都是哪几块地，让你们这些见惯了大场面的阔主，也会垂涎三尺？”

安幼琪抿了一口咖啡：“最好的就数南二环的地块，简直堪称一块风水宝地。”

“我知道那块地。”杜林祥说，“政府这几天正在和我谈，要我去整理那一块地。政府方面催得很急，估计很快就能签合同。”

安幼琪说：“这块地整理完毕后，想必立刻就会成为众多房企追逐的目标。拿到市场上去招拍挂，也能卖出高价。”

杜林祥微笑着点头，却没有说话。想着自己整理出来的地交到政府手上后，立刻引来房产大鳄的争抢，他的心情很是复杂。能接这样的单，公司自然又能赚上一笔，可比起那些真正的开发商，自己这点利润简直摆不上台面。尽管在土地一级市场里做得风生水起，但杜林祥始终无法涉足二级市场的业务。

安幼琪这时问：“面对这么好的地块，又是由你整理出来的。你就不动心？”

杜林祥苦笑着：“动心有什么用？刚才你也说了，这块地拿到市场上去招拍挂，会有无数的追求者。我这点实力，和那些房产大鳄比，简直不值一提。”

这几年，凭借做拆迁与土地整理，杜林祥赚了不少钱，可他依旧对于进军二级开发市场念念不忘。这其中，既有对高额利润的垂涎，更缘于一颗不甘沉寂的心。但杜林祥更清楚自己的斤两，真到了价高者得的拍卖会上，他口袋里的银子，还不够给人塞牙缝。这就是无奈的现实！

“只要想办法，哪里会有解不开的死结。”安幼琪说。

“什么办法？你也知道，在招拍挂市场上，哪家企业出价高，地就归谁。”杜林祥有些泄气。

安幼琪说：“你听说过蓝桂苑集团吗？”

杜林祥点点头：“知道，这是南方一家很有名的房地产企业。”

安幼琪不疾不徐地说：“这家企业近年来在全国到处跑马圈地。而且它们揽入怀中的地，大多是低地价甚至零地价拿下的。”

杜林祥一脸迷惑：“现在所有土地出让不都是通过招拍挂吗？怎么还有人能零地价拿地？”

“其实也不复杂，我就拿南二环的地块来举例。”安幼琪说，“这块地是由你来进行一级开发，完成拆迁、整理后交到政府手上，政府再拿出去拍卖。过去你同政府签合同时，都是约定具体金额，比方说，这块地在整理完成后，政府一次性给你三千万。这次签合同时，能否换种方式？”

杜林祥追问道：“换什么方式？”

安幼琪说：“你把地整理好交给政府后，政府并不用马上付钱。而是等到这块地在市场上完成拍卖后，你能够按比例从土地出让金中分得一部分。也就是说，过去是一口价，不管这块地政府最后卖了多少钱，政府都会提前给你支付三千万。而以后可以变为按比例分成，地卖得贵，你就多分一点，卖得便宜，你就少分一点。”

安幼琪接着说：“蓝桂苑集团将这种手法玩到极致，他们在和政府签订协议时，双方甚至可以约定，企业负责投资完成土地的整理，待政府在市场上出让该地块后，土地出让金的20%归政府，80%归企

业。到了拍卖会上，同样是一亿元的出让金，其中有八千万都是左手换右手，所以其他竞争对手是不敢与之争锋的。”

杜林祥恍然大悟道：“企业直接介入土地一级开发市场，和政府签订这种土地出让金分成的合作协议。等到招拍挂时，再高的地价它也不怕，因为这当中的很大一部分，最后都流回了自家腰包。”

安幼琪点头说：“像你这种长期耕耘在一级开发市场，而又希望进军二级开发市场的人，可以用这种方式规避招拍挂的政策，实现低价拿地。其实，面对招拍挂的巨大压力，许多房企都采取主动介入土地一级开发市场这种‘曲线救国’的方式，借此大大抵消了高价拿地的压力。”

杜林祥喃喃自语：“这种操作方式的基础就是良好的政商关系。政府方面是否同意签署按土地出让金分成的合作协议，是所有问题的关键。”

“这不正是你的强项吗？”安幼琪嫣然一笑，“我在北京可都听说了，你和河州政府的关系可不一般。否则，也不可能接到那么多工程。”

“那么，我就按你说的方法，去试一试！”杜林祥心中十分激动，不仅因为开掘出一处财源，更因为找到了一条攀上事业高峰的捷径。杜林祥早已过上优裕的生活，但他更加强烈地渴望去追逐成功。他十分清楚，只有修建起漂亮的楼盘，拥有响亮的企业品牌，才算真正的成功，才能告别傻大黑粗的土财主形象。

也就是在这一刻，杜林祥想起了安幼琪在北京对自己说过的话。这个精明的女人，竟然早已看穿了我，她清楚地知道，杜林祥想要的，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生活。这颗雄心，其实早已埋藏于心底，只是因为过去贫穷的生活、匮乏的知识，以至于自己都没有真正了解到

它。吕有顺、安幼琪，还有杜林祥自己，正是这些人一步步的耕耘，最终唤醒了这颗沉睡的雄心。

安幼琪回北京后，杜林祥又详细研究了这种规避招拍挂、实现低价拿地的模式。杜林祥发现，国内其他城市有许多地产商也采用过这种操作方式。对于政府来说，它有一个好处，就是政府方面完全没有了资金压力。土地整理由企业负责，地卖出去了，两家再来分账。问题的核心是分账的比例。以蓝桂苑集团为例，和政府约定的分账比例，有时达到了8:2，甚至是9:1。南二环那块地，处于黄金口岸，本身就是皇帝的闺女不愁嫁，如果企业分成的比例太高，政府方面恐怕不会答应。

杜林祥怀揣自己的方案，同政府方面展开了谈判。最后，还是吕有顺拍板：“林祥，就五五分账吧。你们是河州的明星企业，政府当然会想尽可能去关照，但有些事毕竟不能做太过。按这个比例，我的工作也好做。”

五五分账，对于杜林祥已经是个不错的结果。他在心里盘算着，这块地一共一百亩，在拍卖会上，起码能卖出五百万一亩的高价。也就是说，如果走正常程序，拿下这块地就得出价五个亿。

而按照这种“曲线救国”的操作方式，杜林祥其实只需要付两亿五千万的土地出让金。另外，还有进行土地整理本身所花费的成本，大约在一个亿左右。两者相加也不过三亿五千万，比起五个亿来，足足节省了一亿五千万。

吕有顺只叮嘱了一点：“要成为真正的房地产企业，你身边还得有几个懂行的人，光你现在这个草台班子可不行。”停顿了一会，吕有顺又自言自语道：“当然，你既然能想到土地出让金分成的主意，身边肯定还是有几个谋士的。”

接下来的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河州市政府按时发布了土地储备招标公告。半个月后，经专家组评审，杜林祥的公司中标，成为南二环地块的土地储备合作方，并与河州市人民政府签订《土地储备出资协议》，河州政府协议中的甲方，杜林祥的公司就是乙方。

暗藏杀机的条款就隐藏在合同的第十九条内：“该地块出让后，甲方须将土地出让金的50%支付给乙方，以作为返还乙方的投资款以及乙方对基础设施、公共配套的建设费用。”如此一来，土地出让金的50%始终会返还给杜林祥，即使出让价再高也是自己的钱进自己的腰包，只不过划转了一下。

在杜林祥的严厉督促下，土地整理工作四个月内就结束了，河州市国土资源交易中心随即挂牌出让该地块。杜林祥当然会参加拍卖会，不过在此之前，杜林祥还得注册一家新企业，并用这家企业的名义来竞拍。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不要让外人看出来，进行土地整理与最后竞标成功的竟然是同一个公司。

就在注册新公司的间隙，杜林祥想起了吕有顺的叮嘱，要打造一家一流的房地产企业，光靠目前这个草台班子可不行。林正亮做工程是一把好手，说到协调政府关系，自己也没什么问题。两个弟弟尽管能力平平，但总还可以敲敲边鼓。现在缺的，正是一位擅长楼盘营销的房地产专业人才。

杜林祥联系了猎头公司，希望从其他企业高薪挖几个人才。但猎头公司找来的人总是让杜林祥不甚满意。眼看拍卖会的期限日益临近，杜林祥苦恼不已。一天，安幼琪又打来电话，询问杜林祥近来的状况。刚聊了没几句，杜林祥突然脑筋开窍，自己要找的专业人才，不就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吗？安幼琪既有政府工作经历，如今又是北

京著名房企的营销总监，这个人，不知比河州那些所谓的地产专家强多少倍。更关键的是，如今能低地价拿地，不正是此人出的主意！

杜林祥在电话中急切地问：“你在北京吗？”

安幼琪说：“我在上海出差。”

杜林祥又问：“什么时候回北京？”

“还得一周左右，上海这边有个重要论坛。有什么事吗？”安幼琪说。

“那好。”杜林祥说，“我今晚就赶到上海，咱们见面再聊。”

安幼琪有些吃惊：“什么事弄得风风火火的？”

“到时就知道了。”杜林祥说完匆匆挂断了电话。

杜林祥飞抵浦东机场时，已是下午五点过，从出机场到赶至市中心，又折腾了一个多小时。

安幼琪正在上海新天地里的一间西餐厅等候杜林祥。位于自忠路及复兴南路之间的上海新天地，是以上海近代建筑的标志——石库门建筑旧区为基础，改造而成的一个餐饮、休闲、娱乐中心。新天地的石库门建筑群外表保留了当年的砖墙、屋瓦，而每座建筑的内部，则无一不体现出现代休闲生活的气氛。而与新天地这个充满海派韵味的时尚摩登之地仅数十米之遥的，就是中共一大会址。

“在北京时喜欢去后海，到上海又喜欢泡在新天地。这个女人，怎么总是喜欢这些充满小资情调的地方！”杜林祥不禁在心中念叨。

落座后，安幼琪笑着问：“怎么，想我了？大老远从河州追到上海来。”

杜林祥说：“不是一般的想，简直是茶饭不思、坐卧不宁。”

安幼琪转回一本正经的神色，说：“少贫嘴，有什么事，直截了当说。”

杜林祥说：“你知道，我很快就要正式进军房地产领域了，现在公司缺一个这方面的人才。我左思右想，突然发觉你不就是合适人选吗？所以特地来劝说你，离开京城，回河州建设家乡。”

安幼琪做出一副不屑的表情：“就你那刚草创的公司，就来请我？”

杜林祥说：“你可别轻视我那公司，我们可是一个即将拿下河州黄金地块的企业，发展潜力无穷。”

安幼琪笑了：“好吧，那你说说你准备给我多少薪水。”

杜林祥说：“猎头公司给我联系了好几个人，最后我都不满意。但就这伙人，也敢给我开出年薪五十万的条件。所以对于你嘛，我决定不开薪水。”

安幼琪说：“那你不是成了周扒皮？专门剥削我们这些劳工的血汗。”

杜林祥说：“没有薪水，有股份啊。南二环那个项目运作成功，我就送你10%的公司股份。那起码得有好几千万！”

“你那几千万全是写在纸上的，项目失败就什么都没有。还是谈工资靠谱些。”安幼琪说道。

“是吗？”杜林祥喝了一口咖啡，说，“可是我觉得，你是那种喜欢冒险的女人。因此，工资和股份之间，你一定会选择股份。记得当初你对我说过，杜林祥是一个骨子里不甘于现状、喜欢寻找挑战的男人。我现在发觉，你的眼光很毒辣。但我也要告诉你，你和我，其实是同一类人。”

安幼琪盯着杜林祥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也许别人看自己，会比自己看自己，更清楚。”

“好了，刚才都是开玩笑。”安幼琪换了一副口气，“你舍得拿出10%的股份，老实说我很惊讶，这不是一笔小钱。”

杜林祥说：“那是因为你值这个价。”

安幼琪问：“你就这么信任我？”

“当然。”杜林祥说，“有你的加入，我一定能如虎添翼。再说，咱们之间是有感情的。起码你不会像外人那样坑我。”

安幼琪嫣然一笑：“现在可不是谈感情的时候。你得想清楚，花几千万到底是招募高管还是包二奶！”

“当然是招募高管。”杜林祥说，“至于包二奶的事，日后再说。”说这句话时，杜林祥把“日”字的音发得特别重。

“滚！”安幼琪撅起小嘴说道。

杜林祥嘻嘻笑道：“如此说来，你已经答应了。”

安幼琪说：“杜总开出这么有诱惑力的条件，我怎能不动心。给我半个月时间，我把北京这边的事处理了，就能回去。”

杜林祥十分开心：“那就好！”这时，他忽然想起另一件事，便问道：“你回了河州，你那什么大学老师的男朋友怎么办？”

安幼琪说：“夫妻结了婚还能两地分居呢，何况还是男女朋友。”

杜林祥心想，哪个男人找了安幼琪这样把事业看得高于一切的女人，也真是件麻烦事。他继续打趣道：“先别说分居的事，你们现在同居了吗？”

安幼琪没好气地说：“这不干你的事。”

接下来，两人详细交流了南二环地块的一些情况，直到凌晨一点多，杜林祥才回宾馆休息。第二天一早，他又匆匆赶回了河州。

新公司也完成了注册手续，杜林祥为公司取了个名字叫“纬通”，他将以这个公司的名义去参加南二环地块的拍卖会。半个月后，安幼琪也回到河州，开始担任公司的常务副总，她是公司里名副其实的二号人物，排名比林正亮与杜林祥的两个弟弟都靠前。

对于拍卖会的事，杜林祥并不担心。一切尽在掌握之中，南二环地块“舍我其谁”！他这几天忙的倒是装修新办公室的事。以后就不再是一个只能闷声发财，干些拆迁活的企业了。怎么着也是家正规的房地产开发公司，绝不能再窝在原先那寒碇的办公室里。杜林祥在市中心租下整整一层写字楼，并叫工人连夜赶工装修。按照他的设想，拿下南二环地块后，所有人要在第一时间进入这里办公。

装修时，杜林祥特地叮嘱林正亮：“安总跟我们不同，她是个讲究人。她的办公室一定要按她的意思装修好了。”

林正亮噘着嘴说：“就她要求多，一会要去上海买什么名牌沙发，一会要弄个什么韩国的金鱼缸。她那间办公室装修下来，可比三哥你那间花的钱还多。我就不明白，她一个农村出来的丫头，跟我们这些泥腿子本来是一路货色，有什么不同的？”

杜林祥瞪了他一眼：“安总说什么，你就照她说的做。另外我可提醒你，安总最讨厌谁说她是农村丫头出身，以后说话小心些。”

当着杜林祥的面，林正亮不敢反驳。其实，除了看不惯安幼琪的做派，林正亮最生气的，还是安幼琪一到公司竟然排在自己前面。

正说着话，杜林祥的手机响了。一看尾号四个8，他就知道是万顺龙打来的。接起电话，只听对方笑着说：“林祥，多日不见，你在外面做的生意好大。”

杜林祥也乐呵呵地说：“万总见笑了，要说做生意，河州谁能比得上你。”

万顺龙说：“晚上过来，我请你吃饭，咱们好好谈一下生意。”其他人请客吃饭，通常会先问：“你晚上没有其他安排吧？”而万顺龙，几乎就是以命令的口吻叫他“晚上过来”。没办法，谁叫人家是河州地产界的一哥呢！

杜林祥说：“好，万总有约，我岂敢推辞。对了，我另外再带一个人，你不介意吧？”

“该不是你刚请来的那位美女总经理吧？”得到杜林祥的肯定答复后，万顺龙说，“当然不介意，我同安总也是老朋友了。”

下午五点刚过，杜林祥就和安幼琪赶往顺龙集团。众所周知，万顺龙也对南二环地块感兴趣。眼看拍卖会还有三天就要举行了，想必万顺龙此时约自己就是谈这事。万顺龙是个太精明的人，他的那种精明，已到了令人琢磨不透甚至产生敬畏的地步。在杜林祥接触的许多人中，能给自己这种压迫感的，只有吕有顺与万顺龙。因此，杜林祥一定要带上安幼琪，有这个女人在身边出谋划策，自己的底气也能足些。

车上，杜林祥问：“小琪，万顺龙说跟你是老朋友了，我怎么没听你说过？”当着外人的面，杜林祥自然要称呼安幼琪为安总，不过私下，他还是喜欢叫小琪。

安幼琪说：“万顺龙的父亲就是洪西大学的教授，和我前夫的父亲是多年的同事。他和我前夫还是一个院子里长大的。只不过后来人家生意做大了，联系的就少了。”

还有这层关系，怪不得安幼琪从没提过。杜林祥又问：“你以前也在政府工作过，这个万顺龙是怎么和姜省长攀上关系的？”

安幼琪耸耸肩说：“这我就不得而知了。有些事是大家从不愿对外提起的。就说你吧，为什么忽然间就能和吕有顺打得火热，不也从没对我谈过吗？”

杜林祥点点头，没再说话。下车后，顺龙集团的常务副总孙兴国已在楼下大厅迎候杜林祥。搭电梯上到顶层，走过那道高达三米的人工水幕，就进入了古色古香的包房。杜林祥曾来过这里，安幼琪却是第一次来，她忍不住赞道：“这里的装潢可比京城里那些大酒店还精致。”

坐在主位上的万顺龙此时站起身，热情地伸过手说：“两位，我已恭候多时。”

3 做生意还是做企业？杜林祥拒绝了唾手可得的两亿利润

跟杜林祥握手之后，万顺龙又热情地招呼安幼琪：“幼琪，咱们好多年没见了。你公公，还有你爱人近来好吗？我家老爷子一直还惦记他们呢。”

安幼琪微笑着说：“都好！”

万顺龙说：“那就好，那就好。等哪天有空，我陪着我们家老爷子一起去串串门，这都多少年没聚过了。到时你一定要作陪！”

杜林祥在一旁听得干着急，这个万顺龙，怎么老揪住这个话题不放？安幼琪都和前夫离婚了，还作什么陪！唉，也许万顺龙并不知道安幼琪离婚的事，所以才闹出这种尴尬。

不过，安幼琪事后却给出另一种解释。当初许多人都在议论，说她是为了留校才嫁给副校长的儿子。前不久，自己又跟前夫离了婚，这总归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万顺龙装出一副毫不知情的样子，就是想往安幼琪的伤口上撒盐，让她有种尴尬甚至畏首畏尾的感觉。在安幼琪看来，这是万顺龙祭出的一记软中带硬的杀威棒，目的就是搅乱对手的心智，从而在接下来的谈判中确立自己居高临下的优势地位。

杜林祥觉得安幼琪的分析有一定道理。但也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就是万顺龙真不知道安幼琪离婚的事，那一番话不过是故人相见的寒暄。她两口子离婚的事本身处理得很低调，当初连他杜林祥都瞒着，人家万顺龙操持这么大摊生意，干嘛去关心！

杜林祥叹了口气，这或许就叫尔虞我诈吧。精明过头的人聚在一起，一方的任何言行都会被另一方认为是阴谋诡计。

万顺龙是茅台酒的忠实拥趸，但凡重要宴请，都是上茅台。敬完一圈酒后，万顺龙问：“林祥，三天后的土地拍卖会，你准备得怎样了？”

“有些紧张啊。”杜林祥说，“这还是我第一次到招拍挂的市场上来拿地，没什么经验。而且事先我还不知道顺龙集团也要参加拍卖会，以自己那点实力，怎么和万总竞争？”说这番话时，杜林祥自己都觉得太虚伪。

万顺龙倒不在意，只是淡淡笑了一下：“有些紧张肯定难免了。不瞒你说，8·31大限刚来那会，我也适应了好长一段时间，甚至在几次拍卖会上，还败给了外省的企业。后来也是慢慢调整，才缓过劲来。”

万顺龙接着说：“至于你后面说的，倒大可不必担心。三天后的拍卖会，我已经决定退出了。”

杜林祥一脸惊奇：“退出，为什么？”

万顺龙独自咽下一杯酒，说：“有你林祥在，我岂敢不让路啊！”

杜林祥连连摆手：“万总这话，可是折杀我了。”

万顺龙叹了一口气，说：“不得不退啊。据我所知，土地出让金的一半最后都会流入你的腰包。也就是说，在举牌竞价时，你是甩开膀子轻装上阵，而其他竞争对手，却是戴着脚镣手铐跳舞。这时还不知难而退，就叫作不知好歹了。”

看来自己那套左手倒右手的把戏只能糊弄一般人，却瞒不过万顺龙。他居然连具体的分账比例都知道！想想也不奇怪，签署的《土地储备出资协议》政府里有存档，以万顺龙的人脉，想了解其中细节简直易如反掌。

杜林祥憨憨地笑起来：“什么事都难逃万总的法眼。”

万顺龙点燃一支烟，优哉游哉地抽起来：“记得运作北国天骄项目时，你到我办公室去过。当时我就告诉你，万某人向来遵循一个原则：做生意只算自己的账，从不算别人的账。就说北国天骄吧，只要有合理利润，我就可以转让给你。哪怕你最后空手套白狼赚了大钱，我也绝不眼馋。”

杜林祥不明白万顺龙重提旧事究竟是何意思，只听万顺龙继续说：“接下来咱们聊聊南二环那块地。你究竟用什么方法才和政府签下那份高明的合同，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但我明白一点，那是一块风水宝地，以顺龙集团的运作能力，哪怕最后高价从你手里买过来，一样也能赚钱。”

杜林祥终于明白了，万顺龙自知在拍卖会上已无胜算，就想等杜林祥竞标成功后，再从杜林祥手里高价把那块地买过去。

这时，安幼琪插话说：“万总，你准备出多少钱来从我们手里买地？”

万顺龙说：“按现在的形势，你们最后应该是在五亿元左右拍下那块地。我也就出五亿，从你们手里买地，如何？”

万顺龙不愧为河州地产界一哥，具有惊人的市场判断力。五亿元的成交价格与吕有顺以及杜林祥的预测可谓分毫不差。安幼琪这时却笑了：“万总，你刚才说的可是高价买地。我们出五亿买来的地，你五亿就直接拿走，这还叫高价？”

万顺龙说：“我已经说过了，林祥同政府签了一个很高明的协议，土地出让金的一半最后会回到你们手里。拿下这块地，你们其实只需要出二亿五千万。当然，你们前期做土地整理，也会产生相应成本，不过怎么着也能控制在一亿以下。也就是说，你们拿地的真实成本是三亿五千万。我出五亿，你们的利润就是一亿五千万。”

万顺龙掐灭手中的烟头，说：“什么都不需要操心，只是把地转手倒一下，就有一亿五千万进账，这可比北国天骄的利润高多了。”万顺龙的语气显得信心十足，他认为，自己开出的条件，对方几乎无法拒绝。

杜林祥掏出一支自己揣的红塔山，点燃后说：“万总，咱们之间说话不需要藏着掖着。没错，我拿地的成本就是三亿五千万，你开出的价格，也的确算是高价。不过，就算三亿五千万的成本，我目前依旧如履薄冰，生怕哪里出了岔子，最后功败垂成。可你出的价是五亿，这么高的成本，我都替你担心，能赚回来吗？”

万顺龙笑了笑说：“恕我直言，林祥你那个纬通集团只是家新企业，更谈不上什么品牌效应。同样的房子，你甚至要比市场价便宜个一千块钱，才会有人问津。而顺龙集团这么多年来已经在河州消费者心中树立起了自己的品牌。我开发的楼盘，就是比市场价高一千，照样有消费者趋之若鹜。如此算来，我每平方米就能比你多卖两千元，这样难道还不能抵销那一亿五千万的成本？”

万顺龙接着说：“目前，中国的市场经济处在一个比较奇特的阶段。大的框架算是搭起来了，可又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在这样的环境中，你不可能单纯依靠市场法则来竞争，还必须费尽心机去协调各种关系。”

万顺龙的话里隐含着一层意思：你杜林祥纵然能搞定官员，却不具备经营现代企业的理念与能力！你可以通过低价拿地，却没有足够的品牌效应与营销手段将房子高价卖给普通消费者。

杜林祥默默听着万顺龙的话。香烟夹在手指间，却没有去吸一口。一亿五千万，那是转眼间便唾手可得的利润，更是许多人终其一生都无法企及的财富。作为一个生意人，杜林祥不能不动心。万顺龙说得没错，这是一笔双赢的买卖，自己的利润不仅得到保证，对方凭借多年来累积的品牌效应与一流管理水平，同样能赚个盆满钵满。

答应万顺龙？杜林祥还在犹豫！

杜林祥觉得心中总有一股力量，在阻止自己做出这个决定。如果仅从做生意的角度，这当然是一笔斩获颇丰的生意。但如果从做企业的角度来看，让出这块地，自己失去的东西将会有很多。

那就意味着，杜林祥只是一个炒地皮的倒爷，而不是一个真正的企业家。纬通集团，永远不能像顺龙集团那样，拥有自己响亮的名声，成为河州人人皆知的品牌。这似乎违背了自己的初衷。好不容易弄来这块地，甚至费尽心思进军房地产界，究竟是为了什么？杜林祥如今并不缺钱，他追求的，恰恰是建立一家令人肃然起敬的企业。

做生意还是做企业？杜林祥在心中问着自己。商人做生意，考虑的是利润，只要能合理合法地赚钱，就是一笔好生意。企业家经营企业，考虑的却更多，除了利润，还有品牌、信誉、远景目标……

他猛然意识到，拥有三个亿的杜林祥与拥有四个亿的杜林祥，差别并不大，但有钱人杜林祥与企业家杜林祥，却有着天壤之别。自己追求的，其实是比钱更重要的东西。

还有一个人是杜林祥不得不考虑的，那就是吕有顺。自己倒地皮净赚一个多亿的事迹，一定会在圈内传为佳话，但也在某种程度上把祸水引向了吕有顺。闲言碎语会纷至沓来，人们到时有理由质疑：杜林祥为何能拿下那块地，又凭什么转手就获取暴利，这里面有什么猫腻没有？

打定主意后，杜林祥说：“万总，感谢你的美意。不过南二环地块是我拿的第一块地，我还是想自己来开发。以后有合适的机会，我们再合作。”

万顺龙有些吃惊，这个昔日在自己手下接点工程就乐不可支的小包工头，今天竟然拒绝了自己。但他还没有彻底死心，在心里盘算了一阵，又说：“我如果出五亿五千万呢，这可是我能承受的极限了。”

而你的利润，将达到两亿。林祥，以你那个公司的实力，真要自己开发，没准利润还达不到两亿。”

五亿五千万，确实是万顺龙的心理底线了。超过这个数，他就无法保证自己的利润了。万顺龙的话语里也满含轻蔑，在他看来，杜林祥对于房地产完全是个外行，根本无法让一个黄金地块发挥其应有的价值。

杜林祥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别人的轻蔑：凭什么我造的房子就一定会卖得比万顺龙便宜？纬通集团，凭什么就不能成为与顺龙集团鼎足而立的地产大鳄？杜林祥明白，万顺龙之所以愿意出高价，是认定这块地能为他带来巨额利润。既然万顺龙有本事赚的钱，凭什么自己就赚不了？何况，我比起万顺龙，还有巨大的成本优势。

杜林祥笑了一下说：“万总，我们内部测算过，这个项目的利润远不止两亿。所以，我还是想自己做。”所谓内部测算，完全是信口开河。杜林祥实在忍受不了万顺龙的轻慢，才说出这番话。尽管安幼琪知道他在胡说八道，但此时还是向他投来赞许的目光。

万顺龙阴沉着脸，说：“那好吧，就只能祝愿你一帆风顺了。”

生意没谈拢，饭局也就草草结束。送走杜林祥后，万顺龙似乎自言自语地说了句：“人啊，总是得志便猖狂。”

站在一旁的常务副总孙兴国说：“他一个泥腿子出身的包工头，根本不知道天高地厚。”

万顺龙摇摇头说：“我只是替那块风水宝地可惜，交到我手上，那里就是河州的一座标杆建筑。交到他手上，指不定弄成什么样。”

直到这时，万顺龙都不相信，杜林祥能真正玩转这个项目。

离开顺龙集团后，杜林祥说自己酒喝得有点多，让安幼琪开车。安幼琪一边开车一边问道：“你今天是怎么想的，这么爽快就把两个亿拒绝了？”

杜林祥笑着答道：“收下这两个亿，纬通集团就只是一个倒爷，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大企业。为了我们共同的梦想，当然只得拒绝。”

安幼琪问：“为什么说是我们共同的梦想？”

杜林祥说：“难道不是吗？我早跟你说过，我们其实是一类人。”

安幼琪没有说话，她很认同杜林祥今天的举动，更十分欣赏身边这个男人。阳刚、粗犷，体内还涌动着无法遏制的野心。比起那些什么型男、帅哥，这才叫真正的男人味！断然拒绝两个亿的巨大诱惑，这不是一般人能轻易做出的决定。安幼琪很庆幸，自己选择了这样一个男人作为合作伙伴。她也有一丝遗憾，这样的男人永远也不可能属于自己。

就快到家了，安幼琪却不想回去，准确地说，是她不想离开杜林祥。她看了看杜林祥说：“今天你喝得有点多，要不我带你去兜一兜风？”

“好啊！”杜林祥开心地说。此刻，他也不愿意让这个女人消失在眼前。

汽车奔驰在河州的大街上，车内则是从安幼琪身上散发出的刺激、热烈的香水味。不知什么时候，安幼琪上衣的纽扣松开了一颗，粉红色的乳罩若隐若现地飘荡在杜林祥的视野中。

在街上转了半个小时，汽车又驶回安幼琪的楼下。安幼琪有些恋恋不舍地说：“我先上去了？”这样温婉的语调，平时在安幼琪口中很难听到。

车外夜色沉醉，天上繁星点点，还有那诱人的香水味以及正在杜林祥体内发酵的酒精。所有这一切，都在挑逗着一个男人的情欲。情感冲破了理性的防线，杜林祥不自觉地问了一句：“你在河州的新家，都收拾好了吗？”他的心跳正在加速，四十多岁的杜林祥，仿佛又回到少年时代。他期待着，对方能接过自己抛出的绣球，顺势邀请他去家里“坐坐”。

“都差不多了。”安幼琪轻声回答，脸上却泛起一阵红晕。这类少女怀春的表情，同样不应该出现在一个成熟女人的脸上。

杜林祥并未死心，他接着说：“我还一直惦记着，什么时候去你家看一看。”

安幼琪犹豫着没有说话，她的内心却正在挣扎。过了一分钟，她说：“你要去看，随时欢迎啊。现在就可以。”

两人下车后，都没有说话。默默地走进电梯，又默默地进到安幼琪家里。双方都很清楚，接下来要发生的是什麼。

进到家中，安幼琪让杜林祥坐在沙发上，自己则把原本盘起的长发披散开来。安幼琪又说要给杜林祥倒杯水喝，她拿着玻璃杯走到饮水机前，姿态优雅地弯下腰。圆翘的臀部，此刻正好对着杜林祥。

杜林祥已经按捺不住自己的情绪，内心深处的野性被彻底激发出来，他将安幼琪那套价值不菲的名牌衣服立时撕了个稀烂，纽扣也散落一地……

此后的日子，两人频繁地约会，在安幼琪家中、在宾馆、在车上，他们尽情地享受美妙时刻。

三天后，杜林祥在拍卖会上夺下了南二环的地块。安幼琪还给这个楼盘取了个诗情画意的名字，叫南国春早。这一切，当然没有出乎万顺龙的意料。但接下来，让万顺龙跌破眼镜的事，却一再上演。

首先是纬通集团的开盘速度，震惊了整个河州地产界。从拿地到开盘，只要了短短五个月时间。五个月后，这个周边环境还不是很理想的楼盘，自身的环境营造却已经相当出彩，中央喷泉广场四周花团锦簇，体验中心装修考究，园林景观则更是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巨大的草坪、藤制的木椅、成片的白桦林搭配紫色的薰衣草，浪漫气息扑面而来。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衡量一家地产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重要指标就是开盘速度。而看一个楼盘的销售情况，就得看它的售楼部什么时候能正式拆掉。开盘速度越快，说明这家企业的经营水平越高，这里面不仅涉及协调政府关系，及时拿到预售许可证的问题，更考验企业的资金实力与建筑水平。在河州，有些小地产企业，从拿地到开盘，差不多要一两年时间，顺龙集团曾创下半年的开盘速度，一度被业界奉为不可超越的神话。没想到杜林祥的纬通集团一出道就打破了这个纪录。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南国春早的房价。开盘前，杜林祥曾多次开会，商讨如何定价。安幼琪提出，每栋楼顶那套带空中花园的高层住宅，定价为一万五千元每平方米，而一般的住宅，定价在六千五百元每平方米左右。

当时，河州的房价大约在七千左右，顺龙集团等品牌开发商的楼盘也不过卖八九千。很多人提出，高层住宅一万五千元的价格完全脱

离市场实际，根本就卖不掉。而以南国春早的建筑品质，普通住宅卖六千五百元，似乎又太便宜了。

熟谙营销之道的安幼琪解释说：高价是空中掩护，低价是火力侦察。整个楼盘中，高层住宅只有十多套，哪怕销售状况不理想，也无碍大局。但推出一万五千元的高价房，就能制造噱头，并在消费者心中确立南国春早作为高档小区的地位。有高价房做空中掩护，一般的房子才能热卖。等到整个楼盘的销售工作结束，真还有几套卖不出去的高价房，到时再甩卖也不迟。

普通住宅六千五百元的价格的确过低，但在销售时绝不是把所有房子全部推出来，而是先拿十几套试水。第一批推出的房子售罄后，第二批再推时就立马涨价。中国人都有追涨杀跌的心态，看到这个楼盘的价格一路上涨，才会有人追捧。总之，宁可现在卖便宜点，后面再涨价，也不能现在卖贵了，以后再降价。

杜林祥通盘采纳了安幼琪的意见，销售形势也出奇得好。甚至因为高层住宅一万五千元的价格，成为当时河州房市标志性事件，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不少专家也加入进来，分析河州房价是否已迈入万元时代。所有这些，无异于是为南国春早打免费广告。

开盘才几个月时间，那间装修考究的售楼部便被改造成咖啡屋。这也意味着，楼盘的销售工作基本结束。南国春早热卖的结果，让杜林祥赚回了四个亿。该楼盘的销售均价接近九千元，与顺龙集团同时段推出楼盘的销售价相比，丝毫不落下风。更重要的是，纬通集团经由这个项目，从默默无闻的新公司成长为在河州具有相当知名度的房地产企业。

江湖上一直流传，尽管纬通集团的销售额远不及顺龙集团，但万顺龙却在内部会议上多次提醒，要企业上下打起精神，紧盯住纬通集

团的一举一动。“他们楼盘的销售价格已经能与顺龙集团并驾齐驱，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

初战告捷，杜林祥开始迫不及待地释放自己压抑已久的野心。他四处跑马圈地，纬通集团的楼盘也在河州市内遍地开花。安幼琪曾经提醒过他，扩张的速度是否太快？杜林祥总是不为所动地说：“快吗？我还觉得太慢呢。”

在那个房市一片火红、房价如火箭般蹿升的时代，安幼琪的提醒的确显得多余。纬通几乎每开一个楼盘，都会大卖。

4 大师远去，再无大师

一天中午，杜林祥正在办公室整理文件，为下午的会议做准备。安幼琪却敲门进来：“我临时有点私事，下午的会想请个假。”

“什么事？下午的会是专门研究营销方案的，你这个负责营销的副总缺席，会还怎么开？”杜林祥也很奇怪，安幼琪是个近乎于“工作狂”的人，很少为私事请假。

安幼琪说：“洪西大学的柯文岳教授，以前是我的系主任。我刚听说，他的老伴前几天去世了。上午跟柯老打电话，他说明天就要出去旅游散心，所以我想赶在下午去看望一下。”

提起柯文岳的大名，杜林祥可是知道的。此人出身于洪西望族，祖上在明清两代都出过进士。解放战争时，柯文岳的父母带着两个弟弟远走台湾，只剩下柯文岳与妹妹留在大陆。按说以柯文岳的背景，在那个年代是不容易有出头之日的，可他硬是凭着自己的发愤苦读，年纪轻轻就成为名震洪西的大学者。“文革”爆发，柯文岳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点名要打倒的反动学术权威，据说北京专门有人发了

话，说柯文岳“年纪很小，影响很坏”。他被关进牛棚，度过了近十载晦暗时光。妹妹也在那时遭遇车祸，一条腿截肢，从此只能在轮椅上生活。

去往台湾的父母与两个弟弟境况也不大好。柯文岳的父亲长期以来思想左倾，后来在白色恐怖中，被台湾当局当作“匪谍”处决。母亲与两个哥哥成为“匪谍”家属，甚至一度在高雄街头靠摆地摊为生。

当两岸中国人都走出那段风雨如晦的岁月的时候，柯家人也迎来了希望的曙光。柯文岳重新回到大学任教，成为洪西经济学界泰斗。身残志坚的妹妹，几乎靠自学成为全国著名的翻译家。台湾的两个弟弟，一个远赴美国，在常春藤名校担任化学系教授，一个是台湾电脑行业的著名企业家。

柯家人的经历，堪称百年中国的一幅缩影。海峡两岸的电视台都针对他们家族拍摄过专题片。在洪西，哪怕省委书记见到柯文岳，都得尊称一声“柯老”。一次饭局上聊起柯家人，向来心高气傲的吕有顺也大发感慨：“聪明有种，富贵有根，有时不得不相信血统论啊。你看柯家人，不愧是名门望族之后。在那种环境下，兄妹几人不管身在大陆或台湾，一个个都不坠青云之志。外部环境稍有改善，又全都出人头地！”

杜林祥也想见识一下这位传奇人物，就说：“下午的会改期吧！我和你一起去看望一下柯老。”

柯文岳至今居住在洪西大学的老宿舍内，那间两室一厅的居所，还是20世纪80年代的建筑。杜林祥的汽车驶到楼下，却瞧见路边停着一辆奥迪A8，车牌号是五个“8”。这是万顺龙的座驾，万顺龙特别喜欢“8”，手机尾号是四个8，座驾的车牌则是清一色的8。

杜林祥问：“难不成万顺龙也来看望柯老？”

“这有什么奇怪的！”安幼琪说，“万顺龙的父亲就是柯老的同事，他老婆马晓静也是柯老的学生。”

“你认识马晓静，怎么以前没听你说过？”杜林祥问。

“说她干嘛？”安幼琪说，“马晓静比我大几届，算是我的师姐。以前只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却很少接触。马晓静上大学时还算有几分姿色，不时传出绯闻。据说她和一位教英语的外教发生过关系，肚子里的混血儿都四个月了，最后才去引产。也不知万顺龙怎么想的，捡这么一双破鞋！”

唉，女人何苦难为女人，可惜女人又最爱难为女人。这方面，竟然连安幼琪也不能免俗。提到风姿绰约的马晓静，安幼琪的话里总有一股酸酸的味道。杜林祥没见过大学时代的马晓静，但可以想见，如今依旧光彩照人的马晓静，青春年少时该是何等楚楚动人。即便安幼琪所说属实，马晓静真和什么外教发生过关系，杜林祥也不认为人家就是破鞋。这种鞋，好多男人一辈子也没福气穿。当然，这些心里话是不能对安幼琪说的。

柯文岳的房门并没锁，屋内还不时传出爽朗的笑声。杜林祥、安幼琪进门后，果然看见万顺龙夫妇也坐在里面。杜林祥心中纳闷，不是说这位老先生刚刚丧偶吗！怎么不见一丝悲戚？

安幼琪向柯文岳介绍：“柯老，这位是杜林祥，我现在的老板。他久闻柯老大名，今天也跟着我来看望你。”

“哦，就是纬通集团吧？”柯文岳说，“最近走在街上，经常看到你们公司的广告。”

柯文岳转过身来，正想介绍一下万顺龙与马晓静，万顺龙却说：“柯老，不用你介绍了，我们都是熟人。”上次被拒绝之后，万顺龙还是展现出大将风度。在许多场合，他甚至刻意表现出同杜林祥关系亲密的样子。

马晓静也笑吟吟地说：“杜总的企业如今发展很快，已经成为河州地产界的学习标杆了。”

杜林祥脸上依旧是那副憨憨的笑容：“比起万总和马姐，我那点生意不值一提。”落座后，安幼琪说：“柯老的精神状态很不错嘛！”

柯文岳笑了笑说：“生老病死，那是谁也无法左右的事，伤心也没用。老伴临走前，我跟她说了，到了天堂后，安心等我几年，我就去找她，争取下辈子继续做夫妻！”

安幼琪问：“柯老这次出去旅游，多久才回来？”

柯文岳说：“怎么着也得大半年吧！我先去台北，在我三弟那儿住一段时间，也给父母扫墓，我父母就长眠在阳明山第一公墓。然后再去美国东海岸，找二弟叙旧聊天。最后是加州，到我女儿家里小住一段时间。”

马晓静插话道：“柯老的女儿现在可不得了，已经是美国硅谷一间著名实验室的首席科学家。”

听到这，杜林祥又想起了吕有顺那句话，“聪明有种，富贵有根”。你瞧人家这一家子，个个堪称人杰！

聊天中，万顺龙又问柯老最近有什么新书没有，柯文岳开心地说：“有啊，最近我刚写了一本关于民营经济研究的书。正好今天在座的都来自民营企业，我就送你们一人一本。”

四人开心地接过书，只听柯文岳继续说：“年纪大了，头脑反应也不敏捷，按说这时不该出来写什么书，做什么研究，应该把路让给年轻人。不过后来发现，年纪大也有年纪大的好处。就是我已经无欲无求，很多事放得开，在不违背大原则的情况下，可以讲点真话。”

万顺龙很有感触地说：“柯老这话说得透彻！我认识很多中青年学者，尽管满腹才华，却始终没有什么惊人成就。究其原因，这批人要么是官迷，整日想着如何往上爬，做学术研究也谨小慎微，不敢越雷池一步；要么就是财迷，就想着怎么捞钱，根本没把心思放在学问上。”

柯文岳叹了一口气：“也不能全怪他们。现在的社会风气就很浮躁，任何人生活在其中，也只能去追名逐利。”

杜林祥早就听说，柯文岳是有名的市场经济学者，在任何场合都不忘为市场经济、为民营企业鼓与呼。杜林祥问道：“柯老，现在社会上很多人骂民营企业。尤其是在国企改制的过程中，不少民企通过向官员行贿，低价买走了国企，造成国有资产流失，那些因此下岗的工人也境遇悲惨。我虽然是做民企的，但对这些现象也很痛恨。遇到有人厉声斥责时，只好默不作声。”

柯文岳说：“正因为如此，才证明了国企改制的必要。你想想，是谁贱卖了国企？不就是那些原来的厂长、经理以及上级政府部门负责人吗？而这些人，平时不就是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吗？在改制过程中，他们尚且大搞权钱交易，造成国有资产流失。那么在平时，他们会认真地经营企业，对国家、对职工负责吗？”

万顺龙说道：“柯老一席话，让人茅塞顿开。可惜啊，现在像您这样的大师，越来越少。”

柯文岳哈哈笑道：“‘大师远去，再无大师’，这句话我一定程度上赞同。但并不是说后来的学者能力不如我们。而是说现在的社会氛围，就不可能诞生大师。”

安幼琪问：“为什么？”

柯文岳说：“何为大师？钱学森是大师，季羨林是大师。钱学森研究火箭，季羨林长于梵文。我想请教各位，你们懂火箭与梵文吗？”

看众人摇头，柯文岳又问：“既然不懂，你们为何认定钱、季二人为大师？”

屋内又是一片沉寂。还是柯文岳开口道：“那是因为，他们的成就，在学术界得到公认。最后你们这些非专业人士，也认同了这种说法。想来也不奇怪，既然是大师，必定在某一领域造诣颇深。普通人如何懂得他们在研究些什么，当然只能尊重学术界的公评。”

“这和‘大师远去，再无大师’有什么关系？”万顺龙问。

柯文岳说：“要让普通人也认可学术界的意见，学术界自然就要具有很强的公信力，甚至得堪称社会道德的良心与底线。也因为这份公信力，所以当学术界说某人是大师时，外人才会相信。现在的学术界不容乐观啊，连那些确有真材实料的学者也跟着遭殃。”

谁是真正的大师，杜林祥不知道，但经过短暂的接触，他认定了一点：大名鼎鼎的柯老，讲的许多话都是他能听懂的。相反，许多半吊子专家，一会儿之乎者也，一会儿又从嘴里冒出许多生涩的专业术语，让人听得如坠云里雾里。

柯文岳今天心情很好，晚上留众人在学校食堂用餐。桌上，万顺龙向柯老请教自己在工作中有什麼要注意的地方。柯文岳哈哈大笑，

顺便把杜林祥也捎带进来点评了一番：“今天桌上，有两位是企业一把手。我看你们都是慧根深种、聪明绝顶之人，不然也不会有今日成就。但依我看，你们各有一个缺点，一个优点。”

“请柯老指教。”杜林祥恭敬地说。

柯文岳说：“顺龙是儒商，你的优点就是学识渊博，你的缺点也是学识渊博。杜总草莽出身，你的缺点是文化知识欠缺，你的优点也是文化知识欠缺。”

下午柯文岳讲的话，杜林祥大概都听懂了。唯独这一句，他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抬头看看万顺龙，也是一脸迷惑的样子。

晚餐结束，柯文岳坚持要自己埋单。看着服务员递上来的单子，只有两百多块钱，万顺龙、杜林祥也没再争抢。

5 没有缺点的人，不可不用，但也不可重用

不知从何时开始，杜林祥与安幼琪的关系越来越亲密起来。一个周末的下午，二人在酒店包房里辛勤“劳作”之后，杜林祥向她道出了一个自己在心里谋划很久的事情。杜林祥缓缓说道：“上周咱们在城西拍下来那块地，光盖住宅是不是有些浪费？”

安幼琪好奇地问：“你有什么设想？”

杜林祥说：“我想配套建一条商业步行街。”

“你疯了吧？”安幼琪吃了一惊，说，“商业地产可不同于住宅地产，你知道里面的风险吗？万顺龙在河州地产界呼风唤雨，也没见他去鼓捣什么商业地产。”

杜林祥很是不服气，说：“他没胆量，并不意味着我没胆量。做商业地产难吗？我怎么不觉得！”提到万顺龙，无异于是在刺激杜林祥。他敬重此人，但无时无刻不在想的，也是如何超越此人。正因为万顺龙没有进入商业地产，而我杜林祥进入了，那才叫成功。能够打造出一条富丽堂皇的纬通商业步行街，不就是超越万顺龙的捷径吗？

安幼琪再次试探着问：“你真打定主意了？”

杜林祥悠然自得地说：“当然。”

安幼琪坐在沙发上，跷着二郎腿：“你真不知自己有几斤几两，还敢去玩商业地产？现在咱们做住宅地产，说白了就是快进快出的打法。楼盘开盘之后，可能在三到六个月内现金流非常高，当该楼盘卖完了之后，这个项目的现金回流也就停止了，咱们就接着去做下一个楼盘，找地、定位、开工，然后又是销售。可商业地产不同，它的利润主要来自商铺的租金收入，在短期产生不了足够的现金流。解决不了长期资金的问题，商业地产是很难做的。”

“我当什么正事呢？”杜林祥说，“资金这一块不用愁，咱们有银行贷款，再说现金流真要出现紧张，那些商铺也是可以出售的嘛。我看好多公司不都出售过商铺吗？”

“你以为商铺是说卖就能卖的！”安幼琪没好气地说，“既然要打造商业街，就应该有规划。引入哪些业态？是服装店、餐饮店还是卖电子产品，都得有统一布局。商铺要是全卖给业主了，人家做什么咱们管不了。可没有一个统一规划，整条街又形不成气候。还有，卖商铺可与卖房子不同，房子是拿来住的，只要质量不出问题，业主就不会找你麻烦。可买商铺的人全是为了投资，真要生意惨淡，买了商铺的人收取租金情况不理想，最后还得找你闹。”

杜林祥说：“事情没你想得那么复杂，我考察了周边的环境，那里的商业氛围很浓，后面就是一座大型建材市场，人流量很大，商铺的生意不用发愁。我把自己的想法也同吕市长说过，他听了连声说好，还说附近区域正缺一条像样的商业街。小琪，在地产方面，咱们吕市长可也是专家啊。”

安幼琪说：“他是站在政府立场想问题。你能修一条商业街，对于完善该区域的商业配套，自然是好事。但咱们考虑的，应该是企业利润。”

杜林祥说：“有一点你考虑过没有，现在河州还没有一条像样的商业街，咱们要能拔得头筹，那对于提升企业品牌形象，会产生多么积极的作用。哪怕商业街不赚钱，我们那些住宅楼盘也能凭借纬通的品牌多卖许多钱。如今做企业，得从大局着眼，你看万顺龙，对于他那个顺龙集团的品牌，可是呵护备至。”最后这几句话，俨然是教训安幼琪了。经历了一连串的成功，杜林祥的自信心已经爆棚。以往他对安幼琪言听计从，现在则是选择性采纳意见。杜林祥甚至觉得，本人如今不也是正儿八经的商界明星、地产专家吗？

安幼琪说：“没错！哪怕不赚钱也不要紧，可要是赔钱了呢？你可要搞清楚，纬通还处在起步阶段，你赔得起吗？”

“不要危言耸听。”杜林祥喝道，“当初我要去跑马圈地，你就出来拦着，说要小心谨慎。结果怎么样，要不是我动作快，这一波房市的大好行情，差点就没赶上。你那些老经验，也得改一改了。”

杜林祥的蛮横态度，气得安幼琪瞪起眼睛：“姑奶奶没心情陪你玩下去，我要走了。”

杜林祥无奈地摇摇头。幸好只是情人关系，就依安幼琪的个性，两人真走在一起，指不定得吵成什么样！

第二天正式上班，杜林祥在会议上，当着众人又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安幼琪依旧强烈反对：“做地产项目从易到难的顺序一般是这样：住宅——公寓——别墅——写字楼——商业。只有住宅等前几个顺序的项目做得很成功，最后做商业地产项目才有成功的可能。如今纬通只能说在住宅地产领域初战告捷，直接进入商业地产，风险太大。另外，做住宅地产，说白了就是修房子与卖房子，可做商业地产，还涉及招商以及后期的经营管理，纬通并没有这方面的专业人才。”

杜林祥不以为然地说：“安总刚才讲了她的意见，你们也都说说。”

高明勇小声说：“我觉得安总说得有道理，贸然进入商业地产，似乎风险太大。”

这个高明勇就是杜林祥当年的司机。杜林祥觉得此人精明干练，当司机太屈才了，先提拔他当了办公室副主任，后来又出任分管公关工作的营销副总监，成为安幼琪的助手。

说起拔擢高明勇，中间还有一段小插曲。高明勇是个聪明人，可就是文凭太低，只是个退伍武警战士。另外公司的人还反映高明勇趁着当司机的便利，经常假公济私虚报油费。这种人，究竟用还是不用，杜林祥起初很犹豫。

后来，杜林祥想起了几年前的饭局上，万顺龙讲过的一则“范蠡救子”的典故：

范蠡是越王勾践的谋臣，帮助勾践复兴越国后，有感于功臣们往往“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结局，他变官服为一袭白衣与西施西出姑苏，泛一叶扁舟于五湖之中，遨游于七十二峰之间。范蠡很有商业

头脑，几年下来已是富可敌国。他自号陶朱公，被誉为中国商人的鼻祖。

范蠡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小时候跟范蠡吃过苦，很懂得勤俭持家，为人也老实忠厚。小儿子却是个典型的纨绔子弟，整日在外面寻欢作乐。后来，二儿子在楚国惹上人命官司，西施心急如焚，立即叫大儿子带上重金去楚国“捞人”。

范蠡回家得知情况后，质问西施为什么不派小儿子去。西施很委屈地说，你不是经常说小儿子只知道贪图享乐，是个不成器的家伙吗？范蠡说，大儿子勤俭持家是好事，但“捞人”这种事，就得把钱不当钱，将银子大把大把扔出去。小儿子是个花钱如流水的酒色之徒，最适合干这类事。

事情的发展的确如范蠡所料，大儿子到了楚国，重金行贿买通了楚国大臣。恰在这时，楚王大赦天下。大儿子就后悔了，早知道有大赦，还花这么多冤枉钱干嘛。他甚至找到收钱的楚国大臣，隐晦地表示希望对方退赃。这一来，惹恼了人家，楚国的所有囚徒都获得大赦，唯独范蠡的二儿子被砍了头。

万顺龙经常自诩，洪西的有钱人中，他最有文化，洪西的文化人中，他最有钱。因此，他十分喜欢那种一个人引经据典，满桌人倾听膜拜的感觉。讲完这则典故，万顺龙志得意满地说：“只要知人善任，把合适的人摆到合适的地方，任谁都是天才。实话说吧，我这个人提拔下属有个习惯，那些身上没有缺点的人，不可不用，也不可重用。”

“为什么？”杜林祥问。

万顺龙说：“我都不知道他的缺点，怎么去驾驭他？”

杜林祥有一种天赋，就是能将听来的历史典故与实际工作联系起来。他由此想到高明勇，此人有长处，也有缺点，关键看放在什么位置。高明勇贪财，所以任何时候都不能让这小子管财务，但他头脑灵活，与人相处时手段圆滑，去处理公关事务，却是合适人选。

提拔高明勇之前，杜林祥分别找安幼琪与他谈话。杜林祥对安幼琪说，高明勇干事是把好手，但一定不能让他直接经手财务上的事情。对高明勇，杜林祥则告诫，在外面搞多少女人我都不管，但不能碰公司的，别把办公室里搞得乌烟瘴气。

这会儿在会议上，高明勇刚说完，杜林祥就训斥道：“亏你当过武警，还经常在公司吹嘘，曾开枪抓过逃犯。我看你的胆子，还不如一个婆娘。什么叫风险？哪样生意没风险？怕风险，纬通能有今天？”当着外人的面，杜林祥对安幼琪总是客客气气的，但对高明勇，他就不需要控制任何情绪了。

高明勇自然不敢反驳，只好点头说：“杜总教训得是。”

安幼琪却坚持说：“我看明勇的意见是值得大家认真考虑的。”

杜林祥来了气：“我是董事长，要不要认真考虑，我会把握。”

这要是在私下，安幼琪一定会撕破脸和杜林祥大吵一架。可现在毕竟当着这么多人，安幼琪明白，杜林祥不仅是自己情人，更是公司一把手，怎么着都得给人家留点面子。她坐在座位上，不再说话。

林正亮这时说：“我觉得安总是把困难估计得过大，没有这个必要，我支持建设商业步行街。”多年来林正亮已经学会唯杜林祥之命是从，况且，他一直对安幼琪没什么好感，看着平日里颐指气使的安幼琪，今天也被折了面子，心里好不开心。

杜林祥决心已定，安幼琪又不吭声，与会的其他高管当然只好表态支持。杜林祥最后说：“这件事就这么定了，建设速度一定要抓紧，抢在春节前完工。”

散会后，杜林祥走进安幼琪的办公室，本想宽慰她两句，结果不待自己开口，安幼琪就说：“我直到现在都不赞成进入商业地产领域，但你是董事长、总经理，你定了的事情我只有服从。不管咱们私人是什么关系，但在公司，我就是你的副手。我会调整状态，尽心把步行街项目操作好。”

杜林祥满意地点点头。安幼琪的确没有许多小女人的温婉多情，但多了一份深明事理。这种女人在身边，起码不会给自己引来大的麻烦。

林正亮领衔的建筑施工团队的确没有让杜林祥失望，他们只用了七个月时间，就让一条美轮美奂的商业步行街出现在世人面前。一开始，杜林祥并不打算把这些商铺卖掉，商铺在自己手中，每年有租金收入，也能为企业产生稳定的现金流。

然而，自打商业街开始建设以来，就有许多人主动上门询问，想购买商铺。后来，纬通集团又在其他地方圈了几块地，企业的资金链很紧张，迫切需要回收现金。杜林祥权衡再三，决定出售商铺，并把这项工作交给高明勇去做。

商铺销售状况出乎意料地好，两个月时间，大部分商铺便卖了出去，而且销售价格也比一般门面高出20%左右。最后一算账，不仅投资全部收回，还净赚一个亿。面对这份骄人的成绩单，杜林祥志得意满，看来做商业地产，也没什么难的嘛！既赚了钱，又提升了企业品牌。

步行街开街那一天，吕有顺亲自莅临，并称赞该项目对于改善周边商业环境，将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万顺龙作为嘉宾也登台致辞，他说纬通集团的飞速发展应该成为河州地产企业的学习标杆，尤其是大手笔打造商业步行街的气魄，实在是难能可贵。

开街庆典结束后，杜林祥亲自领着众人去街内参观。杜林祥手舞足蹈地介绍相关情况，吕有顺等人也听得津津有味。不过万顺龙却把高明勇招呼过来，详细询问步行街的业态分布，有多少是做零售的，有多少是做餐饮的，有哪些品牌商家进驻？

万顺龙还特别问，所有商铺都卖出去了？高明勇得意地说：“都卖了，销售状况不是一般的好。”万顺龙也笑着点了点头。

安幼琪这时走过来说：“万总，你是地产界的专家，可要给我们指点一下啊！”

万顺龙诡异地笑起来：“我算哪门子专家？我只是来参观学习，没什么可指点的。看到你们的销售状况这么好，我简直替你们高兴。”

后来，安幼琪把这句话转告给了杜林祥，杜林祥哈哈笑道：“想不到万顺龙那样狂妄自大的家伙，也学会表扬别人了。”

然而，杜林祥的高兴却没有持续多久！

刚开始的两个月，借着新店开张的喜庆劲儿，步行街的生意红红火火。可两个月后，生意却逐渐冷清下来，到最后竟是一天不如一天。按理说，商铺全都卖了出去，生意好坏是别人的事，用不着杜林祥操心。可那些投资的业主还是不断找上门来，有在公司门口静坐示威的，还有直接拿石块砸玻璃的。半年后，十多名业主更联合向法院起诉，说纬通集团在销售商铺时存有误导宣传甚至是诈骗行为。

杜林祥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让高明勇去联系，将业主请到公司来，双方举行一次对话会。最后，业主方推举了十名代表出席对话会，而纬通方面，杜林祥、安幼琪、林正亮等悉数到场。

对话会定于礼拜六下午，在纬通集团会议室举行。高明勇心思很细，不仅安排了保安到场，还特别叮嘱办公室的人，将会议室里平时用的陶瓷茶杯全部撤走，到时就用纸杯。他担心哪位业主一言不合，直接将杯子摔过来把人砸伤。

业主代表中领头的有两人，一个叫李英华，退休前是河州某区的交通局副局长，另一个叫邓春林，是河州一家KTV歌城的老板，据说此人在江湖上还有个绰号，叫黑娃。购买住宅的业主，一般是普通市民，而购买商铺的，大多都是这种经济实力较强，同时还有一定社会活动能力的人。要应付这帮人，难度显然更大。

会议一开始，李英华就发言说：“很多买商铺的业主都是把自己毕生的积蓄砸进去，以后的生活也指望这个铺面。可现在，整条步行街生意冷清，白天没人气，晚上有鬼气。那些来租商铺的商家，也跑的跑，撤的撤，我们花几百万买来的商铺，现在连一分钱租金都收不了。”

杜林祥一边听着，心里却在骂，一间商铺可得好几百万，像你这种退休公务员，要不是当初贪赃枉法，恐怕几辈子也买不起。杜林祥轻咳一声后说：“我承认，现在步行街的生意不怎么好。作为企业我们也在想办法，尽量聚拢人气。不过话说回来，当初你们花钱买铺面，本来就是一种投资行为，既然是投资，当然有风险。现在一时生意没起来，更需要我们双方努力，一味闹下去可不是办法。”

黑娃邓春林把桌子一拍，说：“当初你们的广告上说得多好，什么黄金口岸，升值潜力巨大，结果通通是屁话。现在我们的要求很简

单，退钱。”

杜林祥笑了一下：“现在可是市场经济，双方都得按合同办事。合同上哪一条写了，生意不好就能退房？说实话，现在我们不停想办法，让步行街生意好起来，更多其实是一种道义责任。要按法律，商铺已经卖给你们，生意好坏，可跟我们没关系。”

李英华口气强硬地说：“如果你们这样认为，那还开什么对话会？能够投资几百万买商铺的人，都不是好惹的。狗急了还要跳墙，何况是人？”

安幼琪这时说：“我们开对话会，就是希望双方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共同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意气用事，逞一时之快是没用的。”

对话会就这样无休止地吵了下去。双方你一言，我一语互不相让。黑娃毕竟是在江湖上闯荡过的，脾气有点暴躁，他最后站起来：“姓杜的，老子告诉你，现在要么退房，要么就等着好看！”

已经很久没人敢用这种口气对杜林祥说话了。杜林祥淡淡地回了句：“如果想真正解决问题，麻烦把语气放平和些。如果是来这儿撒野，你还不够格。”

黑娃暴跳如雷：“知道老子以前是干什么的吗？敢同老子这样说话，我看你是不想混了。”说话间，黑娃举起面前的杯子，朝杜林祥掷了过来。

杜林祥躲闪不及，茶杯正好击中他的左脸。尽管高明勇有先见之明，提前换了纸杯，但茶水还是泼了杜林祥一身，几片茶叶还沾在他的脸上，一副狼狈不堪的模样。

保安赶紧进来控制场面，并把黑娃按在了座位上。黑娃依旧一脸桀骜不驯的样子，还冲后面的几个跟班大叫：“打电话叫兄弟们过

来，今天就把这个烂公司给我砸了。”

杜林祥何时受过这般羞辱，压抑了很久的怒气如火山般爆发。他站起来对保安吼道：“还愣着干什么，把这王八蛋给我拖出去，狠狠地打，往死里打，打出人命我负责。他妈的，一个小歌厅的老板，就敢到这儿耍赖。”

得到命令后的保安，一个个摩拳擦掌，欢喜不已。这帮保安，都是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杜林祥还为他们专门聘请了两个教头，一位是退役特种兵，一位是武当山的道士。整天习练拳脚功夫，却一直没有施展机会，人都快憋慌了。今天大老板下令，正好抓一个人来练手。

坐在一旁的安幼琪知道，此刻的杜林祥好比一头发怒的野兽，什么话都不会听。她只好匆匆跑出去，吩咐高明勇立即去制止保安，千万不要对黑娃动手。毕竟纬通集团是正规企业，不是黑社会，哪怕受了点委屈，也不能意气用事。被高明勇喝止的保安，一个个像泄了气的皮球，懊恼不已。

对话会就这样不欢而散。然而那个侥幸没挨打车黑娃，却以为自己的英雄气概已经震慑住了杜林祥。回到歌城后，他纠集了几十个兄弟，径直闯到纬通门口，扬言是来兴师问罪，还叫杜林祥给自己赔礼道歉。

听到消息后，办公室里的杜林祥暴跳如雷，他朝高明勇大吼：“都是你他妈坏事，刚才拦着保安干什么，现在人家要骑到我们脖子上拉屎了！”高明勇呆立在那儿，吓得两腿发抖。

保安队的两名教头也气愤不已，跑到杜林祥办公室请缨：“杜总，你每个月给我们一万块工资，今天正是我们报答你的时候。别看他们人多，我们只带十个弟兄出去，把他们通通打趴在地上。”

林正亮更是激动不已地说：“三哥，咱们出来混，何时这样窝囊过？我在外边找了一帮兄弟，分分钟把他那个什么狗屁歌城砸得稀巴烂。他狗日的不是叫黑娃吗？老子今天就让他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黑社会。”

“都别动！”安幼琪这时闯进办公室说，“我已经报警，公安几分钟就到。咱们现在动手，只能是火上浇油。”

林正亮很是不满，大声说：“报警干什么，难道我们怕了他？咱们手下的兄弟，就对付不了他？”

安幼琪毫不示弱地说：“你懂什么？咱们是正规企业，能和一个歌城老板斤斤计较吗？把他打一顿容易，到头来怎么善后？”

林正亮涨红了脸没有说话。他的隐忍完全是看在杜林祥的面子上，以他的脾气，不会对这个婆娘有一丝一毫的客气。

杜林祥尽管气愤不已，但他觉得安幼琪的话不无道理。自己这么大的身家，同一个小混混动手，实在有些跌份儿。他坐回沙发上，闷头抽起烟。

十分钟后，公安赶到现场。不过黑娃好像在公安局里有什么熟人，警察只把几个闹事的小混混抓走，黑娃本人则安然无恙地回家去了。当天晚上，公安局甚至还派人到纬通集团来，把几个保安叫去问话。如此一来，黑娃的胆子更壮了，在外边到处扬言，要找机会让杜林祥好看。

不动用自己的关系是不行了，杜林祥觉得这种小事不值得麻烦吕有顺，便给吕有顺的秘书刘光友打了电话。刘光友这些年没少拿杜林祥的好处，听完杜林祥的诉苦，他惊呼说：“这还了得？大哥，你别急，我马上跟公安局联系一下。”

市长秘书过问，公安局的态度立刻转变。第二天，黑娃本人就被抓走，他的歌城也因为涉黄被查封。

不过，就在黑娃被抓不久，河州坊间却传出一种说法，纬通集团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还在条约中设置霸王条款。业主上门讨公道，被公司保安拳打脚踢，更可气的是官商勾结，沆瀣一气，将无辜的业主逮捕。更有甚者，说纬通集团根本就是一个黑社会团伙，买他们的房子，就算吃亏也只能自认倒霉。

焦头烂额的杜林祥，一天路过安幼琪的办公室，便主动走了进来：“我是来谢谢你的。幸亏你那天保持了冷静，才没闹出什么大事。咱们都已经那样忍气吞声了，外面还说纬通是黑社会。真要把那王八蛋打残了，还不知道惹多大麻烦。”

安幼琪说：“你们男人都热血沸腾了，我一个女人再不冷静怎么办？外面的流言蜚语你也不要太在意。一方面，苦于房价过高，所有人都把责任推到房地产商身上，因此大家对房产企业的观感本身就不好，也都宁愿去相信那些负面消息；另一方面，步行街的业主投资失败，憋了一肚子火，只好到处造谣。”

杜林祥苦笑着说：“这要是一般人，受谣言所伤也就算了，大不了一笑置之。可咱们是企业啊，这些负面信息会直接伤害品牌形象。听说最近几天，我们楼盘的销量都受到了影响。”

安幼琪说：“人家都说以大欺小，其实大也有大的烦恼。就说黑娃吧，就他那种小混混，也不用在乎什么品牌、形象，可咱们不一样。一个乞丐来招惹富翁，富翁还得忍着。因为乞丐本来就破罐子破摔，富翁却是投鼠忌器。”

安幼琪没有再说下去。她本来想发几句牢骚：叫你当时不要贸然进入商业地产，你就是不听，现在好了吧？不过，看着已左支右绌的

杜林祥，安幼琪不忍心再去责备这个男人。

杜林祥倒是主动说起：“出这么多事，根子还是在步行街那里。当初我不听你意见，执意进入商业地产，看来是草率了。”

杜林祥正想继续说下去，却接到妻子周玉茹的电话：“你在哪，快回家来一趟。”

杜林祥不耐烦地说：“有什么事吗？中午我约了银行的人吃饭，怕是回来不了。”

周玉茹口气急促地说：“你一定得回来，家里出事了。”

杜林祥追问：“出什么事了？”

周玉茹说：“电话里说不清楚，你回来就知道了。另外赶紧准备一百万现金，要快！”

6 久走夜路，难免遇鬼

杜林祥急匆匆地赶回家里，在他的印象中，周玉茹的语气从没有如此急切过。一路上，他甚至担心，是不是儿子在国外被绑架了？

回到家里，只见周玉杰与江小洋坐在沙发上。周玉茹则长舒了一口气说：“总算把你等回来了。”在周玉茹看来，哪怕天大的事，只要自己男人出现，就都能摆平。

杜林祥焦急地问：“怎么了？”

周玉杰说：“三哥，我的生意出了些状况。下面县里的一个民政局局长被抓走了，本来纪委是查他挪用救灾款的事，结果这王八蛋进

去后一阵乱咬，还把我的公墓生意给举报了。今天一大早，公安局的人就找我谈话，还把公司的账册全部收走了。”

杜林祥知道，这么多年来，周玉杰是依靠勾兑基层官员，把原本针对村民的公益性公墓，拿到市场上对外销售才发的家。“久走夜路，难免遇鬼”，看来这回周玉杰是碰上难过的坎了。

杜林祥安慰道：“你也不要太担心，公安局只是问问情况，不也没采取进一步行动吗？”

周玉杰摇摇头：“他们还把我账户上的钱全都冻结了，另外据公司的人说，这几天门口一直有人盯梢，不知道是不是便衣警察。”

杜林祥意识到事态严重了，他问：“要不要我托人去找找关系？”

周玉杰说：“关系当然得找，但不能待在这里束手待毙。”

杜林祥问：“什么意思？”

周玉杰说：“现在事态还不明朗，不清楚这事最后要闹多大。我觉得还是先出去避避风头，如果最后能大事化小，我再回来。”

杜林祥明白了，周玉杰是打定主意要跑路。现在他的账户已经被冻结，怪不得周玉茹叫自己准备一百万现金。杜林祥问：“你有什么打算？真要出去，一百万怎么够？”

周玉杰说：“在国内的钱虽然目前取不出来，不过我早就留了一手。我在泰国，用朋友的户头存了四千多万泰铢，差不多就是一千万人民币，这些钱也够自己在曼谷当个寓公了。从三哥这借一百万，就是路上周转一下。”

杜林祥说：“自家兄弟，别说什么借不借的。到了泰国，要是手头紧，随时知会一声。对了，你准备何时动身，从河州直飞曼谷吗？”

周玉杰说：“这种事，越快越好，多耽搁一分钟，就多一分危险。坐飞机恐怕不行，万一在机场被拦住，就麻烦了。我想的是兵分两路，我坐车去云南，从云南出境后再转道去泰国。小洋坐车去深圳，在深圳坐船到香港，再由香港去曼谷。”

江小洋说：“咱们一起走不行吗？”

“女人家懂什么？”周玉杰喝道，“现在非常时期，要两人在一起，出了事就是一锅端，必须分散行动。”

“玉杰考虑得有道理。”杜林祥说，“既然如此，那就事不宜迟。公司的人一会儿把钱送过来，你们带上钱就出发。河州这边的事情，我会尽力想办法帮你。”

周玉杰说：“三哥，我们两人的车都在公司车库。现在不敢开自己的车，还得麻烦你给我们找两台车。”

“这个好说。”杜林祥赶紧吩咐下去，几分钟就联系好了车与驾驶员。送江小洋去深圳的是台帕萨特，而周玉杰要去山高路远的云南，杜林祥还专门找了一辆丰田普拉多越野。

杜林祥说：“我把高明勇也叫过来了，这人你认识的。他以前在云南当过武警，对那边情况熟悉，我就让他开车送你。”

周玉杰感激地点点头：“谢谢三哥。”

午饭就是周玉茹做的煎蛋面，才吃了没几口，两辆车就到了。周玉杰把筷子一放，说：“我们先走了。”

江小洋与周玉杰依依不舍地惜别，而后钻进各自的汽车。周玉茹平常没见过这样的场景，她也不知道弟弟还能不能回来，送行时竟哭了起来。杜林祥在旁边呵斥说：“这么点小事，哭什么哭！”

上车后，高明勇从后面抓过一个大包，递给周玉杰：“周总，知道你这次出门走得急，所以我刚才特意去了趟商场，采购了一些东西，路上用得着。”

打开包一看，里面有两条软中华、一盒普洱茶，还有许多饮料与零食。周玉杰高兴地说：“怪不得三哥把你从驾驶员提拔为营销副总监，你心思很细啊。”

高明勇说：“哪里，杜总常教导我们这些年轻人，要向周总学习。”

高明勇很会说话，一路上也把周玉杰照顾得很好。两人交替驾驶，第二天就赶到了昆明。周玉杰怕住宾馆暴露身份，就在一家洗脚城睡了一晚。休整之后，两人又马不停蹄地赶往滇西小城芒市。高明勇说，从那里，就能偷渡前往缅甸。

路上，周玉杰也接到河州传来的消息，公安已经查封了自己的公司，公司的出纳、会计也被抓走。他不禁有些后怕，幸亏自己及时逃脱，否则不知是什么结局。河州的事情是顾不上了，现在要紧的，是赶快跨出国门。

周玉杰忐忑地问：“从芒市逃到缅甸，容易吗？”

高明勇说：“反正我在那边的时候挺容易的。交一百多块钱办个临时通行证，就能到缅甸的迈扎央。”

芒市是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州府。这片中国最西南的疆土，与缅甸领土毗邻，生活着傣族、景颇族等少数民族。距离芒市几十公里

的迈扎央，号称云南边境三大赌城之一。从中国各地涌来的赌徒，直接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高明勇回忆说，当时每天都有几十辆轿车停在芒市机场，档次最低的是别克，甚至还有奔驰、宝马，赌客无须付费，司机直接帮他们办好临时通行证，然后再送到赌场。司机的所有开销，最后都由赌场埋单。

进入芒市之后，高明勇便驱车直奔机场。然而在停车场转悠了一大圈，却没有看到那些接客的轿车。下车打听了一圈才知道，几年前，中、缅双方对边境的赌场进行联合打击。云南省还向各旅行社发了通知，对前往设有赌场的边境地区旅游的外省游客，暂停异地办理出境证。这意味着，除了当地边民，外地人暂时没有了合法的出境渠道。

周玉杰一下慌了神：“这怎么办，难道出不去了？”

高明勇说：“别急，绵延几百公里的边境线，一定有出去的办法。”他立刻拿起电话，联系了一圈当地朋友，随后说：“放心，出去的办法多得很，只不过比以前稍微麻烦一点。”

一会儿，就有人主动打电话给高明勇，说了一阵后，高明勇便发动汽车，朝边境的陇川县驶去。陇川县也属于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从陇川到迈扎央更近，只有十公里。高明勇说他已经和人联系好，明天一早就能出境。

来到陇川，两人又找了家按摩店，做完按摩后，高明勇同老板娘软磨硬泡了好一阵，最终老板娘同意收他们每人八十元，今晚就留宿在店里。睡觉问题终于解决了，疲惫不堪的高明勇，很快就在按摩床上进入梦乡。

周玉杰却怎么也睡不着，他不知道，明天会出现怎样的情形。这个夜里唯一的好消息，就是江小洋打来电话，说她已经安全抵达香

港。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一半，周玉杰掏出兜里的烟，抽了一支又一支。

周玉杰已不打算睡觉，今晚就这样干熬过去吧，明天要是能够离境，一切都好了！这时，他瞧见按摩店的老板娘与一位小妹正坐在沙发上等候客人。小妹眉清目秀，身材高挑，看样子不到二十岁。周玉杰突然意识到，或许女人才是唯一能排解惶恐与焦虑的选择。他出门去超市买了点零食，回到店里分给她们，然后便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天。

周玉杰长得仪表堂堂，讲点小笑话逗女人开心更是不在话下。才半小时时间，他就和这两人聊得甚是投机。眼看火候已到，周玉杰就提出想和小妹干一次，而且说一手钱一手货，价格从优。

小妹很害羞，一脸为难地说：“我们这是正规按摩，不干那事。”

周玉杰笑嘻嘻地说：“主业之外，也要干点副业嘛。”如果是那种纯粹做肉票生意的夜店，周玉杰反而没兴趣。恰是这种正规按摩店，除了钱以外，还需要男人付出一点耐心，才更有意思。周玉杰知道，按摩店的姑娘，哪怕平时是做正规生意，但在那方面的尺度，明显比普通人放得宽，自己用点心思大有机会。

可不管周玉杰如何花言巧语，小妹却始终不上套。这时，老板娘说话了：“帅哥，别为难小姑娘了。她是我表妹，高中毕业后，上个月才到店里来的。我看你模样挺俊，真有兴趣，拿三百块来，我破例陪陪你。”

周玉杰中意的可是那位小妹。他重新打量了一下老板娘，三十多岁的年纪，长相一般，唯独一点可取之处就是胸前波涛汹涌。唉，这位表姐，比起她表妹可真是差了一截。

周玉杰笑了笑：“干嘛不好事成双，两个一起？”

老板娘没好气地说：“想得美。要干就干，不干拉倒。”

事到如今，有个女人陪自己度过漫漫长夜，也算聊胜于无。周玉杰说：“别生气。干，怎么不干？”

老板娘吩咐表妹照看好生意，自己便同周玉杰走进里面的小屋。在昏暗的小屋里，周玉杰不免哀叹，想我在河州时，身边美女无数，夜夜笙歌，酒皆佳酿，舞皆霓裳。可惜如今运交华盖，只能将就，不能讲究了。

尽管姿色平平，但老板娘的功夫还是不错，尤其是那鬼哭狼嚎般的呻吟，让周玉杰大呼过瘾。小屋空间有限，两人也不能变换太多姿势，十几分钟时间，战斗便结束了。欲望的宣泄，让周玉杰的身心终于松弛下来。一开始怎么也睡不着的他，干完事后躺在那双肥大乳房上，竟然倒头睡了过去。

不过，紧绷的神经只是稍微松弛一下。第二天一早，高明勇叫醒他时，周玉杰几乎是蹦了起来：“怎么样，没出什么意外吧？”睡在旁边的老板娘都吓了一跳，怒骂道：“大清早的，发什么疯？”

高明勇笑着说：“没事，都联系好了。他们一会就来接我们。”

尽管高明勇信誓旦旦，但周玉杰的心里还是七上八下。平复了一下情绪，他站起来穿衣服。老板娘还是懒洋洋地躺在床上，她已习惯了晚起，今天也不打算这么早起床。她伸了一下懒腰，说：“一会儿慢走，我就不送了。对了，你还没给钱。”

此时，周玉杰竟情不自禁地亲了对方脸庞，而后深情款款地看了一眼。这一举动，令老板娘很诧异：“你小子不会真发情了吧？”

她哪里知道，周玉杰是在感叹，这几天一直心烦意乱，坐卧不宁，没想到昨晚随手捡来一个“地摊货”，倒换来一夜的纾解。他掏出一千块钱说：“先讲好的三百，我给你五百，另外五百给你表妹。”说完，扭头走了出去。

来接他们的是一个中年人，穿纯白色的T恤，西裤熨得笔挺，还戴着金黄色的粗项链。中年人在路边招了一辆面包车，说：“克边境检查站。”高明勇说，云南话“克”就是去的意思，咱们这就去边境检查站。

“去那儿干嘛？”周玉杰紧张起来。不是说偷渡出境吗？怎么去检查站，该不是遇到便衣了？

“别紧张，不会有事。”高明勇安慰他。高明勇真的很放松，一路有说有笑，还不停向周玉杰打听那老板娘功夫如何。

十分钟后，面包车在路边停下，前方一百多米就是边境检查站。再向前，就是缅甸的国门，隐隐约约可以看到穿绿军装的军人。在口岸检查站旁边，有一个两百多平方米的停车场，中年人领着他们向停车场后的一排民房走去。

民房后是甘蔗地，甘蔗地被踩出一条一米多宽的小路。中年人转身说道：“一会你们就跟着我跑，千万不要停。”说完，中年人扭头跑了出去。周玉杰跟在后面，几乎把吃奶的劲都使出来，拼命迈开步子。

只跑了三十多米，跨过一道横穿的小路，中年人慢下来，说：“好了，过来了，没事了。那条小路就是中缅两国的边界线。”

周玉杰几乎不敢相信，他问：“这就算偷渡成功了？”

中年人说：“是啊，你还要怎样？”

迈开步子跑个三十米，就完成偷渡出境，也太没技术含量了！周玉杰这才发现，过去几天的担心，实在是多余。

往前几十米，就有了城镇的迹象。路边用水泥方砖盖的平房显得很简陋，墙上还写着“有房间出租”等汉字，几个坐在路边院子里的人，正用中国东北方言聊天，地上的烟盒都是“云烟”“红河”。这就是迈扎央，可与传说中的奢华赌城相差甚远！

高明勇一直把周玉杰送到了迈扎央市中心。迈扎央的主街是一条十几米宽的水泥路，路两边大都是一两层的水泥房子，小商店和饭馆林立，饭馆的招牌用汉字写着川菜、湘菜、粤菜，商店里卖的也都是中国小百货，只有发廊与国内不同，在招牌上明明白白地写着“美女出台”。

一座赭红色的西洋式建筑就是市中心最豪华的建筑，也是迈扎央最大的赌场。经过几天的逃亡，周玉杰的心此时才真正平复下来。他拉着高明勇说：“好不容易来一趟，走，去试试手气！”

高明勇说自己身上揣的钱不多，周玉杰说：“怕什么，我给你五万。赢了就还我，输了不用还。”

走进赌场，各种声音扑面而来，赌客们操着中国各地的口音，欢呼与惊叫声此起彼伏，有的西装革履，有的头发蓬乱，有四五十岁大腹便便的男子，也有浓妆艳抹的年轻女孩。迈扎央赌场最流行的游戏是百家乐，绿绒面的赌台两边最多可以同时坐十四名赌客，每当开始发牌，发牌的荷官就拍着桌面上的小钟，提醒下注时间即将截止。

激战了一下午，高明勇基本保本，周玉杰却输掉了整整十万。不过他倒没有气馁，反而喜气洋洋地说：“钱一输掉，霉运就该到头了。”

在迈扎央休息了一晚，第二天高明勇又沿着那条小路跑回中国。周玉杰包了一辆车，他将由此前往缅北克钦邦首府密支那，再从那里乘机飞往曼谷。

离开了迈扎央，人生中还有更大的赌局在等待着周玉杰！

7 你的缺点是文化知识欠缺，你的优点也是文化知识欠缺

接到周玉杰从曼谷打来的电话，杜林祥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然而，步行街的业主还是三天两头上门来闹。有人甚至托家带口坐到公司大堂，一坐就是一整天。

曾经承载了杜林祥巨大希望的商业地产项目，如今却成为企业体内的一处溃疡。杜林祥痛定思痛，认为必须快刀斩乱麻，彻底解决这一问题。杜林祥让办公室发出通知，集团所有管理人员，周末集中到河州郊外的度假村。趁着这次会议，一定要找到能够一劳永逸解决问题的办法。

会议开始后，杜林祥首先说：“这段时间，纬通集团可谓多事之秋。步行街的业主嚷着要退房，好不容易开了个对话会，又被人砸场子。一个叫什么黑娃的人，最后竟然领着帮地痞流氓跑到公司门口撒野。还有，社会上针对纬通集团，出现了很多负面舆论。所有这一切，根子就在于商业步行街。今天召集大家来，就想听听各位的意见，这个项目，究竟哪里出了问题，如何来收场？”

杜林祥的话意思很明白，会场却鸦雀无声。大家心里都清楚，步行街项目是杜林祥拍板定案的，对这个项目说三道四，不是揭杜总的伤疤吗？这位杜总，可是在座所有人的衣食父母。

杜林祥也看出了大家的顾虑，他点燃一支烟说：“大家既然都不说，那我就先来进行一番自我批评。上这个项目，是我的主意，现在回头来看，太轻率了。光是选址，就存在很大问题。步行街紧邻建材市场，每天的人流量、车流量很大，我当初一厢情愿地认为，哪怕靠山吃山，我们这儿的生意也坏不到哪去！”

杜林祥继续说：“我杜某人以前是做工程，后来进入房地产，算是半路出家。而对于商业，基本是个门外汉。这些天请教了许多人，才知道商业上有个概念叫‘假口岸’。所谓‘假口岸’，就是通俗意义上的灯下黑，周围看起来熙熙攘攘，但自家门口却没生意。我仔细分析了一下，步行街的选址，就是个‘假口岸’。每天去到建材市场的消费者的确很多，但建材市场面积很大，消费者都是在里面内部循环，购物之后就直接离开。所以，路过步行街的人不少，真正停下来购物的却没有，长此以往，生意不冷清才是怪事！”

杜林祥这番话，算是把自己批了个体无完肤。坐在旁边的安幼琪很钦佩杜林祥的勇气，更令她意外的是，杜林祥也在不断学习新知识。诸如“假口岸”的概念，自己还是第一次听杜林祥说起。如果不了解杜林祥的历史，很难想象如今侃侃而谈的杜总，只是个初中毕业生。

有了杜林祥的抛砖引玉，后面的发言逐渐踊跃起来。其中，高明勇的话引发了杜林祥的一阵深思。高明勇说：“当初商铺销售工作是我负责的，看到销售形势大好，还曾经沾沾自喜。现在看起来，卖商铺的决定值得商榷。”

高明勇说：“无论一座商场还是步行街，都需要一个培育期。任何一个商场不可能开业就火而且一直火下去，这是不可能的。在市场培育期，就必须合理规划业态，同时引入一些主力店、品牌商家。众

所周知，这些主力店具有很强的议价能力，它们支付的租金，肯定比那些小商家低很多。如果商铺在纬通手里，为了长期效益，我们可以割舍短期利润，哪怕不赚钱也引入主力店，并以这些主力店为基础，带动整条街的生意。试想一下，如果商铺没有卖，我们可以有意识地引入麦当劳或肯德基，再加上一座电影院与品牌百货，以它们为引擎，步行街的生意不可能像现在这样。”

高明勇继续说：“但商铺卖到业主手上，它们想的就是如何赚快钱，如何多收租金。谁出价高，谁就能租到门面。结果招进来的商家全是一帮虾兵蟹将，撑不了几个月，就全撤了。”

杜林祥一边抽烟，一边认真听着。想不到，高明勇这小子说出话来还很有见识。过早出售商铺，实在是一步臭棋。杜林祥忽然想起，开街典礼之后，万顺龙曾说“看到你们的销售状况这么好，我简直替你们高兴”。老道的万顺龙，恐怕早就看出其中端倪。

杜林祥又问：“有业主已经把我们告上了法院，这方面情况怎么样？”

公司的法律顾问回答说：“我们仔细研究了合同，业主的诉讼要求毫无道理。进入司法程序后，我们胜诉的可能性很大。”

杜林祥点了点头，没有说话。安幼琪这时说：“这个项目，现在面临一个死结。想让那些业主别闹，就得让步行街的生意好起来。而想生意红火，就必须调整业态，甚至得损失短期租金收入，下决心引进一批主力店。商铺都卖出去了，你要这些业主自降租金，他们又不愿意。这简直是一个恶性循环。”

林正亮说：“做大手术是不可能了，但总得进行些小修小补。刚才有人提出把步行街的门头重新装修一下，另外在里面加装四部扶手电梯，我觉得这主意不错。”

安幼琪说：“唯今之计，也只好如此了。走一步看一步吧。”

杜林祥又点上一支烟，问：“做这些工程，要花多少钱？”

林正亮说：“一千万以内吧。”

杜林祥说：“现在，一千万对于纬通倒算不得什么。不过我担心，光是小修小补，根子上的问题不解决，步行街的生意还是没起色，到头来这一千万也打了水漂。”

杜林祥转头问安幼琪：“咱们账上还有多少现金？”

安幼琪说：“公司现在正同时建设好几个楼盘，现金并不宽裕，账上趴着的钱，估计不到五千万。”

杜林祥说：“如果想办法拆借资金，能筹到多少钱？”

安幼琪不明白杜林祥为何突然关心企业现金流量，她想了想说：“依纬通集团的资质与信誉，筹集一两个亿应该没问题。”

杜林祥若有所思地说：“我测算了一下，如果答应业主要求，把那些商铺全部回购，大概要四个多亿吧？”

安幼琪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杜林祥不是疯了吧，他真打算把卖出去的东西再买回来？

只听杜林祥继续说：“可就算我们使出吃奶的劲，也筹不来四个亿的现金。能不能跟业主商量一下，先一次性付给他们一半的钱，剩下的钱，两年内分期付清。”

看来杜老板已经下定了决心！下面的人不停交头接耳，这样可就意味着，企业把一个巨大的包袱，背在了自己身上。安幼琪说：“如果这样，纬通未来几年的资金链都将十分紧张。”

林正亮也说：“刚才法律顾问已经说了，真要到法庭上，咱们有十足的胜算。就算依法办事，咱们也没理由把卖出去的东西买回来。”

杜林祥缓缓说道：“这段时间，有两件事对我触动特别大。一件是从报纸上看来的，美国一家大型保险公司来到上海，准备开拓中国市场。这家企业20世纪30年代就在上海设有分公司，直到1949年才离开。一位上海市民最近找到一张新中国成立前的保单，来找这家公司理赔。可美国人认为，按规定这张保单已过理赔期限，就不同意支付保金。双方在上海对簿公堂，从一审到二审，法院都判美国人胜诉。可惜呀，美国人太迷恋法治了，最后赢了官司，却输了市场。有人统计过，像这类新中国成立前的保单，数量并不多。这家公司目前一年在中国市场的广告费就好几千万，从中抽出小部分，不仅能支付保金，甚至可以发动上海市民，进行一场找寻旧保单的营销活动。”

杜林祥继续说：“还有一件事，就是大家都知道的。那个什么黑娃，跑到公司来撒野。在河州，我杜林祥敢撂出狠话：玩黑道，老子能把他人给废掉，玩白道，一通电话就能叫他蹲监狱。可最后呢？我们一忍再忍，得了理还得饶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正规大企业，要爱护自己的品牌。收拾那样一个王八蛋容易，要挽回企业的声誉太难。一个真正的大企业，只能让客户感觉可爱，而绝不能是可怕。如果所有河州人都认为纬通是家霸道的企业，走路都可以横着，那谁还敢来买我们的房子？”

杜林祥的心情很烦躁，又摸出一支烟点上。他面前的烟缸里，烟头已堆积如山。安幼琪下意识地吧打火机挪开，同时瞪了杜林祥一眼：“少抽点，身体吃不消。”这样的举动，显然超出了女下属对男上司合理关心的程度。坐在一旁的高管们，有人暗自发笑。安幼琪也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假装咳嗽了一声。

杜林祥说：“我不怀疑，纬通同业主的官司会以我们全胜告终。但打赢了官司，事情就了结了吗？对于一个企业来说，金杯银杯不如口碑，赢了官司，输了口碑，有什么意义？而且，刚才安总与明勇也说了，要想让步行街起死回生，就必须重新调整业态。商铺在业主手里，我们想调整也调整不了。与其这样，不如把商铺买回来。”

安幼琪还是不同意：“太冒险了。把这个包袱背过来，以后我们买地、开盘的速度都将大为降低。”

“没有关系。”杜林祥说，“资金问题还可以请银行帮忙。再说了，纬通这几年的发展速度够快了，正好减减速，认真思考一下未来的发展战略。”

安幼琪似乎还想说什么，杜林祥挥手打断了她。他扭头对高明勇说：“这个周末结束后，你就去找业主谈。我已经定了，宁可花钱，也要维护纬通的品牌形象。”

安幼琪见状，只好知趣地闭了嘴。过去与这个男人在一起时，自己始终拥有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对于她的意见，杜林祥几乎照单全收。现在，这种居高临下只会在床上出现，在工作中，杜林祥已经习惯乾纲独断。

既然左右不了这个男人，就去尽力辅佐这个男人吧。会后，安幼琪找来高明勇，交代了同业主谈判的技巧。一开始，要把纬通打算回购商铺的消息严格保密，只悄悄同几位闹得最凶的业主接触。完成回购的手续后，还叮嘱对方要保密，并说这是特殊政策，仅限于少数人。

这样的消息，当然不可能保密。要不了几天，就有无数业主找上门来又哭又闹。此时，企业再“勉为其难”地为其他业主办理退房手续。

安幼琪认为，别看业主现在闹着要退房，可企业真要大张旗鼓回购商铺，没准还有人趁机索要高价。用这种方法，在业主中造成一种恐慌，就不会有人坐地起价了。事实证明，这一招果然灵验，不仅没有一个业主闹别扭，甚至还有人同意以九折价格回购。

将步行街收回之后，安幼琪又亲自负责招商工作。对一些品牌商家，纬通开出了低得离谱的租金价格。但是，品牌商家的陆续进驻，却让步行街生意逐渐有了起色。

有一天，安幼琪拿着与即将入驻步行街的品牌商家的谈判协议，过来向杜林祥汇报。杜林祥看都没看，直接就签字了。安幼琪问：“你怎么看都不看一下？”

杜林祥说：“你亲自负责的谈判，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再说我现在的思路很明确，不能再急功近利，头两年损失点租金无所谓，关键是把整条街的人气、商气炒旺。生意起来后，过几年再慢慢涨租金。”

安幼琪安慰他说：“这个项目虽然拖累了企业的发展，但毕竟不至于伤筋动骨。而且整条街的生意，慢慢也在好转。”

“我不看这些具体协议，还有一个原因。”杜林祥继续说，“通过运作这个项目，我发觉自己在处理许多细节问题时，简直一塌糊涂。有时去工地上瞎指挥一通，最后林正亮不得不返工。还有那天的对话会，如果我不出面，改由你去，也许就不会闹那么僵。所以啊，如今回购商铺，引入品牌商家的思路定下来后，具体的事你们去办，我也不想过问了。”

“像我这种人，小事什么也干不好。出去给老板打工，是不是很快就要被炒鱿鱼啊？”杜林祥摇头苦笑着。

安幼琪说：“所以啊，你不能去帮人打工，只能继续当老板。”

在安幼琪看来，杜林祥的这番话倒算是有自知之明。在处理许多具体工作时，杜林祥莫说比自己，甚至还不及高明勇精明干练。不过，杜林祥也具备许多超乎常人的特质。比如，尽管知识水平有限，但他的学习能力很强，给他讲什么事，很快就能活学活用；又比如，他几乎天生就对人性有极其深刻的洞察力，一个人究竟有几斤几两，一眼就能看个八九不离十；还有，他有着惊人的魄力，做决断时绝不瞻前顾后。

在杜林祥身边待久了，安幼琪喜欢将自己的这位老板与情夫比作刘邦。同样起于草莽，不学有术，遍尝世间冷暖，洞察人情世故。他们不拘小节，因此处理小事时一塌糊涂。但天生的禀赋，倒让他们处理大事时往往举重若轻。这样的人，只会有两条人生道路——要么当地痞无赖，要么当叱咤风云的领袖！

杜林祥点燃一支烟说道：“过去吧，我老是有些瞧不起自己，觉得我出身寒微，又没读多少书。可经历前一段的成功，有些飘飘然了，在决定进军商业地产那阵子，我甚至觉得，自己在地产领域，比好多专家学者还牛逼。”

安幼琪笑着说：“这也是人之常情。”

“人啊，还是要给自己留点缺陷。”杜林祥说，“我以前听一位教授讲过，台湾旺旺集团的老板蔡衍明就立下家规，所有的儿子都不准上大学。蔡衍明对儿子说，你将来会领导很多博士，如果你自己既是老板，又是博士，就不会谦虚地听那些博士的意见，就算那些博士想帮你，都帮不到你了。应该有些事输给人家，有点自卑感，对人家才会客气一点。”

杜林祥说：“当时那位教授，在课堂上批判蔡衍明，说他自己没文化还祸害儿子，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现在我算明白了，人家那才是大智慧啊！”

蔡衍明不让儿子上大学的故事，安幼琪也听说过。经杜林祥这么一说，发觉还真有些道理。就说刘邦与项羽吧，项羽本身就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所以他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刘邦呢，自知自己打仗是外行，索性把重责大任交给韩信、张良等人。最后，刘邦成就帝业，项羽只好乌江自刎。

说到这，杜林祥忽然想起一件事：“你听说过徐浩成吗？”

安幼琪点点头：“听说过。江湖大佬，商界巨子。”

“操作北国天骄项目时，我对这位徐老大颇不以为然。”杜林祥说，“你看他手下那些人，从周志斌到李云松，一个个吃拿卡要，贪得无厌。我甚至有种想法，要是自己的企业，一定不能管理成这副模样。后来逐渐明白，水至清则无鱼，当老板的，管住大方向就行，没必要那么在乎小节。就说他们那次机械厂搬迁的决策，几年来地价飞涨，徐浩成早就赚够了。徐老大对下面的乱象或许清楚得很，权当是给员工的福利吧。”

杜林祥接着说：“那天晚上与柯文岳教授吃饭，柯老说万顺龙的优点与缺点都是学识渊博，而我的优点与缺点都是文化知识欠缺。一开始不明白，现在算是搞清楚了。我呀，还是继续保留心底的那份自卑，这样才会有敬畏之心。有些事，不懂就是不懂，正好交给下面的人处理。”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杜林祥不是知识分子，但他今天这番感悟，却是许多读书人一辈子也不会明白的。

说到这里，安幼琪忽然想起一件事，觉得有必要告诉杜林祥。她说：“前天我去见了一个人。”

杜林祥有气无力地问：“谁？”

安幼琪说：“卓伯均。”

“他？”杜林祥说，“卓伯均不是被判了十几年吗？你是专门跑去探监？”提到这个人，杜林祥可谓分外眼红。正是卓伯均，这个昔日的土地爷爷，把自己当猴一样玩。临到最后，还和老婆一起把杜林祥的五百万卷走。最可气的是，卓伯均坐牢了，吃了大亏的杜林祥还得装成没事人一样，对那五百万的事闭口不提。

安幼琪摇了摇头：“他现在是保外就医。去年查出得了肝癌，估计没多少日子了。不管他这个人人品如何，毕竟是我多年的顶头上司。我知道你很恨他，所以去之前没告诉你。看望了他之后，我还送了他一万块钱。”

“他得癌症了？真是老天开眼。像他那种王八蛋，就该不得好死。”杜林祥骂道，“他是你老领导，你去看一下也应该，不过给他送个屁的钱？当初他可没少贪！也就是他得癌症了，要不然，老子非得找帮弟兄，去暴扁他一顿。”杜林祥说的不是气话，至今还没有哪个人让他这般咬牙切齿。

安幼琪叹了一口气：“你不知道，他现在的境况很凄凉。过去贪的钱，都被老婆袁琳带到美国去了。在查办他的过程中，发现对老婆言听计从的卓伯均，在外面也是拈花惹草的主，甚至还拍了不少香艳视频。”

杜林祥幸灾乐祸地说：“是不是袁琳知道了很生气，就一个人在美国逍遥快活，不理卓伯均了？”

安幼琪点头说：“袁琳也怪狠心的，她让卓伯均去找那些二奶、三奶要钱。可那些二奶、三奶，怎么会把当初的卖身钱再还给卓伯均！现在卓伯均去医院看病的钱都没有，他给过去那些天天围着他转的老板打电话借钱，居然没一个买账。”

杜林祥笑得更开心了：“一个土地爷爷，混到今天这模样，就是报应。”

安幼琪说：“你也少说几句，人家都那样了，你就积积口德吧。”

不知怎么的，杜林祥心情一片大好，还开始在办公室里哼着小曲。不过猛然间，杜林祥脑中闪过一个念头，这个死到临头的卓伯均，对自己就一点用处也没有吗？他整理了一下思绪，然后说：“卓伯均在哪？我要去看他。”

安幼琪没好气地说：“你这人怎么这样，一个快死的人都不放过？就算他以前对不起你，这都过去多少年了。”

杜林祥说：“我想通了，我要出手帮他。他不是没钱看病吗？从现在到他死，医药费我包了，我还要掏钱给他买墓地。”

安幼琪似乎明白了点什么：“你可真是精明，连一个将死之人的价值也要利用。”

杜林祥说：“我是在利用他。但以他现在的处境，正求着有人去利用。”

因为没有医药费，备受煎熬的卓伯均只好住在一个社区医院。当他在破旧的病房里见到杜林祥时，眼光里满是恐惧：“你，你，你怎么来了？”

手捧鲜花的杜林祥笑了笑说：“卓董，我来看望你啊。你的事情我都知道了，过去的许多恩怨，就让它过去吧。咱们毕竟有缘认识一场，现在你遇到困难，我不能袖手旁观。”

当听说杜林祥要负担自己全部医药费，甚至要在河州公墓为自己买一块上好的墓地时，卓伯均从病床上滚下来，跪在了杜林祥面前：

“杜总，你的大恩大德，我这辈子是报答不了了，下辈子当牛做马报答你！”

这个白发苍苍、一脸哀戚的老人，这个为了十几万医药费就下跪感恩的人，还是当年那个叱咤风云的卓伯均吗？看到这一幕，杜林祥不禁一阵酸楚。

当天，卓伯均就转院来到河州最好的医院。杜林祥给他请来两名护理人员，伴他走过最后的人生旅程。趁着卓伯均病情稍微稳定时，杜林祥又亲自开车陪他去墓园。卓伯均知道自己的处境，看来看去就选了一块最便宜的墓地，只要两万多块。杜林祥却不同意，他动情地说：“卓董，不管现在什么处境，但你毕竟是见过大场面，干过大事业的人。这样的墓地，太寒酸了。”在杜林祥的一再坚持下，最后买了一块十多万的墓地。

从墓地回医院的路上，卓伯均对杜林祥说：“杜总，今晚有空没有，咱们去喝喝酒？”

杜林祥很惊讶：“我倒是有空，不过卓董你的身体？”

已是骨瘦如柴的卓伯均说：“我没有什么，反正都是没药可救的人。只是很不好意思，我请你喝酒，最后还要你买单。”

“卓董这是哪里话！”杜林祥点燃一支烟，转头吩咐司机，在医院附近找一家酒店。过去，因为卓伯均从不抽烟，杜林祥在他面前也

只好强忍烟瘾。如今时过境迁，杜林祥悠闲地抽着烟，倒不怎么在乎对方的感受。

来到酒店，卓伯均一上来就喝了一个满杯，而后又剧烈咳嗽起来。过了好一阵，他才说：“今天墓地也买了，我就盼着早点去见阎王。既帮杜总省点钱，自己也少遭罪。”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杜林祥的情绪受到感染，说：“卓董，你从一个农家子弟走到今天，这一辈子也真不容易。说到底，你也曾干了许多实事。”

卓伯均叹了一口气：“我是玩政治的。政治家与科学家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决定科学家一生成就的关键在于他最好的一步棋有多好。而决定政治家一生成就的，在于他最臭的那步棋，究竟有多臭。”

卓伯均继续说：“牛顿晚年不仅学术上一无所成，还不时冒出违背常理的荒诞言论，可谓满盘臭棋。但就因为那光耀史册的三大定律，他依然是伟大的科学巨匠。袁世凯一生纵横捭阖，追赶风气之先，引领时代之潮流。他以立宪号召群雄，以北洋雄视天下，却又以和平手段而揽共和全功。他是清末民初政坛当之无愧的第一人，击败了所有对手。却因为复辟帝制这一步臭棋，袁世凯就永远成为窃国大盗，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

过去的杜林祥，只见识了土地爷爷的贪婪与虚伪。今天这一番话，倒让他对卓伯均刮目相看。这也是一位才思敏捷、精明干练之人，不曾想最后沦落到这一步。

谈及自己的遭遇，卓伯均说：“坐在我那个位置上，手握大权，身边又缺少监督。不敢说是人都得贪，但不贪的，我真怀疑他不是人。”

卓伯均这句应当是心里话，比起当初在法庭上声泪俱下地忏悔“辜负了党和人民的信任”，来得更加真实。

“什么加强自身学习，筑牢思想防线，我看用处不大。”卓伯均说，“真想反腐，就得靠监督与限制。所谓监督，就是让人民能真正监督官员；所谓限制，就是官员手中的权力不能过大。许多事情，交给市场与社会，政府管得越少越好，让公务员想贪也没地方贪。”

卓伯均毕竟身体虚弱，刚坐了一会就感觉吃不消。他最后举起一杯酒，说：“杜总，再次感谢你。我知道，你一直恨我，甚至这次帮我，也是在利用我。但不管怎样，有人给我出医药费，给我买墓地，我都得感谢他。”

原来，卓伯均心里什么都清楚。杜林祥尴尬地笑了笑，并劝卓伯均少喝一点，卓伯均却说：“怕什么！早死早投胎。”

四个月後，卓伯均的生命走到尽头。碍于卓伯均的敏感身份，葬礼自然不能大操大办，可杜林祥还是让逝者维系了最后一丝尊严。卓伯均的许多门生故旧，如今都还身在官场，这些人虽然不好登门致哀，却纷纷给杜林祥打来电话，感谢他在最后时刻出手相助。就连那些卓伯均昔日的政坛死敌，也异口同声称赞杜林祥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卓伯均负过他，他却绝不负卓伯均。

如果说，为了树立纬通集团诚信企业的品牌，杜林祥花了几个亿来回购商铺的话，这次却只花了几十万，就在河州政商两界树立了自己忠厚的品牌。

杜林祥不禁回想多年的经商之路，从对周志斌的信守承诺，到对卓伯均的以德报怨，从修建大剧院时“亏二十万不如亏一百万”，到拿几个亿回购步行街……自己能有今天，或许就在于明白了“财散人聚”的道理。没有舍，哪会有得呢？

第五章 惊天赌局

杜林祥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规律，大多数专家教授，并不甘于纸上谈兵，总想着跃马疆场展布平生所学，再说直接点，就是指望有机会能出仕为官或下海捞钱。而那些功成名就的高官巨富，却十分渴望与学术沾上边，让自己成为学者型领导或儒商。认识到这种“围城”现象后，杜林祥索性将这个高层论坛固定下来，每季度举行一次，邀请国内外专家与洪西政商名流出席。正是凭借这个平台，杜林祥的人脉资源迅速膨胀。

1 真正干事的人，一定是名满天下，谤满天下

眼看马上就是国庆长假，杜林祥打算组织员工去泰国普吉岛旅游一番。听说去普吉岛，安幼琪十分开心，能和杜林祥手牵手在沙滩上漫步，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情。不过杜林祥却告诉她，这次要带着妻子周玉茹一起去泰国。安幼琪顿时心凉了半截，索性放弃了旅游的机会。

杜林祥之所以要带上妻子，其实是想去探望周玉杰。这小子到曼谷有些时候了，不知道生活得怎么样。杜林祥还打电话给儿子杜庭宇，让他从新加坡赶来曼谷，一家人好好聚一下。

杜庭宇在新加坡的工作，说来还是吕有顺帮忙介绍的。有一次去溪边垂钓时，杜林祥谈起自己的儿子在国外留学已经毕业，准备让他回河州进入纬通工作。

吕有顺却说，子承父业不是不行，但现在为时过早。年轻人，最好先在外面摔打几年。吕有顺正好认识一位新加坡大公司的老板，并愿意把杜庭宇推荐过去。

能让儿子到这种正规的国际化企业历练几年，杜林祥自然十分开心。他也很感激吕有顺，这位吕市长堪称真朋友啊，不仅在事业上尽心扶持自己，甚至连子女的教育也会帮忙操心。

纬通集团员工搭乘的飞机抵达曼谷素万那普国际机场后，其他人都在机场办理转机手续，准备直接飞去普吉岛，杜林祥却带着妻子走出候机大楼。周玉杰说临时有重要事情没法赶过来，只得让江小洋接机。一行人坐上出租车，朝曼谷市区进发。

泰国人有一个特点，就是非常地和气，不论穷富，都一样。像这位出租车司机，见面就笑嘻嘻地躬身问好，不卑不亢，让你感觉很温暖。遇上堵车也并不着急，一副不紧不慢的样子。

生活在泰国，许多事都必须放慢脾气，因为急是急不来的。就拿首都曼谷的地名来说，真要一字不漏地说出来，就得一分多钟。因为曼谷的全名被吉尼斯世界纪录列为世界上最长的地名。

几个世纪前，泰国人在这里建都后，为曼谷取了一个极长的名字，意思是“神仙的城，伟大的城，玉佛的宿处，坚不可摧的城，被赠予九块宝石的世界大都会，幸福的城……”这样长的城名念起来实在太不方便，当地华侨才简称其为“曼谷”。

周玉杰在曼谷的公寓位于当地富人区，楼上楼下一共两层。江小洋陪他们在屋里坐了半个小时，周玉杰才匆匆赶了回来。周玉茹看见自己流亡海外的弟弟，一下子就哭了出来。周玉杰安慰道：“姐，别担心，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嘛。”

杜林祥也在一旁说：“难得见一回面，哭什么哭，人家玉杰可是在曼谷当寓公，生活过得滋润着呢。”

周玉杰说：“我现在也在积极活动，等把有些事处理好了，我就回河州，一家人就能团聚。”

周玉茹兴奋地问：“真的？”

周玉杰笑着说：“老弟什么时候骗过姐姐！”

杜林祥这时说：“公墓的事好像已经没怎么查了，我去找了很多关系，说是如果补缴一些罚款，你的账户就能解冻。”

周玉杰说：“谢谢三哥，为了我的事忙前忙后。公墓的事算告一段落了，我现在主要在为以后的生意做打算，这不刚才还见了河州来的朋友，所以没能到机场接你们。再等一下，一方面风头完全过去，另一方面把将来的生意理出头绪，我就能杀回河州了！”

杜林祥问：“河州的什么朋友？”

周玉杰说：“河州百货集团的董事长黄坤。”

杜林祥说：“老黄也来曼谷了？说起来我跟他也算认识，还一起喝过好几次酒。玉杰，你同他接触要干什么？”河州百货集团在洪西开设有多家分店，堪称全省百货界的龙头老大。

周玉杰笑了笑：“我有一个大计划，正在一步步实施，到时你们就知道了！”隔一会儿，杜庭宇的电话也打来了，说他已经到了曼谷机场。周玉杰说：“我们找个地方吃饭，让庭宇直接赶过去。”

周玉茹担心杜庭宇不熟悉曼谷的情况，说要去机场接一下。周玉杰说：“姐，你就放心吧。你儿子可是留学多年，在好几个国家待

过，你还怕他走丢了？再说，这段时间庭宇到曼谷来看过我好几次，对这儿的路他熟得很。”

周玉杰在曼谷买了一台本田奥德赛的商务车，还聘请了一名当地司机。刚坐上车，周玉杰就问：“你们想吃点什么？曼谷的中餐馆可不错，燕酒家做的潮州菜，还有爵禄轩的红烧金钩大鲍翅，都很有特色。”

杜林祥说：“到了曼谷，不想吃中餐了。有没有什么当地的招牌菜？”

周玉杰想了想说：“要不去建兴酒家吃咖喱炒蟹，那可是曼谷有名的老字号海鲜馆。”

江小洋说：“咖喱的味道，三哥和姐吃得惯吗？”

杜林祥说：“甭管能不能吃得惯，到了一个地方，总得尝尝当地特色。”

周玉杰点点头，朝司机说了句：“Somboon Seafood。”司机心领神会，便驾车朝朱拉隆功大学附近的建兴酒家驶去。一路上堵车很厉害，倒是坐轻轨的杜庭宇，早早就赶到。周玉杰点了一桌子各式海鲜，尤其是这里的招牌菜咖喱炒蟹，味道十分鲜美，吃完了蟹肉，剩余的咖喱用来拌饭味道也是一流。

一家人难得聚在一起，自然有聊不完的话题。杜庭宇问周玉杰：“舅舅，你什么时候回河州啊？”

周玉杰说：“应该快了。对了，你什么时候回去？你父亲这么大的家业，你不回去守着，老在新加坡待着干嘛？”

杜庭宇说：“我早就想回去了，待在新加坡的公司，还要随时看别人眼色，烦死了！”杜庭宇目前工作的公司正是吕有顺托人介绍

的。这是一家国际化大企业，不过很显然，杜庭宇在里面干得并不开心。

“你懂什么！”杜林祥呵斥道，“年纪轻轻的，哪能什么都由着自己脾气来。你老爸一出来当泥瓦匠那会儿，看了多少人的眼色才有今天。你现在工作的地方是国际化大企业，要利用这个机会，虚心学习。”杜林祥觉得，自己这个儿子天资聪颖，但就是经历的磨炼太少。

周玉杰插话说：“庭宇，你爸爸的话有道理，不经洪炉劫，哪得百炼钢。你回到河州就是一个太子爷，得不到什么锻炼。不过三哥，庭宇也不要在大企业待太久，那些大公司都是流水线作业，里面的员工就是一颗颗螺丝钉。在那儿工作久了，人容易变得呆板，有机会也要去中小企业试试。”

杜庭宇嘟囔着嘴说：“舅舅的话有道理。”

周玉杰哈哈笑道：“要不等我回河州了，你就跟着我干吧。到了我手上，一定把你这块璞玉好好打磨一番。”

杜庭宇来了兴趣：“好啊，舅舅你可得早点回去啊。”

杜林祥坐在那儿没有吭声。说实话，他可不敢把儿子交给周玉杰来带。周玉杰这人精明异常，就是身上透着股邪劲。像杜庭宇这种涉世未深的年轻人，真要跟着周玉杰混久了，指不定变成什么样。

当天晚上，杜林祥一家三口就住在周玉杰的公寓里。周玉杰说已经租了一条船，明天所有人坐船去游览湄南河，沿途欣赏曼谷风光，还能在船上吃烧烤。想着第二天的行程很紧，杜林祥早早上床。刚要入睡，手机却响了起来。

来电号码的前几位是“+66”，这是泰国的国家代码。杜林祥猜想，应该是公司的人从普吉岛打来的。不是告诉过他们，没什么事不要打搅自己吗？谁这么晚了还打电话过来？杜林祥拿起电话，正准备训人，却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说：“林祥，普吉岛的风光不错吧？”

这是吕有顺的声音，他什么时候也到泰国了？杜林祥立刻转换为谦卑的语气说：“吕市长，你好！我还没去普吉岛，现在在曼谷。你也在泰国？”

“你在曼谷做什么？”吕有顺问。

杜林祥当然不便说自己有个跑路在外的小舅子，只得敷衍道：“正好我儿子在曼谷出差，就一起聚一下。”

“哦。”吕有顺说，“我就是听说你到泰国了，才和你联系的。趁着国庆长假，我也出来散散心。我现在和一帮朋友在泰国北部的清迈，你要方便的话，就过来聚一聚。”

吕有顺召唤，不管方不方便，杜林祥都不会有半点推辞。他立刻说：“我马上订机票，明早就赶往清迈。”

“好，到时联系。”吕有顺放下了电话。

一家人畅游湄南河的计划只得作罢，杜林祥第二天清早就匆匆赶往机场。因为时间太仓促，杜林祥只订到一家廉价航空的机票。所幸从曼谷到清迈只有一个多小时的航程，飞机上忍一忍也就过去了。

杜林祥对于国外的城市并不熟悉，清迈却是个例外。甚至，当他还不晓得泰国首都曼谷的时候，就已经听说过清迈。作为一名邓丽君的歌迷，他知道那座迷人的泰北小城，就是一代歌后香消玉殒之地。

不过此时，杜林祥却没有心思哼唱邓丽君的小调，他一路都在盘算着，吕有顺招自己去清迈，究竟有什么事？

飞机降落后，一位自称是吕有顺朋友的当地华侨，开车来机场迎接杜林祥。汽车在风景如画的热带阔叶林和星罗棋布的翠绿稻田间穿梭，最后停在一片开阔地里。下车后，映入眼帘的是高耸的大门和颇具历史沧桑感的城墙，不远处还停着一辆马车。

这位华侨同马夫交谈几句后，便邀杜林祥登上马车。马蹄声响彻在宽阔的石板大路上，两旁是遮天蔽日的树木，还有正在稻田里劳作的农夫，不时起身朝路过的人挥手微笑。周围的建筑，既有木质的农舍，也有塔尖高耸的寺庙。

杜林祥不禁纳闷，他问：“这是什么地方？”

华侨操着一口极不标准的普通话说：“这就是吕市长下榻的酒店。”

“酒店？”杜林祥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各种酒店自己去过不少了，哪里见过这种像农庄一般的酒店。

华侨语速很慢地说：“这就是清迈最著名的文华东方酒店。酒店散布在占地六十亩的自然园林中，那些装修考究的客房，也处在一片片稻田的包裹中。客人下榻在这里，不仅可以在房间里看到农夫劳作的情形，还能亲自走下稻田，体验一番农耕之乐。昨天下午，吕市长就下地劳作了半个多小时。”

农耕之乐？杜林祥的心中不以为然，自己在农村刨了十几年的地，下田插秧更是累得直不起腰，实在体验不出有什么乐趣。

这位华侨继续说：“文华东方酒店不仅是清迈最好的酒店，也是东南亚为数不多的六星级酒店之一。在全球知名酒店的评选中，这里长期跻身于前二十大酒店的行列。”

杜林祥问：“那些农房、寺庙都是酒店？”

华侨笑着说：“别看这些建筑的外观很简朴，里面的装修可是富丽堂皇。刚才路过的农舍，就是酒店的别墅区，还有那个像寺庙一样的建筑，其实是酒店大堂。”

马车停在一间木屋跟前，吕有顺已迎候在屋外，他热情地伸出手来：“林祥，打搅你的度假时光了，把你从曼谷这样的大都市叫到小城清迈。”

杜林祥赶紧跳下马车，说：“若不是托吕市长的福，我一辈子也不知道世上还有如此美丽的酒店。”

吕有顺将杜林祥迎进屋里：“这个酒店的确是不错，我在香港工作时，就经常爱来这里度假。你瞧我住的这栋房子，别看外面破破烂烂，其实是泰国乡间的一座老房子。酒店将其收购后，整体移建过来，然后又在内部重新装修一番。”

走进屋内，精美的装潢让杜林祥再一次感到震撼，就连洗手间内，都放置有名贵的真皮沙发。吕有顺笑着说：“到楼上观景阳台去坐吧，我已经叫服务人员提前准备了正宗的英式下午茶。咱们一边品尝甜点，一边观看农夫们耕田。”

酒店阳台的对面正好是一大片稻田。一位泰国农夫顶着懒洋洋的太阳，驱赶水牛在稻田里来回耕作。阳台上还有三人坐在竹编的藤椅上，悠闲地聊着天。其中两人都穿着深色休闲装，手里还夹着一支烟。吕有顺笑着介绍说：“这位是北方机场集团的廖总，这位是长州发展银行的董行长。这位是杜林祥杜总，我们河州的著名企业家，也是我的好朋友。”

北方机场集团与长州发展银行可是在业界鼎鼎大名的企业。杜林祥赶紧趋身上前，与二人握手寒暄。

吕有顺又指着另一人说：“这位说来还是咱们洪西的老乡，徐浩成徐总。他名下的企业太多，又没有一个统一的名号，所以我都不知道应该介绍他的哪一个头衔。”

杜林祥不免心头一惊，原来这就是“鼎鼎无名”的徐浩成。徐浩成高大清瘦，戴着一副无框眼镜，一袭黑色唐装搭配白色长裤，起身与杜林祥握手时，走路一瘸一拐。

廖总看上去与吕有顺十分熟络，他说：“吕市长，当初你从香港到河州上任时，我们这些老朋友还担心你在大机关待久了，能否适应基层的政治生态，没想到这几年你干得风生水起，不仅个人仕途更上一层楼，整座城市也是焕然一新。”

吕有顺笑着说：“廖总谬赞了。现在可是有许多人骂我是‘地产市长’，说我是推高河州房价，害得河州人买不起房的元凶。”

“真正干事的人，一定是名满天下，谤满天下。”徐浩成说，“再说房价的问题，也是发展悖论。一座城市经济繁荣，房价肯定飙升，老百姓有怨言。可要是房价一直稳如泰山，经济一潭死水，老百姓同样要骂娘。”

岁月的磨砺令徐浩成鬓毛已衰，只是乡音未改，一口浓重的洪西话让杜林祥听来格外亲切。徐浩成说话轻声细语，还慢悠悠地比画着手势。人们很难把眼前这位人物同心狠手辣的江湖“大哥”联系在一起。

吕有顺忽然说：“徐总，你在洪西那么多企业，怎么就不抽空回去看一下？上个月省里开会，我还专门问过政法委罗书记。罗书记说当年的那起窝案，和你本人并没有多大牵连，公安部门也从未限制你回河州。”

杜林祥曾听周志斌提起过，多年前洪西省曾爆发一桩大案，包括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在内的多名官员落马。至此之后，徐浩成便远遁海外，从未踏足故乡的土地。不过，他在洪西的企业倒一直处于正常经营的状态。

“很多事，一言难尽啊！”徐浩成叹了一口气。

徐浩成抿了一口茶说：“你们官场中的事，我就不提它了。就说我自己吧，有很多苦衷啊。当初年少气盛，好勇斗狠，结了不少仇家。此外，比仇家更令我心烦的，还有自家兄弟。江湖上有句话，“一炷香火缘，终身兄弟情”。可我如今规规矩矩做生意，又实在不想过问道上的事情。兄弟们惹出什么事，花钱花精力去摆平不打紧，关键是外界还要把这些事和我联系起来。麻烦呀！干脆，趁上次的机会一走了之。兄弟们有需要钱的地方，尽管开口，我徐瘸子绝不含糊。但惹出什么事情来，对不起，我身在海外，也没这个本事插手。”

徐浩成或许意识到，在座的这些人和自己的出身、背景大不相同。道上的那档子事情，再说下去就有些敏感了。他主动岔开话题：“河州近几年发展势头不错，GDP的增速一直维持在10%以上。现在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阶段了！这时政府如果下决心推动几个大的建设项目，就能为河州带来脱胎换骨的巨变。”

吕有顺点头说：“徐总说得没错。明年，政府就要推出两大工程。一个是建设河州新机场，并以新机场为核心，打造一个具有国际水准的空港工业园。另一个，就是在城市西边建设河州新城，这片新城将是河州未来最繁华的地段，包括市政府，也要迁过去。这些重点项目的推进，离不开各位企业家的鼎力相助啊。”

长州发展银行的董行长说：“这是当然了。上个月，吕市长与我，还有廖总，不就在北京签署了合作协议，共同推进河州新机场的建设。如果一切顺利，新机场年底就能开工。”

“是啊，感谢各位的支持。未来的河州新机场，不敢说比肩香港、新加坡，起码不能输给曼谷。”吕有顺的话语里透出无比强烈的自信。

吕有顺又扭头对徐浩成说：“空港工业园的发展，也需要徐总助一臂之力啊。”

徐浩成说：“河州市招商局的人找过我几次了，我已经明确表态，工业园只要成立，我旗下的几家企业会第一时间进驻。”

徐浩成又说：“建设工业园，新加坡的经验应该说比较成熟。我最近几年常去那里，和当地人士也多有接触。听说吕市长雄心勃勃打造河州的空港工业园，我还专门委托中、新两国的专家，撰写了这本《新加坡裕廊工业园发展历程以及对河州的启示》。这次大老远从非洲赶来泰国，除了叙旧之外，也希望能把这份资料呈交给你，希望对家乡的发展有所裨益。”

看到如今这位温文尔雅、颇有学者气度的徐董事长，杜林祥实在不敢想象，当年其在街头聚众火并、扫荡群雄时，又该是何等模样，杜林祥心中更纳闷的是，吕有顺和几位企业大佬一直在谈新机场建设与空港工业园的事，那么急匆匆把自己招来清迈，又是为何？

不知不觉，太阳已经西斜。徐浩成做东邀大家去餐厅就餐，并说这里的泰国菜很有特色，与曼谷相比也是毫不逊色。吃过晚餐后，众人各自回了房间。没多久，吕有顺就给杜林祥打来电话，邀他一起散步。

泰国毕竟是热带国家，哪怕已经入夜，天气依旧潮湿闷热。在铺着青石板的小路上没走几步，杜林祥的后背便开始冒汗。

吕有顺漫不经心地问：“最近你的生意不错吧？”

杜林祥说：“托吕市长的关照，马马虎虎吧。”

吕有顺说：“我是河州的市长，自然要扶持本地的企业。但一开始我也没想到，你的事业竟能达到这样的高度。纬通集团现在已经在河州闯出一片天地，假以时日，没准就能和顺龙集团并驾齐驱。”

这正是杜林祥心中的梦想。不过在嘴上，他还是谦虚地说：“我们和万总的顺龙集团差距还很大。今年的营业额，估计也就顺龙集团的三分之一。”

吕有顺说：“你们的发展历史毕竟很短，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很不错了。”

吕有顺放慢了脚步：“我记得咱们刚认识时，你也就是个资产才几千万的小老板，现在的身家，快十个亿了吧？”

杜林祥憨憨地笑着：“差不多吧。”

吕有顺点着头说：“筚路蓝缕，创业维艰。不容易啊！”

又隔了一会儿，吕有顺说：“今天下午我谈的在河州推进几个重点工程的思路，你认为如何？”

领导的思路，自然永远是高瞻远瞩。杜林祥竖起大拇指：“思路清晰，措施明确，我听了倍感振奋。”

吕有顺忍不住笑了：“这些口号，还是留到大会上喊吧。不过对于河州的企业来说，这里面的确蕴藏着商机。”

杜林祥有些不解：“今天下午我听你们一直在谈河州新机场与空港工业园的事情。这都是徐总、董行长这些大财团、大银行才有能力做的生意。”直到现在，杜林祥也不明白，吕有顺召自己来清迈，究竟所为何事。

吕有顺说：“下午我说了，政府有两大重点工程。新机场与空港工业园只是其中之一，另外还有河州新城。”

“河州新城？”杜林祥望着吕有顺一脸茫然。

吕有顺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来：“上个月同廖总、董行长在北京签署协议后，新机场的事算是有些眉目了。现在的关键是新城建设。这方面，国内许多城市可是有惨痛教训的，花大价钱建设的新城，最后成为没人住的‘鬼城’。这就不是政绩，而是败笔了。我大致研究了一下许多城市新城建设失败的案例，主要就是配套设施没跟上。光把政府大楼盖起来，再把土地一卖，让那些房地产商开发出大大小小的楼盘。结果周围没有商场、超市、酒店……楼盘自然没人入住，等到一下班，连政府的公务员也全跑了，那不就成为名副其实的‘鬼城’。”

杜林祥有些一知半解：“吕市长的意思，是让纬通集团投资，来建设新城的商业配套设施？”

“对！”吕有顺说，“这既是支持政府的重点建设项目，对企业来说也是难得的发展机遇嘛。既然要建，就不能小打小闹，那不是我的个性。我想就在新城的中心位置，建设一座摩天大楼，里面要囊括酒店、商贸、会展等多项功能。这座高楼，理所应当会是河州的新地标。”

看着吕有顺雄心勃勃指点江山的样子，杜林祥倒吸了一口凉气。一座摩天大楼的投资，起码得几十亿，而且建设周期漫长，过程中充

满风险。纬通集团的实力虽然比起过去壮大了许多，但要运作摩天大楼这样的项目，仍是力有未逮。

吕有顺似乎看出了杜林祥的焦虑，他说：“企业制定投资策略，政府当然不能干涉，我也不会强迫哪家企业来做这件事。但我认为，面对这样的商机，企业家应该拿出胆识与魄力。如果你愿意接手，我会联系银行尽力协助你。”

吕有顺的话讲得很客气，甚至可以说滴水不漏。但里面的意思，却是杜林祥能听明白的。吕有顺此刻正急切盼望有企业能投资修建一座摩天大楼，这样他打造河州新城的宏图大略才会具备坚实的基础。

杜林祥想了一会儿，怯怯地说：“能不能这样，联合几家河州企业一起来做。比如让顺龙、纬通还有其他企业，大家投资组建一个集团，共同运作这个项目？”杜林祥实在没有蛇吞象的胃口，以纬通区区几个亿的资产要玩转几十个亿的项目，稍不注意就会粉身碎骨。

吕有顺的脸上闪过一丝不悦，他淡淡地说：“这件事，我以前跟万顺龙谈过，这小子是个气壮如牛、胆小如鼠的家伙，怎么都不肯接招。这才来找的你。”

杜林祥明白了，敢情你是在万顺龙那儿碰了钉子，才急匆匆把我招来清迈。吕有顺接着说：“我以前也在企业工作过，从商业角度来看，这是个不错的投资项目嘛。资金方面，政府可以出面协调银行关系。以后新城建好了，这栋大楼会大幅升值，对于你们企业来说，这也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好机会。没准到时，你就凭着这栋大楼成为新的洪西首富了。”

听到“首富”两个字，杜林祥的心颤了一下。这是多么诱人的前景，一个当过泥瓦匠的农家子弟，也能成为首富？然而他很快又提醒自己，首富那么好当，万顺龙干嘛躲得远远的？

吕有顺接着说：“时势造英雄啊。拿破仑要生活在如今的硅谷，以他那样的小个子，当个搬运工都不够格。比尔·盖茨要活在战火纷飞的欧洲，估计也就在拿破仑手下当个连长。因此，一个人要成功，必须把握时代大势，20世纪20年代，美国诞生了许多能源巨头、钢铁巨头，世纪之交又涌现出很多IT巨头。在如今的中国，最大的财富就在于城市化过程中土地的升值。你要错过河州新城的机会，恐怕一百年以后都遇不到。刚才你也说了，现在纬通的销售额只有顺龙的三分之一，按常规打法你很难实现超越。可要是几年后，河州的新地标就是一座叫纬通大厦的建筑，那是怎样的品牌效应？”

杜林祥十分佩服吕有顺的雄辩之才，什么事到他嘴里，都能化腐朽为神奇。杜林祥此刻的心情十分矛盾，既有对于项目前景的担心与恐惧，也不乏憧憬与期盼，如果这场豪赌真能成功，那纬通将在一夕之间超越大多数对手。

杜林祥说：“几十亿的投资，是件大事。估计我这时也做不了决定。待回河州后，我马上开会研究，一周之内就给你回话。”

“行！我等着你的好消息。”吕有顺加重语气说，“在关键时刻，你送给我的东西，我一定会记住。”

散步结束回到房间，整整一个晚上，杜林祥都没怎么睡好。凌晨五点刚过就起床，一个人出门沿着稻田散步。他不知道，是因为酒店植被太好导致蚊子过多，还是自己的心事太重。

2 从名片分析一个人的性格

回到曼谷，杜林祥已经没有了游玩的心情。他没有等公司员工从普吉岛归来，便提早订机票飞回河州。出发前，他给安幼琪打了电

话。不知安幼琪是故意气他还是实话实说：“我正在北京买菜，平时工作太忙，趁假期给自己男朋友烧几个拿手的菜。”

杜林祥心里一股怪怪的滋味，他说：“赶快回河州来，今晚在我办公室有重要事情商量。”不待安幼琪反应，他便挂断了电话。

晚上七点过，安幼琪准时出现在他的办公室里。她阴阳怪气地说：“老夫老妻感情正浓。怎么不在普吉岛陪老婆，就急匆匆赶回河州了？”

女人吃醋的样子很迷人。可惜如今，吕有顺抛出的难题，像一块巨石压在心头。一想到这儿，杜林祥便无暇他顾了。他说：“我急着赶回河州，当然是有事。”接下来，他将自己在清迈与吕有顺的对话，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安幼琪。

听完后，安幼琪下意识地摇着头：“你还记得步行街吧？那么几条小街就把纬通折腾得够呛，何况是这么大的项目！”

杜林祥当然记得步行街的教训！客观地说，纬通还是一家创业不久的公司，无论资金实力抑或管理水平，都远未达到成熟的地步。如果说修住宅是造鞭炮，盖商业步行街是造炸弹，那么修建摩天大楼几乎就是造原子弹。摩天大楼的建安成本高，建筑周期长，稍有不慎就会功败垂成。

安幼琪接着问：“论实力，顺龙集团远在我们之上，吕市长干嘛不去找万顺龙？”

杜林祥说：“吕市长找过万顺龙，但万顺龙考虑到风险拒绝了。”

安幼琪说：“看来万顺龙的头脑不糊涂，他知道这里面的风险太大。站在政府角度，只要大楼建起来了，就是它们的一大政绩，可作

为企业却得考虑经济效益。一般楼房的建安成本不过每平方米一千多块，可摩天大楼的建安成本却要每平方米九千左右。还有后期的维护成本也十分惊人，据说上海的金茂大厦，一年光清洗大厦外墙玻璃，就得花费一百万。成本摆在那儿，因此摩天大楼的市场售价、租金都将超过周围建筑。河州有这个市场容量吗？”

“永远要记住，现金为王！”安幼琪接着说，“一个再好的项目，哪怕两年后有几个亿的盈利，可要是中途资金链断裂，那就什么都没有了，连这家企业也得破产倒闭。玩这么大的项目，咱们的实力又这么弱小，中途只要银行有一点风吹草动，纬通就将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做企业首先要考虑如何好好地活到明天，否则再壮丽的日出也无缘一见。”

安幼琪的话点出了问题的核心！哪怕有吕有顺居中协调，银行鼎力相助，但这些钱总得杜林祥自己还，吕有顺是只管借钱不负责还钱的。背负如此沉重的债务，纬通就得小心翼翼地呵护自己的资金链，必须保证能够逐年偿还银行的贷款与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整栋大厦都将作为抵押品收归银行名下。这些物业未来再怎么升值，也与自己没有半毛钱关系。

“刚才说的都是商业风险，另外还有政治风险。”安幼琪接着说，“吕有顺如今身居高位，的确能呼风唤雨。可他要哪一天下台了、调任了呢？继任者会按照他设计的蓝图来建设河州新城吗？我们玩的可是蛇吞象的游戏，只要哪天银行一逼债，企业分分钟破产。”

杜林祥默默地点着头，并掏出一支烟点上。安幼琪的分析可谓鞭辟入里啊！这个项目的风险实在太太大，大到连万顺龙也望而却步。利用空余时间，杜林祥报名参加了大学的EMBA班。那些企业家野心过度膨胀，在玩以小搏大游戏时轰然倒下的案例，可是斑斑可考。

见杜林祥一直没有说话，安幼琪问：“你怎么想的？”

杜林祥深吸了一口烟，说：“你讲得很有道理。从商业角度，纬通似乎不应该去冒这个险。但是……”

“你是担心同吕有顺的关系？”安幼琪说。

杜林祥点了点头。是啊，没有吕有顺，能有杜林祥的今天吗？当初被卓伯均逼到山穷水尽的地步，若不是因缘际会认识了吕有顺，恐怕根本不会有纬通集团这家企业！

杜林祥又回忆起吕有顺在清迈时与自己的对话：吕有顺一开始就关心你的生意，还说什么“我记得咱们刚认识时，你也就是个资产才几千万的小老板，现在的身家，快十个亿了吧？”这可否理解为一种提醒，是要你杜林祥知恩图报。

杜林祥曾经多次想过回报吕有顺，但吕有顺从不收钱。人非圣贤，谁能无欲？杜林祥一度也很纳闷，这个吕有顺，难道是同圣贤一样的无欲之人，整天除了一门心思琢磨如何为人民服务，就没有一点私心？

渐渐地，杜林祥开始明白，吕有顺的确不是一个贪财之人，但要说一点私欲也没有，那也未免泯灭人性。吕有顺不喜欢钱，却喜欢有人给他送政绩。这些政绩，除了造福百姓，自然也会助力他的仕途。

有种说法，勤政又廉政的官员，只需要有人送政绩；勤政而不廉政的官员，既需要有人送钱，又需要有人送政绩；既不勤政又不廉政的官员，眼里就只有钱。一个高明的领导还必须有识人之明，分清哪些人只会送钱，哪些人能给自己带来政绩，哪些是只会摇尾巴的哈巴狗，哪些才是能斗的鹰犬。

杜林祥甚至觉得，以自己同周志斌的关系，吕有顺自然会出手拉一把。但这么多年一路相挺到底，恐怕也绝不仅仅是因为那点交情。当初赶工期完成大剧院的事情，想必就给吕有顺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个杜林祥，是个能干大事，能在关键时刻给自己送上政绩的人！

杜林祥也在暗暗叫苦，吕市长啊吕市长，你真喜欢钱，哪怕几百万、上千万，老杜眼都不眨一下。可你要的东西，却要搭上我的身家性命啊！杜林祥忽然觉得，清廉如水的吕市长，竟比贪腐成性的卓伯均，更难以伺候！

吕有顺已在市长的位置上坐了几年，能否再进一步，目前正是关键时刻。因此，他才那样急切地渴盼政绩。说实话，想给吕有顺送钱的人，在河州能排起长龙，可真能给他送政绩的人，估计不会很多。万顺龙拒绝了他，自己如果再不接招，吕市长恐怕真要心急如焚。

然而，万顺龙能做的事，自己也能做吗？万顺龙的靠山并不是吕有顺，他有拒绝的本钱。自己呢？

安幼琪这时插话说：“很多企业的失败，可就是由于要去投领导所好，背离了经济规律去大干快上。”

杜林祥何尝不明白这样的道理，但他内心还在犹豫。除了对于忤逆吕有顺所可能产生后果的担忧，他更抱有一丝侥幸。这个项目的确充满风险，但也不是毫无成功可能。真要成功了呢？就像吕有顺描绘的那样，河州的新地标将以自己企业的名字命名，杜林祥将成为众人交口称赞的企业家，甚至是新的洪西首富……要说吃香喝辣的优裕生活，自己早就实现。如今孜孜以求的，不就是站在舞台中央，享受万众敬仰的荣光吗？现在看来，似乎就有一个机会摆在面前。

杜林祥掐灭烟头，问：“如果以建设摩天大楼为条件，让政府在其他区域低价配套给纬通大量土地，用以建设一般商品房，我们的资

金压力是不是能小点？”

安幼琪说：“其实国内许多大企业都是这么操作的，以建摩天大楼为谈判条件，大肆圈地。这样一来压力肯定有所缓解，但我们毕竟还是在玩蛇吞象的游戏，依旧有很大风险。”

杜林祥问：“这件事有成功希望吗？”

安幼琪说：“不能说没有，不过最多只有五成胜算。”

“五成、五成，”杜林祥反复念叨着，而后语气坚定地说，“既然有五成把握，为什么不赌一把！”

安幼琪问：“你可想好了，开弓没有回头箭！”

杜林祥眼睛发红，像个亡命赌徒一般：“想好了。他吕有顺不是要政绩吗？我豁出性命也送给他。但我要的东西，他也得送给我。”

“你要什么？”安幼琪问。

杜林祥说：“我要超越万顺龙，成为真正的洪西首富。”这是“首富”两个字第一次从杜林祥口中说出！

安幼琪没有说话。经历了那么多事，眼前的杜林祥，早已不是一个可以由自己驾驭的男人。如今的安幼琪，更像一名中规中矩的下属，把可能面临的风险分析清楚，决策的权力交给老板。隔了几分钟，她才自言自语道：“从来风险都和利润成正比，下面就看你的运气了。”

国庆长假结束后，杜林祥又在公司连开了三天闭门会议，仔细研究项目的每一个细节。之后，他便怀揣着准备好的方案，走进了吕有顺的办公室。

听到杜林祥答应接手这个项目，吕有顺十分开心：“关键时刻，还是你靠得住。”

接下来自然谈到资金的问题，吕有顺胸有成竹地说：“这个周末，我已经约了银行的行长们吃饭，到时你也出席。你现在做的，不光是你们企业的项目，更是河州市的形象工程。这些财神爷，都得给我使出吃奶的劲。”

周末的晚上，杜林祥赶到希尔顿酒店，在酒店的豪华包间里，河州市政府秘书长、财政局局长、建设局局长，还有河州银行行长、河州农商行行长，都已提前来到。一刻钟后，一家国内大型银行洪西分行的行长张清波也到了。寒暄之后，众人静静地坐在座位上，恭候真正的主角莅临。

尽管洪西大财神的名号早已如雷贯耳，但杜林祥过去从没见过张清波。他拿起张清波的名片，仔细端详起来。名片上的头衔很多，有金融博士、大学客座教授、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作协会员等等，唯独漏掉的职务，竟是银行行长。杜林祥下意识地判断，这位张行长大概属于不学有术的那一类人，真正的学历并不高，而且在银行内部，还是位说一不二、霸道异常的领导。

从名片、称谓来分析一个人，是杜林祥自己领悟出来的一套本事。他常说，一个人喜欢别人怎样称呼自己，恰恰说明他内心需要什么，或者在现实中缺少什么。比如说蒋介石，最喜欢的称谓大概是“校长”。因为此人一生戎马倥偬，是不折不扣的军事强人，他反而不喜欢人家把他看成赳赳武夫，一个“校长”的称呼，平添许多文人气息。而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呢，最喜欢下属叫他“经国先生”。为什么？因为他原本就是天潢贵胄，当朝太子爷，再是尊崇的官职，也

不过锦上添花。一句如邻家大叔一般的“经国先生”，使他少了高高在上的贵气，多了几分邻家男孩般的亲切感。

其实，类似的例子有很多。清末几位重臣，唯独张之洞出身清流，从未领兵血战沙场。可恰恰此人最喜欢人们叫他“香帅”（张之洞字香涛），仿佛他已然是手握雄兵、杀敌千里的大帅。还有重庆那位大名鼎鼎的王姓公安局局长，名片上印满各种教授头衔，唯独不印局长职位。那是因为他是在公安局内，是无可置疑的权力核心，那些早已获得满足的事，就不再重要。反倒是学历上的欠缺，一直令他耿耿于怀。

杜林祥分析说，但凡名片上印满学术头衔的人，一般来说接受的正规教育并不多，如今功成名就，才用各种唬人的头衔壮胆。那些名片上不印单位职位的人，多是霸王级的“一言堂主”，平时已享尽官威，就没兴趣再出来显摆了。

这一套“杜氏理论”科学性几何，一时莫有定论。但今天杜林祥对于张清波的判断，却是十分精准。此人财经学校中专生出身，后来官越当越大，才在工作之余，拿到金融学博士学位。在银行内部，张清波的强势也是众人皆知。他主持的会议，只要是迟到，中干们就得站着直到会议结束，就连副行长，也要在会后当众检讨。

在这种冠盖如云的场合，杜林祥不免有些紧张。哪怕自己已有亿万身家，过去却没有这种机会，能和如此多的高官政要共聚一席。就说这位建设局局长吧，以杜林祥的面子，可不容易把人家请出来，几个月前举行开盘庆典，有位建设局的处长来捧场，就已经感觉很有面子。还有这位张行长，上个月杜林祥和人家手下的信贷部副主任一起喝酒，一番称兄道弟后，才送出去两万块的红包。

紧张之余，杜林祥也有一种跻身上流社会的喜悦。如果不是修建摩天大楼，自己这种量级的开发商，哪怕与吕有顺的个人关系再好，也进不了这种圈子。想到这，杜林祥对于项目前景的忧虑，稍稍冲淡了一些。

十分钟后，吕有顺带着秘书走了进来。与众人热情地打过招呼后，吕有顺说：“林祥，还有你们几个局长，今天我是把财神爷请来了。你们可得把人家陪好，尤其喝酒的时候，必须奋勇争先。”

众人自然点头称是，杜林祥心中更是升腾起一股荣耀。因为他注意到，吕有顺称呼时，是把杜林祥与几位局长并列的。当然，他更清楚，为了跻身这个圈子，自己交的入场费可是不菲，摩天大楼项目稍有差池，就得赔上多年打拼的全部身家。

酒宴开始后，吕有顺第一个举杯，他说：“这第一杯酒，我要敬林祥。杜总可是我们河州出类拔萃的企业家，有胆识、有气魄、有远见，这次决定在河州新城投资兴建摩天大楼，不仅是企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也会提升整座城市形象。这杯酒，我干了，林祥你随意。”

吕有顺干了，杜林祥岂能随意，也一仰脖子把满杯酒灌了下去。有了吕有顺带头，下面的人立马火力全开。秘书长过来要和杜林祥干两杯，来个哥儿俩好，财政局局长又升格为四季发财，建设局局长则提议六六大顺。尽管喝得头昏脑涨，杜林祥的心里却乐开了花。

酒喝到一半，吕有顺又说：“杜总这样的民营企业家里已经率先垂范，咱们银行的朋友，可不能落于人后。今天请你们来，也是向你们求援。”

河州银行与河州农商行的头头立即表态，对于河州的重点建设项目，本行将倾其所有予以支持。吕有顺大声喊了一句好，并站起来敬

了两位行长的酒。

秘书长此时瞅着张清波说：“张行长，你也表个态吧？”

张清波有些为难地说：“为了支持河州新机场的建设，我们已经使出浑身解数。现在要再加上摩天大楼的项目，恐怕没有这个实力。”

秘书长说：“老张真会说笑话，你没有这个实力，那谁有这个实力？说白了吧，河州银行与河州农商行都是本地银行，两家加在一起，也不及你一个零头。张行长可是堂堂央企，怎能说没实力？”

张清波叹了一口气说：“上面监管得严，有些贷款，不是我说放就能放出来的。”

财政局局长插话说：“老张，你得给上面解释，这是地方政府的重点建设项目，理应支持嘛！”

“怎么说呢？现在的规矩都定得很死，白纸黑字在那儿。”张清波说，“十几年前，银行不是真正的银行，是政府财政的出纳。那时，市长一句话，银行就得放贷，最终形成了大量不良贷款。工农中建四大行向商业银行转型的过程中，都将政府强令贷款部分作为政策性贷款要求中央剥离。最终国家为四大行不良贷款埋单几千亿元。现在，我们这些银行都是上市公司，有一整套运营流程，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地方政府不得干预银行经营，不得命令银行发放贷款。”

张清波的话不软不硬，却将贷款的要求顶了回去。河州银行与河州农商行，都是河州下属的银行，吕有顺一句话，就能摘了行长的乌纱帽。但张清波不同，关于他的人事任免权，在北京的总行。他认为不合适的贷款，是可以顶着不放的。更要命的是，摩天大楼这种项

目，河州本地的小银行，顶多是个跑龙套的角色，没有张清波的鼎力相助，根本没法开工。

“清波，关于银行改革的历史，在座的都知道，就不用你给我们上课了。”吕有顺的语气也变得强硬。吕有顺毕竟是副省级城市的市长，而张清波只是正厅级官员，他可以用教训下属的语气数落对方一顿。

“是，是，吕市长是经济专家，对于银行的改革历史，自然是熟悉。那你就更应该体谅我们的难处。”张清波的话，既给了吕有顺面子，也表现出毫不退让的立场。

吕有顺这时说：“前不久去广州，碰到我那个老同学杨敏达，他说他马上要调回北京了，是吗？”

张清波怔了一下，然后说：“杨行长是所有分行一把手中，资历最老的。他马上就要回北京，担任副行长。”

“是吗？”吕有顺说，“这个敏达，跟我还打埋伏。只说自己回北京，并没说要升官。不行，我得打电话恭贺他一下。”

吕有顺随即拨通电话，恭贺一番后说：“敏达，以后对河州的工作，你还得多支持啊！”

得到对方肯定答复后，吕有顺笑着说：“我现在正和张清波张行长在一起，他对你的能力，可是高度肯定啊。要不你和他谈两句！”

张清波接过电话后，一脸笑容地说：“杨行长，什么时候到北京？我正准备第一时间去向你汇报工作呢。”两人聊了一阵，才把手机交回吕有顺手中。

吕有顺接着说：“有些事啊，真是赶巧了。我的老同学升官了，清波，你的一位老同学，也要升官了，你知道吗？”

张清波说：“你说的是徐省长？”

吕有顺说：“你的消息还蛮灵通。”徐省长就是洪西省副省长徐万里，他已经通过组织考察，即将担任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而徐万里与张清波，则是当年在财经中专学校里的同学。

吕有顺说：“今晚上请你这个财神爷吃饭，我给徐省长也汇报了，他很高兴，特别叮嘱咱们吃饭时给他打个电话。”吕有顺拨通电话，一阵寒暄后，又让张清波与徐万里说了一会儿。

放下电话，吕有顺说：“清波，杨行长是总行的领导，徐省长又是咱们省的领导，两位领导都认为要支持河州的工作，你是不是也得表示一下？”

张清波的语气柔软了许多，不过依旧没有松口：“该支持的当然要支持，不过我真的很为难。要没个说法，这笔款放出去，上面是要问责的。”

“你不就想要一个说法嘛，我帮你找一个。”吕有顺说，“你就跟上面汇报，说我吕有顺说的，要是贵行不对该项目予以支持，我就把存在你们银行的几十个亿的财政资金划走。”

吕有顺算是使出了撒手锏！巨额财政资金究竟存在哪家银行，堪称银行改革完成后，地方政府与银行博弈过程中举足轻重的筹码。市政府的几十亿财政资金可是个香饽饽，把这笔存款划走，对哪家银行都是重大损失。吕有顺随即转头问河州银行与河州农商行的行长：

“我把这笔钱转存到你们那儿，你们敢不敢要？”

两位行长笑得合不拢嘴：“盼都盼不来，怎么会不敢要。有了这笔存款，咱们的实力也能增强不少。”

吕有顺说：“清波，这不就是很好的说法吗？你把这个理由跟上面汇报，尤其是同我那个老同学说一下，相信他会认真考虑的。”

为了这笔贷款，吕有顺算是豁出去了，一连请来两位领导助阵，还威胁要划走财政资金。张清波犹豫了一下说：“行吧，就再破例一回。不过吕市长，我这边尽力，你那边也要做做工作。这么大笔贷款，真不是我一个人拍板能定的，恐怕还得飞好几趟北京，去总行解释说明。”

吕有顺笑着说：“只要你肯努力就好。如果需要，我同你一起去北京！”

酒宴结束后，杜林祥主动申请，用自己的车送张清波回家。一路上，杜林祥自然殷勤备至，尤其是听说张清波平时爱打乒乓球之后，他立即发出邀请，希望有空时能出来“切磋”球技。

一顿饭吃下来，杜林祥发觉，运作摩天大楼这种为城市形象增光添彩、为市长大人送政绩的工程，起码有一个目前就看得见的好处——能够接触到许多像张清波这样手握实权的人物。杜林祥当然要抓住这得来不易的机会，赶紧施展自己长袖善舞的本事，与这些重要人物建立联系。

后来，杜林祥高薪聘请了一位乒乓球教练，并让这位教练每次与张清波过招时，要充分调动起对方的积极性。比方说五局定胜负，第一局教练应退避三舍，让张清波赢得酣畅淋漓，之后教练再拿出真本事，拿下二、三局。第四局，让张清波险胜，到了最后决胜局，经过一番胶着之后，教练才“侥幸”胜出。

如果每次都是张清波大胜或大败，久而久之人家就没什么兴趣了。可这种打法，张清波老感觉双方实力在伯仲之间，稍微努力就能

战胜对方。后来好几次，他还主动打电话，让杜林祥把那位朋友带出来，再较量一下。

几场球打下来，再加上一些必不可少的“人情往来”，杜林祥终于不用再同张清波手下的信贷部主任打交道，因为他本人就成了张行长的座上宾。

吕有顺没有食言，为了贷款的事，他与张清波一连去了几趟北京。最终，由张清波所在银行牵头，联合河州本地银行组成银团，给予了纬通地产几十亿元的贷款授信额度。

为了摩天大楼的开工典礼，杜林祥也好好筹备了一番。现在他已明白，名与利之间，吕有顺更在乎前者。吕有顺不喜欢钱，却喜欢政绩，在乎外界对他的评价。既然是这样，那就让吕有顺好好出一下风头。

除了隆重的庆典，杜林祥还联合洪西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一起举办了一个高层论坛。杜林祥掷下重金，邀请国内外的著名专家学者莅临。论坛的最后一个活动，就是嘉宾对话。吕有顺作为特邀嘉宾，上台与众多名家一起，纵论经济发展大势。那一天的吕有顺，容光焕发、神采奕奕。这样的活动安排，无疑令他十分满意。

杜林祥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规律，大多数专家教授，并不甘于纸上谈兵，总想着跃马疆场施展平生所学，再说直接点，就是指望有机会能出仕为官或下海捞钱。而那些功成名就的高官巨富，却十分渴望与学术沾上边，让自己成为学者型领导或儒商。

认识到这种“围城”现象后，杜林祥索性将这个高层论坛固定下来，每季度举行一次，邀请国内外专家与洪西政商名流出席。正是凭借这个平台，杜林祥的人脉资源迅速膨胀。吕有顺之后，河州市委书记陶定国与几位副省长都受邀出席了论坛。还有一次，一位著名专家

从北京来河州出席论坛，省长姜菊人晚上亲自设宴款待。作为活动主办者的杜林祥，也第一次有机会成为封疆大吏的座上宾。

后来，杜林祥灵机一动又想出另一招。他邀请了十多位河西经济学界的专家担任纬通集团副总裁。当然，这些副总裁都是有名无实，有几位甚至连工资都不用发。但这些专家却十分看重“副总裁”的职务，有了这个头衔，他们就从“学院派”变身“实战派”，再出去讲课也硬气许多。为了彰显自己的实战经历，专家们在讲台上总是爱举纬通集团的案例，甚至还略带夸张地说纬通哪次重要转折，就是自己之功。

如此一来，纬通等于请了十多个义务宣传员。这些专家在洪西的厂矿机关讲课，言必称纬通，这是怎样的品牌效应！尽管此时纬通的企业规模还远远不如顺龙，但论外界的名气，却有后来居上之势。

有政府与银行的鼎力相助，摩天大楼的建设如火如荼展开。这个项目，或者说这场豪赌，对于杜林祥有着太重大的意义。一旦成功，无论杜林祥个人还是他的企业，都将完成鲤鱼跳龙门的飞跃。

一天清晨，杜林祥正在赶往工地视察的路上，却接到从泰国打来的电话。周玉杰兴奋异常地说：“三哥，我现在正在机场。今天就和小洋一起回河州。”

3 周玉杰俨然成为一个经历传奇的商界明星

周玉杰终于要回来了！杜林祥赶紧将这个好消息告诉周玉茹，他也推掉了今天所有的活动，早早赶往机场接机。

下午三点刚过，周玉杰搭乘的航班抵达河州机场。周玉杰今天的装扮很有“华侨范”，头发理得很短，穿着紫红色条纹衬衫、白色休

闲裤，搭配白色休闲皮鞋。一出机场，他就同杜林祥、周玉茹来了个大大的拥抱。

杜林祥原本说去河州最好的酒店给周玉杰接风，但周玉茹说弟弟离开一年多了，一定要亲手做几个拿手菜让他解馋。于是，就改在家中举行家宴。林正亮也早早赶了过来，他老婆还在厨房给周玉茹帮忙。

大伙刚在客厅坐下，林正亮掏出“印象云烟”递给周玉杰：“知道你小子嫌弃三哥的红塔山，来，抽这个吧！”

杜林祥关切地问：“上回的事，已经了结了吧？”

周玉杰点点头：“已经没问题了，我账户上的钱也解冻了。明天就去银行办相关手续。”

杜林祥说：“好啊，总算是了结一桩心事。接下来，你准备干什么？要不还是回我公司来？”

林正亮也在一旁帮腔：“对啊，还是回来，咱们兄弟继续一起干。”

周玉杰说：“我还是想自己做，而且我已经有了规划。”

杜林祥记起，上回在曼谷，周玉杰曾说自己有个大计划。杜林祥问：“什么规划，给我们说说。”

周玉杰点燃烟，说：“公墓的生意虽然赚钱，可惜没法再做了。我在开曼群岛注册了一家公司，准备回河州进军超市业。前段时间，已经托人在河州选好了一个地下商场，顺利的话这几天就能租下来。”

林正亮说：“进军超市，你这跨度是不是大了点？”

周玉杰说：“商人嘛，以赚钱为专业，做哪一行都无所谓。”

杜林祥点了点头。他忽然记起，在曼谷时周玉杰曾去见过河州百货集团的董事长黄坤，就问道：“你上次说跟河州百货集团的老黄接触过，是不是准备与他们合作？”

周玉杰说：“也算是合作吧。河州百货集团是老国企，在市民中间有些品牌美誉度。不过他们的主业是百货商场，诸如超市、大卖场之类，他们并不擅长。我在曼谷时，花大价钱把这位黄总搞定。他同意，以后我开的超市，可以挂河州百货集团的招牌，每年只需要缴五十万品牌使用费，我们这边的经营他们完全不过问。”

杜林祥不得不佩服周玉杰的精明！面对工商、税务等政府机构时，他的超市是地地道道的外资企业，能够享受诸多优惠政策，可在一般消费者眼中，超市仿佛又成了根正苗红的老牌国企，是家有信誉的放心商店。

晚宴正式开席，这一天，众人都喝得很多。席间，周玉茹催促自己弟弟赶紧把和江小洋的事情办了。听到这话，江小洋笑得很开心。长期以来，周玉茹都认为江小洋是只狐狸精，害得弟弟和前妻离婚，今天第一次提起这事，说明她内心已经接纳了江小洋。只不过，周玉杰还是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说等生意走上正轨后再考虑结婚的事。

银行的资金终于解冻，周玉杰、江小洋重新开上了当初丢弃在河州的悍马与法拉利。杜林祥也逐渐知道，趁着在泰国的时间，周玉杰重新包装了自己的经历，他已经加入泰国籍，也有个泰国名字叫威猜·沙旺素西。周玉杰还从一个泰国四流大学里弄到了博士学位。现在的他，俨然一位爱国华侨，至于当初在河州经营公墓的事情，则绝口不提。

超市几个月之后如期开张。周玉杰砸重金进行广告轰炸，电视、报纸上随处可见超市打折的消息。正式开业前两天，周玉杰还突发奇想，召集所有员工开会。会上，他态度严厉地表示，开业期间公司将推出大量低于成本价的商品，这些优惠措施都是针对普通消费者的，严禁公司内部的人趁机购买特价商品。不仅员工不能买，就连员工的直系亲属也不准来买，一旦发现有违规行为将严惩不贷。

这样的规定，不仅不近人情，更没有丝毫可操作性。超市员工都是河州本地人，谁没有个七大姑八大姨的，这些亲戚真涌来购物，你查都没法查。所幸周玉杰也压根不想去查，他就是虚晃一枪，让这些员工成为公司的免费广告员。

会议结束后，员工都以为开业期间超市的商品价格会出奇地低，纷纷给自己的亲戚朋友打电话，要大家赶紧来拣便宜。一传十、十传百，这种近似小道消息的传播效果，甚至大大强于公开广告，开业当天的人流量比预估高出好几倍。

开业后，促销活动更是一刻也没停过，上午推出“一元菜”，那些贪图便宜的大爷大妈，排队都排到了超市外面。中午还有免费盒饭，周围的上班族纷纷来抢，甚至还引发了踩踏事故。晚上又有清仓水果出售，许多市民提前一小时就等候在此。

不到半年时间，周玉杰的超市就成为全市一个响当当的品牌，风头甚至盖过了沃尔玛、家乐福等大企业。周玉杰也趁热打铁，忙着四处跑马圈地开分店。

一开始，杜林祥很为周玉杰的成绩而欣慰。可在一次饭局中，杜林祥却听到几位超市业界的朋友不停大骂周玉杰：“这个王八蛋，不是来做生意，而是来搅局的。以他那样搞法，最后会死得很难看。”

这几人并不知道杜林祥与周玉杰的关系，杜林祥便趁机打听说：“他们那超市，发展势头不是很好吗？报纸上天天有广告，店里更是人来人往。”

有位外资超市的高管叹口气说：“一瓶三块钱的可乐，你拿到街上去卖一块钱，生意当然好。可问题是你生意越好，就亏得越多。”

自打超市开业，周玉杰就成为令业界胆寒的“低价杀手”，也就是凭借这一手段才迅速抢占市场。杜林祥猜想，其他超市大概是苦于价格战才口出怨言。他不禁替周玉杰辩解说：“人家推出低价举措，肯定有他们的想法。没准人家的成本管控更厉害，或是希望以此抢占市场？”

那位高管说：“杜总，要说成本管控，我们是国际大企业，它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公司，根本就和我们不在一个档次上。而且，价格战也不是这种打法。一块钱的成本，你把售价从两块调到一块五，或者干脆不赚钱，就卖一块，这叫价格战。可周玉杰是把一块钱的东西卖五毛，你看他的店里人山人海，可是卖得越多亏得越多。”

高管继续说：“要说他们是先亏钱来抢占市场，把竞争对手打垮后再来盈利，也解释不通啊。咱们才是正规大企业，实力雄厚，亏得起，他那点实力，能挺多久？从没见过哪家小公司在和大公司竞争时采取这种打法的。”

周玉杰的实力，杜林祥是清楚的，和这些国际大企业相比，周玉杰那点钱根本不值一提。杜林祥狐疑地问：“按你们的说法，他的资金链应该很紧张，那怎么还到处开店？”

这名高管笑着说：“杜总是房产商，看来对我们超市业还不太熟悉。到处开店，其实就是到处圈钱，是他维系自己资金链不断裂的唯一办法。看着吧，像这种企业，哪天要不开新店了，分分钟倒闭。”

“什么意思？”杜林祥问。

高管解释说：“每家超市货架上的货，其实都是各个经销商的。但消费者购物时，是去收银柜台统一结账，也就是说货款这时到了超市手里。按照超市的通常做法，货款一般是两三个月统一结一次，到时按照合同约定的返点比率返还给经销商。这样一来，超市合理合法地将几个月的销售货款截留在自己手里。周玉杰到处开店，每开一家店，就能把一笔货款捏在自己手里，同时还能向经销商收一笔进场费、广告费。就他那种玩法，只能是用开新店收的钱，去弥补老店的亏空。”

杜林祥依稀记得，当初运作北国天骄项目时，就是周玉杰找到江小洋，从商场截留经销商的货款中拿出三百万来救急的。这小子，不会就是从中找到灵感的吧？周玉杰曾雄心勃勃地表示过，一年内，在河州开八家店，三年内，把分店开到洪西各地级市。如此急迫的扩张速度，他究竟要干嘛？

好几次，杜林祥想提醒周玉杰一下，但最后还是隐忍住了。如今的周玉杰已不比当初，自己的话也未必听得进去。再说这小子心眼活泛得很，说不定剑走偏锋还能收获奇效！

周玉杰快马加鞭四处开店的同时，也频频在媒体上抛头露面。在记者的笔下，周玉杰俨然成为一个经历传奇的商界明星。加之他年纪轻轻，一表人才，许多媒体还把什么“时尚CEO”“企业少帅”的头衔送给了他。

很快，周玉杰的名气便超过了许多商界前辈，一些大学还邀请他去学校演讲。这天下午，他便应约前往河州师范大学，要举行一场关于“当代青年的机遇与挑战”的讲座。每每出席这类活动，周玉杰都不忘带上一帮媒体记者随行。

学校礼堂座无虚席，一身体闲装的周玉杰刚刚走上讲台，就收获了如潮般的掌声。学生们早已从媒体上认识了这位成功企业家，偶像今天就站在面前，怎能不激动异常！

周玉杰的开场白独具特色：“这几天我身体不适，一直在吃药。所以今天我要是讲得不好或是讲得不对，同学们就当我是吃错药了。”此言一出，台下立刻哄堂大笑。

讲座一开始，周玉杰当然要做一番自我介绍。他大讲自己幼年的贫穷，以及如何发奋苦读考上重点大学，毕业后又放弃了进入政府机关跟国有大企业的机会，下海当了个小包工头。尽管周玉杰在其中加了不少往自己脸上贴金的东西，但这一段的基本内容尚且属实。

接下来讲自己的发家史时，就几乎是谎话连篇了。周玉杰说自己在河州的创业屡屡碰壁，一个偶然的机会去了泰国，上演了一幕“河州人在曼谷”的离奇故事后，终于挣来第一桶金。之后拳拳报国心、殷殷赤子情，毅然决定回国建设家乡，并利用自己的资金、技术，与老牌国企河州百货集团实现强强联合。

在台上滔滔不绝之时，大概连周玉杰自己都忘了，他的第一桶金，其实就是在河州违规经营公墓；他到泰国，绝不是去创业，而是跑路；所谓与河州百货集团的强强联合，只不过是花钱买个牌子而已。

不过，周玉杰的口才确实出类拔萃。两个小时的讲座，台下同学听得如痴如醉。演讲一结束，立刻掌声雷动。

接下来是互动问答的环节。对于学生们提出的各种问题，周玉杰自然是应对自如。眼看时针已指向六点，而台下踊跃举手的同学还有很多。主持人只好宣布，最后再给大家一个提问机会。

这个机会，最终被坐在前排的一位女生拿到。这位女生站起来说：“周总，你好！你觉得你的成功经历是可以复制的吗？或者说，你的成功，对于我们这些在座的学生，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地方？”

回答这类问题，周玉杰几乎可以不用大脑来思考。但比问题本身更吸引人的，却是提问者本人。因为坐在前排，她与周玉杰的距离并不远。只见少女的俏脸如一朵雪白牡丹，极清极妍，一双眸子湛蓝如湖，明亮沉静中又透出一股灵性，尤其是提问结束后的浅浅一笑，展露出迷人的清纯之美。

周玉杰回过神来，一脸微笑地回答：“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每条路的风景各不相同。世界上绝不会有两个人，拥有共同的成功路径。但每一个成功者身上多少都会有些相似的特质，比如坚毅、勇气、对胜利的渴望、对目标的执着。因此我只能用一句话回答你的问题：成功的经历无法复制，成功的精神却可以共享！”

在雷鸣般的掌声中，讲座大获成功。此后，还有不少人上台向周玉杰索要名片，或者希望与他合影留念。周玉杰今天的耐心出奇的好，几乎是有求必应。在他心中，甚至期许着，那位最后提问的女生能够上台来和自己聊上几句，进而互相留下联系方式。不过令他失望的是，这位女生只在台下站了几分钟，便转身离去。

离开学校时，周玉杰心中满是遗憾。那位女生是谁，叫什么名字，通通不得而知。唉，难道这只能是一段“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的小插曲？

周玉杰如今有好几个手机，与重要人物联系时，他当然会留下自己最常用的号码。像今天这种场合，他发出去的名片上所印的联系方式，其实是由秘书保管的手机。周玉杰特别叮嘱秘书，凡是河州师范

大学的同学发来短信，整理后都报给我。秘书不明白，老板今日为何这么反常，只是木讷地点了点头。

4 应付领导视察，冯广帮杜林祥设计出“十问十答”

杜林祥的奥迪轿车驶出市政府，在宽阔的马路上疾驰。杜林祥有一个习惯，只要来政府办事，都是坐奥迪车，而不选择那些更加豪华的座驾。他认为，领导们也不过坐奥迪，自己怎好把奔驰S600开来机关大院显摆。他的那辆老款奥迪已经淘汰，如今这辆是新买的。纬通现在有钱了，就连买奥迪A6，也是选择3.2排量，一定不会委屈杜总。但杜林祥后来又让人把车尾的3.2标识刮掉。陶书记、吕市长的奥迪都是2.4排量，那些常委、副市长才不过2.0排量，自己整个3.2排量干什么！

端坐车内的杜林祥心情不错。对于这个蛇吞象的项目，他始终保持如履薄冰的心态。不过从目前看起来，各方面运转都还算正常。一开始，杜林祥有三个担心。首先是担心河州新城的整体建设进度，别自己的大楼建好了，周边的商业氛围却起不来，这将严重影响大楼的销售与出租。所幸吕有顺是个难得的干才，在他的一手推动之下，河州新城的面貌日新月异，新市政府的办公大楼还提前半年竣工，对于摩天大楼的市场前景，杜林祥可以稍微放心了。

其次就是担心资金链。不过有吕有顺的强势介入，加之杜林祥现在也与张清波打得火热，银行贷款可谓源源不断。

最后就是担心吕有顺的政治前途。摩天大楼是吕有顺的政绩工程，如果新来一个领导，未必会如此上心。但综合目前形势分析，吕

有顺的官位十分稳当，甚至还有传言，吕有顺极有可能接下市委书记一职。

刚才，吕有顺把杜林祥召去政府办公室，就是商量大楼高度调整的事情。据吕有顺说，河州这栋摩天大楼原先的设计是三百六十米。不过市委陶书记得到消息，邻省正在建的一栋高楼，有三百八十米。陶书记觉得，河州投入这么大成本，当个老二多没意思。希望能将高度调整到四百米，把邻省的建筑压下去。陶书记的原话这样说，“河州不是要当区域中心城市吗？这栋第一高楼立起来，才有点说服力嘛！”

杜林祥心中一阵叫苦。增加四十米的高度，就意味着又得砸进数不清的真金白银。更关键的是，站在企业角度，这种行为只会徒增成本，产生不了多少效益。不过他转念一想，摩天大楼本身就是政府的政绩工程。都已经被逼到这一步了，就再忍痛成全领导们的第一高楼梦想吧。

实话说，建摩天大楼是在干一件政府喜欢的事情，因此企业享用了许多资源与便利。既然得了好处，就只好忍受别人的指手画脚。

不过，河州市领导们建区域第一高楼的心愿最终还是落空了。邻省在得知河州加高了摩天大楼的建筑高度后，也把自己在建高楼的高度拔高了三米。当然，这一切都是后话。

吕有顺还说，下周省委于书记要视察河州重点工程建设情况。河州方面特意向领导推荐了摩天大楼项目。吕有顺希望杜林祥认真准备，到时别出什么岔子，“关键是于书记问你话时，你要答得上来，而且要把话说得漂亮。他老人家高兴了，咱们都跟着享福。”

吕有顺还特意给杜林祥介绍了《洪西日报》的副总编辑冯广。冯广是洪西省的大笔杆子，以前在省委办公厅当过多年秘书。对于怎么

应付领导，有一箩筐的办法。杜林祥有什么不明白的事，可以向冯广请教。

此刻，杜林祥就坐着自己的奥迪车，直奔洪西日报社。有吕有顺的引见，冯广热情地接待了杜林祥。杜林祥自然也是通晓人情世故的，见冯广坐在办公室烟不离手，立即叫司机下楼去买两条“南京九五之尊”，另外再包一个五千块的信封。

过去送人高档香烟，杜林祥都会选择“黄鹤楼1916”。近来，河州许多有身份的人却改抽“南京九五之尊”。

说话间，有一位工作人员拿着文件进来请示工作。冯广看了文件后说：“这哪行？凡是当天跟这件事有关的人，通通都得写进来。立刻去重新弄一份。”

工作人员离开后，冯广苦笑着说：“干哪一行都不容易啊！前几天报纸出了差错，把一位领导的名字写错了。宣传部部长勃然大怒，要报社认真反思，严肃处理。刚才送来的调查报告里，却只有记者、编辑两个人的名字，这不是在害人家吗？”

杜林祥有些不明白，就问道：“为何是在害人家？”

冯广说：“上面看完调查报告要打板子时，就让一两位去挨，那怎么受得了。所以我刚才说了，把分管副总编、值班编委、记者部主任、编辑部主任、值班副主任、记者、编辑、校对等等，所有相关的人全写进来。人一多，上面举起板子都不知该打谁。而且领导也不能因此怪罪我呀，你叫我严肃处理，我就顺藤摸瓜查出这么多人，算是认真贯彻你的指示了吧。”

杜林祥抿嘴笑了笑。看来吕有顺没说错，“这个冯广，对于怎么应付领导，有一箩筐的办法。”

冯广点燃一支烟，说：“吕市长的考虑很细致，也能看出来，他对你杜总真是关爱有加啊！如今的确有许多老板，钱是挣了不少，可碰见大领导视察时，往往话都不会说。”

杜林祥说：“所以啊，才来请教冯总。”

冯广不愧在省委办公厅工作多年，一会儿工夫，就总结出领导视察时常问的问题，并帮杜林祥设计出了标准答案。

杜林祥拿着冯广总结的“十问十答”，不禁拍案叫绝！其中有一个问题是：“投资摩天大楼这么大的项目，本身是有风险的，你一个民营企业，为何敢下决心？”

冯广设计的答案是：“投资前，我们仔细分析了市场。站在企业的角度我们认为，河州正在进入一个经济高速成长阶段，而且这座城市以后也必将成为区域经济中心。因此，我们看好这里的投资机遇，觉得今天的付出一定会取得回报。”

还有一个问题是：“对于现在洪西省民营企业的发展环境，有什么看法？尤其是还有什么缺陷与不足？”

冯广设计的回答是：“我是一个在商场摸爬滚打了二十多年的人，应该说，现在民营企业的发展环境，是史无前例的好。尤其是于书记到洪西后，一再提出要扶持民营企业发展，我们深受鼓舞。说到缺陷与不足，就是基层单位的一些人，思想还不够解放，还没能领会省委领导的意图。所以上面许多好的政策，层层下来难免打了折扣。”

总之，回答内容既要言之有物，又要把马屁拍得恰到好处！

冯广的预测能力确实惊人。视察当天，于永辉问的问题，大体都在那“十问十答”之内。当杜林祥背出精心准备的答案之后，于永辉

显得十分高兴。于永辉还对身边随行人员说：“说到对省委精神的把握，我看政府机关的许多人，还赶不上这位杜总。”

冯广也很懂得投桃报李。他特别吩咐摄影记者，多拍几张于书记和杜总的合影。在晚上排版选照片时，他又从这些合影中挑出一张，放到了报纸上的头版头条。杜林祥第二天在办公室看到洪西日报头版的照片时，笑得合不拢嘴，还立即给冯广打电话致谢。

刚放下电话，公司的营销副总监高明勇又走了进来。他是来汇报一个楼盘的销售情况，这处楼盘开盘半年多，销售情况很火爆。高明勇说小区的负一层有个三千多平方米的地下室，有家企业愿意出五十万的租金，拿去做仓库，不知杜林祥是否同意。

这种小事，杜林祥现在根本不怎么上心，他点点头说：“价钱合适的话，你看着办吧。反正地下室空在那儿也没用，能有点收入是好事。”

高明勇刚要离开，杜林祥又将他叫住了，他说：“地下室的事你稍等一下，我明天再给你回话。”

原来，杜林祥是想起了周玉杰，这小子正在四处找地方开店，干嘛不问问他？租出去做超市，总比做仓库要强。

周玉杰接到电话后，立刻去地下室考察了一番，对于这里的地理位置与周边环境，他十分满意。来到杜林祥的办公室后，杜林祥笑着问：“既然你都满意，那租金怎么说？玉杰，你就开个价，咱们之间没啥好谈的，你说多少就多少！”

周玉杰说：“三哥，咱们这层关系，真没法谈生意。实话说吧，我除了先开那几家店，后面开的店，大多是免租两年。到了你这，给我免租一年就行。”

杜林祥差点没把茶水呛出来：“玉杰，你就这么出去谈生意的？那些房东真愿意把房子白送给你？我也说句实话，上午可是有人愿意出五十万租过去做仓库。”

周玉杰说：“三哥面前，我绝不说谎。你不是说有人愿意出五十万拿去做仓库吗？我就给你分析一下，为何你可以不要那五十万，而要把房子白送给我。你听我讲完，就知道凭什么我能零租金进驻了。”

周玉杰说：“仓库是不需要装修的，作为房东，你就能收点租金。可我拿过去做超市，需要铺地砖，安装消防系统等等。这些装修将来都拆不走，租期一完，相当于免费送给你。你就算一算，这些装修的钱和那点租金，哪个划得来！”

杜林祥觉得有些道理，只听周玉杰继续说：“和我打交道的，都是房地产开发企业。他们出租房子，可和一般老百姓出租住房不一样。说到底，房地产企业名下的房子，大多都是要拿去银行做抵押，用来换贷款的。银行做评估时，仓库与超市可是价值大不一样，最后能贷出的钱也可谓天上地下。还有一点，一旦超市入驻，周围的人气、商气立马涨起来，居民的日常生活也便利，房地产商再去卖周围的房子，每平方米怎么也能多卖几百元。”

周玉杰不愧是人精，他清楚地知道房地产商最需要的是什麼，并一举点准对方死穴。杜林祥甚至后悔，怎么不早点 and 周玉杰联系，如果开盘之初就能引进这家超市，那楼盘的售价一定还能上浮。不过现在把他请来也不晚，起码去银行抵押时，就不会再按普通地下室评估了。

杜林祥笑着说：“好吧，你说服我了。”

周玉杰也开心地说：“那明天我们就签署合同。”

“好的。”杜林祥抿了一口茶，话锋一转，“玉杰，今天听你这么一说，我怎么感觉你做的，就是一个无本买卖？”

周玉杰说：“怎么叫无本呢？我不要投重金装修吗？”

“少忽悠。别忘了，我也是个生意人。”杜林祥说，“你从我这儿零租金拿过房子，然后找人装修。现在的装修，只要企业有一定信誉，完全可以让装修队垫资，并约定几个月之后付款。有了这个时间差，你再去招商，每个进场的经销商都要缴一笔什么进场费、广告费，开业之后，你手里又捏住经销商销售的货款。用这笔钱，你就能支付装修款了，是不是？”

周玉杰笑着说：“什么事都瞒不过三哥。”

杜林祥说：“现在的超市、商场，大概都是用这种经营模式。只要后面生意兴旺，能实现盈利，资金在不断循环的过程中，就能把前面的亏空给填上了。不过你要小心，如果后面的生意一直起不来，那亏空只能越来越大。”杜林祥其实是借此提醒周玉杰，空手套白狼的游戏要适可而止。

“三哥，你放心！”周玉杰说，“你没看我那些店的生意，好得一塌糊涂。”

杜林祥忧心地说：“我怎么听说，你打价格战都打疯了，许多东西是亏本甩卖在吸引人气。”

周玉杰说：“你别听其他人胡说，我有我的运作方法。没错，我的企业一直在亏钱，但只要不停开店，维持资金链不断就行。至于未来怎么解套，你就等着看好戏吧。”

看来，业界对于周玉杰的说法并非谬误。这小子摊子越铺越大，其实根本是在赔本赚吆喝。这样玩下去，总有一天要露馅，到时经销

商群起逼债，可怎么办？杜林祥还想叮嘱他几句，但这时周玉杰的手机响了。周玉杰说：“是百货公司的黄总打来的，我约好晚上跟他一起吃饭，就先走了！”

5 有人说，赌场得意，商场就要失意

近来，周玉杰与河州百货集团的董事长黄坤经常联系。两人吃饭都是约到一个隐秘的私人会所，吃完后，还要到包间里长谈一番。

回到家里，江小洋还没有回来。周玉杰知道，江小洋的麻将瘾很大，估计这时正在哪个茶坊里和一群人“砌长城”呢。他翻开手机，只见秘书转发过来十几条短信，这些短信都是河州师范大学的学生发来的。周玉杰快速浏览起来，其中大多数都是表达尊敬仰慕之情，还有同学希望能够到周玉杰公司来实习锻炼。

周玉杰有气无力地笑了起来，这些娃娃们啊，还是太天真。唉，也只能让这个残酷的社会，以后慢慢教会他们一些东西了。

当他瞄到最后一条短信时，眼睛一下亮了起来。短信这样写道：“周总，你好！我是那天最后一个向你提问的女生，我叫薛名仪。你的回答十分精彩，令我受益匪浅。那天人太多，不能单独表达谢意，只好发条短信弥补。嘻嘻。”

那个令他怦然心动的女生终于又出现了！周玉杰好久没有这么兴奋过，他立刻回了条短信：“名仪，你好。那天你留给我的印象也十分深刻。不过我很好奇，你是怎么知道我电话号码的？”

两分钟后，薛名仪又发来短信：“这有什么奇怪的，你那天不是发出很多名片吗？”

周玉杰又回复说：“可我一直在观察，你并没有来拿名片。”

薛名仪发来短信：“这你都观察到了？”

周玉杰回复：“哈哈，我是一个细心的人。另外，你也是一个特别容易引起人们注意的女生。”

等了好久，薛名仪没再回复短信。周玉杰干脆抓起电话打过去，但对方的手机却关机了。周玉杰安慰自己，没关系，只要知道名字就好办了，后面就能进一步联系。

周玉杰的情绪很亢奋，连他自己都觉得奇怪。要说女人，自己见识过的可不少，可唯独对这个只有一面之缘的小女生，有种说不出的感觉。心情大好的他，独自打开一瓶香槟喝了起来。

晚上一点多，江小洋终于回家了。江小洋在那方面的欲望很强，今晚她又缠上了周玉杰。周玉杰因为薛名仪的缘故，心情格外地好，他也不含糊，龙精虎猛地陪江小洋大战了四十多分钟。事情结束后，爽到极点的江小洋用手扭住周玉杰的脸：“宝贝今天是怎么了，晚上一个人在家喝香槟，干起活来也特别卖力。你可好久没这么凶猛过了。”周玉杰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倒头昏睡过去。

第二天一早，薛名仪的短信终于发了过来：“周总，不好意思。昨晚寝室熄灯，我就把手机关了。”

周玉杰立刻回复说：“没关系。对了，你是哪个系的学生？”

薛名仪回答说：“我是小语种系的，马上就要毕业了。”

周玉杰回复了一个“哦”字。他很享受这种感觉，两个人之间，既不见面，又听不到声音，只能用短信沟通，反而有种朦胧美。

接下来的几个礼拜，周玉杰便频频与薛名仪约会。与江小洋或是其他女人在一起时，周玉杰总会带她们去河州顶级西餐馆里享用最正宗的法式牛排，或者直接飞去香港，在LV、CUCCI的柜台前流连忘返。但薛名仪不同，她喜欢光顾学校周围的路边烧烤店，甚至会去优衣库，为周玉杰淘一件几十元的T恤。跟着这位小女生，周玉杰仿佛也回到了青涩的学生时代。

接触中，周玉杰了解到，薛名仪来自一个单亲家庭，母亲是河州纺织厂的工人，十年前就下岗，如今在社区里开了一家杂货店。小语种本来就是一个很冷门的专业，而薛名仪学的，又是很生僻的语种——土耳其语。

两人交往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件令周玉杰感觉不可思议的事情。有一天晚上，周玉杰送薛名仪回学校时，宿舍已经关门。周玉杰说就在学校旁边找家宾馆休息，薛名仪想了想也答应了。

进到房间，周玉杰自然开始按部就班地“工作”起来。拥抱、亲吻、抚摸，薛名仪都没有反抗，甚至还颇为配合。但当周玉杰去脱薛名仪的内裤时，薛名仪却死死拽住周玉杰的手，说什么也不松开。

周玉杰抚摸着她的头发，问：“怎么了？”

薛名仪有些惊恐地说：“我从来没做过，怕！今晚咱们别做，好吗？”

奇怪的是，已兴奋冲动到极点的周玉杰，竟然真的停下手来。他捏住薛名仪的小脸蛋，打趣道：“你这个坏人，把熊熊大火点起来，却又不管灭火！”

薛名仪破涕为笑：“你才是坏人！”说完，便紧紧搂住周玉杰。

第二天，将薛名仪送去学校后，周玉杰驾车离开。开车时的周玉杰，几乎不敢相信昨晚发生的事情！那还是我周玉杰吗？这种事传出去，周围的兄弟一定会把自己当作嘲笑对象。是因为对方太清纯可爱，自己一时也怜香惜玉了？还是……周玉杰想了很久，却找不出答案。

不过，周玉杰倒是记起了一句话，那是曾经一起混夜场的兄弟告诉他的——在如今这个开放的社会，男人和女人睡到一起，然后进进出出、上上下下地变换各种姿势，其实并不能证明他们之间有爱情。但如果两人睡在一起，却什么事也没干，那倒有可能是真爱。

那位兄弟还感叹过，十多年前，女人对男人的态度是，我们可以谈恋爱，但不能上床。现在的女人却变了，她们可以因为一时冲动和男人上床，但上了床并不等于能谈恋爱。

当时，周玉杰曾痛斥对方是胡说八道，妖言惑众。现在他觉得，这番话有些道理。

周玉杰暂时把思绪收了回来。尽管对薛名仪有那么多不舍，但他的事业，如今更是到了决定成败的关键时刻。一场精心筹划的大赌局即将收官，此时此刻容不得一丁点闪失。他看了看表，便驾车高速行驶往机场。周玉杰今天就要赶往新加坡，在那里，这场赌局的另一个主角正等着他。

抵达樟宜国际机场时已是下午五点。周玉杰出门招了一辆出租车，便直奔市中心的滨海湾金沙酒店。流亡曼谷时，周玉杰曾多次来过这里。滨海湾金沙酒店耗资四十亿英镑打造，号称当今世上最昂贵的酒店。三座五十五层高的摩天大楼一字排开，共同托举起一个面积达上万平方米的空中花园。这处空中花园，也被誉为全世界最大的悬空平台。

周玉杰经常来这里，就是因为河州百货集团的董事长黄坤对滨海湾金沙酒店情有独钟。入驻这里，黄坤的所有爱好几乎都能得到满足。今天，周玉杰匆匆赶来新加坡，也是因为黄坤已经提前到来。

滨海湾金沙酒店底层是一家大型购物中心，不仅名店云集，更荟萃了各国特色餐饮。在这里用过晚餐后，黄坤与周玉杰又赶紧去享受滨海湾金沙酒店的另一项刺激——赌博。

新加坡建国之初是禁止赌博的，直到几年前才开禁，滨海湾金沙酒店底层就拥有一座豪华程度可比肩拉斯维加斯的大型赌场。不过，新加坡的赌场对于本国人的限制较多。新加坡国民要进入赌场，还得交一百新币（约合五百元人民币）的门票，而如果有亲属向政府投诉，那么此人也将被禁止进入赌场。当然，这些限制不针对外国人。尤其是来自中国的豪客，更是赌场张开双臂欢迎的贵宾。

两人当晚便在酒店赌场内上演了一番昏天黑地的豪赌。他们的手气也出奇的好，一晚下来都有几十万进账。

第二天起床时，已是下午两点过。黄坤约周玉杰到顶楼的空中花园，一边游泳一边谈事情。尽管已多次下榻这家酒店，但去空中花园游泳，周玉杰却是头一回。走上楼顶，周玉杰立刻感受到这个热带国家强烈阳光的问候。缓缓走到泳池边，他却惊得双腿发软，不敢下水。

原来，这个建在高空中的巨大游泳池，乍看上去没有护栏，游泳池几乎就像一处位于山顶的深潭，池里的水有如瀑布一般从四周溢出，飞流直下。

周玉杰惊叫道：“黄总，谁敢下去游泳？这可是几百米高的摩天大楼，被水冲下去就得粉身碎骨。”

黄坤安慰他：“不用怕，四周其实有护栏，只不过设计者故意让护栏与水面处于同一高度，看起来像个高山飞瀑，但人掉不下去。另外，水漫过泳池边界后，外面还有一层挡水墙，水会流入集水池，过滤后重新输入泳池。一切只是看上去吓人而已。”

周玉杰这才回过神来，小心翼翼地走下游泳池。他试探着游往泳池边上，当双手触摸到护栏后，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不过一瞬间，他又被眼前的美景惊呆了。在这个全世界最高的户外游泳池，新加坡的美景一览无余，鱼尾狮、摩天轮、榴莲艺术中心等新加坡标志性建筑，通通尽收眼底。

“太美了！”周玉杰不禁叹道。

“景色是不错，但我却高兴不起来。”黄坤一脸沮丧地说。

周玉杰问：“怎么了？”

“妈的，昨晚上真是邪门了！”黄坤悻悻骂道，“牌桌上不管怎么打都是赢钱。这么邪乎的手气，不是好兆头。”

周玉杰笑了：“哪有你这样的人，赢了钱还不开心。昨晚上我的手气也不错，要什么有什么。我就开心得很，这种手气可不是随时都有啊。”

黄坤摇摇头：“你不懂啊！咱们不是普通人，赌场得意，只怕是商场上要失意。你知道赖昌星与马向东吗？”

“知道。”周玉杰说，“一个是福建的私枭，一个是原沈阳市的常务副市长。”

黄坤说：“这两人都是不折不扣的赌徒，常年在澳门豪赌，不知道给赌场贡献了多少利润。可他们最后一次去澳门，竟然都大获全胜。赖昌星回到厦门后，立即被全城通缉，下半辈子等着他的只有逃

亡与监狱的生活。这个马向东，更是在机场就被逮捕，最后判了死刑。所以有人说，商场上如鱼得水的人，最好不要在赌场上也春风得意。”

“别这么迷信！总之赢钱不是坏事！”周玉杰大声说。他其实是在给自己打气，因为黄坤的一番话，也搅得他心神不宁。

说起黄坤，也是河州的名人。高中毕业后，他便接替父亲的工作，进入当时的河州百货公司当了搬运工。后来因为身体原因，无法再从事重体力劳动，就到商场做了一名售货员。就是这个毫无背景更没有学历的黄坤，竟从售货员一步步成长为河州百货公司的董事长。

在黄坤的率领下，河州百货公司的业绩大幅提升，两年前，这家企业登陆股市，成为全省首家商贸领域的上市公司。当初还有传言，说组织上准备让黄坤出任河州市副市长，可考察之后，认为他这个高中学历实在拿不出手，希望他去党校进修个大专文凭。黄坤却没有领这份情，既不去党校进修，更没有去当什么副市长。

黄坤此刻没再去想什么“赌场得意、商场失意”的规律，他一边游着泳，一边问道：“到年底，你能开几家店？”

周玉杰说：“在河州的布点基本结束，下面就是去各地级市扩张。年底时的分店数量，下限是十五家，最高可能达到十八家。”

黄坤说：“你这个扩张速度，很惊人啊！”

周玉杰说：“这都是托你的福，消费者都很认河州百货集团这块金字招牌。”

黄坤说：“咱们这是双赢嘛，你利用河州百货集团这块招牌拓展市场，但你的企业发展这么快，也为这块招牌增了光。”

周玉杰说：“没错，这的确是双赢。不过只是小双赢，更大的双赢在后面。”黄坤点点头：“那当然。咱们从曼谷、河州一直到新加坡，谈的不就是这桩生意吗？单为了每年几十万的品牌使用费，值得咱们俩谈这么久？”

“那是！”周玉杰说，“黄总，你叫我到新加坡，又有什么指示？”

黄坤说：“咱们的计划正在稳步推进，按说一切正常。不过我总是担心夜长梦多，所以想把节奏再加快一点。你那边想想办法，到年底一定要让分店数量超过二十家，过年之后，我这边的程序也能启动了。”

没错，周玉杰与黄坤之间的合作，绝不仅是每年向河州百货集团缴纳五十万的品牌使用费。他们之间，一直在谋划更大的计划。这个计划，周玉杰对杜林祥都是保密的，就连江小洋也不过一知半解。黄坤今天的意思，就是让周玉杰加快开店速度，从而尽早将这个计划付诸实施。

所有这一切，还得从周玉杰逃亡到曼谷时说起。

到曼谷不久，周玉杰就认识了一位河州老乡，此人正好是黄坤的妹夫。通过这层关系，周玉杰攀上了黄坤。在交往过程中，周玉杰发觉黄坤是位国有企业中十分罕见的管理人才，而黄坤也对周玉杰的精明能干印象深刻。

年届退休的黄坤，当然想捞一笔钱，但他不屑于收红包这样的小打小闹。在同周玉杰的多次接触中，一个惊天计划开始酝酿。

计划的第一步就是周玉杰杀回河州，并利用银行解冻的资金介入超市行业。黄坤料定，以周玉杰的精明，再加上自己的扶助，超市生

意一定能红火。

计划的第二步就是疯狂开店，不断蚕食市场份额。在这个过程中，亏钱无所谓，只要能把阵仗搞大，把品牌打响，就是胜利。周玉杰不断在媒体上抛头露面，甚至去大学发表演讲，都是计划中的一部分，目的就是造势。

计划的第三步就是当周玉杰的超市达到一定规模后，河州百货集团将正式出面，收购周玉杰的股份。黄坤早就准备好了说辞——河州百货集团一直专注做商场，对超市业务颇为疏忽。现在人家借咱们的牌子把超市业务做起来了，不如趁此机会直接收购过来，从而延伸企业的产业链。

河州百货集团是家名声显赫的大企业，哪怕收购也要讲求门当户对。因此，周玉杰才不顾一切地疯狂扩张，先把自身规模做大。通过收购，河州百货集团将拿下周玉杰打拼出来的巨大市场份额，还有遍布全省的门店，当然，巨额亏空也将甩给河州百货集团。周玉杰能收获数亿的真金白银，同时他也会将其中一部分，划到黄坤的名下。

新加坡的阳光十分炙热，在露天环境里游了半个多小时，周玉杰与黄坤都有些受不了。他们只好躲进酒店的空调间里，继续商讨计划的每一个细节。比起昨晚的一掷千金，他们此刻正在筹划的是一场更大的赌局。

当天晚上，周玉杰做东，请黄坤去新加坡最高档、最有名的夜总会休闲放松了一会。要说硬件设施或是坐台小姐的美艳程度，周玉杰感觉国内夜总会的档次绝不会输给新加坡。他们唤来陪酒的小姐，其中一个竟然还是河州人。

在新加坡停留了三天，周玉杰才飞回河州。一下飞机，他就迫不及待地给薛名仪打电话。电话响了三遍，对方才接。周玉杰关心地

问：“小仪，这几天好吗？”

“还好。”薛名仪的声音在颤抖。

周玉杰说：“你的声音怎么不对？”

对方没有说话，周玉杰一连追问了几遍，薛名仪竟大哭起来。之后不论周玉杰说什么，薛名仪都默不作声。

周玉杰心急火燎地赶到学校宿舍，门卫却把他拦住了：“这是女生宿舍，男人不能进入。”

周玉杰说：“我进去找人，我妹妹在里面。”

“妹妹？什么妹妹？堂妹还是表妹？”门卫阴阳怪气地笑着。想必他见惯了这种场面，知道有钱的老板开着豪车来学校，找的其实是情妹妹。

周玉杰从钱包里掏出五百元，递给门卫：“师傅，麻烦你上去把617室的薛名仪叫下来，就说周哥找他。”

看着五张百元钞，门卫怦然心动。他说：“好，我马上去。这事你别拿出去说。”

十分钟后，门卫终于带着薛名仪走了下来。薛名仪穿着睡衣，头发散乱地披着，似乎是故意把脸遮住。周玉杰把她拉到外面，撩开头发一看，左脸有好大一块紫青色。

周玉杰问：“怎么回事？”

薛名仪强忍着泪水说：“下课回宿舍时在地上摔的。”

“胡说八道。”周玉杰说，“我从小就在外面混，什么伤疤是摔的，什么伤疤是被人打的，我一眼就能看出来。谁干的，老子看他是不想活了。”

薛名仪再也忍不住，竟大哭起来。毕竟是在学校，周玉杰担心影响不好，就让薛名仪上车，他发动自己的悍马，驶出了学校。

“现在可以说了，是谁干的？”周玉杰说。

薛名仪说：“昨天有个女人，带着三个男人来到学校，把我叫到食堂后面的空地上，不由分说就给了我几巴掌。她还警告我，不能再和你联系。”

周玉杰大概已经猜到是谁，他说：“那女人叫什么？”

薛名仪摇摇头说：“不知道。我只听那几个男人喊她江姐。”

果然是江小洋！妈的，她居然在盯我的梢！

薛名仪说：“她还跑到教务处大闹一番，叫我们老师管好自己的学生，不要小小年纪就出来勾引男人。现在，我已经成为学校的笑柄了。”

薛名仪低声问：“周哥，那女人好凶。她是谁，是你老婆吗？”

周玉杰摇摇头：“不是。以前不是跟你说过吗，我已经离婚了，现在是单身。”

周玉杰的脸色很难看，薛名仪也不敢再问下去。沉默了一会，周玉杰说：“放心吧，以后不会有人再来找你麻烦。我现在就送你回学校。”周玉杰还从包里掏出一块浪琴手表，这是他昨天专门去新加坡乌节路的商场给薛名仪买的。

薛名仪下车后，满腔怒火的周玉杰急匆匆赶回家里。进屋后，江小洋正在沙发上看电视，怀里还抱着一只波斯猫。周玉杰拿过遥控器关掉电视，怒目圆瞪地对着江小洋。

江小洋并不畏惧，只淡淡地说了句：“什么事？这么火大？”

周玉杰说：“你干的事，自己心里清楚。”

江小洋一副嘲弄的口气说：“这几天我都在家里，没干什么事啊。哦，就昨天出去一趟，收拾了一个不要脸的贱货。现在的学生妹，也真是胆大，竟然敢勾引有妇之夫，我这当姐姐的还得去劝人迷途知返。对了，这事和你有什么关系？”

周玉杰点燃一支烟，说：“什么有妇之夫，我和你结婚了吗？你有什么资格管我的事？”

这时，江小洋一下跳起来，大声吼道：“周玉杰，你他妈的王八蛋！你摸着自己的良心问问，这么多年我对你怎么样？你离开杜林祥，自己出来创业，我跟着你。你出了事要跑路，我陪着你。白天任劳任怨地为你洗衣做饭，晚上躺在床上，由着你！现在倒好，还要和学生妹玩真感情，你他妈还是人吗？”

面对江小洋的一番咆哮，周玉杰自觉理亏。他说：“有什么事都是我的错，不要去找小仪的麻烦。”

“小仪，喊得真亲热。”江小洋说，“老娘我明天就叫人去毁了那小骚货的脸，看你还喜不喜欢她？”

周玉杰一把抓住江小洋，恶狠狠地说：“你要在家里怎么闹都行。不过我警告你，你要敢去动小仪一根头发，老子可对你不客气。”

松开手后，周玉杰说：“你昨天不是叫了三个小混混去帮忙吗？我已经查出来他们是谁，就在咱们说话的工夫，这三个王八蛋已经被揍扁在地上。我现在之所以对你这么客气，就是看在咱们多年的情分上。”

说完这话，周玉杰摔门而出，只剩下江小洋在家中以泪洗面。

周玉杰一人开着车在街上瞎逛，他也不知道目的地在哪，心中烦躁不安，手里的烟却是一支接一支地烧。车子最终停靠在一家洗浴城的外面，周玉杰自己都不知道，怎么会把车开来这里……

小姐洗完澡走了出来，开始帮周玉杰脱衣服。洗浴城在培训员工方面还是下了些功夫，小姐的一招一式都很专业，帮男人松纽扣的动作，也充满万般风情。

周玉杰躺在床上，心里都还是平静不下来。他有些懊悔，刚才对江小洋是不是太凶了？这个女人跟着自己这么多年，并没有做错什么。但是，周玉杰实在不能容忍任何人对薛名仪的一点点伤害。是的，谁也不行！包括江小洋。

周玉杰对江小洋是有感情的，但这份感情是否就是爱情，他自己也搞不清楚。这也是他始终拖着不愿与江小洋谈婚论嫁的原因。周玉杰在外面玩过许多女人，江小洋或许就是这么多女人中最特别的一个。

对薛名仪呢？直到现在，周玉杰也没和她发生实质关系。但薛名仪身上似乎有某种魔力，使得周玉杰愿意舍弃许多东西，其中就包括江小洋。周玉杰搞过的女人太多，这使他反而弄不清，和谁是真情，和谁是假意。他更加不能确定的是，自己是否真体验过爱情的滋味。如今对薛名仪的情愫，可以算是爱情吗？

薛名仪的一笑一颦此刻在他脑海里涌动，周玉杰忽然意识到，自己即将进行的行为，无疑亵渎了这位冰雪一般清纯的女子。想到此刻薛名仪脸上的伤疤，周玉杰更有种心如刀绞的痛。

周玉杰猛然睁开眼，说：“我不做了。”

小姐很诧异，甚至可以说是愤怒：“老板，哪有做到一半喊停的？”

周玉杰站起来，说：“钱我一分不会少，事情不用做了。”听了这话，小姐开心地笑了，还忙着站起来帮周玉杰穿衣服。

走出洗浴城，连周玉杰自己都笑了。一个薛名仪，竟能让嗜嫖成性的自己第一次主动叫停。

第六章 危机来袭

他转念一想，也就释怀了。美国思想家托马斯·潘恩说过，一个人，如果极力宣扬他自己都不信的东西，那他就是做好了干任何坏事的准备。像刘文雄这种满口胡言乱语、以图欺世盗名的人，是不会有道德底线的。接下来，两人只需要谈利益。或许黄坤没有说错，刘文雄是个更容易打发的真小人。

1 高房价，真有那么苦吗

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不断扩展着河州的天际线。大楼一天天长高，与它一起生长的，还有杜林祥的壮志豪情。

之前担心的种种情况，并没有出现，摩天大楼的市场前景一片大好。得益于银行源源不断的贷款，近两个月摩天大楼还创造了七天盖好一层楼的洪西纪录。摩天大楼的高度已经达到三百米，成为当之无愧的河州第一高楼，但它并未放缓长高的速度，正向着四百米的终极目标冲刺。

大楼修建到三百米时，杜林祥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河州第一高楼诞生仪式。就在这个仪式上，摩天大楼被正式冠以“纬通大厦”的名字。“纬通大厦”四个字，也是半月前杜林祥专程去北京拜访了一位书法界泰斗，并请对方为大楼题的字。

这个周末，杜林祥的日程安排得满满的。周六去郊外陪吕有顺钓鱼，周日则和张清波去乒乓球俱乐部打球，晚上还要出席万顺龙的饭

局。不过周五下午，吕有顺却打来电话，说要急着去北京，钓鱼的事只好作罢。吕有顺还说通知来得很急，据他所知，邻省的多位领导都被召到北京了。隔了半小时，张清波也打来电话，说要去北京开一个紧急会议，自己正在赶往机场的路上，周日也赶不回来。

杜林祥纳闷地问：“吕市长也被急匆匆地召去北京开会了，你们是同一个会吗？”

“是吗？”张清波说，“我这个会是银行内部的，通知各省分行的行长，今晚必须赶到北京。”

张清波又喃喃自语道：“怪了，我一个同学是邻省发改委主任。刚给我打电话，也说接到国家发改委的通知，要去北京开会。没事叫大伙去北京干嘛？”

周末的活动都取消了，杜林祥索性带着妻子周玉茹，搭周五晚上的航班去云南腾冲泡温泉。前段时间，杜林祥以项目考察为名，与安幼琪去中东逛了一圈。在迪拜、阿布扎比这些奢华天堂，两人享受着纵情声色、纸醉金迷的生活。回家看到老婆，杜林祥心中难免愧疚，所以才决定要补偿一下。

在腾冲住了两夜，礼拜天下午，杜林祥又赶回河州出席万顺龙的晚宴。出席宴会的全是国内一线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老总。据万顺龙说，这些大房地产商隔几个月就会聚一次，一起研讨经济发展趋势与企业管理之道。能够进入这个圈子的，在洪西只有万顺龙一人。杜林祥能破例参加，完全是因为本次聚会由万顺龙做东，他专门邀请了两家河州本地的房地产企业。

这些大房地产商不仅腰缠万贯，更是声名显赫。从报纸、电视上，杜林祥早就认识了他们。万顺龙在引见时，一位上海的著名房地产商还说：“杜总，幸会。今天我们在河州市区参观时，已经见识了

你的非凡手笔。那栋摩天大楼，就是放在北京、上海也毫不逊色。”听到这样的赞美，杜林祥心里自然乐滋滋的。

女主人马晓静穿着一套紫色长裙，周旋于众人之间，一笑一颦都很得体。与杜林祥打招呼时，马晓静还不无遗憾地说：“这么多大企业，平时请都请不来，今天难得聚在河州。本来姜省长说好要亲自出席的，可周五他接到紧急通知，赶去北京了。”

杜林祥“哦”了一声，心里却犯起嘀咕，这个周末的北京，可真是热闹非常啊。各路封疆大吏都赶到了，究竟有什么事？

小商人聚在一起，三句话都离不开一个钱字，大老板坐在一起，钱这个话题却被有意忽略了。众人谈事业、谈家庭、谈健康，就是很少谈钱。这些江湖大佬的段子总是层出不穷，包间里也不时有笑声传出。

一位北京的著名房地产商说：“现在的政府官员，可比以前精明厉害多了。我有一个同学在中央党校做教授，不久前就遇到一件事，在讲授政府信息公开与防止腐败的关系时，教授顺口引用了那句著名的话——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可台下一位市委书记却发言，凭什么说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一块猪肉，放在冰箱冷冻室里，几个月后还能吃，放在阳光下，两天就坏掉。”

一位深圳的著名房地产商来了兴趣：“最后教授答出来没有？”

来自北京的老总摇摇头：“我那位同学冥思苦想了好久，都没想出答案。这个看似不是问题的问题，居然把他难倒了。后来他一直感叹，现在很多官员的水平，比教授还高。学生进步了，老师却没有与时俱进。”

万顺龙这时却说：“其实这个问题是可以回答的。阳光是不是防腐剂，关键看肉是什么肉，是死肉还是活肉。一块死猪肉，当然要放进冰箱，可要是头活猪呢？还有，人死了做成木乃伊可以防腐，可一个大活人，最好还是出来晒晒太阳。”

众人一阵大笑，还纷纷赞扬万顺龙不愧为大才子，把难倒教授的问题，轻而易举化解了。晚宴直到最后，才把话题聚焦到房地产市场。一位广州的房地产商忧心忡忡地说：“这几年的房市太火爆了，量价齐升，压都压不住。这种市场环境，不是好兆头。”

这位广州的房企老总说：“这个周末，许多党政领导，还有银行系统的高官，全被召到北京。听风声可不太对啊！会不会出什么问题？”

“我就等着出问题呢！”有人说，“现在行情这么好，就像海水涨潮，不管什么人，不管穿没穿内裤，都在海里愉快地游泳。等到潮水一退，那些没穿内裤的人就会原形毕露。对于在座的诸位，退潮是好事，也是机遇。”

看着众人点头称是，杜林祥的心里却七上八下。他很清楚，与各位大佬相比，自己一定就是那个裸泳者。

礼拜一大早，杜林祥又来到工地，召集施工负责人开会。利用会议间隙，他给吕有顺、张清波打了电话，不过对方的手机始终处于关机状态。直到下午六点过，张清波才从北京发来一条长长的短信：“我在去首都机场的路上，和几位领导在一起，不方便打电话。上面已经决定，要进行宏观调控，房地产市场是重灾区，你要做好准备。”

还是那些大佬消息灵通，饭局上的预测果真变成了现实。杜林祥顿时感觉一阵寒气逼来！他此时更心急的是，这一轮宏观调控，力度

究竟有多大，对企业的影响究竟会到何种程度？第二天上午，张清波终于打来电话。电话那头，张清波沮丧地说：“风向变了，现在总行已经下了死命令，各地都要紧缩银根。”

杜林祥急迫地问：“后续的贷款还能放出来吗？”

张清波说：“想都别想了。为了贷款给你们的事，我在会上被总行领导批了半个小时。”

接下来的几天，各种消息逐渐明朗。为抑制经济过热，北京已下决心进行宏观调控，媒体也用“力度空前”来形容此轮宏观调控的具体细则。一家权威报纸，甚至在主要版面连续刊文痛批房地产市场泡沫以及高房价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危害。

杜林祥还是一个小包工头时，对宏观政策并不敏感，因为当影响力层层传递到自己身上时，需要很长的时间。这一回不同了。政策发布当天，银行贷款便全面停止。市场上持币观望的气氛空前浓厚，企业旗下的多个楼盘，销量剧烈下滑。进项没有了，可要支出的钱却一样不少。那些前期垫资的建筑商纷纷上门逼债，要求杜林祥按时支付各种款项。仅仅一个礼拜时间，偌大的纬通地产，账户上竟然没有多少现金了。

比尔·盖茨有句名言：“微软离破产永远只有十八个月。”杜林祥第一次听到这句话时，心中还在讥笑，这算什么世界首富，一点气魄都没有。别说微软的家底了，就我老杜的施工队，躺着在家睡两年，也不会破产。他现在才明白，什么叫船小好掉头，什么叫大企业的烦恼。要说抗风险能力，小企业其实远胜大企业。现在的纬通，背负着巨额贷款，而房子又囤在手里卖不出去。别说十八个月，一年都撑不下去。

上门的债主越来越多，还有一个包工头，居然讨债讨到杜林祥家里去了。杜林祥气得破口大骂：“这些年你跟着我少说也赚了一百万了。现在欠你几十万，你就跑到我家里来撒野？”

对方也毫不示弱：“杜老板，我跑到你家里，是因为我无家可归。我欠工人们工资，这帮家伙已经霸占我家好几天了。你说我怎么办？”

杜林祥记得，这家伙过去都是把自己叫三爷的。这才几天时间，就从三爷变成杜老板，从爷爷辈变成了平辈，连降了两级啊！对于“有钱就是爷”这句话，杜林祥算是认识更深刻了。后来，好说歹说，杜林祥同意第二天先支付十万块，那人才悻悻离开。

市场环境继续恶化。河州一些小房地产商已经开始用降价的方式兜售手里的房子，杜林祥见状，也吩咐公司将旗下楼盘打折促销。

降价的广告登出去没几天，吕有顺就打来电话了：“林祥，怎么你的楼盘也开始降价了？”

杜林祥趁机大吐苦水：“吕市长，我这企业已经快撑不住了。只能用这种方法，回流点现金。”

杜林祥还想叫苦，吕有顺却说：“什么都别说了！明天晚上，我请你们吃饭，到时见面再聊。”

杜林祥正等着面见吕有顺的机会。如今，恐怕也只有这个吕有顺，才是自己唯一的救命稻草。不过，吕有顺说的可是请“你们”吃饭，除了杜林祥，还有谁？

杜林祥赶到酒店时，万顺龙以及河州的另外三位房地产商都已经到了。万顺龙还打趣地说：“这可难得啊，吕市长把河州房地产行业的前五强全部请到一起了。”

刚坐下，一位房地产商就对杜林祥说：“老杜，你可不仗义啊。现在大家日子这么难过，你不想着同舟共济，反倒降价促销。是想把大家都玩死啊？”

杜林祥没好气地说：“都是生意人，如果不是遇到难关，王八蛋才愿意降价！”

另一位房地产商这时帮腔说：“杜总，这年头谁的日子好过，大家不都还挺着？”

倒是万顺龙帮杜林祥开脱：“林祥的确有他的难处。摩天大楼的项目占用了他太多资金，说实话，他降价促销，也是不得已为之。”

大约十分钟后，河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兼房管局局长周启成到了。周启成看着几位河州房产界大佬，抱歉地耸耸肩：“吕市长临时有事，来不了。我只好替补登场。”这位周启成，河州市委秘书出身，也是出了名的大才子，只可惜前些年一直不得志。直到吕有顺到来后，才刻意拔擢了他。周启成工作作风泼辣，被外界视为吕有顺的左膀右臂。甚至几次吕有顺同杜林祥去溪边垂钓时，周启成也跟着在一起。

在座的都是熟人，周启成便直言不讳：“今晚原本是吕市长做东，邀请房管、建设、国土等部门的一把手，还有河州房地产界的企业家聚餐，可不知怎么回事，吕市长忽然说要召开一个重要会议，不仅他本人来不了，其他几位局长也被叫走，只让我一个人赴约。”

其实，吕有顺爽约的真正原因，周启成并不清楚。就在今天下午，吕有顺接到一个北京打来的电话，被劈头盖脸地骂了一顿。

事情的起因，就在于三天前吕有顺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了这样一番话：“中央在此时进行宏观调控，无疑是十分正确的决策。但是，中

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各地情况千差万别。比如沿海许多地区，的确面临经济过热的风险，此时不加强调控，后果不堪设想。而像河州这样的地区，经济过热的问题并不严重，相反还面临如何加快发展的问題。”

电话里，领导说吕有顺这番话是典型的阳奉阴违。先给中央戴一顶高帽子，说几句恭维话，然后自己在下面由着性子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在如今的环境中，吕有顺作为市长，自然不愿意看到河州房价下跌。他发起这次宴会，就是想给房产企业打打气。今天接到上面的电话，吕有顺觉得还是要和房地产企业保持一定距离，不要给外界留下什么把柄。所以，才临时叫房管局局长一个人出席。

见不到市长，万顺龙便对着局长叫苦：“周局长，现在的市场太低迷。银行不贷款，消费者不买房。长此以往，整个经济都会受影响。”

作为房管局局长，周启成也是满腹牢骚：“执行命令还不容易？我可以一点折扣都不打。但真要认真起来，整个房地产市场垮下去了怎么办。到头来，又得怪我工作不力。我看了今天河州的报纸，完全是胡说八道。什么叫政府出手打压房价？去查查文件，哪一条说了政府要打压房价，文件里都是说抑制房价过快上涨。怎么到了那些记者手里，就成了打压房价了？吕市长看了报纸也很生气，专门给宣传部打电话兴师问罪。”

周启成又加重语气说：“对于那些目前还在低价销售楼盘的企业，政府不能听之任之。房管局要拿出具体办法，杀一杀这股歪风邪气。我们已经下发了通知。对于那些实在不听招呼的企业，下一步还要拿出具体处罚意见。”

周启成今天是作为吕有顺的代表来出席宴会的，他的话，自然就是吕有顺的意思。周启成已经清晰表达了河州政府的立场。不管上面的政策怎么样，起码在河州，不希望看到房价出现大跌。如果任由房价大跌，政府手里的土地怎么卖？没有卖地的收入，城市建设还怎么搞？

万顺龙激动地说：“现在像吕市长、周局长这样有魄力的领导，实在太难得！一些不负责任的媒体，就是整天忽悠老百姓，说什么房价太高，搞得连政府的一些人都失去主见。”宏观调控的大背景下，房企一片哀鸿遍野。遇上能力挺房价的领导，其实不止万顺龙，在座的开发商都是兴奋莫名。

周启成说：“现在有好多话，政府也不便公开讲。所以才私下邀请大家，来探讨一下如何渡过目前的危机。政府该出台的扶持措施会陆续出台，你们企业也要有定力。哪怕楼盘一时滞销，也不要心急火燎的。挺住！大家都不降价，最后消费者总要买房子嘛。”

周启成又问：“河州几家大房企，这几天就杜总的纬通在降价。这几天下来，结果如何？”

杜林祥耷拉着脑袋，说：“很不理想。我都八折了，可有人还指望过段时间能打七折。销量也上不来。”

万顺龙这时说：“这很正常嘛，消费者都是买涨不买跌。纵观各国房地产市场，要么是量价齐升，要么是量价齐跌，从来没听说靠降价就能救房市的。因此，大家才要一起挺住。”

所有人都明白，今晚的宴会，就是向几家大房地产企业打招呼，要达成联手护盘的攻守同盟。在座的企业也纷纷表态，哪怕几个月不卖房，也绝不降价。有家房企老总在敬周启成酒时，甚至唱起革命歌曲以明志：“熬过了艰苦的现阶段，反攻的胜利就在眼前。”

政策调整令周启成很苦闷，他喝了几杯酒，也发出感慨：“大家都骂房管局，他们哪里知道我的苦衷。如果房价大跌，经济就得连带受影响，城市建设也只能停滞。没办法，只好让老百姓暂时忍受一下高房价之苦了。”

万顺龙此时却哈哈笑道：“周局长的确一片苦心，但你丝毫不用自责，高房价，真有那么苦吗？”

周启成说：“你这个万总，得了便宜还卖乖！哪个老百姓愿意买房时多掏钱？咱们苦心维持着房价，也是不得已为之。”

万顺龙说：“以前，我和你们的看法一样，甚至内心还有些愧疚。可后来通过一件事，态度却出现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众人来了兴趣，只听万顺龙说：“我有一位台商朋友，平时在一起喝酒时，也感叹台湾房价很高。可有一年，一向不关心政治的他，却要赶着回去，参加市长选举时的投票。为什么呢？因为有个政党的参选人居然在演讲时直指该市房价太高，如果他当选就要打压房价。那位台商朋友一听这话可着急了。老子好不容易买的房，你这一弄，不是让我财富缩水吗？”

万顺龙接着说：“台商是富裕阶层，自然不愿房价跳水。但这也引发了我的兴趣，我持续关注着当地选情。结果，那位主张打压房价的候选人最后竟是惨败。我就纳闷了，从社会情绪来说，老百姓并不喜欢高房价啊。尤其那位台商朋友还告诉我，在竞选场合，每当候选人抨击高房价时，台下总是欢声雀跃。可为什么选举结果又是惨败？”

周启成不解地问：“你快说说其中的道理。”

万顺龙说：“那位朋友告诉我，他所在的城市，70%的选民都是有房族。对于这些人来说，最担心的就是房价跳水。因此，那位候选人惨败就不足为奇了。然后，我又问他，平时在一起喝酒时，你不也常发牢骚，说台湾房价太高吗？结果这位朋友却说，现在高房价简直成了贬义词，没事的时候谁都拿来批两句，可真到要自己割肉的时候，心里就不是滋味了。”

万顺龙继续说：“我讲这个故事，倒不是说房价越高越好，或是高房价就是天经地义的。而是说，面对舆论的喧嚣，我们也要去辨别真伪。比方说吧，一共十个人，其中八个人有房子，两个人没房子。这八个人当然希望房价不断上涨，但他们往往是不会发声的。另外这两人，却整天骂骂咧咧说房价太高。十个人里，高声叫骂的有两个，默不作声的有八个，在外界看来，好像十个人都在声讨高房价，其实压根儿不是这么一回事。”

周启成放下筷子说：“万总，你说的这个问题我还真没认真想过。就说河州的那些公务员吧，谁没有两三套房子，河州房价越高，他们心里越高兴。可在机关上班时，这伙人不也要随大流抨击一下房价太高。”

万顺龙哈哈大笑：“这就是现在的普遍现象。我去北京打车，每一个出租车司机都在骂北京房价高，简直是怨声载道。但他们说的是真话吗？我看未必！外地人是不能去北京当出租车司机的，因此北京出租车司机都是本地人。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家里都有房子。不是这几年北京房价疯涨，他们那些破破烂烂的四合院能卖出上千万的天价吗？”

杜林祥觉得这个议题很有趣，便问道：“万总讲的的确有道理。那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外界对于高房价一片骂声呢？”

万顺龙想了想说：“我觉得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嘛，中国人一直有骂涨不骂跌的习惯，什么东西涨价了，舆论一致挞伐，什么东西卖便宜了，所有人缄口不言。我有一个同学是北京研究农业问题的专家，他一直有个观点，中国的农产品早就应该涨价。他甚至义愤填膺地表示，为什么中国的农民穷，就因为粮食太不值钱。那些北京、上海的市民，可以承受与国际接轨的房价、油价，为什么不能承受与国际接轨的粮价？说白了，这就是市民在剥削农民。他甚至还说，现在的肉价、粮价即便翻一番，城市里的中产阶级也是可以接受的。而那些城市里的贫困阶层，完全可以由政府用发放生活补贴的方式给予救助。这样一来，农民收入立马大幅增加，三农问题这盘棋就彻底活了。”

万顺龙说：“暂且不论我这位同学的观点是否正确，但他大声疾呼这么多年，却没有引起多大反响。然而不久前，猪肉价格上涨，就引发全社会一致关注。说起这事，我那位同学真是长吁短叹。尤其是看到记者在路边采访一位行人抱怨猪肉涨价时，他忍不住骂说，你知道农民养猪多辛苦，卖一头猪究竟能赚多少钱？你有钱背个LV的包，却没钱买猪肉吃！”

听万顺龙这么一说，满桌人都大笑起来。万顺龙继续说：“刚才说的是第一点原因，至于第二点嘛，我认为跟谁掌握话语权有关。我大致看了一下，中国的城市里，二分之一的人家里都有住房，别看他们嘴里不时骂骂咧咧，心中却不希望房价下跌。剩下还有四分之一，就是房价再怎么跌，他也买不起房，这部分人其实对房价也不敏感。另外那四分之一就是什么北漂之类的，属于正准备买房的人，他们当然巴不得房价大跌。而那些媒体里的记者、编辑，大多就是这类人。”

周启成拊掌而叹：“万总不愧是儒商啊，你这一番精辟的分析，我算大开眼界了。刚才讲的是房价，我还想起了另一件事。”

据周启成说，他的一位朋友是北京市公安局的领导，当初为缓解交通拥堵，北京推出尾号限行的举措。有家网站做了民意调查，结果却是骂声一片，高达八成的人反对。后来，政府又委托一家调查公司，针对北京车主做了一项调查，却发现有近六成的人支持这一举措。反差如此之大，很多人始料不及。可仔细想想也不奇怪，网上的调查，全国网友都能参加，许多人甚至是为反对而反对。而真正与此项政策利益攸关的北京地区车主，思考问题的角度却与旁人大不相同。

万顺龙笑着说：“不过，这番话咱们只能私下讲。就像周局长你，不能公开表态力挺高房价一样，我的这些话也不能对外发表。否则，又得被人骂成是为富不仁的奸商。”

周启成说：“是啊，现在的氛围，害得明白人都只能说糊涂话了。万总，从整体看，你觉得房价能调控下来吗？”

“怎么可能？”万顺龙说，“现在的情况是，老百姓有买房的刚需，企业有逐利的本性，地方政府又担心房价下跌危及经济。面对这样牢不可破的铁三角，房价怎么会下跌？等调控一过，房价还得报复性上涨。”

周启成点点头：“可惜呀，这么浅显的道理，有人就是不明白。”

万顺龙说：“当然，任何东西的价格都会有起有落，从长期看房价也会出现下跌，只不过具体的时间点在哪里，谁也说不清。那些说土地是稀缺资源，用一点就少一点，因此房价只涨不跌的，也是屁话。咱们的土地有限，人家美国、日本的土地也不是无限供应啊，可

危机一来，房价还不是一路狂泻。我是坚信市场法则的，当房价处于上升期时，不管怎么调控，作用都不大。等到进入下跌期了，任谁有天大的本事，也护不住房价。”

晚宴接近尾声，联手护盘的格局已经敲定。但杜林祥的焦虑并没有丝毫缓解，他毕竟和其他人不同，还有一座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压在身上。可以说，因为摩天大楼这场“大跃进”，杜林祥的抗风险能力是所有人中最弱的。资金链已经断裂，再没有活水注入，他是挺不了多久的。

2 做企业是现金为王

纬通集团运作摩天大楼本来就是在玩以小搏大的资本游戏，哪里经得住银根紧缩的折腾。再有半年多时间，大楼就能封顶了。可宏观调控，早不来迟不来，偏偏这时候来！杜林祥已经从银行贷了三十多亿，要把这栋楼盖完，同时完成内外装饰工程，起码还得二十亿。银行已中断了贷款，施工方又一直在讨要工钱，纬通现在已经是资不抵债。

以河州新城的开发进度，这栋摩天大楼几年后起码能升值几十个亿。但正如安幼琪当初提醒的那样，做企业是现金为王。眼下要没有后续资金把楼盖完，纬通就会死得很难看。今后这座巍峨壮观的大楼，也只能收归银行名下。

能想的主意，杜林祥几乎都想过了。他甚至还请教过张清波，能否用“假按揭”的方式，再从银行弄一笔钱出来？结果张清波根本未加思考，就直接摇头否定。

所谓“假按揭”，杜林祥之前也用过。之前，纬通开发的几处楼盘销售状况并不理想，但急着用钱的杜林祥又实在不愿意低价贱卖。最后，他在张清波的帮助下，就是利用这种方法，贷出大笔资金。

如今的人们对于按揭都很熟悉，就是购房者向银行借款，达成协议后，银行就把全额购房款先打给房地产开发商。接下来，购房者再按时向银行归还借款与利息。杜林祥当初就钻了政策空子。他找来几百张身份证，里面大多是公司员工以及他的亲戚朋友。然后以这些人的名义，高价买入纬通集团开发的楼盘。当然，买入方式是采用按揭，这些人先去银行办理借贷手续，之后银行就将购房款直接打给纬通集团，杜林祥再负责每月向银行归还按揭贷款。这种俗称“假按揭”的方法，等于让纬通拿到了一笔低息贷款。

一般说来，银行在放贷时会经过细致的资格审查，很容易发现其中猫腻。可因为张清波的干预，银行各个部门大开绿灯。这笔采用违规方式弄来的钱，使杜林祥轻而易举地渡过了难关。

当时的操作很隐秘，连北京的总行都没察觉。但今时不同往日，逢此宏观调控之时，总行严控银根，就连大名鼎鼎的财神爷张清波，也只能徒唤奈何！

关键时刻，吕有顺倒没有忘记杜林祥这个朋友，也没有忘记摩天大楼这个他倾注心血的政绩。就在晚宴后的第二天，他打来电话：“银行方面是指望不上了，能不能想办法，先把这栋大楼卖几层出去？这样也能回收一些资金，解一解燃眉之急。”

杜林祥说：“我也想了这方面的办法，前天还去北京拜会了一家央企。只要他们掏钱买楼，哪怕便宜一点我也愿意出手。可真正有意向的人不多啊！”

吕有顺说：“你也不要灰心。按市场规律来说，谁在这个时候抄底，获利是最丰厚的。我相信一定会有人对这栋楼动心。先卖出去十几层楼，就能把资金链重新接上。”

吕有顺接着说：“我在电话里还跟万顺龙谈起过这事，他并没有表示拒绝。要不你明天去找他谈一下？他这几年步子迈得很稳，企业的现金流也较充沛。他是河州本地企业，对这栋楼的市场潜力应该十分清楚。另外，我也跟香港的朋友联系一下，看他们那边的企业，是否有这个意向。”

杜林祥点头说：“让吕市长费心了！”

吕有顺说：“别这么说！这栋楼是你的身家性命，也是我的心血，我一定会支持到底！”

第二天一早，杜林祥就赶到万顺龙的办公室。万顺龙正在接一个电话，他让杜林祥先在沙发上坐一会儿。

万顺龙抱着电话起码说了十来分钟。一开始还是和颜悦色，到后来，语气却是越来越僵硬。万顺龙最后说：“实话告诉你吧，现在谁家的资金都很紧张。你逼我也没用，我也没钱！按照合同约定，我下个月会把该付的钱打给你。至于其他部分，门都没有！”

放下电话，万顺龙苦笑着摇摇头：“林祥，你也看到了。天天是催债的，搞得我不胜其烦。你那里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吧？”

杜林祥说：“我那的情况比你更糟。债主都已经上门了！”想起吕有顺在电话里夸奖万顺龙的话，杜林祥心里有些不以为然。如今这年头，谁的日子也不好过，顺龙集团的资金也并不宽裕，他有实力来买楼吗？

万顺龙说：“吕市长给我打过好几个电话，希望我买下你那里几层楼。按他的话说，这叫双赢。既帮你缓解了资金紧张，我也能抄底获利。领导发句话容易，他哪里知道我们具体的困难？没错，我是很看好摩天大楼的市场潜力，但现在手上的现金的确不宽裕啊。不过吕市长既然做了指示，我也只好执行。”

万顺龙一副心不甘情不愿的样子，杜林祥只好笑了笑说：“谢谢万总啊！”

万顺龙连忙摆手：“别谢我，要谢就谢吕市长。不是他发话，我怎么也不敢打摩天大楼的主意。”

杜林祥说：“言归正传吧。咱们如果做这笔买卖，万总有什么条件？”

万顺龙犹豫了一下说：“我这边的资金也很紧张，要拿大笔现金出来也很难啊！那栋摩天大楼，一层楼大约五千平方米，要不就按一万元一平方米的价格，我买下十层楼。另外再附加一个条件，我想顺便取得这座楼十年的冠名权，以后它就叫顺龙财富中心。”

杜林祥差点没气背过去！一万元一平方米的价格，差不多就是建安成本了，再算上买地的投入，杜林祥这十层楼简直就是亏本甩卖。更要命的是，万顺龙想取得十年的冠名权，自己投入巨大心血的纬通大厦，瞬间就改名易姓叫什么顺龙财富中心。

杜林祥摇摇头：“万总，你的玩笑开大了。这样的条件，谈都没法谈。”

万顺龙叹了一口气：“林祥，我也是做地产生意的。扪心自问，这条件确实苛刻。但你也要体谅我啊，这种时候让我拿出五个亿的真

金白银，绝不是件容易的事。甚至说，最后能不能凑够这个数，我心里都还没底。要不是吕市长打招呼，我是根本不会蹚这浑水的。”

万顺龙接着说：“作为朋友，我也劝你一句。你如今的确是在赔本甩卖。但这栋楼可有好几十层，只要渡过这个难关，你剩下的楼层还能赚钱嘛。可最后真成了烂尾楼，就鸡飞蛋打了。”

杜林祥说：“不管怎么说，万总的条件，我都不可能接受。”

万顺龙说：“好吧，这是你的权利。只是到时候，你可得在吕市长那儿给我美言几句，就说万顺龙实在出不起价，买卖没有谈成。如此一来，我在领导那也好交代了。”

杜林祥僵硬地笑了笑：“这个好说。”走出万顺龙的办公室，杜林祥下意识地摇了摇头。这个万顺龙，如今显然不是阔主，甚至也因为资金问题苦恼不已。他压根就不想买楼，只不过碍于吕有顺的情面，才来勉强敷衍一阵。完全是浪费老子的时间！

送走杜林祥后，万顺龙坐在办公椅上悠闲地抽着烟。不一会儿，马晓静走了进来：“你整天没事发什么疯？叫我扮作逼债的，同你在电话里大吵一通。咱们公司的资金状况不错嘛，你用得着在谁面前装穷！刚才在你办公室里，到底坐着哪位债主？”

原来，杜林祥刚进门时，万顺龙是在装模作样地给老婆打电话！

马晓静今天火气很大，不仅因为万顺龙一大早就让她扮成债主来逼债，更因为昨晚上，马晓静原本精心准备了一番，无奈万顺龙却怎么也硬不起来，弄得大煞风景。

不知什么原因，万顺龙近来面对马晓静总是力不从心。马晓静以为他是上了年纪出现阳痿症状，给他买了许多药回来。但万顺龙心里清楚，自己是“选择性阳痿”。对着老婆，不管怎么努力，下面就是

不行。可在外边随便找一个姿色还不及马晓静的女人，又重新生机勃勃，一柱擎天。唉，学手艺是熟能生巧，怎么对女人却越熟越没感觉。

这些苦衷，自然不能讲给马晓静听。对于马晓静买来的药，万顺龙还得装模作样地每天揣在身上，然后趁着去洗手间的机会，把药丸扔进下水道。

万顺龙拉回自己的思绪，微笑着说：“刚才坐的，不是债主，是散财童子！”

把事件的来龙去脉讲了之后，万顺龙说：“今天这次见面，算是初战告捷！现在的杜林祥，肯定以为我既没有多少钱，更没真打算掏钱买楼。不过是看在吕有顺的面子上，不得已出面应付一下。”

马晓静笑了：“我记得你说过，当决定要买一件东西时，最应该做的，就是让卖家觉得，此人并不真心想买，即便最后买了，也是半推半就。这样，卖家才不敢漫天要价，买家却能坐地还钱！”

“对！”万顺龙说，“只有这样，才能让杜林祥心甘情愿地甩卖，我才能真正抄底！”

“下一步有什么打算？杜林祥今天已经拒绝你了，他还会再回来吗？”马晓静问。

万顺龙端起茶杯说：“按照正常情况，这生意已经到此结束，谈不下去了。不过，你老公是什么人，自然有办法起死回生，让杜林祥乖乖回来接受所有条件。”

马晓静叹了一口气：“林祥这人还是很厚道的，你别玩太过火！”

万顺龙说：“我这人做生意，向来不会把别人逼入绝境。与人方便，自己才会方便嘛。不过话说回来，杜林祥沦落到这个地步，也怪他自己。为了去抱当官的大腿，给吕有顺送什么政绩，贸然上马这么庞大的工程。”

万顺龙心中对于杜林祥有一股复杂的感情。他欣赏杜林祥身上那股拼劲，更感激杜林祥曾经在自己困顿时仗义出手。他曾经把杜林祥当作可以大加提携的后辈，也的确给予对方无私的帮助。但是，当看到杜林祥隐隐已有后来居上之势时，他又有些愤怒与惊慌。万顺龙绝不允许河州商界有人超越自己。如今正好有一个机会，既能大赚一笔，又可以教训一下得志便猖狂的杜林祥，何乐而不为！

马晓静说：“说到这儿我可要提醒你。今天的杜林祥，不再是当年那个土气的包工头。他的背后，可有吕有顺的支持，还有那个张清波，也和他穿一条裤子。”

万顺龙哈哈大笑：“这恰恰是杜林祥的弱点。他自以为和吕有顺、张清波是朋友，但这些吃官家饭的人，真会把商人当朋友吗？即便是朋友，可在吕有顺、张清波心中，绝对有比友情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头上的帽子与屁股下的位置。看着吧，吕有顺与张清波，最后都会成为我的同盟军。”

万顺龙点燃一支烟，自言自语地说：“杜林祥现在还有负隅顽抗的资本。但这点资本，很快就会消失殆尽！”

看着万顺龙成竹在胸的样子，马晓静知道，自己的男人很少失算，他应该有了一个缜密的计划。

万顺龙问：“你今天有什么安排吗？”

马晓静淡淡地说：“姜省长今天兴致很高，约我下午去打高尔夫。有什么话要我转达吗？”

万顺龙抬头看着天花板，面无表情地说：“没有什么，给他问声好就行。”

马晓静起身整了整衣服，就要准备离开。临出门时，她说：“还是那句话，别玩过火。杜林祥毕竟救过我们家孩子。”

3 你只是个精明的商人，不懂政治啊

电梯停在公寓顶层，周玉杰快步走了出来。这是他专门租的房子，薛名仪正在屋里等着。

脖子上的三个草莓印还是薛名仪留下的，昨晚两人抱着缠绵了好一阵，但薛名仪来了例假，始终无法切入正题。下午在办公室开会，忽然收到短信：“哥哥，我下面干净了。”周玉杰再也按捺不住，立刻开车飞驰过来。

进到屋里，薛名仪正躺在沙发上看杂志。不光下面干净了，身上也脱得干干净净。外面的天色阴沉沉的，空中还有闪电划过。薛名仪娇嗔地说：“外面的雷打得好厉害，不知一会儿下不下雨？”

“有雨，有雨。雨水马上就会滋润你的。”周玉杰迫不及待地扑了上去。从沙发、浴室，到客厅的地板上，两人一路转战。就在达到高潮那一刹那，窗外豆大的雨珠也如约而至。

后面所发生的一切，也就顺理成章。周玉杰拼命释放着身体里的激情，薛名仪也越来越主动。

周玉杰特别喜欢在做爱后思考工作，因为那时的思路特别清晰。巴西球星罗马里奥说过，要是头天晚上不跟女人在一起，第二天比赛时射门就没有灵感。对此，周玉杰感同身受。

按照事先的计划，周玉杰已经将超市规模迅速扩张，接下来就需要黄坤出手，收购周玉杰的股份。只要能够成功地套现退场，剩下的事就是躺在床上数钱了。在黄坤的授意下，河州百货集团已经同周玉杰展开接触，并初步达成收购意向。今天晚上，周玉杰又约了河州百货集团的副总刘文雄见面，商讨具体细节。这个刘文雄，堪称黄坤的心腹，当过黄坤的秘书和集团办公室主任，三年前又被擢升为副总经理。黄坤定下的事，刘文雄是不敢说一个不字的。因此，周玉杰与刘文雄的谈判，更多就是走走过场，做给外人看一下。

这时，薛名仪从浴室里走了出来。她问：“今晚吃什么？楼下刚开了一家韩国烧烤，味道蛮不错，要不去尝一下？”

周玉杰摇头说：“今晚不行，我约了人。”

薛名仪的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不嘛，人家舍不得你！”

其实，周玉杰更舍不得薛名仪。想想今晚的聚会，不过就是和刘文雄谈一些具体细节，并没有什么大事，周玉杰便决定带上薛名仪一同前往。况且，有薛名仪这样的大美女在身边，也为自己争了不少面子，最起码能让刘文雄那个徐娘半老的情妇潘燕，大大地相形见绌一番。

晚上六点半，周玉杰来到酒店。刘文雄已等候在包间内，他身边还有一位浓妆艳抹的女人，这个女人就是刘文雄的情妇潘燕。潘燕过去是百货大楼的营业员，勾搭上刘文雄后，被提升为部门经理。刘文雄的老婆为此大闹过好几次，还是黄坤出面摆平的。后来考虑到影响，潘燕主动辞职，并在刘文雄的庇护下开了一家美容院。

薛名仪一现身，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盖住了潘燕的风头。刘文雄不住点头：“周总真是好福气啊，不仅生意做得好，身边还有这样的绝代佳人。”

潘燕自然妒火中烧，便说：“小薛自然是个美人坯子，周总也是个大帅哥啊。身材魁梧、仪表堂堂，浑身上下透着男人味。”听完这话，刘文雄很不自然地盯了潘燕一眼，而潘燕却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薛名仪羞涩地笑了笑，然后很有礼貌地招呼“刘哥”“潘姐”。众人落座后，周玉杰说：“黄总回来没有？前天我跟他打电话，他还说他在澳门，而且手气不是一般地旺。我见他兴致高涨，也不便多说什么。”

刘文雄笑了笑说：“老大的手气近来真是不错，逢赌必赢。连着好几场，少说赢了几十万。他昨天下午已经回河州了。”刘文雄称呼黄坤，不管人前人后，都是叫“老大”，一副恭敬有加的模样。

周玉杰夹了一口菜，问：“那怎么今天给他打电话，一直处于关机状态？我还以为他在澳门玩得太入迷了。”

刘文雄搓着手说：“我也奇怪啊。昨天下午，老大刚到河州机场时，给我打了个电话，交代了一些工作上的事。今天我再联系他，手机也一直关机。”

周玉杰笑着说：“是不是躲在哪儿温柔乡里，风流快活去了？”

刘文雄一脸正色地说：“应该不会。老大在这方面向来很有分寸，从没传出过什么绯闻。公司上上下下的人也都很敬佩他的为人。”

周玉杰放下筷子，说：“你不愧是黄总的铁杆心腹，时时处处都在维护领导的形象。”

接下来，周玉杰与刘文雄谈起收购的事。这个刘文雄，几乎没有任何主见，凡是黄坤已经拍板的，他都会说“老大已经定了的事，我当然照办”。而一些具体细节，甚至哪怕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刘文雄还是显得很谨慎，说要待请示老大后才能回话。

晾在一旁的潘燕与薛名仪只好闲聊起来。潘燕卖力地向薛名仪推荐自己的美容院，说凡是女人去了之后，都会连声夸赞。薛名仪毕竟是个涉世未深的小姑娘，加之很少出席这类场合，因此便实话实说：“谢谢潘姐，不过我想我这个年纪还不太需要去美容院。等我上了年纪，再去麻烦潘姐。”

薛名仪说这番话并没有想太多，完全出于心直口快。然而在已入不惑之年的潘燕听来，却深深戳在痛处，一时脸色大变。周玉杰何等聪明，他回头训斥薛名仪：“你懂什么？任何年龄段的女人都有美容的必要。如今好多高中生都要去做美容整形呢。”

薛名仪意识到自己说错话，只好闭口不言。潘燕毕竟是在场面上混的女人，她很快缓过神来，笑着说：“周总说得没错。别说女人了，现在男人也要美容。我那个店里，去年新开了男士美容的项目，生意好得不得了。”

周玉杰说：“好啊，什么时候我也去美美容。到时嫂子可得给我这小兄弟打点折。”

听见周玉杰叫自己嫂子，潘燕开心地说：“那没问题！”

就在这时，刘文雄的手机响了。他掏出手机接听，没过几分钟，脸上却霎时变了颜色，握筷子的右手不自觉地抖了起来，最后连筷子

也掉在地下。挂掉电话后，刘文雄呆坐在座位上，半晌也没缓过劲来。

周玉杰发现势头不对，便弯腰捡起筷子，问道：“刘总，有什么事？”

刘文雄支支吾吾地说：“老大出事了。昨天他刚回河州，就被纪委的人带走了。唉，这可怎么是好啊？”刘文雄一拳重重地砸在桌子上，那神情简直比死了爹妈还难过。

周玉杰也惊得目瞪口呆。这出收购超市股份的大戏，自己顶多是男二号，真正的导演兼男一号可是黄坤啊！眼看戏就要到高潮，主角却出了变故。黄坤真有什么意外，超市收购的计划还能继续吗？为了达到能让对方收购的规模，周玉杰已经欠下一屁股债，此时要是接盘者抽身而去，那无异于晴天霹雳。

隔了好几分钟，周玉杰才轻声问：“因为什么事？严重吗？”

刘文雄摇摇头：“我也不知道啊！今天的饭就到此为止吧，我回去了解一下情况。周总你门路宽，也帮忙打听一下。无论如何，不管动用什么关系，都要尽快想办法营救老大。”

刘文雄匆匆离去后，薛名仪不解地问：“出了什么事，你们要救谁？看刘总那样子，就让我想到电视里，革命志士被捕入狱，党组织组织营救的样子。”生意上的事，周玉杰从不告诉薛名仪，也难怪她什么都不知道。

周玉杰无力地摇头：“你不要多问，说了你也不知道。”

接下来的几天，周玉杰到处托人找关系，打听黄坤的情况。事情渐渐清晰，黄坤是栽在了女人手上。黄坤与商场里经营化妆品的一位

女商家发生了暧昧关系。更要命的是，他们俩在黄坤的办公室里云雨巫山的情景被人拍了视频并交到了纪委。

黄坤毕竟是国有企业的一把手，出了这种事，官位肯定是保不住了。接下来，就是看纪委是否会顺藤摸瓜，查出他经济上有什么问题。所幸的是，黄坤平时人缘不错，树敌不多，并没有人要把他往死里整。刘文雄的表现也颇为仗义，几次被纪委找去谈话，他在痛心疾首之余，更是用党性和人格保证，黄坤不仅是经营企业的奇才，而且自律甚严，没有任何经济上的问题。

半个月后，处理结果下达：免去黄坤河州百货集团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的职务，接任者就是刘文雄。

对于周玉杰来说，这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接任的刘文雄既是黄坤的心腹，而且与自己也有些交情，总比新调来一个不认识的人好。他第一时间给刘文雄打去电话，表达祝贺之意。

电话那头，刘文雄口气沉重地说：“有什么好祝贺的？老大出了这档子事，我就算升了官，也高兴不起来。对了，老大已经从纪委回家了，我明天要去看望他，你有空就跟我一起去。”

周玉杰连忙点头：“好啊。”

第二天下午，周玉杰开着自己的悍马，早早等候在黄坤居住的小区外。不一会儿工夫，一辆黑色奥迪与一辆黑色别克也驶了过来。这两辆车周玉杰都认识，奥迪过去是黄坤的座驾，别克则是刘文雄的专车。

刘文雄从别克车里钻了出来，招呼周玉杰一块走进小区。周玉杰问：“刘总，你干嘛开两辆车过来？”

刘文雄说：“老大是因为个人作风问题被免职的，并没有追究刑事责任。我今天来，也是要告诉他，他不仅永远是我的老大，更是河州百货集团的老领导。他的奥迪车，以后还是他使用，出去看个病，或是到郊外旅游什么的，也方便不是！至于我嘛，还是坐那台别克。坐了许多年，都已经习惯了，不想换。”

听了这一番话，周玉杰不禁对刘文雄的人品肃然起敬。

黄坤一个人坐在偌大的客厅里。他是因为“艳照门”被免职的，妻子闹脾气搬了出去，女儿也不愿回家看望这位身心俱疲的老父。

周玉杰看见黄坤第一眼，竟有些不忍之感。这才半个多月时间啊，昔日那个威风八面的洪西百货大王，指点江山、说一不二的黄总，就变成了一个糟老头子。过去乌黑浓亮、齐整有型的发型，更是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头凌乱的白发。

如果说周玉杰还是心中唏嘘，刘文雄则是感情外露。泪水不停在眼眶里打转，他哽咽着声音说道：“老大，你的头发怎么？”

黄坤勉强笑了一下，挣扎着找回往日的风度：“没事，我不是一夜白头。只是过去头发一白就去染，现在没这个必要了，不用再整日伪装。以真面目坦坦荡荡示人，没什么不好。”

黄坤拉着刘文雄的手坐下：“文雄，你还年轻，还有大好的前程。实在不该来看我这个有罪之人。”

刘文雄说：“老大，你这是哪里话？没有你的关照，怎么会有我的今天？”

黄坤点点头：“在商场里沉浮了这么多年，一双老眼昏花，看走眼了不少人。唯独你，我没有看错啊，不容易。”

周玉杰也坐在一旁，好言宽慰黄坤。黄坤的情绪逐渐平复，他说：“也怪我一时大意，阴沟里翻了船，怨不得旁人。所幸我平时还算小心谨慎，在钱的方面没犯什么大错。要不然，就只能在监狱里过下半辈子喽。”

黄坤此言不虚。他的确不是那种吃相难看的人，就算与周玉杰的合作，也是不停谋划如何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做到不留痕迹。至于平时那些下属、商家送来的红包，他更是正眼都不瞧一下。

黄坤一脸哀怨的神情，尤其是他那句“阴沟里翻了船”，也令周玉杰觉得好笑。如今的人，都是见过大世面的，以他们的见识、能耐，其实不太容易在阴沟里翻船。只不过，在阴道里翻船的比比皆是。总归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啊！

刘文雄说：“纪委找我去谈了几次话，我都义正词严地做了声明，作为你的下属，对你的清白有充足的信心。”

黄坤僵硬地笑了笑：“谢谢你啊。”

周玉杰也插话说：“听到黄总出事的消息，当时刘总惊得连筷子都掉地上了。后来刘总也一直找关系，希望能早日营救你出来。”

刘文雄这时从皮包里翻出一摞账册，说：“老大，我知道你向来洁身自好，就是时不时手痒，爱去赌上两把。遇到运气背的时候，也难免手头吃紧。这些年，我一直分管办公室与财务部的工作，为你分忧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我也用招待费的名义，为你冲抵了不少赌账。一听说你出事，我就打招呼把这些账册藏起来了。咱们是大企业，有个两三百万的招待费用说不清道不明，外人也不会深究。”

刘文雄继续言辞恳切地说：“周总不是外人，今天我也不避讳他。现在风头过了，我就把这些账册重新拿了出来，专门交还给老

大。你想怎么处理都行。这些东西，公司里都没留底。真有人追查，也不过是财务上的疏漏，任谁有天大的本事，都查不出个所以然。”

黄坤接过账册，苦笑的脸上显得很不自在：“我过去常说，赌场得意，商场就要失意。近来手气出奇的好，总预感不是什么好事，想不到一语成谶了。文雄，你是个有心人啊。我都不知道怎么谢谢你了。”

刘文雄连忙摆手：“千万别说谢，都是应该的。老大你以前坐的奥迪，我也给你带来，这车以后还是你坐，连驾驶员我都没换。过去怎么使唤的，以后还怎么使唤，总之一切以你方便为好。”

过去的大忙人黄坤，已是门前冷落车马稀，倒是刘文雄，坐了不到二十分钟，就有好几通电话打来请示工作。黄坤见状说：“文雄你忙，就不要在我这儿耽搁时间了。”

刘文雄点点头：“那也好，老大你就好好休息。我今后有空再来看你。”

刘文雄起身准备离去，周玉杰却说：“我今天没什么事，就再陪黄总聊会儿天。”刘文雄笑着说：“这样更好。你们聊，我先走了。周总，收购超市的事，是老大之前就拍板定下的，我会尽量努力，避免节外生枝的。”

周玉杰站起身来，感激地朝刘文雄道谢。送走刘文雄后，周玉杰又坐回屋内，并从裤兜里掏出一张银行卡。他选择留下来的原因，就是要呈上这张卡，表达自己的心意。

按理说，今日的黄坤，利用价值已大大降低。不过，当初杜林祥信守承诺，向周志斌支付佣金，以及后来善待卓伯均赢来好评如潮的事，却启发了周玉杰。感情投资，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收益。再看到

刘文雄对于黄坤毕恭毕敬的样子，周玉杰认为黄坤对于未来收购超市的事，多少也还有些影响力。他说：“黄总，这里面是二十万。你拿着随便用，用完了有需要，随时知会一声。”

黄坤显得有些惊讶：“如今事情还没办成，我就已经下来了。怎么能再收你的钱？”

周玉杰说：“黄总这是哪里话？朋友是朋友，生意归生意。咱们生意上没有机会合作了，朋友还得继续交。这点钱，权当给你压惊用的。”

黄坤说：“周总，我劝你还是把钱收回去。你那生意，在我看来悬得很。”

周玉杰语气坚决地说：“黄总，你要真认我这个朋友，就不要再推辞。再说了，刚才刘总不也讲，收购超市的事，他会“萧规曹随”吗？”

黄坤重重地叹了一口气：“你呀，纵然聪明过人，可终究还是年轻。你难道就看不出来，他刘文雄是猫哭耗子假慈悲，全他妈在逢场演戏！”

周玉杰说：“黄总，我看你想多了！刘总对你真是挺不错的，官场中的人，我也接触过一些，有谁像刘总这样礼敬前任！我再说句不中听的话，你都已经下来了，他也没什么必要来这演戏。”

黄坤摇了摇头：“老子有今天，全要拜刘文雄所赐。我当初真是瞎了狗眼，居然重用了这么个白眼狼。”

周玉杰一脸错愕，茫然无知地问：“黄总，你这话从何说起？我怎么一点没看出来？”

“从何说起？”黄坤没好气地说，“说来话长，我就给你长话短说吧！你知道吗？送到纪委的录像带，清晰得一塌糊涂。”

黄坤继续说：“纪委的人说了，这根本不是女人藏在包里的偷拍机拍的。当时我的办公室里起码安装了四五个摄像头。每个镜头拍摄的画面，汇集到一起，经过精心剪辑，才能达到如此的效果。”

听黄坤这么一说，周玉杰也警觉起来：“谁在办公室安装的摄像头？”

黄坤说：“应该就是刘文雄。他当过办公室主任，当时又是分管办公室工作的副总，如果不是他精心策划，其他人很难完成。还有一点，我这个人平时很谨慎，以往和那个婆娘干事，都是临时去个僻静的宾馆开房。可那天不知怎么回事，见到这个花枝招展、浑身冒香水味的女人，竟然把持不住了！”

周玉杰笑了笑：“那也不奇怪，哪个男人没有聊发少年狂的时候？”

“狗屁！”黄坤像一头暴怒的雄狮，“老子可不是色中饿鬼。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我去办公室时，发觉饮水机没水了，正巧刘文雄经过，他忙不迭地端起我的茶杯，去他办公室接了一杯水。他刚离开五分钟，那女人就进来了。我估计，这王八蛋八成在我茶杯里下了药。”

周玉杰听得毛骨悚然。真如黄坤所说，刘文雄的手段可够阴毒的。但他还是疑惑地说：“你这些毕竟只是推断，万一都是巧合呢？”

黄坤猛喝了一口茶，大声说：“还有更巧合的事。我的朋友后来告诉我，勾引我，拍下录像带的女人，竟然是潘燕的好姐妹，这女人

还在潘燕的美容院里工作过。对了，潘燕是谁，你知道吧？”

周玉杰点头说：“知道。她就是刘文雄的情妇嘛，我和她见过几次面。”

黄坤恨恨地骂道：“这个骚货，原来在百货大楼当营业员时就喜欢到处勾引男人。开始还在我面前卖弄风骚，被我轰跑了。结果刘文雄当个宝捡了去，为这事下面反应很大，还是我一手压了下来。”

黄坤继续说：“我去年就60岁了，按规定是要退休的。省市领导看见企业经营得红红火火，担心换帅引发震荡，加之我个人也去做了一些工作，因此专门批示把我作为特例，可以65岁之后再说退的事情。刘文雄小我8岁，真到我65岁时，他也没什么年龄优势了，因此才使用这些卑劣手段。”

周玉杰说：“他把你拱倒了，怎么知道自己就一定能上？”

黄坤冷笑一声：“这个刘文雄，是个笑面虎啊。平时在我面前像个龟孙子一样，其实暗地里早就在活动。加之在公司的所有副总中，他的排名最靠前。只要我出了事，上面有人稍微帮他说几句话，就能稳稳坐上这个宝座。”

周玉杰还是有些不解：“不过你出事之后，刘文雄真是四处活动找关系为你开脱，到如今对你也礼遇有加。还有，刚才他还把那些账册亲手交给你。真是他处心积虑害你，干嘛手下留情，等着你今后反咬他一口吗？”

黄坤长叹了一口气，说：“你只是个精明的商人，不懂政治啊。刘文雄这么做，正是他的高明之处。一来，他在所有人面前赚足了口碑，大家都称赞他是忠厚之人。二来，也是最重要的，他明白鱼死网破的道理，给我留条活路，也是保护他。”

“怎么说？”周玉杰问。

黄坤说：“老子真要栽了，也要拉几个垫背的，他刘文雄第一个跑不了。就说刚才那些账册，钱是我用的，但他就没责任？起码是丧失原则，没有对一把手进行有效监督。真要深究起来，他还当个屁的董事长。还有，他心里恐怕也没底，自己有哪些丑事捏在我手里，比方潘燕的事，就可以拿来大做文章。然而现在，我只是丢了官，却没有进监狱，他还把我作为老领导供奉着，连专车待遇都不变。如此一来反而令我投鼠忌器。”

“我低估了这条恶狗，活该沦落至此啊！”黄坤长吁短叹道，“刚才他说账册全交给我了，他那里根本没留底。鬼才信！他是在威胁我，真要轻举妄动，谁都没好下场。”

想想半小时前黄坤与刘文雄见面时说的那些话，什么“一双老眼昏花，看走眼了不少人。唯独你，我没有看错”“文雄，你是个有心人啊”，当真是句句都暗含机锋。

周玉杰不禁感慨，为了演戏，刘文雄眼泪都快掉了下来，而黄坤也不遑多让，一副心怀感激的样子。这两人，皆有影帝潜质。

周玉杰说：“刘文雄知道你 already 清楚他玩的这套把戏了吗？”

黄坤若有所思地摇摇头。周玉杰又问：“他还不知道？”黄坤再次摇头：“不是他知不知道的问题，而是他清楚与否已经不重要。大家都是聪明人，许多事干嘛非得说破？我如今还指望着刘总给我保留专车待遇，还要给我发退休工资，报医疗费用。而他，也指望我安分守己，别捅出什么篓子。大家心照不宣，岂不更好？撕破脸对谁都没好处！”

从刘文雄接到电话的那一刻起，周玉杰就被欺骗了。直到半小时前，他又被黄坤那千恩万谢的样子欺骗。黄坤与刘文雄，到底是什么材料做成的男人？明明痛恨对方到了极点，甚至不惜祭出下三烂的招数，可彼此还得装出一副惺惺相惜、情深似海的模样。他们究竟在骗别人，还是为了某种目的，连自己也一起骗了？

周玉杰不禁打了一个冷战，全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正在面前上演的，不知是一幕悲剧还是地地道道的丑剧？他更担心自己的生意，按照黄坤的分析，刘文雄嘴里吐出的每一个字都充满了虚伪狡诈。这个刘文雄，绝不是个萧规曹随之人，他随时会张开血盆大口扑向自己。

黄坤的情绪逐渐平复，他指着茶几上的银行卡说：“道理我已经给你讲清楚了，这钱你就自己收回去吧。我实在是无功不受禄。”

周玉杰的手指头不自觉地动了动，但又实在伸不出去。二十万送给黄坤已不会产生任何作用。但这时拿回银行卡，岂不是太小气？我周玉杰如今好歹也是有头有脸的商界名人，怎么能干出这等出尔反尔的事？

周玉杰最后狠狠心：“黄总，你这样说就见外了。我还是那句话，咱们是朋友，这些钱就是朋友间的人情往来，跟什么功不功、禄不禄的，没关系。”

黄坤忽然哈哈大笑：“感谢周总的大气。不过我要纠正你，咱们不是朋友。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将来更不会。我们的接触都是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上，失去这个基础，再谈什么朋友之道，就有些虚无缥缈了。”

周玉杰表情尴尬地说：“黄总经过这一番人生起伏，说话真是直白。”

黄坤说：“我的确帮不上你了，不过倒是可以给你出个主意。你去找刘文雄推心置腹地谈一次，不要有拘束，打开天窗说亮话。如果说我是伪君子，刘文雄就是真小人。真小人应该比伪君子更容易对付。无非是钱和女人，只要许以重利，他会动心的。再说了，咱们前期谋划这么久，已经快把这个局做成了，他此时接手，等于捡个落地桃子，何乐而不为？”

周玉杰重重地点了点头，起身告辞。

4 大家都是讲规矩的人，好多事就简单了

在黄坤家里，周玉杰把手机调成了振动。下楼后翻开一看，有一个未接来电与三条短信。其中两条短信都是垃圾广告，剩下的一条短信与未接来电显示的是潘燕的手机号码。潘燕在短信中说：“不是说来美容院照顾姐姐的生意吗，怎么一直没联系，打你电话也不接？”

这个又老又风骚的女人，还惦记着这事。正好，在和刘文雄正面交锋前，先去潘燕那里进行一下火力侦察。他拨回电话，热情地说：“不好意思，潘姐，刚才没听到你电话。这会翻开手机一看，就迫不及待地打给你了。”

潘燕笑着说：“没事。我就是问问你，什么时候有空来我店里，做做男士美容，我们这儿新引进了一个项目，顾客反响很不错，你可以来试试。”

周玉杰说：“我是一直想来啊，可就是没胆子。”

潘燕好奇地问：“你怕什么？”

周玉杰说：“我怕刘总金屋藏娇，要是贸然侵门踏户，他老大哥会不高兴，那就罪过罪过了。”周玉杰不仅一表人才，更是对付女人的高手。他知道，大多数女人对于粗暴的性骚扰是相当反感甚至愤怒的，但对于男人献上的赞美甚至是适度挑逗，女人们却很受用。

果不其然，潘燕笑呵呵地说：“你这个小弟弟，一天到晚不老实。到姐姐这儿来做正规男士美容，有什么担心的？”

周玉杰说：“那好，潘姐发了话，我这就过来。”他发动汽车，朝潘燕的美容店驶去。

驾驶着汽车，周玉杰也在回味潘燕刚才的话：“你这个小弟弟，一天到晚不老实”，这句话怎么越听越不是个味！明明想挑逗别人，反而被别人挑逗了一番。唉，不想连我周玉杰这样的老手，也有吃亏的时候。

很快，周玉杰已经把车开到了美容院门口。潘燕的美容院是加盟一家国内知名美容品牌的，论地段、装潢，在河州皆属一流。潘燕正坐在大堂的沙发上，见周玉杰到来，便热情地起身迎接：“周总可是贵客。你这一来，小店蓬荜生辉。”

周玉杰说：“潘姐，你这可不是小店。河州的美容院可没几家能赶上这水准。”

潘燕笑着说：“周总对河州的美容院很熟悉嘛。你那位小薛姑娘可是不怎么去美容院的呀。看来你这个花花公子，还经常陪别的美女去美容院。”

周玉杰知道自己说漏了嘴，便转圜道：“我也是个爱美之人，就不能去做做男士美容。”

潘燕说：“吹牛吧！男士美容在河州可没几家，我这算是引进男士美容较早的，也是去年年底才开始做。周总，偌大的河州城，还真没有那么多男士美容店供你去逛。”

周玉杰尴尬地笑了笑，说：“潘姐，你就别一口一个周总，叫得我怪不自在。就像刚才在电话里那样，叫我小弟多亲切。”对付这种熟女，有时也不妨用撒娇来为自己解围。

潘燕开心地说：“好，小弟。今天做个什么项目？我这儿可有好几种套餐。”

周玉杰的心思根本不在美容上面，他说：“听潘姐的安排。”

潘燕说：“以你的身份，怎么也要做个顶级的。做一次一千九百九十九元，用的都是纯进口材料。今天姐姐给你打对折，就收一千元。”

周玉杰爽快地说：“好啊。”

周玉杰换上美容院特制的养生衣，走进装修考究的包间。一位二十多岁的靓丽少女随后走了进来，手上还抱着一大堆美容用品。少女给他先做全身按摩，再用蒸馏水为周玉杰清洗面部，然后将一种黑乎乎的东西涂在周玉杰脸上。

接下来的程序却被周玉杰叫停了，他对少女说：“去把潘姐叫进来，就说我有事找她。”

两分钟后，潘燕走了进来。周玉杰说：“今天来，一方面是做美容，另一方面，也有些事要请教潘姐。”

潘燕说：“什么事？”

周玉杰说：“前几次我和刘总谈收购的事，你也在场，具体的情况都清楚。现在刘总已经扶正当了一把手，拍板权就在他手上捏着。潘姐觉得，接下来的生意，不会有什么障碍吧？”

潘燕微微一笑：“你们男人们的生意，我一个女人家哪里知道？”

周玉杰说：“潘姐可不是普通女人，这次刘总能扶正，可少不了你这个贤内助。”周玉杰的话点到为止，他相信以潘燕的精明，能够品出其中味道。

潘燕说：“小弟你谬赞了。老刘的贤内助可是他夫人，轮不上我。不过依我看，老刘是个讲规矩的人，只要什么事都按规矩办，自然好说。”

“这个当然。”周玉杰说，“不仅对刘总要讲规矩，对潘姐你，我也会讲规矩。”

潘燕用手拍了一下周玉杰涂满黑泥的脸庞：“小弟，懂规矩就没难事。”

在周玉杰看来，潘燕的这个举止颇为轻佻。几次接触下来，周玉杰已经发现，即便作为情妇，潘燕也绝不是一个甘守妇道、从一而终的情妇，怪不得黄坤怒骂她是骚货。对这种高龄荡妇，周玉杰是不感兴趣的，再说，这毕竟是刘文雄碗里的肉，为了做成生意，套套近乎、拉拉关系可以，真走到那一步是决计不行的。

但现在也不能把人家轰出去，周玉杰只好违心地说：“潘姐，你这拍两下，比刚才那个小妹按摩的舒服多了。”

潘燕似乎并不领情：“鬼扯，刚才给你按摩的可是我店里最年轻漂亮的姑娘。哪像我，老气横秋的。”

周玉杰奉承说：“可不能这样说。女人二十岁是桃花，鲜艳但不够味道；三十岁是玫瑰花，妩媚性感；四十岁是牡丹，华贵端庄。潘姐你正是玫瑰与牡丹交相辉映的年华，最有女人味。我们刘总可是好福气啊。”

潘燕今年44岁了，比周玉杰足足大出好几岁。以她这年龄，牡丹都快开谢了，更扯不上什么玫瑰。不过从周玉杰嘴里吐出的话，总能讨女人欢心。潘燕说：“你逗女人还真有一套。那五十岁的女人是什么花？”

“兰花啊，清香淡雅。”周玉杰说。

潘燕接着问：“六十呢？”

周玉杰撇撇嘴：“棉花，令人温暖。”

潘燕扑哧一声笑了起来：“你的名堂真不少。既然如此，你们男人干嘛结婚时都去找桃花，不去找玫瑰？”

周玉杰说：“那是受到社会观念、生理结构的影响，一定程度束缚了人们的欲望。不过你知道吗？每个人都有命中注定的结婚年龄，而且还可以算出来。”

潘燕来了兴趣：“快说说，怎么算？”

周玉杰嘴角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说：“你在1到9之间，选定一个你认为最有意义或是最吉祥的数字。记住，选好后默默记在心里，不要告诉任何人，连我也不要告诉。选好了吗？”

潘燕思考了一会，说：“想好了。”

“好！”周玉杰说，“你把这个数乘以三，然后再加三，然后再乘以三，就会得到一个数。你把这个数的十位、个位相加，又会得到

一个数。之后你加个三十，再减去和你发生过性关系的异性数量，就是你命中注定的结婚年龄。”

这一席话，简直把潘燕绕晕了。但她的兴致却异常浓厚，她说：“我从小数学就差，你别急，我去拿个计算器进来。”

经过好一阵计算，潘燕面露疑惑地说：“不对呀，我的命中结婚年龄怎么是15岁，这也太小了！”

周玉杰躺在床上，一本正经地说：“这说明你是古典气质的美女。古人二八芳龄就要出嫁，不就是十五六岁。”

潘燕自言自语地说：“你这准吗？”

“准，准得很。”周玉杰口中念叨着，心里却骂道，这他妈哪里是不守妇道，简直就一烂货。

这道数学题，还是大学时，周玉杰从室友那里学来的，他将其称为数学界的贞操宝典。这里面有隐藏着一个有趣的数学规律，不管从1到9选择任何一个数字，乘三加三再乘三，最后个位十位相加，得到的都是同一个数字：9。比方你选1， $(1 \times 3 + 3) \times 3 = 18$ ，将18的个位、十位相加，正好是9；你要选择4， $(4 \times 3 + 3) \times 3 = 45$ ，将45的个位、十位相加，还是9；你选择9， $(9 \times 3 + 3) \times 3 = 90$ ，将90的个位、十位相加，依旧是9。因此，不管你隐藏在心中的秘密数字是多少，都不影响答案。

9加上30等于39，减去发生过性关系的异性数量，潘燕得到的答案是15。那就意味着，潘燕已经和24个男人上过床，这不是烂货，又是什么！

当年，大学室友告诉周玉杰时，说的还不是加30，而是加20。那时的人比较保守，性伴侣大多在个位数，用29去减，得出的大多是

25、26，稍微过分一点的不过22、23，也还符合常理。后来社会逐渐开放，周玉杰发现再去加20，往往测出的结婚年龄都是十多岁，因此他自我创新，将原题的加20变成加30。

不过潘燕的答案还是令他吃惊！所幸没叫这女人加20，不然测出的结婚年龄就是5岁，这不成了娃娃亲，滑天下之大稽。江小洋也欺骗过自己，说交往过两个男朋友，并只和其中一人上过床。但最后的测试结果，江小洋之前和四个男人上过床。周玉杰并不在乎这些，只把它看成善意的谎言。不过有些思想保守的人却接受不了，据说有对结婚超过十年的夫妻，做了这道测试题后，最后竟分道扬镳。

在周玉杰看来，当今社会，女人能守住杨八妹的底线都不算太过分。从杨八妹到十三姨这个区间，应当归于开放型。到了十八罗汉，就得亮警灯了。像潘燕这种经历过二十四节气的，就属于万棒丛中过、片草不湿衣了。对于她来说，禁果已经跟苹果差不多，任何一个男人都可能是坐在树下的牛顿。

当然，时代再怎么进步，女性的开放程度还是大大逊于男性。对于周玉杰这种曾经嗜嫖成性的男人，测试答案只能是无解。因为他实在记不清，该减去多少了。是170、280还是340，真不知道！

周玉杰翻起身来，说：“潘姐，今天先到这儿吧。我明天就去找刘总谈，你也帮我敲敲边鼓。事成之后，我一定送你一家美容院。”

潘燕抬起头，以一种挑衅的目光看着说：“说话算数？”

这种挑衅目光带有挑逗的味道，久经风月的周玉杰下意识伸出手，本想去拍拍对方脸蛋，最后还是克制住。他拍着潘燕的手臂说：“好姐姐，放心吧。我说话算话。”

第二天一早，周玉杰来到刘文雄的办公室。刘文雄还是坐在自己原来的副总办公室，只不过把标牌换成总经理办公室。黄坤留下的那间宽大豪华的办公室，刘文雄已经下令略加修饰后，改造成会议室。

一位姓牟的办公室副主任正在刘文雄办公室汇报工作。见周玉杰称赞刘文雄不改简朴作风，便附和说：“我们老大就是重感情，他说黄总对企业的发展是有大功劳的，如今因为个人原因离开，企业员工对这位功臣依旧要有感恩之心。如今像老大这样对待前任的领导，可真少见！公司上下都在称赞……”

这才几天时间，刘文雄就变成众人口中的“老大”了。翻脸的速度比翻书还快。只见刘文雄挥手打断了牟主任的话：“我们企业不鼓励马屁文化。”刘文雄的声音并不大，更有趣的是他的表情，没有平时训斥下属时的疾言厉色，反而是一副和蔼可亲的长者模样，嘴角还洋溢着笑容。

这种表情十分滑稽，但又随处可见。拍马屁与散漫懒惰、无组织无纪律等，的确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领受批评的待遇也有天壤之别。受到“训斥”的牟主任，笑得更加谄媚，不住点头说：“是，是，老大这种谦虚的态度，更值得我们学习。”刘文雄也回报以更和蔼的语调：“好了，没什么事先出去吧，我和周总谈点事。”已经四十出头的牟主任，就像一个领到糖果的小屁孩，蹦蹦跳跳地走了出去。

刘文雄亲自合上门，转头说道：“这些人，不懂我的苦心。老大是我的恩人，也是企业的英雄，留下他的办公室，就是为了营造一种尊重英雄、鼓励英雄的文化氛围。另一方面，教训也十分深刻啊。一位功勋卓著的企业领导者，就因为个人私生活，最后狼狈去职，我也

希望公司上上下下的人都引以为戒，以后扎扎实实干事，堂堂正正做人。”

真扯淡！那个对你有知遇之恩的老大，不就是因为挡了你的上升通道，被你下三烂的手段搞下去的嘛。也许，你还以为我周玉杰蒙在鼓里，编一套说辞混淆视听，尚在情理之中。可什么引以为戒就不要说了吧！你那个徐娘半老的情妇，我都见过无数次了，还扯什么堂堂正正做人。周玉杰听到后不免这样在心里咒骂着。

他转念一想，也就释怀了。美国思想家托马斯·潘恩说过，一个人，如果极力宣扬他自己都不信的东西，那他就是做好了干任何坏事的准备。像刘文雄这种满口胡言乱语，以图欺世盗名的人，是不会有道德底线的。接下来，两人只需要谈利益。或许黄坤没有说错，刘文雄是个更容易打发的真小人。

周玉杰清了清嗓子说：“刘总，收购的事前段时间我们已谈过多次，不知什么时候能定下来？”

刘文雄说：“我昨天不就说过，一切还是按老大定下的原则处理，不会有什么变化。只是你也知道，现在整个经济都面临宏观调控，企业的资金不宽裕，具体过程中难免会拖沓一些。”

这种模棱两可的场面话，显然无法令周玉杰满意。周玉杰压低声音说道：“刘总，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收购完成后，我为你准备了一笔不菲的佣金。因此，这单生意对于我们大家，都是双赢。”

“10%。”周玉杰加重语气说，“佣金就按收购金额的10%计算，这个价格刘总还满意吧？”

“这样不太好吧？”刘文雄一副为难的样子。

周玉杰说：“这有什么？不过是商场里的规矩。刘总你既然帮了忙，我当然得有所表示。实不相瞒，以前和黄总，也是按这种模式运作的。”

钱实在是个好东西！周玉杰亮出底牌后，刘文雄也收起了自己的官腔，他一边敲着桌子一边说：“周总，实不相瞒，对于这桩收购，外面的议论不少。下面一些员工甚至把告状信寄到国资委去了，说这里面有猫腻。现在我刚坐上这个位置，有些事不能做得太明显。因此，这桩收购案我原本是打算拖一段时间的。”

刘文雄终于肯实话实说了，这就好办多了。周玉杰说：“刘总，咱们之间不必见外。有什么事你尽管吩咐，我一定想方设法办到。”

刘文雄说：“钱这东西，大家都想赚，但关键是把风险降到最低。你和老大当初谈的收购价是三亿七千万，实话实说，这个价格实在不便宜。现在如果咱们之间来谈，你能把价格降一降，好多事就方便了。”

刘文雄继续说：“你也知道，像我们这种国有企业，不差钱。关键是钱花出去，得有个能站住脚的说法。收购周总的企业是我上一任就确定的事，我现在不过是顺水推舟。如果在我手上还能把收购价格往下压一压，那各方面都好交代。”

周玉杰为难地说：“刘总，三亿七千万的价格，我已经是赔本甩卖了，再降就是跳楼价了。”

刘文雄说：“前期的谈判我也参与了，我知道你周总还是有降价空间的。另外，老大与老大也不一样啊。如今公司的人也叫我老大，但我心里清楚得很，我同黄坤可不一样。他是开国之君，咱们这企业就是在他手上发展为洪西百货界霸主的。我没有他那样的威信，许多

事不能一个人说了算。周总在价格上让一步，我有许多工作也好做。”

这几句应该是刘文雄的大实话。他既垂涎高额的佣金，更盘算着如何不担风险地落袋为安。周玉杰思忖了一阵，说：“好，就按刘总说的办。”

刘文雄笑着说：“周总的确是个爽快人，我就喜欢和你这样的人打交道。别说我了，就连潘燕都对你赞不绝口。她知道你今天要过来谈生意，还专门给我打电话，让我一定要关照你。”

这个刘文雄，真是贪得无厌！自己的佣金搞定了，还不忘帮情妇索要好处。他的意思很清楚，潘燕也为这事出了力，你小子的承诺可别忘了。

周玉杰马上说：“这件事成了，我是忘不了刘总与潘姐的。潘姐那边，我会按规矩办。”

刘文雄点点头：“大家都是讲规矩的人，好多事就简单了。”

这次谈话之后，收购程序便正式启动。河州百货集团组建了专门的团队，进驻周玉杰的公司进行财务审核。对于这些小鬼，周玉杰也少不了一番打点，但他更清楚，真正具有关键作用的，还是刘文雄这尊菩萨。连着好几个礼拜，他把刘文雄当衣食父母供奉着，陪着刘文雄夜夜笙歌。

如果说黄坤好赌，那么刘文雄就是不折不扣的色中饿鬼。自从跟薛名仪在一起后，周玉杰收敛了许多，曾经长达四个月没去夜店沾荤。如今为了陪刘文雄，他不得已重操旧业。周玉杰与刘文雄不仅在河州的夜总会里放浪形骸，甚至还飞去外地风流快活。周玉杰曾经自诩是个浪子，但跟刘文雄一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许多隐秘快活的

场所，周玉杰过去还不知道，许多千奇百怪玩法，周玉杰也是沾刘文雄的光，才算开了眼界。

花酒喝了两个多小时，刘文雄决定要离开了。周玉杰自然是恋恋不舍，就连几位美女也一致挽留：“老板，前戏刚要尽兴，正事还没干呢。就让姐妹们今晚好好陪陪你吧！”

刘文雄却连连摆手：“今晚很开心了，下次再来吧。”出门后，刘文雄拍着周玉杰的肩膀说：“找个女人压在身下，有什么意思？老弟，咱们这才是喝花酒的最高境界。”

意犹未尽的周玉杰，此时倒对刘文雄有些另眼相看。此人不光只是一个阿谀奉承的无耻之徒，最起码他对自身的控制力就远胜常人。在今天这种氛围之下，很少有男人能全身而退。

5 周玉杰不愿意走吕不韦与胡雪岩的老路

回程的车上，周玉杰又提起收购的事：“刘总，不知程序走完没有，什么时候能正式签署合同？”

刘文雄不紧不慢地说：“中间有些细节还要完善一下。去进行财务审计的人汇报说，你们公司的现金流很紧张，甚至有些亏空还很大。”

周玉杰解释说：“现金流的确紧张，但作为一家快速扩张的企业，这些情况都是正常的。如果不是勒紧裤腰带来发展，也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开那么多分店。”

刘文雄叹口气说：“你说的固然有道理，但我们真要收购了，后续工作肯定轻松不了。财务部上周提交了一份报告，说就算收购花三

亿五千万，后面起码还得再准备两亿，才能让企业走上正轨。”

周玉杰说：“几个亿嘛，对于你们这种大公司，算不得什么大事。再说了，你们如果自己投资去开超市，要发展到现在这种规模，肯定不止这么点钱。”

刘文雄点点头：“当初也就是看中你们企业的发展势头以及市场占有率，才愿意出高价收购的。细节上的问题，你也不要太担心，我回去做做几位副总的工作，应该问题不大。”

有了刘文雄的保证，周玉杰悬着的心稍微放了下来。他说：“刘总，明天就是周末了。天气这么好，我们一起去郊外吃点农家菜，顺便还能垂钓一番。”

刘文雄开心地说：“好啊。最好把你那位小薛姑娘也带上，我对她印象很深刻。你老弟不要总是金屋藏娇嘛。”

周玉杰的神经一下子又紧绷起来，他不明白刘文雄这句话，究竟是随口一说还是意有所指，周玉杰说：“小仪明天恐怕来不了，她要去学校补习。”

刘文雄面无表情地说：“这样说来就太遗憾了。”

下车时，周玉杰又追问了一句：“刘总，你所说的这些细节问题，大概什么时候能处理好？”

刘文雄淡淡地说：“大家都按规矩办事。你那边处理好了，我这边就不会有问题。”

周玉杰陪着笑脸说：“佣金不会有问题，甚至连汇款与洗钱的渠道，我都安排好了，不会有一丝一毫的纰漏。”

刘文雄说：“好，大问题解决了，还要注重细节。细节中藏着魔鬼啊！”

周玉杰一个人开着宽敞的悍马，行驶在灯光昏暗的小路上。“细节中藏着魔鬼”，他反复咀嚼着刘文雄的这句话。所谓大问题，指的当然是10%的佣金，以及承诺给潘燕的好处费。什么是细节呢？恐怕不是财务亏空与现金流紧张，所有这些，都不应当成为问题。刘文雄口中的细节，莫非就是薛名仪，这个令自己魂牵梦萦的女人。此刻，他终于见识了刘文雄张开的血盆大口。

周玉杰的肠子都快悔青了！那天晚上，如果不带薛名仪与刘文雄见面，什么狗屁细节都不会存在。可当初，哪里知道刘文雄能挤走黄坤独揽大权，又哪里知道刘文雄会盯上自己的心肝宝贝？

美女还是江山？周玉杰陷入两难。他在这个项目上已经押下了自己的全部身家，他绝对不能功亏一篑，在眼看即将大功告成时和刘文雄决裂，从而让长久的努力化为泡影。难道就这样将薛名仪送上刘文雄的床榻？周玉杰一想到刘文雄得意地将薛名仪压在身下恣意狂荡时，就有一种号啕大哭的冲动。

车窗外的夜景如烟云般散去，周玉杰目光呆滞地看着前方，内心交战，莫能自决。他想到了吕不韦与胡雪岩，一个是权倾天下的强秦宰相，一个是富甲一方的红顶商人。为了自己的事业，他们都不惜将心爱的女人送上别人的床榻。为了笼络异人，吕不韦慷慨地舍弃了赵姬。为了示好两江总督何桂清，胡雪岩也把爱姬小翠奉上。他们最后都取得了辉煌成就，周玉杰，你今天要“效仿先贤”吗？

但周玉杰下不了决心！如果是其他女人，他不会有一丝一毫的犹豫，即便是与自己共患难的江小洋，或许他最后也会动摇，大不了事成之后用名车豪宅作为补偿。可偏偏是薛名仪，这个自己生命中最看

重的女人。他在这个女人身上，第一次找寻到爱情的滋味。难道眼睁睁看着若桃花般鲜艳的心爱女子，被刘文雄这个糟老头儿糟践？

周玉杰又想起了吕不韦与胡雪岩，这两个付出了青春、热血、理想、爱情的奇男子，最后换回了什么？除了旁人艳羡的功名富贵，还有亲生儿子的一杯毒酒，还有众叛亲离中的孤独终老。吕不韦在饮下毒酒的那一刻，胡雪岩在杭州郊外的茅草房里贫病交加时，可曾为当初的决绝而悔恨？他们，原本有资格拥有自己的幸福人生。

周玉杰更有一丝侥幸，我还不到山穷水尽的时刻。应该还有办法制止刘文雄邪恶的念头！哪怕最后与刘文雄决裂，自己或许依旧有能力力挽狂澜！

周玉杰猛地掉转车头，直奔潘燕的美容院。

见到潘燕后，周玉杰抱歉地说：“潘姐，不好意思这么晚还来打扰你。”

潘燕坐在办公椅上，笑吟吟地说：“你是我盼都盼不来的贵客。有什么事，直接说。”

周玉杰整理了一下思绪，说：“还是关于收购的事。靠着刘总与潘姐的关照，这件事原本进展很顺利。可刘总今天忽然提出一些细节问题，让我摸不着头脑，所以跑来跟你请教一下。”

潘燕好奇地说：“什么细节？”

周玉杰说：“刘总今天谈到了现金流的问题，我认为这其实不是什么大问题，不用太上心。刘总还说明天吃饭时，叫我们家小仪一块去。但小仪对公司的情况并不了解，她搅和进来对生意没多大帮助。”

周玉杰加重语气说：“我是没辙了，只能求助于潘姐。这事如果成了，小弟我不会忘记姐姐，之前的承诺我会加倍兑现。”

周玉杰的话说得很委婉，但以潘燕的精明一定能听懂。在周玉杰看来，潘燕是唯一一根救命稻草。这个女人对于刘文雄的影响力是旁人难以望其项背的。更关键的是，潘燕是个女人，她此时理应与周玉杰站在同一战壕。

令人意想不到的，潘燕扑哧一声笑了：“小弟，你讲话怎么也文绉绉的？直接说，我们家老刘看上你们家小薛，你到我这儿搬救兵来了。”

周玉杰尴尬地笑了笑：“潘姐就是快人快语。”

潘燕面无表情地骂道：“这个刘文雄，真是狗改不了吃屎，一把年纪还惦记人家小姑娘，也不知道害臊！”

周玉杰赶紧劝道：“好色是男人的天性，这也没什么。潘姐你看开些，咱们还是要想办法把生意做成了，这样大家都能有好处。”看到潘燕的气愤，周玉杰既高兴又担忧。高兴的是自己的挑拨离间发挥了效果，担忧的则是潘燕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让潘燕与刘文雄吵个底朝天可不是自己的初衷，周玉杰希望的，还是潘燕出面把这个死结解开，所有人都不撕破脸。

“现在你有什么打算？”潘燕问。

周玉杰说：“还是希望潘姐出面，把这事儿转圜一下。大家出来混，总归是求财，没必要为了一些小事，妨碍大伙发财。”

潘燕说：“我出面有什么用？一只发情的老狗，缠上了一个小骚货，旁人拉都拉不开。”

周玉杰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你骂刘文雄是老狗我管不着，干嘛扯上薛名仪？他强忍着没有发作，继续说：“现在只有你能想办法劝劝刘总，真把事情做绝了，对大家都没好处。”

潘燕盯着周玉杰，说：“看来你是真喜欢这个小妮子！据我所知，这些老板们把自己包养的情妇、二奶甩出去，往往眼都不眨一下。”

周玉杰无奈地说：“有首歌唱得好，女人何苦难为女人？”

潘燕挤出一丝笑容：“我可没难为她，是刘文雄那个王八蛋难为她。再说了，你真要告状也找错了人。我又不是刘文雄的老婆，要管也轮不上我。”

周玉杰说：“潘姐，你就不要说风凉话了。现在我可只能指望你了！在刘总心中，你的分量可比他那个老婆高出一大截。”

“别给我戴高帽子。”潘燕细声细气地说，“现在我跟刘文雄家里那个黄脸婆，还有他工资卡里的薪水，都是享受同等待遇。刘文雄一年半载也难得碰我一回。我跟他现在还在一起，更多是事业上的合作。”

潘燕的这番话应该是发自肺腑。别看她提起刘文雄的老婆，一口一个黄脸婆，自己也是徐娘半老。刘文雄整日穿梭在鲜花丛中，对潘燕想必也提不起太多兴趣。说起事业上的合作，潘燕倒是个厉害角色。黄坤的落马，这女人就出了不少力。

潘燕埋怨道：“你自己金屋藏娇多好啊，干嘛把这么漂亮的一个姑娘带到刘文雄面前？”

周玉杰也是长吁短叹：“我哪里知道会是现在这种局面？”

潘燕说：“现在你谈的可是几个亿的大买卖。我劝你也要以事业为重，不要儿女情长。天涯何处无芳草，为了一个女人，就把到手的几个亿拱手送人，可不是明智之举。”

周玉杰不解地问：“潘姐的意思是？”

潘燕说：“刘文雄这个人我清楚，发起情来可是不择手段。其他的事我还能说上话，这种事我也没辙。一个男人，尤其是干大事的男人，不要那么儿女情长。有些事要拿得起放得下。就说我美容院里的几个漂亮小妹，还不是被刘文雄勾搭上床了？我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咱们这样的人，犯不着为这种事生气！”

周玉杰惊得目瞪口呆，半晌回不过神来：你潘燕好歹也算刘文雄的情妇，怎么对刘文雄在外面乱搞女人的事，完全不放在心上，甚至反过来劝我看开一点？薛名仪可不是你美容院里的小妹，不是刘文雄想睡就能睡的。

周玉杰强压下怒火，说：“潘姐说得没错，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就盯上一个女人。刘总看上其他什么女人，哪怕就是明星，我也花钱去弄来。但实在不需要从我手上横刀夺爱。”

潘燕说：“你们这些男人，我真是搞不懂。看上一个女人，就跟着迷了一样，魂不守舍的。问题是刘文雄看上的不是别人，就是那个姓薛的骚货。不瞒你说，那天吃饭之后，刘文雄就对那骚货赞不绝口，恨不得一口生吞下去。”

周玉杰终于忍耐不住，说：“别一口一个骚货。”

潘燕说：“哟，看不出来小弟还是个情种。反正这事我是帮不上忙，怎么抉择你看着办吧。”

周玉杰已经心灰意冷到极点，他知道这一趟算是白来了。他没有料到，刘文雄与潘燕竟然是这种关系。周玉杰甚至怀疑，美容院里的那几个小妹，根本就是潘燕送给刘文雄的。唉，古时候皇后不是还得忙着为皇帝选妃吗？潘燕这种首席情妇，为刘文雄物色一些年轻貌美的女人，想来也不是什么怪事。

周玉杰缓缓起身，说：“算我没来吧。”

潘燕笑着说：“别灰头土脸的，既然来都来了，要不做个男士美容？今天姐姐给你买单。”

潘燕脸上涂着很厚的粉底，在灯光下一笑，眼角的皱纹瞬间无处遁形。“就你这衰样，难怪刘文雄不碰你。也不知道你睡的那二十四个男人都是怎么被你勾搭上的？”周玉杰在心中骂道。他摇摇头说：“改日吧，今天太累了。”

潘燕站起身来，说：“好吧。你是大忙人，平时工作辛苦，就早点回去休息吧。”随着她一起站立起来的，还有一双巨大的乳房。这对乳房胀鼓鼓的，堪称潘燕身上唯一傲人的资本。

周玉杰蹂躏过的乳房不知有多少了，按说潘燕这种已入不惑之年的女人，是挑逗不起他丝毫性趣的。然而今天，一股邪恶的念头却瞬间被点燃。与其说是对潘燕施暴，不如说报复刘文雄。

如果是其他女人，周玉杰或许还有所顾忌，但对于潘燕实在没这个必要。通过那道数学题，他清楚知道这个女人的底牌。一个睡过二十四个男人的女人，不会在这方面还那么保守吧！况且潘燕对于自己，也流露出许多好感。想想自己这样的帅哥，真要委身从贼，也是便宜了这个婆娘。

周玉杰笑着说：“要说休息，其实哪儿都一样。就是不知姐姐这里留不留客？”

潘燕说：“留啊。我这房间多得是，你随便挑一间睡。”

周玉杰说：“我去睡了，姐姐你呢？”

潘燕有些生气地说：“我一会儿当然回家了。你少流里流气的，在我面前放规矩一点。”谁也不知道，潘燕的生气是发自内心还是那种欲迎还拒的手腕。

周玉杰也不去想那么多，冲上去一把搂住潘燕：“回什么家？今晚咱们就好好休息一下。”

潘燕努力挣脱：“你快放手，再这样我就不客气了。”

周玉杰满脸淫笑：“我倒想见识一下你的不客气。”如果说，几分钟前周玉杰只有八成胜算，如今他已是成竹在胸。经验告诉他，面对这种直接的进攻，女人如果真想拒绝，就应该立即做出激烈反抗，甚至大声呼救。像潘燕这种做出一副有气无力的挣脱模样，然后细声细气地说“我就不客气了”，只能理解为前戏或调情。

有一种女人，你从不想和她慢慢变老，只想将她快速按倒，要问爱她有多深，大约就是十公分，潘燕便属于此类。对于潘燕，周玉杰没有什么挑逗的雅兴，他只想疯狂地发泄。周玉杰把潘燕重重地摔在沙发上……

大战结束，潘燕一丝不挂躺在沙发上，手臂紧紧搂住周玉杰说：“别看刘文雄这个死鬼现在不怎么碰我了，前几年可被我玩得大呼过瘾。”

周玉杰好奇地问：“怎么一种过瘾？”

潘燕一脸骄傲地说：“当时我还没离婚，就把刘文雄带回家里大战三百回合。中途，我还叫一个楼下的搬运工拿着钥匙来家里开门。我在床上惊叫，说我那死鬼老公回来了，刘文雄顿时吓得屁滚尿流。我特别喜欢看男人被捉奸时惊恐异常的样子，真他妈过瘾。刘文雄知道真相后，先骂我是个疯子，可最后也感叹全身爽透透。”

这都是些什么人？在周玉杰看来，刘、潘二人已经超出淫荡的范畴，要归为变态了。但周玉杰也在问自己，要哪个女人这么玩一次，让自己体验一回被捉奸的滋味，到底做何感想？自己会感觉到爽吗？他不敢想下去。说不爽，似乎不是真心话；承认爽，那自己是否也有些变态？抑或，每个人心中，都潜藏着某种难以捉摸的本能？

周玉杰想不清楚答案，甚至不想找到答案。只是后面有两次，他竟不自觉地约潘燕去宾馆，酣畅淋漓地大战一番。他爱上潘燕了吗？呸！同这个女人谈爱情，是对爱情的亵渎。潘燕真有闭月羞花之容？那更是扯淡，坍塌的双乳，松弛的下身，一切都已无可奈何花落去。撩拨周玉杰心弦的，或许只能是潘燕身上那无遮无拦乃至有些变态的淫荡与放纵。

周玉杰在薛名仪那里找寻着人类作为高级动物的情感。在潘燕的身体上，则尽情发泄着低级动物的本能欲望。

周玉杰每次同潘燕干完事，都不想有任何的缠绵悱恻。哪怕今天是两人的第一次，也不会例外，他匆匆起身离开。一番激情之后，他有些茫然失措之感。情场或者说欲望场里的报复已经完成，但商场里的死结却没有化解。自己，还有扳回一城的希望吗？

因为扩张的脚步太快，周玉杰的资金链异常紧张。有几处分店已经拖欠了经销商的大笔货款。遇到逼债的，周玉杰依旧保持底气十足的模样。但周玉杰自己清楚，他的底气根本就是水中花、镜中月。

这几年来，周玉杰运用独特的经营模式，大量挪用、截留经销商货款，来支撑自己近乎透支的扩张步伐。陆续开张的分店，人山人海的卖场，都是刻意吹出来的泡沫。要让这个泡沫不破，只能找到一个实力雄厚的下家来接盘。

河州百货集团就是一个理想的下家。可问题的关键是有个刘文雄卡在中间。

或许是听说薛名仪不能前来，刘文雄心中颇为不满，第二天他也没有与周玉杰去郊外垂钓。直到三天后，周玉杰才在市中心的一间茶坊里约出了刘文雄。

见到刘文雄，周玉杰焦急地说：“刘总，收购的事都谈了这么久，该有个结果了吧。”

刘文雄还是不紧不慢的样子：“我说过，还有些细节没处理好。你们公司的财务状况有些混乱，我们派去审计的人提出很多意见。要不是我力排众议，这次收购早被叫停了。”

周玉杰知道刘文雄满口都是胡说八道，但他只得耐着性子说：“刘总，咱们之间说话不要兜圈子，你有什么要小弟效劳的，不妨直说。”

刘文雄说：“周总啊，你口口声声不兜圈子，可自己却跑到潘燕那里，兜那么大一个圈子来给我传话，把简单问题弄复杂了。”

既许以重利，又陪这个老骚货云雨巫山，潘燕似乎也知恩图报，去找了刘文雄。只不过从刘文雄的口气来看，他并不为所动。潘燕说得对，刘文雄就是一只发情的公狗，其他事还好商量，对于女人的问题却绝不妥协。

周玉杰说：“有些事我处理得太急躁，刘总你不要介意。今天咱们可以打开窗户说亮话，你所谓的细节，究竟是什么？”

刘文雄笑了笑：“你是聪明人，不需要明知故问吧。该说的话我已经说了，再多说就俗了。细节问题一解决，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周玉杰沉默了一会儿，说：“刘总何必横刀夺爱？其他的女人，或者是钱，大家都好说。”

刘文雄哈哈大笑：“周总也是久经风月，怎么如此浅显的道理都不懂？钱嘛，够用就行。女人嘛，当然要相中的才行。”

周玉杰强忍怒火，把握紧的拳头松开：“你这可是难为我了。”

刘文雄说：“可不敢这么说。我就是借用一下，用后一定完璧归赵。”

周玉杰一字一句地说：“在我心中，小仪可比和氏璧珍贵多了。”

刘文雄耸耸肩：“你呀，就是不注重细节。细节中藏着魔鬼啊。”

周玉杰起身告辞：“刘总啊，细节中没有魔鬼，你才是个吸血的厉鬼。”

刘文雄坐着纹丝不动：“你还有反悔的机会，但真要过了期限，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卖。”

周玉杰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他坚信自己不会后悔。

第七章 城下之盟

杜林祥与安幼琪早有约定，谈判时杜林祥尽量不开口，有什么话由安幼琪来说。杜林祥毕竟是一把手，他要留在最后时刻出马拍板。有句古话叫作“王不见王”，如果杜林祥一上来就和贺小军直接交锋，真要谈崩了就没有转圜余地了。让安幼琪冲在前面，谈得好，杜林祥就能直接拍板，陷入僵局时，他又能出手挽回。

1 一盘残局，究竟如何收场

坐上宽敞的悍马，周玉杰启动汽车，并在空挡上重重地轰了一脚油门。但他并不急于开动，而是掏出一支烟，静静地点上。河州的天气近来很怪异。分明还是四月天，连续一周的气温却出奇的高，街上的行人纷纷换上明快的夏装，昨晚一阵倒春寒，漫天飞雨，道路泥泞，气温更是骤降十几度，早晨出来散步的老人，甚至又套上了笨重的羽绒服。

天气忽冷忽热，变幻不定，一如周玉杰的心情。为了爱情与尊严，他选择了拒绝。对于一个放荡不羁的浪子与充满血性的男人来说，爱情与尊严毕竟是太珍贵的东西。他不会后悔，但有着真真切切的后怕。一盘残局，究竟如何收场？一想到企业紧绷的资金链与那些穷凶极恶上门逼债的经销商，周玉杰不自觉地打了一个寒战。

已然落马的黄坤，厚颜无耻的刘文雄，还有那个人老珠黄却风骚异常的潘燕，这些人都不可能帮助自己。难道就这么认输吗？周玉杰不甘心！

周玉杰是个自视甚高的人，黄坤、杜林祥等人，也都称赞他是商业奇才。周玉杰名下的超市，虽然背负着沉重债务，也极度缺乏盈利能力，但这些门店毕竟占据着洪西各地的商业黄金口岸，拥有良好的品牌效应，每天还有络绎不绝的消费者上门。周玉杰依旧怀有侥幸，现在需要的只是注入大笔现金。真要引来一股活水，满池塘就会自然循环起来，企业不是没有渡过危机的可能。

周玉杰扔掉烟头，拿起电话打给杜林祥。自己毕竟还有个富甲一方的姐夫，只有指望他伸出援手了。电话接通后，周玉杰问：“三哥，你在哪？我找你有点事。”

“什么事，电话上说吧。”杜林祥的语气显得很急迫，周围的环境也很嘈杂。周玉杰说：“电话里说不清楚，还是见面聊吧。”

杜林祥说：“我现在正在香港机场，马上要飞去北京。要不这样，三天后你到办公室找我，我那时应该已经回河州了。”

周玉杰还想说几句，杜林祥却说：“先这样吧，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空姐在催着关手机。”周玉杰只好挂掉手机，驾驶着自己的座驾缓缓驶出。

远在香港的杜林祥，此刻端坐在头等舱里，随着飞机一道滑行，而后腾空而起翱翔在南中国的万里晴空之上。飞机一路向北，越过长江、黄河。当巨大的机翼出现在华北平原上空时，这架港龙航空的空客330开始进入下降通道。今天一路上遭遇空中气流，颠簸得很厉害，下降过程中，不少旅客都出现压耳的症状。本来就有些感冒的杜林祥，感觉更是难受，耳痛、耳鸣甚至开始眩晕。他睁开眼睛，吞下一颗薄荷糖，希望能缓解痛苦。

从香港到北京的三个多小时旅程，杜林祥一直微闭双眼，并特别吩咐空姐，送餐时也不要打搅他。其实，他一直没有睡着，更确切地

说是根本睡不着。坐在身边的高明勇，无论是阅读杂志还是问空姐要第二份航餐，杜林祥都瞄得一清二楚。这个自己昔日的驾驶员，如今已成为集团公司的副总监。听着高明勇狼吞虎咽发出的声音，杜林祥心中暗骂：“你小子当真不是老板！企业都这副模样了，还一点不心急，瞧那吃相倒蛮开心。”

这几个月，杜林祥的日子并不比周玉杰轻松多少。宏观调控的力度越来越大，巍峨壮观、直入云霄的摩天大楼，简直成了一把插在胸口的尖刀。银行贷不出钱，被拖欠建筑款的老板们却成群结队找上门。纬通集团如今已到资不抵债的田地，即便说破产，也不过分分钟的事情。

和万顺龙的接触，也没讨到什么便宜。人家喊出的跳楼价，是杜林祥绝对无法接受的。吕有顺听说这事后，还大骂万顺龙乘人之危。倒是杜林祥替他开脱，说如今的大环境下，哪家房地产企业的日子也不好过。那天在办公室，万顺龙也和债主在电话里吵了一通，要顺龙集团出钱买下摩天大楼的部分楼层，或许真是难为他了。听了这话，吕有顺摇着头，半晌没有说话。

吕有顺也很心急。摩天大楼是他作为市长的政绩工程。当初他力排众议，主张开发河州新城，这座摩天大楼就是河州新城的地标建筑。最后真要成了烂尾楼，他这个市长也是颜面无光。为了帮助杜林祥，吕有顺可谓不遗余力，银行的贷款指望不上，吕有顺便四处联系实力雄厚的企业，希望有人买下摩天大楼的部分楼层，这样纬通集团就能回笼大笔现金，渡过目前的危机。

这次飞来香港，就是吕有顺介绍的。吕有顺曾在香港的央企工作多年，拥有深厚的人脉。他联系到一家央企，希望对方出资买下摩天大楼的十层楼。杜林祥和这家央企的负责人在香港谈了四天，中途吕

有顺还飞过来一次，亲自协调相关事宜。央企尽管财大气粗，却也吃定了杜林祥如今山穷水尽，没有讨价还价的本钱。他们开出的一万三千元每平方米的价格，纵然比万顺龙高出不少，可还是远未达到杜林祥的预期。

正好，昨天，安幼琪从北京打来电话，说她联系到一家实力雄厚的企业，有意一口气吃下摩天大楼多个楼层，而且报价较为优惠。这段时间，杜林祥、安幼琪、高明勇等企业高管，整天都在外面找买主，北京、上海不晓得去过多少趟，最后却没有一桩生意能谈成。电话里，杜林祥都有些心灰意冷：“这事靠谱吗？别到时又空跑一趟。”

安幼琪语气激动地说：“买主的意向很强，而且还专门派团队去河州考察了一个礼拜，对河州的市场环境，还有摩天大楼周边的配套情况，可谓如数家珍。他们董事长说了，就希望请你来北京谈一次，只要各方面条件合适，很快就能签合同。”

杜林祥顿时重燃信心，说：“我明天就飞过来。”

飞机徐徐降落在首都机场。这趟航班没能停靠在廊桥边，所有旅客只得坐摆渡车去候机大楼。杜林祥毕竟是头等舱乘客，不用像其他人那样，去挤那种连座位都没有的大型摆渡车。航空公司为他们准备了一辆丰田考斯特中巴，可以舒舒服服地驶出机场。

这是一个难得的好天气，没有雾霾，天空中有蓝天白云，还有耀眼的阳光，只不过到处飞舞着轻盈而细小的“雪花”。杜林祥暗自纳闷，这都四月份了，北京怎么还在下雪，尤其今天阳光充沛，完全不是阴天啊。河州有时会下太阳雨，难不成北京还有太阳雪？

后来才知道，这根本不是什么雪花，而是柳絮。柳絮是柳树种子所带的白色绒毛，北京大街小胡同，到处都有柳树。所以，每当春

天，柳絮就如同冬天的雪花，纷纷扬扬漫天飘飞。

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杜林祥第一次在柳絮飘飞的季节来到京城，感觉颇为新奇。白白的绒毛，落在皇城根下那些华服盛装的俊男靓女的头发上、肩膀上、背脊上，甚至脸上。人们不耐烦地拍打着，柳絮却像小精灵似的，拍打不掉，沾在了手上、脸上，即使拍打掉了，又重新飞舞过来。

可是很快，杜林祥便懊恼起来。身患感冒的他，对柳絮出现过敏反应，皮肤瘙痒，眼结膜发红，甚至还有间歇性失眠。接下来在北京的几天，他不得已去医院打了脱敏针。

安幼琪早已迎候在机场，与她一起前来的，还有一位四十多岁、个头敦实的中年男子。安幼琪向杜林祥介绍，此人便是有意买下摩天大楼的企业的总经理李光明。李光明操着一口浓重的东北口音说：

“久闻杜总大名，今日一见，荣幸之至。我们贺董事长已在市区备下薄酒，等着为杜总一行接风洗尘。”

杜林祥说：“谢谢李总，有劳你亲自来机场迎接，太客气了。”

寒暄之后，一行人便上车朝市区疾驰而去。为了来接机，对方派了两台车。一台是奔驰S600，一台是大众途锐越野，奔驰车挂的是“辽A”牌照，途锐越野则挂的是军牌。安幼琪曾在电话中介绍过，这家公司的董事长贺小军祖籍湖南，出生在北京，是一个典型的大院子弟。而总经理李光明是沈阳人，曾在军中服役多年，转业后曾在东北某省担任过副市长，几年前辞职下海投奔到贺小军麾下。

李光明安排杜林祥、安幼琪与高明勇上了奔驰轿车，自己与秘书则坐在越野车里开道。留给杜林祥的第一印象，这家公司是一家既有实力又有背景的企业。安幼琪说过，她也是通过北京朋友的引见，才认识贺小军的。十多分钟后，汽车就驶过三元桥，并继续朝二环内开

去。杜林祥无暇欣赏京城的繁华市景，他在心中默默祈祷，但愿这位贺董，能成为自己的救星！

杜林祥感觉眼前的景致越来越熟悉，坐在一旁的安幼琪提醒他，已经到了后海。杜林祥点点头，他还清楚记得，当初自己与安幼琪，就是坐在这里品茗聊天。杜林祥笑着问：“这位贺董，今晚也准备请我们去后海泡吧？”

安幼琪说：“酒吧里肯定不是谈生意的地方。为了迎接你，人家专门订了一家颇具特色的餐厅。这家餐厅可是大名鼎鼎，我以前在北京就听说过，只是一直没有福气来品尝一下。”

杜林祥好奇地问：“什么餐厅？”

安幼琪说：“厉家菜。”

杜林祥与高明勇都一脸茫然地摇着头，看来他们并不知道厉家菜的来头。安幼琪只得当起讲解员，给他们介绍说，在后海的北沿和南沿，分别坐落着清朝两个最大的王府，即醇王府和恭王府。恭王府东侧有一条羊房胡同，别看地方不大，里面却有一家海内外闻名的餐馆——厉家菜餐馆。

厉家菜的创始人厉子嘉是正白旗人，在清朝同治、光绪年间任内务府都统，主管皇宫内膳食。慈禧和皇帝吃的每一道菜，都要经他品尝。久而久之，他便成为美食专家和烹饪高手了。后来，厉子嘉把许多宫廷菜配方和做法教给了儿子。清帝逊位后，这些过去皇家独享的宫廷菜才开始流传到民间。厉家菜如今的主人已是厉子嘉的孙子，他不仅继承祖业，是位烹饪高手，还是首都经贸大学的退休教授。

“虽然我没来吃过，但我知道要品尝厉家菜，必须提前几天预订。临时过来是肯定吃不上。”安幼琪说。

这一番话，着实勾起了杜林祥的兴趣。他很想见识一下，所谓正宗宫廷菜，到底是个什么味，百年前的慈禧太后与皇帝老儿，每天又究竟吃的是什么东西？

轿车在一个门牌号为“羊房11号”的小院前停了下来，厉家菜的招牌挂在院内。“厉家菜”三个字下面的落款是溥杰。这几年，杜林祥专门聘请了私人老师，恶补了不少历史书籍，他知道，这位溥杰应该就是末代皇帝溥仪的弟弟。

走进小院，里面的装修却简朴得要紧。不要说北京、上海的大酒店，就连河州的高档餐厅，其装潢之考究，也要胜过厉家菜不少。李光明在一旁介绍说，厉家菜最先每周只开一桌，可是预订者应接不暇，才放宽为每周周六和周日两桌，又经过一段时间，才改为每天都能接待客人。而且，有时预订了也不一定能吃上。因为一些外国元首访华时，点名要吃厉家菜，这些大人物一旦驾到，周围的安保自然十分严密，普通人是进不来的。

杜林祥频频点头，心中却在想，物以稀为贵，这种饥饿营销的手段，最能勾起消费者的口味。河州有家很有名的面馆叫“三百碗”，生意火爆异常。这家店的特色就是每天只卖三百碗，而且每位食客限买一碗，严禁打包外卖。“三百碗”的味道固然不错，可每碗面的价格却比一般店贵出好几倍。杜林祥不知道，失去了每天三百碗限量供应的噱头，店家的生意是否还能这般红火？况且，人家是不是每天只卖三百碗，外人也无从得知。

去新加坡出差时，杜林祥还听当地朋友讲过另一则故事。新加坡有家餐饮老字号叫“黄亚细肉骨茶餐室”，专卖新加坡的特色美食肉骨茶。这家店有个规矩，每天只营业到下午两点，到时准点关门打烊。时任香港特首曾荫权访问新加坡时，特别提出想去黄亚细肉骨茶

餐室品尝美味。可由于行程安排，曾荫权要下午才能抽出时间去餐室。相关部门出面安排，希望餐室为接待曾荫权破例延长营业时间。没想到的是，店员一口回绝，并对媒体记者表示：“做生意不可以这样嘛，不可以因为你是大人物我特意为你而做，这样没理由。”

无奈之下，新加坡方面只得安排曾荫权去另一家同样久负盛名的肉骨茶店“阿华”用餐。阿华的老板倒是很用心，专门采购上好的猪腰和猪肚等为特首加料。曾荫权品尝之后，也竖起大拇指赞不绝口。不过，那次事件之后，黄亚细的名气却一下子远超阿华，每天上门的食客排起长龙。想来也不奇怪，一家接待过大人物的餐厅和一家敢让大人物吃闭门羹的餐厅，谁更能激发消费者的兴趣？

后来又有记者去深入采访，发现黄亚细接待过的大人物其实不少，连台湾的马英九也曾经是该店座上宾。然而，过去接待那么多大人物的名气，却远不及一次拒绝所引发的效应。这就是饥饿营销的经典案例！

走进由四合院改建而成的餐馆包间，一位四十出头、戴金边眼镜的清瘦男子正端坐在座位上。李光明介绍道：“这位就是我们公司的董事长贺小军先生，这位就是河州的杜总。”贺小军热情地伸出双手：“杜总，久仰了！”

本来患有感冒，又经过长途飞行有些疲惫的杜林祥，此刻也强打起精神说：“贺董，你好！今天我们这些乡巴佬进到京城，还要你多多关照。”

与李光明一口大渣子味的东北话不同，贺小军操着地道的京片子。他热情地招呼众人坐下，还亲自为杜林祥斟茶。安幼琪笑着说：“今天也是托贺董的福，才有机会品尝大名鼎鼎的厉家菜。”

对于厉家菜，贺小军应该颇为熟悉，他侃侃而谈：“你们可能不知道，来厉家菜吃饭，客人是不能点菜的。你只需报出人数，餐馆就会根据人数安排菜品。餐馆里也没有任何现代化的厨具，用的都是火灶。据说只有用火灶，才能做出跟百年前一模一样的宫廷菜。”

杜林祥心想，如今还保留着如此正宗的烹饪手法，实在不容易。用现代化的厨具做饭，方便倒是方便，味道确实差出一截。就说熬粥吧，高压锅熬出的粥，跟自己幼年在农村时用土灶、柴火熬出的粥，的确不是一个味。

贺小军说：“现在很多餐馆都说自己是百年老店，其实味道根本不正宗。我就说一点吧，如今哪个厨师烧菜，可以不用味精？不用味精，吃起来肯定缺点味道，而且全世界的厨师里，中国厨师是最喜欢用味精的。但细细考究，味精是20世纪初才被日本味之素公司所发明并申请专利，传入中国的时间又还得往后推几年。”

一行人这可算长了见识！如今哪家哪户的厨房里没有味精？可许多人并不知道，这个中国菜最重要的调味品，竟然是日本人一百年前发明的东西。怪不得人们常说的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唯独没有味精。敢情中国人以前烧菜，根本是不用味精的。

“原来咱们现在吃的中国菜，都是经过改良的。”杜林祥感叹道。

安幼琪问：“那以前的厨师烧菜，都用什么调味？古代那么多美味佳肴，不会都是寡淡无味的吧？”

“那倒不是。”贺小军说，“中国古代做菜，只能用熬制的高汤来调味。其实用高汤调味，远比味精更加鲜美，只是成本太高。所以日本人发明味精之后，便在中国大受欢迎。而咱们今天吃的厉家菜，

最大特色就是保持了宫廷菜的传统做法，绝不使用味精，而是用昂贵的高汤来调味。”

听完贺小军的介绍，众人大发感慨，如今要在中国找一桌没使用味精的宴席，实在不容易。杜林祥动起筷子，一连夹了桌上的北京熏肉、白扒鲍鱼品尝，这不用味精而用高汤调味的菜肴，果然别有一番风味。

品完美食，李光明开始把话题引向摩天大楼。可才说了没几句，就被贺小军挥手打断：“今晚上别谈生意。杜总大老远赶过来，先好好休息一下，生意上的事，明天再谈不迟。”

杜林祥也是商场老手，他当然知道贺小军玩的这招是欲擒故纵。谈这种大买卖，哪一方都不能表现出太积极的样子，态度过于积极，就会暴露自己的底牌，从而在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

杜林祥端起酒杯说：“贺董说得没错。鄙人这次来，首先是交朋友，其次才是谈生意。能够认识贺董、李总这样的商界精英，实在是荣幸之至，我先干为敬。”

接下来的饭局，双方都闭口不谈这桩生意。贺小军与杜林祥，倒是有意无意地介绍起自己的创业经历与企业规模。既然要合作，先让两人了解一下各自底细，也算是种摸底与热身吧。

贺小军兴致很高，吃完饭后又坚持邀请大伙去后海酒吧喝酒。生意已经放在一边，又有酒精的不断刺激，那么风月之事自然成为谈话主题。尤其这个李光明，不知从哪搜罗了一肚子黄色谜语，倒是把大家都逗得前仰后合的。

贺小军顺道还讲起了一个故事：“我听我们家老爷子讲过，抗战胜利后，重庆各界举办联欢晚会，中间就有人出了一个谜语：日本投

降的原因，打一中国历史人物。结果国民党中央日报的记者一下子说了两个答案——蒋干与屈原。蒋干是说‘蒋委员长坚持抗战’，屈原是说‘日本人屈服于美国的原子弹’。”

贺小军继续说：“共产党新华日报的记者这下不干了，也报出两个答案——毛遂与苏武。毛遂是说‘毛主席对于抗战胜利功不可没’，苏武是说‘苏联出兵中国东北，一举歼灭了日本精锐关东军’。最后有中间派人士出来劝和，单说蒋干或毛遂吧，另一边接受不了，说屈原、苏武呢，太灭自家人的志气，干脆就是华佗吧。要不是中国人用血肉之躯拖住日本八年，哪有他屈原、苏武的机会？”

2 商场里是没有爽快人的

因为对柳絮过敏，回到宾馆后，杜林祥整夜都没睡好。他辗转反侧，一直在掂量着贺小军与李光明这两个人。要吃下摩天大楼部分楼层，需要的资金量极其庞大，他们有这个实力吗？

与很多爱侃大山的北京人不同，贺小军显得颇为低调，除了偶尔从嘴里蹦出一句“我们家老爷子”，他对个人的家世背景并不愿多讲。但像他这类大院子弟，七弯八拐就能攀上一位大人物。贺小军自己介绍，他是靠着在广东、福建做贸易起家的。身边的马仔还恭维说：“我们贺董当年也是进过红楼，和赖昌星一起喝过酒的人。”

贺小军，说当初在一个大院里玩游戏的发小，他算混得一般的。混得好的，都是省部级高官与央企负责人了。他现在做的地产投资，其实就是仗着一帮发小支持，利用各种渠道弄来的钱去炒楼。用贺小军的话说，“温州炒房团，在我眼中只是一群既没品位又没钱的乡巴佬。”贺小军说他最讨厌抛头露面，因此企业都是低调运作。但在他

手里倒腾过的大楼却遍布全中国，北京、上海，还有重庆、长沙的好几个著名写字楼，都是他们逢低吸入，经过包装后再高价卖出的。

杜林祥思忖着：像这种专门做地产投资的企业，眼光比一般公司毒辣，他们应该能够看清摩天大楼的商业潜力。说实话，如果不是碰上宏观调控，我杜某人可不会把这宝贝疙瘩当白菜甩卖。

第二天，杜林祥带着安幼琪、高明勇登门拜访。令人意外的是，贺小军并没有固定的办公室，他是在东长安街一座五星级酒店的总统套房内会见杜林祥一行的。贺小军说，做他们这种生意关键是资金运作能力，并不需要弄个富丽堂皇的办公室唬人。他自己常年包下这间套房，既方便居住又能会客。企业员工分散在全国各地，一般是通过视频会议联系，实在有重要情况需要当面汇报，经过申请才能进到套房来。

落座之后，贺小军一改昨晚温文尔雅的样子，语气颇为强硬：“昨晚一接触，我就认定杜总你这个朋友了。不过，友情是私谊，生意是公事，咱们还得公私分明。在商言商，我是一个商人，眼中看重的是利益！”说完之后，贺小军比画了一个手势，站在一旁的助理赶紧从抽屉中掏出一根雪茄，点燃后呈了上来。

晚清重臣翁同龢曾说过，“每临大事有静气”。对于普通人来说，这种境界可不容易达到。所谓静气，那得要经历过大事之后，才能慢慢修炼来。所幸今天的杜林祥已不是那个小包工头。他是见过大场面的人物，或多或少还是有些静气的。杜林祥不紧不慢地说：“我还以为贺董的房间里不能抽烟呢。大家都是烟民，我就不用拘束了。”他掏出一支红塔山，悠然自得地点上。

安幼琪这时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大家开诚布公地谈利益，那是再好不过。既然谈利益，我们就

想方设法来找到利益的交集，实现双方的利益最大化。”

贺小军说：“杜总，你是卖家，就请你先开个价。”

杜林祥微笑不语，倒是安幼琪开口说道：“去市场上买一棵白菜跟买一卡车白菜，价格肯定不一样。贺董能否先谈一下，你大概准备吃下多少层楼，这样我们才好报价。”

杜林祥与安幼琪早有约定，谈判时杜林祥尽量不开口，有什么话由安幼琪来说。杜林祥毕竟是一把手，他要留在最后时刻出马拍板。有句古话叫作“王不见王”，如果杜林祥一上来就和贺小军直接交锋，真要谈崩了就没有转圜余地了。让安幼琪冲在前面，谈得好，杜林祥就能直接拍板，陷入僵局时，他又能出手挽回。

贺小军也是商场老手，他很快发现情势不对。自己来势汹汹的开场白之后，怎么却和杜林祥手下的副总直接谈上了，这不符合谈判中的对等原则啊！这几个从河州来的家伙，看来不是乡巴佬！贺小军简单说了几句，就借口有个重要的越洋电话要接，走进卧室里去。接下来的谈判，便由李光明与安幼琪唱起主角。

这样你来我往的交锋持续了一整天，最后的争议焦点还是卡在价格上。李光明提出，他们的意向是吃下摩天大楼十五层楼，同时报价为一万五千元每平方米。这个报价，其实已经比香港的央企高出不少。杜林祥心中一阵窃喜，但他还是守着一万八千元每平方米不肯松口。在他看来，能趁机把价格往上抬一点，自然要锲而不舍地努力，就算最后抬不上去，也不能那么急迫地答应下来。商场里是没有爽快人的！就算对这个价格已经满意，也要从一万八千元每平方米开始，一点点勉为其难地往下降。如果一口答应一万五千元每平方米的报价，对方肯定还会杀价。

眼看时间已近傍晚，贺小军提议先去吃晚饭，生意以后再谈。经过一天的谈判，双方都需要时间休整，杜林祥对于贺小军的提议欣然应允。杜林祥说：“河州市驻京办主任是我好朋友，他那个餐厅尽管环境一般，但烹制的河州菜却十分地道。我们今晚就去那儿吧，让贺董、李总也尝尝正宗的河州口味。”

“开玩笑！”李光明说，“到了北京，还让杜总请我们的客？以后有机会去河州，杜总再来做东，今晚你就客随主便。”

拗不过李光明的热情，杜林祥只好答应。还像昨天在机场那样，杜林祥三人坐上奔驰，李光明搭途锐，只是今天多了一个贺小军，车队中又加入了一台白色捷豹。三辆豪车出长安街一路往北，朝着京郊怀柔驶去。在杜林祥看来，贺小军摆出这么大阵势，也有向自己炫耀实力的目的。

李光明说昨晚吃了正宗的宫廷菜，今晚就去尝尝民间美食。在北京郊区怀柔，有着长约五十公里的“虹鳟鱼一条沟”。这里出产的虹鳟鱼，堪称京城一绝。虹鳟鱼吃法多种多样，除了传统的侉炖、清蒸、红烧外，如今最受欢迎的吃法要数烤虹鳟了。烤制时撒上孜然和辣椒面，烤出的虹鳟鱼，肉质爽嫩，鲜味十足。

在燕山脚下的一处农家饭庄，众人品尝着美味的虹鳟鱼。李光明抓住机会，还是希望杜林祥能在价格上让一步，而安幼琪依旧一副为难的样子：“现在这个价格，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是赔本甩卖了。”

贺小军这时开口：“安总和李总，今天围绕价格已经谈了一天，看样子双方都互不相让。杜总，我和你都是一把手，看问题应该站在战略高度。我很清楚，如果不是遭遇宏观调控，资金链出现问题，贵公司是不会急于抛售摩天大楼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你自然要做好赔本甩卖的准备。只要能回笼一部分现金，帮助你渡过难关，目的就算

实现。卖给我的十五层楼你赚不了钱，剩下的楼层，以后你还可以赚钱嘛。”

杜林祥刚想说话，贺小军就挥手制止了：“杜总，我是专门做地产投资的，尤其在运作写字楼方面，应该说经验较为丰富。我手里的客户资源，全是世界500强与大型央企。如果我能从你那买下十五层楼，以后不管出售或是出租，对象都是这些大公司。也就是说，未来那十五层楼里，就是这些知名企业在河州乃至洪西的总部基地。大公司入驻后，肯定会提升整栋楼的品牌价值，你手里剩下的楼层，不管是出租还是出售，价格都能水涨船高。”

李光明这时插话：“我们在华东地区运作过一个写字楼，刚开始那栋楼的售价不过两万元每平方米，我们买下其中十层楼，通过招商运作，有两家世界500强、三家央企都把华东总部设在楼里。结果不到一年时间，整栋楼的售价就飙到三万元每平方米。”

杜林祥暗自思忖，他们的话有些道理。贺小军拥有的大企业资源是自己无法比拟的。如果真能有一批大企业把区域中心设在纬通大厦里，整栋楼的品牌价值也会大幅提升。

见杜林祥没有说话，贺小军说：“李总，要不这样？谈判就先告一段落，你明天带着杜总他们去参观一下我们过去几年运作的大楼。这样杜总对我们的运营能力，也能有一个直观印象。”

这正是杜林祥求之不得的事情，他当即点头应允。李光明又问：“咱们在全国那么多项目，去看哪几个？”

贺小军想了一阵，说：“北上广的几座楼就不看了，河州毕竟是二线城市，跟这些地方没有可比性。就去青岛、太原、重庆走一圈吧。这三个地方的项目，也算我们过去几年中运作较为成功的。”

贺小军拿起雪茄深吸了一口，缓缓说：“杜总的时间很宝贵，你现在就去联系一架公务机，明天就坐这架飞机，去上述几个地方转一圈，然后再送杜总他们回河州。”

坐公务机考察项目，这可是杜林祥从没享受过的待遇。对于贺小军企业的雄厚实力，他此刻更是深信不疑。第二天一早，李光明就去宾馆接上杜林祥与安幼琪，直奔首都机场。见只有他们两人，李光明还好奇地问：“高总去哪了，他不跟咱们一起？”

杜林祥回答：“公司临时有事，他一早飞去上海处理了。”杜林祥没有说实话，其实他给高明勇安排了一项秘密使命，此刻的高明勇已在京城的一家宾馆潜伏下来。

李光明联系的是一架豪客900XP中型公务机，载客数为八人，舱内装饰极尽奢华，机舱内有一个设备齐全的厨房，装有微波炉、食品低温储存箱等。杜林祥第一次享受专机待遇，内心充满强烈好奇。只是碍于面子，不能在谈判对手面前表现得像个乡巴佬，所以才极力掩饰激动的心情。

李光明抱歉地说：“本来贺董要亲自陪同的，只是林小姐家里临时有点事，贺董不得不留在北京，他特地嘱咐我跟杜总致歉。”

杜林祥连忙说：“哪里哪里，你们的礼数够周到了。”杜林祥隐约听说过，这位林小姐是位影星，也是贺小军的情妇。至于贺小军是不是真要去陪美人，杜林祥并不关心。也许，人家不过故意摆摆架子。陪你杜林祥考察项目的事，安排下面的人去做已足够，何必降尊纡贵亲自出面。

机上准备了丰富的美食，每到一地，也是早早有豪车等候在机场。从青岛、太原到重庆，飞机从东向西飞行，杜林祥一口气考察了贺小军旗下的三个项目。这些项目都是位于市中心的高档写字楼，其

中有一栋还是延宕多年的烂尾楼，贺小军接手后投巨资打造，如今已成为当地的金融中心。在最后一站重庆，李光明特意安排项目运作人员，同杜林祥举行了一个小时的座谈。

回到河州时已是晚上七点多，杜林祥自然要尽地主之谊。安幼琪早已打了电话，让人预订河州五星级酒店的豪华包间。杜林祥也想彰显一下个人实力，他不能一掷千金包下专机，只得拉人头来凑数。为了陪好李光明，他把河州建设局、财政局、招商局的局座通通请来，就连吕有顺，也在宴席开始半小时后匆匆赶过来敬了一杯酒。考虑到李光明是行伍出身，杜林祥还特别邀请省军区的一位少将副司令员莅临。

这样的大阵仗，的确为杜林祥争回不少面子。被灌得酩酊大醉的李光明，拥抱着杜林祥，竖起大拇指：“杜总在河州，能量的确惊人。咱们之间要能合作，真是天作之合。”

李光明在宾馆一直睡到第二天中午，午餐是品尝河州小吃，之后杜林祥又亲自送他去机场。与李光明挥手告别后，杜林祥钻进自己的奔驰座驾，朝市区驶去。几天以来，他的心情一直不错。能够认识贺小军，他有一种拨开云雾见青天的感觉。就算按照对方目前的报价，也比香港的央企高出不少。一万五千元每平方米，总共吃下十五层楼，就意味着能套现十多个亿的现金，企业的财务危机瞬间就能缓解不少。

当然，以这个价格出手，也谈不上有多少利润。但通过昨天的实地考察，杜林祥对贺小军运作写字楼的能力充满信心。这十五层楼到了贺小军手上，没准真能引进一批大企业的营运总部，那剩下几十层楼的价值，自然就水涨船高。综合考虑，这已经算是目前最好的方案了。

汽车下了机场高速，两旁的建筑被飞快地甩在身后。杜林祥忽然想起，周玉杰曾给自己打过电话，而且约好今天在办公室见面。他拿起手机，拨给周玉杰：“玉杰，我已经回河州了。你半小时后到我办公室吧。”

周玉杰穿着一身休闲西装，容光焕发地走进了杜林祥的办公室。为了生意上的事，周玉杰已经连续几夜失眠，甚至头上还长出白发。不过在外面，他还是强打精神，装出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

“急着找我有什么事？”杜林祥问。

周玉杰轻声说：“想跟三哥借点钱。”

杜林祥端起茶杯，抿了一口：“借多少？”

周玉杰说：“三千万。”

杜林祥呛得剧烈咳嗽起来：“三千万？你要干嘛？”

周玉杰耷拉着脑袋，一五一十地说出详情。从他与黄坤在曼谷密谋，到回河州后如何疯狂地布局新店，再到黄坤黯然落马，直至他最后与刘文雄决裂。断断续续，周玉杰讲了四十多分钟。

听完之后，杜林祥忍不住说：“你这种操作模式，太冒险了。明明只有一块钱，却揽下十块钱的生意来做。而且还把整个项目的成败，系在黄坤一个人身上。”

“三哥，你教训得是。但我也是不得已为之。”周玉杰说，“要想把企业做大，不冒风险怎么成？再说了，我也不想把自己的命运和黄坤捆在一起，但中国的商人，谁不得去找棵大树。左宗棠失势了，胡雪岩就跟着倾家荡产，李鸿章一死，盛宣怀也黯然失色。难道他们想这样！”

杜林祥点燃一支烟，默不作声。周玉杰说得有道理啊！想想刚才还在教训别人，可自己又能好到哪里去？修建摩天大楼，同样是身上揣着一块钱，却去做十块钱的买卖。想想纬通集团的命运，不也是依靠着吕有顺这棵大树。没有吕有顺，他杜林祥至今也不过一个小包工头。唉，在中国，权始终比钱大。

杜林祥缓缓开口：“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周玉杰说：“我前段时间的运作模式，就好像那些做网站的，一开始根本不想着赚钱，只想着怎么烧钱，拼命把规模做起来，然后再找一个下家来接盘。现在看来，这条路一时走不通了，我只得沉下心来，一步步把超市的生意转入正轨。”

周玉杰继续说：“我过去不停开分店，靠的就是手里攥着经销商几个月的货款，把人家的钱当自己的钱来玩。现在企业资金链很紧张，尤其下个月到期的几千万货款，我就付不出来。我必须想方设法找钱，把该付的货款付给人家。为了凑钱，我甚至把在曼谷的公寓都已经卖了。”

周玉杰加重语气说：“只要资金链别断，我有信心逐渐让超市生意扭亏为盈。这样在不断循环中，过去的亏空也能一点点抹平。”

杜林祥说：“到现在你还有这种信心，也算难得。”

周玉杰说：“我的超市不是空壳子，它有市场规模，有品牌效应，只要调整经营思路，渡过目前的难关，对于以后的发展我当然有信心。就说沃尔玛、家乐福这些巨头，进入中国市场之后，也是连着几年巨亏，人家不也咬紧牙关，拼命抢占市场占有率，最后挺了过来。”

杜林祥没好气地说：“玉杰，你始终不明白，做什么事要量力而行。人家家底厚，当然亏得起，甚至杀敌一万自损八千也挺得住。但你那点实力，支撑不起这种玩法。”

周玉杰低着头没有说话。杜林祥接着说：“我跟你说实话，纬通现在也是风雨飘摇。一栋摩天大楼让企业资金链异常紧张，又赶上宏观调控，银行停止放贷，上门逼债的建筑商排着队。如果不是吕市长派公安维持秩序，我的桌子早被人掀翻了。”

周玉杰大约也听说了，遇上宏观调控，哪家房地产企业的日子都不好过。他以近乎哀求的口气说：“三哥，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你要袖手旁观，我就只有等死了。”

“三千万啊！”杜林祥叹了一口气，说，“不是我袖手旁观，如今的我，去哪给你找这么多钱？”

周玉杰说：“那就少点，你借我两千万也行。比如有些人，我欠他们十万的，先还个五六万，把嘴堵上，后面的事还能再商量。可真要一分不还，那人家就得和你拼命。”

杜林祥痛苦地摇摇头：“别看纬通这么大的企业，现在账上的现金也就两千多万。这是一个企业的救命钱，必须留着预防各种突发状况。我今天给你两千万，纬通明天就得关门。”

周玉杰的表情转为绝望，最后的一点念想也化为泡影，等待他的只能是一条不归路。看着周玉杰的样子，杜林祥也痛心疾首。面前这个男人，不仅是他小舅子，也是跟随他南征北战多年，立下赫赫战功的旧部，他实在不想看着周玉杰就此走上绝路。

杜林祥狠狠心说：“我从牙缝里给你挤出一千万吧，这是我目前唯一能做的了。另外，这几天我联系了北京一家企业，他们准备买下

十五层摩天大楼。如果最后能谈成，纬通的财务状况将大大好转，我到时再给你打两千万过来。”

周玉杰知道，三哥已经使出了全力。他站起身，重重地点了一下头：“谢谢三哥！”

杜林祥抽着自己的红塔山，说：“兄弟之间，不用说谢。好好干吧，希望我们各自都能渡过难关。”

3 商场中充斥着尔虞我诈，最稀缺的东西是实话

被周玉杰抽走一千万后，纬通集团的财务状况愈加紧张。杜林祥甚至开始为后面几个月的员工工资发愁，而在外面，他更是欠着银行与建筑商几十个亿。

香港央企的负责人专门来河州考察过一次，但对报价毫不松口。还有一家福建的企业，也对摩天大楼流露出兴趣，但出价比那家央企高不了多少。所有潜在买主中，还是贺小军的报价最诱人。可李光明回北京后，连着好多天都没消息。杜林祥主动打去电话，李光明说贺小军去欧洲度假了，要一周后才回来。摩天大楼这么大的生意，必须等贺董回来才能拍板。

除了自己的企业，杜林祥也忧心周玉杰的生意。这小子拿走一千万后，真能反败为胜吗？为了不让妻子周玉茹担心，他甚至一直把周玉杰的情况瞒着，倒是偶尔会朝安幼琪倾述几句。安幼琪却说：“那是你的小舅子，我这种身份能说什么？不过，我对周玉杰一直没有多深的好感，他的确聪明，但有时聪明过了头。”

杜林祥与妻子已经好几个月没有性生活，更可怕的是，前天晚上，他把安幼琪找去宾馆，结果弄到一半也软了下去。任凭安幼琪使

出浑身解数，都没有任何效果。安幼琪安慰他，也许是前段时间感冒，又在北京遇到柳絮过敏，影响了身体。但杜林祥自己清楚，他心里太焦虑了，如果企业不能挺立起来，下面估计也挺立不起来。

唯一的好消息就是高明勇昨晚回到河州了。当初杜林祥把高明勇留在北京，是交付了一项重要使命的。一大早来到办公室后，杜林祥就把高明勇找来：“把你掌握的情况详细说一下，不要怕啰唆，越详细越好。”

时光回溯到一个多星期前，在怀柔品尝完虹鳟鱼，回到北京市区的酒店后，杜林祥就把高明勇招来自己房间。他让高明勇不要跟着一起回河州，而是留在北京，打听一下贺小军与李光明的情况。

江湖诡谲，许多事杜林祥不得不防！吕有顺介绍的那家香港公司，是正儿八经的央企，至于像万顺龙这些人，杜林祥更是知根知底。但这个贺小军，却有些来路不明。瞧他的行事做派，颇有些隐形富豪的意味，要不怎么在北京连间办公室都没有，一天到晚就住在宾馆里。这类人，要么实力雄厚，富可敌国，要么就是江湖骗子。

这几天，高明勇在北京动用了所有关系，还花钱雇了调查公司。他本人也搭火车去了趟东北，在李光明曾担任副市长的城市走访了一番。据高明勇说，这个李光明的确在军队服役多年，军衔也不低。转业到地方后，先在省直机关任职，后来下放到一个地级市当了副市长。不过李光明在当地的官声并不好，不仅被查出有经济问题，还把下面一个女局长的肚子搞大了。李光明并不是主动弃官从商，而是被组织免职，灰溜溜地离开。李光明起初在大连做过海鲜生意，却并不成功，几年前投奔到贺小军麾下。

至于这个贺小军，背景更复杂。他的父亲曾担任过国家部委的司长，要说高干子弟似乎有些勉强，但的确在京城拥有深厚人脉。贺小

军说他与赖昌星喝过酒，这倒不是吹嘘。他早年就在深圳、厦门等地从事外贸生意，他的第一任妻子，还是深圳海关的一名科长。

赖昌星出事后，贺小军也被有关部门调查过，但最后证明涉案并不深。此后他又去澳洲待了两年，回国后便定居北京。在京城，确实有一帮具有背景的人物在全国各地从事地产投资，主要业务就是抄底收购各类写字楼，经过包装后再高价转手。在这个圈子里，贺小军不大不小也算是个人物。

倒是贺小军和那位影星林小姐的事，高明勇通过调查公司掌握了不少。包括他们去酒店开房的记录，还有去年林小姐生日，贺小军曾送给她一台宝马轿车。

听完汇报，杜林祥点燃一支烟，陷入沉思。高明勇的情报还是有些价值，起码知道贺、李二人对于各自的经历都没有多少吹嘘的成分。李光明的确是正儿八经的副厅级干部，至于生活作风问题，不是杜林祥所要关心的。

那天坐着公务机去各地考察项目，已展现出贺小军的非凡实力。再联想到两人的待人接物、言谈仪表，更不是一般骗子能装出来的。高明勇在一旁敲边鼓：“贺小军在京城的各大会所可是个一掷千金的豪客，看样子应该是位阔主。再说咱们是卖，他是买，“不见鬼子不挂弦”，还怕他骗咱们？”

杜林祥点点头：“你说得有道理，看来当初是我多心了。不过把许多情况调查清楚，毕竟是好事。咱们现在已经把对方的底细摸得一清二楚，将来谈判也主动。”

接下来几天，香港的公司倒是一直在给杜林祥打电话，希望能尽快签署合同。杜林祥心中属意的买主却是贺小军，所以一直拖着香港

方面。眼看贺小军一直没有消息，杜林祥也很心急。别到时把香港的买主得罪了，贺小军这边又没谈成。

一个周日的下午，李光明主动打来电话：“杜总，上次咱们谈的价格，你就不能再让一步？”

接到李光明的电话，杜林祥很兴奋，但他还是竭力保持一副轻松淡定的样子：“谈生意，光我一方让步可不行，双方都得让步啊。”

李光明说：“贺董已经从欧洲回来了，他对于摩天大楼的事一直很上心，可就是苦于杜总你要价太高。贺董明天要搭公务机去海南博鳌出席一个高峰论坛，要不这样，让他绕道到河州机场停一个小时，和你再沟通一下？”

杜林祥说：“好啊，我在河州恭候大驾。”

第二天中午，贺小军的公务机准时降落在河州机场。杜林祥与安幼琪早已等候在此，只待飞机停稳，便登上舷梯。杜林祥羡慕地说：“贺董好气派啊，出门谈生意都是坐专机。”

贺小军热情地与杜林祥握手，然后说：“过去都是坐民航的头等舱，今天是特殊情况。去海南的头等舱被订购一空，没办法只好包下一架公务机。不过也好，要不是有公务机，我也没法绕道来河州拜会杜总。”

换作一般牛哄哄的生意人，为了彰显实力，完全可以对杜林祥的恭维欣然接受。但贺小军不同，还要做一番解释，说自己并非每次出行都享受专机待遇。这样的低调做派，倒也平添了杜林祥对他的好感。

落座后，贺小军开门见山地说：“今天我只能在河州机场停留一个小时，所以大家有什么事就开门见山。这桩生意，双方已经接触过

多次，争取这次能谈出一个圆满结果。”

贺小军的谈判风格总是很强势。他一上来就说自己只能逗留一个小时，其实也等于向杜林祥下达最后通牒——要么在一小时之内做出让步，要么就免谈。

杜林祥说：“我和贺董很对脾气，那么今天也打开窗户说亮话。我当初喊出一万八千元每平方米的价格，不是拍脑袋想出来。之前在香港，和一家大型央企谈的时候，双方就认可了这个价格。”

商场中充斥着尔虞我诈，最稀缺的东西是实话。杜林祥刚才这段话就是典型的胡说八道。香港公司的报价可是一万三千元每平方米，真要有一万八千元每平方米，杜林祥早就签合同了。他之所以满嘴跑火车，是为了在谈判中制造一个假想敌，来制衡贺小军。

杜林祥继续说：“老实说，当初在北京接触之后，我的合作意向并不很强，在商言商，既然卖东西，肯定是价高者得。但通过考察贺董旗下的几个项目，我的想法有一些变化。贺董是专业做地产投资的，运营能力有目共睹。相比之下，香港的央企虽然财大气粗，但这方面的能力明显不足。我又仔细思考了贺董的话，认为有些道理。把十五层楼卖给你，虽然要损失一些短期利益，但从长远看，剩下的那些楼层，没准还能卖个好价钱。”

“所以，哪怕你的报价比香港公司低，我们从长远考虑，也能做些让步。但是，这个让步不能太大，一万五千元每平方米是没法谈的。”杜林祥加重语气说道。

贺小军竖起大拇指，说：“杜总的确厉害。我自认对于河州的市场环境，还有香港的那些央企，都还比较熟悉。说实话，现在叫我来卖这栋楼，我也卖不出一万八千元每平方米的高价。杜总能和香港公

司谈到这个地步，实在令人惊讶。我更佩服杜总的眼光，能够为了长远发展，暂时舍弃短期的利益，这才是企业家应有的胸怀。”

贺小军不是省油的灯，一番客客气气的话就把杜林祥顶了回去。他传递出一个明确信息，就是压根不相信有香港企业会出那么高的收购价，所以你别拿这一套来忽悠我。同时，他也没有戳穿杜林祥的谎言，只是说佩服对方的胸怀。

李光明问：“杜总，你所说的让步，究竟有多大？”

杜林祥想了一下说：“一万七，不能再低了。”

“太高了！”李光明直接吼了起来，“这个价格我们无论如何接受不了。杜总，我们大老远飞来一趟，你还是要拿出起码的诚意。”

“我是有十二分诚意的。”杜林祥说，“每平方米降一千，十五层楼我直接降了七千五百万，这难道还没有诚意？”

贺小军斩钉截铁地说：“一万七这个价格，我直言不讳地说，谈都没得谈。”

机舱内顿时陷入一片沉寂。按照杜林祥的设想，哪怕一万五千元每平方米，他也是愿意出手的。如今死死守住价格，主要是一种谈判技巧。哪怕要降价，也只能悠着来，不能一竿子杀到底。

安幼琪开口说：“以我对杜总的了解，他是怀有诚意的。贺董与李总不远千里飞过来，应当说也是诚意十足。既然说一万七不行，那你们能不能报个价？”

李光明说：“一万五千五百元每平方米，这是我们综合各方面因素后，能给出的最高价了。”

“太低了！”杜林祥说，“这比起香港那家公司，足足低出二千五。”杜林祥还是坚持自己的策略，在谈判中为对手设立一个假想敌。

李光明并不买账，说：“杜总今天愿意坐到这跟我们谈，肯定是觉得我们在某些方面比所谓的香港公司更强。要不然你直接去和他们签合同得了。”

杜林祥叹了一口气：“我实在是看重贵公司的运营能力，指望着通过你们能把整栋楼炒起来。要不双方再各让一步，一万六成交，如何？”

李光明转头看了看贺小军，贺小军喝了一口咖啡，说：“一万六太高了。不过看在杜总的面子上，我同意破例加一百元，就一万五千六百元每平方米。”说完后，贺小军看了一下表：“还有十分钟，飞机就要起飞了。我是希望能与杜总精诚合作一回，可真要是“黄鹤一去不复返”，也只能表示遗憾了。”

纠缠这么久，贺小军的报价竟比杜林祥的心理价位还高出几百元。杜林祥尽管内心很是满意，却装出一副痛苦不堪的样子：“好吧，一来看在贺董的面子上，二来确实对贵公司的运营能力很看好，我就答应这城下之盟吧。”

贺小军说：“这可不是城下之盟，是双方共赢的结果。”

杜林祥摇着头：“实不相瞒，要不赶上宏观调控，我不可能如此贱卖自己的心血。”杜林祥看上去的确很沮丧，但他的心中，实则一阵狂喜。

价格谈定后，还有许多细节要商量。贺小军主动邀请：“杜总要没什么事，今天就搭这趟飞机跟我一起去海南吧。我这人是个急脾

气，做生意喜欢趁热打铁。今晚在宾馆，咱们就把细节敲定。”

杜林祥的资金链已经快断了，心里自然比贺小军更急。他点头说：“好啊，我也是个爽快人，喜欢一鼓作气。”

安幼琪立即给司机打电话，让停在机场边的奔驰车先回去。十分钟后，飞机滑向跑道，经过一阵冲刺后腾空而起。

飞机翱翔在云海里，双方的讨价还价依然继续。价格已经谈妥，剩下的关键就是付款方式。李光明说：“企业无法一下子掏出十几亿真金白银。购房款可以按月支付，保证在一年内付清。”

如果不是机舱过于狭窄，杜林祥简直要暴跳起来：“那怎么行？我忍痛卖楼，就是为了快速回笼资金。真要按照这种付款方式，那还不如不卖。”

贺小军耸耸肩：“实话说吧，我手里没有十几亿现金，但我有信心在短时间内凑到这笔钱。这一点，杜总是生意人，想必也理解。”

杜林祥没有吭声。贺小军说的是实话，每家企业都有自己的资金管理体系，要谁短时间拿出十几亿的真金白银，都非易事。但让杜林祥等上一年，确实又无法接受。

贺小军说：“我也体谅杜总的难处。要不这样，由按月付改为按季度付，还是一年内付清。”

杜林祥摇着头：“我如今实在急等钱用，否则也不会卖楼。不能快速回笼资金，就跟我的初衷南辕北辙。”

贺小军思忖了一阵，扭头问李光明：“如果改成按季度付，半年内付清，可以吗？”

李光明说：“这样支付，就等于是在半年内分两次付清。我得跟各地的分公司联系一下，统筹资金状况后才能确定。”

贺小军又问杜林祥：“杜总，这样你能接受吗？”

杜林祥还没来得及开口，安幼琪就抢着说：“落地后我也跟财务部联系一下，了解具体情况再说。”

多年的商海沉浮，安幼琪已在谈判桌上修炼成了精，她永远会给自己留下进退自如的空间。如果现在点头答应，那主动权就操在对方手里。既然你要去查资金状况，正好我也去查查资金状况，总之不能把话说死，到时再根据情况发展制定谈判策略。

博鳌目前还没有机场，飞机只能降落在海口美兰机场。一行人出机场后，驱车直上环岛高速，大约一个半小时，便抵达位于琼海市的博鳌镇。

不知是否在演戏，反正李光明一路上打了好几通电话，最后才勉强确认，能够在半年内分两次支付购房款。杜林祥仔细盘算了自己的资金状况，认为这是目前能争取到的最佳结果。剩下的细节磋商，一直持续到晚上十点过，争议点只剩下最后一个：签合同之后，首次打多少保证金？

贺小军这时接了一个电话，说有位北京的重要人物到了博鳌，他要赶着去拜见，谈判先休息一下，明天再继续。杜林祥回到房间后，李光明却跟着走了进来：“杜总，这一天咱们都辛苦了。要不去放松一下？”

“怎么放松？”杜林祥问。

李光明诡谲地笑起来：“如今有几位影视界的美女也在博鳌，咱们正好可以去松弛一下。”

搞明星？这可是杜林祥没玩过的花样！他有些心猿意马，但又不敢贸然答应。他只是个民营企业家，并不怕被谁用美人计拉下马，不过安幼琪跟着自己，这样出去要是被发现了……杜林祥是个从不怕老婆的男人，但不知为什么，有时竟对安幼琪心有怯怯。

李光明漫不经心地说：“我已经安排人，带着安总去做鲜花按摩，今晚她也就在按摩房的豪华包间里休息。”

好个精明的李光明，不仅看出了自己与安幼琪的暧昧关系，甚至连预防针都打好了。杜林祥这下无所牵绊了，便急匆匆地跟着李光明出了房间。两人来到一个酒吧的包间，里面早已坐着四女一男。这位男士操着标准的普通话，同李光明热情地打招呼。四位影视界的美女，可谓环肥燕瘦，各有风姿。四位美女中，三位都比较年轻，大约二十多岁的样子，其中一位据说以前当过模特，身高一米七五，站起来比杜林祥都高出一头。不过这三人，杜林祥一个都不认识，想来应该出道不久，还没多大名气。另外一位三十多岁姓李的女士，穿着打扮十分得体，流露出知性婉约的韵味。这人杜林祥倒好几部电视剧中见过，不大不小也能算个腕。其他美女在称呼李女士时，也是尊称“李姐”。

一伙人坐在包间里喝酒聊天，煞是开心。这些美女一个个都十分矜持，说话声音轻柔，笑起来也不露齿。尤其是李女士，每次调整坐姿，都不忘整理一下裙子，唯恐走光。

在包间坐了半个多小时，李光明把杜林祥叫了出来：“杜总，四位美女，你看上哪个了？”

杜林祥此刻正面临幸福的烦恼。要说身材长相，靠窗边那位童颜巨乳的嫩模，最合他心意。但他又对李女士念念不忘，尽管年纪偏

大，但所有人中就属她名气最大。既然搞明星，为什么不找个有知名度的？

漂亮女人多得是，明星可不是每天都能碰到。杜林祥狠狠心说：“就那位李女士吧。”

李光明嘿嘿笑道：“杜总真是眼光独到，一来就挑了个最贵的。”

杜林祥问：“要多少钱？”

李光明说：“这个你不用管。我带你出来，还能让你掏钱！”

回到包间又坐了几分钟，李光明朝那个男人耳语几句后，李女士与那位身材高挑的前模特，便独自步出包间。她们出门后坐上轿车，杜林祥与李光明也很快出来，登上各自的轿车，抱得美人归。

回到宾馆后，李女士让杜林祥先去洗个澡。杜林祥尽管一百个不愿意，但在人家明星跟前，也不能太放肆，只好悻悻走进浴室。刚洗了两分钟，浴室的门却开了，李女士一丝不挂地站在门口……

不知是今天谈生意颇为顺利心情大好，还是李女士撩拨男人情欲的功夫了得，杜林祥一扫跟安幼琪对战时的萎靡，精神抖擞地大战了几个回合。早上离开时，李女士含情脉脉地说了一句：“我睡过的真男人中，你是最有钱的。我睡过的有钱人中，你是最像男人的。”杜林祥听后，简直是心潮澎湃。

也许是杜林祥的优异表现，李女士竟对他敞开心扉，聊了许多圈内的事。李女士说，像她这种人，在圈内浸淫多年，许多事都看开了，如今只想着挣钱养老。李女士结过一次婚，还有个儿子。单身太久觉得无聊，去年又找了个男模特当小王。

“什么叫小王？”杜林祥不解地问。

李女士笑着说：“跟小三性质一样，就是中间多根棍。”

杜林祥大笑起来：“你倒看得很开。”

李女士说：“你们企业家不是常说一句话，‘收购别人说明我有实力，被别人收购说明我有魅力’。那么，被有钱的男人睡证明我有魅力，用钱去睡帅气的男人证明我有实力。”

尽管不用自己埋单，杜林祥也趁机打听了一下行情。据李女士说，像她这样介于一线、二线之间的明星，一晚上十五万。杜林祥非常佩服贺小军的实力，连请客户嫖娼，也敢于一掷千金。

俗话说，人生四大铁：一起同过窗，一起扛过枪，一起分过赃，一起嫖过娼。有了这一晚上的交情，杜林祥与李光明的友谊自然更进一步。早餐时，杜林祥就拿李光明开涮：“李总，昨晚几个女人，你怎么挑那个最高的？”言下之意，你小子比我还矮，干嘛非挑个一米七五的美女。

李光明嘿嘿地笑起来：“你别看我个子不高，但不知道为什么，就喜欢那些身材高挑的女人。男人在性方面的口味千奇百怪，真的没法说。有的喜欢苗条的，有的喜欢丰满的，有的喜欢搞长得像自己初恋女友的，有的喜欢选长得像熟人老婆的。据说夜总会里的小姐，生意最好的，往往不是最漂亮的。”

对于李光明的见解，杜林祥很是赞同。在河州一家夜总会，他就老喜欢找一位姿色普通的小姐。至于原因，外人自然猜不到——杜林祥觉得，这女人的下巴与鼻子，长得很像马晓静！

贺小军第二天上午要出席会议，直到午餐之后才重新赶了过来。他讲话依旧开门见山：“杜总，其他障碍都排除了，就剩下保证金问题，怎么说？”

杜林祥说：“我还是坚持昨天的意见，签合同后即打五千万的保证金。”

贺小军说：“保证金主要是个信誉问题，难道杜总对我们的信誉还不放心？有个意思差不多了，干嘛开口就五千万？”

贺小军继续说：“我也知道杜总急着用钱，我可以把首次付款的时间提前。合同签署两个月后，我就付一半的钱，半年后全部付清。至于保证金，我看一千万差不多了。”

“一千万，太少了！”杜林祥说。

李光明在一旁说：“杜总，你难道还不相信我们的实力？再说一千万真金白银扔进去了，我们也不会反悔。”

对于贺小军的实力，杜林祥现在是深信不疑了。第一次吃正宗宫廷菜，第一次坐公务机，第一次搞明星，自己生命中的许多第一次，竟都是拜贺小军所赐。况且他们说得也没错，保证金嘛，有个意思就行。

杜林祥最后说：“保证金两千万，一分也不能少了。另外，第一次付款的时间提前到签合同后一个月。”

贺小军犹豫了一阵，又出去打了个电话，最后回来说：“两千万就两千万，不过第一次付款时间只能提前到一个半月。”

杜林祥有些奇怪，贺小军出去打电话，像是在跟谁请示。他就是企业一把手，拍板做决定干嘛征求别人意见？

杜林祥实在来不及多想这些。他又把贺小军开出的条件仔细权衡了一番，最后说：“好，成交。”

杜林祥、安幼琪，贺小军、李光明，四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贺小军当即让随从打开一瓶香槟庆祝。细化合同条款大概还要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后，贺小军将亲自率队来到河州，与杜林祥签署正式协议。

一行人下午就要离开海南。贺小军很讲究礼数，他让公务机送杜林祥回河州，自己和李光明却要去搭民航班机。任杜林祥如何谦让，贺小军都坚持己见。李光明也在一旁附和：“贺董一番美意，杜总就不要推辞了。再说了，回北京的航班很多，我们随便赶哪一趟都行。去河州的航班，密度稀松得多。”

最后，贺小军亲自送杜林祥去机场，并站在停机坪上目送飞机滑入跑道。飞机腾空而起，杜林祥心中的巨石却落了地。辛苦了几个月，终于找到合适的买家，企业的资金困局眼看就能缓解。

海南的天空万里无云，好比杜林祥的心情。他忍不住低头俯视这座海岛，心中升腾起一种感觉：美丽的海南啊，你简直堪称杜某人的福地。当初就在这儿结识了吕有顺，如今又是这儿，让自己有了拨开云雾见青天之感。

海南之于杜林祥，冥冥中似乎真有某种魔力。此时他能否拨云见日尚未可知，但若干年后，他商业生涯中最后也是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大戏，却正是发端于这座海岛。这一切，自然都是后话。

4 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就不算是大问题

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借助邮件、传真等通信工具，双方敲定了所有合同细节。贺小军下周一就要赶赴河州，签订正式协议。杜林祥原本准备了盛大的签约仪式，不仅吕有顺，甚至省委常委、河州

市委书记陶定国，也有可能要亲自出席。李光明中途却打来电话，说贺小军这个人最不喜欢抛头露面。签合同是企业行为，千万别搞那么大阵仗。

无奈之下，杜林祥只好取消原定安排。签约仪式最后改在纬通集团的会议室举行，仪式结束后，贺小军连晚饭都没有吃，就匆匆赶回北京。保证金方面，贺小军也信守承诺，签约仪式后一天，他便把两千万打到纬通集团账上。而后，李光明又率领一个十多人的接收团队进驻河州，负责处理相关事宜。

杜林祥给香港的央企，还有那家有意购买摩天大楼的福建企业都打去电话，正式告知彼此间的谈判终止。杜林祥的口气颇为自傲，你们不是舍不得出高价吗？这世上总归有识货的买主！

转眼一个月就过去了，离贺小军承诺的首次付款日期只剩下十多天了。常驻在河州的李光明，一起喝酒时不断劝杜林祥放宽心：“尽管咱们都不是缺钱的人，但两千万毕竟不是小数目。我们要是不能按时履约，就只能眼睁睁瞧着两千万银子化成水。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贺董这几天一直坐镇北京调度资金，从各方面反馈的信息来看，一定不会让杜总失望。”

就在杜林祥坐等贺小军的巨额资金到账时，张清波却焦急万分地打来电话：“林祥，今晚上到乒乓球俱乐部见面。”张清波身为国内大型银行洪西分行的一把手，堪称河州不折不扣的财神爷。在杜林祥的记忆中，张清波很少这样语气急促。

乒乓球俱乐部就在市中心的一条小巷内。这家俱乐部还是杜林祥为了满足张清波喜欢乒乓球的爱好，投资几十万专门打造的。俱乐部里，只有两位乒乓球教练与三个服务员，平时很少对外开放。

过去张清波约杜林祥谈事都是来这儿。原来，张清波会先舒展臂膀练上几局，再坐下来切入正题。今天，张清波却一反常态，刚走进俱乐部就问道：“你的资金问题解决没有？”

杜林祥说：“基本解决了。我找到一家很有实力的买主，他们同意吃下十五层楼。再有半个月钱就到账了，到时企业的财务状况就大为改观了。”

张清波说：“你在我们银行有一笔六个亿的贷款，恐怕要提前归还。”

杜林祥一下紧张起来：“怎么回事？”自打宏观调控开始以来，张清波碍于上面的压力，已经停止向纬通集团放贷。不过对于过去贷出来的钱，张清波倒没有急着来催。一方面是张清波与杜林祥的私人关系，另一方面，吕有顺也从中做了很多工作。摩天大楼是河州重点工程，吕有顺以市长的名义出面，希望银行不要催逼太甚。

张清波说：“为了这个项目，你已经从我们银行贷出去二十多亿了。其中的许多贷款，手续并不完善，有些甚至是我特事特办，违规给你贷出去的。目前宏观调控，各家银行都在自查贷款，自我规范。另外不知道是谁给总行寄去告状信，指名道姓说那笔六个亿的贷款有问题。总行领导已经做出批示，要限期追回违规放贷资金。”

“老张，怎么你手底下也会出这种告刁状的恶狗？”杜林祥与张清波已有些交情，说话也颇为随便。

张清波痛苦地摇着头：“江湖险恶，防不胜防啊。那些整天对我点头哈腰的副行长，谁心里不在盘算着取而代之。我现在也没兴趣去追查是谁告的密，关键是把漏洞先堵上。你还记得杨行长吗？”

杜林祥说：“就是你们北京总行的副行长？过去在广东分行当行长，还是吕市长的同学？”

张清波点点头：“这次多亏了杨行长从中周旋，事情才没有闹大。要不然，不仅那六个亿的违规贷款要追回，还要殃及其他正规贷款。还有，我头上的乌纱帽能不能保住都悬。这件事情过后，还得去北京好好感谢人家。”

杜林祥焦急地说：“问题是我现在根本拿不出六个亿！”

张清波说：“你不是说半个月后就有一笔售楼款吗？”

杜林祥十分后悔刚才说了实话。这笔钱真要被张清波抽走，那企业下一步怎么办？杜林祥几乎大叫起来：“老张，那可是我的救命钱。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现在欠着建筑商的钱，甚至还欠着外面的高利贷，就指望这笔钱解困。你这杀出一只拦路虎，不是把我往绝路上逼吗？”

“你要分清楚轻重缓急！”张清波说，“那些建筑商还有放高利贷的，虽然闹得凶，但有吕市长护着你，大不了动用公安，一时半会儿翻不起大浪。我这边一旦出了篓子，总行决定严查，个人丢官不打紧，你的企业分分钟就得破产。”

杜林祥没有吭声。张清波的话不无道理，所有债主中，就数欠张清波那家银行的钱最多。人家还是央企，真要动真格，吕有顺都没辙。说分分钟破产毫不夸张，甚至纬通集团的存活时间只能以秒来计算。

张清波接着说：“再说了，你按时把钱还上，事情还有转圜。虽然是违规放贷，但摩天大楼毕竟是河州重点工程，我这也算迫于政府压力支持地方经济建设，那跟一般的官商勾结还不同。不就是手续不

完善吗？你按时把钱还上了，银行没有任何损失，我们到时想办法完善一下手续，又重新把钱放出来。有杨行长这层关系，加上我和吕市长一起做工作，应该很有把握。可要是你不能还上这笔钱，那方方面面都交代不过去。”

杜林祥半信半疑：“真能像你说的那样？”

张清波说：“当然！杨行长是总行分管领导，我又是洪西分行一把手，还有吕市长以地方政府的名义出面，问题不会太大。我的那位老同学，如今的常务副省长徐万里，他也同意，关键时刻省政府再出面协调。但违规放出去的贷款你要不能先还上，哪位领导都不好帮你讲话。”

杜林祥已没有选择的余地，他表情痛苦地说：“也只能这样了。对方的款一到，我就先还贷款。”

在张清波施加了巨大压力之后，杜林祥更是盼星星盼月亮一般，盼着贺小军的购楼款。如今的他，已经站到悬崖边上，任何一步不慎，都会粉身碎骨。

约定的付款日期转眼就到了。贺小军却亲自打来电话，说资金调度上出现一些问题，付款期限不得已要延后一周。电话中，贺小军言辞恳切地说：“我也知道这样做是我方严重违约，但的确是没有办法。希望杜总无论如何宽限一周，一周之后，钱准时到账。”

杜林祥一百个不情愿也只好答应下来。他如今只有这么一根救命稻草，除了紧紧抓住，已别无良方。

偏偏在这时，北京一家不怎么知名的媒体刊发了一篇报道《资金链断裂，银行逼债，纬通集团命悬摩天大楼》。报纸上记者的署名叫袁凯。尽管这家媒体不是什么大报，但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出现这

种文章，还是令杜林祥猝不及防。有些债主，因为看到这篇文章，又气急败坏地跑来公司大闹。

正在杜林祥焦头烂额之际，却接到一个电话：“杜总，你好！我是《新信报》的记者袁凯。”

杜林祥立即警惕起来：“袁记者，你好！你的大作我已经拜读了，总体来说很好，就是某些细节和事实有出入。我正想派人和你沟通一下，但又苦于联系不到你。”

袁凯说：“上次的报道推出之后，效果还不错。不过我也承认，那篇稿件有一个重大缺陷，就是没能采访到纬通集团相关负责人，有些话难免是一面之词。我准备推出一篇跟踪报道，为了做到公正客观，所以有些问题想直接跟你求证一下。”

杜林祥问：“什么问题？”

袁凯说：“这样吧，初稿我已经写好。就先发给你过目，如果当中有什么与事实不符的地方，我们再联系。”

袁凯很快将稿件传真过来，杜林祥抓起来一看，肺都要气炸了。先说文章的标题就很耸动——纬通集团大限将至。仔细看内容，除了对于纬通集团目前的困境有许多细节描写之外，还翻出不少陈年旧账，包括杜林祥以土地开发起家，曾在强拆中闹出过人命，还有集团高管安幼琪，此前曾在政府任职，并与一位被查处的贪官卓伯均关系密切。在袁凯笔下，许多虚虚实实的事件串联在一起，简直要把纬通集团置于死地。

杜林祥对媒体界的内幕也略知一二，这位袁记者没有直接发稿，而是先打来电话求证，敲诈的意味十分明显。这年头，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就不算是大问题！

杜林祥亲自拨通了袁凯的电话，满面笑容地说道：“袁记者，文章中许多内容都不是事实啊。要不咱们见一面，我把许多情况当面向你说明一下。”

“见一面也好！”袁凯说，“只是我现在人在北京，没空来河州。”

杜林祥说：“没关系，我正好要去北京出差。到时咱们好好聊一聊。”宽限给贺小军的一周时间马上要到了，杜林祥原本就准备去北京催债。

袁凯说：“恭候大驾。”

杜林祥当晚就飞到北京，不过袁凯却推说临时有事，要第二天下午才有空。袁凯也拒绝了去茶坊见面的要求，而把会面地点定在他的办公室。

袁凯的办公室就在宣武门附近的一栋普通写字楼里，办公室里除了《新信报》报社的招牌，还挂着文化传播公司的牌子。办公室的装修很简陋，里面坐着七八个着装随意的年轻人。袁凯是其中唯一拥有独立办公室的人，他把杜林祥迎进自己办公室，热情地沏好茶，并递上一张名片。

杜林祥瞟了一眼名片，除了印着《新信报》首席记者，还有文化传播公司的总经理。瞧这头衔，杜林祥已大体明白，这个袁凯，就是以新闻报道为幌子，要挟采访对象投放广告或公关费用的媒体混混。

杜林祥没话找话地说道：“袁记者年轻有为啊，不仅做新闻报道，还涉足文化产业。”

袁凯以一口标准的河州话说：“杜总，其实我们以前打过交道，只不过我这种小角色不太能入你法眼。”

杜林祥很惊讶，但绞尽脑汁也想不起何时见过这位袁记者，他说：“恕我眼拙，不知我们以前……”

袁凯说：“几年前我是《河州晚报》的记者。”

“《河州晚报》？”杜林祥自言自语道。这些年来，采访过自己的《河州晚报》记者起码有十多个。这么多人，他一时实在记不清了。

袁凯说：“当时杜总在河州西郊的棚户区做土地整理，结果强拆闹出人命。晚报派我去采访，回来稿子都写好了，却突然接到上面通知，河州所有媒体不准报道此事。后来我实在气不过，就把自己采访的文章发到论坛上。可是没过几天，我发到网上的稿子就被人删得无影无踪了。”

想起来了！虽然一直没有见过此人，但杜林祥与袁凯的确算是打过交道。当时在河州西郊棚户区搞拆迁，林正亮带人和拆迁户发生械斗。林正亮被人刺伤，对方则有一人丢了性命。杜林祥连夜去谈判，终于搞定了死者家属，可第二天还是有人把这事捅到网上。为此，吕有顺大发雷霆，还叫网监部门追查是谁发的帖。杜林祥和周玉杰也急匆匆赶赴北京，四处联系删帖公司清除网上信息。

杜林祥记得，当查出是《河州晚报》的记者把事情捅到网上之后，吕有顺还声色俱厉地表示要“严肃处理”。

尽管从未谋面，但袁凯留给杜林祥的印象可谓深刻。杜林祥好奇地问：“你怎么到北京来了？”

袁凯吸了一口烟：“中国的事情，喜欢层层加码。大领导发话要对我严肃处理，到了报社这一级，就变成了立即开除，而且河州的其

他媒体也没人敢录用我。不得已，我先是流浪到广东，两年后又来到北京。”

对于自己，袁凯一句话便轻轻带过。其实，作为一个80后，袁凯的经历远比同龄人丰富。

袁凯的父母是工人，没什么文化，一辈子就知道老老实实干活。从为袁凯取的名字，就知道这二老憨厚到何种地步。袁凯刚出生时，父母到处向人请教，给孩子取个什么名字好。有人存心戏弄他们，就说干脆让小孩叫袁世凯。这两人哪里知道袁世凯是何许人也，只觉得名字听上去还挺顺口，便欣然接受了。直到上初中时，袁凯实在不堪忍受同学的嘲笑，才去派出所改名，把中间那个“世”字拿掉。

袁凯从小便是厂区里出了名的淘气鬼。可就在他高考落榜的那一个月，父母竟双双下岗，全家生活陷入窘境。突如其来的变故刺激了这个聪明伶俐的少年。袁凯跪在父母跟前，希望父母给自己一个机会，让他复读一年。

一年后，袁凯果然不负众望，以高分考入洪西大学新闻系。其实以他的分数，上复旦大学都不是问题。只不过父母再三叮嘱，家里经济条件只能供他复读一年，填报志愿时千万不能冒险，最后才选择了有充足把握的洪西大学。

靠着父母走街串巷售卖下岗牌茶叶蛋，袁凯勉强完成学业。四年大学生活，也彻底改变了袁凯，他变成了一个充满理想抱负的热血青年。毕业时，有许多成绩不如他的同学都到了政府机关，而袁凯却执意进入《河州日报》当起了记者。他的理想就是成为法拉奇、邵飘萍那样的传奇记者。

三年《河州日报》的生活，袁凯却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面对那些“高度重视，强调指出”等八股味十足的官样文章，他感到十分厌

倦。他主动申请离开《河州日报》，转而进入市场化媒体《河州晚报》。在那里，袁凯倒是写出不少脍炙人口的佳作，特别是暗访假酒窝点、乡干部截访致使一名孕妇流产等稿件，引起社会强烈反响。他不仅成为河州的名记，甚至有不少市民称他为“袁青天”。

成功让袁凯个性中的桀骜不驯彻底释放。在采访杜林祥公司强拆闹出人命的新闻时，满腔热血的他，因为报纸不愿刊登他采写的稿件，而和总编辑拍桌子大骂。事后，他又把稿件放到网上，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

这一回，袁凯可是惹恼了大人物。不仅砸了饭碗，在河州也失去了立足之地。袁凯并没有灰心，心中的新闻理想甚至燃烧得更加炽烈。他毅然南下广东，加入一家在业界具有极强影响力的媒体。

在广东的岁月，他笔下锋芒更盛。其采写的多篇稿件，不仅在全国范围引起震动，甚至让两名县委书记丢了乌纱帽。不过，当他把舆论监督的矛头指向上海一家大型企业时，却遭遇到空前压力。对方投入重金公关，封杀了他的全部报道内容。而且还以虚假新闻的名义，将袁凯告上法院。报社迫于压力，让他停职休假。恰在这时，袁凯的母亲遭遇车祸，送到医院抢救不及过世。匆匆坐火车赶回河州奔丧的袁凯，在母亲灵前长跪不起。

事业遭遇挫折，亲人撒手人寰，或许正是这一连串的打击，让袁凯的内心发生重大转变。这么多年来，自己一直以正义的化身自居，可仔细想想，究竟得到了什么？无论是在河州还是广州，他当记者的收入，只够勉强糊口，根本谈不上孝敬双亲。母亲直到过世前都还推着一辆三轮车，沿街叫卖下岗牌茶叶蛋。如果自己的经济实力足够宽裕，哪里还会让母亲受这份罪？母亲如果不是整天走街串巷，岂会遭遇车祸？

更令这个年轻人绝望的是，他已经不知道自己在为何而战！曾经，他希望用手中的笔，来呼唤公平正义，推动国家的进步。可现实中，一个记者的力量是多么渺小。袁凯甚至开始嘲笑自己少不更事，不晓得天高地厚。

就算放弃这些远大理想，总可以用新闻来帮助一个个普通而无助的百姓吧？想到这里，袁凯更是痛心地摇着头。采访河州强拆案时，王家兄弟一开始对他千恩万谢，称他是“青天大老爷”，可一旦收下杜林祥的钱，马上翻脸不认人。王家老三后来还给袁凯打过电话，质问他为何把事情捅到网上，并说，如果因此妨碍了杜林祥给他们钱，就要让袁凯好看。

和上海那家企业对簿公堂时，也是当初的受害者收下企业巨额赔偿，反过来出庭指控袁凯写假新闻。只不过，那个上海人比河州的王家兄弟稍微客气一些，还专门打电话给袁凯道歉，说“自己昧了良心，不是人”，“袁记者，对方开价是一百万啊！有了这笔钱，我一辈子吃穿不愁了。像我这种工薪阶层，不可能不动心”。

袁凯经常想起鲁迅先生的小说《药》。小说中，华老栓与许许多多的中国人一样，既勤劳朴实又愚昧无知、麻木不仁，为了救儿子，他竟然拿馒头去蘸革命烈士的鲜血。鲁迅先生对人民大众是怀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这种态度，袁凯如今也有，但还要加一句“恨其不义”。

另外，那些整日把新闻理想、职业操守挂在嘴边的报社领导又如何呢？不论河州还是广州，一旦出了问题，袁凯总像替罪羊一样，被人毫不犹豫地扔出去。那些拿着高额年薪，甚至还有不菲红包收入的报社领导，却要月薪五六千、在采访一线风餐露宿的记者秉持职业操守，这不是扯淡吗！

这些年来，一直有人劝袁凯：“三流记者写报道，二流记者收红包，一流记者拉广告。”还有人说：“你那些负面报道，不过是你带来两三千的稿费，为你们部门主任带来万把块钱的红包，为广告公司、公关公司甚至删帖公司带来几十万的利润。仅此而已！”这些话，袁凯一开始只是一笑置之。现在，他不得不仔细掂量。

任何一个行业的操守都需要人身安全与基本物质生活做保障！为什么宋朝士大夫最有风骨，人杰辈出？身为开国之君，宋太祖赵匡胤留下煌煌祖训：“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这起码保证了士大夫群体的言论自由与人身安全，不用担心因为说错话而掉脑袋。此外，宋朝一直给予士大夫优厚的物质待遇。哪怕屡遭贬谪的苏东坡，到了岭南蛮荒之地，还能“日啖荔枝三百颗”，而不用像后世文人曹雪芹那样“举家食粥酒常赊”。

说到曹雪芹，袁凯自然想到了与宋朝形成鲜明对比的清朝。在那个曹雪芹尚且穷困潦倒，龚自珍只能徒唤“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时代，士大夫阶层已被精神阉割。没准哪天就家财散尽，脑袋搬家，此时谁还要去奢谈人格、尊严，只能是神经病。就说那个被电视剧吹得神乎其神的纪晓岚，其奴颜媚骨，实在比和珅好不了多少。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说的，有一天，纪晓岚在上书房，因为他眼睛不太好，没发现皇上，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老头子在哪儿呢？”结果乾隆皇帝从屏风后面转出来问纪晓岚“老头子”是什么意思？纪晓岚马上跪下来说：万寿无疆就叫作老，至高无上就叫作头，父天母地就叫作子。文人的马屁都拍到这水平了，夫复何言！

袁凯忽然觉得，让他这样的小记者去奢谈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实在极其荒谬。

在广州租住的小屋中，袁凯经常吃着泡面，抽着五块钱的白沙，不断在网络中找寻成就感。他在百度搜索栏中输入自己的名字，而后敲击回车键。很快，他的名字，还有那些名满天下的文章，就会在屏幕中出现。看到自己的稿件又被几十家网站转载，他会忘记贫困的现实，开心地笑起来。

在母亲的灵前，袁凯认为自己必须停止这种自娱自乐的游戏了。在追求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以前，他必须先改变自己以及家人的生活。

袁凯随即离开广州北上京城，什么新闻理想、职业操守通通被扔在地下。他与几个朋友联手，将一家原本做老年保健品的行业小报，改头换面成一家财经媒体。当然，他们的财经新闻主要是揭露各地企业的黑幕，然后再以此相要挟。袁凯不仅是这家报纸的首席记者，还自己成立了一家文化传播公司。

“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如今的袁凯，已从“三流记者”蜕变为“超一流记者”。过去，袁凯是名副其实的名记，其采访作风在圈内以剽悍著称。再难以采访的题材，交到他手上，很快就能获得突破。如今的他，敲诈作风同样以剽悍见长。什么龙潭虎穴都敢闯，单刀赴会的故事在他身上更是无数次上演。袁凯常说：“我们的对手全是身家不菲的商人或者手握重权的官员，跟他们叫阵，就是‘光脚不怕穿鞋的’。我们大不了不当记者，那些人如果丢掉书记、董事长的头衔，损失却是难以估量。”

看来，“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后面还要加一句，“流氓会武术，谁也挡不住”。

进京才两年，袁凯就开上了别克君越轿车，还给在河州老家的父亲购买了一套三室一厅的小区房。往日五块钱的白沙不再抽了，整日

叼在嘴里的已是软中华。今年年初，袁凯刚干过一票大买卖。他得知山西某地发生矿难，就第一时间刊发独家消息。而后亲赴当地与煤老板谈判，从撤稿到删除网上负面信息，直至摆平所有来采访的媒体，袁凯给出的打包价是一百万。心急火燎的煤老板眉头都不皱一下，当即让人打款。

看着坐在对面的杜林祥，袁凯心中更是百感交集。当初自己一腔热血要为民请命，结果连人家面都没见着，就被逼得背井离乡。如今赤裸裸的敲诈，却让不可一世的杜总乖乖坐到跟前。

在这间简陋的办公室里，杜林祥耐着性子说：“报道的有关细节，我稍后再向你谈。我倒是很看重贵报的影响力，想在你们这儿投放点广告。”来之前，杜林祥已经谋划好了应对之道。

袁凯用手指弹了弹烟灰，说：“我们这里半个版五十万。杜总如果愿意投广告，我肯定欢迎。至于新闻报道嘛，我也可以根据你的要求做改动。毕竟，针对广告客户与普通采访对象，待遇自然不同。”

袁凯的直率让杜林祥惊讶。不过想想这样也好，坐在这里云遮雾绕扯半天，到最后还不是个钱字。开诚布公讲出来，大家都轻松。仅仅半个小时，杜林祥就与袁凯谈妥。报纸不仅将封杀所有纬通集团的负面新闻，还会推出一篇杜林祥的专访来挽回影响。

杜林祥也很好奇，袁凯的稿件中披露了很多纬通乃至河州地产界的内幕，他是怎么知道的？而且，报道刊发的时间正是企业最危急的时刻，这样的火候把握，真是一种巧合？

袁凯却笑着说：“杜总，反正关于纬通的舆论危机已经过去。你就没必要管那么多细节。我现在不敢讲什么新闻操守了，但起码在圈子里混，还得讲江湖道义。”

杜林祥本来心乱如麻，此刻他也顾不得这许多，便起身告辞。袁凯的文章只能算个小插曲，贺小军的资金何时到位，才是生死攸关的大事。

5 周玉杰把赤身裸体的江小洋拖到小区空地一顿暴打

离开袁凯的办公室，杜林祥拨通了贺小军的电话：“贺董，离你承诺的期限，只有两天了，你那边不会有什么变动吧？”

贺小军坚定地说：“绝对不会。杜总尽可以把心揣回肚子里去。”

杜林祥还是不放心：“贺董，这种事可开不得玩笑！”

贺小军说：“放心。我不会拿着自己的两千万去开玩笑的。”

杜林祥说：“你在北京吗？”

贺小军答道：“在啊。这几天我一直在北京调度各地分公司的资金。”

杜林祥说：“我也到北京了，咱们出来聚一下吧。前几次都是你请客，也让我做一回东。北京的美食，我还是略知一二的。”

贺小军却推辞说：“我现在忙着调度资金，真没时间出来吃饭。一会我还得飞去上海，要两天才能回来。”

这一趟，看来又扑了空。杜林祥无奈地挂掉电话，心里却有些七上八下。这个贺小军，别看说话语气坚定，但似乎是在故意躲着自己。这种情况，以往可没见过。如果贺小军这边真放了鸽子，那纬通就要跌入万丈深渊了。

转念一想，杜林祥又实在不觉得贺小军像个骗子。再说，他骗我什么呢？真要毁约，贺小军只能眼睁睁亏掉两千万，其他什么也得不到。

杜林祥在北京街头闲逛了一阵，既然贺小军避而不见，久留京城也没什么意义。他挥手招来一辆出租车，直奔首都机场而去。还是早点赶回河州去吧，那里正有千头万绪的事情等着自己。

在回河州的航班上，杜林祥竟然遇到周玉杰。周玉杰看上去神情憔悴，脸上的胡子也没刮。据周玉杰说，他是到北京来出差，今晚赶着要回河州。杜林祥关切地问：“近来生意怎么样？”

周玉杰说：“还好。超市正在走上正轨。”

杜林祥一眼就看出，周玉杰没说实话。瞧那神情，生意也好不到哪儿去。不过，杜林祥实在是心烦意乱，也没有力气去过问周玉杰的情况。尽管周玉杰还欠着自己一千万，不过对于目前的纬通，一千万真可以说有它不多，没它不少。

飞机起飞后，周玉杰说自己这几天太累，闭眼睡了过去。直到降落在河州，他才缓缓睁开双眼。其实，两个多小时的飞行过程，周玉杰一直没有睡着。他只是以此为借口，不想同杜林祥说话。

周玉杰的确撒了谎。所谓“生意还好”自然是骗人，就连来北京出差都是鬼扯。其实，他在北京不过是转机。今天下午，他刚从平壤飞抵国内，再经由首都机场中转返回河州。

周玉杰的确一度燃起重整旗鼓的希望。但很快，冰冷的现实又将他浇醒。

以往，周玉杰开超市都是挟品牌优势，从业主那儿争取前两年免租的优惠政策，即便是那些谈不来免租条件的黄金口岸，最起码可以

开业半年后再支付租金。房租这一块，周玉杰暂时省下了。

门店装修他也不用发愁，通通让施工单位垫资装修，双方也会签订合同，装修完成，通过验收后，三个月内付款。

接下来就是招商与开业。按照行规，一旦超市开业，都会让经销商缴纳一笔不菲的进场费。更关键的是，每天超市销售的货款，是要几个月后再按比例返还给经销商的。周玉杰手里，等于捏住了一笔可观的流动资金。用这笔资金，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支付房租与装修款。

如此一来，周玉杰便可以放心大胆地做无本生意。每开一家新店，就能吸进一笔钱，同时也欠下一笔债。原本说来，欠债并不打紧，只要企业能通过后期的资金循环，一步步把过去的亏空填上，就不失为成功的现金流模式。就连那些国外大超市进入中国市场也都是采用这种模式。

但周玉杰面临的困局是：他的超市一直没有盈利，而且亏空越来越大。超市每个月的支出有房租、水电、人员工资等，而真正的进项就是按比例分成的货款。比方说，超市与经销商是三七分账，一件东西卖十块钱，超市就能分走三块，剩下的七块，几个月后再返还给经销商。如果进项大于支出，当然就实现盈利。但周玉杰旗下的门店能实现盈利的微乎其微。在黄坤出事、刘文雄刁难之后，周玉杰曾抱有侥幸心理，以自己的精明，再加上企业目前的规模，是能够渡过难关的。但当他把所有心思都扑到超市上时，才发觉自己过于一厢情愿了。

不能说周玉杰不聪明，但聪明也得分门别类。周玉杰过去是按资本运作的方式经营企业，讲究的是大开大合。而真要深耕一家企业，则需要下力气去做优做细。

周玉杰调研之后才发现，自己超市一个月的用电量，比许多外企大超市高出很多。一来，自己超市所用灯泡的瓦数偏高，二来，这些外企有十分严格的成本管控，比如客流量降低时，会有专人去把灯关掉。仅此一点就令周玉杰大发感慨，或许自己更适合长袖善舞运作各种关系，却并不是一个能对企业实施精细化管理的专才。

其实，应该感慨的何止一个周玉杰！那么多聪明绝顶的中国人，究竟拥有几家管理规范的大企业？倒是那些整日一丝不苟，甚至看上去傻乎乎的日本人、德国人，总能生产出令全世界尊敬的产品。

周玉杰过去快速扩张欠下太多旧账，单靠杜林祥的一千万，救救急还可以，要挽回大局实在是杯水车薪。在杜林祥那里不好意思开口了。外面能借的钱，甚至是高利贷都已经借过了。万般无奈之下，周玉杰竟想起了黄坤那句话，“赌场得意，商场失意”。更要命的是，他把这句话反过来理解：“自己商场失意，赌场岂不就要得意？”

他怀揣东挪西凑来的一千多万，直奔新加坡。在金沙娱乐城，他上半夜的确体验了“商场失意，赌场得意”的快感，大赢了五百多万。可下半夜风云突变，不仅赢的钱悉数输光，还倒栽进去两百多万。

周玉杰觉得新加坡风水不好，又去了马来西亚云顶赌场。马来半岛上，云顶高原的风光美则美矣，但周玉杰的手气丝毫没有起色。眼看一千多万只剩下一半，周玉杰彻底疯狂，怎么都是死路一条，只有坚持赌下去才有转机。

迷信风水的他不停变换位置，由澳门至平壤一路北上。最后在平壤市郊风景秀丽、柳树茵茵，因形似羊角而得名的羊角岛上，那座由外商投资兴建，且只对外国客人开放的赌场里，周玉杰输光了最后一点本钱。

心情沮丧的周玉杰刚走出机场，就接到姐姐周玉茹的电话。周玉杰强打精神说：“姐，找我什么事？我刚才还在飞机上碰到三哥呢。”

“是吗？”周玉茹说，“他看样子还好吧？”

周玉杰说：“他是你老公，他好不不好的，你怎么来问我？”

周玉茹说：“你三哥最近工作太忙，都好几个礼拜没回家了。”

周玉杰“哦”了一声，只听姐姐继续说道：“昨天小洋来找过我。你和她到底怎么回事？她说你在外面乱搞女人，还伤心地大哭一场。说实话，我过去也不喜欢江小洋，但人家毕竟和你一起患过难，咱们做人要讲良心。”

江小洋居然跑去找自己姐姐告状！周玉杰没好气地说：“别听她乱说。我就是最近工作忙，没时间陪她而已。”

周玉茹说：“那你就多抽点时间陪陪人家嘛！”

周玉杰说：“男人在外面拼事业，哪里说有时间就有时间。三哥不也好几个礼拜没回家了吗？”

周玉茹无言以对，只好说：“你自己的事情，个人好自为之。”

挂掉电话，周玉杰的心情更加烦躁。他今晚既不想去薛名仪那儿，也不想回江小洋的家。他甚至觉得，输得一干二净的自己已经没脸见人。

周玉杰内心深爱着薛名仪，但对于江小洋，也有难以割舍的情愫。江小洋是和自己共患难的女人，姐姐刚才说得没错，做人要讲良心啊！在平壤羊角岛赌场大败而归的那一刻，周玉杰就开始谋划自己

的退路。周玉杰认为，要实现这个计划，必须先安顿好薛名仪与江小洋。

“多少男子汉，一怒为红颜。多少同林鸟，已成分飞燕。”前一句说的是薛名仪，后一句就只能是江小洋的宿命。

想到这里，周玉杰驱车来到了过去经常光顾的一家高档夜总会里。周玉杰曾是这里的VIP客人，同薛名仪好上之后，却很少光顾了。夜总会的妈咪见到久违的周总，自然殷勤备至。

妈咪领着五位相貌妖艳的小姐走进包间，一脸热情地说道：“周总，我把店里最漂亮的五朵金花都给您带来了，看着谁顺意，您就直接挑。要不多挑几个，陪你玩刺激的游戏也行。总之能陪周总，就是姑娘们的福气。”

妈咪说的，一半是客气，一半也是实话。周玉杰在这家夜总会可是小姐们争先恐后抢夺的客户。周玉杰出手阔绰不说，长得也是帅气逼人。有两位和周玉杰上过床的小姐，私下还争论过周哥到底更像古天乐还是黄晓明。

周玉杰抬头看了看五朵金花。其中三个都是自己过去睡过的，剩下两张新面孔，估计是夜总会新近招聘的。周玉杰此时却没有这方面兴趣，只是挥挥手说：“叫她们都出去，妈咪你留下。”

妈咪顿时喜出望外。这位周总，偶尔心血来潮也会找那些有成熟韵味的妈咪玩一下。这位妈咪半年前就陪过周玉杰一次，收入颇丰不说，几番云雨之后，回家和那个吃软饭的死鬼老公睡在一起，竟“三月不知肉味”。

妈咪正在兴头上，却被周玉杰的一句话惊呆了：“你们这儿有鸭子没有？”

“周总，你想玩鸭子？”妈咪心想，这些个老板，莫不是女人玩腻了，还想玩男人？来店里找鸭子的女人的确不少，可像周玉杰这样同性依然相吸的，还是第一个。

“谁他妈玩鸭子？”周玉杰骂道，“我想找只鸭子，帮我做件事。”

钱能通神。只要出得起价钱，白天鹅都会翩翩起舞，遑论鸡鸭。很快，妈咪就把一位帅气的小伙带到周玉杰面前。周玉杰和这位小伙谈好之后，便双双走出夜总会。

周玉杰开着车，小伙坐在副驾驶位置。尽管心中对于男妓有着天然鄙视，但周玉杰也很好奇这些鸭子平时的生活，一路上便攀谈起来。

据小伙说，他以前在夜总会当保安，一个月工资一千五，后来实在穷怕了，便主动申请当男妓。经过夜总会的正规培训，他去年正式走上工作岗位。现在一个月收入达到两万，还把农村老家的父母接进了城。

小伙还聊到他的客人。根据他的统计，出来找鸭子的女人只有三分之一是那些富婆，剩下的三分之二则全部是夜场里的小姐。小伙也很纳闷，这些女人天天干那事，怎么还出来花钱找男人？

周玉杰倒不奇怪。他知道小姐们天天伺候男人，也渴望能被人伺候一回。加之在这方面看得很开，出来找鸭子不足为奇。官场上，那些整日伺候领导的秘书，最希望的不就是有朝一日自己变成领导，也能颐指气使地张狂一回吗？两者之间，道理是相通的！

说话间，车已驶到江小洋楼下。周玉杰抬头望了望，房间的灯已经熄灭，想必江小洋已经睡下。上楼后，周玉杰轻轻拿钥匙打开房

门。只听卧室里传出江小洋的声音：“谁？”

周玉杰说：“是我！”

江小洋躺在床上说：“你还知道回来啊！”

周玉杰没有搭话，而是朝那位小伙眨了眨眼。小伙赶紧脱掉衣裤，然后一丝不挂地冲进卧室。江小洋一直有裸睡的习惯，小伙掀开被子，猛地扑了上去。

江小洋一开始没反应过来，还娇滴滴地说：“外面女人玩腻了，还是觉得老娘这儿舒服吧！”

可几秒钟后，她就发觉不对劲，打开台灯一看，不禁尖叫起来。这时周玉杰走了进来，一把拉开小伙，骑在江小洋身上就是重重几耳光，口里还不停骂道：“你这个贱货，趁着老子不在，就敢偷男人。”

江小洋本想解释，却一点机会都没有。周玉杰抓起她的头发，把她拖到客厅，然后对着脑袋就是几脚猛踹。江小洋被彻底打蒙了！站在一旁的小伙心里也在发怵，这哪里是在打自己的女人，比打外面的贼还狠心。

周玉杰是个风流浪子，睡过的女人无以计数，但从没动手打过女人。今天，他却发狂一般拳打脚踢。商场的失败，赌场的挫折，这一段时间的郁闷心情，都在此刻宣泄出来。周玉杰心中默念着：“千万别手软！千万不能手软！”

周玉杰拖着赤身裸体的江小洋与那个小伙，来到楼下小区的空旷地。这一番动静，自然引来邻居与保安的围观。周玉杰边打边骂：“这个烂货，吃我的、穿我的，还在外面偷人。”

江小洋被打得眼冒金星，鼻血都流了出来。小伙也跪在地上，不时忍受周玉杰飞来的拳头。保安一开始觉得这是业主的家事，自己不便过问，但看到江小洋的伤势过重，唯恐闹出人命，纷纷赶过来劝架。围观的邻居七嘴八舌，那些平时看不惯江小洋一身妖艳打扮的中年妇女更是幸灾乐祸地说：“当女人的不知道自重，干出这种伤风败俗的事，挨打也是自找。”

闹了十多分钟了，江小洋还是赤条条躺在草坪上。有好心的邻居实在看不过，从自家拿出毛毯，扔给江小洋叫她盖上。周玉杰掏出一千块钱递给保安：“麻烦你们叫下救护车，把这个婊子弄去医院包扎一下。我再也不想看到她！”

周玉杰又扭头抓住那个小伙：“老子跟你还没完。”他推搡着小伙进了自己的车，扬长而去。

周围的邻居还在继续议论：“这两个男人，为了一个女人，今晚不知要干出什么事？”

“唉，自古红颜多祸水啊！”

“听说这男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在外面包养了一个女人。这种事，一个巴掌拍不响。”

.....

十分钟后，救护车开了过来。江小洋裹着毛毯坐上车时，眼中满是泪水。刚才她被打得晕头转向，不辨东西南北。现在逐渐冷静过来，以她的聪明，便不自觉地怀疑：今晚是周玉杰故意设下一个局，来对付自己。周玉杰，你好狠心啊！

不是狠心，而是苦心！周玉杰苦心设计出这一局的用意，江小洋以后就会明白。

6 商人怎么可能和官员成为朋友

大学时代，周玉杰曾迷恋过莎士比亚的戏剧。莎翁四大悲剧之一《麦克白》中曾有一句名言：“上帝欲其死亡，必先令其疯狂。”可如今的周玉杰认为，必须超越莎翁的境界，才能迎来转机。那就是：要想不死亡，必须更疯狂！

当周玉杰开启自己无可救药的疯狂之旅时，死亡的气息却正向杜林祥逼近。

约定的最后打款期限已到，贺小军又一次爽约了。杜林祥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连续给贺小军打了几十通电话，对方不是关机，就是不在服务区。两天后，贺小军终于回了电话，并表示自己经过不懈努力，还是没能凑到足够资金，收购事宜只能取消。贺小军甚至问：“看在咱们朋友一场，那两千万保证金能不能通融一下？”

杜林祥气得大骂：“我都快死掉了，那两千万只能跟着我陪葬。”

当天下午，李光明率领的团队就灰溜溜撤出河州。临行前，他还给安幼琪打过一次电话，连声说着抱歉。安幼琪显得比杜林祥有风度，只是淡淡地说了句：“没关系。”

贺小军走了，张清波却逼得一天比一天紧。他一连几个电话追着杜林祥说，总行的审计组马上就要到河州了。再不把六个亿的贷款还上，大家都得玩完！

杜林祥想到了香港的央企与那家福建企业，一开始同人家接触过一段时间，后来因为与贺小军签署合同，才没再谈下去。杜林祥厚着脸皮打去电话，希望能重提收购事宜。当初拒绝别人时，杜林祥一副

志得意满的样子，如今别人也不忘冷嘲热讽一番，明知故问地说，这几个月都过去了，怎么又旧事重提？

面子还在其次，经过这一番折腾，对方的报价不涨反跌。此时不趁机敲你一笔，更待何时！

杜林祥已经铁了心要亏本甩卖，只要能回收现金保住企业就行。但对方后面的答复却让杜林祥心如死灰。价格下调不说，付款期限起码也得半个月后。香港企业的董事长告诉他：任何一家企业都不会在账上摆几个亿的现金，那不符合常识。当初杜总拒绝我们后，我们便把准备的资金投向其他项目了。如今要重新收购，肯定需要时间再组织调度资金。

杜林祥知道，对方说的也是实情，让大笔资金趴在账上睡大觉，同样是企业经营的大忌。但是，杜林祥可以给他们时间调度资金，张清波可不会给杜林祥时间。

坐在办公室里，那些恐怖的场景一次次浮现在杜林祥脑海中：总行的审计组一来，张清波也无能为力了，整栋摩天大楼都会作为抵押物被银行没收。这个消息一旦传开，那些建筑商会闻风而动来砸了纬通的办公室。企业当然要破产，他杜林祥个人说不定也会背上官司。毕竟，那些大额贷款中，有许多都有违规之嫌，真要深究，告你个骗贷绝不为过。抄家、判刑、坐牢……杜林祥不敢再想下去。

公司里弥漫着树倒猢狲散的气氛。就连一向忠心耿耿的林正亮，私下也在谋划自己的退路。想来也不奇怪，当初跟着杜林祥从农村老家走出来的林正亮就是个一文不名的穷小子，除了死心塌地跟着杜林祥，他没有其他路可走。现在的林正亮也是身家不菲的林总了。人家有老婆、孩子，还有几个温柔漂亮的情妇，凭什么跟着你陪葬？

倒是安幼琪，还算有情有义。她不断提醒杜林祥注意身体，还经常给他讲史玉柱兵败巨人大厦，几年后又东山再起的故事。但杜林祥能成为史玉柱第二吗？说实话，他没有这个底气。

两个弟弟杜林阳、杜林斌，平时在公司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角色，公司的人只是看在杜林祥面子上，不敢招惹这两尊瘟神。关键时刻，两兄弟倒是整天围着杜林祥转，叫哥哥振作精神。杜林祥不得不感叹，到底是“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两个弟弟尽管能力有限，可那份忠诚，还真是外人比不了。

眼看大限将至，杜林祥整日把自己锁在办公室，甚至已经失去继续挣扎的勇气。这时，他接到吕有顺的电话：“林祥，我昨天碰到万顺龙。又跟他说起摩天大楼的事，他依旧表示愿意出资购买摩天大楼的部分楼层。”

杜林祥却一点开心不起来：“吕市长，暂且不说万顺龙出得起多高的价钱，关键是他能在短时间拿出那么多现金吗？这可是好几个亿，而且离张行长规定的最后期限不到一周时间了。连香港的央企都说不可能在一周内凑集六个亿，他万顺龙能行？过了这个期限，他再掏钱出来，就毫无意义了。”

“你别灰心。”吕有顺说，“我知道万顺龙上个月刚把在城东囤的两块地转让给北京的开发商，加之他企业的现金流一直比较好，没准他真有这个实力。现在河州除了他，也找不出第二人了。”

万顺龙上个月卖地的事，杜林祥也知道，顺龙集团的现金，此刻应该是最充沛的，没准他真能助自己一臂之力。杜林祥萎靡到极点的精神稍微振作了一下：“我再去找万顺龙谈谈？”

“好吧。你努力去谈，我这边也会为你敲边鼓。”对于摩天大楼，吕有顺始终倾尽全力。真让纬通集团倒闭，那也是吕有顺治理河

州政绩中的一大败笔。曾经，吕有顺甚至打算让国资委旗下的投资公司来接盘，但苦于宏观调控环境下银根紧缩，国资委的投资公司资金也不宽裕。而且投资公司的钱还要拼命支撑另一个重点建设项目——河州新机场，自然无暇他顾。万顺龙，几乎成了唯一能从口袋里掏出钱的角色。

下午，张清波又打来电话逼债，杜林祥说今晚去找万顺龙做最后努力。张清波一听，也自告奋勇：“我今晚上正好没事，也可以去帮你助阵。他万顺龙这些年从我们银行拿走多少贷款！这次他要不给面子，以后再来贷款时，老子也要公事公办！”

张清波比吕有顺还急。摩天大楼垮了，吕有顺只是政绩有亏，张清波却恐怕连仕途都保不住。那些追不回来的违规贷款，他作为一把手肯定难辞其咎。

杜林祥高兴地说：“张行长亲自出马，那是求之不得。”张清波号称洪西省的财神爷，管理着全省数一数二的大银行。像他这种人，那些中小开发商想巴结都没门，即便是万顺龙，也不得不给几分薄面。

穷途末路的杜林祥，此时倒平添出几分信心。光说今天谈判的阵势就够咄咄逼人了。市长在后面压阵，银行行长冲锋在前，那不是谁都能享受的待遇。

下午六点多，杜林祥带着破釜沉舟的决心，与张清波一起来到顺龙集团总部。万顺龙亲自在大堂迎接，三人寒暄一阵后才坐电梯上到顶层。

今晚所谈的议题既重要又敏感，张清波没带秘书，只是让驾驶员在楼下等着。这场顶楼密谈，将在极大程度上决定一行人的未来命运。

走进那间古色古香的包间，顺龙集团的常务副总孙兴国早已招呼服务员把茶沏好。万顺龙请众人入座，并说道：“林祥，咱们谈个小生意吧，你还把张行长拉来，搞得我压力很大呀。”

“万总口气不小啊！”张清波说，“几个亿的买卖，在你口里竟然是小生意。既然这么财大气粗，那你欠我的几亿贷款，是不是早点还上？现在宏观调控，银行也缺钱。”

“张行长，这是什么话？”万顺龙说，“咱们这笔贷款，按合同明年才到期。现在可不是催债的时候。”

张清波笑了起来：“我知道明年到期。但瞧着你这么阔气，估计你能提前还贷。这样一来，你也能省点利息。”

“在你这个财神老爷面前，谁敢装阔气啊！”万顺龙摇着头说。

坐在一旁的杜林祥心想，有张清波助阵，自己的压力的确减轻不少。今天自己是来接受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在万顺龙面前，自然说不起硬话。张清波凭着自己的身份，倒可以不时敲打万顺龙几句。对这位财神爷，万顺龙起码不敢直接撕破脸。

品了一会儿茶，万顺龙就开始招呼上菜。张清波不想兜圈子，开门见山地说：“万总，今天我们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还是说说摩天大楼吧。”

万顺龙放下筷子，愁眉不展地说：“这件事吧，我几个月前同林祥谈过一次，吕市长也跟我打过几回招呼。以顺龙集团的实力，运作摩天大楼项目难度不小。如果纯粹从市场角度考虑，我是不会接手的。但吕市长既然发了话，今天张行长又莅临指导，加上我同林祥多年的关系，我可以考虑投资购买部分楼层。”

正如那天万顺龙与妻子马晓静交谈时所说，真心想买一件东西，一定不要把想法流露出来，甚至可以装出一副迫于无奈的样子。直到现在，万顺龙依然秉持这一原则。听他的口气，完全是看在这么多人的面子上才不得已忍痛投资。

张清波不以为然地说：“万总，你不要说得这么为难！摩天大楼这个项目的市场潜力，我想大家都应该清楚。如果不是遇上宏观调控，林祥他还舍不得卖呢！”

这生意谈得！杜林祥这位主角还没开口，张清波便急不可耐地劈出三板斧。

万顺龙也不是吃素的，他微微一笑，说道：“提起市场潜力，我倒想多聊几句。什么叫摩天大楼，其实有很多标准。如果按照‘152米’这个美国标准来统计，中国目前在建的就有两百多座，相当于美国在过去一百多年建成的总数。中国人对于摩天大楼似乎有种情结。前几天我看新闻，西南的一座边陲小城竟然打算兴建高达528米的亚洲国际金融中心，这甚至超过了当今中国的第一高‘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万顺龙点燃一支烟，继续说：“尤其到了晚上，我们去看北京、上海的摩天大楼，流光溢彩煞是漂亮。可也许人们还不知道，很少有别的地方的摩天大楼像中国的摩天大楼一样，用LED灯把大楼的外部照得灯火通明。人家的光是从内部发出来的。比如香港环球贸易中心，几乎二十四小时灯火通明，因为里面的公司基本上都是二十四小时两班倒，白天的工作人员应对中国、亚洲区的业务，夜晚的工作人员应对美洲等时区的业务。这从一个侧面能反映中国摩天大楼的使用率。建摩天大楼，楼层越高，增加的成本越多。300米的摩天大楼造价需要

35亿元，增加到400米需要多投入25亿元，再往上增高100米的代价就变成了30亿元。”

万顺龙最后说：“建摩天大楼的确能提升城市品位，但从企业投资的角度来看，摩天大楼的回报率并不高。台湾第一高楼——101大厦用了十年的时间才开始盈利，这还是因为它的特殊身份和全球广告推广。”

万顺龙算是把张清波的话不软不硬地顶了回去。对于所谓市场潜力巨大的说法，他似乎并不认可。在河州民营企业家中，敢对着行长大人如此说话的，万顺龙大概是唯一一个。万顺龙曾经是官场中人，他的许多党校同学如今也是地位显赫。因此，他对于官老爷们没有那种天然的畏惧感。

杜林祥听着万顺龙的话，心中却是五味杂陈。万顺龙所说，当然绝非字字珠玑，有很大程度，他也是借贬损摩天大楼的市场前景来压价。但不可否认，人家对于摩天大楼是做过深入研究的，有些见解发人深省。自己这个当局者，莫非真不如旁观者清？

“现在说这么多都没用了。”张清波说，“万总，当务之急不是开一场有关摩天大楼发展趋势的研讨会，而是你能否出资买下部分楼层？”想着审计组再有几天就要到河州，张清波心急如焚。他可没有耐心听万顺龙的长篇大论。

万顺龙夹了一口菜，说：“你们二位一起来了，还有吕市长一天几个电话，这面子我无论如何也要给。只要杜总这边条件合适，我愿意出资买下部分楼层。这个项目，赚不赚钱倒在其次，只要各位以后还记着有我这么一号弟兄，曾经为你们两肋插刀，我就心满意足了。”

“别说得这么严重。”张清波忍不住说，“万总刚才对于摩天大楼的分析，我大体还是同意的。只不过，你如果现在出手，是在特殊情况下去抄底。你极大地规避了可能的市场风险，却有望获取最高的市场利润。”

张清波看了一眼杜林祥说：“林祥，不管怎么说，万总已经表态了。那你也谈谈你的条件。”

杜林祥说：“我记得第一次和万总谈，你说准备买下十层楼。这个现在没有变化吧？”

万顺龙点点头：“以顺龙集团的实力，能吃下十层楼就不错了。”

杜林祥说：“一层楼大约有五千平方米，十层楼按五万平方米计算，每平方米一万二怎么样？”第一次接触时，万顺龙开出的每平方米一万的价格，直接把杜林祥气跑了。今天有张清波助阵，杜林祥还是希望能在价格方面尽量讨到便宜。

万顺龙一脸错愕的表情：“多少？一万二？”

杜林祥说：“万总，你刚才也说了，一栋摩天大楼，成本就得几十亿。这个价格，已经是最低价了。现在河州的房价都在一万左右，你相当于用买普通住房的价格，在买高档写字楼。”

万顺龙坚定地说：“一万二这个价，谈都没法谈。”

场面一下僵持起来。张清波说：“万总，既然是谈生意，你也报个价嘛。”

万顺龙伸出一根手指头：“我还是坚持原来的意见，就一万。”

“一万太低了。万总，你在河州买商品房，现在也找不到这个价钱。”张清波说。按说人家谈生意，张清波不该这么积极，但他实在坐不住。价格高低，他本没什么意见，只是担心杜林祥收回来的资金还不够还自己贷款的。

“张行长说了句公道话。”有张清波帮腔，杜林祥的底气也壮了一些。

万顺龙叹了一口气：“本来我是不想买摩天大楼的，只是领导们发了话，我不敢不听。事情到了这一步，林祥与张行长又都这么说，我就狠心再退一步，一万零五百元，这是最后底线。”

杜林祥摇着头说：“不行！没有七个亿的现金，我无论如何不能出手。”

杜林祥报出七个亿是有根据的。六个亿用来还张清波的贷款，还有一个亿作为企业的流动资金。这些话当着万顺龙自然不好明讲，张清波却听得懂。

张清波说：“万总，我看你还是再加点。你帮杜总，也是在帮吕市长和我。这么多年，你和我们银行之间的合作可一直是十分愉快的。”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张清波相当于是在威胁万顺龙了。

万顺龙话锋一转：“林祥，我听你那意思，是急需七个亿的现金？”

这涉及谈判双方的底牌，杜林祥闷头喝茶没有回答。万顺龙并不介意，旋即说：“我有个折中方案。价格我是没法加了，但离你七亿的要求，中间又还差着两亿多。要不我再租下你几层楼，这两亿就算我提前付的租金。”

这似乎是个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可问题是：怎么个租法？租金怎么算？

万顺龙又点燃一支烟，说：“按八十元每月每平方米的价格，我另外租下你二十层楼，租期十年。这样，每年的租金就是九千六百万，我把前两年的租金凑够两亿先给你，后面几年的租金，再每年按时支付。”

杜林祥气得脸色发白。在他看来，万顺龙此举已经同抢劫无异了。如今，京沪等地摩天大楼的租金已是三百二十元每月每平方米，哪怕在河州，租一百六十元也是轻而易举。万顺龙八十元的价格拿过去，等于转手就有翻番的利润。而且还一口气租十年，相当于十年内，自己都只能眼睁睁看着万顺龙坐地吸金。十年下来，只是当个二房东，万顺龙就把近十亿的利润揽入怀中。

万顺龙接着说：“我还有一个条件，就是上回跟林祥说过的，我想顺便取得这座楼十年的冠名权，以后它就叫‘顺龙财富中心’。”

杜林祥已无法忍受下去，升高语气说道：“这两个条件，我都没法接受。”

场面又一次僵持住。张清波不停揉着太阳穴，没有说话。杜林祥很纳闷，万顺龙后面提出的条件，比前面所说更加苛刻。为何刚开始一直站出来主持公道的张清波，这会儿竟闭嘴了？其实，张清波不是要为杜林祥出头，而是为那六个亿的违规贷款操心。万顺龙纵然狮子大开口，但按这个条件，自己的贷款算是有着落了。

万顺龙主动打破沉默，说：“林祥，我知道这些条件十分苛刻。但你也要替我想想，如果没有利润，我干嘛砸那么多钱进来？大家都是商人，不是慈善家。”

杜林祥有点生气地说：“纵然在商言商，也要讲一下商道。万总刚才的条件，不是商人应该提出来的。”

万顺龙开导他：“摩天大楼有接近一百层，我买下十层，租下二十层，就算你吃了亏，可剩下几十层，还能赚回来呀。另外，如今中国许多开发商建摩天大楼，除了在这栋楼上赚钱，还指望能以这个项目从政府手里拿到许多配套的低价土地。据我所知，你当初决定投资摩天大楼后，政府也在河州新城给你配套了许多低价土地。”

万顺龙接着说：“不管摩天大楼本身，还是低价配套的那些土地，如今都处于开发阶段。你只要能挺过难关，熬过宏观调控，未来都能赚钱。可要是因为摩天大楼，把自己的企业拖垮了，那就真是鸡飞蛋打了。不仅你的企业前景不妙，还会拖累许多曾帮助过你的人。”

最后一句话，万顺龙故意加重语气，是有意说给张清波听的，他也希望杜林祥能把这话转达给吕有顺。

张清波这时轻声说道：“杜总，要不你认真考虑一下？”听这口气，有劝杜林祥妥协的意味。

杜林祥依旧摇着头：“这样的条件，我没法考虑。”

张清波顿了顿说：“大家已经初步交流了看法，我看各自回去再考虑一下。今天先这样吧！”

二人起身离开，万顺龙自然殷勤备至地送行到楼下。转身回到顶楼包间，万顺龙看着一桌丰盛的菜肴，不禁说道：“太浪费了。咱们精心准备的一桌菜，居然挑都没挑几下。那瓶茅台，也才喝了三分之一不到。”

公司常务副总孙兴国附和道：“是啊。这桌菜还是专门请大酒楼的厨师来做的。不过我看，再好的菜，杜林祥今晚也吃不下。”

“你眼力倒不错！”万顺龙笑起来，“不过没关系，他们从我这儿离开，还要接着吃夜宵，谁也不会饿着。”

“夜宵？”孙兴国有些纳闷。

万顺龙说：“他们各自都装着心事，不得继续开会研究出个结果？”

孙兴国恍然大悟，连声说着：“对，对，对！”

万顺龙坐回自己位置，斟满一杯酒，说：“兴国，他们不吃咱们吃。你坐下来，陪我好好喝几杯。”

万顺龙心情大好，痛快地饮下一杯：“我精心谋划了好几个月，钱也扔出去不少，总算到了收网的时候。今天跟杜林祥一谈，我更认清他是穷途末路，狗急但又不肯跳墙。”

“万总可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孙兴国竖起大拇指说。

孙兴国接着说：“那个杜林祥，不过一个小包工头，怎么敢不自量力和您较量！不过看他今天那样子，真有些‘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的味道。拉来张清波助阵，今天下午吕有顺也打了好几个电话，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

“你啊，还是没看明白。”万顺龙说，“几个月前，我们家晓静也告诫我，说这个杜林祥已非‘吴下阿蒙’，他同吕有顺、张清波都攀上了关系，不可小觑。你们不知道，杜林祥今日之败，全在这两人手上。”

看着孙兴国一脸疑惑的样子，万顺龙说：“从远了说，杜林祥就因为要去抱吕有顺的大腿，给人家送什么政绩，才蹚了摩天大楼这趟浑水。从近了说，这两人会施加各自的影响力，最终让杜林祥答应我的条件。别看吕有顺、张清波气势逼人，但他们关心的是这个项目的成败，而不是杜林祥的死活。”

万顺龙接着说：“我倒不是说杜林祥与他们的私人关系不好。只是吕有顺、张清波都是吃官家饭的，任何事情只要威胁到自己的乌纱帽，通通都得让路。我提出的方案能够保住这个项目，既成全了吕有顺的政绩，也帮张清波解了套，他们会去做工作，劝杜林祥接受的。”

万顺龙叹了一口气：“杜林祥是个聪明人，可他一直没弄明白，商人怎么可能和官员成为朋友？两者之间，可以合作，但绝不是朋友。‘无商不奸，无官不诈’，都是奸诈之徒，还当什么朋友！”

这一番话令孙兴国醍醐灌顶。隔了好一阵，他才开口说：“他们为了各自前途，当然会逼杜林祥就范。但我担心，这两人是否也会反过来劝我们也让一步？”

“所以呀，我才把租金价格压那么低，又提出冠名权的事。”万顺龙说，“谈判桌上，不妨先狮子大开口，这样就算有些目标最后落空，也无碍大局。相反，还能制造出一种我方已经做出最大让步的效果。”

万顺龙没有料错。杜林祥、张清波离开顺龙集团后，就在路边找了一家茶坊，坐进去继续商量起来。

茶坊的装修很一般，包间里只有一扇小窗户，不时还从隔壁传来搓麻将的声音。张清波是在车里远远瞧见有这么一间茶坊，就直接让

司机开了过来。以他们的身份，实在不该混迹于这种低档茶坊。只是情势紧迫，二人也顾不得许多。

杜林祥愁眉紧锁，大口抽着烟。隔了好一阵，他才开口说：“万顺龙这是在乘人之危，他提的条件太苛刻，根本无法接受！”

“如果不接受他的条件，你还有什么办法没有？”张清波问。

杜林祥摇摇头：“没有。”近来这几个月，他一门心思想着与贺小军合作。贺小军中途毁约，加之张清波给出的最后期限又如此迫近，他实在无力回天。

张清波说：“我还是劝你考虑一下万顺龙的方案。这小子的确够黑，但起码他给出的方案能够在关键时刻救你一命。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张清波还有一句话没说，万顺龙的方案，也是目前唯一能保住他乌纱帽的方法。

杜林祥还在坚持：“光说这十年的租金，万顺龙就能赚十个亿。还有他买下的十层楼，等到市场环境略微好转，每平方米起码能加价两万元卖出去，这一块他又赚了十亿。敢情我辛苦好几年，钱都让他赚了。”

张清波说：“万顺龙赚多少钱，那是他的事。问题关键在于，没有他的钱，你过不去这道坎。”

张清波的态度已经很明朗，他是力主杜林祥与万顺龙合作的。总行审计组还有几天就要到河州了，张清波心里最在乎的就是如何填补那六个亿的违规贷款。

杜林祥的手机响了起来，吕有顺打来电话问：“林祥，刚才万顺龙给我打电话，说谈判很不顺利，是什么情况？”

听完杜林祥的汇报后，电话那头的吕有顺叹了一口气说：“林祥，现在你恐怕要拿出壮士断腕的决心了。万顺龙的确很混账，但他的话不无道理。我个人觉得，只要渡过目前的难关，你剩下的楼层还能赚钱，企业的其他项目还能盈利，可要就这么垮掉，那真是连最后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杜林祥绝望了！万顺龙正张开血盆大口，而吕有顺与张清波这两个原以为是自己盟友的人，也彻底离他而去。政绩、官位，在吕有顺、张清波心中无疑是更重要的东西，你杜林祥是亏是赚，只能退居其次。

包间里陷入沉默。杜林祥不停抽烟，弄得里面烟雾缭绕。张清波呛得受不了，顺手把房门打开。可大厅里一伙人正在打牌，嬉闹声一浪高过一浪。

张清波火了，把服务员叫过来：“这里怎么这么吵，叫外面的人声音小点！”

茶坊是家小店，还从没见过这么爱摆谱的大爷。服务员顶撞道：“都是客人，我怎么去跟人家说？嫌吵就不要进来。”

张清波很想发作，但最后还是忍住了。真把事情闹大，传出去他们两人跑来这种茶坊，也不是什么光彩事。唉，不是心里有急事，张清波断不会慌不择路选择来这里。

几分钟后，杜林祥终于开口了：“已然是这种情形，我还能说什么。城下之盟，本来就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本钱。不过，万顺龙的条件我还是不能全盘接受。冠名权的事，我不能退让，还有租金也必须涨一点。”

杜林祥终于松口，张清波也松了一口气。张清波拍着胸脯说：“这个我去和万顺龙谈。他小子占的便宜够多了，也该适可而止。”

杜林祥接着说：“还有一点，售楼款与租金是拿来救急的。合同签订三个月后，万顺龙还要借我三个亿现金。现在纬通太缺钱，必须要注入现金才能重新步入正轨。反正要签长达十年的租约，他不用担心我赖账，以后就拿租金去抵。”

张清波说：“按说你的这条件也不苛刻，但我担心万顺龙他手里也没这么多钱。”

杜林祥说：“万顺龙跟我不一样，他企业的财务状况一直很好，而且名下还有几栋大楼可以拿去抵押。实在不行，张行长想想办法，再贷点款给万顺龙。”今天晚上，张清波不是一直在劝杜林祥签城下之盟吗？那他恐怕也得出点血。

张清波说：“现在是宏观调控期，贷款哪有这么容易！”

杜林祥说：“宏观调控也是严控一些不符合规定、风险过高的贷款。万顺龙真要拿出正儿八经的抵押物，那就是合理合法的贷款，有什么问题？老张，你那边想想办法，通融一下。”

张清波狠狠心说：“只要万顺龙能拿出像样的抵押物，我这边一定想办法。”

在这间简陋的小茶坊中，两人终于达成一致。张清波最后说：“林祥，明天我和吕市长去找万顺龙谈，你就等我们的消息吧。万顺龙现在是吃定你了，你出面反而被动。”

第二天一早，吕有顺就把万顺龙、张清波找来办公室。三人讨价还价了一个上午，直到中午时分，张清波才给杜林祥打来电话：“我们都谈妥了，万顺龙放弃冠名权的要求，以后这座摩天大楼还是叫纬

通大厦。租金从每平方米每月八十元涨到一百元。那三个亿的借款，我和万顺龙负责协调解决。如果你没意见，晚上就能签合同，万顺龙保证明天就打款。”

这已经是最不坏的结局了。杜林祥点点头说：“好吧，晚上我就去签字。”

放下电话，杜林祥心中很不是滋味。张清波让杜林祥不要出面，平心而论也是一番好意。吕有顺、张清波一齐出马，就是要对万顺龙施加空前强大的压力，这个项目不仅是杜林祥的生意，也是吕市长与张行长的心血，你万顺龙给不给面子，自己看着办！

但是，今天这三人在办公室里谈的，毕竟是攸关自己命运的议题。这种关键时刻，杜林祥连入场券都没拿到。

后来出差时，杜林祥在机场翻看一本写二战的书。他猛然觉得，吕、张、万三人的密谈，竟和二战时的慕尼黑阴谋、雅尔塔协议差不多，几个大国在密室中就决定了众多小国的命运。而那些可怜的小国，连旁听资格都没捞到。

晚上的签字仪式依旧在顺龙集团总部举行。万顺龙准备了上好的香槟，杜林祥喝进嘴里，却感觉比中药还苦。离开时，杜林祥对万顺龙说：“你这栋大楼应该改名叫‘马关大楼’。”

万顺龙问：“为什么？”

杜林祥说：“我现在成了李鸿章，到这儿是来签卖国条约的。”

“林祥现在也读了不少书啊。”万顺龙笑着说，“不过不能叫‘马关大楼’，应该叫‘春帆大楼’，因为《马关条约》是在日本山口县的春帆楼里签的。”

站在一旁的吕有顺、张清波也笑了起来。杜林祥却悔恨不已，自己才读了多少书就跑来在万顺龙面前班门弄斧，一点便宜没捞到，还白白自取其辱。杜林祥恨透了自己：文化没别人多不说，做生意又被狠宰了一刀。

第八章 破解局中局

贺小军的报价比所有竞争者都高，而且其展现出的实力与诚意，也令杜林祥深信不疑。杜林祥自然拒绝了其他买主，转而与贺小军合作。几个月的黄金时间啊，就这样白白流逝。商场如战场！战场上，几分钟时间就能扭转战局，而自己竟然被人骗走了几个月光阴！当贺小军最终退出时，已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在灭亡与妥协之间，杜林祥只得接住万顺龙抛来的橄榄枝。

1 周玉杰丢弃了起码的商道良心

这份割地赔款的卖楼协议确实为杜林祥带来了喘息之机。万顺龙那里三个亿的借款很快就兑现。归还到银行的贷款，经过吕有顺与张清波的不懈努力，在补齐相关手续之后，又重新流回杜林祥的公司。

已停工一段时间的摩天大楼工地，重新忙碌起来。杜林祥依旧每天来到工地巡视，但心情大不如前。看着将要完工的大楼，杜林祥觉得完全是在为别人做嫁衣。这栋大楼是吕有顺的耀眼政绩，也为万顺龙创造了几十亿的财富，不过自己到头来究竟捞到了什么？

杜林祥私下打过一个比喻：自己向外借了十块钱，去买面粉和食用油，准备烙一张大饼。原计划这张大饼能卖出十五块钱的价格，十块用来还账，剩下五块成为利润。可最后，万顺龙只出了三块钱，就买走了半张大饼。外面的债务自己依旧背负着，却只剩半张饼可卖。更可气的是，万顺龙那半张饼的成本只有三块钱，而自己这半张饼的

成本却高达七块。就算以后销路不错，在这个项目上，他的利润也远不如万顺龙。

想起这些，杜林祥头就发涨。万般无奈之下，只得自我安慰，到现在还能捡回一条命，就算福大命大了。除此以外，还得求菩萨保佑，未来几年资金链可别再出什么问题，自己真经不起任何折腾了。

春节之后，杜林祥跟一群开发商去了台湾，考察过程中就有一站是台北101大楼。这栋世界知名的摩天大楼，自然引起杜林祥的极大兴趣。与101大楼的一位高管长谈之后，杜林祥有了一种茅塞顿开与自惭形秽的感觉。

对方高管向杜林祥介绍了一个新概念，叫作“美国绿建筑协会的白金认证”。这可是杜林祥过去闻所未闻的东西，他问：“这个认证有什么用？”对方十分惊讶：“杜总把一百层的摩天大楼都盖起来了，居然还没听说过‘美国绿建筑协会的白金认证’？”

杜林祥点头确认后，对面的台湾人很是感慨：“大陆的市场真是好啊，怎么做怎么赚钱。不像我们，处处要精打细算！”

原来，要得到该认证，需要达到美国绿建筑协会对建筑的能源、节水、垃圾分类和回收等非常严格的标准。对方高管感慨地说，这是一个将魔鬼赶出细节的过程。台北101大楼对整体设备的能源情况进行了详细的检测和矫正，主要是灯光和空调。在灯光方面，将普通灯换成了LED灯，既节省了1/7的用电量，又降低了普通灯所散发的多余热量。两年内，台北101大楼一共减少了15%的用电量。在冷气方面，也改变了原来的冰水操作模式，晚上电费低的时候制冰，白天融化成冰水并转化成冷气。

在用水方面，台北101大楼用回收的雨水来浇灌户外的景观植栽和绿地，所有的马桶和小便桶都装上了节水装置，从而实现了30%的节水

量。而通过严格的垃圾分类，目前台北101大楼已经实现了61%重量的垃圾进入回收程序。

听完这些，杜林祥不禁感叹，人家的精细化管理已达到何种程度！对于还处于粗放式经营阶段的纬通集团来说，这一切简直难以想象！

半个月后，杜林祥就把这位高管请来河州，详细考察了摩天大楼情况后，还给公司员工讲了一堂课。晚宴上，杜林祥说到对方的经营管理水平，简直赞不绝口。可这位高管却操着一口台湾腔国语说：“杜总不用羡慕我，是我们应该反过来羡慕你。”

杜林祥只当对方在说客气话，便不以为然地摆了摆手。对方却一本正经地说：“我刚才的话不是恭维，而是真情流露。”

这位高管说：“这几天认真考察了杜总的项目，除了惊讶就是羡慕。你的自有资金那么少，就敢操盘这么大的项目，虽然屡遇险情，但总归没有垮掉。对于贵公司的管理水平，我也实在不敢恭维，但就你们这种管理水平，项目居然还能做下去。虽然目前背负巨债，但从长远看，还是有盈利可能的。我不客气地说，以你们的资金实力与管理水平，不要说去美国、欧洲，哪怕在台湾运作摩天大楼项目，都不知道死了多少回。”

话说得太直接，杜林祥面子上有些挂不住。只听对方继续说：“台湾太小了，市场就那么大，如果我们不进行精细化管理，不控制住每一笔成本支出，那就不可能赚钱。大陆市场很大，如今又处于高速增长期，所以哪怕企业管理上有许多纰漏，最后还能捞着钱。杜总，你说我是不是要羡慕你？”

这一番话引发了杜林祥的深思。是啊，在台湾得花十分力气才能赚钱，可在大陆，由于市场发展太蓬勃，也许花五分力气就能赚钱，

确实令人羡慕。怪不得那么多台商纷纷西进大陆淘金。

别说台湾企业了，那些美国、欧洲、日本的企业还不一样！见到中国大陆这种人口众多又处于高速发展阶段的市场，简直乐疯了。哪怕把那些在国外快被淘汰的产品弄来这里，一样能赚个盆满钵满。就说合资品牌的汽车吧，技术比国外落后，生产工艺不如国外，价格还比国外贵。结果呢，市场上年年都是井喷行情。

平常总是埋怨中国的市场环境不够成熟，还处于一个疯狂生长的草莽年代。转念一想，恰恰这种环境里面，市场机遇最多，钱最好赚。什么都规范了，你杜林祥还能从银行贷出那么多钱吗？城市真的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了，盖出的摩天大楼又还有什么市场前景？

台湾人老爱说一句话叫“概括承担”。杜林祥觉得这句话不错，人们都要学一学概括承担。享受了这个时代的红利，也要忍受这个时代的一些弊端。

这不是最好的时代！这也不是最坏的时代！

摩天大楼的正式竣工近在眼前。哪怕拆东墙补西墙，好歹哪堵墙都没垮，杜林祥感到颇为庆幸。尽管资金并不宽裕，但杜林祥决定勒紧裤腰带，也要办一场像样的竣工典礼。

里子已经让万顺龙拿走了，自己起码得把面子争回来。这栋河州第一高楼以自己企业的名字命名，这就是不可忽视的品牌效应。普通人可不知道围绕这栋楼爆发了多少场斗智斗勇的谈判，上演了多少幕惊心动魄的大戏。一般河州市民依然会认为，是杜林祥投资修建了这座大楼。已然遍身伤痕的纬通集团，在镁光灯下仍旧要打扮得光鲜亮丽。

正当杜林祥为竣工典礼的事忙碌时，却接到妻子周玉茹的电话：“林祥，你快回来，出事了！一群讨债的人跑到家里又吵又闹，样子挺吓人的！”

杜林祥大吃一惊。虽然外面欠了不少钱，可方方面面的债主都安置妥当了呀！杜林祥公开承诺过，欠的钱会逐步清偿，债主也大多表示谅解。眼看大楼竣工典礼在即，这伙人更没理由去家里大闹。

杜林祥匆匆往家里赶，林正亮也自告奋勇跟了过来。林正亮自觉当初企业危急时，个人还忙着安排退路，有些惭愧。所以这回特别卖力，要在杜林祥面前好好表现一番。他打了一通电话，召集了上百号人，从四面八方往杜林祥家赶去。在车上，他不断劝杜林祥放宽心，并放出狠话：“底下的兄弟马上就到。今天谁敢动嫂子一根毫毛，老子当场废了他。”

回到家里，杜林祥一看来讨债的人，没一个眼熟的。如今企业做大了，底下好些人杜林祥也不认识。他只好扭头问林正亮：“这些人是谁？”

林正亮也摇头说没见过，然后朝这伙人厉声喝道：“你们哪来的？跑到这儿撒野！”

后来一说才弄清楚，这些人跟纬通集团没有半点业务联系。他们全是周玉杰超市里的经销商。据他们说，周玉杰前天人就不见了，打手机也关机，估计是跑路了。周玉杰欠着经销商好几个亿的货款，他们听说周玉杰有个有钱的姐夫，就跑来兴师问罪。

“都他妈吃饱了撑的！”林正亮吼道，“周玉杰欠你们钱，你们不去找他，跑这儿来有个屁用。现在是法治社会，谁欠钱谁还债，哪有乱找人的道理。哪怕是旧社会，也只听说过父债子还，没听说小舅子欠债姐夫来还的。”

杜林祥也很气愤：“周玉杰还欠着我的钱呢！你们找我，我又找谁？出了事情，你们该报案就报案，别他妈到处乱窜。下回再到我家来，老子可不客气。”

说话间，林正亮召集的人马也陆续赶到。这伙人五大三粗，一看就不是善茬。经销商们也自觉有些理亏，纷纷退了出去。

讨债的人走了，周玉茹却哭着说：“玉杰怎么了，他不是出什么事了吧？”

杜林祥知道周玉杰有几个手机，其中一个号码只有十分亲近的人才知道。他拨了几遍这个号码，依旧还是关机。杜林祥摇摇头：“不知道怎么回事。”

周玉茹哭得越来越厉害。杜林祥吼了起来：“哭什么？天塌不下来。”

杜林祥坐在沙发上，独自点起一支烟。对于周玉杰，他一直有种不祥的预感。上次在飞机上遇到，他更是明显感觉周玉杰状态不好。只是后来忙着生意上的事，也没有去过问。要说跑路，这小子倒是驾轻就熟。上一回，他不就一拍屁股，跑去曼谷躲了一年多。

不过，当初跑路，起码杜林祥还是一清二楚的。这一次，周玉杰不仅没告诉他，甚至连周玉茹都瞒着。这只能说明，周玉杰是铁了心保密到底。这小子还欠着我一千万！他真要一走了之，就意味着是连姐姐、姐夫一块骗了！

杜林祥吩咐林正亮：“你派人去打听一下，看看玉杰的超市究竟出了什么事？”

周玉茹说：“我去找找江小洋，看她是否清楚？”

杜林祥点点头：“也好。”他随即又叹了口气：“老子这边刚轻松一点，玉杰那怎么又闹出这么大动静！”

第二天早上，杜林祥来到办公室，拿起报纸一看竟全是跟周玉杰有关的消息。《河州晚报》在头版刊发了消息：超市大佬神秘失踪，近万名经销商讨债无门。一家网站的报道，在介绍周玉杰个人情况时，还隐约提到和杜林祥的亲戚关系。杜林祥立即给负责企业形象宣传的副总监高明勇打去电话，让他和媒体沟通，所有报道千万不能和自己扯上关系。

午饭过后，林正亮阴沉着脸走进杜林祥办公室：“三哥，昨天我派了好几拨人去打听，从传回来的情况分析，玉杰这回是惹出大事了。”

杜林祥一下坐直了身子：“你慢慢说，越详细越好。”

林正亮坐在沙发上，一字一句地讲了起来。

近半年多时间，超市的资金链一直很紧张，但周玉杰想方设法，还在勉力维持。春节前，周玉杰组织所有经销商召开了一场大会。会上，周玉杰做出承诺，春节之后就清偿所有拖欠的货款，绝不食言。

就在那个会上，周玉杰表示，春节本来是商贸企业的销售旺季，而且春节前，企业还将在河州与下面的地级市新开两家分店。一来是节前促销，二来也是庆贺新店开业，企业旗下所有超市都要统一展开促销活动。为了这次促销，据说光广告费就投入了两百多万。

春节期间，超市的生意的确火爆，每个收银柜台前都派起长队。春节之后，眼看离承诺的还款日期越来越近，周玉杰在公众场合依旧一副气定神闲的模样，并多次说企业的财务问题已大体解决。

可就在几天前，周玉杰忽然神秘消失。别说经销商，就连公司里的管理人员都不知道周总上哪去了！如今，所有超市都已停业。就在昨天，要债的经销商甚至和超市的几名经理爆发肢体冲突，有人还住进了医院。公安已经全面介入，超市的高管也被抓走了好几个。

说完这些，林正亮又故作神秘地说：“我还从私下了解到一个消息。玉杰最近不是和河州师范大学的一个女生好上了吗？”

杜林祥点头说：“我听说过这事，那女生好像姓薛。”

“正是。”林正亮说，“这个女生春节前出国旅游，然后一直没有回来。她来自单亲家庭，只有一个妈妈，在社区里开杂货店。最诡异的是，她的妈妈十多天前也不见了踪影。杂货店转让了出去，就连住了十多年的老房子也卖掉了。”

“这都是我从公安局的朋友那里拿到的内幕消息，有好多事情，连讨债的经销商都不知道。”林正亮补充道。

杜林祥抿了一口茶，将林正亮晾在一边，自己陷入了沉思。从目前情况分析，周玉杰这是典型的卷款潜逃。姓薛的女生春节前就出国未归，她的母亲也人间蒸发，由此可见，周玉杰的潜逃计划绝非心血来潮，而是蓄谋已久。

大半年以前，周玉杰来找自己借钱时，企业实际就已经濒临绝境。周玉杰当初曾表示过，过去的飞速扩张累积了太多旧债，必须停下脚步，认真消化历史负担。如果经营能走上正轨，通过资金的不断循环，企业还是有希望的！

言犹在耳，怎么到了春节前，周玉杰非但没有停下扩张脚步，反而又新开了两家分店？

因为此前有过几次长谈，杜林祥对于周玉杰的运作模式还是略知一二的。每开一间分店，就等于多出一个财源，既可以用收来的钱去偿还旧债，也会欠下新债。这就好比吸食鸦片，一旦上了瘾，再想停下来就难了。周玉杰的企业，当初就是因为过量吸食鸦片，以致虚弱不堪。周玉杰也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才立志要戒掉毒瘾。

然而，周玉杰显然食言了。他不仅没有戒掉毒瘾，反而变本加厉。这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他根本不想拯救这家企业，或者说已知不再有起死回生的希望。他最后的作为，就是疯狂吸金，为自己的卷款潜逃做准备。

新开两家分店，自然能收来不少经销商的进场费。春节期间的促销活动也让大笔货款流进自己腰包。目的一旦实现，立刻逃之夭夭！

杜林祥感到一阵心痛。周玉杰不仅是自己的小舅子，也是跟随自己多年的部下。从刚踏出大学校园的青涩小生，到日后纵横河州商界的企业家，杜林祥见证了周玉杰的一步步成长。甚至，他很以周玉杰的成就为傲——我杜林祥带出来的兵，如今也是独当一面的大将了。

周玉杰这一跑，无疑是失信于天下。从此，他就不再是一个企业家，甚至不配当一名商人，他只会是遭万人唾骂的骗子。在杜林祥看来，周玉杰这一次的销声匿迹，与上一回远遁曼谷截然不同。上一次，周玉杰只是担心受到牵连，出去避避风头。这一回，他却是骗走了无数经销商的血汗钱。周玉杰的诚信不仅荡然无存，更丢弃了起码的商道良心。

周玉杰没准真是穷途末路，他就算留在河州，也没钱去清偿债务了。但他纵然要跑，起码跟杜林祥或姐姐说一声吧。这样不辞而别算什么？或许，他已无脸再见这些亲人，或许，他已经堕落到连亲人也

要欺骗的地步。杜林祥借出去的一千万，看来是鸡飞蛋打了。自比丢失一千万更令人伤心的，是周玉杰的背叛。

昨天晚上，周玉茹去找了江小洋。江小洋也不知道周玉杰的任何消息，甚至还向周玉茹哭诉了那天晚上周玉杰如何在众目睽睽之下对她施暴。江小洋可是跟他患难与共的女人，周玉茹更是他的亲姐姐。到头来，他选择了抛弃所有人，只带着一个姓薛的女生远走天涯。想到这些，杜林祥重重地捶着桌子。

这时，林正亮低声问道：“三哥，公安局那边发了通知，让所有债主去进行登记。玉杰也欠咱们的钱，要不要去登记？”

杜林祥说：“当然要去。”

林正亮说：“这样做，嫂子会不会有意见？玉杰毕竟是她亲弟弟。”

“他干出这种事，考虑过还有个姐姐吗？”杜林祥气愤地说，“去登记一下，并不是指望能把钱追回来，而是表明一种态度，我们也是受害者，要和周玉杰划清界限。”

杜林祥指了指报纸说：“周玉杰的超市以前一直用河州百货集团的牌子，每年给人家品牌使用费。你看报纸上，河州百货集团的董事长刘文雄已经亲自出面澄清，并以诈骗的名义向公安机关报案。如今但凡和周玉杰有一点瓜葛的人，都忙着撇清关系。咱们也得这样，懂吗？”

晚上回到家中，周玉茹依旧一副哭哭啼啼的模样，嘴里不断念叨着：“直到现在也没有一点消息。也不知道玉杰怎么样了？”

杜林祥实在听烦了，便怒吼道：“你知不知道，你那个弟弟就是个骗子。不仅骗外人的钱，连自己家里人的钱也骗。他铁了心要跑，

怎么可能会有消息！他现在还有脸来见我吗？”

周玉茹哭得更厉害：“不管怎么说，他也是我弟弟啊。父母死得早，家里就只有这么一个弟弟了。”

杜林祥青筋暴露：“遇上你们周家人，老子算是倒了八辈子霉。”说完，便摔门而去。

一定程度上，杜林祥把对周玉杰的怒火转移到了周玉茹身上。此后一连好几个月，他都没有回家。过去，杜林祥在外面搞了其他女人，心中想起老实贤惠的周玉茹，总还有些愧疚。如今，这种愧疚感已不复存在。是你周家人负我，可不是我负你们周家人。

一直以来，安幼琪是个很识大体的女人，她默默当着杜林祥的助手与情人。不过，在对待男人的问题上，女人总是自私的。她不说出来，并不表示心中不想。看着杜林祥一天天疏远老婆，安幼琪倒表现得格外殷勤。有一次，她还委婉地表示：如果杜林祥离婚，她愿意嫁给对方。

杜林祥的反应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实话说，杜林祥还从未想过要和周玉茹离婚。安幼琪自然是聪明人，从此没再提过这事。

周玉杰出逃的风波一直喧嚣了几个月才平静下来。河州乃至国内许多媒体，针对此事做了报道。一些经销商还组织过游行，并到政府门口静坐示威。有一次吃饭时，吕有顺也随口提到：“林祥，你怎么有个那样不成器的小舅子？”

杜林祥很紧张，一时竟答不上来。最后还是吕有顺主动帮他解围：“算了，过去的事就不说了。他是他，你是你，小舅子犯了事，没理由拿姐夫问罪。”

据吕有顺说，周玉杰扔下的烂摊子让政府也是焦头烂额。拖欠的供应商货款有几个亿，但这些钱绝大部分在过去几年的经营过程中已经亏掉了。此外，周玉杰本人和他公司的情况也很复杂。周玉杰早已加入外国籍，莫说人没抓到，就算抓到了，还涉及复杂的国际司法问题。至于他的超市，用的是老国企的招牌，实际上又是一家注册地在开曼群岛的外企。吕有顺半开玩笑地说：“这儿子的犯罪手段颇为国际化啊！”

周玉杰一走了之，却苦了超市的众多高管。他们全被公安抓获，最后也一一站上法院被告席。开庭审理时，杜林祥为了避嫌没有去现场。不过传回来的消息却让他有一番揪心之痛。

审理时，众人一口咬定，公司上下都唯周玉杰之命是从，谁不听话立马就得走人！所有抽逃资金的事都是周玉杰指使，他们并不清楚。也不知是为了找几个替罪羊平息众怒，还是那些高管的确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总之他们一个个最后都被判了刑。

法官“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十五年”的话音未落，“啊！”旁听席上一名白发苍苍的老者，也是该被告人的父亲发出一声惊叫。随后在法官读到“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十年”后，旁听席上一个身穿橘色大衣的中年妇女几次哭得向座位下滑去，被两边的两个女孩紧紧架住。

“怎么办呢？怎么办啊？”宣判之后，身穿橘色大衣的女子与另一女子在法庭里抱头痛哭，并哭叫道：“周玉杰，你在哪儿？”

这真是一幕人间惨剧。周玉杰啊周玉杰，你背弃了起码的商业道德，背叛了你的亲人，也对自己昔日的部下毫无担当。一人获刑，就是一个家庭的不幸。这些人，都是三四十岁左右，上有老下有小，他们要在铁窗中度过漫漫长夜，那些正在上学的孩子与年老体弱的双

亲，又由谁来照顾！看着那些因你获罪，甚至可以说为你顶罪的人，周玉杰可有一丝歉疚？听说这样的场景，杜林祥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思考。他数度摇头：“周玉杰干出的事，确实太混账。他怎么沦落到了这一步！”

在以后的几次高层会议上，杜林祥都讲道：“周玉杰跟了我很长时间，要说能力，他比你们在座的很多人都强。但一个人的能力要看用在什么地方。如果用来干好事，那当然不错；如果用来干坏事，我还是希望他的能力越小越好！”

周玉杰，一个河州商场的传奇，就此轰然倒塌。他出身贫苦农家，却成为名震一时的“企业少帅”。他长袖善舞，最后却在自己编织的关系网里窒息。

关于周玉杰的去向，江湖中有许多传说。因为他持有泰国护照，有人说他潜回了泰国，就住在曼谷郊区。也有人说他逃到了美国，并在芝加哥开了家中餐馆。还有人猜测，薛名仪是学土耳其语的，所以他们早已计划好，要在那个位于欧亚大陆交会处的传奇国度聊度残生。

其实，不管周玉杰身在何方，他的商业生命已戛然而止。终其一生，他都是一个被人唾弃的通缉犯，甚至不再有机会踏上故国的土地。

周玉杰还不到四十岁，在他不算太长的商海沉浮经历中，能纵横于历史的甬道，捭阖于现实的天地，挥洒一世精彩。对于商场的波谲云诡，尤其是世间炎凉，人心百象，他曾洞悉无遗，然而却始终无法超然其外。

造物主一定有厚此薄彼的习性，一定对他格外的垂怜眷顾，赐万千的恩宠于一身：灵性通天，慧根深种。最后，又在不经意间，夺走

了这一切。他酒肉穿肠，却失去了起码的敬畏；花钱如水，却丢掉了理应具备的担当。于是，只能去一个寂静美丽的地方闲看庭前花开花落，漫随天外云卷云舒……

杜林祥再与周玉杰重逢，已是多年后。彼时，沧海桑田，物是人非。

2 “花茶馆”设局，袁凯中招

杜林祥将全部心思重新投入纬通大厦的竣工庆典上，这时，吕有顺又打来电话：“林祥，你那个竣工庆典筹备得如何？”

杜林祥详细汇报了情况后，吕有顺说：“各方面都不错，就是层级太低了。我建议专门成立一个工作小组来负责，一定要把好事办好。你要不介意，我毛遂自荐来当工作小组组长。”

杜林祥心中一喜一忧。喜的是，有吕有顺为自己站台，那面子可风光得紧。忧的却是，吕市长可是位大手大脚花钱的主，由他操办，扔出去的银子可海了去。

但吕有顺的意思，杜林祥从来是不敢违背的。他装出满心欢喜的样子：“太好了，吕市长亲自出马，我求之不得。”

“那就好。”吕有顺说，“纬通大厦是河州的重点工程，也是城市第一高楼，竣工典礼一定要风光。至于费用你不用担心，政府来承担。”

哎哟，吕市长可难得这么慷慨。既帮自己争面子，还替自己省钱。但杜林祥依旧客气地说：“竣工典礼是企业的事，怎么能让政府出钱。”

吕有顺语气坚定：“你就不要打肿脸充胖子了！你企业的情况我也清楚。”

尽管面对万顺龙的威逼，吕有顺最后关头也是态度摇摆，甚至逼迫杜林祥接受城下之盟。但在这些细枝末节的地方，吕市长倒是够仗义。

吕有顺接着说：“市委陶书记正在中央党校学习，我给他打了电话，他表示到时一定赶回来参加。还有省里四大班子的领导，起码都会有一个副职来出席。工作小组我当组长，你和市政府秘书长担任副组长，负责具体的事情。河州所有的媒体都要推出连续报道。省里的媒体，我让宣传部去联系，也要配合造势。”

这一回，吕有顺不把声势搞大是不会罢休的。他早把纬通大厦看成是自己的政绩，碰着这种好机会，那还不大吹大擂一番？

庆典当天，天公也来作美。一直阴雨绵绵的天气，当天忽然转晴。在蓝天、白云、阳光的映衬下，纬通大厦更显得巍峨壮丽。

上台致辞的领导很多，无一不对纬通大厦充满溢美之词。最令杜林祥印象深刻的是万顺龙作为同业代表上台发言。他大力夸奖杜林祥的气魄与胆识，称其为河州房地产企业做出了表率。

杜林祥脸上一直挂着笑容，心中却很不是滋味。什么表率？如果说表率，也是在你万顺龙面前纳贡称臣的表率，自己辛苦一场，最后却让你捡落地桃子的表率。这个万顺龙，总是得了便宜还卖乖。

晚宴中觥筹交错，杜林祥没少喝酒。一旁的张清波却提醒他：“少喝点，一会儿酒宴结束，我有正事跟你说。”

这位大财神又有什么正事？杜林祥只好控制住节奏，能推掉的酒，尽量推掉了。晚宴结束后，杜林祥领着张清波走进了自己办公

室。

大楼竣工后，杜林祥就把企业总部搬来这里。他的办公室也是刚装修好的。穿过一个真皮装帧的厚实大门，首先进入眼帘的就是一个富丽堂皇的会客厅。会客厅是中式风格，墙壁上挂着巨幅山水画，中间摆放的红木沙发是专门从越南进口的，选用的材质则是名贵的黄花梨。

从会客厅再往里走，才是杜林祥的办公室，足有一百多平方米。地上铺着高档新疆羊绒地毯，人踩在上面，仿佛掉进棉花堆里。宽大的办公桌上还有一个电脑操作台，操作上面的按钮，就能调节四周窗户上的窗帘。

企业目前还处在困难时期，自己办公室的装修是否一定要如此豪华，杜林祥也曾犹豫过。后来，他想到了万顺龙那间气势恢宏的办公室，还有万顺龙讲过的萧何为刘邦修造宫殿，借以威重天下的典故。如今的纬通集团，正是需要立威的时候。况且，杜林祥还暗藏着一个心思：老子的办公室，一定要把万顺龙给比下去！

坐在从意大利进口的真皮沙发上，张清波感慨道：“我们北京总行行长的办公室比起你这也还差出好大一截。”

略有醉意的杜林祥笑起来：“别说总行行长，就在你张行长面前，我也是个欠债大户，直不起腰杆。这些东西，只能忽悠外人，遇到张行长就原形毕露了。”

杜林祥打开抽屉，拿出一支“黄鹤楼1916”散给张清波，自己则依旧抽着红塔山。他问：“老张，刚才宴会上你不是说有正事吗？”

张清波吸了一口烟，说：“当初有人去北京总行，反映我向纬通集团违规放贷的事情。最后总行还派来审计组，害得你只好提前归还

贷款。这件事你没忘记吧？”

杜林祥苦笑着：“这件事害得我脱了三层皮。可以说刻骨铭心，永生难忘。”

张清波说：“你还揶揄过我，说怎么内部出现叛徒。当时情况紧急，我也没去追查。这会儿风头过了，我倒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一些情况。”

杜林祥来了兴趣，说：“到底是哪个混账东西，干出这种吃里爬外的事情？”张清波说：“这个人你应该认识，就是信贷部副主任钟伟哲。”

“是他？”杜林祥心想，自己与银行的多笔贷款都是这位钟主任经手的，他当然知道其中的猫腻。

“你准备怎么收拾这个人？”杜林祥问说。

张清波说：“钟伟哲如果继续在银行工作，我敢保证他会死得很难看。不过就在半个月前，他主动递辞职报告走人了。”

张清波是洪西银行界出了名的笑面虎，对于钟伟哲这种叛徒，他当然不会手下留情。这个钟伟哲，应该庆幸自己溜得快！

“你知道钟伟哲现在在哪儿吗？”张清波问。

杜林祥摇摇头，只听张清波说道：“他现在在一家民营担保公司任常务副总，据说年薪比总经理还高。而且这家公司的投资人就是万顺龙。”

杜林祥继续问：“这个钟伟哲，以前同万顺龙很熟？”

“这正是我感到奇怪的地方！”张清波语速加快，“我们银行同万顺龙的业务是由另一位副主任负责的，钟伟哲从未参与过。要说他

的能力也是平庸之至，想必入不了万顺龙的法眼。”

杜林祥感觉自己的酒意完全散去，话说到这里，张清波才算切入正题。杜林祥追问道：“老张，你的意思是？”

张清波掐灭烟头，说：“我没有任何证据，只是感觉有些不对劲。之前听你讲过，你被北京的一家企业放过鸽子，关键时刻，还有人把一些消息捅给媒体。再联系钟伟哲的情况，我总觉得里面透着一股邪劲！”

杜林祥当然明白，张清波所谓的“邪劲”，指的是什么！前段时间忙昏了头，现在经张清波一点拨，杜林祥也发觉这半年多的经历有颇多蹊跷之处。

如果张清波的猜测没错，那就是说，所有这一切，都是万顺龙一手策划的。人家不仅逼迫你接受城下之盟，而且设好一个套，让你杜林祥傻乎乎地往里钻。过去他还骂万顺龙“趁你病要你命”，现在看来，人家的手段更歹毒，是“给你下药，先让你染上重病”。

杜林祥说：“钟伟哲和万顺龙之间到底有什么勾结，你能查清楚吗？”

张清波摆了一下脑袋：“钟伟哲已经离开银行，我怎么去查？今天说这事，只是给你提个醒，也并不一定就是事实。”

张清波起身告辞后，杜林祥又把自己锁在办公室里一个多小时。他反复掂量着张清波的话，半年多来所经历的事情，一幕幕在脑海中不断浮现。杜林祥下定决心，一定要把事情追查个水落石出。被人骗一次，那还可以说是一时大意，如果被人骗了自己还蒙在鼓里，就只能说智商低下，不配再行走江湖。

要查这件事，只有三条线索：钟伟哲、袁凯与贺小军。钟伟哲离开了银行，加入万顺龙的公司，现在连张清波都拿人家没辙，杜林祥实在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贺小军呢，杜林祥下意识地摇摇头，这人是个老江湖，在他那儿是讨不到什么便宜的。只剩下袁凯了，这位昔日的名记，如今浪荡京城的媒体混混。袁凯虽然精明，但毕竟还是太嫩，如果要找寻突破口，只能从他身上想办法了。只要袁凯说出是谁把内幕消息捅给了他，杜林祥就能顺藤摸瓜找出幕后黑手。

杜林祥的大脑在飞速运转，直接去找袁凯，肯定不妥，人家也一定不会说。不过，袁凯是个孝子，当初在母亲灵前长跪不起，到北京发展后，经济状况稍有好转，就给在河州的父亲购置了房产。对，就在袁凯父亲身上想想办法！一个当年能给自己儿子取名袁世凯的人，想必已经老实到一定地步。搞定他，不会太难。

杜林祥顾不上已是凌晨时分，直接打电话把高明勇吵醒，并吩咐他从明天开始，专门去了解袁凯父亲的情况。

一周后，高明勇便来复命。据他说，袁凯的父亲叫袁国庆，是国营老厂的下岗工人。前几年，夫妻俩一直推着三轮车叫卖下岗牌茶叶蛋。如今，妻子出车祸身亡，儿子在北京也能挣着钱了，袁国庆才在家享起了清福。

袁国庆平时的生活很有规律，就是锻炼身体、买菜做饭、在家看电视。但高明勇派人盯了一个礼拜的梢，还是找到了袁国庆的一个癖好——他曾在某天下午去茶馆“喝花茶”。

“茶叶就那么几种，花茶、绿茶、乌龙茶。喝花茶有什么奇怪的？”杜林祥不解地问。

高明勇笑着说：“人家喝那花茶，可跟喝花酒差不多。”原来，河州有许多针对中老年客户与低收入群体的“花茶馆”。客人坐进光

线昏暗的茶馆，一边喝茶看录像，一边还有许多女性在茶馆里穿梭。如果看得顺眼，一个手势，这些女人就会过来，而后轻声问道：“小耍还是大耍？”所谓“小耍”，就是浑身摸透透再加上“打飞机”；“大耍”则是到后面的出租房里发生性关系。

这里的消费很便宜，“小耍”只要十五块，“大耍”因人而异，普遍也在六十元至八十元之间。高明勇说：“袁国庆的儿子能挣钱，他在茶馆里还算出手阔绰的客人，上次就叫了个八十元的小妹。人长得很一般，就是年纪小，刚二十出头。这个袁国庆，现在还不到六十岁。年轻时当过搬运工，身体硬朗得很。老婆走了，碍于儿子的情面，又不好再婚。你说这孤孤单单一个人，实在也憋得慌。不去‘喝茶’，真找不到其他地方发泄了。”

杜林祥哈哈笑道：“记不清是哪位圣人说过，‘食色，性也。’换作现在的流行语，就是‘不嫖不赌，对不起父母’。”

杜林祥继续说：“他有这个爱好就好办。你去安排一下，给他设个套，然后让派出所来逮个现行。”

高明勇说：“这个没问题，我和那个片区的派出所所长是好哥们儿。关键是人抓了之后怎么办？”

“依法依规办，我们什么话也不说。就等着袁凯找上门来再出手。”杜林祥微笑着说。

“就这么简单？”高明勇有些惊讶，“如果袁凯不来找我们，岂不是白忙活一场？”

杜林祥说：“既然是给别人下套，就一定要耐心等着对方上钩。如果太主动，以袁凯的聪明，反而会起疑。另一方面，袁凯当初是在河州走投无路才不得已背井离乡的。他的名字，可一直在相关单位的

黑名单上。我想他在河州恐怕也找不到什么过硬的关系来摆平这件事。”

高明勇说：“如果像杜总您猜测的那样，万顺龙就是整件事的幕后黑手，袁凯大可以去找万顺龙啊。以万顺龙的能量，要摆平一桩嫖娼案还不是易如反掌。”

杜林祥说：“一开始我也这样担心过。不过思来想去，以万顺龙的风格，这种事他不会亲自出面，甚至不会安排公司的人去干。他一定是透过某种特殊渠道放消息，而且事成之后，自己也会躲得远远的，唯恐和袁凯有什么瓜葛。”

杜林祥语气坚定地说：“就按原计划办。不过打打预防针还是有必要的。你给派出所的几个头头表示一下，同时告诉他们，只要我们这边不发话，一般的关系去说情，一定不要买账。”

高明勇点点头，说：“这些事我会处理好的。不过，我还有一种担心。费这么大劲，不就想让袁凯欠咱们一个人情，和这小子拉拉关系吗？就算事情成功，人家依旧不买账……”

杜林祥挥手打断了高明勇的话：“尽管跟袁凯接触时间不长，但我看这小子身上有一股侠气，是个恩怨必报的人。没有这么一股气势，当年他也不会成为名记。即便现在理想破灭，不得不在现实环境中屈服，但性格里的这份底蕴还在。”

这正是杜林祥的过人之处！几十年江湖磨砺，尤其最近几年闯过那么多险滩暗礁，他已练就一双火眼金睛，能够很快捕捉到一个人身上的性格特质。说工程技术，杜林祥比不上林正亮；说企划营销，杜林祥不如安幼琪；说脑筋快、点子多，杜林祥不如周玉杰；甚至在处理许多具体事情时，他还远不如高明勇精明干练。但杜林祥的知人之明，却比这些人都强，他能够很快看穿一个人的长处、短处。这份本

领，没有老师可以教，只能凭借天赋与人生经历去慢慢修炼。而且，这种本事，恰恰是领袖人物所必备的。

孙悟空那种误差率趋近于零的火眼金睛当然只会在小说中出现。现实中，哪怕如杜林祥者，也无法保证百发百中。比如遇到吕有顺、万顺龙那种喜怒不形于色的高手，杜林祥也有雾里看花的时候。其实，一百场战役能拿下六十场的，就堪称一代名将，能胜八十场的，只能以“战神”相称。所谓百战百胜者，过去不曾有，未来不知道！

半个月后，在高明勇的一手策划下，袁国庆在“花茶馆”被派出所抓到。一个老实巴交的下岗工人，儿子都快要结婚了，却因为这种事被人抓个现行。袁国庆羞愧难当，当场就想一头撞死在墙上。幸亏公安眼疾手快，把人拽了回来。

嫖娼这种事，真是可大可小。都是于法有据，就看执法人员如何掌握尺度了。高明勇提前打好了招呼，派出所自然是选择最严苛的法条，准备将袁国庆收容教育一年。即便这样，袁国庆还是不肯给儿子打电话，他说自己宁愿去死，也丢不起这个人。后来还是派出所打听到袁凯的电话，才通报给他。

袁凯自然焦急万分，当天就飞回河州。四处求人换来的却是四处碰壁。救父心切的袁凯不得已只好拨通了杜林祥的电话。在河州，杜林祥算是他认识的最有分量的人物了。

看到来电显示中出现袁凯的名字，杜林祥得意地笑了。这小子走投无路，终于上钩了，自己果然没有失算。听袁凯说完情况，杜林祥先故作惊讶一番，随即又拍胸脯表示，这事包在他身上。

杜林祥不仅立即派人进行“营救”，还安排袁凯住进了河州的五星级酒店。两天后，袁国庆平安无事地走出看守所，就连罚款，杜林祥都坚持不要袁凯来负担。

袁凯返京之前，杜林祥又设宴款待。席间，杜林祥动情地说：“小袁，当初你满腔热血，采访强拆事件，最后却惹来许多麻烦。整件事，我起初并不知情，但追根溯源还是有脱不了的干系，害得你这些年颠沛流离。我这个当大哥的要说声对不起。”

袁凯的确是性情中人，感动得热泪盈眶：“大哥，当初都是小弟不懂事。这次家里出了事，又承蒙大哥关照，真不知说什么好。”

“什么都别说了。”杜林祥说，“事情过去了就让它永远过去。河州是你老家，家里但凡有什么事，你就开口。能帮的忙，大哥绝不推辞。”

杜林祥又转头叮嘱高明勇：“小袁兄弟是个耿直人啊。他在北京的事业发展很不错，以后公司有什么广告业务，第一个考虑小袁。”高明勇自然一个劲地点头称是。

送走袁凯后，高明勇不解地问：“杜总，干嘛不趁热打铁，把咱们想问的话问了？”

杜林祥说：“急什么！现在提这事，好像就是一种交换，袁凯心里反而不舒服。过上几个月再提这事就会水到渠成。”

年轻气盛的高明勇此刻不得不佩服杜林祥的手段老辣。在江湖上混，看来还是需要多历练几番才能成熟。无论自己或袁凯，在这些老江湖面前，总显得有些稚嫩。

大约两个月后，趁着去北京出差的机会，杜林祥约出了袁凯。闲谈间，杜林祥忽然提到，想弄清楚当初是谁在背后放暗箭，给袁凯提供了那么多摩天大楼以及河州地产界的内幕消息。

杜林祥如今俨然已是袁凯的恩人与大哥，他说：“摩天大楼已经竣工，这场风波也算过去了。以我如今的身份，更不会去找谁报复。

但起码我要知道，是谁在背后捅刀子，下回我好防着人家。”

袁凯犹豫了好一阵，才缓缓说道：“是北京另一家媒体的记者告诉我的消息。”

袁凯的回答并不出乎杜林祥意料。即便真是万顺龙使坏，人家也不会亲自出面。杜林祥说：“一个小记者不可能知道这么多。他背后一定还有人！”

袁凯耸耸肩：“那我就清楚了。”

杜林祥说：“你可以通过自己的关系把背后的人找出来吗？”

看见袁凯一脸为难的表情，杜林祥掏出一张三十万元的支票，说：“你去找关系，少不了打点，这钱就收下吧。如果不够，再打电话告诉我，如果有结余，你就留着当零花钱。”

有仗义相助的恩情，又有三十万利益的诱惑，袁凯终于点头答应，帮杜林祥挖出幕后黑手。

袁凯办事的效率的确很高，仅仅三天工夫，他就告诉杜林祥：“对外放消息的是河州一家地产营销公司的总经理。这家企业在河州只是小公司，但公司总经理的堂哥就是顺龙集团常务副总孙兴国。他们当初就是通过媒体圈的朋友把消息捅到北京的。”

杜林祥平静地说了句：“知道了，谢谢。”放下电话，心中却是怒火中烧！现在看来，给媒体放消息的是万顺龙，指使钟伟哲去北京总行告状的也是万顺龙，甚至安排贺小军来拖延时间，让自己白白贻误宝贵战机的，也极有可能是万顺龙！

3 朋友就是你一时还战胜不了的敌人

杜林祥点燃一支烟，又让秘书沏了杯茶。他要好好整理思绪，认真想一想，自己是如何被万顺龙一步步逼入绝境的。

无论是为了摩天大楼的转让，自己第一次去万顺龙的办公室接触，还是最后那场有张清波出席的顶楼密谈，万顺龙始终装出一副为难的样子。万顺龙仿佛在告诉所有人，他的资金链也很紧张，如果不是看在吕有顺的面子上，根本不会掺和这个项目。现在看来，这一切都在演戏。万顺龙对摩天大楼垂涎已久，只是出于谈判技巧的考虑，才掩饰住内心的激动。

万顺龙，好手段啊！杜林祥更恨自己，居然就这么容易轻信了人家的表演。

一开始，尽管面临宏观调控的严峻环境，但杜林祥依旧有辗转腾挪的空间。无论香港的央企，抑或福建那家企业，出价都比万顺龙高。万顺龙想以超低价吃进摩天大楼，无异于痴人说梦。所以，他搬出了贺小军。

贺小军的报价比所有竞争者都高，而且其展现出的实力与诚意，也令杜林祥深信不疑。杜林祥自然拒绝了其他买主，转而与贺小军合作。几个月的黄金时间啊，就这样白白流逝。商场如战场！战场上，几分钟时间就能扭转战局，而自己竟然被人骗走了几个月光阴！当贺小军最终退出时，已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在灭亡与妥协之间，杜林祥只得接住万顺龙抛来的橄榄枝。

杜林祥不是一个初入商场的菜鸟，对于贺小军，他也曾怀有警惕。北京谈判一结束，他就派出高明勇打探情报，想摸一摸贺小军、李光明等人的底细。

整件事情的吊诡之处，或者说万顺龙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贺小军还真不是个骗子，起码不是普通意义上的骗子。无论是高明勇打探的

结果，还是这次袁凯反馈的消息，都清楚明白地说明：在京城商界，真有贺小军这么一号人物，他也的确在各地投资了许多高档写字楼。

谈判过程中，又是公务机接送，又是招待同影视明星颠鸾倒凤。另外，对于合同的许多细节，贺小军更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甚至还使出许多谈判技巧逼纬通方面让步。

如果是职业演员，杜林祥相信自己可以很快地戳穿骗局。关键是，来了贺小军这么一位群众演员，而且还是本色演出。这样的人，你叫杜林祥怎么去怀疑！真是江湖险恶！

杜林祥猜测，万顺龙与贺小军应该是很好的朋友。贺小军不过是受人所托，临时客串了一把。杜林祥猛然想起，在海南岛谈判进入最后关头，围绕保证金数目争执不下时，贺小军出门打了个电话。当时杜林祥心中还闪过一个念头，贺小军就是一把手，干嘛去请示别人？很有可能，这个电话就是打给万顺龙的。两千万保证金自然是万顺龙出，甚至租公务机、搞女明星的钱，都是万顺龙掏腰包。

这个万顺龙，在事情还没有完全明朗时就敢于砸下重金，端的好气魄！

利用贺小军，万顺龙一点点蚕食着杜林祥的宝贵时间。另一方面，他又买通了张清波手下的信贷部副主任，把违规贷款的事情反映到总行，甚至通过媒体放风，制造舆论压力。一步步环环相扣，几近天衣无缝啊！贺小军关键时刻退出，紧接着就是违规贷款的事东窗事发，还有媒体曝光接踵而至。当所有压力山呼海啸般压过来时，万顺龙便可以出手给予致命一击。

万顺龙算准了杜林祥已是山穷水尽，他甚至料定，吕有顺、张清波为了各自的乌纱帽，会力劝杜林祥接受城下之盟。事情的发展早已

在万顺龙盘算之中。最终，他以超低价吃进了几乎半栋摩天大楼，几十亿的可观利润流入人家腰包。

万顺龙这一套令人眼花缭乱的组合拳，实在堪称商战经典案例。杜林祥也参加过不少EMBA学习班，课堂上没有哪个老师能讲出比万顺龙所作所为更精彩的内容。当然，万顺龙的收费价格也超过全球任何一家顶级商学院。

愤怒的杜林祥抓起电话便打给吕有顺、张清波，约他们晚上出来吃饭，并说有重要事情通报。万顺龙，这次他不光狠狠宰了杜林祥一刀，更把吕有顺、张清波也玩弄于股掌之间。杜林祥奈何不了你，但这两人可不是好惹的。杜林祥就不信，他们也能咽下这口气！

当杜林祥在饭桌上将自己掌握的情报和盘托出之后，张清波仿佛火山爆发一般，重重的巴掌拍下去，酒杯里的酒洒了一桌子：“我早就知道万顺龙不是个好东西！仗着自己有几个臭钱，这回玩到老子头上了！”

张清波的愤怒丝毫不亚于杜林祥。在万顺龙一手导演的游戏中，他也险些跌入万丈深渊。如果杜林祥不能按时归还贷款，自己今天能否继续坐在这个位置上，还真不好说。如今乌纱帽保住了，仕途前景却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半年前就传出风声，张清波有可能被调往沿海经济发达省份担任分行行长。尽管级别并没有提升，却无异于“背心换乳罩，虽然是平调，位置很重要”。经历这一场风波之后，传言变为谣言，张清波依旧原地不动。

张清波骂道：“万顺龙这王八蛋，以后别指望从我这贷走一毛钱。老子倒要看看，他日后在河州怎么玩下去！”

对于张清波的反应，杜林祥很满意。他所希望的，就是吕有顺与张清波能联起手来，好好教训一下万顺龙，也帮自己出出这口恶气。

吕有顺阴沉着脸，自言自语道：“姓万的这次玩过火了。咱们河州的一项重点工程差点就毁在他手上。”

“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张清波恶狠狠地说，“吕市长，你发句话！咱们一定要想办法，给万顺龙一点颜色。”

吕有顺摇摇头：“想什么办法？实话实说，咱们一时也拿他没辙啊！”

“咱们三人就这么被万顺龙像耍猴一样给耍了？”杜林祥愤愤不平地说，他自知力有未逮，要收拾万顺龙，还得仰仗吕有顺的力量。

吕有顺说：“从目前情况看，万顺龙并没有什么违法的地方，我们只能说，这小子的手段忒阴毒了点。”

吕有顺扭头对张清波说：“老张，你刚才所说也不过是气话。万顺龙现在可是洪西首富，你不贷款给他，其他银行还会跟他合作。再说了，人家真要按照正规程序来操作，任何手续都齐全，你能不贷吗？到时姜省长给你们总行的头头打电话告状，我怕你也吃不消。”

张清波闷头不再说话。吕有顺说得有道理，银行开门做生意，只要手续合乎规定，没有不贷款的道理。以后对万顺龙，自己顶多是公事公办，但凡程序上有什么瑕疵，就给他卡下来，但要真说不贷款，似乎也不可能。况且，谁都知道万顺龙和姜菊人的关系。姜省长打了招呼，总行领导都要给面子，自己就能硬顶着？

“没有三两三，不敢上梁山。”万顺龙敢玩这么狠，背后自然有他的底气在！

吕有顺叹了口气，说：“对万顺龙这王八蛋，咱们以后都得多留个心眼。但说到收拾他，起码目前不是时候。我们还要与他继续当朋友啊！”

“还当朋友？”张清波瞪大眼睛，“老子可不想有这种朋友！”

吕有顺苦笑了一下：“美国政治学里有句名言，‘所谓朋友，就是你一时还战胜不了的敌人。’我们在座各位，目前都没必要和万顺龙撕破脸。”

“就算我们和他撕破脸，就能置他于死地吗？他会把已经吃进去的利润吐出来吗？既然这样，撕破脸又有什么意义呢？”吕有顺缓缓地说。

杜林祥细细品味着吕有顺的话。他不得不承认，吕有顺站得比自己高，看得比自己远。是啊，此时同万顺龙决裂，除了发泄一腔气愤之外，可谓既不损人又不利己！

吕有顺继续说：“商场里讲究的都是利益。利益面前，谁都会翻脸不认人。与其埋怨万顺龙太阴损，不如检讨我们自己为何如此幼稚！”

杜林祥的情绪此刻已平复下来，他认为吕有顺的话不无道理。在商言商，自己是个商人，看重的是利益。以后真有一桩买卖，其他买家只出十块，万顺龙肯出十一块，自己会为了今日的过节，就拒绝万顺龙吗？杜林祥的回答很明确，绝对不会。

没有尔虞我诈，就不能称其为商场。今天上了当，只能怪自己学艺不精，不能怨人家武艺高强。擦干泪，从头来过吧！

“对这个万顺龙，不能小觑啊。他有背景、有后台、有实力、有手腕！”吕有顺感叹道，“这次宏观调控，林祥自然是受了重伤，还有许多房地产企业，也是命悬一线。倒是这个万顺龙大肆扩张，抄底了不少项目。就说摩天大楼吧，他起码有二十亿的预期收益。政府手

里的地卖不出去，万顺龙也趁机去省内地级市布点，低价囤了不少地。宏观环境逐渐放松，看来他真要赚个盆满钵满。”

“究其原因，就在于万顺龙一直把企业的资金链管控得很好。宏观调控半年前，他还有意识地收缩战线，储备了大量现金。”吕有顺说。

张清波说：“但对这个人，以后咱们还是得多留几个心眼，不知他什么时候又使出阴招。”

吕有顺笑着说：“有利益时，大家可以合作，但随时也得打起十二万分精神防备对方。对于在政商两界游走的人来说，这本来就应该是一种生活常态嘛！”

4 在京城最高的餐厅，赖敬东纵论资本江湖

兴建摩天大楼前，杜林祥曾经雄心勃勃，希望借此一战，超越万顺龙成为万众瞩目的洪西首富。如今这个目标，只得“无可奈何花落去”。他当不了首富，却是“首负”的有力竞争者。

杜林祥曾问过张清波，在河州的民营企业中，他算不算欠银行债务最多的。张清波想了想回答：“这个还没统计过。不过以你的情况，跻身前三那是十拿九稳。”人们经常调侃：在中国欠银行的钱越多，就越是大爷。那些背负几十万房贷，不得已艰辛度日的年轻人，看着坐奔驰、开宝马的企业老总整日出入五星级酒店，发出这种抱怨本不足为奇。但是，事实与坊间传言之间，无疑相去甚远。

巨额的债务就令杜林祥心力交瘁。他不得不小心呵护企业那原本脆弱的资金链，哪笔贷款什么时候又该到期了，下个月几号又要结清建筑商的垫资了，整日里全想的是这些事，不得一刻清闲。纬通集团

没有坠入万丈深渊已然万幸，但它依旧在悬崖边跳舞，也是不争的事实。

当然，凭借雄壮挺拔、直入云霄的纬通大厦，纬通集团在普通人心目中仍是河州屈指可数的大公司。不过在业内，这栋摩天大楼早已沦为笑柄。

眼看宏观调控逐渐放松，万顺龙当初低价抄底的项目一个个光彩夺目，顺龙集团的发展势头好得一塌糊涂。就连那些中小房地产商，熬过漫漫长夜之后，也开始重新焕发生机，不断拿地并推出新的楼盘。

只有纬通，受困于企业的债务负担，不得不放缓扩张步伐。那栋壮观的摩天大楼，在杜林祥眼中仿佛像一座五行山，自己就是压在山下的孙行者。他多想挣脱束缚大干一场，可看看企业惨不忍睹的财务报表，他只能提醒自己：淡定，淡定！生活只能在淡定中忍受煎熬，企业也只能在淡定中垂死挣扎。

国庆长假，杜林祥陪安幼琪到了北京。安幼琪已与那个当大学老师的男友分手，她现在不仅是纬通的副总，也是杜林祥的专职情人。上午开车去爬长城，只见漫山遍野涌动着人潮，吓得杜林祥车都不敢下，直接掉头回了市区。

回程的高速路上，安幼琪接到电话。电话是洪西大学教授、洪西经济学界泰斗柯文岳打来的。柯老已从国外游历归来，今晚在北京有几位好友聚餐，他便邀安幼琪与杜林祥一起去。老师相邀，安幼琪自是不好推辞，就连杜林祥也有如释重负的感觉。这几天和安幼琪弄得太厉害，身体有些吃不消。更要命的是，一大早安幼琪又去买了许多鲜花与装饰品回来，说是专门布置一间情趣小屋，吃过晚饭后就开工干活。杜林祥实在是力有未逮，正好趁机出去躲一躲。

晚上六点，两人来到位于建国门外的国贸大酒店。晚上吃西餐，地点就在国贸79餐厅。顾名思义，这家餐厅就在国贸大酒店79层，号称是北京最高的餐厅。俯瞰京华，坐拥无与伦比的景致，为宾客营造了一个远离尘嚣的世外桃源。

出席晚宴的，除了柯老、杜林祥与安幼琪，另外还有三人。一位是沿海某省的副厅长，姓何，他以前也是柯老的学生。另一位叫赖敬东，据说是证券业人士，他带着夫人一块前来。在电梯里，柯老告诉安幼琪：“这位赖总，可是位传奇人士。”听柯老的意思，他久闻赖敬东之名，过去却没有见过。今天能聚在一起，主要是何厅长的关系。

闲聊时，何厅长得知杜林祥与吕有顺关系不错，就不无羡慕地说：“我和吕市长当年在国家部委一块提的副局，下派到地方的时间也差不多。他到河州当副市长，我去沿海一座城市担任副市长。这才几年工夫，差距就拉开了。他已经是副省，我这辈子恐怕都只能是厅级干部了。”

柯文岳说：“小何，你离退休还早呢。机会多得是。”

何厅长摇摇头：“老师你不知道啊，错过了这个年龄，以后就不再有机会了。就说咱们省吧，一大把市委书记等着提副省，像我这个厅长，哪有什么竞争优势？尽管都是正厅，可市委书记和厅长的含金量，那是大大不同。”

何厅长说的是大实话，众人只得含笑不语。何厅长继续说：“我们部里过去有位司长，大家都叫他顾老。他可是有名的大才子，在中央领导那里都挂了号的。顾老总爱说，自己年轻时，组织上喜欢用根据地老八路出身的干部，像他这种年轻人，只能等一等。好不容易等到改革开放了，又提出干部队伍年轻化，组织多次找他谈话，要他高

风亮节，为年轻同志让一让。这等一等、让一让，黑发转眼成白头，还有什么指望。顾老当年感叹的仕途艰辛，我算是体会到了。”

何厅长的话引来众人一阵捧腹大笑。就连从未踏入仕途的杜林祥也大笑起来。人啊，真还得分圈子！与柯老这样的大儒在一起，总能听到许多既风雅又幽默的段子，而跟着林正亮出去和建筑老板喝酒，则会带回一箩筐又黄又暴力的故事。

国贸79餐厅收费不菲，做的菜也的确精致。色香味俱佳的金枪鱼沙拉，还有香甜细润的提拉米苏，连杜林祥这种不爱吃西餐的人也禁不住竖起大拇指。尤其是晚宴的主菜牛排，更令人回味无穷。

赖敬东说：“这里的牛排的确不错，原料是从澳大利亚空运来的谷饲安格斯牛。安格斯牛肉本来就是世界四大顶级牛肉之一，加之用谷物饲养的安格斯牛肉口感比牧草饲养的牛肉更细腻。”

何厅长来了兴趣，问：“什么是世界四大顶级牛肉，赖总给我们普及普及！”

赖敬东说：“牛肉好不好，眼睛一看就能知道。好的牛肉，一定拥有大理石般的瑰丽花纹。说到世界四大顶级牛肉，那自然是日本神户牛肉、意大利的奎宁牛肉、法国的夏洛莉牛肉，还有咱们今天吃的谷饲安格斯牛肉。四大顶级牛肉，排在第一的还得数日本神户牛肉，因为主要出产于兵库县神户市而得名。长期以来，日本人不怎么爱吃牛肉，所以也没有发觉神户牛肉的美味。直到西风东渐，越来越多的欧美商人来到日本，才让神户牛肉的名气愈来愈大。我有幸在东京吃过一回，那种香而不腻、入口即化的感觉，能让人不忍停箸，可惜现在很难吃到了。”

杜林祥这时插话说：“我的纬通大厦里马上就要开一间西餐馆，它那里面的招牌菜就是神户牛肉，到时请赖总来品尝。”杜林祥这话

倒没吹牛。河州一家有名的西餐馆不久前刚在摩天大楼里租下场地，准备下个月开张营业。这家西餐馆的卖点就是神户牛肉。以前，杜林祥还不了解神户牛肉的名气，今天听赖敬东一说，才知道其来头不小。

赖敬东点头微笑了一下，却没再说话。直到晚宴结束后下电梯时，何厅长才对安幼琪说：“一头在比赛中曾获金奖的神户牛甚至叫出了722万日元（约合人民币45万）的高价！用这样的肉做成的牛排，价格可想而知。更关键的是，中国早已宣布禁止进口神户牛肉，哪怕去日本观光的旅客，想随身带一块进来，海关都不会放行。中国市场上的所谓神户牛肉，几乎是百分百的假货，假冒牛肉多数是由新疆、内蒙古等地的黄牛肉和黑牛肉冒充的。”

在万顺龙跟前卖弄历史知识，说什么马关大楼，被人家调侃过一回。这次冒充小资情调，又被无情戳穿。杜林祥由此得出一个结论：闯荡江湖，不是不可以偶尔玩几下斧头，但一定要先弄清楚对面站的是不是鲁班。

何厅长这时说：“赖总，你是证券行业的元老。最近股市上有没有什么内幕消息，给我们透露一下。像我们这种人吧，搞腐败风险太高，凭这点工资又确实太寒碜。”

赖敬东笑了笑：“股市上的消息我现在可是一点没有。好几年不碰那玩意了！”

何厅长说：“赖总这样的专家，现在怎么也归隐林下了？”

赖敬东说：“刚出狱那会儿，手头实在没钱，就去搞了家创投公司。几年下来，起码下半辈子的养老钱已经挣够了，我也就下决心，彻底退出这一行了。”

杜林祥心头一惊，敢情这位赖总还是位蹲过号子的角色。柯文岳可是位仙风道骨的人物，一般说来，他是不会与赖敬东这种有前科的人在一起把酒言欢的。今天柯文岳破例坐到这里，想必赖敬东不是普通人物。

后来的杜林祥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了很多赖敬东的消息，才猛然发觉自己是多么的孤陋寡闻。不认识张敬东、李敬东，你可以埋怨人家名气太小，没听说过赖敬东，就只能怪你自己不够档次。“平生不识陈近南，便称英雄也枉然”。赖敬东也是有这种江湖地位的！

赖敬东是陕西人，20世纪80年代便留学美国，堪称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系统学习欧美国家证券业知识的人。回国后正好赶上邓小平南巡讲话，全国上下发展经济的热情高涨。赖敬东毅然决定南下上海，成为中国证券市场第一代拓荒者。

如今在中国证券市场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上交所、深交所，赖敬东都参与了前期创建工作。20世纪90年代末，刚入不惑之年的赖敬东就已经担任一家著名证券公司的总裁。他不仅是腰缠万贯的沪上金融大亨，也是纵横中国证券市场的风云人物。

在赖敬东事业高峰期，一连串的打击却接踵而至。先是被停职检查，后来还牵扯操纵股价，被判入狱服刑。

而此时坐在西餐厅里的赖敬东，头发浓密乌黑，中间或夹有银丝，挫折没有磨掉他的飞扬自信，反使他在大开大阖之中不失细腻。

当聊天的话题转向证券市场时，赖敬东叹了一口气说：“外界所谓的中国证券市场第一代拓荒者，差不多已经全军覆没。尉文渊、阚治东、管金生被称为中国证券业三大教父。尉是上交所首任总经理，阚与管分别曾任申银和万国两家最早的证券公司总经理。后来，管金

生因国债期货事件被判十七年有期徒刑，尉文渊引咎辞职，就连转战深圳的阚治东几年后也身陷囹圄。”

柯文岳说：“据我所知，现在证券市场的环境应该说比十多年前好多了。”

赖敬东点头说：“那是当然。尽管目前中国证券市场的规范程度与欧美日相比还有不小差距，但比起刚建立那一会儿，实在是天上地下。”

尽管已淡出资本江湖，但赖敬东对于经济走势的关心丝毫不减当年。他预言说：如今的金融体制决定了众多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都面临融资难题。因此，未来通过上市融资的企业会越来越多，甚至有可能在国际资本市场出现中国企业上市潮。中国的证券市场，门槛还是太高，一些对资金极度饥渴的企业恐怕会选择直接去海外市场上市。

杜林祥如今正忍受着资金饥渴的煎熬。对于他来说，开门三件事，就是：钱，钱，钱！对于通过上市融资来缓解资金压力，杜林祥也听别人提到过，只是这方面的知识过于专业，河州那些半吊子专家的讲法，杜林祥更是听得如坠云里雾里。今天有幸遇见中国证券业的元老，杜林祥正好请教：“通过发行股票融资和其他的融资手段有什么不同？”

赖敬东说：“股票融资大概有三个特点。首先是长期性，股权融资筹措的资金具有永久性，无到期日，不需归还；其次是不可逆性，企业采用股权融资无须还本，投资人欲收回本金，需借助于流通市场；最后是无负担性，股权融资没有固定的股利负担，股利的支付与否和支付多少视公司的经营需要而定。”

何厅长在一旁说：“赖总，你的解释还是太学术化。要我说很简单，从其他地方借来的钱，不管是银行贷款或者民间信贷，借钱的人

都要还本付息。而从股市上圈来的钱，是不用还的，也不需要付利息。”

赖敬东笑着说：“你非要这么理解，我也没意见。”

赖敬东的“深入”，配上何厅长的“浅出”，杜林祥算是听明白了。他说：“能找到这种既长期又廉价的资金，企业自然心里乐开花。怪不得那么多企业争着抢着要上市。”

柯文岳插话说：“天上不会白白掉下馅饼。企业上市后，如果经营情况较好，那么利润就会分享给所有股东。上市嘛，说白了就是借别人的钱来发展，最后利润也由大家共享。那些真正不差钱的企业，对上市的热情就会低一些。明明我一个人就能赚的钱，干嘛分给别人？比如娃哈哈的宗总，就到处讲自己的企业资金充裕，不考虑上市。中国企业发展历程还较短，我一时也无法判断，宗总现在说的是真是假，或者日后他的想法会不会变，但我知道美国有许多大公司就一直没有上市。比如安利，它采用直销的模式，资金回笼快，没有三角债，所以发展得十分稳健，不需要上市融资。”

赖敬东竖起大拇指：“柯老的这番见解很是精辟啊。对于那些真不差钱的企业，上市便是可有可无的事情，而对于一般企业，证券市场就是资本的放大器。”

杜林祥坐在一旁仔细地听着。尽管有许多名词，在他耳中还过于生涩，尽管有许多资本运作技巧，他一时还无法理解。但谈话中有一点，杜林祥是真真切切地听懂并记住了：上市融资可以轻而易举圈来几十亿资金，真能如此，纬通集团的资金链困局就迎刃而解了！

杜林祥有一种朦胧的预感或者叫憧憬，这位名震江湖的赖敬东，是否能成为自己生命中的另一位贵人？就好像当年的吕有顺。

晚宴结束后，杜林祥向赖敬东正式提出邀请，希望对方方便时去河州走一走、看一看，为自己企业的发展指点迷津、定位导航。赖敬东微笑着说：“感谢杜总的盛情，有空的话我一定要去叨扰一番。”杜林祥不清楚，赖敬东是真的接受了邀请，还仅仅是场面上的客气话。

5 踏上奔丧路

西郊有两处楼盘，下个月就要开盘了，还有摩天大楼的招租工作更是一刻不敢耽搁。回到河州后，杜林祥又投入忙碌的工作中。

每月一次的销售总结会，从下午一直开到晚上。杜林祥想到还要去见一位从上海过来考察的老总，就让安幼琪继续主持会议，自己带着秘书先离开了。电梯下行到一半时，停住了。从门外走进一位风姿绰约的女性，乌黑的长发飘逸而柔软，狭小的电梯空间，也因为她的进入，弥漫着一股淡淡的香水味。

杜林祥抬头一看，这不是江小洋嘛！杜林祥招呼道：“小洋。”

江小洋一下也回过神来：“三哥，没想到这么巧。”

杜林祥听周玉茹说过，周玉杰在逃亡前几个月就与江小洋彻底闹翻了，甚至还在众目睽睽之下大打出手过一回。超市的经销商去江小洋家里闹过好几回，她的住房以及那辆红色法拉利也被公安收缴拿去抵账。

杜林祥问：“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江小洋说：“我现在在做服装生意，有家服装企业河州分公司的办公室就在大厦37层。今天正好过来办点事。”

杜林祥说：“哦，我好像也听说过，大厦37层是租给一家知名服装企业当办公室的。”

江小洋笑着说：“三哥现在真是生意做大了，连你自己大厦租给了谁都没印象了。”

杜林祥苦笑着：“哪里，哪里。”杜林祥如今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大厦招租，有哪些商家入驻，他自然是一清二楚。可37层的事他却有些陌生，因为这几层楼当初就卖给万顺龙了，招租工作是人家的在做。

外人看着纬通大厦的招牌，都以为杜林祥是这栋大楼唯一的主人。他们哪里知道，闷声发大财的万顺龙，早就从里面剜走了一块肥肉。想起这些，杜林祥内心就有种说不出的痛。

杜林祥关切地问：“怎么样，生意还好吧？”

江小洋说：“凑合呗。”

下到停车场后，杜林祥说：“听说你换电话号码了，现在的电话是多少？”

江小洋掏出一张名片，说：“我想和过去的生活彻底告别，所以连电话都换了。这上面有我新的号码。三哥你的手机号我还一直存着。”

杜林祥和秘书走向自己的那辆大奔，江小洋则登上一台本田思域，驾驶汽车离开了停车场。看着江小洋为生活忙碌奔波的样子，想着她的座驾从数百万的法拉利，直接降格为十多万的日本车，杜林祥不禁唏嘘，这个女人也不容易，财富、爱情，一夜之间都失去了，所有一切都得从头开始。

晚上陪上海过来的客人一直到十二点多才回家。入睡前，杜林祥习惯性地看了一下手机。有两条短信，一条是安幼琪发来的，说今天销售总结会的会议纪要已经发到公司邮箱，请杜林祥查收。另一条竟是江小洋发来的，上面写道：“三哥，今天见到你很意外。有一件事当着你的面不好开口，又不好意思打电话，只能发条短信。我刚开始做服装生意，资金很紧张，现在就缺七万块钱来周转，不知您能否帮忙？如果有困难，也不要紧。”

又是来借钱的。当初周玉杰借走一千万，到现在杳无音讯，如今江小洋又来了！但杜林祥似乎也不好意思拒绝。江小洋是个要强的女人，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开口的。再说，人家借的钱也不多，对于杜林祥不过九牛一毛。

第二天一早，杜林祥给江小洋打去电话，让她直接去公司财务拿钱。拿到钱后，江小洋专门走进杜林祥办公室，千恩万谢之后，还说一个月内就还钱。

一个月后，财务方面说江小洋没来还钱，并且问要不要去催一下。杜林祥想了想说“不用”，为了这点钱不必撕破脸皮。就算江小洋赖账不还，起码以后她也没脸再来借钱。

又过了半个月，江小洋却主动去财务部还了借款。之后她来到杜林祥办公室，一脸愧疚地说：“三哥，不好意思，这次是我食言了。当时货款周转太困难，我真拿不出钱来。现在资金稍微宽裕一点，我就把钱还上了。”

眼前的江小洋，少了过去的妩媚婉约，却多了几分成熟干练。杜林祥甚至觉得当初自己的想法有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笑着说：“没事，没事。”

杜林祥又问了江小洋生意的情况。据她讲，刚在市区租了一间门面，主要做品牌女装。新店开张，又要付租金，又要装修进货，钱难免会紧张。

看到江小洋的生活步入正轨，杜林祥觉得很欣慰。他说：“万事开头难，做生意尤其是这样。想当初，我和玉杰、正亮刚出来创业时，也经常遇到无米下锅的窘境。”

听到周玉杰的名字，江小洋脸上的笑容立即烟消云散，她仿佛从牙缝中挤出一句话：“三哥，以后别再提这个王八蛋的名字。”

杜林祥完全理解江小洋的感受，平时有人在他跟前提起周玉杰，他甚至也会冒出无名火。杜林祥说：“好，不提他。这小子，的确是个王八蛋！”

眼看已到晚饭时间，杜林祥说：“就在这儿吃晚饭吧，楼下新开了一间西餐馆还不错。”

“好啊！”江小洋说，“刚才我去财务部还钱，他们说什么也不要利息，还说是杜总专门吩咐过的。今晚我来埋单，就当是感谢三哥。”

杜林祥一边收拾衣服，一边说：“胡说八道。我能要你埋单吗？你要是想埋单，就找别人去吃饭。”

江小洋不好意思地吐了吐舌头，跟着杜林祥走了出去。今晚吃饭的餐馆就是杜林祥当初向赖敬东推荐的那家。服务员见杜总亲自光临，自然殷勤备至，拿出菜单让杜林祥点菜，并介绍说：“杜总，我们这里的招牌菜就是神户牛肉，那可是全世界顶级的牛肉，您要不尝一下？”

杜林祥想起上次在赖敬东那里出了回洋相，便没好气地说：“别扯了，中国哪有什么神户牛肉？糊弄别人可以，可别糊弄我。就给我上两份普通黑椒牛排，那些用国内黄牛肉、黑牛肉冒充的神户牛肉，还是留着去骗别人吧。”

服务员离开后，江小洋不解地问：“什么是神户牛肉，三哥怎么知道这是假冒的？”

杜林祥这回也冒充起专家，侃侃而谈了一番世界四大顶级牛肉，以及为什么中国市场上的神户牛肉都是冒牌货。江小洋说：“记得三哥以前不怎么爱吃西餐，现在可都变成专家了。”

杜林祥得意地笑起来：“这也叫与时俱进吧。”

服务员送上一瓶红酒，两人对饮起来。杜林祥问道：“我听说你过去的车、房都被没收了？”

江小洋点点头：“虽然事发时我和周玉杰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但公安局说，这些东西都是周玉杰花钱买的，所以必须没收。”

杜林祥说：“那你现在住哪里？做生意的钱又从哪来的？”

江小洋沉默了好一阵，才开口说：“几个月前，从泰国来了一个朋友，给我送来三百多万现金。他说是周玉杰早就交代的，让他到了时间就把钱送来河州。我就是用这笔钱重新买了房子，然后做起生意。三哥，这事你知道就行，可千万别说出去。要让外面的债主知道了，又得闹翻天。”

杜林祥问：“他现在人在泰国？”

江小洋摇摇头：“应该不在。我还专门去泰国找过一次，没有一丁点消息。”

杜林祥喝下一杯红酒，笑着说：“刚才在办公室还说不提周玉杰。你看咱们这会儿谈的，又全和他有关。你们俩也真奇怪，一个送钱回来，一个还大老远跑去泰国找人，情丝难了啊。”

“没什么情了。”江小洋狠狠地说，“我找到他，只想重重给他一耳光。三哥你不知道，这王八蛋那天晚上是怎么对我的。”说到这里，江小洋的眼里已饱含泪水。

杜林祥说：“他对你不错了，还惦记着给你送一笔钱回来。他欠着我一千万，至今连个音讯都没有。为这事，我还和玉茹吵过几次架。”

江小洋的神情有些慌张：“他还欠你钱？”对于超市后期的运作，江小洋毫不知情，自然也不知道周玉杰找杜林祥借钱的事情。她此刻有些后悔，刚才还说周玉杰给她送钱的事不能让外面的债主知道，没曾想面前就坐着一位。

看着江小洋的表情变化，杜林祥安慰道：“别急，我不会找你逼债，更不会把这事说出去的。你现在一个人也不容易，我怎么会落井下石！”

提起周玉杰，两人的情绪都变得很差。酒一杯接一杯地喝下去，第一瓶很快喝光了，就连新上的第二瓶不一会儿也见了底。

杜林祥觉得头有些发涨，江小洋更是满脸通红，将身体斜靠在沙发上。杜林祥看看手表说：“时间不早了，今天先这样吧。你喝了酒不能开车，我让司机送你回去。”

江小洋趁着醉意，撒娇地说：“我不想回家，就在附近找家宾馆吧。”

“找家宾馆？”一个女人对男人说出这种话，往往含有某种特殊的意味。杜林祥不知江小洋是酒后的胡言乱语，还有意有所指。

沉默了一阵，江小洋抬头说道：“有烟吗？我想抽一支。”

杜林祥从兜里掏出一包红塔山，说：“我一直抽这个，你恐怕抽不惯，我让服务员再拿一包好烟吧。”

江小洋直接伸手从杜林祥手上把烟抢了过来：“有什么抽不惯的？”

江小洋把烟叼在涂着口红的嘴唇上，朝杜林祥眨了眨眼，似乎在提醒对方帮自己点烟。杜林祥掏出打火机，赶紧把烟点上。江小洋深深吸了一口，然后翘起红唇，对着杜林祥吐出一个优雅的烟圈。

吐烟圈是需要一定技巧的，并不是每个烟民都能将吸进肚子的烟雾，吐出圆圈形状。作为资深烟民，杜林祥至今不会吐烟圈。记得当初周玉杰是吐烟圈的高手，想必江小洋的本事也是跟着周玉杰学来的。

烟雾在江小洋的身体内循环后，朝着杜林祥拂面而来，刺鼻的烟草味道中，仿佛暗含某种香味。此刻的江小洋，在杜林祥眼中不再像下午那个干练的职场女性，变得性感、妩媚、热情、奔放。

“附近就有一家酒店，我送你过去休息。”杜林祥低声说道。

“好啊。”江小洋毫不推辞。

江小洋走起路来踉踉跄跄，不经意间总是靠向杜林祥身边，杜林祥则伸手搀扶着她。杜林祥是位“酒精沙场”的老将，大大小小的酒局不知应付过多少，他能轻易看出一个人是真醉还是装醉。比如此刻的江小洋，装醉的可能性就颇大。

装醉的人肯定之前也喝了不少酒，有些醉意朦胧的感觉。但他们向外界所呈现出来的醉态却显得过于夸张。酒桌上装醉，一般有两个目的，躲酒或是准备借酒发疯。江小洋此刻用不着躲酒，那她是要借酒……不对，男人才会发疯，女人只能发情！

杜林祥多少也是有些心理准备的。摩天大楼里就有一座五星级酒店，杜林祥之所以不送江小洋去那里，而要大费周章打车到附近的酒店，就是因为他琢磨着，自己毕竟是企业一把手，万一真发生什么事情，也要避开下面的员工。

江小洋身上的香水味撩拨着杜林祥的心弦。下午在办公室，或者刚到餐厅时，她身上的香水味还没这么浓，气味也不似这般诱人。很显然，刚才去洗手间时，江小洋刻意补了妆。

除了性的诱惑，似乎还有一种力量在驱使着杜林祥一步步向前。这股力量，杜林祥一直深藏心间，他不会告诉任何人，甚至有时自己都在怀疑，我真是这样想的吗？这股力量就是对周玉杰的怨恨。周玉杰背叛了他，欺骗了他。通过搞周玉杰的女人，就能发泄掉满腔怨恨？杜林祥不知道！

宾馆的房门打开了，杜林祥订的是一间豪华单人间。他还想给江小洋，也是给自己最后一次机会，便弱弱地问了句：“要我陪你进去吗？”

江小洋依旧一副醉态，语气却更加轻佻：“反正门已经开了，进不进来就看你啦！”

杜林祥再也不想忍耐，对江小洋的欲火加上对周玉杰的怒火，已经在胸中燃烧。他脚后跟一踹，将房门重重合上，再把江小洋按在墙壁上……

先前酒精的作用，加上这场鏖战消耗掉太多体力。结束之后，杜林祥倒头便呼呼睡去。凌晨三点过，因为要起夜的关系，杜林祥才醒了过来。从洗手间出来后，杜林祥打开台灯，只见江小洋双眼正死死地盯住天花板，眼眶中还闪烁着泪花。

这时，江小洋轻声说道：“三哥，你的酒醒了？”

杜林祥点燃一支烟，说：“我一直就没醉。放心，我不会用酒后失态来做搪塞。”

江小洋忽然爆发出阴冷的笑声：“用不着搪塞，我不会找你麻烦。你就当我是一只免费的鸡，操了就操了，我本来就比鸡还贱。”

“别这么说。”杜林祥说道。

隔了一阵，杜林祥问：“你怎么一直不睡？”

江小洋说：“我在想一个人。”

“周玉杰？”杜林祥问。

江小洋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杜林祥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除了本能的生理反应，还有一点就是对周玉杰的怨恨与报复。江小洋何尝不是如此！怪不得江小洋要给周玉茹打电话，怪不得两人刚才变换那么多招式，甚至有许多动作是在互相摧残。有一句话叫因爱生恨，但自己与江小洋，却成了因恨做爱。

提起周玉杰，江小洋又哭了。杜林祥说：“你口口声声说的那天晚上，是怎么回事？我怎么听人说，你因为偷人被周玉杰抓个现行，才会挨打。”

“狗屁！”江小洋声嘶力竭地吼道。她强忍住悲痛，向杜林祥讲述了那一晚的遭遇，最后说道：“我一直怀疑，那是周玉杰为了甩掉

我，故意设的一个局。”

杜林祥弹了弹烟灰，说：“用不着怀疑，我敢肯定就是一个局。”

“这个该千刀万剐的臭男人，王八蛋。”江小洋太爱这个男人，所以对他的恨，也会日复一日地强烈。

“你不应该恨他，相反还得感谢他。”杜林祥斜躺在床上，又续上一支烟。

江小洋止住泪水，问：“什么意思？”

杜林祥说：“周玉杰出事后，债主不是上门找过你吗？公安不也把你的房子、车子给没收了？试想一下，周玉杰如果当初不这样大张旗鼓地甩掉你，恐怕你更脱不了干系。现在你能不能安然无恙地坐在这儿，都是未知数。玉杰这小子，早就想好要金蝉脱壳，他对你下重手，那是苦肉计！”

江小洋哭得更厉害了。她或许觉得自己错怪了周玉杰，或许是在悔恨，不应该为了报复而和杜林祥睡在一起。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周玉杰对你也算做了交代，但他心里真正喜欢的，肯定不是你，而是那个跟他一起亡命天涯的女人。”杜林祥说。

杜林祥又自言自语道：“比起你，我更寒心。我对周玉杰比对自己亲兄弟还好。可他就这么拍屁股走了，一句招呼都没有。”

杜林祥让江小洋好好休息，自己则早早离开了。他觉得，这种带有复杂目的的做爱，太荒唐也太无趣。

江小洋的服装生意一直没有起色，杜林祥好几次派人送钱过去，她却以“无功不受禄”婉拒。杜林祥知道江小洋是个要强的女人，不会平白无故接受别人的施舍。为了师出有名，杜林祥隔几个月也会邀江小洋去宾馆开一次房，做完事后再给她几万块钱。用杜林祥的话说，“这样你就算我的情人。收下这钱，可不是无功不受禄。”

几年后，江小洋将服装店转让出去，并和河州市某区的教育局副局长结婚。对方是二婚，已经四十多岁，但对江小洋百依百顺，呵护有加。江小洋算是真正找到了归宿，婚礼当天，杜林祥还带着妻子周玉茹一同到场庆贺。

那天晚上，告别江小洋后，杜林祥再无睡意，很早就来到办公室。接下来的几天，他都忙着公司里的事。好不容易空闲一点，杜林祥吩咐秘书把近期的报刊送过来。他拿起一份国内知名的财经刊物，大致翻了几下。其中一篇文章吸引了他。这篇文章是对赖敬东的专访，一共有三页，还配有两张照片。稿件开头特别写到，这篇专访是赖敬东这位中国证券业传奇人物，沉寂十年后首次接受媒体采访。

睹物思人，杜林祥自然想起了赖敬东。他打去电话，再次邀请对方有空时来河州考察。赖敬东很客气，只说刚从澳洲旅游回来，近期如果能抽出时间，一定到河州来看望老朋友。

“三哥！”刚放下电话，杜林祥正要重新拿起报纸阅读，忽见弟弟杜林阳哭着进了门。

“什么事？”堂堂五尺大汉，居然泪流满面，岂不是脓包一个！杜林祥真的有点看不起这个弟弟了。

“三哥。”杜林阳经此一问，哭得更厉害，“咱爸过世了！”

“你说什么？听谁说的？”杜林祥猛地站起来，双手使劲抓着弟弟的肩膀问。

“大哥刚从家里给我打来电话。说是突发脑溢血，刚送到医院就不行了。”

杜林祥手一松，瘫倒在皮椅上，泪水从微闭的双眼中无声地流出来。好一阵子，他才睁开眼睛，说道：“走，马上回去。”

杜林祥父亲过世的消息很快传开。企业里的员工哪敢有丝毫怠慢，一个个争相表现。去杜林祥老家奔丧的轿车排起长龙，一辆接一辆驶上高速公路。

尽管没能成为首富，但“首富”的影响力同样不容小觑。河州几个局的一把手都亲自前往吊唁。人在香港的张清波，还有在北京开会的吕有顺都打来电话致哀，并表示在出殡日之前，一定要赶去杜林祥老家，送伯父最后一程。就连市委书记陶定国，也派秘书赶往文康，要代表他本人送上花圈。

还有万顺龙，这位杜林祥心头恨之入骨、表面却客客气气的商场对手，也第一时间打来电话，说自己的车已经出发，要亲自到杜林祥父亲灵前祭拜。

父亲终其一生都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所有这些富商权贵，一个个赶来吊唁，当然是看在杜林祥的面子上。几年前，杜林祥在文康以及省城河州，为父亲买了房，请了保姆。可父亲进城住了不到一个月，就又跑回农村。老人家说，城里的生活实在不习惯。回到家中，父亲每天还要扛着锄头下地干活。杜林祥买回去的高档香烟，父亲也都拿去送人，自己却始终抽着几十年来不曾变过的旱烟。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农民！他赐予了杜林祥生命，也在杜林祥的性格中留下许多无法改变的印迹。

汽车在高速路上飞驰。今天是个愁云惨淡、天地晦暗的日子。前几天暖和一些，水边的杨柳枝已吐出星星点点的嫩牙尖，这几天又被呼啸的北风将生命力凝固了，偶尔可看到的几朵迎春花，也全部萎落在枯枝下。光秃秃的树枝，在风中瑟瑟发抖。小鸟也不出来觅食，全都蜷缩在避风的窝中，等待着艳阳天的到来。

除了杜林祥不时接到表达哀悼之意的电话外，车上的人都不发一言。杜林祥的心更像满天无边无际的阴云一样，沉甸甸、紧巴巴的。他望着水瘦山寒、寂寥冷落的田野，一次次强忍住泪水。

父亲已经年过八十，算是高寿了。他这个做儿子的，也算为父亲、为家族争回来许多荣光。杜林祥昏暗的心情也来自于对企业命运的忧虑。这几年的发展，纬通集团看上去已成庞然大物，可他自己清楚，所有一切不过表面文章，骗得了外人，唬不住行家。公司的负债率居高不下，资金链一直紧绷着。这样的企业，就像一座纸糊的房子，莫说风吹雨打，就算有人拿手指头戳一下，也会轰然倒塌。

不远处的田塍上，一位农民牵了一头羸弱的水牛在走着。杜林祥忽然间有种奇怪的感觉，那头牛仿佛就是自己！

天色更暗，北风更紧，黄昏来临了。四周的山河、田地、房屋、道路慢慢模糊起来。

最具政治智慧的政商小说

掌舵2



欲成大事业，必先参透掌舵艺术

龙在宇◎著

做官、做事、做人，都得讲究政治智慧
人生如棋局，能识局者生，善破局者存，掌全局者赢

是小说，更是生存指南

《掌舵1》问世以来，收获千万读者一致好评，稳居各大畅销榜前列

直击中国财富圈，根据真人真事精心创作
告诉你政商圈子最隐秘的成功法则！

目 录

.....

版权信息

第一章 舆情危机

- 1 领导们要来出席葬礼，却被杜林祥婉言谢绝
- 2 先抛出一个明知对方不会接受的条件，借此预留谈判空间
- 3 抓一个人，是为了让其他人不再提心吊胆
- 4 真话与假话之间，还有一种模棱两可的话
- 5 留住人才，就得靠票子与位子
- 6 从来不缺冲锋陷阵的猛将，能领袖群伦的帅才却不常见

第二章 狭路相逢

- 1 不当大官，如何干大事
- 2 但凡是个人才，一定优点、缺点都突出
- 3 一个人越是怀才不遇，越会对提拔他的人感恩戴德
- 4 要观察一个人的做事风格，最好去看他在酒桌上的表现
- 5 谷伟民身为江湖老手，为何一出招就犯下兵家大忌
- 6 掏空上市公司的“五字诀”
- 7 向来低调的万顺龙，忽然显摆起与省长的关系

第三章 各显神通

- 1 君子好色，取之有道
- 2 权力的本质是利益分配，它的最高境界是分享，最大忌讳是独占

- 3 做生意就像谈恋爱，有时不能过于主动
- 4 朋友之间也得讲规矩
- 5 能编谣言的，都不是一般人

第四章 抢壳大战

- 1 大佬之间的见面，都是有讲究的
- 2 观澜湖高尔夫球场上的交锋
- 3 情场里也暗藏兵法韬略
- 4 心若安处，便是故乡
- 5 强队不大举压上，弱队怎能打出一击致命的防守反击

第五章 联手做局

- 1 为了报答知遇之恩，自己真的已丧失底线了吗
- 2 故意卖个空子，实则是把对手引进设好的埋伏圈
- 3 无论官场、商场，真正的强者只会和赢家做朋友
- 4 谈判桌上，时间也是一种成本
- 5 贺老不收钱，就说明他不会尽全力去帮我们办事
- 6 城楼上被绑的是田雨而不是秀芹，李云龙还会开炮吗
- 7 越是后发制人，越要洞察先机

第六章 宝剑出鞘

- 1 赚钱只是技术，藏钱才是艺术
- 2 厚黑学、厚黑学，厚在黑前啊
- 3 杜林祥又玩起互为牵制的老把戏
- 4 资本市场愿意为美好的故事埋单
- 5 大棒无法接受，可胡萝卜又不忍拒绝

6 从徐浩成口中，杜林祥终于知道了新任省委书记的确切人选

第七章 高手过招

1 下属明知谜底，却还要循循善诱，让上司揭晓答案

2 领导的考察行程，大有学问

3 世间哪有什么规矩？唯一的规矩，就是由强者制定规矩

4 领导者身边没有亲信，所有下属就全是你的亲信

5 大官出行，下面一定是“四大天地”

6 在贺之军的棋局中，吕有顺不过是一枚无足轻重的棋子

第八章 以退为进

1 向领导汇报工作时，不妨准备些废话

2 考虑再三，杜林祥决定中止上市

3 正是因为担心有朝一日会去求徐浩成，才果断拒绝了他的要求

4 越是去求人，越要端起架子

5 在报上留些负面新闻，反而制造出正面效果

6 实力相当的两人联手后，究竟谁听谁的

版权信息

掌舵2

作 者：龙在宇

本书由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授权亚马逊全球范围发行



第一章 輿情危机

杜林祥说：“咱们老家的人，死后都是土葬，谁也不愿去火化。出殡的时候有领导在，不是给人家找麻烦吗？没准儿哪天就有人举报，说某某领导身在现场，明知有人违反政策搞土葬，却不闻不问。送个花圈表达心意，就很好了！”这正是杜林祥的过人之处——心思缜密，精于人情世故，还能随时为“朋友们”考虑。

1 领导们要来出席葬礼，却被杜林祥婉言谢绝

文康市兴龙县状元乡的杜家院子，正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

状元乡位于三县交界之地，崇山环抱，交通闭塞，是个冷落偏僻、荒凉贫瘠的地方。据说早些年间，乡里曾出过一位状元，状元乡便因此得名。但这种说法只是民间传说，在县志上得不到任何印证。根据县志记载，整个兴龙县，几百年间就出了一位进士。比起状元，还差得远！

不过近些年，状元乡倒是出了位大人物，那便是杜林祥。那个当年在田埂上光着脚丫子飞跑，在山坡上割草、放牛的杜三娃，如今已是赫赫有名的企业家。在省城河州，到处能瞧见他开发的楼盘，连全省第一摩天高楼，也是他投资兴建的。发达后的杜林祥，为乡里做了很多事。希望小学，敬老院，还有好几条公路，皆由他捐资修建。

三天前，杜林祥的父亲突发脑溢血过世。

杜家那所气派的宅院，一片素白，仿佛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刚刚降临。大门口用松枝白花扎起了一座牌楼，两只石狮的脖子上也扎上白布条。长长的招魂幡挂在打谷场的旗杆上，被晚风吹着，一会儿慢慢飘起，一会儿轻轻落下。打谷场正中搭起一座高大的碑亭，碑亭四周燃起四座金银山，一团团浓烟夹着火光，将黄白锡纸的灰烬送到空中。

天色慢慢黑下来。正屋已被布置成一个肃穆的灵堂。黑漆棺材摆在一块巨大的白色幔帐后边，灵堂正中一个醒目的“奠”字，“奠”字下是杜老太爷遗像。这位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农，慈眉善

目，面带微笑。遗像正下方的木桌上摆着供果、香炉。灵堂里，只见香烟袅袅，不闻一丝声响。

过一会儿，一位年迈的僧人领着十多个和尚鱼贯进入灵堂。他们先朝着遗像合十鞠躬，然后各自分开，在黑漆棺材的周围坐下来。一记沉重的木鱼声后，和尚们便同时哼了起来。许多个声音——清脆的、浑浊的、低沉的、激越的、苍老的、细嫩的——混合在一起，时高时低，时长时短。谁也听不清他们究竟在哼些什么，既像在背诵经文，又像在唱歌。整个灵堂变得灰蒙蒙的，只有一些质地较好的浅色绸缎，在附近的烛光照耀下，鬼火般地闪烁着冷幽幽的光。换香火、剪烛头、焚纸钱、倒茶水的人川流不息，却又都蹑手蹑脚。

又过了半小时，杜林祥领着兄弟姐妹走了进来。依照风俗，开孝仪式要逝者的亲人围着棺木转圈行走，一直到凌晨。在前方僧人带领下，杜家人一圈又一圈地围着棺木行走，每走几步便要鞠躬作揖。刚走了几圈，老五杜林阳便有些吃不消。他低声说：“都什么年代了，有些繁文缛节可以改一改。”

杜林祥没有说话，只用阴冷的目光扫了一眼。五弟讨了个没趣，只得亦步亦趋地跟在后面。

灵堂四周摆满了花圈，杜林祥不时也会用余光瞟一眼。从文康市委书记赵晓东到某大型银行洪西省分行行长张清波，厅级干部送来的花圈，少说也有十多个。尤其是灵堂中间的两个花圈，落款分别是陶定国与吕有顺。这两人可是省城河州的党政一把手，官居副省级。杜林祥又看了一眼父亲的遗像，心中默念道：“爹啊，我这个当儿子的，也算给您争光了！”

快深夜一点了，开孝仪式结束。大部分人已经散去，只剩下山里的蛙声和虫鸣。大山里的村庄彻夜闪烁着灯火，第二天是老太爷出殡

下葬的日子，杜家人要在这里彻夜为父亲守灵。

杜家老大打着哈欠说道：“咱爹的丧事，办得够风光了。那么多人来吊孝，停的汽车都快把村口坝子挤爆了。”老大一辈子都跟父母住在状元乡，没能像弟弟那样，出去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杜林祥排行老三，上面还有个二哥，只可惜年少夭折。大哥比杜林祥年长近十岁，因长年劳作而显得苍老，两兄弟看上去，仿佛差着辈分。

“这算什么？”搭腔的是四弟杜林斌，他虽然也披麻戴孝，却跷起二郎腿在细细地品茶，与其说是个孝子，不如说是个茶客。老四杜林斌与老五杜林阳，如今都在杜林祥的企业工作，比起一辈子在乡下的大哥，自认为见多识广。他略带遗憾地说：“文康还有省城河州的许多领导，都说要来给老爷子上一炷香。吕市长、张行长都打了好几个电话。可三哥说送了花圈，就已经够意思了，死活不要人家过来。要这些大官都过来了，那叫一个气派！”

“你懂个屁！”杜林祥对这两个弟弟真有些不耐烦。本事不大，架子倒不小。公司里的人，都像避瘟神似的躲着他俩。没办法，谁叫是亲兄弟呢，总不能撵人家走。更何况，两人虽然才具平平，一副忠心却是外人比不了的。

杜林祥说：“咱们老家的人，死后都是土葬，谁也不愿去火化。出殡的时候有领导在，不是给人家找麻烦吗？没准儿哪天就有人举报，说某某领导身在现场，明知有人违反政策搞土葬，却不闻不问。送个花圈表达心意，就很好了！”

这正是杜林祥的过人之处——心思缜密，精于人情世故，还能随时为“朋友们”考虑。

儿子杜庭宇听了这一席话，受益匪浅。他越发崇拜自己的父亲，脱口而出道：“爸，你看事情就是比别人深！”接着，他又低声说：

“这次回来奔丧，我能不能不走了？”

“不行！”杜林祥斩钉截铁地说。

杜庭宇在海外留学多年，毕业后靠着吕有顺的介绍，在新加坡的一家大型跨国企业工作。不过，他却总吵嚷着要回河州，跟父亲一起打拼。杜林祥心里也是指望子承父业，却又怕儿子过早加入自己的企业，成为养尊处优的太子爷，得不到锻炼。

后来，他同意儿子回国，但在进入纬通集团之前，还得经历一番磨炼——先自己开家街边店，做点小生意，再去广东一家工厂当工人，最后去北京干一段时间推销员。

离开了跨国企业的海归硕士杜庭宇，如今正在东莞一个家具厂当工人。他的顶头上司，是一名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打工妹。杜庭宇借着奔丧的机会，琢磨着提前回到父亲身边，没想到被杜林祥断然否决。

到了下半夜，灵堂中更静了。有人靠在椅子上打盹，杜林祥则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烟。

天终于亮了，太阳照射着大山里的状元乡。伴随着鞭炮和锣鼓声，杜老太爷的棺木被众人抬起，绕着村子到后山入土。当地人有风俗，下葬要走通车的大路。因为全村的村民都要为他送行，每家每户都要在门前放鞭炮，所以大队人马要走两公里才能到下葬的后山。

官场里的朋友被杜林祥婉拒了，可还有商场上的伙伴以及公司众多的员工，送葬的队伍足有好几百人，杜家老大抱着父亲的遗像走在最前面。曾有乡亲说，干脆就让杜林祥抱遗像，结果被他一口回绝。长幼有序，大哥就是大哥，杜林祥有天大的本事，回到家里还是三弟。

墓地是风水先生精心挑选的。据说这里三山合围，藏风聚气，尤其是西面的山峰高大挺拔，东面的小山丘地势缓落。风水先生说，西面的山是“左青龙”，东面的山是“右白虎”，“宁可青龙高万丈，不可白虎乱抬头。西面的山比东面的山高，实乃大吉之地。”

风水先生特别叮嘱，此地阴凉潮湿，所以要在墓穴中摆上厚厚的一层纸钱。下葬前点燃纸钱，既为老太爷的阴宅祛祛潮气，也可让后代子孙的运势越烧越旺。

就在坑中燃起熊熊大火之际，杜林祥失声痛哭起来。他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悲痛。此刻，他不再是叱咤风云的企业家，不再是那个在公司里说一不二的商界强人。他就是杜三娃，一如当年依偎在父亲怀里撒娇的时候，或者是因为淘气，被父亲拿着竹竿满村追打……

接下来，杜家人还在村中准备了丰盛的坝坝宴席。几十张桌子摆在村中心的广场上，桌上的菜肴，全是地道的农家菜。

从后山回来的路上，杜林祥擦拭着脸上的泪水，心绪逐渐平静。公司副总裁林正亮与行政总监高明勇等企业高管跟在身后，好像老在低声说着些什么。杜林祥很心烦，回头问道：“你们在嘀咕什么？”

两人面面相觑，最后林正亮结结巴巴地说：“没……没什么！”杜林祥没好气地转过头，继续朝前走去。

妻子周玉茹也在队伍中，江小洋则一直在旁边搀扶着她，还不停地劝说：“姐，你不要太伤心！”

江小洋的确很会打扮。一双纯白色的休闲鞋，一套黑色运动服，左胸口处还有一个醒目的白色耐克标志。黑白相间的搭配，很适合这种场合，但比起那些沉重压抑的正装，一身运动服又显得不落俗套。

杜林祥不由得想起几天前与江小洋发生的事，心中怅然若失。随即他又自责起来，还在心中狠狠地骂自己：“父亲的葬礼刚结束，怎么能动这些脑筋？”

坝坝宴即将开席。作为杜家人的代表，杜林祥要上台讲话，感谢前来出席葬礼的亲友。秘书昨晚专门为他准备了讲稿。杜林祥正在台下低头看稿子，为几分钟后的讲话做准备。身边的林正亮、高明勇却还在嘀咕个不停，而且脸色越来越慌张。

杜林祥彻底火了：“你们俩今天到底有什么屁事？”

高明勇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林正亮呆呆地摇着脑袋。杜林祥恶狠狠地瞪了两人一眼，转身走向讲台。

这时，纬通集团常务副总裁安幼琪快步走了过来。她拦住杜林祥，低声说：“把稿子给别人吧。林阳、林斌两兄弟，谁都可以去讲。你现在得跟我们回河州。”

杜林祥很是诧异：“出了什么事？”

安幼琪说：“一两句话说不清楚，路上边走边说。”

杜林祥简直出离愤怒！今天是什么日子，我能说走就走吗？你安幼琪自以为和我有特殊关系，就能对我发号施令？

安幼琪并不在乎杜林祥神情的转变，她转身对杜林祥的秘书说：“把讲话稿给别人吧！”

秘书不得已点头答应。杜林祥气得满脸通红，却又不便发作。大庭广众下，当着老婆、儿子的面，总不能和情妇大吵一架吧？

杜林祥铁青着脸，跟在安幼琪身后追问：“到底什么事？”

安幼琪语气很急：“河州冶金厂那边出事了，是大事！”

一听河州冶金厂出了大事，杜林祥心中的怒火消减了一大半，并不自觉地加快脚步。林正亮、高明勇也紧紧跟在后面。

纬通集团的数名高管，分别钻进三辆轿车中，飞驰着离开了坝坝宴现场。

2 先抛出一个明知对方不会接受的条件，借此预留谈判空间

坐在奔驰S600宽大的后座上，杜林祥焦躁不安地问：“冶金厂到底怎么了？”

安幼琪回答说：“工人闹事。从早上一直闹腾到现在，砖头与铁块齐飞，连防暴警察都冲不进去。”

“怪不得林正亮与高明勇一上午都在我背后嘀嘀咕咕的。”杜林祥喃喃自语道。停顿了几秒钟，他又语气严厉地责问：“为什么一直不给我报告？”

安幼琪说：“今天是老太爷出殡的日子，大伙都不敢来打搅你。我也是听说事情越闹越大，迫不得已才告诉你的。”

安幼琪接着说：“我们派去冶金厂的总经理陶雪峰，一大早就打电话求救，说被一群工人殴打。半小时前再打电话过去，连人都联系不上了。”

杜林祥的心情愈发沉重。他目光呆滞地盯着窗外，心绪却早已飞回了河州。

河州冶金厂是一家有四十年历史的老牌化工企业。半年前，杜林祥通过并购将其揽入怀中。

河州冶金厂曾是洪西省的明星企业，20世纪90年代末期，企业登陆上交所，成为全省首家冶金行业上市公司，一时风光无限。可上市半年后，企业爆发腐败窝案，管理层几乎集体沦陷。此后企业经营状况逐年下滑，陷入困境。

来自南方的一位资本玩家谷伟民，五年前收购了河州冶金。谷伟民对于冶金制造一窍不通，他所看重的只是这家上市公司的壳资源。入主河州冶金后，谷伟民便一门心思玩起资本大挪移的游戏。经过一系列的洗壳运作，冶金主业被从上市公司中剥离，河州冶金变身为一一只科技题材股票，并被更名为伟民机电。企业的总部，也从河州搬去了上海。

近几年，伟民机电在资本市场不断上演分分合合的大戏，看得外界眼花缭乱。然而原来在河州的生产基地，却成为被人遗忘的角落。企业愈加艰难，工人们经常几个月领不到工资。

谈及这段历史，河州市长吕有顺总有一股锥心之痛。他曾在私下场合说过：“当时的领导，根本不懂经济，更没有意识到一家上市公司的壳所蕴含的巨大价值，让谷伟民把河州人当傻子一样玩。好处全让他拿走，最后还扔下一个烂摊子。”

上市公司的壳已经让谷伟民拿走了，剩下唯一值钱的，就是厂区的土地。河州市政府牵线搭桥，让杜林祥的纬通集团从谷伟民手中买来河州冶金厂，并在这块地上进行房地产开发。

当初的设想是，冶金厂整体搬迁至市郊工业园区，原址上开发高档小区。买下冶金厂的价格还算优惠，但政府也给杜林祥提出一个条件——解决好厂里一千多职工的就业问题。

搬迁工作业已启动，没想到此时竟横生变故！

车队驶入河州市区，心急如焚的杜林祥让驾驶员不要顾忌红绿灯，以最快速度冲向紧邻河州冶金厂的大冶宾馆。河州市公安局等多个部门，已在宾馆内建立起处置此次事件的临时指挥部。

杜林祥快步走进宾馆会议室，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长唐剑却面露不悦：“杜总，这可是你的企业在闹事！一大早就跟你联系，你却姗姗来迟。”

坐在一旁的市政府副秘书长出来打圆场：“杜总也是有特殊情况，他家老太爷今天出殡。”

杜林祥连忙问：“听说工人把厂子围起来了，里面的情况怎么样？我派过去的陶雪峰，怎么一直联系不上？”

唐剑抿了一口茶，摇着头说：“据我们掌握的情况，陶雪峰已经被工人们打成重伤。”

“什么？这可是一条人命啊！”杜林祥急了，“应该赶紧组织力量，冲进去把人救出来。人命关天，先得把陶雪峰送去医院。”

副秘书长叹了一口气说：“杜总，现在工人的情绪十分激动。公安如果强行进入，指不定会出什么事。刚才我们打电话给陶书记、吕市长请示，他们都不敢下令硬冲进去。”

唐剑接过话茬：“真要硬冲，就会爆发激烈的肢体冲突。不管工人还是警察，哪边出现伤亡，我都担不起这个责任。”

站在一旁的林正亮急得直跳脚：“警察如果怕担责任，我把公司保安调过来。我带领弟兄们冲进去，一定要把疯子救出来。”陶雪峰在公司里是林正亮的铁杆亲信，不管人前人后，林正亮都十分亲切地把陶雪峰唤作“疯子”。如今兄弟命悬一线，林正亮岂能见死不救。

“你当我们公安是吃干饭的？”唐剑毫不客气地回应道，“两拨人就在公安眼皮底下大打出手，却要我们不闻不问，亏你想得出！现在防暴队已经在外围警戒，谁也不准轻举妄动。”

杜林祥也觉得林正亮的主意太冒失。你和陶雪峰再兄弟情深，这时候也不能做出任何添乱的举动。陶雪峰的命固然要紧，可防止事态进一步升级更加重要。在这一点上，杜林祥和河州市领导的想法完全一致。

杜林祥又抬头瞅了瞅窗外，工厂办公楼前的广场上聚集了上千人，周边尚有数百人围观。广场上到处是“纬通是黑心奸商，陶雪峰滚出去”的横幅。

杜林祥搓着手说：“老这么僵持下去也不是一回事啊！工人们闹，总得有什么诉求吧。能不能请他们派几个代表出来，大家沟通一下。”

“好啊，我们就等着杜总去和工人们对话呢。”唐剑说，“刚才陶书记还打电话说，由企业去和工人们谈，这件事就是劳资纠纷。实在谈不拢，政府还可以出来收拾残局。如果政府一开始就冲在最前面，反而会被动。”

“都他妈是些人精！”杜林祥在心中骂道。遇到难事，谁都希望躲得越远越好。

半个小时后，从厂里走出来四个人，他们是工人一方的谈判代表。领头的一个姓薛，是厂里的保安科长；还有一个叫庄智奇，是三车间的副主任；另两人则是厂里的老工人。

双方刚刚落座，林正亮便先声夺人：“对话开始前，请你们先把陶雪峰放出来。据我们所知，他已经受了重伤，亟须得到医疗救治。”

薛科长毫不退让：“这不可能！就算我们几个在这里答应了，广场上的工人也不会同意。”

杜林祥点燃一支烟，缓缓说道：“你们有难处，我完全理解。不过陶雪峰纵有再多不是，也是条人命啊。老百姓都知道，人命关天！要不咱们都退一步，先派几个医生进去，就地为陶雪峰展开救治？”

几分钟前杜林祥特别叮嘱，让林正亮一上来就提出放人的要求。对方能答应最好，实在不行也能退而求其次，派几个医生进去展开急救。

多年的商海沉浮，杜林祥已被锤炼成不折不扣的谈判高手。他知道，先让林正亮提出一个希望渺茫的条件，即便被对方拒绝也不要紧，自己还能提出第二方案，这时被接受的可能性就会大增。这就叫拉高谈判筹码，预留谈判空间！

薛科长一时也很为难，转头征询庄智奇的意见。只听庄智奇说：“这样也行吧。姓陶的虽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毕竟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杜林祥满意地点了点头。他心中也充满自信，论起谈判桌上的针锋相对，这些五大三粗的工人师傅，显然与自己不在一个量级。

杜林祥乘胜追击，说道：“各位，如今我们都是同事。人海茫茫，能凑在一起工作，也是缘分。发生今天的事，总归是我这个老板的工作没做好，该检讨的地方一定检讨。但我听说，整件事的起因，就是陶雪峰早上去厂区巡视，发现有个保安竟然在上班时间喝得酩酊大醉。陶雪峰当即宣布让这个保安下岗，结果保安借酒发疯，殴打了陶雪峰。我想问的是，难道保安上班时间喝酒是理所当然的？陶雪峰作为管理人员，就应该对违纪行为听之任之？”

薛科长与两位老工人脸上有些挂不住，口里却大声吼道：“你们今天还想不想解决问题？工人还在外边候着，我们没时间听你训话。”

杜林祥并不介意对方桀骜不驯的态度，一脸和蔼地说：“我当然想解决问题。刚才只是题外话，随口一说。”

刚才所说，自然不是题外话。这一番开场白，就是杜林祥在谈判中祭出的第一件武器。他要让所有人都觉得，今天的事，工人们要负主要责任。薛科长等人刚才的焦躁不安、色厉内荏甚至急于转移话题，恰恰反映出他们理屈词穷。只有这样，谈判的天平才会开始倾向杜林祥一方。

不料，坐在一旁的庄智奇说话了：“杜总刚才所说，我想回应几句。保安上班时间喝酒，当然是错误的。但稍微有点管理经验的人都懂得，面对一个醉汉，说什么都是多余。应该让这名保安立刻回家休息，等他神智完全清醒时，再做出处理。陶雪峰当场就让保安下岗，保安借着酒劲，极有可能做出过激举动。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陶雪峰的管理水平何其低下。”

庄智奇接着说：“况且，今天上千工人聚集，绝不是为一个喝醉酒的保安打抱不平。这件事，顶多算是根导火索。真正的原因，是纬通集团收购河州冶金厂后，屡屡做出侵犯工人权益、伤害工人感情的事情。大家忍无可忍，最终无须再忍！”

庄智奇话音刚落，旁边的薛科长就附和说：“老庄说的没错！句句讲出了工人的心声。”面对杜林祥的责问，薛科长与几位老工人除了提高嗓门，一时真找不出什么驳斥之词。多亏身边有个庄智奇，说话有理有据，硬生生地把杜林祥顶了回去。

杜林祥用惊讶的眼光打量着庄智奇。没想到一个车间副主任，讲起话来竟这般滴水不漏。他又仔细端详了庄智奇一遍——一个文质彬彬的中年男人，鼻梁上的黑框眼镜，左手上的佛珠，令他与一般工人师傅的形象大相径庭。

此时的杜林祥还没有意识到，眼前的这个男人，将对他日后的事业产生何其重要的影响！

杜林祥干咳了一声，说：“言归正传吧，工人们有哪些具体的诉求？”

薛科长显然是有备而来，他说：“第一，陶雪峰那个王八蛋，必须滚出冶金厂。第二，纬通集团收购冶金厂不到半年，就裁掉了一百多人，必须停止裁员行动，保证现有工人的工作机会。第三，这次搬迁不仅涉及生产车间，连工人们原本的宿舍也要拆掉。纬通给出的拆迁补偿太低了，必须提高。”

“还有吗？”杜林祥问。

薛科长摇了摇头：“暂时就这些。”

“那好，我现在就逐条给你们答复。”杜林祥说，“先说陶雪峰的问题。他在冶金厂捅出这么大的篓子，不用你们说，我也会叫他挪窝。而且，今后的管理体制，也要变一变。收购完成后，一名总经理、三名副总经理，都由集团公司派出。我看以后领导班子就设一正四副，总经理与两名副总经理仍由集团派出，剩下两位副总就在厂里选拔。比如老薛你，年富力强，在工人中有威信，就很有竞争力嘛。”

杜林祥从老家赶回河州的路上，就已经在心里酝酿冶金厂的人事调整。半年前因为摩天大楼的事心力交瘁，做决策时的确有些草率。陶雪峰脾气急，管理作风粗暴，根本就不是将帅之才。即便不出这档子事，杜林祥也琢磨着要把他换下来。

领导班子成员全由纬通集团派出，断了厂里许多老人的晋升之路，自然也会引发矛盾。更关键的是，杜林祥此时抛出两个副总经理

职位，也能分化瓦解闹事的工人。总之，当务之急就是缩小对立面，一定得让一部分人感觉有盼头，才会对自身行为有所收敛。

杜林祥接着说：“至于第二点，我得先解释一下。当初收购冶金厂时，我在政府那里是立了军令状的，保证不会减少大家的工作机会。前段时间的人员变动，并不是裁员，而是岗位调整。现在实行现代化管理，许多后勤工作可以外包，厂子里的确不需要这么多人。那些离开工厂的员工，也被安排进集团公司旗下各楼盘的物业公司，他们只是换了个地方工作。”

“这些情况我们也清楚。只是大家担心，裁员风一直刮下去，终究有一天会波及一线的生产工人。”听说自己有望竞争未来的副总经理，薛科长的态度比刚进门时好了一点。

旁边的两位老工人也附和说：“是啊，大家都有这个担心。尤其是陶雪峰多次在会议上说，中国现在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老子看谁不顺眼，分分钟叫他滚蛋。”

安幼琪在一旁插话：“这一方面是双方缺乏沟通，造成了误解；另一方面，也怪陶雪峰胡说八道。”

“前两个问题就算解决了，现在我来谈最后一个。”杜林祥续上一支烟，“厂区宿舍的拆迁补偿，比起市场价的确要低一些。但这里面有个特殊情况，纬通集团承诺过要保证大家的工作机会，这条承诺也是真金白银啊！既然是一家人，企业内部的搬迁改造，自然不能比照市场价格。”

薛科长说：“一码事归一码事，亲兄弟之间还要明算账呢！工人们这些年来工资本来就低，还经常被拖欠，就指望着拆迁老房子能弄点钱回来。现在这个价格，我们无法接受。”

比起前两个条件，最后这条才是棘手问题。杜林祥当然不愿让步，但又唯恐事件僵持下去收不了场。他抖了抖烟灰，说：“这个条件我们先记下来，回头集团公司就召开会议讨论。”

“不行！”两位老工人几乎跳了起来，“甭指望靠拖延来解决问题。谁都不是好糊弄的！”

杜林祥无奈地说：“一旦提高补偿金额，可不是个小数目。企业总得有个讨论决策的基本程序。”

好一阵没有说话的庄智奇开口了：“记得收购之后，杜总来厂里训话，里面专门提到，像河州冶金厂这种老国企，决策拖沓，办事效率低下。纬通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拼杀出来的现代企业，想必决策效率比我们高出一大截。另外我也很清楚，杜总你是纬通集团的大股东，而且处于绝对控股地位。你发了话，董事会都无权否决。”

庄智奇表情平静，语调和缓，但一番话严丝合缝，比起老工人们歇斯底里的咆哮，更让杜林祥难以招架。

拖延战术看来是行不通了。杜林祥狠狠心说：“必要的决策程序还是需要的。这样吧，我下去马上开会研究，四个小时之内给你们回话，怎么样？”

四人异口同声地说：“好！”

杜林祥又说：“就咱们对话这会儿，进去为陶雪峰治伤的医生打来电话，说他伤势很重，必须到医院接受治疗。我已经展现出我的诚意，你们是不是也从人道主义的角度考虑一下，先把陶雪峰放出来？”

杜林祥又盯着薛科长说：“老薛，陶雪峰纵有什么不对的地方，都已经过去了，这个人以后也不会在冶金厂工作，你们何苦再为难

他！”自打杜林祥抛出副总经理的职位后，薛科长的态度软化了许多。杜林祥现在就将他作为突破口，希望他回去说服工人。

薛科长同身边的老工人耳语几句后，说：“我们回去尽量做大家的工作。但陶雪峰平时太嚣张，民愤极大。工人们能不能同意，我也没把握。”

杜林祥点头微笑：“拜托了。我们这边也马上开会，研究工人们提出的条件。”

众人正要起身离开时，庄智奇忽然说道：“还有一件事我得提出来。厂里技术科的几位工程师，因为待遇太低正谋划集体跳槽。纬通一定要想办法留住他们。拆迁补偿的大钱杜总如果都肯出，应该不会在乎给工程师加点薪水。”

庄智奇提出这一要求，不仅杜林祥感到奇怪，连薛科长等人也用狐疑的眼光盯着他。这都火烧眉毛了，谁还在乎几个要跳槽的工程师？

安幼琪说：“这些都是小事，以后再从长计议吧。”

“这不是小事！”庄智奇纠正道，“大家心知肚明，谷伟民收购河州冶金厂，看中的是上市公司这个壳；杜总收购，看中的是厂里的土地。谁也没把心思用在生产经营上。如果工程师集体跳槽，厂子多年来积累的一点技术全都付诸东流。这样企业即便完成搬迁，也不会有多大起色。说到底，厂子扭亏为盈，能为杜总你创造利润，工人們的饭碗才会真正有保证。”

杜林祥此刻来不及多想，便答道：“事件平息后，我亲自去慰留工程师。我可以承诺，他们的薪资不会低于同类企业，大可不必为了待遇问题跳槽。”

庄智奇刚才说的没错，在纬通集团，杜林祥做出任何决策，都不需要征得谁的同意。所谓开会研究，自然是搪塞之词。送走薛科长一行后，杜林祥便一个人钻进房间，给市长吕有顺打去电话。

杜林祥向吕有顺汇报了对话过程之后，便开始不停叫苦，说纬通因为摩天大楼项目背负巨额债务，资金链十分紧张。对于工人们提出的条件，自己实在是有心无力。鉴于目前事态严重，只能向政府求援，“资金方面，政府能不能帮企业一把？”

杜林祥希望用让步来换取事件的尽快收场，不过让步的成本，却想扔给政府承担。他认为领导们出于维稳的目的，比自己更担心事情闹大。况且，纬通集团债台高筑的财务状况，吕有顺心里也有数。

一小时后，市政府办公厅就回话了：“现金补贴绝不可能。但有关这个项目的所有税费，都将进行最大限度的减免，以此作为对纬通集团的扶持。”

杜林祥满心欢喜地计算着，这些政策如果全部落实，那也是一千多万元的真金白银啊。用这笔钱来填补提高拆迁补偿的亏空，绰绰有余了。

杜林祥唤过秘书：“快去把工人代表找来，就说他们提出的条件，我全部答应了。”

秘书正欲转身，却听见窗外传出几声闷响，继而四面八方的警笛声、呼叫声此起彼伏。杜林祥冲到窗口一看，那些已在楼下严阵以待了整整一天的防暴警察，此刻正分作几路，冲进厂区。十多部探照灯同时打开，将夜幕下的广场照得如同白昼。

“出了什么事，为什么要强行清场？”杜林祥惊呼起来。

3 抓一个人，是为了让其他人不再提心吊胆

当杜林祥躲进大冶宾馆的套房，与吕有顺在电话中讨价还价时，厂区内的形势已发生逆转！

薛科长一行回到厂区后，立即向所有工人通报了谈判情况。但当薛科长提出先放陶雪峰出去治伤时，却遭到部分工人的激烈反对。

有人大声吼道：“不答应我们的全部条件，甭想放姓陶的出去。”

还有人提出：“今天咱们把陶雪峰打了个半死不活，人家秋后算账怎么办？”

大抵老国企都有一个毛病，里面的人事关系错综复杂，各种小帮小派林立。今天事发突然，所有人出于对陶雪峰的憎恨走到一起。一旦陶雪峰确定将走人，这个短暂而松散的联盟便立时瓦解。

人群中不时有人吼出：“你们谈的是卖国条约，不能代表大多数工人的意见。”还有几位白发苍苍的老师傅走上台来，声言驱逐陶雪峰只是第一步，最关键的是赶走纬通集团，恢复冶金厂的国企身份。

庄智奇在一旁劝说：“这都什么时代了，怎么还抱着国企身份不放？工厂改制都五年了，你们的目标根本不可能实现。”

老师傅气得浑身发抖，怒骂道：“你懂个屁！姓庄的，你还有脸说这些？咱们这好端端的厂，就是被你们搞垮的。”

或许庄智奇平日里在工厂的人缘并不好，老师傅一通指责，台下立马有人附和，庄智奇涨红着脸，连辩驳的机会也没捞着。

薛科长又站上台说：“我们今天真是为了大伙的利益着想。姓陶的被打得只剩半条命，该出的气我们也出了，没必要非把人家往死里整。”

在这样的场合，任何人都没有一言九鼎的权威。谁的主张更激进，谁更敢撂出狠话，谁就能获得掌声与支持。任何理性的声音，都只能湮没在工人的怒吼声中。

此刻不知谁在台下吼了句：“杜林祥刚才承诺让姓薛的当副总经理。他已经把大伙出卖了，他跑回来就是当内奸的。”

宾馆里的对话一结束，杜林祥就让人去广场上放消息，说薛科长答应当副总，然后回来做工人的工作。这种真假莫辨的消息，是相当具有杀伤力的。加之冶金厂里派系林立，那些跟薛科长平素就有过节的工人，立时被煽动了起来。

薛科长也是怒火中烧：“放你妈的屁，老子什么时候答应当副总了？今天我可是站在大伙的立场去和杜林祥谈判，一片好心被有些王八蛋这样糟蹋！”

台上台下，互相叫骂了起来。现场气氛顿时紧绷，就像一堆干柴一点就着。这时，有个暴脾气的工人，从地上捡起一块砖头，径直朝台上扔了过来。薛科长避闪不及，脑门上顿时血流如注。

薛科长身为保安科长，身边自然也有一帮铁杆弟兄。有人眼尖瞧见了是谁扔的砖头，马上挥舞木棍撵下台去，要为科长报仇。累积在厂里多年的矛盾来了个总爆发，部分工人甚至分成两拨，在广场上大打出手，嘴里还不停叫骂，说对方是内奸叛徒。

这一幕，守候在外面的警察自然看在眼里。一直在大冶宾馆会议室里坐镇指挥的唐剑，是位经验丰富的老公安。他认为现在场面混

乱，正是强行清场的绝佳时机。机会稍纵即逝，不能有丝毫犹豫。他拿起桌上的对讲机，下达了立即行动的命令。

于是，杜林祥在窗户中看到的那一幕出现了。防暴警察分作几路，冲了进去。经历了一整天的对峙，加上刚刚发生的内斗，工人们显然已经疲惫，清场行动持续了十分钟便宣告结束。广场上的工人被驱散，困在包围圈里近十个小时的陶雪峰，也被人用担架抬了出来。

坐在宾馆套房里的杜林祥，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情不自禁地摸出一支烟点上，嘴角露出微笑。自从得知父亲过世的噩耗，杜林祥已好几天都没有笑过了。

半小时后，高明勇走了进来，详细汇报了厂区内的情形以及公安清场的过程。杜林祥颇为兴奋地拍着高明勇的肩膀：“当初叫你去放消息，说薛科长被我们收买了，只想着尽量分化瓦解他们，能走到哪一步就算哪一步。我可当真想不到，他们竟然会大打出手。这就是天意！”

杜林祥起身俯瞰一片狼藉的广场，不免窃喜。工人们被驱散，这次聚集事件就算被平息了。他当初只答应了工人前两个条件，至于最后那个条件，答不答应的主动权，现在就操在自己手里。关键是，从政府那里要来的优惠政策，已经白纸黑字下发了文件。今天这一番折腾，没准老子还能净赚一笔。

庆幸之余的杜林祥，又惦记起父亲的后事。他掏出手机，给留在老家的五弟杜林阳打去电话，询问今天的情况。杜林阳说老家一切都好，杜家人摆的是流水席，村里老老小小，从中午一直吃到晚上。对那些为父亲丧礼出了力的村民，杜家也准备了红包，明天一早就挨个上门答谢。

杜林祥满意地点点头，同时叮嘱五弟：“有些年纪大的长辈，这次丧礼虽然没怎么出力，也不能忘了人家。多准备几份红包，明天顺便也去看望一下。”

接着，杜林祥又给儿子杜庭宇打去电话：“爸爸这边事情很多，赶不回来了。你就代表我，跟着几个伯伯、叔叔，明天去看望一下村里的乡亲。”

一切安置妥当后，杜林祥走出大冶宾馆，钻进了自己的奔驰座驾。昨晚给父亲守孝熬了个通宵，今天又忙活了一整天。回到家中，他迫不及待地將疲劳的身子扔到二米宽的床上，酣睡过去。

凌晨三点，熟睡中的杜林祥被一阵电话铃声吵醒。来电显示是安幼琪。杜林祥心中一惊，又出了什么事？接通电话，安幼琪语气急促地说：“我正从家里往医院赶。刚传来的消息，陶雪峰死了！”

杜林祥睁开惺忪的眼睛，一时睡意全消。

短短一天之中，陶雪峰便挨了三顿暴揍。早上巡视厂区，和醉酒的保安发生冲突，被保安摁在地上重重地扇了耳光，周围的人也不忘对他的脑袋补上几脚。好不容易逃回办公室，一群凶神恶煞般的工人又冲了进来，不由分说便拳打脚踢。到了下午，工人把他从办公室里拽了出来，推到广场上游行示众，一时砖头和棍棒齐舞。陶雪峰再是条精壮的汉子，也不堪这般蹂躏。

最可怜的是，奄奄一息的陶雪峰被困在厂内，得不到任何有效救治。晚上九点过，公安冲了进去，被抬上救护车的陶雪峰那时还能勉强说话。可到了医院后，伤情迅速恶化，最终不治而亡。

杜林祥赶到医院时，走廊上已挤满了人。陶雪峰的妻子看到杜林祥，跪下来大哭道：“三哥，你要为我们做主啊！”

如今的纬通集团，在河州已是一家大企业。公司新进的员工，都是毕恭毕敬地称呼杜林祥为“杜总”，能喊杜林祥“三哥”的，全是当年的创业元老。陶雪峰十年前便投奔杜林祥，一路从普通施工员干到公司高管。

杜林祥的眼泪也止不住流出来。陶雪峰毕竟是跟随自己十年的兄弟啊！人就这么走了？他搀扶起陶雪峰的妻子，好言相慰。杜林祥知道陶雪峰有个儿子正在读高中，便问道：“你们儿子怎么没来，他知道这事了吗？”

陶雪峰的妻子点点头：“刚才都在。这会跟着他林叔出去了。”

林叔自然就是林正亮。这个时候，他们出去干什么？杜林祥唤过周围的人一问，才知道林正亮和陶雪峰的儿子，领着一帮兄弟直奔冶金厂而去。临走时林正亮放出话：“那些踢黑腿的咱们找不着，先去把那个喝醉酒的保安抓出来。”

一听这话，杜林祥吓得打了个冷战。我的乖乖，今天出的事已经够多了，林正亮千万别再去捅什么篓子。他抓起电话，打给林正亮：“你在哪儿？”

林正亮语气中满含悲愤：“我带了几十个弟兄，马上就要到冶金厂门口了。”

杜林祥总算松了口气。只要林正亮他们还没动手，现在制止就还来得及。他斩钉截铁地说：“马上回来！如今不是争强斗勇的时候。”

“三哥，疯子可跟了我们整整十年，他不能就这么白白死去。”林正亮在电话中咆哮道。

事态紧急，杜林祥的语气也愈发坚定：“你如果还认我这个三哥，马上回来。”

林正亮几乎是从牙缝中挤出两个字：“好吧。”

放下电话，杜林祥还是不放心。他顾不上此刻是凌晨，直接打电话把公安局局长唐剑吵醒。杜林祥通报了陶雪峰死亡的消息，为了防止意外发生，他恳请唐局长在冶金厂附近加派警力。

杜林祥注意到，这几通电话打完，陶雪峰妻子看他的眼神，已从期待变成冷漠、埋怨。他的心中也有一股隐隐的痛。唉，忍字头上一把刀，为了大局，我只能忍。身边人怎么看我这个三哥，怕是顾及不到了！

天边已泛起鱼肚白。在医院守候了一夜的杜林祥，带着安幼琪、高明勇等人赶回了公司。一天之内发生了太多事情，杜林祥决定上午召开紧急会议，商讨一下应对之策。只有林正亮请了假，他说自己要亲自送疯子去殡仪馆。

杜林祥知道，林正亮平时与陶雪峰的感情最深。对于昨晚杜林祥强令人马从冶金厂撤回，林正亮心里也有怨气。杜林祥不去计较这些，只是嘱咐林正亮代表公司，妥善安排陶雪峰的后事。

企业高管很早就被叫到会议室。杜林祥扫视了一圈，然后略显疲惫地说：“昨天出的事，大家都知道了。谈谈你们的想法，怎么善后？”

“杜总，我认为当务之急还不是考虑善后，而是如何确保不再生出新的事端。”高明勇说。

“还能出什么事？”杜林祥问。工人已经被驱散，陶雪峰也撒手而去，该来的祸事似乎都来了。

高明勇说：“昨晚上，公司里许多和陶哥交情不错的弟兄，情绪都很激动，声言要报仇雪恨，最后还是您把这股火给压下去了。可我们有没有想过冶金厂里的情况？他们听说陶雪峰死了会是什么反应？昨晚工人们已被驱散，如果陶哥只是小伤，这件事也就算过去了。恰恰因为陶哥死了，工人们会感到恐惧，甚至因为担心遭到报复，再次拧成一股绳。”

高明勇说的对啊，工人们得知陶雪峰已死，一定会人人自危。今天凌晨，林正亮带人去寻仇的事虽然被制止，想必风声已传出去。工人们会怎么想，会不会因为自保再次与纬通爆发激烈冲突？

杜林祥焦急地问：“那我们怎么办？”

高明勇说：“应该马上派人去厂里，和工人们沟通，表明纬通决不秋后算账的态度，安抚工人们的情绪。”

杜林祥点头道：“有道理！派谁去？”

杜林祥这么一问，下面竟没人搭话了，就连刚才还侃侃而谈的高明勇，此刻也闷头盯着笔记本。大家心里是真怕啊！昨天才打死一个陶雪峰，天晓得今天又会出什么事。况且按高明勇的说法，现在的冶金厂简直是个柴火堆，指不定什么时候又被点燃。

“都是一帮饭桶！”杜林祥有些恼怒，“平时吹牛聊天，一个比一个厉害。真到了紧要关头，全是没用的东西。算了，原本也不指望你们。我亲自去！”

尽管被骂得狗血淋头，许多高管的心中却长长地舒了口气。不管谁去，反正老子不用去了！

杜林祥正欲起身，安幼琪却一把拦住了他：“你去不合适，还是我去吧！”

众人一齐用惊奇的目光盯着安幼琪。冶金厂那个龙潭虎穴，男人们都避之唯恐不及，你一个女人却要单刀赴会？

安幼琪笑了笑说：“杜总是一把手，他去如果谈崩了，就一点转圜余地都没有了。再说我一个女人反而安全，总不至于一千多号工人，来围殴一个女流之辈吧？”

杜林祥感激地看着安幼琪。自己身边的这个女人，当真是梁红玉一般的巾帼英雄。他关切地说：“我派十个保安跟着你一块过去。”

安幼琪摇摇头：“那帮人的厉害，昨天我们都领教了。真要出了什么事，哪怕一百个保安也不顶用。”

杜林祥认为安幼琪说的有道理，便也不再坚持。他抿了一口茶，又想起另一件事，说道：“和公安局联系一下，请他们尽快把那个喝醉酒后殴打陶雪峰的保安抓起来。”

底下有人不解，不是说要稳定工人情绪，缓和矛盾吗？怎么还要急着抓人？

杜林祥紧皱眉头：“陶雪峰这条人命，于理于法都要有人来负责。昨天动手打了陶雪峰的，起码有百十来个。严格说起来，他们都是凶手，内心也都担心遭到清算。那个保安是第一个动手的，把他抓起来，等于是告诉所有人，你们不用担心，责任由这个保安来负。”

安幼琪也点头附和：“这样处理很好。如果没一个人出来承担责任，反倒会有更多人担惊受怕。”

安幼琪动身前往冶金厂后，杜林祥接到了吕有顺的电话。吕有顺接获陶雪峰的死讯，十分担心事态会再次恶化。吕有顺在电话中交代了两点：赶紧派人去冶金厂稳定工人情绪；另外把第一个动手的保安抓起来，并向工人们表示，处理到此为止，不会殃及他人。

杜林祥通通应承了下来，内心也不免得意，吕市长你能想到的，我其实都已经想到，而且还吩咐人去做了。经历了这么多风风雨雨，我老杜总算有点进步了。

中午时分，安幼琪打来电话，说由于沟通及时，厂里的情况已基本稳定下来。杜林祥十分欣慰，并一再叮嘱安幼琪注意安全。

下午，杜林祥又赶去殡仪馆。陶雪峰是追随自己多年的部下，且不论功劳，起码苦劳少不了，杜林祥一定要去陪陶雪峰走这最后一程。短短几天，杜林祥便参加了两场丧礼，听着灵堂里的哀乐，他的心情十分晦暗。

就在殡仪馆里，杜林祥接到一个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对方自称是某周刊的记者，看见网上有一条帖子，说是纬通集团派驻到下属企业的总经理，被工人打死了，想了解一下情况。

这该死的网帖！身处网络社会，任何事都难以遁形啊。杜林祥立刻在电话中解释说：“事件已经妥善解决了，都是个别人一时情绪激动，出手不知轻重。我现在就在殡仪馆参加死者的丧礼，公司会做好死者家属的安抚工作。冶金厂那边，我们也派出了专门人员，工人的情绪很稳定。”

短短一个下午，杜林祥就接了近十通电话，都是各路记者在了解情况。每一次，他都会客客气气地回应对方，并称事件已妥善处理。到了晚上，杜林祥实在不堪其扰，干脆关机了事。同时，他还让高明勇与北京的删帖公司联系，一定要把网上关于此事的帖子删掉。通过以前几次合作，杜林祥对删帖公司的业务能力颇有信心，他相信这一次，删帖公司那帮小伙子依旧会把活干漂亮。

第二天一早醒来，打开网页时，杜林祥才发现一切竟大大出乎意料！

几大门户网站的首页，全是有关陶雪峰之死的新闻，下面还有大量网友的跟帖、评论。有家网站的新闻标题竟是“纬通集团董事长称，陶雪峰之死系误伤”。河州市公安局局长唐剑看到新闻后，打来电话质问：“公安局的调查还在进行中，你怎么能对外说陶雪峰之死是误伤？”

杜林祥十分委屈：“我压根就没说那样的话。”

后来杜林祥仔细阅读了新闻，记者是根据他说的那句“都是个别人一时情绪激动，出手不知轻重”，发展解读出了误伤一说。而且还把“误伤”两字，醒目地放在标题中。“妈的，这不是坑人吗？”杜林祥狠狠地骂。

后续的跟进报道也不断推出。有记者跑去殡仪馆，采访了陶雪峰的妻子。陶妻悲愤交加，当着记者的面喊出了“要所有凶手血债血偿，一个都不会放过”。冶金厂的工人看到报道又紧张起来，他们质问安幼琪：“不是说就处理那个醉酒闹事的保安吗？‘要所有凶手血债血偿’是什么意思？”

还有记者在稿件中说河州冶金厂的改制是贱卖国有资产，甚至暗指杜林祥通过官商勾结，践踏了工人的权益。杜林祥看到这些报道更是怒火中烧：“就算贱卖国有资产，那也是五年前谷伟民干的好事，与我杜某人何干？老子可是从谷伟民手上买来的厂子。”

创业这么多年来，有几篇关于纬通的负面新闻见诸报端，对杜林祥来说已见怪不怪。可如此大篇幅、高密度，甚至连续数日的追踪报道，却是杜林祥从没经历过的。对于打来电话采访的记者，他总是耐心解释，可不管他说什么，最后出来的报道都出人意料。

4 真话与假话之间，还有一种模棱两可的话

纬通集团遭遇媒体轮番炮轰，把吕有顺都给惊动了。他派出市委宣传部的一位副部长，说是来协助纬通处理舆情危机。

这位副部长姓阴，据说是河州的一位大才子，尤其擅长写赋。在河州的政商圈子里混久了，杜林祥也知道许多官场人物的典故。譬如这位阴部长，有一条关于他的段子便流传甚广。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官场上流行称呼领导时把“长”字去掉，比方陈局长直接叫陈局，李处长直接叫李处。阴部长当上宣传部副部长后，也有人叫他“阴部”。

对这个称呼，阴部长自然心里不是滋味。他在多个场合说过，希望大家别这样叫。隔了一段时间，几名从县里来挂职的同志，不知道这条规矩，又在办公室里称呼“阴部”。碰巧另一位副部长路过，便一本正经地教训道：“你们再这样叫，人家阴部长毛了。”

杜林祥是在一次饭局上听到这条段子的，当时笑得合不拢嘴。同桌的另一位官员则感叹道：“汉字真是博大精深，同样几个字，断句不一样，意思就大相径庭。‘阴部长，毛了’和‘阴部，长毛了’差得太远。”

杜林祥自然不会在称呼上犯错。宴请宣传部一行时，都是毕恭毕敬地称呼“阴部长”。阴部长也是个性情中人，几杯酒下肚，便拍着胸脯保证要发动河州所有媒体，打一场漂亮的舆论反击战，把那些外界的不实之词一一戳穿。

接下来一连几天，《河州日报》《河州晚报》等本地媒体，都刊发了大量报道，为纬通集团辩护。可这一轮报道过后，又引来外地媒体新一轮针锋相对的质疑，甚至有人在网上发帖，说杜林祥手眼通天，花钱买通了当地报纸。

看着网上铺天盖地的舆论谴责，还有秘书送上来的各种报刊，坐在办公室里的杜林祥，心里真是憋着一团火。他不知道对手在哪里，也不知道该如何还击，只能天天等着人家骂上门来。

说舆论能杀人或许夸张，但要毁掉一个人却是轻而易举。这不，杜林祥的奸商形象已跃然纸上。不少媒体刨根问底，说他与某位市领导关系密切，又说他与某位公司高管关系暧昧，还有的说他的小舅子卷款潜逃……总之所有陈谷子烂芝麻的事，都被翻了出来！

最可气的是一家北京的报纸，该报记者打电话给河州市公安局，问“对于发生在纬通集团内部的这起刑事案件，警方是否会继续调查”，公安局当然回答说“展开调查”。可报纸的标题却写成“河州警方称将调查纬通集团”。

这就是典型的“标题党”手法！你不能说他这个标题不对，但它又的确能引导读者展开错误联想。于是，纬通集团遭到调查、杜林祥本人已被警方控制的流言四处传播。

连日来媒体的挞伐，让杜林祥心力交瘁。一天，他正坐在办公室看文件，手机突然响了起来。他拿过来一看，来电号码是一个北京地区的座机。该不会又是哪路记者打来的吧？杜林祥现在看到010打头的电话，心里都会一阵发毛。

杜林祥犹豫再三，终于按了接听键。手机中立刻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三哥，你最近还好吧？”

“哦，是小袁啊。你怎么不用手机？我刚开始一看是个陌生号码，还不想接呢。”杜林祥说。

打来电话的正是袁凯。自从上回因为摩天大楼的事不打不相识后，杜林祥与袁凯的关系日渐热络。杜林祥欣赏袁凯的才气，袁凯也感激杜林祥关键时刻的“仗义相助”。袁凯本来称呼杜林祥为“大哥”，后来杜林祥却说：“我在家里排行老三，许多人都叫我三哥。你也叫我三哥吧，我听着顺耳。”袁凯自然受用不已。从“大哥”到“三哥”，仿佛表示杜林祥已把袁凯当成自家人。

跟袁凯关系密切之后，杜林祥也不忘叮嘱公司内的人，一定要守口如瓶。千万不能让袁凯知道，他父亲上回在“花茶馆”里被抓，其实是杜林祥设的圈套。

“我人在办公室，所以就用座机打的。”袁凯说，“三哥，我看最近有许多关于纬通集团的新闻，是怎么回事？”

“唉，别提了。我这回是被记者们给修理惨了！”杜林祥唉声叹气。说到这里，他突然想起，电话那头的袁凯，曾经不就是个记者吗？

从河州到南方某著名媒体，袁凯都是响当当的名记。后来面对残酷的现实，袁凯抛弃了坚守多年的新闻理想，成为一名不折不扣的媒体混混。他靠采写负面新闻，并以此勒索企业与地方官员，搞了不少钱。

杜林祥说：“小袁，你倒说说，这次为什么媒体盯着我不放？我他妈招谁惹谁了？”

袁凯笑着说：“三哥，不是你招谁惹谁，而是你整天给记者们提供新闻素材。记者们可喜欢你了，有了你，他们天天都能挣稿费。”

杜林祥像是明白了什么：“你的意思，我这次应对媒体时屡屡失误？”

袁凯思忖了一会：“咱们不是外人，有话就直说了。我是专业媒体人出身，站在我的角度，三哥这次大大失策。”

“我马上叫秘书给你订机票。你今晚就飞回来，我要好好向你请教。”杜林祥有个优点，就是不摆架子，不耻下问。只要他不懂的东西别人能懂，就会毫不犹豫地“夜半虚前席”。

袁凯有些惊讶：“三哥，今晚就回来，是不是太匆忙？”

杜林祥说：“没什么匆忙的！怎么和媒体打交道，我一点经验也没有。这次稀里糊涂被人家糟蹋得这么惨，接下来怎么应付，正想找个人请教。”

袁凯不好推辞，说：“好吧，我马上打的去首都机场。”

下午四点过，袁凯赶到了纬通大厦。这座洪西第一高楼的六十六层，杜林祥正在自己宽大豪华的办公室里等候着袁凯。

两人一见面，杜林祥就怒气冲冲地说：“我刚和北京删帖公司那帮小子通了电话，把他们大骂了一通。收了我的钱，屁事也办不好，网上铺天盖地针对纬通的负面报道。小袁，这些删帖公司以往不是很牛吗，这次怎么也不行了？”

袁凯点上一支烟说：“顾名思义，删帖公司就是删除网站上的各种帖子。比如哪个网友在论坛上发布了一条帖子，删帖公司就动用各种关系，把帖子删掉。几年前我写的三哥公司强拆闹出人命的帖子，就是这样被删的。但这次不同，各家媒体已经介入，并采写出大量报道。这些都是专业媒体采写出的新闻，再经由门户网站转载，与普通网友发布的帖子不是一回事。删帖公司当然无能为力！”

袁凯继续说：“删帖应该是一种前端危机公关。就是说有网友发布了帖子，而众多新闻媒体还没有跟进时，通过删帖就能把危机扼杀在萌芽状态。一旦大批媒体跟进，删不删帖的，就不重要了。打个比喻吧，删帖就是感冒冲剂，一般的感冒发烧，吃它当然管用，可要已经烧成肺炎了，它自然就不行。不是药的质量有问题，而是不对症。”

杜林祥苦笑着说：“看来是我这个庸医，开错了方子。”他接着说：“这个帖子上午才出来，为什么那么多媒体下午就跟进？”

袁凯说：“因为这个帖子，太有新闻价值。那些坐在办公室，正为找新闻发愁的记者，一看这帖子肯定像打了鸡血般兴奋。”

“所谓新闻价值，就因为死了个人？”杜林祥问。

袁凯摇摇头：“新闻价值是个很残酷甚至很冷血的标准。它不在乎人命，只关心新闻。哪怕河州一辆大巴翻出高速路，死了一二十个人，也不如死一个陶雪峰有新闻价值。因为陶雪峰是被工人打死的，这才是最大的新闻看点。”

袁凯接着说：“非洲的一场内战，动辄死几万人，美国‘九一一’事件死了三千多人，可全球媒体无一不把‘九一一’事件当成重大新闻。我倒不认为这是什么偏见，反而是尊重新闻规律的表现。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非洲地区内战频繁，仗打多了，那就不叫新闻。‘九一一’事件史无前例，当然就是大新闻。”

聊起新闻，袁凯总有些激动，已被磨灭的理想与热情似乎又在体内涌动。他不禁回忆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在广州的地下室里，抽着五块钱的白沙烟，疯狂敲击键盘，秉笔直书，激浊扬清。唉，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几多风雨。当年的袁凯，怕是再也回不来了。如今的他，是算幡然醒悟抑或自甘堕落，谁也说不清！

杜林祥的话又把袁凯拉回现实：“小袁，你觉得我这次应对媒体时，是不是有些地方做得不好？为什么记者老是对我穷追猛打，扭住不放？”

袁凯深吸了一口烟，说：“三哥，我觉得你这次应对媒体时，走了三步臭棋，才会如此被动。”

杜林祥很喜欢袁凯讲话直来直去的性格，他挺直腰板问道：“哪三步臭棋？”

袁凯说：“诚如我刚才所说，这件事最大的新闻价值，不是一个人死了，而是作为总经理的陶雪峰，被工人们活活打死。如果你一开始不向记者承认陶雪峰是被工人打死的，这件事的新闻价值就会大打折扣。”

杜林祥有些不解：“事实摆在那里，难道要我公然撒谎？”

“当然不是说谎。”袁凯说，“在真话与假话之间，还有一种叫作模棱两可的话。比如，纬通方面可以说陶雪峰患有心脏病。当时现场混乱，的确出现了互相推搡的情况。不过陶雪峰的死因，究竟是外伤还是受到刺激后心脏病发作，还有待进一步确认。”

袁凯接着说：“你没说陶雪峰不是被打死的，但又没有确认，这就叫模棱两可。它与谎话还不一样！”

杜林祥说：“我如果这样说，记者就不报道了？”

袁凯摇摇头：“不报道是不可能的，但经你这样一说，媒体在报道时就会有所收敛。媒体写报道，也是要承担责任的。他们如果一上来就大肆渲染陶雪峰被工人打死，后来调查结果证明陶雪峰是死于心脏病，怎么去收场？所以，本来写一个整版的，大概就压缩成半个版了。后期编辑时，他们也会在许多说法上注意留有余地。”

袁凯继续说：“可你一上来就向记者确认，陶雪峰是被工人打死的。记者只要坐实了这一点，就能大肆炒作一番了。”

杜林祥也点上一支烟，若有所思地说：“你说的有道理。现在好多地方的新闻，不就用一句‘还在调查中’搪塞过去了？我不说是，也不说不是，反正就是没有结论。”

袁凯笑起来：“三哥真是一点就通！”

杜林祥又问：“第二步臭棋是什么？”

“你不应该频繁接受记者采访。在那种情况下，你怎么说都是错的，都会被人揪住辫子。”袁凯说。

过去几天的情形，正如袁凯说的那样，不管杜林祥说什么，都会被记者拿去过度解读，然后回过头又把他批判一通。但杜林祥也有委屈：“有些事情外界存在误解。纬通受了冤枉，就不能去解释、澄清？”

“媒体不是法院。”袁凯说，“厘清事实真相，那是法院的责任。媒体感兴趣的，就是把事件中那些吸引眼球的东西抓出来。言多必失，何况面对那些存心挑刺的记者。你只要开口说话，他们就找到了素材，能把这条新闻继续追下去。”

袁凯接着说：“陶雪峰已经死了，不能开口说话，如果纬通与冶金厂方面都缄默不言，那记者什么有价值的信息都采访不到，想写也写不出来东西。”

杜林祥又问：“记者找上门来怎么办，我就直接把人家撵走？”

袁凯说：“撵倒不必，就是客客气气地拒绝。比方说，你可以说你有重要事情要处理，改时间再接受采访；或者说有关媒体采访的事，全由集团办公室负责，让记者去找办公室，这样来回踢皮球、推

太极。不仅三哥你不能说，还要给身边的人打好招呼。像陶雪峰的妻子，突遭大变，面对记者难免说出一些过激的话，什么血债血偿、以命抵命，记者最喜欢听了，因为他们又可以拿来炒作一下。”

“你分析的很有道理！”杜林祥说，“那第三步臭棋是什么？”

袁凯说：“三哥尤其不应该组织河州媒体进行反击！”

杜林祥说：“这都是那个宣传部阴部长的主意，说要打一场反击战，把舆论主动权夺回来。”

“他懂什么？”袁凯不屑地说，“真理是不是越辩越明，我不知道，但新闻一定是越炒越热。新闻是指新近发生的事。陶雪峰挨打的事经过连篇累牍的报道，已经成为旧闻。可河州的媒体一反击，新的话题就出现了。正愁没稿子可写的记者，终于又找到噱头了。”

杜林祥重重地拍了一下大腿：“你几天前怎么不和我联系？早听了你的话，我也不会如此狼狈。”

袁凯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当时我想着三哥神通广大，用不着我瞎操心。”

杜林祥接着问：“那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快给我支支着。如今还有些媒体盯着这事不放。”

“唯今之计，就只能什么话都不再说，死扛着！”袁凯语气坚定地说。

“死扛？”杜林祥一脸疑惑。

袁凯笑着说：“死扛有时也是一种策略。我以前看过一本白宫新闻官的传记，像美国总统要是因为什么丑闻被媒体扭住，实在无力招架时，就会选择死扛。死扛其实就是等待。”

杜林祥又问：“等待什么？”

袁凯说：“等待下一个新闻啊！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现在媒体都在炒河州冶金厂的事，再过一两周，指不定哪里又冒出什么事，到时关注度就全部转移了。你要知道，读者是很健忘的。”

杜林祥掐灭了烟头：“对，就死扛！老子不信报纸天天写我的新闻。我不烦，看报纸的人还会烦呢！”

后来事件的发展，正如袁凯所料。一周后，南方某城市因为一个化工项目发生群体性事件。半个月后，北方某省又突发山洪泥石流。媒体的关注焦点迅速转移，等到二十多天后，河州冶金厂的事，已经无人提及，好像根本没有发生过一样。

当晚，杜林祥与袁凯就在办公室吃的工作餐。两人谈话的主题，依旧是企业与媒体的关系。杜林祥好奇地问：“我经常听人讲，某某大企业的媒体公关能力很强，有关它们的负面新闻，绝对报道不出来。人家是怎么做到的？”

“简单，就靠两样东西，权和钱！”袁凯说，“有些背景深厚的公司，连政府都不敢惹，甭说媒体了。当然，这类企业毕竟是少数。剩下那些民营企业，进行媒体公关就只能撒钱了。”

“花钱也得有个花法啊。全国的新闻单位，少说好几千家，每家都给钱？”杜林祥追问道。

“那倒不必！”袁凯说，“通常说来，本地媒体报道本地的负面新闻时十分谨慎，真出了什么状况，公关也相对容易。而那些外地媒体，看似数目庞大，其实真正能做出有影响力的跨省舆论监督稿件

的，也就北京、广州的那一二十家。把他们搞定了，其他的虾兵蟹将，根本不在话下。”

杜林祥摇摇头：“不对吧，那些小媒体也不能轻视啊。就说老弟你吧，在北京鼓捣一个什么不知名的报纸，不也到处去写负面新闻吗？那些被报道的对象，还不是怕得要死。”

“三哥说话真是不给我留面子。”袁凯哈哈笑道，“我之所以能屡屡得手，主要是很多小地方的人，对媒体圈的事浑然不知，才被我牵着鼻子走。”

袁凯解释说：“就说我那张报纸吧，一天的销量还不到两千份，根本谈不上什么话语权、影响力。放在以前，就算我写出十个版的新闻，人家也不用担心。但现在不同了，得益于网络的发展，那些小媒体采写的新闻挂到网上之后，一样到处疯传。”

“可是，成也网络，败也网络。”袁凯叹了一口气，“企业只要同几大网站搞好关系，网站不转载这些小媒体的报道，那它们就一点杀伤力都没有。换句话说，只要下力气搞定几大网站，那些不知名的小媒体，大可以不理它。”

杜林祥沉吟一会儿道：“按你的说法，搞定几家大的网站，以及那一二十家确有影响力的媒体，就够了。”

袁凯说：“基本差不多吧。”

“当然了，要搞定这些机构，也不容易。”袁凯接着说，“于公，要向这些媒体投放巨额广告；于私，还要跟具体的负责人建立联系。我知道国内有家著名的电商企业，一年的媒体公关费就好几亿。它随便搞一个新品发布会，就要把全国各地数百家媒体的记者召集过来，不仅来回机票、酒店住宿全包，每个记者还要发一千块的红包。

你算算，就这么一个普通发布会，它的成本是多少！投入就有产出，像这家企业，几乎看不到有关它的任何负面新闻。”

杜林祥叹了一口气：“人家大业大，花得起这个钱。”

袁凯说：“它的那一套打法，咱们不必学，也学不来。但通过这次事件可以看出，纬通不妨花点儿钱在媒体公关上面。现在行走江湖，指不定哪天又遇到什么事。平时铺好路，总胜过临时抱佛脚。”

杜林祥点点头：“毛主席说，革命胜利靠枪杆子和笔杆子。以前我还纳闷，笔杆子怎么能和枪杆子相提并论？这回算认识了舆论的威力。你说说，就我这种不大不小的企业，怎么去做媒体公关？”

袁凯想了想说：“以纬通目前的实力，当然还不到可以四处烧钱的地步。主要的精力还得放在前端预防上，比如签一个长期合同，让删帖公司的人搞个网络预警软件，由他们二十四小时监控任何与纬通有关的负面消息。一旦有帖子冒出来，就能立即删除。”

“网络预警软件，还有这种玩意？”杜林祥睁大眼睛。

“当然！”袁凯说，“这种软件，技术上毫无困难，我回北京就帮你联系一家。比起出了事再去救急，这样可谓事半功倍。”

杜林祥笑得乐开了花：“好，好，好！这东西好啊！”

袁凯继续说：“三哥还可以招聘一个负责媒体公关的高管。这人得熟悉媒体圈，有一定的人脉关系。平时施些小恩小惠，和那些编辑、记者套上交情，真到了有事时，抱着钱起码知道往哪儿送！”

“你有合适人选吗？”杜林祥问。

袁凯摇摇头说：“一时还想不到，回头留意帮你物色一个。”

5 留住人才，就得靠票子与位子

一晃几个月过去，已进入初夏时节。六月的天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午后，原本蔚蓝的天空突然变成了一块大黑幕，连最耀眼的太阳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墨色的浓云挤压着天空，掩去了刚刚的满眼猩红。突起的风凌厉地穿梭着，将人们的惊呼抛在身后。柔弱的小花小草早已战栗地折服于地，静候一场暴雨的洗刷。

杜林祥坐在办公室里，左手夹着烟，右手拿笔在批阅文件。看见窗外乌云密布，他不由得挂念起安幼琪来。上午安幼琪打来电话，说有重要事情，下午三点要来办公室当面汇报。她快到了吧？赶上下大雨，河州的道路必定堵得水泄不通，别到时耽搁在路上。

这几个月，安幼琪一直以纬通集团常务副总裁的身份，在冶金厂主持工作。风波渐渐远去，工人们的情绪已稳定下来，搬迁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推进。杜林祥甚至为冶金厂物色了一位职业经理人，再隔一段时间就要走马上任。集团这边还有一大摊子事，安幼琪必须尽早抽身回来。

杜林祥办公室那扇用真皮装帧的厚实大门被推开，安幼琪快步走了进来。杜林祥语气温和地说：“看这天色，我还担心你会被暴雨堵在路上呢。”

安幼琪笑了笑：“这天气也真怪。一个多小时前便黑云压城，可就是不见下雨。”

杜林祥问：“冶金厂那边，又有什么事？”

安幼琪轻抿一口茶，说：“今天过来有两件事，先说第一件吧。当初第一个动手打陶雪峰的保安，后来被公安抓走了。据说下周就要开庭审判，冶金厂不少人到我这儿说情，希望纬通能出面做工作，尽量轻判这个保安。我认真考虑了一下，认为若真能从轻发落，对于冶金厂目前的局势，是有好处的。”

杜林祥点了点头。冶金厂目前的局面来之不易，千万不要再生出什么枝节。无论工人、企业还是政府，都希望不愉快的一页尽早翻过去。轻判这个保安，既是为整起事件画上一个句号，更兑现了杜林祥绝不秋后算账的承诺。

“你说的有道理。”杜林祥用手指敲击着办公桌，“我也不想因为重判这个保安，又引起什么波动。但这毕竟是人命官司，而且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咱们能怎么办？”

安幼琪说：“我咨询过律师，想让法院轻判也很简单。就是陶雪峰的家属，必须和保安达成谅解，并在法庭上为保安求情。反之，如果被害人家属坚持要重判，问题就很麻烦。”

杜林祥问：“陶雪峰的妻子，现在是什么态度？”

安幼琪说：“她一直向法院施加压力，要求严惩凶手。法院的朋友告诉我，按照法律规定，如果被害人家属不松口，法院就找不到从轻发落的理由。”

杜林祥已经明白了问题症结之所在，他问道：“你去找过陶雪峰的老婆没有？”

安幼琪点点头，然后一脸无奈地说：“她现在的情绪依旧很激动，旁人说什么都听不进去。还说如果法院不能主持公道，让凶手以命抵命，她不仅要上诉，甚至还会上访。”

杜林祥不由得双眉紧皱。从内心来说，他也对陶雪峰的死悲愤不已，但为了企业的长远发展，必须尽快让此事归于平静。

真要重判那名保安，冶金厂的工人会做何感想，会不会再生出什么事端？陶雪峰的妻子如果一直闹下去，更会搅乱大局。杜林祥想起了上次与袁凯的对话，陶雪峰之死过去几个月了，已经不算新闻了。可要是陶的遗孀四处上访，不又成了一则新闻？

“不能由着一个妇道人家胡闹。”杜林祥加重了语气，“雪峰是我的好兄弟，他的死我也很痛心。但胡闹一通，就可以让雪峰活过来？你还得去和她谈一谈，让她以大局为重。当然，企业这边也会对陶家人做出力所能及的补偿。”

安幼琪摇摇头：“该说的话我已经说了，可她却一句也听不进去。陶雪峰是林总的老部下，我看让林总出面去谈，效果会好一些。”

杜林祥默不作声地点燃一支烟。让安幼琪再去谈，的确是强人所难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纬通集团内部也隐隐分成两派。当年那一伙建筑队的老臣，都聚集在林正亮身边。营销部门的人，则唯安幼琪马首是瞻。两拨人早已是互不买账。陶雪峰是林正亮的心腹，莫说他死后其家人不给安幼琪面子，就算他在世时，他对安幼琪的话也经常阳奉阴违。

杜林祥知道官场上派系林立，相互倾轧，没想到自己的企业，刚有了一点规模，竟也分起山头。真是印证了那句话——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等有机会时，自己一定要亲自出手，治一治这股歪风。

杜林祥拉回自己的思绪，给秘书打电话说：“马上叫林总来我办公室。”

五分钟后，林正亮走了进来。杜林祥指着安幼琪说：“你把咱们刚才商量的事，给正亮说一下。”

没想到安幼琪刚讲到一半，林正亮就火冒三丈地跳了起来：“这是什么馊主意？不是叫我去欺负人家孤儿寡母吗？疯子可是跟了我们十年的兄弟，如今被人活活打死，我们不能替他报仇就够窝囊了，还要让他老婆去原谅凶手？”林正亮与陶雪峰的交情的确不浅，人都死了好几个月，林正亮还是用亲昵的“疯子”来称呼。

安幼琪刚想解释，林正亮就一巴掌拍在桌子上：“你别拿三哥当挡箭牌。我了解三哥，他绝不会想出这种主意。我倒想问问安总，你是存心想把三哥陷入不仁不义的境地，还是要搞散公司的人心？”

安幼琪岂是一个轻易服输的主，她针锋相对地说：“有话好好说，别大呼小叫的。我把我的想法跟杜总汇报，有什么不可以？我是从大局着眼，为了企业的长远发展考虑。不像有些人，只知道惦记自己小圈子里那点破事。”

这句话，算是戳到了林正亮的痛处。他怒不可遏：“你这话什么意思？你安的什么心，别以为我不清楚。我今天才是在为企业长远利益考虑。一个员工，在工作岗位被人打死了，企业居然让家属不再追究，这会让多少人寒心，今后还有人肯去卖命吗？”

就在两人僵持不下时，杜林祥从座位上呼的一下站起来，大声吼道：“吵什么吵？这件事你们谁说了都没用，我说了才算。”

办公室里忽然安静了下来，三人都不说话，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这时，几道闪电划空而过，哗哗哗，雨终于下起来了。远处的树木、房子似被轻烟笼罩着，雨点打在玻璃窗上啪啪直响，办公室外的观景台上溅起一朵朵水花。

杜林祥平复了一下心情，对安幼琪说：“你先回去吧。”

雨越下越大。办公室里，只剩下杜、林二人。杜林祥明白，林正亮刚才发的那一通火，其实早就憋在心里。当初自己阻止林正亮去冶金厂寻仇，林正亮就闹过一阵情绪。今天总算逮着机会，来了个一吐为快。林正亮毕竟不敢直接对着自己来，就把安幼琪当作出气筒。

“接着。”杜林祥从抽屉里拿出一支烟，扔给林正亮，“三哥知道你心里不痛快，也知道你是个死要面子的人。所以我让安总先出去，现在就我们兄弟俩，有什么话可以直说。”

杜林祥念书不多，但在洞察人情世故方面却是无师自通，堪称一等一的高手。他知道，凭多年的关系与自己的威望，要说服林正亮不难。说服不了，还可以压服。但如果安幼琪也在现场，挨训的林正亮会觉得很没面子，逼急了甚至还会顶撞两句。让安幼琪出去，再亲切地扔给林正亮一支烟，仿佛告诉对方，咱哥俩是自己人，有什么话，关起门来好商量。

这一招果然奏效，接过烟的林正亮感激涕零：“三哥，刚才我有些莽撞了。我不是对你有什么意见，实在是看不惯安幼琪那娘们。”

杜林祥微笑着说：“咱们兄弟之间，我会在乎这些吗？”

杜林祥拿起烟，林正亮赶忙上前点燃打火机。林正亮说：“三哥，疯子跟了我们十年，现在出了这事，我们怎么能去欺负孤儿寡母？”

“不能说欺负吧，应该叫安抚。”杜林祥说，“真要是血债血偿，雪峰就能活过来？这事早些了结，他们一家人也能早日开始正常的生活。”

杜林祥深吸了一口烟：“现在冶金厂的局面，好不容易稳定下来。要是重判那个保安，指不定又会出什么事。我们如今是大企业的负责人，考虑问题要从大局着眼，你说呢？”

林正亮不置可否，只是说：“这样做，怎么对得起疯子一家人？”

杜林祥说：“雪峰去世后，企业已经发了一笔抚恤金。这次如果他的家人能够在法庭上为保安求情，我可以再追加一笔补偿。还是那句话，死的人已经死了，活的人总得继续生活吧。在补偿金方面，我绝不会吝啬。拿了这笔钱，陶家人以后几十年都能衣食无忧。”

“这可是条人命啊！咱们就拿钱打发了？”林正亮依旧在坚持。

“你说的对，这是条人命！可我们有什么办法，把人命救过来？”杜林祥提高语调，“就算把凶手毙了，陶家人能得到什么？只能是出口恶气！这口气能够去买房子，去缴孩子的学费？你也知道，三哥我不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雪峰出了这事，我一直很痛心。抚恤金是企业的表示，作为我个人，也不会撒手不管。雪峰的父母，今后就是我的父母；他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他的老婆，就是我的亲妹妹。家里有什么困难，尽管跟我开口。”

杜林祥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林正亮只好坐在沙发上，闷不作声地抽烟。杜林祥放缓口气：“正亮，这次你就帮三哥这个忙。我知道，现在陶家人谁的话也不会听，只会听你的。”

安幼琪不在场，杜林祥说话时不用再想着如何照顾林正亮的面子，甚至也不用顾忌自己的面子。他开头对林正亮剖之以理、晓之以义，是用老板的威严在压对方，最后这一句，就几乎是兄弟间的动之以情了。

林正亮还能再说什么，只好应承下来：“三哥发了话，我只有照办。”

林正亮悻悻地走出办公室。杜林祥回头看着窗外的雨景，心中有些迷茫。他不知道，用这种方式对待一个跟随自己十年的兄弟，是不是太冷酷。唉，毕竟人死不能复生。以后雪峰家的事情，自己多尽一份心意，也算是种补偿吧！

正在沉思时，安幼琪又走了进来，她轻声问道：“林总答应去做工作了？”

杜林祥回过神来：“他答应了。”他接着问：“我不是让你先回冶金厂吗？”

安幼琪说：“我给你说了，今天过来有两件事，刚才只说了第一件。”

“对，对！你看我这脑筋，记性太差。有什么事，你说。”杜林祥说。

“冶金厂有个叫庄智奇的，你记得吗？是三车间的副主任。”安幼琪说。

杜林祥想了想：“有印象。不就是当时来和我们谈判的那个代表吗？”

“对，就是他。”安幼琪点点头，“昨天他给我递了辞职报告，说要离开冶金厂。”

“就这事？”杜林祥问。

“嗯。”安幼琪回答道。

杜林祥不耐烦地说：“瞧你大惊小怪的！一个车间副主任，要走走呗，又不是我撵他的。”因为陶雪峰的事，杜林祥的心情有些晦暗。另外，他想不通，一个车间副主任的去留，也值得安幼琪专门汇报？

安幼琪此时提高嗓门：“放走了庄智奇，你不后悔？”

杜林祥更加奇怪：“小小的车间副主任，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不少，我有什么好后悔的？”

“你可别小瞧这个车间副主任。”安幼琪说，“周玉杰、高明勇，甚至包括我自己，都未必有庄智奇的本事。”

杜林祥被茶水呛得剧烈咳嗽起来。安幼琪的话太令他吃惊了！在杜林祥心中真正被倚为左膀右臂，进入企业核心层的，也就是曾经的周玉杰以及如今的安幼琪、林正亮、高明勇等寥寥几人。安、林、高三人，如今都是河州地产圈里赫赫有名的人物。周玉杰虽然身败名裂，生死未知，好歹也曾干下惊天动地的大事。须知，能在芸芸众生中遗臭万年的，必定也不是平庸之人。

安幼琪是个心高气傲的女人，从来就没把大老粗林正亮看上眼，所以只提到了周玉杰、高明勇与她自己。更不可思议的是，她认为一个车间副主任，竟比他们三人还厉害。

杜林祥捶着胸口，好不容易缓过劲来：“你今天特意过来，是想演一场萧何月下追韩信？”

安幼琪笑了笑：“我把该做的都做了，就看你想不想当刘邦了。”

经安幼琪这么一说，杜林祥开始在脑海里努力搜索与庄智奇有关的信息。他们之间的交集实在太少，能够让杜林祥稍微留下一点印象

的，只有那场针锋相对的谈判。

杜林祥依稀记得，正是这个庄智奇，在谈判中毫不相让，多次把自己逼入墙角。杜林祥还记起了一件事，谈判即将结束时，庄智奇忽然抛出一个条件，让纬通高薪慰留那些即将跳槽的工程师。对于庄智奇的这一举动，连冶金厂的工人代表，都有些疑惑不解——老子们是来争取自己福利的，管那么多闲事干吗？

这个庄智奇，倒真是有些异于常人之处。杜林祥在心中默念。

杜林祥端起茶杯，问：“一个车间副主任，真值得你给他那么高评价？”

“你别一口一个车间副主任的。”安幼琪说，“庄智奇七年前就是冶金厂的副总经理。当时企业还没改制，论级别人家还是正儿八经的处级干部。”

杜林祥差点又被一口水呛住：“七年前就是副总经理，怎么现在却成了车间副主任？他是怎么混的？”

安幼琪坐在沙发上，向杜林祥细细讲述起了庄智奇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

庄智奇是湖南人，当年以全县理科状元的成绩考入中央财经大学。大学毕业后，庄智奇跟着女朋友来到河州，并进入冶金厂工作。

傲人的文凭让他很快脱颖而出，二十八岁就担任厂里的团委书记。同时，他还利用业余时间西南财经大学拿下金融学硕士学位。庄智奇的硕士毕业论文题目，就是“如何利用现代资本市场，助推国有企业的改革”。

在庄智奇刚到而立之年时，命运给了他一次展布满腹学识的机会。冶金厂谋划上市，作为厂里唯一的金融学硕士，庄智奇被任命为

上市筹备小组常务副组长，组长则由公司一把手兼任。此后的两年时间里，庄智奇殚精竭虑，终于成功运作河州冶金登陆A股市场。紧接着，庄智奇被任命为副总经理，还被评选为全省劳动模范。

然而河州冶金成功上市不到半年，一连串的打击便接踵而至。时任河州冶金总经理的王树春卷入证券市场的内幕交易案锒铛入狱，庄智奇不可避免地受到牵连，整天被证监局的人喊去问话，最后还被降职处理，发配到营销部当了个部长。

后来谷伟民入主河州冶金，一门心思借用这个壳去圈钱。庄智奇多次站出来反对，甚至向上级部门写信反映情况。这样一来自然不受待见，营销部部长很快就变成办公室副主任。

谷伟民经过一连串运作，终于拿走了一个干干净净的壳，却把一个百孔千疮的工厂扔在河州。经过政府牵线搭桥，杜林祥买下河州冶金厂。被派往冶金厂主持工作的陶雪峰，声称要精兵简政，把办公室的冗员都打发去生产一线。就这样，庄智奇才当起了车间副主任。

因为企业上市并未给工人带来多少实惠，庄智奇在工厂也成了一个不受待见甚至千夫所指的角色。不时有老工人戳他脊梁骨，说就是姓庄的成天瞎折腾，鼓捣什么上市，才把好端端的工厂作践成这副模样。当初冶金厂工人闹事，推举庄智奇为谈判代表来和杜林祥对话时，就有许多人反对，说姓庄的骨子里就是个工贼。只不过众人觉得厂里就数庄智奇文化水平高，又见过世面，暂且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杜林祥若有所思地说：“听你这么一说，这个人倒是有些名堂。你有什么想法？”

安幼琪说：“我当然想留住他。要留人，就得拿出位子与票子。”

杜林祥追问道：“多少票子，什么位子？”

安幼琪说：“像庄智奇这样的人才，年薪不说跟林正亮看齐，最起码得和高明勇一个档次。一年五十万？”

杜林祥犹豫了一下说：“五十万年薪，他值这个价吗？据我所知，冶金厂的车间副主任，如今的月工资才两千多块，咱们一下就给他涨这么高？”

安幼琪坚持道：“五十万年薪要真能留住庄智奇，你也是赚大发了。”

杜林祥点点头：“好吧，就依你的。那位子呢？”

安幼琪说：“我回集团后，就让庄智奇在冶金厂主持工作。他的能力水平，比你物色的那个职业经理人，强多了。”

“不行！”杜林祥斩钉截铁地说，“冶金厂毕竟是收购来的企业，一把手还得从集团这边派过去，不能用厂里的老人。”

“那你的意思是……”安幼琪问。

杜林祥说：“既然你那样欣赏他，就先提拔当个副总吧。这样我们也能再观察他一下。”

安幼琪有些担心：“就怕庄智奇不答应。”

“死了张屠夫，就吃浑毛猪？没有那回事。”杜林祥说，“咱们也算礼贤下士，拿出足够诚意了。难不成当老板的，还去低声下气求员工？”

安幼琪起身道：“我回去再做做工作吧。”

办公室里又剩下杜林祥一人。他抬头望着窗外，大雨已经停歇。天边隐约出现一道彩虹。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河州的污染状况也在

加剧，这种彩虹当空的景象好久没有见过了。杜林祥不自觉地打开窗户，贪婪地呼吸了一口雨后清新的空气。烦闷的心情，一时好了许多。

这时，抽屉里的手机响了起来。杜林祥拿起来一看，竟是赖敬东打来的。他兴奋地按下接听键：“赖总，你好！”

6 从来不缺冲锋陷阵的猛将，能领袖群伦的帅才却不常见

当初在那间号称京城最高的餐厅，赖敬东纵论资本江湖，令杜林祥大开眼界。分别之后，杜林祥又从媒体上了解到更多有关赖敬东的消息，对于这位声名显赫的商界大佬也愈发崇拜。他曾多次邀请赖敬东来河州，为纬通的发展指点迷津，可赖敬东总会找到各种各样的理由，客客气气地婉拒杜林祥。

这一次，赖敬东主动打来电话，杜林祥自然十分欣喜。两人在电话中寒暄一阵后，杜林祥再一次邀请赖敬东来河州度假观光，顺道也考察一下自己的企业。

赖敬东笑呵呵地说：“好啊！我这几天正在洪西邻省的一座名山旅游，真要赶来河州倒也很方便。”

杜林祥很高兴：“赖总大驾光临，真是蓬荜生辉。”

双方约定了时间，三天后赖敬东乘火车由邻省赶赴河州。赖敬东还特别说，他的一位朋友是河州大佛寺的主持，来河州后要先去大佛寺拜会老友。杜林祥爽快地答应：“具体行程怎么安排，自然是听赖总的。我只是全程陪同，当好导游，只要赖总不要嫌我累赘就行。”

三天后的早晨，赖敬东如约抵达河州火车站。他身着全套休闲装，背着一个大号旅行包，和妻子手拉手走出站台。这身行头，活脱脱一个老年背包客，实在与当年那个呼风唤雨的沪上证券大亨的形象相去甚远。

许多身家几千万元的老板，出门尚且前呼后拥，大摆阔气，倚红偎翠包个小蜜更不在话下。而这个赖敬东，虽出入金马玉堂之门，如今却怡然自得于山水之中；曾八面威风，指点江山，如今却心如古井，寂然与老妻共度晚年。这是遍尝富贵繁华后的返璞归真，还是历经牢狱之灾，正隐忍待发时的刻意低调？抑或，这才是高人真正与众不同之处？

“杜总，你亲自来接，实在不好意思！”留学欧美。驰骋京沪的经历，显然没有改变赖敬东浓重的乡音。他操着陕西口音招呼杜林祥，这声音如同从水缸里发出的一样，瓮声瓮气。

杜林祥热情地将赖敬东夫妇迎上轿车，然后吩咐司机直接驶往城郊的大佛寺。车上，赖敬东问：“大佛寺的海空法师，是我在上海时就认识的朋友。自打他来了河州，好多年没见了。听说大佛寺在河州很有名？”

杜林祥对河州寺庙并不熟悉，坐在一旁的高明勇答道：“是的，大佛寺在河州可谓香火鼎盛。好多外地的信徒，都要来这里朝拜。只是从前不知道，这座庙的住持，竟然是赖总的老朋友。”

赖敬东微微一笑：“看来海空法师当初选择来河州，是来对喽。”

说话间，车已驶近大佛寺——金碧辉煌的琉璃瓦，朱红色的墙，巍峨的门楼，庄严肃穆。大佛寺住持海空法师迎候在寺外，见赖敬东走下轿车，便双手合十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赖居士别来无恙。”

赖敬东也双手合十还礼：“一别近十年，有劳老友牵挂。”接着，他又把杜林祥一行介绍给海空法师。

海空法师领着众人走进寺内。这寺庙果然气派非凡——朱墙之内一派幽静、肃穆气氛，古木参天，松柏森森，秀竹郁郁，芳草青青。每间佛殿门楣正中都高悬匾额，门上雕刻着精美的仙佛、花卉图案。大雄宝殿倚山而建，前墙高数丈，后墙仅三砖高，大佛端坐殿内，高达三丈，金碧辉煌。走过大雄宝殿便是大士殿，这里供奉千手千眼观世音。观世音对面是一尊金甲金刚，全身披挂，威风凛凛。寺内东厢房里，十八罗汉塑像姿态各异，栩栩如生，有的拈胡须，有的扇扇子，有的仰面朝天，有的闭目养神，有的盘腿而坐，还有顽皮的，像猴子玩耍。

一行人落座后，小僧端上特制的清茶。海空法师笑着说：“茶是僧人们在后山种的，水也是寺里的井水，其他地方可喝不到。”杜林祥端起茶杯抿了一口，当真是清香怡人，比起自己办公室里那些名贵的龙井、普洱，别有一番韵味。

赖敬东与海空法师聊起当年在上海的旧事，旁人自是插不上嘴。后来，海空法师担心冷落了客人，便安排一位叫玉祥的僧人，带着杜林祥等人去寺内参观。

玉祥和尚是浙江温州人，十年前跟着师父海空，从上海来到河州。比起师父，玉祥健谈很多，一路上跟杜林祥聊起大佛寺的往事。

据玉祥和尚介绍，大佛寺始建于1857年，到20世纪90年代寺庙已破损严重。寺里仅有一座三间房的殿，名为大佛殿，只住着三个老和尚。

后来，有传闻称大佛寺所在地的后山有一处仙人洞，洞中还有仙人泉，泉水可延年益寿。很快，几名道士以及当地的一个巫婆就把各自信奉的神像供了进去。到最后，竟然形成佛、道、巫三方势力共占大佛寺的局面。

那时如果有游客来大佛寺，走到庙前碰到的是佛教功德箱，再往殿内走是道士在占卦算命，山顶的洞里则有巫婆在十块钱一桶卖仙人泉泉水，每走一步都得花钱。

有感于这种乱象，河州市佛教协会中有人就提出，干脆请个会念经的外来和尚，好好整顿一下大佛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海空法师领着一众弟子来到大佛寺，开始创造属于自己的神话。

刚到大佛寺时，海空法师与弟子们根本无法修行，杀猪宰羊祭祀供奉就在庙中进行，每天还有络绎不绝的人来算命、求仙水。因此，整顿的第一步，就是将道士与巫婆撵出大佛寺。几方你来我往斗了数个回合，最激烈的一次，不甘被逐出大佛寺的一方，将神像装在小货车上，由数十人护送着向寺庙内冲去。两拨人大打出手，为阻止车辆进寺，还有僧人躺倒在公路上阻挡货车行进。

用雷霆手段驱逐了“邪魔外道”后，海空法师终于能按照自己的理念重新打造大佛寺。这里的香火日渐鼎盛，成为当之无愧的河州第一寺。破旧的建筑被全部拆除，取而代之的是金碧辉煌的大殿。去年除夕的头炷香，竟以九十九万元的高价拍出。如今寺庙的供奉，“只担心太多，不担心不够”。

谈起海空法师，玉祥和尚更是满含崇敬之情。“所有的居士对师父都有着发自内心的崇拜，见到师父所乘坐的汽车，居士们会集体起身鞠躬致礼。”“经过师父开光的手机号码，在市场上卖到十几万。”

大佛寺声名日隆，不少外地的寺院慕名前来，希望与大佛寺开展合作。具体的合作形式，就是对方出资金、出场地，由大佛寺派驻管理团队，并进行品牌输出。

在一旁的高明勇插话道：“这种模式，就跟那些酒店管理公司差不多嘛。比如喜来登、香格里拉等酒店品牌，都是用这种方式向外扩张。”

“是的，师父也是这么说。”玉祥和尚说，“去年我们考察了七八座寺庙，最后只选择了一家合作。师父说品牌输出虽是好事，但一定要选择靠谱的合作对象。不能为了点小钱，把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品牌搞糟了。”

听着玉祥和尚手舞足蹈的介绍，杜林祥心中想，干嘛一行都不容易啊！海空法师在大佛寺筚路蓝缕的创业史，比起那些在商海中沉浮的企业家，也是毫不逊色。

到了午饭时间，海空法师请大家吃庙里的斋饭。饭桌上，玉祥和尚还在喋喋不休地说个不停。海空法师不悦道：“高僧说过，凡夫学道法，当自观身行少言说。”玉祥吐了吐舌头，这才闭口不言。

海空法师的话不多，更不会像玉祥那样，吹嘘大佛寺的头炷香拍出了九十九万元的高价。他倒时常说起另一句话：“出家人持不捉金钱戒。”海空法师还讲了一个故事，去年通信公司计划在寺庙周围建设手机信号基站，他得知此事后，亲自上门找到对方负责人，费了好一番唇舌，才说服人家放弃这一计划。“大佛寺的僧人，还有来此修行的居士，身上都没有手机。这里地处偏僻，也没有手机信号。实在不想让那些滴滴答答的声音，干扰我们的清修。”

杜林祥掏出自己的手机一看，果然没有信号。不过联想起刚才玉祥和尚说师父为手机号码开光的事，杜林祥心中不免发笑。

刚才参观时，高明勇向杜林祥建议，既然海空法师能为手机号码开光，不如叫他也给纬通旗下的几栋别墅开光。这样拿到市场上，就能多卖钱。杜林祥并不信什么高僧开光的法力，但能找个噱头为房子

加价，他自然乐观其成。饭桌上，杜林祥主动说起：“法师是得道高僧，不知能否请你为我们企业旗下的几栋别墅开光？”

海空法师思忖了一下，说：“杜施主是赖居士的朋友，你发了话，我敢不从命。”

杜林祥开心地说：“有劳法师了。开光是要耗费法力的，为一栋别墅开光，我们酬谢大佛寺十万元……”

“莫要提钱！”杜林祥还没说完，海空法师便打断道，“我为杜施主帮忙，是看在彼此的缘分上。如果谈钱，请杜施主另请高明。”

杜林祥讨了个没趣，只好说：“是我太俗气了，还望法师见谅。”

后来，海空法师领着一众弟子来为纬通集团的别墅开光，果然是分文不取。不过又过了大半年，大佛寺要扩建寺庙，却来找杜林祥化缘。有了前面这一番铺垫，杜林祥好意思不给钱吗？最后拿出去的钱，可比当初在饭桌上承诺的每栋别墅十万元，还要多一些。

离开了大佛寺，赖敬东夫妇又去河州北郊的风景区游玩了一天。之后才回到河州市区，去纬通集团考察了一番。考察过程中，赖敬东的话不多，他问了问目前纬通集团的土地储备、负债、现金流等情况后，就几乎不再开口，甚至在集团会议室，杜林祥请赖敬东讲几句话，赖敬东也一口婉拒。

赖敬东夫妇第二天就要返京了，临行前一天晚上，杜林祥在洪西宾馆设宴款待，安幼琪等公司高管悉数到场作陪。

洪西宾馆位于河州西郊，是洪西全省唯一一座国宾馆。说起各地的国宾馆，也是一件具有中国特色的产物。1958年，为接待来华参加

国庆典礼的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中央决定以钓鱼台风景区为主，重新兴建国宾馆。后来这个国宾馆就定名为钓鱼台国宾馆。

北京有了国宾馆，各省也纷纷效仿，开始兴建自己的国宾馆，用以接待到当地考察的中央领导与国外政要。国宾馆与那些豪华的五星级酒店相比，最大不同就是没有动辄二三十层的高楼大厦。各地国宾馆都采用园林别墅式的建筑风格，里面遍植名木古树、奇花异草，亭台水榭点缀其间。国宾馆一般也不会参与酒店的评星活动，不过里面的居住环境、装修水平，绝对毫不逊色。

到如今，各省会城市与副省级城市一般都修建了国宾馆，比较著名的有上海西郊宾馆、重庆渝州宾馆、广州珠岛宾馆、杭州西湖宾馆等。

选择国宾馆来宴请赖敬东，一来是因为在杜林祥心中，赖敬东是最尊贵的客人；二来嘛，杜林祥也想隐隐展示一下自己在河州政商两界的深厚人脉。

众人刚落座，高明勇就说：“明天洪西宾馆有个重要的接待任务，今晚上这里原则上是不对外营业的。后来杜总亲自去找了省委谢副秘书长，宾馆才为我们特地准备了一桌。”

“这都是些小事！国宾馆什么的倒不重要，来这里吃饭，就是图个清静。”牛皮，高明勇已经吹过了，杜林祥作为老板，则要保持必要的低调。如此一唱一和，效果才最好。

赖敬东不喜欢茅台、五粮液，独好山西汾酒，于是一桌人都陪他喝起了汾酒。酒过三巡，杜林祥说：“赖总，你是商界大家，今天去纬通考察之后，还希望你为我们指点一二呀。”

赖敬东慢悠悠地说：“今天在会议室，杜总让我讲几句，我就婉拒了。讲什么呢？不好讲啊！说假话吧，不是我的个性；说真话吧，又担心动摇了你们的军心。还好，今晚上在座的都是你们集团高层，不像在会议室时那样人多，有什么话我就直说了。”

赖敬东接着说：“纬通过去的发展历史，我不太清楚。但仅凭目前的财务状况，你们还能撑下去就颇为不易啊。而且对于你们提供的某些数据，我还持保留意见。比方说负债吧，按照纬通的企业规模，修建完浩大的摩天大楼工程后，不应该就那么一点贷款。”

“赖总真是火眼金睛！”杜林祥由衷赞道。因为担心面子上挂不住，杜林祥之前特意让财务人员在汇报时“打了埋伏”，却没能瞒过久经商战的赖敬东。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别看今天赖敬东问话不多，但句句是在点子上。短短几个小时，人家就对纬通的状况了然于心。

杜林祥向赖敬东介绍了纬通的发展历程。说到目前企业陷在摩天大楼的项目里，资金链紧绷的窘境时，还不免长吁短叹一番。

赖敬东说：“企业就像一个人，不同阶段有不同需求。比方说有些人，需要多读点书，增长些知识；还有些人，需要多锻炼身体，注重养生之道。恕我直言，纬通目前的情况，就像一个在重症监护室的病人，其他说什么都没用，赶快输血才能把命救过来。”

“赖总这句话在理啊。”杜林祥说，“经过摩天大楼的折腾，纬通太缺钱了。如果没有大笔资金注入，什么长远发展都谈不上。赖总，你是证券业元老，上次在北京又听你纵论资本之道。依你看，纬通能够走上市融资这条路吗？”

“难啊！”赖敬东摇摇头，“纬通在河州是鼎鼎有名的大公司，可放在全国范围来看，还是太小。这种量级的企业，要想在A股市场直

接上市不容易。”

杜林祥又问：“直接去国外上市如何？我有一个深圳的朋友，不久前就把公司弄到美国纳斯达克上市了。一下子就圈了好几亿美元。”

“圈好几亿美元？我看还指不定谁圈谁的钱呢！”赖敬东说，“美国佬玩股票多少年了，中国人玩股票又有几年？学生都还没当好，就想着去圈老师的钱，有那么容易吗？那些赴美上市的企业，真能圈走美国人钱的凤毛麟角，倒有不少让美国人把咱中国人的钱圈走了。”

赖敬东解释说：“中国公司早在1992年便开启了赴美上市的征程。到现在，差不多有两百家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之所以大家都挤着去美国上市，就是因为在中國上市太难。A股中小板的上市条件中有一条便是‘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净利润均为正数且累计超过人民币三千万元’。那些到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大多达不到这些条件。甚至好几家中国网络公司，在美国上市的时候，不要说盈利，连盈利模式都还没有。”

赖敬东接着说：“美国不认为交易所、监管部门有能力甚至有义务通过上市审核把控公司的质量，他们把鉴别好公司、坏公司的事情交给投资者自己。甚至上市以后，监管方和交易所也只管信息披露，对上市公司的监管更多是依赖投资者和第三方市场力量自己完成的。于是乎，中美资本市场冰火两重天的境况出现了。在中国虽上市不易，可一旦成功，基本塑成不败金身，实在不行了，弄个卖壳重组概念，没准也能拉上十个涨停板。美国资本市场则相反，上市容易得很，基本来者不拒，但上市后不好混。投资者、对冲基金、事务所、媒体、交易所一天到晚盯着你，‘蛋’上稍露条缝，肯定有‘苍

蝇’来叮。有好几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股价一落千丈，最后还不得已退市。”

赖敬东又说：“对于众多中国企业来说，在美国资本市场圈钱的好梦落空之余，往往还得交出一笔不菲的学费。近来在网络上被热炒的一位中国企业家与美国投行之间的骂战，便将中国企业与美国投行之间的恩怨纠葛公之于众。他们之间商业道德的高低我无从判断，但最起码，任何一个看罢这场口水仗的观众都会有一个印象——不是中国企业圈了美国股民的钱，而是美国投行圈了中国企业的钱。”

赖敬东这一番深入浅出的讲解，可算让众人长见识了，就连坐在一旁的林正亮，也在不断点头称是。这正是杜林祥尊崇赖敬东的原因之一——有些学者一讲起资本市场，满嘴术语，唾沫横飞，听众却如坠五里雾中。赖敬东娓娓道来，深入浅出，哪怕是林正亮这种刚认识几个大字的粗人，也能听个一清二楚。

“中国人聪明是不假，可也不要把美国人当傻瓜。傻瓜能打赢两次世界大战，称霸世界一百多年？最近不是有多家中国公司在美国遭遇股东集体诉讼吗？麻烦还在后头，弄不好又得退市！”赖敬东戏谑道。

“登陆A股市场遥遥无期，去美国上市的后续风险太大，那买壳上市如何？”杜林祥近来十分关注资本市场，也学了不少专业术语。好不容易把赖敬东盼了过来，正好将心中的疑惑一一说出来请教。

赖敬东思忖了一会：“买壳算是一条捷径。而且在A股市场买个壳，价钱也不会太贵，几千万就能搞定。但有一句话说得好：买壳容易洗壳难！”

“什么意思？”杜林祥一脸疑惑。

赖敬东说：“正如我刚才所说，中国证券市场的退出机制还没有建立，所以壳是一种稀缺资源。如果不是迫不得已，谁愿意把自己手里的壳卖出来？那些真要对外抛售的壳，必定已是百孔千疮，里面甚至隐藏着数不清的财务黑洞。买来一个壳后，要把这个壳洗干净，让它重新恢复融资功能，是要下一番力气的。洗壳花的钱，往往是买壳的好几倍。”

赖敬东又说：“洗壳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需要专业人士来操作。据我观察，目前纬通还没有这样的人才。”

“没有懂行的人不要紧，可以对外招聘嘛。”杜林祥放下筷子说道，“以前做地产，我也是一窍不通。我不懂，就让懂的人来干。”

赖敬东微微一笑，眼前这位草莽出身的杜林祥，身上倒有一股举重若轻的领袖气质。他说：“杜总这话没错，找一个懂证券市场的人不难，难的是有一个知人善任的好老板。我看杜总就是这样的好老板！”

杜林祥谦逊地说：“赖总这话过奖了。”

“这绝不是客气话。”赖敬东说，“早年我的一位朋友，在北京做家电生意起家。此人十六岁被迫辍学，可对于资本运作却颇有天赋，同时还不惜重金延揽了一批金融专才。他后来登陆香港资本市场，经过一连串眼花缭乱的运作，竟将几十亿的财富汇集在自己名下。其并购手法之精妙，让诸多资深玩家瞠目结舌。所以啊，从来不缺冲锋陷阵的猛将，能领袖群伦的帅才却不常见。”

这则故事，无疑激发起了杜林祥对资本市场更大的兴趣。他更对整个故事中的两点印象深刻。第一，上市融资可以轻而易举圈来几十亿元资金，果真如此，纬通集团的资金链困局不就迎刃而解了？另一点，是赖敬东提到的他的那位朋友“十六岁被迫辍学”。因为这句

话，杜林祥信心大增。原以为玩资本的，都是华尔街那些名校毕业的高才生，没想到初中毕业的中国人也能玩。既然大家都没文化，那谁怕谁啊！

赖敬东又说：“有一则关于中国国航前董事长李家祥的故事。这位李总军旅出身，后来直接从沈阳军区调来国航工作。此前他没管理过企业，更没接触过资本市场。当时国航正筹划去香港上市，对于国际投行制作的上市方案，李家祥不甚满意。那些投行的专业人士就说，您没卖过股票，上市没您想象的那么简单。可李家祥却说，我没卖过股票，但小时候在农村卖过黄瓜。”

一桌人都大笑起来。赖敬东却一脸严肃地说：“我认为李总的话讲得很好。不论股票、黄瓜，总归是笔买卖。买卖之间，总有一些大道理是相通的。天下的生意，说到底就是花成本生产或买来一个东西，再把这个东西高价卖出去，赚取其中的差价。卖黄瓜是这样，卖房子是这样，卖股票也是这样。”

杜林祥若有所思地说：“赖总讲的有道理啊。”

“不是我讲的有道理，是人家李总讲的有道理。这位李总，如今早已高升了。”赖敬东说，“资本市场，说到底也不过就是一场买卖。懂得买卖之道，比懂得那些所谓的专业知识更重要！”

眼瞅谈兴渐浓，杜林祥趁热打铁说：“不知赖总是否愿意出山，我们好好合作一把？”

赖敬东连连摆手：“不成，不成！我已经是个过气人物，聊聊天可以，真要干事差太远。”

杜林祥也没坚持。他清楚以赖敬东的江湖地位，跑来与自己合作，实在是纡尊降贵。有些话人家不好明说，自己要知趣。他只是摇

头感叹道：“近来我也请教了不少所谓专业人士，可大多是空有其名。河州是个小地方，难觅高人啊！”

“那倒未必！”赖敬东说，“当年我在上海时，就接触过一家河州的上市公司，叫河州冶金。这家公司里有个负责资本运作的年轻人，好像叫庄什么的，此人对于资本市场倒是颇有造诣。”

坐在一旁的安幼琪立刻插话：“是不是叫庄智奇？”

“对，就是这个人。”赖敬东说，“当年接触过几次，给我的印象很深。此人堪称资本圈几十年一遇的奇才。”

杜林祥吃了一惊。没想到如今郁郁不得志的庄智奇，竟能获得赖敬东这般褒奖！

林正亮搭话道：“河州冶金的壳被谷伟民买走，这家企业日渐衰落，庄智奇也去车间当了个副主任。”

“哦，太可惜了！”赖敬东喝了一口茶，接着以一副不屑的口吻说，“谷伟民这个小屁孩，如今据说也算号人物了。当初在上海，这小子整天想请我吃饭，我都没空搭理他。后来实在磨不开面子，才答应出去一趟。结果谷伟民提前一小时就坐到酒店里等了。”

虽说好汉不提当年勇，但哪怕赖敬东这等谦恭有礼的君子，碰上把酒依依话当年的时候，也免不了张狂一回。

第二章 狭路相逢

万顺龙呢，有识人之眼光，也有用人之魄力，但没有容人之度量。但凡是个人才，一定优点、缺点都突出。万顺龙只想用人家的优点，却不愿包容别人的缺点，那怎么行？到头来，他手底下的人，全是些没有棱角的家伙。执行力没的说，创造力谈不上。

1 不当大官，如何干大事

第二天，杜林祥亲自去机场送别赖敬东。回程的路上，他问坐在身旁的安幼琪：“上次咱俩说的庄智奇那事，后来怎么样了？”

“庄智奇说他考虑一下。”安幼琪说，“昨晚上听赖敬东一说，你知道我不是瞎吹了吧。”

赖敬东的话，的确令杜林祥有所触动。他点点头说：“只要是人才，咱们就不能眼睁睁看他溜走。”

安幼琪笑着说：“你当初不是说，难不成当老板的还去低声下气求员工吗？”

杜林祥也笑了：“你有一个缺点，就是记性太好。”

安幼琪说：“既然求贤若渴，要不我把庄智奇带给你办公室，你亲自跟他谈一次？”

杜林祥思忖了一会：“算了，你告诉我他住哪儿，我亲自上门找他。”

安幼琪说：“上次你说我是萧何月下追韩信，这回你自己要当三顾茅庐的刘备？”

杜林祥笑而不语。他的心思，自然不是安幼琪能全明白的。

数日后的一个傍晚，杜林祥按照安幼琪提供的地址，独自一人开车前往庄智奇的住处。庄智奇住在市中心的一处老旧小区里，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还是岳父生前留下的杜林祥将车停在路边，一个人走了进来。小区的树荫下，一群人正围坐在一起下象棋。杜林祥远远望

去，在棋盘跟前托腮沉思的，不就是庄智奇吗？今晚天气闷热，围在棋盘边的人，大多是白色背心搭配短裤，脚下踩着一双塑料拖鞋。唯独这个庄智奇，一身装束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褐色长裤与天蓝色T恤熨烫得笔直，一双黑色皮鞋擦得锃亮。尤其在这样一个大热天，庄智奇还将T恤严严实实地扎进裤子中。

杜林祥一眼就看出，庄智奇身上穿的不是什么名牌，置办这几件行头，怎么着也超不过一千元。可就这样一身打扮，庄智奇还要费尽心思熨烫整理一番！

杜林祥不禁想起儿时在村小读书时的老师。这位老师姓何，据说留过洋，新中国成立前还在旧政权里当了个不大不小的官。正因为这一点，他才被发配到偏远的农村。何老师自然是村里公认最有文化的人，另外他的许多生活习惯也显得不合时宜：坚持每天刮胡子、刷牙；领到工资就买回一摞宣纸练字；出席村里的红白喜事，还会将瓷杯盛满热开水，并以此替代电熨斗，将一条洗得发白的裤子熨出一条醒目的裤线。

后来落实政策，何老师回到县城。一个快六十岁的老头儿，黄土都埋了半截，他却东挪西凑弄来点钱，买了架二手钢琴摆进自己不足四十平方米的小屋里。

少不更事的杜林祥，也曾嘲笑过何老师。这些年来，他的思想却发生了变化——原来在普遍贫穷的年代，世代贫农与落魄贵族还是不一样！落难的英雄毕竟不是可怜虫！

再看看眼前的庄智奇，杜林祥脑中闪过一个念头：“此人会是卖马的秦琼、刺配沧州的林冲吗？”

杜林祥是个粗人，琴棋书画里，唯一有点造诣的就算象棋了。小时候爱在村口跟长辈对弈，出来打工后，还会去路边和那些江湖艺人

下几局残棋。久而久之，他的棋艺竟罕有对手。

杜林祥往棋盘上一看，不禁摇了摇头。庄智奇的局面煞是被动，双车尽失，士象不全，就剩下一马一炮，在和人家苦苦周旋。“开盘时一定下得很臭，不然怎么把好东西全丢了。”杜林祥低声自语。

旁边的一位老人搭话说：“小庄能撑到现在已经不错了。他可是先让出一车一炮，才和人家下的。”

听了这话，杜林祥有些吃惊。他又看了几步棋，感觉庄智奇对面坐着的，绝非一个菜鸟。和这种级别的人对阵，庄智奇居然主动让出一车一炮？身旁又有一个中年人说道：“他不让子怎么行？他要不让子，这里没人能下赢他，那还有啥子意思？”

这一番吵闹，也让庄智奇抬起了头。他一眼瞧见杜林祥，颇为吃惊：“杜总，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来找人？”

杜林祥笑着说：“嗯，来找人。看见有人下棋，就过来瞧瞧。”

“哦。那你去忙，我这儿正下着，就没法陪你了。”无论过去、现在，不管在国企、民企，庄智奇体内就没有拍马屁的基因。

“我找的人就是你啊。”杜林祥说。

庄智奇更吃惊：“找我有什么事？”

杜林祥拍了拍他肩膀：“有事一会说，你先把棋下完。”

庄智奇“哦”了一声，又埋头钻研起棋局。不知是杜林祥的到来，搅乱了他的心绪，还是开局就让出一车一炮，力量过于单薄，十分钟后，庄智奇终于败下阵来。

庄智奇刚要起身，杜林祥却来了兴趣：“别忙，咱们再来杀一盘。”

庄智奇显得不太情愿：“咱俩就别下了。”

杜林祥却说：“怕什么，我又不叫你让子。咱们就兵对兵，将对将，认认真真下一局。”

旁边立时有人发出嘘声：“老庄不让棋，你会输得很惨。”

“谁说的？”杜林祥有些不服气，“他能赢你们，未必能赢我。”

被杜林祥一激，庄智奇湖南骡子的脾气也上来了。好你个杜林祥，论钱我不如你多，论下象棋，这么多年我已是求一败局而不可得。

庄智奇坐下来，在棋盘上布好子。杜林祥让他先走，庄智奇却执意不肯：“来者是客，理应你先走棋。”

杜林祥也不客气，把炮往中间一移，来了个“当头炮”。庄智奇悠闲地点燃一支烟，不紧不慢地把马支起来。围观的人又开始七嘴八舌地议论，有人说走车，有人说飞象，一时吵翻了天。

差不多半小时后，庄智奇的脸色变得凝重起来。棋盘上，杜林祥的双马已杀至对方腹地，远远地还有一枚炮坐镇中路，时刻准备给予庄智奇致命一击。庄智奇的一个车，老是被牵制在边路，发挥不了多大作用。最可气的是自己那个马，一开始就被别住脚，始终不能跃出本方半场。

观棋不语的真君子太少了！尽管小区里的人都承认棋艺不及庄智奇，但此刻却一个个跳出来支着，吵得庄智奇心烦意乱。又过了十分钟，随着杜林祥大军合围，庄智奇只得缴械投降。

围观的人不禁啧啧称奇。真是天外有天，原来战无不胜的庄智奇，也有技不如人的时候。

庄智奇无奈地摇着头：“没想到杜总的棋艺如此精湛。棋下完了，有什么事到我家去说吧。”

庄智奇家中的陈设很老旧，却收拾得一尘不染。客厅正中挂着一幅遗像，黑白照片上是一位面容清秀的女子。杜林祥知道，这女子便是庄智奇的亡妻陈宜津。

庄智奇与陈宜津的故事，杜林祥曾听安幼琪讲过。两人相识于北京的校园内，并在那里私订终身。当初庄智奇有着自己的人生规划，大学毕业后回湖南老家，家人也在省城长沙为他联系好了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已坠入爱河的陈宜津，也期盼着毕业后跟随自己的情郎，一起去那秋风万里芙蓉国的楚云湘水之畔，一起去洒满帝子爱情之泪的斑竹故园，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为丈夫浆洗缝补、生儿育女。

然而陈宜津父亲的一场车祸，改变了两个年轻人的生活轨迹。为了照顾瘫痪在床的父亲，陈宜津不得已回到老家。为了心爱的女人，庄智奇也背井离乡来到河州。初入冶金厂的庄智奇，被单位当作重点培养对象，他的工作很忙，业余时间还要攻读硕士课程。可即便这样，庄智奇依旧和妻子一起照顾瘫痪的岳父。接尿端屎，翻身擦背，任劳任怨，旁人都说这样的女婿，不知比儿子强多少倍。

岳父最终撒手人寰，更大的打击却接踵而至——陈宜津被检查出罹患乳腺癌。那时正值河州冶金上市冲刺阶段，庄智奇晚上在医院照顾妻子，白天来到单位又像加满油的引擎。

上市成功了，企业却因为一把手的贪腐案陷入危机，庄智奇不可避免地卷了进去。庄智奇被通知去接受问询时，因为长期化疗而瘦骨嶙峋、头发掉光的陈宜津，便时常扶着栏杆守候在楼下。性情温和、从不发脾气的陈宜津，有一次竟然拖着病体冲进调查人员的办公室，声嘶力竭地吼道：“我丈夫是清白的。我活不了几天了，谁要和

我丈夫过不去，我就和他拼命。”这一幕，连调查人员都感动得落泪。

陈宜津走后，庄智奇没再结婚。他悉心照料着儿子，每年亡妻的忌日，他都会捧着鲜花来到坟前，再用口琴演奏一曲陈宜津最喜欢的《天空之城》。

安幼琪在给杜林祥讲庄智奇的往事时，眼眶都湿润了。这段故事无疑也增加了她对庄智奇的好感。哪一个女人，不希望遇到一个甘愿呵护照顾自己的体贴男人？哪一个女人，不渴望拥有一段刻骨铭心的专一爱情？

两室一厅的小户型，被男主人收拾得井井有条。最大的卧室当作书房，自己和儿子在小卧室里搭了两张床。客厅、餐厅合二为一，就连小孩平时做作业也在这里。庄智奇的儿子今年九岁了，小孩很有礼貌，见杜林祥进屋，不待庄智奇介绍，就主动问候：“伯伯好！”

为了不打搅儿子做作业，庄智奇将杜林祥请进了书房。紧凑的书房，似乎只有两样东西：各式各样的书籍与庄智奇、陈宜津的合影照。比起客厅的黑白照片，这些生活照显得阳光活泼。任何进入这个空间的人，都能感受到这对夫妻曾经的真挚爱情。

杜林祥不由得在心里感叹：“庄智奇真是一个重情的奇男子！”

人性中，的确有些真善美的闪光点，用个时髦的词，就叫正能量！杜林祥的私生活不会如庄智奇这般白璧无瑕，甚至他也不愿选择这种生活方式。但当他见识过庄智奇后，还是会发出由衷的赞叹。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吧。

杜林祥抬头一望，书柜上有金融类书籍，有历史小说，有佛经，还有十多本象棋棋谱。杜林祥指着棋谱笑道：“怪不得你的棋艺在小

区里无人能敌。”

庄智奇尴尬地说：“都是些雕虫小技，今天不就败在杜总手里了？”

杜林祥摆摆手：“一盘是偶然，下三盘才能见真章。要不咱们再来杀两局？”

庄智奇越来越迷惑了，敢情堂堂的杜总，今天就是来找我下棋的？不过刚才败下阵来，庄智奇心里也憋着一口气，他爽快地答道：“好啊。”

两人在书房又下了两局。第一局走出了一盘和棋，最后一局，庄智奇终于将杜林祥斩落于马下。

庄智奇一边收拾棋子一边说：“杜总，你该不是故意让棋吧？”

“让棋？”杜林祥哈哈笑道，“我有这个本事吗？能够让棋而不露声色，起码得比对方高出几个量级，我自问还做不到。”说这话时，杜林祥不禁想起了张清波。当初为了与张行长拉近关系，他便高薪聘请了一位乒乓球教练，经常陪张清波打球。那位教练告诉他，让球比打球难多了。让得太明显，对方发现后就失去了兴趣；真刀真枪干，张行长又会输得很难看。要把握好这里面的尺度，水平起码得比对手高几个档次才行。

庄智奇点头笑了。的确，能比自己高出几个量级的，那就得是国手水平了。眼前的杜林祥，无疑还差得远。

“论棋艺，我不如你。之所以第一局能赢，有一个原因。”杜林祥解释道，“一看你书柜里的棋谱，就知道你是走学院派路线，不擅长下江湖棋。”

“江湖棋？”庄智奇好奇地问，“什么意思？”

杜林祥说：“就像今天这样，旁边站上十来个人，你一言我一语，一个比一个点子多。其实都是些馊点子，把真正下棋的人搅得心烦意乱。你以前在小区里下棋，围观的人应该也不少，但你的棋艺比他们实在高出太多，纵然受点影响也无所谓。可今天碰上我，是需要你费点脑筋才能赢的对手，就麻烦了。”

庄智奇仔细一想，还真是这个理。后面两局在自家书房，少了旁人打扰，他能够沉机默运，仔细运筹，所以反败为胜。“杜总，看来你是下江湖棋的高手？”庄智奇问。

“算是吧。”杜林祥说，“从小到大，我一本棋谱也没看过，下棋这点本事，全是自己一点点琢磨出来的。尤其在工地打工时，每次下棋身旁都围着十几号人，有些工友还在一旁下注赌输赢。那个嘈杂劲，恨不得把房顶都掀了。久而久之，我倒习惯了这种氛围，任凭他大吵大嚷，我自气定神闲。”

庄智奇笑了起来：“这才是真正的高手。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

“不行喽。”杜林祥摆手叹道，“光有实践而无理论指导，终究无法长久。比方说，我能侥幸赢下第一局，后面却只得甘拜下风。有位著名军事家说过，靠劣势装备能赢下几场战役，运气好也能赢下一场战争，但它绝不可能连赢两场战争。”

“杜总这番话，不仅在讲棋艺，更是说商道与人生。”庄智奇收敛起笑容。此刻他对杜林祥的印象改变不少——能说出这番话的人，绝不会是个大老粗，最起码算得上不学有术。

杜林祥从身上掏出红塔山香烟，给庄智奇递过去一支。庄智奇有些奇怪：“杜总就抽这种烟？”

杜林祥笑了笑：“多年来的习惯，改不了。”杜林祥接着说：“我这次来，是想听一听你对冶金厂未来发展的建议。”

庄智奇说：“杜总买下冶金厂，惦记的不就是厂区那块地？说到未来发展，自然是把厂房拆了搞地产开发嘛。”

杜林祥说：“你这人啊，说话太直接。我琢磨着搞地产开发不假，但当初签协议时，也向政府承诺过，要保证工人们的就业机会。厂区搬迁后还得继续维持生产啊，我不求它能创造多少效益，起码得把工人们的工资挣回来。”

“杜总讲话也很直接。”庄智奇笑着说，“既然今天问到我，那就胡乱说几句。河州冶金最大的问题，出在产品线上。工厂始终端着明星企业、国企大厂的架子，产品线很全，几乎什么都在做，最后却没有一样东西具有竞争力。”

庄智奇接着说：“河州冶金错过了历史机遇，已经不可能成为一家大而强的企业，只能退而求其次，往小而美的方向去发展。有些产品，必须果断停产；甚至有几条生产线，可以直接当破铜烂铁卖掉。集中精力弄出一两款拳头产品，起码大伙的工资就有了着落。”

杜林祥面无表情，心里却认同庄智奇的说法。他接着问：“现在厂里有什么拳头产品吗？”

庄智奇说：“近年来厂里研发了一项新技术，就是从报废的电器中提炼铜和铝。这项技术目前国内处于领先水平，一旦投入生产，效益应该不错。”

杜林祥恍然大悟：“怪不得当初谈判时，你让我高薪慰留技术人员。”

庄智奇说：“为了这项技术，厂里前前后后投入了近千万。而一家浙江公司，几十万年薪就想把核心技术人员挖走。留不住这批人，以后杜总可真要为工人工资发愁喽。”

此时的杜林祥颇为庆幸。当初冶金厂情势紧急，工人们在乎的是几万块拆迁赔偿，自己着急的是如何平息事端。幸亏还有一个庄智奇，在惦记工厂的长远大计。可叹这样的人，既不受老板重用，也不被工人们待见。

杜林祥说：“一招鲜吃遍天的时代毕竟过去了，一项新技术，在市场上也就火个两三年。接下来又怎么办？”

庄智奇笑着说：“趁着厂子红火的时候，赶紧卖出去。”

杜林祥一拍大腿：“咱们这回算想到一块了。”他抽了一口烟，旋即又以狐疑的眼光看着庄智奇：“我是老板，有这种想法不奇怪。为什么你也这样想？从你坚持要我慰留技术人员来看，你对工厂很有感情嘛。”

“我从大学毕业就来到这里，当然有感情。”庄智奇缓缓说，“汇源集团董事长朱新礼有句名言，企业就得当儿子养，当猪卖。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也是商品，买与卖都是常事，不用大惊小怪。真有好的买家，杜总扔出了累赘，工人们也有更好的归宿，何乐而不为？再说了，冶金厂下回真能卖出去，新东家一定会比杜总强。”

杜林祥并不介意庄智奇的直率，他只是不解地问：“新东家就一定比我强，这话怎么说？”

庄智奇说：“谷伟民买下工厂，看中的是上市公司的壳；杜总买下工厂，看中的是这块地。一番折腾下来，壳没了，地也没了，还能卖什么？只能卖生产线，卖工艺技术，卖熟练工人。因此，下回如果

有买主，一定是家熟悉冶金行业的公司。把厂子交到一个懂行的老板手里，可比杜总你这样的地产商靠谱。”

庄智奇接着说：“冶金行业技术升级的速度很快。纬通毕竟不是专业的冶金企业，几年后谁也说不清是什么状况。因此我倒奉劝杜总，见好就收，趁早脱身。地产开发这一块利润，你已经赚足了。至于工厂这边，只要能持平，哪怕略有亏损，都不妨大胆甩出去。杜总刚才说得好啊，靠劣势装备能赢下几场战役，运气好也能赢下一场战争，但它绝不可能连赢两场战争。”

杜林祥哈哈笑了起来，这倒不是因为庄智奇的语言有多幽默，而是他欣喜于这一趟没有白来。难怪安幼琪大力举荐，赖敬东赞赏有加，此人当真是个人才！思路清晰，举重若轻，就是说话时锋芒太露。杜林祥揣度，以庄智奇的才华，却混到如今这般田地，估计没少吃性格直率的亏。

杜林祥续上一支烟：“当初河州冶金的总经理王树春因为内线交易被抓，很多工人都骂你是王树春的死党。听说每年春节，你还会去牢里看望他。”

庄智奇搞不清楚杜林祥此行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刚才还在探讨厂子未来的发展，怎么忽然又扯到这些陈年旧事上了？庄智奇淡淡地回了句：“别人怎么说，我管不了。王总触犯了法律，已经受到了惩罚。但对我个人，王总是有知遇之恩的。”

杜林祥点了点头。在来之前，他又通过各种渠道将当年河州冶金的内幕交易案了解了一番。以王树春为首，整个领导班子集体沦陷，唯有庄智奇独善其身。然而在接受调查时，庄智奇却为王树春说了不少好话。当初上级机关本来有意让庄智奇保留原职，但就因为庄执意

为王开脱，领导们认为此人与王树春走得太近，即便没有涉案也不能重用。

从庄智奇对待亡妻与老领导的态度，杜林祥认定这是一个重情重义的奇男子。才干暂且不论，仅说德行也堪称人中龙凤。

杜林祥顿了顿说：“安总应该给你说过，希望你收回辞职报告，来出任冶金厂的副总经理？”

庄智奇点点头：“说过。”

杜林祥挥动有力的大手：“安总的话不算数。我现在可以明确地告诉你，这个副总经理你就别想了。”

庄智奇一脸错愕。杜林祥主动上门，难道就为了羞辱自己一番吗？

“我给你准备了另外的位置。”杜林祥说，“你可以来纬通集团总部上班。至于职务嘛，我把总裁的位置让给你。以后我是董事长，你就是总裁。”

庄智奇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纬通可是河州赫赫有名的大企业，自己这样一个郁郁不得志的人，甚至几个月前还和杜林祥在谈判桌上针锋相对，一夕之间竟成为这家公司的总裁？

杜林祥接着说：“现在纬通有两个副总裁，就是安幼琪与林正亮，你来之后，位置自然在他们前面。企业正谋划上市，除了年薪，你还会获得相应的股权。”

庄智奇愣了好半天才说：“杜总，你这不是开玩笑吧？”

“你看我像开玩笑的人吗？”杜林祥一脸严肃。

庄智奇的眼光中依旧闪烁着迷惑，他摸出一支烟点燃，猛地抽了一口：“杜总为何会给我开出如此诱人的条件？”

“因为你配得上这个条件。”杜林祥说，“纬通下一步的重点工作就是上市，企业需要一个熟悉资本市场的人才。我听很多人说过，庄智奇是资本奇才。当年的你能够成功运作河州冶金上市，我也相信如今的你能助纬通一臂之力。”

庄智奇弹了弹烟灰：“如果是这个原因，恐怕我要让杜总失望了。河州冶金上市，并不是一个成功案例，否则企业也不会沦落到这一步田地。再说了，运作河州冶金上市是多年前的事了，如今物是人非，我那一套早就落伍了。江山代有才人出，那些海归博士，甚至有华尔街工作背景的资本精英，不知比我强多少倍！杜总还是另请高明吧。”

杜林祥的脸上始终挂着笑容。在他看来，庄智奇的这番推辞，一半是客气，另一半就是虚伪了。杜林祥没有多少文化，因此他对知识分子怀有天生的敬意与鄙视。一方面他崇敬有文化的人，另一方面他也看穿了读书人的臭脾气。中国文人，想着“修身、齐家”的不多，却时时惦记着“治国、平天下”。甚至其中的绝大多数人，已经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演化成一种狂热的自恋癖。中国文人往往是最不甘潜心书斋的一群人，他们念兹在兹的，就是经世致用，展布平生所学。就连那位学富五车，颇有仙风道骨的柯文岳教授，言谈中不也有一丝哀怨？既惆怅于“冯唐易老，李广难封”，更感怀那些“万里觅封侯”的先贤。

庄智奇是文人，是大知识分子。所以杜林祥认定，他心中有建功立业的冲动，多年来的潦倒，不仅没有让这种冲动磨灭，反而会更加

强烈。当然，臭老九身上都有些酸腐气。不端端架子，欲迎还拒一番，那还称得上什么文人风骨？

杜林祥说：“河州冶金之败，败在王树春的贪腐。后面卖壳给谷伟民，更不是你能左右的。可悲的是，很多人以成败论英雄，竟然对你庄智奇操盘企业上市时展现的过人韬略视而不见。”

“杜总真是难得的明白人。”庄智奇发出感慨。这么多年来，他承受了太多责难，却找不到一点辩解的机会。没想到眼前的杜林祥，倒是个难得的知己。

杜林祥继续说：“华尔街的人我也接触过，但实在不放心把公司交到他们手上。一个个自命不凡，对于中国国情却缺乏基本了解。河州冶金当年是国企，纬通是民企，不过在精细化管理方面，两家企业恐怕算得上难兄难弟。有人来纬通考察后说，这家企业连一本符合上市公司要求的账册都没有。那些满嘴专业术语的洋和尚，是念不来纬通这本歪经的。”

庄智奇点点头：“这个状况，倒和当初的河州冶金一模一样。”

“所以啊，才要请你出山。”杜林祥说，“如何在复杂的环境中，将游击队一步步锤炼成正规军，你有的是办法。比起那些志大才疏、眼高手低的海归博士，不知要强多少倍！”

庄智奇说：“如果把今天理解为一场面试，我和杜总聊了棋艺，聊了冶金厂，甚至聊了许多陈年旧事，但对于工作，尤其是推动企业上市这方面的工作，杜总为何只字不提？这样的面试，可有些不合常理啊。”

“有两个原因。”杜林祥哈哈大笑，“首先嘛，我没读过多少书，即便后来做建筑、做房地产，也只不过知道些皮毛而已。对于资本

市场，实在是狗屁不通。我也想问你几句，可开口问什么？就算你答了，我又能听懂多少？”

庄智奇也笑了：“杜总真是直率人。”

“还有第二个原因。”杜林祥说，“招揽一个中层管理人员，我只管他上班时间的表现，只要能完成我交代下去的任务，其他时间哪怕狂嫖滥赌，我也没兴趣管。但招揽一个高级管理人员，我更关心他下班时间干什么，白天喝什么酒，晚上读什么书，有什么个人爱好，如何对待亲人朋友，我通通关心。中层人员是做事的，高管则是做人的。能做好事，不一定能做好人；能做好人，就一定能做好事。”

“杜总不仅直率，更有举重若轻的领袖气质，怪不得纬通能有今日之成就。”以庄智奇孤芳自赏的个性，很少能吐出这样的溢美之词。

庄智奇缓缓说道：“感谢杜总的邀请。不过事发突然，我还是想认真考虑一下。”

“没问题。”杜林祥的笑容真诚而热烈，“给你一个礼拜的时间，尽可以好生考虑。”

“还有几句话，想一吐为快。”杜林祥掐灭烟头，“我杜某人自诩挥金如土，爱才如命，只要是人才，什么票子、车子，毫不吝惜。我知道，你庄智奇如今没有票子、车子，但我更知道，你不在乎票子、车子。”

许多时候，杜林祥都以憨态示人，不过此刻他却像个激情四射的演说家：“有句话说‘要立志干大事，不要立志当大官’。可是，不当大官，怎么干大事？以布衣而号令三军，小说中写过，现实中可能

吗？所以，如今的庄智奇不在乎票子、车子，却在乎位子。更确切地说，是在乎一块真正的用武之地。”

庄智奇也被这样的气氛感染：“杜总的话，句句说在我心上。”

杜林祥继续说：“我生平记住的诗词不多，但《水浒传》中宋江那句‘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算是记忆深刻。如今的庄智奇，不就是那只卧荒丘的猛虎吗？看看这满屋的书，还有一肚子的学问，不能成就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真叫一个憋屈。更可恨的是，明明是只猛虎，许多人却当它是病猫，河州冶金兵败，为企业立下汗马功劳的英雄却成了千夫所指的替罪羊。你就不想找个机会，让所有人见识一下山中虎啸？”

杜林祥留意到，庄智奇夹烟的右手，有些微微颤抖。他自信这番话足以打动庄智奇！宝马香车或许不足以让庄智奇动心，但一个怀才不遇的男人，怎会对一次实现人生抱负的机会视而不见？这样的机会，王树春曾给过庄智奇，最终却以悲剧收场。因此，庄智奇更会渴望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

杜林祥察言观色的本领早已炉火纯青，他知道此行的目的已经达到，便起身告辞：“一个礼拜之后，我再登门求教。希望到时能传来佳音。”杜林祥知道，知识分子最看重的就是面子，所以他要给足庄智奇面子。一个礼拜之后，不用庄智奇联系自己，而是自己再度登门。

出门时，杜林祥忽然想起一件事，又说道：“三盘棋下来，我自知棋艺不如你。不过既然是棋友，也就斗胆直言，除了不擅下江湖棋，你还有一个软肋。”

庄智奇恭敬地说：“请指教。”

“你太怕对子了。”杜林祥说，“每当我要和你对子时，你就退避三舍。你那个车，还有那个卧槽马，就是因为这样才失去了威力。当然，高手过招，一般是不太主张对子的，这样太没技术含量。但我从不在乎这些，一马换一马，一炮对一炮，只要不吃亏，怕什么。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杜林祥微笑着说：“你的棋风优雅，或许不屑走我这种野路子。但该出手时，也不要瞻前顾后。”

庄智奇一愣：“杜总高论，受教了。”

2 但凡是个人才，一定优点、缺点都突出

离开庄智奇的小区，杜林祥一边驾驶着汽车，一边愉快地哼着小曲。以他的观察，庄智奇已经对自己开出的条件动心。所谓一个礼拜的考虑时间，一半是要满足庄智奇身为文人特有的虚荣心，一半则是展示杜林祥求才若渴的最大诚意。

回到家中，杜林祥身姿舒展地躺在沙发上。一双臭袜子，被他扔在客厅中间价值不菲的地毯上。妻子周玉茹体贴地为他沏好一杯碧螺春，转身又把袜子拾起，赶紧拿去洗净晾晒。

杜林祥抿了一口茶，又想起安幼琪的那句话，“这回你自己要当三顾茅庐的刘备？”他的内心不禁欣喜：没错，自己正是礼贤下士的刘备；至于庄智奇，假以时日没准真是纬通集团的诸葛亮。

杜林祥更得意的是，看过《三国演义》的人不少，但能读懂刘备良苦用心的却没几个。自己这样一个粗通文墨之人，或许才是刘玄德真正的知音。

事业发达后，杜林祥也看了一些书。但他注定不是那种循规蹈矩的读者，更不会有“尽信书不如无书”的苦恼。也许是文化底子太差，也许是天赋太高，他读书时往往天马行空，衍生出许多离经叛道的解读。

比如三顾茅庐的故事，杜林祥就认为刘备既是爱惜孔明之才，更有借此打压关羽、张飞之意。杜林祥还得出一个结论，挑选二把手，就得找诸葛亮这类人。有才华，少野心，同时缺乏足够的资历，甚至不足以服众。

庄智奇，不正是一个称职的二把手吗？

纬通如今做大了，身上也沾染了大企业病，甚至还有许多类似官场倾轧的恶习。安幼琪与林正亮，凭着各自的资历以及与杜林祥的特殊关系，手下都有一拨人马。在处理陶雪峰后事时，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陶雪峰是林正亮手下的人，安幼琪身为常务副总裁，出面去做沟通，人家就是不买账，非得林正亮出马才能解决问题。杜林祥很忧心，长此以往，企业内部山头林立，哪还有什么战斗力？

杜林祥不止一次想解决这些问题，最后却不了了之。都是企业的元老，都立下过汗马功劳，下手时轻不得也重不得，真是烦透了！

内部解决不了，就引入外力吧。来了一个庄智奇，实际上就同时打压了安幼琪与林正亮。庄智奇与安、林二人不同，他在纬通可谓无尺寸之功，只有杜林祥这个唯一的靠山。以庄智奇的聪明，他会懂得如何行事的！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杜林祥不再让安幼琪出面去做庄智奇的工作，而要亲自登门，封官许愿。第一个举荐庄智奇的，是安幼琪，如果最后又是安幼琪把庄智奇带来自己的办公室，庄智奇会怎么想？他一定会把安幼琪当成恩人，但这并不是杜林祥乐见的局面。庄智奇这样的人，只能把自己当恩人！

杜林祥是个权力欲极强的男人，从内心来说，他不想把总裁的位置让给庄智奇。尽管在这家公司，无论当不当总裁，他都是无可置疑的一把手，但杜林祥依旧不愿意哪怕一丁点的权力从手中溜走。可安幼琪已经是常务副总裁，要让庄智奇后来居上，总不能把安幼琪的常务副总裁拿掉，那样也太不近人情。没办法，只好忍痛把总裁的位置让出去！上面有自己这个董事长盯着，下面还有两个心怀怨气的副总裁，庄智奇除了拼命干活，是翻不起什么大浪的。

既延揽了一位资本奇才，又悄无声息地完成了一次企业内部的权力调整。杜林祥弹了一下烟灰，舒心地笑了。

杜林祥又吸了一口烟。既然已把庄智奇扶上了总裁的位子，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将手术动得更彻底一些。安幼琪、林正亮是自己的左膀右臂，现在当然不能干自断臂膀的事情，但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坐大。再多设几个副总裁的位置吧！人一多，权力的含金量自然会被稀释。

都安排哪些人呢？杜林祥首先想到了五弟杜林阳。这小子虽然能力差了点，但毕竟是亲兄弟，忠心没的说。还有谁？高明勇如何？杜林祥下意识地摇了摇头，这小子太圆滑世故，是个和稀泥的高手，把他提拔起来，达不到彼此制衡的目的。杜林祥忽然想到，前不久有人向他推荐过一个台湾女人叫林千惠，以前在上海的地产公司工作，据说是运作商业地产的高手。两人面谈过一次，杜林祥对她印象不错。杜林祥点了点头，就她吧！引入一些新鲜血液，不失为一件好事，再说公司做大了，弄个台湾女人当副总裁，也能撑一下门面。

至于高明勇，既然喜欢当和事佬，就让他去办公室做主任吧。新提拔一个总裁，两个副总裁，大家一起共事难免有些磕磕碰碰，这里面有许多微妙的关系，正好让高明勇去和稀泥。

这一番人事安排敲定之后，杜林祥心情大好。他一向认为，在如何识人用人方面，自己几乎就是无师自通。只是自己一直在做生意，没有踏足官场，否则论起玩弄权术，一定不会比那些书记、市长差。

杜林祥自认并不是个才华横溢之人，能取得今天的成就，恐怕多半要归功于自己那双慧眼。选择合适的人，放到合适的位置上，这些人就能为你卖命，帮你挣钱。

识人用人是门大学问啊！所谓领袖，不需要你亲自做什么，只需要你有识人之眼光，用人之魄力，容人之度量。

尽管内心交织着爱恨情仇，可对于吕有顺与万顺龙的能力，杜林祥还是很佩服的。这两个人，一个是北大才子，贵为市长；一个是复旦高才生，号称洪西首富，都是厉害角色。

但杜林祥也认为，自己在识人用人方面，比起这二人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私下总结过，吕有顺有识人之眼光，而无用人之魄力，往往欣赏一个人却不敢大胆使用，破格提拔。当然，这或许与政府部门的体制有关，另外吕有顺头上毕竟还有个书记。

万顺龙呢，有识人之眼光，也有用人之魄力，但没有容人之度量。但凡是个人才，一定优点、缺点都突出。万顺龙只想用人家的优点，却不愿包容别人的缺点，那怎么行？到头来，他手底下的人，全是些没有棱角的家伙。执行力没的说，创造力谈不上。

杜林祥自认既有识人之眼光，又有用人之魄力，更不乏容人之度量。周玉杰人品有亏，安幼琪小肚鸡肠，高明勇贪财好色，林正亮莽里莽撞，所有这些人，一个个不都在自己手下干得风生水起？杜林祥觉得，正因为自己是个粗人，眼里容得下沙子，所以才让手下的人无拘无束，生龙活虎。

想太远了！杜林祥不禁拉回思绪。他又把人事调整方案在心中仔细过了一遍。“只等庄智奇点头，纬通集团这一轮力度空前的人事调整就将拉开大幕。”杜林祥在心中念道。

一周后，杜林祥如约来到庄智奇家中。并不出乎意料，庄智奇最终接受了杜林祥的邀请。针对纬通未来的工作，两人还长谈至深夜。临别时，杜林祥将自己那台奔驰S600的车钥匙，交到庄智奇手上：“以后你就开这辆车，我还是去坐奥迪。”

庄智奇连声推辞：“这不行，这不行！”

“怎么不行？”杜林祥拍了拍他的肩膀，“刘邦为什么要大张旗鼓地登台拜将？就因为韩信资历尚欠，威望不足。不管我坐什么车，都是纬通的老板。你初来乍到，难免有人不服。把我的奔驰车给你，正好用来立威。”

如此心思缜密、体贴入微的老板，怎能不让庄智奇感动？他接过车钥匙，没再说什么。庄智奇不是一个爱把“士为知己者死”挂在嘴边的人，但在心中，无疑正涌动着强烈的感恩之情。

第二天，杜林祥便在纬通大厦的豪华会议室里，端出了酝酿已久的人事调整方案。不出所料，会议室里炸开了锅。“庄智奇是谁？”人们交头接耳。

林正亮首先发言，他认为直接空降一个外来户，太冒进了。就连曾经力荐过庄智奇的安幼琪，也一如杜林祥所料，站出来反对。毕竟，安幼琪当初想的，是为自己寻觅一个得力助手，而不是顶头上司。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杜林祥丝毫不为所动，把脸一沉，“企业要上台阶，就得引入高素质的人才。我自己把总裁的位子都让出来了，你们还有什么放不下的！”

杜林祥就是纬通的皇帝！他把话说到这个份上，其他人又能说什么！

会议结束后，杜林祥把安幼琪找来办公室，和颜悦色地说道：“小琪，你要理解我的苦衷，咱们对于资本市场都很陌生，如果下定决心走上市这条路，不请几个高人怎么行？”

“小琪”这两个字已经好久没从杜林祥口中吐出了。安幼琪记得，在这场婚外情的热恋阶段，杜林祥就是这么称呼自己的。还有那一次次灵与肉的交融中，杜林祥也呼唤着这个名字，时而轻柔，时而癫狂。

“就这么简单的理由？”安幼琪面无表情地问。

“当然。”杜林祥说，“要不然，我怎么肯把总裁的位子让出来。不管怎么说，咱们才是自己人。真到拿主意的时候，还是我和你商量着办。对庄智奇嘛，既要用，也不能不防。”

安幼琪淡淡地说：“我明白了。那就这样吧。”

安幼琪起身便要离开，杜林祥问：“今晚有空吗？”

“什么事？”安幼琪的语气依旧冷漠。

“我在香格里拉酒店开了一间房，咱们晚上去。”杜林祥脸上浮现轻佻的笑容。

“今晚不行，我有其他事。”安幼琪走出了办公室。她与杜林祥好长时间都没有享受鱼水之欢了。有一次，她精心准备了一套性感内衣，本想让杜林祥纵情狂欢一回，可惜杜林祥晚上喝多了酒，倒在床上就睡着了，任她万般挑逗也无济于事。

女人是需要甘霖滋润的。若在平时，杜林祥主动提出这种要求，安幼琪会欣然应允，内心还免不了激动一场。然而今天，她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因为她的内心，正被一股巨大的悲凉所笼罩。

安幼琪不是林正亮那样的大老粗，她已经看出了杜林祥的真实用意——这是要借庄智奇，削弱她和林正亮在公司的影响力。

从工作到生活，乃至身体上的器官，她都太了解这个男人了。这些年来，杜林祥变了。不断增长的野心，更圆滑的处事方式，还有对权力近乎痴狂的顶礼膜拜。在纬通，杜林祥已然拥有帝王一般的权威，但他还是觉得不够，疑心越来越重，甚至会涌起莫名其妙的危机感。那些讲企业现代管理的书，杜林祥读不进去，办公室的抽屉里却老锁着一本厚黑学。他还会不时用所谓的帝王之道或者官场权术，来处理企业内的事情。

这些变化，仅从杜林祥的着装就能窥出端倪。刚认识那会儿，杜林祥毫不在乎穿着，一眼看去就像个土气的包工头。企业不断发展，杜林祥也从善如流，开始置办名牌服饰，什么古奇的皮鞋、LV的包、阿玛尼的西服，应有尽有。如今呢，杜林祥不再爱穿什么名牌，倒是喜欢打扮得官味十足，整天都是一套白色衬衣搭配黑色西裤，偶尔还会穿一件深色夹克。官员们在电视上穿什么衣服，杜林祥总会不自觉地跟风。

杜林祥如今不是官，从前更没当过一天官。但随着事业的发展，他似乎更爱将自己往官场上靠，无论衣着打扮还是处事方式。

换位思考，安幼琪也能理解杜林祥的某些变化，但她不能原谅杜林祥的虚伪与冷漠。就像刚才在办公室，如果杜林祥坦然道出内心的真实想法，安幼琪也就释怀了，可杜林祥偏要装出一副假模假样。杜林祥啊杜林祥，你对我，难道也要用这些手段吗？面对自己，杜林祥依旧会脱光衣服，却再也不会袒露心扉。

安幼琪或许不懂得，每个中国男人心中，都深藏着浓厚的政治情结。事业上的成功，更为这种情结的发酵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杜林祥是如此，还有那么多成功的中国企业家，同样概莫能外！因此，才有

那么多成功商人，成为某位领袖的虔诚信徒，成为《资治通鉴》的忠实读者。

安幼琪更不明白，在一个充满权力欲的男人心中，儿女私情是可以退居其次的。曾有人精辟地总结过：对易牙来说，儿子是拿来烹的；对吴起来说，妻子是拿来杀的；对汉唐皇帝来说，女儿是拿来卖的；对杨广来说，老爸是拿来弑的；对赵光义来说，兄弟是拿来砍的……

父母妻儿尚且如此，更何况一个情妇！

3 一个人越是怀才不遇，越会对提拔他的人感恩戴德

连日阴雨，河州成了一幅潮湿的山水画。

夜幕低垂，雨也下得小了些。在城郊一处荒僻的曲流处，市长吕有顺垂下他的钓钩。一旁的杜林祥，没有一丁点大企业家的架子，此刻他更像一个殷勤的侍从，正忙着把周围的蚊香点燃，还将一瓶风油精小心翼翼地放到吕有顺身旁。选择夏季的夜晚垂钓，蚊香与风油精是比精良钓具更重要的装备。

夏夜，是一天中最安静的时候。白天暑热难耐，入夜后水温适宜鱼类活动，鱼更有安全感，环境条件也最适合觅食。所以鱼的进食量大，吞钩的机会多，正是垂钓的良机。对于吕有顺来说，喜欢夜钓还有另一个原因，白天钓鱼时，没完没了的工作电话会大大搅了他的雅兴。

在吕有顺看来，垂钓之乐更多在于独享这浮世的片刻安详与宁静，至于鱼，不过只是副产品。他尤其喜欢柳宗元那句“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其时山水人皆静，唯雪花簌簌而落。垂钓若此，当然志不在鱼，不过借一竿一线于天地间寻一栖身之处。

杜林祥常听吕有顺讲柳宗元的诗。后来他专门让秘书整理出柳宗元的生平事迹，认真研读了一番。看着柳宗元其人其诗，杜林祥心中倒生起疑惑——胸怀抱负却遭贬谪的大才子，在写出“独钓寒江雪”的千古名句时，真能放下那满身心的思与想吗？

于吕有顺而言，垂钓的地方越偏僻越好。因此陪他钓鱼，就是件颇费体力的工作。譬如今天这处曲流，根本不通车，唯田埂可行，加之连日阴雨，小径甚是泥泞，杜林祥肩背手提钓具，行不过数十步便已狼狈不堪。

此处的景色，倒真是不错。连日梅雨的河水显得浑黄，衬得对岸的竹与树愈发苍翠。夜色浓稠，美景渐渐化为一片漆黑，唯犬吠、鸭鸣可闻。垂钓中途，手握钓竿的吕有顺开口问道：“林祥，听说你最近破格提拔一人，叫庄什么来着？”

唯恐说话的声音吓跑水中鱼，每每垂钓时，杜林祥都给自己立下规矩：吕市长不开口，自己就绝不吱声。见吕有顺主动发问，杜林祥低声答道：“这人叫庄智奇，在我看来是难得的人才，尤其对于资本市场十分熟悉。”

吕有顺点了一下头：“是人才就得破格提拔，我相信你的眼光。”

杜林祥自嘲道：“听说外面很多人都在笑话纬通，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直接让车间副主任当上了集团公司总裁。”

“他们懂什么！”吕有顺说，“提拔一个人就像投资，风险越大，收益就越高。你论资排辈提拔一个人，谁都不会感激你。越是破格提拔，人家越会感恩戴德，忠心耿耿。”

见鱼一直不上钩，吕有顺索性放下钓竿，将身子往后一仰，给杜林祥讲起故事：“那位在鸦片战争中一败涂地的道光皇帝，在暮年时倒干了一桩震惊朝野的大事。他在一次例行的翰詹考试后，将当时还是从四品衔侍读学士的曾国藩，猛然间升为从二品衔的内阁学士，连升四级。更令人不解的是，曾国藩的考试成绩名列二等第四，并不优异，考试之前也没有什么过人的表现。大家都不明白，道光爷凭什么

对曾国藩如此恩宠。道光死后多年，曾国藩组建湘军，百战沙场，为朝廷收复江南，在手握重兵功盖天下的时候，并不造反，而且益发忠心耿耿。直到此时，人们才称赞道光皇帝多么富有远见，为子孙后代拔擢了一位国之柱石。”

“还有那个张之洞。”吕有顺接着说，“慈禧太后力排众议，将已经四十多岁却久不得志的张之洞，在一个月内连升三级，从正四品的翰林院侍讲学士直接外放为从二品的山西巡抚。要按现在的官阶，慈禧提拔张之洞，就相当于把一个国家部委的副司长直接任命为省委书记。清朝官制也是讲究循级提升的，像曾国藩与张之洞这样的连升几级，在晚清几十年的历史中，堪称特例。”

杜林祥说：“道光与慈禧的名声都不太好。重用曾国藩与张之洞，或许是他们为数不多的几次得意之笔。”尽管文化底子很差，这些年杜林祥倒是抽空读了些书，谈起一些历史人物，也能搭上几句话。

吕有顺笑了一下，看来他很满意杜林祥的进步：“大家都说曾国藩与张之洞不仅才干过人，更难得的是有一份对清廷的愚忠。有果必有因。我倒觉得，这份愚忠不是凭空而来，他们正是在报答当年皇家的知遇之恩。再看看后来，清廷对袁世凯疑心重重，必欲除之而后快，一个权势熏天的军机大臣，竟弄得差一点脑袋搬家。武昌起义后，再要袁世凯替你卖命，就只能是痴人说梦。”

“是啊！”杜林祥感叹道，“一个人越是怀才不遇，越会对提拔他的人感恩戴德。我当初就是这样想的。只是不如吕市长学识渊博，能将历史典故信手拈来。”

吕有顺说：“这正是你的长处。你读书不多，却早已洞悉书中道理。有些人读书破万卷，里面的道理却没有参透。”

夜已深，雨下下停停，虫影渐少，蛙声稀疏。又有几声狗叫之后，世界安静下来了。打开夜钓灯，一束蓝光斜斜指向水面的鱼漂。一切静待水下的鱼上钩。

猛然间，鱼漂上浮两目。重量沿着钓线和钓竿迅速传递到吕有顺的手臂，他毫不犹豫地提竿。安静的水面被不情愿的鱼挣扎着划开，钓线牵引着鱼划出一道不规则的水痕。这条可怜的鲫鱼一定还在迷糊中，或许三秒前它还在庆幸无意识巡游中竟然偶遇可口的美味。而现在，它成了吕有顺的战利品。

吕有顺得意地笑起来，摸出一支烟点上。吕有顺平时从不抽烟，唯独垂钓时烟不离手。烟雾缭绕中，他说道：“既然不惜高官厚禄延揽庄智奇，纬通下一步的重点工作，就是上市喽？”

杜林祥点点头：“靠常规发展，资金回笼的速度太慢，远水解不了近渴。银行那边，也很难再贷出多少钱。所以，我一直琢磨着走上市融资这条路。”

吕有顺说：“摩天大楼这个项目，的确拖累你了。尤其在关键时刻，还遇到万顺龙暗箭伤人。”

提起万顺龙，杜林祥就是一肚子火，他狠狠地吐出一句话：“这小子作恶多端，不得好报！”

吕有顺说：“但凡河州的公司上市，我作为市长都会大力支持。尤其像纬通这种为城市发展立下汗马功劳的企业，政府一定会为你们添一把火。”

“多谢吕市长费心。”杜林祥说。

吕有顺接着说：“政府即将出台一份《河州市政府关于鼓励企业上市的暂行办法》。下面的人拟出了几个版本，正在征求意见。这份

文件你看到了吗？”

杜林祥说：“政府办公厅给企业发过来一份，我已经看到了。”

吕有顺弹了弹烟灰：“针对现在拟出来的几个版本，谈谈你的想法。”

杜林祥思忖了一会儿说：“现在一共有三个版本，后两个还不错，写得比较具体。”

吕有顺面无表情：“你是说第一个版本不行？为什么？”

杜林祥鼓起勇气：“在吕市长面前，我就实话实说。第一个版本里空话套话多了些，没有多少干货。唯独比较具体的，就是说企业上市成功，政府将奖励两百万。”

吕有顺没有回应杜林祥的话，却岔开了话题：“夜钓可比大白天钓鱼麻烦多了，既考验手艺，还得准备更多器材。就像咱们这一趟，不仅有常规的钓竿、钓线，还要备上手电筒、发光管以及电子夜光漂。不过在北京时，我却认识一个垂钓高手。他夜钓的器材很简单，甚至从不使用鱼漂。按照行话，这就叫无漂钓。”

“没有鱼漂怎么钓鱼？”杜林祥很惊讶。稍有垂钓常识的人，都知道鱼漂的重要性。鱼漂是垂钓时鱼咬钩的讯息反映工具，人们通过鱼漂的起伏，判断出鱼吃食的情况，从而决定提竿的时机。根据鱼漂的自重和浮力的不同，可分为中空鱼漂和实心鱼漂。根据鱼漂形状的不同，还可以分为卧漂和立漂。由于夜钓的特殊环境，不少垂钓者还装备了特制的电子夜光漂。

吕有顺说：“无漂钓我也是见人家玩过，自己不敢尝试呀。据那位高手说，在流动的江、河、湖、泊中夜钓，由于流水轻重缓急难以把握，看漂不那么清楚，即使有各种发光管和电子夜光漂，往往也很

难发挥它们的特有功能。既然这样，不如一试无漂钓，就凭手感钓鱼。因为钓线在流水的推动下，会绷得较直，有一种拉动感。只要鱼咬钩，其力量便会很快反应到竿上。”

杜林祥“哦”了一声。听吕有顺这么一说，他感觉无漂钓还真有些道理。

“我从无漂钓中悟出了另一点。”吕有顺说，“有某些复杂环境中，不要设置那么多条条框框，就凭感觉办事，反而是上策。”

吕有顺继续说：“把具体政策都白纸黑字写清楚，反而没有了运作空间。而空话套话，你可以理解成什么话也没说，也可以理解成什么话都说了。比方说吧，上级部门有规定，某项税费最大优惠幅度不超过10%，河州出台的文件能写15%吗？如果那样写，不是明目张胆违背上级指示吗？要是写给予最大幅度优惠呢？表面看这没有违规，但在实际工作中却保留了弹性。”

如今的杜林祥已是一点就通，他立刻领悟过来，吕有顺这是在借无漂钓讲那份看上去空话套话连篇的文件。比方说文件中有一句典型的空话套话：市级各部门要立足实际，大力支持拟上市企业的发展。怎么支持，支持到什么程度，文件里都没说。正因为如此，才留下巨大的运作空间。比如国土局，纬通以后拿地时能否优惠一点？又比如经信委，冶金厂的搬迁改造，他们能否配套一点技改资金？还有环保局，企业项目做环评时，能否采用更灵活的标准……如果文件上一五一十全写清楚了，就相当于划出一条醒目的红线。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不能做，一目了然。

正因为文件里全是空话套话，谁也不知道红线在哪里，下面的人哪怕干出些违规的事，他们也能找到借口：这是落实文件精神，扶持本地拟上市企业的发展。反之，如果有人捅了娄子，更大的领导怪罪

下来，吕有顺也能义正词严地说：“政府文件没那么说，下面一些人曲解了我们的意思。”总之，好处人人有，责任全没份。

杜林祥笑着说：“我明白吕市长的意思了。”

隔了一会儿，吕有顺又问：“像纬通这种企业，财务状况本来就不好，估计直接在A股上市有困难。你有什么打算？是走买壳上市的路子还是直接去境外上市？”

杜林祥手握钓竿，心思却不在钓鱼上。他思忖了一下说：“两种方式各有利弊，目前我们都在尝试，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

吕有顺说：“水无常形，兵无常势。就说这夜钓吧，也有两种流派。一种说夜钓最忌灯光，灯光一来，鱼全溜走了；还有一种却主张借光诱钓，据说在灯光照射下，会有大量昆虫乱扑乱飞，一旦飞虫扑进水中，便成了鱼类捕食的对象，此时恰是借光垂钓的绝佳机会。不管哪种方法，只要最后鱼上钩，都是好方法。夜钓是这样，经营企业又何尝不是如此。”

杜林祥说：“吕市长说得对。以纬通目前的状况，也只能见招拆招了。”

吕有顺钓鱼时烟瘾大得惊人，几乎是一支接一支。每次垂钓，他揣的烟都不够，最后还要靠杜林祥接济。杜林祥也有了经验，除了自己抽的红塔山，每次也带两包好烟留给吕有顺。接过杜林祥递上的香烟，吕有顺说：“上市的事，你放开手脚去干。于公于私，我都会大力支持你。”

杜林祥感激地说：“没有吕市长，就没有我的今天。你就是我的恩人。”

吕有顺摆摆手：“都是朋友，不说这些。”吕有顺忽然话锋一转：“对了，听说顺龙集团目前也在筹备上市。各人做各人的生意，按说应当井水不犯河水，不过万顺龙这小子心眼多，你也要留意一下。”

杜林祥立即警惕起来。摩天大厦那一仗，他败得太惨。对于万顺龙的“心眼”，他可是有着切肤之痛。

见今天吕有顺心情不错，杜林祥也顺势说道：“河州现在都在传，陶书记就要退休了，吕市长是当仁不让的下一届书记人选。”杜林祥早已将自己绑上吕有顺的战车，他也希望吕有顺的仕途一帆风顺。

“当仁不让？”吕有顺轻轻哼了一句，“官场上哪有什么当仁不让。河州是省会，也是副省级城市。这里的一把手，可有不少人盯着。就说那些已经是省委常委的人吧，比如什么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省委秘书长，真叫他们来河州担任市委书记，一个个也是欢天喜地。而我，毕竟还不是省委常委。”

杜林祥说：“可你在河州工作多年，对这里的情况熟悉，况且你的能力也是有目共睹。”

吕有顺摇摇头：“林祥，你如今也是领导了。当你公司忽然出现一个人人争抢的肥缺，你会仅仅从工作能力来决定继任者吗？”

杜林祥没有吭声。就说破格提拔庄智奇吧，除了工作能力，自己不也有平衡各派势力的考量？一家企业尚且如此，遑论高深莫测的官场。

吕有顺又说：“几个月后，有位旅法画家要来河州办画展。我想着就安排在摩天大楼里吧。你准备一下，既要端出排场，又不能让太

多人知道。”

一般的画家来河州办画展，堂堂市长是不会上心的。杜林祥立刻意识到，这位旅法画家必定大有来头。在圈子里混久了，杜林祥也听说过某些画展里的名堂，他试探着问：“都有些什么画，要不我安排企业买几幅？”

吕有顺摇摇头：“你手头也不宽裕，这方面就别费心了。把场地安排好就行。”

时间已是深夜，吕有顺伸了一下懒腰：“今天就到这儿吧，明天一早我还要飞去北京。”

今晚的夜钓，吕有顺与杜林祥都斩获不少。这些可怜的鱼，若克服类似天降馅饼之类的诱惑，也能活得更长久些。艾特玛托夫在《断头台》中曾说：“贪财、权欲和虚荣心，弄得人痛苦不堪，这是大众意识的三根台柱，无论何时何地，它们都支撑着毫不动摇的庸人世界。”人尚且不能，何况鱼呢？

4 要观察一个人的做事风格，最好去看他在酒桌上的表现

早上七点半，奔驰S600驶入庄智奇居住的老旧小区。前排的司机西装革履，戴着一双白手套，皮鞋擦得锃亮。今天是庄智奇正式走马上任的日子，司机按时来到楼下，迎接纬通集团的新总裁。

车门合上，汽车飞驰而去。坐在后排宽大的皮椅上，庄智奇扭头瞟了瞟车窗外熟悉的风景。在冶金厂蹉跎了十数年光阴的他，终于遇到了一位慧眼识珠的伯乐。蛰伏已久的雄心逐渐苏醒，从未冷却的理想再一次热烈燃烧。

杜林祥亲自在楼下迎接庄智奇，之后带着他到各部门转了一圈。下午五点，杜林祥又走进庄智奇的办公室：“怎么样？新来第一天，感觉还行吧？”

庄智奇恭敬地站起身：“杜总替我安排得很周到。”

杜林祥挥手示意他坐下：“以后大家就是同事了，不要拘束。”杜林祥坐到沙发上，跷起二郎腿：“之前咱们就交流过，企业财务状况十分严峻，能撑到今天，已属不易。对于上市融资，你有什么具体的想法？”

庄智奇说：“当初河州冶金上市前，是响当当的明星企业，各方面情况都很好。可按照纬通目前的财务状况，并不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拟上市企业需连续三年盈利的资质要求。另外据我所知，在A股上市的程序十分烦琐，如今好多符合条件的企业，尚且在中国证监会门口排队，不晓得要等到猴年马月。”

杜林祥指尖敲着膝盖：“直接在A股上市肯定不行。买壳或者去境外上市呢？”

“也只有这两条路。”庄智奇思忖了一下说，“境外资本市场的审批手续比国内相对简单，堪称一条捷径。至于买壳上市，是指非上市公司购买一家上市公司一定比例的股权来取得上市的地位，然后注入自己有关业务及资产，实现间接上市的目的。用买壳的方式，不必按国内监管机构所规定的苛刻条件审批。”

杜林祥问：“据说买壳容易洗壳难？”

庄智奇回答说：“真要是一个好壳，谁会舍得卖出来呢？要把买来的壳洗干净，不费一番功夫是不行的。打个比方吧，就像你们做房地产开发，低价买下一块地，但这块地以前却是地雷场，在进行开发之前，先得排雷。”

“这比方很贴切。”杜林祥说，“那从现在开始，咱们就得训练出一支精干的工兵队伍。”

庄智奇说：“光我一人肯定不行。还得招募一个团队，人不必多，但一定要精干得力，专门负责运作纬通集团上市的事情。”

“这些都是小事，你自己定了就行。”杜林祥大手一挥。

两人正说着话，敲门声响了。庄智奇说了声“请进”，一个穿着职业装的年轻女文员走了进来。庄智奇第一天来公司，有好多并不认识，倒是杜林祥开口问道：“小茵，有什么事？”

一个温婉轻柔的女声回答说：“三叔，刚才去您办公室，他们说您到庄总这儿来了。这是一份急件，高主任让我第一时间送给您签字。”

杜林祥“哦”了一声，拿过文件扫上几眼便签了字。把文件递回去时，杜林祥笑着说：“给你说过多少次，在办公室别叫我三叔。”

女文员吐了吐舌头，不好意思地说：“真该死，我又忘记了。下次一定记住。”说着话，她便快步走了出去。

庄智奇在一旁瞅着这小姑娘，只见她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清淡的朱唇和润红的脸蛋散发着青春的活力，好像一朵含苞待放的花蕾。看到这样清纯美貌的少女，庄智奇不由得想起唐代诗人杜牧的一首诗：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

庄智奇随口问道：“这是你侄女？”

“嗯。”杜林祥点头说，“这女孩叫尹小茵，大学刚毕业。她父亲是我老婆的表弟，两家人几十年来也一直在走动。”

从小县城走出来的尹小茵，打小便是有名的美人坯子。杜林祥和妻子周玉茹都很喜欢这个女孩，尹小茵一毕业，杜林祥就让她来公司上班。

“对了，”看着尹小茵的背影，杜林祥说道，“你不是要招募一个团队吗？就让小茵跟着你学习一下吧。她虽不是学金融的，但当个助理，送送文件跑跑腿什么的，还是蛮不错。”

庄智奇自然会尊重杜林祥的意见，他点头说：“我听你的安排。”

杜林祥看了看表，已经快六点，便说：“还有一件事，我过来就是邀请你参加晚宴的。今晚公司为你们几位新上任的老总，举行欢迎宴会。时间不早了，咱们这就去吧。”

多年前，顺龙集团办公楼顶层的那间豪华宴会厅，曾给杜林祥带来过强烈的感官刺激。因此装修纬通大厦时，他也特意在顶层打造了两间气派十足的宴会厅。纬通集团的重要宴请，大多安排在这里。杜林祥有时自己也会奇怪，明明对万顺龙恨之入骨，可许多行事风格，为何却又偏偏要模仿对方？

酒风看作风。要观察一个人的做事风格，最好去看他在酒桌上的表现。对于一个单位或者公司来说，也是如此。纬通集团的酒风之剽悍，在圈子里是出了名的。从杜林祥到林正亮、高明勇，人人都是一斤以上的量。平时宴请客人时，大家自是奋勇争先，就算没有客人，杜林祥也会不定时召集众人，聚在一起切磋酒量。杜林祥在酒桌上有句名言：“有敌杀敌，无敌练兵！”今晚杜林祥心情不错，一来就立下规矩：每人碗里先盛满半斤酒，把这半斤解决之后，才能出来互相敬酒。

从台湾来的林千惠，因为是女人，被特许喝酒时打五折。可就这样，林千惠还是早早败下阵去。倒是庄智奇，展现出了惊人的战斗力。酒席中，喝得满脸通红的林正亮，拉住庄智奇要跟他来个“月月红”，连干十二杯。庄智奇欣然应允，十二杯酒下肚后，还执意要“还礼”，再回敬林正亮一个“月月红”。二十四杯酒喝毕，满桌一片喝彩。杜林祥又发话，说为了祝贺两个“月月红”完美收官，也为了向庄总、林总致敬，在座的人同饮三杯。

杜林祥算是瞧出来了，庄智奇在酒桌上也是狠角色。从这一点来看，新总裁与纬通的企业文化倒可以无缝对接。更令他吃惊的，则是尹小茵的酒量。按说以尹小茵的身份，参加这类晚宴还不够格，不过杜林祥说她以后就是庄总的助理了，要时时刻刻为领导服务，就叫上一起来赴宴。酒桌上，尹小茵比较矜持，从不主动敬谁的酒。可有谁

来敬她，她也来者不拒，而且口里还总念叨一句：“您是长辈，我是晚辈。您随意喝，我干了。”

几圈酒下来，尹小茵喝的酒不少，可脸上依旧是桃花般灿烂的笑容，看不出一丝醉意。杜林祥把她唤到身边：“小茵，你一个女娃子家，酒量到底有多大？”

“三叔……”尹小茵一开口，就发觉自己又把杜林祥的交代忘记了，忙不迭地说，“对不起，杜总，我……”尹小茵刚喝了七八两白酒没见脸红，这一下，脸却一下子红了。

杜林祥笑着挥挥手：“我是说在办公室别叫我三叔，私底下怎么叫都行。”

尹小茵接着回答道：“说到酒量嘛，我自己也不知道，因为从没醉过。”

“从没醉过？”杜林祥吓了一跳，“你老爹以前是出了名的海量，看来你是继承了他的基因。”

尹小茵的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我爹是喝酒上瘾，一天不喝就受不了。我可是一丁点也不喜欢喝酒，觉得喝酒就跟喝中药似的，得捏住鼻子使劲往下灌。没酒的时候，我三五年也不会去惦记。”

坐在一旁的庄智奇插话说：“既然喝酒的时候那么难受，喝下去又是什么滋味？”

“反正跟喝药差不多，就觉得苦，其他倒也没什么感觉。”尹小茵一五一十地说。

杜林祥继续追问：“喝完酒之后，会有反胃或头晕的感觉吗？”

尹小茵睁大眼睛，摇了摇头：“只是觉得味道挺苦，没有汽水好喝。至于反胃、头晕什么的，从没有过。”

杜林祥与庄智奇几乎同时吸了口冷气：“那谁敢跟你喝？”

尹小茵嘻嘻笑了：“上大学时，有三个男生想灌我酒，最后他们全部睡在餐馆里，我一个人赶公交车回宿舍了。”

杜林祥拍了拍庄智奇的肩膀：“智奇，以后出去应酬时，你不用担心了。”

庄智奇也笑了：“多谢杜总给我派了一个这么优秀的助理。”

宴席结束后，高明勇拉住庄智奇：“庄总，这才九点过，咱们俩再加上林总，一起去找个地方玩一会儿。”

高明勇如今是集团公司办公室主任，庄智奇初来乍到，不好驳他面子，便说：“好啊，我听你的安排。”

庄智奇与高明勇坐电梯下到车库，钻进了林正亮的宝马轿车。林正亮平时从不管什么酒后不能驾车的规定，但今天实在喝得太多，才破例把司机叫了过来。

见车上坐着四个大男人，高明勇说话也没什么顾忌了。坐在后排的庄智奇听着听着，才发现自己是上了“贼车”。原来，高明勇所谓的“玩一会儿”，就是到城郊的一处高档会馆去寻花问柳。

高明勇讲得唾沫横飞：“那可是个好地方，得通过熟人引见，办理会员卡，人家才会接待。里面的花样多得很，什么制服诱惑、沙漠风暴……”

原本烂醉如泥的林正亮此刻却来了精神，一副馋得直流口水的模样。接着林正亮又骂骂咧咧道：“明勇，你可得找个靠谱的地方。别

又像上回那个喀秋莎宾馆，整个一挂羊头卖狗肉。”

“林总，这话怎么说来着？”高明勇从前排扭过头，“上次咱们去玩了之后，你不挺开心吗？”

“狗屁。”林正亮骂道，“说是什么外国女人，全他妈扯淡。不久前有个北京的俄语教授来河州，也去那里玩。教授用俄语同小姐交流，她们却懵了，一句话也答不上来。最后才弄明白，全是从中国西北来的。这种假冒伪劣产品，工商局也不管管？”

高明勇笑得更开心：“这种事，工商局可管不了，得公安局出面。”

车上全是淫词浪语，庄智奇紧绷着脸，浑身不自在。以他的个性，绝不愿踏足那种污秽不堪的场所。眼看汽车就要驶出市区，庄智奇摸着额头说：“我忽然头痛得厉害。你们去玩，我就不去了。”

高明勇关切地问：“庄总你怎么了？要不要去医院？”

庄智奇说：“老毛病了，睡一会儿就好。我自己打个的士回家，你们继续去玩。”

高明勇一再说要送庄智奇回家，庄智奇却执意不肯，最后只得让汽车靠边。庄智奇下车后，朝他们挥了挥手：“今晚玩得开心点。”

摇上车窗玻璃，林正亮铁青着脸：“装什么装？老子不信他就不睡女人。”高明勇没有吭声，只是在心里琢磨着，这个庄智奇，显然与林正亮不是一路人，甚至同杜林祥的个性也大相径庭。自己这个办公室主任，想要伺候好新老板，看来老套路是不行了。

此后仅仅两个月时间，庄智奇就组建起了一个精干的团队，成员全部毕业于中国财经名校。纬通集团成立了一个专门负责上市筹备的部门，叫作战略发展部，庄智奇兼任部长。

关于这个部门的名称，庄智奇原本打算直接叫上市筹备部，杜林祥却不同意。杜林祥认为，上市是纬通的既定战略，但能否成功，谁都没有把握。如果叫作上市筹备部，最后却没能顺利上市，岂不是告诉所有人，纬通的战略部署失败了？叫战略发展部，进可攻，退可守，无论如何都有转圜余地。

部门的成员，全都是庄智奇亲自招聘进来的。面试时庄智奇本来邀请杜林祥到场，杜林祥却一口回绝：“你们聊的那些专业术语，我听都听不懂。谁有真才实学，谁是滥竽充数，我更是分辨不出来。你看着合适的，拍板定了就算数。”

对于庄智奇进入公司后的表现，杜林祥十分满意。不仅上市筹备工作有条不紊地推进，就连企业原有的些许暮气，也因为新总裁的到来一扫而空。当他得知那天晚宴之后，庄智奇拂了林正亮与高明勇的面子，没有一起去寻花问柳时，心中还有些沾沾自喜：“你们不是一路人就好办。我担心的，恰恰是你们没几天工夫就打成一片。”

各项工作逐渐步入正轨，庄智奇领着这帮资本精英，已经瞄上了几家意欲卖壳的企业，正准备展开进一步接触。一个礼拜四的上午，杜林祥将庄智奇叫去了办公室：“智奇，你这几日有什么安排没有？”

庄智奇摇摇头：“没有。”

“那好。你就跟我去趟北京吧。”杜林祥说。

庄智奇问：“什么事？”

杜林祥说：“原本我去北京是为了纬通大厦招租的事，有一家大型央企准备租下两层摩天大楼用作他们的区域总部办公室。这是个大大

单，我要亲自去接触一下对方高层。可就在刚才，咱们的一位老朋友突然打来电话，说知道我要去北京，想请我吃顿饭。”

“咱们的老朋友？”庄智奇一脸迷惑，他实在想不起，自己与杜林祥之间会有什么共同的老朋友。

杜林祥笑了笑：“就是谷伟民啊。”

庄智奇恍然大悟。杜林祥就是从谷伟民手上买下了河州冶金厂，他们两人自然是认识的。而自己与谷伟民，更是不折不扣的老相识。当年谷伟民买下河州冶金的壳，玩起资本大挪移的把戏，庄智奇多次站出来反对，还向上级部门寄过告状信。

杜林祥点燃一支烟：“我和这姓谷的没啥交情。当初为了购买冶金厂的地皮，双方见面谈过几次。今天怎么突然热情起来了？让我到北京后一定要联系他，还说要尽地主之谊。”

庄智奇轻轻哼了一声：“这小子鼻子灵得很。他该不是听说纬通集团准备买壳上市，准备在这里面做点文章吧？”

杜林祥说：“我也是这么认为。早就听说谷伟民是出了名的资本玩家，整天鼓捣的就是买壳卖壳的生意。所以啊，才决定让你和我一起去北京。”

庄智奇点了点头：“好吧。有几年没见这位谷总了，这次正好去会一会。”

杜林祥拿起电话，吩咐秘书预订三张下午飞北京的机票，庄智奇与高明勇跟着他一道过去。

飞北京的航班很少有准点的。原本下午四点过的飞机，晚点了三个多小时才起飞。到北京时天色已晚，众人就近找了间宾馆安顿下

来。第二天一大早，杜林祥如约去拜会了那家央企的高管。直到中午过后，杜林祥才和谷伟民联系：“谷总，我昨晚已经到北京了。”

谷伟民很是热情：“你怎么不早点说，我好派车来机场接你啊。”

杜林祥笑着说：“谷总太客气了。”

谷伟民说：“今晚上，还望杜总赏脸，到寒舍一叙。”

杜林祥说：“好啊。”

谷伟民说：“你们先在宾馆休息一会儿，下午五点过，我派人来接你们。”

杜林祥说：“不用派车来接，太麻烦了。再说我们一行三个人，分散在两处地方。到时我们自己过去就行。”

谷伟民说：“这有什么麻烦的！我安排两辆车分头去接。杜总，咱们之间你可千万甭客套。你们分别在什么地方？”

杜林祥笑了：“我有两位同事在东直门附近的卡尔顿酒店，而我下午在301医院。这一东一西，正好扯在两边。”

谷伟民语带关切：“杜总身体不舒服？”

“没有。”杜林祥解释说，“有位老朋友住院疗养，我过去探视一下。”

谷伟民说：“哦，我到时派车去接你们。”

所谓去301医院探视老朋友，纯属瞎掰。在杜林祥的行程中，根本没有这项安排，这全是高明勇想出的鬼点子。昨天在飞机上，高明勇说既然要谈生意，就得摆出阵仗。谷伟民如果派车来接，就让他到301

医院高干病房。能住进301医院高干病房的，起码得是省部级以上的领导。这也从一个侧面，向谷伟民展示出“实力”。

杜林祥欣然应允，还连声夸赞高明勇脑筋灵活。他出差时总爱带上高明勇，除了高明勇能鞍前马后、事无巨细地做好服务，也因为此人能不时想出一些剑走偏锋的点子。

对于这个主意，庄智奇并不以为然，却也不好多说什么。他只是在心里感叹，商者，真乃诡道也。这里面哪有一丁点真话？就连去何处接人的细节，竟也充斥着谎言！

既然要骗，索性就骗到底！杜林祥还故意“姗姗来迟”，让对方在医院楼下多等了二十分钟。

走出医院，杜林祥钻进谷伟民派来的宝马轿车，连声说着抱歉。前排坐着一个二十来岁穿职业装的美貌女子，她用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说：“杜总是我们尊贵的客人，等等您是应该的。”

她随后自我介绍说：“我叫谢依萱，是谷总手下的行政部副经理。谷总专门让我来接您。”

杜林祥打量着谢依萱，面容姣好，略带古铜色的皮肤彰显出青春活力。头发不怎么烫，带着点挑染柔顺地披在肩上，露出耳朵上一闪一闪的钻石耳钉。杜林祥有些遗憾，这样落落大方的白领丽人，自己公司里可没有。

汽车驶上长安街，一直朝东开去。谢依萱介绍说，谷总几年前在东交民巷附近买了一处四合院，之后重新装修。现在这处取名楣园的宅院，既是谷总在北京的住所，也是他宴请贵宾的地方。

杜林祥暗自思忖，以往来北京商谈购买冶金厂地皮的事情时，谷伟民都是在酒店宴请自己。今天，谷伟民显然是提高了接待标准。

杜林祥随口问道：“谢小姐你是哪里人？”

谢依萱说：“我是北京人，在香港读的大学，大学一毕业就加入了谷总的公司。”

杜林祥说：“谷总公司的总部在香港，谢小姐也是两地跑？”

谢依萱点点头：“作为属下，当然得追随老板的身影喽。”谢依萱坐在前排，她与杜林祥说话时总是侧着身子。俊俏的脸庞上，一双大眼睛偶尔眨动一下。她的眼睛很清澈，宛若秋风中的湖波。

看着谢依萱，杜林祥忽然觉得，这般迷人的眼神，以前在哪见过？

去接庄智奇与高明勇的车早已到了。杜林祥抵达楣园时，庄智奇正与谷伟民站在门口，一边聊天一边等着杜林祥。两人一副聊得甚是投机的模样，丝毫看不出曾经将彼此视若寇仇。毕竟，都是场面上的人，都会应付场面上的事。

下车后，杜林祥伸出双手：“谷总，实在抱歉，让你久等了。”

谷伟民热情地说：“没关系。趁着等你这一会儿间隙，正好和智奇叙叙旧。杜总你应该知道吧，我和智奇在河州冶金厂时就是老朋友了，那时你们或许还不认识呢。”

庄智奇也笑着说：“算起来我和谷总得有五六年的交情了。”

“可不是嘛！”谷伟民说，“一会儿在酒桌上，咱们得好好喝几杯。”

看着两人的虚情假意，杜林祥暗自发笑。此时，谷伟民又向杜林祥介绍说：“这便是内人陈嘉楣，她久闻杜总大名，早就想一睹尊容了。”

杜林祥赶紧伸出手去：“谷夫人，你好！”

与陈嘉楣握手时，杜林祥不禁忆起一段往事。过去他带着妻子周玉茹出去，都会介绍说“这是我老婆”。后来生意越做越大，说话也文绉绉起来，杜林祥对周玉茹的介绍就变成“这是我夫人”。

旁人不好说什么，后来还是安幼琪提醒他：“我没资格当你夫人，但还是要说一句。介绍自己老婆时，最好别说夫人。夫人是尊称，别人称呼你的妻子时，可以叫夫人，但自己介绍时，则不宜使用尊称。”

杜林祥恍然大悟，看来自己附庸风雅又闹出笑话来了。刚才谷伟民介绍陈嘉楣时，说的是“内人”而不是“夫人”，这就很得体。杜林祥当然也清楚，礼仪涵养并不是忠厚老实的同义词。而且根据他的经验，越是谦逊有礼的君子，越是谈判桌上难缠的对手。

杜林祥又仔细打量了一番陈嘉楣。人靠衣装马靠鞍，狗配铃铛跑得欢——此话对于眼前的贵妇显然不适用。今天要出席宴会，陈嘉楣刻意化了妆，浑身上下尽是名牌服饰。怎奈底子实在太差，模样让人不敢恭维。杜林祥心里叹息，陈嘉楣花在脸上的钱应该不少了，到头来还是这般模样。要是生在寻常人家，此人就得归于不堪入目的类型。

谷伟民是商界出了名的帅哥，英俊挺拔，仪表堂堂。陈嘉楣则是马来西亚富商的女儿。外界传闻，谷伟民的第一桶金，就靠陈嘉楣慷慨相助。唉，都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每条路上，也都有各自的艰辛坎坷啊！

5 谷伟民身为江湖老手，为何一出招就犯下兵家大忌

谷伟民领众人走进园内，大家一看，那装饰的确气派。据谷伟民介绍，买过来时原本破败不堪的梁柱，全部用取自东南亚的上好木料替换。院子里的园林假山，是专门从福建运来的。屋内的家具，材质都是越南红木。尤其是客厅里的一套长椅，是花大价钱收购的明代家具，古朴典雅中透出雍容华贵。

杜林祥也算见过大场面的人物，可看见院内的装饰，还是忍不住啧啧称赞：“去年我去杭州参观过胡雪岩的旧居，比你这儿也好不到哪儿去。”

谷伟民说：“不瞒大家说，为了做生意撑场面，不得已打肿脸充胖子。都是些金银俗物，入不得各位的法眼。”

杜林祥走着，心中却生出疑窦，谷伟民主动联系自己，到北京后又是专车接送，又是把一行人请进私家花园，以贵宾之礼相待，如果是为了卖壳的事，谷伟民岂不有些热情过度？卖家如此着急兜售手里的东西，买家正好尽情砍价。谷伟民号称商场老手，怎么一出手就犯下兵家大忌？

入座后，谷伟民便叫厨房上菜。陈嘉楣是马来西亚华人，因此特意从当地请了几位厨师，专做娘惹菜。

这娘惹菜大有来头。六百多年前，郑和下西洋，不少部属后来没有回归故土，留在马来半岛定居下来。经过几百年的繁衍生息，便成为当地有名的土生华人。这土生华人，与19世纪清朝末年移民潮时移

居马来西亚的华人大不相同，土生华人有很多都与当地人通婚，从相貌看，既不像华人，也不像马来人。据说这些土生华人，在清朝建国一百多年后，依然奉大明的正朔。土生华人里，男性称为“巴巴”，女性称为“娘惹”。

顾名思义，娘惹菜就是土生华人在几百年繁衍生息的过程中创造出的菜系，它与中国的几大菜系完全不同。土生华人生在异乡，找不到做中国菜所需的食材，但脑海中挥之不去的，还是煎煮烹炸等制作方法。最后，便诞生了融合传统中国菜烹饪方法与马来香料的娘惹菜。

娘惹菜端上来了，餐具也一一摆放在各人面前。菜都是盛在中式的盘子里，可面前的餐具只有银质的勺子与叉子，并无筷子。原来，近二百年来，马来半岛长期作为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在西风东渐的影响下，娘惹菜的餐具也演化为西式。

杜林祥不禁感叹，吃娘惹菜，简直就是在读一部历史书。他兴致勃勃地端起一小碗叻沙面线品尝起来，但味蕾的强烈反应，令他将碗放了下来。杜林祥的第一感觉就是：真难吃。杜林祥看了看桌上的人，除了来自马来西亚的陈嘉楣吃得津津有味之外，其他人都是浅尝辄止。看来，不要说中国人与欧美人，就连生活在内地的中国人与海外华人，生活习惯也早已相去甚远。

菜不好吃，就多喝酒吧。谷伟民酒量惊人，他满面笑容，频频举杯。当然，以纬通集团的企业文化，喝酒自然是不会怯场。

几圈酒喝下来，谷伟民放下酒杯，说：“杜总，这次请你光临寒舍，一来是叙旧，二来也还有件小事。”

“什么事？谷总只管吩咐。”杜林祥一直闭口不谈生意，其实是等着谷伟民切入正题。杜林祥谈生意向来喜欢以逸待劳，对手主动

些，自己就能摆出一副欲说还休的样子。

“河州有个顺龙集团，老板叫万顺龙。杜总认识此人吗？”谷伟民问。

杜林祥很是诧异，谷伟民忽然提起万顺龙，是什么意思？但他还是装出一副平静的神态：“认识啊。顺龙集团是河州一家很有名的地产公司。”

“万顺龙这个人，有没有实力，人品如何？”谷伟民又问。

杜林祥更疑惑了，说：“我与万总是同行。同行之间，不好互相评价啊。”

谷伟民说：“这段时间我与万总接触了好几次。他正在谋划企业上市的事，想从我手里买一个壳。对于万总的实力、人品，我心里没有底。想来想去，在河州就杜总这么一个靠得住的朋友，所以就想通过你，了解一下万顺龙这个人。如果对方是个正儿八经的生意人，当然可以合作下去。如果有什么问题，趁早打住，免得浪费时间。”

杜林祥心中一惊，他又想起当初夜钓时吕有顺的话：顺龙集团目前也在筹备上市。真是冤家路窄！在摩天大楼项目上，自己被姓万的从背后狠狠捅了一刀，如今两家企业又要为上市展开一番贴身肉搏。

杜林祥心中的另一个疑团此刻也烟消云散。谷伟民今日的举动太热情，几近不合情理——将杜林祥请到府上好吃好喝，然后说自己有个壳想卖，不知对方是否愿意接手？这样谈生意，可谓未战先输，岂不摆明了让杜林祥端起架子砍价！

谷伟民毕竟是个精明的商人，他不仅不会走出未战先输的臭棋，反而是在谋划着未战先胜。刚才一番话，巧妙地传递出一个信息，我手里有一个壳，如果价钱合适可以出手。但谷伟民又不把话讲透——

我可没说要卖给你杜林祥。当然，如果买家感兴趣，尽可自己开口。更绝的是，谷伟民搬出了万顺龙，相当于谈判开始前就给杜林祥制造了一个强劲对手。想买我手里的壳，可得看你们谁出价高！

杜林祥的酒意已消去大半。眼前的谷伟民，不愧是名动江湖的资本玩家，自己得好生应付。他慢悠悠地点燃一支烟，并不去回答谷伟民的问题，而是说：“谷总手里的壳可不止一个，不知这次打算卖给万总的，是哪一个？”

谷伟民说：“是大众股份。这个壳捏在我手里好几年了，如果不是万总多次上门，我还真有些舍不得出手。”

杜林祥又轻描淡写地问了句：“万总打算出多少钱买壳？当然，这是你们的商业机密，谷总不方便可以不说。”

谷伟民连忙说：“哪里话！杜总是自己人，在你面前不必藏着掖着。我要价四千多万，双方还在进一步谈。”

双方都是老江湖，各自心里也都清楚，这番闲聊看似漫不经心，实则是拉开了谈判的序幕——壳是哪个壳，报价多少钱？

谷伟民继续说：“万总心里也着急啊。中国证监会对于房地产企业的上市，一直采取严格限制的措施。沪深两市一百多家房地产上市企业中，直接上市的只有三十多家，其他全是买壳。在历史性的大牛市2007年，只有四家房地产企业实现直接上市，到了2008年，这一数据变成了两家。哪怕顺龙集团号称河州房企龙头，想上市也只有走买壳这条路。”

谷伟民笑了笑：“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有句名言，说房地产商这些年钱赚了不少，心情却不大好。谁说不是呢？一会儿扶持，一会儿调控，像上市这类事，还受到严格限制。”

谷伟民这些话，自然也是说给杜林祥听的。以万顺龙的实力，尚且只能买壳上市，纬通想上市融资，难道还有别的路？而我手里握有的壳资源，足以令你们垂涎欲滴。

杜林祥深吸了一口烟：“你给万总的报价，可是不低啊。”

谷伟民微笑着说：“去年顺龙集团的销售额有好几十亿，今年动工建设的楼盘却不多，万总手里的现金流应该很充沛。”

杜林祥趁势说道：“听谷总这么一说，你对顺龙集团的家底很清楚嘛，还向我打听什么？”

谷伟民一笑，说：“多听些意见总是好事。所谓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是，是，是。”两人又是相视一笑，但谁也不愿把话说破。

谷伟民的礼数很周到，晚宴结束后，他把杜林祥一行送到门外。巷口停放着两辆车，杜林祥依旧坐上那辆宝马，庄智奇、高明勇则钻进后面的奥迪。谢依萱坐在宝马车的前排，脸上挂着一副职业微笑。

刚才与谷伟民一番过招，杜林祥或多或少有些疲倦。见到谢依萱，心情好了一些，他语调轻松地说：“夜幕下，谢小姐愈发漂亮了。只是这么晚了还劳驾你送我们一趟，不好意思呀。”

谢依萱说：“谷总特意交代，让我把杜总一行送到宾馆。再说了，能送杜总也是我的荣幸。”

杜林祥问：“刚才晚宴上怎么没看见你？”

谢依萱说：“我只是个小角色，还没资格参加。”

杜林祥一副体贴的样子：“那你还没吃饭吧？”

谢依萱目光中流露出一丝感激：“我们工作人员在外面吃的。”

杜林祥知道谢依萱是北京人，一路上便主动发问，“这是哪里”，“这座建筑叫什么”，等等。谢依萱似乎很乐意回答杜林祥的问题，两人开心地聊着，不一会就回到宾馆。

谢依萱把杜林祥一行送进宾馆大堂，之后才转身告别。在电梯间里，杜林祥忽然问高明勇：“刚才送咱们回来的谢小姐，你觉不觉得有些眼熟？”

高明勇摇着头：“没觉着眼熟啊。”

杜林祥继续问：“你不觉得像河州的一个人？”

高明勇更迷糊了：“河州的人？谁呀？我认识吗？”

杜林祥换上一副轻松的神情：“不是谁。我就随便问问。”

6 掏空上市公司的“五字诀”

第二天上午，杜林祥一行飞返河州。在首都机场时，杜林祥就让高明勇打电话，通知公司的几位核心人物下午开会。

下午三点，除开林千惠因为摩天大楼招商的事去上海出差，杜林祥、庄智奇，还有三位副总裁安幼琪、林正亮、杜林阳，以及办公室主任高明勇都齐刷刷地坐到会议室里。

杜林祥斜靠在椅子上，以一副轻松的口吻说：“智奇，你就先给大家讲一下，咱们在北京和谷伟民过招的情况。”

庄智奇清了清嗓子，向众人讲述了昨晚谷伟民在楣园宴请他们的情况。末了，他微笑着说：“谷伟民这小子贼得很啊，既不动声色地表明自己有个壳在寻找买家，又抬出万顺龙，给我们制造心理压力。”

杜林阳第一个接话：“姓谷的没想到，他那些伎俩没逃过三哥法眼。”杜林祥的这个宝贝弟弟，自打当上副总裁，本事没见长，拍马屁的功夫倒突飞猛进。

安幼琪说：“谷伟民的这些招数算不上新鲜，不过就是基本的谈判技巧，林阳也不用大惊小怪。关键是他手里的货怎么样？大众股份那个壳，对于我们究竟有什么价值？庄总你不是专家嘛，不妨多给我们讲讲。”

对于杜林阳，安幼琪向来没什么好感。由于自己与杜林祥的特殊关系，她同杜林阳说话时从不客气。对于庄智奇，安幼琪的内心很复

杂。她欣赏庄的人品、才干，可一想到人家一来就把自己踩了下去，总觉得不是滋味。

林正亮粗声粗气地说：“安总说得对。”林正亮向来看安幼琪不顺眼，不过如今突然空降几个外来户，在许多事情上，他倒开始不自觉地倒向安幼琪这方。

庄智奇抿了一口茶：“提到大众股份，堪称股市上的一朵奇葩。近些年来一直流传一句话：大众股份，服务大众。”

“什么意思？”杜林祥问。

庄智奇说：“大众股份的故事，可以写几部小说了。过去五年，有影视明星、跨国公司、投机客、资本玩家、IT新贵等形形色色的人物穿梭其中，个个都有精彩演出。它是一家小上市公司，几易其主。从卖汽车开始，之后变身互联网先锋企业，又在网络泡沫破灭后转型零售行业，五年时间三次卖壳换东家，配股、发转债，各种名目抽水集资八次，成功套现三亿多元。公司本身从来没有赚过钱，两年前还猛亏五千万。最后一次卖壳给谷伟民时，还价值两千多万。所谓服务大众，就是说这只股票是专为各路玩家到股市圈钱来服务的。”

圈钱？这不正是杜林祥朝思暮想的事情！他说：“能圈钱是好事啊！管她以前睡过几个男人，只要娶回家能把我伺候舒服就行。”

众人都笑了起来，林正亮附和道：“三哥讲的，话糙理不糙，就是这么一回事。”

庄智奇摇着头：“关键是她以前接触的男人，都是放浪形骸、劣迹斑斑的角色。一个女人周旋在这样几个男人中间，指不定染上了什么花柳病。”

杜林祥搓着手掌：“智奇，你有什么看法？”

庄智奇说：“大家都知道，买壳容易洗壳难。从谷伟民往上说，大众股份的好几个东家，都是声名狼藉的资本玩家。我虽没有什么证据，但完全可以想象，这伙人一定会在掏空上市公司方面动许多心思。我担心这个壳已被掏得千疮百孔，咱们接盘后，光洗壳就会耗掉太多精力。”

杜林祥说：“智奇，在座的除了你，对于资本市场都不熟悉。你能不能说一下，掏空上市公司，究竟怎么一个掏法？我们接盘后，又会有哪些风险？”

要回答这个问题，对庄智奇来说无疑小菜一碟。但困难的是，如何把那些复杂的专业术语，翻译成让初中毕业的杜林祥都能听懂的语言。所幸庄智奇早有准备，他挺直腰板说：“作为控股方或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的手段很多。我自己给他们总结了五个字：截、挪、垫、借、套。”

庄智奇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来：“先说截，大股东很容易截留募集资金据为己用。一家江苏的上市公司就是这样，由于贪大求全，四处出击，企业上市之前已经债台高筑。作为独家发起人，股票上市仅三个月，集团公司就提走募股资金1.8亿元左右，以后又陆续占用数笔资金，累计高达3.3亿元，相当于全部募集资金的80%。”

庄智奇继续说：“第二是挪。一家黑龙江的上市公司1997年上市时募集资金4.81亿元，发布公告称计划投向四个项目。在当年年报中，公司谎称这些项目进展顺利。而1998年年报就显示这些项目有的被取消，有的被改建。实际上，这些募集资金早被控股股东挪为他用。”

说起资本市场的事，庄智奇神采飞扬，他点燃一支烟接着说道：“第三是垫，就是所谓的我办事，你付款。广东一家上市企业的大股

东以集团的名义投资，用的却是上市公司的钱，等项目成熟了再由上市公司收购，十多亿元就这样打了水漂。当年谷伟民就是用这个方法掏空河州冶金的。他自己在北京的地产项目，却让上市公司河州冶金去垫资。”

庄智奇抖了抖烟灰说：“第四是借。大股东从上市公司借钱，这些钱最后要不回来，就成为死账。比如，湖北一家上市企业的大股东通过上市公司从银行贷款，然后再转手借给大股东及其关联企业。就这样，股东累计欠了上市公司十二亿元。”

“最后是套。”庄智奇顿了顿说，“这就是所谓的关联交易。关联交易是大股东套取上市公司资金最为常用的手法。比如大家都很熟悉的一家白酒企业，上市公司曾花九千多万，向大股东购买无形资产商标使用权。很多人都质疑，这样左手倒右手，等于把股民的钱直接送给大股东。”

一口气讲完掏空上市公司的“五字诀”，庄智奇坐回座位轻抿一口茶。作为一名金融学硕士，他自认刚才的许多话有欠严谨。但唯有此种表述方法，才能让在座的门外汉，尤其是杜林祥听得明明白白。

杜林祥听得聚精会神。在他印象中，能把深奥的资本市场讲得如此浅显易懂的，只有赖敬东与庄智奇两人。看来当初力邀庄智奇出山，是做了桩一本万利的买卖。

就连林正亮也不得不佩服庄智奇的才学，大声说道：“老庄有两下子，讲起这些，真是妓院客满——井井有条。”林正亮大大咧咧惯了，赞扬一个人也夹杂着这类段子。

庄智奇笑着说：“本来买壳上市，就要做好为以前的大股东擦屁股的准备。但我就是担心，大众股份早被各路玩家弄残了，其本身的窟窿实在太太。到时，为了堵这些窟窿，纬通恐怕要出血本。”

“除了这一点，还有什么要注意的？”杜林祥问。

庄智奇说：“谷伟民几年前在香港曾有一次经典战役。他先入主一家上市公司，大肆掏空后又把这个壳转手卖给山西的煤老板。煤老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把过去的窟窿堵上了，可没想到，谷伟民背后还藏了一记杀招。谷伟民虽然把自己名下的股票全卖给了煤老板，实际上却以其他人的名义，暗中控制了大量公众股份，并在二级市场进行操作。趁着重组的利好，股价一路飙升，谷伟民自然赚了个盆满钵满。接下来，他又以此为筹码要挟那位煤老板——要么出高价再把这些公众股份买下，要么他谷某人就要大肆抛盘，把股价打入谷底。可怜那位煤老板已经上了贼船，只好任由谷伟民予取予求。为了护盘，对方最终买下这些公众股份。单就这一个项目，谷伟民获利好几个亿。”

杜林祥面无表情地轻拍着办公桌，心中却回想起楣园夜宴的情景。看来彬彬有礼的谷伟民，随时都会成为冷酷无情的资本杀手，置人于死地。对付这号狠角色，须打起十二分精神来。

安幼琪此时问：“谷伟民的报价怎么样？”

庄智奇说：“杜总曾试探过姓谷的，他报价说四千多万。我估计砍砍价，最后三千万左右能拿下来。”

杜林祥问：“智奇，你之前说已经关注了几个有意卖壳的公司，他们的报价如何？”

庄智奇答道：“他们的报价比谷伟民高，都在七千万左右。”

杜林祥又问：“他们的壳干净吗？”

庄智奇双手一摊：“这个谁也说不好！还是那句话，真是干净的壳，谁愿意卖出来？就是窟窿到底有多大的问题。”

杜林祥点点头：“既然如此，不妨先同谷伟民接触一下。货比三家，没有坏处嘛。”

杜林祥已经决定同谷伟民展开接触，庄智奇自然就要启动前期的资料搜集工作。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庄智奇正在办公室伏案工作，高明勇笑嘻嘻地走了进来：“庄总，你看天气这么好，咱们要不出去喝会儿茶，放松一下。”

庄智奇摇着头：“算了，还有一大摊子事，下午得处理。”

高明勇一脸殷勤：“庄总工作这么忙，可得注意身体啊。”

“谢谢高主任关心。忙起来把什么事都忘了，真要闲下来，反倒不自在。”庄智奇礼貌地说。

高明勇说：“庄总老是待在办公室，也该出去透透气。我知道一家茶坊，在河州可是数一数二。里面环境清幽，还有许多外边喝不着的好茶，最适合庄总这样的雅士。再说到了那里，你也能批阅文件。不仅不会影响工作，没准效率更高。”

庄智奇来公司的第一天，高明勇就盛情邀请他去高档会馆“开心快活”，结果碰了一鼻子灰。打那以后，高明勇就在琢磨如何讨得新上司的欢心。在纬通，杜林祥是不容置疑的大老板，庄智奇如今坐着第二把交椅，也是不容小觑。身为办公室主任，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伺候好各位老板。要伺候好老板，首先便要知道人家的爱好。高明勇向来认为，办公室主任如果不知道领导的爱好，就如同会计不会做财务报表，属于严重失职。

一段时间接触下来，高明勇发觉，庄智奇对于吃喝嫖赌这些事，不仅提不起兴趣，甚至是深恶痛绝。但庄智奇绝不是一个没有爱好的人！只不过他的爱好颇为高雅。譬如下棋，每天午休时，庄智奇都会

在办公室摆上棋盘。有时杜林祥会过来下几局，实在没人，庄智奇也会一人下两方，来个左右互搏。

对于茶道，庄智奇同样颇有研究。庄智奇闲聊时说过，自己是个爱茶之人。过去买不起好茶，就在泡茶用的水上做文章。他曾经在寒冬腊月骑着脚踏车去郊外山上，铲几桶雪回家，待雪融化成水后，架着铁锅煮沸。最后再用这费了几天工夫得来的好水，泡上一杯廉价的茉莉花茶与儿子分享。

高明勇是个有心人，他会随时留意上司的一言一行并记在心里。碰巧几天前有个朋友找上门，托高明勇办件事。他想到庄智奇对于茶道的痴迷，就琢磨着来个一箭双雕：既讨了老板欢心，又帮自己办成事。

高明勇精心准备的说辞，的确打动了庄智奇。庄智奇抬起头：“外面喝不到的好茶？都有些什么茶？”

高明勇搓着手：“庄总这可为难我了。你知道我对于茶道是门外汉，好些东西人家说了我也记不住。我就知道茶坊老板是个有名的茶精，特别在行。咱们河州本是茶乡，茶厂无数，茶人如云，这老板眯缝着眼睛，稍稍品咂，立刻指出该茶的厂名，甚至能指出制茶师傅是谁，且一说一个准儿。”

庄智奇的兴趣立时被勾了起来：“还有这号人物？”

见招数奏效，高明勇趁热打铁：“要不咱们去瞧瞧？”

庄智奇犹豫了一下后，终于点头：“好吧！”

高明勇欢天喜地地领着庄智奇出了门。高明勇口中的茶坊就坐落在河州老城中心的一处小巷内，名叫“茶言观色”。别看周围环境嘈杂，“茶言观色”里面却古朴静谧，别有洞天。玻璃天花顶采光，让

小院整日沐浴在天地灵气之中，院内家具均为明清时期的遗留古董，古琴声声，檀香袅袅，在莺啼鱼游的翠绿环境中，使人远离尘嚣。

踏进小院，庄智奇便觉茶香怡人，令人沉醉。或兰花，或桂香，或百花汇聚，奇异之芬芳，四处飘荡……小院里的服务员，清一色是年轻美貌女子。她们穿着淡紫色旗袍，显得端庄典雅。最令人称奇的是，其中还有两位金发碧眼的洋女子。这二人穿上旗袍，真是中西合璧，令人大饱眼福。高明勇低声告诉庄智奇：“她们是洪西大学的留学生，一个是新西兰人，一个是俄罗斯人，来茶坊上班也算勤工俭学。”

两人找了间包房坐下。高明勇对服务员说：“请你们老板出来一下，就说我带来了一位贵客。”

几分钟后，一位二十多岁的女子走了进来，她热情地招呼高明勇：“勇哥你要过来，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

高明勇一脸堆笑：“我来不来无所谓，关键是今天有贵客登门。”他接着介绍庄智奇：“这位就是庄总，他可是大才子，对于茶道更是造诣颇深。”

女子大方地伸出右手：“庄总你好，我叫陈锦儿。你叫我锦儿就可以。”

高明勇在一旁说道：“庄总，这位陈锦儿，就是我给你说的那位茶精，她也是这家茶坊的老板。”

庄智奇有些吃惊，想不到高明勇口中的茶精，竟是位妙龄女子。他又仔细打量了一下陈锦儿，好看的瓜子脸，妩媚而不失端庄。粉衣罩体，修长的玉颈下，一片酥胸如凝脂白玉。一双颀长水润匀称的秀腿裸露着，散发出令人沉醉的女性之美。

落座后，高明勇说：“锦儿，庄总可是行家。有什么好茶，快端上来。”

陈锦儿笑呵呵地说：“勇哥发了话，那还有什么话说。”

陈锦儿让服务员将茶叶、茶具端进来，她亲自动手沏泡。陈锦儿的动作娴熟且优雅，庄智奇目不转睛地盯着茶杯。高明勇也佯装认真的样子，只是眼光时常不自觉地扫到陈锦儿俊俏的脸颊上。

茶的确是好茶。一泡、二泡……经历了八九道的冲泡，依然芬芳。庄智奇端起茶杯有些舍不得入口，他用鼻尖嗅了一下，只觉奇异的香气亘古、厚朴。“山场气！的确是三坑两涧的好茶。”庄智奇脱口而出。

陈锦儿用惊讶的眼光看着庄智奇：“庄总当真是行家！”

坐在一旁的高明勇不知就里。他当然不知道，所谓山场气，乃茶友间的行话，是说采自名山的好茶，沾染着岩石深处的气息。庄智奇只是一闻，便知道此茶来自三坑两涧。三坑两涧说的是著名茶乡武夷山的核心茶山山场——牛栏坑、慧苑坑、倒水坑，流香涧、悟源涧。

庄智奇微笑着说：“行家不敢当。只是锦儿这茶，当真是市面上不好找的极品。”

陈锦儿仿佛遇到知音：“庄总大驾光临，仅这武夷山的乌龙，自然是小气了。”陈锦儿立刻吩咐服务员：“把我办公室的提袋，还有冰箱里的水拿来。”

陈锦儿从提袋里翻出一份小茶，轻语道：“这茶也试试？朋友所赠，峨眉绿茶，三月新采。”

庄智奇摆手道：“有这三坑两涧的名茶足矣。再多就是暴殄天物了。”

陈锦儿莞尔一笑：“喝茶，也讲究季节。春天，喝点儿清茶，润燥；夏天，喝点儿绿茶，清神；秋天，乌龙，进补；冬天，红茶，暖胃。如今正值夏末，理应喝点儿绿茶。”

庄智奇不再推辞，心里却想：“高明勇的确没有说错。这位茶坊老板真是个行家。”

陈锦儿举起从冰箱取出的矿泉水瓶：“去年河州的第一场雪特别大，我攀登上城郊的山峰，取了雪水，珍藏于冰箱，泡这份新绿茶。”

高明勇拍掌道：“以前我听庄总说过，他曾经去郊外取雪水泡茶。没想到，真正痴迷于茶道的人，都是如此。”

换了个大玻璃茶壶泡茶，透明清澈。热气袅袅间，翠绿的茶叶漂浮，叶尖向上，嫩绿鲜活，生机盎然。众人轻抿一口茶，顿时，心灵清澈起来——有鸟语在云间飞扬，有云丝于绿叶上缭绕。既有雪水的晶莹剔透，又有新茶的清越芬芳。

放下茶杯，陈锦儿说：“像庄总这样的行家，家中一定也有不少好茶吧？”

庄智奇笑着摇头：“我家中一直算不得殷实，哪有什么钱去收藏好茶！喝过不少好茶，也全是茶友们接济。大家看我对于茶道还算略知皮毛，聚会时就喜欢叫上我。我这个人从不蹭饭，对蹭茶却情有独钟。”

庄智奇摸出一支烟，问陈锦儿：“抽烟可以吗？”陈锦儿微笑着：“当然。”庄智奇的烟瘾不小，但与杜林祥不同，当着女士抽烟，他总会事先征得对方同意。

庄智奇点燃烟：“过去还有不少人劝我，如茶道这般奢侈的爱好，于我实在不适合。”

“这一点我不敢苟同。”陈锦儿说，“有一句话说，普通百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由此可见，茶绝非富贵人家专享。品茶，首先品的是心境，感觉身心被净化，滤去凡尘的浮躁，沉淀下反观人事的深思。心中牵绊太多，纵然富甲天下，也难品出茶中滋味。人们常有个误区，以为只要有了钱，一切烦恼就烟消云散了。其实，天天在电视上播给平民百姓看的大宅门里金粉世家的故事，演的全是有钱人家的烦心事。丑小鸭有烦恼，绝代佳人也有烦恼，也许后者不比前者少。”

庄智奇拊掌而叹：“锦儿这番话，实在精辟！”听着陈锦儿的话，庄智奇心中不禁浮现出许多年前的一幕场景——妻子陈宜津站在身旁，窗外潺潺的雨夜，屋内融融的炉火。闲闲地一捧香茗，一卷诗书。茶绝非极品，却清香怡人，夫妻俩呷一小口，任那清清浅浅的苦涩在舌间荡漾开来，充溢齿喉。之后，深吸一口气，让余香满唇，在肺腑间蔓延开来，涤尽一切的疲惫冷漠，人仿佛也醉了……

庄智奇有感而发：“关于茶道，就算没钱，也有不花钱的玩法。去年我想买一个煮茶用的火钵，去网上淘了一番，价格最低都在四位数。正发愁时，碰巧邻居搬家，翻出一个炭盆来，据说是过年熏腊肉烧锯木屑用的，一看大小正合适，我便据为己有。再去车间请机工房的师傅做了一个火架，真就可以烧炭煮水了。”

说起这则往事，庄智奇满是得意，间或流露出大男孩般的天真。陈锦儿听得仔细，偶尔会心一笑。几天前高明勇告诉她庄智奇精于茶道时，她还将信将疑，如今得遇知音的兴奋已冲散所有怀疑。

见庄智奇兴致颇高，高明勇暗自得意，他插话说：“中国人向来视‘道’为体系完整的思想学说，是宇宙、人生的法则和规律，所以，中国人不轻易言道。不像日本，花有花道，香有香道，剑有剑道，连摔跤搏击也有柔道、跆拳道。在中国饮食、玩乐诸活动中能升华为‘道’的，只有茶道。”

这番议论，让庄智奇、陈锦儿同时投来赞许的目光。这正是高明勇的过人之处，尽管只是司机出身，他却能在各种场合说出最得体的话。高明勇当然更知道自己的斤两，他见好就收，不再多说，闷头品起茶来。

陈锦儿接过话茬：“庄总看来，何谓茶道？”

庄智奇思忖了一会儿说：“佛家认为道由心悟。如果一定要给茶道下一个定义，将其作为一个固定、僵化的概念，反倒限制了茶友们的想象力。月印千江水，千江月不同。茶道如月，人心如江，每个茶友心中对茶道自有不同的美妙感受。”

陈锦儿的目光中已夹着一丝倾慕：“是呀，不同的人不同的心境，品出来的茶意就大不相同。”

关于茶道，庄智奇与陈锦儿似乎有聊不完的话题。不觉已至傍晚，庄智奇看了一下手表：“时间不早了，只得告辞了。”

陈锦儿赶紧说：“就在这儿吃饭吧。”

“谢谢锦儿的盛情。”庄智奇礼貌地说，“有个约好的饭局，没办法。”

陈锦儿泛起惋惜的神情，她顿了顿说：“刚才我让服务员还沏了一壶茶，这茶名气不大，但我却格外珍视。”

端上桌子，连见多识广的庄智奇也叫不出此茶的名字。只是茶的芬芳却令人迷离，及至品饮，竟然舍不得吞咽。希望茶香一直引领自己攀爬峻岭、行走峡谷、穿越小溪，闻花香鸟语、蜂鸣蝶吟……

庄智奇惊问：“此系何茶？何处而得？”

陈锦儿嫣然一笑：“深山，老僧，偶得。”

7 向来低调的万顺龙，忽然显摆起与省长的关系

楣园夜宴之后，杜林祥一直与谷伟民保持电话联系。双方都是老江湖，同时摆出了欲迎还拒的样子。推了好一阵的太极，才把买壳的事正式摆上桌面。然而正在这时，谷伟民又说自己要去中东度假，生意上的事等回国后再说。

当杜林祥等候着谷伟民的消息时，却接到万顺龙打来的电话：“林祥，人在河州吗？”在如今的河州，能直呼杜林祥之名的人，已经没几个了。

杜林祥说：“在啊。”

万顺龙说：“后天下午，有个活动想请你捧场。”

杜林祥问：“什么活动？”

万顺龙笑呵呵地说：“我的一本新书正式出版了，打算在河州搞一个首发仪式。”

杜林祥说：“大好事呀，我一定到场祝贺。”放下电话，杜林祥心里在想，这哪里是去捧场，分明就是去朝拜。万顺龙自诩“洪西的有钱人里，我最有文化；洪西的文化人里，我最有钱”，此人向来好为人师，喜欢别人站在他面前做出一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样子。

自从在摩天大楼项目上被万顺龙设局套进去之后，杜林祥就对万顺龙又恨又敬，恨的是他心狠手辣，敬的也是他心狠手辣。但杜林祥也记下了吕有顺那句话——朋友就是你一时还战胜不了的敌人。起码在目前，两人还不能翻脸。

当然，杜林祥也不得不承认，名校毕业，又经历宦海沉浮的万顺龙，身上有着非比寻常的才气。譬如说写书这事，就是杜林祥无论如何做不来的。

首发仪式当天，杜林祥早早来到现场。河州几位大企业家，还有柯文岳等著名经济学家，也陆续到来。万顺龙一改平时西装革履的派头，穿着一件做工考究的褐色唐装。杜林祥与万顺龙握手时说：“万总，今天你这一身打扮，很特别啊。”

万顺龙开怀大笑：“都是晓静的主意，她说今天这种场合，穿唐装效果不错。”

如今穿唐装的，要么是大师，要么是大哥。万顺龙今天这身打扮的确胜人一筹，既展现文人风范，又让周围如杜林祥这般一身西服的企业家，看上去就像小跟班。

杜林祥走进大厅，马晓静满脸笑容地迎了上来：“杜总，你好！”一件天蓝色旗袍衬托出马晓静凹凸有致的身材，这哪里是一位四十多岁的贵妇，倒像一名花样年华的少女。脸上只是略施粉黛，便已然隐去所有岁月的痕迹。

“马姐，你好！”杜林祥开心地笑起来。对于马晓静，杜林祥心中始终有着难以名状的好感，虽然这个女人的丈夫曾让自己陷于绝境，这份好感也没有丝毫减弱。杜林祥一直坚信，设局害自己的，只是万顺龙，马晓静是不知情的。再退一步，即便马晓静知道又怎样？哪怕这个聪明过人的女子，根本就是主谋之一，又能如何？尽心辅佐自己的丈夫，不是一个女人最可贵的品德吗？

万顺龙的新书叫《顺龙有悔》，类似于一本个人随笔。杜林祥找个位置坐下，随手翻起书来。万顺龙的自序如此写道：费正清在《剑桥中国史》中提到，在中国这部历史长剧的发展中，中国商人阶级，

没有占据显要位置。它只是一个配角——也许有几句台词——听命于帝王、官僚、外交官、将军、宣传家和党魁的摆布。作为当代商人，我们能摆脱这种宿命吗？

尽管发自内心地憎恶万顺龙，但这一段话，倒让杜林祥心有戚戚焉！

仪式开始后，万顺龙第一个上台发言。他举起装帧精美的图书：“大家都看到了，这本书书名是《顺龙有悔》，主要是写小弟我从商几十年来的一些经历与感悟。当初取书名时，有人说叫‘顺龙奇迹’，被我否决了。自己这点小生意，也能叫奇迹？传出去只会惹笑话。又有人说，全书共分十八章，不如就叫‘顺龙十八掌’。我想着也不妥。郭靖大侠的降龙十八掌，堪称武林绝学，小弟这点三脚猫功夫，真要去华山论剑，估计在山脚就得被打趴下。”

底下的听众已爆发出笑声。万顺龙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接着说：“不过‘顺龙十八掌’的创意倒是提醒了我。降龙十八掌的第一招就是亢龙有悔，当初郭靖单用这一招，就让老江湖梁子翁奈何不得。郭靖这人脑筋笨，这一点倒和小弟有些相像。同样天资有限，只好以勤补拙。于是，我就决定把书名取作‘顺龙有悔’。有两层意思，首先是说我的功力尚浅，降龙十八掌，刚学会第一招；第二嘛，就是表明我愿意像郭大侠那样，踏踏实实练功夫，以期笨鸟先飞。”

台下那些商学院的大学生，已激动地鼓起掌来。这位万总的演讲，旁征博引，诙谐有趣，比起死气沉沉的课堂，实在精彩太多。

杜林祥并不以为然。以他的了解，万顺龙绝不是一个笃信笨鸟先飞的人。相反，万顺龙对自己的精明睿智有着超乎寻常的自信，甚至已到自负的程度。真要华山论剑，万顺龙也会认定老子是武功天下第一。刚才那番话，看似谦恭有礼，实则却是把听众当傻瓜。

看着大学生们一脸狂热，几乎把万顺龙当作人生导师的样子，杜林祥不免感怀：“孩子们哪，你们还是太单纯。走自己的路吧，别整天被那些成功人士忽悠。”

仪式结束后，杜林祥又礼貌性地说了几句恭维的话，就准备离开。万顺龙却叫住了他：“林祥，吃过饭再走吧。我就在楼上的酒店，备了一桌薄酒。”

杜林祥摆手道：“咱们之间不用客气。”

万顺龙说：“晚上就一桌人，除了出版社的领导与柯老，商界朋友就你一个。难得聚在一起，吃完饭正好和你聊聊天。”

杜林祥不好再推辞，同时他也警惕起来。万顺龙找我聊什么天？他是不是听到了什么风声？

饭桌上，万顺龙频频举杯，同时也享受着众人的一片恭维。被万顺龙特意安排在上席的柯文岳，一直没有开口。马晓静主动去敬柯文岳的酒：“柯老，您是大家。顺龙的书有什么缺点，还望您赐教。”

万顺龙也丢掉一脸陶醉的表情，做出虚心的样子：“是啊。若蒙柯老赐教，必是受益良多。”

柯文岳微笑道：“实话说，书的内容我还没看过，谈不出什么观点。但就这书名来说，还是不错。”

万顺龙心中十分得意，脸上却愈发谦恭：“柯老过奖了。”

柯文岳说：“针对书名，顺龙下午专门做了一番议论，我认为讲得很好，但有一点还没讲到。”

万顺龙问：“哪一点？”

柯文岳说：“亢龙有悔既是金庸先生小说中的招数，也是语出《周易》。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居高位的人要戒骄，否则会因失败而后悔。你的书名叫顺龙有悔，我的理解，是否也在提醒自己，虽然取得了成功，但也要戒骄戒躁？”

“经柯老一点拨，这书名更有深意了。”万顺龙拊掌叹道。

柯文岳又说：“你在演讲中，提到郭靖，还说自己 and 郭靖一样，也是以勤补拙。这一点，我倒不敢苟同。我和我的父亲是老友了，知道你从小就机灵得要紧，学什么东西都很快。”

万顺龙腼腆地笑起来。柯文岳却话锋一转：“至于郭靖这人嘛，我觉得也不像你所说，属于脑筋很笨那一类。郭靖是有大智慧的，而且他的智慧，还迥异于常人。你们想啊，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五绝都是当世高手。他们也有各自的徒弟。像全真七子、欧阳克等人，都是跟着王重阳、欧阳锋学了几十年武功。郭靖却后来居上，把他们全甩在身后。若说郭靖是个笨蛋，可能吗？”

杜林祥从没读过金庸小说，但《射雕英雄传》的连续剧却看过好几遍。他此时来了兴趣：“是不是其他人的师傅教授不得法？”

柯文岳摇摇头：“我就是个老师。如果从教徒弟这个角度，天性懒散的洪七公，或许才是五绝里最不称职的。”

马晓静问：“郭靖究竟聪明在哪里？”

柯文岳说：“我觉得郭靖学东西，有一套自己的方法论。对一种武功他上手的时候极难。比如打一套最简单的拳，常人可能练两三天就能入门，他练二三十天还记不住动作。但过了一百天，常人在入门后往更高境界走的时候遇到瓶颈了，这时他终于进入了状态，开始把别人甩在后面。”

柯文岳继续解释：“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两三天的时间，常人练武，按照师父教的口诀要领照样学样很快就能上手，但是对这门武功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并没有多想。而郭靖在刚上手的时候，总要去钻牛角尖，对于某些显而易见的东西他要去深究其原理。当然，以两三天的时间怎么可能建立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这就好比学数学，教材里给出了很多基本公式，学生做题直接拿来用就是了。但有个二愣子非要去探究这些公式怎么推导出来的，等把这套东西弄明白了，其他人都用公式做一百道题了。不过，这时这个二愣子已经建立起完整强大的理论体系，对其中的所有细节都了如指掌。这时开始追赶，看见前面的人遇到了复杂的函数被卡住，停在那儿哭天抢地的，他一看题，却觉得再简单不过。”

马晓静微笑着说：“柯老这番见解，倒是别出心裁。”

杜林祥几乎鼓起掌来：“柯老真是高人！”柯文岳这一番分析，既令杜林祥折服，同时也等于反驳了下午万顺龙的说法，两重因素叠加在一起，杜林祥怎能不开心。他甚至在心里念道：“万顺龙，你那一套就留着去忽悠大学生吧。这世上，总归还是有明白人的。”

晚宴结束后，万顺龙让马晓静亲自开车送柯文岳回家，然后扭头对杜林祥说：“我的车送柯老去了，那就麻烦林祥绕道把我送回去一下？”

杜林祥说：“万总肯坐我的车，那是给面子。”

来到停车场时，司机已提前将奥迪轿车发动。杜林祥快步上前，打开车门，请万顺龙先坐进去。万顺龙却连称不敢当，一定要让杜林祥先上车。两人在车门边推搡了半天，最后杜林祥说：“万总你从这边先上，我从另一边的门上去。”杜林祥几步从车后绕了过去，两人同时坐进轿车。

车上，杜林祥继续言不由衷地称赞着万顺龙的新书，万顺龙说平时工作太忙，没时间对作品精雕细琢，要不然还能更进一步。杜林祥顺势问：“万总最近又在忙什么项目？”

万顺龙说：“房地产开发的事情，都交给下面的人在办。我最近主要的精力，都在忙上市的事。”

杜林祥心中咯噔一下，之后面不改色地说：“还顺利吗？”

万顺龙没有回答，而是自顾自地说：“顺龙集团走到今天，也的确该走上市这条路了。以前我还没太在意，直到半年前和菊人省长吃饭，他才提醒我要多往这方面考虑。菊人省长说了，现在洪西的上市企业，尤其是民营上市企业还不多，所以希望顺龙集团把步子迈得快一些。”

万顺龙与省长姜菊人过从甚密，杜林祥是清楚的。然而，万顺龙平常几乎从不提自己与姜菊人的关系，今天是怎么了，竟主动拿出来显摆？杜林祥笑着说：“万总的企业本来就是河州房地产的龙头，加上政府的大力扶持，上市一定没问题。”

“难啊！”万顺龙叹了一口气，“直接上市这条路，看来是走不通了，只好去买壳。这段时间我接触了一个叫谷伟民的商人，双方谈了好几次。对了，据说这人你也认识？”

杜林祥说：“嗯，认识。我在河州冶金厂的那块地，就是从他手里买来的。”杜林祥在话里打了个埋伏，只说与谷伟民有过土地买卖的交易，对于目前买壳的事闭口不提。

万顺龙倒是单刀直入：“我听谷伟民说，纬通也有买壳上市的打算，还和他接触过？”

“是吗？”杜林祥已经明白万顺龙今天要找自己聊什么了，他故意装出一脸惊讶的样子，“我不久前专门招聘了一个总裁，负责运作企业上市的事情，许多具体事自己倒没过问。听说是联系了好几家有卖壳意向的企业，并展开了初步接触。但这些企业中，是否有谷伟民我还不清楚。回去马上问问。”

杜林祥在说谎，万顺龙也知道他在说谎，杜林祥还知道万顺龙知道他在说谎。但这并不重要！谎言，有时也是交流中的润滑剂，让彼此都有个台阶下。

万顺龙说：“你和吕市长是好朋友，应该知道谷伟民可是让河州吃过大亏的人。几次接触下来，我也发觉这小子贼得很。我在想啊，咱们可不要被姓谷的牵着鼻子走。到头来因为彼此间的竞争，让他在那儿坐地起价。”

杜林祥此刻内心的想法很多，表面上却点头说道：“万总说的有道理。”

万顺龙接着说：“咱们不仅私人间是朋友，公司之间也是合作伙伴嘛。我租了你几十层的摩天大楼，还有好几亿的借款放在你那儿。有些利益上的协调，不妨摊开谈一谈。”

杜林祥的大脑在飞速运转。万顺龙今晚的话看似东一句西一句，其实主题很明确，就是希望纬通知难而退，不要出来搅局。先搬出省长姜菊人，说明顺龙集团上市的事，连省领导都是大力支持的。还说到顺龙与纬通间的合作关系，是否也在暗示，如果纬通退出，万顺龙可以给予一些利益上的补偿？

杜林祥心里也在骂谷伟民，这个王八蛋，先拿万顺龙来吓唬我，接着又借我来向万顺龙施压，一刻也不肯闲着啊！

汽车眼看就要驶到万顺龙的别墅，万顺龙忽然很感慨地说：“柯老今晚讲的郭靖的故事，我认为就很有道理啊。先把基础打牢，后面的发展才能水到渠成。练功夫是这样，做企业也是如此。”

这句话在杜林祥听来却格外刺耳，你不就叫我先踏踏实实做好房地产，打牢基础，接下来再考虑上市的事吗？妈的，关键是我现在欠着一屁股债，不去外面圈点钱，拿什么打基础？

杜林祥更觉得好笑的是，原本是柯老纠正你万顺龙所讲的话，你反倒拿来开导我，是太会举一反三，还是脸皮太厚？

杜林祥明白，今天万顺龙既是来劝降，也是来下战书。你如果乖乖退出，人家可以施舍你一点口粮，如果要执意迎战，以万顺龙的个性，一定会奉陪到底。自己能战胜万顺龙吗？杜林祥心里没有底。论后台背景，论资金实力，自己好像都处于下风。唉，一个是比泥鳅还滑溜的谷伟民，一个是比毒蛇还狠毒的万顺龙，杜林祥有些左支右绌了。

送别万顺龙后，杜林祥并不着急回家，而是让司机载着他在街上兜风。夜晚的河州要美丽得多，就像是浓妆淡抹的现代美女，时尚而炫目。那些写字楼的玻璃幕墙变成了巨大的显示屏，切换着不同的广告画面与标语。那些高档酒店灯火通明，里面一定有人在推杯换盏，意在不醉不休。

杜林祥抬头看着车窗外，天上没有星星，也就失去了星空下那些美丽的传说，失去了夜间神秘的遐思。街上过客匆匆，谁又能看透这座城市？她太美丽，太繁华，也有太多伪装。霓虹灯点亮了都市的奢华，也掩盖了星月的清辉，放肆地把变幻的彩色投向天空。天空朦胧，连黑也不纯粹了。

第三章 各显神通

有一把手的权威，又有那些分享到利益者的大力拥护，吕有顺只得表态同意。以前的领导小组，除了吕有顺这个组长，压根就没设副组长，如今冒出来四个副组长，论级别还都是市领导，一言九鼎、独掌大局的好日子，注定要和吕有顺说再见。事件落幕后，有些官场老人评价，比起吕有顺，陶定国更懂得权力的真谛——权力的本质是利益分配，它的最高境界是分享，最大忌讳是独占。

1 君子好色，取之有道

一天下午，高明勇夹着一叠文件走进庄智奇的办公室。接过文件，庄智奇正准备批阅，高明勇开口说：“庄总，上午我在咱们公司遇见陈锦儿了。”

庄智奇对那位相貌出众、谈吐不凡的茶友印象十分深刻，抬头问道：“她来公司干什么？”

高明勇说：“她准备在摩天大楼里弄一个高档茶舍，上午去招商部谈合同。”

庄智奇随口说道：“锦儿眼光不错。将高档茶舍放到河州顶级的摩天大楼里，双方都能增色不少。”

高明勇点头道：“是啊。不过听她说，谈判进展不顺利，双方在价格上有些分歧。”

庄智奇“哦”了一声。他开始意识到，高明勇当初向自己引见陈锦儿，绝不是单纯地品茶。

庄智奇默不作声，高明勇却并不甘心。他说道：“庄总，锦儿经营的茶坊的确很上档次，在河州也有品牌效应。我觉着，真能把茶坊引入纬通大厦，一定是件双赢的事。”

庄智奇已然明白高明勇的用意，他停顿了一会儿，才为难地说：“这事我的确插不上手。明勇你知道，我这个总裁，主要精力放在了上市这一块。地产方面的业务，是安总负责的。”

高明勇摇头叹息：“安总是出了名的冷美人，她那里不好说话呀。”

庄智奇手里转动着钢笔：“你也知道我和安总的关系，你去都不行，我去更不顶用。”

“要不这样？”高明勇说，“我让招商部写份报告，就说陈锦儿的茶舍很有档次，能够吸引许多河州的达官显贵。这些人常来纬通大厦，也给咱们提供了结交的机会，这对公司的长远发展有帮助。因此，在租金上给予适当优惠，划得来！”

庄智奇默默听着，心想这个高明勇真能号准老板的脉！他提出的，无疑是最能打动杜林祥的理由。

见庄智奇没有反对，高明勇趁势说：“报告打上来，能否麻烦庄总签个字？然后我再交给杜总。最后如果杜总、庄总都同意了，安总那边自然不会有意见。”高明勇知道自己在公司的分量还不够，更清楚杜林祥对于庄智奇的信任。报告上有了庄智奇的签字，过关的概率无疑会大增。

换作其他人，庄智奇是不愿多管闲事的，可这次偏偏是陈锦儿！能帮上人家就帮一把吧，何况高明勇刚才那番说辞，也并非全无道理。庄智奇点点头：“行吧，到时我签个字。”

见高明勇欢天喜地走出门去，庄智奇心中苦笑：高明勇这小子可是个人精，从不做吃亏的事，在陈锦儿那边，没准还要拿什么好处！

来纬通有些日子了，庄智奇发觉做大了之后的民企，许多地方竟和国企差不多。这或许与企业性质无关，只能叫“大企业病”。林正亮分管工程建筑，那些老板想在纬通承包工程，不把林总打点好，门

儿都没有。高明勇这个办公室主任，更少不了干些损公肥私的事情。比方说今天，优惠了租金，吃亏的可是企业。

庄智奇还发觉，杜林祥对于下面这些人的所作所为，根本就是一清二楚。杜林祥压根没想杜绝这些现象，他只是约束着所有人，凡事不要过度。只要不过分，挣点小钱就当是老板发的福利吧。

这或许才是杜林祥洞察人性后的高明之处。普天之下，谁人不贪？撵走了高明勇，新来的办公室主任也会想方设法捞钱。况且，别人还未必有高明勇这等和稀泥的本事。

庄智奇的工作实在太忙，渐渐地也就把这种小事抛之脑后。半个月后的周末，他却接到一个电话：“庄总，你好！我是陈锦儿。”

陈锦儿的声音很甜美，一如芬芳的茶香。庄智奇礼貌性地回了声“你好”，陈锦儿便说：“今晚有时间吗？我想请你吃顿饭，感谢你一下。”

庄智奇意识到，大概高明勇已经把茶舍的事搞定了。他笑着说：“别这么客气，小事情。”

陈锦儿说：“看来庄总是接受我的邀请了！那真是荣幸之至。好吧，下午六点，我开车过来接你。”

庄智奇一开始并没打算接受对方的邀请，一句“别这么客气”不过是客套话。无奈陈锦儿连珠炮似的，根本不给自己推辞的机会。庄智奇只好说：“不用那么麻烦，到时我开车过去就行。”

陈锦儿坚持说：“那地方不好找，还是我来接你吧。”

下午六点，陈锦儿准时将车驶到楼下。庄智奇直到六点一刻才下楼，钻进车里，他抱歉地说：“给小孩做晚饭，耽搁了一会。”

陈锦儿并不介意，笑呵呵地说：“早听说庄总是个模范丈夫，一般说来，模范丈夫也会是模范父亲。”自打第一次见面后，陈锦儿便打听了许多有关庄智奇的事。那段流传甚广的爱情故事，陈锦儿自然是知道的。

汽车驶出院子，陈锦儿掏出电话，拨通后问对方：“今晚你在哪儿？”

得到对方的回答后，陈锦儿说：“按老规矩给我做两个人的菜，半小时后就到。”庄智奇有些纳闷，陈锦儿问人家今晚在哪儿，难不成餐馆还是流动的？

到了地方一看，庄智奇才发觉，所谓餐馆，就是一条小渔船，船上只能摆下一张桌子。老板平时以打鱼为生，哪里鱼多，船就往哪里开。老板不仅鱼打得好，还有一手好厨艺。刚打上船的鱼，经他的烹调美味无比。

这样的餐馆，通常只招待熟客。庄智奇感叹道：“锦儿不仅精于茶道，对河州民间的美食，看来也是如数家珍。”

麻辣鲜香的鱼端上桌，老板还拎来一瓶白酒，热情介绍说：“这是老家土酒作坊里产的，好些人喝过后都竖大拇指。”

庄智奇担心这类高粱酒度数太高，说道：“这儿有女士，船上还有红酒吗？”

老板一副爱莫能助的样子。陈锦儿却说：“这里就一种酒。没事，白酒我也能喝。”

端起酒杯，陈锦儿满脸开心：“这次茶舍的事，麻烦庄总了。”说完，便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庄智奇也满饮了一杯。酒很烈，有些“一线割喉”的感觉。看着陈锦儿若无其事的样子，庄智奇大抵也知道了她的酒量。

陈锦儿与庄智奇第一次在茶坊相见，是在高明勇的安排下，怀着一种十分功利的目的的。这样的场面活，陈锦儿经历得多了。那些一掷千金的纨绔子弟、深藏不露的官场老手，抑或是附庸风雅的假道学，不知见过多少。唯独这个庄智奇的学识、谈吐，让她真正折服。后来了解到庄智奇的许多往事，更对这个才华横溢、用情专一的奇男子青睐有加。她早就想再见庄智奇，可又找不到合适机会。今天借着感谢对方的名义，终于得偿所愿。

庄智奇对于陈锦儿的茶坊印象深刻，问道：“你那间茶坊叫‘茶言观色’，茶自是好茶，色又指什么？”

陈锦儿莞尔一笑：“色当然就是指美色。庄总应该看得出来，我茶坊里的服务员，个个都是美女。”

庄智奇说：“最难得的是，还有一位艳压群芳的女老板。”

能得到庄智奇的赞许，陈锦儿心里甜滋滋的。她说：“很多人讳于谈色，其实大可不必。如同好酒、贪财一样，有几人不好色呢？男人好女色，所以有‘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诗句，女人也好男色，才有‘美女爱英雄’的说法。好色只是一个中性词，如同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关键是君子好色，取之有道。”

从喝酒到谈吐，陈锦儿俨然一位不让须眉的女中豪杰。庄智奇点头说：“有道理，难怪有酒色财气一说。”

陈锦儿说：“酒让男人勇，色让男人雄，财让男人豪，气让男人威。本质上说都不是坏事，关键是把握好度。所以，茶坊里多点美

色，也添了几许生气。可要是出卖美色，那就超过了度，不是茶坊，而是青楼了。”

与陈锦儿在一起，庄智奇的心情很放松，他侃侃而谈：“我以为，青楼才是将度拿捏得恰到好处的地方。现在的人，老是把青楼等同于妓院，但两者压根不是一回事。古代的妓院，一般的叫法是窑子，偶尔也被称作红楼，那里是做皮肉生意的地方。可青楼呢，一般是王孙贵族们畅谈风月的地方，没有身份地位的人，压根进不去。青楼里的女子，大多才艺双绝，而且对外宣称是只卖艺不卖身。”

庄智奇接着说：“我认为古时候的青楼，更像如今的娱乐圈，青楼女子都是家喻户晓的明星。私生活可能是糜烂了一点，与妓女毕竟有天壤之别。青楼里的老鸨，类似经纪人的角色，负责包装策划。像李师师、陈圆圆、柳如是等人，应该算是那个时代的超级影后，要不怎么那么多达官贵人，争着抢着娶进门？”

陈锦儿放下筷子：“原来青楼和妓院不是一回事。这顿饭，又长见识了。”

小船已驶到江心，伴着江风，吃着最正宗的河鲜，感觉无比惬意。两人的话题转到各自家世，庄智奇问：“你的普通话里有南方口音，大概不是河州人吧？”

陈锦儿答道：“父母都是河州人，我也生在河州。九岁的时候去了香港，后来又去澳洲留学。三年前才回河州。”

庄智奇说：“父母在河州还是香港？”

陈锦儿眨了眨眼：“父母在我很小时候就过世了。我干爹在香港做生意，我跟着他在香港长大。”

庄智奇赶紧说：“对不起，提起你的伤心事。”

陈锦儿说：“没事，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听到这话，庄智奇颇有感触：“是啊，过去的事终究是要放下。”

陈锦儿知道庄智奇一定又思念起了亡妻，便说：“我听很多人讲过你的家事，如今像你这样的男人，真是不多见。”

庄智奇只是干笑了一声。陈锦儿接着说：“你还不到四十岁，身边总得再找个女人。”

庄智奇摇摇头：“结婚是件大事，不想去折腾。”

陈锦儿笑了笑：“那就找个红颜知己。”

庄智奇说：“红颜知己的标准更高。所谓红颜知己，就得红颜而不红脸，知己还得知彼，你说难不难？”

陈锦儿笑得更开心：“没看出来，你这人还挺逗！”

“对了，你在国外待了很长时间，国外有什么好茶没有？”庄智奇不是一个不解风情的人，刚才陈锦儿那番话，他不可能听不出一点弦外之音。于是，庄智奇赶紧岔开话题。

陈锦儿有些气馁，但她还是一五一十地回答：“当然，国外也有很多好茶。比如印度的大吉岭红茶，日本的玄米茶，欧洲的伯爵茶。我在纬通大厦的新店，就会有一个外国名茶专区。”

庄智奇说：“好啊，到时一定要来品鉴一番。”眼看天色已晚，庄智奇主动告辞，陈锦儿略带怅然地开车将他送了回去。

第二天是工作日，刚到办公室的庄智奇，就被杜林祥找去。杜林祥开门见山：“昨天谷伟民给我打来电话，说他从中东回来了。我约他来河州，他说事情忙走不开，反过来还邀请我去香港面谈。”

庄智奇问：“你要去吗？”

杜林祥摇了摇头：“我的意思是让你去一趟，全权代表我和谷伟民接洽。”

庄智奇左手托着下巴：“这样也好，不能显得咱们太主动。”

在杜林祥看来，谷伟民是拿捏谈判节奏的高手。一开始把自己请到北京，并不直说卖壳的事，而是借打探万顺龙的情况，自然而然地放出消息。当自己表达买壳意向后，谷伟民又一副不紧不慢的模样，推说人在中东度假。现在回到香港了，居然连河州都不肯来，就等着杜林祥主动送上门去，他好挟主场之利漫天要价。

杜林祥如果真跑去香港，就显得太猴急，以后还有什么议价能力？所以先派出庄智奇进行火力侦察，自己再视情况发展做出应对。总之，谈生意时，该摆的架子还得摆一摆。

杜林祥点燃一支烟，“你这次去，主要是听他怎么说，看看他有什么具体条件。另外，你也可以直接告诉他，咱们联系了好几家上市公司，正在展开接触。姓谷的别以为，非得在他一棵树上吊死。”

庄智奇说：“这个我明白。有什么事我会随时向你汇报。”

杜林祥又问：“你准备带谁去？”

庄智奇想了想说：“就带尹小茵与祝天瑞两人吧，他们都是战略发展部的，对情况熟悉。”

“祝天瑞？是战略发展部组建时招聘进来的？”杜林祥深吸了一口烟。

庄智奇说：“嗯。小伙子是海归的金融学硕士，工作中也很能吃苦。怎么，杜总觉得不妥？”

“不！不！”杜林祥说，“战略发展部的事，你说了算。对于祝天瑞这个人，我也没什么印象。”

杜林祥接着说：“把高明勇也带上吧。他这几年经常去香港，对那边的情况熟悉。另外，这小子有股机灵劲，出去为你做些服务工作，还是挺称职的。”

庄智奇笑着说：“我原本想着明勇是集团办公室主任，要留在杜总身边。你肯放人，我求之不得。”

杜林祥说：“回去准备一下，这几天就出发。”

2 权力的本质是利益分配，它的最高境界是分享，最大忌讳是独占

奥迪轿车停在市政府门前的广场上，杜林祥缓步下车，夹着公文包，径直朝里走去。市长吕有顺正在办公室里等着他。杜林祥决定让庄智奇奔赴香港，自己留在河州，除了是一种谈判策略，也的确因为有要事在身——吕有顺无比在意的那场旅法画家的画展，几天后就要在纬通大厦举办。

杜林祥知道，吕有顺正处于仕途的关键时期，能否接下市委书记，并跻身省委常委，形势依旧不太明朗，而各方势力的角逐也几近白热化。河州官场都在流传一个消息，吕有顺工作中太强势，得罪的人太多，与现任市委书记陶定国的关系也十分微妙。

陶定国与吕有顺围绕河州新城主导权展开的斗法，在河州官场已是尽人皆知。开发建设河州新城，当初是吕有顺力排众议的结果，多年来他也一直兼任河州新城开发建设领导小组组长。新城建设大获成功，各界好评如潮。吕有顺不仅顺理成章地将其纳入自己的政绩簿，甚至俨然把河州新城当成自己的独立王国。

这种状况，是身为一把手的陶定国无法容忍的。一年前，河州就出现一种声音，说为了新城进一步发展，应该让市委书记陶定国亲自兼任领导小组组长。市委书记伸手抓权，吕有顺不好硬抗，便想出了以退为进的招数。吕有顺在市委常委会上主动提出对领导小组进行班子调整，设一正一副两个组长，分别由陶定国与自己担任。而领导小组内的办公室主任一职，则由自己兼任。

领导小组下设的办公室，是负责具体工作的机构。以往，办公室主任由市政府秘书长担任。吕有顺的如意算盘，就是让出组长头衔，把实权抓在手里。陶定国毕竟是市委书记，不可能事必躬亲，自己身为唯一的副组长，又兼任办公室主任，不怕有人兴风作浪。

与吕有顺求学北大、京官外放的傲人经历不同，陶定国是乡政府电话员出身，一路战战兢兢爬上高位，即便官居副省，学历一栏也不过是略显寒酸的党校在职大专。说到抓经济工作的能耐，陶定国的确不如吕有顺，可要论起官场之术，陶定国也是顶尖高手。他对吕有顺以退为进的把戏心知肚明，心中不免冷笑：你小子跟我玩这套，太嫩！

在常委会上，陶定国拒绝了吕有顺的提议，表态说组长一职，还是由吕有顺担任。他高度评价近年来河州新城的发展成就，同时声色俱厉地痛批某些传言是在班子成员间制造不团结。

表明自己无意组长一职后，陶定国又指出随着经济实力的提升，领导小组的力量有必要加强。他提议，增设四个副组长，由常务副市长、分管城建的副市长、分管工业经济的副市长以及市委常委、公安局局长四名市领导担任。

比起吕有顺的以退为进，陶定国的这番以退为进更加老辣。一方面明确表态自己不会伸手进来，展示高风亮节，堵住所有人的口；一方面又把河州新城这块肥肉抛出来，那些被提名担任副组长的人，无不跃跃欲试。

有一把手的权威，又有那些分享到利益者的大力拥护，吕有顺只得表态同意。以前的领导小组，除了吕有顺这个组长，压根就没设副组长，如今冒出来四个副组长，论级别还都是市领导，一言九鼎、独掌大局的好日子，注定要和吕有顺说再见。

事件落幕后，有些官场老人评价，比起吕有顺，陶定国更懂得权力的真谛——权力的本质就是利益分配，它的最高境界是分享，最大忌讳是独占。

与陶定国斗法落于下风，在省领导眼中，吕有顺也未必得到多少青睐。上周杜林祥与某大型银行洪西分行行长张清波打乒乓球时，张清波说起一则见闻。据张清波说，河州财政局爆发窝案，局长以及多名副局长落马。尽管吕有顺并未牵涉其中，但这名局长是外界公认的吕有顺的爱将。

省委书记来河州调研时，又提到这件案子，对吕有顺轻描淡写说了几句，要他吸取教训。接下来，对市委书记陶定国就没那么客气了，当着众人的面一顿痛批。张清波就在现场，他回忆说：“陶书记的脸红一阵白一阵，一个劲儿地检讨，可话还没说几句，又被领导打断。”

杜林祥起初不解：“省委领导给吕市长留情面，是好事啊。”

张清波摇着头：“被领导骂，不是坏事，说明领导把你当自己人。领导对你客客气气，说明你根本没进人家的圈子。”

见杜林祥似懂非懂的样子，张清波讲起一则典故。蒋介石过世后，蒋经国将他父亲生前的几任侍卫长请进官邸。蒋经国对众人执晚辈礼甚恭，但唯独有一个人例外，便是郝柏村。郝柏村当时不满六十岁，在历任侍卫长中算资历较浅的。蒋经国对他指指点点，说他这里没做对，那里要改正，还要他多向前辈请教。郝柏村立在那里，大气也不敢出。

离开官邸后，一位受到礼遇的侍卫长垂头丧气。旁人大惑不解，他解释说，小蒋把我们当成他父亲的人，人家如此客气，是感谢我们

忠心耿耿伺候他父亲多年。郝柏村不同！小蒋把他当成自己的心腹，那还客气什么？

此话果真被言中！郝柏村日后飞黄腾达，成为蒋经国时代台湾政坛最耀眼的明星。

讲完这个故事，张清波摇头叹息：“我看省委领导，是把陶书记当成自己人，打轻一点打重一点都没关系。至于吕市长，唉……”

听了这番话，杜林祥不由得心头一紧。吕有顺与张清波，不仅与自己私交甚笃，更是事业上必须倚靠的两座大山。吕有顺的仕途，某种程度也与自己息息相关。正因如此，杜林祥更得使出浑身解数，把吕有顺看重的这场画展办好。

杜林祥看过画展的相关资料，这名旅法画家叫李晴，是位三十出头的美貌女子。杜林祥深信，吕有顺心中看重的，绝不是李晴的什么画家身份。

电梯门打开，吕有顺的秘书已等候在此。握手后，秘书低声说：“吕市长在办公室等你，其他来汇报工作的，都被我挡下来了，等你这边谈完，才放他们进去。”

今天没有公开活动，吕有顺的头发没吹，脚上穿一双黑色布鞋，正在座椅上看报纸。见杜林祥走进来，他将报纸往桌上一撂：“画展定在后天，你那边准备得如何？”

“一切就绪。”杜林祥说，“地点就安排在纬通大厦内的五星级酒店。环境很高档，外人也不会打扰。”

吕有顺手指有节奏地敲着桌子：“我大概八点半过来。”

杜林祥说：“我在地下车库等着你。还专门准备了一台电梯，咱们从车库直接上去，中途在任何楼层都不会停。”

“很好。”吕有顺点点头，“客人们的房间安排好了吗？”

杜林祥说：“安排好了。李画家，还有北京来的胡总，以及香港的几位企业家，都安排在总统套房。其他随行人员，入住酒店的商务单间。”

吕有顺说：“把胡总和李晴的套房安排在同一个楼层，彼此隔得越近越好。”

杜林祥听吕有顺说过，胡总叫作胡卫东，与李晴是大学里的师兄妹，这次画展，背后正是胡卫东一手策划。杜林祥心中暗笑：日理万机的吕市长，考虑问题时也很细致嘛！

“画展结束后的晚餐呢？”吕有顺问。

杜林祥说：“按照您的意思，不要上大餐，体现地方特色，我就安排在郊外的一个土菜馆。这家餐馆的味道很好，做的全是河州家常菜。当天我们包了场，不会有其他客人。”

吕有顺将双手叉在胸前，思忖了一会儿：“弄点家常菜是不错，但跑那么远，总归不太方便。能不能把厨师请过来，就在纬通大厦里吃？”

杜林祥说：“没问题，我马上去联系。索性就在大厦顶楼的包间，那也是纬通集团宴请贵宾的地方。”

有关画展的所有细节已安排妥当，杜林祥准备起身离开。吕有顺倒记起一件事，说道：“你们企业是不是在河州新机场门口，弄了一个大幅广告，是宣传纬通大厦的？”

杜林祥不明白吕有顺为何忽然提起一个广告，他点头说：“有这事。”

吕有顺说：“回去把广告语换一下，有人提意见了。”

杜林祥从来不是一个舞文弄墨之人，广告语的具体内容都是营销部的人定的，自己也记不清楚。杜林祥不解地问：“广告语，换什么？”

吕有顺说：“广告上是纬通大厦的图片，配了一句广告语：河州，从此以我为中心。”

杜林祥记起来了：“对，是这么写的。纬通大厦是河州最高的建筑，也是整座城市的地标，地址又正好处于河州新城的中心，营销部的人就想出来了这句广告语。怎么，有什么问题？”

吕有顺淡淡地笑着：“我是觉着没什么问题，但有些吃饱了撑着的人有意见。他们说河州还是不是共产党的天下，不以党委为中心，要以一家私营企业为中心？”

这顶帽子扣得太大，杜林祥既惶恐又愤怒：“这他妈什么狗屁话！”

“的确是狗屁话。”吕有顺的脸色很不好看，“不仅是我，包括陶书记，还有大多数市委常委都对这些议论不以为然。不过从另一方面来想，换个广告语嘛，也不是什么大事，犯不着为此惹出不必要的麻烦。”

吕有顺又说：“我今天不是给你下命令，只是朋友间的一个提醒。有些时候，退一步海阔天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作为商人，杜林祥当然不愿冒引火烧身的风险。他点头说：“回去我就让人换。”

回公司的路上，杜林祥想起这段小插曲，只觉既滑稽又可气。但从这件事上，杜林祥也明显感觉出，经历过宦海中的无数风浪，吕有

顺身上的霸气不再如当初。以作风强势著称的吕市长，也拾起了中庸之道。

画展当天，吕有顺准时来到现场。画展的主角李晴与胡卫东，却是姗姗来迟，直到上午九点过，还没从宾馆套房里出来。吕有顺领着杜林祥以及几名专程从香港飞来的企业家，在画作前端详了好一阵。众人一边看，一边交口称赞。杜林祥不知道别人是否真懂画，反正他自己是狗屁不懂，但这丝毫不影响无数个“好”字从自己口中说出。

九点半，主角终于亮相。李晴主攻的是西方油画，今天却穿了一件中式旗袍，配上她精致的身材，甚是得体。一旁的胡卫东，三十六七岁的年纪，穿着米黄色的休闲西装，脚上是一双圆口布鞋。

吕有顺赶紧上前与二人握手，胡卫东说了些“这次画展，麻烦吕市长”之类的客套话。接下来的半个多小时，李晴领着众人又在展厅走了一圈，每到一幅画前，她都会做一番讲解。吕有顺听得津津有味，不时还会发问。李晴的回答也很得体，尤其是她笑起来时，脸上的小酒窝特别可爱。

杜林祥不懂画，可察言观色的本事却已炉火纯青。这一圈走下来，尽管胡卫东与香港过来的几名企业家几乎没怎么说话，但仅凭着彼此间的身体语言与眼神，杜林祥已将众人的关系猜了个八九不离十。

先说胡卫东与李晴，杜林祥百分之百肯定这两人不是普通的大学师兄妹关系。当然，他们更不可能是正大光明的夫妻。是红颜知己、情妇抑或小三？管它呢！这些词语，在杜林祥心中，原本就没什么差别。

至于香港过来的几名企业家，应该和胡卫东、李晴原先并不认识。看样子，他们或许是吕有顺的朋友。吕有顺在香港工作多年，在

当地企业界人脉深厚。

参观完画展，吕有顺对胡卫东说：“胡总，我一会儿还有个会，就不能陪你们了。晚上就在这座大厦，我略备薄酒，大家再一醉方休。”

胡卫东抱拳道：“恭敬不如从命。”

吕有顺又扭头对几位香港企业家说：“诸位今天算是开了眼界了。一会儿有什么安排？河州有许多风景名胜，下午去参观一下？”

一位香港企业家操着蹩脚的普通话说：“河州的风景再美，也不如李小姐的画美。吕市长你去忙，我们还想再仔细看看李小姐的画。”

“你们可真是识货。”吕有顺点点头，“河州的风景名胜就在那儿，什么时候去都有。李小姐的绝世佳作，可不是天天都能看到。”

临出门时，吕有顺又叮嘱杜林祥：“大家是在你的大厦里，你可要尽好地主之谊。”

杜林祥忙不迭地点头：“能为大家效劳，不胜荣幸。”

吕有顺走后，这群香港企业家又围着李晴的画作转了好几圈，一副爱不释手的样子。后来，终于有人开口说：“李小姐，不知我们能否收藏几幅你的大作？”

李晴有些为难：“办画展前就说好，只是展览，不对外出售的。”

一位香港企业家仍旧心有不甘：“看在朋友一场，你就不能破破例？”说完，他又以求助的语气对胡卫东说：“胡总，麻烦你帮大家敲敲边鼓。”

胡卫东看着李晴：“吕市长为这次画展出了不少力，这些企业家都是吕市长的朋友，你看……”

李晴犹豫了一下说：“既然是朋友，索性就送几幅给大家吧。”

对面的人连忙摆手：“这些画饱含李小姐的心血，如果白送，我们反而不敢要了。”

站在一旁的杜林祥看着两边你推我让的样子，心中哂笑。他知趣地退出现场，摸出一支烟点上……

晚宴定在六点，吕有顺提前半小时就赶到。杜林祥听大厦工作人员说，香港过来的几位企业家，一下午都泡在胡卫东的套房里，看样子双方是成交了。李晴卖了几幅画，收了多少钱，杜林祥不清楚，也不想去打听。

对于胡卫东，吕有顺始终是恭敬有加的模样，酒桌上还介绍起近年来河州的发展情况。胡卫东仔细听着，却没有搭话。

饭局的气氛很融洽，吕有顺与胡卫东甚至聊起各自的童年时光。吕有顺感慨不已，说自己家里穷，父母走得早，全靠舅舅拉扯大。胡卫东倒是来自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国企工厂的工程师，从小生长在厂区大院里。父母前些年已退休，如今移民到了国外。

听着这些，杜林祥心中一阵纳闷：这个胡卫东，只是一个生意人，没有一官半职，父母也不是什么权贵。以吕有顺的身份，犯得着同这种人套近乎？

敬酒时，杜林祥客气地说：“胡总是京城里的大企业家，欢迎你来河州投资发展。到时也好有机会向你请教。”

胡卫东说：“杜总才是大生意人，是我该向你请教才对。说到生意，我虽然在河州没有什么动作，不过在洪西省下面的一个地级市，

却投资了一个旅游项目。杜总有兴趣，我们也可以合作嘛。”

“真能与胡总合作，简直是荣幸之至。”杜林祥依旧说着言不由衷的客套话。胡卫东也是老江湖，一眼看出杜林祥的心思，没再多说什么。

晚宴结束后，吕有顺亲自将胡卫东送回房间，两人又在套房里聊了一个多小时。杜林祥一直等候在外面，今晚他还有最后一项任务——送吕有顺回家。上午参观画展时，吕有顺带着秘书与司机，出席晚宴时他却将秘书支开，还告诉司机不用等他。

钻进轿车，吕有顺拍着杜林祥的肩膀：“这次画展很成功，辛苦你了。”

“这是哪里话？没做好的地方吕市长还得多担待。”杜林祥露出标志性的憨笑。

吕有顺吩咐道：“他们明天就要离开河州了。香港来的朋友你不用管，就把胡总与李晴送去机场。我跟机场也打了招呼，直接走贵宾通道。”

杜林祥对胡卫东的背景的确好奇，他试探着问：“这个胡总，在北京做什么生意？”

“生意？”吕有顺冷笑一声，“没个谱啊，什么赚钱，就做什么。或者说人家做什么，什么就赚钱。”

“天下还有这种生意！”杜林祥更加疑惑，“刚才听胡总说，他家里没什么背景啊。”

吕有顺盯着窗外，好一阵才转过头来：“林祥你不是外人，实话告诉你吧，胡卫东是个好命人，他没有好爸爸，却有个好同学。”

与晚宴上的谈笑风生不同，此刻吕有顺的神情略带几分苦涩：“胡卫东的确是个平民子弟，可他的大学室友，却是位背景深厚、手眼通天的人物。胡卫东此前一直在一家央企工作，也没混出什么名堂。几年前他的那名室友从国外归来，胡卫东辞职做起生意。那名室友身份特殊，好些时候不方便抛头露面，只得把胡卫东推到前台。”

杜林祥明白了，胡卫东只是一双白手套。白手套尚且能令吕有顺恭敬有加，背后那只手，能量该有多大！胡卫东今年不到四十岁，他的室友，年龄应该也相当。这种年纪的人，如果是自己在官场打拼，还远未到出人头地的时刻。胡卫东的同学究竟是什么背景，杜林祥已能猜出个大概。

一路上吕有顺的话不多。杜林祥知道吕有顺还算是个心高气傲的读书人，对于长袖善舞、曲意逢迎那一套，骨子里是排斥的。像今天这样的聚会，吕有顺有喜悦，更多的却是无奈。

需要贵人提携的，何止一个吕有顺！如今的杜林祥，更不乏攀龙附凤的热情。第二天送胡卫东去机场的路上，杜林祥一本正经地问起胡卫东在洪西投资的旅游项目，并表达出十分强烈的合作意愿。

胡卫东呵呵笑道：“杜总有兴趣是好事啊！我立马让人把项目资料传给你，回头咱们再琢磨一下具体的合作方式。”

3 做生意就像谈恋爱，有时不能过于主动

正当杜林祥忙于在河州张罗画展时，庄智奇已经带着高明勇、尹小茵与祝天瑞飞抵香港。

一行人乘坐下午的航班，到达香港时已是傍晚时分。飞机上的茶点似乎不顶事，庄智奇的肚子咕咕叫起来。高明勇对香港很熟，他在赤角机场里找了一家埃及餐厅，安排大伙坐下来。这家餐厅在机场美食区里很有名，是正宗的中东风味。餐厅里的服务员基本来自国外，所以点菜必须用英语。高明勇操着蹩脚的英语，点了这里最出名的羊肉三明治，招呼大伙一起津津有味地品尝起来。

谷伟民安排了轿车在机场外等候，并提前为他们订好了宾馆。一行人上了车，直奔市区而去。车上，接待人员用一口港式普通话介绍说：“谷总本来要亲自接机的，可临时要接待新加坡的客人，就赶不过来了。他为你预订的是香港半岛酒店。尽管香港的高档酒店多如过江之鲫，但唯有半岛酒店最能浓缩港岛的百年沧桑。”

庄智奇很多年没来过香港了，但对于半岛酒店并不陌生。号称“远东贵妇”的半岛酒店，在1928年开业时，就成为当时亚洲最豪华的酒店。此后，这里曾作为英军的临时军营，二战期间又成为日军指挥中心。1941年香港沦陷时，港督也是在这里，向不可一世的日本军队递上投降书的。

原先的酒店只有七层，呈H形。到1994年时，酒店进行了扩建工程，保留原建筑的同时，在北面加盖一幢三十层的新楼，楼顶还设有直升机场。

当年运作河州冶金上市时，庄智奇也会来香港拜会客人。一位港商曾带他去半岛酒店喝下午茶。半岛酒店的下午茶蜚声全球，并俨然成为香港的一种文化符号。它由三样东西组成：正宗的英式茶与茶点；半岛大堂茶座华丽典雅的环境；大堂乐队现场演奏的古典乐曲。优雅贴心的服务和殖民时代古色古香的环境，无声无刻不撩动着人们的心弦。张国荣、钟楚红等明星，都是半岛酒店下午茶的常客。

下午茶是从下午两点到七点，今天肯定是赶不上了。庄智奇想在香港的这几天，一定要抽空去重温一下旧日情怀。

谷伟民为他们每人都预订了一个单间。房间很宽敞，里面还摆有一套沙发。拉开窗帘后，维多利亚港的美丽夜景尽收眼底。

庄智奇斜靠在沙发上，心中依旧盘算着明天与谷伟民的过招。他忽然想到一组财务数据还需要再核对，便起身前往祝天瑞的房间。按了几下门铃，里面却没有反应。庄智奇又敲了隔壁高明勇的房门，依旧没有动静。

倒是尹小茵听到声响，从自己的房间走了出来：“庄总，你找他们？”

庄智奇点了下头：“这两个家伙，跑哪儿去了？”

尹小茵说：“刚才在过道遇见他们，说是出去买报纸。”

庄智奇打趣道：“他们倒还勤学上进，一到香港就琢磨着充电学习。”

尹小茵问：“你有什么事吗？”

“有几个数据，想找他们再核实一下。”庄智奇说，“既然人不在，就等他们回来再说吧。你这会有事没有？”

尹小茵回答说：“没有。”

庄智奇说：“那我请你去楼上酒吧，我给这两家伙打个电话，叫他们一会儿直接上来，咱们边喝酒边等着。”

尹小茵显得很开心：“好啊，这就走！”

位于半岛酒店二十八层的Felix酒吧，在全球都享有盛誉。酒吧由法国著名设计大师菲利普·斯塔克设计，并以其太空主题吸引客人纷至沓来。观景玻璃360度环绕，可从黄昏待到深夜，坐拥维多利亚湾百变夜景。Felix酒吧还有一个“男人千万不能错过”的地方，那就是“全亚洲景色最好的男厕”。大块落地窗正对着维多利亚湾，暧昧的霓虹灯，如铁柱般高耸的摩天楼，让每一个站在这里的正常男儿，都有一种征服的本能冲动，荷尔蒙的急速提升自不在话下。

庄智奇和尹小茵从半岛酒店左侧Felix专属木雕电梯进入二十八层。出了电梯，仿佛进入了法国电影《第五元素》那个飞往外星的超光速飞船的走廊，有种新潮的怪异感。铝制桌子及玻璃底面，营造出现代的冰山感觉。高贵的葡萄酒像鱼群一样排列在弧形的墙上，让亲临者可以坐在这酒海里畅饮。

尹小茵还是第一次来香港，对周围的一切都颇为好奇。坐下后，她笑吟吟地说：“庄总真是体贴下属，紧张的工作中还带我们来这么潮的酒吧放松一下。”

“第一是放松身心，第二也是感谢你。”庄智奇说。

尹小茵脸上的表情总是那么天真无邪：“感谢我什么？”

庄智奇说：“这段时间你一直在照顾我们家毛毛的生活，还辅导他作业。你是公司派给我的工作助理，生活上的事，不是你分内的。”毛毛是庄智奇儿子的小名，如今还在读小学。

尹小茵说：“庄总工作忙，帮你照顾好家庭，你才能更好地投入工作。再说，我真的很喜欢毛毛，这孩子挺懂事的。”

说起自己孩子，庄智奇流露出笑容：“毛毛的确很懂事，学习也刻苦，就是性格太孤僻。这段时间经常和你相处，我发觉他变得开朗很多。他特别喜欢你，一口一个小茵姐姐。”

尹小茵开心地笑起来：“毛毛告诉我说，‘爸爸老是批评我孤僻，其实他就是个孤僻的人。一天到晚闷在家里，不是读书就是下棋。不像小茵姐姐你，整天乐呵呵的。’庄总，毛毛可在给你提意见哦。”

“儿子给老子提意见，老子只能虚心接受。”庄智奇笑着说。

庄智奇抿了一口酒：“小茵，工作不忙的时候，欢迎你去我们家，和毛毛多交流。他许多时候连我的话都不听，只听小茵姐姐的了。”

两人聊天的主题始终围绕着毛毛，庄智奇脸上不时荡漾起父爱的温暖。半小时后，高明勇和祝天瑞回到酒店，也径直来到酒吧。庄智奇招呼他们坐下后说：“天瑞是大才子，只是不知道明勇你也喜欢读书看报。”

“那是，那是。跟在庄总身边，一定得加强学习。”高明勇脸上浮现笑容，谄媚中却又带着一丝憨厚。

尹小茵见祝天瑞腋下夹着厚厚一叠报刊，说道：“买这么多啊？给我一份瞧瞧，我也学习一下。”

祝天瑞脸上有些慌张：“街头小报，有啥好看的？”

尹小茵说：“干吗那么小气！”

庄智奇也在一旁帮腔：“几张报纸，给小茵看看怎么了！”

高明勇出来打圆场：“不是天瑞小气，只是小茵最好别看。外面包着几份报纸，里面是几本杂志。女士不宜，呵呵。”

尹小茵依旧一头雾水，庄智奇却明白过来：“明勇，刚才你说跟着我要加强学习，我可没让你去学那些东西。”

尹小茵追问：“是什么杂志？”

庄智奇说：“咸书。”

尹小茵还是不懂：“咸书是什么书？”

庄智奇解释说：“咸书是香港的叫法，其实就是色情杂志。”

高明勇不好意思地笑起来：“刚才我去天瑞房间里聊天，说起香港的色情杂志不错，就跑出去买了几本。”

尹小茵毕竟是80后大学生，她没有什么害羞的神情，只是撅起小嘴：“不就色情杂志嘛，弄得神神秘秘的。”

庄智奇说：“香港允许色情杂志存在，但需要用胶袋封着卖。在亚洲，香港的性文化算是很开放的。日本色情杂志只能露上身，下半身要打格子的。香港除了不可以有男女一起的那个什么之外，其他都行。”他又拍了拍祝天瑞的肩膀：“在香港看看这些也没什么，但不要带回内地。如果在机场被海关查到，毕竟不是什么好事。”

祝天瑞连忙点头，高明勇做出一副心悦诚服的样子：“庄总的知识就是渊博。比方说香港人把色情杂志叫作咸书，我就不知道，平常也就把这些咸书当成《金瓶梅》来读。”

庄智奇不以为然地摇着头：“那你可真把《金瓶梅》给糟践了。一部巨著，在你心中倒和色情杂志一个档次？”

高明勇把马屁拍到马蹄上，一脸迷惑地说：“《金瓶梅》也是巨著？”

“当然。”庄智奇说，“有位伟人说过，中国小说写社会历史的只有三部：《红楼梦》《聊斋志异》《金瓶梅》。《金瓶梅》是《红楼梦》的老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

庄智奇上大学时的中文老师，就是一位研究《金瓶梅》的专家。他绝非好色之徒，对于《金瓶梅》的文学造诣，向来推崇备至。庄智奇侃侃而谈：“我个人以为，中国能称得上雅俗共赏的小说，只有三部：《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大名鼎鼎的《红楼梦》好则好矣，就是过于阳春白雪，下里巴人是看不太懂的。而《三国》与《水浒》都是由俗到雅，只有《金瓶梅》是由雅到俗。”

祝天瑞曾是个文学青年，他饶有兴趣地问：“什么叫由俗到雅？”

庄智奇解释说：“《三国》与《水浒》，是根据许多民间传说整理而来的，最后却成为能登大雅之堂的皇皇巨著，这就是由俗到雅。而《金瓶梅》，原本是一部细腻雅致的小说，最后却成为民间广为流传的淫书，便是由雅到俗。”

庄智奇接着说：“书中尽管描写了一些荒淫无道的生活，却还有很多伦理纲常的东西。西门庆本是色中饿鬼，有五个老婆，但书中没有他同时找两个老婆一起上床的描写。还有，西门庆是家中的绝对权威，可以任意把哪个老婆抓起来一顿暴打。但是，当他要和下人发生性关系时，比如说与家奴来旺的媳妇宋惠莲，那么苟合的场所一定是野外或伙房，而不会正是儿八经的卧室。上下尊卑有别，下人是不能入正室的。”

庄智奇又说：“《金瓶梅》大概写于明代中晚期。这就说明，经过宋明理学的教化，三纲五常已深入人心。你再看看唐朝人写的香艳小说，比如《赵飞燕外传》之类，那里面的性爱场景就更加开放露骨，几乎跟如今的日本AV不相上下。”

祝天瑞听得津津有味，间或还若有所思。高明勇嘴角挂着笑容，尹小茵似懂非懂，眼中却满是崇敬的目光。

“好了，”庄智奇止住话头，“下次有空再聊《金瓶梅》吧，今天叫你们来，就是要把几个数据核对准确，这样明天与谷伟民接触时心里才有底。”尽管有些意犹未尽，众人还是强迫自己将思绪拉回工作中。

第二天清早，庄智奇拉开窗帘，只见维多利亚港透出了一片无以名状的深蓝，忽而飞近忽而飞远的海鸥，更像是大自然浪漫的一笔。待到光芒射向海面，微风乍起，细浪跳跃，又搅起满眼碎金。

庄智奇凝视窗外，手里夹着十块钱的云烟，不停地吞云吐雾。他的这个习惯与杜林祥很相似，不论成功还是失意，都不会改变对某种烟草的偏好。纬通集团每到开会时，董事长面前一盒红塔山，总裁面前一盒云烟，倒是林正亮、高明勇等人，嘴里叼的却是动辄上百元的名烟。

谷伟民一大早就打来电话，说上午在办公室恭候大驾。用过早餐，庄智奇一行便直接前往谷伟民的办公室。谷伟民是个不折不扣的空中飞人，在北京、上海、香港，都拥有自己的办公室与豪宅。他在香港的办公室，就在中环附近一栋高档写字楼里。

谷伟民热情地招呼大家落座，并让秘书沏上一壶台湾冻顶乌龙。庄智奇开门见山地说：“前段时间，我们杜总已经和谷总进行了初步

沟通。杜总工作太忙走不开，所以委托我来香港，就是想听谷总谈一谈具体的意见。”

谷伟民端起茶杯喝了一大口，然后说：“既然是谈买卖，那最关键的就是价格。我现在是大众股份毫无异议的大股东，只要杜总出的价钱合适，我可以把这些股份全部转让出去。以后这家上市公司的壳，就是你们的了。”

庄智奇问：“谷总开价是多少？”

谷伟民说：“上次在楣园时，我就谈过，河州的万顺龙也打算买这个壳，目前双方谈的价格在四千五百万左右。我和杜总是老朋友了，在同等价格下，可以优先把壳卖给纬通。但如果你们的报价低于这个价格，恐怕我就很难出手了。”

庄智奇说：“据我所知，谷总买这个壳时，只花了两千多万。这才几年时间，价格就翻番了。”

“庄总，你是资本市场的老手，不过刚才说的，可就是外行话了。”谷伟民展现出强势作风，“大家都知道，买壳容易洗壳难。我为了把这个壳洗干净，理顺这里面的债务关系，花的钱多了去了。”

庄智奇笑了笑：“大家都是明白人，我也就直言不讳了。如果谷总已经把这个壳洗干净了，你会舍得卖出来吗？只怕我们接手后，还得重新洗一遍。”

“庄总说话，总像冲锋枪上刺刀——连打击带讽刺。”谷伟民在办公椅上比画着刺杀的动作。

庄智奇脸上始终挂着笑容：“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谷伟民说：“做生意嘛，讲究自愿。如果杜总觉得我要价过高，也可以选择放弃嘛。说实话，万顺龙那边，可是一天几个电话在

催。”明明对面坐的是庄智奇，谷伟民却说“杜总觉得我要价过高”，他的意思是说，我跟杜林祥才是老板，这价究竟高不高，你庄智奇说了不算。

庄智奇见对方咄咄逼人，主动退了一步：“买卖嘛，是谈出来的。作为买家，当然是希望价格越低越好。”杜林祥交给他此行的任务，是来探听虚实，庄智奇不想一上来就和谷伟民闹僵。

接下来，话题进入大众股份这家公司的具体运营情况。庄智奇的话越来越少，到后来几乎是谷伟民在滔滔不绝地讲个不停。眼看临近中午，谷伟民起身说：“中国证监会的领导召见，我下午就要飞去北京。接下来的时间不能陪诸位了，所以中午略备薄酒，款待一下大家。”

谷伟民是商场老手，他也看出庄智奇此行，就是衔命进行火力侦察的。既然自己已经花了一上午时间，把基本情况介绍清楚了，就没必要继续陪他们耗着。

谷伟民的用意，庄智奇自然能猜到。他笑着说：“谷总一番盛情，我们就恭敬不如从命。”

谷伟民订的餐厅是利苑，也位于中环附近，走路就能过去。谷伟民边走边介绍说：“利苑是香港很有名的一家高档粤菜馆。它由广东军阀、国民党军政大佬‘南天王’陈济棠的幼子陈树杰先生于1973年创办，风靡中国港澳地区及新加坡。利苑最擅长在传统粤菜的基础上加入世界上其他美食元素，以及大江南北菜式的精髓，变化万千。”

众人走进包间，一位穿着得体的白领丽人，早已等候在里面。谷伟民正想介绍，高明勇却主动说：“不用谷总引见，这位谢小姐，我们在北京就见过。”

“对，对。”谷伟民拍着后脑勺，“瞧我这记性！”

对于谢依萱，高明勇可谓印象深刻。倒不是因为谢依萱有什么特质令高明勇过目不忘，而是北京楣园聚会后，杜林祥忽然问自己，谢依萱是否像河州的某个女人。

高明勇绞尽脑汁，也没发觉谢依萱长得像谁。此番相遇，高明勇把谢依萱仔细打量一番后，心中仍在嘀咕：“像谁呢？我怎么一点也看不出来。”

“小谢，你辛苦了。”谷伟民对待下属也是彬彬有礼。

谢依萱点头微笑道：“谷总，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谷伟民招呼众人落座，并对谢依萱说：“你也在这里一起吃吧。”

谢依萱却说：“公司里还有事情，有一份文件让我下午一定要传到新加坡。”

谷伟民“哦”了一声，之后和蔼地说：“工作忙，你也要保重身体。”

尽管谷伟民、庄智奇心中都藏着心事，在席间却对生意闭口不谈。他们都明白，做生意就像谈恋爱，有时不能过于主动。

谷伟民是个在酒桌上调节气氛的高手，他主动引出一个话题：“我以前看过一本书，把城市比作女人，可谓入木三分啊。说起北京，书上是这样说的：北京是一位清朝格格。清朝完蛋了，格格自然也就地位尽失。但是，她是贵族，骨子里的贵族气还在，天生的丽质还在。解放军进城了，一位放牛娃出身的大将军一眼就看中了这位气质超凡的格格，娶了她。她于是和这位泥腿子高官过起了貌合神离的日子。”

尹小茵欢喜地拍着手说：“这书我也看过。”尹小茵没有那些白领丽人的成熟知性，却多了份青春活泼。

谷伟民笑着说：“小茵，接下来的段子就由你讲。书里对上海是怎么形容的？”

尹小茵说：“说起上海，它是这样写的：上海是十里洋场的交际花，国民党时代某位权臣的姨太太。全国解放了，这位姨太太被某位新权贵接收，仍然是姨太太。然而，后来一夫一妻制被严格执行，姨太太属于非法，这位姨太太因此流落民间。直到改革开放之后，她因为有海外关系，摇身一变，开始珠光宝气，青春焕发。”

庄智奇若有所思地点着头：“这样的比喻实在贴切啊！那它又是怎样形容香港的？”

尹小茵摊摊手：“可惜啊，这本书好像没说到香港。”

谷伟民说：“书上的确没写香港。不过你们河州的一位大才子，却把香港这一段给补上了。”

尹小茵问：“怎么说的？”

谷伟民想了想说：“香港是广东一户地主家里的小女儿。地主老爷和丫鬟生下她后，不便留在家里，便让丫鬟带着她远赴海外。这女孩吃着牛奶面包长大，读的是莎士比亚小说，说一口再地道不过的英语。但当她长大成人凭自己努力混迹于西方上流社会时，却苦于那一副怎么也改变不了的黄种人面孔。中国人把她当洋人，西方人又当她是东方人。这几年中国有钱了，她又回故土来淘金，又开始慢慢学着说普通话。”

尹小茵笑了起来，就连坐在一旁的高明勇、祝天瑞也异口同声地说：“形容得真不错。”

庄智奇夹了一口菜：“是河州哪位大才子啊，有这等本事？”

“万顺龙呗。”谷伟民漫不经心地说，“上次他来香港，我也是在利苑款待他的。”

庄智奇放下筷子：“万总不愧是出了名的儒商。这种段子，我们杜总就编不出来。”接着他又指着高明勇与祝天瑞：“我刚才这句话，你们可不能回去打小报告啊。”

满桌人开心地笑了起来。看似在漫谈风月，谷伟民却故意扯出万顺龙的旗号，就是提醒所有人，后面还有一个买家在等着。庄智奇偏不吃他这套，做出轻松自如的模样，还用一个小幽默来调节气氛。

接下来，谷伟民开始给庄智奇灌酒。庄智奇的酒量很好，白酒一斤往上说，啤酒几乎没醉过，红酒却不怎么在行。不知谷伟民是否早就知道庄智奇的短板，坚持说：“到了香港，就得入乡随俗，喝红酒！”

高明勇想来帮庄智奇挡酒，谷伟民却死活不干。最后尹小茵端着杯子站了起来：“谷总，感谢您的热情款待，我敬您一杯。”

谷伟民以嘲弄的口气说：“庄总，咱们老朋友了，让一个小姑娘来挡酒，说不过去吧。”

庄智奇还没来得及开口，尹小茵就抢着说：“谷总错怪我了。我可不是帮庄总挡酒，实在是仰慕谷总，特地站起来表达敬意。”

女人，尤其是美女劝酒，总有事半功倍的效果。谷伟民一拍大腿：“小茵发了话，我有什么好说的。你是不是帮庄总挡酒，我不介意。不过和美女喝酒，我是有讲究的。喝一杯？形单影只，太寂寞。喝两杯？好事成双，容易让人误会。喝三杯？桃园三结义是男人的事。喝四杯？太不吉利了。就喝五杯，怎么样？”

见着美女，谷伟民自然开心。另一方面，他也希望能用五杯酒，吓退尹小茵。尹小茵似乎有些胆怯：“五杯太多了！谷总，您是领导，我只是下面的员工。您敬我五杯酒，实在折煞我了。”

尹小茵的嘴很甜，谷伟民开心地笑起来。他也认定尹小茵不敢接招，便大声说：“哪有什么领导、员工？上了桌子，就是兄弟姐妹。你是不是瞧不起我这个大哥？”

尹小茵连忙摆手：“不是那意思。既然谷总把话说到这份上，我只好从命了。”尹小茵端起杯子，连干了五大杯。

谷伟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行走江湖这么多年，还没见过如此凶猛的女将。可话都让自己说满了，只好扭头把五杯红酒硬灌了下去。

谷伟民刚想坐下，尹小茵又过来倒酒：“大哥敬了小妹五杯，如果不回敬你，那就是我这个小妹不懂事了。”

谷伟民此刻才发觉，今天遇到高手了。他摇晃着脑袋说：“今天就算了，酒已经喝得不少了。”

高明勇趁势说：“谷总，小茵妹妹是不是哪里做得不对，惹你这个大哥不开心了，你连碰杯的机会都不给人家？她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你告诉我，我回去好好修理她，该写检讨写检讨，该下岗就下岗。”

尹小茵装出一副焦急的模样：“谷总，我哪里做错了，您尽管批评指正，可别害得我丢饭碗。”

起码在酒桌上，谷伟民也算个性情男儿。被高明勇一激，加上尹小茵的撒娇，谷伟民一下子站起来：“好妹妹，我听你的，喝！”

这一来，又是五杯酒下肚。谷伟民晃晃悠悠地走去洗手间，一路上还在嘟囔：“喝这么多酒，下午别不让我上飞机。”尹小茵回到座位上，朝庄智奇得意地眨了眨眼。

从洗手间回来后，谷伟民坐在椅子上，朝庄智奇竖起大拇指：“庄总有福气啊，有位大美女愿意挺身为你挡子弹，你可要珍惜啊。”

尹小茵喝酒时脸没红，听了谷伟民这句话，脸颊倒一下子绯红。宴席结束后，谷伟民起身说：“我这就要去机场了。庄总你们既然来了，就在香港多玩几天。我让公司的人帮你们安排一下，找个好导游？”

庄智奇说：“不必了。刚才我跟河州的同事打了电话，我们坐晚上的飞机回去。”

“这么急？”谷伟民说。

庄智奇说：“今天和谷总谈了这么多，我还要赶回去向杜总复命。”

谷伟民笑了笑：“代我向杜总问好，我也盼着有机会与他把酒言欢。”

回到半岛酒店，庄智奇连拨了几通电话，之后就开始收拾行李。下午两点过，他提着行李箱步出酒店。回头看了看半岛酒店富丽堂皇的大堂茶座，不免有些遗憾：“此刻正是半岛酒店下午茶开始的时间。可惜，这次又无福享用了，遗憾只能留待下次弥补。”

庄智奇钻上一台的士，轻轻说了句：“去中港城。”

汽车启动后，庄智奇拨通了高明勇的电话：“今晚你们先回去，我有点私事，要在这边多待几天。”

电话那头的高明勇有些吃惊。刚才不都说好了，搭晚上的航班一起回河州，为何突然变卦？

庄智奇又强调了一句：“我向杜总请过假，他已经同意了。”

高明勇立刻说：“好的。”

4 朋友之间也得讲规矩

位于尖沙咀广东道33号的中港城，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金色玻璃幕墙建筑物，也是香港著名的商业综合物业，拥有宽大的购物空间，网罗了负有盛名的各式店铺。香港的中国客运码头亦设在这里，每天二十四小时有喷射飞船驶出，搭载香港市民前往澳门。

庄智奇自然没有逛商场的心情。他急匆匆地走过检票口，登上了驶往澳门的客船。往返于港澳之间的喷射飞船，迄今已运行四十多年，成为两地市民的共同记忆。

飞船驶出码头，庄智奇立刻感到船体出现明显的震动。喷射飞船不同于常规排水型船舶，在高速航行的时候，船体会抬升出水面，只有水翼和水翼支柱处于吃水状态，整艘船依靠水翼提供的升力来保持平衡。因此在船体离开水面与扎入水中时，乘客会感觉到震动。

上午谷伟民的一番话，把大众股份吹得神乎其神。如此物美价廉的好壳，简直难得一遇。庄智奇闭着眼睛也知道，谷伟民的话里是掺了水分的，但水分究竟有多重，他心里没底。

买壳上市，当然就得做好接手后去洗壳的准备。但这个壳究竟有多脏，需要投入多少成本才能洗干净，却是在买壳前一定要弄清楚的。尤其面对谷伟民这样的资本玩家，双方交易前的正规财务审计，恐怕也未必能把所有问题摊在阳光下。

从河州到香港，直至中午的酒席，庄智奇都在冥思苦想，如何通过其他渠道，了解大众股份的真实信息。最终，他想到了一个人。此人叫伍新福，多年前是大众股份公司保安科科长。

庄智奇与伍新福之间，还颇有些不打不相识的味道。谷伟民收购河州冶金后，工人们曾多次进京上访，向相关部门检举谷伟民掏空上市公司的行径。彼时的大众股份，也在谷伟民掌控之中。谷伟民派伍新福率人到北京截访。这个伍新福虽是个粗人，却性情耿直，一来二去，还和庄智奇成了朋友。

后来两人联系不多。庄智奇中午回到宾馆后，拨了好几通电话，才知道伍新福离开了大众股份，目前混迹于澳门的赌场。庄智奇决定亲自去一趟澳门，力争找到伍新福，并从他那里探听到有用信息。

庄智奇把这个想法同杜林祥汇报后，杜林祥十分支持。庄智奇当即说：“那就让公司把我们四人的机票都退了。”

杜林祥犹豫了一下：“你一个人去吧。公司还有其他事，让他们三人先回来。另外，这事暗中进行，要注意保密。”

于是，庄智奇只对高明勇说有点私事，要在香港滞留几天，自己悄悄奔赴澳门。

港澳两地的航程只有一个多小时。庄智奇再次感觉到船体的震动——喷射飞船开始减速并重新扎入水中。登上码头，庄智奇看了看手表，已是下午四点过。他暗自为自己打气：一定要找到伍新福。

然而直到第二天下午，忙活了一整天的庄智奇依旧一无所获。从大众股份员工那里打听来的手机号码，一直关机。去到澳门几家赌场询问，人家都让庄智奇吃了闭门羹。有家赌场的保安，甚至警告他，再跑来问东问西，老子可不客气。

找人，尤其是到赌场这种鱼龙混杂的地方找人，的确不是庄智奇所长。他有着典型的独行侠性格，自恃才高，万水千山我独行。身边几乎没有朋友，生活中不善交际应酬或者说不屑于交际应酬。

庄智奇甚至有些遗憾，如果杜林祥不把高明勇召回河州，让他来干这事，倒是合适人选。

正当庄智奇情绪低落时，手机响起来。拿起一看，是陈锦儿打来的：“在香港玩得开心吗？”

庄智奇问：“你怎么知道我在香港？”

陈锦儿咯咯笑起来：“昨天我去纬通大厦看新店的装修进度，听你们的员工说，庄总去香港公干了。”陈锦儿接着说：“我也来香港了，抽时间吃顿饭？我在香港生活了很长时间，怎么着也得尽地主之谊。”

庄智奇说：“真是不巧。你到香港，我却去了澳门。”

陈锦儿有些诧异：“你也喜欢赌博？”

庄智奇解释说：“不是赌博。来澳门办点事。”

陈锦儿立刻说：“那更巧了，我今晚也要去澳门，现在就在中港城码头。咱们就在澳门聚一下。”

“你也要来澳门？”庄智奇问。

陈锦儿说：“怎么？我就不能去澳门？”

“随口问一下。”庄智奇说，“我去码头接你吧，反正现在没什么事。”

陈锦儿很开心：“好啊。到时见。”

庄智奇来到澳门氹仔码头，枯坐了两个多小时，陈锦儿才走出来。庄智奇问：“打电话时你就说自己在香港的码头了，怎么过了两个多小时才到澳门？”

陈锦儿说：“香港那边排队上船的人很多，耽搁了时间。”

庄智奇说：“今天又不是周末，怎么那么多人？”

陈锦儿撅撅嘴：“我怎么知道。”其实，两人通电话时，陈锦儿还躺在自家沙发上。她听说庄智奇到了澳门，便灵机一动，说自己也要过来。

澳门是个舒适的海滨小城，生活节奏比香港慢很多。这里的教堂有时会播放流行歌曲，街边小店的门口煮着热气腾腾的黑芝麻糊。古色古香的建筑述说着澳门的历史，猪扒包、葡式蛋挞、烧鹅这些特色小吃，更为小城平添了几分滋味。

两人在澳门的老街漫步了一会儿，眼看天色渐暗，便走进一家小吃店。陈锦儿点了几样小吃，然后问：“你怎么突然跑来澳门了？”

庄智奇说：“过来找个人。”

陈锦儿说：“看样子，进展不顺利？”

庄智奇点点头：“来了一天，一点眉目都没有。”

陈锦儿问：“找什么人？”

庄智奇说：“一个多年没有联系的朋友。其他人给我的手机号码，总是打不通。”

陈锦儿说：“虽说澳门不大，可要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一个人，也不容易啊。”

庄智奇说：“是啊。这人近些年的情况，我一点也不清楚。就听说他混在赌场里，但究竟干什么工作，我也不知道。”

陈锦儿忽然眼睛一亮：“你确定你的朋友在赌场混？”

“嗯。”庄智奇说，“他以前的同事，都说他在赌场里。”

“那就简单了。”陈锦儿得意地敲着筷子，“快说，他叫什么名字？”

庄智奇说：“他叫伍新福，是山西人。几年前在深圳一家叫大众股份的企业当保安科科长。”

陈锦儿掏出手机，拨通后说：“干爹，我有点急事，要在澳门找个人。这人叫伍新福，据说就是混在赌场里讨生活的。”

对方好像有些为难，只见陈锦儿撒娇道：“干爹，这事你可一定要帮帮锦儿啊。我知道，你最疼我了……”

几分钟后，陈锦儿放下电话，朝庄智奇笑道：“搞定了，明儿上午就回话。一定帮你把这个人找出来。”

庄智奇听陈锦儿说过，她从小跟着干爹来到香港。不过他依旧将信将疑，陈锦儿干爹真有那么大本事，能在鱼龙混杂的澳门，轻易找到一个人？

陈锦儿却显得信心满满：“只要他是吃赌场饭的，我就一定能找到他。”

吃完饭，陈锦儿说：“你的事我帮你解决了，你怎么感谢我呀？”

庄智奇笑着说：“你尽可开条件，我愿意效劳。”

陈锦儿说：“就陪我去赌场玩一会儿。”

庄智奇一口答应下来：“那没问题。”

澳门是享誉世界的赌城，城市中心就坐落着好几家高档赌场。赌场内人头攒动，各色人物川流不息。每座赌场里都有免费的食品和饮

料，各种风情的表演，让你在赌博兴奋之余调节心情。富丽堂皇的装饰，温文尔雅的服务生，迷醉着在场的每一个人。赌场周边遍布当铺、银行，金钱在这里变了味道，变得一文不值。

两人玩了好一会二十一点，庄智奇运气不错，陈锦儿却手风不顺，所幸下注不多，输赢也不是很大。趁着荷官发牌的空隙，庄智奇随口问了一句：“赌场楼上是干什么的？”

陈锦儿说：“是VIP包间。你是不是见今天手气不错，想上去试一试？”

庄智奇连忙摆手：“我这点散碎银两，还不够给人塞牙缝的。”

陈锦儿却来了兴趣：“来都来了，咱们就上去瞧瞧。不赌也能去看看热闹嘛。”

陈锦儿硬拽着庄智奇上了楼，一路走还一边介绍说：“大多数企业都有一个二八定律，就是说80%的利润，是由20%的产品创造的。赌场也一样，能进入VIP包间的客人不足20%，但他们创造了赌场80%以上的利润。”

庄智奇笑着说：“听你这口气，对赌场很熟嘛。”

陈锦儿听着这话，没有吱声。一般的赌客是没有资格进入VIP包间的，陈锦儿却仿佛是这里的熟客，周围的服务生也对她礼敬有加。

VIP包间不大，金色的房间挂着精裱的油画与一副铠甲。包间里客人围坐一周，桌上摆着长方形的大额筹码，一摞摞高叠着，身着制服的荷官优雅地将牌派到每个玩家面前。

陈锦儿告诉庄智奇：“像这种包间，赌场里有几十个。内地一个有名的富豪，就是在左边隔壁的包间里，输掉十亿港币。”

原本说上来瞧瞧的陈锦儿，最终还是忍不住坐上了赌桌。或许她真是个大赛型选手，仅仅一个小时时间，就赢下十多万元港币。看着她在桌上一掷千金的豪赌模样，一旁观战的庄智奇不由得心惊肉跳。

与陈锦儿刚认识时，庄智奇只觉得她是个精通茶道的才女，接触久了，发现她身上除了过人的才气，偶尔也透着一股邪劲。金庸笔下的小东邪郭襄，说的大概便是这类女子。郭襄能成为小东邪，是因为有个老东邪的外公，不知陈锦儿的干爹，又是怎样一个特立独行的角色？

离开赌场，已过了凌晨三点。陈锦儿说：“糟了，今天光顾着玩，忘记订宾馆了。”

庄智奇顿了顿说：“我问一下我住的那家酒店，看还有没有空房间。”

“好吧，那我就先跟着你，去你住的那间宾馆。”陈锦儿小声说道，脸上泛起妩媚的红晕。

坐上的士，陈锦儿伸了个懒腰：“真的有些困了。”说完后她将头一偏，靠在庄智奇的肩上。陈锦儿感觉得到，庄智奇的心跳在加快，呼吸声也重起来，她的内心不免得意。陈锦儿慢慢闭上眼睛，充满幸福地等待着。

几分钟后，庄智奇却将手伸向裤兜。他摸出手机，自言自语道：“忙了一天，这会儿倒可以上网看看新闻。”借着掏手机的动作，庄智奇巧妙地将倚靠在自己肩上的陈锦儿扶了起来。

陈锦儿大失所望，但她并不气馁，又笑着说：“要是一会儿你住的酒店也没有房间了，那可怎么办？”

庄智奇说：“酒店多的是。这家不行，还可以换另一家。”一边说着，他一边将手机揣回裤兜内。所谓上网看新闻，只不过是借口，庄智奇的心思压根不在那里。

陈锦儿顺势又扑到庄智奇的大腿上：“人家累了，躺一会儿怎么了？不动那些歪脑筋，你就不会这么小气了。”

陈锦儿如此一说，庄智奇反倒不好拒绝了。陈锦儿的身体默默躺在庄智奇的大腿上，车内安静了下来。陈锦儿分明感觉到，庄智奇的两腿间有一个硬物逐渐挺起。张爱玲曾在小说《小团圆》中，形容过女人坐进男人怀抱的感觉：“有一天又是这样坐在他身上，突然有什么东西在座下鞭打她。她无法相信——狮子老虎掸苍蝇的尾巴，包着绒布的警棍。”陈锦儿此刻正触摸到这件东西，无论它是狮子、老虎的尾巴抑或包着绒布的警棍，总会撩拨起女子的心弦。

手机又响了。陈锦儿有些懊恼，庄智奇接完电话却轻松地说道：“酒店正好还剩一个单间，我替你订下了。”

“哦，知道了。”陈锦儿淡淡地答道。

第二天十点过，庄智奇房间的电话响起。拿起电话，是住在楼上的陈锦儿打来的：“还不起床呢？”

庄智奇睡眼惺忪：“嗯，昨晚睡得太晚。”

“伍新福找到了。”陈锦儿说。

庄智奇这下彻底清醒了：“他在哪儿？”

陈锦儿说：“中午干爹会派人过来，到时慢慢告诉你。”

庄智奇焦急地说，“我得赶紧去找他。”

“放心吧，一个大活人，跑不了。”陈锦儿说，“我干爹亲自给伍新福打了电话，他今晚自己会到宾馆来。”

“真的？”庄智奇显得十分兴奋。

陈锦儿说：“当然是真的。你就安安心心再补一会儿觉，养好精神吧。”

中午，庄智奇准时来到宾馆餐厅，陈锦儿却直到十二点半才走进来。她不仅换了套新衣服，刚才还去美发院做了个新发型。

陈锦儿介绍身旁的一位帅气小伙：“这位周先生，是我干爹公司的，今天一大早从香港赶过来。你叫他小周就行。”

握手寒暄后，庄智奇急切地问：“伍新福现在在哪儿？”

小周说：“他现在住在珠海，今天下午就会赶来澳门。”

庄智奇说：“不是说他一直混在澳门赌场吗，怎么又住在珠海？”

小周说：“伍新福是赌场的‘沓码仔’，长期往返于内地与澳门之间。他和他的家人，就住在珠海，是去年刚买的房子。伍新福这个名字如今很少有人提了，赌场里的兄弟都叫他‘豹哥’。”

庄智奇心想，怪不得自己找不着伍新福，敢情人家在道上有个新名头。他一脸迷惑地问：“什么叫‘沓码仔’？”

小周笑了笑：“‘沓码仔’是道上的黑话，就是指澳门赌场贵宾厅和赌客之间的中间人。‘沓码仔’要去发掘潜在的内地赌客，调查客人的资金实力，安排接待客人到澳门赌博，再从赌场拿回扣。”

小周接着说：“内地对于个人携带大笔现金离境，是有严格管制的。所以需要‘沓码仔’为客人‘洗码’，即按照客人的实力为他

们提供相应的筹码，使大陆客人免受没法带大量资金到澳门赌博的限制。但这种筹码不能直接兑现，只能在赌桌上使用，被称为‘泥码’。”

庄智奇说：“这些年来，伍新福就在做这种生意？”

小周点点头：“客人赢了，要通过伍新福把筹码换成现金并转移到内地；客人输了，伍新福要想办法把赌债要回来。只要能把赌债讨回，赌场就会按1%—1.2%的比例给他提成，这部分收入被称为‘码粮’。伍新福的生意做得不错，在澳门赌场，‘豹哥’也算小有名气了。”

庄智奇嘘了一口气：“没想到啊，他竟然做起这门生意。”

小周说：“为了追讨赌债，非法拘禁、恐吓威胁这些手段都不是什么新鲜玩意。伍新福当过保安科科长，认识些道上的兄弟，这方面自然轻车熟路。另外，伍新福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优势——他是山西人。在澳门赌场，山西煤老板是优质资源中的优质资源，难以统计每年山西煤老板有多少资金因此流向澳门。这几年，‘沓码仔’中有相当多的山西人，甚至不是山西人的也要学几句山西方言。”

庄智奇说：“伍新福今晚确定会过来？”

小周说：“他本来上午就要过来的，我考虑到庄先生昨晚睡得太晚，怕打搅你休息，特地叫他下午过来。”

庄智奇说：“这次太麻烦周先生了。”

“千万别这么说。”小周谦虚地说：“我就是个跑腿的人，还是徐先生面子大，他一个电话，伍新福就得屁颠屁颠赶过来。”

庄智奇猜想，小周口中的徐先生，大概就是陈锦儿的干爹。听这口气，道上有些声望的豹哥，在徐先生眼中不过是个招之即来挥之即

去的角色。

用过午餐，庄智奇要去前台帮小周开一间房，让他下午好好休息一下。小周说自己的房间已经订好，而且庄智奇与陈锦儿下榻的房间，也由他负责结账，甚至这顿午餐，小周也已早早埋单。

庄智奇连说“这怎么行”，小周却很坚持：“徐先生专门从国外打电话交代了。他说锦儿小姐的朋友，就是他的朋友。庄先生，您真要抢着埋单，就是为难我们这些下边的人了。”

整整一个下午，庄智奇都待在宾馆里看电视。陈锦儿或许因为昨晚的事有些失落，也没有主动联系庄智奇。直到下午五点半，小周才打来电话：“庄先生，伍新福已经到了。就在楼下餐厅。”

庄智奇心急火燎地赶下楼去，只见伍新福带着一个马仔，正站在餐厅包间门口，和小周聊天。庄智奇快步走过去：“老伍，生意做大了，就忘了老朋友？”

伍新福定睛一看，也很吃惊：“这不是老庄吗？怎么是你？”

庄智奇笑道：“怎么不能是我？”

伍新福说：“徐先生打电话，说有位河州过来的老朋友想见我。我还在纳闷呢，这辈子都没去过河州，从哪儿钻出一个老朋友？想不到是你！”

小周说：“你们故人相见，好好聊。我就先告辞了。”

伍新福说：“周老弟，你别走啊！今晚我请大家吃饭，你赏个光嘛。”

小周连连摆手：“不用了，锦儿小姐下午专门交代，今晚你们老友相聚，我们就不打搅了。”

庄智奇不禁为陈锦儿的善解人意而感动。今晚要与伍新福聊的事，的确不想让外人知道。下午他还在犯愁，到时怎么把陈锦儿与小周支开，没想到，人家早就考虑到了。

走进包间，伍新福拍着庄智奇的肩膀：“老庄，最近在哪儿发财？”

庄智奇笑着说：“谈不上发财，在河州一家企业打工。不像你，已经自己当老板了。”

伍新福摇着头：“我算哪门子老板？老庄既然是徐先生的朋友，以后还指望你帮我美言几句。”

尽管庄智奇从没见过什么徐先生，但也点头道：“好说，好说！”

坐上桌后，庄智奇自然聊起了与伍新福相识的往事：“我们冶金厂的工人去北京上访，刚出火车站，就被你拦下了。我接到电话匆匆赶去救人，你也是好一顿拳打脚踢。”

“放屁！老庄，你这人好没良心。”伍新福说话声音很大，“从头到尾，老子动过你一根汗毛没有？至于那几个工人，也是后来实在不听话，甚至还要翻墙逃跑，老子才叫人动手的。你是文化人，我这辈子就敬重文化人。”

与伍新福在一块，庄智奇的声音也不自觉变大：“你既不是公安，也不是武警，凭什么把人家关在京郊的小破屋里？工人们当然要跑了。”

伍新福嘿嘿笑道：“当年也是收人钱财替人消灾。谷伟民是大众股份董事长，我是公司的保安科科长，他叫我干的事，我能不干吗？”

庄智奇说：“你这专门帮谷伟民截访的黑保安，最后怎么也不干了？”

伍新福摇摇头：“毕竟都是些昧良心的事。当初为了混口饭吃，没办法呀。看着那些可怜兮兮的工人，我心里也不好受。加上后来企业不怎么景气，我就索性辞职，来澳门闯荡了。”

“听说你现在成了‘沓码仔’，在道上也是有头有脸的豹哥了。”庄智奇说。

“也就是瞎混呗。”伍新福说，“过去是帮着老板对付工人，现在是帮着赌场对付那些老板，工作性质差不多。”

庄智奇哈哈大笑起来：“你这人啊，说话倒是直截了当。”

餐厅服务员已经把菜端了上来。伍新福拿筷子指了指：“先吃饭，边吃边聊。”动了两下筷子后，二人又举起酒杯，互敬了几大杯。

伍新福属于那种一喝酒就上脸的人。他放下酒杯，涨红着脸说：“老庄，你大老远跑来澳门，不会就找我叙旧吧？有什么事直说。”

庄智奇吞下一大筷子菜，压了压胃里的酒劲：“我来找你，就是为了大众股份的事。”

庄智奇放下筷子，将自己的来意和盘托出。伍新福听完以后，双手不停地搓起来：“老庄，咱俩是朋友，按说我应当帮你。而且，我也早看谷伟民那王八蛋不顺眼了。可惜这事，实在有心无力。”

伍新福接着说：“大众股份这几年的状况，的确是一天不如一天。每年都在裁员，员工工资也在下降。但我所知道的情况，也就这么多。我以前是保安科科长，只负责一些打打杀杀的事，根本接触不到核心工作。”

伍新福说的是实话，但庄智奇并不甘心：“你是企业的老人，就算离开了，里面总还有些老关系。就不能想想办法？”

伍新福摇摇头：“公司原先分管财务的人，全被谷伟民撵走了。现在能接触到核心机密的，全是他自己带过来的亲信。如今大众股份的财务总监叫焦天明，据说是跟随谷伟民多年的铁杆亲信。”

庄智奇点了点头。这像是谷伟民的套路，当初收购河州冶金后，谷也在第一时间派人接管了所有财务工作。

“就没一点办法？”庄智奇眉头深锁。

伍新福沉默了一分多钟，才开口道：“我倒有一个主意，或许可以试一试。”

庄智奇说：“什么主意，快说！”

伍新福点燃一支烟：“这个焦天明，不仅是个不折不扣的赌徒，还是个色鬼。这些年在澳门赌场，输了不少钱。听说上个月，又跑来澳门豪赌一场，栽了五十多万进去，现在正在到处筹钱还赌债呢。”

庄智奇说：“你的意思，是花钱买通他？”

伍新福摇了摇头：“钱肯定要花，但光花钱也解决不了问题，还得用上其他手段。”

庄智奇知道，伍新福这人除了黑吃黑，也拿不出什么别的手段。他有些担心：“别干出什么违法的事来。”

伍新福说：“不犯法，就和那姓焦的温情脉脉地聊天，你聊上几天几夜，也没个屁用。”

庄智奇又问：“焦天明是欠你的钱？”

“不是。”伍新福说，“他是欠另一家高利贷公司的。但澳门的债务是可以转手的，我们花钱买下他的这笔债，就能名正言顺地上门讨债了。”

庄智奇说：“好吧，只要能拿到有用的信息，钱不是问题。另外你的辛苦费，也少不了。”

伍新福说：“咱们老朋友了，不谈钱。”

庄智奇说：“朋友之间也得讲规矩。这事成了，单独表示二十万辛苦费。”

伍新福笑了起来：“还是老庄你够朋友。”

伍新福又向庄智奇讲了接下来打算如何对付焦天明。庄智奇觉得办法倒还不错，可就是阴损了点。最后，伍新福拍着庄智奇的肩膀：“老庄，这事包在我身上。你就安安心心回河州，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庄智奇连声道谢，还询问对方要不要先汇点钱过来，作为活动经费。伍新福大手一挥：“不用，事情成了再收钱。你是徐先生介绍的，我还怕你赖账？”

庄智奇本想从伍新福嘴里，打听一下这位徐先生究竟是何方神圣，可话到嘴边又吞了回去。刚才还在伍新福面前打肿脸充胖子，装出一副和徐先生很熟的样子，要是开口一问，岂不立马露馅！

吃完饭，伍新福又拉着庄智奇去夜总会，一直玩到深夜一点过。回到宾馆后，陈锦儿却不见了。庄智奇掏出手机，发现晚上九点多，陈锦儿就给自己发了短信，说是临时有事，和小周一起回香港了。

庄智奇有些怅然若失。自己的拒绝，或许真令陈锦儿生气了！

5 能编谣言的，都不是一般人

庄智奇搭乘下午的航班飞回河州，高明勇亲自到机场来迎接。汽车驶出机场，高明勇说：“我来接你时，杜总交代了，晚上有一个饭局，让你一起去。”

庄智奇问：“什么饭局？”

高明勇说：“河州成立了一个地产商协会，万顺龙当选为会长。今晚万顺龙设宴，除了杜总和你，安总也要参加。”

奔驰轿车飞驰在高速公路上，庄智奇抬头望了望窗外，只见路边的田埂上，不时有农户在燃放鞭炮。庄智奇问道：“今天是什么日子，怎么农户们都在放鞭炮？”

高明勇也一头雾水：“不知道啊。刚才出城那一会，市区里也到处在放鞭炮。我看了看日历，今天不是什么特殊的日子啊。”

前排的司机插话说：“你们还不知道啊？上午河州城就传开了，每家每户都要放鞭炮，否则自家的孩子就危险了。”

高明勇问：“怎么回事？”

司机说：“前天晚上，河州北郊的一座道观突然垮了。然后今天一早，就有人传说，道观垮了，阎王爷很生气，派人来河州，要收一百个孩子去阴曹地府。只有放鞭炮，才能把来收人命的小鬼撵走。我老婆中午也买了一串鞭炮来放。”

庄智奇问司机：“你也信这套？”

司机笑着说：“谈不上信。反正一串鞭炮值不了几个钱，就当花钱买个心安呗。”

高明勇有些不屑：“这都什么事啊？几句鬼话，就让全城人忙活起来。”

庄智奇心中也觉得好笑。但转念一想，心情又有些沉重：“河州的高楼大厦，比起香港、澳门已经差不了多少了，可许多老百姓的观念，还是相当落后。”

回到办公室，庄智奇稍微休息了一会，就跟着杜林祥、安幼琪一道前往顺龙集团的办公楼。万顺龙与顺龙集团常务副总孙兴国等人早已恭候在顶楼豪华包间里。杜林祥走进后热情地伸出双手：“万总，祝贺你啊。现在你当了会长，就是我们的领导了，以后还望多多关照。”

万顺龙笑着说：“林祥，你老提那个什么破会长，我可要跟你急。就是一个屁用没有的虚名，我实在推脱不掉，才勉为其难去当的。什么领导啊？以后我命令纬通集团的房子售价不能超过一万，或者哪块土地拍卖，纬通不准参加，你会听我的吗？”

杜林祥哈哈笑起来：“万总讲话，总是一针见血。”

万顺龙同安幼琪早就认识，打过招呼后，他又握着庄智奇的手：“这位想必就是庄总吧？”

庄智奇点点头：“万总，你好，久闻你的大名。我就是庄智奇。”

万顺龙说：“早就听林祥介绍过你，是一位顶尖的资本市场人才。”

庄智奇连声说：“过奖了，过奖了。”

众人落座后，杜林祥问：“怎么就我们一家，其他的房地产企业呢？”

万顺龙微笑着说：“我就请了你。那个什么协会，全是空架子，没啥用。河州的地产界，也就咱俩了，其他开发商，凑一块也赶不上咱们。”

杜林祥说：“万总家大业大，说话有底气啊。我可没有你那样傲视群雄的气魄。”

万顺龙悠闲地点燃一支烟：“去年本土开发商中，顺龙与纬通加起来的份额，占了60%多。我这句话哪里夸张？这几年发展下来，那些小开发商，早被咱们甩出去老远了。”

杜林祥脸上依旧是那副憨厚的笑容：“小弟我比起万总，还差得远。”

万顺龙说：“今天就是借这个狗屁协会的名义，请林祥兄弟，还有安总这样的老朋友，以及庄总这样的新朋友聚一聚，大家来个一醉方休。”

安幼琪说：“万总今天打算请我们喝什么酒？”

孙兴国说：“今天请诸位贵宾体验一下我们最新式的喝法。”

在座的，都是成天泡在酒坛子里的人，大阵仗见得多了，实在不知这酒还有什么新喝法。孙兴国招呼服务员：“把东西端上来。”

只见从外面走进两名服务员，一人手里拎着一瓶高档白酒，另一人手里端着一个笊箕，笊箕里盛着热气腾腾的米饭。

杜林祥小时候在农村就编过笊箕。那是一种用细竹篾丝编织的圆形浅竹筐，用来盛米淘米，上面有许多细条小槽。他顿时来了兴趣：

“这是怎么一种喝法？”

万顺龙拍着杜林祥肩膀：“你别急，再看看。”

服务员将盛着米饭的笊箕放在一口大碗上面。另一个服务员则拧开酒瓶，将满满一瓶白酒缓缓倒进米饭里。大约一分钟后，这些白酒便滤过米饭与笊箕，流入下面那口大碗中。

庄智奇颇为好奇：“这酒滤出来是什么味道？”

孙兴国对服务员说：“赶紧给每位贵宾倒一杯，让他们尝尝。”

见众人杯里都盛满了酒，万顺龙便举起杯子：“来，兄弟我先干为敬。”

杜林祥等人也把杯子里的酒喝了下去。放下酒杯，杜林祥有些陶醉：“这酒香里又夹杂着一股米香，别有一番滋味。”庄智奇也说：“经过热腾腾的米饭一过滤，酒喝起来还有温度。”

杜林祥竖起大拇指：“以前只知道万总海量，不晓得你还是个懂酒之人。酒到了你这儿，果真喝出了新名堂。”

万顺龙哈哈大笑：“这哪里是我的发明，真正的智慧在民间啊。”

万顺龙解释说：“前段时间到乡下去看望一个亲戚，发现他们竟然是这么一种喝法，我便学了回来。如此一弄，酒就发生了三种变化。第一是经过加热，酒有了温度；第二，就像刚才林祥说的，酒香中夹杂米香，有点像醪糟，但又不是醪糟；第三，过滤之后，白酒的度数降低了。”

安幼琪说：“有道理。今天咱们喝的是52度高度酒，但我刚才喝了一杯，感觉比以往要温和一些。”

万顺龙说：“我回来之后，又做了许多试验，比如用什么米过滤，酒最香甜。我试了泰国香米、东北的珍珠米，最后发现还是洪西农家刚打出来的新米最好。在时间上也有讲究。如果想米香味再重一些，可以把米饭放在大碗里，倒进酒后泡一阵子再过滤，也可以像今天这样，直接过滤就端上桌喝。”

庄智奇说：“这种喝法，等于降低了酒精度数，也算是养生之道。”

“不过它也有弊端。”万顺龙说，“就是过滤后的酒，不能再存放了。哪怕就放上一天时间，也会变质，所以今天咱们得努力，把这些酒消灭干净。”

有了万顺龙这番开场白，酒桌的气氛自然被调动了起来。你一杯，我一杯，喝得脸上红霞飞。趁着兴致高涨，万顺龙也讲起了酒段子：“据说有个局长天天喝酒，喝得老婆都受不了。老婆就到处去反映情况。告到纪委去了，纪委书记说，该喝不喝也不对；告到人大常委会，人大主任说，喝酒的开支早列在预算内；告到妇联，妇联主席说，我家那位也是天天醉；最后找到书记，书记拍板了：喝死了我们为他开追悼会。”

满桌一阵大笑。孙兴国站起来给杜林祥敬酒，杜林祥此刻心情也不错，便打趣道：“孙总，你知不知道酒桌上有句话：屁股一抬，喝了重来。”

孙兴国反应也很快，立刻说：“真没听说。但我晓得另一句话：屁股一动，表示尊重。今天站起来敬杜总，就是表示一种尊重。”

“还是老孙名堂多！”杜林祥大笑起来，把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

酒酣耳热，杜林祥拍着万顺龙：“万总，你的那本《顺龙有悔》，我可给公司每个员工都买了一本，让他们好好学习。”

“哦。”万顺龙扭头说，“大家看后有什么意见？”

杜林祥说：“就我手下那帮人，能把书中精髓学个十之一二就谢天谢地了，哪还有什么意见。”

万顺龙说：“你这话，我担当不起。”他又指着庄智奇：“庄总，早听说你是大才子。你给我说说，那书有什么问题？”

庄智奇放下酒杯，说：“书的确是本好书，我们只有顶礼膜拜的份。但我有一个疑问，今天正好向万总讨教。作为一本成功商人写的书，书中谈商业的篇幅不多，更多在谈历史、谈艺术、谈人生，不知当初万总是怎么考虑的？”

素来好为人师的万顺龙，自然不会放过卖弄学问的机会，他坐直身子开始侃侃而谈：“南怀瑾先生说过，所谓历史，常常人名、地点、时间是真的，内容却是假的；小说呢，人名、地点、时间都是假的，但那个故事往往是真的。叫我写一部顺龙集团的商业发展史，怎么写？里面有很多东西，都是不能拿出来与外人分享的。可如果要违心讲假话，那我还写书干什么！所以，我决定少谈商业。总之，有些话我不能说，但说出来的一定是真话。”

杜林祥默不作声，他知道万顺龙这番话确是有感而发。就说顺龙集团发展历程上，姜菊人所给予的巨大帮助，万顺龙敢写吗？还有万顺龙机关算尽，甚至不惜使阴招，让我杜林祥在摩天大楼项目上栽了个大跟头的事，他会写吗？所有这些，实在不足为外人道也。

别说顺龙集团了，现在中国哪家企业，敢把自己的发展历程毫无保留地摊在阳光下？这些年来，杜林祥就从没读过企业家传记之类的

书籍。在他看来，书里那些激动人心的励志故事，还是留着去忽悠大学生吧。

“按万总这么说，那历史书就没有读头了。”庄智奇笑道。

万顺龙正色说：“读当然要读，但正如孟子所讲，尽信书不如无书。我随便举个例子吧，比如三国时的夷陵之战，历史学家都评价说刘备不听诸葛亮的劝告，执意兴兵，最终惨败而回。但我认为，刘备力排众议决定出兵，倒是一个真正的战略家。”

杜林祥读书不多，但对于《三国演义》却是烂熟于心。他不解地问：“事实最后不是证明，刘备败了吗？否则也不会有白帝城托孤。”

“林祥，你这就是以成败论英雄了。”万顺龙说，“《三国》我不知道读过多少遍了，越读到后来，就越觉得刘备当时必须伐吴。关羽大意失荆州，等于把一个战略要地拱手让人。失去了荆州，就注定蜀汉政权只能偏居一隅，永远不再有逐鹿中原的机会。”

“为什么这么说？”万顺龙自问自答，“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几十万大军想沿着这条险路杀出去，何其困难！所以诸葛亮六出祁山，都失败了。退一步说，就算他成功了又怎么样？出了祁山，大军还在陕西一带，离魏国的首都远着呢。但荆州不同，从荆州出发，四面都是平原，粮草辎重便于运输。只需几天时间，大军就能直指许昌、洛阳。”

见众人听得聚精会神，万顺龙愈发得意：“所以对于刘备来说，荆州不能丢。丢了荆州，就丢了国运，往后哪怕撑个几十年，也不过苟延残喘。况且从当时形势分析，蜀国兵强马壮，是有可能夺回荆州的。蜀、吴交战之初，蜀军不就势如破竹吗？换作我是刘备，一样会以倾国之兵，杀向荆州。”

“过去人们指责刘备伐吴，是出于一时义愤，为关羽报仇，这更是无稽之谈。”万顺龙说，“刘备一代枭雄，连儿子都可以摔，哪里会在乎一个兄弟的死活？况且关羽死在公元219年，刘备伐吴是在公元221年，中间隔着整整两年呢！刘备绝不是一时意气用事，而是为自己出兵找个借口而已。”

“听万总这么一说，还真有道理。不过为什么会有夷陵之败呢？”庄智奇此刻也来了兴趣。

万顺龙说：“出兵讨吴，战略上是正确的，但具备战略眼光的刘备，在战术上犯了大错。蜀军百里连营，营寨又都是由木栅所筑成，周围全是树林、茅草，一旦起火，就会烧成一片。最后，让陆逊火攻得手。”

万顺龙接着说：“咱们现在看历史，就得一分为二。不能因为刘备战术上的失误，就否定其兴兵伐吴的战略正确性。”

杜林祥拍起手掌：“听万总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这句话，杜林祥是发自肺腑的。他甚至觉得，万顺龙如果不经商，应该会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学者。

万顺龙哈哈笑道：“我这人啊，没事就喜欢瞎琢磨。而且对于许多早有定论的事，我也要去质疑。我最推崇胡适先生那句话，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哦，”庄智奇说，“万总还有哪些高见？”

“随便举个例子吧。”万顺龙说，“都说崇祯杀袁崇焕，是中了我皇太极的反间计，自毁长城。我当初就大胆假设，会不会有另一种可能：袁崇焕真是一个内奸，崇祯杀对了。只不过后来满人得了天下，反过来矢口否认和袁崇焕有勾结，还把一个天大的屎盆子扣在崇祯头

上。我带着这个疑问，就去翻书，查阅各种史料。直到目前，还没有找到足够的证据来支撑我的观点。不过在此过程中，我却明白了另一点，即便崇祯中了别人的反间计，也谈不上是自毁长城。”

“怎么说？”庄智奇问。

万顺龙说：“袁崇焕虽然有过宁远大捷，炸伤努尔哈赤致死的壮举，不过其复出后督师辽东那几年，也是战绩平平。和八旗铁骑对阵，顶多算是没吃大亏，但绝对没占着便宜。满人把袁崇焕当成入关路上的绊脚石，或许不假，但要说对其多么忌惮，就言过其实了。有袁崇焕在，明朝也收复不了辽东；袁崇焕不在了，换个吴三桂，山海关照样没丢嘛。”

庄智奇情不自禁地竖起大拇指：“早就听说万总是有名的儒商，今天算是开眼界了。”

万顺龙算是来了兴趣，接下来的时间，几乎成了他的专场学术报告会。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任由他指点评说。

眼看饭局接近尾声，万顺龙才收起了学者派头，重新露出商人的狡黠。他点燃一支烟，不紧不慢地说：“林祥，你买壳上市的事，运作得怎么样了？”

杜林祥一听这话，知道今天饭局的主菜终于端上桌了。他顿了顿说：“不是太顺利，也就走一步看一步吧。”

“我也一样。”万顺龙叹了一口气，“谷伟民这个王八蛋，精得很哪！”

万顺龙话锋一转：“下个月，城西又有两块地要拍卖了，纬通有什么想法没有？”

安幼琪目前分管公司的地产业务，她接过话茬：“那两块都是黄金宝地，在商言商，纬通当然想吃下来。不过听说万总也看上那两块地了，我们和顺龙集团相比，实力还有差距啊。”

万顺龙笑了笑：“据我所知，外地的大开发商目前对那两块地没什么兴趣，报名参加拍卖会的都是本地企业。正如我刚才所说，河州本地房企，除了顺龙与纬通，都是虾兵蟹将，不值一提。如果林祥真对那两块地感兴趣，我可以成人之美。”

万顺龙接着说：“生意场上，就得互相给面子嘛。为了两块地，咱们在拍卖会上使劲加价，到头来即便一方获胜，也把成本抬高了。与其这样，不如我知难而退。林祥，咱们是老朋友了，我也知道纬通自打运作摩天大楼之后，资金链一直很紧张。瞅着眼前有个赚钱的项目，我也就发扬一下风格。”

“万总真是大气。”杜林祥嘴上说着客气话，心里却跟明镜似的。主动退却，绝非万顺龙的性格。万顺龙先提上市的事，接着又说到土地竞拍，实则是想和自己做笔交易——顺龙主动退出土地拍卖会，纬通则放弃从谷伟民手上买壳的打算。

安幼琪也是心知肚明：“万总，你这次成人之美，有什么附加条件没有？”

万顺龙续上一支烟：“谈条件就俗了。只能说，咱们之间互相支持一下。关于顺龙集团买壳上市的事，林祥能不能支持一下呀？”

“万总的意思我明白了。”杜林祥搓着手，“但纬通的情况你也清楚，如今债台高筑，就指望在资本市场圈点钱回来救急。”

万顺龙说：“纬通的情况我当然清楚。我向来是把纬通当成合作伙伴而不是竞争对手，我是真心希望你们企业走上正轨。当初纬通情

况危急时，我不是既花钱买楼，又借出一大笔款，帮助你们渡过难关吗？以后根据情况发展，那笔借款你们也能延期偿还。”

杜林祥在心中狠狠地骂了一个“呸”字。他最讨厌万顺龙这副猫哭耗子假慈悲的模样！老子能有今天，还不是拜你所赐！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姓万的，你等着！

“是啊，感谢万总当初仗义出手。”杜林祥强迫自己装出感激涕零的样子。

庄智奇这时开口：“万总，今天你提出的方案，恐怕我们得回去开会研究之后，才能答复你。”

杜林祥很感谢庄智奇跳出来替自己解围，他点头说：“这种大事，是得研究一下。”

“当然，当然。”万顺龙点头说，“这也是情理之中。”

“你看我，”万顺龙忽然拍着脑袋，“说不谈生意，怎么这会儿又扯到生意上去了？还是喝酒！兴国，还剩多少酒？”

孙兴国答道：“还剩小半瓶呢。”

万顺龙说：“咱们还得再使把劲呀。开头我就说了，大米一过滤，这酒就存放不了了。”各怀心事的众人，又开始把酒言欢。

安幼琪觉得包间里太闷，想透透气，便走到窗边打开窗户。外面一片爆竹声响，烟花满天。她也听说了河州百姓今天放鞭炮驱鬼的事情，就叹了口气：“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有人信这些。”

孙兴国却得意地笑起来：“不好意思。满城鞭炮响，吵着安总的清净了。”

“老百姓放鞭炮，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安幼琪奇怪地问。

杜林祥立马想起了什么：“万总，这鞭炮……”

万顺龙瞪了一眼孙兴国：“你这嘴巴，实在可恶。”

“我说怎么全城老百姓都放起鞭炮了。”杜林祥一拍大腿，“听说几个月前万总收购了一家鞭炮厂，准备拆了在原址搞地产开发。今天这满城鞭炮响，我就一直在纳闷，可又不好意思问你。”

万顺龙哈哈大笑：“那个鞭炮厂是我三个月前买的，准备拆了厂房修个度假酒店。后来发现仓库里还堆着许多鞭炮，就琢磨着把鞭炮折价卖了。钱多钱少无所谓，关键是把地方腾出来。可最近没什么节庆假日，那些鞭炮哪怕亏本甩卖也没人要。”

万顺龙接着说：“项目经理天天在我面前叫苦，还说鞭炮是特殊产品，实在不行还得花钱请专业公司来销毁。我一听这话就气得拍桌子。我教训他说，顺龙集团不缺这点小钱，但好端端的产品，拿在手里卖不掉，最后花钱来销毁，实在是一个商人的奇耻大辱。正好这时，城郊的道观垮了。临机编了个放鞭炮驱鬼的段子，只半天时间，仓库里积压的鞭炮便销售一空，而且还是高价。”

庄智奇感慨道：“以前听过一句话，谣言止于智者。我觉得还应加一句，谣言起于智者。古往今来的那些谣言，可真不是一般老百姓能编出来的。”

安幼琪说：“恕我直言，万总你这一招，放在那些民智已开的地区，恐怕就不吃香了。”

万顺龙点头说：“安总说得太对了。甭说在国外，哪怕就是北上广深这些城市，估计也没人信这套。但中国太大了，依旧有许许多多像河州这样的城市。另外还有更多的城市，比河州还落后。仔细一想，这不是发财致富的契机吗？几十年经济发展下来，老百姓兜里都

有点钱，也具备一些购买力了。可大多数人的意识，还是相当落后。正所谓人傻钱多，就看生意人能不能速来了。”

酒席结束了，万顺龙亲自送杜林祥一行下楼。坐上车后，杜林祥问庄智奇：“这顿饭吃下来，对万顺龙有什么印象？”

庄智奇思忖了一会儿，说：“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杜林祥笑了起来：“为了认清这个人，我花了几年时间，交了几亿的学费。你不简单，一顿饭的工夫就大功告成。”杜林祥又问：“今天万顺龙算是把话挑明了，你怎么看？”

庄智奇说：“大主意还得杜总拿。”

杜林祥闭上眼睛沉思良久，然后恶狠狠地说：“当 he 是在放屁！”

第四章 抢壳大战

两人对阵，强弱分明。这时，强者如果处处谨慎，步步为营，绝不轻易出杀招，弱者反而没有赢的机会，还会因为实力的悬殊被活活耗死。相反，强者若是招招凌厉、剑剑封喉呢？弱者纵然狼狈不堪，但强者自己终究也会露出破绽。就像足球比赛，强队不大举压上，弱队怎能打出一击致命的防守反击！

1 大佬之间的见面，都是有讲究的

杜林祥当然不会退出这场竞争。

从得知万顺龙也在图谋买壳上市的那一刻起，杜林祥就打定主意，一定要在这一局中胜出。如今面对万顺龙时，杜林祥表现得越来越谦恭。但在内心深处，对万顺龙的恨意却与日俱增。杜林祥念念不忘的，就是如何击败万顺龙。这已经超越了普通的商业竞争，而是带有复仇的性质。

在出席完万顺龙酒宴的第二天，杜林祥就召集公司战略发展部的全体人员，进行了一场关于上市的专题会议。

在公司内部，杜林祥脸上不会再有面对吕有顺、万顺龙时憨厚的笑容。他一脸威严，凛然不可侵犯。扫视全场一圈后，杜林祥言简意赅地说：“今天上午，庄总已经把香港之行与谷伟民会谈的情况向我汇报了。现在关于买壳上市的事，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下一步怎么做，你们谈谈各自的想法。”

慑于杜总的威仪，全场鸦雀无声。庄智奇摸出一支烟，亲自点将：“天瑞，你先说说，平时我看你不是挺有想法的嘛。”

祝天瑞如今很得庄智奇的赏识，他清了清嗓子说：“既然公司已经确定了买壳上市的战略，也选定了壳公司，下一步自然就是进入实际操作环节。根据行业惯例，为顺利实施买壳上市，收购人应聘请有资格的中介机构，如财务顾问、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事务所。”

杜林祥点点头：“这一点，庄总也跟我提到了。与相关中介机构的接触早已展开，下周我就要去上海，和他们签订正式合同。”

祝天瑞又说：“收购开始前，还应当先确定合适的控股比例。确定控股比例的原则是：在保证控制的前提下尽量少持股。因为，既然花钱买了壳，就得实际控制上市公司，不能大权旁落；同时又要量力而行，不能为了买壳把自身实力耗尽，收购比例越高，收购成本就越高。在确定收购比例之前，应当分析壳公司的股权结构，尽量选择一个可以达到控股目的的最低比例。”

庄智奇对祝天瑞投以赞许的目光。他补充说：“打个比方吧，所有股份平均分散在十个人手里，每人持股10%，我们只要从其中三个人手里买进股份，持股30%，就是大股东，能够相对控股。可要是有人手里持40%的股份，哪怕咱们手里有35%的股份，也依然是小股东。”

“选择最佳持股比例，前提是做到知己知彼。”庄智奇继续说道，“有些上市公司，其股权很分散，但是关联关系十分复杂。买壳上市后，这些散落的股东可能联合起来对抗你，注册成立一个新公司，作为投资人进行控股，这样你就很难控股。”

杜林祥点头说：“所以啊，我们必须对大众股份的股权分布进行全面了解。这方面，战略发展部的同事还有许多功课要做。”

杜林祥今天心情不错。不仅因为众人的发言条分缕析，思路清楚，更缘于今天会上的每一句话，他都听懂了。以前来战略发展部开会，那些专业的资本市场名词，经常让他听得云里雾里的。杜林祥曾找庄智奇谈过：“咱们两方面都要努力啊。我这边要加强学习，尽量补课；你那边的人也要学习，学会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资本市场的事讲明白。”

从今天会议情况来看，杜林祥的专业知识突飞猛进，庄智奇手下这帮秀才，经过强化培训也掌握了深入浅出的本领。

头脑风暴持续了整整一个下午，关于买壳的许多具体细节，都在这次会议中敲定。杜林祥最后伸了伸懒腰：“谷伟民不好对付啊，我们必须考虑到各种细节，做好万全的准备。还是那句话，朋友来了有好酒，真是个豺狼，咱们手里也要端着火药枪。”

会议结束后，杜林祥特意拍了拍祝天瑞的肩膀：“小伙子，表现不错，努力干！对于那些真有本事的人，纬通是能够给他提供一个平台的。”能得到董事长的垂青，祝天瑞自是喜不自禁，众人也投来艳羡的目光。

诚如杜林祥所说，谷伟民是一头狡猾的资本饿狼，其对于商业谈判节奏的把握，堪称一等高手。自打庄智奇回河州后，谷伟民就没再同纬通方面联系过，摆出了一副优哉游哉、爱买不买的模样。与此同时，大众股份即将展开资本重组的消息却在股市不胫而走，上海的财经媒体甚至刊发了消息，称有意出资重组的，是一家来自内地的房地产企业。受此利好影响，大众股份连续两天涨停。

杜林祥自然关注大众股份的一举一动。他找来庄智奇，把报纸往桌上一扔：“这个谷伟民，一副姜太公钓鱼的样子，背后小动作却很多呀。”

庄智奇笑了笑：“我认真分析了大众股份的行情，前两天连续涨停，都是在午后接近收盘的半小时内，股价急剧飙升，庄家操盘的痕迹很重呀！我几乎可以断定，这是谷伟民有意为之。”

杜林祥说：“谷伟民就是想造成这种效果，让我和万顺龙都着急。”他接着问：“谷伟民还是没和我们联系过？”

庄智奇摇摇头：“从没联系过。”

“老江湖，沉得住气。”杜林祥说，“看来我们得主动找他了。”

庄智奇略显迟疑：“他不急，我们急，这样一来，岂不把主动权交给他了？”

杜林祥思忖了一会：“下周安总要去广州召开一个纬通大厦在华南区的招商大会？”

庄智奇说：“我听安总提起过，具体时间是下周四。这次招商会，主要是向华南的知名企业推介咱们纬通大厦。”

杜林祥说：“招商会我亲自出席，另外把地点改在深圳。”

庄智奇明白了杜林祥的意思：“好主意。大众股份的总部就在深圳，另外深圳离谷伟民的老巢香港更近。关键是，怎么把这个信息传递给他。”

杜林祥笑了：“当初谷伟民不是把我请去北京，向我打探万顺龙的底细吗？咱们这次也依样葫芦，请他帮个忙。你给谷伟民打电话，邀请他参加招商大会，另外就说谷总在深港两地朋友多，请他引荐些企业家，到时来捧捧场。”

庄智奇点头说：“这一来，显得咱们不卑不亢，又把皮球踢到他那里了。”

回到办公室，庄智奇就拨通了谷伟民的手机。谷伟民先是一副热情的样子，说杜总来到深圳，一定要好生款待。可当庄智奇通报了招商会的具体时间后，谷伟民又显出为难：“真不巧，那天我刚好要去上海出差。”

不过谷伟民随即便说道：“我不在没有关系，我会安排公司在深圳的负责人，一定把杜总吩咐的事办好。另外，杜总难得来深圳一次，也请他顺道去大众股份公司坐一坐嘛。”

放下电话，庄智奇乐了。杜林祥与谷伟民，打太极的功夫都已炉火纯青，谁也不是省油的灯。

招商会当天，谷伟民没有现身，不过他的确邀请了众多企业家来捧场。上午会议结束后，大众股份的负责人又盛情邀请杜林祥去公司考察，还说这是谷总再三交代的。杜林祥一脸笑容地回答：“这次招商会，谷总帮了大忙，他既然发了话，我只能从命。”

下午，杜林祥一行便来到大众股份。所谓考察，不过是走马观花。大众股份之于杜林祥，就好比当年河州冶金之于谷伟民，杜林祥关心的，可不是这家企业的未来，而是如何把这个壳买来洗干净，然后堂而皇之地更名为纬通股份。

与企业高管座谈时，庄智奇第一次见到了焦天明。这位大众股份的财务总监，谷伟民的铁杆亲信，看上去神采奕奕。庄智奇与素未谋面的焦天明握手时，心中充满了得意与歉疚。得意的是，伍新福几天前来过电话，说计划进展顺利，焦天明已经跳进圈套中；歉疚的却是，对一个没有任何恩怨纠葛的陌生人，竟下如此重手。

晚上，大众股份的高管宴请杜林祥一行。这顿饭也算送别宴，杜林祥已经订好了机票，明天一早就要飞回河州。饭局即将结束时，杜林祥举起酒杯：“这次到深圳来，感谢诸位朋友的热情接待。明天我就要回河州了，这最后一杯，既是不舍的分别，也是诚挚的邀请。希望各位有空到河州去走一圈，让我杜某人也尽一下地主之谊。”

众人将杯中酒一饮而尽。就在这时，焦天明的手机响了。他拿着手机走到屋外，隔了大约十分钟才回来。焦天明走到杜林祥身边：

“谷总打来电话，他刚从上海飞回香港，这会儿已经出了机场。家都顾不上回，直接叫司机开车来深圳了。谷总说杜总大驾光临，他无论如何要赶过来喝一杯。”

“这如何使得？”杜林祥着急地摆手，之后又亲自拨通谷伟民的电话：“谷总，你的心意我领了，但你旅途劳顿，赶快回家休息，就不必过来了。”

谷伟民的态度十分坚决，杜林祥又推辞了几句后，终于说：“感谢谷总。天色已经暗下来了，你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焦天明这时笑着说：“谷总特意交代了，刚才咱们喝的只能算上半场，下半场，等他赶来后继续。杜总，咱们这就去八卦一路，那里是深圳有名的夜宵一条街。”

八卦一路的夜晚，比白天更热闹。大大小小的餐厅，汇集了天南地北的各种风味。他们一行人，为了找几个停车位，就折腾了十多分钟。

落座后，焦天明叫服务员扛两箱啤酒上来，而且全部把瓶盖撬开。庄智奇说：“不是说下半场等谷总过来后再开始吗？”

焦天明说：“烟抽多了，嗓子不舒服，就弄点啤酒润嗓子。大家边喝边等吧。”

焦天明虽然气势如虹，却吓不住杜林祥这些“酒精”沙场的老将。甭管是润嗓子还是伤肝，喝就喝！

晚上十点左右，谷伟民到了。杜林祥起身相迎：“谷总，原本等着你来喝下半场，可焦总太热情，把中场休息的时间直接取消了。”

谷伟民挨个热情地握手，然后说：“下半场完了没关系，还有加时赛嘛！”

庄智奇插话说：“我们都被焦总灌得快醉了，谷总这样的生力军加入，我们还不得立马溃败。”

谷伟民见尹小茵也在，便指着她说：“生力军不如娘子军。有小茵在，我能全身而退就谢天谢地了。”

众人以为谷伟民在玩小幽默，笑了起来。但庄智奇清楚，上次在香港拼酒，谷伟民吃了大亏，想必是对尹小茵颇为忌惮。

尹小茵端着酒杯先站了起来：“谷总已经发话，我只好向您赔罪。”

“明知不敌，可我还是要勉为其难。”谷伟民仰头把杯子里的啤酒喝了下去。

庄智奇看着尹小茵喝酒的样子，觉得小姑娘挺可爱。她的酒量，就是天生的，不像其他人，是在生意场中历练出来的。大多数能喝酒的女人，都有一股久经沉浮的老练，尹小茵却透出涉世未深的天真率性。还有许多女人，一上酒桌就嗲声嗲气，处处想着以性别为理由喝酒打折。可尹小茵不管对谁，都是一杯杯硬干。或许她还不知道，女人在酒桌上是可以享受优待的。

接下来，谷伟民充满自责地说：“这几天一直在上海，杜总过来了我也不能陪，实在罪过！这样，我自罚三杯。”

杜林祥赶紧说：“谷总这样说，我可担待不起。这次招商会，有劳谷总费心了。你如果罚酒，就是在责备我老杜了。”

两人在那儿论了好半天的理，最后才达成一致——三杯自罚免了，两人一起干它六杯。

两箱啤酒已经被扫荡一空，谷伟民又叫服务员上酒。他拉着杜林祥的手：“杜总，听说你明天要回去？”

杜林祥点点头：“机票都订了，一早的飞机。”

“那不行！”谷伟民说，“请你无论如何多留一天，给我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明天，我陪杜总在深圳好好转一圈。”

杜林祥说：“今天让谷总这么晚赶过来，已经很不好意思了，明天怎么能再耽搁你的时间。”

谷伟民说：“杜总这样说，就是还在生我的气。”

杜林祥摆手道：“咱们兄弟之间，哪里会生谁的气。在河州，公司里还有些事。”

谷伟民没理杜林祥，而是指着庄智奇：“老庄，咱们是老朋友了。你给我说实话，杜总回河州，有什么紧要的事？”

庄智奇知道他们二人都在演戏，只好笑而不语。谷伟民趁势说：“老庄不说话，就证明没什么事。杜总，多留一天，就这么定了。”

杜林祥一副难为情的样子：“谷总这般盛情，只好多叨扰一天了。”

回到酒店后，已是深夜一点过。庄智奇平躺在床上，仔细回味这趟深圳之行。杜林祥、谷伟民的出身、背景迥异，但说起逢场作戏，全是顶尖高手。此番高手过招，又几乎打了个平手。

杜林祥想见谷伟民，谷伟民也想见杜林祥。当然，这不是兄弟情深，而是为了赤裸裸的利益。但是，两人都想在即将进行的谈判中占据主动，不愿表现得太猴急，只好暂时按捺住“相思”之苦。

杜林祥首先破局，他不说要见谷伟民，而是要来深圳开招商会。谷伟民接过橄榄枝，趁势邀请对方考察大众股份，不过他本人却躲了

起来，直到最后时刻才现身。什么从上海飞回香港，什么连夜开车来深圳，庄智奇认为全是瞎话。

所幸，经过一番折腾，两人还是见面了。关键是，两人都显得不急不躁，似乎都不跌份。庄智奇不知道，这是否能叫双赢？

中国有句古话，王不见王。两军对垒时，双方主帅的会面，是十分讲究的。到了现代，为了两个国家的领导人会面，外交人员有时得花几年时间做准备。总之，双方都是大腕，一定得保证大家都有面子，都能找到台阶下。

尤其当两国关系剑拔弩张时，领导人的会面就更考验双方的政治智慧。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紧张。苏联领导人想来北京与中国领导人面谈，缓解局势。但毕竟是称雄世界的超级大国，主动跑来北京，岂不让外人笑话？

于是，苏联领导人柯西金便借着到越南出席胡志明葬礼的机会，提出想在北京机场降落加油。这样一来，起码可以对外界解释是顺道路过。

当苏方的要求一层层上报，中方最终同意时，柯西金的飞机已经从河内回到苏联境内。他立刻下令掉转机头，绕道上万公里，来北京的首都机场降落加油，从而才有了柯西金与周恩来之间那场著名的“机场会谈”。

大人物有大场面。大佬之间的见面，都是有讲究的！

谷伟民赶到八卦一路夜宵店时说：“下半场完了没关系，还有加时赛嘛！”没错，真正的加时赛，现在才开始！

2 观澜湖高尔夫球场上的交锋

起床后，谷伟民便领着杜林祥一行去盛世唐宫酒楼喝早茶。

谈及岭南文化，早茶便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每天清早，广东人便扶老携幼，或约上三五知己，齐聚茶楼“叹早茶”。“叹”在广东话中是享受的意思，由此可见，喝早茶在广东人的心目中是一种愉快的消遣。

位于东门新园路上中海商城里的盛世唐宫，是深圳最正宗的港式酒楼之一。每天早上，这里都是人山人海。众人在靠墙角的地方找了个位置坐下，谷伟民说：“杜总，不好意思啊，这里的环境有些嘈杂。焦天明本来说去国贸大厦的旋转餐厅喝早茶，那里要清静一些，但我认为，要感受最正宗的早茶文化，还得到这种店里来。”

杜林祥说：“富丽堂皇的装修，耳畔响着古典音乐——那就不是喝早茶，而是喝咖啡了。就要这种熙熙攘攘老百姓经常光顾的餐厅，才是最正宗的地方。谷总的安排，煞费苦心啊！”

盛世唐宫里的早茶，品种多到你数不过来。谷伟民对正在点餐的焦天明说：“把这里的招牌菜，都点上。”

庄智奇说：“合适就行，多了我们也吃不完。”

谷伟民却热情地说：“端上桌的不一定都得吃完。但每种点心，我们总得尝一下味道不是！”

服务员很快把点心端了上来，有榴莲酥、冻蟹、流沙包、烧鹅、花胶汤……餐桌上都快放不下了。杜林祥不禁感叹，得风气之先的广东人，当真懂得享受生活。一顿早餐，都弄得如此丰富多彩。

杜林祥夹起一个奶黄水晶包，只见它晶莹剔透，奶黄亦是若隐若现。咬上一口，里面的奶黄流出，却将杜林祥的嘴烫得好生难受。当着这么多人，杜林祥不好发作，只得默默忍着。

“妈的，怎么老不长进！”杜林祥在心中骂自己。当初在上海吃灌汤包，也被包子里溢出的汤汁烫过一回，这回到了广东，还是没吸取教训。或许是年少时的贫苦，让杜林祥的饮食习惯中，从没有细嚼慢咽这个概念。

早茶从早上喝到了中午。谷伟民则像一个称职的导游，一直在滔滔不绝地讲述着深港两地的风土人情。到了快要结束时，焦天明才对谷伟民说：“去大众股份考察时，杜总提出了一些问题，有些我们已经做了解释，还有一些，是在我们的权限范围内无法解释的。既然谷总来了，您看是不是由您亲自跟杜总说明一下？”

谷伟民说：“好啊，就看杜总他们的时间安排。”

这次是谷伟民主动发球了，杜林祥顺势接了过来：“客随主便。”

焦天明说：“那我这就跟公司打电话，让他们把会议室准备好。”

谷伟民摆手道：“今天天气这么好，去什么会议室？就去高尔夫球场吧，一边交流，还能一边活动筋骨。杜总，你看呢？”

杜林祥笑道：“早就听说，谷总是高尔夫高手，今天正好开开眼界。”

谷伟民与杜林祥带着各自的属下，分乘三辆轿车，直奔位于深圳市区东北方的观澜镇。这座风景美丽的小镇上，坐落着亚洲最大的高尔夫球场。

深圳观澜湖高尔夫球场，横跨十几平方公里的青山绿水，共由七块球场组成。今天谷伟民选择的俊岭球场，是由日本“球坛超人”尾崎将司设计的。球场位于崇山峻岭之间，设计者把球场的险峻与幽静融为一体，体现出浓郁的亚洲风格。尾崎将司本人曾评价这块球场：观澜湖优美的湖景配山形地道，令球手沉醉于一幅天然图景中，享尽挥杆乐趣。

庄智奇自称从没摸过高尔夫球杆，不敢出来献丑，就由焦天明陪着，在休息室喝茶。谷、杜二人换上一身高尔夫衫，步入绿草茵茵的球场。谷伟民是出了名的美男子，穿上清爽的球衫，愈发英气逼人。杜林祥黝黑的皮肤与纯白色球衫搭配在一起，很不协调。尤其那发福的肚子，就像个四处乱滚的圆球。

谷伟民是高尔夫球运动的忠实拥趸，也是观澜湖高尔夫球场的会员，他津津有味地介绍说：“高尔夫首次传入中国是在1916年，到了1917年，上海虹桥高尔夫总会开始投入运营。当时的球场是一个九洞球场。但后来有很长时间这项运动在中国大陆无声无息了。”

杜林祥对于高尔夫的了解很有限，为数不多的几次挥杆经历，都是应朋友之邀。他随口问道：“谷总是专家，在你看来，现在中国最好的高尔夫球场在哪里？”

谷伟民想了想说：“这个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实在说不好。要说硬件设施，当然还是北上广深几座一线城市的球场更好，比如深圳的观澜湖、北京的华彬、上海的佘山。”

杜林祥说：“北京的华彬我去过，就在昌平的华彬庄园。”

谷伟民点点头，接着说：“但要说起特色鲜明，恐怕就得数那些分布在二线甚至三线城市的球场，比如云南与大连的球场。”

“它们有什么特色？”杜林祥问。

谷伟民说：“云南有两座球场，在圈内名声显赫。分别是昆明的春城湖畔球场与丽江的玉龙雪山球场。春城湖畔球场坐落于碧水荡漾的阳宗海湖畔，高尔夫球场四周是天然的松树林，群山怀抱，水天一色。许多香港和东南亚的朋友，对春城湖畔情有独钟，周末经常坐飞机去昆明打球，并称其为‘亚洲高尔夫天堂’。丽江的玉龙雪山球场位于三千一百米海拔的高原上，是全世界球道最长的球场，也是亚洲唯一的雪山球场。前九洞与后九洞依自然山水地貌不同而风格迥异，布局精巧雅致。”

谷伟民接着说：“至于大连的金石高尔夫球场，则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海景球场。球场三面环海、一面临山，再加上六亿年前的龟裂奇石，堪称上帝的杰作。海风海浪是在金石打球需要面对的最大障碍，海风不猛烈的时候，球场是温柔的，宽阔的球道上的容错率也很高。但大多数时候，需要面对不断变化、时大时小的海风。”

“以我个人感觉，最喜欢的就是金石球场。”谷伟民回忆道，“一个三杆洞的发球台，坐落在高高的山头上，对面小小的果岭仿佛漂浮在大海之中。细小的果岭以及惊涛拍岸声，都是对心理承受能力和技术的双重考验。”

果岭是高尔夫运动中的专业术语，是指球洞所在的草坪。“果岭”二字即为英文green音译而来。选手在打球时，第一个目标即是将球打上果岭，再进一步以推杆来进球。果岭的草比球场其他区域的草更为娇贵细嫩。女士穿高跟鞋是绝对不得进入果岭的，因为会踏坏草坪。杜林祥其实并不懂果岭是什么意思，但看着谷伟民一脸陶醉的神情，又不好意思去问。

两人挥了几杆后，都有些兴味索然——实力差距太悬殊，根本不在一个量级上。杜林祥说：“谷总的球技，比起在资本市场中的财技，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杜林祥也想借由这句话，把话题引入彼此都感兴趣的领域。

“过奖了。”谷伟民笑着说，“提到财技，杜总才是高手。这次买壳的谈判，你步步为营，稳扎稳打，让人佩服啊。”

杜林祥说：“做买卖嘛，稳一点，大家都不吃亏。”

谷伟民说：“上次庄总来香港谈过，这次杜总又去公司实地考察了，不知下一步，你们有何打算？”

球打到这会儿，打球的事正式成为球事；话讲到这里，终于切入正题。杜林祥打起了精神：“就我个人来说，还是感觉谷总的报价太高。”

“这个价实在不高呀。”谷伟民说，“我们同顺龙集团谈的，也是这个价。我还是那句话，咱们是老朋友，即便在同等条件下，我也倾向于同杜总合作。可要是你们的出价明显低于顺龙，我也不能做赔本买卖。”

杜林祥并不吃这一套：“你们和顺龙的接触有一段时间了，可到如今还没正式签订协议，就足见双方在很多方面没有达成一致。否则，就不会有我们今天的谈话了。”

谷伟民针锋相对：“我一开始就向杜总报了价，如果你们真觉得我是在漫天要价，恐怕头也不回就走了，同样不会有我们今天的谈话。”

杜林祥又说：“大家都知道，买壳容易洗壳难。而真正在市面上流通的壳，没几个是干净的。因此，我们在谈论这个壳的价值之前，

必须进行细致的财务审计。”

谷伟民说：“当然，这是基本的商业规矩。”

杜林祥说：“双方接触多次了，对彼此的诚意应该都有所了解。依我看，这次咱们是不是能拍板定下来，正式进入操作阶段。回头，我就安排相关中介机构进行审计。只要审计中没有发现什么大问题，价格上好说。”

谷伟民说：“好啊。关于审计的事情，我会打招呼，让公司的人全力配合。但有一点，审计必须秘密进行，在双方签署正式协议前，不能对外公布。作为一家上市公司，这也是最基本的商业规矩。”

杜林祥说：“没问题。大家都是讲规矩的人。”

“还有一点，”杜林祥又补充说，“作为一家房地产企业，现金流是我们的弱项。如果达成合作意向，我想用一些房产来抵扣收购资金。”

“这恐怕有问题。”谷伟民说，“监管部门早就有规定，股权交易必须采用现金的形式。”

杜林祥笑了笑：“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嘛！对这种规定，其实很好规避。打个比方，咱们私下谈好，股权转让价格四千万，其中三千万用现金，另外一千万用房产抵扣。那我们就按三千万的价格，签署股权转让合同。另外咱们再签个合同，我把价值一千万的房产低价卖给你。两份合同看似毫不相干，监管部门抓不到任何把柄。”

所谓监管部门的规定，只是谷伟民的托词，但他没料到，杜林祥早想好了应对之策。谷伟民做出一副为难的表情：“做企业的都知道，现金为王。尤其我是做资本营运的，手上留那么多房子做什么？”

杜林祥说：“如果谷总一点都不通融，恐怕纬通即便有合作诚意，也是力有不逮。”

谷伟民犹豫了一阵说：“看在咱们交情的分上，可以通融一下。但有两个前提：第一，用来抵扣的房产，必须是商铺、写字楼等商业地产，住宅地产我不要。”

杜林祥心想，谷伟民的确是个人精。商业地产比起住宅地产，拿到银行去抵押贷款时，程序更简单，价值也更高。杜林祥说：“这没一点问题。第二呢？”

谷伟民说：“抵扣房产的总额，不能超过收购金额的15%，余下部分必须用现金交易。”

杜林祥说：“15%太低了，20%吧。”

“不行。”谷伟民的语气很坚决，隔了一会他又说，“最高18%，这是我的底线。”

杜林祥狠心：“好吧，就依你。”

坐在休息室的焦天明，远远就看见谷伟民驾驶电动车，载着杜林祥往回走。他对庄智奇说：“看两位老板有说有笑的样子，应该谈得不错。”

庄智奇说：“一把手就是一把手，好多事要他们才能拍板。咱们这些人，谈几个月，也不如他们面对面谈几个小时。”

焦天明点头道：“谁说不是呢？”

晚上众人没有回市区，就下榻在观澜湖度假酒店。酒店的豪华客房宽敞舒适，每间客房外还有一个眺望高尔夫球场的露台，尽览壮观

的球场景致。谷伟民提议晚餐就在露台上吃，他还安排焦天明在附近农庄订购了一桌野味。

广东人爱吃野味的名声，早已传播在外。焦天明订的这桌野味十分丰盛，有红烧蛇、砂锅煮水鱼、爆梅花鹿肉，焦天明还指着一道汤介绍说：“这是广东野味中的一道名菜，叫海陆空汤。怎么样？听名字就霸气十足吧。汇集了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什么黄沙水鱼、珍珠鸡、黄游鸟、鹧鸪，再辅以上等中药材，才能炖出这一锅汤。”

今天与杜林祥谈得不错，谷伟民心情大好，他问：“这汤是有了，酒是什么酒？”

庄智奇昨晚喝得太多，现在还没缓过劲来：“谷总，昨晚喝多了，今晚就算了吧。”

“这是什么话？”谷伟民说，“我去年春节的时候，还大醉过一场呢。这一顿酒管一顿酒的事！昨天的酒与今天的酒，去年的酒与今年的酒，压根不是一回事！”

庄智奇算是看出来了，这谷伟民是个有酒瘾的家伙。没办法，只能舍命陪君子了。

3 情场里也暗藏兵法韬略

万顺龙穿着一件浅绿色的休闲夹克，脚蹬圆口布鞋，正在自己那间堆满了线装书的办公室里埋头阅读。

公司的常务副总孙兴国推门走了进来：“哟，不好意思，打搅万总看书了。”

“没事。”万顺龙将书放在茶几上，“看了几个小时了，正好休息一会儿。”

孙兴国说：“万总工作那么忙，还是不改书生本色。”

万顺龙笑了笑：“喜欢看书的习惯，这辈子里是改不了了。兴国，你也是个博览群书的大才子，在我面前就不必谦虚了。”

孙兴国恭敬地问：“万总最近在看什么书？”

万顺龙将茶几上的书拿起：“喏，就是施耐庵的《水浒传》。”

“老书新读，想必万总又有许多收获？”孙兴国说。

“是啊。”万顺龙点点头，“金圣叹先生曾经说过，少不看《水浒》，老不读《三国》。年轻人血气方刚，看了《水浒》之后，更容易莽撞。老年人经历过世事沧桑，再去看《三国》里的尔虞我诈，太累！不过这次重看《水浒》，我对金圣叹的话却有了更深的理解——年轻人看《水浒》，往往会混淆大是大非。”

“此话怎讲？”孙兴国问。

万顺龙点燃一支烟：“梁山泊的一百单八将，究竟是些什么人？我年轻时读《水浒》，也把他们当成替天行道的英雄。可静下心来仔

细一想，大谬不然！我只举两个细节。一个是江州劫法场救宋江时，黑旋风李逵冲在最前面，书中原话是‘当下去十字街口，不问军官百姓，杀得尸横遍地，血流成渠’，看热闹的老百姓有什么错？这就是滥杀无辜。放到现在，可以算作恐怖主义行为。还有另一个，李逵的妈被老虎吃了，他杀掉老虎后返回梁山。当好汉们听说这件事后，书中只写了四个字：‘众人大笑’。不都是结拜弟兄吗？李逵的妈也是他们的妈呀。自己妈被老虎吃了，很好笑吗？再说，哪怕就是个陌生人，听说人家母亲遇害，也不应该放声大笑。”

孙兴国心悦诚服地说：“万总看书，确实读出了一般人读不出的意味。《水浒》我也看过好几回了，像这类细节，却从没留意过。”

万顺龙吸了一口烟：“好了，不说这些了。你来找我有什么事？”

孙兴国压低声音：“据说，杜林祥亲自去了深圳，还和谷伟民面谈过。纬通方面的人员如今已进驻大众股份，开始进行审计。杜林祥从深圳回河州后，连夜去找了吕有顺与张清波，希望政府和银行对于他即将展开的收购工作给予支持。吕有顺在市政府常务会议上，已经明确提出要大力支持纬通上市。”

万顺龙掐灭了烟头：“杜林祥的动作挺快嘛！谷伟民那边呢，有什么消息？”

孙兴国说：“谷伟民的秘书昨天给我打了电话，生意上的事倒没说，就说谷伟民对万总的高尔夫球技十分佩服。他周末要去丽江打高尔夫，想邀你一块去。”

万顺龙冷笑了一声：“这个谷伟民，不仅脚踏两条船，还想着两头通吃。”

孙兴国说：“谷伟民与杜林祥都不是好东西。尤其是那个杜林祥，上次请他吃饭，万总可谓苦口婆心，他却一点也听不进去。”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万顺龙轻蔑地说，“不过后果可要他自己承担。”

孙兴国问：“谷伟民那边，怎么回复？”

“去啊。”万顺龙说，“说起打高尔夫，我在河州的确找不到对手。谷伟民的球技不赖，可以和我切磋一下。谷伟民不是喜欢喝酒吗？告诉他，打完球，我请他到束河古镇，去喝用玉龙雪山泉水酿制的丽江窖酒。”

当秘书将万顺龙准备赴约前往丽江的消息报告给谷伟民时，他正在办公室里打游戏。谷伟民按下暂停键，面无表情地说：“这只狡猾的狐狸，终于出洞了。”

秘书又说：“顺龙集团的孙总还说，打完球后，万总想请你去古镇喝当地的特产酒。”

谷伟民冷笑一声，挥手让秘书出去，接着拿起座机拨给焦天明：“杜林祥派来的审计团队，在你那里进展如何？”

焦天明回答：“一切正常。第一阶段审计明天结束，审计人员要回河州去汇报。他们还邀请咱们也派几个人过去，一起参加汇报会。”

“好啊。”谷伟民说，“这也是惯例嘛。咱们就派几个人过去，由你带队。”

焦天明点头道：“好的。”

谷伟民特别叮嘱：“见到纬通的人，一定要把架子端着。记住，越是想把东西卖出去，越不能让别人看出咱们心急。你这次去，就得装出一副不仅是参加汇报会，也是顺道考察他们有没有实力的样子来。”挂掉电话，谷伟民轻点键盘，继续打自己的游戏。

杜林祥坐在纬通大厦的办公室里，接过高明勇呈上的谷伟民派来参加汇报会的人员名单。他扫视了一遍，在其中看到了谢依萱的名字。自从上次北京一别，有些时候没见了。这个女人，实在给自己留下了很特殊的印象。

当着下属，杜林祥的表情没有任何异样。他扭头对庄智奇说：“这个汇报会，你主持吧，我就不去了。”

杜林祥点燃一支烟：“官场上不是讲究对等接待吗？焦天明又不是谷伟民，他带队过来，我出面宴请一次就差不多了。”

作为办公室主任，安排好接待宴请自是高明勇的职责。他问道：“宴请安排在哪里？就在纬通大厦？”

杜林祥摇头说：“这里的東西都吃膩了，再说也没什么特色。安排个有特色的地方，最好是郊外的农家菜。”

“农家菜？”高明勇低声自语，开始琢磨起来。

“西郊不是有个大碗菜吗？上次我和明勇去吃过，感觉还不错。”杜林祥说。

高明勇点头说：“我记起来了。不过那里距市区很远，得有八十多公里，开车起码一个多小时。”

“这有什么？”杜林祥说，“通知小车班，到时把车准备好。”

走出办公室，庄智奇拍着高明勇的肩膀：“这回又得麻烦你订餐馆了。”

高明勇说：“都是分内的事。”

庄智奇问：“那家大碗菜味道很好吗？我看杜总念念不忘的样子。”

高明勇笑着说：“应该还行吧。”回到办公室，高明勇却摇头疑惑起来，自己分明记得，上次陪着杜林祥去大碗菜吃，杜林祥还说这地方又远又难吃。这一次，为何评价变了？

晚宴当天，一行人长途跋涉八十多公里，终于来到大碗菜。高明勇准备了上好的五粮液，不过平素海量的杜林祥却出人意料地滴酒未沾。杜林祥对焦天明连声说着抱歉：“急性扁桃体炎，喉咙痛得厉害。医生特别叮嘱，千万不能喝酒。”

以杜林祥的地位，他下定决心不喝，自然不敢有人硬灌。杜林祥自己不喝，却要别人奋勇争先：“智奇、明勇，你们的酒量我可知道，今天不能藏着掖着！不把焦总陪好，我可不答应。”

大老板发了话，庄智奇与高明勇立刻分头出击，将宴会气氛推至高潮。焦天明不仅酒量大，更对有关女人的话题情有独钟。趁着桌上女士去洗手间的空隙，他还骄傲地讲起自己在网上的泡妞之道：“我在QQ上新加一个陌生女人，一定会第一时间问，你搞不搞一夜情。”

“这也能行？太直接了吧。”高明勇搭话说。

焦天明说：“这样问十个女人，十个女人都不会答应，有些人甚至还会破口大骂。可再隔几天就会发现，十个女人中，已经有七八个女人把你拉黑了。但还有两三个女人，尽管依旧会骂你，却并没有删除。”

“那又怎样？”高明勇问。

焦天明拉高音调：“那就说明，她们内心深处，对这件事并不完全排斥。只要肯下功夫，慢慢去磨，就能把她们哄上床。上网泡妞，经常会做无用功。跟一个女人聊天费了老大的劲，最后却竹篮打水。用我的方法，其实是在第一时间对目标群体进行精确划分。哪些是重点客户，可以投入精力，哪些根本没有购买意向，完全不用搭理，一目了然。放在企业，这就是精准的目标客户分析。”

满桌人都被这话逗乐了。就连不好此道的庄智奇也笑着说：“老焦，你的名堂还真多。”见去洗手间的女士回来，一桌人的笑声才平息下去。

酒过三巡，杜林祥把高明勇叫了出去：“明勇，今天的气氛不错。把客人款待好，吃完饭后，你好好安排一下。”

高明勇点着头：“我马上在河州最好的KTV订一个豪包。”

杜林祥说：“唱歌喝酒当然少不了。另外我看焦总是个性情中人，到时找几个美女，开心一下。”

既招待客人，自己还能公款嫖娼，高明勇乐不可支。不过旋即又面露难色：“其他人都好说，就是谷总这次还派了个女人过来。有她在，不好安排啊。”

“女人，谁呀？”杜林祥问。

高明勇说：“谢依萱啊。”

“哦，你不说我倒忘了。”杜林祥搓着手掌，“反正我今天不能喝酒，一会儿就借口身体不适先离开，顺便也把谢依萱带回市区。剩下的都是男人，你就好安排了。”

“这样好。”高明勇一个劲点头。

“对了。”杜林祥又说，“谢依萱要是不跟我走，怎么办？”

高明勇咧开嘴笑了：“没事，我有办法。”

干这种事，高明勇有的是招。他早就看出焦天明是个好色之徒，悄悄把焦天明叫到身边，一番叮嘱后，焦天明一面感谢杜总考虑周到，一面说保证配合。

眼看晚宴接近尾声，杜林祥说：“明勇，这里结束之后，你负责安排一下后续节目。”

高明勇立即点头：“好的，一定要让焦总满意。对了，河州有家烧烤店，专门做烤老鼠的，要不咱们去尝尝？”

焦天明拍手说：“好啊。这烤老鼠还没吃过，今天一定要尝尝鲜。”

谢依萱本能地觉得恶心：“烤老鼠，太夸张了吧。”

焦天明笑起来：“看来你没这个口福。咱们也不强人所难，你要真不吃，就早点回去休息。”

谢依萱求之不得，一口答应。杜林祥这时说：“今天我身体不适，没法喝酒，就不能多陪大家了。既然小谢要回去，就搭我的车吧。”

杜林祥今天早就做好不喝酒的准备，连司机都没有带。他自己驾驶汽车，谢依萱坐在副驾位置，一齐朝市区驶去。

杜林祥一脸亲切地说：“老是叫你谢小姐，感觉太生疏。痴长你几岁，我就叫你小谢了。不介意吧？”

谢依萱笑着答道：“杜总哪里话？在你这样的成功人士面前，我老是感觉紧张。你叫我小谢，我反而放松一些。”

“小谢，”杜林祥的笑容愈发灿烂，“第一次来河州吧？”

谢依萱点点头：“嗯，第一次。”

杜林祥说：“以后来河州，就给我打电话，一定会把你招待好。”

“好啊。”谢依萱说，“到时就得麻烦杜总了。”

杜林祥听见谢依萱一口一个杜总，觉得很别扭，可要让人家改口叫老杜，似乎还不到时候。杜林祥说：“你父母在北京还好吧？”

谢依萱说：“他们都是退休教师，无欲无求，在家里颐养天年。就是我父亲有风湿的老毛病，有时疼得下不了床。”

杜林祥仿佛抓住了天赐良机：“风湿？去医院看过吗，医生怎么说？”

谢依萱说：“北京的大小医院，不知看了多少次。像这种慢性病，医生也束手无策。”

杜林祥说：“慢性病有时中医更管用。我知道一个河州的老中医，治疗风湿很有一套，让他给你父亲瞧瞧。”

谢依萱是个孝顺女儿，一听这话很是感激：“好啊，抽个时间我带父亲来河州。”

“来什么河州？”杜林祥说，“老人家有病在身，出门不方便。我安排人，请上这位老中医，去趟北京。”说完这话，杜林祥就掏出手机，直接找到了集团公司副总裁，同时也是自己弟弟的杜林阳。他以命令的口气，要求杜林阳必须在本周内带着老中医赶赴北京。

谢依萱激动得有些说不出话，杜林祥接着又说：“你工作忙，到或许人不在北京。我让他们直接去你家，你什么都不用管。”

“谢谢杜总！”谢依萱几乎不敢相信，一个在商场叱咤风云的男人，生活上会如此细心。

谢依萱对杜林祥的好感增添了许多，两人在车上越聊越投机。杜林祥刻意降低了车速，原本一个多小时的车程，他恨不得开上一天一夜。

世间许多事，都如商场上的谈判一般，绝不能显得过于主动。杜林祥毕竟是个成熟的男人，车到酒店后，他抑制住再请谢依萱去咖啡屋坐一会儿的冲动，强忍着说了再见。下车时，谢依萱似乎也有一丝恋恋不舍，杜林祥看在眼里，内心充满狂喜。

杜林祥坐在驾驶室，目送谢依萱走进酒店大堂。直到谢依萱的身影完全消失，他才摸出一支烟点上。深吸一口烟后，他咧开嘴笑了。这笑声中，实在包含着太复杂的情愫。

初识谢依萱时，杜林祥就觉得谢依萱那清澈得宛若秋风中湖波的眼睛，像极了一个人。这个人，既是杜林祥心中的女神，也是他包裹得最深的秘密——她就是马晓静，杜林祥死敌的妻子，也是曾救他出囹圄的恩人。

杜林祥还记得与马晓静的第一次相见。彼时万顺龙被抓，顺龙集团风雨飘摇。知性婉约、柔弱似水的马晓静却站出来独撑危局，一面搭救丈夫，一面力挽企业于危局。顺龙集团渡过难关后，杜林祥又无数次见过马晓静，那时的她，退居幕后，小鸟依人。

马晓静符合杜林祥关于女人的所有完美的想象。马晓静有自己妻子周玉茹的温柔贤惠，却有周玉茹难以企及的智慧、美貌与干练。马

晓静有安幼琪的那份练达机敏，却比安幼琪少了一份泼辣，多了一份令男人着迷的柔情似水。

然而，杜林祥对马晓静只有仰慕，从未有过一丝淫邪的念头。马晓静已为他人妇，这是不可改变的事实。在杜林祥心中，马晓静是只能用来仰慕的女神，绝不是可以亵玩的女人。

甚至，杜林祥对万顺龙的仇恨中，也夹杂着一丝嫉妒——这个男人，真是好命！

男人的一生中，有些秘密是要带入坟墓的。譬如杜林祥对马晓静的仰慕，就绝不会告诉任何人，也唯恐外人窥出一点端倪。当他发觉谢依萱与马晓静神似时，内心还藏着隐忧——别人会发觉这一点吗？

所以在北京宾馆的电梯里，杜林祥向高明勇发问，高明勇绞尽脑汁却一无所获。这一下，杜林祥反倒释然了，因为外人不会因为谢依萱而联想到马晓静——这恰恰是杜林祥最恐惧的。

以高明勇的机灵，为何不能发现谢依萱与马晓静的神似？杜林祥认为原因很简单，众人皆赞马晓静，却少有人能真懂马晓静之美。那种藏于眼神间的魅惑，只有用心仰慕者，才能真正领悟。

杜林祥人到中年，事业上大获成功。他不可能如冲动少年一般，去疯狂追求心仪女子。对谢依萱的思念，只能藏于心底。他等待着一有机会。这次机会，最终谷伟民送给了他。见到名单上有谢依萱的名字时，杜林祥欣喜若狂。所以，他吩咐高明勇带着焦天明去寻花问柳，这样才能获得与谢依萱独处的机会。还刻意将晚宴地点定在荒僻的郊外，返程的时间越久，两人碰撞出火花的机会才越多。

一切严丝合缝，相信精明如高明勇者，此刻也未能参透玄机。想到这里，杜林祥开心地笑起来。自己当真是个企业家，就连“窈窕淑

女，君子好逑”这种事，也暗藏兵法韬略。

杜林祥正欲发动汽车，手机短信响了。是谢依萱发来的：“杜总真是个好心人。我父亲的事，太感谢你了。”落款是“小谢”。

杜林祥立刻回了一条：“小事一桩，何足挂齿。这事就咱俩知道。嘻嘻。”

杜林祥年纪不小，近年来伴随事业成功，说话做事愈加老气横秋。当手指打出“嘻嘻”两字时，他忽然觉得自己年轻了许多。

4 心若安处，便是故乡

感谢上天的恩赐，让中国西南有了一处叫作丽江的地方。许多人说，没去过丽江会向往，去过了会爱上它。这里的水，清冷有声，洁净无泥，穿街过巷，入院过墙；这里的城，浑厚自然，枕水而建，从容伸展；还有沉静安然的老桥，伟岸峻峭的雪山……江南水乡的浪漫情致和高原古镇的高亢壮阔，在此处完美结合。

坐在丽江三义机场贵宾室里的万顺龙，眺望远处的雪山，感叹道：“月影迷幻，流光满地，对于这座古城，所有人皆是匆匆过客——无论是商是儒，为道为僧！”

“心若安处，便是故乡！”一旁的谷伟民开口道，“不必执着于，去何处去，无谓计较他，归何时归。”

“谷总高论，在下佩服。”万顺龙颌首微笑。

谷伟民看了看表：“万总，时间快到了，我没法再留恋古城的美景，得先上飞机了。”

“谷总，一路平安。”万顺龙端着一杯咖啡，“回河州的飞机一小时后起飞，再坐一会我也该走了。”

握手道别时，谷伟民又提到昨日球场上的较量：“万总的高尔夫球技，的确不同凡响，这次我算领教了。”

“太客气了。”万顺龙说，“昨天我们在玉龙雪山球场打了整整一下午，还是没分出个高下。”

谷伟民说：“能和万总这样的高手过招，过瘾啊。真希望我们的合作能顺利推进，到时，就能经常在一起切磋球技了。”

“那是一定。”万顺龙说，“昨晚我们的沟通就很愉快，对许多问题也取得了一致看法。剩下的，都是一些细节问题。”

谷伟民开始起身拖行李：“尽管只剩下一些细节问题，但我还是希望能加快进度。大众股份的情况万总也清楚，真要有人赶在你之前，兄弟我也为难啊。卖给其他人吧，对不起万总请我喝的酒；不卖，公司其他股东那里不好交代。”

万顺龙哈哈笑起来：“真让兄弟这么为难，就是我这个当大哥的不对了。放心吧，不会有人比顺龙集团的脚步更快。”

“那就好，那就好。”谷伟民再次伸出双手，同万顺龙依依惜别。

飞机在跑道上缓缓滑行，机场周围的景物依次向后倒去。速度越来越快，直至巨大的机身腾空而起。谷伟民坐在宽敞的头等舱里，俯视身下的皑皑雪山，忽然有一种十分疲惫的感觉。

昨晚喝的丽江窖酒，口感还不错，就是度数太低。这样的酒，对谷伟民来说实在难说过瘾。谷伟民好酒，尤其喜爱高度酒。多年来遍尝天下佳酿，最令他魂萦梦绕的，还是母亲酒坊里酿制出的高粱酒。

谷伟民的家乡，就在江汉平原上的一座小镇。父亲是镇上小学的民办教师，勤劳的母亲则以开酒坊为生。在清苦却温馨的少年时代，谷伟民每天放学回家的路上，总能闻到酒的香味。酒坊门前摊晒着酒糟，酒糟经阳光一晒，内里的酒精分子如母亲怀里的孩子受到水果吸引，欢快地跳了出来，满场子上转圈。

酒坊大堂里有十几口大缸，两个人合抱般粗。父亲经常在红纸上书写各种字体的“酒”，母亲再把这些红纸贴在大缸上。缸口系着红丝绸，犹如学校广场上系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谷伟民课余时间也会帮母亲的忙——他将柴火塞进灶膛里，再瞅着酒顺着竹筒子咕咕地往外冒。“酒出来了，酒出来了！”母子俩一起欢快地呼喊。

二十多年前，谷伟民怀揣着出人头地的梦想，肩负着父母亲人的殷殷期望，更带着从小练就的好酒量，离开了美丽的故乡。从此，他便很少回到那片并不富饶的土地。

大学四年，谷伟民几乎没有休息时间，他将全部精力扑在书本上。可与那些来自大城市名牌高中的同学相比，他的课业基础还是太差。勤虽能补拙，可离出类拔萃却差了一大截。大学毕业时，望着那些进入政府机关与大企业的同学，谷伟民心中充满挫折感。

后来，他南下上海，加入了一家不知名的证券公司。十里洋场的纸醉金迷，注定与这个来自湖北小镇的农家子弟无缘。七年沪上时光，谷伟民甚至连一套小户型的首付款也没能凑齐。在那个中国证券行业疯狂生长的草莽时代，一幕幕大戏登台，一个个明星站到镁光灯下，接受万众膜拜。而谷伟民，始终那般默默无闻。以至多年后，接受中国最著名财经期刊采访时，谷伟民自嘲在上海滩时，“连个跑龙套的都算不上，顶多就是给剧组送盒饭”。

谷伟民毕竟是落魄的英雄，而不是可怜虫。纵然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看客，他却用自己的智慧，分析着每一出大戏的起承转合，以及每一位明星的成败得失。谷伟民虽然没能摆脱窘迫的生活，但与大多数浑浑噩噩，一辈子都只会“送盒饭”的人不同，谷伟民已经练就了敏锐的商业嗅觉，以及对中国资本市场的深刻洞察力。身无半亩的

他，积蓄起巨大的野心。他充满自信，认为只要命运肯给他一次机会，他就能纵横捭阖，掀起惊天巨浪。

为了这次机会，谷伟民最终同大他两岁，而且离过一次婚，还带着一个孩子的南洋富商之女陈嘉楣结婚。父母为此几乎要同他断绝关系，就连陈嘉楣的家人，也从骨子里鄙视他，认为这个仪表堂堂的中国男人，比那些吃青春饭的小三，只是下半身多了一根棍而已。

正是在一片嘲讽声中，谷伟民开启了自己的资本之旅。陈嘉楣违抗父母之命，悄悄借给他的两千万元资金，以几何级数爆炸式增长。短短几年时间，谷伟民就成为纵横沪港两地、操盘数家上市公司的资本巨鳄。

甚至陈嘉楣的父亲，面对这个自己曾经并不待见的女婿，也只能甘拜下风。刚结婚那会儿，谷伟民要与陈嘉楣一起回马来西亚槟城老家过年，陈父以各种理由婉拒。最后妻子一家人去到槟城，谷伟民只好跟一帮菲佣在吉隆坡家里“欢度新春”。最近几年，陈父主动打电话，邀请谷伟民春节时去槟城，“一家人聚一聚”。谷伟民却推说自己工作忙，来不了。

飞机荧幕屏上的航线图显示，客机一路向北，已进入湖北境内。脚下就是自己的故乡，那片号称千湖之国的美丽土地。谷伟民忍不住抬头望了望窗外。可惜云层太厚，除了白云苍茫，竟不见一物。这便是谷伟民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他生命中最挚爱的两人——父亲与母亲也长眠在此。

父母都有幸看到了儿子功成名就的那一天。与天下大多数父母一样，他们并不期望子女的报答，依旧过着平淡的生活。父亲吃了一辈子粉笔灰，可惜只是一个民办教师，连自己的身份问题也没解决。父亲四处写信，还跑到县政府上访。谷伟民劝道：“解决了你的身份，

政府又能补偿多少钱？这点儿小钱，我直接给你不就得了！”父亲却连连摇头：“这哪里是钱的问题！”

三年前，郁郁寡欢的父亲撒手人寰。悲痛之余的谷伟民，想接母亲去香港，母亲却死活不愿意。此后，母亲依旧靠开酒坊度日，甚至连谷伟民寄回的钱，她也舍不得用一分。她只对谷伟民提出一个要求：“以前缸子上的‘酒’字，是你爸写的。现在他人不在了，这字你接着帮我写。”于是，谷伟民便经常在他豪华的办公室里，握住特意买回的名贵毛笔，在一张张粗糙的红纸上，写下各种字体的“酒”字。之后，再将这些字寄回湖北老家。

就在四个月前，身体一直很好的母亲也离他而去。据说离世当天的早上，母亲还在酿酒。中午说有点头晕，去床上躺了两个小时就断气了。村里的许多老人十分羡慕谷伟民的母亲，人生四大福，生得好、病得少、活得长、死得快，不知她上辈子做了什么好事，竟能走得这样爽快？

想起这些，谷伟民的眼眶不禁湿润。飞机开始下降，美丽的空中小姐，用温婉标准的普通话通知，航班将在半小时后抵达首都机场。谷伟民俯瞰机窗外的华北平原，忍不住一声叹息。从起飞那一刻起，他就感觉十分疲惫。可惜四个小时的空中旅行，连盹都没打一个。身体越疲惫，神经就越紧张。越是想休息，脑子里就越会冒出各种各样的事情。唉，这段时间一直在吃药，失眠的症状却没有一点缓解。

谷伟民轻揉太阳穴，在心中安慰着自己：“要同时对付万顺龙与杜林祥这样的人精，身体会不疲惫吗？神经能不紧张吗？”

谷伟民曾经颇为得意，自己为大众股份同时找到两个买家。比起得风气之先的香港、上海，河州只能算边鄙之地。那里的开发商，不

过都是些土豪，应该不难对付。就让你们争得头破血流吧，老子坐山观虎斗，好不逍遥！

可惜几番交手之后，谷伟民不得不承认，无论万顺龙还是杜林祥，都是一等一的厉害角色。谈判中进退有据，节奏拿捏恰到好处，而且两人似乎都已看出自己脚踏两条船的伎俩，还故意摆出一副不徐不疾的姿态。

事已至此，谷伟民只得把危险游戏继续下去。尽管进展缓慢，但毕竟万顺龙与杜林祥还是在一步步靠近自己摆下的八卦阵。谷伟民已经打定主意，必要时可以把底线稍微降一降。不管是谁，只要出价高，动作快，就把这个壳甩出去，赶紧将资金套现。

飞机降落在首都机场，谷伟民拿出手机打给秘书：“告诉梅总，我已经回北京，今晚上就能和他见面。”谷伟民口中的“梅总”，是位来自山西的富商。这次专程从丽江赶回北京，就是为了和梅总见面。梅总有意买下谷伟民在东交民巷附近的豪宅楣园，双方已经接触了好几回，一切顺利的话，月内就能签订正式合同。

真能把楣园卖出去，也是几千万元的真金白银啊！谷伟民深知，自己如今太需要钱！

今晚要宴请梅总，谷伟民特意叮嘱秘书带两瓶飞天茅台。失眠的老毛病，吃药看来是没用了，只能多喝酒，酩酊大醉之后，什么忧愁都会忘记，才能安稳地进入梦乡。他还不忘给自己鼓劲，忙过了这一段，或许就能真正解脱了。

第二天中午，结束与梅总的谈判后，谷伟民又匆匆赶往机场，搭乘班机飞往香港。按原计划，谷伟民要三天后才回香港，迎接从河州赶来的杜林祥一行。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让他必须赶回去扑灭后院燃起的熊熊大火。

这天上午，怒不可遏的妻子陈嘉楣，大闹了一场新片发布会，并当众扇了新片女主角的耳光。这位女明星，正是谷伟民的情妇。两人认识有几个月了，谷伟民还花钱为她在香港租下一套豪宅，并预付了两年租金。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事情最终传到了陈嘉楣那里。香港的狗仔队举世闻名，媒体逮着这么好的新闻，自然不会放过。平时上惯了财经版新闻的谷伟民，一想到明天要出现在报纸的娱乐版，就禁不住头痛。

回到香港的几天里，谷伟民少不了两边安抚，既对妻子表忠心，又向情妇献爱心。眼看风波逐渐平息，他接到了庄智奇的电话：“谷总，原先已经说好，周末杜总率队来香港，就收购的最后细节展开协商。不知道现在谷总是否有时间？”

看来，自己的这点桃色新闻已经传到河州。谷伟民尴尬地笑了笑：“商人最重要的就是诚信。我早就答应了杜总的事，怎么会没时间。你们确定了航班号就告诉我一声，到时我亲自去机场迎接。”

当谷伟民抛开儿女情长的琐事，在香港恭候杜林祥一行时，杜林祥却不得不爽约了。

星期五上午，杜林祥召集庄智奇、祝天瑞等人开会，商讨第二天赴香港谈判的细节。会议进行中，杜林祥的手机响了。打来电话的是售房部的负责人：“今天一大早，有一伙业主跑来售楼部闹事！”

“什么原因？”杜林祥问。

下属汇报说：“最近房地产市场不景气，纬通旗下的部分楼盘出现了降价。那些原先买了房的业主，就跑来要我们赔偿损失。”

“去他娘的！”杜林祥愤怒地骂道，“降了价就要老子赔损失，那房价涨了，是不是老子也要找他们赔偿损失？对这伙无理取闹的，不要太客气。”

会议继续进行。可隔了没多久，林正亮的电话又来了：“三哥，一伙民工跑来工程部讨薪。”

杜林祥没好气地骂道：“你不是成天和那帮包工头称兄道弟，打得火热吗？怎么现在这些交情就狗屁不值了？”

林正亮支支吾吾地说：“虽然欠着些工程款，但跟大伙都说好了的，不应该出问题啊。”

杜林祥说：“我正在开会，明天要去香港。这些小事，你自己看着办。”

会议一直开到晚上九点过。杜林祥又把所有细节在脑海中过了一遍，然后对庄智奇说：“该准备的都准备了，还有什么准备不到的，只得随机应变了。”庄智奇笑着回答：“对于明天的谈判，我很有信心。”

“好吧，时间不早了。今晚睡个好觉，明天精神饱满地奔赴香港。”杜林祥招呼着大伙。

来到地下车库，众人挥手告别。杜林祥、高明勇坐着奥迪轿车先驶了出去，庄智奇、祝天瑞乘坐的奔驰车紧跟在后面。

两辆车驶离纬通大厦大约几公里后，行至一处僻静的十字路口。这时，路边忽然冲出来几十个人，将杜林祥、庄智奇的座驾团团围住。这些人不停地敲打车窗玻璃，口中大骂道：“滚出来！”

面对这伙来历不明的人，杜林祥当然不会下车。他缩在车内，叫高明勇赶紧报警，同时打电话给林正亮，让他立刻带手下过来增援。

庄智奇也被突如其来的变故弄懵了，可定睛一看，发现领头的竟是一个十来岁的少年，而且自己还认识此人。庄智奇走下车来，少年却扑过来，抓住庄智奇大叫：“你们这群畜生，抓了我爸爸，现在又撞伤我妈妈。横竖是个死，老子今天就豁出去了！”

庄智奇认识这个少年，他就是河州冶金厂里打死陶雪峰的那名保安的儿子。当初冶金厂爆发罢工事件，纬通方面派出的总经理陶雪峰被群殴致死，法不责众，只好抓第一个动手打陶雪峰的保安治罪。

“抓了我爸爸”的事庄智奇清楚，可“撞伤我妈妈”是怎么回事？庄智奇问：“到底有什么事？”

旁边的人你一言我一语，庄智奇渐渐听明白了。原来一周前，这名保安的老婆去菜市场买菜时被一辆摩托车撞伤，至今还躺在医院。有人传说，这是杜林祥搞秋后算账，派人撞了保安的老婆。

庄智奇觉得这种谣言实在是荒谬透顶，以杜林祥如今的身份地位，犯得着去和一个保安的老婆计较？

“一派胡言。”庄智奇大声说，“我现在就是纬通集团的总裁，我可以向大家保证，杜总绝没有派什么人去撞谁。”

“庄智奇，我操你妈！”这时不知从哪里跳出来一个彪形大汉，举起木棍就朝庄智奇头上砸去。

庄智奇躲闪不及，立时血流如注。瘫倒在地上后，这拨人依旧不依不饶，拳脚相加。还有人拿起铁棍，猛击庄智奇乘坐的奔驰轿车。车窗玻璃碎了一地，车内的祝天瑞吓得尖叫起来。

坐在前车的杜林祥看到这一幕，再也坐不住了，他吼道：“快，下去救人！”

高明勇一把抱住他：“他们人多，咱们去也是吃亏。”

“怕个！老子又不是没打过架。”杜林祥一膀子甩开高明勇，从车座后面抄起一个修车用的扳手，恶狠狠地冲下去，一边走还一边大骂：“王八蛋，老子操你妈！”

高明勇见老板已经冲在前面，只得硬着头皮跟上去。人群中有人认出了杜林祥，大叫起来：“这人是杜林祥！”

杜林祥毫无惧色，大喝一声：“老子就是杜林祥。”说着便挥起扳手，朝刚才对庄智奇行凶的大汉砸去。幸亏大汉闪得快，脑袋躲了过去，手臂却结结实实地挨了一下。杜林祥可不是庄智奇那样的文弱书生，他自幼膂力惊人，刚出来打工那会，为了和人赌钱，他硬是与林正亮一起，把一个重达五百斤的保险柜举了起来。

杜林祥挥动扳手见人就砸，可惜双拳毕竟难敌四手，对方人多势众，杜林祥这方渐渐落于下风，高明勇被人摁在地上，连吃重拳。杜林祥的后脑，也挨了几下闷棍。

就在千钧一发之际，林正亮带着四辆面包车赶到。看见连杜林祥都负了伤，林正亮怒火中烧：“在河州地界，有人敢打我三哥！老子看他是活腻了！”

行凶者中有几个眼睛尖的，见势不对立马开溜，那些脚上没抹油的，就被围在中间。林正亮高声吼道：“刚才谁动手打的三哥，老子要挑他狗日的手筋！”

杜林祥刚才拿出混迹江湖时的狠劲，实在是庄智奇危在旦夕。此刻他倒保持了难得的冷静，把扳手往地上一扔，说道：“都别动手，就在这儿等警察来。另外赶紧叫救护车，把庄总送去医院。”

十分钟后，警察终于赶到。高明勇一瘸一拐地上去说明情况，并跟着警察一起回局里录口供。

庄智奇住进医院，杜林祥也受了伤，香港之行只得延后。庄智奇躺在医院，直到第二天中午才醒过来。睁眼一看，床前站着陈锦儿。手上裹着绷带的高明勇，也坐在病房里的沙发上。

见庄智奇醒来，高明勇显得很开心：“庄总，醒过来就好。医生说了，就是失血太多身体虚弱，其他没什么大碍。”

陈锦儿的眼眶有些湿润：“你可把人家吓坏了。”

高明勇在一旁帮腔：“锦儿昨晚上得到消息，立刻就赶了过来，还在病床前守了一夜。”

“谢谢你们了。”庄智奇的表情有些尴尬，他既感激陈锦儿，又担心自己和陈锦儿的事会被添油加醋，传得满城风雨。

庄智奇问：“杜总没事吧？”

“没事。”高明勇说，“杜总说他长得皮实，挨顿打没什么。他连诊所都没进，就回家自己擦了点药。”

庄智奇依稀记得，昨晚杜林祥冲下车救自己的样子——挥舞扳手，满口脏话，与平时西装革履的杜林祥判若两人！自己一介书生，的确没有杜林祥身上的那股狠劲。

高明勇识趣地说：“锦儿你在这里陪下庄总，我还有点事，先回公司去。”庄智奇脸上更加尴尬，陈锦儿却欣喜地点头。

高明勇刚走没几分钟，病房门又开了。尹小茵带着庄智奇的儿子毛毛走了进来。毛毛看见病床上的父亲，哭泣着说：“爸，你没事吧？”

“男子汉，哭什么？”庄智奇说，“一点皮外伤，医生都说没事了。”

尹小茵抚摸着毛毛的头：“庄总，听说你受伤，我也很心急。不过我想这种时候，更需要有人陪着孩子，所以昨晚就没有过来看你。今天毛毛中午放学了，我才把他接过来。”

庄智奇欣慰地点着头：“嗯，辛苦你了。”

“智奇，吃块苹果。”陈锦儿走到床前。“我自己来。”庄智奇刚想伸手，陈锦儿却说：“受了伤，别乱动，张嘴，我喂你。”

庄智奇感觉浑身不自在。陈锦儿不仅亲热地称呼“智奇”，还要给自己喂苹果。

尹小茵还没见过陈锦儿，便问：“这位是……？”

庄智奇说：“你看我，都忘了介绍。这位是我的朋友，叫陈锦儿。这位尹小茵，是我同事。”庄智奇又拉着毛毛的手：“这就是我儿子。”

陈锦儿热情地说：“小茵，你好。以前老听智奇提到你。”庄智奇一时纳闷不已，自己没有陈锦儿面前提到过尹小茵啊。陈锦儿今天怎么了，有些反常啊！

尹小茵说：“锦儿姐姐，你好。你长得真漂亮。”她又拉着毛毛：“快叫阿姨好。”平素颇有礼貌的毛毛，这时却闷头不语，甚至目光也不朝陈锦儿身上瞟一下。

陈锦儿倒不生气，还笑吟吟地说：“这小子，长得就像他爸爸。”

毛毛下午还有课，尹小茵只坐了一会，便带着毛毛离开。尹小茵离开后，陈锦儿反倒不再称呼庄智奇为“智奇”，她笑着说：“以前只知道庄总是个痴情种，没想到也有多情的时候。”

“什么意思？”庄智奇一脸茫然。

陈锦儿说：“你那个漂亮的女下属，对你一往情深，你就没看出来？”

“胡说什么！”庄智奇终于明白，陈锦儿今天许多反常的举动，都是做给尹小茵看的。她或许是在用这种姿态，向尹小茵宣战。不过在自己心中，从来都是把尹小茵当妹妹看待。

陈锦儿扑哧笑了：“女人这方面的感觉是最准的。”

5 强队不大举压上，弱队怎能打出一击致命的防守反击

坐在宽大的办公室里，杜林祥点燃一支香烟。吸了一口，有些苦涩，索性把香烟放在烟灰缸边沿上，任其自由自在地燃烧。他挺直腰板，认真听着高明勇的汇报。

据高明勇说，那晚行凶的人群中，真正下狠手的几个，见林正亮一到，早就溜得无影无踪。剩下的就是那名保安的儿子，以及他家里的亲朋。经过警方调查，这些人都是听信了谣言，一时冲动干出傻事。

“给公安局的人说一声，把人放了吧。”杜林祥重新拾起烟。从业主闹事、民工讨薪直至深夜遇袭，一连串的事绝非巧合。杜林祥有充分理由怀疑，幕后黑手便是万顺龙。目的嘛，自然是延缓纬通买壳上市。

但杜林祥也有一丝狐疑，对于阴险狡诈的万顺龙来说，仅仅使用这些下三烂的招数，是否太没有技术含量？

高明勇接着说：“公司遇到一连串的事，杜总受了伤，庄总住进医院，部分员工人心浮动，士气低落。”

杜林祥用力拍着桌子：“天塌不下来！当初修摩天大楼时，遭遇宏观调控，企业离破产只有一步之遥了，最后怎么样？我们还不是挺过来了。现在这点芝麻大的小事，根本不值一提。”

“对，只要有杜总在，什么风浪我们都不怕！”高明勇几乎吼了起来。此人拍马屁的功夫已入化境，既能含情脉脉地拍，也能意气风

发地拍。甚至刚才那番“人心浮动”的描述，也不过就是为自己表忠心做铺垫。

尽管是马屁，杜林祥依然受用不已，还夸奖了高明勇几句。这时，安幼琪走了进来。她脚步匆匆，还没落座就问：“我刚从外地回来。听说你受伤了，没事吧？”

杜林祥淡淡一笑：“都是皮外伤，没事。”

安幼琪“哦”了一声，坐到沙发上。杜林祥打量着安幼琪涂抹淡妆的脸庞，心中五味杂陈——多年来跟随自己南征北战，安幼琪功劳赫赫。过度的劳累，也令这个女人花容不再。安幼琪比许多同龄的女人更显衰老，两米以外，都能清晰看到她眼角处的鱼尾纹。能拥有这样的下属，杜林祥理当欣慰，作为情人，心中却不免苦涩。

两人的情感世界，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男女相处日久，爱情渐渐淡去并不可怕，只要这份爱情能转化为亲情，譬如夫妻。关键是杜林祥与安幼琪之间的爱情，并未完成这类神奇的化学反应。两人之间，更像是上司与下属，有的是关怀与敬重。

杜林祥清楚，这种变化不仅自己深有体会，安幼琪也有察觉。刚才那句问候，不能说安幼琪就是假惺惺，但着实缺乏情人间的浓烈感情。

当然，对于杜林祥的事业来说，安幼琪仍是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不久前，安幼琪便衔命飞赴北京，去办一件大事。

杜林祥挥手让高明勇出去，然后扭头询问安幼琪：“谈得怎么样？”

“八百万。这是对方报价，而且几乎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安幼琪说。

“你去现场看过吗？”杜林祥问。

安幼琪点点头：“看了。”接着她以一种抱怨的口气说：“如果卖家不是胡卫东，八十万我都觉着贵。”

安幼琪此番进京，正是去拜会那位神秘的白手套——胡卫东。得益于那场略显诡异的画展，杜林祥认识了胡卫东，并从吕有顺口里，打听到此人的真实底细。能和这类手眼通天的人物攀上关系，自然是求之不得。送胡卫东去机场的路上，杜林祥主动提出，愿意与对方在商场上合作。

胡卫东此前提到过，自己在洪西省下面的一个地级市，投资了旅游项目。感受到杜林祥强烈的“合作意愿”后，胡卫东亮出了底牌：所谓合作，就是让杜林祥买下这个项目。安幼琪亲赴北京拜见胡卫东，对方则毫不客气地喊价八百万元。

安幼琪接着说：“回到洪西后，我没有回河州，而是直接去项目所在地看了一下。所谓旅游项目，说白了就是几座荒山。基础设施极其落后，根本不具备旅游开发的条件。”

杜林祥冷笑着问：“当初胡卫东买下几座荒山，花了多少钱？”

“不知道。”安幼琪说，“以他那样深厚的背景，或许不用花钱。别说他了，就算咱们纬通集团出面，稍微动用点关系，三五十万也能拿过来。”

安幼琪接着说：“这个项目，胡卫东攥在手里几年了，没有任何后续投资。仅仅是注册了一家网站的域名，另外邀请北京的几个摄影家，去当地拍了几张照片，制作了一套画集。所有开销绝对超不过三十万。”

杜林祥摇着头：“要价八百万，他也不怕吓着自己。”杜林祥忽然记起了吕有顺对胡卫东以及胡卫东背后那双手的评价，“什么赚钱，就做什么。或者说人家做什么，什么就赚钱。”

“简直是恬不知耻！”安幼琪愤怒地骂道。

杜林祥又点燃一支烟：“几座荒山，不值这个价。但胡卫东和他后面那个人，值这个价。”

“你真打算就这么送他几百万？”安幼琪问。

杜林祥的表情很痛苦：“放在以前，我眼都不眨一下。结识上这层关系，八百万不算多。可惜现在纬通境况不佳，我也有心无力。”

杜林祥深吸一口烟：“这事暂时缓一缓。别拒绝他，也别这么快答应。等企业财务状况好点再说。”

安幼琪叹了一口气：“也只好如此了。”

这时，办公桌上的电话响起。杜林祥一看号码，是远在北京的袁凯打来的。这个不打不相识的河州老乡，中过杜林祥的圈套，却至今对杜林祥感恩戴德的媒体混混，会有什么事？

杜林祥拿起电话：“小袁，好久没你消息了。”

袁凯的语气有些急促：“三哥，中午和几个媒体圈的朋友吃饭，听说有人正在弄纬通的黑材料。”

杜林祥立时紧张起来：“别着急，慢慢说，越详细越好！”

据袁凯说，他与国内一家著名财经期刊的记者廖海涛吃饭，廖海涛听说袁凯是河州人，就吹嘘说，河州有人找上门，出大价钱希望他弄一篇报道。报道内容就是写纬通集团骗贷，以及目前正在运作借壳

上市，希望去股市圈钱来缓解财务危机。廖海涛说对方已经提供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只需稍微整理，就能整出一篇火力十足的稿件。

廖海涛还告诉河州方面，做新闻是需要噱头的。就是说，为什么在某一个时间段，要推出这篇稿件？不能莫名其妙就冒出一篇稿子。对方则答复廖海涛，找噱头还不容易？立马就在河州造出点动静，到时就能跟进做深度报道。

袁凯特别说：“三哥，这家媒体在全国的影响力很大。如果让稿件发表，后果不堪设想。”

“该死！”杜林祥不由得加快语气，“一定不能让稿子发出来。小袁，你在媒体圈朋友多，能不能想想办法？”

袁凯说：“三哥的事，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回头我就托关系，争取把稿子灭掉。不过听廖海涛说，对方可是出了大价钱，咱们这边要灭火，不花点银子，恐怕也很难。”

杜林祥立刻说：“只要能封杀这篇稿子，花点钱不怕。下午我就安排财务给你打钱，如果不够，你随时开口。”

放下电话，杜林祥脸色愈加难看。安幼琪已猜出个大概，她说：“又是万顺龙在捣鬼？”

“除了他，还有谁？”杜林祥说，“他们炮制了一篇重磅新闻，想置纬通于死地。这几天发生的事，不过是为推出这篇稿子，准备一点噱头。也不奇怪，仅仅是组织民工闹点事，也太小看万顺龙的气魄了。”

安幼琪焦急地问：“咱们怎么办？”

杜林祥说：“我已经让袁凯去想办法，争取把稿子灭掉。能不能成功，谁也没把握。”

安幼琪还想说点什么，杜林祥却挥挥手：“我想一个人静静。”

偌大的办公室只剩杜林祥一个人，他默默地抽着烟，笼罩在周围的，是一种无助与恐惧。纬通的财务状况太糟糕，自己与万顺龙的实力又那样悬殊。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除了寄望于好运气，还能怎么办？

“姓万的，不要欺人太甚。”杜林祥心中燃烧着仇恨的火焰。他把身子往后一仰，轻揉起太阳穴，一遍遍提醒着自己：冷静，冷静！

两人对阵，强弱分明。这时，强者如果处处谨慎，步步为营，绝不轻易出杀招，弱者反而没有赢的机会，还会因为实力的悬殊被活活耗死。相反，强者若是招招凌厉、剑剑封喉呢？弱者纵然狼狈不堪，但强者自己终究也会露出破绽。就像足球比赛，强队不大举压上，弱队怎能打出一击致命的防守反击！“万顺龙，你就放马过来吧。鹿死谁手还未可知！”杜林祥在心中为自己打气。

接了袁凯的电话后，杜林祥就把自己锁在办公室。从下午到晚上，一支接一支地抽烟，连晚饭也没吃。

秘书进来过几次，都被杜林祥臭骂了出去，其他下属更是躲着不敢进来。晚上九点刚过，办公室的门开了，杜林祥刚想发火，却看见头缠绷带的庄智奇。

杜林祥压下怒火，说：“智奇怎么来了？医生不是说，让你在医院多待几天嘛。”

庄智奇说：“已经在医院住了几天，身体恢复得差不多了。刚才打电话给明勇，他说你还在办公室，我就直接过来了。”

“有什么事吗？”杜林祥问。

庄智奇走近杜林祥的办公桌，压低声音说：“澳门那边的朋友传来消息，说一切准备妥当，打算最近几天就动手。”

杜林祥露出笑容，这大概是这几天听到的唯一好消息了。他振作起精神，说：“你明天亲自去一趟，一定要把准信给我捎回来。”

“我去？”庄智奇有些犹豫，倒不是因为有伤在身，而是以他的个性，实在不想亲自出面去干这类见不得人的“脏活”。

杜林祥的语气不容商量：“就你去！这是大事，别人去我还不放心。”

庄智奇只得点头：“明天一早我就出发。”

第五章 联手做局

万顺龙无奈地摇着头：“退吧，退吧。不退又能怎样？证据都捏在杜林祥手上，硬撑下去，人家可不会再这么客气。”孙兴国有些懊恼：“这么多年的朋友，姜省长就不能帮咱们一把？”“幼稚！”万顺龙呵斥道，“水涨船就高，水浅暗礁多。无论官场、商场，真正的强者只会和赢家做朋友。这一局咱们输了，所以不配有朋友。”

1 为了报答知遇之恩，自己真的已丧失底线了吗

珠海拱北情侣南路附近一座星级酒店的套房内，大众股份的财务总监焦天明急匆匆脱掉裤子，把一名妙龄女子按在床上。

焦天明的心情很糟，在澳门赌场接连吃败仗，已经欠下上百万元赌债。自己的老板谷伟民最近更会无缘无故大发雷霆，把底下人痛骂一番。因此在床上，他的动作有些暴戾，下面的女人不住求饶：“焦哥，太疼了，停一下，停一下……”

起码在床上，焦天明绝不会怜香惜玉。他扯住对方长发，使劲摁在枕头上，嘴里发疯似的咆哮：“停什么？你疼我才舒服。”

砰砰砰！此时，传来重重的敲门声。焦天明还没反应过来，外面的人居然拿门卡打开了房门。

冲进来的是三个彪形大汉，领头的一个，胳膊上绣满文身。焦天明用床单遮住下半身，大吼道：“你们干什么？”

领头的大汉上来就给焦天明一耳光：“你这王八蛋，居然敢睡我老婆！”紧接着，三人一齐围拢过来，对着赤身裸体的焦天明一顿毒打。

几分钟过后，焦天明蜷缩在沙发旁边，鼻子、嘴里都在流血。他颤抖着说道：“好汉，我不知道她是你老婆。况且从头到尾，也都是你情我愿，我没有强迫她。”

“你情我愿？操你妈的，老子打的就是这你情我愿！”大汉噌地一下从沙发上站起来，对着焦天明又猛踹几脚。大汉掏出手机，一边拨号码一边说：“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你知道我老大是谁吗？敢

睡我老婆，你是活腻了！我马上叫我老大过来，让他收拾你个王八蛋！”

半小时后，老大现身了。焦天明躺在地上，用自己那一双“熊猫眼”望去，感觉此人有些面熟。这时，只听刚进屋的老大惊呼起来：“这不是原来公司里的焦总吗？”

焦天明也记起来了，这位老大，不就是大众股份原来的保安科科长伍新福吗？听说伍新福离开公司后，在澳门混黑道，不想却在这里碰见。尽管两人之前没多少交情，焦天明依旧下意识地叫起来：“老伍，快来救我。这都是一场误会。”

话还没说完，又是几记铁拳砸在焦天明脸上。大汉叫嚷着：“老大，别听他瞎说。睡人家老婆的，就是这王八蛋。”

“先住手！”伍新福厉声喝道，“有什么事好好说。焦总我认识，人家可是有身份的人。对了，把衣服还给焦总，老这么光着身子算怎么回事！”

待焦天明穿好衣服，伍新福扔给他一支烟：“抽着，先压压惊。焦总，你说这事是误会，我相信你。不过道上混的兄弟，最讲究的就是个面子。你毕竟睡了人家老婆，几句话就算了？”

焦天明赶紧说：“先前几位兄弟拳打脚踢，那都是我自找的。另外要什么赔偿，好说。”

“有这个态度就很好嘛。”伍新福笑起来，“既然是市场经济，那还得用钱解决问题。”

伍新福自个儿点燃一支烟：“今晚我略备薄酒，一来给焦总压惊，二来咱们也好好把这事做个了断。”

事到如今，焦天明岂敢说个不字。他赶紧收拾好东西，跟着伍新福走出宾馆。伍新福设下的压惊宴，就在珠海横琴岛外的一艘货轮上。走上船后，伍新福说：“我的办公室就在这条船上。船上条件差，只好委屈焦总了。”

焦天明忙不迭摇头：“老伍，你这样说就见外了。对了，你离开大众股份后在做什么生意，怎么跑来船上办公？”

伍新福说：“焦总经常去澳门赌场，一定听说过‘沓码仔’。我就是‘沓码仔’，有老板要去澳门寻开心的，我一定做好服务工作。要有欠了赌债不还的，我就负责追债。”

焦天明当然知道“沓码仔”是做什么营生的。此刻在他心头，忽然升起不祥的预感。伍新福指了指船舱里的一间小屋：“有个山西的煤老板，欠了赌场三千万。最后我把他关在里面，几鞭子下去，两天就把钱还了。”

饭菜已经上桌了，焦天明一点胃口也没有。伍新福自顾自地夹了一大口菜，放下筷子，他响亮地擤了一把鼻涕，摔在地下，用脚抹匀。焦天明主动说：“老伍，咱们不是外人，你就开个价？”

伍新福微微一笑，伸出五根手指。焦天明问：“五万？”

伍新福摇头说：“五十万！”

焦天明目瞪口呆，半晌才吐出一句：“这是不是太多了？”

“多吗？”伍新福眼里露出一道凶狠的目光，他接着说，“这件事之前，咱们还有另一件事要了结。”伍新福从皮包里掏出几张字据，扔到焦天明面前。

焦天明拿起一看，大惊失色道：“这是我写给澳门放水公司的欠条，怎么在你这儿？”

“亏你还常去澳门！”伍新福说，“你难道不知道，澳门的赌债是可以转手的？你的赌债现在已经转到我手里，我就是你的债主。利滚利，赌债是一百五十万，加上给我兄弟的赔偿款，总共二百万。”

焦天明像是明白了什么，冷冷地说：“老伍，咱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干吗给我下套？”

伍新福大笑起来：“字据上白纸黑字，都是你自己写的，怎么说我下套？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焦总想赖账，大可以试试。隔壁那间小屋，我可安排人收拾好啦。”

伍新福点上一支烟，悠闲地吐着烟圈：“我手下兄弟都是暴脾气。上回那个煤老板，我三番五次说手下留情，最后还给人弄了个左腿粉碎性骨折。这回你又睡了人家老婆，下手有多重，可就不好说了。”

焦天明不禁回想起下午被暴打的场景，不禁心惊肉跳。他语带哀求：“欠的钱我一定还。”

伍新福跷起二郎腿：“焦总，你的运气可不错，命里总能遇到贵人。有一位朋友，听说你出了事，千里迢迢赶过来，还答应替你出这二百万。”

焦天明一脸茫然，只听得伍新福大喊：“老庄，你还不出来，桌上的菜可凉了。”

这时从船舱门口走进一人，焦天明定睛一看，惊得从椅子上跳起来：“庄智奇！”

庄智奇头上的绷带已经拆掉，他戴着一顶鸭舌帽，用来遮掩伤口。庄智奇呵呵笑起来：“焦总，小弟救驾来迟，让你受惊了！”

焦天明再傻，此时也全都明白了。他气愤地说：“姓庄的，你今天弄这么一出，究竟想干什么？”

庄智奇依旧一脸笑容：“不干什么，就是希望焦总帮个小忙。”

焦天明气愤地说：“什么忙？”

庄智奇说：“我想知道大众股份最真实的财务数据，尤其是它与谷伟民旗下其他公司之间互相担保、拆借资金的情况。”

“不可能。”焦天明斩钉截铁地说，“我是财务总监，不该说的话绝不会说。尤其是今天你干出这么下作的事，咱们就更没什么可谈的了。”

庄智奇说：“焦总，你真打算自己还两百万？”

焦天明站起身来：“自己还就自己还，一人做事一人当，我绝不赖账。”焦天明话刚说完，就感觉到一件白晃晃的东西朝自己飞来。他躲闪不及，重重挨了一下，登时额头上流血不止。回过神来仔细一瞧，原来是伍新福操起桌上的盘子，恶狠狠地砸了过来。

“操你妈，给脸不要脸的东西。”伍新福怒骂道，“敢这么同老庄说话，你是不想活了。”

焦天明也是条血性汉子，尤其想着自己遭了别人暗算，更是恼恨交加。他毫不理会额头上的伤口，发疯似的冲向伍新福：“老子跟你拼了！”

伍新福毕竟练过功夫，虽被焦天明揍了几拳，最后还是将对方制服在地。船舱外的兄弟听到动静，纷纷冲了进来，看见躺在地上的焦天明便又要动手。

还是伍新福制止了大伙：“姓焦的，看你下午那副熊样，没想到还有两下，算条汉子！你们都住手！我平生就敬重有血性的男人。”

伍新福擦了擦脸上的血迹，吩咐下边的人：“把东西拿上来！”

不一会，便有人从后舱拿出一台笔记本电脑。伍新福打开电脑，朝显示屏指了指：“姓焦的，你自己看。”

焦天明挣扎着抬起头，只见电脑屏幕上，一对男女正颠鸾倒凤，其中一人，正是自己。

“姿势还挺新潮啊。”伍新福奚落道，“你勾搭上阿亮的老婆，其实在被捉奸在床之前，就被人拍下了。”

焦天明悔恨不已。这个女人自称叫小霞，是在深圳的一次饭局上认识的。此后，小霞就不停发短信约焦天明，还主动投怀送抱。现在看来，这根本是别人设好的圈套，等着自己往里跳。

伍新福朝焦天明吼道：“你说你要还钱，两百万你拿得出来吗？哦，对了，焦总可是上市公司的财务总监，给你些时间准备，或许还真能凑足这笔钱。但这段视频放到网上，你还能当总监吗？到时候，你拿什么还钱？”

一直没有说话的庄智奇扶起焦天明，和颜悦色地说：“焦总不是政府官员，乱搞男女关系，也不是什么大事。但你毕竟是上市公司高管，也算公众人物，闹出绯闻来，不好收场啊。你和老伍，还有我，都是在谷伟民手下干过的人。咱们都清楚，谷伟民可是个刻薄寡恩的人。真到了那时，他丢车保帅不会有丝毫犹豫。”

焦天明瘫坐在椅子上，沉默了好久，才说：“给我支烟。”拿过庄智奇递上的烟，他猛吸了几口，接着又把饭桌上的一杯白酒灌下肚子。

庄智奇见他的态度已经软化，便挥手让伍新福带人出去：“我只是向你打听些情况。而且这事，只有你知、我知。”

焦天明摇头叹息：“大众股份的情况，其实和审计组审计出来的情况差不多。”

“你既然这么说，我就信你。”庄智奇掏出一本厚厚的审计资料，“但对里面的几个数据，我还想跟你请教……”

两个小时后，焦天明一瘸一拐地离开轮船。看着焦天明的背影，站在船头的庄智奇有些内疚。庄智奇尤其记着焦天明临别前的最后一句话：“姓庄的，亏你还是个读书人。你的所作所为，比禽兽还不如。”这句话，像一根毒刺，扎进庄智奇的心窝。

海上明月共潮生。南中国夜空下的美景，庄智奇本不想欣赏。昨晚在杜林祥的办公室，他就表示出不想来珠海。庄智奇实在不想干这种脏活！让高明勇出马，远比自己合适。看着焦天明的惨状，庄智奇更有些怜悯甚至是内疚。他一遍遍问自己，为了报答杜林祥的知遇之恩，真的已丧失底线了吗？

来不及想这些了。庄智奇掏出手机，伴着怡人的海风，拨通了杜林祥的电话。

半个小时后，远在河州的杜林祥平静地放下电话。他习惯性地点上一支烟，然后一支接一支，连续抽了三支。庄智奇珠海之行没有辜负他的期望，面对纷繁复杂的局势，杜林祥心中终于有底了。

杜林祥又摸出一支烟，点燃，吸一口，接着立即掐灭。他站起身来，拨通了袁凯的电话：“小袁，上次说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袁凯说：“三哥，我今天跑了一天，到处托关系。算是有些眉目，但离最后搞定，还差着一截。”

“那就好，那就好！”杜林祥长舒一口气，“你先把这件事停一下。明天一早，我就让高明勇飞北京找你。明勇会告诉你怎么做，到时你在一旁多协助他。”

“什么意思啊？”袁凯一头雾水。

杜林祥说：“明天见着高明勇，你就明白了。”

放下电话，杜林祥立刻把高明勇招来办公室。直到深夜两点过，高明勇才走出办公室。高明勇没有回家，就在公司打了会儿盹。早上六点过，他前往机场，搭乘早航班飞去了北京。

2 故意卖个空子，实则是把对手引进设好的埋伏圈

从北京回河州的航班上，河州市长吕有顺一直微闭双眼。洪西官场即将发生重大变化，在这场变局中，自己能抓住机遇吗？吕有顺心中没有底。

飞机刚落地，他便接到秘书的电话：“吕市长，刚接到省委办公厅的电话，下午的省委常委扩大会议，通知您出席。”

吕有顺问：“下午的会议是什么主题？”

秘书回答：“据说是研究洪西省北部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工作。”

“我知道了。”挂断电话后，吕有顺却有些纳闷。尽管并非省委常委，但作为省会城市的市长，吕有顺经常出席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不过此次会议的主题显然与河州的工作无关，为何要把自己给“扩大”进去？

因为身体原因，省委书记于永辉正在北京疗养，省长姜菊人主持省委日常工作。下午的会议上，姜菊人就坐在省委一号会议室正中间——过去于永辉常坐的那把椅子上发号施令。整个下午，吕有顺都没有发言的机会。直到会议结束时，姜菊人一边起身整理文件，一边说道：“定国、有顺，你们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陶定国、吕有顺一边点头，一边也在各自盘算：姜省长单独召见省会城市的党政一把手，会有什么事？

姜菊人办公室里的陈设颇为老旧，但办公桌上那部直通北京的红色电话机，却彰显出主人的不凡地位。陶定国、吕有顺都不抽烟，因

此河州的大小会议上，禁烟规定都得到最坚定的执行。姜菊人却是洪西有名的“烟枪”，当着两位下属，他更不会克制自己的烟瘾。

姜菊人点燃一支烟，跷起二郎腿，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杂志：“杂志里有一篇关于河州的文章，你们看了吗？”

见两人摇头，姜菊人没好气地说：“你们这书记和市长，都快当成甩手掌柜了。拿去好好看看。”

陶定国与吕有顺拿起杂志快速浏览起来。这家国内知名财经期刊，最新刊发了一则长篇报道，标题就叫作《高楼上天，纬通落地》。文章不仅曝光了纬通的财务危机，同时直指该企业正准备通过买壳上市去股市圈钱。

吕有顺心中叫苦，这几天忙着在北京拜会朋友，竟不知道有这篇报道。他也埋怨杜林祥，媒体公关能力为何如此差劲？这份杂志在业界影响力不小，任由事态扩大，没准整个河州市的形象都会受牵连。

姜菊人弹了弹烟灰：“这篇报道说的是企业，但我也听到另一种议论，说为了支持纬通上市，河州政府提供了巨大支持。有些扶持政策，甚至超越了红线。”

陶定国解释说：“我们的出发点，也是想让河州多几家上市公司，这样有利于推动地方经济发展。”

姜菊人一脸严肃：“出发点是好的，但做法值得商榷。现在都什么时代了，还能搞这种行政命令？”

吕有顺说：“纬通是河州重点培育的企业，该企业为了城市发展，尤其是河州新城的建设，做出过巨大贡献。”

姜菊人挥手打断了吕有顺：“我还是那句话，支持企业发展天经地义，但要注意方式方法，不能授人以柄。现在企业出了这么多事，

如果政府还一味推动其上市，不合适。据我所知，这篇稿子已经引起北京一些领导的关注。”

吕有顺还想争辩，只听身边的陶定国说：“好的，我们一定落实菊人省长的指示。”

姜菊人点点头：“事缓则圆，不必争一朝一夕嘛。先避过这阵风头，再说上市的事也不迟。”

省长打了招呼，市委书记表了态，作为市长的吕有顺，也是无力回天。从省委出来的路上，吕有顺的心情更加晦暗，既为杜林祥的企业担忧，也为自己的仕途焦虑。

晚上还有一个外事接待，就在觥筹交错的晚宴上，吕有顺接到了杜林祥的电话：“吕市长，我有事想跟你汇报。”

吕有顺肚子里憋着火，真想责备杜林祥几句。不过想想杜林祥的处境，吕有顺没把话说出口，他只是说：“我晚上十点回家，你直接来我家吧。”

去见吕有顺时，杜林祥总是毕恭毕敬。晚上九点半，他就来到吕有顺家中，规规矩矩坐在沙发上。十点二十分左右，吕有顺终于回家了。他一面招呼杜林祥，一面吩咐保姆：“按老规矩，把菜给我热一下。”

杜林祥了解吕有顺的习惯，在正式宴会上根本吃不饱饭，回家都得加餐。吕有顺特别喜欢吃剩菜，尤其是剩菜重新加热后里面的葱姜蒜末。他说这东西吃着特入味，新炒的菜都比不了。看着吕有顺狼吞虎咽的样子，杜林祥心里不禁笑道，五星级酒店的晚餐，竟然不如保姆的残羹剩饭香甜！

“林祥，咱们不是外人。”吕有顺终于开口了，“这次你怎么如此大意？记者来采访，你竟浑然不知，事后也不采取一点补救措施。这篇稿子，弄得我们很被动。”

杜林祥一脸委屈：“今天找吕市长，就为了汇报这事。这个叫廖海涛的记者，人从没来河州，就躲在家里把稿子弄出来了。这样毫无采访、偏听偏信的稿子，怎能叫人信服？”

“你呀，还是不了解媒体的杀伤力。”吕有顺指着杜林祥，“稿件的影响已经出来了，难道现在去告这家媒体，说他们虚假报道？这样闹下去，对企业，乃至对河州，没有一丁点好处。还是赶快做补救措施，可不要让人家再弄个追踪报道。”

“吕市长，我就要告他们。”杜林祥说，“这不仅是虚假报道，还是有偿报道。这个叫廖海涛的记者，收了万顺龙的钱，才炮制出这篇东西。万顺龙的目的，也是要阻碍纬通借壳上市。”

吕有顺依旧摇着头：“我也猜到，背后是万顺龙在捣鬼。关键是空口无凭，没有证据！”

杜林祥语气坚定：“这次，我还真抓着证据了，而且是铁证。”

吕有顺有些吃惊：“什么铁证？”

杜林祥从皮包中掏出一个U盘，说道：“这里面有一段视频，还有一段录音，都是悄悄录下来的。从这里面就能发现，廖海涛收了顺龙集团常务副总孙兴国的钱。”

吕有顺拿过U盘，插进笔记本电脑，认真看了起来。看完之后，吕有顺以异常严厉的目光直视杜林祥：“这是怎么回事？你早就知道万顺龙找记者对付你？”

杜林祥低声说道：“我在媒体圈也有朋友，之前就得到消息，万顺龙在整纬通的黑材料。后来索性将计就计，还联系了私人侦探，终于掌握了他们搞有偿新闻的证据。”

杜林祥顿了顿说：“我这也是被逼无奈！吕市长，万顺龙在背后捅我刀子可不是一两次了。上回摩天大楼的事，这小子手段用尽，连你和张行长都被他忽悠了。”杜林祥特别加上这一句，就是要唤起吕有顺对万顺龙的满腔怒火。

吕有顺面无表情：“故意卖个空子，让万顺龙一时得手，实则却是把人家引进你设好的埋伏圈。林祥，你这手段也不简单。下一步，打算怎么做？”

杜林祥说：“我准备报警，把他们之间的龌龊交易公之于众。”

吕有顺跷起二郎腿，手指有节奏地敲击膝盖：“刚才听录音，现场好像只给了记者几万块钱，还说事成之后，剩下的钱打进卡里。这方面的证据，你掌握没有？”

杜林祥摇头说：“私人侦探弄些偷拍还行，要调查银行转账记录，他们没这个本事。”

吕有顺说：“私人侦探不行，公安却可以。要弄，就得把每一项证据都坐实了。”

杜林祥心中窃喜，看来吕有顺已经认可了自己的方案。也怪万顺龙当初太张狂，得罪的人太多。杜林祥说：“那我明天就去报警。”

吕有顺忽然紧锁眉头，“你准备向哪里的公安局报案？”

杜林祥脱口而出：“当然是河州市公安局。”

吕有顺摇摇头：“河州市公安局的唐剑，本身就是市委常委。他是姜省长一手提拔起来的，据说和万顺龙也走得很近。”

吕有顺继续说：“大家都知道，姜菊人当市委书记时，万顺龙就是他的下属。万顺龙弃官下海后，姜省长对他更是赏识有加。如今于永辉书记在北京疗养，姜省长主持省委日常工作。只怕……”

杜林祥明白吕有顺的意思，姜菊人如今权势熏天，莫说是在河州，哪怕在整个洪西省，姜菊人打个招呼，也能把事情压下来。况且，人家有充分正当的理由——都是洪西的企业，家丑不可外扬，大事化小，各退一步。这样一来，可与自己的初衷背道而驰。

杜林祥问：“于书记什么时候回来？要不等他回来再说？”于永辉与姜菊人的关系，比起陶定国与吕有顺，也好不了多少。省委两位领导间的纠葛，在洪西已是公开的秘密。杜林祥盘算着，等于永辉回到洪西再动手，那时阻力自然会小很多。

吕有顺苦笑着说：“于书记这次怕是回不来了。”

杜林祥一脸错愕：“怎么了？于书记出事了？”

“那倒没有。”吕有顺说，“于书记的人品操守有目共睹，他会出什么事？”顿了顿，吕有顺说：“北京也意识到洪西省委领导班子的团结问题必须解决，很快就會有所调整。林祥，这件事你知道就行，千万不要说出去。”

从吕有顺这里传出的消息，自然错不了。杜林祥继续问：“姜省长会接书记吗？”

吕有顺冷笑一声：“谁都有可能，就是他不可能。姜菊人继续担任省长的事，已是铁板钉钉。至于新书记是谁，似乎还没有定下来。”

杜林祥终于明白，吕有顺这段时间为何老是往北京跑。杜林祥壮起胆量问：“上面的人变了，对于你接任市委书记，是好事还是坏事？”

吕有顺近乎茫然地摇着头：“新老板是谁都不知道，说这些还言之过早。”

杜林祥算是看出来了，吕有顺此刻的焦灼与无奈，并不比自己少。比起商场中的云诡波谲，官场里的明争暗斗绝不会逊色多少。杜林祥拉回话题：“如果在河州不行，去其他地方报案，让其他地方的警察出面怎么样？”

“其他地方？”吕有顺思忖了一下说，“报案也得依法办事，起码也得讲究属地管理原则。纬通是河州的企业，你在河州报案顺理成章。另外，你也可以在那份杂志所在地报案。至于其他地方，道理上似乎说不通。”

杂志总部位于沿海地区的一座大城市，杜林祥试探着问：“在那里，吕市长你有什么关系没有？”

吕有顺摇头说：“认识的人倒有几个，可要办这种事，毕竟交情不够。”

杜林祥愁眉不展，在沙发上不停变换坐姿。忽然，他想起一件事，紧锁的眉头舒展了一些：“我去想个法子。”

吕有顺略显惊讶：“你有门路？”

杜林祥说：“试试呗。”

3 无论官场、商场，真正的强者只会和赢家做朋友

第二天就是清明假期了。参加完一个饭局的廖海涛，挥手拦了一辆出租车，准备回到家中。家中的妻子正和女儿一起收拾行李，明天一大早，一家人还要赶回河北老家扫墓祭祖。

身为在业界颇有名气的财经记者，廖海涛此刻还没有察觉，在他所乘坐的出租车后，一直跟着一辆白色商务车。

出租车抵达小区门口，廖海涛刚下车，身边就围上几名黑衣男子。其中一名男子掏出拘留证，冷冰冰地说：“廖先生，有些情况要了解，请跟我们走一趟。”

商务车的后门打开，廖海涛被押解上车……

一小时后，杜林祥便接到胡卫东从北京打来的电话：“杜总，你的事已经办妥了。”

杜林祥连声感谢，胡卫东客客气气地说：“大家是朋友嘛，小事一桩！对于廖海涛这种新闻界的害群之马，我也是深恶痛绝。”

停顿一下，胡卫东又说：“在杜总这里，我算交差了。下面就看警方的动作了。”

杜林祥笑着说：“铁板钉钉的事，廖海涛赖不掉。”

放下电话，杜林祥志得意满地点燃烟。那晚从吕有顺家中出来，杜林祥就急忙联系上胡卫东。除了表示自己愿意以八百万元的价格接手胡卫东手里的旅游项目，也想请对方顺便帮个“小忙”。胡卫东二话不说，一口答应下来。

胡卫东的能量的确惊人，自己一筹莫展的事，他几个电话就搞定。是啊，比起让吕有顺在仕途上更上一层楼，抓一个廖海涛实在是小事一桩。胡卫东能否帮上吕有顺目前还不得而知，但起码在这件事上，人家手起刀落，一点不含糊。

抓一个廖海涛，当然不值八百万元。杜林祥还有自己的算盘——从吕有顺迷茫的神情中，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是啊，自己可不能永远吊在一棵树上。眼前的胡卫东，不就是打着灯笼也找不来的参天大树？纬通的财务状况再严峻，这八百万元，该花也得花。

杜林祥接着拨通了袁凯的电话，除了表达谢意，也通报了廖海涛被捕的消息。这一次，袁凯立下了大功。正是他第一个通报消息，还与高明勇联手合作，通过一位在京城赫赫有名的私人侦探，弄到了顺龙集团常务副总孙兴国与廖海涛密谈的资料。

就连今天这个抓捕时间，也是袁凯提议的。接下来三天是假期，不会有多少人关注记者被抓的事。这三天，也是留给警方审讯廖海涛的“黄金时间”。

“黄金时间”转瞬即逝。清明假期一结束，廖海涛被警方抓捕的事件立刻发酵。因为廖海涛此前不久发表的那篇报道，杜林祥立时成为舆论焦点。他不得不关闭手机，因为打电话来采访的记者太多。集团办公室一上午就接了三十几通电话，回答却永远只有一句：“无可奉告。”

所有舆论，一边倒地痛批警方与纬通集团官商勾结，打击报复记者。甚至该期刊的上级主管单位，也发表声明吁请各方关注记者权益。

对于这些，杜林祥是有心理准备的。但河州市政府新闻发言人的一番公开讲话，却令他措手不及。这名发言人告诉记者：“实施抓捕

的是杂志所在地警方，河州并不知情。不过纬通集团总部设在河州，河州相关部门将根据情况展开调查，弄清楚在该事件中企业一方是否有涉嫌违法的行为。”

这种带有明显倾向性的发言，岂不坐实了外界的种种质疑？难怪此言一出，媒体便大肆跟进，万箭齐发，箭靶中心的纬通与杜林祥，几乎被射成了筛子。

杜林祥有些沉不住气了，在清明假期结束后的第四天晚上，他又来到吕有顺家中。吕有顺正在沙发上看综艺节目，见到杜林祥后调侃道：“我还不知道你的活动能力这么强，外地警察的关系都搞定了。这几天大报、小报都在点你的名，感觉不错吧！”

吕有顺又拿起一份报纸：“这是人家今天刊登的一篇特稿，叫作《爸爸快回家》。文章模拟廖海涛女儿的口吻，说自己正和妈妈在家收拾行李，准备第二天一家人回老家。结果，爸爸却被一帮坏人抓走了。场景描写细腻，煽情恰到好处，就文章来说，真是难得的佳作。”

杜林祥摇头叹息：“当初还是有些心理准备，可没料到暴风雨来得这么猛。其他人乱说也就罢了，怎么河州市政府的新闻发言人也跟着起哄？作为政府的发言人，对媒体说这些太不负责任。吕市长，我知道姜省长那边肯定给了很大压力，但是……”

吕有顺依旧目光悠闲地盯着电视：“发言人说的话，是我亲自授意的。他说的每一个字，我都提前审过。姜省长那边，倒还没施加什么压力。”

杜林祥很吃惊：“吕市长，你可是知道内情的人，怎么……”

“别着急，听我讲个故事。”吕有顺不徐不疾地说，“冷战时期，苏联击落了一架在其境内从事间谍侦察的U-2飞机，并俘虏了机上的美国飞行员。赫鲁晓夫手里抓到了一副好牌，可他并不急着打出去。相反，苏联通过各种渠道散布消息，说U-2是机毁人亡。美国人一看，觉得反正死无对证，就开始放心大胆地撒谎，一会说飞机是搜集气象信息的，一会说飞机导航系统出了问题，才误入苏联国境。看到美国人表演得差不多了，赫鲁晓夫就在莫斯科搞了场公开审判，让被俘虏的美国飞行员，自己站出来揭穿这一个个谎言。这一来，美国对别国实行间谍侦察，同时还公然对国际社会撒谎的事实，就彻底暴露了。”

杜林祥逐渐明白过来：“你的意思，是让他们再蹦跶一阵？”

吕有顺点点头：“林祥啊，你的手里抓着好牌，可别浪费了。廖海涛收钱的证据已经坐实，你还怕什么？让他们闹腾吧，最后都是扇自己耳光。”

杜林祥终于露出笑容：“这几天，廖海涛简直被外界塑造成了大英雄，等到真相公布，看他们还怎么说。”

吕有顺说：“你如今遭遇的谩骂越多，未来就会收获越多的同情。”

杜林祥搓着双手：“廖海涛被抓已经有些日子了，事情似乎也不宜久拖。”

吕有顺说：“你们动手抓廖海涛的时机选择得很好，清明假期前的晚上，此后三天放假，警方审讯时外界压力会小很多。至于公布的时机，我看下礼拜一不错。西方的新闻官都知道，发布对自己不利的消息，一般选礼拜五晚上；发布对自己有利的消息，最好是礼拜一大早。”

杜林祥一拍大腿：“就这么办。”

吕有顺端起茶杯却不急着喝，他问道：“真相披露后，接下来又怎么办？”

“我的想法是，适可而止。”杜林祥说，“把矛头聚焦在廖海涛身上，至于万顺龙，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就不去点名了。指望用这件事彻底扳倒万顺龙不现实，主要是让他有所收敛。”

吕有顺抿了一口茶：“林祥，这些年你的长进不小啊。这盘棋，你算看清楚了。”

杜林祥毕恭毕敬地说：“这都是你耳提面命的结果。”

吕有顺说：“当初那篇稿子出来后，省里领导还打招呼，让河州不要不讲原则地去支持纬通上市。出了这档子事，把上面的嘴也堵住了。关于上市的事，林祥你就放开手脚干吧。”

杜林祥露出憨笑：“到时候，还得麻烦吕市长。”

吕有顺淡淡说了句：“该出手时，我不会犹豫。”

礼拜一上午，被媒体穷追猛打了一个多礼拜的警方，终于召开新闻发布会，几十家媒体将发布会现场围得水泄不通。原本憋足了劲，准备在发布会上发难的各路记者，面对警方出示的一件件证据，全都惊得目瞪口呆。

原来，廖海涛创作这篇稿件时，根本没有对纬通集团进行任何采访，他手里的资料，全是河州另一家企业提供的。稿件刊发前，廖海涛就收了人家的钱，正式见报后，对方又向他的银行卡里打了十万元。

新闻发布会上还播放了一段廖海涛在看守所接受媒体采访的视频，廖海涛对于警方指控的犯罪事实全部承认。当有记者追问是哪家企业在背后指使廖海涛时，警方发言人只是微微一笑：“案件还在调查过程中，相关情况不便披露。”

这一爆炸性新闻，立刻攻占了各大媒体的头条。舆论风向立即调整，对杜林祥的批判销声匿迹，记者们现在最感兴趣的，是挖出廖海涛搞有偿新闻的内幕。

杜林祥决定趁热打铁，赶在第二天举行纬通集团的新闻发布会。如今的杜林祥，可以周旋于高官巨富之间，长袖善舞，但要在公开场合面对无数记者的追问，心里还是没底。他决定派出庄智奇，代表纬通集团出席发布会。

发布会当天，庄智奇西装革履地出现在现场，还同每一位与会的记者交换名片。庄智奇的开场白可谓情真意切：“纬通的企业文化是低调、务实，我本人同媒体打交道的经验也很欠缺。不过，今天看到这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记者朋友，我心里一点都不紧张。为什么呢？有话直说，实话实说，有什么可紧张的！只有挖空脑袋去编造谎言，心里才会紧张。尽管纬通此前遭到外界的误解，但我一直相信，媒体记者是社会良心的守护者，是最值得尊敬的人。像廖海涛那样的害群之马，只会是个别现象。”

接下来的提问环节，记者们异常踊跃，庄智奇也做了耐心细致的回答。当有记者问到“你能否说出在背后指使廖海涛的，具体是哪家公司”时，庄智奇轻咳一声，缓缓说道：“案件正在侦查阶段，相关结果应该由警方发布。纬通作为当事人，实在不方便多讲什么。”接着，庄智奇又按照杜林祥的授意，逐字逐句讲道：“我们通过各种渠道，也了解到一些消息。在背后指使廖海涛的，并非这家企业的决策

者，而是个别中层管理人员。因此，现在还不能下结论，说这是某家公司的企业行为。”说完这句话，主持人宣布发布会结束。庄智奇起身挥手告别，快步离开会场。

万顺龙也在自己那间古色古香的办公室里收看了电视转播。发布会结束后，他扭头对站在身旁的孙兴国说：“姓庄的一开头不是说什么‘有话直说，实话实说’吗，怎么到最后谎话连篇？什么个别中层管理人员，不代表企业行为，敢情我还得谢谢他们！”

孙兴国低着头：“万总，都是我的错。”

万顺龙叹了一口气：“兴国，你知道错在哪儿吗？”

孙兴国摇着头不敢吱声。万顺龙冷笑一声：“民国初年，国务总理赵秉钧派人暗杀了宋教仁。凶手后来被抓，一时举国哗然。赵秉钧向袁世凯检讨时，也口口声声说自己错了。袁世凯问他哪里错了，赵秉钧说他错在不该动杀念。袁世凯不以为然地挥手说，杀人不是问题，咱们北洋的弟兄没少杀人。不仅我们杀人，我们的敌人也杀人，杀人从来不是错。错就错在，你杀人，被人家逮到了。”

孙兴国满脸羞愧：“都怪我办事不力。”隔了一会儿，孙兴国又问：“杜林祥他们，接下来准备干什么？”

万顺龙说：“除了适可而止，他们还能干什么？要靠这件事扳倒我，还差得远。他们故意不点顺龙集团的名，甚至炮制出个别中层管理人员所为这样的弥天大谎，就是给我个台阶下。当然，杜林祥不会做赔本买卖，他的目的，无非让我退出借壳上市的争夺战。”

孙兴国说：“说不定还有转机。上午马姐不是去找姜省长了吗？只要姜省长肯站出来说话……”

“难啊。”万顺龙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说话间，办公室的大门推开，身着一套淡黄色连衣裙的马晓静走了进来。这套连衣裙是马晓静上个月在巴黎定制的，配上她曼妙的身材，可谓相得益彰。万顺龙依旧目光呆滞地看着前方，并没有搭理自己光彩照人的妻子。孙兴国主动发问：“马姐，姜省长怎么说？”

马晓静叹了口气：“还没等我开口，姜省长就把我劈头盖脸训了一顿。他说顺龙与纬通都是洪西的明星企业，为什么要私底下搞小动作，互相拆台？”

孙兴国说：“他老人家就不能帮我们说几句话？”

马晓静摇头说：“姜省长说昨天晚上吕有顺亲自找到他，表明了河州市政府的态度，那就是希望顺龙与纬通以和为贵。吕有顺还说杜林祥很顾大局，并不想把事情闹大。姜省长当时就表扬了杜林祥，还让吕有顺把他的表扬转达给杜林祥。”

万顺龙冷笑着说：“姜省长表扬了杜林祥，那对我有什么指示？”

马晓静说：“就两句话。第一句话是到此为止，这句话他也对杜林祥说了。第二句话是，退一步海阔天空。”

万顺龙无奈地摇着头：“退吧，退吧。不退又能怎样？证据都捏在杜林祥手上，硬撑下去，人家可不会再这么客气。”

孙兴国有些懊恼：“这么多年的朋友，姜省长就不能帮咱们一把？”

“幼稚！”万顺龙呵斥道，“水涨船就高，水浅暗礁多。无论官场、商场，真正的强者只会和赢家做朋友。这一局咱们输了，所以不配有朋友。”

这时，万顺龙的手机响了。他拿起手机一看，换了一副轻松的口吻：“吕市长，你好啊。”

吕有顺也笑呵呵地说：“万总，今晚有空没有，到市政府食堂，我请你吃饭。”

万顺龙说：“市长大人的召唤，我岂敢推辞。不知道今晚还有哪些贵宾？”

吕有顺说：“贵宾没有，都是几个老朋友。我把林祥也叫上了，大家好好聚一聚。”

万顺龙淡淡一笑：“好的，晚上见。”

晚宴只有六个人参加。纬通方面是杜林祥、庄智奇，万顺龙带着孙兴国，政府方面则是吕有顺与一位副秘书长。

开始的气氛有些尴尬，吕有顺提议共饮三杯暖暖场。放下酒杯，吕有顺说道：“在座的都不是外人，也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把大家找来。”吕有顺瞟了一眼杜林祥：“林祥，我先要批评你。有再大的委屈，你就不能来找我，非得去报案？弄得沸沸扬扬。报案也就罢了，还跑去外地报案，你是不相信河州？别忘了，这些年河州政府对纬通的扶持可不小。”

杜林祥很佩服吕有顺的演技，他赶紧说：“吕市长批评得对。关于去外地报案，主要是廖海涛供职的杂志社在外地，我这也是遵循属地管理原则……”

吕有顺挥手打断道：“我不管什么属地管理原则，总之这件事弄得河州很被动。人家把廖海涛都抓了，我和市委陶书记才知道情况。”

这时，吕有顺话锋一转：“当然，你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抓了人后，没有得理不饶人。我看了昨天你们召开的新闻发布会，没有点顺龙集团的名字，这就很好嘛。”

吕有顺加重语气：“对于纬通集团的这些举动，不仅我个人持肯定态度，市委陶书记，省里的姜省长，都提出表扬。”

吕有顺这时转过头，轻言细语地对万顺龙说：“万总，这次顺龙集团的一些举动，是否也有欠妥之处？”

万顺龙当然清楚，吕有顺刚才声色俱厉地批评杜林祥，实则是为接下来的话做铺垫。他双手搓着大腿，一脸尴尬：“我律下不严，给领导添麻烦了，更对不起林祥。警方一旦查实，顺龙集团内是谁在勾结廖海涛，我一定严惩不贷。”

万顺龙的语气无比诚恳，但满桌人甚至包括他自己，心中都在发笑，说谎话时要不要这么恳切？不过很快，吕有顺便以更大的“真诚”回报给他：“下面的人犯了错，万总你不护短，这很好。”

杜林祥这时说道：“万总，这么多年你对兄弟我的帮衬真不少。现在这件事，我只把它当成一场误会。过去的就让它过去，来，兄弟我敬你一杯。”

吕有顺一拍大腿，也端起酒杯：“林祥这话说得好啊。我来陪一杯。”

三人一饮而尽，放下酒杯，吕有顺说：“无论顺龙、纬通，都是河州市的重点企业，应该齐心协力，共同为河州经济社会的发展添砖加瓦。下一步，你们企业都有哪些大动作？”

杜林祥说：“今年纬通的重点工作就是上市，企业发展到这一步，上市这条路必须得走。如今和一家准备卖壳的上市企业正在接

洽，应该很快会有结果。听说这家企业，和万总也有接触？”

“上市是好事啊。”吕有顺说，“大家都是河州的企业，还得注意协调合作。比方说借壳上市这事吧，市场上的壳多的是，没必要所有人都盯着一个。否则，到头来，反倒是河州的企业吃亏，卖家得了利。”

万顺龙当然能听懂吕有顺的弦外之音，若是以往，他大可以在吕有顺面前据理力争，甚至还能玩些阳奉阴违的把戏。可惜此一时彼一时，万顺龙明白自己的处境，他必须立即止损。

万顺龙说：“今天当着吕市长与林祥的面，我表一个态，在借壳上市这件事上，顺龙绝不会和纬通形成竞争关系。”

“好啊，团结就是力量。为了咱们河州企业的大团结，大家干杯。”在吕有顺的倡议下，在座所有人共饮了一个满杯。

晚宴结束后，杜林祥与万顺龙一起走到停车场。杜林祥依旧主动为万顺龙拉开车门，还一个劲地说：“廖海涛的事，万总千万别介意。”

“林祥客气了。”万顺龙笑了笑，“全国解放后，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毛泽东有些委屈地说，自己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斯大林立即打断毛泽东的话：不，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公理。”说完这句话，万顺龙便弯腰钻进车里。

杜林祥坐回自己的轿车，朝庄智奇说：“这个万顺龙，还是那样心高气傲。”

庄智奇说：“不管怎么说，这一局，毕竟是咱们赢了，而且赢得十分精彩。”

杜林祥点燃一支烟：“给谷伟民打电话，明天咱们就去香港。”

4 谈判桌上，时间也是一种成本

飞机刚在香港赤角国际机场降落，庄智奇的手机就响了。接完电话，庄智奇扭头对杜林祥说：“谷伟民打来的，说他正在机场出口等着咱们。”

杜林祥得意地笑起来：“这小子忽然变殷勤了。”

庄智奇点头道：“万顺龙退出后，谷伟民谈判的筹码少了，他不想殷勤都不行。”

杜林祥与谷伟民同乘一辆车。望着窗外一闪而过的风景，谷伟民开口道：“杜总运筹帷幄，一战而扭转乾坤。小弟我在香港看着河州的大戏，对你可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杜林祥叹了口气：“这也是无奈之举，不得已为之，让谷总见笑了。”

谷伟民说：“杜总此番挟河州大捷之余威前来香港，想必也是要我举起屠刀喽。”

“言重了。”杜林祥笑了起来，“对于我的诚意，谷总应该清楚，否则我也不会急匆匆赶来香港。生意人，和气生财，手里哪有什么屠刀？不过砍砍价，那是少不了的。”

“怎么个砍法？愿闻其详。”谷伟民依旧一脸轻松。

杜林祥说：“对大众股份的财务审计基本完成了，许多细节双方也达成一致。就是成交价，我希望能在原有基础上下浮10%。如果谷总认可这个价格，马上就能签合同。”

谷伟民摇头说：“杜总的玩笑，开得太大了。原先谈好的价格，双方都没有异议，为什么突然下降10%？这一刀，也太狠了点儿。”

杜林祥说：“大众股份还是原来那个大众股份，万顺龙却不是原来那个万顺龙了——这就是原因。”

谷伟民冷笑一声：“杜总太自负了吧。放眼全国，想买壳的企业多了去了，没有万顺龙，还有张顺龙、王顺龙。”

“这我毫不怀疑。”杜林祥说，“关键是时间。重新找买家，然后接触、谈判、审计，是需要大把时间的。”

谷伟民眉头一皱：“杜总何以觉得，我会没有时间？”

“谷总误会了。”杜林祥哈哈笑道，“不是说你没有时间，而是说，时间也是一种成本。算上时间成本，或许还不如降价10%。”

说话间，轿车已驶抵酒店。走进大堂，杜林祥远远就瞧见谢依萱。谢依萱今天穿一套深色连衣裙，显得落落大方。谢依萱刻意避开杜林祥的目光，走到谷伟民身边轻声说：“房间已经订好，晚餐我也安排好了，就在酒店四楼的中餐厅。”

谷伟民点点头，便招呼众人先到房间休息。刚走进宽敞的套房，杜林祥就收到一条短信。打开一看，正是谢依萱发来的：“不好意思，老板安排我去吉隆坡出差，晚上的航班。祝你在香港愉快。”

从刚才在大庭广众之下刻意躲闪的眼神，到发出这条短信，杜林祥能感觉到，谢依萱和自己的关系，已经进入某种状态。杜林祥发起的一波波攻势，正在收到效果。

几个月前，杜林祥不仅安排河州著名的老中医赴北京为谢父治病，还特别叮嘱医生，药方上一定要弄几味价钱奇贵而且市面上不太好买的药。谢家拿到药方后，果然犯难。这时，杜林祥再一次给谢依

萱打去电话，一面宽慰她，一面保证把这几味中药弄到。为了这事，杜林祥花了好几万元，还专门派人去青海、内蒙古等地采购。

两人之间的电话联系，逐渐多起来。有一次得知杜林祥去北京出差，谢依萱还专程从香港飞了过来。一起品尝京城小吃时，杜林祥提到自己打算抽空去夏威夷度假，并邀请谢依萱一同前往。谢依萱的脸当时微微泛红，却并未回绝杜林祥的邀请。

当然，能够打动谢依萱的，绝不仅是这个成熟男人的慷慨与仗义。谢依萱觉得，杜林祥不仅是名成功的商人，更是一条真性情的汉子。杜林祥那一口夹杂着乡音的普通话，听起来像在唱歌；尽管他在谢依萱面前努力克制，但依旧会在不经意间蹦出几句脏话；他经常会哈哈大笑，一点也不含蓄；还有那肆无忌惮抽烟的样子，完全不顾及旁边坐着一位女士。

杜林祥绝不是一个绅士！你可以埋怨他的粗野，也可以欣赏他的直率；你可以骂他是个带几分痞性的乡下人，也可以爱他是个无拘无束的硬汉。谢依萱的父母是老师，从小家教甚严，几乎不会接触到杜林祥这类粗人。她的经历与杜林祥格格不入，但真在一起相处时，又发现人生仿佛打开了另一扇窗。

有句话叫异性相吸。这个“性”，除了性别，恐怕还应包含性格。就如杜林祥与谢依萱，截然不同的性格，相互间反倒充满新鲜感。正因为找不到共同话题，才更想听听对方口中那十分陌生的故事。

走进酒店浴室，杜林祥洗了一把脸。相思之苦只能藏在心底，此刻，他必须打起一百二十分的精神，去对付谷伟民这个强劲的对手。

正式谈判在第二天展开。整整一天，双方围绕着每一处细节讨价还价。时间已近傍晚，双方都有些兵疲马困。庄智奇振作起精神，最

后说道：“双方接触已经大半年了，对大众股份的财务审计基本结束，许多细节也达成一致。谈了一整天，现在其实就卡在一个问题上：谷总是否能够接受我们关于收购价格下调10%的建议。”

谷伟民不耐烦地挥了挥手：“10%这个降幅，想都不要想。”

杜林祥对谷伟民目前的处境心知肚明，他笑了笑说：“我很欣慰谷总说‘10%这个降幅，想都不要想’，而不是说‘降价的事，想都不要想’。打开窗户说亮话，价肯定是要降的，谷总认为降多少合理？”

谷伟民挺直身子：“3%。不能再多了。”

杜林祥手指敲着桌子：“各让一步，5%。”

会议室内的空气仿佛凝固，所有人沉默不语。一场上市公司的壳交易，理应是何等复杂绵密，涉及的文件资料可以堆满一间小屋，各类财务数据能让专业人士头晕目眩，可在最后拍板的时刻，一切程序都简化了，就如菜市场里的讨价还价。

谷伟民转了两圈脖子，缓缓说：“成交。”

杜林祥站起身来，朝谷伟民伸出双手：“大功告成，合作愉快。”

庄智奇在一旁鼓着掌说：“今天咱们就能签订合同。半个月后，纬通就把第一笔款两千万打过来。”

谷伟民露出一丝苦笑：“我是该怪杜总太精明呢，还是该埋怨那位万总太愚蠢？他犯了错，我还得跟着遭殃。”

杜林祥哈哈大笑：“那你得去问万总！”

杜林祥在香港谈判成功的消息传回河州，纬通管理层立刻洋溢着欢天喜地的气氛。一家创建不到十年的公司，即将成为洪西省首家房地产上市企业，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壮举！

杜林祥从香港打回电话，欣喜之余却指示不要大肆庆祝。杜林祥的理由是，“等到交易手续完成，再举行一系列隆重的庆祝活动，把气氛推向最高潮。”

万顺龙也在第一时间得到了消息。他在办公室里一边练字，一边听着孙兴国的汇报，孙兴国说完最后一个字时，万顺龙生气地把毛笔掷向书桌，狠狠地骂了句：“小人得志。”

杜林祥第二天便飞回河州，接下来就是与银行展开紧锣密鼓的谈判。谁都知道，纬通债台高筑，账上根本拿不出几千万元的现金。要收购大众股份，只得仰仗银行贷款。这次为纬通提供贷款的，将是河州本地的几家商业银行。虽然实力比不上央企大银行，但拿出几千万元支援纬通还是不在话下。何况，针对纬通上市的事，几位市领导都是打了招呼的，说是要“倾全力支持”。

早在当初规划借壳上市时，杜林祥就设计了一条让纬通脱离财务困境的路径。某央企大银行洪西分行行长张清波，与杜林祥私交甚笃。张清波的银行才是真正财大气粗的阔主，只是这家银行因为摩天大楼项目，已向纬通提供了十多亿元贷款，这一回收购大众股份的事，的确爱莫能助。

不过张清波说过，银行对于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完全是两套授信标准。尽管现在不能向纬通提供贷款，但并不意味着以后不行。纬通用从河州本地商业银行那里贷出的“小钱”，完成借壳跻身上市公司行列之举后，张清波那里就能源源不断贷出“大钱”。有了这笔钱，整个纬通集团的财务状况将大大改观。最后，当大众股份度过磨

合期，恢复融资功能后，杜林祥再将一双急不可耐的大手伸向股市，就能彻底摆脱财务窘境。

与河州本地商业银行的谈判，可谓一路顺遂。几千万元贷款不到一礼拜就全部到位，庄智奇更是领着祝天瑞等人，夜以继日地加班，争取尽快制订出接手大众股份后进行洗壳的详细计划。

杜林祥到公司巡视，整天也是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一天午饭之后，他又拨通了谷伟民的电话：“谷总，按照合同，明天我们就要把第一笔款两千万打到你账上来。”

谷伟民笑咪咪地说：“杜总是什么身份的人，难道我还担心你赖账？”

杜林祥说：“赖账是不会的。不过想请你今晚来河州一趟，有些小细节，咱们再确认一下。”

谷伟民有些狐疑：“当初签订合同时，不是把所有事情都敲定了？还要确认什么细节？”

杜林祥的语气很坚定：“你过来就知道了。谷总你连这点面子都不给，那我明天可真要赖账了。”

“好，好！”谷伟民说，“我马上订机票，一会儿就飞河州。”

庄智奇、高明勇奉命去机场迎接。谷伟民带了两名随从一齐来到河州，众人握手寒暄后，庄智奇让谷伟民与自己一同乘坐奔驰轿车，高明勇则领着两名随从登上另一辆本田奥德赛商务车。

两辆车一前一后，飞驰向市区。要下机场高速时，庄智奇说：“谷总，咱们直接去杜总的办公室。明勇带着你那两个手下，先去酒店安顿下来。你放心，明勇会把他们陪好的。”

谷伟民一头雾水：“你们什么意思？”

庄智奇拍着谷伟民的肩膀：“见到杜总，你就什么都明白了。”

正当谷伟民朝纬通集团总部疾驰而来之时，杜林祥也把自己的两个弟弟杜林阳、杜林斌招来办公室。打虎亲兄弟，关键时刻，这两个平素有些窝囊的弟弟还得担起重任。杜林祥说：“我已经打了招呼，我办公室这层楼的秘书、文员今天不用加班，一会儿他们就会离开。但你们今晚得加班，去挑六七个保安，把这层楼给我守住，任何人不准上来。”

这兄弟俩平时在公司不受待见，今天见三哥亲自安排事情，都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拍胸脯保证“没问题”。

杜林祥特别叮嘱说：“挑的保安要绝对可靠。另外，你们只是把这层楼守住，不准靠近我的办公室。不管办公室里发生什么，没我的命令，一律不准进来。”

杜林阳一边点着头一边轻声问：“三哥，什么事这么神秘？”

杜林祥瞪了他一眼：“不该问的不要问。”接着他又补充了一句：“这件事就你们知道，绝不准说出去。”

下午六点过，谷伟民来到纬通大厦。杜林祥在办公室外迎接谷伟民：“劳烦谷总亲自跑一趟，不好意思。”

谷伟民笑着说：“杜总召唤，岂敢怠慢。不过咱们是不是先吃了饭再谈，我的肚子都在咕咕叫了。”

杜林祥说：“吃饭的事不急。到办公室听我一席话之后，保证谷总不会再说饿。”

杜林祥、谷伟民、庄智奇三人走进了办公室，杜林祥特意把门反锁上。杜林阳、杜林斌率领的七名保安已全部到位，分别把守在各个楼梯口。他们忠实地执行了杜林祥的命令，绝不靠近办公室。不过，杜林阳还是隐约听到办公室里传出争吵声，还有好像茶杯砸碎的声音。无奈杜林祥严令在前，所有人只好各守岗位。

晚上十一点半，办公室的门打开了。杜林祥、谷伟民、庄智奇说说笑笑走了出来，尤其杜林祥与谷伟民，两人勾肩搭背，煞是亲热。庄智奇跟在后面说：“几个小时前，谷总就说肚子咕咕叫，这会儿我的肚子简直是翻江倒海，咱们还是去把这问题解决一下。”

“好啊。”杜林祥高声说，“谷总是吃腻了山珍海味的人，咱们干脆去路边整点烧烤，也让谷总感受下河州特色。”

谷伟民连声说好：“来河州好几趟了，早就听说这里的烧烤有名，就是从没尝过。”

杜林祥指着五弟杜林阳说：“老五，赶快通知办公室派车，我和庄总陪谷总去吃烧烤。”接着他又对四弟杜林斌说：“去把我办公室里的碎茶杯扫一下。刚才说起未来的合作前景，谷总太激动，一起身把茶杯都碰地上了。”

谷伟民说：“都怪我不小心。杜总办公室里的茶杯，别是什么宋元明清的文物，那我可赔不起。”

杜林祥大笑起来：“你看我一个大老粗，像收藏文物的人吗？”

那一晚，三人在河州路边的烧烤摊，一直喝到凌晨三点过。第二天，谷伟民在宾馆睡到中午一点才起床。洗漱后，他给公司财务人员打电话，对方告诉他，纬通集团已将两千万元打到账上。晚上，杜林祥又举行了一场隆重宴会，正式宴请谷伟民一行。纬通集团所有副总

悉数出席，当晚的气氛很欢乐，在众人的倡议下，杜林祥与谷伟民还站起来喝了一杯交杯酒，以庆祝合作顺利。

谷伟民离开河州后，纬通公司便成立了一个接收小组，飞赴深圳正式进驻大众股份。杜林祥还给庄智奇下了死命令，必须在半个月內拿出接收大众股份后洗壳的详细方案。

周末休假已经取消，庄智奇领着战略发展部的全体同人，在郊外一个度假山庄召开闭门会议。杜林祥虽然对许多专业财经术语依旧一知半解，可他还是坚持全程出席会议。礼拜六中午，正当会场内激烈讨论时，杜林祥的手机响了。

杜林祥掏出手机，热情地说：“张行长，有什么指示？”几分钟后，杜林祥的神情逐渐紧张起来。他站起身，示意庄智奇主持会议，自己快步走了出去。

二十多分钟后，杜林祥走进会场。他手指着庄智奇、祝天瑞说：“你们马上跟我去趟北京。剩下的人接着开会。”

庄智奇不知就里：“杜总，出了什么事？”

杜林祥一边收拾桌上的文件一边说道：“下午三点过的飞机，咱们必须马上动身。具体情况飞机上说。”

从河州到北京的两个多小时旅程中，杜林祥面色严峻地告诉庄智奇与祝天瑞：“张清波那边传来消息，总行审计洪西分行的贷款业务时，忽然指出关于摩天大楼的贷款有很多问题。现在还不清楚具体情况，但张行长说一定不能掉以轻心。”

庄智奇顿时也紧张起来：“早不来，晚不来，怎么偏偏这个节骨眼来？张行长那边，不仅是央企大银行，还占了纬通集团所有贷款的大头，他那里出了问题，可真是釜底抽薪。”

祝天瑞也说：“如果河州几家银行知道消息，对咱们的贷款肯定会异常谨慎。没有后续资金，拿什么去收购大众股份？”

“钱、钱、钱！”杜林祥用力捶着大腿，“老子就是吃了缺钱的亏，否则也不会这样举步维艰。”

5 贺老不收钱，就说明他不会尽全力去帮我们办事

张清波安排了车来首都机场接机。三人上车后，便直奔张清波下榻的北京饭店。杜林祥和张清波的关系不一般，走进房间，杜林祥便直接问：“老张，节骨眼上出了这事，是不是有人在背后使坏？”

张清波摇着头：“这次是例行审计，倒不像有人故意使坏。本来，对纬通的放贷，有些地方的确不合程序。”

杜林祥关心地问：“总行那边有什么结论吗？”

张清波点燃一支烟：“这就是我急着叫你来北京的原因。总行那边只说发现了问题，还没下最后结论。我也是趁着来北京开会的机会，才从朋友那里探听到消息的。你也知道，中国的事向来是可大可小。发现问题不要紧，关键是最后如何处理，写份检讨，自查自纠是处理，限期追回贷款也是处理。”

杜林祥脸上终于露出一丝笑容：“还好老张你消息灵通。这几天需要我做什么，你尽管开口。”

“还能做什么？”张清波将抽到一半的烟掐灭，“当然是托关系，走后门。一定得找到那几个说话管用的人，大人物开个口，许多问题就迎刃而解。”

“谁说话管用？”杜林祥追问。

张清波说：“总行的刘行长，他是分管这一块业务的副行长，这次审计也是由他主持。他要说句话，事情自然就搞定。”

杜林祥仿佛看到了曙光：“你同刘行长熟吗？”

张清波叹了口气：“刘行长是空降干部，我同他没交情啊。想来想去，这事还得麻烦杨行长出面。”

“杨行长？”杜林祥用手搓着额头，“是不是吕市长的那位同学，以前是广东分行的行长？”

张清波点头说：“对。上回为了摩天大楼的事，杨行长可费了不少心。他跟吕市长交情很深，对你也有印象。杨行长与刘行长现在都是副行长，彼此能说上话。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夫人还是大学同学，关系不一般。”

杜林祥就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老张，那就麻烦你联系一下杨行长？”

张清波又点上一支烟：“我跟杨行长都约好了，明晚就在对面的长安俱乐部吃饭。我也给他说了，届时河州的杜总会到场。他没有推辞，这是个好兆头。不过老杜，你那边也得准备一下。这年头，光靠交情恐怕不行。”

杜林祥立刻说：“这个你放心，我不是不懂规矩的人。”

第二天一大早，杜林祥就安排祝天瑞去准备了十万美元，并整整齐齐地放进一个黑色小皮包里。之后，一行人便窝在酒店里，满心忐忑地等待着晚上的见面。

天安门广场沿长安街向东五百米，一座镶着蓝色玻璃幕墙的现代建筑与北京饭店带有岁月厚重的牌楼仅一街之隔，“长安俱乐部”五个镏金大字高悬顶端。这里，便是号称京城四大俱乐部之首的长安俱乐部。尽管此地位于北京城最繁华的王府井商圈，人来人往，却鲜有普通人能自由出入这家俱乐部。进门之前，工作人员会客气地要求出示会员证，如若拿不出，那就不好意思，谢绝入内。

张清波与杜林祥都不是长安俱乐部的会员，所幸杨行长提前打了招呼，工作人员才允许他们的轿车驶入地下停车库。张清波以前来过长安俱乐部一次，他还向众人介绍说：“别看楼顶的‘长安俱乐部’几个大字覆盖了整座大楼，但实际上，这整栋楼只有五个楼层被长安俱乐部所用，其他则是写字楼性质，对外出租。”

来到大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屏风宝座”，通体金箔，甚为夺目。据称，它由中国紫檀博物馆出品，按故宫乾清宫龙椅比例制作。旁侧的“紫檀如意”，与其相呼应。穿过左侧木质拱形门，乘电梯上至八层，则是号称京城最精致、最有范儿的中餐厅“清樽红烛”。餐厅堪称一座艺术收藏宫殿，不仅有巨幅画《贵妃醉酒》，还有各式各样的古典家具和灯饰。与之配套的几十个贵宾包间也布置得相当雅致，包间的名字就很讲究，分别是一品、双喜、三元……一直到九如、十全。

大约七点半，杨行长带着秘书走进包间。张清波引见后，杨行长与杜林祥握手说：“早就听说过杜总的大名。”杜林祥半弯着腰，一副毕恭毕敬的模样：“当初摩天大楼项目，就承蒙杨行长关照。”

杨行长笑起来：“小事情，不值一提。再说这是你们吕市长给我下了死命令的，我这位老同学不讲理啊，他告诉我，河州的项目，不支持也得支持。”

杜林祥来到杨行长座位前斟酒，还一边说道：“吕市长特别让我向您转达问候。”回到座位，杜林祥又拿出手机，拨通了吕有顺的电话：“吕市长，我和张行长正在北京，向你的老同学汇报工作。你要不要跟他讲几句？”

杨行长接过手机，又在电话里同吕有顺开起玩笑。接下来的晚宴，杜林祥向杨行长汇报了摩天大楼的经营情况，大家还聊起河州的

风土人情，气氛甚是融洽。几圈酒喝了下来，庄智奇看了看表，已经八点过。他朝祝天瑞眨了眨眼，祝天瑞便把准备好的皮包递到杜林祥手上。庄智奇与祝天瑞同时起身，找借口离开了包间。

下到车库，庄智奇摸出一支烟，祝天瑞赶紧替他点上，同时紧张地问：“杜总这次能成吗？”

庄智奇摇着头：“我也不知道。不过办这种事，人越少越好，所以咱们必须先出来。你没看刚才张清波也把杨行长的秘书支开了？”

祝天瑞叹了口气：“现在做点事不容易啊！什么交情、关系，最后还得用钱摆平。”

庄智奇深吸了一口烟：“要改变社会风气，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你看西方人去教堂干什么？祷告、忏悔，那是在与神灵交流。中国人去寺庙干什么？许愿、还愿、上香，说难听点儿，那不就是在与神佛做交易，甚至向神佛行贿吗？我给你点儿钱，你就帮我办点儿事。”说完后，庄智奇又重重地叹了口气。

半小时后，杜林祥与张清波也来到车库。瞧着两人的脸色，没有一丝喜悦。上车后，杜林祥把皮包撂了出来：“什么招都使尽了，杨行长就是不肯要。”庄智奇、祝天瑞见事情没成，坐在车上只好不吱声。

回到宾馆，四人都走进张清波的房间。张清波坐在沙发上，跷起二郎腿：“今天也不能说一点收获没有，毕竟杨行长给我们指了条路。”

杜林祥问：“杨行长说的那位贺老，是什么人？”

张清波说：“就是刘行长的岳父。别看这老爷子一辈子不过是个正厅级干部，当年在财经系统可是个风云人物。刘行长能有今天，也

全靠他岳父提拔。”

张清波接着说：“杨行长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他与刘行长都是副行长，各管一摊，有些事不好开口。如果贺老能给自己女婿说句话，刘行长应该会听。”

杜林祥一副焦躁不安的样子：“关键咱们都和贺老说不上话！”

张清波说：“别急。杨行长不是说帮我们穿针引线吗？他说明天中午之前回话。杨行长是个一诺千金的人，他答应的事，不会不了了之。”

度过了难熬的一夜，第二天上午十点，张清波便给杜林祥打来电话，说杨行长已经帮忙联系上了贺老。老爷子这几天就在家里，随时去都行。

杜林祥又是一番精心准备。这次除了十万美元，他还让祝天瑞去采购了两条高档香烟。杨行长说了，这位贺老当年就是部里出了名的烟枪，如今都年过八十了，还是每天一包烟的量。

当天傍晚，张清波亲自驾车，载着杜林祥一行前去探望贺老。贺老的家就在三里河附近的原国家计委大院，从北京饭店开车过去，十多分钟就到了。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以三里河为中心兴建了各大部委的办公地，随后各个机关的家属大院也相继建成。这里也成了首都高干以及高级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之一，由此形成的大院文化独具魅力。在各机关大院中，原国家计委大院很有代表性。有人计算过，从原计委大院陆续走出过二十一位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和二百多位部长、副部长。曾经，计委的红塔礼堂位列北京四大礼堂之首（其他三个是地质、物资、政协的礼堂），红塔礼堂是那时候北京文艺青年心目中

最重要的文艺地标。1978年，新中国成立后首位来访的西方小提琴大师斯特恩选择在红塔礼堂举办他的独奏音乐会。

如今的原国家计委大院已有几分落寞，在灰色的天空和枯萎的树枝映衬下，苏式老楼越发显得破败，很多窗户已没了玻璃，用塑料编织袋勉强堵上。贺老居住的房子，还是20世纪70年代分配的。其实女儿、女婿为他在京郊购置了一套宽敞的新居，但总觉得生活起来没有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方便。尤其一帮大院的老人，聚到一起聊天时都会感叹：“大院里应有尽有，如同一个小城市，食堂、粮店、百货公司、公共澡堂，还有邮局、招待所……差个火葬场就齐全了。”

杜林祥曾陪着吕有顺来过大院一次，那是看望一位对吕有顺有提携之恩的老领导。张清波有许多同事也是当年的大院子弟，他一边开着车，一边对杜林祥感叹：“别看房子破破烂烂，从这里走出来的孩子，和咱们这些从底下摸爬滚打上来的真不一样。”

“怎么个不一样？”杜林祥问。

张清波说：“来洪西之前，我在另一个省的分行当行长，手下的副行长就是大院子弟，他的父亲是当年计委的一名干部。他总是跟我炫耀，如今某位大领导的儿子，读小学那几年，买冰棍的钱还是问他借的。还说另一位大领导当年也是个热心人，他们家的煤炉坏了，人家带着工具，和他家老爷子一起修到半夜。”

“我明白了。”杜林祥点点头，“咱们都没有一个官位显赫的老爸。我们从小看这些大人物，就只能踮着脚仰视。不可能像他们那样，把人家当成街坊邻居。”

车泊好后，张清波与杜林祥一前一后走上楼去。杜林祥左手拎着香烟，右手夹着装有十万美元的皮包。庄智奇与祝天瑞依旧守候在楼下，张清波刚才在车上特意叮嘱了：“办这种事，人不能多。”

大约一个小时候，张清波、杜林祥走下楼来。他们身后，跟着一位头发花白，背稍微有些驼的老者。老者一直把二人送到汽车跟前，张清波指着车边的庄智奇、祝天瑞介绍说：“这两位是杜总的同事。”接着他又说：“这位就是贺老。贺老可是中国财经界的泰斗，如今好些风云人物，都是贺老的门生。”

庄智奇、祝天瑞赶紧上前与贺老握手，贺老倒还挺客气，笑盈盈地说：“小张抬举我了，你们可别听他瞎说。”

祝天瑞瞟了一眼站在旁边的杜林祥，只见他的笑容很僵硬，尤其是那个黑色皮包，依旧夹在腋窝下。汽车驶离大院后，杜林祥忍不住叹了口气：“香烟贺老是收下了，可这钱人家却说什么也不要。”

庄智奇问：“刘行长那边，贺老同意去打招呼吗？”

杜林祥说：“贺老说他可以去说，但能不能成，没有把握。”

张清波手握方向盘，摇了摇头：“两条烟值几个钱？贺老不收钱，就说明他不会尽全力去帮我们办事。”

听张清波这么说，车上的人皆沉默不语。

第二天一早，杜林祥一行便飞回河州。三天后，张清波在北京开会结束，也返回河州。一下飞机，张清波来不及回银行，就直奔杜林祥的办公室。

庄智奇等一千高管正在杜林祥办公室里开会。见张清波来了，杜林祥紧张地问：“昨天你说总行的处理意见出来了，怎么说？”

张清波是杜林祥这里的常客，他倒也不拘束，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我刚跑了几千里地，容我喘口气再说。”

杜林祥赶紧吩咐秘书给张清波泡茶，然后示意其他人离开办公室。那一天，两人足足谈了四个多小时，连晚饭时间都没有出来，只是让秘书送了两份工作餐到办公室。

第二天一早，杜林祥便召开总裁办公会，具体操盘买壳上市事宜的战略发展部的几位负责人也列席了会议。

杜林祥脸色憔悴，眼袋凸显，眼球布满血丝，他第一个开口说话：“为了咱们的事，张行长在北京找了许多关系。虽然没有彻底摆平，总算是大事化小。绝大部分贷款都没问题，只是其中的四千万，需要一周内还回去。”

安幼琪说：“自打修了摩天大楼，企业的资金链一直很紧张。不久前买下胡卫东的旅游项目，又花了八百万，一周内到哪里去凑足四千万？”

杜林祥用手指揉着太阳穴：“昨晚我想了一下，两天后河州市商业银行不是有笔三千万的贷款要到账吗？就拿这钱去救急。加上公司现有的流动资金，应该差不多。”

庄智奇说：“当初河州市商业银行贷款给我们，可是说好了用作收购大众股份的，咱们私自挪用了，不太好吧？”

杜林祥说：“咱们不说，他怎么知道我挪用了？现在是急着用钱，拆东墙补西墙，只要哪座墙都不倒，就是本事。”

庄智奇摸出一支烟，若有所思地说：“河州商业银行那边应该能糊弄过去。实在不行，毕竟都是河州企业，还能通融一下。可谷伟民那边怎么办？咱们把钱截留了，拿什么去付给他？”

杜林祥也点上一支烟：“就不能让他通融一下？我把张清波那边的事应付过去了，马上把钱转给他。”

“难啊。”庄智奇摇着头，“谷伟民是个什么人，咱们都知道。他的眼里可没有什么交情、信义，只有一个钱字。”

杜林祥深吸一口烟说：“能否借壳上市，只是发展快一点还是慢一点的问题，张清波那边，则是事关纬通生死的问题。两害相权取其轻，如今之计也只能这样了，走一步算一步吧。”

祝天瑞开口问道：“按合同，下周我们就要给谷伟民打第二笔款。到时谷伟民来问，我们怎么回答？”

杜林祥不耐烦地说：“你们自己想办法。总之张清波与谷伟民，两边都得给我稳住。”

按照杜林祥的指示，原本用作收购大众股份的资金，偿还给了银行。张清波那边，的确稳住了，可谷伟民那边，却无论如何稳不住了。

过了约定打款期后，谷伟民一天几通电话来催。见电话沟通无效，谷伟民干脆带着一份律师函亲自跑来河州。在杜林祥的办公室，谷伟民撂出重话：“鉴于纬通单方面撕毁合同，我也将考虑终止合同履行。大众股份我不卖了，两千万我更不会退，还要找你们赔偿违约金。”庄智奇陪着笑脸，好说歹说才把谷伟民劝回宾馆，并让他再宽限几天时间。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纬通资金链出问题的消息，河州本地银行很快也知道了。尤其河州市商业银行的黄行长，听说纬通擅自挪用贷款，气得火冒三丈，把告状电话打到了市长吕有顺那里。其他几家银行的行长，也纷纷跑上门来要说法，弄得杜林祥疲惫不堪。

6 城楼上被绑的是田雨而不是秀芹，李云龙还会开炮吗

河州市郊的高尔夫球场，万顺龙挥出了一记漂亮的小鸟球。旁边的人都为万总的精湛球技鼓掌，谷伟民竖起大拇指：“万总的球技，比起当初在丽江玉龙雪山球场，可是精进不少。”

万顺龙摆着手，淡淡一笑：“小鸟球可遇不可求，运气成分更多，不能证明一个人的水平。”

谷伟民却摇着头：“商场上的人，还真不能不信运气。比如那位杜总，整个一倒霉蛋，而且谁跟着他谁倒霉。”

万顺龙悠闲地说：“事情我也听说了。这几年因为盲目扩张，纬通的资金链绷得很紧，出现一些问题是正常的。”

“如果是和万总你合作，哪有这些麻烦？万总，不是我说你，当初怎么就着了姓杜的道？因为一个廖海涛，局势竟然大逆转。”看着万顺龙一副悠然自得、事不关己的样子，谷伟民认为得戳戳他的痛处。

万顺龙脸上有些挂不住：“人在江湖漂，哪能不挨刀！吃一堑长一智吧。”

住在河州的这几天，谷伟民一刻也没闲着。他几次约万顺龙见面都被对方婉拒，直到今天下午，才答应来高尔夫球场上“切磋一下”。对于万顺龙的伎俩，谷伟民心知肚明：“不就想端着架子，来个欲擒故纵吗？”

谷伟民说：“我已经给杜林祥下达了最后通牒，半个月内必须把钱付清，否则老子就不客气！”

万顺龙问：“他怎么回复你的？”

“还能怎么回复？”谷伟民摇头叹气，“他当然说尽量想办法。不过我看他那样子，估计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

谷伟民此时已是热锅上的蚂蚁，他也顾不上什么谈判技巧，直接切入主题：“万总，咱们还能再合作一把吗？”

“怎么合作？”万顺龙问。

谷伟民说：“由顺龙集团接盘收购大众股份，把杜林祥撵出去。”

万顺龙漫不经心地把玩着高尔夫球杆：“几个月前发生在河州的事，你是清楚的。甚至在市领导那里，我也承诺过，不和纬通去抢大众股份的壳。顺龙集团不好出面啊。”

谷伟民将球杆递给随从，对于高尔夫，他此刻没有一丁点兴趣：“我当然知道，杜林祥借廖海涛事件逼退了顺龙，不过此一时彼一时，如今不是你和他抢，而是他自己出了问题，面对一桌美味没这个胃口。万总此时出手，是帮所有人解套，最后的结局也是皆大欢喜。”

万顺龙嘴角依旧挂着一丝微笑：“你倒说说，怎么个皆大欢喜？”

谷伟民说：“先说河州市政府这边。现在情况明摆着，纬通吞不下大众股份。与其让机会白白浪费，不如由顺龙出面，这也算为河州弄回了一个宝贵的壳资源。至于顺龙集团，实现借壳上市，可谓得偿所愿。”

谷伟民说：“再来说我和杜林祥，这样拖下去真是两败俱伤。虽然我口口声声要去告杜林祥，但真要是因为违约打起官司，那更是旷日持久。纬通会不会垮掉我不关心，问题是一旦进入司法程序，涉及大众股份的所有交易都得冻结。说句实话，兄弟我也拖不起啊。”

谷伟民这番话，也是告诫万顺龙，别指望等到我和杜林祥都拖垮了，你再进场收尸！真到了谷伟民与杜林祥对簿公堂时，大众股份这个壳也就不复存在。

万顺龙说：“承蒙谷总看得起，实在受宠若惊。只是，现在想买壳的大有人在，你干吗不去找别人？”

谷伟民说：“重新找买家，接触、谈判到最后拍板，又得不少时间。现在最宝贵的，就是时间。杜林祥这王八蛋，把时间都糟蹋光了。”说到激动处，谷伟民忍不住爆出粗口。

谷伟民接着说：“万总你不同，对大众股份的情况比较清楚，前期我们也接触到了相当程度，只是中途遭了杜林祥的小人算计。如果重启谈判，估计很快就能取得成果。”

万顺龙面无表情：“杜林祥怎么说？他肯让出来吗？”

谷伟民提高了音调：“这可由不得他，不让也得让。”谷伟民平复了一下情绪，接着说：“我知道杜林祥和万总有些过节，不过他更是一个精明的商人，关键时刻会懂得取舍。”

万顺龙笑着说：“我看谷总还是先和林祥聊一下，如果他同意你的方案，咱们再沟通不迟。我和林祥是多年的朋友，近来因为下面的人处事不当，可能有些误会。尤其这种时候，我更得谨小慎微，免得别人说我落井下石。”

谷伟民点了一下头：“好。”

从高尔夫球场回市区的车上，万顺龙与孙兴国坐在后排。孙兴国显得很兴奋：“杜林祥终究还是败在了万总手里。”

万顺龙摆摆手说：“就像下午打出的那记小鸟球，非战之功，运气好罢了。谁能想到，杜林祥的资金链会突然出问题。”

万顺龙沉思了一会儿，接着说：“大众股份那边，你了解的情况怎么样？”

孙兴国说：“这家公司我们原先就派人去做过财务调查，没发现大的问题。杜林祥聘请了上海一家专业的财务审计公司，也对大众股份做过财务审计，依旧是顺利过关。上海公司的审计报告，我已经拿在手里。我又把他们的报告与咱们之前的审计结果做了对比，同样没发现问题。”

孙兴国接着说：“杜林祥与谷伟民签署协议后，纬通方面向大众股份派出了接收小组，他们掌握到更多的财务数据。从那里反馈的情况来看，大众股份这个壳相对来说还算干净。”

“这也符合常理！”万顺龙点点头，“杜林祥正是因为看清楚了大众股份的价值，才不惜一切地想得到它。”

孙兴国说：“杜林祥至今还没死心，据说昨天又飞去北京找关系去了。”

万顺龙问：“有什么进展吗？”

“依旧碰了一鼻子灰。”孙兴国轻蔑地说，“他现在是黔驴技穷。我一想起当初张清波领着杜林祥在北京求爹爹告奶奶，包里揣着十万美元，结果硬没送出去的事，就觉得好笑。”

万顺龙也笑了：“林祥这个人呀，处理人际关系时还是太庸俗。不过话说回来，像他这样一个初中都没读完的人，要和领导攀上关

系，想必也只能拿钱开道。”

“那是，”孙兴国附和道，“万总才是真正的儒商。杜林祥和你比起来，差了何止十万八千里。”

万顺龙微微点了一下头，没有搭话。最近，他总会不时嘲笑杜林祥没文化，昨晚在家里，妻子马晓静问：“杜林祥没文化不是一天两天了，你过去从未因此瞧不起人家，现在却为何挂在嘴边？”

万顺龙平时还没注意到这点，便问：“你说为什么？”

马晓静眨了眨眼：“想听真话吗？”

“当然。”万顺龙说。

马晓静缓缓说道：“过去的杜林祥，不仅才气差你一大截，论企业影响力、商场谋略，更不是你的对手，你完全没把人家放在眼里。现在呢，纬通的发展势头很猛，甚至廖海涛那件事，杜林祥还能设局把你给套进去。有文化，是否就成了你仅有的优势？”

妻子说的对吗？万顺龙不知道。不过他是一个心高气傲、睚眦必报的人，他从不认为杜林祥真能超越自己，因为廖海涛的事，更憋着一腔怒火。万顺龙必须用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告诉所有人：我才是真正的强者！

孙兴国的情报很准确，杜林祥这几天一直在北京。这天见了几个朋友，直到晚上八点过才回到宾馆。正在浴室洗澡时，手机响了。杜林祥裹上一条浴巾走了出来，一看号码，是谢依萱从香港打来的。

杜林祥心头一热，接通电话：“小谢，什么事？”

谢依萱声音很低：“你现在说话方便吗？”

“方便，你说。”杜林祥说。

谢依萱说：“听说因为资金的问题，收购大众股份的事有了变数？”

谢依萱的关心，令杜林祥很受用：“一点小问题，相信能解决。”

停顿了几秒，谢依萱说：“不能收购大众股份，或许不是坏事。”

杜林祥脸色一沉，紧张地问：“什么意思？”

谢依萱说：“在谷伟民的公司，我顶多算个中干，许多绝密资料，我是接触不到的。目前我也只能把话说到这儿。”

挂断电话后，杜林祥扔掉浴巾，赤身裸体躺在床上。他摸出一支烟叼在嘴里，并不急着点燃，两只手不停地上下搓着。隔了十多分钟，杜林祥站了起来，把烟点燃，深吸了一口之后，拨通了谷伟民的电话……

回到河州后，杜林祥就把自己锁在办公室里。纬通集团上下，也被一股失败情绪所笼罩。杜林祥最终没能破解资金困局，只得再一次与万顺龙签署城下之盟。

面对一脸倨傲的万顺龙，杜林祥提出了一项条件——签约仪式不在河州举行，放到大众股份总部所在地深圳，而且仪式必须简洁，不通知任何媒体。杜林祥说，这是希望给自己留一点儿面子。“买回的壳居然留不住，够丢人的了，别再大张旗鼓弄得全世界都知道。”

万顺龙点头答应了，他认为这是胜利者对于失败者的宽容与怜悯。如释重负的谷伟民，当然更不会提出异议。

庄智奇昨天便赶赴深圳，代表杜林祥出席签约仪式。杜林祥看了一下表，心里默念道：“此刻在深圳，签约仪式应该开始了吧。”

高明勇这时走了进来，一脸关切地问：“杜总，晚饭想吃点什么？”杜林祥连着好几天足不出户，每餐都由高明勇安排人送进来。

“没胃口。”杜林祥摆摆手，接着问道，“深圳那边有什么消息？”

高明勇说：“暂时还没有。如果有什么消息，庄总一定会打电话。”

杜林祥接着问：“万顺龙、谷伟民那边怎么样？”

高明勇说：“两人昨晚都赶到了深圳。万顺龙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据说河州这边已经在筹备庆祝典礼。谷伟民那边，最近公司里出了点事。”

“什么事？”杜林祥问。

“也不是什么大事。”高明勇说，“我也是听谷伟民手下的人聊天，说公司行政部副经理谢依萱涉嫌职务侵占，谷伟民报了案，谢依萱被警方带走了。”

杜林祥面无表情：“谢依萱，名字好像有点熟。”

高明勇说：“她还来过河州。当初杜总让我招呼好焦天明，谢依萱就是搭你的车回的市区。”

“哦，想起来了。唉，真要是点儿小事，内部处理就是了，干吗报案？谷总这人，对待下属还是不够宽厚。”杜林祥的演技很高，他与谢依萱之间的关系，并不想让任何人知道。

高明勇瞟了一眼杜林祥的电脑：“杜总在网上看连续剧？”

杜林祥点点头：“这几天太累，看看连续剧权当调节情绪吧。”

“杜总平常工作太忙，是得注意劳逸结合。”高明勇猜想老板的心情不会太好，知趣地退出办公室。

杜林祥轻击鼠标，眼光重新盯住电脑屏幕。在办公室闭门不出的日子，他一直在看连续剧《亮剑》。这部片子，杜林祥以前就看过。谢依萱曾经说，感觉杜林祥很像《亮剑》里的男主角李云龙，都是大大咧咧、充满阳刚气的硬汉。

杜林祥尤其喜欢剧中李云龙率部攻打平安县城那一段。李云龙的新婚妻子秀芹被日本人抓到平安县的城墙上作为人质，秀芹却大喊着让李云龙赶紧开炮，还说“今天要是你不开炮，我就瞧不起你这个男人”。面对稍纵即逝的战机，李云龙最终下令开炮。平安县城攻下了，死敌山本一木命丧黄泉，李云龙与秀芹，从此也阴阳两隔。

此时的杜林祥，脑中却闪过一个念头：“如果城楼上被绑的是田雨而不是秀芹，李云龙还会开炮吗？”冥思许久也没有答案。

晚上七点过，杜林祥接到庄智奇从深圳打来的电话：“合同已经签署。万顺龙的动作很快，今天就把几千万打到了谷伟民的账上。”

杜林祥噌地一下站了起来：“不会有什么变数吧？”

庄智奇说：“铁板钉钉的事，想变也来不及。”

杜林祥放下电话，重重地坐回皮椅上。河州的夜空飞着小雨，杜林祥双眼仰望着天花板，任凭手指间的香烟自由燃烧。掐灭烟头，他拨通高明勇的电话：“马上给我订明早去香港的航班。”

7 越是后发制人，越要洞察先机

杜林祥从香港飞返河州，已是三天之后。他将庄智奇招来办公室，笑容满面地说：“近来工作太忙，好久没有切磋棋艺了。今天正好有空，下一盘？”

“好啊，难得杜总有雅兴，我一定奉陪。”庄智奇说。

布好棋子后，杜林祥点燃一支烟，将炮往中间一撂：“今天我就当仁不让，下个先手。”

庄智奇将马一支：“那我倒要学习一下杜总，来个后发制人。”

杜林祥拱了一步卒：“越是后发制人，越要洞察先机。智奇，你倒说说，为何从一开始你就感觉大众股份这个壳有问题？”

庄智奇知道，令杜林祥念念不忘的，绝非此刻的对弈，而是那一盘下了几个月的大棋。庄智奇说：“第一次去香港，谷伟民告诉我，他在大众股份的持股比例很高。我当时就生疑，在资本市场上，很少有人追求那么高的持股比例，因为这样会占用大量资金。谷伟民是名震江湖的资本玩家，为何犯此大忌？只有一种合理解释：这个壳实在太烂，只有绝对控股，才能把所有窟窿暂时掩盖起来。”

庄智奇接着说：“当然，这些都只是怀疑，并没有证据。”

杜林祥笑了：“从焦天明那里，咱们最终拿到了证据。那趟珠海之行，才是整盘棋的胜负手。”

庄智奇也点上一支烟：“一般人，都明白胜负手的重要性。但如杜总这样的高手，却将这个胜负手，立时变换成一盘更大棋局的起手

式，令人佩服啊！”

庄智奇不禁回忆起那个皓月当空的南国之夜。精神几近崩溃的焦天明，禁不住自己的连番逼问，最终吐出实情——大众股份根本是一个脏壳。谷伟民在掌控大众股份的几年时间里，不仅大肆圈钱掏空了这家上市公司，更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担保黑洞。谷伟民以大众股份作为担保，向数家银行贷款近五亿元。这些钱没有一分留在大众股份，全被转移到谷伟民控制的其他公司账户上，其中甚至有相当一部分，通过地下钱庄流往海外。

谷伟民不愧为资本奇才，在他的精心打理下，大众股份的账本依旧光鲜亮丽。更要命的是，许多债主看穿了谷伟民已是个空架子，不可能偿还欠下的债务。他们索性装聋作哑，在一定程度上配合谷伟民的演出，只待谷伟民将这个肮脏不堪的烂壳扔出去，再向新东家讨债。

这五亿元的担保黑洞，甚至连焦天明也不完全清楚。他当初透露给庄智奇的，也不过两亿多元而已，剩下的，则是庄智奇用几个月时间顺藤摸瓜才一一理清。

杜林祥的棋风一如既往地剽悍。他的一个车已越过楚河汉界，摆出一副不惜与庄智奇对子的态势。庄智奇不喜对子的习惯还是没有改，他将自己的车往右一摆，暂时避开杜林祥的锋芒。

杜林祥得意地笑起来：“当时我在河州已是焦头烂额，万顺龙必欲置我于死地而后快。后面的故事，正应了那句话：逼上梁山。万般无奈之下，我就想到，何不将计就计，让万顺龙吞下这个烂壳。”

庄智奇盯着棋盘，缓缓说道：“棋局之妙，就在于杜总不仅懂得后发制人，还将欲擒故纵演绎到了极致。”

杜林祥说：“以万顺龙的精明，如果我无缘无故退出这场抢壳争夺战，他一定会加倍警觉。我能够通过焦天明拆穿谷伟民的骗局，万顺龙未尝不能做到。”

“不但不退，反而攻势更盛。”庄智奇抿了一口茶，“廖海涛落网，万顺龙在抢壳战的第一局中黯然落败。此刻的万顺龙，对大众股份的戒心必然减弱——既然杜林祥不顾一切要抢，那么这个壳应该还不错吧。”

“这只是其一，还有其二。”杜林祥哈哈笑道，“我太了解万顺龙，此人心高气傲，最无法接受的就是失败，尤其是败在他向来不屑一顾的杜林祥手里，复仇的怒火会让万顺龙更冒险、更激进。”

“杜总高明啊！”庄智奇说。

杜林祥说：“一个好汉三个帮，这盘棋最终大获全胜，还在于有两个好帮手。光靠咱们，未必就能把万顺龙斩落马下。”

庄智奇问：“你是说张清波与谷伟民？”

杜林祥点点头：“说来也怪万顺龙树敌太多。自打上次摩天大楼的事之后，张清波就对万顺龙恨得咬牙切齿。当我向老张和盘托出自己的计划时，他可是拍着大腿在喊：‘对姓万的千万别手软，要弄就往死里弄。’”

杜林祥手下的车看似威风凛凛，却冷不防被庄智奇用一枚炮轰掉。但这并未影响他的心情，脸上笑容依旧：“谷伟民最后的入伙，却是由不得他了。”

庄智奇说：“我认识谷伟民有些日子了，还从没见过他如此失态。对了，那晚就是在这间办公室里。”

“没错，就在这里！这小子，拿起茶杯气急败坏地朝我砸过来，幸亏我反应快。”杜林祥愉快地回忆起降服谷伟民的过程。

在即将打款的前一夜，杜林祥将谷伟民请来河州。偌大的办公室，只剩杜林祥、谷伟民与庄智奇三人。杜林祥没有绕圈子，一上来就向谷伟民摊牌。谷伟民彻底愤怒了，拿起茶几上的茶杯，就向杜林祥砸了过去，还不停大骂：“你们这些王八蛋，竟然用这样下三烂的手段！”

躲过谷伟民掷来的茶杯，杜林祥风度翩翩地坐回椅子：“如果我们这叫下三烂，你留下五个亿的担保黑洞，又叫什么？”

谷伟民依旧拍着桌子怒骂：“姓杜的，你想怎样？”

庄智奇拉谷伟民坐下，为他点上一支烟，还重新沏上茶。之后，庄智奇将一则典故娓娓道来：

明朝宣德年间，御史李浚奉皇帝之命来到浙江钱塘县督理粮储事宜。然而当时的钱塘县令对李浚并不买账，表面上恭恭敬敬，内心里却一直想要设计害他。一次，县令寻找到了一个机会，将自己的一个心腹送到李浚的身边做侍从，因为李浚毫无防人之心，所以这个侍从很快获得他的信任，并找到机会偷走了李浚的御史官印。当李浚办公要用印的时候，这才发现印盒里已经空了！

李浚的部下知道后，便想带兵去县令家搜查，李浚当即阻止了，因为光是心里知道没用，根本没有证据。若是兴师动众地去搜查，很可能会使对方在慌乱中扔掉“赃物”，那样李浚不仅无法取回官印，反而还会将自己逼向死胡同，因为丢大印可是一件非常严重的失职事件。为了不让别人看出来自己丢了官印，李浚只能装作生病暂时停止处理公事。

后来，李浚装出一副大病初愈的样子，邀请县令到家里来喝酒庆贺。两人正喝着酒，不知道为什么李浚家的厨房突然着起了火，李浚连忙从卧室里取出一个印盒交到县令的手上说：“代我保管一晚，明早将其送回，此刻我扑火要紧！”说完不容县令有什么推辞的机会，直接跑开救火去了。

厨房的火其实是李浚自己提早就安排好家仆放的，火势当然也不会烧得很大，三下五除二就被扑灭了。然而，县令可就不一样了，他捧着空盒子回到家。如果原样送回，那就意味着他把御史大印给弄丢了，那可是株连全家的大祸！左思右想之下，县令只能把自己命人从李浚身边偷来的官印重新放回盒子里，第二天早早地把印盒送回李浚家。李浚接过盒子后当场打开检验，里面的大印赫然在目！

听完庄智奇的故事，杜林祥悠闲地说：“谷总，你现在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告诉所有人，大众股份是个空盒子；要么与我们合作，把空盒子交到万顺龙手上。”

谷伟民大口大口地抽着烟，目光却渐渐由愤怒变为阴冷。几分钟后，他用力掐灭烟头，从牙缝里吐出一句话：“上了贼船，就跟贼走。”

至此，请君入瓮的大戏筹备妥当。接下来张清波的逼债，还有谷伟民气急败坏之下，去找万顺龙再续前缘，不过都是按脚本进行。

杜林祥问道：“万顺龙还在筹备上市成功的庆典，他到目前依旧没有察觉？”

“不清楚。”庄智奇摇了摇头，“不过就算发觉中计，庆典也会继续。万顺龙是聪明人，他知道自己手上端着一个空盒子，首要的事情就是不能声张。”

杜林祥又拱了一步卒。庄智奇盯着棋盘，喃喃自语：“杜总拱卒的决心真是坚定。为了护送两个小卒过河，一个马成了残废，还失掉一个炮。”

杜林祥再拱一步卒：“你还说漏了一个。两卒过河，到如今只剩一个。就为了仅存的这个卒，我真可谓费尽满盘之力。”

庄智奇分析着棋局：“功夫不负有心人，杜总的这个小卒，如今已杀到我的腹地，我还真得小心。”

“千万不可轻视过河的小卒。”杜林祥说，“自打你来到公司，经常陪我下棋，也给我讲了许多棋谱。比如说中国象棋的四大名局，七星聚会、蚯蚓降龙、野马操田、千里独行，让我大开眼界。我也仔细分析了这些名局，除开野马操田，其他三个，最后真正左右胜负的，恰恰是一个过河小卒。”

杜林祥接着说：“就说和万顺龙、谷伟民的这局棋，那个过河小卒，也是功不可没。”

庄智奇面露惭愧：“都怨我一时大意，竟然把一个内奸招进公司。”

杜林祥大手一挥：“没有这个内奸，想赢下万顺龙，真没这么简单。智奇，你为公司立下了大功。”

庄智奇问：“杜总你何时发现祝天瑞是个奸细？”

杜林祥说：“我们刚去北京和谷伟民接触，万顺龙便跑来旁敲侧击，我当时就怀疑公司里有人走漏了风声。后来仔细调查了一遍，才锁定祝天瑞。一开始我想过把他撵走，后来又觉得没准这是个蒋干式的人物。”

庄智奇说：“万顺龙聪明反被聪明误，没想到中了反间计。他最后大胆吃进大众股份，一定没少听祝天瑞的主意。这也难怪，凡是祝天瑞接触的资料，都在说大众股份这个壳如何不错，是个人就得心动。我更佩服杜总，带着祝天瑞去北京转一圈，还去拜会杨行长与贺老。消息传回河州，万顺龙就更加深信不疑了。”

“都是小儿科。”杜林祥摆着手，脸上却满是得意。北京之行，的确堪称这出反间计中的得意之笔。就连张清波都对杜林祥佩服不已，说此招一出，万顺龙在劫难逃。

杜林祥让祝天瑞亲手把十万美元装进皮包，然后约出杨行长，拜会贺老，到处跑关系。不过每到关键时刻，庄智奇就会带着祝天瑞离开。这样做也无可厚非，向高官行贿时，自然在场的人越少越好。

当祝天瑞离开，现场只剩张清波与杜林祥时，他们并没有把皮包送出去，大家只是继续闲聊一阵便分手告别。无论杨行长与贺老，都不会在意那只始终拎在杜林祥手里的黑色皮包！朋友相聚，你杜林祥手里拎个包，关我什么事！

不过远在河州的万顺龙，却认定杜林祥是因为银行逼债，资金链断裂而不得已中止收购。他做梦也没想到，由杜林祥、张清波、谷伟民等人联手做好的局，正在等着他。

棋盘上杜林祥的局势并不占优，面对庄智奇的步步紧逼，杜林祥将车往中间一横。庄智奇摇头道：“杜总又想对子？”

杜林祥微微一笑：“几十年的棋风，改不了。怎么，你还不对？”

庄智奇说：“我不喜对子的棋风，估计也难改了。不过这次，我一定不会吝惜。只是这么对子，杜总有些吃亏。”庄智奇果断吃下对

方的车，杜林祥也立刻飞象报仇雪恨。

“你且说说，我哪里吃亏？”对子之后，杜林祥问。

庄智奇说：“一开始，杜总就想和我把车对了，我退避三舍。棋下到现在，我两车尚在，你却只有一个车了。这种时候对子，我不吃亏，杜总更不占便宜，所以我愿意来对。”

“你说得没错。”杜林祥说，“棋盘上我已落入下风，按说这种时候来对子拼消耗，于我不利。但你再看看形势，不对子，还有更好的办法吗？如果我稍有迟疑，几步之后，估计连对子的机会也没有。横竖是个死，总得拉一个垫背的。”

庄智奇笑了：“杜总的棋风果然剽悍。越是形势危急，越是剑走偏锋。”

“那也是不得已为之。”杜林祥说，“就说这次吧，虽然把万顺龙套了进去，可我也没得到什么，只能算干了桩损人不利己的买卖。”

“是啊！万顺龙陷进去了，咱们也没挣脱泥潭。纬通的资金困局，依然是悬在头上的利剑。”庄智奇叹道。

杜林祥语气沉重：“所以，这依旧是一场没下完的棋。”

庄智奇忽然抬起头，一字一句地说：“杜总，我想到一步险棋，你敢下吗？”

“什么险棋？”杜林祥问。

庄智奇说：“把整个纬通集团，当成一枚过河小卒。”

“把纬通当成一枚过河小卒，怎么说？”杜林祥好奇地问。

庄智奇抿了一口茶：“如今的大气候下，作为一家房地产企业，想在内地A股上市太困难了。不过香港股市，对于内地的房企，倒还始终张开双臂。”

“更重要的是，”庄智奇放下茶杯，“过去几十年中，香港的基金分析师以NAV而不是市盈率来衡量房地产公司的市值。”

杜林祥疑惑地摇起头：“那个NAV，是什么东西？”

庄智奇意识到，自己刚才说得过于专业了，他立刻解释：“NAV就是一种对上市企业的评价体系。这种评价体系的具体标准，我就不细说了，只不过在这种评价体系下，土地储备规模庞大的房地产公司往往得分更高。”

杜林祥终于明白过来：“就是说，一家房企的土地储备量越大，在香港投资者眼中就越吃香？”

“就是这个意思。”庄智奇说。

杜林祥又摇起头：“纬通的土地储备规模，在河州当然算不错，可和国内其他房企比较，只能是小巫见大巫。”

庄智奇说：“纬通目前的土地储备确实不多，但咱们可以增加储备啊。”

杜林祥说：“增加土地储备，说白了就是花钱去买地，纬通现在哪里有钱？”

庄智奇说：“杜总在房地产业深耕多年，一定知道，在内地市场买地，是可以赊账的。”

杜林祥当然明白“赊账”的意思。在中国内地的房地产市场，从政府手中拍下一块土地后，并不用立即将购地款如数上缴。通常做法

是，先缴上20%左右的购地款，余下部分，双方约定在未来几年内分期缴清。更有甚者，如果企业愿意提高土地的购买价格，政府方面还会酌情降低首付款比例和延长结算周期。

杜林祥隐约明白了庄智奇的意思，这是要利用香港股市以土地储备规模为重的评价体系，以及内地土地市场可以分期付款的便利，打一个时间差！

杜林祥说：“不惜背上更沉重的债务，在内地大肆圈地。而后凭借规模巨大的土地储备在香港上市，再用股市上募集的资金，偿还欠下的巨债。这的确是一步险棋啊！”

庄智奇说：“所以我说，是把整个纬通当成了过河小卒。小卒一旦过河，就没有回头路。况且你毕竟只是一枚小卒，河对岸，人家还有车、马、炮，兵强马壮，可以随时吃掉你。”

“的确是险棋。”杜林祥说，“如果最后失败了，纬通会是什么结局？”

“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永无翻身之日。”庄智奇面色沉重，“一旦走出这步棋，纬通起码要再背负几十亿的债务，会欠下各地政府巨额的土地出让金。在全国同时铺开几十个工地，建筑商的垫资也会是天文数字。如果最后不能成功上市，神仙下凡也救不了纬通。”

杜林祥站起身来，他的注意力，已无法集中到眼前小小的棋盘上。他在办公室来回踱步，心中权衡着一盘更大的棋。

杜林祥停住脚步：“如果成功了呢？”

庄智奇说：“不仅目前的财务困境不复存在，纬通还将凭借巨大的土地储备，以及在全国市场攻城略地的品牌影响力，一举跻身国内一线开发商的行列。”

杜林祥点燃一支烟，重新坐回棋盘前。他看了看目前的棋局，庄智奇已完全占据上风。杜林祥指着棋盘上的小卒：“我的小卒，已经杀到你的腹地。面对满盘劣势，就靠这枚小卒能扭转乾坤吗？”

庄智奇的目光在棋盘上扫视一圈：“不行吧。恕我直言，这盘棋杜总败局已现。我仕、象齐备，想防住这枚小卒易如反掌。再者说，我真把车、炮调回来，灭掉这枚小卒也非难事。”

杜林祥叹了一口气：“我的棋艺，本来就差你一大截。这一局，看来无力回天了。”

庄智奇低头没有说话，只听杜林祥继续说：“棋盘上的小卒，注定难逃一死了。不过纬通这枚小卒，该过河还得过河。宁可苦干，绝不苦熬！与其整日窝囊受气，不如放手一搏！”

庄智奇缓缓说道：“这不仅是苦干，更是一场豪赌。”

杜林祥笑起来：“没有豪赌，就没有我杜林祥的今天。智奇，论棋艺我不如你，论赌性你不如我！”

庄智奇说：“这是大事，是不是把安总、林总找来再商量一下？”

“不用。”杜林祥掐灭烟头，“小事情可以找人商量，大主意从来是我一个人拿。”

杜林祥接着说：“当然，该开的会还得开，不仅是几位副总，公司的所有中干都参加。大家不是来商量应不应该做这件事，而是商量如何把这件事做好！”

第六章 宝剑出鞘

杜林祥说：“你只想当个职业经理人，可以讲自尊心，但当老板，就别讲什么自尊心。比如诸葛亮可以有自尊，你不三顾茅庐，老子就不出山。但刘备能讲自尊吗？当然，做上皇帝之后，刘备可以讲自尊了，毕竟那时有实力了。厚黑学、厚黑学，厚在黑前啊！脸皮厚的人，比心肠黑的人，更难对付。”

1 赚钱只是技术，藏钱才是艺术

位于狮子山以南、界限街以北的九龙塘，是香港市区罕有的低密度发展区。区内以平房和别墅为主，环境清幽。几天前，谢依萱将家搬来这里。

清晨的阳光洒进屋内，谢依萱睁开眼睛，看了看枕边，并没有人。她裹起被子，重新闭上双眼，脸颊上浮现出甜蜜笑容。谢依萱脑海中不断闪现昨晚销魂蚀骨的场景。“别去想了，怪不好意思的。”她提醒着自己，却总也无济于事。脸上的笑容更加甜蜜，还泛起一丝红晕。

这几天，一种巨大的幸福与刺激，就像软绵绵的被子，包裹着谢依萱的身体。她不是第一次尝试这种游戏，却收获了从未有过的惊喜。很多男人误以为，女人把身体交付给了你，就是把性交付给了你。其实，女人有一道心理的堤坝。她也许一生睡在你身边，你熟悉她身体的每一处器官，几如左手摸右手，然而那条堤坝小心翼翼围着情欲的堰塞湖，始终沉睡在她身体里，终其一生，与你缘慳一面。而一旦调动起来，必然是翻江倒海，水漫金山。

谢依萱那片情欲的堰塞湖，终于被一个男人掘开。决堤之后的样子，会是一个女人难忘的体验。关于性的记忆被定格于此，它是某种巨大的狂喜和感伤，无法克制，无法模仿，无法超越，也无法重现，那是谁也无法触及的秘密。

谢依萱不敢相信，掘开这片堰塞湖的，会是一个年长自己二十多岁的男人。她还记得两人间的第一次，她出乎意料地顺从这个粗鲁男人的一切要求，听任他摆布。有性经验的男女都知道，两人之间的

第一次，一定是关于主导权的一场暗战。谁听谁的，不是简单的习惯问题，而是按照谁的节奏，以谁的期待来定位性的尺度的问题。这是床上必争之地！谢依萱主动放弃，只因甘愿从此成为这个男人的附庸。

杜林祥此刻正在厨房里准备早饭。他已记不清，上次自己起床做早饭，是在多么久远的过去。杜林祥哼着小曲，心情难得地轻松。他也情不自禁地回忆起昨晚：如丝的媚眼、诱惑的双唇，迷幻的月影和摇落满地的香江流光……

对于谢依萱，杜林祥除了不可自拔的情欲，更有深深的歉疚。在与万顺龙斗法的关键时刻，杜林祥接到谢依萱的电话，隐晦地告诉他，不能收购大众股份，或许不是坏事。杜林祥立时无比警觉，并通知了谷伟民。

谷伟民同样如临大敌，他调动一切手段，最终发现就在当天下午，谢依萱悄悄破解了企业内网的加密装置，查看了许多她原本接触不到的核心资料。谷伟民从惊恐转为愤怒，他告诉杜林祥，要立即开除谢依萱，还会罗织罪名，让谢依萱去警局里待一段时间。

杜林祥一开始坚决反对。他已经爱上了谢依萱，不忍心这个女人受一丁点委屈。而且这次谢依萱以身涉险，更足以证明对自己的一往情深。

“现在可不是卿卿我我的时候。”谷伟民在电话中回怼，“女人为了爱情，什么蠢事都干得出来。谢依萱为了不让你掉进陷阱，不知道还会折腾出什么事。要是动静闹大了，让万顺龙嗅出风声，咱们后悔都来不及。”

“就没有其他办法？”杜林祥苦苦哀求。

谷伟民语气坚定：“这就是让谢依萱闭嘴的最好办法。那里边我有熟人，保证她进去这段时间，既不能乱说话，更不会吃一点苦。卖壳的事一结束，她也会因为证据不足重获自由。”

理智战胜了情感，杜林祥咬着牙说：“就按你说的办。”

正因为此，在谢依萱身陷囹圄时，杜林祥一遍遍观看《亮剑》，还反复问自己：“如果城楼上被绑着的是田雨而不是秀芹，李云龙还会下令开炮吗？”尘埃落定后，万分狂喜的杜林祥最牵挂的，就是被警方带走的心上人。他甚至等不及庄智奇从深圳归来汇报具体情况，就急匆匆赶赴香港。

谢依萱毕竟是个单纯可爱的女子，她有马晓静般迷人的眼神，却远没有马晓静那样缜密的心机。直到现在，她还庆幸于杜林祥在收购大众股份一事上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仍以为自己的遭遇，完全是谷伟民痛下杀手。她不知道，那个将她拥入怀中的男人，正是同谋！

杜林祥小心翼翼地守护着这个秘密。真相，永远不能让谢依萱知道。甚至两人的关系，他也不愿意让外人知晓。在河州公司里，无论庄智奇还是高明勇，都不知道自己的老板已然抱得美人归，还在香江之畔金屋藏娇。

这间高档公寓，是杜林祥为谢依萱租下的。谢依萱并不是一个爱钱的女子，当着杜林祥，更是绝口不提钱字。然而杜林祥心里已打定主意，只待公司的财务状况好转，就在香港为谢依萱购置一套真正的豪宅。

杜林祥端着早餐走进卧室。谢依萱搂住他的脖子：“不想吃这些。”杜林祥问：“想吃什么，我去给你做。”

“我想吃……”谢依萱浅浅一笑，眼神中带着几分勾魂的意味。

杜林祥的下半身隐隐有了反应。他很想一把扑过去，但又心怀犹豫。昨夜的战况实在太激烈，再来一次会不会……杜林祥快五十岁了，尽管身体还算硬朗，不能说力不从心，不过总该有所节制。就如建筑工地上的重体力活，现在的杜林祥狠下心肠也能干上一整天，但毕竟不如年轻时那会儿。

床头柜上的手机忽然响起。谢依萱感觉十分扫兴，杜林祥倒暗自庆幸。杜林祥拿起手机，走出了卧室：“智奇，有什么事？”

电话正是庄智奇从河州打来的：“杜总，跟你汇报一下。因为上市的事，我约了几位香港证券市场的朋友，准备今晚聚一下。听说你也在香港，不知是否有空，到时一起去？”

“好啊！这几天我在香港帮吕市长办点事，晚上正好有空。”杜林祥撒了一个谎。当初离开河州，他只给办公室的人说，自己来香港出差。谁也不知道，这几天他已坠入温柔乡。

放下手机，谢依萱已走了出来：“今晚有事？”

杜林祥点点头：“要去见几个朋友，还是为上市的事。”

谢依萱问：“晚上还住这儿吗？”

杜林祥说：“我倒想住这儿，可不行啊！你父母不是下午要从北京过来吗？”

谢依萱离开了谷伟民的公司，也没去找新的工作。她没有将自己的事告诉父母，只是说换了个公司，工资比以前还高。至于和杜林祥的关系，谢依萱更不敢告诉父母。父母都是教师，他们无法接受女儿和一个已婚男人厮守在一起的现实。

谢依萱语带惆怅：“那你什么时候再过来？”

杜林祥说：“以后我会常来香港的。你要真想我，也可以来河州。”

两人一直窝在家里看电视，午饭是谢依萱下厨做的北京炸酱面。下午三点过，两人一齐奔赴机场，而后又在机场大厅里依依惜别。谢依萱要去接专程从北京赶来的父母，杜林祥则等待着庄智奇。

见到杜林祥后，庄智奇有些吃惊：“杜总怎么亲自来接？”

尽管赶来机场，只是想和谢依萱多待一会，但杜林祥还是笑着说：“那边的事都办完了，闲着也没事，就来机场接你。”

晚宴九点过才结束，在回酒店的路上，杜林祥揉着太阳穴：“一屋子人，大部分说广东话，还有几个讲英语的老外，许多话我都没听明白。”

庄智奇说：“我的英语也不好，有些话也是一知半解。下回这种事，看来得带个翻译。”

杜林祥笑了：“其实你们讲那些专业术语，就算给我用普通话翻译出来，我也依旧一头雾水。”

“对了，”庄智奇说，“晚宴时我接了个电话，是陈锦儿打来的，说她干爹知道杜总来香港了，想约你见面。”

“陈锦儿，谁呀？”杜林祥问。

庄智奇说：“咱们河州一个茶坊的老板，在纬通大厦里也开了一家店。上次我去澳门找伍新福，就是陈锦儿的干爹帮了大忙。”

“记起来了，你给我说过这事。”杜林祥说，“她干爹应该很有能耐，他找我干什么？”

庄智奇说：“不清楚。陈锦儿就说，她干爹认识你，还和你见过面。”

“认识我？”杜林祥有些惊讶，“她干爹姓什么？”

庄智奇说：“我听下面的人称呼他徐先生，应该姓徐吧。另外，她干爹也是洪西人。”

姓徐，洪西人，人在香港，还认识我！杜林祥在大脑中不断搜索。莫非是他？杜林祥心中猜测。

“去吗？”庄智奇问。

“去。”杜林祥说，“他乡遇故知，是个好兆头。”

第二天早晨七点半，陈锦儿便开车来到酒店楼下。陈锦儿今天穿一件粉红色运动开衫，配条牛仔裤，清爽不施脂粉，海藻般浓密的头发散发出纯真的气息。坐上车后，杜林祥忍不住说了句：“年轻就是好啊！”

陈锦儿微笑着答道：“杜总今天这身体闲装，也很显年轻嘛！”

杜林祥呵呵笑起来。这身衣服，还是前天去商场，谢依萱为自己挑的。与谢依萱在一起后，杜林祥的确有种变年轻的感觉。

庄智奇问：“咱们这是去哪儿？”

陈锦儿说：“去流浮山。我干爹已经在那儿订好了座位，咱们去吃海鲜。”

“吃海鲜？”庄智奇说，“我真还没一大清早起来吃海鲜过。”

“这你就老土了吧。”与庄智奇说话时，陈锦儿没什么顾忌，“去流浮山吃海鲜，就得一大早。我小时候，干爹经常带我早上去。”

清早刚上岸的海鲜最新鲜，另外这几年来香港旅游的人太多，中午和晚上流浮山总是塞车，餐馆连个位置也没有。”

半个多小时，汽车便已驶抵流浮山。其实，流浮山并不是一座山。它位于香港新界元朗区的西部，靠近后海湾，三面环山，地势平坦。因为临近珠江口，有淡水流入，这里特别适合养殖海鲜。

陈锦儿泊好车后，便领着杜林祥、庄智奇走进海鲜街。两人从没到过流浮山，看着街边低矮的店铺，都不禁感叹：“想不到香港还有这么老派的建筑！”

陈锦儿在一家装潢十分普通的餐馆前停下脚步。餐馆门口站着几个皮肤黝黑的精壮汉子，另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在朝陈锦儿招手示意。“就这儿了。”陈锦儿说。

走进餐馆时，这几个皮肤黝黑的精壮汉子反复打量着杜林祥与庄智奇，目光中闪烁着一种警惕。杜林祥很不自在，低声对庄智奇说：“这都是些什么人？长相怪怪的。既不像中国人，也不像印度人。”

庄智奇低声回答：“估计是喀保镖。”

“喀保镖？”也怪杜林祥读书太少，这时还不知道喀保镖的赫赫威名。他一面嘀咕着，一面朝里走。

在餐馆的一角，坐着一位高大清瘦、头发花白的老者。杜林祥定睛一看，立即便认出此人。自己猜得没错，果然是他！

“干爹，这位就是……”陈锦儿刚想引见，这名老者起身打断了她的话：“杜总，咱们认识。”

“没错，没错。老朋友了。”杜林祥热情地伸出双手，“徐总要见我，招呼一声就是，何必让锦儿传话，绕这么一圈。”

此人正是徐浩成——早年纵横洪西江湖的徐瘸子，后来在港台两地令新义安、竹联帮的江湖大佬也不敢小觑的狠角色，如今避居海外的商界大亨。

鬓毛已衰，但乡音未改。徐浩成用一口浓重的洪西话说：“上次在泰国清迈和杜总有过一面之缘。不过贵人多忘事，我怕贸然打电话给你，杜总却不记得了，到时好生尴尬。”

“哪里话！”杜林祥说，“徐总大名，如雷贯耳，我是不敢忘记呀。”

徐浩成招呼大家坐下：“这里的环境是简陋了一些，但味道还算正宗。就说这个小桃园酒家，可比锦儿的年纪还大。”

陈锦儿噘起小嘴：“干爹一有空就取笑我。”

徐浩成哈哈笑起来：“我是在夸你年轻，哪里是取笑。对了，我还没点菜，锦儿快去把菜安排一下。”

陈锦儿转身去点菜。徐浩成又说道：“锦儿的父亲，是我的生死之交。当初在洪西，她的父亲英年早逝，也是受我的连累。后来锦儿跟随我来到香港，我一直把她当亲生女儿看待。留学归来，原本打算让她跟着我做生意，可她偏偏痴迷于茶道，还执意要回河州去经营茶坊。说来小女在河州的生意，还承蒙二位的关照。”

“不敢当！过去不知道锦儿是徐总的千金，失礼之处还望见谅。”杜林祥说。

不一会工夫，一桌港式海鲜就端了上来。徐浩成举起筷子：“椒盐濠尿虾、干煎豉油皇大虾、秘制酱汁炆石斑腩……这些都是流浮山的招牌菜，只是不知是否合你们的胃口？”

出于对主人的尊重，杜林祥夹了一筷子，他此刻的心思，全不在桌上的菜肴。杜林祥试探着问：“不知徐总找我来，有什么吩咐？”

“杜总是个急性子呀。”徐浩成微微一笑，“这样也好，我也讨厌讲话绕圈子。无事不登三宝殿，今天请杜总来，有两件事，第一是祝贺，第二是求教。”

每当遇到大人物，杜林祥脸上那憨厚的笑容就会浮现：“徐总是前辈，有事就吩咐，千万别说求教。至于祝贺嘛，唉，最近流年不利，有啥好祝贺的。”

徐浩成拿起一只虾，一边剥皮一边说：“杜总的连环计，让精明过人的万顺龙最终栽了大跟头，这还不可喜可贺？”

杜林祥一脸痛苦的表情：“做生意也得讲八字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廖海涛的事上先胜一局，可惜最终还是没争过万顺龙。”

徐浩成摇着头：“杜总没说实话。如果仅仅是抓捕一个记者，以此逼退顺龙集团，算得了什么连环计。我佩服杜总的，倒是你瞒天过海、欲擒故纵，最终让万顺龙吞下一个烂壳。”

杜林祥心头一紧，脸上依旧装出不知就里的样子：“徐总这话，我可真不明白。”

徐浩成哈哈大笑：“大众股份这个壳里有什么猫腻，我不知道，也懒得去打听。不过对谷伟民目前的行踪，倒听到些风声。”

“谷伟民怎么了？”杜林祥问。

徐浩成说：“谷伟民不仅把大众股份的壳卖给了万顺龙，还把旗下另一个壳卖给了东北一家国企。另外，他跑去马来西亚，和妻子办了离婚手续。紧接着，又离开中国，去非洲当什么志愿者。”

对谷伟民近来的事，杜林祥也有耳闻，暗地里还为其金蝉脱壳的本事庆幸。不过当着徐浩成，杜林祥决定继续装傻充愣：“谷总这也算功成身退，去过自己喜欢的生活。”

徐浩成缓缓说道：“我在非洲有些朋友，他们告诉我，谷伟民在非洲待了不到一个礼拜，就神秘消失。如今，谁也不知道这位昔日的资本奇才，究竟身在何方。杜总，这隐退和失踪，不大一样吧？”

杜林祥这下被逼到了墙角，除了憨笑几声，实在不知说什么。徐浩成继续说：“祝贺的事，如果杜总不领情，那也算我自讨没趣吧。”

“哪里，哪里。”杜林祥额头冒出冷汗，“真人面前不说假话。当着徐总，兄弟我这点雕虫小技，实在不值一提。”

杜林祥接着说：“这件事还得感谢徐总。当初智奇去澳门找人，就多亏你出手相助。”

徐浩成挥着手：“小事情，不足挂齿。”他话锋一转：“送上了祝贺，我也有一事相求。”

杜林祥下意识坐直了腰板：“徐总请吩咐。”

徐浩成扶了扶眼镜框：“我听朋友说，抓捕廖海涛时，有人出面打了招呼。甚至洪西方面派去当地打探消息的人，也全都无功而返。背后打招呼的人是谁，大家都清楚。我有些事，正想求助于贵人，不知杜总能否牵线搭桥？”

杜林祥心中惊叹：“这个徐浩成，十几年不回内地，可对故土的事清楚得很哪！他知道万顺龙中了圈套，也清楚胡卫东背后的那双手是何方神圣。至于洪西方面曾派人去打探有关廖海涛被捕的消息，这些事自己都还不知道。”

“徐总说笑了！你家大业大，才是真正的贵人，哪里还需要求助于他人。”杜林祥恭维道。

“贵人？”徐浩成冷笑一声，“我算哪门子贵人？说到底就是一个商人，而且是一个背景不怎么好看的商人。提到商人，我在华人圈里，最佩服两个人。”

“哪两人？”杜林祥问。

徐浩成说：“第一位就是罗星汉。”

杜林祥并不知道罗星汉是何方神圣，倒是庄智奇开口说道：“金三角的大毒梟，被称为世界海洛因之王。”

徐浩成点点头：“当年我在缅甸经营赌场时，听很多人讲过罗星汉的故事。解放战争结束后，国民党残军93师溃退到缅甸果敢地区，并很快成为当地最大的一支鸦片武装。93师在果敢开办了军事学校，网罗了很多入校学习，其中有几个少年日后成长为震惊世界的人物，譬如坤沙、彭家声，还有罗星汉。”

大毒梟坤沙以及“果敢王”彭家声，在中国颇有知名度，杜林祥问：“这个罗星汉，和坤沙、彭家声还是同学？”

“嗯。”徐浩成继续说，“论起辈分，罗星汉可比坤沙、彭家声还要高。20世纪60年代，罗星汉就是果敢的领导人，手下有拥有数千匹骡马的马帮，从事毒品贩运，还自建若干个海洛因提炼工厂，人家可是上了美国中情局名单的毒品大王。此人更传奇的经历是，利用手里的武装力量，先赶跑了国民党残军，接下来又终结了缅共的历史。”

庄智奇插话道：“后来罗星汉的结局，却比坤沙、彭家声都要好。”

徐浩成笑了笑：“坤沙被软禁而死，彭家声销声匿迹，只有罗星汉，能够在仰光的别墅里颐养天年。晚年的罗星汉俨然就是一个大慈善家、侨界领袖。云南会馆是缅甸云南籍侨胞最有影响力的团体，罗星汉目前就是云南会馆的最高顾问。”

正当众人听得津津有味时，徐浩成忽然问道：“你们知道，罗星汉为什么能够成功漂白？”

杜林祥摇着头：“不知道。”

“听政府的话，和政府搞好关系。”徐浩成说，“赶走国民党残军，终结缅共，都是在为政府冲锋陷阵。而且20世纪80年代以后，罗星汉不仅不碰毒品，还到处大讲禁毒的必要性。你给了政府面子，政府自然会回报好处。罗星汉有靠贩毒累积的巨额财富，还有政府的人脉，很快便成为缅甸华人首富。他旗下的公司，如今在缅甸交通、金融、地产、贸易等多个领域呼风唤雨。”

看着徐浩成滔滔不绝的样子，杜林祥明显觉得，与其说徐浩成仰慕罗星汉，不如说他无比渴望成为第二个罗星汉！杜林祥搓着手：

“罗星汉的故事，发人深思啊！”

徐浩成夹了一口菜：“所以啊，像我这种人，更需要贵人提携。”

杜林祥的大脑在飞速运转，是否要把胡卫东引见给徐浩成？这个胡卫东，可是老子花了八百万元才攀上的关系。况且此人身份特殊，并不喜欢抛头露面。就算为了亲朋好友的事情，杜林祥也不愿动用胡卫东的关系。眼前这个徐浩成，论起和自己的交情，无疑还差得远。

杜林祥也不愿贸然拒绝徐浩成。徐浩成的江湖地位显赫，自己没准哪一天还会有求于人家。帮助徐浩成攀上高枝，有了交情，或许徐

浩成就能成为自己的贵人？

“不知能入徐总法眼的第二人是谁？”杜林祥内心还在盘算，此时不妨抛出话题让徐浩成侃侃而谈，自己也能有时间再权衡一番。

徐浩成说：“这第二人嘛，就是李嘉诚。”

“哦。”杜林祥点着头，李嘉诚毕竟名声在外，不需要多做介绍。

徐浩成却说：“我欣赏李嘉诚，倒不是他赚了多少钱，而是他能赚钱于无形。”

庄智奇好奇地问：“什么叫赚钱于无形？”

徐浩成顿了顿说：“很多人都知道李嘉诚是华人首富，却不知道在我们身边，还隐藏着一个更大、离普通人更近的李嘉诚帝国。求医问药时，有些常用药，比如板蓝根颗粒、复方丹参片，就有李嘉诚的影子。和记黄埔旗下有专门的医药科技公司，在医药行业是不折不扣的‘隐形大户’。国人熟悉的日化品牌白猫洗洁精，从2006年开始，就已经是李嘉诚的资产。2006年和记黄埔收购了白猫集团所持有的上海白猫有限公司80%的股份，共同组建上海和黄白猫有限公司。”

徐浩成接着说：“在中国入世前，李嘉诚受邀到黑龙江投资稻米，并于1998年成立合资企业，开发近一百五十平方公里产粮地。华南地区能吃到的东北大米，许多就来自和记黄埔在黑龙江的生产基地。许多人都不知道，这些原来是李嘉诚的产业，人家却把大伙儿的钱赚走了。”

杜林祥似乎明白了什么：“难怪徐总在大陆的那么多产业，全是隐形的。譬如工厂、酒店、百货商场，都拥有各自品牌，外人很少知道这些全是徐总的资产。”

徐浩成说：“赚钱不是什么难事，但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有钱，却不是好事。中国人不是有句话吗？闷声发大财。”

“赚钱只是技术，藏钱才是艺术。”杜林祥一脸诚恳地说，“李嘉诚比起你来还差一截，尽管刻意低调，但华人首富的名声依旧无人不晓。不像徐总你，神龙见首不见尾。”

徐浩成挥手笑道：“和李超人相比，我可差得远。”

杜林祥迟迟不肯就引见胡卫东的事表态，徐浩成也就不再提及此事，他重新举起筷子：“别光顾着说话，浪费了一桌的海鲜。”

上午十点，徐浩成主动提议结束聚餐，一行人离开了小桃园酒家。毕竟是江湖大佬，已然开口求过杜林祥一次，就绝不会再喋喋不休。

徐浩成走路一瘸一拐，这是那场矿难留给他的终生记忆。陈锦儿在一旁搀扶着干爹，几名属下亦步亦趋跟在身后。门口站着的精壮汉子，警惕地扫视周围，其中一人为徐浩成拉开车门，另几人见徐浩成上车后，迅速地钻进一辆越野车。

徐浩成邀请杜林祥坐自己的车。陈锦儿与庄智奇的车在前面开道，保镖们乘坐的越野车紧紧跟随在后面。杜林祥瞟了一眼身后的越野车问：“这些保镖看上去不像中国人？”

徐浩成点头说：“他们都是喀保镖。”

“什么是喀保镖？”杜林祥有些好奇。

徐浩成没有说话，倒是前排的秘书回答说：“这些喀保镖此前都是廓尔喀雇佣军，退役后当起保镖。他们都是尼泊尔人。”

“廓尔喀雇佣军，很厉害么？”杜林祥对喀保镖的兴趣愈发浓烈。

秘书得意扬扬地说：“廓尔喀人是尼泊尔一个山地民族，身材不高，但体格健硕，吃苦耐劳，被誉为天生的战士。后来在英国人的调教下，他们成为一支闻名世界的劲旅。如今在英国与印度的军队中，都有廓尔喀雇佣军的身影，他们参加了近百年来英国与印度所经历的每一场战争，并成为两军中的精锐之师。除了骁勇善战，他们的另一个特质就是对雇主忠诚。香港的许多富豪，都喜欢雇佣退役的廓尔喀雇佣军当保镖。”

秘书特意说道：“刚才为徐先生开车门的保镖，曾经在阿富汗服役。他一个人在深夜击退了十多个塔利班武装分子的攻击，与他同属一个陆军团的廓尔喀人，甚至一个人击退过三十多个塔利班分子，并因此被英国女王亲自授予勋章。”

“别听他瞎吹。”徐浩成打断了秘书的话，“廓尔喀雇佣军的确骁勇，但也不是百战百胜。20世纪60年代的中印边境冲突，廓尔喀雇佣军与解放军对阵，也没讨到什么便宜。我喜欢用喀保镖，只有一个原因。”

杜林祥问：“什么原因？”

徐浩成回答说：“这些廓尔喀人，既听不懂普通话，也听不懂广东话，不容易被收买。”

杜林祥若有所思地点着头，接着说道：“徐总想和胡卫东联系，这事急吗？”杜林祥终于打定主意，帮徐浩成引见一位贵人，更让自己身边多一位贵人。

徐浩成漫不经心地盯着窗外：“谈不上多急，但总归是越快越好。”

杜林祥说：“恕我直言，徐总的经历毕竟与我不同，以你的身份，如果我就这么贸然引见，恐怕适得其反。”

徐浩成的语气有些低沉：“你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

杜林祥接着说：“胡卫东固然贪财，但他绝不缺钱。如果仅仅以钱来做敲门砖，效果也不会好。”

徐浩成转过头来，问道：“你有什么法子？”

杜林祥说：“在内地乃至香港，胡卫东手眼通天，不需要谁的帮助。可在国外，他总有不方便的时候。胡卫东的情妇是个画家，经常去欧洲与东南亚采风，不妨让她遇到点麻烦，到时我再来求徐总出手相助。事情了结后，就是胡卫东欠你的人情了。”

徐浩成又扭头盯着窗外，面无表情。

2 厚黑学、厚黑学，厚在黑前啊

回到河州后，杜林祥在办公室研究起一份资料来。这份资料是庄智奇带着人整理出来的，里面是两家著名房地产企业的发展案例。庄智奇当初就提到：“纬通如今想做的事情，以前有两家著名的房地产企业也做过。就是举债圈地，快速增加土地储备规模，再利用土地储备的优势赴港上市，偿还之前的负债。那家广东的地产商最终成功上市，而天津的地产商却折戟沉沙。”

员工开始整理资料前，杜林祥就吩咐过：“我只有两点要求，第一是把话说到点子上，要一语中的，另一点就是深入浅出。什么叫深入浅出呢？我能看懂就是深入浅出。”

员工们忠实执行了老板的指令，资料篇幅不长，关键是满足了杜林祥“深入浅出”的要求。整整一个下午，杜林祥都在办公室里阅读这份材料，看得太专注，竟然把时间都忘了。快到七点了，妻子周玉茹打来电话：“晚饭都做好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杜林祥这才记起，今晚有一场重要的家宴。“我马上回来。”杜林祥将材料锁进文件柜，快步离开了办公室。

回到家里，只见满满一屋人。四弟杜林斌、五弟杜林阳带着妻子，还有林正亮夫妇，都已经到了。众人纷纷起身，恭敬地叫着“三哥”。杜林祥朝大伙点了点头，然后问：“那臭小子去哪里了？”

周玉茹说：“刚上楼去，说要给朋友回个电子邮件。”

杜林斌说：“什么朋友？男朋友还是女朋友？要是女朋友，也该带来让我们见见。”

大伙笑了起来，杜林祥大声叫道：“庭宇，快下来！发什么邮件？难道叫一屋子的长辈，等你一个人？”

穿着一身运动装的杜庭宇，从楼上走了下来。有些日子没见着儿子了，素来严厉的杜林祥，与儿子来了个大大的拥抱。旁边的林正亮问：“三哥，刚才听嫂子说，庭宇这次回来就不走了？”

杜林祥点了一下头：“嗯，就让他跟着我历练一下。”

“早该这样了。”林正亮说，“上阵还得父子兵。三哥这么大的家业，不交给自己儿子，交给谁？”

坐上桌子，林正亮、杜林斌、杜林阳都要给杜庭宇敬酒，周玉茹忙不迭地挡着，说儿子不胜酒力。杜林祥却说：“酒量不好，那怎么行？就从现在开始练。长幼有序，庭宇你是晚辈，不能让叔叔们敬你，你先走一圈，主动敬一下在座的长辈。每个人三杯，少一杯我都不答应。”

周玉茹的担心实在多余，杜庭宇的酒量实际上一点不差。父亲发了话，他毫不迟疑地站起身来，主动敬了一圈酒。

酒桌上，众人自然也谈到公司的事情。林正亮似乎有些牢骚：“三哥，我来看去，还是这几个跟着你从文康老家出来的人最可靠。”此言一出，杜林斌、杜林阳纷纷点头附和。

杜林祥将手叉在胸前：“你们对公司忠心耿耿，我都清楚。这些年你们也为公司立下了汗马功劳。不过企业要发展，还得引进一批专业人才。比如说到上市，庄总的知识就比你们多；还有地产营销，安总也是不可或缺的人物。”

杜林斌开口说：“咱兄弟几个的确吃了没文化的亏，可老杜家也有有文化人。庭宇留学海外多年，又在世界五百强企业里干过，他难

道不比庄智奇、安幼琪本事大？这次既然回来了，我看就直接安排个副总裁的位置。”

“对！”林正亮说，“子承父业，庭宇当个副总裁，名正言顺。”

“不行！”杜林祥斩钉截铁地说，“纬通是个正规企业，不是村口的副食店。庭宇回来了，也只是公司里的普通员工。真有本事，就一步步从基层干起来。”

林正亮等人讨了个没趣，倒是杜庭宇脸上，看不出丝毫失望的神情。晚宴到十点才结束，林正亮与杜林斌、杜林阳是老朋友了，三人相约着去附近茶坊夜战。周玉茹在厨房收拾东西，杜林祥则把儿子叫来书房。

杜林祥点燃一支烟：“看你小子酒量还不错，抽烟吗？”

杜庭宇摇头道：“不抽。”

杜林祥点了点头：“我是想戒但戒不掉了。你要没学会，最好也不要学。”

杜林祥接着问：“他们说让你当纬通的副总裁，你怎么看？”

“哪有寸功未建，就当副总裁的道理！我就从基层干起。”杜庭宇响亮地答道。

“好！”杜林祥拍了一下桌子，“有股子志气，像我的儿子！”

杜林祥让儿子坐到沙发上，他弹了弹烟灰：“你在海外留学多年，毕业后又去世界五百强干过，后来，我却要你去开小卖部，当推销员，甚至去广东的小工厂里打工。知道我的用意是什么？”

杜庭宇说：“爸爸是想锻炼我一下。”

杜林祥流露出欣慰的表情：“能明白我的良苦用心就好。”他接着问：“当初开小店的时候，你是赚了还是赔了？”

杜庭宇有些沮丧：“在广州的一个小区门口，开了家小超市，生意很清淡，最后亏了几万块钱。最可气的是，几个当地的地痞，跑来我店里收保护费。打电话报警，公安好像也不愿管。”

“知道在中国做生意有多不容易了吧？”杜林祥笑着说，“这些东西，可不是你在商业管理学院与大企业里能学到的。”

杜林祥吸了一口烟：“你在国外留学，后来又进入跨国公司，能够见识一下这些现代化企业是如何运作的，自然是人生中的一笔财富。后来我之所以拿钱出来，让你开个小店，就是想让你再体验一下小生意人的艰辛。生意不好做吧？除了买卖本身，还要协调各种关系，否则黑道上的人欺负你，白道上的人也不会帮你。”

杜庭宇深有感触：“论见世面，开小店当然比不了大公司。可要说到做生意，开店半年，学到的东西比过去几年都多。”

“当老板和打工，大不一样啊！”杜林祥笑了笑，而后话锋一转，“咱们开店亏个几万，根本不算什么事。但你想过没有，真要是那些辛辛苦苦打工好几年，攒下这么一点钱来创业的人，这种挫折，足以让他一辈子爬不起来。”

“人生的第一桶金，是最困难的！”杜林祥说这话时，仿佛回忆起当初在工地上当泥瓦匠的时光。他又说：“你很幸运，不用为第一桶金发愁。以后爸爸的事业都是你的。但你应该去体验一下，真要创第一桶金，是多么辛苦。”

杜庭宇理解父亲的苦心，重重地点了点头。杜林祥此时似乎又在自言自语：“有人说，有个好爸爸，可以少奋斗二十年。这句话当然

没错，但节约了二十年光阴，也就丢掉了二十年的磨砺，二十年的体验与感悟。”

杜林祥接着说：“谈谈你在家具厂的情况吧，听说厂里除了你之外，文化最高的就是一个中专生。”

杜庭宇找到了机会，倾泻着肚里的苦水：“厂里那帮愚昧的农民工，整日里尽干些不着调的事。明明像丑八怪一样的村姑，却抱着一本言情小说，指望哪天遇见白马王子。男人们，除了围在一起赌博，就是去录像厅看黄片。领着工厂的工资，还想着占工厂的便宜，有人偷厂里的材料卖，还有人半夜摸进办公室，就为了用办公室的电话和网友聊天。”

“你的观察倒挺仔细。”杜林祥将身子靠在皮椅上，“那你发现他们身上有什么优点没有？”

杜庭宇摇摇头：“真没发现。”

“你老爸当年，也和你的那些工友一样。”杜林祥叹了一口气，“你说他们自私、愚昧，甚至干些偷鸡摸狗的事情，这些我毫不怀疑。但是你想过没有，有朝一日自己当了老板，下面的员工是些什么人？就说纬通吧，那么多工地，里面有成千上万的农民工，他们也会干出这些龌龊勾当。我当年也和他们一样，自然知道他们的所思所想，所以才能管住这帮家伙。一个不了解自己员工的老板，会是好老板？”

杜庭宇低着头：“我还没想到这一层。”

杜林祥接着说：“你说没发现这些人身上的优点，那就很遗憾了。一个人，身上一定有优点与缺点。你老爸做生意马马虎虎，知人善任的本事自问还不错。千万不要以个人好恶去判断一个人，不能因

为讨厌一个人，就忽视他的优点，也不要因为喜欢一个人，就对他的缺点视而不见。”

“不能发现别人的优点，恰恰就是自己的缺点。”杜林祥重重地说道。自从杜庭宇出国留学，父子俩总是聚少离多。面对初出茅庐的儿子，杜林祥太想将自己多年来的感悟与积累倾囊相授。

离开广东的工厂，杜庭宇又去北京当起推销员。杜林祥问：“在广东厂里打工跟在北京做推销员比起来，哪个更累？”

杜庭宇毫不迟疑地说：“北京更累，是心累。”

“怎么回事？”杜林祥追问。

杜庭宇说：“我的工作，是去写字楼里推销电脑耗材。经常还没开口，就被人扫地出门。有一次，写字楼里的人直接骂脏话叫我滚出去，我差点和他打起来。保安把我拎出去了，回公司又挨了一顿批。做这种工作，哪有什么狗屁尊严？”

“体验一下尊严扫地的滋味，也算去对地方了。”杜林祥笑着说，“你是留洋硕士，又在跨国公司干过，知识、能力应该不错，可我就是担心，书读多了，你也和那些臭老九一样，揣着一颗廉价的自尊心不肯放下。大庭广众之下，被人呵斥、羞辱，这些你都经历了，以后也不必那么在乎面子。”

杜庭宇依旧疑惑：“一个人要成功，真得把自尊心抛之脑后？”

“那得看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杜林祥说，“你只想当个职业经理人，可以讲自尊心，但当老板，就别讲什么自尊心。比如诸葛亮可以有自尊，你不三顾茅庐，老子就不出山。但刘备能讲自尊吗？当然，做上皇帝之后，刘备可以讲自尊了，毕竟那时有实力了。厚黑

学、厚黑学，厚在黑前啊！脸皮厚的人，比心肠黑的人，更难对付。”

杜林祥语重心长地告诫儿子：“现在很多年轻人分不清做人与做事。才走上社会，别想着做人，就踏踏实实做事。到了你老爸这个程度，可以既做人，又做事。再往上，就只做人，不做事。因为事情下面有人帮你做，你只需要把人做好。”

杜庭宇点点头：“有句西谚说得好，自尊心是颗种子，捧在手上只能枯死，非得踩进泥土，从磨难中汲取养料，才能成长、成熟。在有足够的实力前，请勿过分强调你的自尊心。”

杜林祥开心地笑了：“还是你有文化。我讲了半天的道理，你引经据典一句话就说清楚了。”

“爸，接下来你打算让我去哪个部门？”杜庭宇问。

杜林祥思忖了一会儿说：“去战略发展部。”

杜庭宇说：“那是筹划纬通上市的核心部门，由庄智奇亲自分管。”

杜林祥点了一下头：“上市是纬通必须迈出去的步子。你在外面见过世面，对于上市这一套，起码比我熟悉，去那里正好施展所长。庄智奇是难得一见的资本奇才，你对他一定要尊敬，跟着人家多学些东西。”

“另外，”杜林祥缓缓说，“你也要盯住庄智奇的一举一动。”

“你对庄智奇不放心？”杜庭宇问。

杜林祥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庄智奇是外来户，目前看来和咱们是一条心，以后怎么样，谁也说不准。一开始我

就把尹小茵安排在庄智奇身边，小姑娘毕竟和咱家沾亲带故，信得过去。不过最近我发觉小茵有些情窦初开的模样，不大令人放心。”

杜庭宇小时候就见过尹小茵，知道她是个美人坯子。杜庭宇笑了：“小茵喜欢上了庄智奇？这可真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随便。”

当着儿子的面，杜林祥不想谈论太多男女之事，他轻咳一声：“当然，你跟着庄智奇，学习是主要的，其他事多留个心眼便是，千万不能做得太明显。”

杜庭宇一边点头一边感叹：“家里的四叔、五叔，还有林叔，总归是这些老家出来的人，更靠得住。”

“你错了！”杜林祥掐灭烟头，“他们靠得住，不是因为忠心，而是因为本事太小，所以兴不起风，作不起浪。记住，不要相信身边的每一个人。”

那一夜，杜林祥没有回公司，就住在家里。离开书房，妻子周玉茹已在卧室等候着他。杜林祥与妻子，已经好久没有同房。看着原本就相貌平平的妻子年老色衰，杜林祥在那方面提不起一丝兴趣。

但杜林祥依旧与周玉茹聊了很久，回忆起年轻时光，还有独子杜庭宇成长中的点点滴滴，两人似乎有说不完的话。这不是销魂蚀骨的激情，撩拨不起人的欲望，但一份厚重的亲情，却让人备感温暖。

一个男人，注定将经历三段刻骨铭心的感情。年少时男欢女爱、卿卿我我；中年时含辛茹苦，一起养育儿女；年老时相依相扶，共同走完人生。能陪自己经历完这三段感情的，除了妻子，还会有谁？

3 杜林祥又玩起互为牵制的老把戏

第二天一早，杜林祥带着儿子来到公司。上午，纬通集团将召开一场重要会议，讨论在全国圈地扩张的战略。杜林祥告诉儿子：“这种会议按说你还没有资格参加，不过为了你的成长，我可以破例。到了会上，你不要说话，关键是认真听。”

会议九点半准时开始，纬通集团的副总裁与中干悉数出席。杜林祥摸出一支烟，并不急着点燃。旁边的林正亮、杜林阳等人，却争先恐后地掏出打火机，忙着为三哥效劳。杜林祥只吸了一口，便将烟摺在烟灰缸上。伴随着身边烟雾缭绕，杜林祥发表了开场白：“纬通的目光，不能再局限在河州。为了满足上市的条件，我们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开疆拓土。”

在纬通内部，安幼琪是唯一一个敢当众唱反调的人，她抿了一口茶：“关于在全国扩张，而后凭借土地储备规模赴港上市的事，前几天我和庄总聊过。我至今仍认为，这个计划太冒险了。另外，就说在全国买地开工吧，尽管购地款可以分期支付，总得有启动资金吧，这也不是一个小数目……”

杜林祥不耐烦地打断安幼琪：“这是早就定下的事，就不用再讨论了。在全国范围扩张，当然需要钱。纬通现在的资金状况不算好，但这一点大家不用担心，找钱的事我和庄总会负责。你们就说说，如果手里有了钱，应该怎么办？”

安幼琪不再说话，倒是林正亮等人先后发言，夸奖了一番杜林祥决策的高瞻远瞩。对于这些赞扬，杜林祥也不买账：“今天不是表彰大会，大家就说说，纬通从河州走向全国，到底应该怎么个打法？”

全场沉寂了一阵，安幼琪重新开口：“庄总几天前组织人弄了一份材料，主要介绍天津与广东的两家房地产企业。它们都是指望通过大肆扩张实现土地储备规模的飙升，而后上市融资，缓解资金困局。两家公司，一个成功，一个失败，教训与经验都值得我们总结。”

“这份材料我也看了。”安幼琪接着说，“上市融资这一块，庄总是专家，我就不多说。但以我的观点来看，两家企业的不同命运，除了上市策略的选择，更在于自身的管理风格。就说天津这家企业，在向全国扩张的过程中，经验明显不足，管理漏洞很大。”

“安总说的有道理。”庄智奇不自觉地点头。杜林祥也来了兴趣：“再说具体一点。”

安幼琪说：“刚才杜总说钱的事情会有着落，不过除了钱，我还担心人。把摊子铺出去，我们需要多少个分公司经理？新来的人是否有能力胜任？内部腐败、与招标单位串通、拿回扣这些问题如何防范？”

杜林祥频频点头：“你说的这些都很重要，有什么应对之策？”

安幼琪说：“那些成熟的大公司，可以用企业文化来慢慢熏陶员工。比如新提拔的分公司经理，先在总部工作半年之类。但是，如今的纬通显然负担不起时间成本。企业文化行不通，就只能用铁的纪律来约束人。”

杜林祥续上一支烟：“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安总说的我完全赞同。这些铁的纪律，如何落到实处？”

“标准化！”安幼琪回答，“以后纬通在买地、规划、招投标、营销等房地产的重要环节都要形成一套系统的、模块化的东西。集团

总部下达任务，比如买一块什么样的地，开发什么样的产品，怎样做营销，分公司照标准完成即可。”

安幼琪加重语气：“标准化绝不是说说，而要体现在细节上。比如纬通在不同城市做的同一类型项目，路灯、大门、门把手的型号都要一样。”

庄智奇插话说：“纬通的扩张之路，的确要坚持标准化。此外，如何管控资金？纬通的每一笔钱，都要花在刀刃上。”

安幼琪说：“要把每一笔钱用在刀刃上，就必须让每分钱都流动起来。可以想见，未来纬通会在全国运作若干项目。我建议各个项目的负责人和财务主管每晚十点与总公司对账，哪个项目账上有闲钱，立即汇到更急需用钱的地方。在纬通处于大力拓展阶段时，不能容忍任何项目上趴着闲钱。”

“这个建议好。”杜林祥说，“今后每晚对账，风雨无阻，周六、周日也不例外。只要我在河州，就要亲自参加。”

庄智奇点燃一支烟后说：“我看过关于大连万达集团的报道，万达在向全国扩张时，王健林画出一条红线，各个项目之间，绝不能互相划转资金。王健林说，这样有一个好处，哪怕一个项目垮了，其他项目也不会受连累。如果让资金在各个项目之间流动，真要出现风险，恐怕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

杜林祥挥动着手：“纬通与万达，没有可比性，打法自然不一样。我如果家底厚一点，也会选择王健林的路子。现在的情势，纬通顾不得什么多米诺骨牌效应了。”

庄智奇默默抽着烟。是啊，杜林祥正率领纬通进行一场豪赌。此时，敢于压上全部身家的豪气，或许比什么都重要。

安幼琪继续说：“要想省钱，还得加快开盘速度、控制建筑成本。开盘速度越快，资金回笼就越快，纬通就有钱继续去投资下一个项目。”

杜林祥以一种欣赏的眼光看着安幼琪：“如何加快开盘速度，安总有的是招数。当初南国春早的开盘速度，震惊了河州地产界，连万顺龙也自叹不如。至于控制建筑成本嘛，我认为不妨实施集中招标。对于各类主体、装修、园林等大型工程，全国各地的项目均由集团统一招标。这样一来，还能凭借公司在全国开发项目的规模优势，以合理价格享受更优质的服务。”

杜林祥抿了一口茶，接着说：“今天安总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大家也不要拘束，有什么话敞开说。”

会场内的气氛逐渐活跃起来。在座的毕竟都是在房地产业打拼多年的人物，肚子里都还有点货。众人轮流发言，杜林祥在笔记本上认真做着记录。

会议接近尾声时，坐在角落里的杜庭宇站了起来：“我还有一点建议。”

公司里有许多人还不认识杜庭宇，纷纷投以惊异的目光，还有人在交头接耳：“这个小伙子是谁？”

林正亮大声说道：“大家还不认识他吧？他就是三哥的公子，人家在海外留学多年，还在世界五百强企业里工作过，可是一位难得的人才。”

“你刚来公司才几天，懂什么？”杜林祥面露不悦。开会之前他就叮嘱杜庭宇多听大家的意见，不要发言，这小子怎么不听招呼！

杜庭宇只好坐回座位上。杜林斌这时说道：“三哥，今天的会大家都可以发言，为什么不让庭宇说？他可是见过大世面的人，肯定有自己的真知灼见。”

杜林祥弹了弹烟灰：“大家都叫你说，那你就说几句。”

杜庭宇重新站了起来：“我认为在向全国扩张的过程中，也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别故弄玄虚，说点实在的。”杜林祥语气严厉。

杜庭宇说：“纬通的扩张重点，应该锁定在二三线城市。至于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暂时可以避开。一线城市的水太深，拿地难度大，许多知名房企早就在当地耕耘多年。我们将重点放在二三线城市，可以避开与万科等传统房企正面交锋。其次，二三线城市地价不高，有助于我们压低土地成本，快速回收投资。最后，到这些城市盖房子，面对的主要是刚性需求，能尽量降低国家宏观调控的影响。”

“刚才说的，是天时、地利。此外还有人和。”杜庭宇滔滔不绝，“二三线城市的发展渴望比较强烈，当地政府没有理由不欢迎大企业参与当地的城市建设。”

杜林祥还在掂量儿子的这番话，安幼琪却开口说道：“庭宇说的很有道理，我完全赞同。”

杜林祥终于露出欣慰的神情：“你小子这几年在外面，总算没有白混！”

会议结束后，杜林祥专门对安幼琪说：“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安幼琪走进办公室，问道：“找我有什么事？”

杜林祥淡淡一笑：“关于纬通下一步的发展，还想跟你聊一下。”

安幼琪的面容越发苍老了，与青春靓丽的谢依萱，完全没有可比性。其实，杜林祥在与谢依萱如胶似漆之前很久，就与安幼琪疏远了。两人间的情人关系，可以说名存实亡。对于这种结局，两人似乎又都有准备。

杜林祥曾经担心，与安幼琪情感的降温，是否会影响工作？后来他发觉，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安幼琪始终是他得力的助手，更是享誉河州地产界的铁娘子。

不做情人，便成仇人，或许只是那些凡夫俗子的精神世界。自己与安幼琪，都是那种将事业成功当作人生最大追求的人。曾经的肌肤相亲，不会成为工作中的尴尬，反而会带来难以言说的默契。

杜林祥在香港出差时，陪着朋友去听了几场在自己耳中索然无味的粤剧。戏台上的唱词，他一句也没听懂，倒是关于粤剧大师红线女的故事，引发了他的兴趣。

红线女堪称粤剧界的一代宗师，关于她最有名的故事，就是向邓小平递字条。1988年4月7日是“世界无烟日”。第二天下午，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选举国家领导人。在主席台上就座的邓小平投票后回到座位，习惯性地点燃一支香烟吸起来。

台下的人大代表红线女看见了，决定向邓小平提意见。很快，一张字条传到了主席台上邓小平的手里。他打开一看，上面写的是“请小平同志不要吸烟”。邓小平赶紧把正在吸着的烟掐灭。此后，主席台上再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吸烟了。

有关红线女的另一段佳话，是与前夫马师曾在戏台上的珠联璧合。马师曾也是一代粤剧大师，他与红线女1955年离婚后，依旧经常同台演出。情感世界分道扬镳的二人，在艺术上仍然是最佳拍档，甚至比当初在一起时，取得了更引人注目的成就。光耀粤剧舞台的马红流派，恰恰是在两人离婚后的一场场演出中，最终被发扬光大。

由这则故事，杜林祥联想到自己与安幼琪！

杜林祥敲击着办公桌：“为了在房地产开发过程中实现标准化，控制建筑成本，我打算成立一家纬通建筑设计院。全国各地的项目采用什么建筑标准，使用什么材料，都由设计院定夺。”

安幼琪点头说：“这样好，把标准化落实到实际工作中。”

杜林祥又问：“建筑设计院的院长，你看谁来担任？”

安幼琪说：“公司施工建筑这一块，不是一直由林正亮负责吗？”

“正亮？”杜林祥思忖了一会，摇着头说，“他跟我一样，没多少文化。关于施工建筑方面的知识，都是在工地上一点点琢磨出来的。让他去当院长，不合适吧。”

安幼琪笑着说：“施工方面的事，不就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嘛！我可听说，好多建筑学院的教授，到了工地上还没有林正亮主意多。”

“你非得逼我说出实话？”杜林祥也笑了，“正亮这人，干工程是把好手，可就是不拘小节。承包商给他送钱、送女人，他可是来者不拒。以前纬通的项目全在河州，大方面有我盯着，出不了纰漏，一些小事情，我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权当给他发的福利。现在摊子铺大了，要他独当一面，我放不下心。”

“你大事倒还不糊涂。”安幼琪说，“我有一个人选，是我之前北京公司的同事。人家正儿八经的建筑系科班生，毕业后又在房地产业工作多年。”

“好啊。”杜林祥说，“我相信你的眼光。你去把他挖过来，工资待遇好说。”

安幼琪又问：“这样一来，林正亮会不会有意见？”

杜林祥说：“正亮的工作，我去做。”他接着话锋一转：“院长是没他份了，还可以给他安排一个总顾问的头衔。平时有什么事，他也可以出出主意。施工这方面，正亮毕竟经验丰富。”

安幼琪点了一下头，没有吭声。她知道，杜林祥是个疑心很重的人。正如同不放心林正亮那样，他也不会放心其他人。杜林祥玩的，还是互为牵制的老把戏。

安幼琪抿了一口茶：“你儿子真是不错，今天一番话很有见地。我看假以时日，准比你强得多。”

“他还差得远！”杜林祥嘴巴这么说，脸上却是一脸笑容。但凡说谁比谁更强，弱的一方大多心中不爽，唯独说儿子比老子强，老子心里却乐滋滋的。

安幼琪说：“庭宇去公司哪个部门？要不就让他来我这边，将来向全国扩张，正是用人之际。”

杜林祥摇着头：“我让他去战略发展部，跟着智奇多学些东西吧。”

安幼琪“哦”了一声，接着说：“今天的会一开，企业未来的方向就定下了。如今的情势，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杜林祥当然知道安幼琪口中的“东风”指的是什么。他说道：“最近我和智奇拜会了许多有意向的投资者，希望能有所突破吧。你这边把该做的事做好，只要资金一到位，就要在全国地产界刮起一阵纬通旋风。”

安幼琪脸上依旧有一丝不安的神情：“你可得想好了。这一步迈出去，纬通真就没有回头路了。要么上天堂，要么下地狱。”

杜林祥笑了起来。笑声由小至大，到最后几乎让听者感觉到恐怖。止住笑声，杜林祥缓缓吐出一句话：“这就是杜林祥！宁可站着死，绝不跪着生。”

4 资本市场愿意为美好的故事埋单

庄智奇飞去香港了。他在香港联系了几家有名的投行，希望能为困境中的纬通借回“东风”。杜林祥只让儿子杜庭宇跟着庄智奇一道去香港，自己留在了河州。

身在河州的杜林祥，一天中午接到一个陌生电话。手机号码他并不熟悉，只看见尾数是四个八。接通电话，对方的声音似曾相识：

“杜施主，你好！”

杜林祥这下反应过来了，这不是大佛寺的住持海空法师吗？杜林祥说：“法师，你好。好久没联系了。”

海空也向杜林祥问好，接着又说：“当初我为你们公司修建的几栋别墅开光，这几栋别墅，如今卖出去了吧？”

“都已经销售出去了。”杜林祥还记得这事，海空法师为别墅开光后，坚持分文不取，事隔一段时间，却为了修缮寺庙的事来找自己捐款。

“那就好！”海空说，“像杜施主这样有善心的人，生意一定会越做越大。”

客套了好一阵，海空终于言归正传：“下周大佛寺要举办一场论坛，到时来的嘉宾很多。纬通大厦里的酒店，如今是河州最高级的，我们想让一部分嘉宾来酒店下榻。我的几个徒弟和酒店的人联系过，房间也都安排好了。就是这价格上，不知杜施主能否优惠一下？”

杜林祥终于明白，敢情人家是来套交情打折的。杜林祥倒也爽快：“法师开了口，还有什么话说。我直接让他们按最低折扣收

费。”

“谢谢了。”海空说。

杜林祥随口问道：“这次论坛，都有哪些嘉宾？”

海空报上了几位高僧大德的名号，杜林祥却没听说过。“对了，”海空最后说，“咱们的那位老朋友，赖敬东赖居士届时也会莅临。”

杜林祥认识海空，正是赖敬东引见的。一听说赖敬东要来河州，杜林祥显得很兴奋，他十分渴望这位中国证券市场的大佬，能再次为他指点迷津。与海空通话结束后，杜林祥立刻拨通赖敬东的手机：

“赖总，我听海空法师说你要来河州，怎么不给我说一声？”

赖敬东呵呵笑起来：“杜总是大忙人，实在不敢叨扰。”

“赖总太客气了。”杜林祥说，“你何时到河州？我来机场接你。”

赖敬东推辞道：“我们是一大帮人，大佛寺安排了大巴车来机场迎接，就不麻烦杜总了。”

这种情形，杜林祥实在不好喧宾夺主，他转而说：“那行吧，就依赖总的。不过你到了河州，我一定要尽地主之谊。”

论坛下周二如期举行。看在赖敬东的面子上，杜林祥也来到会场。尽管纬通的境况并不太好，不过在海空法师眼里，杜林祥依旧是难得一遇的金主，他对杜林祥自然是殷勤备至。

杜林祥被海空安排在第一排就座。他不好推辞，心里却暗暗叫苦。自己只是来陪赖敬东的，这些高僧大德满口佛经，哪里听得懂？

溜到后面，还能玩玩手机，这到了第一排，非得强打起精神正襟危坐。

论坛开始了，杜林祥也装模作样地竖起耳朵。不过刚听了一会儿，他却有了惊喜的感觉。论坛上讲的东西，他完全能听懂！

一位来自东北的和尚，一开始就呼吁在座人士利用各自的影响力向有关部门建言献策，解决僧侣的社保问题。见自己的发言引发众人共鸣，这名和尚继续说：“常有人跟我反映，有些年纪大的出家人，一辈子都勤于苦修，没什么名气，没什么社会影响，也没什么徒弟，晚景都有点凄凉。甚至有的寺庙明确规定只要四十岁以下的，听着叫人有种被抛弃的感觉。我们期待能建立完善的保障机制，现在已经有几个经济发达的寺院在试点进行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佛教被纳入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之中应该是可以期待的。出家人如果连基本保障都没有，真是说不过去。”

接下来又谈到寺庙的商业活动。一名安徽的和尚说：“印度的佛教以乞食为主，而且印度人都习惯供养出家人，不光是佛教的出家人，其他宗教的出家人他们也供养。但是中国人并不习惯供养出家人，因为大家会觉得你们佛教出家人是不劳而食。在这种情况下，寺庙进行一些商业活动，只要不被一些商业利益集团绑架，我认为无可厚非。”

这名和尚还引经据典道：“其实中国早就有寺院的经济建设。敦煌文献的发现，让大家直观地看到了当时寺院经济的真实情况。20世纪50年代，法国学者谢和耐还出版了一本书，专门研究中国社会的佛教经济。”

一名来自福建的和尚这时插话：“寺庙经营实业并不奇怪。虚云老和尚在福州鼓山涌泉寺革旧立新的时候，允许把山林承包给僧人打

理。在他亲自与涌泉寺常住僧人共同议定的《鼓山涌泉寺重订安单规则》中规定：‘议本山森林，亟待培植。加以时世迁变，崇尚实业，若有劳资并出，发心承办者，见利后得与常住平分所得。’新中国成立后，僧尼为了自养，寺庙开办了很多厂，如僧服厂、被服厂、毛巾厂、袜子厂，等等。”

这些观点，杜林祥以前从未听过，他颇有些兴趣。

一名来自北京的和尚开口说道：“佛教界人士也要自强，同时要适应新形势，做到与时俱进。比如说我们以前讲山林佛教，就是寺院在深山老林里，讲都市佛教，即寺院在红尘闹市的都市里，但这些形式是否适应如今快节奏的生活，有待商榷。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你去一次寺庙，可能要花上一天的时间，大家会觉得麻烦，一年难得去几次。”

这名操着一口京片子的和尚继续说：“我们就正在探索社区佛教的路子。如果在社区，你的邻里就有佛堂精舍，有可以礼佛修行闻法的地方，不是很好吗？比如我们北京的一处茶馆，就是一位高僧创办的社区道场，虽然叫茶馆，但讲经、坐禅、抄经等佛教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当然，社区佛教很难有像寺院那样的庄严肃穆感，让人去掏香火钱，或者其他捐献。这就需要通过我们的知识才能、文化创意，整合一些资源和优势，既兼顾弘法，同时还能自养。”

仿佛就是一场产业发展研讨会，置身这样的环境中杜林祥丝毫不觉枯燥，反而听得津津有味，一上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

下午大佛寺安排了参观活动，晚上又在庙里吃的斋饭。海空法师原本安排赖敬东去纬通大厦的五星级酒店下榻，赖敬东却执意留在大佛寺里住，还说自己喜欢这里清幽的环境。

杜林祥连吃了两顿斋饭，尽管肚子已是咕咕直叫，但依旧陪着赖敬东走进小僧们刚收拾好的房间。落座后，一名小僧送来大佛寺自制的绿茶。杜林祥抿了一口：“赖总的确是高人，所有红尘喧闹，在你眼中皆是过眼云烟。”听高僧大德议论了一天，杜林祥也捡来几句时髦词，现学现用起来。

赖敬东淡淡一笑：“个性使然吧。”

杜林祥说：“多日不见，我看赖总的身体愈发好了。”

赖敬东说：“闲云野鹤，其他事干不了，只能整天打理自己的身子骨。杜总你也不错啊，借壳上市这一战，玩得真漂亮。”

“哪里话，赖总过奖了。”杜林祥不知道，赖敬东究竟看出了多少门道，只好用几句客套话搪塞过去。

赖敬东笑着说：“我不认识万顺龙，不过倒听朋友说起过此人。其人精明强干，可谓人中之龙。杜总沉机默运，以连环计一战而破万顺龙。这条河州地产界的蛟龙，想必未来几年都只能龙困浅滩了。”

杜林祥笑得有些腼腆。看来眼前的赖敬东，与远在香港的徐浩成一样，早已对局势洞若观火。这也不奇怪，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而赖敬东与徐浩成，不仅是内行，更是名震江湖的大佬。

杜林祥恭维道：“像赖总这样的高人，早已识破玄机。”

“我也是事后诸葛亮。”赖敬东说，“卖壳之后不久，谷伟民远走海外，我就觉得不对劲，后来又听说有大众股份的债主找上万顺龙，才恍然大悟。”

赖敬东又感叹道：“万顺龙的本事也不小啊。直到如今，此事也不过是在小圈子里流传，积蓄已久的危机并未总爆发。大众股份的股价，也基本稳住了。”

杜林祥得意地笑起来：“面对谷伟民扔下的几亿债务，万顺龙得脱层皮。外人虽然看不出，但我很清楚，顺龙集团在河州拿地的风头已大不如前。”

赖敬东点头微笑，接着又问：“听说纬通正在谋划赴港上市？”

杜林祥点点头：“赖总的消息可真灵通。”他接着说：“如今纬通依旧举步维艰，还望赖总为我们指点迷津。”

大佛寺地处郊外，气温比市区要低。夜幕低垂，杜林祥愈发感觉屋里凉飕飕的。屋外的小僧倒很贴心，主动拿来两件外套，让赖敬东与杜林祥披上。

赖敬东披上外套后说：“对纬通的财务状况，我还是略知一二的。此时强推上市，的确是步险棋。在我的记忆里，来自天津与广东的两家地产企业曾经这样干过，举债圈地，再靠着上市融资还钱。这两家企业，你研究过吗？”

“我都研究过。其中一个大获成功，另一个功败垂成。”杜林祥答道，“在赖总看来，两家企业成败的关键在什么地方？”

“管理风格。”赖敬东说，“尤其在全国跑马圈地时，一家是中央集权，铁腕管理，所以漏洞很小，最后才能撑到上市成功的那一刻；另一家看似激情澎湃，实则各分公司各自为政，外边稍微一点风吹草动，里面就不战自溃。”

“说得太对了，我也是这么认为。”杜林祥有些激动地说，“前几天我们公司召开会议确定未来战略时，就专门说到这一点。将来纬通在全国扩张，也会特别注意吸取这些经验教训。”

赖敬东笑着说：“你们连未来战略都规划好了，不错嘛！”

杜林祥说：“目前只是一个初步的会议纪要，以后会形成一个系统的文件。”

“哦。”赖敬东点着头，“能不能让我先听一下你们的规划？”

“好啊！”杜林祥滔滔不绝地讲起来，从打算在哪些城市买地，到标准化的建筑体系，再到资金调拨与财务管理，杜林祥讲了二十多分钟，赖敬东默默听着，没有插一句话。

一口气说完后，杜林祥问道：“赖总觉得有什么问题？”

“很好啊！按照这个规划去做，成功大有希望。”赖敬东接着话锋一转，“万事已然俱备，东风何时而至？”

杜林祥的情绪不再如刚才那般高亢：“庄总正在香港联系投行，不过目前都还没敲定。”

赖敬东说：“打仗讲究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商场上，粮草就是钱啊。不引入几笔大的投资，再美好的规划也是一厢情愿。”

杜林祥说：“以纬通目前的财务状况，要吸引有实力的投资者，是得费番波折。”

赖敬东说：“资本市场从不缺钱，因此钱绝对不是问题。关键你要讲出一个足够精彩又能自圆其说的故事，资本市场是喜欢故事的！你看许多业绩平平的公司，不仅能够成功上市，股价还一飞冲天，关键就在于人家讲出了故事。”

“故事？”杜林祥有些疑惑。

“对。”赖敬东说，“故事，一定要精彩，至于真假，倒还在其次。资本市场愿意为美好的故事埋单。他们不介意你说谎话，只介意你的谎话骗不了他们。”

“精辟啊！”杜林祥感叹道。

赖敬东接着说：“比方纬通吧，如果仅仅是借钱来缓解资金困局，估计没人肯伸出援手，但因为你这则全国举债扩张，而后上市融资的故事，总会有人感兴趣。”

小僧送来的外套并不合身，前面的扣子扣不上，杜林祥只好把手叉在胸前抵御寒气。他低着头说：“有兴趣的投资者，倒谈了几家，可惜条件都很苛刻。”

“怎么个苛刻法？”赖敬东问。

“主要是对赌协议。”杜林祥说，“一家新加坡的投资机构明确提出，可以投资纬通，占20%的股份，但必须签对赌协议。如果纬通按时上市，他们的股份不会变；如果不能按时上市，他们所占的股份就得翻番。”

“这种条件还苛刻啊？”赖敬东哈哈笑起来，“杜总，我看你是还没想明白。所谓对赌协议，连个屁都不如。”

“什么意思？”杜林祥问。

赖敬东说：“投资机构是做什么生意的？就是钱生钱！往一家企业投钱，等待这家企业上市升值后，套现离场。如果说对赌，投资机构是最不希望赌赢的。因为企业成功上市，堪称双赢；如果上市失败，则是双输。”

赖敬东接着说：“投资机构为了规避风险，搞出个对赌协议，但在现实中，可操作性并不强。就拿纬通来说，以你们的财务状况，未来在全国跑马圈地，真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险棋。上市了，皆大欢喜；不上市呢，纬通就得垮掉。这种企业的股份，毫无价值可言。别说40%了，就算投资机构拿到90%的股份，也不过是烫手山芋。”

赖敬东又说：“术业有专攻，投资机构的专业是投资。交给它一家百货公司，一家电子企业，一家钢铁厂，它能玩转吗？到头来还得依靠当初的创业团队。中国还有特殊国情。中国的企业家都愿意赌，却没几个服输。对赌失败，最后耍赖的比比皆是，什么创业高管以辞职相威胁，经销商反戈，工人罢工，各种花样都玩得出来。还有人还挥舞民族主义大旗，打悲情牌，说什么外资设套吞并民族品牌。两家企业之间的协议，把民族大义都扯进来，真是不要脸到家。最后舆论一鼓噪，就连这种烫手山芋，人家也不敢来捡了。”

听完赖敬东这番讲解，杜林祥禁不住拍起手来：“高论，高论啊！对赌协议，真就是个屁！”

“听赖总一席话，真是胜读十年书。”杜林祥兴奋地站起来，在小屋内来回踱步。

赖敬东为两人的茶杯续上水后接着问：“有没有哪家投资机构，意向比较强的？”

杜林祥点点头：“有家香港的投资机构，兴趣很大。他们说愿意投一个亿。”

“美元？”赖敬东追问。

“不是。”杜林祥摇着头，“是港币。”

赖敬东神情中有些不屑：“我当多少钱，结果连一亿元人民币都不到。这点钱，要实现杜总的宏图大略，实在是杯水车薪。”

“是啊。”杜林祥显得很无奈，“可惜我们之前和投资机构接触太少，一时间也找不到真正有实力的。”

“杜总如果有意，我倒可以帮你引见一家。”赖敬东笑咪咪地说。

“那太好了。”杜林祥感激地说。

赖敬东不徐不疾地说：“这家投资机构叫台江资本，是一家美资公司，近年来在中国市场发展，先后投了几家公司，最后都成功上市。这家公司亚太区总裁叫陈远雄，是我的一个学生，我本人还在公司挂名当了个顾问。”

赖敬东接着说：“台江资本的实力我还是清楚的。最后向不向纬通投钱，我这个挂名顾问自然说了不算，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要投，绝不是一亿元港币这样的毛毛雨。”

杜林祥满面笑容地再次举起茶杯：“以茶代酒，感谢赖总！”

“现在说谢还早了点，期待合作成功吧。”赖敬东颌首道。

眼看天色不早，杜林祥问道：“赖总何时离开河州？”

赖敬东说：“论坛今天就结束了，原打算明早就回去。不过柯老打来电话，邀我中午小聚，我就改签了明晚的机票。”

赖敬东接着说：“杜总明天中午如果有时间，就一起去吧。”

对于柯文岳教授，杜林祥素来敬重有加，他爽快答应：“好啊！我好久没见柯老了，也很想念这位仙风道骨的大儒。”

柯文岳安排的午餐地点，离市中心还有段距离。杜林祥一大早给柯文岳打去电话，说自己开车搭赖敬东过去，还问柯老这边是否需要派车来接。柯文岳说自己搭另一位朋友的车，就不麻烦杜林祥了。

杜林祥载着赖敬东，中午十二点准时赶到柯文岳预订的餐厅。在停车场等了几分钟，一辆国产奇瑞轿车开了进来。柯文岳匆匆从副驾驶位置下来，为自己的迟到连声说着抱歉。

驾驶员将车停好后，也走了出来。杜林祥定睛一看，竟又是熟人！他几步凑过去，热情地伸出双手：“冯总，你好！”

给柯文岳开车的驾驶员，正是《洪西日报》副总编辑冯广。当初省委书记于永辉来河州视察时，有一站便是正在修建的摩天大楼。吕有顺介绍杜林祥去找冯广，冯广大笔一挥，帮杜林祥设计出专门应付领导视察的“十问十答”。于永辉来现场视察时提出的问题，几乎都在“十问十答”之内，早有准备的杜林祥应答如流，让于永辉大加赞赏。

午餐算不得奢华，都是些家常菜。不过对于刚吃了一天斋饭的杜林祥来说，只要菜里有荤腥，便是难得的美味。

席间，杜林祥与冯广闲聊：“报社不是给你配了台奥迪，今天怎么开辆国产奇瑞？堂堂省报副总编，未免太寒酸了。”

冯广微笑着回答：“奥迪是公车，奇瑞是我的私车。今天是私事，自然开私车。”

杜林祥心中发笑，这冯广才气纵横不假，可要说清廉若水却有些勉强。当初对于自己送上的香烟、红包，冯广可是堂而皇之地笑纳。杜林祥当然不好提这些事情，只是随口说了句：“冯总真是公私分明的典范。”

冯广摇着头：“还有半年就要退休了，以后没有奥迪坐了，我也得提前适应一下退休后的生活。”

杜林祥这才明白，人家不是假装正经，而是退休综合征的表现。柯文岳安慰道：“退休好啊！含饴弄孙，颐养天年，不再有案牍之劳形。”

柯文岳又对赖敬东介绍说：“这位冯总，肚子里可装着大学问。当年是洪西省委的头号笔杆子，给几任省委书记写过材料。”

冯广一脸沮丧地说：“别提那些事了，搅了大家雅兴。什么大笔杆子？都是些官样文章，混口饭吃。”

看着冯广垂头丧气的样子，杜林祥不免感慨，这仕途上的艰辛，丝毫不比商场上少啊。就说冯广吧，才华横溢，少年得志，一辈子谨小慎微，从没得罪谁，可头上的官帽，始终不能换个更大尺码的。

杜林祥听说过冯广的故事。此人年轻时怀着一颗入仕之心，干起工作是出了名的拼命三郎。为了完成领导吩咐的稿子，甚至连熬过三个通宵。三十二岁时，他就是省委办公厅的处长。可惜，最后在正处的位置上枯坐二十年，眼睁睁看着好些个后辈飞黄腾达。直到五十二岁，才调去《洪西日报》当副总编，解决了副厅级别。组织的意图很清楚，念你鞍前马后这么多年，安排个养老的地方吧。至于再往上爬的机会，就你这岁数，趁早别想！

冯广多年来也是牢骚满腹，逢人就说自己名字没取好。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爹妈给自己取这名字，就不指望儿子当大官。如今谁要提起自己的坎坷仕途，冯广依旧会长吁短叹。

午餐渐至尾声，柯文岳说：“赖总难得来河州一趟，我为你准备了一件礼物。”

赖敬东连忙推辞：“柯老太客气了。咱们之间，再送什么礼物，就俗气了。”

“不俗，不俗！”柯文岳笑着说，“我给你准备的礼物，雅致着呢。上回在北京，赖总对我身边的一幅字赞不绝口。可惜，那幅字落

款上已经写着是送给我的，再转送给赖总不太合适。这回我专门请出这位书法大家，为赖总挥毫泼墨。”

赖敬东不再推辞，脸上甚至有一丝惊喜：“上回听柯老说过，这位书法大家绝非那种有求必应之人。能请到高人出山，有劳柯老了。”

柯文岳说：“我与此人是多年老友，不过光我这面子，人家未必要给。这不，我把冯总也叫上了。那位高人就是冯总的舅舅。有我，再加上冯总，他想不写也不成。”

用过午餐，一行人便直奔这位高人的住所。路上，杜林祥从柯文岳那里打听到，这位书法大家叫作赵家亮，年轻时就是享誉中国文坛的小说家，“文革”时与柯文岳关在一个牛棚。此人的性格远比柯文岳刚烈，所以吃的苦头也更多。“文革”结束后，赵家亮不再写小说，转而专攻书法。

两辆车停在一处农家院落门前。这座白墙青瓦的农家小院，安静地隐匿在一片树林中，没有任何显眼之处。

下车后，赖敬东便指着院门口的两块木匾说：“木匾上的字刚健有力，想必是出自赵老手笔。”

柯文岳颌首道：“正是。”

“字好，对联也好！”赖敬东指着对联念起来：“享清福不在为官，只要囊有钱，仓有粟，腹有诗书，便是山中宰相；祈大年无须服药，但愿身无病，心无忧，门无债主，即称地上神仙。”

舞文弄墨自然不是杜林祥所长，不过这副对联的确意境十足，就连仅有初中文化程度的杜林祥，读来也回味无穷。

“这副对联的内容似乎在哪里见过，不知出自哪位名家之手？”赖敬东问。

冯广答道：“李鸿章。”

“对，对！”赖敬东拍着脑袋，“正是李鸿章。这位背负了一百多年骂名的卖国贼，实则也是一代人杰啊。书生投笔从戎，历经沙场鏖战、宦海沉浮，才能写出如此有大智慧的对联。”

走进院内，冯广高声喊道：“舅舅！”

过了几分钟，屋里才有了回声：“来就来了，大呼小叫干什么？”一位穿着军绿色大衣的老人打开房门，老人身材高大，只是背有些驼，花白的头发，一张脸通红。他瞟了一眼院中，缓缓说道：“老柯，你这给我带的什么人来？”

柯文岳介绍说：“这位是北京来的赖总，这位是咱们河州的杜总。”

赖敬东猜想此人应该就是赵家亮，双手作揖道：“叨扰赵老了。”

赖敬东猜得没错，此人正是赵家亮。赵家亮伸了个懒腰，缓缓说：“哦，是老赖、老杜啊。里面请。”

杜林祥暗想，此人的口气不小，连职务都不叫，直接就喊老赖、老杜。我倒无所谓，就是赖敬东被人唤作老赖，听来总有些怪怪的。

屋里凌乱不堪，茶几上还摆着一碟花生米，半瓶白酒。赵家亮招呼众人坐下后，自己一屁股坐到椅子上，拿手揉了揉胸口，接着打了一声响亮的酒隔。

冯广说道：“舅舅，你怎么又喝上了？医生说你的糖尿病很严重，最好戒烟戒酒。”

“扯淡！”赵家亮自己抿了一口酒，接着点燃一支烟，“人家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老子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全听别人的，活着有个什么劲。不是还要当官的戒贪吗，几个人戒了？”

柯文岳说：“老赵，洪西大学里有你的房子，干吗跑来荒郊野外住？你回到大学住，我也好有个伴。”

“不想回去。”赵家亮说，“那他妈什么大学，跟个衙门似的。厅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看着就累，老子不去凑这热闹。”

赵家亮又对赖敬东和杜林祥说：“我这人‘出口成脏’惯了，你们别见怪。”

“哪里话。”赖敬东笑起来，“中国文人，向来有两类。一类枯坐书斋皓首穷经，另一类仗剑江湖载酒行。赵老应该就是后一类。”

“看来今天是遇着知音了。”赵家亮笑起来。

赖敬东说：“听说赵老年轻时还是小说大家，后来才专攻书法。”

“书法好啊！”赵家亮说，“当初因言获罪，老子被折腾怕了，不想再蹚浑水。从古至今，倒没有几个人因为书法惹祸的。”

“舅舅，你这张嘴还是不饶人。”冯广在一边说。

赵家亮不以为然：“你一辈子唯唯诺诺，不也没当上大官？还到处说什么冯唐易老，李广难封，怪爹妈名字没取好。我这个当舅舅的，真想替你爹妈教训你一顿。”

“小子，听说你也要退休了？”赵家亮继续说，“退休就退休，别那么伤感。你写的那些狗屁不通的文章，扔在大街没人看，不写也没啥遗憾！”

“我写的官样文章，自然比不上舅舅当年的小说。”冯广自嘲道。

“狗屁！”赵家亮骂骂咧咧，“自己没本事，还赖着官样文章了！我是没写过官样文章，可真要写，也一定比你强。”

冯广有些不服气：“舅舅，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真写起官样文章，可不容易。”

“胡说八道。”赵家亮弹了弹烟灰，“给当官的歌功颂德，叫不叫官样文章？”

冯广点头说：“当然。”

“舅舅今天教教你怎么拍马屁。”赵家亮说，“当年有个文人，也要写文章拍领导马屁。这个文人叫李白，这领导呢，就是秦始皇。人家怎么拍的？听好了：‘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明断自天启，大略驾群才。收兵铸金人，函谷正东开。’”

冯广不以为然：“李白的这首《古风》，我几十年前就会背。他那是咏怀古人，和给当今领导歌功颂德，能一样吗？”

“有道理。”赵家亮说，“李白是唐朝人，去拍秦朝皇帝的马屁，的确远了些。那唐朝诗人拍唐朝皇帝马屁的诗，你也该知道吧？‘草昧英雄起，讴歌历数归。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这可是杜甫赞颂唐太宗李世民的诗，比起你写的官样文章，高下如何？”

冯广有些语塞，赵家亮接着说：“别说给领导歌功颂德，就算给领导情妇歌功颂德，一样能写出好文章。就说李白那厮，当年已经把文人的廉耻塞进屁眼里了，为了有个好前程，连唐玄宗爱妃杨贵妃的马屁也要拍。但纵然是拍，也得拿出文采。‘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文字够无耻的吧，但你能说人家文章写得烂？”

“李杜之才，我是望尘莫及。”冯广已甘拜下风。

赵家亮又说：“唐朝的诗人王维，当年要歌颂朝廷早朝议事的盛况。拿给你，这稿子怎么写？又是‘热烈庆祝某次大会胜利召开’？看看人家的诗：‘绛帟鸡人报晓筹，尚衣方进翠云裘。九天闾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日色才临仙掌动，香烟欲傍衮龙浮。朝罢须裁五色诏，佩声归到凤池头。’”

冯广低头抽着烟：“舅舅一席话，说得我好生惭愧。”

赵家亮不依不饶道：“如今的时代，没人写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这样伟大的诗句，那也罢了。可气的是，居然也诞生不出‘万国衣冠拜冕旒’、‘云想衣裳花想容’这样纵是拍马屁却还拍得有点水平的东西。所谓风骨，对于中国文人，从来都是奢侈品。没有就没有吧，咱也不奢望！可老祖宗留下的文化气质哪里去了，格调哪里去了，血脉传承哪里去了？以至于连拍马屁的官样文章都写不好！”

坐在一旁的赖敬东拍掌叹道：“赵老这番话，发人深省啊。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实在可悲。”

“人心不古？”赵家亮吸了一口烟，咳嗽起来，他接过冯广递上的茶杯，喝了一大口，“中国人说人心不古说了几千年，人心何时真正‘古’过？孔老二自己都说‘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看来他认

为自己生活的时代也是礼崩乐坏，人心不古。到了后来，又有很多人去思念孔圣人生活的时代，感叹当下人心不古。这就不是可悲，是可笑了！”

“不扯这些闲话了。”赵家亮挥手道，“你们上门，不就是叫我写字吗？写什么快说。我喝了酒，有些犯困，早点写完，早点上床睡觉。”

赖敬东算是看出来了，赵家亮是位性格怪僻、不太好打交道的老人。他恭敬地说：“刚才在门口看到赵老书写的那副李鸿章的对联，实在仰慕得紧。”

赵家亮问：“你就让我写那副？”

“不。”赖敬东赶紧解释说，“我更喜欢李鸿章的另一首诗。”

“哪首？”赵家亮问。

赖敬东说：“《入都》中的第一首：‘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

“不用你背了。”赵家亮站起身来，“这首诗，我几十年前就记下了。冯广，给舅舅研墨。”

赵家亮来到书桌前，先凝神屏气了几分钟，接下来才俯身挥毫。这首气势磅礴的七律，赵家亮一气呵成：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定将捷足随途骥，那有闲情逐水鸥！笑指泸沟桥畔月，几人从此到瀛洲？

“好诗，好诗！”冯广不禁赞道，“李鸿章写此诗时，不过一介布衣。当年就有此等豪迈气魄，难怪日后能统驭千军万马，叱咤神州

风云。”

赖敬东入神地瞧着这幅字，隔了几分钟才开口说道：“赵老的字，狂放不羁，自成一派。当真是字如其人！”

赵家亮将毛笔往桌上一扔，闷下一大口白酒：“字如其人与人心不古一样，都是不值一驳的鬼话。宋朝的蔡京、秦桧，明朝的严嵩，若论书法，都可谓开一代风气的宗师，可要说到人品，全是遗臭万年的大奸大恶之徒。”

“我困了。”赵家亮朝里屋走去，“字已经写好，你们可以走了。出门的时候把锁给扣上。”

走出小院，赖敬东又扭头看起赵家亮门口前的对联。柯文岳却笑道：“赖总对李鸿章的这副对联赞誉有加，可最后向老赵讨字时，还是要了另一首《入都》。”

“各有各的意境嘛。”赖敬东说。

柯文岳说：“晚年的李鸿章，经历过位高权重，也体验过世态炎凉，才写出这副对联，自比山中宰相。《入都》却是李鸿章二十一岁时所作，那年李鸿章奉父命由安徽老家入京，参加顺天乡试。一个才华满腹、抱负满腔的青年，诗中自然充沛着睥睨天下的气势。”

赖敬东笑了：“对李鸿章的典故，柯老是如数家珍。”

柯文岳说：“赖总既然喜欢这首《入都》，想必也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绝不甘于做什么山中宰相。”

5 大棒无法接受，可胡萝卜又不忍拒绝

杜林祥匆匆赶去北京。他得知一个消息，市长吕有顺的夫人正在北京住院，于公于私，都得去探望一下。

在北京一家大型医院的住院楼下，吕有顺的秘书刘光友拦住了杜林祥：“大哥，你稍微等一下。有一位老板的同学正在病房探望，等他出来，咱们再进去。”

近些年，杜林祥刻意结交刘光友，两人之间早已称兄道弟。杜林祥拍着对方肩膀：“等会儿就等会儿，没事！这回还得感谢老弟给我通风报信，不然我还不知道吕市长夫人生病了。”

刘光友摇头叹息：“为这事，老板还批评了我一顿。说实话，这次我只告诉了大哥一个人，连下面的县委书记，我也一个没说。”

杜林祥笑起来：“大哥一定记着你的关照，回河州请你喝酒。”

“以后还真得靠大哥提携。”刘光友抱怨起来，“我的仕途也算到头了，以后就指望跟着大哥发点小财。”

“胡说。”杜林祥说，“你才多大年纪，就说仕途到头。”

刘光友说：“我当秘书有些年了。趁着这次干部调整，老板打算让我挪挪窝。”

“秘书外放，好事呀！我要祝贺你高升。你跟着吕市长这么多年，他一定会给你安排个好位置。”杜林祥笑容满面，心里却咯噔一下。

刘光友沮丧地说：“说出来你都不信，老板给我安排的位置，就是去市文联做党组书记。的确是把副厅级别解决了，可这位置有多少含金量，大哥应该清楚吧。”

两人说话间，就见吕有顺送他的同学下楼来了。吕有顺的目光已经瞟到杜林祥，却假装没有看见，只是陪着那位同学边走边聊。杜林祥很懂规矩，没有主动上前打招呼，只是悄悄问：“吕市长的同学，是干什么的？”

刘光友说：“是沿海一个省的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叫作陈枫。”

杜林祥“哦”了一声，又说道：“就一个副厅级干部嘛，级别比吕市长低多了。”

刘光友说：“陈主任的夫人，就是这家医院的一个处长。这次联系床位、安排医生，陈主任帮了不少忙。另外，你可别小瞧人家这个副厅，他可是省长的大秘，好多市委书记见了他，都得客客气气。”

吕有顺将陈枫送上车后，终于回头来招呼杜林祥：“林祥，麻烦你跑这一趟，太不好意思。”

杜林祥一脸真诚的笑容：“应该的，应该的。”

吕有顺夫人住的是个普通病房，一共两张床。因为托了关系，这几天就安排她一个人住。吕有顺一边沏茶一边吩咐刘光友：“你嫂子想下楼走走，你陪她一下。我和林祥说会儿话。”

刘光友搀扶着吕有顺夫人走了出去，杜林祥关切地问道：“手术做了吧，没什么大问题？”

吕有顺说：“就是一个小手术。手术很顺利，医生说再隔两天就可以出院。”

“那就好，那就好。”杜林祥做出一副如释重负的样子，他接着说，“嫂子就一直住这种病房？干吗不安排个环境好点的？”

“我爱人就是一个医生，这都是她的主意。”吕有顺笑着说，“按说这种小手术，河州也能做，可她非得坚持来北京做，还执意住普通病房。”

“为什么非得来北京，还要住普通病房？”杜林祥有些不解。

吕有顺说：“当初体检是在咱们省医院做的。本来就是个检查，但院长听说是我爱人，摆出了大阵仗。检查之后，组织专家会诊。会诊过程中，意见分成两派，一派坚持应该药物治疗，一派坚持应该手术治疗。而关键在于，坚持药物治疗的都是外科医生，坚持手术治疗的都是内科医生。”

“听懂了么？”吕有顺无奈地笑起来。

“啥意思？”杜林祥越发疑惑。

吕有顺说：“无论内科还是外科，都不想接这个烫手山芋，于是拼命地推给对方。”

吕有顺接着说：“我爱人就是医生，她以前也给领导看过病。她告诉我，所谓的会诊，往往是走过场，出个报告，让领导满意也就行了。对于上面压下来的任务，医生们都不太愿意接，身份太贵重的病患，谁都怕担责任。实在推不掉接了，也只敢按照书本上的保守方法治疗。所以啊，干脆就以普通患者的身份，来北京开刀。”

“医院这帮家伙，都忽悠到领导头上了。”杜林祥感叹道。洪西省医院是全省最好的医院，里面真可谓人满为患，一床难求。不久前，老家的一位亲戚检查出脑瘤，需要开刀。但医院告诉他没有床位，得排队等半个月。后来求到杜林祥，他托了不少关系，医院才在

走廊上临时加了一张病床。杜林祥不知道，与自己的穷亲戚相比，享受了“专家会诊”的吕有顺夫人，面临的是否为幸福的烦恼？

吕有顺也苦笑着：“当领导的，不就是整天被人忽悠吗？”

杜林祥又说：“到了北京，也可以安排个高干病房呀，何必挤在普通病房。”

吕有顺说：“我们住院期间，这间病房不会安排其他人，环境也算清静。另外我爱人说了，普通病房的医生，临床经验最为丰富，医术也最高。你想啊，普通病房的医生，一年看多少病人，得遇见多少疑难杂症。”

“那也是。”杜林祥点头道。

杜林祥抿了一口茶，故意把话题往刘光友身上扯：“这几天，医院里就光友一个人，照顾得过来吗？”

吕有顺说：“还请了个女护工，小刘就负责去缴费、取药什么的，人手也差不多。”

杜林祥点了点头：“光友跟着你这些年，也真是尽心尽力。”

“林祥，你是不是听到了什么？”吕有顺跷起二郎腿。

“嘿嘿。”杜林祥脸上又浮现出招牌式的憨笑，“刚才在楼下，和光友聊了一会天。他说自己有可能去文联工作，还说都是得益于吕市长大力举荐，才把他的副厅级别解决了。”

“你没说老实话。”吕有顺似笑非笑，“小刘如今应该是牢骚满腹，哪里还会感谢我。”

杜林祥说：“吕市长，我个人倒是觉得，让一个市长的秘书，去文联当党组书记，的确屈才了。纵然一时没有更好的位置，也可以把

事情缓一缓。你又不是马上要离开河州，干吗急着安排自己秘书？”

对于刘光友的仕途，杜林祥其实并不关心。他只是觉得，吕有顺急于安排自己的秘书，透露出一股不寻常的意味。吕有顺本人的工作岗位，是否也即将调整？杜林祥在河州听人说过，吕有顺想接市委书记难度不小，还说吕正在四处活动，如果不能在河州扶正，就谋划去省委组织部，甚至再退一步到宣传部当部长，好歹也能进入省委常委班子。

这些传言，靠谱吗？借着为刘光友美言的机会，杜林祥想探一探吕有顺的口风。

对于自己的仕途，吕有顺依旧闭口不言，他只是评价跟随自己多年的秘书：“小刘这个人，有才气，这些年跟着我也吃了不少苦。但他也有缺点，就是不太注重小节。真要到了更重要的岗位，对他个人来说未必是好事。”

杜林祥倒有些佩服吕有顺的识人之明。刘光友岂止是不注重小节！就拿当初向杜林祥咨询新房装修的事来说，基本算得上公开索贿了。让刘光友去到发改委、财政局这些核心部门，或是去下面当个县长，没准真会捅出大娄子。

杜林祥更清楚，吕有顺是个爱惜羽毛的人。如果日后自己的秘书出了事，对他来说起码是颜面无光。所以，打发刘光友去文联，也算未雨绸缪。

吕有顺继续说：“文联党组书记这个位置，级别虽然不低，但着实清淡了些。不过我也为他做了些安排。几个月前我专门协调财政局，给文联拨了一笔款，修建新的办公大楼以及培训中心。就文联那点人，根本用不了这些东西，到时出租出去，每年光租金，也不会穷着他这个党组书记了。”

杜林祥说：“吕市长对下属真是体恤有加。”

吕有顺说：“小刘如今发几句牢骚不奇怪。有些话我也不好说得太直白，你倒不妨跟他多聊一下，劝一劝他。”

“好的。”杜林祥答道，“对了，吕市长这回来北京，去看望于书记了吗？”杜林祥知道吕有顺对于个人的政治前途向来口风很紧，索性也就死了心，他转而想打听一点洪西省高层的动态。

“前天就去看了。”吕有顺说。

“于书记身体好些了吗？”杜林祥明知故问。

吕有顺苦笑起来：“身子骨的毛病，好得差不多了。至于心病，恐怕一时半会好不了。”

杜林祥此时问出了自己最关心的问题：“于书记看来不会回洪西了，姜省长扶正的机会也不大，新的省委书记会是谁？”

吕有顺摇着头：“局势未明，不好说啊。”

见吕有顺这番态度，杜林祥不好再多问。离开医院，他拦了一辆出租车直奔机场而去。汽车刚上机场高速，兜里的手机响了起来。电话打来的是赖敬东：“杜总，你好，在河州吗？”

杜林祥说：“我在北京，来办点事。一会儿的航班回河州。”

“你在北京？那太好了。”赖敬东说，“上次在河州，我不是说帮你引见一位投资机构的总裁吗？他今天人也在北京。如果方便，大家不妨见面聊一下。”

“好啊。”杜林祥说，“我马上改签机票。赖总你有时间吗？到时你也一起去？”

赖敬东笑着说：“我在外地，赶不回来了。远雄是我学生，有什么事，你们直接谈就是。我一会就让远雄直接和你联系。”

杜林祥让出租车调头回市区。过了几分钟，他就接到陈远雄的电话，对方用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客客气气地做了自我介绍：“杜总，你好，我是台江资本的陈远雄。”

“陈总，你好！”杜林祥热情地说。

陈远雄说：“刚听赖总说，杜总就在北京，不知晚上是否有空，我们见面沟通一下？”

“好啊。”杜林祥说。

陈远雄说：“我把地方订好后再和杜总联系，恭候你的大驾。”

陈远雄订下的是位于北京金融街上的金悦利湾鱼翅鲍鱼酒店。在酒店服务员的引领下，杜林祥走进宽敞的包间。坐在餐桌正中位置的一名中年男子率先站起身来，热情地伸出双手：“杜总，你好！我就是陈远雄。”

两人握手之际，杜林祥打量了陈远雄一番——光洁白皙的脸庞，透着棱角分明的冷峻。乌黑深邃的眼眸，浓密的眉，高挺的鼻，轻抿的唇，带着一份高贵与优雅。

落座后，陈远雄便吩咐上菜。金悦利湾酒店不仅装修富丽堂皇，菜品更是精致绝伦：深海珍稀鱼类的鲜美、法式鹅肝的香浓、燕窝鱼翅鲍鱼的全新演绎……此处的消费自是不菲，人均大都在千元以上。酒店距离中国证监会仅五百米，许多证券业的重量级人物常出没于此。对于那些向来一掷千金的阔主，一顿饭的钱当然是微不足道。

陈远雄早年投奔在赖敬东门下，后来又留学美国，他的言谈举止有一股直来直去的美式做派。介绍了台江资本的状况以及个人履历

后，便开门见山道：“赖总多次向我推荐纬通，对于这个项目，我们有些兴趣。”

“能让陈总感兴趣，我万分荣幸。”杜林祥放下筷子，“只是不知你的兴趣，主要指哪些方面？”

陈远雄侃侃而谈：“上市这件事，如果简单来说，大致有几个步骤。第一步是引入战略投资者，这既是完成上市前股份制改造的要求，也有利于企业拿到资金加速自身发展。第二步就是找一家合适的投行，投行是负责股票承销业务的中介机构，承担股票承销与资金交流的任务。说白了和房屋中介差不多，忽悠着老张、老王，来把老李手头准备上市的股票买下来，事成后收点中介费。高盛、摩根士丹利之类，做的就是这门生意。最后一步，就是投行领着企业去路演、过会，让机构投资者认购新股，最终完成上市。”

陈远雄继续说：“我所谓的兴趣，主要在两方面。其一，台江资本作为战略投资者，向纬通注资；其二，就是利用我们在业界的影响力，重新包装纬通。”

“怎么个包装法？”杜林祥问。

陈远雄说：“企业上市过程中，包装是门大学问啊。比如说引入战略投资者这事，投资额的多少固然重要，然而是谁投的，也不可小觑。同样是五千万，由山西煤老板来投还是由巴菲特来投，价值大不一样。台江资本在业界还有几个朋友，即便是我们投资，也会联合几家有知名度的基金，共同组建一个投资团队。全球顶级的投资基金看好纬通，应该是一条有价值的新闻。”

杜林祥默默听着，心中开始盘算：同样的话，庄智奇也给自己说过。能找来名气大的机构投资者与投行，对于纬通上市当然有加分效应。哪怕就是挂羊头卖狗肉，自己依旧乐见其成。

杜林祥不动声色地说：“陈总说的有道理，不过我更关心，台江资本能投多少钱进来，另外你们会开出什么条件？”

“杜总快人快语，和你谈生意，当真是痛快。”陈远雄笑起来，“台江资本的实力，杜总大可以放心。至于我们具体的投资金额以及条件，还得根据贵公司的实际情况来做决定。”

杜林祥说：“赖总是台江资本的顾问，我们公司的情况，想必赖总已经向陈总做了介绍。”

陈远雄说：“赖总不仅是公司的顾问，也是我的老师。有赖于他的牵线搭桥，我和杜总今天才会坐到一起。不过具体的投资事宜，最后还得公司董事会决定。我对纬通的两样东西尤其看重，其一是一份详尽的计划书，就是你们打算如何实施全国扩张战略；其二就是目前企业的财务状况。这两样东西，赖总都谈到一些，不过我需要更具体的。”

杜林祥思忖了一下说：“如果双方真有合作诚意，这些东西我们自然会开诚布公。我立刻安排公司整理一份较为详尽的材料，一周后就传给陈总。”

“好。”陈远雄说，“杜总拿出了合作的诚意，我们也一定会让你感受到台江资本的诚意。”

回到河州后，杜林祥将庄智奇招来办公室，通报了自己在北京与陈远雄接触的情况。庄智奇听完后说：“我会叫人弄一份材料，按时传给陈远雄。”

“这个台江资本，实力到底如何？”杜林祥问。

庄智奇说：“比起高盛、美林这些大公司，名气自然小得多。不过听说这几年，在中国市场倒也运作了几家企业成功上市。”

杜林祥说：“你在资本市场熟人多，想办法打听一下这家公司的具体情况。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嘛。”

纬通整理的资料传给台江资本后，对方不到三天时间就回了函。回函中列出了若干个财务方面的数据，希望纬通方面进一步做出说明。庄智奇将资料细化后，又发给台江资本。一周后，台江再次回函，提出自己关心的几个问题。

如此电函往复持续了近两个月后，陈远雄亲自给杜林祥打来电话：“杜总，我想来纬通实地考察一番，不知是否方便？”

“方便。”杜林祥热情地说，“随时恭候陈总大驾。”

几天后，陈远雄一行十数人便飞抵河州。除了实地考察，杜林祥还安排了三场情况介绍会，分别由庄智奇介绍上市计划，由安幼琪介绍公司拟定的全国扩张战略，由财务总监介绍企业财务状况。

多年的商海沉浮，杜林祥推太极的功夫已炉火纯青。对陈远雄一行，杜林祥虽然殷勤有加，却绝不主动提及投资的事。倒是陈远雄有些沉不住气，考察结束后主动提出：“既然我们来了河州，双方能否针对投资一事，展开正式谈判？”

“好啊。”杜林祥暗自高兴，“让陈总白跑一趟，的确说不过去。那就明天吧，我们好好沟通一下。”

坐上谈判桌，杜林祥习惯性地点燃烟，先说了一通欢迎陈远雄莅临河州的客套话。然后，他不徐不疾地说：“双方接触有一段时间了，对于台江资本提出的许多问题，我们也是毫无保留地做出回答，可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下一步，双方能否有更实质性的合作，我想听一听陈总的意见。”

说完这番开场白，杜林祥悠闲地抽了一口烟。此刻他的心中，隐隐有一股胜利者的喜悦。在他看来，陈远雄的态度太急迫，这给自己留下了进退自如的广阔空间。他甚至觉得，留学美国多年的陈远雄，谈起生意就像个美国牛仔，到处横冲直撞，丝毫不懂中国商场的韬略。此人比起万顺龙、谷伟民，还是生嫩太多。

陈远雄开口说道：“台江资本对于与纬通的合作，始终抱有极大诚意，否则我也不会主动来河州。通过前期接触，我对于双方的合作更加充满期待。杜总刚才提到一个词‘实质性’，我以为现在的确应该触及实质性内容。”

陈远雄接着说：“我们反复研究了纬通方面的上市计划以及财务状况，同时也对台江资本自身实力做了恰如其分的评估。根据目前的状况，如果双方能够合作，我们愿意作为战略投资者，向纬通注资一亿一千三百万。”

“一亿一千三百万？”庄智奇右手托着下巴，“是人民币还是港元？”

“都不是。”陈远雄把身子往后一仰，“台江资本是美资企业，我说的当然是美元。”

“美元？”庄智奇有些怀疑自己的耳朵。

“是的，美元。”陈远雄重复道。

谈判桌上纬通一方人员出现小小的骚动。一亿多美元，可就是七亿多元人民币，以往接触的所有投资机构，还没有谁这般慷慨。

杜林祥瞪了下属们一眼，瞧你们那点出息，没见过钱是吧？他压抑住内心的狂喜，淡淡一笑道：“一亿多美元，说不上太多，但的确不算少。不过我更想听一下，陈总投资纬通，会开出哪些条件？”

陈远雄说：“庄总之前也讲过，你们会成立一家新公司，名称大概是纬通股份，至于如今的纬通集团，日后就是纬通股份的大股东。对吧？”

庄智奇点点头：“集团公司是集团公司，上市公司是上市公司，两者泾渭分明，这是股市的惯例。再说了，以纬通集团目前的财务状况，不可能整体上市，只能先把债务剥离到集团公司，然后力推优质资产上市。”

陈远雄点点头：“我们要投资的，自然是拟上市的纬通股份，而不是负债累累的纬通集团。也就是说，我们投的每一分钱，都将用于企业在全国的扩张以及未来上市，绝不能挪作他用。尤其是那些负债率较高的项目，只能留在集团公司里，不要塞进上市公司。”

陈远雄接着说：“在纬通股份里，杜总自然是大股东，我们作为投资者也有一席之地。如果未来上市成功，杜总怎么用融到手的资金反哺集团公司我管不着，不过目前，新注入的资金只能用来开拓新项目，而不是补旧窟窿。”

“这是自然。”杜林祥说道，“陈总投的钱，会全部用到纬通在全国的扩张战略中，不会用来偿还旧债。这是双方合作的基础。”

“我们的投资，要采取可转股债的形式。”陈远雄接着说。

杜林祥的神经立时紧绷起来。这些年杜林祥恶补了不少书，身边还有个庄智奇能够随时请教，对于可转股债，他大体明白是怎么回事。譬如说吧，甲借给乙一百万元，约定时间偿还，这一百万元就是债务；甲向乙的公司投资一百万元，占有乙公司里3%的股份，这一百万元就成了股份。所谓可转股债，就是甲给了乙一百万元，这一百万元暂且算作债务，然而根据约定，可以在某一个时间，将债务转变成股份。

“为什么要选择可转股债的形式？”庄智奇问。

陈远雄笑了笑：“纬通向全国扩张，会欠下巨债。如果上市失败，就是倾家荡产，我拿着股份干什么？可转股债不一样，如果上市成功，我们就是纬通的股东，如果上市失败；我们和其他人一样，也是债主。”

“妈的，好事你们全占着，风险扔得远远的。”杜林祥在心中骂道。他抿了一口茶，不动声色地继续问：“还有什么条件？”

陈远雄说：“双方约定上市时间。如果届时纬通不能上市，就要对我们做出相应赔偿。”

庄智奇也摸出一支烟点上：“陈总的意思，是签署对赌协议？”

“没错！”陈远雄说。

杜林祥第一时间想起赖敬东对自己说的话，“所谓对赌协议，连个屁都不如”。是啊，纬通上市失败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你陈远雄有再多股份也是白搭。

杜林祥轻松地说：“赌，我很感兴趣。不知陈总是怎么个赌法？”

陈远雄说：“有很多投资机构都热衷于在占股方面对赌，我对此毫无兴趣。因为上市失败，就意味着这家企业的股份大幅贬值，甚至是一文不值。要赌，就拿出真金白银。纬通在河州有许多商业地产，比如商业步行街、住宅小区里的商铺、摩天大楼等，如果无法在约定时间上市，这些资产就要拿出来作为给我们的补偿。”

杜林祥摇着头：“暂且不说这样的赌法是否公平，就说陈总提到的这些资产，目前也并不在我的手里。纬通的财务状况你们清楚，凡

是值点钱的东西，全抵押给银行了。我不能拿着银行的东西，来和陈总赌吧。”

陈远雄轻松地笑起来：“杜总是大名鼎鼎的成功企业家，庄总更精于资本之道，我想对这些项目做点技术性处理，不是什么难事。”

陈远雄继续说：“债务也是可以转移的。比方说商业步行街，可以先拿钱还掉贷款，把项目从银行手里拿回来，接下来再把这笔欠款转移到摩天大楼身上。如此一来，纬通集团的债务并未增加，商业步行街却有了清白之身。”

庄智奇说：“要运作债务移转，短期内需要大笔流动资金，上哪里去找钱？”

陈远雄说：“在一亿多美元注资以外，我们可以提供搭桥贷款，而且利率会远低于市场价。”

“陈总倒为我们考虑得周到。”杜林祥摸出一支烟，接着转身递给庄智奇，“抽支烟，放松一下。”

给庄智奇递烟，其实是杜、庄二人平时约定好的一个动作。谈判桌上，如果杜林祥遇到那些听不懂的专业名词，直接开口问显得太丢脸，于是就给庄智奇递烟，告诉对方刚才那句话自己不明白。

庄智奇自然会意，他接过烟说道：“陈总，大家都知道，搭桥贷款又叫作过桥贷款，是指在公司安排较为复杂的长期融资以前，为公司的正常运转提供所需资金的短期贷款。比如说为了从银行赎回步行街，你们可以给纬通借款，这笔钱虽在纬通账户上，却处于双方共同监管下，一旦债务转移完成，资金马上划转回你们那边。像这种短期融资，利率通常奇高。我不知道你所谓远低于市场价，究竟是指多少？”

庄智奇与杜林祥的配合的确渐入佳境。刚才一番话，既是对陈远雄发问，又言简意赅地告诉杜林祥，什么叫搭桥贷款。

陈远雄这时说：“可以比照市场利率的一半执行。”

“不行！”弄明白什么叫搭桥贷款后的杜林祥，显得火冒三丈。

陈远雄耸了耸肩：“杜总如果认为利率过高，你认为多少才合适？”

杜林祥挥着手：“不是利率高低的问题，而是这种合作方式，本身就无法令人接受。用可转债债的形式注资，意味着上市成功，你们享受股东的权益；如果失败，你们不仅不承担风险，还可以作为债主上门讨债。”

“更可气的是对赌协议。”杜林祥真的有些恼怒，“用什么搭桥贷款，从本已负债较多的纬通集团，硬生生剥出几个无债一身轻的商业地产项目。如果上市失败，这些项目就要赔偿给你们。别的不说，光商业步行街，如今就价值几个亿。那也就意味着，哪怕你们投下的一亿多美元颗粒无收，最终还是可以靠赔偿挽回损失。”

杜林祥用力掐灭烟头：“这还叫合作吗？所有风险由我们承担，你们没有一丁点责任。要是上市成功了，利益倒要共同分享。”

“杜总不要激动嘛。”陈远雄微笑着说，“你刚才的理解，大致是正确的。站在我们的角度，最大限度争取权益、规避风险，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陈远雄看了看表：“今天我们已经亮明了观点。杜总不用急着回答，尽可以多考虑一下。晚上我还要赶去香港，此时恐怕就得说再见了。”

杜林祥真想一口回绝陈远雄，可惜话到嘴边，又自个儿咽了回去。他站起身来，很有风度地与陈远雄握手道别，还特意嘱咐办公室主任高明勇，安排车辆送陈总去机场。

送走陈远雄，杜林祥立刻把庄智奇叫来办公室。庄智奇走进来时，身后还跟着杜庭宇。庄智奇清楚杜庭宇的特殊身份，如今无论干什么事，他都喜欢带上杜庭宇，既是增加小伙子的历练，也是助其早日上位。

杜林祥的怒火还未平息，他狠狠骂道：“这狗日的陈远雄，简直是个周扒皮，没见过这么谈生意的。”

庄智奇点点头：“陈远雄提出的条件，的确很苛刻。不过……”

“不过什么？”杜林祥在办公室来回踱步。

庄智奇说：“目前接触的所有投资机构中，数陈远雄出手最阔绰。”

杜林祥停下脚步，一屁股坐回沙发上，叹了一口气：“是啊，一亿多美元啊。不是看在钱的分儿上，老子早把他撵走了，半分钟也不会耽搁。”

“刚才我也在会议室里听了，”杜庭宇这时插话，“陈远雄开出的价码，是一亿一千三百万。”

“什么意思？”杜林祥问。

杜庭宇回答：“刚才我去请教了安总，按照目前制订的全国扩张计划，手里需要准备多少现金。安总说根据现金流量，可以有多种打法。但如果手里能有七亿多元资金，无疑是最理想的状态。我又按照目前的汇率，把一亿一千三百万美元折算成人民币，与安总所说的理想状态，误差在百万元以内。”

杜林祥左手摸着后脑勺：“陈远雄开出的价码，还真不是凭空想出来的。”

“这一点我还没注意到。”庄智奇说，“听庭宇一说，真是这么回事。一般的投资机构，开口就是整数，很少有这么精确的。”

“我小看陈远雄了。”杜林祥说，“人家对于我们提供的材料，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陈远雄这回是吃定咱们了。他一上来就是胡萝卜加大棒，大棒是我们无法接受的，可胡萝卜又是我们不忍拒绝的。”庄智奇感叹道。

“等等看吧。”杜林祥说，“咱们不答应他，也不要拒绝他，沉住气观察一下。香港那边的投资机构，也得继续联系。”

“嗯。”庄智奇说，“我和一家有央企背景的投资机构联系了，明天准备再去一趟香港。”

“好的。”杜林祥点头说，“下周我也要去趟缅甸，有重要的事情办，四五天后回来。等咱们都回来后，瞧瞧陈远雄有什么动静，到时再见招拆招。”

6 从徐浩成口中，杜林祥终于知道了新任省委书记的确切人选

杜林祥在缅甸处理完要事，返回河州后，却发觉见招拆招的愿景落空，因为人家压根就没发招。自打那次谈判结束后，陈远雄没同纬通方面任何人联系过。

刚开始时，杜林祥还讥笑陈远雄显得生嫩，不懂得拿捏谈判分寸。现在看来，应该嘲笑的，反而是自己。陈远雄的确没有展现出多高明的谈判技巧，实力摆在那儿，犯不着用什么狗屁技巧！扔出一亿多美元的胡萝卜，杜林祥你想吃，就自己脱裤子来挨大棒。你要臭美，老子还没空陪你玩！

杜林祥现在明白，什么叫弱国无外交了。两方势均力敌时，谈判桌上还能斗智斗勇，实力过于悬殊，那还谈个屁！就像身高一米六七、身材瘦弱的武林高手，遇见身高一米九、体重两百斤的拳王，甭管你是推太极，还是什么擒拿手、鹰爪功，打在人家无比壮硕的肌肉上，就跟蚊子叮一下一样。对方挥拳的姿势固然笨拙，连出十拳有九拳都被你闪躲过去，可就那一拳，也能叫你眼冒金星。

在泥潭中挣扎太久的杜林祥，一想到一亿多美元就不禁怦然心动。再说了，陈远雄提出的所有苛刻条件，都是针对上市失败后的状况。如果上市成功了，一切问题也都不复存在。他找来庄智奇，吩咐道：“陈远雄沉得住气，咱们看来得主动些了。”

庄智奇苦笑：“人家有底气，当然可以不着急，纬通却是急等着米下锅。”

杜林祥说：“你给陈远雄打个电话，争取重启谈判。那一亿多美元，纬通不能就这么视而不见。至于他提出的那些苛刻条件，双方再谈一下，尽量多争回一些权益。”

“也只好这样了。”庄智奇无奈地点着头，他接着问，“如果继续谈，杜总你亲自参加吗？”

杜林祥摇起头：“你先谈着，我就不去抛头露面了。这回倒不是有意端架子，而是有其他事。”

“哦。”庄智奇轻声说。不过他不明白，如今还有什么事，比同陈远雄的谈判更重要。

杜林祥说：“隔几天我要去日本，你就先应付着陈远雄。”

庄智奇笑起来：“刚从缅甸回来，又去日本，杜总这是围着中国转圈啊。”

杜林祥也笑着说：“没办法。”

庄智奇大致已猜出，杜林祥在忙着办什么事，只是杜林祥没有点明，自己也不便多问。

数天后，当庄智奇应邀赴上海与陈远雄展开新一轮谈判时，杜林祥也踏上了飞往日本的旅程。全日空的航班抵达东京成田机场后，一名来自中国东北的关姓导游在大厅迎接杜林祥。关导游在日本生活了十多年，早已入乡随俗，见到杜林祥便来了个90度的鞠躬礼。

杜林祥此行的终点站是位于九州的大分县。河州没有直飞大分的航班，只得来东京转机。东京有两座机场，分别是成田机场与羽田机场。成田机场主要执飞国际航班，国内航班则集中在羽田机场。关导游早已订好机票，杜林祥将搭乘晚上的飞机，由东京飞抵大分。

从成田机场到羽田机场，还有一个多小时车程。关导游驾驶一辆丰田轿车，搭着杜林祥急匆匆赶赴下一站。出了停车场，杜林祥看见路边有人拉起横幅，还在呼喊口号。他问道：“这都是些什么人？”

关导游笑着回答：“他们都是日本的钉子户，就在机场周围，已经闹腾了几十年。”

日本也有钉子户？杜林祥来了兴趣，问道：“他们闹什么？也是为了钱？”

“好像不光是为钱。”关导游说，“20世纪60年代，日本政府决定修建成田机场。这就涉及大量征地，不过一部分当地居民不愿意搬迁，无论政府出多少钱，死活不肯搬走。这不，从当初闹腾到现在，都四十多年了。”

“四十多年？”杜林祥有些惊讶，“这些钉子户够厉害的，四十多年也拆不下来。”

关导游说：“你瞧成田机场附近，不是有好几座破败的农屋？全是钉子户的。日本人还给他们取了个名字，叫作‘团结小屋’。就因为这几个钉子户，成田机场的一条跑道还被迫改道。”

杜林祥有些纳闷，以高效执行著称的日本人，怎么会四十多年来拿几个钉子户没辙。河州修建新机场时，也遇到几个钉子户。吕有顺盛怒之下，严令要在三天之内，把那几座房子铲平。结果下面的人只用一天时间，就完成了任务。别说政府出面了，就连自己手下的林正亮，拆房子也不会是这种效率。

从东京飞往大分，还有一个半小时的航程。所幸有关导游陪着，一路上聊着东瀛岛国的风土人情，时间倒过得挺快。

晚上下榻的酒店位于海滨。服务员是身着和服上了年纪的女性，前台悬挂着橘枝。房间以“樱”“松”“竹”“梅”等做名字。杜林祥住在“梅”字房间里，果真屋内的拉门、壁橱、小桌上都绘有梅花。屋内装潢也是和式风格，两面都是透明的玻璃，睡觉的时候拉下卷帘，耳畔响起有节奏的海浪声，感觉整个人就睡在海边。

一大早起来，杜林祥便出去散步。酒店附近的景致很优美，红叶、流水、乡间石板路以及清冽的空气，无不让人心旷神怡。杜林祥一边走着一边想：“多美的风景啊，他们可真是会挑地方。”

回到酒店用过早餐，关导游便来敲门。杜林祥拉开房门，只听关导游低声说道：“徐先生已经到了，在他房间里等着你。”

“好，我马上过去。”杜林祥答道。

杜林祥千里迢迢赶来日本，要见的人之一，正是徐浩成。徐浩成的房间叫作“竹”，屋内四处绘着青竹。见着杜林祥，徐浩成一瘸一拐地迎上前来：“杜总，又辛苦你跑一趟。”

“应该的，应该的。”杜林祥笑道。

徐浩成握住杜林祥的手：“半个月前在缅甸，也是劳你费心啊。”

“都是徐总面子大。”杜林祥说，“你一个电话，就让李晴化险为夷。李晴感恩戴德不说，胡卫东也打来好几个电话，说一定要当面谢谢徐总。”

说到这里，两人几乎同时诡异地笑起来！

徐浩成腿脚有疾，不习惯日本人的坐法，吩咐手下搬了把椅子进来。杜林祥倒是入乡随俗，跪在用蔺草编织而成的榻榻米上，腰背部保持挺直，然后把臀部坐在腿上。如此一来，上半身的体重全部压在

两条大腿上，杜林祥觉得很不舒服，可为了图个新鲜也强忍着。他心中在想：一路上也遇见不少模样俊俏的东洋女子，就是腿型不敢恭维。长年这样坐着，双腿怎能修长！

徐浩成开口问道：“胡卫东和李晴，什么时候到？”

杜林祥说：“昨晚和他们通了电话，说是一大早从北京启程，算上在东京转机的时间，下午应该就到了。”

徐浩成点点头：“胡卫东不是说自己对日本温泉情有独钟吗？这一路旅途劳顿，到时正好去泡泡温泉。”

杜林祥说：“当时我就告诉胡卫东，说徐总不愿回内地，要见面最好安排在国外。胡卫东一口答应，还说他喜欢日本温泉，加之来日本的路途不算太远，才定下这趟日本之行。不过徐总，你干吗安排在这么偏僻的地方？从东京到大分，坐飞机还得一个多钟头。我查了资料，东京附近的富士山温泉，不也挺有名？”

徐浩成摇着头：“富士山温泉我多年前就去过，美则美矣，只是如今时候不对。”

“怎么说？”杜林祥问。

徐浩成说：“富士山之美，在于山顶那有如皇冠的皑皑白雪，所以泡富士山温泉，得冬天去。身在池中，远眺富士雪山，着实惬意。而没有白雪的富士山，远望不过一座煤山。”

“再说了，胡卫东一定更喜欢这里。”徐浩成笑起来，“大分县的温泉数量和涌出泉量均居日本第一位，堪称名副其实的温泉王国。另外，到这里泡温泉的外国游客，大部分来自韩国，很少有中国人。不像东京和北海道的温泉，到处可闻故国乡音。”

“徐总，考虑周到。”杜林祥也笑起来。

胡卫东与李晴抵达时，已是下午四点过。徐浩成把随从支开，只与杜林祥一起站在酒店外迎候。下车后，胡卫东与杜林祥热情握手，杜林祥拉着胡卫东介绍道：“这位就是徐总。”

“徐总，你好！”胡卫东又握住徐浩成的手，还把李晴唤到身边，“还不来感谢徐总，这次人家可帮了你大忙。”

“以前总听杜总提到你，说你是大英雄，今天总算一睹尊容了。半个月前在缅甸，真是太感谢徐总了。”李晴声音温婉，脸上浮现着感激的笑容。

徐浩成将手一挥：“有缘相识就是朋友，再说什么感谢，太见外了。”

“对！”杜林祥在一旁附和，“朋友之间，那么客气干啥！”

晚餐就安排在海边的沙滩上。因为说好一会去泡温泉，就没有上酒，菜品也以素食为主。尽管没有酒，徐浩成却是个调节气氛的高手。他讲出的段子，逗得李晴笑逐颜开。与胡卫东之间的关系也迅速升温，双方都不再称呼什么“徐总”“胡总”，胡卫东改称徐浩成为“徐哥”，胡卫东在广东长大，徐浩成就亲切地称呼他“阿东”。杜林祥冷眼旁观，只觉滑稽好笑，另一面却也佩服徐浩成的手段。毕竟是江湖上闯过来的，应付场面上的事有的是招数。

晚餐结束，众人便去泡温泉。与在国内泡温泉不同，日本温泉讲究“洗心”。入温泉之前，先得在洗浴间里冲洗一道。杜林祥在国内也常泡温泉，不过向来是把温泉当澡堂用。有一次在云南的一处著名温泉，还让秘书在温泉池里给自己搓背。“下次可不能再出这种洋相。”他暗暗叮嘱自己。

日本温泉大多因火山地貌形成。今天他们泡的温泉，便因富含各种矿物质，水质呈现蓝、红等颜色。胡卫东常来日本，对日本温泉的特性颇为熟悉。他拿过杜林祥手上的烟头，对着温泉吹一下，温泉上的蒸汽顿时变大。这一招，令徐浩成与杜林祥惊叹不已。

日本温泉的另一个特色，便是温泉鸡蛋。将鸡蛋放入温泉中煮上一段时间，捞上来便可食用。杜林祥泡在温泉中，手里捏着鸡蛋：

“温泉也能把鸡蛋煮熟了？我们煮鸡蛋，用的可是一百度的沸水。温泉池里的水，顶多也就五十多度。”

胡卫东笑起来：“真给煮熟了，那还叫什么温泉鸡蛋？温泉鸡蛋的妙处，就在于没煮熟。”他继续说道：“普通的煮鸡蛋，煮熟了，蛋清、蛋黄都是硬的；没煮熟，蛋清是硬的，蛋黄是软的。温泉鸡蛋，因为煮鸡蛋的泉水温度都到不了一百度，不能把鸡蛋完全煮硬。呈现出来的特色是，蛋清是软的，蛋黄是硬的。”

李晴插话道：“中国南方的温泉，几乎都没有温泉鸡蛋。东北的几座温泉里有，可惜不怎么正宗。我就在当地吃过一次温泉鸡蛋，结果蛋清、蛋黄全是硬的。”

听了这话，几人同时大笑起来。此时徐浩成又发出一通感慨：“每次来日本，总有些复杂的情愫。这里的高楼大厦与欧美无异，可文字又有许多汉字，还有和服，像极了中国汉服，日本人的坐姿，不也是中国古人的坐姿？京都我是没去过，据说那里简直是唐代长安的翻版，可比西安更值得一去。”

“原本一衣带水嘛。”胡卫东说，“中国影响了日本，日本也影响过中国。服务、组织、纪律、政治、革命，这些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名词，都是一百多年前从日本舶来的。”

“听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一则典故。”徐浩成说，“晚清重臣张之洞素来以开明著称，可面对强势的日本文化，也有些愤恨不已。一次幕僚撰写的文书上，提到‘健康’一词，张之洞提笔痛批：‘健康乃日本名词，用之殊觉可恨。’他的幕僚也不示弱，立刻回了一句：‘名词乃日本名词，用之尤觉可恨。’”

“徐哥真是博闻强识。”胡卫东赞道。

“不敢当。”徐浩成连连摆手。

泡在温泉池里，徐浩成身上的几处刀疤清晰可见。杜林祥听着徐浩成引经据典，再看看那些刀疤，不禁自惭形秽——徐浩成起于草莽，也没读过几天书，可人家今日肚子里的墨水却远胜自己。从江湖大佬到商界大亨，徐浩成能有今天，倚仗的可绝不仅是混迹街头时的那股狠劲。

众人闲聊中，胡卫东问道：“徐哥在非洲的几座矿山，效益不错吧？”

“还行。”徐浩成说，“目前我又在中国西北投资，准备挖掘几座大矿。”

“有发现吗？”胡卫东问。

徐浩成说：“进展比较顺利，估计两年内能有重大突破。就是前期投资较大，后续资金有点吃紧。”

胡卫东热心地说：“需要我去帮你协调一下银行的贷款吗？”

“那倒不用。”徐浩成说，“我说，老弟如果有兴趣，可以来入股。”

胡卫东呵呵笑起来：“这是不是叫插队？”

“哪里话？”徐浩成摆手道，“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有钱大家赚嘛！”

胡卫东问：“徐总投资的矿山，在什么地方？”

“温泉里太闷。你们聊着，我出去透会气。”见徐浩成与胡卫东谈起生意，杜林祥知趣地离开了。

杜林祥没再回到温泉池，他穿好衣服，独自一人回宾馆休息。徐浩成与胡卫东泡完温泉后，又来到附近的茶室，长谈到晚上十二点多。

第二天一早，众人奔赴大分机场，踏上归国的行程。一同飞抵东京后，胡卫东先行一步，搭飞机赶回北京。徐浩成要去曼谷，杜林祥则是回河州，他们预订的航班几小时后才起飞，只得在成田机场休息一阵。

成田机场很大，食肆基本集中在四、五楼。徐浩成说这趟日本之行，还没机会品尝日式料理，趁着这会儿功夫，得把遗憾弥补了。手下很快在五楼找到一家日本料理店，徐浩成拉着杜林祥走进店去。

徐浩成心情不错，还点了日本清酒。杜林祥抿了一口清酒，感觉并不太适应这种口味，他放下酒杯问道：“徐总此行，有点收获吧？”

徐浩成微笑着说：“不错，不错。多亏你穿针引线。”

“能为徐总效劳，不胜荣幸。”杜林祥说。

徐浩成说：“昨天我和胡卫东谈的那座矿山，你有兴趣也可以来入股。实话告诉你，这个项目，只有赚，不会赔！”

杜林祥知道，这大概就算徐浩成对自己的犒赏吧。他苦笑着：“我不是胡卫东啊，如今囊中羞涩，能把纬通的局面应付过去就不错了。其他再赚钱的项目，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徐浩成问道：“大众股份落入万顺龙之手，你的上市规划，还顺利吧？”

杜林祥说：“正在努力中，目前还看不清结果。”

徐浩成说：“前不久赖敬东到了河州，你可是全程陪同。关于上市的事，他应当有很多办法。”

杜林祥有些惊讶，拿筷子的手悬在半空中：“徐总，你十几年不回大陆，怎么什么事都清楚？”

徐浩成笑道：“我听赵疯子说的。”

“赵疯子，谁呀？”杜林祥问。

徐浩成说：“就是赵家亮啊。当年在河州，我就认识他。他年纪比我大，彼此算作忘年交吧。”

“哦。”杜林祥总算明白过来，“原来赵老是徐总的朋友。”他接着说：“赖总对于纬通上市的事，的确提供了许多指导意见。目前我们正在接触的一家投资公司，也是赖总引荐的。”

徐浩成点了点头：“赖敬东在中国资本市场，的确是当之无愧的风云人物。要不是当初那场牢狱之灾，现在怎么着也是副省级高官，或者哪家大型央企的总裁了。”

杜林祥说：“你认识赖敬东？”

徐浩成说：“我不认识他。不过我的一个朋友，以前同他合作过。那时赖敬东刚出狱不久，他们共同运作一家内地国企来香港上

市。”

杜林祥随口问道：“你那位朋友，如何评价赖敬东？”

徐浩成顿了顿说：“他说赖敬东是位难得一见的精明商人。”

“就这一句？”杜林祥问。

“就这一句。”徐浩成饮下一杯清酒，满脸惬意。

徐浩成接着问道：“我有些日子没见吕市长了，他还好吧？”

“还好，还好。”杜林祥说，“回到河州，我一定向吕市长转达徐总的问候。”

“不必了。”徐浩成说，“咱俩之间的交情，大可不必让吕市长知道。”

“明白！”在政商圈子混迹久了，如今的杜林祥一点就通，他微笑着点头。

“对了，”杜林祥问道，“河州的陶书记就要退休了，吕市长能接任市委书记吗？”吕有顺那边口风很紧，杜林祥思忖着，从神通广大的徐浩成这里，没准能打听点消息。

“不清楚啊。”徐浩成叹了一口气，“咱们当然都希望吕市长更上一层楼，可惜咱们说了不算。于永辉久病北京，关于吕市长在内的众多洪西官员的前程，恐怕都得等新省委书记到任后，答案才会揭晓。”

杜林祥又说：“听说姜省长这次没戏了。”

徐浩成点点头：“于永辉、姜菊人大打内战，最后全都是输家。姜菊人赶跑了于永辉，于永辉则不惜用自己的裸退，来堵住姜菊人的升迁之路。”

杜林祥发觉，徐浩成所了解的政坛秘闻，甚至不比身在官场的吕有顺少。他接着问：“新书记是谁，定了吗？”

徐浩成停顿了几秒钟才缓缓说道：“各种传言很多，莫衷一是。但是，昨晚胡卫东告诉我，新任省委书记是贺之军。他还说不会有变数，最快半个月内就会宣布。”

“贺之军？”杜林祥说，“此人现在哪里？”

徐浩成说：“贺之军现在沿海一个省当省长，正部级已经好些年了。这回来洪西，总算成为名副其实的封疆大吏。”

“哦。”杜林祥夹起菜，却忽然记起一件事，他急匆匆放下筷子，“你说的是哪个省？”

徐浩成重复了一遍后，杜林祥搓起手，面无表情地说：“以前好像在报纸上见过，不知道这人又是什么套路。”然而此刻在他心中，却激荡起阵阵狂澜。

杜林祥回忆起在北京医院住院部楼下的那一幕。吕有顺的秘书刘光友告诉他，吕有顺为了妻子住院的事，去拜托了一个叫陈枫的老同学。杜林祥当时只知道，陈枫是某位省长的大秘。如今从徐浩成之口才获悉，这位外省的省长，即将成为洪西的最高长官。

吕有顺啊吕有顺，你恐怕早就知道贺之军将赴任洪西的消息！甚至利用妻子生病的机会，去和人家套交情，拉关系。那天当着我的面，你却装出浑然不知的模样，不肯吐露半个字！

徐浩成看了看手表：“去曼谷的航班马上就要登机了，咱们就此别过了。”

杜林祥起身相送：“改日到了香港，再去叨扰徐总。”

徐浩成伸出右手，特意说了句：“这次的事，有劳你了。今后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尽管开口。”

徐浩成在一干随从的簇拥下，转身离去。离登机时间还有一个多小时，杜林祥一个人在成田机场宽敞的免税店购物区里闲逛。走到免税店内的电器区域，杜林祥停下脚步。谢依萱是日本数码产品的忠实粉丝，两人昨晚才通了国际长途，熬不住相思之苦的谢依萱，决定最近要飞来河州与杜林祥幽会。既然来了日本，怎么着也得给谢依萱买几件礼物。

成田机场免税店里，大多有几名中国工作人员，语言交流不成问题。杜林祥对数码产品并不熟悉，只是在店员的推荐下，购买了一台索尼超薄数码相机以及一部JVC便携式iPod音响。

就在刷卡付费的一刹那，杜林祥又生出些许歉疚之情。情人的礼物准备妥当了，家中的妻子呢？说起给周玉茹买礼物，真还令他犯难。妻子从不用香水，也不好珠宝，对数码产品更是一窍不通。想来想去，只能去买些护肤品了。尽管来机场的路上，导游就告诉他，在成田机场免税店里买护肤品，是极不划算的。导游说日系护肤品在中国颇受追捧，不过成田机场的护肤品牌却以欧美系居多，日系品牌只有资生堂和植村秀等少数几种，价格也不比市区便宜。杜林祥不在乎这些，他走进商店，专门挑选了几款标价较高的护肤品。

第七章 高手过招

看到儿子一点就通，杜林祥颇为欣慰，他最后语重心长地说：

“下面有几个山头不要紧，身为一把手，可以去平衡各个山头的利益，但有一点是大忌，那就是领导者划出个小圈子，自己去占座山头。蒋介石为什么失败？不是因为国民党内派系林立，而是因为他身为领袖，不去平衡各派系势力，反而自己成了黄埔系、浙江帮的老大。如此一来，把自己封闭在小圈子里，其他派系的人，还会把他当成真正的领袖吗？”

1 下属明知谜底，却还要循循善诱，让上司揭晓答案

残阳从西山上斜射过来，地面的一切都罩在一片模糊的玫瑰色之中。

因为航班晚点，庄智奇一行飞抵河州时已近傍晚。这几日在上海与陈远雄周旋，令他有些疲倦。一出舱门，庄智奇重新振作起精神，给杜林祥打去电话：“杜总，你晚上没什么事吧？关于此次与陈远雄接触的情况，我想向你汇报一下。”

杜林祥三日前已从日本归来。接到庄智奇的电话，他有些犹豫，隔了好几秒钟，才狠下心说：“你过来吧，我在办公室等你。”

庄智奇走进杜林祥的办公室时，只见宽大的茶几上摆着热腾腾的饭菜。杜林祥笑着说：“我叫下面的人把晚饭端上来了。为了上市的事，你忙得脚不沾地，不过饭总得吃吧。”

茶几上摆着三样菜，两荤一素，外加一大碗汤。杜林祥将一次性筷子的塑封撕开，然后递给庄智奇：“农家小炒肉、剁椒鱼头，都是你们湖南人爱吃的菜，我特意点的。”

庄智奇接过筷子，内心有些感动。这位平时大大咧咧的老板，对待下属也有体贴入微的一面。

杜林祥吃饭的速度很快，他狼吞虎咽地消灭掉一碗米饭，又拿勺子盛了一碗汤，喝了几口，便将碗放下：“这次与陈远雄谈得怎么样？”

庄智奇一边嚼着饭，一边说道：“他有些寸步不让的味道。”顾不得碗里还剩一半的米饭，庄智奇丢下筷子，开始详细汇报起自己与陈远雄谈判的经过。

听完庄智奇的讲述，杜林祥把后背靠在沙发上，跷起二郎腿：“咱们是等米下锅，人家是不慌不忙，主动权在陈远雄身上。”

庄智奇说：“遵照杜总的吩咐，我也通过一些朋友，打听了台江资本的背景。”

“快说说！”杜林祥来了兴趣。

庄智奇说：“台江资本的注册地位于美国五大湖地区，公司是前几年才成立的，规模并不大，股权结构却异常复杂，外人根本搞不清楚。陈远雄的正式身份是台江资本亚太区总裁，不过台江资本除了中国，并未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开展过业务。其实，‘亚太区’的概念都太大，应该叫‘中国区’。可以这样说，在中国区开展的业务，就是台江资本的全部生意。”

“难道是家骗子公司？”杜林祥皱起眉头。

“那倒说不上。”庄智奇说，“只能说他们是假洋鬼子。我敢肯定，这是一家由中国人创办，专做中国人生意，只不过注册地在美国的公司。这几年，台江资本的确运作了好几家公司上市，在业界有些名气。这次在上海逗留期间，陈远雄还带我们去参观了一家江苏的企业，这家企业就是在去年，经由他们之手运作上市的。”

庄智奇接着说：“其实这类公司，在如今中国有很多。说白了，就是挂羊头卖狗肉。既不显山露水，最大限度规避了法律风险，又实实在在享受到外企的税收优惠。”

杜林祥点燃一支烟，陷入到沉思中。沉默了几分钟后，庄智奇接着说道：“通过这次谈判，我觉得陈远雄身上有两点颇为蹊跷。”

“哪两点？”杜林祥问。

庄智奇说：“这个陈远雄，对于纬通的情况似乎很熟悉。有些数据，是在发给他们的相关资料中有所体现的，他能信手拈来倒不奇怪。关键有些东西，分明是我整理材料时故意打了埋伏的，可他还是一眼就看出破绽，甚至好几次把我逼入墙角。”

杜林祥的眉头皱得更紧，他弹了弹烟灰：“还有什么？”

“陈远雄的谈判风格颇为奇怪。”庄智奇也点上一支烟，办公室里顿时烟雾缭绕，“比方说吧，我们会就许多问题爆发争议，陈远雄当天并不会妥协，但也不会直接拒绝。第二天重上谈判桌，他又把这些问题端出来，同时做出明确回应。”

杜林祥站起身来，在办公室里踱步：“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

庄智奇摇着头：“我一时间想不明白。”

杜林祥停住脚步：“说明陈远雄背后，还有高人。或者说，陈远雄只是个受人支配的木偶，自己做不得主。”

“没错。”庄智奇掐灭烟头，“杜总这么一说，我总算豁然开朗了。”

“妈的！跟老子玩这套，陈远雄还嫩了点。”杜林祥冷笑一声，重新坐回沙发。

其实，庄智奇是何等聪明的角色，他能在谈判的细枝末节中，瞅见陈远雄身上的种种异象，又岂会洞察不出，陈远雄背后另有高人。

只是他乐于做个引导者，最后的答案，让杜林祥说出。就像一个循循善诱的老师，手把手教导学生，鼓励学生说出答案。看见学生满面的成就感时，再毫不吝惜地献上掌声。

庄智奇知道，杜林祥不在乎面子，并不意味着他不想要面子。文化不高，对资本市场的许多基本常识也浑然不知，事事要请教庄智奇，对于杜林祥来说，心里并不好受。因此，庄智奇更得把握好分寸，不可处处显露自己的高明。最好让杜林祥有种感觉：你庄智奇不过有些小聪明、小才情，真正能对大局洞若观火的，还是我杜某人。看见刚才杜林祥志得意满的样子，庄智奇知道自己的目的已然达到。

两人又在办公室里聊了一阵，直到九点多，庄智奇才起身告辞。临走时，他拿出一叠材料：“陈远雄邀我下周再去上海谈判。我列了一份提纲，纬通方面希望在下次谈判中解决的几个重要问题，都写在上面。杜总你要不要过目一下？”

“不了。”杜林祥摆手道，“细节问题，你全权处理好了。”

不过庄智奇刚走到门口，又被杜林祥叫住了：“智奇，你把提纲复印一份，明天送到我办公室。我不会有任何修改意见，只是看一看。”

庄智奇不太明白杜林祥的意思，既然没有任何修改意见，为何还要看一看？来不及细想，他只是点头说了声“好的”。

送走庄智奇后，杜林祥急匆匆地来到地下车库。钻进提前准备好的一辆老款别克轿车，飞驰向市郊的一个小区。

今天下午，谢依萱从香港飞来了河州。谢依萱喜欢吃西餐，杜林祥原本订好了一处河州有名的西餐厅，可最后又觉得不妥。自己在河州认识的人太多，被人瞧见和谢依萱单独在一起，难免会尴尬。

谢依萱倒也不计较，只说能陪着杜林祥，就比吃什么美味都开心，还说自己做好晚饭，等着杜林祥。可惜，因为庄智奇要赶来汇报工作，杜林祥不得不爽约。

为了迎接谢依萱的到来，杜林祥特地在市郊小区租下一栋联排别墅。杜林祥看上这里，只有一个原因——每栋别墅都配有独立的地下车库。将车开进车库后，走上十几步楼梯就到了客厅，不会与任何外人有照面的机会。

客厅的灯亮着，却没有人。杜林祥听见二楼卧室里电视机的声音，便匆匆奔向楼上。推开房门，只见谢依萱正斜靠在床头，手里摁着电视遥控器。谢依萱并未起身，只是捋着头发，轻声说了句：“你可来了。”

杜林祥打量着谢依萱，雪白修长的大腿在紫色镂空睡衣中若隐若现，尽管已脱掉胸罩，一双乳房却还是那样挺拔，尤其是两颗乳头，隔着睡衣也能瞅见两个凸起的小点。谢依萱的乳头有些与众不同，不仅粉嫩，而且修长，长得不合比例，长得不讲道理。杜林祥甚至觉得，不应该叫它们为两颗乳头，而应该叫两条。但奇怪的是，这样的乳头长在谢依萱身上，丝毫不让人反感，甚至有一种别样的诱惑。

杜林祥走近床边，深情凝视着谢依萱。谢依萱面上已泛起兴奋的红晕，但眼中却流露出一丝羞涩的目光。她低下头，声音更轻柔：“不要嘛。晚上再做，好不好？”

暧昧的拒绝，才是最销魂的挑逗。杜林祥体内的欲火熊熊燃烧，谢依萱又朝着这团烈火，浇上了最高标号的汽油。

战斗结束后，杜林祥坐到卧室里的贵妃椅上，点燃香烟，猛吸了几口。谢依萱躺在床上，直到几分钟后，抓紧床单的手才慢慢松开，紧绷着的大腿与臀部也松弛下来。她裹起一条浴巾，独自走进浴室。

杜林祥手指弹着烟灰，又瞟了瞟自己大腿、手臂上的抓痕。回想起谢依萱刚才不顾一切的挣扎，杜林祥的自信心也几近爆棚——看来我还没有老！杜林祥听过一则典故，叫作“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但他不以为然地认为，要观察一个男人是否老去，与其看他能硬撑下几碗米饭，不如让他亲身过一趟美人关！

冲完澡后，谢依萱一丝不挂地依偎在杜林祥怀里：“你知道吗？人家在香港，想死你啦。”

杜林祥右手搂着她的肩膀，左手有节奏地拍打着她的屁股：“我在河州也想你啊。主要是这段时间工作太忙，不然早就来看你了。”

谢依萱问：“你什么时候能不忙？”

杜林祥苦笑着：“工作上的事，可说不准啊。”一番激战，他也出了不少汗，有些口渴，便抓起茶几上的咖啡抿了一口。放下咖啡杯，杜林祥说：“这咖啡味道有些特别，香醇中带有一些土腥味。是你从香港带来的？”

“嗯。”谢依萱点着头，因为没穿衣服，胸前的乳房，也跟着她的脑袋摆动起来。

谢依萱站起身来，重新披上睡衣：“我特意从香港买来的。这咖啡叫猫屎咖啡，产自印尼。印尼有种野生动物叫作麝香猫，最喜欢的食物就是新鲜的咖啡豆。它们吃下咖啡豆后，通过其体内的消化，最终将咖啡豆变成猫的粪便排出来，人们再从粪便中把咖啡豆提取出来加工。这些咖啡豆由消化系统排出体外后，经过胃的发酵，产出的咖啡别有一番滋味。”

杜林祥一脸错愕：“敢情我刚才喝的，就是猫的大便？”

谢依萱笑着说：“你别小看猫的大便，这可是全世界最名贵的咖啡。许多年前，这都是印尼进贡给欧洲王室的贡品。上海世博会期间，一杯十二克猫屎咖啡粉制成的咖啡叫价三百八十元，一天限十二杯，供不应求。在德国，一杯猫屎咖啡差不多五十欧元，换算成人民币可是五百多。”

杜林祥拍着脑袋：“中国人说点石成金，这洋人可是‘点屎成金’，把猫的大便都卖出天价了。”

谢依萱说：“猫屎咖啡你应该喝过。谷伟民当初在楣园招待你时，喝的就是它。谷伟民特别喜欢猫屎咖啡，我第一次品尝，也是跟着他去印尼出差时。”

“哦。”杜林祥点着头。提起谷伟民，他忽然想起一件事，开口问道：“谷伟民公司里的账册，究竟是谁在负责？”

“怎么忽然问这个？”谢依萱问。

杜林祥说：“这不聊天说起了谷伟民嘛。谷伟民号称资本奇才，他手下负责财务的，一定也是高手吧。”

谢依萱说：“公司里有CFO，就是首席财务官。不过最核心的机密，只掌握在谷伟民一个人手里。当初我破解了公司的加密装置，进入只有谷伟民有权查阅的资料库，才发现了一些大众股份的问题。”

“回想起来真是悬啊！要不是阴错阳差，我就钻进谷伟民设的圈套里。”杜林祥淡淡一笑。当着谢依萱，他依旧隐瞒着事件的真相。

杜林祥续上一支烟：“谷伟民现在去哪里了，你知道吗？”

谢依萱摇着头：“我在公司里，只不过是个中层员工。谷伟民如今的去向，别说我了，就连当初那些他的亲信，也未见得知道。”

“今晚你是怎么了？”谢依萱撅起小嘴，“干吗老提起那个人？”

杜林祥笑了笑：“没什么，就随口一问。”他张开双臂，重新将谢依萱揽入怀中。

此后两天，杜林祥每晚都来到这里，与谢依萱厮守在一起。直到第三天，他才怀着一百个不情愿，狠心地让谢依萱回去香港。别墅的环境很隐秘，不用担心被人发现。杜林祥只是觉得，自己太爱这个女人，以至于有她在身边，就无法将精力全部投入工作中。如今大战在即，他最需要做的，就是聚精会神。

杜林祥回到办公室，品尝完谢依萱留下的猫屎咖啡后，决定拨打两通重要电话。第一个电话是打给赖敬东的，客套几句后，杜林祥说：“我们与陈远雄的谈判还在继续，下周庄总又要去上海。纬通方面将希望在下次谈判中解决的几个重要问题，列出了一份提纲。赖总经验丰富，德高望重，能否看一下这份提纲，帮我们把把关？”

“不太好吧。”赖敬东说，“我是台江资本的顾问，与杜总又是朋友。有关谈判的具体细节，实在不便插手。”

杜林祥诚恳地说：“这哪里算得上插手？只是想请赖总看在朋友的份儿上，给我们指点一下。”话说到了这个份儿上，赖敬东也不好再推辞，只得让杜林祥把文件传过去。

接下来，杜林祥又拨通了徐浩成的手机。徐浩成此刻正在非洲，因为时差的关系，当地还是晚上。打搅了对方休息，杜林祥连声说着抱歉，徐浩成却打着呵欠说：“没关系！杜总有什么事，只管吩咐。”

杜林祥恭敬地说：“有件事情，想麻烦一下徐总。”

“什么事？”徐浩成问。

杜林祥说：“我想找一个人。”

“找一个人，谁？”徐浩成继续问。

杜林祥回答：“谷伟民。”

徐浩成思忖了一阵后说：“我尽力。无论成与不成，半个月内给你答复。”

2 领导的考察行程，大有学问

正当杜林祥等候着徐浩成的答复时，洪西政坛传闻已久的高层变动终于来临。原省委书记于永辉调回北京，沿海某省的省长贺之军，则成为新任的洪西省委书记。

就在贺之军履新洪西后的第四天晚上，杜林祥接到了河州市委办公厅的电话：“杜总，如果你在河州的话，一个半小时后的晚上十点，到市委一号会议室开会。如果你不在，请务必安排公司的高层领导出席会议。”

杜林祥如今身为河州著名的民营企业家，去市委、市政府出席会议倒是常事，可他从没见过这种会议通知——口气不容商量，还把开会时间安排在晚上十点。

杜林祥按时赶到。会议室里灯火通明，河州各大局的局长，下面各区的书记、区长，满满坐了一屋。与会的企业家，除了杜林祥，还有四五人。杜林祥与河州的官员大多熟识，热情握手之余，他也打听道：“什么事，这么急？”

财政局局长摇着脑袋：“我也不知道啊。”这时一位县委书记凑过来：“你们就别猜了，猜也没用。刚才碰见市政府的刘副市长，他说连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只说是陶书记亲自通知的。”

晚上十点过，市委书记陶定国、市长吕有顺出现在会场。会议正式开始后，陶定国开口说道：“晚上下班前才接到省委办公厅的通知，贺之军同志将在三天后来河州调研。今天召集大家开会的目的，

就是研究一下如何把这次考察调研活动安排好。有顺同志，我看你先讲几句？”

“好。”吕有顺摁了一下面前的扩音器按钮，“之军书记来洪西工作还不到一周时间，他把自己考察调研的第一站选在河州，充分体现出省委主要领导对河州的高度重视，这也是对河州工作的一次总体检验……”

吕有顺把调子拉得很高，似乎比一把手陶定国还要激动。坐在台下的杜林祥，当然理解他的心情。陶定国马上就要退休，没必要非得在贺之军面前留下什么好印象。吕有顺则不同，他必须抓住这来之不易的机会。

吕有顺继续说道：“之军书记来河州考察调研的行程，基本确定下来了。今天的会议，我们把所有涉及此次考察调研活动的单位负责人，都通知来了。大家必须立即行动起来，把各自的事情做好。”

吕有顺补充道：“以往省委书记来河州考察，大多会提前一个礼拜通知，我们做准备工作的时间也相对充裕。这一次时间紧、任务重，大家务必打起精神。”

在座的这么多人，谁不想在新任省委书记面前留下好印象？吕有顺的动员令一下达，下面个个精神振奋。杜林祥拿起行程表认真看起来，行程中有两个地方和纬通集团有关。第一个当然是全省第一高楼纬通大厦，另外一站就是近两年才崛起的河州工业园，包括河州冶金新厂在内的纬通旗下的两家企业，都在工业园内。在纬通大厦，自己理所当然要唱主角。到了工业园，负责介绍情况的是园区管委会，自己当好配角便是。

杜林祥又将行程表仔细研究了一遍。所有在河州市区的考察活动，其实都在第二天。而省委书记赴河州调研的第一天，是去距离市

区一百多公里的卢山县。贺之军要参观卢山县的农民工创业园，还要去该县的小山村，考察新农村建设情况以及基层党建工作。

杜林祥有些纳闷，河州近年来经济飞速发展，各方面的亮点很多，可为什么，省委书记视察的第一站，要选择经济落后、位置偏远的小县城？是贺之军点名要求，还是河州方面的推荐安排？

会议直到晚上十二点过才结束。回家的路上，杜林祥还接到吕有顺的电话：“林祥，纬通大厦那边，不会有什么问题吧？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

“不会有问题。吕市长放心吧。”杜林祥拍着胸脯保证。他又想到当初于永辉来纬通大厦视察时，自己请冯广去设计“十问十答”的事。如今的杜林祥，已非昔日吴下阿蒙，再碰上这种大场面，不用麻烦他人了。

不过，吕有顺依旧没有放下心。第二天中午，杜林祥又接到通知，下午两点去市政府门口集合。吕有顺要带着相关负责人，沿着贺之军的考察行程，挨个去踩点。

吕有顺准时登上考斯特中巴车，他的眼圈泛红，显然是昨晚没休息好。不过与众人打招呼时，依旧强打精神：“下午的踩点，原本陶书记要亲自参加的，因为临时有个外事接待活动，就让我带队。”

吕有顺特别说：“今天把沿途涉及单位的负责人全通知过来，实际上也是互相检查、互相帮助。你们一路上多留心，不管是谁，发现哪里有问题，马上提出来。”

踩点的第一站就是纬通大厦。这些年来，纬通大厦接待过许多大人物，在这些方面的经验还算丰富，众人看了一圈，没发现什么问题。

接下来是去河州工业园。按照计划，贺之军要在一片正在紧张施工的工地上，听园区负责人汇报建设进度。这些展板都是园区管委会精心制作的，可谓图文并茂。吕有顺看后却摇起头：“展板是不错，赶上一个好天气，让贺书记就在工地旁边听汇报，既生动直观，又有现场感。但要是下雨怎么办，难道叫贺书记在雨中听汇报？”

园区负责人说：“我看了天气预报，当天没有雨。”

“天气预报就能信吗？”吕有顺呵斥道，“天气预报不准的时候多了。我们一定要把各种可能考虑进去。”

园区负责人说：“要不准备点雨伞，真赶上雨天，就让工作人员给领导撑伞。”

吕有顺说：“陪着贺书记来的，还有许多厅局的领导，这些老爷都不能得罪。给贺书记撑了伞，给不给他们撑？现场要是几十把雨伞一起打开，会显得乱哄哄的。”

市政府秘书长在一旁插话说：“吕市长考虑得对。要不把汇报这个环节，安排在园区办公楼内？”

吕有顺犹豫了一会儿说：“气氛终究不如在现场啊。”

园区负责人说：“要不这样，在这里搭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简易棚？有了它，现场就不需要撑伞了。”

秘书长说：“这个办法不错。可要当天不下雨，立这么个棚起来，岂不显得怪怪的？甚至有些煞风景。”

吕有顺想了一下说：“把搭棚的材料准备着，让工人随时待命。天气好就不用，要是赶上下雨，提前几个小时把棚搭好。”

园区负责人却犯了难：“真要在几小时之内把棚搭好，还得把现场清理干净，不容易啊。”

吕有顺皱起眉头，半晌说不出话。这时，搞建筑出身的杜林祥灵机一动：“今天就把棚搭好，到时如果天气好，再把棚拆掉。搭棚的确慢，但拆棚快呀，连着把现场收拾干净，几十分钟就能搞定。”

“对，就这么办。”吕有顺终于露出笑容，周围的人也纷纷夸赞：“还是杜总办法多！”

踩点的最后一站，是卢山县小山村。杜林祥在路上才知道，小山村是吕有顺的基层联系点。他多次来过这里，与村上的干部也很熟悉。听完村里的汇报后，吕有顺专门提出要去厕所看一下。

围着厕所转了一圈，吕有顺比画着说：“来的路上，我就担心厕所，果不其然，还真有问题。厕所太小，尤其是男厕，只有一个蹲坑。到时那么多人来，怎么够用？”

村支书急得汗水都快出来了：“那怎么办？就一天时间了，扩建厕所也来不及呀。”

吕有顺说：“叫办公厅的人，连夜运十几个简易卫生间过来，就放在这里。应该差不多了！”

接下来到了一户乔姓村民家中。这户村民，几乎就是当地的接待专业户，无论领导视察还是记者采访，都会被带到这里。按照安排，两天后贺之军也将来老乔家做客。在老乔家里转了一圈，吕有顺特意指着墙上一幅“吃水不忘挖井人”的字说道：“这幅字什么时候弄的，上次我来时怎么没看到？”

旁边的县委书记说：“半年前全市开新农村工作现场会时，所有与会人员要来老乔家参观，这幅字就是当时挂上的。吕市长那时在国

外招商，没有出席会议。”

吕有顺点着头：“这幅字挂在老乔家正中，很不错嘛。”

老乔呵呵笑道：“当时我自己写了一幅字，可他们说我的字歪歪扭扭太难看，最后还是请县里书法协会的主席，重新写了一幅。”

“糊涂。”吕有顺指着县委书记说，“老乔的字虽不好看，却道出了他的心声。其他人的字再好看，又怎么比得了？别说你们县里书法协会，就是中国书法协会那些大家的字，贺书记也见多了。再漂亮的字，贺书记也不感兴趣。挂上老乔自己写的字，贺书记没准会留下印象。”

县委书记赶紧点头：“吕市长说得对。”

“那我赶紧写一幅挂上。”站在一旁的老乔，主动请缨。

几分钟后，字便写好了。的确难看至极，杜林祥甚至感觉，老乔的字还不如自己写得好。吕有顺却满意地点着头：“这样写出来，就有些味道了。”可隔了几分钟，他又觉得不对劲：“这幅字太新，一看就知道是临时抱佛脚挂上的。”

众人再次犯难起来。有人还拍着杜林祥问：“你的主意多，有啥法子？”杜林祥一脸无奈：“刚才在工业区说起搭棚拆棚，那是我的老本行。这舞文弄墨的东西，我可不懂！”

最后，卢山县的一位副县长站了出来：“在古玩界，把新品做旧，办法有的是。”他取来一碗水，轻轻洒在字上，然后找来电熨斗，小心翼翼地把字熨干。如此反复三次，这幅字不仅变褶了，还微微泛黄。吕有顺高兴得连连点头，县委书记则拍着副县长的肩膀：“你小子平时捣弄古玩的小把戏，现在还派上了大用场。”

踩点工作结束时，已是晚上九点过。一行人分乘两辆考斯特中巴，还要赶回河州市区。吕有顺太疲倦了，上车后就打起瞌睡。市长要休息，车上自然鸦雀无声，好些人也微闭双眼，仿佛睡着了一样。

快到河州时，吕有顺睁开眼睛。车上的气氛开始活跃起来，那些刚才“睡着”了的人，全都“醒”了过来。坐在后排的杜林祥，看到这一幕只觉好笑。

卢山县的县长说：“还是吕市长心细，小山村我去了好多趟，像厕所的问题就没发现，太马虎了。”

吕有顺倒也不谦让：“我在企业工作过。企业里有句话，细节决定成败。所以我在工作中，尤其关注细节。”

车内响起一片颂扬声。或许是考虑到吕有顺的工作太劳累，建设局局长决定讲个小段子，让领导放松一下：“当初我还在下面做常务副县长时，赶上省委书记于永辉来县里视察。就因为厕所的事，还有个插曲。”

“什么小插曲？”车上的人都来了兴趣。

建设局局长顿了顿说：“于书记到下面一个村小学视察。村小的厕所哪有什么好的，后面几个蹲坑，前面一排尿槽，中间毫无遮挡。进去解决大小问题的人，彼此都一览无遗。大伙当时谁也没想到弄几个简易卫生间，结果考察时，于书记正好要去解决大问题。”

他继续说：“于书记倒也不是嫌弃厕所的卫生条件，而是人家这么大个领导，蹲在那儿拉屎放屁的，进进出出的人全都看得清清楚楚，有点不好意思。他去厕所转了一圈，见里面来来往往的人太多，就没蹲下去。可过了几分钟，实在憋不住了，才又回去蹲下。幸好市

委陶书记及时看清楚了状况，派人把门守住，不让人再进厕所。可于书记后来还是发了通无名火。”

车里顿时笑声一片，吕有顺一边笑一边说：“你们呀，于书记才走几天，就开始编排人家的笑话。”

市政府秘书长这时说：“河州毕竟是省会，省委领导来这里视察，咱们不要考虑住宿问题。否则，还有的忙！”

“是啊！”吕有顺有感而发，“上回为了接待外省的领导，光这住宿问题，下面就忙活了一周时间。”

“就算领导当时住舒服了，后面也还有一堆麻烦事。”车上的一位副市长这时说，“几年前，一位领导去洪西省下面一个县里视察。当天赶不回来，就在县城的五星级酒店住了一晚，领导离开后，其住过的房间顿时行情看涨。县委书记第二天就住了进去，还特意打招呼不用换床单被套，说是要沾沾贵人之气。也赶巧了，这位沾了贵气的县委书记，两个月后就被提拔为副市长。接下来，各色人等纷纷入住。有家长让孩子高考前去住一晚，以便高考时有贵人相助，还有挺着大肚子的孕妇要去住一晚，希望生下来的孩子大富大贵。”

副市长笑着说：“这种状况持续了一年多，原本市价两千多一晚的套房，最后炒到了上万块。消息传到北京，该领导大为光火，亲自打电话给省委书记于永辉。于书记连夜派人下去彻查，酒店负责人被叫去公安局问话，已升任副市长的原县委书记还被查出经济问题，丢了官帽。最后，酒店斥资近千万，将该楼层重新装修，那间在老百姓口中传得比寺庙还灵验的房间，从此不复存在。”

这则故事，车上的人大多听说过。有人会心一笑，还有人跑来插话补充，丰富故事的细节。

眼看即将回到市政府，农业局局长开口说：“卢山县在河州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小山村在该县也是出了名的穷村。可自从吕市长去那里驻点以后，真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人均收入大幅提高，基层党建工作成为全省的典型。”

车内又是此起彼伏的赞扬声。吕有顺却挥手道：“这几年河州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广大的农村地区与之相比，发展速度还是太慢。现在下决心抓农村工作，也算是补欠账。”

杜林祥听了这番话，倒像是明白了吕有顺为何如此看重小山村，为何要在贺之军的考察行程中，刻意展示河州三农工作的亮点。长期以来，吕有顺被人称为“金融市长”“地产市长”，吕有顺如今要改变这种形象，要补自己的欠账。他力图让贺之军觉得，自己对于农村工作、基层党建同样得心应手，他吕有顺不仅是一个经济专才，更是一个可以独当一面的帅才。

3 世间哪有什么规矩？唯一的规矩，就是由强者制定规矩

贺之军的考察活动安排得有条不紊，中间没有一丁点瑕疵。对于这些表面功夫，杜林祥没什么兴趣。他的注意力，倒在吕有顺与陈枫身上。陈枫跟着贺之军一同来到洪西，如今的身份，是洪西省委副秘书长。一番冷眼旁观下来，杜林祥发现，吕有顺与陈枫在公开场合几乎没有任何互动，两人仿佛压根不认识的模样。也正因为这一点，杜林祥对于吕有顺的仕途，反倒生出些许信心。

接下来的几天，庄智奇又去上海，继续与陈远雄展开谈判。杜林祥则赶赴新加坡，与徐浩成长谈了一番。在新加坡仅仅逗留了两天，杜林祥又转道去了位于中东的迪拜。一周后，他从迪拜飞回了河州。

休整几日后，杜林祥拨通了赖敬东的电话：“赖总，你好！你在北京吗？”

赖敬东笑呵呵地回答：“我在重庆，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

杜林祥说：“真羡慕你这种无拘无束、云游四海的生活。”

赖敬东说：“山野村夫，比不得杜总这样的大忙人。”

杜林祥又问：“赖总什么时候回北京？”

赖敬东说：“研讨会今天刚开始，估计要持续一个礼拜。你有什么事吗？”

杜林祥顿了顿说：“有件重要的事想跟赖总请教。要不我干脆赶来重庆吧？”

“什么事？”赖敬东说，“不能在电话里说？”

杜林祥坚持道：“电话里怕是说不清楚，最好能见上一面。”

“劳驾你亲自跑一趟，太麻烦了吧？”赖敬东客气地说。

杜林祥说：“没事。”

当天下午，杜林祥便赶到了重庆。赖敬东说自己正在位于嘉陵江畔的陈诚公馆喝下午茶，杜林祥便径直赶了过去。

陈诚乃国民党军政大佬，他不仅是蒋介石的浙江同乡，更是蒋一生倚重的黄埔嫡系。位于重庆的陈诚公馆，是陈诚在抗战时期担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时的官邸。熟知历史的人，都知道第六战区在全国抗战大局中举足轻重的地位。1940年国军在枣宜会战中失利，鄂西重镇宜昌沦陷，陪都重庆已在日军覬覦之下。危急时刻，蒋介石决定重组第六战区，并钦点爱将陈诚出任司令长官，同时兼任湖北省政府主席。由此时直至抗战结束，第六战区都肩负着在正面阻挡日军、拱卫陪都的重任。鉴于陈诚在国民党内的显赫地位，陈诚公馆也成为当时公认的建筑精品，见证着重庆作为陪都的那段沧桑岁月。

房屋当年的主人最终客死台湾，今日的政商名流倒不时出入其中，谈笑晏晏。近年有企业出资重新修缮了陈诚公馆，并将其打造为西南地区最顶级的私人会所。装饰一新的陈诚公馆坐拥视野开阔的江景资源，俯瞰横卧于嘉陵江上的黄花园大桥，与江北嘴中央商务区两相辉映。这里烹制出的粤菜，无论口味与价格，都令人印象深刻。

赖敬东在公馆门口亲自迎接，他对杜林祥笑道：“大老远赶过来，杜总辛苦了。”

“赖总，你好！”杜林祥热情地伸出双手，“叨扰你了，还望见谅。”

赖敬东领着杜林祥朝楼上走去，一边走还不忘一边做着介绍。如今的陈诚公馆，共有四层楼高。每层楼的楼梯间，都摆放着陈诚各个时期的照片，从青年求学，到北伐、抗战，直至在台湾担任蒋介石的副手。陈诚公馆的每个空间，也用与陈诚有关的事迹来取名。一楼设有德馨厅、辞修厅，德馨为陈诚的乳名，辞修则是陈诚的字。二楼原本为官邸的会议室，如今改为包房，取名上将厅，意指陈诚曾官至国民党一级上将，包房内采用长餐桌配合较方正的座椅，宛如高阶军事会议场所。

赖敬东喝茶的包间位于三楼，叫作宇廷厅。陈宇廷是陈诚的次子，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喜参禅，后半生都在从事公益事业。包间装修也呼应陈宇廷的个性，采用蕴含禅意的中式风格。

在宇廷厅坐下后，服务人员立刻微笑着奉上茶饮。杜林祥抿了一口说：“以前到重庆时，只是听说过陈诚公馆，却从没来过，今天也是托赖总的福。”

“我也是借花献佛。”赖敬东摆手道，“今晚一位台湾的朋友约我小聚，这些从台湾过来的老板，尤其喜欢这里。知道此地环境不错，我索性下午就过来坐一会，一边欣赏江景，一边读书品茗。”

“赖总真乃雅士。”杜林祥说。

“见笑了。”赖敬东耸了耸肩，“附庸风雅，打发些时间而已。对了，杜总急着赶过来，有什么事？”

“有一件事，我越想越奇怪，只好请教赖总。”杜林祥点起一支烟，“我们公司的庄总，前几次与陈远雄谈判后发觉，这位陈总似乎做不得主。谈判中的任何事，都要等到第二天才给出明确答复。庄总因此揣测，陈远雄背后，应当另有高人。”

赖敬东面无表情，把玩着手里的茶杯。杜林祥继续说道：“之前为了下一阶段的谈判，庄总拟了一份提纲，上面都是纬通方面认为接下来谈判中要解决的重点问题。这份提纲，我也传给了赖总。”

杜林祥加重语气：“奇怪的是，陈远雄的谈判风格近来大变。对于纬通提出的问题，无论他是否接受，起码都会在谈判桌上当场做出答复。想必陈远雄背后的高人，已经知道我们接下来要谈什么；同时也指点了陈远雄一番，哪些条件可以答应，哪些当场驳回。”

赖敬东放下茶杯，哈哈笑道：“看来杜总已经认定，陈远雄背后的高人，就是在下？”

杜林祥弹了弹烟灰：“恐怕台江资本的实际掌舵人，也是赖总你吧！”

窗外的嘉陵江水缓缓流淌，黄花园大桥上车流如织，原本宽阔的大桥，此时倒显得不堪重负。包间内难得地沉默了一阵，大约半分钟后，赖敬东摇头叹息道：“雕虫小技，终究难逃杜总法眼。”

“言重了。”杜林祥说，“露出破绽的是陈远雄，绝不是赖总你。”

“唉！”赖敬东叹了一口气，“我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啊！”他缓缓说道：“当年的牢狱之灾，阴影现今犹在。刚出狱那会儿，靠着朋友们关照，生意渐渐有些起色。不料麻烦事又找上门，有人给我带话，说赖敬东是有前科的人，如今生意做这么大，是什么意思？难道当初抓他抓错了？”

赖敬东神色哀戚：“树大招风的道理亘古未变。尤其像我这种人，稍微有什么动静，都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没办法，只好退居幕后。最后在美国成立一家台江资本，把我的学生陈远雄推到前台。”

“这也是人之常情。”杜林祥微笑着说，“我倒佩服赖总百折不挠、越挫越勇的精神。”

赖敬东苦笑着说：“我隐居幕后自然是有苦衷，但与杜总朋友一场，竟也没有吐露实情，实在说不过去。不过，或许正因为咱们是朋友，有些话更不好开口。”

“怎么说？”杜林祥问。

赖敬东说：“大家都听说过一句话，在商言商。我作为台江资本的掌舵人，自然要优先考虑台江资本的利益，可要与杜总这样的老朋友坐上谈判桌针锋相对，似乎磨不开情面。想来想去，干脆就让陈远雄冲在第一线吧。”

赖敬东此时双手作揖：“冒犯杜总了，还请见谅！”

林祥哈哈大笑：“赖总这番话，在情在理。如果是我，也会这样做。”杜林祥接下来话锋一转：“不过，赖总你实在多虑了。大家都是生意人，在商言商的道理谁不懂？你为台江资本争取利益，我为纬通集团争取利益，本身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哪里用得着遮遮掩掩！”

赖敬东也笑了起来：“杜总当真是性情中人！”

杜林祥说：“这次急着来重庆面见赖总，就是想把话摊开了。与其让陈远雄与庄智奇在上海磨磨蹭蹭谈半天，不如咱俩开诚布公。”

“杜总快人快语，那我也打开天窗说亮话。”赖敬东说，“陈远雄提出的那些条件，自然都是我的授意。作为朋友，这些条件不仅苛刻，甚至可谓不近情理。不过作为商场上的合作伙伴，我认为那几点并不为过。”

赖敬东继续说：“杜总带领纬通集团向全国扩张，进而凭借土地储备规模赴港上市的计划，无异于一场豪赌。既然是豪赌，就意味着巨大的风险与收益。作为一家以逐利为天性的企业，我们对这项计划可能带来的巨大利益，十分感兴趣。同时，尽可能规避掉所有风险，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杜林祥淡淡一笑：“对于我，的确是场豪赌。但赖总似乎对这场赌局不感兴趣，你的如意算盘，是做一桩稳赚不赔的生意。”

“哪一个生意人不是如此呢？”赖敬东跷起二郎腿，“商人毕竟不是赌徒。恕我直言，杜总之所以如今兵行险招，是因为在上一场关于摩天大厦的赌局中输红了眼。为了捞回本钱，你只能压上全部身家，继续赌下去。而以台江资本如今的处境，的确不必如杜总那般心急火燎。”

赖敬东的话戳到了杜林祥的痛处，杜林祥阴沉着脸，半晌说不出话来。赖敬东把语气放缓一些：“不管怎么说，台江资本毕竟拿出一亿多美元的真金白银。毋庸置疑，杜总如今需要钱，这也是我们手里唯一仰仗的筹码。既然是谈生意，自当你情我愿。是否答应我们的条件，决定权还在杜总手上。”

杜林祥续上一支烟，说：“趋利避害，是再正常不过的生意逻辑。但既然是生意，还得讲究起码的规矩。”

赖敬东双手叉在胸前：“杜总认为我们不讲规矩？”

杜林祥说：“陈远雄提出的条件，核心无外乎两点。第一是可转股债，上市成功你们是股东，失败了你们就当债主，不用负半毛钱的责任；第二就是拿纬通旗下的商业地产项目来对赌，如果纬通不能按时上市，你们就直接把这些价值不菲的商业物业收归己有，甚至连这些物业过去欠下的债务，也要全扔给我。”

杜林祥愤愤不平：“一行总有一行的规矩。赖总是资本市场的前辈，对于行规应该比我清楚，你们这些条件，合乎行规吗？”

“杜总之言，不敢苟同。”赖敬东说，“我在资本市场沉浮多年，从没见过什么一成不变的行规，倒见过不少行规，被人踩在脚底下。”

赖敬东又说：“纬通近来一直在筹划上市，杜总应该知道每家企业在上市前，都会聘请一家投行。”

“当然。”杜林祥点点头，“投行是企业上市时的中介机构，专门负责将拟上市企业的股票推销给投资者。上市成功后，投行收取佣金作为报酬。”

赖敬东接着问：“那投行的佣金大概怎么算？”

杜林祥说：“我听庄智奇说过，如果采用现金支付的方式，投行佣金一般按照融资额7%左右的比例收取。”

“说得没错。”赖敬东说，“这7%就是行规。不仅是中国的行规，也是全世界的行规。”

赖敬东抿了一口茶：“但杜总是否知道，美国著名网络公司谷歌上市时，给投行的佣金是多少？”

“多少？”杜林祥问。

赖敬东伸出三根手指头：“3%，连所谓行规的一半都不到。而且负责谷歌项目的，全是那些平时牛皮哄哄的华尔街大投行。不客气地说，像杜总这样的客户，人家或许根本不拿正眼去瞧。可是面对气势如虹的谷歌，这帮家伙还为3%的佣金争得头破血流。”

赖敬东笑了笑：“有家美国投行的高管告诉我，做谷歌的项目，不为赚钱，只为强化本投行的影响力以及促进品牌价值的提升。”

“所以说，世间哪有什么规矩？唯一的规矩，就是由强者制定规矩。”坐在充满禅意的包间里，素来喜欢礼佛参禅的赖敬东，却不似平日那般温和谦让。此时的他，只是一个霸气十足的商人。

杜林祥无奈地说：“赖总的话句句刺耳，可我却反驳不了。”

赖敬东的语气愈发咄咄逼人：“有缘做成这单生意，台江资本多赚几个亿而已；杜总如果不愿合作，我们也不损失什么。买卖不成情义在嘛！不过对于纬通，这却是一场不生便死的豪赌。”

杜林祥苦笑着说：“赖总是吃定我们了！”

赖敬东将后背靠在沙发上：“佛家讲究缘分。能与杜总相识，也是一场缘分啊。这些日子，我亲眼见到杜总临危不乱，独撑大局，更目睹你涉险滩、过难关，一战而破万顺龙。我不是吃定杜总，而是佩服杜总。之所以如今双方能有合作意向，也是因为我看好杜总你这个人。以纬通目前的处境，若非有杜总坐镇，我还不愿与之合作。”

“再者，”赖敬东继续讲道，“生意场上，哪有谁吃定谁的事，杜总完全可以拒绝我们。至于拒绝我们之后，是否还能碰到如此慷慨的投资者，那就是另一回事。”

杜林祥说：“比台江资本有钱的投资机构多的是，不过比赖总更了解纬通，更了解我杜某的人，恐怕是没有。”

“杜总这话说得透彻。”赖敬东笑道，“就纬通目前的窘境而言，如果不了解杜总的非凡胆识与过人魄力，恐怕真没有投资者敢拿出一亿美元。”

杜林祥不停地抽着烟，缓缓说道：“赖总知道我这个人，靠着勤奋努力，做包工头赚到第一桶金。多年前，我已算个小财主，不太会为钱发愁。”

“不过这些年来，我脑子里琢磨的又全是钱字。”杜林祥话锋一转，“为什么呢？因为我认定，杜林祥有三千万或三个亿，差别并不大，但杜林祥是个企业家抑或土财主，却有天壤之别。”

赖敬东点头道：“没有这番雄心壮志，也不会有今日的成就。”

杜林祥又说：“赖总的意思，是把上市失败的风险全部转嫁到我身上，台江资本则要毫发无损地退场。其实，上市一旦失败，我个人的命运就已经注定。纬通会倒闭，我也要倾家荡产。那么，杜林祥身上是背着三十亿还是五十亿的债务，差别又有多大呢？既然一丁点风险就能压垮我，全部风险由我来担起又有何妨？”

赖敬东说：“杜总的意思，是答应我们的条件了？”

杜林祥说：“城下之盟，我哪有什么讨价还价的资本？但有一点，我绝不接受。”

“哪一点？”赖敬东问。

杜林祥说：“前几天正在上海谈判的庄智奇给我打来电话，说关于可转债的形式，陈远雄又提出新的条件。在未来债转股的过程中，你们的占股比例要和股票发行价捆绑起来。”

赖敬东说：“有这回事！所谓可转债，就是纬通上市成功后，我们的投资会转为股份，如果失败，它就作为债务。如果一开始就占股，纬通上市失败欠下巨债，台江资本作为股东就会被其他债主缠上。而将占股比例与股票发行价捆绑，目的也是确保我们的收益。债转股的过程中，占股多少随发行价浮动。如果股票发行价高，我们的

占股可以低一点，如果发行价低，我们的占股比例则随之增加。总之，股价乘以股份后的总收益，是台江资本最为看重的。”

杜林祥的目光忽然变得坚毅：“赖总看重收益，我看重的是对纬通的控制权。如果未来发行价偏低，你们的占股不断扩大，我岂不是成了小股东？我说过，杜林祥是个企业家抑或土财主，才是我最在意的。我绝不容忍自己亲手创立的企业，落入他人之手。”

赖敬东忽然笑起来：“杜总果真是谈判高手，我想这才是你此行的真正目的。刚才谈的可转股债，拿物业项目对赌，都是虚晃一枪。谈判桌上，你步步退让，为的只是最后提出这个条件。是啊，你杜林祥都让步成这样了，我赖敬东再丝毫不退，就有些说不过去了。”

杜林祥掐灭烟头：“赖总退不退我无权置喙，不过我的确退无可退。”

“退，当然要退。”赖敬东说，“因为我原本就没想过进。我的兴趣不在控股权，而在于投资的回报。协议中可以约定，无论台江资本的占股比例如何扩大，始终不能超越杜总你。”

杜林祥终于露出笑容：“有赖总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谈了一下午，终于有结果了。赖敬东看了看手表，“一会儿我那位台湾朋友就要来了。今天看来真的只能借花献佛了，就把朋友请客的这顿晚餐，当成咱们的庆功宴。”

“恭敬不如从命。”杜林祥说。

在陈诚公馆豪华包间里的晚宴，半小时后准时开始。台湾的朋友似乎也知道赖敬东的喜好，专程带来了在重庆并不常见的汾酒。杜林祥不知是由于谈判结束的喜悦，还是由于再次接受城下之盟的悲愤，酒量出奇地大。

晚宴间隙，杜林祥踱步到包间外的阳台。站在这栋具有历史沧桑感的建筑里，俯瞰璀璨夺目的山城夜景，吹着怡人的江风，杜林祥心中五味杂陈。他下意识地摸出一支烟，点燃后深吸了一口。

赖敬东走了出来，他拍着杜林祥的肩膀：“少抽点烟，你也快五十了，得爱惜身体。”不谈生意时，赖敬东那慈眉善目的表情终于回归。

“脑子里事情太多，烟怕是少抽不了。”杜林祥说。

“想什么呢？”赖敬东问。

杜林祥说：“我在想，拿到赖总的钱后，如何把每一分都花在刀刃上。”

“能否上市，就在于纬通全国扩张战略的成败。”谈到生意，赖敬东的表情重新严肃起来，“你们拟定的战略规划总体框架不错，但还可以细化。”

赖敬东继续说：“你们的规划里有时间表，每季度拿下多少地，开多少盘，在哪些城市完成布点，资金如何调配，所有这些都写出来了，很详尽。不过在我看来，时间不应该仅仅精确到季度，而要精确到月，甚至是周。如今的纬通，每一步都不能踏空呀。”

杜林祥点点头：“我也这样想，所以让公司的人还在修订计划。”

赖敬东说：“我找了几家国际知名的咨询公司，还通过朋友关系，联系了几位中国地产界的大腕。我看就下个月，大家在上海聚一下，搞它一次头脑风暴，把即将付诸实施的战略规划的每个细节，再认认真真地模拟一遍。”

赖敬东笑着说：“这几家咨询公司的收费，可不便宜哟。这钱我出了，我也得为朋友出把力嘛。”

“赖总费心了，谢谢你。”杜林祥说。

赖敬东说：“现在还说这个谢字，就见外了。”

杜林祥摇着头：“对于我，这是一场豪赌。而赖总你，却签了一份稳赚不赔的合同。即便我赌输了，你也是毫发无损。所以呀，赖总这般热心，我理当致谢。”

赖敬东哈哈笑起来：“没有哪个生意人，心中只在乎毫发无损。我更希望你赌赢，这符合双方的利益。”

“是啊。”杜林祥说，“我也希望有朝一日，能与赖总痛痛快快地喝一场庆功酒。”

赖敬东眺望夜幕下的江面：“在离此几公里远的重庆朝天门，脚下的嘉陵江，便要与从青藏高原奔泻而下的长江汇流一处。大江一路向东，流过九省通衢的武汉，流过六朝古都南京，流过十里洋场的大上海，浪涛滚滚，最终汇入太平洋。我相信，以杜总之才，终究有一日是要到宽阔的大洋中一展身手的。”

杜林祥笑得很沉重：“承你吉言，但愿有那么一天！”

4 领导者身边没有亲信，所有下属就全是你的亲信

从重庆返回河州后，杜林祥立刻将自己与赖敬东见面的情况，通报给了庄智奇。说完后，杜林祥长叹一声：“能做的让步，我都已经让了。下面你和陈远雄的谈判，速度应该可以加快了。”

庄智奇说：“我会抓紧与陈远雄谈，尽早把所有细节敲定。”

“越快越好。”杜林祥说，“时间对于我们来说，就意味着一切。纬通向全国扩张的架势已经摆出来了，就等着资金到位。”

庄智奇说：“陈远雄如今也很急切，盼着早日签署协议。尤其是派财务审计团队的事，他已经说了好几次。”

“就是审计那几个拿来和他们对赌的商业物业？”杜林祥问。

“嗯。”庄智奇点头说，“就是商业步行街那几个项目。审计结束后，他们便提供搭桥贷款，把项目原有的债务转移到我们身上。剩下几个干净的项目押在那里，如果不能按时上市，这些项目就要作为赔偿拱手相让。”

杜林祥冷笑一声：“他们的算盘，打得贼精啊！”

“是啊。”庄智奇一脸无奈。

“其他事可以快一点，这件事却不要急。”杜林祥的手指有节奏地敲击大腿，“等上半个月，再让他们过来。”

庄智奇说：“陈远雄可是催得很急。”

杜林祥语气坚定：“无论找什么理由，先耗上半个月。半个月之后，他们的审计团队就可以进驻河州了。”

“好的。”对于庄智奇来说，让谈判再拖延半个月，显然不是难事。

庄智奇第二天便赶赴上海，按照杜林祥交代的节奏，与陈远雄谈谈停停，一点一滴地消耗着时间。杜林祥则一直留在河州，不过这一段时间，他极少来办公室。公司的人大多不知他的去向，好多时候打手机也是处于关闭状态。

半个月后，庄智奇如约回到河州，与他一同前来的，还有台江资本派出的财务审计团队。团队阵仗不小，一共二十来号人。领头的两人，一个是年近七十的老太太，说一口陕西话，据说与赖敬东是同乡；另一位则是老外，来自英国，是位资深的注册会计师。

抵达当晚，杜林祥就设宴款待了审计团队一行，不过饭桌上众人实在聊不到一起去，杜林祥听不懂老太太的陕西话，对英语更是一窍不通。审计团队第二天便开始工作，杜林祥只交代财务部门的人积极配合，自己再未露面。

审计持续了二十多天。审计完成后，陈远雄很快便打电话给庄智奇，通报了审计顺利过关的消息。得知这一消息，杜林祥心中的巨石终于落地。他点燃一支烟，在办公室里悠闲地抽起来。

掐灭烟头，杜林祥拿起电话，将儿子杜庭宇召来办公室。杜庭宇来之后，杜林祥开口问道：“接待台江资本审计团队的事，你全程参与了，感觉怎么样？”

杜庭宇说：“他们白天到公司财务部查账，晚上回宾馆接着开会，一副认认真真的样子。除了要求我们提供各种各样的财务报表，几乎从不和我们的人接触。集团公司办公室主任高明勇原准备周末安排他们去郊游，结果也被婉拒。”

杜林祥面无表情：“这就叫职业精神，以后咱们纬通的员工出去办事，也能有这副模样，就不错了。”

杜庭宇说：“他们办事的确认真，可笑话也闹了不少。”

“什么笑话？”杜林祥问。

杜庭宇说：“那两个领头的，一个是英国人，名牌大学毕业，成天一副绅士派头。另外那个老太太，不仅是赖敬东的老乡，还给赖敬东当过好些年保姆，四十多岁才去财务学校自修会计，至今连普通话都说不利索。最可笑的是两人交流的样子。英国人的翻译是个上海姑娘，根本听不懂老太太的陕西话，这时就得靠另一人把老太太的陕西话翻译成普通话，上海姑娘再把普通话翻译成英文。”

见儿子一脸的嘲弄与不屑，杜林祥摇头道：“赖敬东能有今天，难道还不如你高明？”

杜庭宇挨了训，呆呆地站在原地，内心却不服气。杜林祥接着说：“你见多识广，还去国外留过学，知道什么是喀保镖吗？”

“知道。”杜庭宇回答，“就是来自尼泊尔的廓尔喀雇佣军，素来以骁勇善战著称。许多廓尔喀雇佣军退役后，改行当富豪的保镖。”

“没错。”杜林祥对于儿子的博闻强识还算满意，“我还是前不久去香港才知道的。就是那个徐浩成，他身边便有好几个喀保镖。你知道他为什么信赖喀保镖吗？”

“不就因为这些人训练有素，战斗力强！”杜庭宇说。

“原先我也这样认为。”杜林祥说，“不过徐浩成却告诉我，之所以信赖喀保镖，是因为他们既听不懂普通话，也听不懂广东话。”

杜庭宇大概明白了父亲的意思：“你是说赖敬东故意派来两个不好打交道的人？”

“是啊。”杜林祥点点头，“连语言沟通都有问题，收买起来自然难很多。尤其那个英国人和陕西老太太，他们之间交流，竟然需要两个中间人充当翻译。这种状况下，两人想合伙干点坏事，简直难如登天。”

杜庭宇说：“据说他们两人是分头工作，中途极少交流，最后呈交两份审计报告给赖敬东。”

杜林祥冷笑一声：“这也算是赖敬东精心设计的安全阀，或者叫风险防范机制吧。”

杜林祥抿了一口茶：“你跟着庄智奇有些日子了，学到些东西没有？”

杜庭宇说：“庄总的确精于资本市场的运作。他对我也是尽心辅导，将肚子里的知识倾囊相授。”

杜林祥满意地点点头：“对庄智奇这个人，你怎么看？”

杜庭宇说：“是个绝顶聪明的人。更难得的是，此人没多少权欲之心，更不喜欢拉帮结派。”

“何以见得？”杜林祥问。

杜庭宇顿了顿说：“我来公司有段时间了，据我观察，无论安幼琪还是林正亮，手底下都有一帮人。安总分管的营销部，林叔分管的工程部，两拨人时常互不买账。庄总倒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他对所有人都客客气气，但公司里也没人是他的铁杆亲信。”

“你的观察没错。”杜林祥说，“庄智奇的确不是一个权欲熏心的人。他不喜欢搞小山头，或者说他身上的独行侠性格，注定搞不了小山头。庄智奇愿意辅佐我，更多是想实现自己的价值。”

杜庭宇笑着说：“那你还要我继续在一旁监视着他吗？”

“当然。”杜林祥说，“对一个人放心，绝非就可以放手不管。某种特殊情况下，那些并非权欲熏心的人，也可能被下面的人拥戴出来，哪怕他本人并不情愿。”

“就像陈桥兵变时的赵匡胤、辛亥革命时的黎元洪。”杜庭宇说。

杜林祥点点头，接着话锋一转：“不过，如今有更重要的事需要你做。盯庄智奇的事，先放一放。”

“什么事？”杜庭宇问。

杜林祥说：“与台江资本的合作协议，估计很快就要签署了。战略发展部这边完成了阶段性任务，暂时没多少事。公司下一步的工作重心，就是向全国扩张。我打算让你去一家分公司，当副总经理。”

杜林祥接着说：“纬通毕竟是一家地产企业，除了资本市场，你对地产行业的特性也必须熟悉。纬通即将组建各省的分公司，你去到新建的公司，从选地、拿地到施工、营销，所有事情都经历一遍，对地产企业的运作模式就会了然于心。”

“另外一点，这也是你建功的机会。”杜林祥说，“在战略发展部跟着庄智奇，你只是个帮手，功劳终究是人家的。到了分公司，就能独当一面，干出来成绩，功劳自然记在你的头上。先立功，再立威，等到你真正接班时，下面的人才会心服口服。”

杜庭宇有些激动，他禁不住说道：“为什么是副总经理，干吗不让我去当总经理？”

杜林祥笑了：“你也跑来老子这里要官当了？”

杜庭宇说：“当不当官不重要。可你既然想让我建功，干吗去当副手？有了成绩，还不是别人的！”

“不要急。”杜林祥跷起二郎腿，“你能想到的，老爸都替你想到了。未来向全国扩张，你知道哪里是硬骨头，哪里顺风顺水吗？哪家分公司业绩最耀眼，哪家分公司吊车尾？”

杜庭宇摇着头：“不知道。”

杜林祥说：“别说你了，我在商海里扑腾这么多年，现在也不敢妄下断言啊。经商就像打仗，将领固然重要，但很多时候也得看天时地利。贸然把你派去一个分公司当总经理，结果因为各种原因，当地的业务迟迟不见起色，到时怎么办！”

杜林祥接着说：“皇帝御驾亲征，是不能打败仗的。而你未来要接掌纬通，要让所有人拥戴你，因此也不能打败仗。”

“爸，那你的意思是……”杜庭宇问。

杜林祥说：“你先随便去一家分公司，干着副总经理，权当熟悉一下工作。过个一年半载，哪家分公司是需要长期耕耘的，哪家分公司是能最快出业绩的，我心里大致也有数了。到时，我会把你扶正，更会把你派去最能出彩的地方。”

“好吧。”杜庭宇感谢父亲的良苦用心，不过作为一个极其自负的年轻人，他的内心却不免五味杂陈。

“对了，”杜林祥说道，“我打算把尹小茵也调离战略发展部，让她去一家分公司。”

“把她也调走？”杜庭宇有些不解，“当初你让我和小茵去战略发展部，不就是盯着庄智奇吗？如今怎么把我们两人都调走？”

杜林祥说：“盯着庄智奇的事，我会安排其他人。再说你看小茵对庄智奇一往情深的样子，她还能胜任这份工作吗！”

杜庭宇说：“我刚来纬通时，爸就说小茵对庄智奇有好感。不过这段时间在一起工作，我还真没发觉。在公司，他们二人的关系没看出多热络。倒是尹小茵与庄智奇的儿子，相处得很融洽。”

“在这一点上，我看你还不如尹小茵聪明。”杜林祥笑了，“情场如战场，也是要讲究谋略的。对于庄智奇这种家庭责任感很重的男人，关心照顾好他儿子，恰恰才是赢得他真心的最高明手段。那个陈锦儿，整天只知道围着庄智奇打转，比起尹小茵已落下风。”

杜庭宇也笑了：“爸让小茵去外地，陈锦儿倒要开心了。”

“这恰是我的初衷。”杜林祥说，“很多事还要仰仗陈锦儿的干爹徐浩成。让庄智奇与陈锦儿保持某种亲密关系，对于企业发展很有必要。”

“有道理。”杜庭宇接着说，“爸，我去外地分公司，想带上两人一起去。”

“谁？”杜林祥问。

杜庭宇说：“一个是我留学时的同学，去年刚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是难得的人才，我好不容易才说动他来纬通工作。另一个就是四叔的儿子，他从小和我关系铁，大学毕业后也一直在纬通工作。”

“不行！”杜林祥断然拒绝，“不仅他俩不行，其他人也不行。我劝你多学庄智奇，对周围的人客客气气，但永远不要和谁太亲近。”

“为什么呀？”杜庭宇有些想不通，“你不是让我出去建功立业吗？我身边总得有几个信得过的帮手！”

“儿子呀，爸爸犯过的错，不希望你再犯。”杜林祥叹息道，“安幼琪、林正亮算是我的左膀右臂，算是信得过的人吧？可你在公司也看见了，他们各有各的山头，弄得我有时都头疼。为什么会这样呢？”

杜林祥自问自答：“小圈子里用人，就是这种结局。工作中的下属也是你生活中的朋友，下手时轻不得重不得，恼火得很。爸爸当年也有不得已的苦衷，事业初创，没有几个人才来投奔，不靠着这些人，也走不到今天。你的事业平台不同了，用人一定要讲究五湖四海，不要再去找什么同学、兄弟来当所谓的心腹，这样只会得不偿失。”

杜林祥继续说：“都知道我是文康人，公司里有很多文康的老乡。既成事实，想改变也难。但公司向全国扩张延揽人才时，我就定下一个规矩，不要说文康人，就连籍贯是洪西省的，也一律不要！纬通要成为全国性公司，就一定要汇集各地的人才。”

杜庭宇默默听着，不时点头。只听杜林祥接着说：“你的身份特殊，会有很多人刻意来接近你，以为日后进身之阶。不要得罪谁，但也不要和谁走太近。张三、李四都希望成为领导的心腹或亲信，如果张三成功了，李四难免失落，甚至会离心离德。领导者身边没有亲信，所有下属就全是你的亲信。”

“我明白你的意思。”杜庭宇说。

看到儿子一点就通，杜林祥颇为欣慰，他最后语重心长地说：“下面有几个山头不要紧，身为一把手，可以去平衡各个山头的利益，但有一点是大忌，那就是领导者划出个小圈子，自己去占座山头。蒋介石为什么失败？不是因为国民党内派系林立，而是因为他身为领袖，不去平衡各派系势力，反而自己成了黄埔系、浙江帮的老大。如此一来，把自己封闭在小圈子里，其他派系的人，还会把他当成真正的领袖吗？”

杜林祥虽然读书不多，活学活用的本事却了得。关于蒋介石失败原因的分析，还是那天在重庆陈诚公馆，赖敬东在饭桌上讲出的。如今，杜林祥结合纬通的现状，又把这番道理讲给了儿子。

5 大官出行，下面一定是“四大天地”

一艘伤痕累累的战舰，再次踏上前途未卜的征程。

与台江资本的投资协议最终签署，一亿多美元的投资很快陆续到账。万事俱备，东风又至，纬通开始势不可当地向全国扩张。

早在赖敬东的投资到位前，安幼琪已派出两百多人分赴全国各城市找地，而在签署投资协议当月，纬通便在全国吞下四块土地。纬通的拿地速度很快，但在地块选择上却严格遵照当初制订的计划——纬通拿地的城市，全部为国内二三线城市，所吃进的地块，也处于所在城市的郊区。由于是“生地”，这些地块并不被注重短期利益的当地开发商看好，竞争相对不算激烈，而且未来有升值潜力；基本上没有拆迁的遗留问题，有利于迅速开工和交付；地块面积普遍较大，适合建设大规模的中低档住宅楼盘。

得益于杜林祥的严厉督促以及贯彻始终的标准化战略，安幼琪与林正亮，企业的营销部门与建筑施工部门出现了难得的精诚合作，纬通的开盘速度屡屡让同行目瞪口呆。在北方一座省会城市拍下一个四十万平方米的地块，从进场施工到开盘销售，仅仅用了两个月时间。在华东一座地级市竞买地块得手后，安幼琪在拍卖会现场宣布项目要在六个月内开盘，在场同行均认为绝无可能。因为按照行业常规，从规划设计到开盘销售，一般起码需要一年，但是纬通竟然打破常规，真在六个月后如约开盘。

纬通甚至创造出一日之内在全国四盘齐开的壮举。纬通旗下位于西南、华东、东北、华中的四个楼盘，在同一日开盘，且盘盘热卖，一举刷新开盘纪录。

仅一年多时间，纬通便俨然成为国内地产界的明星企业。在全国几十座城市，都能看到企业旗下热火朝天的工地，在各地媒体最黄金的板块，不时会出现纬通楼盘的促销广告。

当然，与疯狂扩张相伴的，还有不断飙升的债务。纬通拿地时在价格以外，更在乎首付款比例与结算周期。只要首付款比例低，结算周期长，它们就敢吃进。拖欠政府的土地出让金之外，还有建筑商的垫资。如此一来，纬通每拿下一块地，就等于在债务簿上添加一笔。

纬通令业界震惊的开盘速度以及秉持的快速开盘、绝不囤地的经营理念，其实正折射出企业资金链紧绷的窘境。杜林祥在内部会议上说过：“地产界谁不想着囤地，谁他妈不知道，囤地的收益高？但目前的纬通，赚不了这个钱。没有速度，就形不成规模，必须快速开盘，快速回笼资金。对于纬通来说，速度比效益更重要！”

纬通位于华中某座城市的分公司的状况，就是企业疯狂扩张的真实写照。这家号称正在运作千亩大盘的公司，债务数亿元，账上现金居然长期不足万元。拿下该地块后，杜林祥只投入数千万元付清了购地首付款。惊人的开盘速度以及还算不错的销售业绩，使得资金迅速回笼。不过每卖房收回一笔钱，杜林祥就会毫不犹豫地抽走。他盘算着，离土地出让金的结算周期还有几个月，这几个月时间，绝不能让钱闲在那里。正好抽走这笔钱，去另一个城市买地交首付款。等到结算周期临近，再从其他分公司调拨资金过来。

纬通的举动，引发外界的巨大关注，许多地产界大佬开始对企业甚至杜林祥本人口诛笔伐。有位北京的房地产大佬接受媒体采访时，公然斥责纬通破坏行规。这位大佬表示，为了拿地，纬通不惜出高价，为了卖房回笼资金，往往又低价促销。“这种行为根本是在捣乱。他们不想赚钱，也丝毫不顾及债务风险，只想着圈地。”

已然赌红了眼的杜林祥，只会将这些话当作耳边风。内部会议上，他拿赖敬东的那句“唯一的规矩，就是由强者制定规矩”来回怼。杜林祥甚至授意安幼琪在公开场合，驳斥这位大佬所言是“歪理邪说”。

一路狂飙突进中，杜林祥倒偶尔会关注万顺龙这个老冤家。下属向他汇报，大众股份那个脏壳，始终被万顺龙捂在怀里，他甚至搭上顺龙集团的老本，去为远走天涯的谷伟民偿还旧债。此时的杜林祥，总不忘奚落对方：“好汉打掉牙和血吞。万顺龙的做派，倒还像条好汉。”

下属还汇报，与纬通的全国扩张战略不同，顺龙集团始终不肯迈出洪西半步。万顺龙为企业制定的战略规划就是深耕洪西，他提出在省会河州，顺龙集团要确保领先优势；用三年时间，在洪西省所有地级市完成布点；再用十年时间，在洪西每一座县城，都要有顺龙集团开发的楼盘。

内心深处，杜林祥认同万顺龙的决策。顺龙集团毕竟不是纬通，虽然遭遇重创，伤筋动骨，但还远不到命悬一线的地步，此时选择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实属上策。不过在嘴巴上，杜林祥仍要讥笑几句：“万顺龙想着十年把房子修到洪西的县城，我如今的目标，是在五年内把房子盖进北上广深。”

杜林祥说完这句话，周围的下属一片掌声，可惜他自己倒有些底气不足了。对于纬通扩张路上一次次拿地、开盘的大捷，基层职工自然欢欣鼓舞，不过杜林祥、庄智奇、安幼琪等高层都清楚，所有这些成绩，不过是在一场豪赌中，将筹码重重地压上赌桌，决定胜负的底牌，并未翻开。

周末两天，杜林祥穿梭于三个城市之间，去视察纬通位于当地的楼盘。礼拜一中午，他回到河州。一下飞机，杜林祥便赶往公司会议室。

庄智奇、安幼琪、林正亮等人都在会议室等着杜林祥。纬通处于高速扩张期，几位公司高层经常在外地公干。就说刚刚过去的周末吧，庄智奇在香港拜会投行人士，安幼琪在北京与一家广告公司洽谈合作协议，林正亮则赶往了西北一座省会城市的建筑工地。他们都是星期天中午接到通知，说是星期一下午回公司总部开会。

杜林祥快步走进会议室，脱下风衣后，开门见山地说道：“我让人制作了一套企业的宣传画册，主要展示这一年多时间，纬通向全国扩张所取得的成就。制作单位上周已经把样书交给我了。今天把大家叫来，就是想再听听你们的意见。”

众人接过初具雏形的宣传画册，认真看了起来。大家心里也不免犯起嘀咕：“就为了一套宣传画册，把大伙从全国各地召回河州？”

杜林祥点燃一支烟，继续说道：“这套画册，宣传重点有两个，一个是企业庞大的土地储备规模。另外一点，就是说咱们手里的土地，都是具有巨大升值空间的宝地。围绕这两点，大伙可以谈一谈意见。”

“另外，”杜林祥加重语气，“画册开头的文字，也要再推敲。现在没几个人有工夫看完整套画册，大多就是把开头的文字浏览一遍，再随手翻几页相片。所以开头的文字，必须言简意赅，句句说到点子上。”

杜林祥的开场白结束后，众人开始发表自己的意见。如今在企业内部，杜林祥是无可争议的权力核心，他的行事作风，已不能归于强

势，而应该叫作霸道。至于在会议上随意打断哪个人的发言，简直是家常便饭。

今天的会议倒有些特殊。杜林祥只是默默地听，从不插话。旁边还安排了一个秘书，一丝不苟地记录着众人的发言。会议结束后，杜林祥又把庄智奇、安幼琪单独叫去办公室。

回到办公室，杜林祥解释道：“刚才我一言不发，就是想鼓励大家多提建议。如果我老是插嘴，下面有些人反而不敢讲话了。甭管他们说的有道理没道理，通通记录下来。现在咱们三个聚到一起，再把所有建议梳理一道。务必在今晚定稿，明天就让印刷厂开始印刷。”

办公室里没了外人，安幼琪忍不住问道：“一套企业宣传画册，你干吗这么重视，把大家从全国各地喊回来，开会时还这样发扬民主？”

杜林祥反问道：“你这是批评我平时没耐心，不民主了？”

安幼琪笑而不答，就连旁边的庄智奇也干笑了几声。杜林祥坐回办公桌后的皮椅，说道：“企业发展很快，成绩喜人，做一套有说服力的宣传资料，对于提升企业形象，应该很有用处。另外，下周末是徐浩成的六十大寿。我想趁着为他祝寿的机会，送一套画册给他。纬通如今的发展势头，也该让他了解一下。”

难怪杜林祥要求在宣传画册里凸显纬通手里的土地，具有巨大升值空间！这一切，都是写给徐浩成看的。庄智奇、安幼琪同时明白了过来。

“赖敬东投了一亿多美元，你还嫌不够，还要把徐浩成拉进来？”安幼琪问。

杜林祥摇着头：“如今倒还用不上徐浩成。不过像他这样财大气粗的老板，搞好关系总没有坏处。多个朋友多条路嘛！”

安幼琪又问：“徐浩成一直不肯回大陆，他的六十大寿在哪里操办？泰国还是中国香港？”

“在香港。”庄智奇说道。

“哦。”安幼琪点点头，转而又问，“你怎么知道的？”

不待庄智奇回答，杜林祥就笑着说：“当然是那个大美女陈锦儿告诉咱们庄总的。”这一回，轮到安幼琪在一旁干笑了。庄智奇脸上倒有些不好意思。

杜林祥又说：“智奇，下周你跟着我一起去香港，给徐浩成贺寿。”

“我就不去了吧。”庄智奇推辞道。

“你不去怎么行？”安幼琪打趣道，“徐浩成可是陈锦儿的干爹，没准以后就是你的老丈人，可得提前搞好关系。”

杜林祥、安幼琪都开心地笑起来，庄智奇越发尴尬了。笑声停下后，杜林祥说：“言归正传，咱们还是好好议一议这套画册……”

一周后，杜林祥、庄智奇带着精心准备的寿礼以及这套刚印刷完毕的画册，一同飞赴香港。

徐浩成六十大寿的寿宴，就安排在他位于浅水湾的别墅里。浅水湾位于香港太平山南面，依山傍海，海湾呈新月形，号称“天下第一湾”，也有“东方夏威夷”之美誉。浅水湾波平浪静，水清沙细，且冬暖夏凉，历来是港人弄潮的胜地。昔日香江八景之一的“海国浮

沉”，指的就是浅水湾的海滨浴场。众多的别墅豪宅，就坐落在浅水湾的坡地上。

陈锦儿半个月前就赶来香港，为干爹的六十大寿张罗。寿宴当天，她穿着一身喜庆的彩色套裙，热情招呼着各路客人。以徐浩成的江湖地位，就算摆上一百桌寿宴，依旧会座无虚席。不过徐浩成并不想大操大办，只在别墅里备下了三桌宴席。去机场迎接庄智奇时，陈锦儿告诉他：“收到请柬的客人，都是干爹挑选的。干爹还亲自交代，把河州来的杜总、庄总安排在主桌。”

中午十二点过，身着紫色唐装的徐浩成走下楼来，他挨个与客人握手，满脸的笑容。转了一圈，徐浩成又唤来随从问了几句，随后说道：“我有个朋友，路上有些耽搁，现在正往这边赶，只能麻烦大家等一会儿了。”

在座的当然知道客随主便的道理，纷纷点头称是。快到一点了，这名客人终于赶到。还在门外，此人便高声喊道：“徐瘸子，来晚了，不好意思，待会儿先自罚三杯。”

杜林祥当即觉得声音蛮熟悉。待这人走进屋内，果然正是他——赵家亮，那位性格怪癖的河州大儒。当初在日本时，杜林祥就听徐浩成提起过，他和赵家亮相识多年。今日六十大寿，赵家亮理应也是座上宾。

赵家亮的头发依旧凌乱不堪，穿着一件白衬衣，搭配褐色裤子，脚上是一双白色运动鞋。这身打扮，与装修豪奢的浅水湾别墅比较起来，着实反差太大。

徐浩成一瘸一拐地上前迎接，并亲自把赵家亮拉到身旁坐下。他介绍说：“这便是大名鼎鼎的赵疯子。我和他，可以算作忘年交了。”

赵家亮当众称呼徐浩成为“徐瘸子”，徐浩成又回敬一句“赵疯子”，两人的交情，看来的确不浅。徐浩成嘻嘻笑道：“我和他可是不打不相识。当年赵疯子提着两把菜刀跑到我家里，口口声声说要剁了我。身边的兄弟们都乐了，一个颤颤巍巍的老头，居然敢上门找我徐浩成的麻烦？”

“把我惹急了，天皇老子也敢剁。”赵家亮高声说道，“那时我在河州立交桥下摆了个小摊，一面写书法，一面卖书。几个小王八蛋，居然上门收保护费，还砸我的摊子。老子一打听，他们是徐瘸子的手下，二话不说，提着菜刀就找上门去。”

徐浩成说：“后来我才晓得，在立交桥下摆书摊的小老头，竟然是威名震洪西的一代大儒，赶紧赔礼道歉，一来二去还成了好朋友。”

徐浩成又说道：“你说你也是，叫你直接飞来香港，你非得先飞深圳，还得倒车过来。大家等你一会儿无所谓，关键你一大把年纪，干吗费这番折腾！”

赵家亮说：“直飞香港比起飞深圳，贵了一千多。我一个靠写几笔字混饭的人，不敢那样铺张。”

“怎么不早说！”徐浩成说，“我直接让人为你订机票就是，哪里用得着你掏腰包！”

“别价！”赵家亮挥手道，“相识这么多年，我喝过你的酒，你也喝过我的酒。不过你没拿过我的钱，我也不拿你的钱。君子之交可以淡如水，也可浓如酒，但一沾钱字，就全变味了。”

“你这怪脾气是改不了了。”徐浩成笑道。接下来，他又为赵家亮介绍桌上的客人。轮到杜林祥时，赵家亮主动说道：“这是老杜

嘛，咱们见过。”“是见过。赵老，你好！”杜林祥恭敬地答道。

午餐时间已拖到一点过，徐浩成赶紧吩咐上菜。一盘盘菜端上了桌，有蒜泥白肉、东坡肉、回锅肉……尽管都是家常菜，不过腹中空空的杜林祥并不介意这些，举起筷子大快朵颐。

赵家亮尝了几口后却调侃道：“味道是不错，不过瘸子你这么大的老板，又赶上六十大寿，不上些生猛海鲜，尽弄些猪肉家常菜，忒小气了。”

徐浩成哈哈笑道：“在座的除了你赵疯子，都是些吃腻了生猛海鲜的大老板，上些家常菜，没准正合大家胃口。再者，这些家常菜对于我来说，也有些特殊意义。”

徐浩成继续说：“诸位都知道，我年轻时遇到矿难，在医院躺了好几天，腿也瘸了。最后矿上问我，要么解决正式工身份，去传达室收文件；要么领一笔慰问金。最后我选择了后者。”

“领到慰问金后，我就开了间餐馆。”徐浩成接着说，“餐馆生意红火，加之我为人仗义，还在那里认识了许多弟兄。正是这帮弟兄，日后跟着我打出了一片天地。当初餐馆做的，就是家常菜，我亲手炒的回锅肉，无论道上弟兄还是过往食客，无不竖起大拇指。”

听着徐浩成动情的回忆，杜林祥也有些感慨。造化真是弄人，当初徐浩成要是去了传达室会怎样？若干年后，洪西或许会多一个下岗职工，江湖上却少了一位大佬！

徐浩成说：“把这些家常菜做好，也不容易啊。我们锦儿，为了今天这顿饭，可是费了番功夫。从请厨师到选食材，足足忙活了大半个月。锦儿，你就给大伙说说这些菜的讲究。”

陈锦儿莞尔一笑，站起身来：“中国人餐桌上的家常菜，主打一般都是猪肉。但诸位恐怕不知道，如今的猪肉，可与以往的猪肉大不一样。”

赵家亮来了兴趣：“猪肉与猪肉，有什么不一样？”

陈锦儿说：“就举东坡肉的例子吧。这道菜色泽均匀，肉质酥烂，入口即化，并且，丝毫感觉不到油腻。作为杭帮菜的经典，东坡肉自一千多年前的苏东坡开始，便是中国大小餐桌上的一道名菜。但是，不是用什么猪肉做成东坡肉都能达到此种境界的。在美食界广为人知的是，正宗的东坡肉须选用浙江本地的猪种‘两头乌’。‘两头乌’即闻名遐迩的金华猪，金华猪皮薄、骨头细，肉质细腻，更为重要的是肌内脂肪含量高、分布均匀。肌内脂肪越高意味着做菜时越香，炖成东坡肉时能保证肉质松软、酥烂。”

“还有回锅肉。”陈锦儿继续说，“在众多川菜大师眼里，做出最正宗的回锅肉须选用四川土猪——成华猪。成华猪一身黑毛，头方、颈粗、腿短、背宽、屁股大。回锅肉，顾名思义须两次下锅，这就要求肉质不能太瘦，不然二次煸炒出锅时肉质可能很硬。而成华猪肉质很肥，肌内脂肪含量高，故而做出的回锅肉松软可口。”

见众人听得津津有味，徐浩成开口说道：“中国人爱吃猪肉，但有一点各位恐怕还不清楚，中国猪肉市场95%以上的份额都由洋猪品种占据，最常见的有原产英国的大约克夏猪、原产丹麦的长白猪、原产美国的杜洛克猪。哪怕寻常农户家饲养的所谓土猪，其实也是洋猪的猪子猪孙，祖宗不是咱中国的。”

杜林祥插话道：“这话的确不错。去年春节回老家，我老婆的一个堂弟是县畜牧局副局长，他告诉我说，老家县里的猪，已经清一色

全是洋猪。从国外进口洋猪后，在中国交配产出小猪，农民再从种猪场里买走这些小猪，抱回家饲养。”

陈锦儿说：“尽管各位经常出入高档酒店，但我敢肯定，你们吃的什么东坡肉、回锅肉，也是用洋猪肉做出来的。因为中国的本土猪越来越少，有些已经濒临灭绝。比如说最适合做回锅肉的成华猪，只剩下一百多头，比熊猫还少。”

“长见识了！”赵家亮拍着桌子说，“想不到天天都在吃的猪肉，还有这么多名堂。咱中国人干吗不养中国猪，非去国外进口种猪回来？”

徐浩成答道：“洋猪出栏快，抗病能力强。而许多本土猪，出栏太慢，而且养殖成本高。因此，不管农户还是专业养殖场，都愿意养洋猪。比方说吧，一头杂交的育肥猪，往往三个半月就能出栏，而成华猪需要七个月才能出栏，如果喂粮食，一年才能出栏。”

“瘸子，这么说今天咱们吃的，全是正宗的中国猪？”赵家亮问。

“当然。”徐浩成笑道，“比方这东坡肉，就是专门联系浙江的农户，订购的正宗金华猪。至于这盘回锅肉嘛，因为成华猪的确太少，市面上很难买到，不得已用其他土猪肉代替了。”

“其实，选择合适的猪肉只是第一步，接下来的做法，同样很讲究。”陈锦儿说。

“锦儿，你快给我们讲讲。”杜林祥说。

陈锦儿说：“干爹是做回锅肉的高手，还是让他说吧。”

徐浩成接过话茬：“回锅肉人人都会做，无外乎先把肉在锅里煮一下，再回锅炒一道。但是，煮肉的环节，其实大有讲究。没煮好自

然不行，可要煮过头了，炒出来口感也不好。当年开餐馆时我就钻研过，发觉煮肉时最好一直用90摄氏度的水来炖。大家都知道，沸水是100度，要保持90度的水温，就要一边煮，一边加凉水。如此反复多次，虽然麻烦，但味道肯定更好。”

陈锦儿又指着一盆肉丸白菜汤说：“肉丸很普通吧，许多人把肉买回来，放进绞肉机过一道就行了。肯下点功夫的，也不过自己拿菜刀来把肉剁碎。殊不知，这样做出的肉丸，根本没有嚼头。肉丸的精髓，其实是打烂了肉还连着筋。今天大家吃的肉丸，就是百分之百手打。不用菜刀，更不会用绞肉机，而是用两条长方形的铁棒把肉打烂。一条铁棒足足三斤重，起先捶打要用棒子窄的一面，稍后要用宽的一面，而且与砧面要保持平行。用的砧板少说也有两百斤重。五公斤的肉，昨晚师父连续捶打一个钟头方才罢休。”

众人夹起肉丸，细嚼慢咽后都竖起大拇指：“味道果然不同！”

佣人这时端上一盘白肉片，赵家亮拿筷子指着问：“这白肉片又有什么讲究？”

陈锦儿答道：“我听厨师讲的，白肉片其实是清朝宫廷菜，也叫氽白肉。正宗的白肉片，不能将肉切了再煮，而是用精选全猪，整个放锅里慢慢煨熟。”

“白肉片的烹调方法我不清楚，但听过有关这道菜的一则典故。”赵家亮说道，“清朝乾隆皇帝的宠臣福康安，就特别喜欢这道菜。众所周知，大官出行，下面一定是‘四大天地’，出来时是惊天动地，到了以后是昏天黑地，老百姓是哭天喊地，走了以后大家欢天喜地。有一次福康安出巡，下面的人又忙活开了，沿途驿站都为福大人准备了他喜欢的白肉片。四川的一个驿站，上面早就吩咐厨子安排大锅煮上全猪，在福康安快要到的时候，厨子突然爬上大锅，解开裤

子就向锅里撒尿。旁边的人大惊，厨子说，忘了买硝，只好拿这个顶了。后来，福康安品尝用了尿的白肉片之后，居然感觉甚好，说是一路上也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白肉片，因此赏了厨子一匹绸缎。”

听完赵家亮的讲述，一屋人大笑起来。徐浩成笑罢说：“这桌上的菜好，你赵疯子的学问更好。不过，我宁肯味道差一点，也不愿让人往菜里撒尿。”

赵家亮的年纪，或许是所有宾客中最大的，喝起酒来却不遑多让。午宴结束时，他已是醉眼蒙眬。依照多年来养成的习惯，赵家亮又要去午睡了。徐浩成的兴致挺高，还说自己牌瘾发作了，要搓麻将。

趁着徐浩成、杜林祥等人“修长城”的空隙，庄智奇准备出去散散步，一旁的陈锦儿立刻说：“我给你当向导吧。”

两人漫步于浅水湾海天一色的如画风景中，不知不觉来到一处叫作影湾园的建筑前。从外观来看，这是一座集住宅小区、俱乐部、酒店服务式公寓、商场于一体的综合建筑，其坐拥的“无敌海景”更是令人艳羡。

庄智奇赞道：“这座建筑真是漂亮，尤其建筑中间那个巨大的镂空方洞，看上去很有韵味。”

陈锦儿笑起来：“这个镂空方洞，可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怎么说？”庄智奇问。

陈锦儿说：“香港人最信风水，影湾园后面的山便是港岛‘九龙顾主’风水格局中的一条。龙是要入海的，这楼挡住了龙的去路怎么行？于是便在龙头所向的部位开了一个大大的窗子，据说这样就能顺风顺水、一顺百顺了。可设计者当初也担心，在一栋完整建筑中间，

造出一个镂空方洞，是否会影响美观。当工程完工后，这种担心不仅烟消云散，整座建筑还因此增色不少。”

“还真是阴错阳差！”庄智奇感叹道。

陈锦儿又说：“影湾园里有一处喝下午茶的地方，咱们去坐坐？”

“好啊。”香港的天气闷热，庄智奇在户外行走了一会儿，真想休息一下。

两人来到影湾园南翼一楼，服务生端上了正宗的英式下午茶。与茶香一同弥漫的，更有一股复古情调，天花板上的铜制吊扇，木框门窗搭配米白色墙面，仿佛让人回到了20世纪20年代。

陈锦儿抿了一口茶问道：“你那位情妹妹走了，心里是不是空落落的？”

“什么意思？哪个情妹妹啊？”庄智奇反问。

“就是尹小茵啊。”陈锦儿呵呵笑道，“小姑娘对你一往情深的，连我都看出来了，你还装哪门子糊涂。尹小茵一年前被你们杜总派去沈阳分公司。东北苦寒之地，又离着河州那么远，你这心里就没挂念？”

“别胡说。”庄智奇解释说，“我和小茵就是上下级关系。只不过，她和我们家那小子挺合得来。”

“你以前不是管人家叫小尹吗？什么时候改叫小茵的？”陈锦儿仿佛真的有些生气，“还敢说肚子里没有花花肠子！”

庄智奇也没注意到，什么时候开始管尹小茵叫“小茵”的，今天经陈锦儿这么一说，自己才回过神来。他依旧摇着头：“一个名字的

叫法，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那倒也是。”陈锦儿脸上重新浮现出笑容，“像你这种男人，要是没几个女人爱你爱得死去活来，我都替你冤。”

庄智奇笑了笑，岔开话题：“这家下午茶餐厅挺精致的。”

“那是当然。”陈锦儿说，“你或许今天才知道影湾园，但在影湾园之前，这里还有一栋建筑，它的名字你应该听说过。”

“什么？”庄智奇颇为好奇。

陈锦儿说：“在影湾园之前，这里原是一座酒店。酒店在1982年被拆掉，并在原址上建起影湾园。以前的那座酒店，就是浅水湾酒店。”

“怪不得，怪不得！”庄智奇惊呼道，“这里就是原来的浅水湾酒店！”

香港浅水湾酒店于1920年完工，当时与位于尖沙咀的半岛酒店并称为港岛酒店业的双子星座。而令这家酒店真正声名大噪的，则是张爱玲的小说《倾城之恋》。“下了车，走上极宽的石级，到了花木萧疏的高台上，方见再高的地方有两幢黄色房子，徐先生早定下了房间，仆欧们领着他们沿着碎石小径走去，进了昏黄的饭厅……”张爱玲以其特有的笔调勾画出浅水湾酒店的风韵。这里，也是张爱玲笔下两大情场高手范柳原、白流苏的斗法之地。

陈锦儿说：“书中男女主角范柳原、白流苏就是初识于浅水湾酒店的露台餐厅。20世纪80年代，浅水湾酒店被拆，在原址上建起影湾园。不过大名鼎鼎的露台餐厅还是保存了下来，并依照原貌修建在影湾园中。”

“就是如今咱们坐的餐厅？”庄智奇问。

“对。”陈锦儿点头答应，接着又问道，“你喜欢看张爱玲的小说吗？”

“谈不上喜欢，看过一些。”庄智奇回答。

陈锦儿说：“张爱玲的小说，我全都看过。说到最喜欢的，却还是这部《倾城之恋》。”

“为什么？”庄智奇问。

陈锦儿的眼神中闪烁着迷离：“有才情的女子，往往不会拥有幸福的人生。张爱玲是这样，她笔下的小说人物亦是如此。《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沉香屑》中的葛薇龙，《心经》中的许小寒，真是令人既爱且怜。《倾城之恋》不同，它是张爱玲笔下几乎唯一以团圆形式结局的故事。”

庄智奇抿了一口茶：“你也是个有才情的女子。”

陈锦儿直勾勾地盯着庄智奇：“那么，我能收获一个结局圆满的故事吗？”

庄智奇不敢直视这样的眼神。他瞟了一眼窗外：浅水湾风轻浪平，温暖，宁静，安详，无数游人徜徉在软绵绵的沙滩之上。所有的一切，定格成记忆里一道难忘的风景。隔了半晌，庄智奇才开口说道：“我或许不是那个能给出答案的人。”

两人之间陷入沉默。陈锦儿想起了《倾城之恋》的女主人公白流苏，这位上海大户人家的小姐，偶然认识了风度翩翩的范柳原。白流苏决定拿自己当作赌注，远赴香江，博取范柳原的爱情。原本白流苏似是博输了，转机却在最后时刻出现。范柳原即将离开香港时，日军开始轰炸浅水湾，范柳原折回保护白流苏，生死攸关之际，两人得以真心相见，许下天长地久的诺言。

庄智奇盯着窗外。他也想起了《倾城之恋》中关于浅水湾的描写：“淡白的海水汨汨吞吐淡黄的沙，冬季的晴天也是淡漠的蓝色。”多美的景色啊！不过，刺眼的阳光又分明提醒着庄智奇，此刻正值初夏，与张爱玲笔下的时节相去甚远。

6 在贺之军的棋局中，吕有顺不过是一枚无足轻重的棋子

庄智奇、陈锦儿回到别墅时，徐浩成的牌局刚好结束。一起用过晚餐后，徐浩成将杜林祥、庄智奇叫去书房。徐浩成的书房很大，书架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书籍。

杜林祥见过许多高官巨富的书房，一个比一个气派。徐浩成的书房固然不小，却远不能拔得头筹。吸引杜林祥目光的，倒是书桌上的几本书。其中一本书，摊开着摆放，还有几本书里，夹着书签。

由此可见，与许多爱用满屋书籍装点门面的人不同，徐浩成真把读书当成一种习惯。杜林祥赞道：“徐总百忙之中仍不忘读书，令人钦佩。”

徐浩成说：“书到用时方恨少。年轻时游手好闲，读书很少，如今只好努力补课。”

“徐总知道，我小时候读书也不多。可时至今日，还是拿不出你这种决心来埋头读书。惭愧之至啊！”杜林祥这几句话，真是出自肺腑。

徐浩成说：“我以前也和你一样，提起读书就头疼。直到赵疯子的一番话，让我感觉醍醐灌顶。”

杜林祥问：“赵老怎么说？”

徐浩成笑起来：“赵疯子说，小时候不读书的人，脑中没有那么条条框框。混迹于江湖，经历几番浮沉，阅历自然丰富一些。因

此，像你我这样脑中既没有条条框框，又有些阅历的人，读起书来反而事半功倍。”

杜林祥与庄智奇默默听着，一时分辨不清，赵家亮的话，究竟是否至理名言还是歪理邪说。只听徐浩成继续说：“听了赵疯子的话，我索性扔掉条条框框，连读书也来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这样不仅轻松许多，而且收获颇多。”

庄智奇问：“有什么收获？”

徐浩成正色道：“比方《西游记》，人家从前往后顺着读，我却从后往前倒着读。”

“倒着读？”杜林祥更加疑惑不解，庄智奇则想起金庸小说中欧阳锋逆练九阴真经的故事。

徐浩成解释说：“将《西游记》倒着读，颇有意思啊。小说开篇就是如来佛祖将真经交给唐僧师徒，让他们去东土大唐传教。”

杜林祥与庄智奇都读过《西游记》，他们好奇地追问：“接下来呢？”

徐浩成说：“东去传教的路上，遇到各种妖怪，打来打去发现他们都有后台。八戒和沙僧心灰意冷，一个躲进了高老庄，一个钻进了流沙河。只有悟空坚持到底一路斩妖除魔护送师父，但他得罪人太多，天庭面子挂不住，便去找如来佛祖商量，我们可以保证唐三藏平安到长安，不过你得把孙悟空这个刺儿头给办了。如来最终妥协。天庭与如来联手，悟空败下阵来，被压在五指山下。唐三藏却抛弃了孙悟空，孤身来到长安，在长安传完教，被封为御弟，享受完荣华富贵，寿终正寝。”

“再后来，”徐浩成抿了一口茶，“悟空愤愤不平，想尽办法指望逃出五指山。天庭与如来再次联手，将压住悟空的石头彻底锁死，断了悟空出逃寻仇的路。为掩人耳目，他们把五指山改名成了花果山，还强令一大群猴子来此定居。”

“有意思！”杜林祥大笑起来。庄智奇则叹息道：“顺着读《西游记》，不过是部神话小说，徐总倒着读，反而成了一部现实主义小说。佩服，佩服！”

“小说可以倒着读，不过杜总送我的画册，还是得顺着读。”徐浩成拿起纬通集团的宣传画册说道，“咱们纬通这一年多时间的发展，可谓突飞猛进啊！”

杜林祥说：“当着徐总我也不客套，纬通这一年多拿下的地块，未来都会大幅增值。不过目前，我还是负债累累，只能期望尽快上市化解危局。”

“做企业，难免如此。”徐浩成说，“关键是把资金链维护好，就不会有大问题。我相信杜总的眼光，你看准的项目，日后升值潜力一定十分巨大。就说河州那栋摩天大楼吧，尽管当初欠了些债，但听说这栋大楼的租金近两年可涨得厉害。”

“没错。”杜林祥说，“只要资金链不断，未来这些项目都能赚钱。”

“说到这里，我倒想起一件事。”徐浩成说，“杜总前不久在武汉拍下一块地，准备开发楼盘。我的一个朋友，是做度假酒店生意的，他也看好这块地，想拿过来盖酒店。知道我与杜总是熟人，就想打听一下，这块地你能否转手？”

“刚拍下的地就转手，不太好吧。”杜林祥一脸为难的表情。

徐浩成接着说：“在商言商，当然不能让杜总吃亏。我那朋友打听了，这块地杜总只付了四千万的首笔土地出让金，剩余部分两年内付清。另外前期的建筑施工成本大约两千万。我的朋友说，他愿意出一亿二千万拿过这块地，剩余的土地出让金，也由他负责。”

徐浩成笑了笑：“杜总投入了六千万，才两个月时间，转手就赚了一倍的利润，也不算太为难吧。”

杜林祥立刻盘算起来，武汉项目如果顺利完工，自己的利润当然不止六千万元。不过实现预期收益，是需要付出时间成本的。自己得辛辛苦苦施工，等到开盘才能回笼资金。从开盘到将所有房子卖出，起码还得一年时间。这中间，尚有许多不可预估的风险。转手就卖一亿二千万元，利润固然少了点儿，但节约了大笔时间成本。用这些钱，还可以去运作其他项目。目前的纬通，资金链绷得太紧，赚快钱一直是自己的经营原则。从这点来看，将项目转手，是笔划算的买卖。

杜林祥还意识到另一点，徐浩成口中的那位朋友，没准正是徐浩成自己。生意场上，用“我的朋友”来做试探，实在是再平常不过的招数。徐浩成旗下一家注册地在泰国的企业，不就在专门运作度假酒店吗？

从流浮山的那餐海鲜开始，自己就在刻意结交徐浩成，以备将来需要时，人家能出手拉一把。如今，徐浩成伸出一张热脸，好歹要给些面子吧！

无论从生意本身，还是考虑到与徐浩成的关系，杜林祥都找不出拒绝的理由。正当他准备开口答应时，一个念头如电光石火般闪现在脑海。“别忙，再想一想。”杜林祥在心中提醒自己。

“智奇，你怎么看？”杜林祥拉出庄智奇，希望借此消磨些时光，也好让自己再考虑周全一些。

庄智奇当然明白杜林祥的心思，他顿了顿说：“徐总，我们在武汉那块地面积不小，你的朋友仅仅盖一座度假酒店，就需要把整块地拿过去？”把问题抛给徐浩成，让对方侃侃而谈，庄智奇的任务就算完成。

徐浩成又讲了起来。杜林祥一副认真倾听的样子，实则一句话也没听进去，他心中反复权衡的，是另一件事情。

待徐浩成一席话讲完后，杜林祥终于拿定主意。他双手不停搓着：“徐总，如果你看上那块地，拿去便是，价格什么的，都好商量。不过既然只是你朋友，我就实话实说，武汉那块地，是我亲自选的。尽管如今位置偏了点，但处于建设中的地铁沿线，附近又有一座大型立交桥。按目前那个区域的房价来看，你朋友一亿二千万的报价确实不低，不过从长远看，我赚的远不止这么点。”

杜林祥这回真没给徐浩成一点面子，一句话硬生生把人家顶了回去。徐浩成微笑着端起茶杯：“杜总说的有道理。既然如此，我叫朋友再寻其他地方吧。”

“徐总，真不好意思啊。”杜林祥一脸歉疚。

“哪里话！做生意嘛，讲究的就是你情我愿。”徐浩成笑意依旧，不过眼光中却闪过一丝不悦。坐在一旁的庄智奇则有些疑惑，刻意要来与徐浩成套交情的杜林祥，为何这般坚定地拒绝了对方？

第二天，庄智奇飞回了河州。杜林祥说还有事情要处理，要在香港逗留几天。这当然只是一个借口，他不过是到谢依萱的温柔乡里，寻求片刻轻松。

与谢依萱在一起的生活是甜蜜的，谢依萱也令杜林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杜林祥学会了在做爱前弄些前戏，调节下气氛。譬如现今的他，也会将谢依萱脱光衣服放在床上，慢慢地抚摸、亲吻，并不急着直奔主题。

可惜这一次的前戏，却被吕有顺搅乱了。杜林祥与谢依萱好不容易营造出的气氛，因为吕有顺的电话而彻底打破。吕有顺告诉杜林祥，自己正在北京，还让杜林祥订明早的机票，立刻飞去北京相见。

在杜林祥的印象中，市长大人还从未如此焦急地召见过自己。望着床上一丝不挂的谢依萱，他却再也无法集中精力。

杜林祥搭乘早上七点四十的航班，从香港奔赴北京。早航班向来准时，上午十点半，飞机平稳地降落在首都机场。一出舱门，杜林祥就给吕有顺打去电话。吕有顺说自己正在河州市驻京办，还让杜林祥马上赶过去。

河州驻京办位于东直门附近，是一栋修建于20世纪80年代的老建筑。尽管外观毫不起眼，但历任书记、市长都舍得在内部装修上花钱。就在去年，陶定国、吕有顺亲自拍板，又对驻京办进行了一轮彻底的装修。如今的驻京办里，配有媲美五星级酒店标准的客房、餐厅，尤其是新打造的两间总统套房，可谓富丽堂皇，美轮美奂。

吕有顺正在总统套房里等着杜林祥。两人握手后，吕有顺说：“不好意思，大老远把你从香港叫过来。”

“这话言重了，吕市长有什么事，我理当鞍前马后效劳。”杜林祥客气地回答，内心却疑惑起来。驻京办里的总统套房，杜林祥进过多次，不过每次都是探望其他人。杜林祥还听驻京办的人说过，套房装修时，吕有顺来视察过几次，甚至对装修细节提出过意见。不过装修完毕后，吕有顺却从没进来过。吕有顺的家就在北京，一般来北

京出差都是回家住。偶尔需要住在驻京办，吕有顺也坚持住普通单间。今天，吕市长为何破例住进豪华的总统套房里？

吕有顺抿了一口茶：“今晚有个饭局，我是叫你专程赶来埋单的。”

“吕市长说笑了。”杜林祥不大相信，吕有顺会因为一顿饭钱让自己奔波千里。

“我可是认真的。”吕有顺说，“今晚我请客，你来埋单。就三个人，除了我和你，还有另一位朋友。餐馆我都订好了，这一顿吃下来，怎么也得好几百。你包里的钱带够了吧？”

“带够了，保证没问题。”杜林祥已认定吕有顺在和自己开玩笑。他接着又问：“另一位客人是谁？”

吕有顺说：“省委副秘书长陈枫，你应当听说过吧？”

“听说过。”杜林祥连忙点头，“他是省委书记贺之军的大秘。”

“嗯，就是他。”吕有顺说。

杜林祥问：“今天有什么好事，吕市长要专门设宴？”

吕有顺说：“喝一场送别酒，为我送别呀。”

“送别，送什么别？”杜林祥云里雾里。

吕有顺说：“我马上就要离开河州了。”

杜林祥半晌没反应过来，好不容易回过神，他立刻神情紧张地问：“离开河州？吕市长要去哪儿？”

吕有顺顿了顿说：“我要回北京工作了，去一家央企当总经理。国资委领导已经代表组织，正式和我谈过一次话。省委贺书记那边，也点头答应了。”

杜林祥惊得目瞪口呆。此前相当长一段时间，杜林祥都以为吕有顺接下河州市委书记已十拿九稳。再不济，也可以去省委组织部或宣传部工作，进入省委常委班子。毕竟，吕有顺搭上了胡卫东那条线，与陈枫的交情也不浅。贺之军来洪西这一年多，多次肯定河州的工作，对吕有顺的印象应该也不错。

杜林祥开口问道：“陶定国马上就要退休了，吕市长干吗不直接在河州接下他的市委书记？”

吕有顺苦笑道：“我也想这样啊。可惜啊，这种事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我在河州就是副省级，到了央企依旧是副省。在河州时，头上有个市委书记，回到北京上面也还有个董事长。转了一大圈，一点进步也没有。”

杜林祥听出了吕有顺口气中的抱怨，他说道：“为什么会这样？胡卫东就一点忙帮不上？”

吕有顺叹了一口气：“不仅是胡卫东，还有贺之军身边的陈枫，这回可都帮了我大忙。正是他们，早早告诉我，市委书记的事不要去指望了，省委常委也没我的份。与其在河州苦熬，不如赶紧另做打算。”

杜林祥又问：“他们就不能帮你争取一下？”

“争取有什么用？”吕有顺说，“省委常委这等重要的人事安排，贺之军岂会被一个秘书左右！胡卫东固然手眼通天，但贺之军既然能当上省委书记，他本人又何尝不是一个可以通天的人物？”

杜林祥也陷入一种巨大的失落之中。吕有顺有市长任上的骄人政绩，有胡卫东的奥援，还有省委书记身边的大红人陈枫为其美言，可惜到最后，依旧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林祥，有烟吗？”吕有顺问。

这还是第一次，吕有顺在垂钓以外的时间，问人要烟抽。杜林祥赶紧掏出一支红塔山，递了过去。吕有顺倒不讲究，点上烟猛吸了几口：“去央企也不错，级别一样，责任远没有市长来得重。另外，正儿八经地拿几百万年薪，收入也多得多。”烟雾飘荡在宽敞的总统套房中，杜林祥也终于明白，吕有顺为何一反常态住进豪华的套房。都他妈要离开的人，还在乎什么狗屁影响！

杜林祥摇着头：“我还是想不通，像吕市长这样难得的人才，居然就……”

“我不是不想再进一步。”吕有顺说：“该做的事我也都做了，可惜谋事在人，成事在天。退一步想，官场诡异，早点离开或许不是坏事。”

“那个贺之军，为什么就不肯重用你？”到了如今，杜林祥少了许多顾忌，问起话来倒是直来直去。

吕有顺靠在沙发上：“老实说，贺之军对我的印象不算坏。他不是不肯重用我，而是手下有更需要重用的人。而我，当然只能为他们让路。”

“贺之军要重用谁？”杜林祥迫切想知道，谁会是未来河州新的掌舵人。

“徐万里。”吕有顺说。

“徐万里？”杜林祥说，“就是如今的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他要来河州？”

吕有顺弹了弹烟灰，点头称是。杜林祥却有些迷惑：“徐万里已经是省委常委，还是常务副省长，他干吗非来河州不可？”

“贺书记高明啊，他老人家在下一盘很大的棋。”吕有顺笑起来：“我就要离开官场了，索性今天就向你一吐为快。徐万里前几年从邻省交流来洪西，一开始只是排名末位的副省长。你知道，是谁提拔了他，让他成为位高权重的常务副省长？”

“应该是前任省委书记于永辉吧。”杜林祥说。

“没错。”吕有顺说，“那于永辉为何会提拔徐万里？”

见杜林祥摇着头，吕有顺继续说：“省长姜菊人，省委副书记余晖，都是土生土长的洪西干部，在此地深耕多年。于永辉虽然贵为一把手，但毕竟是外来户，好多事情也颇感掣肘。同为外来干部的徐万里，自然成为于永辉的同盟军。”

吕有顺喝了一口茶：“于永辉拔擢了徐万里，徐万里也懂得投桃报李。当初于永辉与姜菊人斗法，徐万里可是坚定地站在于永辉一边的。”

于、姜之争，在洪西早已是尽人皆知。杜林祥摆着脑袋：“可惜最后是两败俱伤，贺之军成了新老板。”

“贺之军与于永辉一样，也是外来户。”吕有顺说，“他也唯恐姜菊人坐大。而河州市委书记这个位置，太重要，既有省委常委之尊，又掌管全省第一大城市的人财物大权，不仅不能被姜菊人的人马抢了去，还得安排一个与姜菊人不和的人。”

“而我，”吕有顺又叹了一口气，“没啥后台，多年来见着菩萨就烧香，谁也不敢去得罪，自然不是贺之军眼中的合适人选。”

杜林祥大致明白了吕有顺落败的原因。这官场里的水实在太深，有时你树敌太多，不广结善缘不行；可像吕有顺这样，逢人便笑，绝不树敌，到头来也不行。

杜林祥问道：“让素来与自己不和的徐万里接掌河州，姜菊人就这么认栽了？”

“这正是贺之军的过人之处。”吕有顺说，“面对这样的结果，姜菊人纵然一百个不情愿，可权衡利弊后还是会接受，甚至会附和贺之军的提议。官场是讲究资历的，徐万里本来就是常务副省长，来河州不过是平调。贺之军提出这个人选，任谁也不大有理由反驳。另一方面，徐万里当常务副省长，就在姜菊人眼皮底下处处闹别扭，对于姜菊人无异于眼中钉。将徐万里打发来河州，大不了就是肉中刺。眼中钉与肉中刺，姜菊人恐怕更不希望前者。”

吕有顺又说：“据我所知，省委秘书长林浩会接徐万里的常务副省长。林浩是出了名的好好先生，而且年纪也大了，仕途上已没有更上一层楼的指望，用这样的人去给姜菊人当副手，应该会很听话。这大概也算贺之军送给姜菊人的一份礼物。”

“来河州，徐万里他愿意吗？”杜林祥问。

“当然。”吕有顺说，“以后有机会，徐万里可以从这个位置，直取省长宝座。河州毕竟是省会，还是副省级城市。在其他省，由副省级城市一把手直接晋升省长的例子很多。因此来河州，徐万里并不会失去什么。相反，这里还更容易出政绩。”

“我还听说一个消息。”吕有顺又说，“贺之军曾找徐万里长谈过一次，说徐万里在邻省时，一直在财政厅工作，之后由厅长升任省长助理，后来又交流至洪西。徐万里一直没有主政一个地方的经验，这对于个人履历的完整性来说，是块硬伤。让徐万里来河州，也算是弥补这类缺陷。据说徐万里听了这番话，一度感激涕零。”

“看来贺之军谋划很久了，他的工作也做得很细致。”杜林祥说。

吕有顺“嗯”了一声：“贺之军比于永辉厉害得多。于永辉固然很精明，从不做赔本生意，但他不明白另一点——只顾自己赚钱，不肯分利他人的事，也很难成功。让大家都有好处捞，有来有往，买卖才能长久啊！就说贺之军这一招吧，我都不知道是一石几鸟了。拿下洪西最重要的山头河州，把徐万里收于帐下；姜菊人拔除了眼中钉，因此也不会激烈反对；林浩老来得福，还捞着一个肥差。”

“我看还有一点。”杜林祥补充道：“省委秘书长是贺之军的大管家，放一个老油条林浩在那儿，只能说利弊参半。如今逮着机会，将林浩礼送出境，贺之军也能去寻觅一个真正令他放心的人物。”

“对，你这分析很有道理。”吕有顺微笑着点头，不过只隔了几秒又转喜为悲，“在这样一盘大棋局中，牺牲掉我这样的小卒，贺之军当然不会吝惜。”

杜林祥说：“纵然这次没有机会，你就不能再等等，非要离开河州？”

吕有顺又点燃一支烟，今天他抽烟很厉害，几乎一支接一支：“贺之军倒是给我暗示过，说让我等待下次机会，还要我在河州继续干市长，辅佐好徐万里。”吕有顺接着冷笑一声：“领导的封官许

愿，是最不可信的东西。几年后的事情，谁也保证不了。再说我也累了，索性回企业挣点钱。”

杜林祥一脸沉重：“陶定国要退休，吕市长再一走，河州党政一把手都要换，这震动来得也太大了。”

“那是贺之军考虑的事，不用我瞎操心。”吕有顺说，“我提前回北京，估计徐万里来河州会先接下市长的位置。半年后，再顺理成章顶替退休的陶定国。”

“徐万里当书记，市长谁来？”杜林祥又问。

吕有顺摇着头：“具体人选现在谁都不知道。不过我估摸着，会是一个林浩式的角色，好好先生，性格温和，不会与徐万里顶牛。贺之军既然要栽培徐万里，当然会扶助徐万里在河州大权独揽。派个作风强势的市长来，就难以实现初衷。”

“林祥，”吕有顺此时换了一种语气，“我来河州这几年，自认为帮了你一些忙，你也帮了我不少，以后恐怕我也有心无力了！趁着今晚这顿晚餐，我想把你引见给陈枫。你是聪明人，引见之后该怎么去做，不用我多说。”

杜林祥忽然生出一股感激之情。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吕有顺，就没有自己的今天。杜林祥一度将吕有顺视作朋友，经历许多事后，他明白自己与吕有顺终究有天壤之别，两人是无法成为真正的朋友的。不过，吕有顺终究有恩于自己，哪怕不是朋友，也是恩人，还是一个在最后时刻都不忘拉自己一把的恩人。

“吕市长，你对我的恩情，我这辈子都报答不了！”杜林祥动情地说。

“咱们之间，不说这些。”吕有顺轻摆着手。顿了顿，吕有顺又说：“这一年多，纬通发展很快。从土地储备规模来看，已是一家不折不扣的全国性地产企业。估计离正式上市那一天，应该很近了。不能在河州帮你一把了，但我会在北京，静候你大捷的佳音。”

第八章 以退为进

“这个担心大可不必！”杜林祥笑起来，“有一个难题困扰中国人几千年，到现在也没法解决，那就是实力相当的两人联手后，究竟谁听谁的？赖敬东太强，宋金池偏弱，两人勾结自然是宋听赖的。而赖敬东和徐浩成之间，谁也不甘受谁的指挥，所以注定无法联手。”

1 向领导汇报工作时，不妨准备些废话

礼拜一大早，赖敬东来到位于北京东三环的办公室。赖敬东的办公室只有二十多平方米，装修也很简单。深黑色的办公桌上，就摆着一部电话、一个笔筒与一副台历，桌面上干净得一张纸都没有。他一直坚持“今日事今日毕”，从不把工作拖到第二天。

秘书端上刚沏好的普洱茶，手里还拿着一张当日全球新闻列表。赖敬东抿了一口茶，之后一边掏出身上的老花眼镜，一边对秘书报以微笑：“谢谢。”赖敬东待人很客气，即便下属做错事，也极少见他雷霆震怒、声色俱厉的时候。

赖敬东拿过这张新闻列表，认真看了起来。这是他多年来养成的习惯，到办公室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浏览新闻。公司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两人小组，负责将《华尔街日报》《经济学人》《金融时报》等全球知名媒体当天的新闻标题——包括文章的主标、副标，以及各段落的小标题，整理到几页纸上。

许多管理者看文件前，喜欢让下面人整理出一个内容摘要。但赖敬东很反感这样，因此他坚持只整理标题，不弄什么摘要。他认为一份文件的重点是什么，不同人会有不同解读，别人归纳出的重点，或许并非自己关心的。长此以往，甚至还会让别人的思维来左右自己。浏览标题时，他觉得哪一部分是重点，再让秘书把原文呈上来。

一位友人曾说，这种习惯，反映出他内心的焦虑，他对周围的一切缺乏信任感，唯恐被人欺骗。对此说法，赖敬东一笑置之。

上午十点过，专程从上海赶来的陈远雄走进了这间狭小的办公室。台江资本的总部位于上海，幕后老板赖敬东的办公室却设在北京。通常情况下，赖敬东只会遥控指挥公司的一切事宜，遇到特别重大的事情，他才会将陈远雄招来面授机宜。

“老师。”陈远雄毕恭毕敬地叫道。在外面，陈远雄称呼赖敬东为赖总，在公司内部，陈远雄则称呼对方“老师”。

赖敬东点点头：“上周你去河州，情况怎样？”

陈远雄说：“与纬通签署合作协议，已有两年时间。杜林祥这次邀请我们过去，就是通报一下他们公司在全国扩张的情况。双方会谈结束后，河州市委书记徐万里还抽空会见了我们一行。徐万里会见时表态，河州市委、市政府对于纬通上市，将给予一如既往的支持。”

“当地政府大力支持，自然是好事。”赖敬东抿了一口茶，“纬通如今的土地储备，达到什么规模了？”

陈远雄说：“相当可观。纬通近年来在全国各地的扩张异常迅猛，楼盘销售情况也不错。以他们如今的土地储备，已经迈过了赴港上市的门槛。估计下个月，纬通就将在全球展开路演，向机构投资者推荐即将上市的股票。”

“好啊。”赖敬东面露喜色，“成功上市，符合双方的利益。我听说，他们已经联系了一家投行作为此次上市的保荐机构？”

“嗯。”陈远雄点头说，“原本我给他们推荐了一家投行，不过杜林祥却选择了另一家。他们已经正式签署协议。”

赖敬东说：“杜林祥对我们的戒心还是很重呀，连我们推荐的投行，也弃之不用。这也怪不着他，人之常情嘛。”赖敬东又问：“他联系的是哪家投行？”

陈远雄说：“一家有欧洲背景的投行。不过这家投行大中华区的负责人，说来还是你的朋友。”

“我的朋友？谁？”赖敬东问。

陈远雄答道：“宋金池。”

“哦，我知道这家投行。”赖敬东说，“小宋当初在上海，也算我的部下。”

赖敬东又问：“杜林祥与宋金池签署的协议的具体内容，你拿到了吗？”

“还没有。”陈远雄说，“不过宋金池公司里的一位高管，和我私交不错，他对我说起，协议中有关于认股权的条款。”

“你确定？”赖敬东追问。

陈远雄则点了一下头：“杜林祥支付给投行的佣金，一部分是采用现金的方式，另一部分则是认股权。作为一家现金流紧张的公司，纬通采用这种方式也合乎情理。”

一家企业上市，是需要专业的投行作为保荐机构以及承销商的。上市在即的纬通，自然也会与一家投行建立合作关系。所谓认股权，就是上市企业向投行支付佣金的一种方式。企业向投行支付佣金，除了现金形式，往往还会采用直接占股或者认股权的方式。直接占股，就是企业将佣金折算成股份支付给投行；认股权，就是投行获得一个权力，在企业上市之后，投行可以按照发行价的一个溢价，认购一定数量的企业股票，然后投行在二级市场抛售以赚取差价收益。

“真是天助我也！”赖敬东笑起来，“原本想着怎么去说服宋金池与我联手，现在看来，几乎不用费多大工夫了。”

陈远雄当然明白自己老师的意思。赖敬东希望纬通成功上市不假，同时他更希望纬通上市的发行价不要太高。当初与杜林祥签订协议时，双方同意将占股比例和股票发行价捆绑起来。纬通的发行价越低，台江资本的占股就会越高。赖敬东此刻想的，自然是与宋金池联手打压纬通的股票发行价。

赖敬东缓缓说：“当初答应过杜林祥，确保他对纬通的控股地位，因此我们的占股不会超过他。但是，在不超过杜林祥的前提下，台江资本也应谋求多获得一些股权。纬通的发展势头不错，一旦上市成功，前途更是不可限量。我们占股越多，收益就会越大。”

陈远雄笑了：“因为佣金中有认股权的条款，估计宋金池不会拒绝与我们合作。”

“是啊。”赖敬东说，“如果发行价低，投行按一定溢价比例认购企业股票的价格也就低，进而在二级市场可能赚取更多的差价收益。先把新股的发行价压一压，未来再炒起来，宋金池会对我的方案感兴趣的。”

“路演马上就要开始了，得抓紧时间联系宋金池。”赖敬东敲着桌子说道。

陈远雄说：“这几天宋金池就在北京，我马上和他联系。”

赖敬东思忖了一下说：“你给宋金池打电话，就说我约他吃饭。这次我亲自和他谈。”

“好的。”陈远雄答道。

陈远雄转身离去后，赖敬东抬头望着窗外。京城下起了小雨，雨点轻轻敲打着玻璃窗，好像唱着歌，雨水顺着玻璃窗滑落下来，留下了一道道水痕。赖敬东心情不错，他站起身来俯视楼下。行人都撑开

了雨伞，各式各样的雨伞，五彩一片，瑰丽一片，和着那雨水的清脆声音，真是一幅妙不可言的景色。

此刻，千里之外的河州却是晴空万里。为了迎接即将开始的路演，纬通上下正紧张有序地准备着。杜林祥已不知连加了多少个晚上的班，在下属眼中他依旧保持着旺盛精力，但他眼眶中的血丝越来越多，只要坐进办公室，就会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大战临近的气氛，使他的烟瘾愈发大起来。

不过刚从河州市委办公厅传来的一份通知，让杜林祥不得不暂时腾出精力，来应付另一件重要的事情。中午时分，杜林祥接到通知，说省委常委、河州市委书记徐万里将于两天后亲赴纬通视察。

杜林祥将在家的公司高管紧急召集起来，布置迎接徐万里一行的工作。对于徐万里的到来，杜林祥既激动又忐忑。徐万里来河州主持工作后，与杜林祥在各种场合接触过多次，不过正儿八经来企业视察，这可是头一遭。

得益于吕有顺在北京的提前交底，杜林祥对于河州政局的动向早已洞悉。此后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也与吕有顺当初所言分毫不差。就在那次谈话后半个月，吕有顺正式接到调令，回北京央企任职。徐万里则从常务副省长的位置上调来河州，接下市长一职。七个月后，市委书记陶定国退休，徐万里又毫无悬念地成为继任者。

吕有顺曾经预言，徐万里将会在河州大权独揽，这不仅由于其个人的性格，更缘于贺之军在背后力挺。果不其然，徐万里一到河州，就展现出十分强势的作风。训斥下属那是家常便饭，就连市委常委班子里的同志，徐万里也时常耳提面命一番。

徐万里初来河州时只是市长，市委书记依旧是陶定国。虽然同为省委常委，但陶定国资历更老，排名也在徐万里之前。况且，陶定国

毕竟离退休还有几个月时间，他仍是名义上的河州市委一把手。不过，河州上上下下所有人，从没听见徐万里叫过陶定国一声“陶书记”，他通常只会称呼“老陶”或“定国同志”。

那段时间《河州日报》的头版新闻，也颇值得人玩味。陶定国深居简出，好几天没有一次正式活动，报上自然没有他的新闻。徐万里却精力旺盛，一天连赶好几个场。有一天的《河州日报》，一版居然就有徐万里的四条新闻：上午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午宴招待外国投资团，下午去工业园区调研，晚上还带着好几个部门负责人，去夜查城市光彩工程。

最令《河州日报》编辑头疼的，还是陶定国、徐万里一起出席的会议。陶定国轻描淡写讲几句，接下来徐万里便开始了长篇大论。关键在于党报的新闻报道有规矩，书记、市长同时出席的活动，关于市长的报道内容绝不能超过书记。甭管陶定国再日落西山，徐万里再旭日东升，一篇党报的会议报道，三百字的“陶定国指出……”，七百字的“徐万里强调……”，也是不成体统！

所幸《河州日报》的编辑脑子活泛，发明出一种新的写作方式。但凡两人同时出席的会议，开头就写“省委常委、市委书记陶定国，省委常委、市委副书记、市长徐万里出席会议”。接下来两人的讲话内容，直接用“会议指出……”“会议强调……”“会议认为……”。

陶定国退休，徐万里正式扶正后，其锋芒就更加显露无疑。徐万里以市委书记身份主持召开的首次市委全委会，就别出心裁了一回。除了讲话中屡次提及危机意识，徐万里还组织所有市委委员，在会议召开途中外出实地考察了一回。考察地点，不是欣欣向荣的工业园区，也不是都市里的高楼大厦，而是僻远贫瘠的农村与城市中的棚户

区。徐万里一路看一路点评：“河州的父老乡亲，还有很多生活并不如意。我们的工作，也有许多死角。”

对于徐万里的这番举动，外界褒贬不一。有人议论道，要说死角，这自然不是徐万里工作的死角，而是前任的工作死角。如此作为，不是在打陶定国、吕有顺的脸吗？不过省委书记贺之军倒对此举赞赏有加，还亲自给《洪西日报》打招呼，让报纸在头版头条报道河州市这次令人耳目一新的市委全委会。

而在另一件事上，徐万里还不惜与昔日的顶头上司——省长姜菊人杠上了。河州市区通往郊县的两条公路，一直设有收费站。徐万里称收费站阻碍了地方经济发展，一定要在两个月内拆掉。

省国资委不干了，把状告到姜菊人那里。原来，这两座收费站属于省国资委旗下的交通投资集团，交投集团原本打算以两条公路的收费权为抵押，从银行贷出一笔钱去修建省内另一条公路。如果收费站撤销，抵押物都没了，银行那边自然贷不出钱。

姜菊人闻讯勃然大怒，让省政府直接给河州下达文件，立即叫停此事。徐万里却置若罔闻，还对前来督办此事的省政府秘书长发了一通火：“交投集团还是我当副省长时组建的，现在就翻脸不认人了？你们也别扯着省政府的大旗，跑来吓唬我！几个月前，我还是省政府的常务副省长。”

事情最后闹上了省委常委会。姜菊人与徐万里各执己见，互不相让。贺之军站了出来，把徐万里批评了一通。贺之军说开会是要摆事实、讲道理的时候，不是比谁声音大，你徐万里对班子里的同志，哪里来的那么大的火气？可令人不解的是，批评完之后没多久，两个收费站还是撤掉了。

外人不可理解的事，杜林祥当然见怪不怪。吕有顺当初交底时说得够清楚了，贺之军处心积虑将徐万里扶上市委书记的宝座，为的不就是今天？人家贺书记只批评徐万里开会时态度不好，又没批评撤收费站的事！

徐万里越是在河州一手遮天，杜林祥就越急着同人家攀上关系。徐万里上任以来，对纬通的扶持力度不小，但这种支持在杜林祥看来，似乎更像是市委书记与市内重点企业之间的公事公办。两人私下的关系，和他与吕有顺的关系不可同日而语。杜林祥十分渴望与徐万里之间，有更进一步的亲密互动。

对于迎接领导视察，如今的纬通已是驾轻就熟，但杜林祥依旧十分仔细地检查了一遍准备情况。视察前那个晚上，他还把自己锁在办公室，一边抽烟一边把所有细节再在脑海中过了一遍。功夫不负有心人！晚上十一点过，杜林祥终于思索到一个十分重要的细节。他立即打电话召来办公室主任高明勇，认真交代了一番。

第二天的视察，一切按部就班。徐万里先后去到纬通的施工工地、商业步行街视察，最后一站，就是去纬通集团总部听取汇报。汇报开始前，杜林祥安排高明勇去给领导们的茶杯续水。高明勇立刻起身，走到领导桌前，端起茶杯再去往会议室角落里的饮水机。

见高明勇如此往返几趟，陪同徐万里视察的市委秘书长调侃道：“杜总你这么大企业，怎么既没有一个端茶送水的服务员，也没有一个温水瓶？还得麻烦高主任一趟趟去饮水机跟前接水！”

杜林祥尴尬地笑起来：“原本有个服务员，昨晚忽然请假了。而且温水瓶也被她锁在杂物室里，别人还没钥匙。”

高明勇一边接水，一边笑着说：“领导们平时为人民服务，我今天能为领导服务一回，感觉无比荣幸！”

“是啊！”杜林祥接过话茬，“如果我不在这儿做汇报，恨不得自己给领导们接水。这可是福分啊！”

坐在一旁的庄智奇，听着杜林祥与高明勇一唱一和，心中有股怪怪的味道。这般谄媚的言语，反正自己是无论如何也说不出口的！

汇报前半段，主要是讲纬通近年来取得的成绩。重头戏在后面，杜林祥将向领导们提出几点希望政府帮忙解决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关于税费优惠的问题。只要徐万里点头同意，对于企业来说就意味着数千万元的真金白银。

偏偏在这时，意外发生了。秘书拿着手机走进会议室，向徐万里报告有一个重要电话打来。徐万里接过手机，立刻起身走出会议室。

这电话来得真不是时候！杜林祥正准备切入正题，提出税费优惠的事，偏偏一把手离开了。在座的还有市委秘书长与两位副市长，可惜他们却不是能拍板的人物。关于税费优惠的事，就算他们三人都同意，只要徐万里不点头，依旧屁用没有；反之，哪怕他们三个都反对，只要徐万里首肯，一样顺利过关。

杜林祥焦急地瞟了一眼门外，徐万里拿着手机越踱越远，看来这通电话一时半会还结束不了。主角不在了，戏还要接着演吗？杜林祥喝了一口茶，没有提税费优惠的事，而是话锋一转：“纬通能取得今天的成绩，实在是得益于在座领导们春风化雨般的关怀。”接下来，杜林祥将在座三位市领导曾给予企业的关照，挨个梳理了一遍。给三位市领导表完功，徐万里还没有回来。杜林祥又开始回忆河州各局委对企业的扶持，说者情真意切，听者笑容满面。

对于现场的气氛，杜林祥颇为满意。当初自己的精心准备，看来没有白费！

向领导汇报工作时，一把手却忽然离场——这类事看似是不值一提的小插曲，实则大有学问。继续汇报吧，拍板的人都走了，讲了也是白讲；停下汇报等待一把手回来吧，一来会冷场，二来还会令其他在座领导不满。

杜林祥就曾经历过一次会议，当时在座的最高领导便是吕有顺。吕有顺因为临时有事，暂离会议室。正在汇报的局长见市长离开，索性放下念到一半的汇报材料，静候吕有顺归来。当时会议室的气氛很尴尬，尤其几位副市长，脸色很不好看——咱哥几个说话的确不如吕市长管用，但你小子也别做得太明显啊！

经历过那件事后，杜林祥就一直在琢磨，自己碰到这种事该如何处理？前思后想他得出一个结论：跟领导汇报工作时，不妨准备点废话。废话藏在心里，平时不用说出来，一旦发生一把手离场这类小插曲，才抛出来救急。譬如刚才徐万里离开了，杜林祥便赶紧中断汇报程序，扯出一大堆废话，细数领导们对纬通的关照。在座的都不至于失掉面子，会议室的气氛也无比融洽。

杜林祥的“表彰大会”还没开完，徐万里就坐回座位。杜林祥赶紧言归正传，提出税费减免的问题。杜林祥特别说道：“纬通为了赴港上市，两年前开始在全国扩张。如今上市在即，企业资金链也处于最紧张的时候。在这种关键时刻，我们尤其希望得到河州各位领导的大力支持。”

徐万里抿了一口茶，扭头问一位副市长：“税务部门是你在分管，谈谈你的看法？”

副市长赶紧说：“徐书记你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

徐万里微微一笑：“都不肯担责任，看来只有我来说了。支持企业发展，本来就是党委、政府的应尽职责。纬通要是能顺利上市，对

于河州的经济也会带来拉动效应。在不违背大原则的前提下，我看有些税费可以适当减免。”

徐万里接着说：“具体减免哪些税费，减免到什么程度，刚才杜总提出了要求。税务部门根据这些要求，具体去落实。凡是河州能够决定的事，必须优惠到位。有些事咱们河州不好开口子的，也要积极向上级汇报争取。我的态度很明确，既要为企业减负，也不能与大的原则方针相抵触。”

“谢谢徐书记的大力支持！”徐万里话音刚落，杜林祥便激动地说道。尽管徐万里的话滴水不漏，任何人也抓不到把柄，但他已经把态度亮明，下面的人自然知道如何去落实书记的指示。

考察结束后，杜林祥将徐万里送到楼下，还亲自为徐万里开车门。徐万里上车前，特意回身握住杜林祥的手：“我们可都等着纬通成功上市的捷报！”

杜林祥笑容满面：“我们一定努力，不辜负领导的信任。”

送别徐万里后，杜林祥立刻将庄智奇招来办公室。庄智奇以为杜林祥要谈上市路演的事，手里还拿着相关的材料。不料杜林祥却指着茶几上的玻璃杯说：“智奇你是有名的茶精，看看杯子里装的是什么茶？”

庄智奇有些纳闷，自己的老板平素对茶道并无兴趣，今天是怎么了？庄智奇走近茶几，认真瞅了瞅：“瞧颜色就是普洱茶。”

“普洱茶的种类很多，这是哪一种？”杜林祥又问。

庄智奇拿起茶杯，用鼻子嗅了一下：“老班章！”

杜林祥继续问：“老班章是啥？”

庄智奇说：“品茶的人都知道一句话，红酒论酒庄，普洱讲山头。云南普洱茶由于地理环境不同，所产茶叶的口感滋味也大不一样。一直以来，人们便以山头的名称来界定特定口感的普洱茶。老班章即位于西双版纳州勐海县的一处高山村寨，那里产的普洱，就叫老班章。”

“这茶怎么样？”杜林祥点燃一支烟。

庄智奇说：“普洱中的极品，被外界誉为茶王。老班章的茶树，大多有几百年的树龄，真正的老班章春茶每季不超过十吨。很多茶友，都以拥有一饼老班章为炫耀资本。”

杜林祥深吸一口烟：“智奇，你确定这是老班章？不会看走眼吧？”

庄智奇放下手中的玻璃杯：“如果连老班章也会看走眼，还敢叫茶精？老班章有一种独特的‘班章味’，嗅之有一种如蜜的韵香。这种‘班章味’，别的茶是决计不会有的。老班章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香气很强，在茶汤、叶底、杯底上都可以嗅到，而且杯底留香比一般茶叶更强更长久。杜总可以将玻璃杯中的茶水倒掉，隔一阵子依旧能从杯中闻到香气。”

杜林祥拍手赞道：“说起茶，智奇真是高人啊！”

庄智奇笑了笑：“老班章可不便宜。谁这么大方，给你送的老班章？”

杜林祥摇着头：“不是送的，是偷的。”见庄智奇一脸迷惑，杜林祥接着解释：“近来我观察，徐万里出席大小会议，从不喝会场里摆的茶，他的秘书总会把一个不锈钢茶杯摆在徐万里面前。我猜测，

徐万里是一个喝茶十分讲究的人，可惜不锈钢茶杯不透明，外人根本看不清茶叶的模样。”

庄智奇恍然大悟：“所以刚才你让高明勇趁着给徐万里茶杯续水的机会，从他杯子里倒出了茶水！”

“对！”杜林祥笑着说，“什么服务员请假、温水瓶锁在杂物间都是骗人的鬼话。让服务员提着温水瓶，去徐万里跟前续水，照样不知道徐万里究竟钟情于什么茶叶。高明勇拿上徐万里的茶杯去会议室角落里的饮水机前接水，趁着众人不注意，就将杯里原有的茶水倒了点出来。”

“杜总真是用心良苦。”庄智奇嘴上这么讲，心里却是一股说不出来的滋味。

杜林祥掐灭烟头，站起身来：“知道了徐万里的爱好，也算一个不小的收获！”

2 考虑再三，杜林祥决定中止上市

纬通的全球路演正式登场。

路演开始的具体日期，还是香港与河州的两位风水大师一起选定的。当天，杜林祥率领纬通一众高管奔赴香港，异常高调地出现在国际投资者面前。在接下来为期十二天的路演之旅中，纬通的团队还将先后前往苏黎世、法兰克福、伦敦、纽约、洛杉矶、新加坡等数座国际金融重镇，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互动。

路演，被称为上市前的最后一里路。通过路演途中的推介会，企业向投资者就公司的业绩、产品、发展方向等做详细介绍，充分阐述拟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让准投资者们深入了解具体情况，并回答机构投资者关心的问题。此外，路演也是各路投资者申购股份的时候。投资者申购的积极性越踊跃，申购价格越高，这家公司未来的前景就越被人看好。

路演的主角自然是拟上市企业，而具体的操盘手，则是投行。投行作为上市公司的保荐机构，在上市过程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确定发行股票的价格区间，然后通过路演等方式将股票向客户推销。

全球各家投行其实大同小异。一般说来，为了成功上市，投行内部会有四个部门参与进来分工协作，分别是投行部、定价部、销售部、研究部。投行部主要联合律师、会计师等对企业进行尽职调查，审查企业在合规性方面是否达到监管部门及交易所的法定要求，以及起草招股说明书；定价部对企业进行估值，确定股票发行价的区间；销售部将企业的股票推销给基金等投资者客户；研究部就企业股票价值撰写股票评级研究报告，供股票购买者参考。

位于全球各地的投资者，对于上市公司未必十分熟悉，但与专职从事股票承销业务的投行却是长期合作的关系。路演过程中，投行会将所有投资者在各个价位上的申购量进行累计计算，得出一系列在不同价格上的总申购量，然后与企业商议一个确定的发行价。最后，报价在发行价以上的认购者，都获得认购资格，而对于入围者的股票分配数量，则完全由投行自主决定。

在这样的制度设计下，投行在定价及股票分配方面拥有很大的话语权。上市公司在这个过程中，基本都是被投行牵着鼻子走。

纬通路演首日，全球股市普遍下挫。美国道琼斯指数、香港恒生指数纷纷出现大幅下跌。负责纬通上市业务的投行，当晚就给庄智奇打来电话，说鉴于全球经济不景气，股票发行价大概只能维持招股说明书中的下限。

按照纬通的招股说明书，此次上市计划发售约17亿新股，招股价介于3~5港元之间，募集资金51亿~85亿港元。发行价只能维持下限，就意味着融资量萎缩30多亿港元。接到汇报后的杜林祥，心中十分不快，却又不得不隐忍下来。在他看来，能通过上市融回50亿港元，纬通的财务困局也将迎刃而解。尽管算不上圆满结局，毕竟可以接受。

不过当纽约的推介会结束后，投行总裁宋金池又亲自给杜林祥打来电话，说是路演过程中，投资者的申购并不踊跃。按目前的情况，股票发行价还要下调。

杜林祥气愤地问道：“宋总以为，发行价定在多少比较合理？”

宋金池顿了顿说：“这个还需要根据目前的申购情况，进行精确的计算分析。”

杜林祥又问：“什么时候能告诉我结果？”

宋金池说：“现在香港是早上九点，估计下午三四点就能算出准确数字。香港与纽约的时差是十二个小时，那时正好是纽约的凌晨。为了不打搅杜总休息，我让下属今天晚上八点，也就是纽约早上八点，把数字传给你。”

“不用。”杜林祥说，“第一时间传给我。不看到你们计算出的数字，我睡不着觉。”

“好吧。”宋金池答道。

在位于曼哈顿东区的希尔顿酒店的高级套房中，杜林祥一直没有合眼。窗外飘着小雪，杜林祥就坐在窗边，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凌晨三点半，他收到宋金池从香港发来的信息。他们最后计算出的发行价，是2.76港元。

看到这个数字，杜林祥立刻被一股不祥之感笼罩。他顾不上正值凌晨时分，将庄智奇召来自己房间。

一分钟后，西装革履的庄智奇走进了烟雾缭绕的房间。杜林祥看着他这身装束，问道：“你也没睡？”

庄智奇点点头：“不等到宋金池的准信，睡不着！”

“他们的准信来了，2.76港元。”杜林祥冷冷地说。

“2.76港元？”庄智奇有些惊讶。

“太接近了，太接近了！”杜林祥痛苦地摇着脑袋，“为什么是这个数字呢？难道……”

“是啊，太接近了。”庄智奇一脸严肃，“比起2.74港元，只差两分钱。”

两人的心情，愈发沉重起来。2.74港元，是他们此前反复计算过的另一个敏感数字！

与赖敬东签署的合作协议中，双方约定赖敬东的最后占股比例，要与股票发行价捆绑起来。发行价越低，赖敬东的占股就越高。后来在杜林祥的一再坚持下，合同中写入了另一条，为保证杜林祥的控股地位，赖敬东的持股比例不能超越杜林祥。依据这两则条款，当股票发行价低至某一个价位后，赖敬东的持股比例就不再随股价下跌而自行增加。

路演之前，杜林祥与庄智奇反复计算过。那一个至关重要的临界点，就是2.74港元。股价只要维持在2.74港元之上，股价越低，赖敬东的占股就越高。如果股价低于2.74港元，赖敬东的持股比例就不会再增加。

纽约夜幕深沉，雪花飞舞，杜林祥的情绪却无比激动。他站起身来大声吼道：“差着两分钱，或许是人家自己讨吉利。比起四，六可要吉利得多。宋金池抛出这个发行价，让我不得不怀疑，他与赖敬东早就勾结在了一起。”

“很有可能！”庄智奇也点上一支烟，“按照这个发行价，我们的融资额会大幅减少，赖敬东的持股却变多。等到上市之后，赖敬东再与宋金池联手把股价炒起来，他们可真要赚个盆满钵满。”

杜林祥平复了一下情绪，坐回沙发上说：“你以前说过，衡量一次上市是否成功，也是有标准的。”

“没错。”庄智奇说，“但凡一家企业在证交所挂牌，媒体都会说成功上市——那只是外行看热闹而已！在我看来，即便股票挂牌交易，也不能断言这是一次成功的上市。衡量是否成功有两个标准，第一看市盈率，第二看股票上市后三个月内的波动幅度。”

庄智奇接着解释：“所谓市盈率，就是股价和每股收益的比率。不同的行业，市盈率差别很大。高科技行业的市盈率普遍较高，传统行业则会低一点儿。一般说来，我们会将身处同一行业的不同企业拿来比较。比如纬通是房地产企业，如果其他房地产企业的市盈率普遍是六到七倍，而我们的市盈率只有四倍左右，那就证明我们的发行价偏低。至于波动幅度，我认为上市后三个月内无论涨跌，只要超过30%，都说明上市过程有瑕疵。下跌超过30%，说明企业被股民看衰，毫无前景；上涨超过30%，说明上市时股价被低估，本来企业能够多融一些资金的，却没有做到。”

杜林祥深吸了一口烟：“如果接受宋金池的价格，那么纬通的上市，也算不得成功。”

“恐怕是这样。”庄智奇叹了一口气，“按照2.76港元的发行价，只能融回四十多亿资金。比之前的预估，少了一大截。”

“一群王八蛋！”杜林祥恨恨地骂道。

时值纽约的冬季，户外温度很低。因为供暖需要，宾馆的门窗都紧闭着。屋内的烟味已有些呛人，但杜林祥依旧续上一支烟：“咱们能接受这个价格吗？”

庄智奇顿了顿说：“以这个价格上市，咱们肯定是吃亏的一方。不过真能融回四十多亿资金，倒能解纬通的燃眉之急。企业的资金链实在绷得太紧，有了这四十多亿，不敢说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起码能松一口气。”

“你的意思是接受他们的条件？”杜林祥问。

“不！”庄智奇说，“我只是分析目前的局势，最后的决策，还得杜总拍板。”

杜林祥抿了一口茶：“这些年来，我杜某人吃的亏够多了。真能拿回四十多亿的救命钱，也不在乎再吃一次亏。赖敬东、宋金池也是瞅准了纬通急需用钱，才敢这样张狂。赖敬东或许早已判定，为了顾全上市的大局，我会吞下这枚苦果。”

“吃点小亏无所谓。但是，你想过没有？”杜林祥话锋一转，“以2.76港元上市，赖敬东的持股比例就会大增。尽管有合同约定，他的持股没有我多，但双方已经很接近了。宋金池是有认股权的，上市之后，他手里也会有纬通的股份。这次两人便狼狈为奸，如果上市之后，他们再联起手来……”

庄智奇说：“我测算了一下，即便他们的股份加在一起，比起你的占股还差1.5%，你依旧是控股大股东。”

杜林祥眼睛盯着天花板：“1.5%，这绝不是一个保险数值。未来在二级市场上，稍微动点手脚，赖敬东就有可能成为最大股东。”

“杜总的担心不无道理。”庄智奇说，“以他们的财力，如果在二级市场上展开收购，后果很难预料。”

杜林祥一巴掌拍在茶几上：“纬通是我辛辛苦苦打下的家业！他赖敬东想拿走，门儿都没有！”

庄智奇左手放在胸前，右手托着下巴：“事情或许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糟。没准赖敬东只是吃定了纬通急需上市融资，所以故意打压股价，逼我们就范。未来把股价拉上去，他再套现出货。按理说，一家投资机构做的是钱生钱的生意，没道理那么在乎控股权。”

“也有道理。”杜林祥点了点头，但瞬间脸色又阴沉下去，“赖敬东的心思，咱们哪里猜得到。真到了那时，万一他干出违反常理的事，可就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了。”

庄智奇低着头闷不作声。他知道，在事关纬通控股权的议题上，杜林祥半步也不会退让。

沉默了好一阵，杜林祥才开口说道：“绝不能接受这个条件。”他的声音不大，语气却异常坚定。

庄智奇说：“我明天再跟宋金池沟通一下，争取把发行价往上调一下。”

杜林祥面无表情地说：“他要是寸步不让，怎么办？”

庄智奇一时语塞，他真不知道这样的僵局该如何化解。杜林祥说道：“他如果不肯让步，咱们就立刻中止上市。”

庄智奇惊得目瞪口呆：“中止上市？”

“对。”杜林祥斩钉截铁地说。

庄智奇说：“中止上市，震动太大了吧。没有股市上的融资，纬通怎么撑下去？还有，没在规定期限上市，咱们的好几个项目，可要赔偿给赖敬东。”

杜林祥说：“我也不想走到这一步，这是他们欺人太甚。”

庄智奇又问：“杜总，你真的决定了？这可是关乎纬通命运的大事！”

杜林祥本想立即做出肯定答复，但内心又犹豫了一下。庄智奇说得没错，这可是关乎纬通命运的重大决策，一旦踏出去就没有回头路！是不是再谨慎一些？他松开捏紧的拳头，缓缓说道：“我再想一下。今天之内，一定会做出最后决断。”

庄智奇点了点头，然后说：“那我就先出去了？”

“好吧。我也想一个人静一静。”杜林祥答道。

庄智奇知趣地转身离去。跟随杜林祥多年，他已经吃透了老板的脾气——越是细枝末节的事，杜林祥越喜欢找来一帮人听取意见；倒是那些命运攸关的重大决策，杜林祥只会一个人静静思考，最后乾纲独断。

纽约的冬季天寒地冻。不知是屋内暖气太足，还是自己心事太重，杜林祥的后背不停冒着汗。布满血丝的双眼，看见烟灰缸里堆积成小山的烟头，内心更加烦躁。一夜未眠，此时天边已露出一抹亮色，杜林祥索性裹上防寒服走出酒店，漫步在清晨的曼哈顿。

入夜便降下的雪花，让这座世界金融之都银装素裹。纽约的雪，不是东方淑女般的轻歌曼舞，而是吉卜赛女郎似的任性而奔放。因为迎着风走，雪花大片大片地扑上来，几乎让杜林祥睁不开眼睛。别说在河州了，就算在北京，他也没见过这般大雪。

踩在雪地上，杜林祥的脑海中却不断浮现出赖敬东的身影——质朴的陕西腔，一脸的温良恭俭让，身体内却潜伏着不可遏制的野心。杜林祥曾仰慕过他，如今却充满提防与不信任。他究竟想干什么？仅仅想从纬通的股票上赚一笔暴利，还是觊觎企业的控股权？杜林祥实在吃不准。

为了触手可及的四十多亿港元，接受宋金池的报价？庄智奇的分析也不是全无道理，赖敬东做的是钱生钱的生意，他没道理太在乎一家企业的控股权。真当上纬通的最大股东，对赖敬东又有多大好处？杜林祥心中反复衡量着。

雪越下越大，雪花甚至钻进围巾和领口，把杜林祥的鬓角和脖子弄得湿漉漉的。对于刚才的想法，杜林祥下意识摇起头。绝不能退缩，更不能接受这样的城下之盟！哪怕基于理性分析，赖敬东想赚一笔暴利的可能性高达99%，觊觎控股权的可能性只有1%，这样的险，杜

林祥依旧不敢去冒。因为，这次的赌注是倾注了自己毕生心血的纬通控制权，是杜林祥绝对输不起的东西。

庄智奇能说动宋金池，或者说宋金池背后的赖敬东会让步吗？杜林祥没有把握。自己的这个对手过于强大！合作伊始，似乎就被人家玩弄于股掌之中，偶有的反抗与挣扎，也是那般微弱与无力。自己也曾机关算尽，譬如陈远雄推荐的投行，就被一口回绝。杜林祥担心的，就是投行与赖敬东会勾结在一起。没想到，宋金池与赖敬东，最后还是联起手来，把枪口对准自己！

杜林祥叹息之余，也把目光投向更长远的未来。如果勉强上市，赖敬东则会名正言顺的第二大股东。此人既有领袖群伦的真才实学，更有玩弄大阴谋、大诡计，杀伐决断、敢做敢当的奸雄气魄。这样的人坐在身旁，不知他何时出手，自己这个大股东也是提心吊胆，寝食难安。

早起的店家和住户已经开始打扫门前积雪。这倒不是美国人觉悟高，只是纽约有法律，如果有人在某家门前因雪滑跌倒摔伤，所有医疗费由此家负担。在医疗费奇高的美国，实在没有比这条法律更有效的扫雪动员令了。欢快的扫雪场景，却无法令杜林祥感到一丝轻松。他脑中盘算着，一旦中止上市，接下来怎么办？

杜林祥并非一点底气也没有。近些年纬通南征北战，赢下一个又一个漂亮仗。企业目前的土地储备、楼盘品质、品牌效应，都令业内对手不敢小觑。哪怕是举债扩张，能把活儿干得这么漂亮，摊子铺那么大，也是了不起的本事！此时，杜林祥倒有些感激安幼琪。这位铁娘子一般的人物，正是纬通向全国扩张的头号功臣。

况且，杜林祥手里还留着一个撒手锏。一旦祭出这件武器，想必赖敬东也得投鼠忌器。想到这里，杜林祥嘴角终于露出难得的笑容。

中止上市绝非停止上市，而是蛰伏一段时间，等待更好的时机。可以想见，中止上市的消息一传出，各方压力肯定会接踵而至。杜林祥那时迫切要做的，就是再去找一笔钱。有了这笔钱，就能撑过最艰苦的日子，就能熬到重启上市的时刻。去哪儿找钱，能找到钱吗？杜林祥心中已有些头绪，但远说不上有必胜的把握。

杜林祥又摸出一支烟，可惜纽约街头风太大，打火机始终点不燃。他不得已蹲到街角，连摁几下，总算把烟点上。深吸几口烟，杜林祥意识到，自己又将开启一场豪赌。如果不能尽快找来钱，企业只能倒在血泊中。

回到酒店，杜林祥再次唤来庄智奇：“我决心已定。你告诉宋金池，如果发行价不能大幅上调，我们就立刻中止上市。”

3 正是因为担心有朝一日会去求徐浩成，才果断拒绝了他的要求

子夜时分，京郊一座中式风格别墅的书房里，依旧闪烁着灯光。赖敬东身披睡衣，戴一副已经掉漆的老花眼镜，正捧着本线装书阅读。

书房东面的墙壁上，挂着一副行楷：“千秋邈矣独留我，百战归来再读书。”这是晚清重臣曾国藩写给弟弟曾国荃的对联。曾国荃乃湘军名将，收复江宁的头号功臣。剿灭太平天国后，曾国藩担心曾氏一门功劳太大，重蹈鸟尽弓藏的覆辙，主动叫曾国荃“回籍养病”，并写下这副对联。十四个字，既有希望弟弟戎马倥偬后仍不改书生本色的浓浓亲情，又有参透官场险恶的大智慧。

赖敬东十分喜欢这副对联，将其带在身边多年。他甚至将自己的书房，也起名为“再读居”。

急促的门铃响起。佣人打开门后，台江资本亚太区总裁陈远雄快步走进书房。赖敬东摘下老花眼镜，问道：“他们的新闻稿，你看到了？”

陈远雄点点头：“来的路上已经看到。就在几个小时前，纬通方面已经正式发布消息，称由于国际经济形势整体欠佳，决定中止上市。”

“这个杜林祥，是不是疯掉了？”陈远雄恨恨地说了句。

“的确出乎意料。”赖敬东说，“几天前宋金池打电话问我，说要不要在发行价方面退一步，我说大可不必。如今的杜林祥，根本没

有和我们讨价还价的本钱。为了成功上市，他是不会在乎让我们多赚几个亿的。”

陈远雄摇着头：“杜林祥就为了赌一口气，竟然对到手的几十亿视而不见？如今中止上市，他还要回头赔偿我们。这家企业，除了破产已经没有别的出路。”

“或许我真是老眼昏花了。”赖敬东叹了一口气，“原本以为，杜林祥是个大智若愚的人物，否则我也不会与他合作。没想到啊，竟是一个十足的莽夫，脑袋一发热，什么蠢事都能干出来。”

“接下来我们怎么办？”陈远雄问。

“按合同办。”赖敬东说，“既然纬通不能按时完成上市，我们自然要把那几处物业收归名下。纬通垮了，咱们投的钱怕是要不回来。手上有几处物业，也能弥补损失。”

陈远雄说：“老师真是高明。当初签对赌协议时，提出用实物对赌，为的就是今天。纬通在河州的商业步行街、建材商贸城等几处建筑，价值也不低，而且早已把债务剥离出去。咱们拿过来，这单生意起码不会赔本。”

“夜长梦多！”赖敬东说，“你赶紧派人去河州办交接手续，把东西拿过来。”

“好的。”陈远雄点头道。

赖敬东重新拿起书：“明天我要去五台山还愿，完了就在山上住一段时间。有什么事，咱们电话联系吧。”

此刻在大洋彼岸的杜林祥，顾不上早已疲惫不堪的身体，强打起精神来到刚租用的一间视频会议室里。纬通在国内的众多高管，也接

到通知，按时坐到电脑前。过去三天，杜林祥的睡眠时间不到十小时。他两眼通红，声音也有些沙哑。

利用视频通信设备，杜林祥向国内通报了暂停上市的消息。他随即说道：“从长远来看，这一决策有利于企业发展。如果勉强上市，反而不利于纬通。但是，短期内纬通也会面临一系列困难。现在需要全体同人共体时艰，全力以赴。”

杜林祥接着说：“资金链是企业的生命。从现在开始，公司的财务管理将进入非常时期。账上的每一分钱，都将劈成两半来用。同时，开盘速度必须加快。原定一年内开盘的项目，全部要压缩到半年左右。越快开盘，就能越早回笼资金。这对如今的纬通，意义太重要了！”

视频会议持续了整整六个小时。杜林祥要求每位分公司经理都要发言，汇报所在地区楼盘施工进度以及现金流状况。他不时插话，遇到那些不能令他满意的回答，则会破口大骂一番。就在这次视频会议上，有位分公司经理被杜林祥认为工作不在状态，当场宣布免职。还有另一位分公司经理，因为销售业绩骄人，被杜林祥当场重奖三十万元人民币。杜林祥强调说：“大家都知道，如今的纬通缺钱。但我更知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越是这种时候，老子越是要用重典，不管赏还是罚，都要从重。”

视频会议结束后，杜林祥便启程回国。这一次，他破天荒选择了经济舱。杜林祥刚做出了一项规定，非常时期，自他以下公司所有人出差，都不准乘坐商务舱。如今的纬通，是得勒紧裤腰带了。也是在刚才的视频会议上，安幼琪提出，各分公司新办理电话和网络开通事宜，全部拿员工的身份证以个人名义去办，因为这比以公司名义报

装，要便宜一些。杜林祥听后立刻拍板，就这么办。如今的他，恨不得省下每一分钱。

抵达国内后，随行人员转机飞回河州，杜林祥与庄智奇却留在了北京。杜林祥要在北京求见吕有顺。如今的吕有顺可是财大气粗的央企总经理，看在多年交情的分儿上，杜林祥希望对方能伸出援手。

碰巧吕有顺在国外出差，几天后才回来。杜林祥也趁此机会，在宾馆好好休整了一下。几天时间里，他最害怕的事，就是看新闻。纬通中止上市的消息，被无数家财经媒体刊登在头条。在舆论的渲染中，杜林祥已然成为一名悲剧人物，还有媒体直接将纬通中止上市评为本年度地产界最悲壮的一幕。

正在上海出席地产论坛的老对手万顺龙，则当着无数媒体发出“百日预言”。万顺龙说：“企业突然中止上市，无论资金上还是心理上都会造成巨大冲击。此次事件也证明，大肆增加土地储备规模，再以此上市融资的模式，遭遇了重大瓶颈。”

面对媒体追问，万顺龙并不愿点出这家企业的具体名字，他只是断言：“一旦资金链断裂，企业撑不过一百天。”

杜林祥拿着报纸对庄智奇说：“咱们这位老朋友，什么时候成算命先生了？”

庄智奇一脸苦笑：“这世上从不缺落井下石的人。”

杜林祥却叹了口气：“万顺龙这话倒也不尽是胡言乱语。如果找不到钱，纬通真的很难撑过一百天。”

四天后，吕有顺回国了。他十分关注纬通的情况，连家都没有回，就直接来到杜林祥下榻的宾馆。在自己房间里，杜林祥抛出了启

动第二轮融资的计划。他希望吕有顺能够成为新的战略投资者，注资纬通。

杜林祥告诉吕有顺，纬通在全国扩张的战略获得了巨大成功，手里囤的地未来有大幅升值空间，企业的品牌形象也获得了消费者的认可。只要渡过这次难关，纬通还将再次启动上市。届时吕有顺的投资，会获得超额回报。

介绍完企业情况，杜林祥最后以几近哀求的口气说：“吕市长，看在这么多年的情分上，你就拉我一把吧。”尽管吕有顺已不再是市长，但杜林祥在称谓上却一直没有改口。

吕有顺却为难地摇起头：“我也知道，只要能有一笔资金注入，纬通未来的前景是看好的。从个人关系来说，我应该帮你。但有些事，的确力有未逮。上面三令五申，主业并非房地产的央企要退出房地产领域。这种时候，我怎么还敢往房地产企业投资！”

吕有顺离开后，杜林祥一脸落寞地坐在房间里。庄智奇走了进来，轻声问道：“谈得不理想？”

杜林祥摇头叹息：“吕有顺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当务之急就是找钱。吕有顺这里指望不上，还能有谁？”庄智奇说。

杜林祥说：“纬通需要的不是一笔小钱。几天前在美国我就盘算着，能拿出这笔钱的，只有吕有顺和徐浩成这样的大老板。吕有顺这边是国企，因为政策原因，看来指望不上了，只能再去找徐浩成试一试。”

“徐浩成自然是个阔主。杜总和他也有些交情，只是……”庄智奇说。

“只是什么？”杜林祥点燃一支烟。

庄智奇说：“那次徐浩成办六十大寿，把杜总和我叫去书房，提出想买下我们在武汉的地块，杜总最后一口回绝了。我听陈锦儿说，徐浩成为这事有些生气。”

杜林祥点点头：“这个我知道。这一年多，他从没主动给我打过电话，估计心里有些不痛快吧。”

杜林祥弹了弹烟灰：“当初徐浩成的报价不低，按理说我可以答应他。但我正是因为担心有朝一日会去求人家，才果断拒绝了他的要求。”

庄智奇愈发糊涂了，既然早就准备着去求人家，为何还要拒绝徐浩成那并不算苛刻的要求？

杜林祥说：“论起交情，我和徐浩成也不算浅了。他和胡卫东认识，我就是中间人。这些年徐浩成搭上胡卫东，可是赚了不少钱。据说徐浩成在非洲的一座矿山，不久前高价转让给北京的一家公司，狂赚了几个亿，中间牵线的人就是胡卫东。”

杜林祥继续说：“徐浩成毕竟是个精明的商人。想从他那里借几千万，靠交情或许还行。真想让他拿几个亿的真金白银，交情就靠不住了。这时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徐浩成觉得，自己拿出几个亿，是能获得丰厚回报的。”

“我明白了。”庄智奇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听到这儿他自然对杜林祥当初的用意一清二楚，“你拒绝徐浩成，就是要告诉他，纬通手里的地可是宝贝，未来升值潜力大着呢，你出这点钱咱们可不会动心。”

杜林祥点点头：“当初他出高价，连武汉的一块地都买不去，此时趁着纬通缺钱的机会，他却有可能低价入股。徐浩成应该会去算这笔账，想一想自己占了多大便宜。”

“杜总这一招，实在高明！”庄智奇发出赞叹。

杜林祥又吸了口烟：“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肯不肯掏钱出来，主动权毕竟在徐浩成手里。这招管不管用，现在也说不好。”

庄智奇思忖了一阵，开口说道：“杜总这招欲迎还拒固然不错，不过我倒觉得，此时此刻还是去找吕有顺更管用。”

听到这话，杜林祥有些惊讶：“吕有顺已经拒绝咱们了，再去找有什么用？”

“有用！”庄智奇说，“吕有顺不是没钱，而是他的钱，不好光明正大投向纬通。我的意思是……”

庄智奇的话刚说到一半，杜林祥的手机响了。他拿出手机，摁了接听键：“赖总，你好！”

打来电话的，正是赖敬东。此刻他已中断了在五台山小住的计划，心急火燎地赶回北京。赖敬东问道：“杜总，你在哪里？”

杜林祥懒洋洋地说：“我正在北京。中止上市了，得出来到处找钱啊。”

赖敬东说：“我也在北京。不知能否请杜总到舍下小坐？”

“有什么事吗？”杜林祥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

赖敬东说：“有点事，你过来就知道了。”

“好吧。”杜林祥说。

下午三点，杜林祥走进了赖敬东那间取名“再读居”的书房。赖敬东尽管心中积压着满腔怒火，但依然很有风度地与杜林祥握手，还亲自沏上茶。坐定后，赖敬东缓缓说道：“我们公司这几天一直有人在河州。按照合同，纬通没有按时上市，在河州的几处物业，就要赔偿给台江资本，他们就是去做交接工作的。”

“我知道。”杜林祥说，“当初我还在美国时，就给公司的人打了电话，说中止上市后，赖总手下的人，大概会来当接收大员。咱们愿赌服输，尽力做好配合工作。”

“多谢了！”赖敬东冷笑一声，“当初我就纳闷，杜总不是一个意气用事的人，为何甘冒企业倒闭的风险，也要中止上市？现在我才明白，杜总手里还藏着撒手锏。”

“什么撒手锏？”杜林祥心中明镜似的，却继续装着糊涂。

赖敬东从抽屉中取出一叠材料，递给杜林祥：“杜总，这是怎么回事？”

杜林祥拿过来瞟了几眼后说：“这材料太厚，我一时也看不完。有什么事，赖总直接说好了。”

赖敬东强压下怒火，说道：“当初签对赌协议时，我们专门提供搭桥贷款，把这几处物业的债务全部剥离了出去。但如今接收到手里一看，这些物业根本就是债台高筑，资不抵债。再说明白点儿，在我方当初进行财务审计时，你们动了手脚。”

赖敬东愤怒地拍着桌子：“杜总，故意做假账，那可是犯法！是要坐牢的！”

“做假账？不会吧？”杜林祥一脸笑容，“为了当初的财务审计，赖总可是上了双保险，既有一个连普通话也不会说的陕西老太

太，还有一个英国洋会计。两路人马，各司其职，互为监督，背后还有赖总、陈总这样一等一的高手坐镇，我们做假账，你们会发现不了？”

“你很得意是吧！”赖敬东投来一束阴冷的目光，“也怪我看走了眼。只知道杜总出身草莽，贵公司财务部那些人的本事也是稀松平常，我却忘了，你们还有一个财经高手庄智奇！想不到啊，当年的大才子，今日也堕落到做假账的地步。”

杜林祥哈哈大笑：“赖总真是错怪庄智奇了。智奇做假账的本领，我是没见识过。不过以他那样的文人脾性，估计本事也高不到哪儿去！要让他做假账，我还担心瞒不过赖总的法眼。”

杜林祥接着说：“今天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假账的确是做了，但操刀者却另有其人。”

“谁？”赖敬东问。

“谷伟民。”杜林祥说，“财务审计前，我还是托一位老友，才在迪拜找到了销声匿迹已久的谷伟民。这位谷总，做假账的功夫真是天下一流。当初卖壳时，无论我还是万顺龙聘请的审计公司，都看不出一点问题。要不是内部人出卖了他，还真让这小子蒙混过关了。”

“原来是谷伟民出手，难怪我们的人没发现猫腻。”赖敬东恨恨地说，“当初在重庆那一番推心置腹的长谈，还有日后的一次次接触，杜总全是在演戏。你早就打定主意，既要我们的投资，又不肯拿出物业来对赌。你是不想承担一丁点风险啊！”

“没错。”杜林祥抿了一口茶，“如果不请到谷伟民出山，我还不不敢签这份对赌协议。不过这也是跟赖总学的。你弄的那些可转股

债，还有拿实物对赌，甚至用搭桥贷款把债务全剥离给我们，不也是不想承担一点风险吗？”

“放屁！”这几乎是赖敬东多年来第一次骂人，“我的所作所为，全都符合商业规矩，而你却使用做假账这种下三烂的招数。”

杜林祥笑了：“当初在重庆，赖总有一句话我可是记忆犹新啊！赖总教诲我说，世上哪有什么规矩？唯一的规矩，就是由强者制定规矩。”

赖敬东顿了顿说：“我一亿多美元的投资，杜总当初收下了。如今不能按时上市，赔偿给我的物业，全是资不抵债的垃圾。你不会以为我就这样善罢甘休，让你讹走这笔钱吧？”

杜林祥悠闲地点燃一支烟：“咱们毕竟是朋友，我就帮赖总分析一下局势。赖总如今只有三条路走。第一条，正式向法院提告，通过法律途径，讨回你的投资。可惜这条路，很难行得通啊！在中国打这种官司，可是旷日持久，没个一年半载下不来。”

“更重要的是，”杜林祥拉高语调，“刚中止上市的纬通，再被赖总生剥走几处商业地产，另外还被曝光做假账，估计就只能破产倒闭了。我杜某人做假账证据确凿，下半生也就在监狱度过了。然而，赖总的钱怕是也要不回来了。你心里清楚，纬通的债主可不止你一个，讨债也得排个座次。起码有两类债主，赖总是比不过人家的。第一类，就是河州的各大银行，他们都是国有企业，会在第一时间把纬通的物业收归名下。第二类，就是全国各地的建筑商，纬通欠着他们工程款，他们也欠着农民工的工钱。领不到薪水的工人聚集起来讨薪时，没有哪个书记、市长还会记着有赖总这样一个债主。”

杜林祥弹着烟灰：“纬通有几斤几两，赖总心里有数。真被前面两类债主洗劫一遍，还剩个啥？赖总的钱，估计真是肉包子打狗有去

无回了。”

赖敬东脸色铁青，握紧的拳头不自觉地颤抖：“你这是在吓唬我！”

杜林祥说：“绝无此意，只不过就事论事。下面我说第二条路。赖总的钱看来要不回来了，但你的面子不能不要啊。纵然我杜某人一辈子坐牢，也难解你心头之恨。干脆请几个人，把我‘做掉’。不为钱，只为争个面子。”

“这些地痞流氓的招数，只有你想得出！”赖敬东气愤地说。

杜林祥看似一脸诚恳地说：“在这件事上，的确是我有负赖总，而非赖总负我。就算被你‘做掉’，我也毫无怨言。不瞒赖总说，我已经跟身边人交代了，如果自己有个三长两短，纯属咎由自取，与赖总无关。这辈子我还不了的债，只能下辈子还了。”

赖敬东气得脸色发白。陈远雄说过，只有初中文化的杜林祥，有些像刘邦，身上带有几分痞性。赖敬东看着杜林祥这副破罐子破摔、无所谓的样子，真与刘邦当年面对项羽要活煮自己父亲的威胁，不仅不为所动，还让项羽到时分杯汤的德行颇为神似。

“第三条路呢？”赖敬东问。

杜林祥说：“赖总暂且隐忍不发。这笔钱就当是我借你的，待纬通上市成功之日，我会如数奉还。”

“亏你想得出！”赖敬东强忍住没有爆粗口。

“我可是认真的。”杜林祥说，“这也是在我看来赖总目前最可行的一条路。要怪只能怪当初来河州搞财务审计的那几个家伙，正是他们办事不力，才让赖总如此被动，真是哭不得、笑不得、恼不得、怒不得。”

赖敬东忽然笑了起来，笑声有些恐怖：“我说你当初怎么敢中止上市，原来早就吃定了我。”

杜林祥说：“忍字头上一把刀。尤其要赖总这样的大人物，忍受我这种不入流的角色，自然不好受。不过赖总也应该想得通，你又不是看在我杜林祥的面子上，而是看在钱的面子上。”

赖敬东平复了一下情绪。杜林祥今天的话，虽然混账，却并非全无道理。逼着纬通破产，自己的银子可真要化成水了。他问道：“要重启上市，你就得先找来一笔钱渡过难关。如今纬通这般处境，你还能找到钱？”

杜林祥已经听出来，赖敬东是打算妥协了。这一点，其实早在他的预料之中。赖敬东是何等聪明的人，人家绝不会意气用事。杜林祥笑着说：“找钱的事，大致已有眉目。如果一点希望没有，我也不敢叫停上市。”

赖敬东思忖了一会儿说：“我凭什么相信你？”

杜林祥深吸一口烟，再吐出来：“我无法做出任何保证。但赖总更应该想想，你除了相信我，还有什么好办法！当初你们没能识破谷伟民做的假账，就注定了今日的局面。”

望着杜林祥离去的背影，赖敬东瘫坐在椅子上。几分钟后，他又站起身来，在书房里走来走去。一股怒火再也无法平息，他抓起书桌上的茶杯，重重地摔了下去，口中还恶狠狠地骂道：“杜林祥，你他妈的混账王八蛋！”

茶杯摔碎的声响，连楼下的佣人都听到了。佣人急忙走进书房，只见赖敬东拿着扫帚，正弯腰打扫地上的污渍。佣人问：“怎么了？”

赖敬东转过身，使劲从阴云密布的脸上挤出一丝笑容：“刚才不小心，茶杯掉地上了。你们不用管，我自己就能打扫干净。”

佣人离开书房后，赖敬东坐回椅子上，脸色重新变得严峻。他有些懊恼，怎么会如此冲动，连自己的情绪也控制不住？平时那些修身养性的功夫，都到哪儿去了？

赖敬东重新沏好一杯茶，又从书架上找出一本王阳明的《传习录》，认真读了起来。王阳明是明代大儒，无论从政、治学，其造诣一直为后世推崇。日本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曾在日俄战争中率军全歼实力远在己方之上的俄国舰队，东乡平八郎的名字，在日本家喻户晓，山本五十六、冈村宁次等小字辈，更是把东乡平八郎奉为“战神”。据说东乡平八郎身边一直挂着腰牌，腰牌上面只有七个字：一生伏首拜阳明。

赖敬东对于王阳明同样是推崇备至，他尤其欣赏王阳明关于“养气”的学问。向来喜怒不形于色的自己，今天竟然这般失态，赖敬东有一种“枉读圣贤书”的感觉，只好拿起《传习录》，再好好温习一遍。

然而整整一个下午，赖敬东始终无法把精力集中在书本上。玩了一辈子鹰，这回反倒让鹰啄了眼，老江湖赖敬东怎能不恼羞成怒！

晚上，赖敬东把陈远雄召来。两人走出别墅，去到湖边漫步。知道赖敬东心情不佳，陈远雄一直闷不作声。最后，还是赖敬东开口自嘲道：“听说杜林祥中止上市，我还笑他是个莽夫，人家可是心思缜密啊！早在几年前，就设好圈套等我们钻。”

“杜林祥此举，简直就是流氓。”陈远雄说。

赖敬东摇着头：“也怪咱们一时大意！”

陈远雄说：“现在回头来看，杜林祥中止上市，发行价过低只是一方面，他最担心的，其实是咱们占股过多，威胁他的控股地位。不过，我们从头至尾也没想过吞下纬通。作为一家投资公司，我们对地产生意没兴趣，只是想从这笔投资中获取尽可能多的收益。”

赖敬东苦笑着：“就如同我不相信杜林祥一样，杜林祥压根儿也不相信我。正是基于这种不信任，杜林祥宁可朝最坏方向设想。可惜的是，他不相信我，能够中止上市；我不相信他，却拿不出任何反制措施，只能任他予取予求。”

“老师，我还是有些不明白。”陈远雄问道，“杜林祥中止上市，依旧是一场豪赌啊。而且一旦失手，就会倾家荡产。他当初如果答应我们的条件完成上市，即便按照最坏的设想，也不过失去控股权。他个人依旧是纬通的第二大股东，身家数十亿的大富豪。”

“我们千算万算，恰恰就是算漏了这一点。”赖敬东叹了一口气，“一边是亿万富豪，一边是倾家荡产，正常人都会懂得趋利避害。但杜林祥不一样，他是一个控制欲极强的男人！纬通是他亲手缔造的，他也可以亲手毁了它，但绝不会眼睁睁看着自己毕生的心血沦为他人的嫁衣。哪怕只是微乎其微甚至自以为是的可能性，他也要极力杜绝。有句话叫作‘宁赠友邦，不予家奴’，杜林祥的心思也差不多，哪怕毁掉纬通，也不能叫别人拿走！”

陈远雄点点头：“我们的确忽视了杜林祥身上的这点个性。”他接着问：“纬通必须启动二轮私募，再去找一笔钱。这事靠谱吗？”

赖敬东摇了一下头：“不清楚啊。杜林祥从美国回来，连河州都不回，整日就在北京找钱。看他那犹如热锅上蚂蚁的样子，估计进展不顺利。不过，此人城府极深，如果没有一点把握，估计不敢贸然做此决断。”

赖敬东的心情愈发沉重：“最可怜的是我们。被他欺骗了一场，还得希望他最后成功，早点还咱们的钱。”

陈远雄又问：“河州的那些物业，咱们还继续接收吗？”

“当然。”赖敬东说。

陈远雄说：“当初他们在账上做了手脚，好多债务根本没有剥离出去。这些东西几乎都是资不抵债，拿到手上也是烫手山芋。”

赖敬东说：“别管那么多，先把东西拿过来。纬通有一天真的垮了，毕竟咱们手上还捏着几样东西。到时肯定有无数债主找上门来，但我们也可以拿出证据，说自己是被骗了。就慢慢扯皮吧，总比什么东西也拿不到好。”

4 越是去求人，越要端起架子

杜林祥、庄智奇飞去了香港。万里云天之上，杜林祥一言不发，庄智奇则不禁想起荆轲那句话：“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两人都清楚，此行所肩负的重要使命！

杜林祥听从了庄智奇的意见，又去找了吕有顺。面对杜林祥的再三恳求，吕有顺最终答应助一臂之力。吕有顺原本今天也要飞来香港，但临时有个重要会议，改在明天中午赶过来。他让杜林祥与庄智奇先去拜访一下徐浩成，等到明天自己赶到后，几人再最后商定大事。

杜林祥、庄智奇乘坐吕有顺公司在香港办事处的奔驰轿车，来到徐浩成的别墅。一下车，杜林祥就握住徐浩成的手：“徐总，你好！这次又来麻烦你了。”

徐浩成一边将他们迎进书房，一边说道：“我和杜总是老朋友了，吕总又打了招呼，理当效犬马之劳。”与杜林祥不同，其他人称呼吕有顺时，都已改口叫“吕总”。

杜林祥点头道：“原本吕市长今天要和我们一起过来，临时有个会，走不开。他明天中午就赶过来，今天先让我和智奇来打前站。”

走进书房，徐浩成立刻吩咐人沏茶。他坐到书桌后的皮椅上，笑呵呵地说：“吕总对你们的事很上心啊！今天人在北京开会，又给我打了几通电话。”

杜林祥点头道：“吕市长对纬通，的确很关照。不过这次，更得有劳徐总。”

徐浩成摆摆手：“咱们几个老熟人，再说这些客套话，就见外了。”

“是啊，是啊。”杜林祥的笑容更加灿烂。

徐浩成说：“这几天在电话里，吕总把他的意思都对我说了。他会出手帮助纬通，只不过碍于身份，想从我的公司走一下账。”

“正是！”庄智奇说，“徐总也知道，上面三令五申，主业非地产的央企，要从地产领域退出。吕总如果此时大张旗鼓借钱给纬通，难免招来非议。另外他毕竟在河州做过多年市长，和杜总又是老朋友。消息传出去，恐怕有人会说闲话。吕总也是考虑到，他们公司和徐总有业务往来，徐总和杜总又是老朋友，就想请徐总旗下公司出面，以这家公司的名义借钱。同时，吕总会安排人，通过合适的渠道把钱打到你们公司的账上。”

“吕总对朋友，可真是仗义啊！”徐浩成感叹道。

“吕市长出钱，还要借徐总之名。你们都是我的大恩人。”杜林祥说。

徐浩成抿了一口茶：“据我所知，最近对于央企的财务管理，上面盯得很紧。可为了纬通的事，吕总依旧两肋插刀。不得不说，他可是担着风险啊！”

杜林祥一脸感激地说道：“这种做法，真要查起来的确不合规矩！吕市长说他当初答应我时，心里也是七上八下。”

徐浩成点点头，接着问：“吕总要借给你们多少钱？”

杜林祥说：“三个亿。一年后纬通上市成功就归还。”

徐浩成笑了笑：“一年后纬通真能成功上市？”

“当然。”杜林祥底气十足地说，“我如果愿意折价，这次就能成功挂牌，四十多亿现金早到手了。只是觉着没必要为了抢这一年半载的时间，贱卖自己的资产。”

徐浩成又说：“据我所知，以纬通的处境，就算拿到吕总的三个亿，也撑不到明年吧。”

杜林祥说：“三个亿，的确只能撑半年多。不过现在已是三月，再有半年时间就是九月。众所周知，房地产市场有‘金九银十’的规律。到那时纬通旗下多个楼盘同时推出，又能回笼大笔现金。”

庄智奇在一旁帮腔：“当时在美国做出中止上市的决定，我们是做了精确计算的。没有这个底气，也不敢直接叫停上市。”

徐浩成说：“我旗下的公司，与吕总他们在海外一直有合作，双方也经常有资金往来。不过这次毕竟是三个亿，时间又是整整一年。究竟用什么方式，才能做到神不知鬼不觉，还得再斟酌。”

杜林祥脸上闪过一丝焦虑：“徐总该不会觉得有什么不方便吧？”

“不是。”徐浩成解释道，“我这边是私人企业，账怎么做都没关系。我是替吕总担心，他毕竟是国企，头上还有婆婆。”

徐浩成漫不经心地问道：“听说投行开出2.76港元的发行价，你们一口回绝了？”

杜林祥点点头：“是啊。没有4港元以上的发行价，我实在舍不得出手。”

徐浩成微笑一下：“杜总的心气蛮高嘛。”

杜林祥说：“这几年纬通的情况，徐总是知道的。尽管背负了一些债务，但在全国的土地储备，还有整体运营水平，绝对居于行业前列。4港元这个价，真还不算高。”

这几天香港的天气有些潮湿，徐浩成的腿疾又犯了。他用手捏着大腿，缓缓说道：“你们的意思我都明白了。具体细节，就等明天吕总到了，大家再一起商量吧。”

“好的！”杜林祥答道。

徐浩成当晚设宴款待了杜林祥一行，席间他也会偶尔问及纬通的情况，杜林祥有问必答，却也不多说些什么。

第二天，吕有顺如约赶到。徐浩成还专门把公司的财务负责人叫来，众人一起进到书房，商量起过账的细节。雁过必有痕迹，何况是三亿元的巨额资金。整整一个下午过去，尽管绞尽脑汁，仍有许多细节有待敲定。

徐浩成这时站起来伸了个懒腰，开口说道：“先吃晚饭吧。吃了饭再接着聊。”

大事还未敲定，晚宴上杜林祥也没什么心情喝酒。倒是徐浩成频频举杯，还盛赞吕有顺对朋友肝胆相照的义举。放下酒杯，徐浩成又问吕有顺：“上面对于你们企业大笔资金的流向，应该查得很紧吧？”

“是啊。”吕有顺点点头，“上面已经三令五申，主业非地产的央企要退出地产市场。如果换作其他人，我肯定不会冒这种险。但和林祥有多年的交情，总不能袖手旁观吧。”

“徐总刚从非洲回来，给我们谈谈非洲的见闻吧。”杜林祥故意岔开话题，他唯恐徐浩成的话，动摇了吕有顺的决心。

徐浩成却自顾自地说着：“咱们之间的资金往来虽然频繁，但一般也就几千万，很少上亿的。而且结账周期很短，最多一个礼拜。这次可是三个亿，又要在我账上待一年时间。吕总那边，交代得过去吗？”

吕有顺苦笑着：“到时尽量想办法呗。”

杜林祥这时说：“真是感谢吕市长了。我这边也会加快步伐，一旦资金周转过来，立刻把钱还回去。动作抓紧点，或许还到不了一年时间。”

徐浩成说：“杜总，恕我提醒一句，生意场上的事，你还是把时间计算宽裕点好。你这拍着胸脯保证一年内还钱，我们也就按一年时间来筹划，可万一遇到什么状况，还不上钱，咱们就被动了。”

杜林祥轻咳几声。他似乎对徐浩成的举动很是不满——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我好不容易才说动吕有顺，你可别一直在旁边说泄气话呀。

吕有顺放下酒杯：“徐总难道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徐浩成思忖了一下说：“我始终觉得，用这种瞒天过海的方式不太保险。万一出个纰漏，吕总那边交代不过去，杜总这边的正常经营也会大受影响。”

杜林祥一副强忍着没有发作的表情。徐浩成继续说道：“我虽然比不上吕总财大气粗，但每一分钱都是自己的，想怎么花就怎么花，谁也管不着。大家也都是老朋友，不妨就直接由我出钱，帮助杜总一把。”

吕有顺自然喜出望外：“那敢情好啊！”

杜林祥也是眉开眼笑：“徐总肯帮忙，真是求之不得。”

吕有顺又指着杜林祥：“我这边嘛，毕竟是国企，咱们当初就说过，利息就按最低标准支付，只要能让我交代过去就行。但徐总这里不一样，人家一分一厘都是自己的。关于利息，我看你得提高标准。”

杜林祥连忙点头：“那有什么问题！一切好说！”

杜林祥端起杯子就要敬徐浩成的酒，徐浩成也不推辞，爽快地干了一杯。放下酒杯，徐浩成说道：“还有几句话，今天也一起说了吧。”

杜林祥满脸笑容：“徐总有什么吩咐？只管说！”

徐浩成说：“既然大家都是朋友，再说借钱就见外了，就改成投资吧！我投钱到纬通，成为企业股东。”

杜林祥的笑容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投资？不太好吧？”

“有什么不好？”徐浩成笑道，“大家合伙做生意嘛。风险共担，利益均沾。”

饭厅里顿时沉寂了下来。所有人都清楚，如果将借钱改成投资，一旦纬通上市，徐浩成作为股东的收益，将比拿利息高出许多倍。

庄智奇开口道：“我们原计划就是向外借点钱，还真没有增资扩股的打算。吕总这边，不也就是借贷关系，没说投资占股的事？”

徐浩成说：“吕总的企业，借钱给你们都得偷偷摸摸，占股更是想都不敢想。我无所谓，头上又没有国资委管着，大可以名正言顺入股嘛！”

杜林祥笑着摇头：“徐总的提议太突然，我们毫无准备。我觉着还是借钱比较好，哪怕利息高一点纬通都愿意承担。”

徐浩成没有说话，只是端起酒杯自己抿了一小口。

吕有顺此时倒开口了：“林祥，我觉着徐总的意见，你应该认真考虑一下。”

徐浩成嘴角露出得意的微笑。不出所料，吕有顺果真与自己站到了一起！徐浩成近年来一直关注着纬通的发展，他认为杜林祥关于企业的介绍，虽然有吹嘘成分，但大体上还算靠谱。纬通此时跌落谷底，恰恰也是逢低吸入的好机会。作为精明的商人，徐浩成当然不想做急公好义的及时雨宋江，将几亿元资金这么白白借给杜林祥。他盘算着，趁纬通遭遇危机低价入股。

要是能拿到吕有顺的借款，杜林祥或许不会考虑自己入股的要求，所以徐浩成特意当着吕有顺的面，抛出这个计划。徐浩成知道，吕有顺无比在乎头上的官帽。碍于情面帮杜林祥做这笔借贷，毕竟担着风险。见自己愿意出手，吕有顺正好找个台阶溜之大吉。

杜林祥变得焦躁起来：“我还是倾向于借款。投资入股的话，纬通损失太大。”

吕有顺说：“纬通这几年发展很快，在全国市场打出了一片天地。眼见着能赚钱的买卖，当然不愿别人掺合进来。不过纬通现在不是急需钱吗？我这里借给你钱，毕竟属于违规操作，万一出个纰漏，谁也不好交代。徐总身为商人，希望投资获得丰厚回报，也是人之常情。”

吕有顺甚至回忆起往事：“当初张清波违规贷给你很多钱，后来上面一追究，纬通必须在限定时间内还钱。像这类事，对于企业的运转其实危害相当大。”

见吕有顺与徐浩成一唱一和，杜林祥苦笑着：“过一下账，找谁不行？真不该来找徐总，没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杜总真是错怪我了。”徐浩成说，“我可是设身处地为朋友着想，绝没有趁人之危的意思。吕总违规借出这笔钱，毕竟担着风险。杜总如今确实又需要钱。我这一出手，实则是为二位分忧。”

“是啊，是啊。”吕有顺端起酒杯，“我敬徐总一杯。”吕有顺此刻心情大好。徐浩成出手了，自己终于可以不再蹚这趟浑水。

杜林祥一脸悔恨的模样，待在那儿半晌没出声。隔了好一阵，庄智奇才打破沉默：“徐总愿意出手相助，我们自是感激不已。你看能不能这样？咱们也别说借钱了，徐总也不要入股，纬通在全国有几块不错的地，我们折价卖给徐总。”

“这样好！”杜林祥赶紧附和，“只要徐总愿意，价格好说。除了地块，还有几处正在施工的工地，徐总如果看得上，也可以拿去。徐总旗下也有房地产企业，把这些地块、工地拿到手上，转手就是钱。”

徐浩成悠闲地夹着菜：“折价得来的土地，能有多少赚头？比起股票上市后的利润，简直不值一提。我是看在朋友的分儿上，才出手投资的。杜总老这么斤斤计较，可就有些不够朋友了。”徐浩成口口声声说朋友，但谁的心里都清楚，生意谈到这个份儿上，每人都掉进钱眼里，哪还管什么朋友！

吕有顺说：“我们都知道，纬通在全国市场取得巨大成功，前景也十分喜人。手里揣着宝贝，当然不愿便宜卖。不过，如今纬通是遇着一道坎了，为了渡过难关，林祥你也不妨大气一些。何况，徐总又不是其他人！”

吕有顺又笑着说：“大家都是朋友。纬通上市后徐总发了财，你在非洲那么多矿山，到时也打折卖几个给林祥嘛。有来有往，一起赚钱！”

徐浩成笑嘻嘻地说：“那有什么说的！”

吕有顺与徐浩成已然成为同一个战壕的战友。徐浩成想着低价抄底，急于逼杜林祥就范；吕有顺则渴望徐、杜二人达成一致，自己能尽早脱身。

杜林祥似乎有一种大势已去的绝望，他思忖了一会儿说：“你们把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我还能说什么？徐总打算怎么个入股法？”

徐浩成放下筷子：“我也投资三亿。至于占股比例，还要财务人员经过测算后才能确定。”

“不行。”杜林祥斩钉截铁地说，“三亿是借钱时说的价，既然是投资入股，三亿肯定不行，起码六亿！”

徐浩成摇着头：“昨天杜总不是说了，有三个亿就能撑到上市。”

杜林祥针锋相对：“徐总刚才也说了，生意场上的事，还得计算宽裕点。钱多了，不咬手。”

吕有顺又出来打圆场：“徐总提出投资入股，林祥也已经答应了，这就很好嘛！至于具体的细节，大家还可以沟通。都是大老板，谁也不会计较蝇头小利。”

杜林祥思忖了一会儿说：“这次原本以为只是借徐总的公司，过一下账，所以我只带了智奇一个人过来。如果涉及投资入股的事宜，还得把公司相关负责人召来香港，让他们和徐总的手下具体对接。”

“好啊。”徐浩成说，“我也有此意。你们大概来几人？我马上吩咐预订宾馆。”

杜林祥与庄智奇耳语几句后，便拿出手机，通知身在河州的几位高管，明早飞来香港。吕有顺这时拍着手说：“我这次来香港，虽然没帮上什么忙，但终究也不是白跑一趟。你们正式签合同的时候，可记得通知我，我还要来讨杯酒喝。”

一周后，杜林祥与徐浩成在香港签署了合作协议。关于投资额，双方都做出了让步。徐浩成投资五亿港元，获得了7.5%的股份。

签约仪式当天，吕有顺因为去澳洲出差，没能来到现场。徐浩成一脸春风得意的样子，杜林祥却有些垂头丧气。签约仪式后的晚宴上，杜林祥对徐浩成说：“比起从吕市长那里借钱，这份合作协议，让我起码损失了好几个亿。”

徐浩成哈哈笑道：“杜总你得了钱还抱怨，太不应该。”

杜林祥摇着头说：“当初徐总的朋友出价一亿多，想拿走纬通在武汉拍下的地块，我都觉得划不来。如今呢，区区五亿港元，你就拿走了整个公司7.5%的股份。徐总占了多大便宜，你自己去算吧！”

徐浩成笑得更开心：“咱们虽然是朋友，但身在商场，也要在商言商嘛。”

杜林祥长吁短叹：“当初真不该来找徐总你过账。你太精明，简直是雁过拔毛！吕市长那边，看见你一出手，巴不得退出，我也不好再去找人家借钱。徐总啊，你口口声声朋友，却把我这个老朋友逼入绝境，不厚道啊！”

“行了，行了！”徐浩成拍着杜林祥的肩膀，“牢骚太盛防肠断，哪来的这么多抱怨？我真要赚了钱，就像吕总说的，到时也拿出

几座矿山，邀请杜总入股。有钱大家一起赚嘛！”

杜林祥说：“徐总这单生意赚钱，那是铁板钉钉的事情。我可等着你的矿山生意。”

“好，一言为定！”徐浩成语气豪迈。

杜林祥那晚看上去心情很郁闷，大口地喝酒，颇有些借酒消愁的味道。只一会儿工夫，杜林祥就醉倒了。庄智奇把杜林祥扶上车，送回酒店房间。到了房间，杜林祥又拿出手机，给吕有顺拨去电话。

电话一接通，杜林祥似乎就从大醉中清醒过来，他一字一句地说道：“吕市长，合同已经签了。徐浩成说明天就打款。”

身在澳洲的吕有顺，也有一种心中巨石落地的感觉：“林祥，从头到尾我可为你捏了一把汗。徐浩成如果始终不接招，我都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办！咱们玩的游戏，可是越来越刺激了。”

杜林祥笑了起来：“这次多谢吕市长了。”

“没事。”吕有顺说，“就是演出戏，小事一桩。如今融资到位了，你那边上市的事可得抓紧。”

放下电话，房间里的杜林祥与庄智奇同时笑起来。杜林祥从沙发上蹦起来，一把搂住了庄智奇：“多亏你当时的主意，连徐浩成这么精明的人，都被咱们骗过了。”

杜林祥扔给庄智奇一支烟，自己也兴奋地点燃一支：“你说说，当初是怎么想到这招的？”

庄智奇说：“我也是受杜总的启发。”

“别给我戴高帽！”杜林祥说。

“这可是真话。”庄智奇说，“杜总告诉我，当初你拒绝徐浩成，就是为了有朝一日去求他时更容易。是啊，他那时出价一亿多想买武汉的地，咱们还不卖，现在去请他投资入股，几个亿就能拿走那么多股份，徐浩成自己算笔账，就知道赚大发了。”

庄智奇接着说：“我就举一反三，与其这么来求徐浩成，不如请吕有顺出来演场戏。徐浩成知道吕有顺与杜总的关系不一般，吕有顺不惜违规也要借钱给你的事，逻辑上是成立的。”

杜林祥笑着点头：“吕有顺把官帽看得很重，想从他那儿违规借钱出来，怕是不现实。不过让他帮忙演出戏，倒是没有拒绝我。”

庄智奇抽了一口烟：“这时再来香港找徐浩成，就用不着低声下气了。有了吕有顺那笔根本兑现不了的借款，咱们看上去就压根不需要徐浩成投资。徐浩成反倒还要动一番脑筋，琢磨怎么横刀夺爱。”

杜林祥笑得合不拢嘴：“如果就这么来求徐浩成，无疑是告诉他，纬通就指望这笔救命钱，不知道他的架子会端多大。有了吕有顺配合，咱们倒是不徐不疾，就等着他上钩了。”

庄智奇说：“原本计划着，徐浩成要是不主动上钩，就让吕有顺在无意间开口引出这个话题。没想到啊，徐浩成自己憋不住开口了，这样一来咱们就更主动了。”

杜林祥止住笑容，问道：“不用这一招，你估计徐浩成能拿出钱来吗？”

庄智奇说：“徐浩成多年来一直关注纬通的发展，以他的经验，自然知道此时投资纬通是抄底的绝佳机会。所以，就算咱们不使这招，估计徐浩成最后也会投钱。只不过，一开始就是咱们求他，生意的谈法大不一样，条件也会苛刻许多。”

“是啊！”杜林祥点点头，“现在的谈法，是徐浩成主动贴上来。最后谈出的结果，比起当初和赖敬东，真是好了太多。”

杜林祥把身体靠在沙发上，感叹道：“生意场上，越是去求人，越要端起架子。”

庄智奇说：“杜总，看着你一次次拒绝徐浩成，我心里真是捏了一把冷汗。”

杜林祥说：“你的表现也不错！一会儿不同意人家入股，一会儿又提出什么折价卖地。咱们这虚虚实实，任他徐浩成再精明，也辨不出东西南北。”

庄智奇弹了弹烟灰：“吕市长的演技也不错啊。以前只在电视、报纸上，看到吕市长到处做重要指示的样子，没想到还有这手绝活。”

杜林祥哈哈笑起来：“他们这些官场上的人，天天在演戏，干起这事自然驾轻就熟。”

庄智奇说：“杜总的演技还是更胜一筹。刚才扶你回酒店时，我都以为你真醉了。现在的徐浩成，还以为杜总吃了个闷亏，心里难受着呢。”

杜林祥一脸得意的表情：“这就是酒不醉人人自醉。”

杜林祥今晚的心情大好，送走庄智奇后，又独自一人坐电梯去到楼上的房间。谢依萱，正在房间里等候着杜林祥。尽管来香港有几天了，但一直处于紧张状态的杜林祥，始终没有抽出时间去看心上人。

今日大功告成，杜林祥在签约仪式上就给谢依萱发信息，让她在酒店另开一个房间。其实，谢依萱早就想在酒店再开一个房间，能够

让杜林祥抽空与自己幽会。杜林祥担心被人发现，起初没有同意，趁着今日大捷的喜悦，他也不再顾虑那么多。

杜林祥知道，有了徐浩成这笔注资，纬通就活过来了。他太需要和心爱的人分享这种喜悦，他也需要一场歇斯底里的发泄，让紧张的身体松弛下来。

谢依萱穿着一件在杭州旅游时买的真丝旗袍，她还特意让裁缝将旗袍修剪了一番，尤其是把旗袍的开衩口上移。将充满东方含蓄美的服饰，注入了一股性感与狂野。曼妙的身材、修长的大腿，因此更加令人着迷。

杜林祥带着征服者的狂喜走入房间，一把将谢依萱摁到墙上……

高潮刚刚过去，两人的身体还纠缠在一起，可恶的电话却响了。庄智奇向杜林祥报告，香港证券业的几位朋友，要来酒店拜访。杜林祥狠狠心说：“我刚出去散了会儿步，马上赶回来。”

杜林祥起身整理衣服，临出门时还深深吻了一下谢依萱。谢依萱紧闭双眼，一动不动。她似乎还在留恋与回味，不愿从巨大的快感中挣脱出来。

杜林祥房间里的会客一直持续到晚上十一点过。送走客人后，他拿出手机，只见有一条谢依萱发来的短信：“死鬼，刚才我说自己脱衣服，你偏不让，结果你把我的真丝旗袍撕了个稀巴烂。我来酒店就带了这一件外衣，明天怎么回家？”

这还真是个大问题！第二天一早，杜林祥独自来到酒店里的服装专卖店，挑选了一件新衣服。将新买的衣服送给谢依萱时，两人相视一笑。来不及再有一刻缠绵，杜林祥匆匆下楼，和下属们一起赶往机场。

5 在报上留些负面新闻，反而制造出正面效果

得到五亿港元可谓救命钱的私募资金后，杜林祥开始磨刀霍霍，备战“金九银十”的房地产销售旺季。按照他的计划，纬通将在全国范围展开特价促销，回笼几十亿元资金。

七月流火的夏末，杜林祥将各分公司的负责人召回河州，为即将到来的销售大战做最后部署。会议开始前，杜林祥出人意料地拿出一本小说《百年孤独》。

“这本小说，你们都知道吧？”杜林祥问。

“知道。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的代表作，据说马尔克斯正是凭借这部名著问鼎了诺贝尔文学奖。”下属们回答。

杜林祥点点头。他第一次看到这部小说，是在谢依萱的书房里。翻了几页，觉得有些生涩难懂，索性就让谢依萱给自己讲一讲故事梗概。可惜，谢依萱将故事讲到一半时戛然而止了。因为，她也没有看完整本小说。

杜林祥接着说：“小说的名气大得很，没看过这本书，都不好意思说自己爱好文学。可惜我杜某人文化底子太差，就是看不进去。”

台下的人尽管想笑，却只得使劲憋着。只听杜林祥继续说：“我看不下去倒不奇怪。令人惊奇的是，有一次同庄总聊天，他说他也没看完过整本小说。庄总说自己就读了开头跟结尾，中间部分全跳过去了。”

安幼琪插话说：“庄总看这本书的方法，倒和我差不多。”

杜林祥点燃一支烟：“大家知道，庄总可是大知识分子。人家读书那个一丝不苟的劲，咱们学都学不来。可为什么看这本书，庄总也要囫囵吞枣呢？”

庄智奇接过问题，笑着说：“《百年孤独》的确是经典名著，就凭它的名气，也是不得不看。但小说中描述的拉美百年风云变幻，离中国人的生活毕竟太远，文笔又过于晦涩，所以读起来，总不那么顺畅。”

杜林祥吸了一口烟：“庄总说的是大实话。你们在座的，刚才提起《百年孤独》都说自己知道。真正从头到尾，把小说看完的，举手给我看看。”

见台下无人举手，杜林祥拉高语调问道：“你们知道，这本书在中国卖了多少本吗？”

“两百万本啊！堪称超级畅销书。”杜林祥自问自答，“一位朋友告诉我，她曾买过三本《百年孤独》，起码十多次下决心要把小说看完，可最多的一次也才看到一半。”

“这说明什么？”杜林祥又把小说举起晃了晃，“世界上没有卖不掉的商品，只有行不通的营销策略。”

讲到这里，下属们终于明白老板今日拿出《百年孤独》的深意。

安幼琪顺势说：“杜总说得没错。只要营销策略对路，没有销售不出去的产品。地产界不是有句名言吗？没有卖不出去的房子，只有卖不出去的价格。”讲这番话时，安幼琪甚至想起当初万顺龙编出阎王爷要收一百个孩子的鬼话，结果把仓库里的鞭炮销售一空的故事。

杜林祥弹了弹烟灰：“纬通楼盘的建筑品质，大家心里有数，在业界绝对不落下风。为了回笼资金，我们这次又不惜舍弃一部分利

润，搞特价促销。产品好、价格低，东西再卖不出去，就真是无能了。”

杜林祥扫视了会议室一圈：“‘金九银十’向来是房地产销售旺季，对于如今的纬通，其意义更是至关重要。今天把大家召集起来，只有一个目的——打赢这场营销战。”

各位副总裁以及分公司的负责人开始陆续发言，会议的气氛十分开放，任何人想到好的点子，都能随时插话。

会议进行到中途，杜庭宇站了起来：“各位同人刚才分享了许多宝贵意见，不过我倒想谈一谈面临的困难。”在杜林祥的刻意拔擢下，杜庭宇已是纬通集团华东某省分公司的总经理，而且这家分公司的销售业绩，在集团也是名列前茅。

杜林祥望着自己儿子：“今天所有人开诚布公，有什么困难但说无妨。”

杜庭宇说：“这次特价促销，的确可谓产品好、价格低。要说困难，我认为只有一点，就是外界的舆论环境。”

杜庭宇解释说：“自从纬通中止上市后，各种负面新闻就不断。尤其是万顺龙抛出的那个‘百日预言’，大博媒体版面，相当有市场。上个月在杭州的一次地产论坛上，还有一名北京的开发商当众说，如果纬通这样的企业不出问题，那就是咱们这个行业出了问题。”

“放他娘的狗屁！”杜林祥愤怒地拍着桌子。如此不留情面的直言进谏，公司里也只有自己儿子敢了。其他人慑于老板的威严，是不敢把话讲得这么直接的。

杜庭宇说：“这些话固然荒谬透顶，但对于企业的销售，的确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杜林祥平复了一下情绪：“舆论也能杀人啊！对于这些负面报道，我们当然要重视。”杜林祥又掏出手机，拨给办公室主任高明勇：“你们到了没有？”

放下手机，杜林祥示意会议继续，又有几名分公司负责人汇报了各自的营销计划。会议临近尾声时，高明勇领着一人走进了会议室。后面还跟着几名员工，拖着沉甸甸的拉杆行李箱。

杜林祥站起身来，热情地和来人握手，然后转过身说道：“这就是袁凯，我的好兄弟。过去是大名鼎鼎的记者，如今自己开了一家文化传播公司。在座的有许多人都认识他，还有一些人不认识，所以我就再介绍一下。”

将袁凯夸赞一番后，杜林祥说：“刚才庭宇提到的有关负面报道的事情，我早就想到了。这不，千里迢迢把小袁从北京请回来了。他以后就是公司的宣传部部长，专门负责媒体公关。”

杜林祥给袁凯递上一支烟，给众人说道：“上周我给袁凯打电话，在电话中我说，你三哥如今遇到难关了，不知兄弟能否拉三哥一把？小袁是个性情中人，当场决定把北京的公司关了，回来河州帮三哥。”

杜林祥又指着众人：“说起媒体公关，小袁可是一等一的高人。我把高人请来了，有关媒体负面报道的事，集团会出面解决。下面分公司不要有负担，只管放开手脚大干一场。”

杜林祥当着公司全体管理层隆重推出袁凯，而且毫不吝惜赞美之词，这令袁凯十分感动。他说道：“这么多年，三哥对我关照有加。

今天三哥发了话，我还有什么说的。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好！”杜林祥带头鼓掌，底下自然也是掌声一片。只有高明勇在鼓掌时心里不是滋味，他不知道，有朝一日袁凯得知当初自己父亲嫖娼被抓，就是杜林祥设的套，会做何感想？

袁凯是个文人，骨子里就有士为知己者死的情愫。杜林祥越是对他礼遇有加，他越是急于报答这份知遇之恩。袁凯甚至来不及收拾在河州的新房，只把行李堆在办公室，便启程奔赴京广沪，去联系各家媒体的负责人。

半个月后，袁凯回到河州。杜林祥第一时间在办公室召见了他：“这一圈跑下来，收获怎么样？”

袁凯喝了一口茶：“这次出去拜会了好几家媒体的老总，我直接开出条件，用投放广告来换取他们停止对纬通中止上市事件的炒作，他们也基本同意。”

“好啊！”杜林祥兴奋地说。隔了几秒，他又有些不放心地问道：“全国那么多媒体，不会有漏网之鱼吧？”

“不会。”袁凯说，“几年前河州冶金厂闹事时，我就给三哥说过，只要拿下那些重点媒体以及门户网站，其他的小虾米大可不必在意。哪怕他们写出报道，网站不转，也没有什么杀伤力。”

“把这些媒体搞定，要花多少钱？”杜林祥问。

袁凯说：“投放广告是大头，另外对某些关键人物，私下也要表示一下。总体算下来，大概几千万吧。”

杜林祥沉思片刻后说：“几千万固然不算少，但真能让有关纬通的负面新闻销声匿迹，还给纬通的地产打了广告，也值得了。你就放手去做吧！”

袁凯点了点头，接着缓缓说道：“回河州的飞机上，我想起了一件事，跟如今做媒体公关似乎没多大关系，但细想起来又有点联系。”

“什么事？”杜林祥问。

袁凯说：“我在广州当记者时，楼下小区里有家卖床上用品的商店。店里的生意不怎么好，老板挂出打折促销的广告，也没多大起色。有一天，店里遭了火灾。因为扑救及时，尽管房子烧得焦黑，货品损失却不大。”

袁凯接着说：“老板沮丧之余，把那些货摆到店门口的大街上卖。奇怪的是，生意立时大好，两天时间就把存货销完了。事后我问老板，着火后你的折扣是不是比平时低？老板说没有啊，跟往常的折扣一样，他也不知道生意为啥就好起来了。”

对这个故事，杜林祥有些兴趣，他分析说：“如今商家搞打折促销丝毫不新鲜，消费者根本吃不准，你是真打折还是假打折。商店遇到火灾，存货摆在街上卖，消费者反而因此觉得，这家店是在真打折。一旦认为自己有占便宜的机会，消费者自然络绎不绝。”

“没错。我也是这样分析的。”袁凯说。

杜林祥听出了袁凯的弦外之音，他说道：“你的意思是，要让全国消费者确信，纬通这回是在真打折！”

袁凯点点头：“商品房打折的广告如今也是铺天盖地，消费者哪里分得清楚。要让消费者确信纬通是在真打折，在媒体上出现一些有关纬通的负面消息，我倒觉着不是坏事。纬通中止上市，导致资金链紧张，所以才搞低价促销，哪怕不赚钱也要回笼资金——消费者心中一旦建立起这种逻辑，购房热情自然空前高涨。”

杜林祥沉思良久才开口：“有一个问题：房子毕竟不是床上用品，尤其现在销售的，好多都是期房，购房者付了钱，还得等一段时间才交房。消费者要是认定纬通缺钱，会不会担心无法按期交房，最终反而不买咱们的房子？”

“这个问题我也想过。”袁凯说，“所以控制好负面新闻的度就是关键。要让外界认为，纬通现在缺钱，但绝不会垮掉。甚至要营造一种气氛，纬通的确是有财务危机，但这个危机很快就会过去。一旦过了这段时间，那些再想低价买房的人，门都没有了。”

杜林祥点燃一支烟：“思路不错，能不能再说具体点。”

袁凯说：“和各媒体做好沟通，他们可以上一些有关纬通缺钱的稿子，但有关纬通完成二轮私募，从香港融回大笔资金的消息，也请他们见诸报道。其实，这原本就是再正常不过的平衡报道原则。比起全面封杀负面报道，这样做的难度低很多。以此去和各大媒体谈，估计几百万就能搞定，绝对用不着几千万。”

“省下来的钱，去做另一件事。”袁凯说，“捐款做公益。这几天的河州媒体，不是在报道一个白血病女孩吗？纬通不妨承担下所有医疗费用，并设立一笔白血病救治基金。另外，河州大学的图书馆，正在拉赞助，纬通也可以助他们一臂之力嘛。还有，南方遭遇了洪灾，据说北京马上还要搞赈灾晚会。纬通可以出手大方一点，最起码在洪西全省所有企业中，捐款额要拔得头筹。”

杜林祥弹了弹烟灰：“留一些负面消息，告诉外界纬通正缺钱；大手笔捐助，又透露出不差钱的信号。既让消费者认定纬通是在真打折，同时更是告诉他们，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纬通跨不掉。”

“正是这个意思！”袁凯说。

办公室里沉寂了几分钟，杜林祥只是大口地抽着烟。最后，他掐灭烟头，大声说道：“就按你说的办！这回要把负面新闻做出正面效果来！”

6 实力相当的两人联手后，究竟谁听谁的

天气逐渐转凉，地产界“金九银十”的销售大战如期上演。纬通再一次展现出“价格杀手”的本色，让业界为之震惊。企业在中部某城市的楼盘，开盘当日即销售2.3亿元，创下该市的楼市销售纪录。

袁凯献上的“负面新闻，正向操作”的主意也大获成功。消费者坚信中止上市的纬通，正在割肉甩卖，断臂求生。这种抄底的机会，任谁也不会放过。杜林祥坐在办公室，看着媒体上关于纬通资金链紧张的报道，非但不再恼怒，反而感觉简直就是免费广告。

放下报纸，杜林祥让秘书去把庄智奇请来：“智奇，下周陪我去趟云南。”

“云南？”庄智奇有些不明白，“公司在云南，暂时还没有开发楼盘啊。”

杜林祥笑着说：“我不是去看楼盘的，而是去云南买茶叶。你号称茶精，当然得请你去参谋一下。”

“杜总过奖了。”庄智奇客气了几句，接着又问道，“下周就是‘十一’黄金周了，‘金九银十’的销售季里，黄金周可是重中之重，杜总你不在河州坐镇指挥了？”

杜林祥语气轻松：“大局已定！纬通此番多盘齐开，特价促销，回笼大笔资金是铁板钉钉的事。河州有安总坐镇，媒体方面袁凯也会盯着，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倒是秋茶采摘的时节到了，千万不能错过。”

“杜总如此雅兴，我自当作陪。”庄智奇说。

“除了我、你、高明勇，还叫了一个人。”杜林祥说。

庄智奇问：“谁呀？”

杜林祥说：“陈锦儿。人家也是茶中高手，多一个行家，咱们买茶时也放心一些。”

庄智奇耸耸肩，尴尬地笑起来。

一周后，四人飞赴云南西双版纳。在当地租了一台三菱越野后，便朝茶山进发。到茶山的路很差，越野车用十五迈的速度，行驶在波浪式的山路上。陈锦儿对于这种充满挑战性的路段倒是饶有兴趣，她坐在驾驶位上，右手不断地在一挡和二挡之间来回拨弄。

山路的确颠簸，两边车轮走过的路面的最高落差会有五十厘米左右，车子经过时，众人就像坐在一个充分摇起来的摆锤上，车钥匙撞击车体发出的金属声从未停过。杜林祥忍不住骂道：“这他妈是什么路？”

“是啊，就算咱们乡下老家，现在也没有这么烂的路。”高明勇也在一旁抱怨。庄智奇也被颠簸得难受，但他的眼睛却瞅见了路边的广告牌——广告牌上写着“遇山过山，遇水过水”，另外还配有悍马越野车的大幅图片。庄智奇心想，这或许是中国最烂的乡村公路，但沿路如此豪奢的广告牌，恐怕也是中国之最。

越过这条长度为三十二公里的山路，就到了也许是中国最富裕的村庄——老班章。从这个村庄出去的茶，也以老班章命名。曾有媒体报道过，农村信用社在老班章开了第一个村级银行。仅仅四个月时间，银行的存款额就达到了四千多万元。

杜林祥一开始说要来云南买茶时，庄智奇还有些疑惑——自己这位老板，一直以来对于茶道就没什么兴趣呀。后来，当庄智奇听说此

行的目的地是西双版纳的老班章时，终于明白过来，杜林祥是要精心准备一件礼物。如今的市委书记徐万里，不正是老班章的忠实拥趸吗？

杜林祥叫上陈锦儿，还真是有先见之明。陈锦儿不仅是茶精，更是地地道道的茶商，她也是四人中唯一之前就来过老班章的。得知陈锦儿要带朋友过来，当地茶农还热情地准备了午餐。

餐桌上，陈锦儿介绍道：“这几年老班章的茶价一路飙升，村里一百多户村民，几乎都已是百万富翁。有一次来老班章买茶，晚上就住在县城。县城里的居民，提起老班章满口抱怨，说就是这个小村子，把县城的物价都抬高了。村民们到县城买电器、家具，就跟去菜市场买白菜似的。”

庄智奇接过话茬：“就在2000年的时候，老班章还不流行，一公斤茶才卖几十块。没想到，仅仅几年之后，茶价就翻了几百倍。”

村民这时开口道：“多亏当年茶价便宜，要不也没有今天的好日子。”

杜林祥放下筷子问道：“这话怎么说？”

村民笑呵呵地回答道：“2000年的时候，县政府为了提高茶叶的产量，通过行政命令让茶农对茶树进行低改。就是把大茶树砍掉，让它重新长枝发芽，这样茶叶的产量就会多出很多。为了激发茶农的积极性，县茶叶办的人还承诺，只要参加低改，每家可得一袋化肥。茶叶办的人雇了十多辆摩托车，把化肥送到老班章。不过我们这里的村民，没一人愿意参加低改。当时大伙觉得，反正茶叶不值钱，再去付出劳动不值得。茶叶办的人气得连化肥都不要，转身就下山了。”

村民接着说：“谁晓得没过多久，市面上开始流行古树茶。越是年纪大，没经过修剪的茶树，就越是宝贝。县里有几个村寨，那里的茶树原本比老班章还好，只可惜进行了低改，不能再算古树，价格比我们也差了好大一截。”

听了这段故事，饭桌上的众人感慨不已。高明勇更是感叹：“人要发财，还真得看八字啊。就像人家，偷懒也成了致富手段。”

吃过饭后，陈锦儿问村民：“上回我给你说的茶叶，准备好了吧？”

村民连连点头：“准备好了。”

陈锦儿说：“是真货吧？可别忽悠我。”

村民说：“绝对正宗的单株古树茶。再说你可是见过大世面、跑过全国那么多茶山的人，谁还敢忽悠你？”

村民将茶叶端了上来：“是不是真货，你们自己瞧。”

陈锦儿仔细端详了一阵，又拿鼻子去闻了闻，之后她又对庄智奇说：“你再看一下。”

庄智奇闭上双眼，将茶叶放置在鼻尖处。隔了十多秒，才睁眼说道：“应该没问题。”

“是真货就好。”一旁的杜林祥拍手道，“老乡，你说这单株古树茶六万块一公斤，我今天就拿四公斤。”

村民却摇起头：“老板，我真没有四公斤的单株古树茶。最多只有两公斤。”

杜林祥说：“你就不能去想想办法？”

村民说：“没办法呀，单株古树茶每年产量就那么点，而且全被熟客买走了。说实话，如果不是陈锦儿老板提前打招呼预订，连两公斤都没有。挣钱的买卖谁不想做？但我也不能拿假货糊弄你，最后砸了自己的招牌。”

“两公斤就两公斤。”杜林祥说，“你把茶叶分成四份，包好了给我。明勇，去车上拿钱。”

高明勇转身从越野车上取来一个黑色皮包，里面装着现金。多年以来，老班章的村民只习惯用现金交易，什么信用卡之类，村民是不愿尝试的。曾经有位广东的茶商，上山时带了两千万元现金，装了几个蛇皮袋。

两公斤单株古树茶，一共十二万块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交易完成后，杜林祥又特意请茶农带着自己到茶树下转了一圈，末了还邀请茶农合影留念。高明勇则从头至尾，不停地摁着相机快门。

庄智奇猜测，杜林祥一定会通过某种合适的方式，让徐万里看到这些照片。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啊！况且，这老班章的茶叶还不是鹅毛！

将茶叶包好放在车上，杜林祥一行便踏上返程的道路。尽管山路颠簸，高明勇的疑问却始终萦绕心间，他最终还是憋不住问了出来：“我也知道老班章是普洱中的极品，一般在市面上也就几千块一公斤。今天这茶，怎么一公斤就要六万？”

陈锦儿左手转着方向盘，右手不停拨动挡位，繁忙之余还不忘回答道：“今天咱们拿的，可不是一般的老班章，而是单株古树茶。如果说老班章是普洱中的极品，那么单株古树茶就是老班章中的极品。”

“什么是单株古树茶？”高明勇问。

见陈锦儿驾驶汽车有些忙不过来，庄智奇便代替她答道：“近年来茶叶市场可谓泥沙俱下，茶树改组和品质拼配之风盛行，许多茶叶的原味不断丢失，喝到一杯原味的茶汤甚至成为奢望。于是，很多发烧级的茶友或者是茶商喜欢自己去茶园找年龄最大的一棵茶树上出的一些茶青，单独做成茶，称之为单株古树茶。”

庄智奇接着说：“单株古树茶在所有茶叶中，绝对堪称金字塔的塔尖部分。一般都不会流落到市场上去，都是在一些茶友之间相互赠送、品饮。”

杜林祥说道：“之前我就向锦儿打听过，她说要买真正的单株古树茶，必须亲自来茶园，在市面上是买不到的。”

陈锦儿说：“咱们这次运气挺好，一下就买到两公斤。起初我以为，能买到一公斤就不错了。”

听着众人高谈阔论，高明勇馋得直流口水。他真想尝一尝，这单株古树茶喝起来有什么不一样。只是可惜，喝茶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杜林祥在购买茶叶时，并没打算给高明勇留一份。

陈锦儿还要去云南另一座茶山买茶，不会跟着杜林祥回河州。分手时，杜林祥将一份茶叶交到陈锦儿手上，并请陈锦儿转交给徐浩成。回河州的飞机上，杜林祥又送给庄智奇一份。庄智奇再三推辞，杜林祥却说：“这些年来你辛苦了！再说宝剑赠英雄，这等好茶不交给智奇这样的茶精收藏，倒是可惜了。”

收下茶叶后，庄智奇说：“太谢谢杜总了。当时我还在纳闷，你干吗让他们把茶叶分成四份？敢情你早就把东西分配好了。”

杜林祥点点头：“是啊。你一份，徐总一份，就还剩两份。”

庄智奇笑着说：“还有徐书记一份，杜总自己留一份，不多不少刚刚好！”

杜林祥却摇起头：“徐书记那一份，自然少不了。不过我大老粗一个，真要我来品茶，实在是暴殄天物。所以，我就不留了。”

庄智奇问道：“最后这一份，杜总打算送给谁？”

杜林祥说：“赖敬东也是一位喜好茶道的雅士，就送给他吧。”

“赖敬东？”庄智奇有些吃惊。自打中止上市以来，杜林祥与赖敬东早就势同水火。

杜林祥笑了笑：“‘十一’黄金周之后，我打算去北京拜访这位老朋友。上好的单株古树茶，正好作为见面礼。当然，除了茶叶，我还为他准备了另外一份礼物。”

“什么礼物？”庄智奇问。

“邀请他继续与我们合作。”杜林祥说，“从徐浩成那里拿回五亿元投资，这次特价促销又回笼大笔资金，纬通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下一步，我们就会重启上市了。我答应过赖敬东，欠他的钱上市后如数奉还。可我现在改变主意了，想与他继续合作。赖敬东如果同意将债务转化成对纬通的投资，成为上市公司的股东，那么他的获益将更加丰厚。”

杜林祥的手指愉悦地敲击着飞机上的扶手：“你说赖敬东会收下这份礼物吗？”

庄智奇说：“尽管赖敬东对杜总有颇多不满，但他还是会收下礼物。因为，他原本就是一个精明的商人。当初投资到纬通，赖敬东图的就是股票上市后，自己的投资能获得丰厚回报。只不过双方后来闹

僵，才约定上市后还钱。即便日后我们把钱一分不少地还给他，他也不过是不赔不赚，可要重新成为股东，获利会多得多。”

杜林祥点点头：“我也这样认为。”

庄智奇问：“纬通最艰难的日子已经过去，杜总为何还要给赖敬东送去这份大礼？”

杜林祥说：“当初决定中止上市，绝不仅仅是因为发行价太低，而是因为我担心赖敬东持股太多。哪怕我暂时保住了最大股东的地位，但以赖敬东的实力，日后一旦发难也是难以招架。现在赶跑了赖敬东，迎来了徐浩成，不过徐浩成真就值得我们信赖吗？”

“所以杜总要请回赖敬东。到时以徐制赖、以赖制徐！”庄智奇说。

“我正是这样想的。”杜林祥说，“论起商界实力，这二人都在我之上。要对付他们，真有些力不从心。索性前门进狼，后门迎虎，让他们虎狼相争，我倒轻松了。”

庄智奇沉思片刻后说：“互为制衡自然是好事。但怕的是，他们会不会联起手来？不管是以前对赖敬东，还是现在对徐浩成，杜总都是最大股东，掌握着控股权。但两人同时进来后，他们手上的股份加起来，就已经超过你了。当初赖敬东可以和宋金池勾结在一起，难道他就不会与徐浩成沆瀣一气？”

“这个担心大可不必！”杜林祥笑起来，“有一个难题困扰中国人几千年，到现在也没法解决，那就是实力相当的两人联手后，究竟谁听谁的？赖敬东太强，宋金池偏弱，两人勾结自然是宋听赖的。而赖敬东和徐浩成之间，谁也不甘受谁的指挥，所以注定无法联手。”

“杜总高明！”庄智奇说，“两人势均力敌，你反而能稳坐钓鱼台。”

杜林祥说：“隔几天我就飞去北京找赖敬东。重启上市的事也要抓紧了，万事俱备，东风已至，这一次决不能再有任何闪失。”

庄智奇重重地点了一下头。他知道，杜林祥等待这场迟来的加冕礼已经太久，而在经历一次次波折之后，纬通也该到登上巅峰的时刻了！

飞机降落在河州机场。走出机舱的杜林祥与庄智奇，尽管言笑晏晏，内心却有一股紧张与凝重——重启上市的时机已经成熟，真正的决战就要来了！

尽管已是十月，河州的天气却仿佛停留在夏季。飞机降落时，透过机窗就能看见天空中阴云密布。接机的轿车驶出机场时，外面已是雷电交加、狂风暴雨，即使坐在车内，也感觉得到那种地动山摇的气势。路边的大树被狂风吹得东倒西歪，震耳欲聋的雷声如在耳边。闪电越来越亮，雷声越来越响，铜钱大的雨点，噼里啪啦降落大地，整个世界笼罩在茫茫大雨之中……

领悟政治智慧的长篇小说

舵手



掌舵是一门艺术

龙在宇 著

从政、经商，做人、做事，都得讲究政治智慧
人生如棋局，能识局者生，善破局者存，掌全局者赢



政商观察家**龙在宇**
直击更高层面的利益博弈

揭露财富圈极其疯狂的
资本玩法！



 中国计划出版社

版权信息

舵手

作者：龙在宇

本书由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授权亚马逊全球范围发行



目 录

.....

版权信息

第一章 暗流汹涌

- 1 摩天大楼底下的擦鞋工
- 2 公关公司最喜欢的三桩生意
- 3 没有耕坏的地，只有累死的牛
- 4 咱们手里的筹码，不是押给朋友，而是押给赢家
- 5 越是关系亲密的人，公众场合往往形同路人
- 6 过去两年的盗窃案，怎么又被人翻了出来

第二章 未雨绸缪

- 1 嘴上说不忌讳，恰恰证明心里还是有顾忌
- 2 从藏獒与比特犬，也能看出中美两国不同的个性
- 3 日本人的敬业精神
- 4 中国的一些有钱人，简直成了各家赌场的香饽饽
- 5 为了拍摄下曲流全貌，徐万里动用了直升机
- 6 把影视业当作公关业来经营
- 7 所谓品牌价值，既可以是天文数字，也可以一文不值

第三章 突生变局

- 1 涉及托人帮忙这种事，务必一击而中
- 2 世界经济学界的“中国之问”

- 3 宁可退出生态城的开发，也不去蹚信丰集团的浑水
- 4 杜林祥在桌上盘点起全国各地的酒风
- 5 人生如戏，全靠演技
- 6 徐浩成重操旧业，上演了一幕黑吃黑

第四章 矿山械斗

- 1 惊魂未定中，杜林祥想到一个更冒险的计划
- 2 有一种野心勃勃的人，终其一生喜欢“与我斗”
- 3 杜林祥与岳二福交流着茅台酒的正确喝法
- 4 庄智奇讲起了清朝康熙年间有关《百官行述》的典故
- 5 与其花钱请枪手，不如把人当枪使
- 6 理直气壮是地地道道的屁话，财大气粗才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 7 张贵明为什么与赵筱雨搞到了一起

第五章 合纵连横

- 1 做生意，还得算政治账
- 2 给别人上眼药，也是一门技术活
- 3 男人找玩够，女人找伤透
- 4 钱脉和人脉
- 5 赖敬东谈起了《孙子兵法》
- 6 富人家的孩子多了，同样会为钱发愁

第六章 群魔乱舞

- 1 做生意讲究现金为王
- 2 自损钱脉，为的就是打通人脉
- 3 河州美女郑佳晴，成为杜林祥的座上宾

- 4 庄硕汉大谈曾国藩与左宗棠
- 5 徐万里四两拨千斤
- 6 一个计划，能有七成把握就放手去干
- 7 资产评估的黑幕
- 8 进攻是最好的防守

第七章 操控舆论

- 1 大洋彼岸的“二奶村”
- 2 商人最要好的朋友，只会是钱
- 3 炒作和造假可不是一回事
- 4 杜林祥下的这盘大棋，连精明异常的徐万里也没看懂
- 5 三箭齐发，信丰制药的股票走出一波强劲行情
- 6 颇受内地富豪偏爱的香港四季酒店
- 7 黄色和黑色，永远是舆论场里最耀眼的颜色

第八章 箭在弦上

- 1 徐浩成引见了一位气功大师来河州
- 2 有一类人，可以交朋友，但不能走得太近，更不要去得罪
- 3 两个聪明男人之间的交流，不需要把话全部挑明
- 4 真正不值一驳的假话绝对算不上谣言
- 5 没有公主的命，就得有女王的心
- 6 大名鼎鼎的“欧洲夏都”
- 7 签约仪式上的紧急电话

第一章 暗流汹涌

杜林祥不禁想起在EMBA课堂上教授的一番话——中国企业家最不缺的就是大谋略、大气魄，能够以超常规的方式，让自身事业在短时间内爆发式增长。但中国企业家缺耐心，绝对无法穷尽几十年的光阴，像雕琢艺术品一样管理自己的企业。

1 摩天大楼底下的擦鞋工

河州的天气，真有些令人捉摸不定。下午还是晴空万里，傍晚时分便黑云压城，晚饭之后，整座城市被一场倾盆大雨浇灌。

坐在办公室里的杜林祥唤来秘书：“下楼去看看，要是老范还没收工，就派车送他回家。他腿脚不利索，赶上这么大的雨，可怎么是好？”

五分钟后，秘书向他报告：“老范已经回家了。”杜林祥“哦”了一声，习惯性地点上一支烟。

老范名叫范长春，是一个腿脚残疾的擦鞋工。

高耸入云的纬通大厦坐落在河州新城中心位置，是名副其实的黄金地段。就连范长春这样的擦鞋工，也把摊子摆在大楼旁边，指望能多点生意。简陋的擦鞋摊，实在太煞摩天大楼的风景，纬通集团与城管协商了好几次，打算撵走这帮人。

城管先后来了几拨人，的确赶跑了一批擦鞋工，但有的人依旧顽强地坚守下来。城管回话说，剩下的都是耍赖使泼的刁民，我们也怕

惹出事端，不便硬来。“尤其有个瘸子，擦鞋的箱子里装着农药，一副随时准备自杀的架势。”

听到这话，纬通集团副总裁林正亮火冒三丈。他拍着桌子怒吼：“在河州，老子就没见过比我还刁的人。”他率领公司的保安冲出大楼，准备自己动手，让这帮擦鞋工滚蛋。

十多分钟后，清场行动中途叫停。林正亮还把那名身揣农药的瘸子，带进杜林祥的办公室。林正亮一脸惊喜地说道：“三哥，你还认识他吗？”

杜林祥打量了一番，实在想不起这个衣衫破烂的擦鞋工是谁。擦鞋工满脸木讷，一言不发。倒是林正亮说道：“三哥，他就是春娃子。咱们几个从小学到初中，还一直是同学。”

“春娃子？就是范长春？”杜林祥终于想起来。

擦鞋工涨红着脸，仿佛想说点什么，话到嘴边又吐不出来。林正亮点头道：“没错！他就是范长春。”

“哎呀，是春娃子啊！”杜林祥高兴地站起来。

杜林祥、林正亮对范长春印象深刻，不仅是由于同学关系，还因为范长春是当年学校里的孩子王。范长春的父亲是个哑巴，生出的孩子却能说会道，机灵异常。年少时的范长春，更有一股与生俱来的领袖气质。他说的话，班里的孩子都不敢顶撞。杜林祥还记得，当年范长春一声吼，自己就会吓得直哆嗦。

在那个闭塞的乡村，范长春就是幼时杜林祥崇拜的偶像！

同为乡里娃，家境都不富裕。中学之后，大家都没有继续学习，而是各奔东西，打工挣钱。但当时的杜林祥认定，范长春日后一定比自己挣钱多，有出息。

杜林祥亲自为范长春沏了一杯茶，然后问道：“春娃子，你这些年在干啥？”

范长春终于开口说话。尽管说得磕磕绊绊、结结巴巴，杜林祥还是大概听清楚了。

范长春出去打工没几年，就在工地上摔残了腿。一个不能干重体力活的男人，在村里是不受待见的，甚至连讨老婆都成问题。后来，范长春才娶了邻村的一个寡妇，年纪还比自己大。两人生了一对儿女，女儿几个月就夭折了，儿子初中毕业后，去驾校学开货车。

儿子很勤快，跑车也能挣些钱。结婚两年后，范长春的儿媳怀上身孕，一家人的苦日子眼看就要熬到头。

这时，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夺走了儿子年轻的生命。范长春夫妇的眼泪还没擦干，又被另一个消息惊呆。儿媳妇跑去医院，准备打掉腹中的小孩。范长春夫妇连滚带爬赶到医院，儿媳妇却哭着对他们说：“爸、妈，家里的情况咱们都清楚。我还年轻，这辈子总得再嫁人。带着一个孩子，怎么嫁出去？爸的腿脚不方便，妈的身体也不好，孩子生下来怎么养？”

在医院走廊，范长春给儿媳妇跪下了，重重磕了三个响头：“孩子生下来，我们来养。只求你行行好，给我们老范家留下这条根！”

儿媳妇最终答应了他们，还为范家生下了一个男孙。起初几年，范长春的老婆靠在医院当护工，支撑着这个家。前年她突然中风，再也不能挣钱，范长春只好拖着残疾的双腿，进城以擦鞋为生。

听完范长春的讲述，杜林祥问：“擦鞋生意好吗？”范长春摇了摇头，没有说话。

杜林祥从抽屉里取出一万块钱，递给范长春：“把钱收着。以后就在楼下擦鞋，谁也不会来撵你走。”

望着范长春离开办公室的背影，林正亮叹了口气：“三哥，咱们和春娃子都是同学，现在看起来，他仿佛比我们大了二十岁。”

杜林祥深吸了一口烟：“你看他今天说话的样子，总是结结巴巴。不仔细听，还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是啊。”林正亮说，“跟在学校时，简直是两个人。当年的春娃子，不晓得怎么就变成这样。那时村里人还说，范哑巴生出个能说会道的儿子，现在看那木讷样子，比起他的哑巴父亲，真好不了多少。”

“再聪明的人，被生活折磨几十年，大概也就是这样子吧。”杜林祥闷头抽起烟来。

范长春胜利留守后，其他被撵走的人也陆续回来了。纬通大厦楼下，从此多了一道并不靓丽的风景。杜林祥此后特意去找过范长春几次，想叙一叙旧，但两人相视而坐，却找不到哪怕一句共同语言。

杜林祥心中没有一丁点事业成功的骄傲，却多了份莫名的伤感——如果当初走霉运，在工地上摔伤的是自己，今天是否也和范长春一样？

窗外的雨越下越大，得知范长春已经回家，杜林祥只能在心中默念：“但愿他别在路上碰着这场大雨。”

大雨丝毫没有停歇的迹象，这时秘书又走了进来：“车已经准备好。这么大的雨，杜总还要出去吗？”

杜林祥掐灭烟头，站起身说道：“当然要去。”

汽车驶出地下车库，载着杜林祥直奔河州警备区大院。因为提前通报了车牌号码，大院门口的卫兵直接放行了。汽车驶过时，挺立在风雨中的卫兵还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汽车缓缓驶过警备区礼堂以及一片宽阔的运动场，旋即拐上一条绿树成荫的小道。道路两旁植物茂盛，一队荷枪实弹的战士正在冒雨巡逻。

小道尽头还设有一座岗哨，卫兵伸手拦下了杜林祥的轿车。司机探出脑袋，笑着说：“同志，我们进来找人，已经报过车牌了。”

“我知道。”卫兵一脸严肃，“凡是进去的人，都得拿身份证做登记。”

杜林祥赶紧掏出自己的身份证，递给司机。司机跑进岗亭，工工整整地做起登记。卫兵此时又开口了：“车上是谁？”

司机答道：“我们老板。”

卫兵说：“请他下车，这里的登记必须由本人自己填。”

司机满脸堆笑：“雨下这么大，就让我替老板登记了行不？”

“不行，必须本人登记。”卫兵的口气不容商量。

就在杜林祥下车做登记时，另有两名卫兵围着轿车转了一圈。他们以无比警惕的目光，扫视着车内的一切。

做完登记后，杜林祥重新钻进车内。汽车又往前行驶了几百米，在一栋深灰色院落前停了下来。

“杜总，你好！”院子门口，一名精干的中年人打着伞迎候在此。这名中年人便是河州市委办公厅副主任赵洪飞，他还有另一个身

份——省委常委、河州市委书记徐万里的大秘。杜林祥此行，正是专程来拜见徐万里。

杜林祥快步走下车，热情地伸出双手：“赵老弟，让你久等了，不好意思。”接着，杜林祥压低声音问道：“徐书记这会儿有空吧？”

中年男人点点头：“徐书记正和一个朋友在书房里聊天，他说你来了直接进去就是。”

杜林祥一脸笑意，连声答道：“好，好！”

在河州市二环内，有一座名叫桂溪苑的别墅小区，洪西省的大多数省级高官便居住于此。曾担任过常务副省长的徐万里，原先也住在桂溪苑。来河州出任市委书记后，徐万里才将家搬进了河州警备区的大院。

杜林祥还是第一次走进警备区大院，不过桂溪苑他却去过多次。两相比较，警备区大院的环境，的确要清幽许多。

20世纪90年代，桂溪苑兴建时只有二十多栋别墅。然而那些陆续退下来的领导，有许多并未搬走。为了让新来的领导住有所居，桂溪苑不得不一次次扩建。如今的桂溪苑，已居住有五十多户人。

人一多，各种不方便的事情就出现了。一名下面的市委书记曾告诉杜林祥，去桂溪苑里拜见领导，必须得换个车牌，为啥呢？“你去这个领导家里，其他领导就会想，他怎么不来我家？你去现任领导家里，退下来的领导瞅见了又会想，这小子真是势利，对我们这些老家伙不闻不问。”

而徐万里如今居住的小院，只有三个邻居，分别是河州警备区的司令员、政委以及省军区的一位副司令员。这样的环境，比起桂溪苑

自然清静得多。譬如今日杜林祥的拜访，就用不着“换个车牌”。

当然，并不是每位地方官员都能享受住进军队大院的待遇。据杜林祥所知，在冠盖云集的省会城市河州，住在军队大院里的地方领导，仅有省委书记贺之军与河州市委书记徐万里两人。

按照中国的政治传统，地方党委一把手都会兼任所在地军区的党委第一书记。贺之军与徐万里就分别兼任着省军区与河州警备区的党委第一书记。正因为此，贺之军能住进省军区大院的将军楼，同为正省级的省长姜菊人，就只能待在桂溪苑里。吕有顺在河州担任市长时，来警备区大院找市委书记陶定国汇报工作，还被不认识他的卫兵拦过一次。

二楼的书房里，徐万里正与一名头发花白的老者站在书桌前交谈，桌上摆放着四款型号各异的相机。见有客人到来，徐万里不再摆弄相机，转过身来与杜林祥打招呼。

“小赵，去给杜总沏茶。”徐万里吩咐自己秘书，接着又说道，“你们还不认识吧？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纬通集团的杜总，咱们河州有名的企业家。这位谢奇峰老师，原来是中央媒体驻洪西记者站的摄影部主任。他可是位摄影大家，退休这么多年了，还是背着相机满世界转悠。”

就在杜林祥与谢奇峰握手时，徐万里已坐回沙发上，他跷起二郎腿，慢悠悠地说：“杜总，国庆长假这几天，你一连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说是有事来找我。究竟什么事啊？”

杜林祥一脸憨厚地答道：“上次徐书记来企业视察，我提出希望能享受一些税费减免的优惠政策。徐书记当场拍板，叫下面的部门落实。这对我们企业的发展真是一场及时雨啊。我就想趁着假期，当面来感谢您。”

“我当什么事。”徐万里挥了挥手，“纬通是河州的重点企业，支持你们的发展，身为市委书记责无旁贷。用不着感谢！”

“在徐书记眼里的小事，对于我们企业却是天大的喜事。说真的，徐书记能来河州，不仅是纬通之福，更是所有河州老百姓的福气。”杜林祥的一大本事，就是能用无比真诚的神情，说出这种令人舒坦的话。

徐万里面无表情：“言重了。”

“国庆假期，徐书记没有出去度假？”杜林祥故意岔开话题，因为谢奇峰在场，有些话不好说出来。杜林祥盘算着先东拉西扯一阵，等谢奇峰离开后，再来切入主题。

徐万里摇着头：“我都多少年没过节假日了。如今来河州工作，更没有时间了。杜总这几天出去没有？”

杜林祥答道：“前几天去了趟云南。”

“云南是个好地方。”谢奇峰这时插话，“半年前我还去过那里，拍了好多照片。”

“什么时候把照片给我看一下。谢老师拍自然风光可是高手。”提起摄影，徐万里似乎兴趣盎然。接下来，徐万里与谢奇峰兴致勃勃地探讨起有关摄影的专业问题。坐在一旁的杜林祥，简直如堕五里雾中。

转眼就十点过了，徐万里的谈兴依旧很浓。他还把书桌上的相机拿到手里，一边把玩一边向谢奇峰请教。

谢奇峰并非不懂事的人。他当然清楚，杜林祥这样的大老板专程拜见市委书记，不会只是说声“谢谢”那般简单。谢奇峰几次说要先离开，却被徐万里挽留下来。

杜林祥暗自揣度，徐万里挽留谢奇峰，恐怕既是请教摄影技术，也是展现一种姿态——人家还不想与你杜林祥闭门畅叙！

杜林祥转念一想，自己这次并没带真金白银上门，纵然把包里的礼物掏出来，也没什么见不得人的。

杜林祥看了看表，起身告辞。他同时从包里掏出数天前从云南老班章购来的单株古树茶：“这次去云南，有朋友送了我一包茶叶。今天来拜访徐书记，也不敢带什么贵重礼品，就把这包茶叶转送给您。”

徐万里推辞了几下，但实在拗不过杜林祥的热情，只好说道：“恭敬不如从命，我就谢谢杜总了。”

徐万里只在书房门口与杜林祥握手道别。送杜林祥下楼的，依旧是他的秘书赵洪飞。

与喜怒不形于色的徐万里不同，赵洪飞对杜林祥十分热情。在楼梯上，赵洪飞拉着杜林祥的手，低声说道：“上个月我妹妹买房子的事情，麻烦杜总了。”

杜林祥说：“老弟的妹妹就是我的妹妹。你再说什么麻烦不麻烦的，我可要生气了。”

赵洪飞感激地说：“这几天一直陪着徐书记，一丁点时间也没有。回头抽空再请你喝酒。”

走出小院，赵洪飞亲自为杜林祥拉开车门，而后欠身挥手，目送杜林祥的轿车消失在夜幕之中。

第二天，杜林祥早早来到办公室，按照计划，上午十点将召开集团公司十一黄金周销售情况总结大会。开会前半小时，杜林祥将公司

宣传部部长袁凯叫来办公室：“一会儿的会议你就不要参加了。这几天，抓紧去办另一件事。”

“什么事？”袁凯问道。

杜林祥说：“昨晚我认识一人，据说曾经是中央媒体驻洪西记者站的摄影部主任。如今已经退休，但依旧喜欢去各地摄影。你尽快把这人的联系方式搞到。”

“好的。”袁凯点点头，接着问道，“这人叫什么名字？”

杜林祥说：“听人介绍，是叫谢奇峰。当时没留名片，我也不知道他的名字究竟是哪几个字，所以才要你去问一下。”杜林祥加重语气，“这件事很重要！你以前就是记者，在圈里朋友多，务必赶紧打听清楚。”

袁凯答道：“明白！”

在袁凯缺席的这场总结大会上，杜林祥不出意外地收获了一份份捷报。低价促销的策略大获成功，纬通在各地的销售形势十分喜人，企业回笼了大笔现金。公司总裁庄智奇与常务副总裁安幼琪都断言，纬通资金链最紧张的时期已经过去。按照目前的财务状况，足以支撑到公司成功上市的那一刻。

这样的小胜，当然不足以令杜林祥手舞足蹈。他心里十分清楚，纬通依旧处于资不抵债的境地。只有成功上市圈回几十亿现金，企业才能真正扬眉吐气。

倒是袁凯的办事效率的确惊人。当天下午，他便拿着一张照片走进杜林祥的办公室：“三哥，我去打听了一圈。中央媒体驻洪西记者站里，过去是有个叫谢奇峰的摄影部主任。”

袁凯接着递上照片：“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托人弄了一张谢奇峰的照片。你看看是不是这人？”

杜林祥接过照片端详一阵，点头道：“没错。昨晚见的就是他。”

“那就好。”袁凯笑着说，“我总算不辱使命。他的手机号码我也打听到了。”

杜林祥一边记着手机号码，一边问道：“你听说此人有什么背景没有？”

袁凯摇着头：“没听说有什么特别的背景。真有背景，他也不会临到退休还是一个摄影部主任。只听说谢奇峰是个资深的摄影发烧友，摄影技术在圈内有口皆碑。”

待袁凯退出办公室后，杜林祥思忖了一阵，接着拨通了谢奇峰的电话：“谢老师，你好。我是杜林祥。”

“杜林祥？”电话那头的谢奇峰，显然没有记起杜林祥是何方神圣。

杜林祥笑呵呵地说：“昨晚在徐书记的书房，咱们见过面。”

谢奇峰这才回过神来：“哦，是杜总啊。你好！”他接着问，“杜总找我有什么事？”

杜林祥开始一本正经地编故事：“我的一个朋友，在北京投资了一座高档酒楼，主打就是咱们河州菜。酒店装修时，这位朋友希望能在每个房间挂上几张河州城的老照片。这样一来，酒店的河州味就更浓了。”

杜林祥继续说：“朋友从北京给我打过好几次电话，委托我在河州为他收集一些老照片。我还犯难了好一阵，幸亏昨晚认识了谢老师。你是大记者，又是摄影名家，手里一定有许多河州的老照片。所以才冒昧叨扰，希望谢老师出手相助。”

谢奇峰说：“老照片我手里是有一些，只是不知能否入杜总朋友的法眼。”

杜林祥心中窃喜，拉高音调：“谢老师能出手，还不把我那朋友高兴死！他在北京的酒楼，光装修就花了几千万。至于照片嘛，他也给我保证过，要以远高于市场价的价格收购。”

谢奇峰客气地说：“杜总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谈钱就见外了。”

当天晚上，杜林祥就带着办公室主任高明勇来到谢奇峰家中。装模作样挑选了几十张相片之后，杜林祥也以自己朋友的名义，奉上了一笔不菲的报酬。谢奇峰起初推辞了几下，最后还是乐呵呵地揣进怀里。

离开谢奇峰的家，杜林祥在车里乐滋滋地点燃一杆红塔山。抽十块钱的红塔山，尽管与其如今的身份不符，却是多年来改不了的习惯。杜林祥深吸一口烟，开始盘算起来，瞧昨晚上的样子，徐万里与谢奇峰应该是多年好友。尤其在摄影技术方面，徐万里简直是把谢奇峰当成老师。与谢奇峰这样的人搭上关系，对自己有百利而无一弊。当然，今晚的所谓酬劳，只能算作敲门砖。以后还得找几次机会，才能真正攻下谢奇峰这座山头。

杜林祥也在心里提醒自己，对付谢奇峰一定得温水煮青蛙，千万急不得。只要交情够了，自己再开口，谢奇峰想拒绝都磨不开面子。

一阵手机铃声，打断了杜林祥的思绪。掏出手机一看，竟然是赵洪飞打来的。杜林祥摁下接听键，语气悠闲地说：“赵老弟，有什么吩咐？”

赵洪飞的语气却异常严肃：“杜总，你好！徐书记要和你说话。”

杜林祥瞬间便在车里坐直了腰板，等候着河州一把手的训示。徐万里拿过秘书手里的电话，缓缓开口：“杜总，你出手不凡啊！”

杜林祥愈发紧张，愣了一会儿才说：“不知徐书记指的是？”

徐万里说：“昨晚你来我家里，说是要感谢我，临走时还留下一包茶叶。我本想着，一包茶叶不是多大的事，也就没在乎。刚才我把茶叶打开，发现这可不是普通茶叶，而是产自老班章的单株古树茶，是云南普洱中的极品。就这一小袋茶叶，价值就不菲吧。杜总，你就是这么感谢我的吗？”

徐万里的语气平静如白开水，让人听不出他究竟是在道谢还是责难。正因为这样，杜林祥心里更加七上八下。停顿了几秒钟，杜林祥决定选择一种最保险的回答方式：“什么单株古树茶？徐书记倒把我说糊涂了。我这人不懂茶道，也分不清茶的好坏。这次去云南有朋友送我一小袋，我就转送给徐书记了。”无论徐万里的葫芦里卖什么药，杜林祥这番应答，都给自己留下了转圜余地。

“杜总这番说辞，倒叫我无话可说了。”徐万里继续说。

杜林祥紧张得说不出话来。徐万里这时笑出声来：“不管怎么说，我都要谢谢杜总。但是这么贵重的礼物，绝不能就这么收下。”徐万里顿了顿说，“我戒烟好几年了，却总有人给我送烟过来。明天我让人拿几条到你办公室吧。”

杜林祥总算松了一口气，他赶紧说道：“这可使不得！哪能让徐书记给我送烟？”

徐万里的语气重新严厉起来：“杜总如果连几条烟都不肯要，我怎么能收下你的茶！”

杜林祥还想解释，却听徐万里说：“就这样定了。明天会有人和你联系。”说完这话，徐万里挂断了电话。

徐万里这通阴晴不定的电话，不免让杜林祥心中又开始翻江倒海。这个徐万里究竟是什么人？杜林祥越发吃不准了。

反正是一时找不出答案的问题，索性不去想了。杜林祥掐灭烟头，对身边的高明勇提起另一件事：“北京那边有消息了吗？”

高明勇说：“赖敬东的秘书回话说，他们明天回国。”

杜林祥说：“准备一下，除了咱俩，再叫上庄总，后天就去北京。”

2 公关公司最喜欢的三桩生意

涡轮机轰鸣不断，赖敬东躺在宽大的头等舱座椅上，辗转难眠。此时，他的心中不免有股岁月不饶人的悲凉！从纽约到北京的航线，不知道飞过多少回。十年前，他登上飞机就能合眼睡觉，十三个小时的旅程，大多在梦乡中度过。一下飞机，立刻就能精神百倍地投入工作。如今的他，却要忍受长途旅行的种种煎熬。

既然睡不着，赖敬东索性将座椅调直，拉开遮光板向下俯视。飞机下方，是一片银装素裹的雪原。

身旁的陈远雄正在看杂志，他给赖敬东递上一杯果汁：“老师好兴致，旅行途中也要观赏风景。”

赖敬东摇头苦笑：“人老了，想睡却睡不着，苦恼不已。再说下面一片冰天雪地，也没什么风景好看。”

“是啊。”陈远雄附和道，“过去在美国留学那会儿，飞机都是走北太平洋航线。沿着海岸线，经过阿拉斯加、加拿大抵达美国，一路上有大海、森林、高山，风光可谓雄奇壮美。如今航空公司开辟了北极航线，路程虽然缩短了，但从北美冻土带、北极到西伯利亚，一路除了茫茫雪原，什么也看不到。”

赖敬东抿了一口果汁：“风景好的时候，我在机舱里呼呼大睡。可恨如今睡不着了，却没有风景可看。”放下果汁，赖敬东问，“咱们在美国的半个月，国内没什么事吧？”

陈远雄答道：“没什么大事，就是在广州办了一场投资推介会。公司行政部的总监廖辉，为这场推荐会连熬了几个通宵。他母亲得了

癌症，在北京做手术，廖辉都没来得及赶回去。”

赖敬东叉着手：“我记得廖辉是你在美国的同学，你还给我说过，打算提拔他当公司副总裁？”

“的确有这个想法。”陈远雄说。

赖敬东思索了片刻，说：“这次推介会，廖辉辛苦了，回头单独给他发一笔奖金。至于副总裁的事就不要再提了，我劝你以后也不要同他走得太近。”

“为什么？”陈远雄一脸诧异。

赖敬东敲着扶手，不徐不疾地讲起春秋时齐桓公与贤相管仲之间的故事。

在管仲的辅佐下，齐国霸业已成。此时，管仲却病重难起。齐桓公到他病榻前探望并询问国家大事。

管仲交代：“易牙、竖貂、开方这三个人绝不能接近和信任。”齐桓公问：“易牙把他亲生儿子烹了给寡人吃，表明他爱寡人超过爱他儿子，为什么不能信任？”管仲说：“人世间亲情莫过于爱子，他对亲生儿子都敢下毒手，怎么会爱国君！”齐桓公又问：“竖貂阉割自己的皮肉进宫侍候寡人，证明他爱寡人超过爱自己，为什么不能信任？”管仲说：“他对受之于父母的皮肉都不爱惜，怎么会爱国君呢！”齐桓公再问：“卫国公子开方放弃太子之尊到我手下称臣，他父母死了也不回国奔丧，这表明他爱寡人超过爱父母，为什么不能信任？”管仲说：“人生在世，孝道为先。一个连父母都不爱的人，还可以信任吗？”

“可惜呀。”讲到这里，赖敬东叹了一口气，“齐桓公最终没有听管仲的话。后来齐桓公病重时被困宫内，活活饿死。历经千辛万苦

开创的霸业也烟消云散。”

赖敬东接着说：“廖辉为了当上副总裁，连罹患癌症的母亲做手术都不去照顾，对于他的品行操守，我实在信不过。”

陈远雄连忙点着头，心里颇不是滋味。原本想替老同学美言几句，不想却彻底断绝了人家的升迁之路。

沉默了一会儿，赖敬东又问：“在美国时，河州的杜林祥打了好几个电话，说是要来北京拜访我。你估计他有什么事？”

陈远雄其实早就琢磨过这事，只是因为刚才那番话说砸了，这会儿索性不再多嘴。他托着下巴：“我一时还想不明白。老师您觉得呢？”

赖敬东微笑着说：“我估摸着，杜林祥急冲冲想见我，是打算重修旧好。纬通上市在即，他还想拉着我入股。”

陈远雄问道：“杜林祥为什么要这样做？经历上次的不愉快之后，双方约定纬通上市成功后，就把欠咱们的钱还上。如今杜林祥的资金状况有所好转，他干嘛还要拉咱们入股？”

赖敬东说：“杜林祥重新拉我成为纬通的股东，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有朝一日有人能制衡徐浩成。杜林祥不是一个掉进钱眼里的土财主，否则纬通也不会有今天。但他却是一个控制欲极强的男人，决不容许大权旁落。当初因为担心我一股独大，他竟然中止上市。如今，他当然不会毫无保留地相信徐浩成。”

“我明白了。”陈远雄点头道，并接着说，“昨天杜林祥叫人和老师的秘书联系过。得知咱们今天回国，他也正从河州赶来北京。”

“来就来吧，反正我不见他。”赖敬东说。

陈远雄有些不解：“老师打算拒绝他？”

“不！”赖敬东摇头道，“我是个生意人，在乎的是利益。纬通上市在即，重新成为这家企业的股东，收益远远大于仅当个债权人。”

陈远雄更加疑惑：“那您为何不见杜林祥？况且昨天在电话里，您还让秘书和他约好了时间。”

赖敬东说：“杜林祥要谈什么，不必见面我已经一清二楚。再说了，既然当初他使出那种下三滥的招数，如今咱们也没必要讲究什么待客之道。故意失信一回，让他的热脸贴贴冷屁股。”

赖敬东又说：“到时告诉杜林祥，我年纪大了，旅途劳顿之后需要休养，不便见客。你是台江资本的总裁，有什么事，全权代表我和他谈。”

陈远雄终于明白，赖敬东还对上回被杜林祥玩弄的事耿耿于怀。这一次既要收下人家送来的里子，又要挣回自家面子。陈远雄说：“我和他谈没问题，关键是具体条件怎么把握？”

赖敬东坐直身子，斩钉截铁地说：“具体条件还和第一次投资时一模一样，我们不会做任何让步。”

陈远雄轻声道：“那时的杜林祥可是等米下锅，没有咱们的钱，他就寸步难行。如今徐浩成已经注资，纬通的低价促销又回笼了大笔资金。咱们还按以前的条件，我怕杜林祥……”

赖敬东大手一挥：“没什么可怕的！我看走眼过杜林祥一次，但绝不会看走眼第二次。比起真金白银，杜林祥更在乎对纬通的掌控权。徐浩成注资入股，不是他杜林祥的筹码，而是我们的筹码。杜林

祥心里明镜似的，要制衡徐浩成，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除了咱们，我还想不出他能找谁。”

赖敬东不再说话，隔了一阵子，他又低头瞅了瞅机窗外。白雪皑皑的景象不复存在，大地上隐约有一片片绿色。对这条航线极为熟悉的赖敬东知道，客机已飞越北极与西伯利亚，此刻正翱翔在辽阔的蒙古大草原之上。再有两个多小时，首都机场就要到了。

三天后的深夜，杜林祥一行也来到首都机场，从这里出发踏上飞返河州的航程。在北京待了整整两天，与陈远雄长谈过三次，但台江资本的实际控制人赖敬东，却始终没有现身。

尽管没见到赖敬东，杜林祥依旧觉得不虚此行。自己想要谈的，与陈远雄都已经谈好。

陈远雄的态度十分坚决，双方要重新合作可以，一切就按原先的条件办。杜林祥当然清楚，陈远雄表达的，其实是赖敬东的立场。几经权衡，杜林祥答应了陈远雄的要求。在他看来，引入实力人物在未来彼此制衡，才是目前最重要的事。其他的小利，弃之亦不可惜。

晚上陈远雄做东，庆祝双方再度联手。宴会结束后，陈远雄亲自驾车送杜林祥一行奔赴机场。在高速路上，隐身数日的赖敬东终于主动给杜林祥打来电话。开头自然是通客气话，诸如感谢杜林祥从云南送来的茶叶，这次身体有恙未能作陪之类。接下来，赖敬东说道：

“按照纬通的发展势头，重启上市指日可待了。越是形势大好，越不能掉以轻心。”

杜林祥说：“请赖总指教。”

赖敬东说：“这种时候，要特别留意媒体动向。许多公司为了上市努力数载，却因为媒体的一篇负面报道功败垂成。半年前就有一家

企业，第二天就能挂牌上市，公司在北京的君悦酒店准备了盛大的庆功宴。结果前一天，一家媒体突然推出四个整版的负面报道，直指该企业涉嫌财务造假。企业负责人当晚被叫去问话，第二天上市暂停。庆功宴只得取消，据说还倒赔了酒店违约金。”

杜林祥皱起眉头：“赖总提醒得对，我一定注意。”

赖敬东微笑着：“我就是顺便提一下，相信以杜总的本事，是不会出现任何状况的。咱们毕竟又重新合作了，确保纬通顺利上市，符合彼此的利益。”

以赖敬东的江湖阅历，此时打来这通电话，当然不会只是“顺便提一下”。从北京回河州的飞机上，杜林祥一直在掂量赖敬东的话。

第二天一早，杜林祥便把公司总裁庄智奇与宣传部部长袁凯召来办公室，专门研究企业上市前的媒体应对策略。

三人的烟瘾都不小，一会儿工夫就让办公室里烟雾缭绕。庄智奇弹了弹烟灰：“昨天赖敬东打来电话时，我就在车上。赖敬东的提醒不无道理，如何封住媒体的口，正是上市前的最后一道关卡。”

杜林祥把目光扫向袁凯：“你对这一行比较熟，有什么想法，说说看？”

袁凯缓缓说：“让媒体保持沉默，的确很重要。现在的企业，有几家能一点瑕疵也没有？真要曝光，总能找出问题。就算企业没问题，媒体乱写一通，最后吃亏的还是企业。负面新闻出来，上市的事耽搁了，即便最后证明是假新闻，大不了登报道歉。报社有几个钱？！你把它卖了，也补偿不了企业上市搁浅的损失。”

袁凯接着说：“企业上市之前的媒体公关，按照行话就叫IPO有偿沉默。简而言之，就是封杀一切与企业有关的负面信息。IPO有偿沉默

与矿难封口费、官员丑闻，是各大公关公司最喜欢做的三类生意。”

庄智奇笑了起来：“他们可真会找客户。上市公司、矿山老板与官员，大概就是国内消费能力最强的人了。”

袁凯也微笑一下：“三者比较起来，恐怕还是上市公司舍得花钱。企业上市之前的封口费，少则五六百万，多则上千万。对于那些中小企业，已经是一笔不小的负担。有证券行业的朋友私下说，这类花销不能以信息披露的名义计入发行费用，只能想其他办法消化。一些中小企业上市后第一年业绩难看，很大程度就因为这个。有人统计过，仅仅IPO有偿沉默这条产业链，在中国估计就有十亿元规模的产值。”

袁凯接着说：“IPO有偿沉默的生意我没做过，但大致情况还知道些。一般说来，企业得聘请一家公关公司。公关公司会培训企业，告诉他们如何应对媒体提问，同时制订媒体覆盖计划，按步骤把封口费分到各家媒体。”

袁凯又说：“钱怎么分配，可是有讲究的。”

“这里面水深水浅，我看你很清楚嘛。”杜林祥深吸一口烟，“有小袁在，哪里还需要什么公关公司？就你出马，我看足够了。”

袁凯摆摆手：“这件事我还真干不下来。毕竟没亲自操作过，有些细节并不清楚。更重要的是，聘请公关公司也是隔离风险的需要。什么脏活都交给他们来做，即便出了纰漏，咱们也能撇清关系。在这节骨眼上，纬通千万不能惹上任何麻烦。”

庄智奇插话道：“昨晚杜总接到赖敬东的电话后，我在车上也同陈远雄聊了一下。据陈远雄说，目前国内的公关公司鱼龙混杂，有好

些个还是‘黑公关’，收钱不办事。比方公关公司说给某名总编辑送了多少钱，结果这钱却被他们私吞了。”

袁凯说：“我可以通过朋友，去联系几家靠谱点的公关公司。另外有我在，他们也不敢太黑。毕竟在圈子里混过，想糊弄我可没那么容易。”

杜林祥点点头：“有小袁在，我自然放心。”

袁凯说：“除了公关公司，咱们的工作也不能放松。上市前夕，难免会有记者打电话过来。甭管他是敲诈还是采访，统统交给我来应付。凡是记者打来电话的通话内容，全都得录下来。记者来我办公室面谈或是在外面吃饭，我也会安排人录音。”

杜林祥好奇地问：“你要那么详细的录音干嘛？”

袁凯说：“记者处心积虑想抓企业的把柄，咱们也得时刻准备着，把记者的把柄抓住。现在很多记者警惕性并不高，会直接把用广告投入换负面新闻的事说出来。有录音为证，咱们就主动些。”

袁凯续上一支烟：“让媒体沉默，钱肯定得花，但花多花少却是个技术活！该送红包送红包，该投广告投广告，咱们可以主动出击。但对于那些找上门来敲诈的，如果没有特别致命的证据，也不能轻易妥协。”

庄智奇问：“为什么？”

袁凯说：“混在这个圈子里的，都是消息灵通人士。如果被第一家报纸敲诈上，整个圈子很快就传开了，认为你有弱点，别家都会闻风而至。”

袁凯毕竟是名记出身，后来堕落成媒体混混，出去敲诈的活也没少干。关于如何应对媒体的方法，他有一箩筐。

最后，杜林祥说：“关于让媒体封口的事，小袁全权负责。要人、要钱尽管说。”

袁凯点头答应：“三哥交代的事，我义不容辞。”

杜林祥拍了一下袁凯的肩膀，眼神中饱含期待：“有你这句话，三哥就放心了！”

3 没有耕坏的地，只有累死的牛

得益于袁凯的精心运作，各家媒体在纬通上市一事上都没有添乱。所有的障碍均已排除，纬通大踏步地走上重启上市之路。时隔一年多以后，杜林祥与庄智奇亲自带队，再次展开全球路演。

一年多以前的全球路演，香港是第一站。这一次，信心满怀的杜林祥将香港定为路演行程的最后一站。

纬通上市的另外两位关键人物——徐浩成与赖敬东因为敏感的身份，都不愿抛头露面。然而私下，他们却给予了杜林祥鼎力支持。

徐浩成安排了五辆奔驰轿车，提前一小时停泊在香港赤角机场外，恭候杜林祥一行由欧洲抵达香港。

为了第二天的投资推介会，徐浩成、赖敬东倾尽全力，动用了各自的人脉关系。有了这两位大佬的面子，诸多声名显赫的港澳商界人士出现在推介会现场。

纬通原本预计会有大约四百名投资者参加香港的路演，但最终参与人数达到七百人左右。当天的推介会在酒店的二十八层召开，赴会的人数太多，以至于在酒店大堂的电梯口排起了长龙。酒店的其他客人则对如此喧闹的场面一头雾水。一位排队的基金经理不禁感慨，在香港搞投资十多年，IPO阵仗见多了，但还是被今天的场面震撼了。

“不知道一家来自河州的房地产企业，怎么会有这么大面子？”

盛况空前的推介会过后仅几个礼拜，排场更大的挂牌上市仪式如期登场。

早上九点刚过，杜林祥等几位纬通高层便乘坐专车驶抵港交所门外，此时港交所门外已经聚集了大批的投行人士、纬通合作伙伴及国内外媒体。

秘书抢先一步，为杜林祥拉开车门。杜林祥抬脚下车，此时，镁光灯不停闪烁，晃得杜林祥有些眼花。各路记者抢按快门的咔嚓声，掩盖了周围所有的喧嚣。

站在车门口，杜林祥一脸微笑，还得意地整理了一下身上那套价值不菲的西服。在杜林祥的衣柜中，早已有十几件高档西服。但为了出席挂牌仪式，安幼琪又专门从北京请来一家服装设计公司，为他量身定做了这套西服。

起初，杜林祥还说不必如此麻烦，但从北京赶来的服装设计师的一番话，却令他改变了主意。这位设计师说起明朝嘉靖年间，京师一个有名裁缝的故事。据说这名裁缝为官员做衣服，不是先量尺寸，而是问人家的官龄。裁缝说，做官的人如果是初任高职，难免意气风发，他的身体就会微微向后仰，衣服就应当做得后短前长；如果做官在位比较久了，气度会略微平和一些，衣服就应当做得前后长短一致；等到在职很久，一定会产生升官的念头，内心就存谦虚自抑、温良恭谦之意，身体仪态就会微微前倾下俯，衣服就应当做得前短后长。

是啊，挂牌仪式这天的杜林祥，已经攀登上事业的高峰。此时的他，该是何等意气风发、高昂盛大。过去那些衣服，可以装下他的身躯，却容不下那份几乎要爆棚的自信心。杜林祥没有丝毫含糊，一掷八万多元，专门定做了这套深灰色西服。

昨晚在宾馆，杜林祥就穿上这套西服，在镜子面前晃来晃去。镜子里的模样，依旧是那么熟悉——皮肤黝黑，身材粗壮，一张宽阔的

国字脸与一双时不时眯成两道细缝的眼睛，显得不那么协调。嘴唇微翘，脖子有些短，只有一管竖直挺起的鼻子，堪称五官中唯一的亮色。近些年来，脑袋上的头发愈发稀疏，腹部却挺得越来越高。

瞧着这副模样，杜林祥都有些怀疑，那个只念过初中的农家子弟，在工地上被人呼来喝去的杜三娃，真要成为上市公司的掌舵人？

为了今日的成功，杜林祥悉心筹划了数年之久。更确切地说，是整整近五十年的奋斗，才让这个来自偏僻山村的农家娃，登上了如此璀璨炫目的舞台。多少个午夜梦回，杜林祥都在憧憬着这一天。

这一天，真的到来了！

在和港交所与投行的高管一一握手致意后，杜林祥及庄智奇、安幼琪等几位纬通高管又转过身来。他们对媒体的拍照要求十分配合，全程笑容满面。

抢着拍照的记者实在太多，一名香港女记者被挤倒在地，人群中 also 爆发出一阵尖叫。杜林祥快步上前，很绅士地扶起女记者，还一脸微笑地对记者说：“大家不要急，都有机会。”

此时有记者大喊道：“杜总，你们都翘起大拇指嘛！”

杜林祥爽快地答道：“没问题。”

在杜林祥的带领下，一行人对着镜头竖起大拇指。而后，摄影记者又提出许多要求。无论是让所有人手拉手举起双臂，还是让大家交叉握手，纬通的高管有求必应，摆出各种姿势让记者拍摄。

记者群里的俊男靓女，在此刻杜林祥的眼中已变得模糊。他的脑海中，反而清晰浮现出另一个人的身影，那便是河州纬通大厦楼下的擦鞋工，杜林祥的老同学范长春。

杜林祥不禁问自己，如果没有命运的一次次垂青，我此刻会是什么样？如果年轻时在工地上摔成残疾的不是范长春，而是自己，今天又会是怎样的情形？

真要做个交换，杜林祥应该和范长春的窘境差不了多少，拖着残疾的身体，回到偏僻的乡村，终日与贫苦为伴，娶个寡妇共度一生。

年少时机灵过人的春娃子，在生活的重压下逐渐变得麻木、愚昧，当初还不及春娃子机敏的杜三娃，真要经历几十年凄风苦雨的冲刷，又会是什么模样！

杜林祥忽然有种感觉，今天的一切，与其说是自己奋斗，不如说是上天恩赐的。既然所有东西都是别人赏的，又有什么可激动的？

这样的念头转瞬即逝。今天的场合，不会留给杜林祥太多走神的机会。一行人进入港交所内，在显示纬通招股价等资料的屏幕前，他们再度合影留念。上午十点整，纬通地产准时开盘。

股票正式开盘后，活动司仪让工作人员端上早已准备好的香槟，请诸位嘉宾举杯庆祝。秘书昨晚就告诉过杜林祥，在这种场合并不需要将酒喝完，只需轻抿一口即可。心情大好的杜林祥显然忘记了秘书的提醒，礼仪小姐斟酒时，他语调高亢地说：“把我这杯倒满。”看着对方狐疑的眼神，杜林祥又重复了一遍：“倒满！”之后，杜林祥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假如倒退十年，杜林祥这样并不符合礼节的举动，大概会被香港人笑作土鳖。但在今日，经济崛起的内地，已经能让港交所里的绅士们学习适应另一套“礼节”。在杜林祥吞下整杯香槟时，站在他身旁的，无论是香港人抑或金发碧眼的洋人，都鼓掌致意。发出“杜总真是爽快”这样溢美之词的，既有普通话，更有此起彼伏的粤语。

随后的媒体采访环节，向来甚少接受媒体提问的杜林祥不但有问必答，而且在随从提醒该离开进行下一个环节时，还主动表示要留下来多聊一会儿。有香港记者提出了敏感问题，此时无论庄智奇、袁凯还是投行的高管，心里都捏着一把汗。杜林祥倒是侃侃而谈，应对自如。回答完问题后，他还笑着转身对周围的人说：“我没有说错话吧！”

庄智奇此时低头对安幼琪说：“还从没见过杜总表现这么好过。”

安幼琪回了句：“为了今天，他应该准备了很长时间。”

各种各样的庆贺仪式，排满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杜林祥的手机几乎被打爆，来自四面八方的祝贺短信更是铺天盖地。下午三点刚过，杜林祥就把自己的手机关机，他告诉公司的人，有什么事就找庄总和安总，他们跟我在一起。至于那些祝贺的电话与短信，杜林祥已不想去理会。

回到酒店时，已是晚上十点过，杜林祥这会儿才有空关心股票的收盘价。庄智奇将秘书早已打印好的文件递上：“按照今日的收盘价，纬通地产的市值已经突破两百亿。”

杜林祥接过文件扫了一眼，而后低声说道：“哦，两百亿。”

在农村老家时，杜林祥对于兜里有几毛钱拥有无比清晰的概念。出来打工，而后自己创业时，他对几十万、上百万的资金往来也会了然于心。但是今天，他忽然对金钱失去了知觉。两百亿元是多大一笔钱，真有些不知就里。

庄智奇笑着说：“上市成功后，纬通的资金链就彻底接上了。过去那种囊中羞涩的财务窘境，已经走进历史。”

杜林祥仿佛这时才反应过来，他连连点头：“好啊，手上有粮，心中不慌。”

一旁的安幼琪插话说：“杜总个人持有纬通地产近百分之三十的股份，也就是说，你现在的位置已经六十多亿了，或许已经能算河州首富了！今天我与投行的人士交流了一下，他们很看好纬通地产未来的涨势。伴随股价上涨，你的身家突破百亿指日可待。”

首富，曾是令杜林祥血脉贲张的字眼。但当梦想成为现实，杜林祥却连内心咯噔一下的感觉也没有了。他淡淡一笑，接着说：“徐浩成、赖敬东赚的也不少吧？”

“当然。”庄智奇说，“纬通成功上市，可以视作所有投资者的集体狂欢。按照今天的收盘价，徐浩成、赖敬东的账面资产都暴涨了两倍以上。”

“弄了半天，我是在替他们打工。”杜林祥将身子靠在沙发上，仿佛是在自嘲。

“对了，”庄智奇这时说，“杜总提起徐浩成我才想到，他下午给你打过电话，你的手机关机了。他又打给我，说是让杜总尽快给他回个电话。”

杜林祥这才将自己的手机重新开机，并拨通了徐浩成的电话：“徐总，听智奇说你找我有事？”

电话那头的徐浩成笑呵呵地说：“是啊。杜总今日大捷，特地打电话表示祝贺。另外嘛，我就想问一下，你什么时候回河州？”

杜林祥说：“预订的是明天中午的航班。徐总有什么事吗？”

徐浩成说：“我今天在印尼，明天下午回香港。杜总能否等我一下，有件事想跟你面谈。”

杜林祥答道：“徐总发了话，自当从命。”

“好。”徐浩成说，“明晚就在尖沙咀的洲际酒店，我设宴款待杜总。”

放下手机，杜林祥伸了个懒腰：“徐浩成要留我在香港，我就多待一天，你们明天先回去吧。”

庄智奇与安幼琪正往外走时，杜林祥又开口道：“智奇，你估计徐浩成找我会有什么事？”

庄智奇摇摇头：“不太清楚。”

“我也一头雾水。”杜林祥沉吟了一会儿说，“好吧，今天大家都辛苦了，早点休息。”

大队人马第二天就赶回了河州，杜林祥趁着等候徐浩成的间隙，悄悄前往了谢依萱的住所。

或许是太兴奋，或许是近段时间身体太劳累，原本兴致勃勃的杜林祥，在床上的表现并不好。几分钟草草完事后，被压在身下的谢依萱还有些不愿相信，她眨着眼睛问道：“真就完了？”

杜林祥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真完了。”随后他又补了一句，“好久没见着你，太兴奋了，控制不住。休息会儿再来一次。”

“骗人。你什么时候来过第二次？”谢依萱一把推开杜林祥，独自走进浴室。

望着谢依萱的背影，杜林祥有些怅然若失。是啊，自己每次表现不佳时，都会对谢依萱说“再来一次”，可惜，却从没兑现过。

躺在床上百无聊赖的杜林祥，发现谢依萱的床头放着几本书，顺手取过浏览起来。有几本书，他一看书名就没兴趣。其中只有一本，

他觉得书名还不错，叫作《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又是夫人，又是情人的，有点对他的胃口！

胡乱翻了几页，书中大段的性爱描写立时让杜林祥看得津津有味，甚至下半身都有些缓慢复苏的迹象。

谢依萱这时光着身子走了出来。她瞧见杜林祥正捧着一本《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阅读，便打趣道：“你还喜欢这本书？”

杜林祥或许看得太入迷，竟没有回答谢依萱。谢依萱坐在卧室里的沙发上，自己也抓起一本杂志读了起来。

大约半小时后，杜林祥放下书本，重新将谢依萱揽入怀中。这一次，杜林祥庄严兑现了“再来一次”的承诺。

这一回足足持续了二十分钟，完事后的谢依萱，连去浴室的力气也没有，身体像棉花似的瘫软在床上。

隔了好一阵，谢依萱才轻柔地问道：“今天是怎么了？你可好长时间没这么厉害了。”

杜林祥嘿嘿笑起来：“不是我厉害，是你太迷人。”

“说假话。”谢依萱说，“照你的说法，我以前就不迷人了？老实说，是不是刚才看了书，就有些想入非非？”

杜林祥没有直接回答，他点燃一杆事后烟，笑嘻嘻地说：“你一个女孩子家，怎么也喜欢看这种书？”

谢依萱较真起来：“这本书怎么了？人家可是正儿八经的世界文学名著！”

杜林祥抠着脑袋：“就这种淫秽书籍，还是文学名著？你可别糊弄我。”

谢依萱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是英国作家劳伦斯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被誉为西方十大情爱经典小说之一。”

“是吗？”杜林祥将信将疑，“我以为就是香港地摊上卖的那种色情杂志呢！想不到还有些来头。”

谢依萱没好气地说：“本姑娘可从不去地摊上买那些东西。”接着她又说道，“你不知道这本书也不奇怪。《查泰莱夫人的情人》1928年在佛罗伦萨出版，立刻受到英国文学界的攻击，英国当局以‘有伤风化’的罪名予以查封，到了1958年才得以解禁。新中国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正式出版，畅销了一阵又被列为禁书。又过了差不多十年时间，才重新解禁。”

谢依萱又说：“80年代查禁这本书时，还闹过笑话。上面追查下来后，一名官员气急败坏地找来出版社负责人，责问道，你们出什么书不好，非去出撒切尔夫人的情人，如今正值中英谈判关键时期，破坏了两国关系，影响了香港回归，这责任你们担当得起吗？”

杜林祥虽不知道查泰莱夫人，却听说过撒切尔夫人。他一听这段子，笑得前翻后仰。笑过之后，杜林祥又拿起这本书：“虽然听你说了这么多，不过在我看来，这就是一本淫书。起码我是把它当淫书来看的。”

谢依萱争辩道：“《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对性爱的描写很直露，但也很自然。作者通过描写性爱来表达人物的心灵和人生况味，是积极的，也是纯净的。它和一些诲淫诲盗或者糜烂腐朽的性爱描写是不一样的。”

见谢依萱来了劲，杜林祥不再吭声。但在内心，他却有些不以为然——男欢女爱，不就那点破事吗，哪里弄出那么多名堂？反正他不会用积极纯净或糜烂腐朽来将性爱分门别类！真要分个种类，也就

是按地点与时间，要么在床上、沙发上，要么在车上、浴室里，要么时间长，要么时间短。

两人缠绵了一个下午，时针指向五点时，杜林祥拍着谢依萱的屁股：“这次来还有件事跟你说。企业上市了，我手头也宽裕一些，以后就别在香港租房子了，瞅着有合适的高档公寓，直接买一套吧。另外你在香港连台车也没有，那怎么行？赶紧去买一辆。”

杜林祥说话间从皮包里掏出一张信用卡：“这是我专门叫人办的，密码就是你的生日。”

谢依萱并没有欢天喜地的神情，而是说：“公司要有其他用钱的地方，什么房子、车子的都可以缓缓。你不用太着急。”

谢依萱越是这样，杜林祥反倒觉得心中有愧，他说道：“你不用为我的生意操心。这些年跟着我，既不能给你名分，甚至连一套房产也没给你置办，让你受委屈了。”

“你真是一个大坏蛋！”谢依萱含情脉脉地盯着杜林祥。

杜林祥微笑着：“我给你买房、买车的，怎么就成了大坏蛋？”

“不管！你就是坏！”谢依萱一把扑进杜林祥的怀里，用力咬住这个男人的前胸，留下了一排深深的牙印。

徜徉在甜蜜爱河中的谢依萱，此时又有些春意荡漾了。她紧紧搂住杜林祥，光滑的大腿在对方敏感处轻轻摩擦。自己心爱的男人，今天已经超水平发挥过一次，奇迹还能继续吗？她在心中祈祷！

杜林祥此刻却无论如何不敢迎战，只说自己晚上有个重要饭局，得准备出发了。

下楼的电梯里，杜林祥脑海中总会出现谢依萱满含爱意与渴求的目光。他的心情有些复杂，耳畔却回响着年少时在农村耕地，周遭大人们嬉戏玩笑的话语，“男人是牛，女人是地。地越耕越肥，牛越拉越瘦。没有耕坏的地，只有累死的牛。”

4 咱们手里的筹码，不是押给朋友，而是押给赢家

杜林祥准时赶到位于尖沙咀梳士巴利道的洲际酒店。徐浩成早已预订了靠窗的桌位，迎候在此。坐在这里，既能享受丰盛的法式大餐，又能饱览维多利亚湾的美景。

见杜林祥到来，徐浩成笑容可掬地起身道：“纬通成功上市，可喜可贺。昨天没能赶到现场，真是抱歉得很。”

“哪里话！纬通能够上市，全仗徐总当初仗义出手。再说了，现在咱们是一家人，你也是纬通的股东。”杜林祥趁着握手的工夫，将周围瞟了一圈。徐浩成身边除了随从、保镖，还有一位身着粉红色旗袍的女子。

“杜总说得没错。”徐浩成说，“这两天纬通的股价走势很稳，我的信心也愈发足了。”

杜林祥点头道：“作为纬通的董事长，我负责任地向徐总保证，你手里的股份，升值潜力巨大。”

落座后，徐浩成说：“刚才光顾着打招呼，都忘了做介绍。这位小姐，就是北京中泽投资公司的总经理赵筱雨。这位杜总，就是河州纬通集团的董事长。纬通刚在香港挂牌上市，论起身家，杜总已经是当地首富了。”

“徐总取笑了，不敢当。”杜林祥谦虚地说。

赵筱雨礼貌地起身，伸出纤细粉嫩的手：“多次听徐总提起您，久仰了。”

握手时，杜林祥认真地打量了一番赵筱雨：三十岁左右的年纪，身材高挑。脸上薄施脂粉，眉梢眼角，皆是妩媚，一双水汪汪的眼睛便如要滴出水来。肤白如新剥鲜菱，嘴角边一粒细细的黑痣，更增俊俏。

对于这个赵筱雨，杜林祥一时还吃不准是什么来路。他从没听说过中泽投资公司的名号，这应该不是一家大企业。况且以赵筱雨的年纪，真要全凭自己本事在商场打拼，实力应当有限，起码还不足以同徐浩成这样级别的大佬同桌共饮，把酒言欢。

杜林祥也在想，赵筱雨会不会是徐浩成的情妇？但以徐浩成低调内敛的个性，似乎不太可能将自己的情妇带出来抛头露面。随着宴席的进行，杜林祥留心观察了徐浩成与赵筱雨的互动，发觉他们丝毫没有情人之间的亲密劲。徐浩成对赵筱雨十分客气，赵筱雨敬酒时，也从徐浩成开始。

为了活跃一下气氛，也为了探一探虚实，杜林祥主动问道：“赵总是哪里人？”

赵筱雨笑吟吟地说：“我父亲是河北人，母亲是苏州人，十岁之前在北京生活，十岁之后又跟着父母来到上海。我都不知道，自己算是哪里人？”

“难怪呀，你身上兼有燕赵之地的豪爽与江南水乡的温婉，更不乏皇城根的雍容华贵与上海女人特有的精明。”徐浩成在一旁插话。

赵筱雨被逗得咯咯直笑：“徐总一出口，就是妙语连珠。”她接着问道，“徐总，你该不是白羊座的吧？”

徐浩成放下酒杯，说道：“我还真是白羊座，你怎么知道的？”

赵筱雨有些得意地说：“他们都说，白羊座的男人嘴巴最甜。对了，杜总你是什么星座？”

杜林祥对星座从没研究，他摇着头道：“我不知道自己的星座。”

“哦。”赵筱雨眨了一下眼睛，“不知道自己星座的男人，对于女人来说，往往具有安全感。”

杜林祥笑着说：“这话怎么讲？”

赵筱雨说：“花心男人一般都得满足三样条件。第一是精通星座知识，女孩都喜欢聊星座，精通星座的男人，最容易跟女孩亲近。第二是不能有特别专一的爱好，爱好专一会占用大量时间，就没空陪女孩了。第三嘛，就是脾气一定要好。”

赵筱雨继续说：“杜总连自己是什么星座都不知道，肯定不太懂星座知识。首要条件就不符合，所以我猜杜总不是花心的男人。”

徐浩成哈哈大笑，拍着杜林祥的肩膀：“这位大美女说你不是花心的男人，她说得对吗？”

“说得对！说得对！”杜林祥一面点头，一面也笑起来。他觉得赵筱雨这番话，似乎有些道理，但又不能一概而论。比方说自己算个花心男人吗？杜林祥一时也没有答案。

但通过这番问答，杜林祥已认定赵筱雨是个交际场里的高手。轻描淡写几句话，既不失分寸，又能引得男士兴致勃勃甚至胡思乱想。

漫谈了一阵风花雪月之后，徐浩成开口说道：“今天宴请杜总，一来是祝贺你的企业成功上市，二来也是有一桩生意。”

“什么生意？”杜林祥问。

徐浩成说：“我在北方投资了一座矿山，正在为冶炼的事发愁。我知道杜总在河州就有一座冶炼厂，不知双方能否合作？”

“那敢情好啊！”杜林祥说，“多谢徐总，这些赚钱的生意还记着我们。”

杜林祥旗下的冶金厂，自然就是河州冶金。当初为了开发地产，杜林祥从谷伟民手里把厂子买过来，到后来还发生过工人闹事、打死陶雪峰等事件。如今被杜林祥倚为左膀右臂的庄智奇，也是来自冶金厂。冶金厂的原址已被杜林祥开发为高档小区，生产线搬进了市郊的工业园。这些年国内矿业市场火爆，冶金厂倒是能揽着点业务，工人的工资基本有了着落。

不过，纬通的主业本不在这一块，后来杜林祥忙于地产生意以及运作上市，对冶金厂过问更少。今天有送上门的生意，他倒也乐见其成。

杜林祥举起酒杯：“以河州冶金厂的规模，能接到徐总这里派出来的大单，荣幸之至。”

徐浩成抿了一口红酒：“我在矿山附近新建一座冶金厂成本太大，既然杜总那里能加工，索性就携手发财。不过在商言商，价格方面你可得多多优惠。”

“那是自然。”杜林祥说道。

宴席临近尾声时，徐浩成又问：“纬通成功上市后，在河州应该还会举办一场庆功大会吧？”

杜林祥说：“是的。这次的时间不凑巧，在香港挂牌上市时，正好河州开党代会换届，领导们一个都没来。昨天徐万里书记还给我打电话，说在河州举行的庆功大会，他要亲自出席。”

坐在一旁的赵筱雨这时问：“徐万里以前是常务副省长，现在到河州当市委书记，究竟是升了还是降了？”

杜林祥颇为诧异，眼前的赵筱雨，看来对徐万里的情况很熟悉嘛。他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赵筱雨的问题，只好笑着说：“领导的级别，我可说不好。”

赵筱雨“哦”了一声，自个掏出手机，在通讯录里翻了一阵便拨出了电话。电话接通后的第一句话，让杜林祥又结结实实地吃了一惊。只听赵筱雨说：“徐书记，你好。”

在电话中客套一阵后，赵筱雨又说：“我今天在香港，正和河州一位著名的企业家在一起。他说起你可是赞不绝口，我让他和你说几句。”

杜林祥接过赵筱雨递来的手机：“徐书记，您好！我是杜林祥。”

电话那头说道：“我当是谁呢，原来是杜总啊。纬通成功上市，我昨天就祝贺过了，今天还得再祝贺一次。在河州举行的庆功会的日期定了吗？到时早点通知我，我一定参加。”

千真万确就是徐万里的声音！杜林祥恭敬地说着诸如感谢领导关心之类的话，心里却开始对赵筱雨刮目相看。

放下手机，杜林祥有好几次都想问一下赵筱雨是怎么认识徐万里的，可最后还是忍住了。他提醒自己，越是对那些背景深厚的人，越不能去贸然打听。

晚宴结束后，徐浩成专门安排一辆车去送赵筱雨，他则亲自陪着杜林祥回酒店。杜林祥猜想，徐浩成一定还有什么话要对自己说。驶

抵酒店后，他便邀请徐浩成到房间坐一会儿。徐浩成也不推辞，跟着杜林祥走上楼去。

进到房间，杜林祥点燃一支烟，笑着说：“徐总将我留在香港，自己还专程从印尼赶过来，不会就为了谈冶金厂的事吧？”

徐浩成跷起二郎腿：“我就喜欢同你这样的聪明人打交道！将你留在香港，的确是为了冶金厂的事，但却不仅仅是刚才咱们谈的那桩生意。”

徐浩成继续说：“把矿石运来河州冶金厂冶炼，撑破天就几百万的赚头。以你我的身份，犯得着为这点钱大费周章？今天我做东，就是想让你和赵筱雨打个照面。接下来的生意，赵筱雨可是关键角色。”

杜林祥挺直身板，问道：“这个赵筱雨是什么人？”

徐浩成呵呵笑起来：“实话告诉你吧，我和赵筱雨也才认识几个月。而且将赵筱雨介绍给我的，还是咱们的老朋友。”

“老朋友，谁？”杜林祥愈发疑惑。

徐浩成说：“胡卫东。”

“是他。”杜林祥自言自语道。对于胡卫东的来路以及他的背景，杜林祥是知道的。既然是胡卫东引见的人，来头肯定小不了。

徐浩成说：“当初还是有劳杜总牵线搭桥，我才结识了胡卫东。”

“客气了。”杜林祥说，“还是徐总出手大方，咱们在日本泡温泉时，你一来就邀请胡卫东入股矿山。那单生意，胡卫东没少赚吧！”

杜林祥自然清楚，彼时邀请胡卫东入股开发矿山，正是徐浩成奉上的见面礼。徐浩成不缺资金，对矿山的前景更有充足信心。拉上胡卫东入股，等于白给他一次发财机会。

徐浩成笑起来：“胡卫东手眼通天，像他这种人，想不赚钱都难。他入股没几个月，矿山就正式投产。矿藏品位很高，效益十分可观。可就这样，胡卫东还嫌赚钱太慢。他最后联系上一家大企业，直接出高价把矿山收购过去。一转手就净赚几个亿，的确比辛辛苦苦挖矿轻松太多。”

“人家做的才叫生意啊！”徐浩成感叹道，“当初拉胡卫东入股，等于是把到手的钱分他一份。没想到矿山高价转让，胡卫东空手套了白狼，我自己也发了笔财。”

听着胡卫东轻轻松松倒买倒卖的故事，再想着自己在商场多年的辛勤打拼，杜林祥不禁苦笑。他此时又想起了吕有顺当年的话，说胡卫东仗着自己的背景，什么赚钱做什么，做什么什么赚钱。

徐浩成继续说：“在这之后，我又和胡卫东合作，在北方投资了一座大型矿山。我们还想复制上回的模式，买下矿完成前期开发，之后高价甩卖。买家已经初步确定，就是北京的一家大企业，这家企业的董事长叫作宋红军。”

宋红军的名头十分响亮，就连远在河州的杜林祥都听说过。宋红军统率下的这家企业集团，更是赫赫有名的商界航母。

徐浩成抿了一口茶：“趁着上个月宋红军在美国考察，我同他见了一面。几天前，胡卫东又陪着他来了一趟香港，大家谈得很愉快。”

杜林祥弹了弹烟灰：“徐总的生意，我大概听明白了。不过，这些和赵筱雨有什么关系？”

徐浩成诡异地笑起来：“我同宋红军两次见面，他都把赵筱雨带在身边。谈话中还好几次暗示我们，说有什么事，可以先和赵筱雨沟通。后来胡卫东告诉我，赵筱雨是宋红军的小姨子。她的姐姐，就是宋红军的夫人。”

杜林祥嘿嘿笑起来：“宋红军就这么信任自己的小姨子？”

“那是人家的私事，咱不去操这份闲心。”徐浩成说着话，烟瘾也犯了。他素来都是抽古巴雪茄，而且烟草都由手下揣着。可惜此时，跟来的马仔都在屋外候着。徐浩成毕竟草莽出身，为了省事也不讲究，直接从杜林祥的烟盒里抓来一支红塔山点上。

深吸一口后，徐浩成说：“宋红军愿意高价接手，一来是看胡卫东的面子，另外肯定也有自己的盘算。”

“钱能通神。”杜林祥说，“我看这位宋总，胃口小不了。”

徐浩成说：“我听说宋红军雅好古玩，特意为他准备了几件。但这次来香港，他却一件也没收。”

杜林祥说：“这么大一桩生意，单指望几件古玩，怕是不行啊！”

徐浩成接着说：“宋红军离开香港后，赵筱雨主动找上门来。她说自己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了一家公司，想以这家公司的名义入股矿山。我派人去调查了这家公司，是刚成立不久的。股权结构十分复杂，赵筱雨如果自己不说，外人根本不知道她才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好手段啊！”杜林祥冷笑一声，“赵筱雨的公司加入后，未来高价卖矿的收益，她也少不了。”

徐浩成点点头：“我和赵筱雨谈了整整几天，终于把入股的条件谈妥了。这桩大买卖，即将付诸实施。”

“祝贺徐总发财啊！”杜林祥微笑着，“你把我留在香港，不会也想拉我入伙吧？真有这等好事，我可不会推辞。”

徐浩成掐灭烟头：“在商言商，尽管同杜总交情深厚，但吃在嘴里的肥肉，终究不想与人分食。”

“理解，理解。”杜林祥说。

“不过，”徐浩成顿了顿说，“损己利人的事，我的确不愿为之，但利人利己的生意，我却十分有兴趣。”

“怎么说？”杜林祥问。

徐浩成不徐不疾地说：“我知道老弟当初拿下冶金厂，是看中厂区的土地。现在厂子已迁入园区，原址也开发了。只不过因为跟政府承诺过，要保证数千工人的就业，才让厂子不死不活地在那儿撑着。”

徐浩成继续说：“我的意思是，先把矿石运到你的厂里冶炼，从开采到加工，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时机成熟了，我再顺理成章地收购冶金厂。”

杜林祥搓着手掌：“徐总的算盘打得精啊！买下冶金厂后，估计也不会在你手里留多久吧。到时连着矿山一起，再高价卖给北京的宋红军。”

徐浩成哈哈笑起来：“老弟慧眼如炬，什么事也瞒不过你。既然有宋红军这样慷慨的买家，为什么不多卖一点？我转卖冶金厂，肯定要赚一笔差价。不过你放心，收购厂子的价格，也不会让你吃亏。”

杜林祥思忖了一阵说：“当年我从万顺龙那里学到了一句话‘做生意只算自己的账，别算人家的账’。徐总转手能赚多少，那是你的本事，我决不眼红。冶金厂这边嘛，只要价格合适，我自然愿意出手。”

“好，一言为定！”徐浩成说，“下个月，我就把矿石运到河州加工。待我同宋红军把所有细节敲定，就正式收购工厂。”

杜林祥点了点头：“等着你的好消息。”

谈完了生意，杜林祥忽然记起一件事，开口问道：“这个赵筱雨，看样子同徐万里很熟？”

徐浩成说：“说实话，我也是今天才知道她认识徐万里。不过像赵筱雨这种女人，成天周旋于权贵之间，认识一个河州市委书记，也不足为奇。”

“那倒也是。”杜林祥说。

提到徐万里，徐浩成问道：“对这位新到任的河州一把手，杜总怎么看？”

杜林祥摇摇头：“徐万里对企业倒是关照，不过大都是公事公办。要说交情，还谈不上。”

杜林祥接着说：“过去几年为了规模扩张的需要，纬通的摊子铺得很大。如今成功上市，资金链接上了，我琢磨着稳扎稳打，先把扩张速度降下来，好好修炼一下内功。比如企业的大本营河州，就得花

精力好好经营一番。已经规划好在河州拿几块地，认认真真弄几个样板小区。”

徐浩成说：“这几年纬通另辟蹊径，险中求胜，现在是得休养生息一阵子。你的思路很对！”

杜林祥说：“企业要想经营好河州这块根据地，许多事还少不了徐万里的支持，毕竟人家现在大权在握呀。”

徐浩成感叹道：“在中国做生意，想远离政治不太现实。不过我提醒老弟，徐万里能否在河州掌控住局面，犹在未定之天。我倒建议你别忙着下注，不妨再观望一阵。咱们手里的筹码，不是押给朋友，而是押给赢家。谁赢了，谁才是我们的朋友！”

杜林祥问：“徐总消息灵通，是不是听到了什么？”

徐浩成说：“我只是听说，徐万里到河州后工作大刀阔斧，得罪的人不少。反对他的力量，已经在悄悄集结。”

杜林祥续上一支烟：“听你这么一说，还真有些道理。就拿这次换届的人选来说，的确有些出乎意料。”

徐浩成问道：“这次河州换届，哪些人上去了？”

杜林祥说：“换届中杀出的两匹黑马，一个是现任市委常委、公安局局长唐剑，这次升任市委副书记；一个是现任副市长杨文山，这次出任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唐剑原来在市委常委中的排名并不靠前，没想到后来居上。杨文山是分管文教的副市长，年龄已不小，前段时间甚至传说要转到政协任职，没想到这回还高升了。倒是徐万里平时倚重的几名干将，这一回全都原地踏步。”

徐浩成沉吟了一会儿说：“我有些年没回洪西了，但对唐剑和杨文山，还有些印象。他们都是从兴隆市出来的干部，算是省长姜菊人

的老部下。姜菊人在兴隆做市委书记时，唐剑是公安局局长，杨文山是市委办主任。”

徐浩成继续说：“徐万里当常务副省长时，据说就和姜菊人有心结。他来到河州，怎么重用起姜菊人的部下？”

杜林祥说：“照你的分析，徐万里这回吃了个大败仗。难不成……”

徐浩成挥手道：“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或许徐万里已经败走麦城，失去了对局面的掌控能力，或许他是以退为进，在筹划一场犀利的反击。都不好说呀！”

“看着吧！”徐浩成说，“河州换届后应该会出些状况。老弟大可明哲保身，隔岸观火。”

杜林祥坐在酒店的沙发上，抬头瞟了一眼窗外令人沉醉的香江夜景。他的思绪，此刻却飞回河州。远走海外，十余年不曾踏足内地的徐浩成，对于洪西官场的每次预言，总是那般精准。这一次，又会被他言中吗？

5 越是关系亲密的人，公众场合往往形同路人

杜林祥从香港凯旋之后，一场盛大的庆功会在河州如期上演。庆功会当天，可谓冠盖云集。省委常委、河州市委书记徐万里莅临现场，刚晋升市委副书记的唐剑以及多名河州市高官悉数出席。

按照原先的计划，徐万里将在庆功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讲话稿由纬通集团负责起草，之后再由河州市委办公厅以及徐万里本人审定。为了这篇讲话稿，杜林祥花了不少心思。他不仅让庄智奇、袁凯指导写作工作，还拿着初稿亲自登门，向已退休在家的洪西日报原副总编辑冯广请教。

功夫不负有心人，纬通集团起草的讲话稿不仅在市委办公厅那里顺利过关，徐万里本人也赞赏有加。徐万里的秘书赵洪飞私下给杜林祥打过电话，说徐书记在办公室看完讲话稿后赞不绝口，还对市委秘书长发了一通感慨：“别看杜林祥是泥腿子出身，下边的写作团队水平很高呀。这篇讲话稿，既有政策水平，又文采飞扬。咱们市委办公厅的那些秀才，恐怕都得自愧不如。”

然而，就在庆功会召开的前一天晚上，杜林祥又接到赵洪飞的电话，说接到上面最新通知，领导干部尽量不要出席企业举办的各种活动。徐万里认为纬通是河州的重点企业，成功上市也是件可喜可贺的大事，思考再三依然决定出席庆功会，但他本人就不发表讲话了。

徐万里决定不做讲话，庆功会的所有议程都得重新调整。此时距离会议开始仅有十多个小时！纬通集团上下手忙脚乱了好一阵，安幼琪、高明勇等人甚至在现场熬了一个通宵。

虽然不再发表讲话，但徐万里依旧给足了杜林祥面子。庆功会从始至终的两个多小时里，徐万里一直坐在台下，不时还同杜林祥耳语几句。庆功会结束后，徐万里在酒店会见了一帮来河州参访的台湾商界人士。紧接着，徐万里又来到宴会厅，出席由纬通集团举办的庆功晚宴。

因为在香港与徐造成的那番长谈，杜林祥特别留意了徐万里与唐剑之间的互动。新官上任的唐剑自然春风得意，但在徐万里面前却谦恭有加。晚宴结束后，杜林祥在酒店门口送客。唐剑的司机先开着车过来，唐剑并未上车，而是让司机把车停到一旁。直到徐万里的专车驶到，一行人送别了徐万里后，唐剑才登上自己的座驾离去。

徐万里对唐剑，也表现出十分亲近的模样。在宴会上，徐万里拉着唐剑跟外地客人介绍：“这是在刚闭幕的党代会上当选市委副书记的唐剑同志。他不仅是位老公安，更是威震敌胆的打黑英雄。十多年前，我当时在邻省工作，唐剑同志在洪西省兴隆市担任公安局局长。那时我就从报纸上看过他的事迹，知道他是公安系统的大明星。”

万顺龙也应邀出席了庆功晚宴。与杜林祥碰杯时，两人都说了一通客气话。之前因为廖海涛被捕事件，顺龙集团与纬通集团之间的矛盾被外界炒得沸沸扬扬。看见两人今天把酒言欢的场景，记者立刻凑上来拍照。见记者们围了上来，两人表现出更加亲密的模样，一会儿碰杯，一会儿握手。分别时，两人还张开双臂，当众来了个大大的拥抱。

活动结束后，杜林祥想起晚宴上的各种场景，自己都会发笑。他与万顺龙之间的仇怨，恐怕一辈子也化解不开。摩天大楼项目上，万顺龙从背后狠狠捅了一刀，自己当初差一点就倾家荡产。借壳上市一

战，杜林祥又来了个将计就计，请君入瓮，顺龙集团被推进火坑，好几年都缓不过劲来。

所有这些，大家心知肚明，并早已将对方视若寇仇。不过场面上的活还得应付过去，甚至越是势同水火，在公众场合越要表现出亲密无间的样子。

自己与万顺龙如此，徐万里与唐剑又何尝不是这样！洪西政坛里的多年争斗，恩怨纠葛，注定了徐、唐二人不可能成为推心置腹的同志加兄弟。

倒是万顺龙与唐剑之间的互动，颇为令人玩味。这两人都在兴隆工作过，同为姜菊人的旧部。据说他们还是多年的牌友，每周都要聚会一次，切磋牌技。尤其万顺龙被带走调查那一次，唐剑可谓出死力营救。然而在今天的晚宴上，无数人上前敬唐剑的酒，祝贺其荣升市委副书记，唯独万顺龙坐在座位上纹丝不动。还有好几次打照面的机会，两人仅是点头微笑，连手都没握。

觥筹交错之间，杜林祥再一次坚信了自己的观点：政商圈子里，越是关系亲密的人，公众场合越往往形同路人；越是在场面上亲密互动，背后却越有可能斗得你死我活。

庆祝企业上市的礼花刚刚散去，纬通就在河州圈下三块土地。企业上下以超强的执行力，贯彻着杜林祥的思路——成功上市后，公司将从追求量的扩张转变为看重质的提升。从纬通的大本营河州开始，必须在精细化运营上狠下功夫。

在一次内部会议上，杜林祥说出了这样一番话：“这些年纬通走向全国，并且在香港成功上市。而咱们的老对手顺龙集团，却一直深耕本土市场，从不去外地扩张。如今的纬通，企业规模、品牌知名度都已遥遥领先顺龙。但我们不能忽略另一个事实，在河州本地市场，

顺龙依旧稳坐头把交椅，而且对于纬通的领先优势，比起几年前还扩大了。像纬通这样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企业，居然在家门口不能当上龙头老大，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现在咱们不差钱，必须在两年之内，确立在河州市场的领先地位。”

手头宽裕的杜林祥，也变得财大气粗起来。他不仅为谢依萱在香港购置了一套高级公寓和一辆宝马轿车，还在北京与香港分别购进一层写字楼，建立起纬通集团的驻京办、驻港办。每个办事处配备一台奔驰轿车，集团副总裁级别的领导前往京港两地，都可将办事处的奔驰轿车当自己专车使用。在河州总部，杜林祥更是耗资近千万，一口气购置了两台宾利豪车。

公司副总裁安幼琪曾趁着一次会议结束的间隙劝杜林祥，企业手里刚有了点钱，用不着如此铺张。杜林祥却说：“车子嘛，能坐就行，我对这方面其实没啥讲究。智奇一来公司，我就把奔驰让给他坐。几个副总裁里，你开的路虎，林正亮开的宝马，就连我那不成器的五弟杜林阳，也弄了台悍马。我却一直坐着奥迪A6。”

杜林祥继续道：“奥迪车我坐习惯了，也不想去换。但纬通现在是大企业了，就得有大企业的气象。买回两台宾利，我一般是不会去坐的。把宾利车交给办公室管理起来。往后有什么重要活动或是接待贵宾，由办公室统一安排调度。两台宾利开出去，彰显的是咱们企业的实力。”

杜林祥这时问道：“你还记得贺小军的专机吧？”

安幼琪点点头：“记得。咱们都坐过。”

杜林祥说：“专机接送，那排场多大！扪心自问，咱们最后掉进万顺龙的陷阱里，是不是跟贺小军摆出的阵仗有关？坐了几趟专机，就对人家的实力深信不疑了。所以呀，生意场上，面子不能不要。”

面对态度坚定的杜林祥，安幼琪不好再多说什么。此后的时间里，杜林祥的确很少乘坐宾利，他依旧坐着自己的奥迪。而公司部门经理以上的管理人员，只要填报申请单，由办公室主任与分管副总裁批准后，都可以使用宾利。

6 过去两年的盗窃案，怎么又被人翻了出来

时间一晃就到年底，一年一度的河州冬季房交会如期上演。冬季房交会，历来被誉为河州房地产市场的风向标。加之临近岁末，房交会一结束，各大房企当年在河州市场的战绩也就基本确定。

为了备战房交会，纬通开足马力，光广告费就投入近千万。纬通方面此次战役的一线操盘手，就是正担任河州分公司总经理的杜庭宇。

在父亲的刻意栽培下，杜庭宇去年就当上了华东某省分公司的总经理。企业成功上市，杜林祥提出深耕河州本土市场后，杜庭宇又被召回河州，担任河州分公司总经理。河州地产界当时就流传一种说法——杜林祥对于抢夺河州市场龙头老大，看来是志在必得，把太子爷都派上阵了。

在杜庭宇的率领下，公司年初拿下的几块地，全都赶在房交会前开盘。在房交会开幕当天，纬通还请来香港天后级影星助阵，引得现场一阵骚动。

房交会前，纬通便已确定是所有参会企业中布展面积最大的一家。房交会结束后，纬通又锁定了两个第一：销售面积第一、销售金额第一。拿着这份靓丽的成绩单，纬通少不了大肆庆祝一番。诸如“纬通王者归来，站上河州之巅”之类的报道，连篇累牍地出现。

元旦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杜庭宇来到公司总部。在电梯上，他就遇到了庄智奇与安幼琪。庄智奇拍着他的肩膀说：“庭宇，不错啊！房交会大获成功，当真是后生可畏。”

“庄叔过奖了。房交会的成绩，主要得益于集团公司支持。”杜庭宇谦虚地说。

安幼琪也笑着说：“我和你老爸干了那么久，在河州地产界一直没当成老大。你才来一年，就实现了历史性突破。”

对于安幼琪，杜庭宇的感情就要复杂得多。来公司有段时间了，关于父亲与安幼琪当初的那段感情，杜庭宇自然有所耳闻。作为一名成年男子，他在一定程度上理解自己的父亲，但作为儿子，心里却难免有些芥蒂。刚才安幼琪那句言者无心的“我和你老爸干了那么久”，杜庭宇怎么听怎么刺耳。因此，他只是淡淡一笑：“谢谢安总。”

在办公室走廊上，杜庭宇又碰见了林正亮。林正亮是看着杜庭宇长大的，两人一见面，林正亮就搂住杜庭宇：“好久没见你小子了！可真行啊！你老爸说用两年时间，让纬通成为河州市场的龙头老大，你一年就拿下了。”

林正亮又把杜庭宇拉到墙角：“我已经给你爸说过了，要提升你为集团公司副总裁。下周开会时，我还要在会上正式提出。”

“别！”杜庭宇急忙说道，“我来公司的时间不长，还需要锻炼。”

“这叫赏罚分明。”林正亮说，“你在华东的分公司，还有河州分公司，都做出了业绩，凭什么不能提拔？再说了，你老爸就你一个儿子，今后怎么说也是你接班。既然如此，就应该尽快到总部来，熟悉一下这里的工作。”

林正亮没给杜庭宇开口的机会：“这事你别管了，反正我一定要说。你爸正在办公室等你，快去吧！”

杜林祥此刻正在批阅文件，见杜庭宇走了进来，和蔼地说道：“前段时间辛苦了。这几天放假，休息过来了吧？”

杜庭宇说：“元旦假期是销售旺季，我一直在公司盯着。”

杜林祥点点头，接着说：“年轻人有事业心是好事，但也要注意劳逸结合。”

“嗯，我知道。”杜庭宇说。

杜林祥点起一支烟：“你今天来找我，有什么事？”

杜庭宇顿了顿说：“我今天是来检讨的。”

杜林祥背靠着沙发，深吸了一口烟：“你回来才一年，就让纬通成为河州市场销售额最大的房地产企业，还检讨什么？”

杜庭宇说：“房交会结束后，新闻媒体都在炒纬通的年销售额名列河州第一，仿佛咱们打了一场大胜仗。但我作为河州分公司的负责人，却知道这一仗纬通并没有赢。”

“为什么没赢？说说你的道理。”杜林祥面无表情。

杜庭宇说：“上市成功后，企业不差钱，您又提出要深耕河州市场，巩固大后方。这一年来，纬通在河州投入了大量人力、财力，连开了几个楼盘。如今赶上这些楼盘上市销售，纬通在销售面积和销售总额上领先，是情理之中的事。”

杜庭宇继续说：“其实早在几个月前，我就知道，纬通今年在河州市场的销售额会超越顺龙。所以从那时起，我就更看重另外的指标。比如我们的利润，我们楼盘的售价，能否超越顺龙。”

“结果却是，”杜庭宇说，“我们在销售额领先顺龙的情况下，利润还不如人家。尤其是楼盘的销售价格，纬通的房子不打折促销基

本卖不动。而顺龙的楼盘，极少有降价促销的，但销路却依旧不错。”

杜林祥继续吸着烟：“为什么我们的房子只有打折才能卖出去，万顺龙盖的房子，却能卖高价？”

杜庭宇说：“从建筑质量来说，双方差不多。但在小区配套、物业管理方面，顺龙比我们做得好。”

“更重要的是，”杜庭宇继续说，“纬通上市之前为了回笼资金，经常搞低价促销的活动。久而久之，在消费者心目中形成了一种印象，纬通的房子就应该便宜。不打折，消费者倒觉得不正常了。而顺龙集团近年来一直深耕本土市场，并在消费者心目中树立起一种高端品牌的形象。同一地段的房子，只要是顺龙开发的，房价就能比其他企业高一千多。”

“说完了？”杜林祥问。

“完了。”杜庭宇回答。

杜林祥阴沉着脸，大口大口地抽烟，办公室里异常寂静。隔了几分钟，杜林祥才缓缓开口：“你说的这些，早就有人给我说过。”

杜林祥掐灭烟头：“元旦节我和智奇下棋，他就说到这一点。安幼琪早在几个月前也给我提过这事，她甚至拿出了一组对比更强烈的数据。”

“什么数据？”杜庭宇问。

杜林祥说：“纬通集团已在全国完成布点，顺龙却专注洪西市场。论总的销售额，纬通大幅领先顺龙。但安幼琪却告诉我，两家企业的利润，几乎持平。这组数据，是否比你刚才提到的河州市场，更加令人触目惊心？”

办公室里又是一阵沉寂。最后还是杜林祥开口说道：“纬通刚出道时，开发的好几个楼盘，销售均价都不逊于顺龙。尽管当时企业的规模还很小，万顺龙却在内部会议上告诫企业干部要小心纬通。如今的情势却不同了，万顺龙早在半年前就给自己的员工打预防针，说顺龙哪怕暂时让出市场份额第一的位置也不足惧，关键是提高企业盈利能力。销售额可以让纬通超越，但楼盘均价一定不能输给纬通。”

杜庭宇几乎是脱口而出：“万顺龙真是一个厉害的对手。”

“万顺龙当然不是省油的灯。凭良心讲，你老爸经商多年，跌得最惨的一个跟头，就是拜万顺龙所赐。”杜林祥冷笑一声，接着话锋一转，“当然，来而不往非礼也，万顺龙后来也把加倍的学费，还给了我。”

杜林祥续上一支烟：“我知道你今天来，是借检讨之名提醒我，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放心吧，你老爸还不至于如此糊涂。当初我提出用两年时间，让纬通成为河州地产界无可争议的龙头老大，为企业发展留下一块稳固的根据地。从现在的局面来看，两年肯定是不行，起码还得苦干个三五年。”

杜庭宇颇为吃惊，看来父亲对于企业的局面，保持着无比清醒的头脑。他说道：“前阵子公司大张旗鼓庆祝夺下河州市场份额第一，原来都是做给外人看的。”

“你错了！”杜林祥这时却摇起头，“这不光是做给外人看，也是做给自己人看。”

杜林祥顿了顿说：“让公司里的人都认为，你不光有个好爸爸，更是一个能独当一面的将才，对于你日后的成长，大有好处呀！”

杜庭宇立在原地没有说话，脸颊却有些微微发红。一方面，他感激父亲栽培自己的良苦用心，另一方面，他也为那些掩人耳目的溢美之词感到害臊。

杜林祥显然看出了儿子的心事，他微笑着说：“这些年，我看你干工作有股拼劲，就是脸皮还太薄。成大事者，哪一个不是脸皮比城墙厚！”

杜林祥想起了刚从书里看来的故事，便讲给杜庭宇听：“当年有个学业成绩十分优秀的年轻人，去报考松下公司。考试成绩出来后，他却是倒数第一。年轻人羞愤难当，居然跳楼自杀了。后来才发现，是计分系统出了问题，这个年轻人的成绩，原本是名列前三。”

杜林祥接着说：“众人都为年轻人惋惜，可公司老板松下幸之助却说，对于这个年轻人来讲，这的确是个悲剧，但对于企业未尝不是幸运。这个年轻人连这点挫折都受不起，真要把他招进来，不知会给企业带来多大的损失！”

杜庭宇知道父亲讲这则故事的深意，他点头说：“我一定努力，不会辜负您的期望。”

杜庭宇离开后，杜林祥感觉心绪杂乱，他索性将办公桌上的文件撂到一边，独自在办公室踱步。

对于儿子的表现，自己是满意的。这小子有冲劲、有见识，再锻炼一下，以后把企业交到他手上，不至于太担心。但对于纬通未来的发展，杜林祥却有些忧心或者迷茫。这些年，他也抽空读了EMBA的课程，知道企业管理上有个词叫“天花板”。如今的纬通，不正面临这样的天花板吗？

纬通已发展到足以令外人仰望的高度，外表看上去，一派欣欣向荣。要维持现今的局面，似乎不用花太多力气。可要再往上跃升，难度却越来越大。就说纬通的老本行房地产吧，消费者已经把纬通的房子等同于价廉物美的代名词，销售火爆的同时，利润率却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要扭转这种印象，让纬通开发的楼盘成为高端品牌，需要花费的力气，或许不比上市来得小。

杜林祥不禁想起在EMBA课堂上教授的一番话：中国企业家最不缺的就是大谋略、大气魄，能够以超常规的方式，让自身事业在短时间内爆发式增长。但中国企业家缺耐心，绝对无法穷尽几十年的光阴，像雕琢艺术品一样管理自己的企业。在中国没能诞生波音飞机、佳能相机、法拉利汽车这些高端科技产品也就罢了，甚至连LV（路易威登）、麦当劳、星巴克这些或许没有太多技术含量，却需要将精细化运营发挥到极致的公司，也没有出现。

至于是中国的企业家没有耐心，还是这个时代、这片土壤没有给予企业家们耐心，就不是杜林祥能回答的了。

敲门声打断了杜林祥的思绪。袁凯走了进来，将一份资料放在杜林祥的办公桌上：“这是今天的舆情汇总。”

当初与河州市委宣传部的一位副部长喝酒时，杜林祥听说从陶定国到徐万里，最近几任河州市委书记，都要求宣传部每天呈送舆情通报，无论是主流媒体的报道，还是网上发帖、微博爆料，凡是有关河州的重要消息，都要第一时间让市委书记掌握。据说性格迥异的陶定国与徐万里，有一点倒很相似——每天来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阅读舆情通报。这位副部长还笑道：“别看陶定国连键盘都敲不来，但对于网上的各种消息，却一点也不闭塞。”

经历过几件事情后，杜林祥对舆论的作用愈发看重。他认为舆情通报的做法很好，也让袁凯在公司里搞一份，并取名叫舆情汇总。但凡有关纬通集团的消息，他都要第一时间掌握。

“有什么新东西没有？”杜林祥问。

袁凯摇头说：“近来风平浪静，没有任何关于纬通的负面信息。”

杜林祥微笑着：“那就好，那就好！”

袁凯正欲离开时，又停住脚步：“最近几天，在网上各大论坛，都冒出一篇帖子，说的是河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高健荣的事。我想咱们公司和高健荣从没打过交道，就没把这篇帖子收进舆情汇总。”

杜林祥知道河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是本地一家大型国企，但他与高健荣的确没什么交集，便顺口问了句：“说的是什么事？”

袁凯说：“是说两年前高健荣家被一伙盗匪洗劫了，当时高健荣正在外地出差，他女儿慌乱中报了案。帖子里写，劫匪抢走了三千万真金白银，最后却被大事化小，说成只造成一百万财物损失。”

高健荣家被洗劫的事，在河州政商圈子里早就流传开，杜林祥当初就听人说起过。他点燃一支烟：“是有一种说法，说高健荣那次损失惨重，起码损失六千万。”

“六千万？”袁凯有些诧异，“网上不才说只有三千万吗？”

杜林祥笑起来：“说是被盗匪洗劫了三千万，后来高健荣又花了三千万才把事情摆平，上面没再追究。不过这些都是传闻，我同高健荣没什么接触，具体情况也不知道。”

杜林祥弹了弹烟灰：“但这事都过去两年了，怎么又被人翻了出来？”

“不清楚。”袁凯说，“这篇帖子最近流传很广。我敢肯定，在背后发帖的，不是一两个人，而是有一股势力。我和北京删帖公司的人也聊过，他们说高健荣花了不少钱去删帖，可就是删不下来。三哥也知道，删帖得花钱，要让帖子不被删，同样得花钱。不晓得高健荣得罪了谁，人家不惜大把撒钱，也要和他对着干。”

“不知道高健荣这次能不能过关？”杜林祥说，“这事虽然和咱们无关，但你也留心关注一下。有什么进展，随时告诉我一声。”

第二章 未雨绸缪

杜林祥心知肚明，纬通如今就好比一家颇有名气的快餐店，而运作高端楼盘，却犹如经营一家上档次的粤菜馆。杜林祥正在力推纬通转型，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让纬通的楼盘拥有更多附加值，从而卖出更高的价钱。

1 嘴上说不忌讳，恰恰证明心里还是有顾忌

一辆丰田考斯特中巴，行驶在河州市郊的高速公路上，身后还跟着一辆双排座货车。路边的农家小院里，几乎挂满了腊肉、香肠，让凛冽的寒风中，飘荡着浓浓的年味。

杜林祥与纬通公司的多位高管坐在中巴车里，办公室主任高明勇很合时宜地讲起各种带颜色或不带颜色的段子，逗得众人哈哈大笑。

这辆考斯特是月初刚买回来的。尽管公司高管都拥有自己的座驾，但一起行动时，摆出长长的车队，既不方便，也太招摇。如今领导干部外出视察，大多乘坐考斯特中巴。一切喜欢向官员看齐的杜林祥，也让公司购置了一台，专供集团高管集体外出时使用。

高明勇特意去交警队为考斯特弄回了两个车牌号，一个是“洪A08888”，另一个是“洪A00054”。大家都说第一个车牌号不错，四个“发”，但杜林祥却更喜欢第二个。他说第一个车牌一看就是企业的车，第二个是小号牌照，颇有庄重感。杜林祥拍了板，高明勇只好恋恋不舍地把第一个车牌号退回交警队，让这辆考斯特挂上了许多人觉得并不吉利的“洪A00054”。

杜林祥今天心情不错，他扭头说道：“这次春节前来冶金厂慰问，感觉厂里的精神面貌大不一样。”

坐在后排的公司副总裁林正亮附和道：“自打徐浩成把他那儿挖出来的矿石运来河州冶炼，冶金厂的利润同比增长了三成。多亏三哥，才让厂子有了起色。”

高明勇也说：“后面的双排座货车带了一些慰问品，包括食用油、大米什么的。不过我看工人们可不在乎这些，听说他们今年每人都领了几千块的年终奖。”

杜林祥笑得更开心：“以前这个冶金厂，对于企业来说就是一个包袱。现在也能创造些利润了，不简单。”

杜林祥又指着庄智奇说：“刚才去车间视察，我听他们说，如果再引进一套冶炼设备，工厂的工艺水平还能上个台阶。他们还说目前这种设备，就数德国和日本厂商生产的最好。智奇在冶金厂干过多年，你说德国货和日本货，哪个更靠谱？”

庄智奇答道：“这个我可说不好，得请教专业的技术人员。”

庄智奇知道，当初杜林祥收购冶金厂，完全是为了获得厂区土地。后来厂区原址开发成了商品房，工厂搬迁到郊外，纬通也一直奉行一条原则，只用原厂区地块的开发收益反哺工厂的日常经营。杜林祥今天能亲自去冶金厂慰问，已属罕见，至于购买先进冶金设备，庄智奇就只当是杜林祥一时兴起的玩笑话。

没想到几天之后，杜林祥又把庄智奇与安幼琪找去，重新提出为冶金厂添置先进设备的事。杜林祥说：“这几天我咨询了专家，他们都推荐日本的产品，说是性价比高。这套设备的总价，大概在四千万左右。”

杜林祥又对安幼琪说：“公司财务这块一直是你分管。先把这笔钱计划出来，要用时随时能拿得出。”

庄智奇与安幼琪同时吃了一惊。这些年来，让冶金厂勉强维持下去，只是因为纬通当初向政府承诺过，不让厂里的工人丢了饭碗。今天是怎么了，竟然要主动砸进去几千万真金白银？

安幼琪反对道：“冶金厂如今形势稍有好转，都是得益于拿到了徐造成的大单。徐造成那边，能和我们合作到什么时候，谁也说得不准。砸下几千万添置设备，如果徐造成中断合作，咱们就被动了。”

庄智奇也摇头说：“冶金行业是一个资金密集型的行业。投入几千万进口一套先进设备，仅仅在短期内有效果。指望在工艺上长期处于领先水平，还需要大笔投入。纬通的主业毕竟是地产，似乎没必要花太多精力在一个冶金厂上。”

杜林祥笑了：“我还不糊涂，也没想过大举进军冶金产业。”停顿片刻，杜林祥接着说，“记得我三顾茅庐邀请智奇出山时，你就对我说过，找个合适的机会，把冶金厂卖出去，这样对纬通与冶金厂都有好处。直到现在，我都认为智奇的话很有道理！”

庄智奇与安幼琪更加疑惑，既然杜林祥念兹在兹的，就是把冶金厂甩卖出去，为何还要斥巨资引进设备？

杜林祥抿了一口茶：“也算机缘巧合，我无意间竟为冶金厂物色到一个买家。”这时，杜林祥才将自己在香港与徐造成的一番长谈，告诉了面前这两位最信赖的部下。

“徐造成不差钱，他背后的宋红军，更是财大气粗。”杜林祥说，“既然要卖，就不妨多卖些价钱。引入这套设备虽然花四千万，

但工厂的价值立刻大不一样。我把厂子卖出去时，多卖的钱可就不止四千万了。”

庄智奇点燃一支烟：“这个宋红军，真是个不折不扣的冤大头。”

“宋红军和咱们不一样，反正不是他自己的钱。”杜林祥冷笑道，“宋红军通过他的小姨子赵筱雨，早把该赚的钱，一分不少地揣进兜里了。”

安幼琪说：“这个时候咱们再去购置先进设备，徐浩成不会有意见吧？”

“不会。”杜林祥挥手道，“这事我跟徐浩成说过，他不仅不反对，还大力支持。徐浩成说，把北方开采的矿石大老远运来河州冶炼，他也担心这戏是不是演过头了。如果冶金厂引进一套先进设备，那各方面就没有话说了。”

杜林祥又说：“再说了，宋红军不怕出高价，关键是上面审计时，能拿出付高价的理由。有了这套设备，徐浩成再把厂子转手卖给宋红军时，高价成交的理由更充分。还是徐浩成给我建议，要买就要去国外买，买正儿八经的先进设备。”

“这里面有个问题。”庄智奇深吸一口烟，“这种生意，说白了就看徐浩成能不能搞定宋红军。要是咱们把设备买回来，徐浩成却和宋红军谈崩了，怎么办？”

杜林祥点点头：“智奇的顾虑，不无道理。所以咱们也只是把钱准备着，派人去日本把设备订下来。一切视徐浩成那边的进展，再决定如何动作。”

安幼琪说：“这样最稳当。那春节之后，庄总就安排人去日本订货。我这边把钱准备着，需要时随时可以拿出来。”

杜林祥搓着手掌，一脸得意：“还是那句话，不见鬼子不挂弦，挂了弦就一定得把鬼子炸上天。”

杜林祥站起身来：“春节期间我要出国一趟，家里面的事，麻烦你们盯着点。”

庄智奇笑着说：“辛苦了一年，杜总也该出去休息一下了。家里有我和安总，你放心吧。”

杜林祥摇摇头：“注定了劳累命，休息不下来。我哪里是去度假？徐浩成邀我去缅甸见面，我只能从命。据说宋红军、赵筱雨这些人，到时都会去。趁着这次机会，争取把冶金厂的事敲定。”

正月初二，欢度新春的爆竹还在热情鸣响，杜林祥就踏上了异国之旅。庄智奇等人留守河州，杜林祥则把高明勇、袁凯带在身边。

几个小时的飞行旅程中，杜林祥又想起了河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高健荣的事，便问袁凯：“上回你给我说的帖子，最近有什么进展？”

袁凯答道：“最近这段时间，网上倒是很平静。不过昨晚同高哥聊天，他告诉我说，河州公安局为了帖子的事倒忙活起来了。”

“怎么回事？”杜林祥来了兴趣。

一旁的高明勇侧过身子：“也是年前我同公安局的一个朋友聊天，听他说起，就在这篇帖子出现的前几天，河州公安局把洗劫高健荣家的盗匪给抓住了。这边还在审讯，那边就有帖子发到网上。河州市公安局局长严铁军怀疑有人向外走漏了消息，大发雷霆，还誓言要把走漏消息的人揪出来。”

“这个严铁军，我记得以前是省公安厅的副厅长吧？”杜林祥说。

高明勇点头道：“原来河州公安局的局长唐剑升任市委副书记后，严铁军从省厅调来河州。省公安厅副厅长的职务依旧挂着，同时兼任河州市公安局局长。”

杜林祥又问：“严铁军这一步走得不错呀！他是走了谁的门路？”

高明勇说：“外面有传闻，徐万里很喜欢严铁军。为了严铁军能来河州，徐还亲自出面，去省里找了关系。”

袁凯这时问道：“高哥你在公安局朋友多，网上说的高健荣那些事，到底是真的假的？他家是被洗劫了三千万吗？”

高明勇摆着脑袋：“不知道啊。反正高健荣目前人还没事，春节前几天他还去北京出了趟差。”

杜林祥不再说话。对于这个与自己素无瓜葛的高健荣，他仅有一丝好奇，却不愿耗费太多脑筋。真正令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即将与徐浩成、宋红军等人的会面。

多年来避居在外的徐浩成，最常居住的地方就是香港与缅甸。缅甸更是徐浩成商业生涯里的重要一站，当年在澳门大杀四方之后，徐浩成就把触角伸向缅甸，在这里投资了多家赌场。

距离仰光不远的一座小镇上，徐浩成修建起一片属于自己的庄园。缅甸的交通设施不比国内，徐浩成特意安排了一辆陆地巡洋舰越野车，去仰光机场迎接杜林祥一行。

徐浩成的干女儿陈锦儿客串起司机，亲自驾车等候在机场。杜林祥等人与陈锦儿都很熟，彼此热情地打着招呼。高明勇还开玩笑：

“早知道锦儿在缅甸，我就不来了。”

杜林祥问：“为什么？你怎么这么怕锦儿？”

高明勇说：“我不是怕，而是腾出一个名额，让庄总来。”

“那倒是。”杜林祥也笑起来，“都怪我考虑不周，非让智奇在河州值班。锦儿莫要怪罪。”

陈锦儿脸上飘过一丝红晕，接着撅起漂亮的小嘴：“他来不来，关我什么事！”

颠簸了一个多小时后，一片美丽的湖泊映入众人眼帘，湖上还有一排漂亮的水上木屋。陈锦儿介绍说：“这里就是干爹的庄园。”

杜林祥忍不住赞道：“风景真好啊！”

陈锦儿却说：“你们来的时间不好，平时这里更漂亮。这片湖泊是由三个小湖汇成，位于多雾的群山环抱之中。今年缅甸干旱了很久，半年多没有下雨，庄园周围的湖水水位下降得厉害。”

从停车场到徐浩成的庄园，没有陆路可走。细心的主人早已预备了漂亮的漆木船等候在此，一行人登上小船，领略着湖光山色，上岸后再跨过一座栈桥，就看见正坐在藤椅上发呆的徐浩成。

杜林祥热情地伸出双手：“徐总好福气啊，在这里过着神仙一般的日子。”

徐浩成却苦涩地摇起头：“什么神仙？顶多是没戴枷锁的囚徒。”来不及请杜林祥等人入座，徐浩成就问道，“你们刚从洪西来，那里的春节热闹吧？”

“热闹啊！”高明勇接过话茬，向徐浩成描述起洪西春节的情景。

平日里叱咤风云的大佬徐浩成，此刻却像一个小学生，津津有味地听着高明勇的讲述，时而兴高采烈，时而黯然神伤。这与平日里喜怒不形于色的徐浩成，简直判若两人！

每逢佳节倍思亲！杜林祥算是看出来了，气派无比的庄园，令人沉醉的美景，都不能抵消徐浩成那份浓浓的乡愁。此刻的徐浩成，或许最期盼的，就是回到洪西故土，与亲朋一起欢度新春。

杜林祥心中也生出一股莫名的惆怅。像徐浩成这样的人物，拥有了几辈子都用不完财富，却在今生无法踏足故土。其中甘苦，只有各人自知。

隔了好一阵，徐浩成才缓过神来。瘦削的脸庞上，重新浮现出平日里的老练与精明。他拿出一支雪茄，淡淡吸了一口：“我不方便回国，只能劳烦诸位舟车劳顿，来到这异国他乡。”

“哪里话！”杜林祥说，“我还得感谢徐总，有赚钱的生意时，没有忘记我们。”

徐浩成说：“宋红军的身份不同你我，他直接来缅甸，留下出入境的记录，也不太好。宋红军对外只说趁着春节假期，去泰国旅游。我租了一架飞机，明天把他由曼谷接来这边。”

杜林祥点头道：“徐总考虑得周到。”

徐浩成说：“还有一位朋友，昨天就到了。今晚上大家可以聚一聚。”

“不知是哪位朋友？”杜林祥问。

“他叫张贵明。”徐浩成说，“这回和宋红军谈的矿山，起初的股东就三个，我、胡卫东和张贵明。后来嘛，才加上一个赵筱雨。张

贵明一直在经营矿山生意，很有实力。最关键的，他是当地地头蛇。”

杜林祥笑着说：“你们四位矿山的股东，做的才是大生意。我的那个冶金厂，最多就算这顿大餐里的小甜点了。”

“大餐之后吃些甜点，爽口啊。”徐浩成淡淡一笑，“在杜总和宋红军之间，我算是二道贩子。按照生意场上的规矩，中间商是最怕两边的买家、卖家直接见面。不过我同杜总的关系不一般，也就不去忌讳那么多。”

嘴上说不忌讳，恰恰证明心里还是有顾忌。精于人情世故的杜林祥，当然能听出弦外之音。他立刻说道：“徐总放心。我在香港时就说过，小弟只关心以合理价位把工厂卖给你。至于你怎么转手卖给宋红军，那是你的本事，我决不眼红。”

杜林祥接着说：“徐总这次能邀请我来，我十分感激。大家当面把事情扯清楚，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兄弟竭尽全力配合。还是那句话，只帮忙，不添乱。”

“再说了，”杜林祥点燃一支烟，露出狡黠的笑容，“徐总这单生意，靠的可不是市场法则，而是桌子底下的交易。你这位二道贩子，我想绕也绕不开！”

“杜总当真是明白人！”徐浩成与杜林祥几乎同时大笑起来。

晚宴就设在山庄里的一处湖景房。房子下面就是一池湖水，里面种植着荷花，远处则是一大片葱绿的农田。然而走近一瞧，就会发现湖水已经退得露出了下面的淤泥，荷花也都残破不堪。

庄园厨师精心准备的菜肴，似乎并不怎么受欢迎，徐浩成更喜欢的是杜林祥从洪西带来的腊肉、香肠，张贵明则对白酒情有独钟，只

见他频频举杯，却没动几下筷子。

张贵明说话瓮声瓮气，而且口音极重。此人四十多岁的年纪，中等个子，穿一条灰色休闲裤，腰间的爱马仕皮带分外显眼。发达的肌肉，在肩膀和两臂一棱棱地突起。发茬又粗又黑，圆脸盘上，宽宽的浓眉下边，闪动着一对精明的眼睛。开口说话时，会露出两排被香烟熏黑的牙齿。

当张贵明听说杜林祥是农家娃出身，初中辍学后就跟着师傅学泥瓦匠手艺时，显得格外亲切。他端起酒杯：“老杜，俺们得喝三杯。”

三杯酒下肚，张贵明又撒了一圈烟，然后自己点燃一支：“老杜，俺和你聊着就投机！俺也是正儿八经的苦出身，祖上八辈都是贫农。一岁时，老爹因为矿难死在矿里。三岁时，俺妈也改嫁了。吃百家饭长大，十四岁就下井挖煤。”

张贵明大大咧咧的动作，并没给杜林祥留下多好的印象。但这一番话，却让杜林祥对张贵明有了些亲近感。是啊，像我们这些胸无点墨的穷小子能混到今天，得历经多少不为人知的艰辛！

席间张贵明还接了一通电话，听起来似乎是国内某人帮他办成了一件事。张贵明多次说着感谢，最后还加上一句：“这事办得利索，让兄弟费心了。明天俺就让人给你整两女大学生送过去。”

听着这话，杜林祥笑得差点把一口酒喷出来。自己已经算个粗人了，可和张贵明比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宴席接近尾声时，徐浩成提起一件事：“张总，我看网上怎么老有人发帖，说你的事？”

“多谢徐哥提醒。”张贵明称呼人有种习惯，从不叫人家的职务。他称呼徐浩成为“徐哥”，跟杜林祥今天才认识，也是亲切地叫着“老杜”。

张贵明喝下一杯酒：“商场上行走，哪儿能不得罪几个人！发这些帖子的是谁，老子心里有数。回头饶不了这帮狗日的。”

徐浩成说：“网上这些帖子也不难对付，花点钱删掉就是。”

张贵明说：“年前我已经吩咐下去，该删的都删了。还有几条没删的，都是俺故意留下的。”

杜林祥好奇地问：“怎么不全删掉？”

张贵明说：“这几条帖子，是说俺涉黑的。反正公安局又不会因为这条帖子来抓我，就暂且留着吧，吓唬一下其他人，没准对做生意还有好处。”

杜林祥微笑着点头，心想张贵明倒还真是粗中有细。徐浩成面无表情，只轻轻地夹了一筷子菜放进碟里。

晚宴之后，张贵明牌瘾发作，非拉着人打扑克。杜林祥与陈锦儿只好陪着他斗地主，一上桌，杜林祥问打多大，张贵明说身上现金不多，玩小点，就打“1248”。三盘之后结账，杜林祥才发觉，张贵明说的“1248”是一千、两千、四千、八千。

杜林祥如今虽是大亨级人物，但平时玩牌却很有节制，像今晚这样的价码，还很少玩过。到了这时，只得硬着头皮上。

张贵明的手气好得出奇。到了晚上十二点过，陈锦儿输了三万多，杜林祥已经栽进去二十多万。张贵明给杜林祥点上一支烟：“老杜，刚才你手气太背，咱们多玩一会儿，让你捞回来。”

杜林祥却摆着手：“我年纪大了，不能熬夜。今天就这样吧，输了的钱，也不指望捞回来。”

输个二十多万，杜林祥也不心疼。倒是张贵明一副落寞的表情：“真他妈邪乎！玩这种小牌，总是能赢钱。真玩大牌的时候，手气从没这么好过！”

2 从藏獒与比特犬，也能看出中美两国不同的个性

第二天中午，宋红军与赵筱雨终于到来。赵筱雨穿着一套带有浓郁东南亚风情的裙子，圆翘的臀部、纤细的腰再配上一双淡黄色高跟鞋，使她的身材更显性感。宋红军穿着一件长袖衬衫，手里还挂着一件休闲夹克。赵筱雨挽着宋红军的手，两人更像一对亲密情侣，而不是姐夫与小姨子。

徐浩成站在栈桥边，迎接宋红军。之后，他又把张贵明、杜林祥引见给宋红军。杜林祥以前在杂志上见过宋红军的照片，还在电视节目中看过宋红军接受专访。今日一瞧，发觉宋红军本人比荧幕上的形象略显单薄，脸色也有些发黄。杜林祥昨晚从徐浩成那里得知，宋红军数年前便罹患胃癌，去美国做手术，把三分之二的胃都切掉了。

一行人朝屋里走时，宋红军瞧见了庄园外的几条狗。宋红军指着狗说：“徐总喜欢斗狗？”

徐浩成摆摆手：“看家护院而已，从没拉出去斗过。”

宋红军点了一下头：“瞧这模样，徐总真把手下的几条狗放出去，恐怕难遇敌手。”

进到屋里，张贵明主动讨好宋红军：“俺家里养了几条藏獒，宋大哥喜欢斗狗的话，俺明天就叫人给你送几条。”

“谢谢了！我的确喜欢斗狗，却从不掠他人之美。”宋红军淡淡一笑，“不过说到斗狗，怕是张总手下的藏獒，敌不过刚才院外那几条狗。”

“是吗？”张贵明笑起来，看样子他只是不想反驳宋红军，内心并不服气。

宋红军坐到竹椅上，抖了抖衣袖：“徐总院外养的几条狗，叫作比特犬。单看个头，差不多只有藏獒的一半。可真要咬起来，比特犬丝毫不落下风。”

徐浩成微笑着说：“宋总对于斗狗，研究很深啊。”

宋红军说：“如今有很多人把藏獒吹上了天，连藏獒能打败狼这种天方夜谭都出现了。说实话，在世界各国的名犬中，咱中国的藏獒，也就是中上水平而已。而且近年来，藏獒在斗狗场上的战绩，更是每况愈下。”

徐浩成说：“听说青藏高原上的纯种藏獒，还是不错的。近些年内地的藏獒战力不济，杂交混血太多也是一个原因。”

宋红军说：“说到杂交混血，这比特犬就是混血的产物。比特犬19世纪在美国诞生，是专门为斗犬繁殖培育出来的，主要就靠斯塔福犬与美国斗牛犬混血而来。比特犬的凶猛，不仅在于其体型，更因为独特的繁殖技术，令它们的睾丸激素分泌速度大大加快。高浓度的睾丸激素，使比特犬打斗时几乎感觉不到疼痛。如今全世界几乎公认，比特犬才是最能打的犬类。”

张贵明在一旁听了半天，总算明白过来。他拍着大腿：“那谁能干过比特犬，这家伙根本不知道疼！”

宋红军说：“从藏獒与比特犬，也能看出中美两国不同的个性。越是来自喜马拉雅山麓，没有混血杂交过的藏獒，中国人越当成宝贝，说明咱们更喜欢一些古老的、原生态的东西。就如同中国人喜欢去故纸堆里，找寻什么失传已久的中药药方。我就不明白，老方子真

能治病，这么多年的科技岂不白发展了！美国人呢，崇尚现代科技的力量。没有生物技术的不断更新，压根就不会有比特犬。”

“从比特犬身上，我还有一点感悟，与我的员工们都分享过。”宋红军说，“我告诉员工，与其强迫自己拼命工作，不如让自己喜欢上工作。比特犬感觉不到疼痛，所以战无不胜。当你喜欢上工作，而且感觉不到工作的疲劳时，自然会成为事业上的赢家。”

“宋总高论呀，佩服佩服！”徐造成拍掌说道，周围的人也纷纷点头称是。

杜林祥免不了附和几句，心中却对宋红军有了自己的印象：一个喜爱斗狗的人，想必缺乏爱心，甚至有些残酷冷漠；从藏獒、比特犬能说到中美两国差异，见识、才情还是有的；以比特犬来勉励员工忘我工作，看来在此人眼中，手下的员工也跟狗差不多！

从斗狗开始，众人漫谈开去。杜林祥与张贵明肚子里的墨水毕竟少了点，几乎插不上嘴。更令他们难受的，是屋里闷热的空气。

缅甸是个热带国家，天气原本燥热。徐造成的庄园内，装备有大功率的空调，可身体虚弱的宋红军，却说自己受不了空调的冷风。宋红军可是屋内所有人的财神爷，他发了话，其他人只好强忍着。身着长袖衬衫的宋红军在屋里坐了一小会儿后，还把休闲夹克披在了身上。

没了空调凉风，害得众人汗流浹背不说，宋红军更闻不得烟草味，杜林祥与张贵明烟瘾发作时，都只能去屋外点上一支。

晚饭之后，话题终于转到矿山交易上。跟钱有关的事情，杜林祥与张贵明立刻来了精神，待在屋里听得仔仔细细，几个小时也不挪下

屁股。不知是晚上气温下降，还是心理作用，他们甚至觉得不开空调的屋里，也并不那么闷热。

众人一直谈到深夜。第二天上午，宋红军与赵筱雨赶回了曼谷，张贵明说是要去澳门见一个朋友，下午也起身告辞。从仰光到河州，当天没有直达航班，杜林祥只得在庄园多住一晚。

与宋红军的会谈十分顺利，徐浩成心情不错，傍晚还约上杜林祥一起散步。走在碎石路上，徐浩成说道：“今天下午我与胡卫东通了电话，对于我同宋红军敲定的方案，胡卫东也很满意。他还说年后回到北京，会再去催宋红军，让方案尽快付诸实施。”

杜林祥说：“恭喜徐总啊！按照昨晚商定的方案，你这一单又得赚几个亿。”

徐浩成摆了下手：“现在说这话还为时尚早。除了宋红军那边，矿山本身的手续还需要完善。尤其是采矿权延期的事，必须抓紧落实。昨天你也听宋红军说了，采矿权延期的手续不办好，他那边难以操作。”

杜林祥说：“前晚上和张贵明打牌，他也提到这事。他可是拍着胸脯说，采矿权延期的事，他不是有十分把握，而是有十二分把握。”

“但愿这家伙没说大话。”徐浩成说，“当初之所以让张贵明入股，就看重他是地头蛇，在当地门路多。”

杜林祥恭维道：“你可真是搭建了一个黄金团队，既有胡卫东、赵筱雨这样有背景的人物，还有张贵明这个土神仙，想不发财也难呀！”

徐浩成得意地笑起来：“有钱大家赚嘛！杜总不也可以发笔小财？”

杜林祥这时问起：“这么重要的会面，胡卫东怎么不来？”

徐浩成说：“李晴要去意大利度假，胡卫东说他得陪着。”徐浩成接着摇了摇头，“我真是不明白，就李晴那模样，怎么把胡卫东整得五迷三道的！”

“谁知道呢。”杜林祥也笑起来，“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吧！”

“不去说他了。”徐浩成说，“甭管来与不来，这小子的能耐的确不小。没有胡卫东这层关系，与宋红军的生意也无从谈起。”

杜林祥点了点头，感叹道：“谁叫人家命好啊！”

徐浩成忽然停住脚步：“对了，昨晚我接到一个电话。就在咱们谈生意的时候，河州出了大事。你知道吗？”

“不知道。什么事？”杜林祥问道。

徐浩成说：“昨天晚上，河州信托公司董事长高健荣在上海浦东机场，企图用一本假护照登机飞往新西兰，结果被海关截住了。河州公安局连夜派人赶去上海，估计今天已经把人抓回河州了。”

杜林祥心中一惊。他没想到，躲在海外十几年的徐浩成，竟能第一时间掌握河州的各种动向。自己这样长居河州的人，消息却大大落后。

杜林祥说：“高健荣要出事的消息，传了很久，如今倒是水落石出了。”

徐浩成坐在小径旁的石凳上：“对这件事，你怎么看？”

杜林祥也坐了下来：“我跟高健荣不熟。不过听说此人除了贪得无厌，似乎也没什么后台。抓他，背后难道还有什么文章？”

徐浩成沉吟了一阵说：“我倒觉得，这里面大有文章。”

杜林祥摸出一支烟：“还请徐总指教。”

徐浩成说：“当年高健荣家里被洗劫走三千万，最后花钱摆平的事，早已是妇孺皆知，连我身在海外都知道了。可为什么河州市纪委就是不去查，还让高健荣继续在位置上坐了几年？”

杜林祥说：“我听到的情况是，当时的市委书记陶定国，的确曾指示纪委介入调查。但公安局一直没有抓获劫匪，事情也不了了之。”

徐浩成冷笑道：“我虽然已经金盆洗手，不再过问江湖上的恩恩怨怨，但毕竟在道上有些朋友。一位河州的弟兄告诉我，案发之后就有传言，说是福清帮里一伙辈份矮的年轻人，来河州干了这票生意。更令我吃惊的是，前不久河州公安局终于把案子破了，而那几个劫匪的身份，竟然和传言不谋而合。”

“这就奇怪了。”杜林祥将烟点燃，“道上弟兄们都传开了，为什么还抓不到人？”

徐浩成缓缓说：“更奇怪的是，前任公安局局长唐剑抓了几年抓不到的人，新任公安局长严铁军，几个月时间就逮住了。”

杜林祥明白了一些：“徐总的意思，是有人要做唐剑的文章？”

徐浩成说：“都是我的猜测，权且当作一家之言吧。”

杜林祥说：“我听说严铁军同徐万里的关系不错，还是徐万里亲自做工作，才让严铁军来河州上任的。这件事情背后，莫非和徐万

里……”

“既然是猜，我就不妨猜得更大胆一些。”徐浩成微笑着说，“换届时唐剑、杨文山等人意外高升，我就觉得不对劲。心想这要么是徐万里败局已定，无可挽回，要么就是他在玩以退为进的把戏。现在看来，第二种可能性更大。”

闯荡江湖多年，杜林祥对于官场里的那些权谋之术已了然于心，他顺着徐浩成的思路说：“徐万里与姜菊人不和的事，在河州已不是新闻。唐剑、杨文山这些姜菊人的心腹干将，在徐万里手下获得提拔，的确是件怪事。徐万里应该在玩明升暗降的手法，以一个市委副书记的职位，让唐剑乖乖交出了公安局的大权。”

“我看也是。”徐浩成说，“不过徐万里这套把戏玩得很高明，为了瞒天过海，甚至把杨文山也拉进来了。”

徐浩成接着说：“唐剑的位置太重要，身为河州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长，掌管着省会城市的警察大权。他真想使点坏，就连那些省领导也得小心。如果仅仅是个市委副书记，唐剑或许不会心动，姜菊人这只老狐狸也能一眼识破这招。”

“加进一个杨文山，局势就不一样了。”徐浩成继续说，“杨文山与唐剑一样，都是跟着姜菊人从兴隆出来的干部。唐剑高升市委副书记，同时还让杨文山进常委班子，出任政法委书记，唐剑心里肯定会琢磨，老子升了官，原来的地盘也有兄弟把守着，何乐不为！”

“有道理。”杜林祥点头说，“唐剑在市委副书记的位置上干几年，极有可能到人大、政协接个一把手。河州可是副省级城市！唐剑从一个农家子弟，真能熬到副省级高官，也算不枉此生。加之原先的地盘也是交到信得过的人手里，他更没有什么顾忌了。”

徐浩成说：“徐万里设下的连环局里，杨文山正是关键的一颗棋子。杨文山中学教师出身，接着又在兴隆市委办公室写了十几年材料，到河州后也是分管文教的副市长。他的身上，大概有两项特质是徐万里最喜欢的：第一，他是唐剑那边的人，让唐剑觉得放心；第二，他不懂公安业务，更毫无政法口工作经验。”

话说到这里，杜林祥已完全明白徐浩成的意思。他说：“杨文山常年分管文教，徐万里却偏要给他升官，让他这个外行来领导公安工作。更要命的是，中途杀出个严铁军。严铁军可是老公安，在警界的资历比起唐剑也毫不逊色。身为省公安厅副厅长的严铁军，背后又有徐万里的支持，来到河州后，很快就把杨文山这个外行架空了。”

徐浩成从石凳上站起身来，缓缓向前走去，一边走还一边摇头叹息：“唐剑与杨文山这对难兄难弟，自以为捞着了好处，高高兴兴去上任，却不想被人抄了后路，辛苦经营多年的根据地，就这么让徐万里一锅端了。”

杜林祥笑了起来：“敢情前段时间抓抢劫犯，为的是揪出高健荣这个贪污犯。”

徐浩成说：“抓高健荣，大概也只是前戏。徐万里是想从他身上打开突破口，把河州公安局的盖子揭开。”

“好戏连台，目不暇接啊！”徐浩成又停下脚步，“对了，我听说下个月徐万里要带队去美国招商是吧？”

“对！”杜林祥说，“怎么，你想和徐万里见一面？”

徐浩成点头道：“有这个意思。我在河州的投资也不少，总该去拜拜码头。”

杜林祥微笑着说：“你当初不是说要隔岸观火，等到河州形势明朗，再把筹码押到胜利者那方吗？”

徐浩成目视前方：“胜负如今还不清楚吗？徐万里四两拨千斤，就把唐剑等人玩弄于股掌之上。”

杜林祥哈哈大笑：“谋定而后动，徐总才是真正的高人！”

徐浩成的这番分析，让杜林祥在床上翻来覆去想了一晚上，他在心里权衡，自己手上的筹码，是否也到了该扔出去的时候？

这种心事，杜林祥自然不会与外人分享。回河州的航班上，见高明勇与袁凯还在津津有味地讨论高健荣落马一事，杜林祥有意岔开了话题：“你们觉得张贵明这人怎么样？”

“就是一……”袁凯本想说“就是一没文化的土豪”，但话到嘴边又被自己咽回去了。杜林祥不也是一个没文化的土豪吗？自己这么说，不是成心给老板难堪？

幸亏袁凯机灵，接着说道：“就是一赌鬼。”

高明勇附和道：“昨天张贵明急匆匆跑去澳门，说是会有什么朋友。我看是他的赌瘾发作。”

“除了好赌，你们对此人还有什么印象？”杜林祥问。

高明勇说：“那晚在饭桌上，我听他说故意把有关自己涉黑的帖子留在网上，觉得这人也算有些心机。”

袁凯说：“我看张贵明那样子，估计和黑道是有些瓜葛。”

杜林祥抿了一口机舱里的果汁：“像他那样做矿山生意的，这方面总是难免。就说徐浩成吧，过去可就是不折不扣的黑道大哥。”

高明勇说：“不过徐浩成如今很忌讳有人提起他的黑道背景。”

袁凯说：“徐浩成自己明明是黑道，还忌讳人家说起。张贵明呢，巴不得天下人都以为自己有黑道背景。两相比较，高下立判。”

“怎么说？”杜林祥问。

袁凯顿了顿说：“徐浩成显然更黑。”

杜林祥沉吟了一阵，才拍着手说：“你的话很有道理。”

高明勇这时又说：“其实我还没怎么仔细观察张贵明。不过第二天来的赵筱雨，我倒觉得有点意思。”

袁凯如今与高明勇很熟悉了，他开玩笑道：“高哥的眼睛，就盯在漂亮女人身上。”

高明勇也笑起来：“男人的天性嘛！赵筱雨这娘们模样挺俊，关键言谈举止间，到处透着一股骚味。”

“徐浩成又没在缅甸请咱们吃烤全羊，你从哪儿闻出骚味的？”杜林祥对这种话题并不反感，有时还会掺和几句。

高明勇吃准了老板的脾气，开始侃侃而谈：“你看她走路时的姿势，腰杆左扭右扭的。另外是她乳房上，还有文身。”

袁凯笑得把嘴里的饮料都喷了出来：“我说高哥，人家晚上可在照顾宋红军，没来陪你睡觉。你啥时候看到她乳房上有文身？”

高明勇一本正经地说：“那天下午赵筱雨俯身整理裙子，我碰巧看到的。至于是朵梅花还是兰花，隔得太远我倒没看清楚。”

杜林祥也忍不住大笑起来：“下次有机会，你凑近点瞧瞧，回头再给我们报告一下。”

“好，保证完成任务。”玩笑越开越有趣，高明勇把音调都拉高了。

袁凯说道：“其实，我以为赵筱雨身上的骚味，也是不得已憋出来的。”

“小袁又有什么发现？”杜林祥笑着问。

袁凯说：“那个宋红军，连空调都不让开，把一屋子人热得够呛。不仅咱们抽空溜出去透气，赵筱雨中途也出去几趟。一个身体虚，一个内火旺，这两人在一起，赵筱雨能不憋得慌？”

杜林祥笑得前翻后仰：“我看你们啊，见着女人时眼睛都没闲住。”

3 日本人的敬业精神

缅甸之行，让杜林祥心里有了底。回河州后，采购日本先进冶炼设备的事正式进入实施阶段。

只用了五个多月时间，设备便在冶金厂里安装到位并完成所有调试工作，开始满负荷运转起来。

新设备投产当天，杜林祥还举行了一场庆祝典礼。时值盛夏，庆典又安排在户外进行，站在主席台上的杜林祥，背上不停地冒汗。

日本厂商代表也派人参加了庆典。都说中国人与日本人的外貌长相差不多，但在庆典现场，谁是中国人，谁是日本人，几乎是一目了然。中方人士，大多穿着短袖衬衣，还有少数人穿着T恤衫。日方代表却清一色穿着深色西装，脖子上的领带系得一丝不苟。这天的气温可在三十五摄氏度以上，就日本人的这身打扮，估计人人都得衬衣湿透。

杜林祥记得，半小时前在办公区里，这帮日本人只不过穿着衬衣，系着领带，身上还没套西装。这会儿离开舒适的空调房来到烈日当空的户外，他们倒一个个添加衣服了！据日方公司负责人说，出席庆典和平时工作不一样，他们必须正装出席，再热的天气都会坚持。

庆典进行到尾声时，台下穿着短袖衣服的中国工人，已经有人取下太阳帽当扇子来扇，但那些穿着西装的日本人，却依旧纹丝不动。

与大多数国人类似，杜林祥对这个东瀛岛国没多少好感。不过亲眼看到在烈日下穿着西服、站得笔直的日本人时，他的想法又变得有些复杂。

事后，杜林祥曾在公司会议上提到过这事。有下属开玩笑说：“日本人拿多少工资，咱们的工人拿多少工资？有些不一样，也很正常。”

“放屁！”对这种论调，杜林祥当场就发飙，“那天站在台下的，都是日方派来帮我们调试设备的技工。平时在车间，我看他们也是满手油污，穿一件蓝色工作服。但人家就有这种意识！觉得钱少直接别干，真要干了，就得拿出点敬业精神。”

这次采购日本厂商的冶金设备，还是杜林祥生平第一次和日本人打交道。接触过程中，杜林祥的确对日本人的敬业精神有些肃然起敬。从管理干部到底下的技工，似乎人人都是工作狂。当然，日本人的缺点也很明显，比如固执，僵化，不善变通。

杜林祥还对庄智奇与日方人员的一次谈话印象深刻。在一次闲聊中，庄智奇问日方人员，日本小孩的爱国主义教育是怎么搞的？日方人员回答说，很少有专门的教育，大多是一种潜移默化。比如日本中小学生学习长期去世界各地开展夏令营。在旅行的大巴车上，老师会让所有学生一起数着在道路上行驶的日本品牌的汽车。当数字突破一百时，全车人一起欢呼。杜林祥觉得，这种教育方式，的确比空洞的说教更好。

庆典结束后，照例安排有晚宴。晚宴上，杜林祥拉住原市长吕有顺的秘书、刚出任河州市国资委党组书记的刘光友：“一会儿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众人散去后，刘光友跟着杜林祥来到办公室。杜林祥打开抽屉，从里面拿出好几条香烟：“也没什么大事。就是我这里堆着好几条香烟，都是人家送的，知道你的烟瘾也不小，正好拿去抽。”

“别价，这些烟还是大哥你留着抽吧。”刘光友说。

杜林祥说：“我知道你现在不缺好烟，但这些东西，只是我的一点心意，你就别推辞了。”杜林祥又掏出身上的红塔山，“你也知道，这些年我就抽这种烟。老习惯改不了！这些好烟，放在这里也是浪费。”

刘光友笑起来：“大哥这么说，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

杜林祥给刘光友沏上一杯茶：“我还要向兄弟赔罪呀！你荣升都一个多月了，我本该登门贺喜，却一直抽不出时间。”

刘光友摆手道：“我和大哥是什么交情，用不着这么客套。”

杜林祥与刘光友是老朋友了，有什么话尽可以放开说。杜林祥点燃一支烟：“老弟这次爬得挺快呀！说实话，我都有些出乎意料。”

“我也很意外，同时更有些战战兢兢。”刘光友比起给市长当秘书时，显得沉稳了许多，“大哥也知道，河州官场这几个月经历了大地震。自打高健荣春节期间被抓，半年以来就一直有人出事。各局委的一把手，抓了三个；区委书记与区长，逮进去四个。如今当官，风险越来越大。当初组织部部长找我谈话，我甚至都有婉拒的念头，心想就留在市文联，安安稳稳过一辈子算了。”

杜林祥笑了：“你这话，可有些言不由衷。”杜林祥清楚，吕有顺离开河州前，特意把刘光友安排去了文联做党组书记，甚至还让财政配套资金，为文联修建了崭新的办公大楼与培训中心。吕有顺这番安排可谓用心良苦——仅凭这些物业的租金，就足以让刘光友在文联过得有滋有味，也免得刘光友去实权部门，因为胆太大捅出娄子。刘光友当初对吕有顺还颇有微词，认为自己以市长秘书的身份去文联，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刘光友摇着头说：“我说的可是真心话。再者说了，同样是党组书记，我在文联可是一把手，到了国资委，反倒成了二把手。”

刘光友这话倒没乱说。文联主席，一般由文化界名人出任，掌管文联人财物大权的，其实是党组书记。但在国资委，一把手是主任，党组书记只能算二号人物。

杜林祥弹了弹烟灰：“这文联和国资委的含金量，可是天壤之别。兄弟就别再抱怨了，好多人可是看着你就眼红。”

杜林祥接着说：“咱们不是外人，你就给我透露一下，你是走了什么门路，才捞来这样的肥缺？”

刘光友抽了一口烟：“当着大哥我不卖关子。说实话，我哪条门路也没走。像我这种人，身为前任市长的秘书，又被发配去了文联，就算想走什么路子，也走不通呀。”

杜林祥摇摇头：“我不信。据我所知，受高健荣的牵连，河州国资委系统落马了不少人，空出来的位置都是肥缺啊。好多人运作半天也没戏，老弟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捡一大便宜？”

刘光友的脸上似笑非笑：“这段时间我也在分析，为什么叫我去国资委？想了半天，或许还是托吕市长的福气。”

“怎么说？”杜林祥愈发疑惑。

刘光友没有回答杜林祥的问题，而是跷起二郎腿，缓缓说道：“大哥，你就没看出来，河州最近大事不断，背后是有一只手在操控一切？”

杜林祥斜靠在沙发上，说道：“我也听人说过，这只手就是徐万里。对唐剑来了个明升暗降，再用严铁军来架空杨文山。最后利用高健荣落马的事，掀起一波大规模人事调整。”

“没错！”刘光友说，“就在上个月，公安局常务副局长白殿臣被免职。白殿臣可是唐剑的头号亲信，可如今说他在侦办高健荣家被抢劫一案中犯有错误，直接就把官帽给摘了。还有严铁军，下个月的人大常委会上就会被增补为副市长。还没当上副市长时，严铁军就是绕过政法委书记杨文山，直接向徐万里汇报工作。再要当上副市长，杨文山就真成光杆司令了。”

“唐剑苦心经营多年的地盘，彻底沦陷了。最近几波人事调整，徐万里都把主导权牢牢抓在自己手里，唐剑身为市委副书记，几乎沦为看客。”刘光友叹了一口气。

杜林祥点了点头，接着追问道：“这些和吕有顺有什么关系？你能到国资委，怎么说是托吕市长的福？”

刘光友说：“最近几波人事调整，不仅徐万里的心腹爱将捞着好位置了，就连过去陶定国、吕有顺的旧部，也分到了一杯羹。我从文联来到国资委，陶书记的秘书，则从市委副秘书长直接调到郊县出任县委书记。”

刘光友说：“徐万里其实是通过这种方法，完成对陶定国、吕有顺人马的收编。你看看如今的河州，除了唐剑那一拨人，谁不说徐万里的好话？”

“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把水搅浑。”刘光友说，“像我这种长期在主要领导身边工作的人，当然清楚是怎么回事。可还有好多基层干部，并不知道内情。我听说最近下面还流传一种说法，说是陶定国的旧部在河州权势熏天，甚至说是陶系人马在修理唐剑。传得有模有样，这他妈都哪儿跟哪儿？分明是幕后主使的徐万里，仿佛成了旁观者。这才叫既要杀人，手里还不想沾血。”

杜林祥抿了一口茶：“你怎么评价徐万里这个人？”放下茶杯，杜林祥接着说了句，“你放心，在我这儿说的话，就咱俩知道。”

刘光友思忖了一会儿说：“徐万里算是官场里难得一见的厉害人物！我就这么说吧，原来在河州搭班子的陶定国与吕有顺，陶定国玩弄权术的手段没得说，经常弄得吕有顺有苦说不出。但陶毕竟是乡政府电话员出身，对于抓经济工作，完全是门外汉。要不然，他怎么被人叫作‘二逼书记’？”

陶定国被称为“二逼书记”的典故，杜林祥是知道的。当时在河州召开全国电商产业高峰论坛，陶定国作为东道主上台致辞。主题是电子商务的论坛，陶定国的讲话稿里自然有“B2B”这样的词。

“B2B”的英文全称是Business To Business。在英文中，“2”的发音同“to”一样，因此但凡口里念“B2B”，一定是“B to B”。陶定国哪里知道这些？站在台上一口一个“B二B”，下面的人想笑却又不敢。从此，陶定国也多了个外号，叫“二逼书记”。

刘光友继续说：“吕市长吧，是个真心想干事的人，也懂经济。但就是在企业工作太久，对官场里的东西有些水土不服。他最后不能在河州扶正，不得已回北京，很大程度上就因为这一点。”

“再来说徐万里吧，他抓经济工作的能力，不逊于吕有顺；玩弄权术的本事，更在陶定国之上。”刘光友说道。

杜林祥笑着说：“你这顶高帽可不小。”

刘光友续上一支烟：“当初唐剑仗着是姜菊人的心腹，在河州对陶定国、吕有顺都有些阳奉阴违。陶定国与吕有顺的关系固然很微妙，但起码在一点上空前统一，那就是讨厌唐剑。”

“可是呢，”刘光友说，“他们在河州干了那么久，却赶不走唐剑。结果徐万里来了，三下五除二，就把唐剑收拾了。”

杜林祥说：“唐剑的势力是大不如前了，他本人会被牵连进来吗？”

刘光友摇着头：“估计不会。从对白殿臣的处理结果，我看徐万里是想见好就收。”

“白殿臣不是被免职了吗？”杜林祥问。

刘光友说：“免职还不同于落马，起码人没被抓起来。这半年来抓了那么多人，唯独白殿臣仅仅是免职，大有深意啊。什么叫白殿臣在侦办高健荣家被抢一案中犯有错误？大家心里一清二楚，白殿臣故意不去抓捕劫匪，就是有意放高健荣一马。白殿臣凭什么这么做，难道他没收好处？”

刘光友继续说：“唐剑虽然跋扈，但能力还是有。这白殿臣却是口碑极差，在公安局被称作‘四狗局长’。像他这种人，真要去查，我不信没有问题。”

“什么叫‘四狗局长’？”杜林祥问。

刘光友说：“是说白殿臣这人，对待领导像哈巴狗，对待下属像狼狗，对待利益像疯狗，对待女人像公狗。”

杜林祥笑起来：“这几句话，还真是贴切。”

刘光友说：“白殿臣能过关，我想就是徐万里留了一手。同时也是释放一种信号，在清除了唐剑的势力后，他不想动唐剑本人。”

杜林祥说：“徐万里这一招，我看是一箭双雕，既是向唐剑示好，也是一种威胁。这个白殿臣，真如你所说那样腐败透顶、劣迹斑

斑的话，简直就是一枚定时炸弹。像他这种人，徐万里今天可以放他，随时也能抓他。留着他，就是让唐剑老实待着别乱动。”

“大哥分析得透彻。”刘光友说，“这个徐万里，实在是厉害。在河州官场，已经没有挑战者了。徐万里才五十出头，又担任过常务副省长，未来直取省长宝座，可能性极大。”

杜林祥点了点头。同样的分析，徐浩成在缅甸也说过。无论是身为旁观者的徐浩成，还是作为河州官场中人的刘光友，都将徐万里视为潜力无限的政坛明星。杜林祥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事业要再进一步，一定少不了要和徐万里打交道。

4 中国的一些有钱人，简直成了各家赌场的香饽饽

纬通集团的两辆宾利从车库驶出。杜林祥坐在前一辆，后面一辆车里仅有一名司机。两辆宾利后面，还跟着庄智奇乘坐的奔驰与安幼琪乘坐的路虎。殿后的则是一台奥迪A6，几名集团办公室工作人员坐在车里。

车队驶过市区，朝河州机场方向疾驰而去。

杜林祥摆下如此大阵仗，是为了欢迎从北京飞来的赵筱雨一行。

徐浩成与宋红军之间的交易进展顺利，上个月双方签署了合作协议，五亿元的保证金，已经打到了徐浩成公司的账上。徐浩成给杜林祥打来电话，说收购冶金厂的事，可以立刻展开。徐浩成还特意让赵筱雨来河州与杜林祥面谈一次。

徐浩成在电话中说：“收购冶金厂的具体细节，咱们都谈好了。我之所以让赵筱雨过来一趟，就是创造一个你和她单独会面的机会。冶金厂最终还是要打包进入矿山项目，一起卖给宋红军的。对于这种操作模式，赵筱雨没有提出异议。但咱们该做的事，还是要做。”

杜林祥当然明白徐浩成的意思，他答道：“我打算将交易额的百分之十作为佣金，拿给赵筱雨。徐总觉得合适吗？”

徐浩成说：“这佣金咱们一人出一半。赚钱的事一起合作，出血的事我也不能让老弟一人承担。”

“徐总真是爽快！”杜林祥笑起来，“这次见着赵筱雨，我就按这个跟她谈。”

机场高速两侧的景致太熟悉，杜林祥根本无心欣赏。他掏出手机，拨给留在公司里的高明勇：“晚宴的事安排好没有？都能来吧？”

高明勇说：“我刚才又挨个打电话确认了一遍，都能来。万顺龙还在深圳出差，他说下午一定赶回来，不会迟到。”

杜林祥“嗯”了一声，挂断了电话。

一周前，赵筱雨从北京打来电话。说了一通“期待与杜总在河州见面”的客气话之后，赵筱雨又说道：“我有一位叫大卫的美国朋友，近期想来河州拓展一下业务。杜总在河州朋友多，想请你帮个忙。”

杜林祥问：“不知需要我做什么？”

赵筱雨说：“大卫想把河州的企业家朋友聚在一起吃个饭，不知杜总能否出面邀请？”

“就这事？”杜林祥又问。

“嗯，就这事。”赵筱雨的声音很悦耳，既温婉又不算太嗲。

杜林祥说：“没问题，包在我身上。对了，对于出席宴会的企业家，有什么要求没有？”

赵筱雨说：“最好资产能在十亿以上，最不济也得有个三五亿吧。”

“明白了。”杜林祥说。

按照赵筱雨的要求，杜林祥邀请了十多位河州著名企业家。宴会地点就安排在纬通大厦里的五星级酒店。

在一辆机场工作用车的引导下，杜林祥的车队直接驶进了机场，在宽阔的停机坪上风驰电掣。

当年杜林祥与吕有顺一同从三亚飞回河州，吕有顺的专车就等候在飞机舷梯下面，而自己只能提着行李去挤摆渡车的一幕，对于杜林祥来说印象太深刻。领导们能把专车直接开进停机坪的待遇，杜林祥早就羡慕不已。

半年前，杜林祥交给高明勇一项任务，要他务必把机场的关系协调下来。高明勇请客送礼花了不少钱，终于达成了杜林祥的夙愿。

穿着一件卡其色风衣，戴一副大框墨镜的赵筱雨从舷梯上走下来。与杜林祥握手时，她摘掉墨镜，露出妩媚的笑容：“杜总真是面子大！我们也是托你的福，不用再去候机楼里兜一圈了。”

赵筱雨又把大卫介绍给了杜林祥。原来大卫是个金发碧眼的帅小伙，三十出头的年纪，穿着一件花格休闲衬衫。令杜林祥颇感意外的是，这个美国鬼子能说一口带广东口音的普通话。

赵筱雨身边带着两名随从。一名年轻漂亮的小姐，是她的私人助理，据赵筱雨介绍，这名助理还是刚从英国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另外还有一名皮肤黝黑的中年妇女，一直没有开口说话。杜林祥后来才知道，这是赵筱雨请的菲佣。

来到酒店后，勤快的菲佣赶紧忙活起来。五星级酒店洗浴间里的毛巾被菲佣扔进木框里，换上了她们自带的毛巾。床单也被掀开，菲佣打开一个沉甸甸的皮箱，从里面拿出一条真丝床单重新铺上。杜林祥斜眼一瞟，只见大皮箱里还重叠码放有好几条床单。

见杜林祥面露惊异，赵筱雨莞尔一笑：“不是不放心杜总开的酒店，只是我这人皮肤不太好，一些其他人习以为常的刺激，我的皮肤

却受不了。”

赵筱雨说：“酒店里的毛巾，看似洁白无瑕，许多人甚至还在问，为什么自己家里的毛巾无论怎么洗，都不会像酒店毛巾那么白。其实原因很简单，家里洗毛巾，都用家用洗涤剂，而好些个酒店用的，是强碱强酸的工业洗涤剂。”

“听赵小姐这么一说，还真有道理。”杜林祥嘴上这么说，心里却在想，像自己这种粗皮厚肉，可不在乎这些。

“另外我有轻微的荨麻疹，医生建议用自带的真丝床单，而且最好每天更换。”赵筱雨接着说。

杜林祥微笑着点头，心想怪不得皮箱里放那么多床单。

赵筱雨又说：“今天的晚宴，麻烦杜总了。”

“哪里话！赵小姐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杜林祥说。

赵筱雨说：“大卫是个很不错的人，还得请杜总多关照。至于一会儿的晚宴，我就不去了。”

杜林祥问：“赵小姐有其他事？”

赵筱雨说：“事情倒没什么。只是像今天这种场合，来的人很多，我就不出现了。”

杜林祥一想也是，像赵筱雨这种身份，还是少抛头露面。他说道：“那我单独安排人来陪你。”

“不用了。”赵筱雨说，“我已经约好了朋友，晚上去看看河州的夜景。”“赵小姐在河州有朋友？”杜林祥问。

赵筱雨点点头：“这人你也认识，就是陈锦儿。”

“哦，对。”杜林祥恍然大悟。徐浩成的干女儿，自然应该认识赵筱雨。

离开赵筱雨的房间后，杜林祥径直来到酒店宴会厅。大卫早已等候在里面，他来到酒店后，脱下了休闲衬衫，换上一身笔挺的西装。

从这个细节，杜林祥不禁想到一则往事。事业起步之后，他也购置过许多价值不菲的西装。有一次飞去香港，谢依萱来机场接他，看到一身西装的杜林祥便说：“你怎么穿西装，还系着领带？”

“穿西装怎么了？正式场合穿西装，不是体现庄重吗？”杜林祥不解地问。

谢依萱说：“关键飞机上不是正式场合。在飞机上穿一套西装，是最土的。”

在飞机上穿西装，怎么会是土老帽的行为，杜林祥大惑不解。他问：“那飞机上应该穿什么？”

谢依萱说：“就应该是一身体闲打扮。西装放在旅行箱里，到了酒店安顿好后，如果要出席正式场合，再换上西装。”

杜林祥想了想说：“不对呀，我看新闻上，好多国家领导人一下飞机就穿着西装。”

谢依萱说：“因为工作繁忙或者连续赶场的原因，实在来不及换衣服的，在飞机上也一定要把领带解开。临到下飞机时，再把领带系上。”

长期生活在香港的谢依萱告诉杜林祥：“英国人注重绅士风度，尤其在意这些细节。美国人则分两类，一类是受英国传统文化熏陶，另一类则是受牛仔文化影响。华尔街的公司属于前一类，什么时候穿

休闲装，什么时候穿西装，分得很清楚。硅谷里的科技公司，大概属于后一类，穿着就很随意。”

杜林祥看到今日的大卫，感觉他与谢依萱说的前一类美国人很像。

晚宴七点正式开始，在座的除了大卫，都是富甲一方的河州企业家。大卫说着带广东味的汉语，用筷子的姿势也颇为娴熟。他向在座的每一位企业家发了名片，从名片上看，他是美国一家公司的高级客户经理。

这家美国公司的名字，杜林祥好像在哪儿听过，一时却记不起来。还是万顺龙博闻强识，接过名片就笑道：“我知道你们公司，澳门一家大型赌场，就是你们投资的。”

“是的，你说得没错。”大卫点头道，“看来万总早就是我们的客户。”

万顺龙却摆手道：“我只是以普通游客的身份，去赌场里逛了一圈，当时没有下注。”

大卫说：“下次万总光临，请一定通知一声。不管你是否下注，我们都会为你提供第一流的服务。”

杜林祥明白过来，敢情这个美国鬼子大卫就是个高级皮条客，到处拉人去赌场赌博。席间，大卫向在座的河州企业家发出了邀请，他还说道：“来中国后，我听说了一个词叫圈子。不管你是否喜欢赌博，都应该尝试加入更高的圈子。来到我们那里，你便有机会接触更多精英人士，与许多声名在外的大企业家成为朋友。”

对于赌博，杜林祥谈不上喜欢，也不到深恶痛绝的地步。他只觉得这个大卫的忽悠功夫，一点不比小品里的本山叔差。

在座的好几位企业家，却对大卫能提供哪些具体的服务充满兴趣。大卫介绍说：“凡是今天在座的客人，都可以获得3000万港元的授信。去赌场时你不用带一分钱，只需要出示身份证明，就能从赌场借走筹码。另外，由于内地的政策管制，澳门的赌码分作两种。一种叫泥码，可以参赌，但不可以从赌场兑换现金；另一种叫现金码，顾名思义，可以兑换现金。将泥码换成现金码叫作洗码，需要付出一定佣金。而我们愿意帮助在座各位完成洗码的工作，同时免除中间的佣金。”

“我们还会为各位提供安全可靠的转账渠道。”大卫说，“如果你们赢了钱，我们会把港币换成人民币打到一家深圳公司。再由这家深圳公司，将资金转到国内你指定的任何一个账户。”

大卫侃侃而谈时，万顺龙扭头问杜林祥：“你怎么认识这个人的？”

杜林祥说：“是一个朋友介绍来的。起初我还不知道他是做赌场生意的。”

万顺龙笑着说：“实不相瞒，这已经是我半年之内，第三次参加这类活动了。还有一次是在上海的一场地产峰会上，也是有个澳门赌场的高级客户经理，在酒店设宴招待与会企业家。另外一次，新加坡赌场里的一个客户经理，经人介绍直接来我办公室拜访。”

杜林祥递给万顺龙一支烟：“上个月，云顶赌场的一名客户经理，也来河州找过我。承诺的各项服务，跟这个美国鬼子今天说的差不多。另外还多了一条，赠送往返马来西亚的头等舱机票。”

万顺龙接过香烟后，杜林祥又拿起打火机，帮万顺龙点燃。万顺龙吸了一口烟：“中国的一些有钱人，简直成了各家赌场的香饽饽。我听一位朋友说，各大赌场的客户经理，起码有一百多号人常驻在中

国，整天在各大城市间飞来飞去。不过他们这种精神，倒值得咱们学习。企业内部开会时我就讲过，人家赌场都知道上门服务，咱们卖房子也不能光蹲在售楼部里等客人。”

“有道理。”杜林祥笑起来。

整场晚宴，杜林祥都同万顺龙聊着，两人还不时勾肩搭背，哈哈大笑。外人丝毫看不出他们曾斗得你死我活，彼此间至今也存有化解不开的心结。

第二天一早，大卫就离开河州奔赴下一站。留在河州的赵筱雨，却兴致勃勃地提出要去河州市郊的一处曲流景观。赵筱雨说自己在北京时就听说，河州的这处曲流对于摄影爱好者是一大挑战。许多“好摄之徒”扛着笨重的摄影器材，在曲流附近转悠几天时间，也不能拍下曲流的全貌。趁着来河州的机会，赵筱雨打算去一试身手。

赵筱雨的准备可谓充分，从酒店出发时，身穿一件深色摄影背心，胸前挂着相机。汽车后备箱里还放着三个镜头筒。杜林祥为尽地主之谊，亲自陪同赵筱雨去往曲流景区。

这还是杜林祥第一次长时间地和赵筱雨接触，他将赵筱雨仔细打量一番后，又想起了在飞机上与高明勇、袁凯的玩笑话。高明勇、袁凯都说赵筱雨身上透着一股骚味，这种感觉，杜林祥也有。

赵筱雨身上的骚味或者说媚态是从哪里散发出来的呢？高明勇、袁凯说了很多，比如纤细的腰、丰满的胸、圆翘的臀，但杜林祥认为，他们都没有说对！

譬如说今天吧，一件摄影背心与一条宽松的休闲裤，完全展示不出赵筱雨的傲人身材。但举手投足间，这个女人依旧释放出令人心荡神摇的韵味。

杜林祥觉得，赵筱雨的媚态，更多是来自那双迷人的双眼。赵筱雨的眼颇长，眼尾略弯，眼睛四周略带红晕，眼形似若桃花，睫毛长，眼尾稍向上翘。眼睛时而眨动一下，好似含着一汪清水。

小时候村里有个算命先生，也算当地见多识广的人。杜林祥没事时，老爱去算命先生家里玩。杜林祥知道，赵筱雨这样的眼睛，在面相上来说叫作桃花眼。读书时背课文无比吃力的杜林祥，却对算命先生吟诵的一首诗记忆犹新：男女桃花眼不宜，逢人微笑水光迷。眼皮湿润轻佻色，自足欢情娱乐嬉。

桃花眼最厉害的杀器便是眼神似醉非醉，令人有点朦胧而奇妙的感觉，所谓回眸一笑或临去秋波。眼睛含笑，眯成两道弯弯的月牙，惹人勾魂。不笑的时候上眼皮弯曲弧度较大，内眼角尖而较内陷，眼尾细而略弯，眼神迷离，媚态毕现。

眼前的赵筱雨，不正是如此吗？杜林祥心中暗笑：“宋红军的老婆也真是倒霉！摊上这么一个妹妹，注定是家贼难防！”

不过算命先生也告诉过杜林祥，桃花眼的女人一生风流，却难免淫荡败名，不得善终。对于这样的女人，男人更要尽量远离，因为睡之不祥。

到中午时分，原本兴致勃勃的赵筱雨却有些垂头丧气。上午一连跑了几个山头取景，却始终无法拍下曲流的全貌。

杜林祥笑着说：“别灰心嘛！真要这么容易拍摄，河州曲流就不会出名了。”杜林祥又看了看表，“一会儿公司有个会议，我就不能陪你了。开完会我再赶过来，接赵小姐回市区。”

赵筱雨说：“晚上你就不用来接了。这里有车，我们自己回去就行。”

杜林祥坚持道：“赵小姐是贵客，今天不能全程陪同已经失礼了。下午我开完会，就立马赶过来。”杜林祥又转头对办公室主任高明勇吩咐道，“你们下午留在这里，一定要把赵小姐招呼好！”

高明勇心里很清楚，下午杜林祥压根没什么会议，找个借口离开，更多是摆出一副架子。

纬通完成上市，杜林祥成为声震洪西的大企业家后，身边便有一帮人不断向杜林祥进言，要他拿出应有的威严。比如与下属或平级的人物握手时，只能伸出单手；又比如，对外地来的客人，除非情况极为特殊，否则绝不能全程陪同。

杜林祥显然是接受了这些意见。他亲自接送赵筱雨，已经拿出了十足的热情。但在中途，也会找个借口离开。堂堂上市公司老板，整日陪着一个女人游山玩水，成何体统！

下午五点过，杜林祥重新回到曲流景区。一番客套后，他将赵筱雨迎上了自己的座驾。趁着这个机会，杜林祥要把话题引向冶金厂的收购。双方心知肚明，这件事，才是赵筱雨此行的重点。

汽车行进途中，杜林祥一脸憨厚地笑道：“收购冶金厂的事，多亏宋总与赵小姐的关照。”

赵筱雨淡淡一笑：“杜总客气了。我们不过是顺水人情，你真正要感谢的是徐总。”

“顺水人情也不简单。”杜林祥搓着手，“赵小姐放心，行走江湖这么多年，规矩我还是懂的。”

“杜总说的规矩，是指什么？”赵筱雨脸上始终挂着微笑。

杜林祥放低声音：“事成之后，交易额的百分之十将作为佣金，转到赵小姐指定的任何一个账户上。”

赵筱雨说：“杜总太客气了。”

“理应如此。”见赵筱雨已经答应，杜林祥心中的巨石落地，便轻松地掏出一支烟点上。

“杜总抽烟的姿势，很有男人味嘛！”赵筱雨语调温婉，水汪汪的眼睛泛着光泽。

杜林祥立马反应过来：“赵小姐要不要来一支？”

“悉听尊便。”赵筱雨说。

杜林祥赶紧掏出一支递上：“是我失礼了。以前不知道赵小姐要抽烟，万望恕罪。”

赵筱雨优雅地点燃香烟：“我抽的不多，只是偶尔来一支。尤其姐夫不喜欢我抽烟，所以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从不抽。”

杜林祥“哦”了一声，心里却想起袁凯的话。袁凯说宋红军身体虚弱，而赵筱雨内火旺盛，因此一定憋得难受。现在看来，赵筱雨与宋红军相处时需要憋住的东西，还有很多！

正说着话，赵筱雨的手机响了。她掏出手机看到来电显示后，立刻换了一副表情：“徐书记，你好！”

莫非是徐万里？杜林祥心中惊道。只听赵筱雨说：“你可错怪我了！徐书记这样的大人物，我想忘也忘不了。主要是考虑到你工作太忙，所以来河州后不敢叨扰。”

挂掉电话，赵筱雨说：“河州的徐书记真是热情。他听说我来河州了，晚饭后一定要来宾馆探望我一下。”

杜林祥笑着点了点头，心中却思忖着，这个赵筱雨的面子，当真不小呀！

如今河州大大小小的官员都知道，徐万里是个不喜应酬的人。去下面视察，徐万里从不出席各类宴会。他喜欢一个人回到房间，让秘书打几样菜送进去。徐万里还是个孝子，将八十多岁的老母亲一直侍奉在身边。没有出差的时候，他坚持中午回家陪母亲吃饭。能让徐万里破例坐上宴会桌的，只有上级领导来视察，或者出席各种外事接待活动。

今天，徐万里虽没说宴请赵筱雨，但能抽空来宾馆看望一番，已是河州许多人不敢奢求的礼遇。

杜林祥设下的晚宴，就在酒店内的高档包间，为了陪好赵筱雨，杜林祥还把陈锦儿也叫了过来。关于冶金厂收购佣金的事已经谈妥，众人的心情都很轻松，只是聊着些风花雪月的事情。

晚宴上，赵筱雨又提起徐万里一会儿将来拜访的事情，还说杜林祥与陈锦儿如果没有其他事，就在酒店一起等候徐万里。

能有与徐万里见面的机会，杜林祥自然求之不得，他笑呵呵地答应下来。陈锦儿也没推辞，点头说了声“好吧”。

5 为了拍摄下曲流全貌，徐万里动用了直升机

晚上八点半左右，徐万里来到酒店。他的身边带着好几名随从，除了秘书赵洪飞，还有两名市委副秘书长。

与赵筱雨打过招呼后，徐万里又握住杜林祥的手：“电话里听筱雨说，酒店里还有几个朋友，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你！”

陈锦儿这时也伸出双手：“徐书记，您好！”

一旁的赵筱雨刚想介绍，徐万里却说：“不用介绍了，都认识。”

赵筱雨有些诧异：“你们早就认识？”

徐万里笑着说：“几个月前我去美国招商，在那里认识了锦儿。”

赵筱雨不好意思再刨根问底，杜林祥心中却明镜似的。当初在缅甸，徐浩成就在打听徐万里赴美的行程，还说准备在美国与徐万里会面。现在看来，徐浩成的计划已付诸实施。

众人落座后，徐万里热情地对赵筱雨说：“上周我在北京，还见着你姐夫了。他看上去气色不错，最近身体好些了吧？”

赵筱雨说：“他最近身体很好。姐夫也经常提起徐书记，还说 he 当初做手术时，你大老远跑去探望，实在过意不去。”

“这是什么话，都是应该的！”徐万里扭头对众人说道，“我和筱雨的姐夫，是中央党校的同学。红军对我这个老同学，可是关照有加！前些年红军那里有个大项目，几个省都在积极争取。我当时还在

省政府工作，多次进京找红军汇报。红军够朋友呀，最后真把项目放到洪西了。”

旁边的副秘书长插话道：“项目的确来到洪西了，可惜建在北部山区，没有放到咱们河州。”

徐万里笑着说：“放在北部山区，当时是出于全省一盘棋的考虑。我哪里知道，自己会来河州工作？所以啊，以后还需要红军继续支持。”

徐万里又回忆起与宋红军同窗的生活：“红军的家就在北京，有时邀请我们这些外地同学，去他家里包饺子。我对他夫人包的饺子，可是记忆犹新。”

徐万里接着说：“我后来回请红军俩口子。当时正值北京冬季，天寒地冻的，我就琢磨着吃点狗肉，正好御寒。到了餐馆才知道，红军是不吃狗肉的。他说自己喜欢养狗，所以不吃狗肉。幸好他夫人还能吃，给我留了一点面子。”

杜林祥仔细听着，心想宋红军喜欢养狗且不吃狗肉的事，大概是真的。不过他也不明白，像宋红军那样好端端将狗拿来斗着玩，比起吃狗肉，究竟哪一个更残忍？

提到自己的姐姐，赵筱雨脸上闪过一丝不自然的神情。徐万里似乎没看到，继续问：“你姐姐现在好吧？记得那时她在医院工作，经常值夜班。”

赵筱雨点点头：“还好。”

看着赵筱雨的神态，杜林祥心中暗自发笑。他更加吃不准的是，徐万里多次提到赵筱雨的姐姐，究竟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瞧这样子，徐万里与宋红军、赵筱雨应该都是熟人。徐万里是何等聪明的角

色？相信只需一顿饭的工夫，徐万里就能看出这对姐夫与小姨子之间的关系不简单。

杜林祥思前想后，觉得还是装糊涂的可能性更大。以徐万里的身份、地位，做任何事都要顾及影响。今天在座的有这么多人，徐万里总不能告诉大家，我一个堂堂市委书记，不顾廉耻地跑来拜访宋红军的情妇吧。

杜林祥甚至猜测，素来喜欢轻车简从的徐万里，今天竟然带着一大群跟班，恐怕也是另有深意。赵筱雨毕竟是个美人胚子，徐万里真要一个人来，只怕会有些闲言碎语。

众人闲聊之际，陈锦儿说道：“刚才听徐书记说请人吃狗肉的故事，我才知道原来你也要吃狗肉。”

徐万里问：“我怎么就不能吃狗肉？”

陈锦儿说：“前几天看报纸，说河州下面的一个县，有办狗肉美食节的传统。从今年开始，狗肉美食节却取消了。外面都说，取消狗肉美食节是徐书记拍板的。因此，我以为徐书记对于吃狗肉是深恶痛绝的。”

徐万里哈哈大笑起来：“外界的传言没错，取消狗肉美食节是我的主意。县里本来都开始筹备了，最后被我叫停。”

徐万里接着说：“不过停办狗肉美食节，和我本人喜欢吃狗肉，并不矛盾嘛！”

陈锦儿笑起来：“您这是不是就叫不准百姓放火，只许州官点灯？”

陈锦儿说出这句话，杜林祥心头一愣，他抬头一看，两位副秘书长的脸色也微微一变。面前的徐万里，可不是个和颜悦色的家伙，他

发火训人时，能把县委书记吓得双腿发抖。河州官场上如果有人敢这样当面取笑徐万里，估计明天就得留下官帽滚蛋。

徐万里却并不生气，反而笑着说：“关于狗肉的争议，近些年越来越大。在我看来，这其实是强势的西方文化对我们的影响。”

“怎么说？”陈锦儿问。

徐万里说：“自古以来，中国人觉得吃狗肉天经地义，没什么不妥的。从‘挂羊头卖狗肉’这句话就能看出，中国人历来将狗肉作为食材。近些年西风东渐，欧美人不吃狗肉的习惯才传了过来。”

“当然，西方人不吃狗肉，也是有历史原因的。”徐万里继续说，“西方人是游牧民族的后代，在长期的游牧生活中，狗几乎就成为人类的伙伴。中国人是农耕民族，狗的地位当然没有那么重要。但中国人对于农耕的重要工具——牛，却同样呵护有加。古代就有法律，规定杀耕牛是犯法。”

“讲两个小故事吧。”徐万里侃侃而谈，“克林顿与老布什竞选美国总统，老布什奚落克林顿缺乏外交经验时说过一句话，‘克林顿的外交常识，还不如我家的一条狗’。骂一个人不如狗，在中国就属于人格攻击了。但美国人不这么看，他们认为老布什的这句话，仿佛只是说克林顿的外交常识，还不如我家的小朋友。”

徐万里又说：“中国入世谈判时，美国代表认为中国食品的安全标准过低，对中国代表说，‘这些食品只能拿给狗吃’。中国代表闻言后勃然大怒，美方却不知就里，不知道这句话哪里冒犯了中国。其实，美国人心目中的狗，绝没有任何贬义。”

陈锦儿听得津津有味，赵筱雨却问道：“这些和取消狗肉美食节有什么关系？”

徐万里说：“中国要融入世界，当然要尊重世界主流文化。既然世界主流文化是不提倡吃狗肉的，我们继续办什么狗肉美食节，显然就不合时宜。另一面呢，中国人几千年来形成的饮食传统也应该得到尊重。谁喜欢吃狗肉，私下里要吃，这种权利也应该得到保障。”

“做个类比吧。”徐万里说，“任何一个人，如今依旧有吸烟的权利。但在大庭广众之下，吸烟的行为应该得到限制。政府更不能出面，组办一个吸烟节。这或许就叫互相尊重。”

陈锦儿拍了一下手掌：“徐书记的这番论述，真是精彩！”接下来，两名市委副秘书长又你一言我一句，将无数的溢美之词献上。徐万里本人甚至都有些不好意思，挥了挥手说：“今天只是朋友间的聚会聊天，别弄得像开会。”

徐万里见赵筱雨穿着摄影背心，就问道：“筱雨今天去哪里采风了？”

赵筱雨说：“去了河州曲流。”

徐万里来了兴趣：“有收获没有？”

赵筱雨有些垂头丧气：“忙活了一天，始终找不到最佳拍摄地点，拍不出曲流的全貌。”

“筱雨壮志可嘉呀，竟然有心挑战河州曲流。”徐万里抿了一口茶，又指着身旁的副秘书长，“你是咱们河州的大秀才，前些年还主编过《河州志》，有关河州曲流的典故，不妨给客人们讲一讲。”

被点名的副秘书长说道：“河州曲流，大概算是世界难得一见的自然景观。河州有座青岩古镇，大江流经古镇时，在镇东面的上码头折向西，再往南，再北上，环绕二十平方公里的‘牛肚坝’后，又回到镇西面的下码头，形成了曲流。”

副秘书长继续说：“青岩古镇的上头，还有一座小镇叫曲流镇。曲流镇的人到青岩镇赶场一直沿袭这样的方式：坐船顺流而下，大约小半天工夫就到镇上；赶完场，再从青岩镇顺流而下，又返回曲流镇。之所以往返都是顺水，是因为青岩镇位于曲流颈，曲流镇位于曲流的上方，江水沿着两镇流淌，几乎划出一个圆圈。相传旧时拉船的纤夫，早上从下码头出发，傍晚投宿上码头，依然住进头晚的客栈，这就是有名的‘倒流三十里’。当地因此还形成一句谚语——行船走一天，步行一袋烟。”

河州曲流的名声，杜林祥早有耳闻。此前他只觉得江水在此地绕了一个大弯，至于景色，实在乏善可陈。今天听人讲了其中门道，倒提起了他的兴趣，甚至想着哪天抽空，专门沿着曲流走一遭。

赵筱雨不无惋惜地说：“早点知道这些，去游览时一定更有情趣。”

徐万里笑起来：“天下的景色，一半是风光，一半靠讲解。所以出门旅游，一定得先找个好导游。”徐万里又说，“河州曲流美则美矣，但要拍下全貌的确不易。为了拍下曲流的全貌，我可是花了不少功夫。”

赵筱雨说：“原来徐书记已经拍下过全貌！快说说，你是从哪个角度取景？”

徐万里慢吞吞地说：“但凡想拍摄曲流全景的人，大多会在曲流对面的紫青山上想办法。我曾经无数次登上紫青山，找了几十个不同的拍摄点。可惜，离拍下曲流全貌还差得远。”

“是呀，”赵筱雨说，“今天我也在紫青山上跑了不少地方，最后都不理想。”

徐万里接着说：“后来有人说，拍摄不出曲流全景是因为江面水位太低。我认为有一定道理。有一年趁着洪峰过境，我又登上紫青山顶。那一次，可是百年一遇的大洪峰，江里水位破了历史纪录。可到头来，还是功败垂成。”

旁边的人都被徐万里的话吸引住。趁着百年一遇的洪峰尚且功亏一篑，徐万里最后怎样拍下了曲流全景？

徐万里又说：“后来我静下心仔细思考，还找了不少摄影大家咨询。得到比较一致的看法：紫青山的海拔高度太低，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可能拍下曲流全景。想要拍下全景，必须找到更高的拍摄地点。”

赵筱雨摇着头说：“今天我观察了地形，紫青山应当是附近海拔最高的山峰，周围已没有更高的山峰。”

“的确没有更高的山峰，因此得借助外力。”徐万里笑着说，“去年河州电视台租了一架直升机，要拍摄鸟瞰新河州的宣传片。我索性搭了一次顺风车，坐在直升机上，从高空俯拍下曲流的全景。”

所有人终于明白，徐万里是借助直升机，才拍下了河州曲流的全貌。暂且不论徐万里的摄影技术如何，能动用直升机进行拍摄，却是许多摄影大师不敢奢望的事情。

房间里又响起一片颂扬声，有对徐万里的执着精神表达敬佩的，有对徐万里的摄影技术由衷赞叹的，也有人做出万分关心的神情，劝徐万里在平时的摄影活动中一定要注意安全。

赵筱雨趁机拿出相机：“今天虽然没能拍下曲流全景，但还是拍了一些局部的照片。徐书记是大家，请你点评一下。”

徐万里也不客气，拿过相机仔细看了起来，除了礼节性的称赞，嘴里也不时蹦出一些旁人听不懂的专业术语。末了，徐万里还说了

句：“筱雨的相机真不错，用来拍风景正合适。”

赵筱雨顺口问了句：“徐书记当初拍曲流全貌时，用的什么相机？”

徐万里答道：“就用的一款佳能相机，另外从朋友那里借了一个长镜头。比起你这相机，差多了。”

众人又闲聊了一阵，徐万里便起身告辞。临别时，徐万里说：“筱雨，向你姐夫转达一下我的问候。方便的时候，请他来河州看一看。我们既欢迎他手里那些大项目，也欢迎他以私人身份来河州观光旅游。”

赵筱雨微笑着说：“谢谢徐书记。”

第二天，杜林祥邀请赵筱雨去冶金厂实地考察一番，却被对方婉言谢绝。杜林祥转念一想，也没再坚持。所谓考察，本来就是走马观花。该谈的事双方已经敲定，赵筱雨对于可有可无的场面活不会有多大兴趣。

赵筱雨当晚还要赶往上海，杜林祥亲自前往机场送行。在机场高速上，杜林祥依旧说着感谢的话语。赵筱雨纤细的手指夹着香烟，脸上挂着一副高贵而优雅的笑容：“杜总客气了！能认识你这样的朋友，我和红军也很高兴。”

杜林祥发觉，赵筱雨在自己面前称呼宋红军时，已经从“我姐夫”改口为“红军”。杜林祥心中不免兴奋，看来这笔不菲的佣金，已让赵筱雨把自己不再当外人。

杜林祥又将话题扯到摄影上：“赵小姐对摄影的爱好，有些年头了吧？”

赵筱雨说：“从大学时代就喜欢摄影，只不过一直停留于发烧友的级别，技术没有什么进步。”

“过谦了。”杜林祥面带微笑，接着看似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昨晚徐书记对你的相机赞不绝口，这是个什么牌子的相机？”

“哈苏相机，是一个瑞典品牌。”赵筱雨说。

“哦。”杜林祥点了一下头。

杜林祥已让高明勇与机场方面联系，送机的汽车能够直接开到飞机舷梯下。不过徐万里也让市委办公室给机场打了招呼，让赵筱雨享受贵宾通道。

贵宾通道的待遇，虽然不及将汽车开到飞机舷梯下气派，但徐万里的一番好意，却是不能拂的。杜林祥只能将赵筱雨送到候机大楼，两人便挥手告别。

6 把影视业当作公关业来经营

赵筱雨离开河州一个礼拜之后，杜林祥便接到徐浩成的电话。徐浩成说自己在香港与宋红军又见了一面，徐浩成专门提到将冶金厂打包进矿山收购案的事情，宋红军当即首肯。

杜林祥心头泛起一阵小小的激动，接着说：“徐总费心了。”

徐浩成说：“矿山收购已进入操作阶段，咱们之间关于冶金厂的收购协议也要尽快签署。”

杜林祥问：“徐总不方便回国，要不我来香港一趟？双方签署正式协议。”

徐浩成思忖了一会儿说：“收购冶金厂，我打算以矿山的名义。这样宋红军收购矿山时，顺理成章就把冶金厂也拿过去了。矿山的四个股东里，胡卫东、赵筱雨与我，都不适合抛头露面，站在台前的是张贵明。矿山位于宁古县，张贵明最近也一直在矿上，要不你安排人过去一趟？”

杜林祥点头答应：“好的！”

关于冶金厂的收购，幕后推手是徐浩成，宋红军那边是否愿意做个顺水人情，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杜林祥与徐浩成、宋红军都已谈妥，所谓签署协议，就只是个例行公事。杜林祥原本打算让庄智奇代自己跑一趟，但张贵明打来电话，热情邀约杜林祥亲赴古宁。杜林祥推辞不过，只得亲自走一遭。

宁古县位于中国北方三省交界之处，一直以来都是个偏僻荒凉的地方。直到20世纪90年代，宁古还是个常住人口万余人的小镇。

蕴藏在地下的矿藏，最终改变了宁古。当地经济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飞速增长，小镇上建起了高级酒店、别墅小区，各类桑拿洗浴城、KTV歌厅更是鳞次栉比。就在数年前，以宁古为中心，涵盖周围十余个乡镇，被单独划为一个新的县级行政区域，新县城的名字就叫作宁古。

距离宁古最近的机场，也在一百公里外。杜林祥一行飞抵机场时，张贵明率领着三辆悍马前来迎接。

张贵明身上有着北方汉子的豪迈之气，在机场，他张开双臂，同杜林祥来了个熊抱：“老杜，上次在缅甸见了一次面，就觉得俺们俩投脾气，能尿到一个壶里去。今天可总算把你盼来了。”

同样出身贫寒，在底层奋力打拼的经历，让杜林祥对张贵明也有着几分亲近。杜林祥拍着对方肩膀：“老张你发了话，我赶紧屁颠屁颠跑过来了。”

一行人登上汽车，开始朝宁古县进发。杜林祥抬头望着窗外，只见黄褐色的土地上种植着成片的玉米，干旱使地面龟裂，玉米的叶子已经发黄。远方一道道纵横的沟壑，犹如老人脸上的皱纹。

悍马车队在崎岖的山路上疾驰而过，像旋风一样，卷起漫天的尘土。美国陆军的装备，顶级越野车的代表，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飞奔，总让人感觉不那么协调。

满是浮土的路上，伴随着的是发动机低沉的怒吼声，吼得人心里发颤。路边，一个肩搭毛巾的老人，拉着装满煤的板车经过，上坡路似乎使他用尽了力气，腿肚上的青筋鼓了出来……

车队驶入宁古县城。县城有一条南北长近十公里的主干道，餐饮、娱乐、金融、商圈……宁古几乎所有的重要场所都集中在这里。

张贵明在车上指点比划，告诉杜林祥哪座酒店是他开的，哪家夜总会里有自己的股份。

沿主干道向北，进入依山而建的山路。道路上散落的石子，在车辆的压力下，发出碎裂的响声。迎面大量装满矿石的卡车呼啸而过，而更多的车辆则是排着长队，等待进入矿场拉货。

车队最终在一栋办公楼前停了下来。张贵明跳下车，抢先几步为杜林祥打开车门：“老杜，我的办公室就在这里。离晚饭还有一阵，先上去坐一下。”

小楼有四层高，正面贴着白色瓷砖，侧面是灰土色。里面的装潢却极尽奢华，门口大厅铺着地毯，楼顶挂着一盏水晶吊灯。

趁着等电梯的空隙，杜林祥瞥见旁边的小屋里，站立着几个彪形大汉，脖子上都挂着指头一般粗的金项链。再仔细一瞅，地板上还跪着几个人，双手被反捆着。

作为客人，杜林祥不方便多问。张贵明却主动说起：“最近来了几个耗子，昨晚俺们抓了几个，正在修理。”

“耗子？”杜林祥有些不明白。

张贵明说：“俺们矿山里，把偷矿的人叫作耗子。”

电梯升到顶层，一行人走进张贵明的办公室。办公室很宽敞，足有一百多平方米，里面的陈设五花八门，既有意大利进口的真皮沙发，也有红木书桌。办公室的墙壁上，挂满了各种合影照片，既有政界要人，更不乏影视明星。

杜林祥礼节性地称赞道：“老张的办公室，很气派啊。”

张贵明摆摆手说：“这地方就临时用一下。有些寒碜，老杜别见笑。”

张贵明身边的马仔插话说：“公司总部的办公大楼在张总老家的县城，离宁古县还有一百多里地。这里的办公室，张总只是偶尔过来一下。”

杜林祥点了点头。他听徐浩成说过，张贵明的主业是开矿与炼钢。他旗下的矿山，遍布好几个省。另外在老家，还投资建设了一家大型钢厂。县城里四分之一的常住人口，都是钢厂里的职工以及职工家属。

落座后，杜林祥问：“矿山里的耗子，不好对付吧？”

张贵明摇头叹息：“反正老耗子抓得差不多了，新耗子又会出现。那些罪行较轻的，也不过是把钱追回来，再把人痛打一顿，最后叫他们滚蛋。难对付的不是这帮人，而是俺老家的钢耗子。”

“钢耗子怎么个厉害法？”杜林祥问。

张贵明说：“来偷矿的，好些人还背着背篋，上点道的大不了就开个小货车，矿里正儿八经的损失也不大，而且也很容易发现。那些钢耗子可不简单！俺曾抓到一伙钢耗子，一年多时间，在我厂里偷了近千万。”

“他们怎么偷的？”杜林祥颇为诧异。

张贵明说：“就是在地磅上做文章。大卡车拖着钢锭进厂时，这帮人躲在地磅下面。每次少弄个几百斤，日积月累可就是大数字。后来俺发觉不对，直接把地磅撬开。你猜怎么着？居然在地磅下面发现了方便面盒子和用过的避孕套。”

“啥意思？”杜林祥对于钢耗子的手段，显然还很陌生。

张贵明说：“说明他们已经长期派人住在地磅下面，把那儿都当成家了。”

“对这伙人，你又怎么处置的？”杜林祥问。

张贵明说：“领头的是一对父子，俺被偷的近千万里，他们只挥霍了几百万，剩下的都存在银行。能追的钱追回来以后，老子也给他们指了两条路：一条是俺去报案，他们老老实实去蹲十几年大牢；另一条是乖乖地把手伸出来，让老子剁了解气。”

“是个人都得选第一条路吧。”杜林祥说。

张贵明摇摇头：“你还是不了解这帮人啊，他们选择了第二条路。这倒不出乎俺的预料。他们的钱和房子都没了，再到牢里蹲个十几年，一辈子就算完了。不如再搏一下，试着去其他地方，看能不能干单大买卖。”

“你就把人家的手剁了？”杜林祥问。

张贵明轻描淡写地说：“路是他们自己选的，俺有什么办法！老贼的两只手，都被剁下来。儿子的手伸出来时，俺心软了一下，叫人把左手的手筋挑断，右手给他留着。就为这，父子俩还给我磕头谢恩。”

杜林祥感觉到一阵恶心，他问：“这对父子现在去哪儿了？”

张贵明面无表情：“听说去了东北一家大钢厂，继续在外面当钢耗子。”

杜林祥赶紧转换一个话题：“我看旁边的矿区挺热闹，大货车进进出出的。宋红军准备买下的，就是这座矿山吧？”

张贵明摇了摇头：“这座矿山规模很小，是我个人投资的。咱们这回谈的，是另一座大矿山。矿山在山区里，从这里出发，开车还得一个多小时。”

杜林祥笑着说：“听说宋红军收购矿山的保证金都打过来了，最后完成收购也就这几个月的事。目前矿山里徐浩成是大股东，老张是二号股东，你的这笔财，发得可不小。”

张贵明挥了挥手，脸上还有些愤愤不平的表情：“人家喝汤吃肉，老子就啃了几块骨头。”

显而易见，对于矿山的利润分成，张贵明颇有微词。杜林祥不想搅和这些事，闷头点燃一支烟。张贵明从抽屉里取出一份文件：“这是徐浩成从香港传来的合同，是有关收购冶金厂的。他说具体细节你们都谈好了，签协议就是履行一下手续。俺已经签了字，老杜你再签一下。”

杜林祥接过合同，龙飞凤舞地签上自己名字。张贵明呵呵笑起来：“老徐交代的事，俺算是办完了。”张贵明抬手看了看表，“时间差不多了，该俺们兄弟叙旧聊天了。俺在楼下准备了一桌，今晚不醉不归。”

楼下的包间很大，实木餐桌旁摆着十几张椅子。杜林祥与高明勇作为客人，坐在上席。张贵明带着两名手下作陪。其他的座位上，都坐着打扮时髦的美貌女子。

这些女子见着张贵明，都站起身来招呼“张总好”。张贵明朝众人挥了挥手，然后说道：“老杜和老高，是俺最尊贵的客人，你们今天一定要把二位客人陪好。”

一看这阵势，高明勇自然笑开了花，杜林祥内心也不免欢喜。酒宴进行了一阵子，杜林祥却发现在座的美女们，言谈举止与一般的陪酒女郎大相径庭。

高明勇凑到张贵明身边：“张总……”不料话刚开口，就被张贵明打住了：“什么张总！俺听着就别扭！大家都是兄弟，叫俺老张。”

“好，老张！”几杯酒下肚，高明勇也拿出几分江湖本色，“我瞅着你这里的姑娘，可不像小县城里的。”

“老高好眼力！”张贵明哈哈笑道，“这些姑娘，都是为了迎接你们，专程从北京空运过来的。”

“老张，你这唱的是哪一出？”坐在一旁的杜林祥说道。

张贵明说：“你们都知道俺挖矿出身，后来又开了钢厂。其实这几年，俺还投资了另一个产业，就是娱乐业。”

张贵明得意地点燃一支烟：“俺在北京投资了一家文化公司，还在昌平买了块地，建起了一座影视学校。今天在座的姑娘，都是俺公司签下的演员。别看现在还不出名，假以时日，没准就是大明星。”

张贵明又指着对面座位上的一名女子：“这个小谭，是俺最看好的苗子。人长得俊俏，歌也唱得好。今年之内，俺就要拿出两百万包装她。同各大卫视的选秀节目正在谈，不管他什么狗屁选秀，反正小谭必须进前三名。不承诺这一点，老子一分赞助也不给。”

对面的小谭端着酒杯，起身走了过来：“多谢张总栽培。”

张贵明将杯中酒一饮而尽，接着又给小谭斟满一杯：“你得再敬一下老杜。老杜可是大老板，他要看上你，你就有福气了。老杜想捧红谁，能三点，不四点！”

“老张过奖了，我哪儿有这能耐。”杜林祥客气地站起身，“能认识小谭很荣幸，我敬你一杯。”

有美女在一旁助阵，众人的酒量愈发大起来。放下酒杯，杜林祥拍着张贵明的肩膀：“老张，投资娱乐业，赚钱不？”

张贵明一本正经地说：“短期来看比不上挖矿、炼钢，但未来的收益不可限量。”

“是吗？”杜林祥将信将疑，“就算捧红一个明星，能有多少收益？一年的演出费、广告费，撑破天也就几千万，还赶不上你这里的一座小矿。”

话说到这里，杜林祥甚至想起了自己在博鳌睡过的那位女明星。那位女明星近来的演艺事业迎来第二春，连续出演多部电视剧。杜林祥则守在电视旁，当起忠实观众。他尤其喜欢其中的一部爱情剧，片中这位女明星上演了一段至死不渝的忠贞爱情故事。每每看到这一段，杜林祥心中便会涌起一股莫名其妙的满足感。

张贵明摆着手说：“捧红了明星，收益可不止那点演出费、广告费。俺的一个老乡，十年前就把老家的矿卖了，去北京开了间演出公司。开始那几年不温不火，资金周转不开时，还经常问俺借钱。”

张贵明弹了弹烟灰，低声说道：“这几年，那小子可发达了。旗下有好几个一线歌星，关键是靠着这几个歌星，在京城搭建起一张关系网。连政府的人去北京跑项目，有时都拜托这小子当中间人。凭着这层关系，这些年他又回到俺们省里，低价吃进了好几座大矿。”

张贵明继续说：“前段时间为了给几座矿山的采矿权办理延期手续，俺托了好多关系都不成。最后这小子带着几个歌星回省城，几顿饭的工夫，就把事情搞定了。”

杜林祥终于明白了，张贵明是把影视业当作公关业来经营。他饶有兴趣地问道：“能红起来的明星毕竟不多，剩下那些没红的，怎么办？”

“连卖带送，打发走人。”张贵明附在杜林祥耳边，“哪怕没出名，只要在荧幕上出现过，就是抢手货。现在这些个老板，真能带个三流演员的二奶出去，也是长脸的事情。老杜，这桌上的姑娘，除了小谭以外，你看上谁直接带走。”

杜林祥哈哈笑起来：“你大老远叫我过来，敢情就为了甩卖美女啊！可惜我无福消受。”

张贵明嘿嘿笑了几声：“老杜不感兴趣就算了。俺请你过来，当然不光为这事，还有一桩生意要和你谈。”

“什么生意？”杜林祥问。

张贵明说：“今天酒喝得太多，生意的事明天聊。”

宴席结束后，张贵明又邀请众人去夜总会。杜林祥让高明勇去，自己则回了酒店。杜林祥知道，以张贵明的个性，到了夜总会少不了干那事。自己虽然对那种事并不排斥，但毕竟身份不同了，有些事还得顾忌影响。让高明勇去，既是给了张贵明面子，也算让高明勇享受一回福利。

第二天一大早，张贵明来到酒店，陪着杜林祥吃早餐。高明勇凌晨三点才回到酒店，这么早又被叫起来，一脸倦容。杜林祥私下问过高明勇，昨晚在夜总会，张贵明也玩到三点过，他喝了不少洋酒，另外又带了两个小姐去夜总会楼上的包房。与高明勇的倦容相比，张贵明倒是神采奕奕，两眼炯炯有神。杜林祥甚至有些羡慕张贵明，不愧是矿工出身，有着一副好身板。

7 所谓品牌价值，既可以是天文数字，也可以一文不值

早餐之后，张贵明来到杜林祥的房间，他点燃一支烟，缓缓说道：“这回请老杜过来，除了签署合同，还有另一桩生意，就是不知你是否感兴趣？”

“能赚钱的生意，我都感兴趣。老张你就别卖关子了，快说！”杜林祥说。

张贵明深吸一口烟，说起了这单生意。一年前，张贵明在省会投资了一个旧城改造项目。项目表面上看拿地成本颇低，但张贵明一番运作下来，发觉因为涉及拆迁，隐性成本奇高。

“恕我直言，像你这样原本没有做过地产生意的人，拿地时很容易吃这种亏。看似捡了个便宜，到了手里才发觉是烫手山芋。”听完张贵明的介绍，杜林祥说道。

“谁说不是？”张贵明叹了一口气，“这个项目如今套了俺几亿现金在里面。”

“老张，你说的生意，该不是想把这烫手山芋丢给我吧？”杜林祥说。

张贵明笑着说：“老杜，你的地产生意做得大，旗下又有上市公司，俺就是希望把项目转让给你。都是生意人，俺也知道规矩。原价转让，你肯定不会接。俺琢磨着打折甩卖，俺亏点钱无所谓，关键是让你有赚头。”

“亏本的生意，老张你也愿意做？”杜林祥问。

张贵明点点头：“哪怕亏个几千万，俺也愿意脱手。关键是回笼现金。现在矿山、钢厂这边都需要钱，再把几个亿的资金压在地产生意上，太不划算。”

杜林祥思忖了一阵说：“现在我还不能答复你，最好先去实地看一下。”

“好啊！”张贵明一拍大腿，“俺们这就开车去省城。”

杜林祥倒是很欣赏张贵明说干就干的个性：“好，这就出发。”

出发后，杜林祥却又后悔起来。张贵明连司机都没带，就自己开着车，风一般向省城飙去。在山路上，张贵明开车的时速没低于八十公里过。上了高速，张贵明猛轰油门，直接把时速拉到一百八十公里。杜林祥知道昨晚张贵明没睡几个小时，加之这么快的车速，令他颇有些胆战心惊。

杜林祥不停叮嘱：“老张，慢点，咱们不赶时间。”他甚至问道，“老张困不？要不我帮你开一会儿？”

张贵明却哈哈大笑：“你放一百个心。俺把着方向盘，你只管安心睡觉。”

睡觉，杜林祥可是万万不敢。他不停地给张贵明递烟，还一路陪着张贵明聊天。杜林祥说道：“矿山交易进展顺利，宋红军刚打了几个亿的保证金，你不应该缺钱呀，干嘛急着卖地？”

“别提了！”张贵明的火头似乎被点起来了，“亏他徐浩成还是江湖出身，一点都不厚道。保证金全被他拿走了，一根鸡毛都没给老子留下。”

张贵明抱怨道：“这座矿山一开始就是老子发现的。碰巧俺那时手头也不宽裕，才拉老徐来入伙。他仗着财大气粗，反倒成了最大的

股东。”

张贵明愤愤不平道：“老徐后来又把胡卫东找来，胡卫东的占股也超过了俺。”

杜林祥劝说：“胡卫东有胡卫东的本事，没有胡卫东以及后来的赵筱雨，宋红军能出大价钱收购这座矿山？”

“那倒也是。”张贵明摁开车窗，把烟头扔了出去。

杜林祥顺口问道：“宋红军这回当了冤大头，估计他拿这项目，只有亏本的份吧？”

“反正不是他自家的钱，崽卖爷田不心疼。”张贵明说，“不过说起具体的项目，宋红军出了高价不假，但从长远看，未必就不能赚钱。”

“啥意思？”杜林祥不解地问。

张贵明说：“这座矿的规模很大，矿石品位很高，就是前期开采难度太大，一般人根本没实力推动。老徐算是个阔主吧，他拿着这个矿也头疼。宋红军不一样，人家是正儿八经不差钱。只要挺过前几年，后面就躺在家里数钱。”

杜林祥“哦”了一声，又把话题引到地产项目上。

从宁古县到省城，一般人开车都得用三个小时，张贵明却只用两个小时就赶到了。下车后，他指着一大片断壁残垣说：“就是这块地。位于二环边上，旁边正在修立交桥，三年后还会通地铁，位置没得说。”

杜林祥仔细看了看说：“当初拆迁，没少花功夫吧？”

张贵明说：“白道、黑道都用上了，就差没出人命。”

杜林祥又连珠炮式地发问：“你拿地时约定的容积率是多少？拆迁花了多少钱？建筑周期预计多长？”

杜林祥小时候数学很差，但心算的功夫却了得。听完张贵明的回答，他脑子一合计就脱口而出：“把你的各种成本加上，楼面价大约是每平米九千块。”

杜林祥继续说：“据我所知，这座城市市中心的商品房售价，也就一万块左右。纬通在这座城市的郊外也开发有楼盘，售价不过八千上下。老张，你的楼面价都和商品房销售价持平了，那还怎么做？”

张贵明耷拉着脑袋：“第一次做地产，就当交学费吧。”

杜林祥眉头一皱，脑海中冒出一个点子。他慢悠悠地说：“老张，你打算怎么个甩卖法？”

张贵明以为杜林祥有意接盘，兴奋地说：“俺们兄弟不是外人。八五折，咋样？”

杜林祥摇着头：“实话实说，你七五折给我，我也不敢接。”

“老杜，你该不会指望白拿这项目吧？”张贵明说。

“我可不敢有那心思。”杜林祥笑起来，“我有一个法子，让你这项目能九折出手。”

“什么法子？”张贵明重新来了兴趣。

杜林祥说：“一两句说不清楚。咱们找个清净地方，好好聊一下。”

张贵明对附近很熟，开着车拐过一条小巷，就来到一家星级酒店。一行人来到酒店内的咖啡厅，还没落座，张贵明就急匆匆地问：“老杜，快把你的法子说一说。”

杜林祥说：“你让我接盘，我实在没这个胆。但咱们可以换一种合作方式，就是你出土地，我出品牌与管理。把房子修好卖出去，再按比例分享收益。”

张贵明点燃一支烟，问道：“俺的地就摆在那里。老杜，你所谓的品牌与管理，是指什么？”

杜林祥说：“你的地要想起死回生，只有一条路，就是未来让商品房的售价比附近楼盘高两成以上。这不仅需要房屋的建筑面积更好，还得在小区配套、物业管理方面下功夫。恕我直言，老张你挖矿是把好手，但在这些方面却是门外汉。纬通作为专业的地产公司，在这些方面驾轻就熟。尤其纬通的品牌，在业界已得到公认。”

杜林祥继续说：“把地交给我们来运作，凭借纬通的管理经验，没准这项目就活了。项目可以挂上纬通的牌子，对于未来销售也有加分作用。前段时间有专业机构评估过，纬通的品牌价值高达几百亿。咱们是朋友，我就不收你的品牌使用费了。”

张贵明问了句：“房子卖出去后，怎么分成？”

杜林祥说：“项目盘活后，每一平米的销售额里，你拿走八千元，超出部分，就算我的顾问费。”

杜林祥的这番话，可谓真假各半。通过精细化运作提高楼盘销售价格，的确是盘活项目的一条途径。但杜林祥心里也清楚，纬通如今在地产界名头虽然响，却不是运作高端楼盘的好手。纬通留给外界的印象，更多是一个价格杀手。譬如在河州，纬通开发的楼盘，销售价格始终比顺龙集团的楼盘低。

杜林祥心知肚明，纬通如今就好比一家颇有名气的快餐店，而运作高端楼盘，却犹如经营一家上档次的粤菜馆。杜林祥正在力推纬通

转型，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让纬通的楼盘拥有更多附加值，从而卖出更高的价钱。

面对让张贵明焦头烂额的项目，杜林祥的算盘是，不妨把这个项目当作试验田。做成功了，可以彰显纬通运作高端楼盘的实力，失败了，最大的埋单者也是张贵明。

张贵明弹了弹烟灰：“老杜，俺听来听去，怎么觉得你的法子，其实就是风险俺来承担，利润大家分享。你这不还是空手套白狼吗？”

张贵明对地产是门外汉，但多年行走江湖，却练就了他超乎常人的商业洞察力。如今张贵明一句话，就把杜林祥的心思道破。

杜林祥笑了笑：“这可不是空手套白狼。项目以后冠上纬通的名字，我就要担上风险。如果项目搞砸了，业界怎么看纬通？纬通可是一家上市企业，光损失的品牌价值，就不是小数。”

张贵明把手一挥：“老杜，你别给俺老说什么品牌价值。俺们都知道，但凡提到什么品牌价值，既可以是天文数字，也可以一文不值。”

张贵明续上一支烟：“俺对你的法子，也有点兴趣。但空手套白狼肯定不行，要玩大家就得按江湖规矩来。”

杜林祥问：“什么江湖规矩？”

张贵明说：“大致说起来，就三点。第一，俺出地，你也得出点东西。这建筑费用、小区环境打造，还有后期的广告营销，老杜你得负全责。第二，老杜你出多少钱，咱们也得约法三章，与其吹得天花乱坠，说什么打造高档小区，不如落到实处。俺不懂地产，却知道高

档小区不是吹出来的，而是拿钱砸出来的。俺把地贡献出来，最后你的投资落实不了，小区弄成四不象，俺上哪儿说理去？”

“最后一点，”张贵明说，“俺打折甩卖，是为了回笼现金。按你的法子，回笼现金是没指望了，那还甩卖个鸟！每平米，俺最少拿一万。”

“你这可是狮子大开口！”杜林祥算是领教到张贵明的厉害了。这个平时大大咧咧的北方汉子，谈起生意时却句句击中要害，精明得很。

“老杜，一万的价格，还是看在朋友的情面上。换了别人，俺还不答应。”张贵明坚持道。

杜林祥笑了笑：“咱们回头各自测算一下，拿出详细的方案再沟通。”

“好，俺等着你的消息。”张贵明说。

下午三点过，杜林祥与张贵明告别。他没有返回河州，而是带着高明勇搭火车奔赴北京。袁凯与谢奇峰，正在那里等着他们。

第三章 突生变局

张贵明的这段逃亡经历，让杜林祥对他的印象又进了一步——此人看似不拘小节，实则心细如发。此外，张贵明更有着不信任任何人的疑心。杜林祥猜测，张贵明早就想好了逃亡线路，故意抛出什么从山东出海，其实是掩人耳目。他不仅欺骗了杜林祥，甚至连岳二福这样的心腹也蒙在鼓里。在张贵明的思维中，危急时刻除了自己，谁也靠不住。

1 涉及托人帮忙这种事，务必一击而中

杜林祥赶往北京，就是去专程采购相机。

徐万里在河州的宾馆探望赵筱雨时，顺口说了句“筱雨的相机真不错，用来拍风景正合适”。这个细节，杜林祥当时就记下了。在送赵筱雨去机场的路上，杜林祥又看似无心地询问赵筱雨，她用的是什麼相机。

杜林祥对于相机所知甚少，平时也就听说过尼康、佳能这几个日本品牌，当得知赵筱雨使用的是一款叫作哈苏的相机时，杜林祥还有些摸不着头脑。

后来杜林祥向当过记者、对摄影也颇有兴趣的袁凯询问，才知道哈苏相机的来头。据袁凯介绍，哈苏相机是一个瑞典品牌。在它的诞生地哥德堡市，哈苏相机被视为城市的骄傲。哈苏相机可靠的性能和优异的成像质量不仅受到专业摄影师的青睐，而且引起了美国宇航

局的重视。1969年，阿波罗宇宙飞船首航月球，那张人类首次登上月球的照片就是使用哈苏相机拍摄的。

谈起哈苏相机，作为摄影爱好者的袁凯几乎有些亢奋。他说道：“哈苏相机最早采用镜间快门，实现了五百分之一秒的闪光同步速度；最早采用自动收缩光圈，摆脱了收放光圈的烦琐；它的外形设计几十年很少变化，但依靠内部结构的改进和功能的增加，演绎出众多新机型。”

“更牛的是，”袁凯继续侃侃而谈，“哈苏相机配套镜头由德国卡尔·蔡司公司生产。卡尔·蔡司镜头是光学界最顶级的品牌，德国政府发放过卡尔·蔡司肖像的银币，感谢蔡司对人类光学界的贡献，全球有二十二位诺贝尔奖得主在使用蔡司仪器进行科研工作。哈苏与卡尔·蔡司的组合，简直是摄影界的双剑合璧。”

面对一大堆专业术语，杜林祥如堕五里雾中。他接着问道：“比起市面上的普通单反相机，哈苏是不是要贵一点？”

“那可不止贵一点。”袁凯说，“如今入门级的单反，一万以内能搞定。稍微上档次的，也就几万块钱。可要买一套哈苏相机，怎么着也得二三十万。”

听到这里，杜林祥总算明白了：能让徐万里看上眼的东西，都不便宜啊！

清楚徐万里的喜好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如何投其所好。以杜林祥的财力，花几十万买套相机不在话下，难的却是怎么把相机送到徐万里的手上。

经过前一段时间的接触，杜林祥发现徐万里绝不是那种吃相难看的官员。比如老班章普洱茶，杜林祥陆续给徐万里送过好几次，徐万

里每次也要回赠一些高档烟酒。尽管双方都清楚，这些烟酒的价值赶不上老班章普洱茶，但起码明面上还是礼尚往来。此时，贸然将一套价值不菲的哈苏相机送给徐万里，对方未必会笑纳。

正当杜林祥犯难时，一个机会却送上门来。自打上次在徐万里家中结识摄影家谢奇峰后，杜林祥就叮嘱袁凯，一定要维护好同谢奇峰的关系。逢年过节，杜林祥还会亲自约谢奇峰出来小酌一番。在一次聚会时，袁凯告诉杜林祥，谢奇峰刚当选河州市摄影家协会主席。一番祝贺之后，杜林祥主动提到：“咱们是老朋友了，我也应当聊表心意，支持一下谢主席的工作。这样吧，我们企业出钱，给协会赞助一台相机。”

有这等好事，谢奇峰自然乐不可支：“杜总真是热心人！”

杜林祥摸出一支烟，微笑着问：“谢老师，哈苏相机还不错吧？”

谢奇峰点头道：“当然。”

杜林祥将烟点燃：“干脆咱们抽个时间去趟北京，谢老师亲自去挑选一套哈苏相机。费用由我们企业承担。”谢奇峰脸上笑开了花，双方还当即约定了北京之行的时间。

杜林祥与张贵明告别后，匆匆赶来北京。与谢奇峰会合后，一行人便前往商场采购。谢奇峰起初很客气，只选了一套二十多万元的哈苏相机，在哈苏相机的系列中，这款产品算便宜的。杜林祥却坚持说：“专门跑一趟，一定得选款配置高的相机。”

最后，谢奇峰选了一套价值三十多万元的哈苏相机。在刷卡时，杜林祥又告诉售货员：“就这款相机，我买两套。”他扭头对谢奇峰

说，“一套是企业赞助给协会的，另一套是我个人的心意，送给谢老师。”谢奇峰连声推辞，却拗不过杜林祥的坚持。

收下如此重礼，谢奇峰在杜林祥面前，几乎就像下属一样恭顺。从北京回河州的飞机上，杜林祥跷着二郎腿说道：“我听说徐书记也对哈苏相机感兴趣。不过像他那样廉洁的领导，哪里有钱去买这么贵的东西？现在好了，咱们协会里有了一套，出去摄影时，徐书记也能拿来过一过手瘾。”

谢奇峰自然能听懂这句话的意思，点头笑道：“是啊！这得多谢杜总的美意。”

出了机场，杜林祥安排专车送谢奇峰回家，自己则带上高明勇、袁凯返回办公室。坐在副驾驶位置的袁凯，这时扭过头感叹道：“三哥，你的手笔可真大啊！”

杜林祥笑了笑：“也就六十多万，对于如今的纬通，不过九牛一毛。再说了，真把哈苏相机送到徐万里手上，以他的性格不一定会收。相机是赞助给摄影家协会的，同徐万里撇清了关系。他什么时候想玩了，就直接去协会拿。”

高明勇附和道：“谢奇峰已经被我们摆平了。他不仅会帮徐万里保管好这部相机，也会替咱们美言的。”

袁凯说：“我说三哥手笔大，还不是说礼物的价值。”

“啥意思？”高明勇问道。

袁凯说：“一般的送礼，一定是先让收礼的人知道，自己拿了好处要做什么事。比方说送相机这件事，换作是我，一开始就得让谢奇峰知道，赞助给协会的相机，其实是送给徐万里的。三哥却反其道而行之，先说赞助协会相机，接着又送给谢奇峰个人一套。谢奇峰那时

恐怕还真以为天上掉馅饼了。直到返回河州的途中，三哥才点出真正的用意。”

杜林祥哈哈大笑：“小袁啊，写文章我不如你，送礼这事，你却不比我！你想啊，如果一来我就把话说破，谢奇峰会不会心存顾虑，甚至拒绝我？而事到如今，谢奇峰把好处已经吞进去，他既舍不得吐出来，碍于情面更不好意思吐出来。这时，他还能拒绝我吗？”

袁凯说：“三哥说得有道理。但会不会有另一种情况，礼送出去了，收礼的人却办不成事？送出去的东西，还好意思去要回来吗？真到那时不就白送了？就说送相机的事，万一谢奇峰并不领情，怎么办？”

杜林祥说：“说到送礼，关键就是对彼此实力有清楚认知。就拿今天的事来说，我清楚自己的实力，就算六十多万打了水漂，也是无关痛痒。我也清楚谢奇峰的能量，即便在这件事上他帮不了我，起码把交情打牢了。在其他事情上，他总会帮到我。”

袁凯心悦诚服地点头，一旁的高明勇又趁机拍起马屁：“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真要开一门政商交际学的课程，咱们杜总能当博导。”

“明勇就会说好话。”杜林祥舒心地笑起来。

“我可是有根据的。”高明勇一脸认真，“我还记得几年前为了一块地的手续，需要协调省国土厅的关系。当时我们找了省政府一位副秘书长，准备请他出面打招呼。杜总却让我们再掂量一下，看看这位副秘书长究竟能不能把事情搞定？如果不行，干脆直接让吕市长出面。我当时建议，先让副秘书长试一试，不行再请吕市长出山，结果却被杜总训了一顿。”

“杜总训得对。我虽然挨了骂，却长了见识。”高明勇一脸幸福的表情，“杜总说，涉及托人帮忙这种事，务必一击而中。假如省国土厅的领导拒绝了那位副秘书长，吕市长再去打招呼，国土厅的领导就会更加为难。答应吕市长吧，无异于得罪之前打招呼的副秘书长，犯了官场大忌。分明吕市长能搞定的事，也可能因为这些因素搞不定。”

杜林祥露出自鸣得意的笑容：“明勇是个有心人，也不枉我栽培你一番。”杜林祥又扭头对袁凯说：“刚才在飞机上，谢奇峰还邀请我加入摄影协会。据说徐万里经常和一帮摄影家朋友出去采风，我要是有机会同徐万里多接触，对于企业发展肯定有好处。就是我这摄影技术太差，担心到时闹笑话。”

袁凯明白了杜林祥的意思，立刻说：“回头我就联系几位摄影专家，让他们专门辅导你一下。”

杜林祥盯着窗外：“好，这件事要抓紧办。”

接下来的几个周末，杜林祥都开车去郊外，苦练自己的摄影技术。谢奇峰那边也传来好消息，说徐万里对摄影协会里的那部哈苏相机爱不释手，隔三岔五就借出去练手。谢奇峰说下个月将组织几位摄影家去洪西省的著名景区云峰山采风，徐万里很感兴趣，表态要亲自参加。

谢奇峰还邀请已成为河州市摄影家协会会员的杜林祥一起前往云峰山。杜林祥一口答应下来，并说企业可以赞助此次采风活动。谢奇峰却说：“赞助真不必了。徐书记有个规矩，但凡他参加的采风活动，不接受任何企业的赞助；而且出去这一趟的食住行，都得搞AA制。”

杜林祥不再坚持，只是对于摄影技术的学习愈发刻苦起来。云峰山之行的前三天，他甚至推掉了所有公务，跟着几名摄影老师去野外苦练。

一个礼拜六的清晨，杜林祥与袁凯各自背着一包摄影器材，赶到谢奇峰居住的小区。杜林祥对于自己的摄影技术依旧缺乏信心，特意把袁凯带在身边，以便随时提醒自己，免得闹出笑话。

外出摄影采风时，徐万里从不摆架子。他不会要求汽车专程去接他，只会自己准时赶到出发地点集合。从旅游公司租用的中巴车已等候在小区门口，七点半左右，徐万里乘坐一辆黑色奥迪赶了过来。下车后，徐万里热情地与众人打招呼，与杜林祥握手时，他的笑容有所收敛，只淡淡说了句：“没想到杜总也喜欢摄影，以后能互相切磋了。”

与调研视察时指点江山的模样不同，今天坐在中巴车里的徐万里显得十分谦虚。他对车里的几位摄影家都尊称“老师”，还掏出U盘，说里面是自己近期的照片，请各位老师点评。

以徐万里的身份，哪怕自己再谦虚，也不能阻止周围的人媚态尽显。众人看过徐万里的摄影作品后，纷纷竖起大拇指，什么“如诗如画”“如梦如幻”的赞誉此起彼伏。

来到云峰山后，徐万里摄兴大发。杜林祥也惊喜地发现，徐万里从包里掏出的，正是自己赞助给摄影协会的那部哈苏相机。午饭时，众人交流着摄影心得，徐万里却不无遗憾地说：“云峰山的落日景色是最美的，可惜来了好几次，拍摄的照片都不理想。”

谢奇峰赶紧说：“徐书记的摄影技术有目共睹。前几次来的照片不理想，都是天公不作美。今天天气不错，很适合拍夕阳的景色。”

徐万里颇为兴奋：“今天要能拍出落日的美景，真就不虚此行了。”

下午，徐万里继续在山腰的森林公园拍摄，谢奇峰却领着一帮人爬到山顶，为达成徐万里拍摄云峰夕照的夙愿做着准备。几位摄影师在山顶讨论了好一阵，才确定了最理想的拍摄位置。支好三脚架、选好角度之后，他们又忙着调试相机的光圈与速度。

傍晚六点过，满头大汗的徐万里终于爬上山顶。他走近相机，看过取景框后又和身旁先到的摄影师交流了几分钟。之后，徐万里按下快门连拍了几十张照片。

徐万里拍摄完云峰夕照的美景后，一行人启程返回河州。中巴车上，杜林祥也加入大合唱，与众人一道赞扬徐万里的摄影技术。离开中巴车，坐上自己的轿车后，杜林祥却对袁凯说：“原本以为徐万里的摄影技术起码还过得去，今天一看，比我这个才入门的人也高不到哪儿去。”

“是啊。”袁凯也笑了，“河州随便找几个摄影发烧友，技术也比徐万里高。就说拍云峰夕照吧，别人选好角度，调好相机的各种参数，徐万里只需按快门就行了。这种拍法，傻子也能成摄影家。”

杜林祥又问：“去云峰山的路上，徐万里拿出自己近期的作品让大家点评。那些照片，你觉得怎么样？”

袁凯说：“就拿谢奇峰赞不绝口的那张风景照来说吧，从专业角度分析，这张照片根本不需要多么高的摄影知识，只需要借助一个滤光片选好角度，将曝光系数调好，稍微懂点摄影常识都可以做到。”

袁凯继续说：“其中有几张照片，看上去观赏效果不错。但一眼就能看出是通过制图软件进行了必要的调光处理，和拍摄水平没有什

么关系。我都能看出来的东西，车上的摄影家们一定也能看出来。大家对徐万里的作品赞赏有加，不过是一起睁眼说瞎话。”

杜林祥笑道：“像徐万里这种人，真不该去喜欢什么摄影。拍照时，有一大帮人在旁边为他选角度、调机器。照片出来了，甭管好坏也有一大堆人溜须拍马。长此以往，他的摄影技术怎么提高？”

“难怪这么多年来，他的摄影技术还停留在发烧友的水平。”袁凯笑着说。

杜林祥摇头叹息，又仿佛是在自言自语：“徐万里的摄影技术，大概就是发烧友级别。可他享受的待遇，却是一般发烧友望尘莫及的。”

“没错！”自己就是摄影发烧友的袁凯感叹，“就说他胸前挂的哈苏相机吧，那可是好些人一辈子都实现不了的梦想。”

2 世界经济学界的“中国之问”

徐万里用相机来记录美景的技术，着实令人不敢恭维，但他有能力将原本荒芜的土地，塑造成美轮美奂的城市景观。

近年来，世界经济学界有一个著名的“中国之问”。各国的经济学家都在研究，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大国，还面临着官员腐败、贫富差距、道德滑坡等至今未能根治的问题，那么这个国家究竟做了什么事情，才能在短短几十年里实现经济腾飞？

徐万里在会见一位知名经济学家时，尝试着回答了“中国之问”。他认为，尽管面临如此多的难题，但过去几十年间中国起码做对了两件事，才换来今天的成绩。第一，是实行市场经济，彻底激发了民间创造财富的活力。第二，用经济建设的成绩来考核各级干部，迫使各级干部必须扑下身子抓经济。

据说徐万里还在私下感叹过：“在如今中国，不讲政治的人玩不转，可一个纯粹的政客也走不远。你哪怕再精于权术，如果当地经济建设一塌糊涂，拿不出几个叫得响的项目，同样很难得到提拔重用。当然了，这种用人导向的负面效果十分明显，各地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大行其道。但反过来想，如果领导们都不去搞什么政绩工程，中国能发展这么快吗？”

主政河州后，徐万里已经展示出玩弄权术的高超手腕。昔日的“河州政法王”唐剑，被他收拾得服服帖帖，原本盘根错节、派系林立的河州官场，已无人敢挑战徐万里的权威。河州政商圈子里甚至流传出一个段子，说徐万里来河州履新之前，省委书记贺之军找他谈过一次话。贺之军专门叮嘱，河州是洪西省会，情况复杂，尤其是官

场里的各种派系、山头，一定要好生应对。徐万里当着省委书记的面说道：“关于派系的事，我丝毫不担心。贺书记相信我，派我去河州，那么从我到河州的那一天开始，徐万里就是河州最大的派系。”听过这段子的人都说，徐万里忒狂了点，但人家的确狂得有本钱。

徐万里是个心雄万夫的人物，收拾完官场里的对手后，自然也要端出自己的政绩工程。这项政绩工程，就是河州生态城。按照规划，河州生态城将在五年内发展为城市的副中心。除开经济指标的考核，这里还将建成一个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典范。

吕有顺打造的河州新城，至今为河州人津津乐道。徐万里嘴上没说，心里却憋着一股劲，自己力推的河州生态城，一定要盖过河州新城的风头。

对于河州的房地产企业来说，河州生态城立刻成为一块令人垂涎欲滴的大蛋糕。杜林祥的老对手万顺龙，据说已经在内部会议上喊出了“得生态城者得河州”的口号。完成上市后，意图深耕河州市场的纬通集团，自然也不会对这一机遇视而不见。

一个周末的夜晚，杜林祥又一次驱车前往河州警备区大院。居住在这座大院里的徐万里，真正掌握着将生态城的开发主导权赋予哪家企业的大权。

经过之前的运作，杜林祥自觉与徐万里的交情更进了一步，此刻他心中的底气，也不免足了一些。

徐万里依旧在书房迎候杜林祥，古朴大气的书桌上，照例摆放着几台相机。杜林祥一进门就瞅见，自己赞助给河州市摄影家协会的那部哈苏相机，就在那几部相机中间，显得鹤立鸡群。

落座后，杜林祥还想着怎么把话题引到生态城上，没料到徐万里倒开门见山：“林祥，你来找我，是为了生态城的事吧？”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徐万里对杜林祥的称呼，从“杜总”变成了“林祥”。杜林祥认为，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信号。

杜林祥点头道：“不瞒徐书记，正是为这事。”杜林祥从皮包里掏出一份材料，“徐书记高瞻远瞩地提出河州生态城的规划后，我们深受鼓舞。企业专门委托上海、香港的设计机构，制订出详细的开发方案。纬通集团希望为生态城的开发，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啊。”

徐万里拿过材料瞟了一眼：“这份资料你们给市政府办公厅递过一份，他们已经转给我了。华明还在上面做了批示，让相关部门好生研究。后来我给华明打了电话，这份方案没什么好研究的，有空干点其他事，别在这上面浪费时间。”

徐万里口中的“华明”，就是新任河州市市长曲华明。曲华明是位女同志，长期在省财政厅工作。她读大学时就是校花，在洪西官场更是出了名的大美女，如今快五十岁的年纪，依旧风韵犹存。可惜河州市委班子相较于过去，徐万里比陶定国霸道得多，曲华明的才干又远不及吕有顺。在徐万里这位霸王手下工作，曲华明几乎从搭档变成部下。

徐万里抿了一口茶：“这份方案的立足点，就是纬通集团获得河州生态城的开发主导权。我直言不讳地说，毫无可能。生态城的开发，绝不能由一家企业来主导。我的意思很清楚，必须同时引入几家有实力的企业，共同开发，相互促进。”

进门就被泼了盆凉水，杜林祥不免沮丧。从徐万里的语气中他也听出来，纬通指望一家吃下这个蛋糕已无可能。杜林祥退而求其次：

“徐书记的想法的确有道理。河州生态城的开发是大事，交给一家企业来做，未免冒失。如果是合作开发，纬通很愿意参与其中。”

徐万里跷起二郎腿：“哪些企业能参与生态城的开发，后面会有招标程序。不过在我个人的初步构想中，纬通并不在考虑之列。从目前的接触过程来看，我看好的企业有三家，前两家都是北京、上海的大公司，另外一家河州本土企业，就是顺龙集团。”

“您可不能厚此薄彼啊。”杜林祥有些急了，“纬通不仅是河州本土企业，更是堂堂上市公司。从各方面的条件来看，并不比一线城市的房地产企业差。在河州本地，纬通的规模早已是房地产界的翘楚。像生态城这样的项目，没理由把我们排除在外。”

徐万里笑了笑：“要说企业规模、销售额，纬通的确远超顺龙。但那只能唬住外行！林祥，论起盈利水平与运作高端楼盘的能力，你自问比万顺龙如何？”

这句话点到了纬通的罩门，杜林祥一时语塞。徐万里继续说：“生态城的定位，不仅是经济中心，更是文化中心、科技中心。这里将来要吸引全国乃至全世界的高端人才、高级知识分子来居住。纬通的强项，在于运作那些面向普通市民阶层的中档楼盘。两者之间的定位，存在偏差啊。”

徐万里语气坚定地说：“因此我在决策之初，就没有考虑纬通。”

杜林祥坐在沙发上，就像个泄了气的皮球。他的余光瞟到书桌上的哈苏相机，心里又冒出一丁点的侥幸：“徐书记，您说的这些我都承认。但纬通毕竟是河州本土的企业，面对生态城这样的大项目，您就不能支持一下？”

徐万里微笑着起身，从书柜里取出一包茶叶，亲自沏好端到杜林祥面前：“这是你送我的老班章，味道的确不错。你也尝尝！”

杜林祥不知道，徐万里此刻拿出老班章的用意何在。他的内心充满苦涩，抿了一口价值不菲的老班章，感觉却比中药还苦。

徐万里又从书桌上拿来哈苏相机，放在手里把玩起来。过了一阵，他才缓缓开口：“你赞助给摄影协会的这台相机，倒是不错。对了，你这段时间的摄影技术，一定进步不小吧！”

杜林祥更加迷惑，徐万里突然提起这档子事，究竟是什么意思？他强装出镇静，回答说：“我那点三脚猫功夫，不敢在您面前班门弄斧。”

徐万里笑起来：“你的摄影技术，的确不入流。不过说实话，我的摄影技术，也登不上大雅之堂。平时周围的人夸我，我心里清楚得很，人家是畏惧我手中的权力，并非钦佩我的摄影技术。”

杜林祥有些惊讶，看来这个徐万里，还有些自知之明。只听徐万里继续说：“我经常劝自己，不要去参加什么摄影采风的活动，省得丢人现眼。但没办法呀，我是真心喜欢摄影，舍不得丢下。我甚至在想，自己要不当官，这么多年下来，摄影技术一定进步不少。可惜偏偏吃了官家饭，周围全是恭维，想进步也难。”

徐万里拉拉杂杂地说了十多分钟，全是自己摄影经历中的琐事，杜林祥只得耐着性子听。后来，徐万里终于聊回生态城的开发：“我把纬通排除在外，是基于生态城的定位与企业的特点。不过刚才你说，纬通毕竟是本土企业，希望得到政府的扶持，也不无道理。毕竟，纬通的税收在河州，解决了河州大量的就业。肥水不流外人田嘛。”

杜林祥重新燃起希望：“那么说，纬通还有戏？”

“尽量争取吧。”徐万里不徐不疾地说，“我会重新考虑，在目前确定的三家企业之外，再把纬通加进去。另外，最后的方案，还得上到常委会讨论，也要听一下其他同志的意见。”

“那是，那是。”杜林祥搓着手掌，“真是太感谢徐书记了。”

“不要说谢。”徐万里说，“要说谢，也是我谢谢你。你这又是送老班章，又是赞助相机，我倒是不好意思了。”

“您客气了，这是哪里话！”杜林祥说。

“只不过，”徐万里放下手中的哈苏相机，“生态城开发，可是价值上千亿的商机。四家企业来做，每家也能分走几百亿。就凭这几斤普洱茶，一部相机，你投入的成本，是不是忒低了点？”

杜林祥心头一惊，徐万里这不是在公然索贿吗？接着他又涌起一股狂喜，只要钱能解决的事，就不是难事！不怕徐万里狮子大开口，他口张得越大，老子最后获得的收益反而越多。

杜林祥笑嘻嘻地说：“您教训得是，的确是我疏忽了。不过您放心，我是个讲规矩的人。”

“讲规矩就好呀。”徐万里也笑起来，“四家企业分食生态城的蛋糕，中间也有个市场份额的问题。讲规矩的人，分得的份额自然会多一些。”

杜林祥高兴得甚至有些埋怨自己，原来徐万里是个这么爽快的人，以前费尽心机地去收购普洱茶，赞助摄影协会相机，倒有些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

杜林祥说：“徐书记，您有什么要求但说无妨。”

徐万里哈哈大笑：“我要的数目可有点大！”

杜林祥压低声音：“只要您开口，钱一定不是问题。”

徐万里沉吟了一阵说：“纬通真想参与生态城的开发，我只有一个要求——由你们出面，重组信丰集团。”

“就这条？”杜林祥问道。

“当然。”徐万里抖了抖衣袖，“难不成你以为，我个人还想从你那里捞什么好处！”

杜林祥已惊呆在那里，半晌说不出话来。徐万里抿了一口香醇的普洱茶：“信丰集团是河州的老国企，也是河州的老大难问题。上周我去企业调研，知道他们已经是严重的资不抵债，员工三个月发不出工资。”

徐万里继续说：“工人们已经闹过一次，把企业负责人以及政府派去的副市长都给揍了一顿。我紧急调动武警，才把局面弹压住。这不是长久之计啊！要从根子上解决问题，必须引入一家有实力的企业，兼并重组信丰集团。”

徐万里从抽屉里取出一包熊猫香烟，掏出烟来递给杜林祥：“我知道你烟瘾大，也不用憋着。我不抽烟，却也不反感别人抽。”

杜林祥点燃香烟，只听徐万里继续说：“信丰集团目前的境况的确不佳，但你如果愿意收购，政府会出台一揽子扶持政策。另外，在生态城的开发方面，纬通集团也会得到理所应当的关照。”

杜林祥终于明白了徐万里的用意，他苦笑着：“徐书记，您的胃口当真不小啊！”

徐万里把后背靠在沙发上：“你不会真以为，靠点茶叶、相机，就能打发我吧？”

杜林祥嘿嘿一笑，心中却在叫苦：徐万里啊徐万里，老子当然清楚，茶叶、相机还不够塞你的牙缝。可就算你明目张胆要我个几千万，也比现在强啊！真为政府接下这个包袱，花费的可不是几千万。

杜林祥问：“信丰集团还是一家上市公司？”

“对。”徐万里说，“集团公司旗下，有一家叫作信丰制药的上市企业。不过上市公司的日子也不好过，连续数年亏损，再没有改观，就会面临退市的风险。”

徐万里接着说：“我对于收购方的要求只有两条，第一是妥善安置好工人，不能有人再出来闹事；第二就是保住上市公司的壳，千万不能退市。一家河州的上市企业退市，这脸可就丢大了。”

“徐书记，”杜林祥思忖了一阵后缓缓开口，“事关重大，恐怕我现在也不能答复你。我回去商量一下之后，再向您汇报，您看好吗？”

徐万里点点头：“好的，我等着你的消息。”

这一回，徐万里破天荒地亲自送杜林祥下楼。两人握手告别时，徐万里又提到一件事：“林祥，你最近见过赵筱雨吗？”

“见过啊。”杜林祥说，“上周我去北京出差，还和她一起吃过饭。”

“不过嘛……”杜林祥接着说道。

“不过什么？”徐万里眉头微微皱起。

杜林祥说：“我昨天有事找她，一连打了几通电话，她的手机都是关机。徐书记，您有什么事吗？”

“没事。”徐万里做出一副轻松的样子，“顺口一问而已。”

杜林祥登上自己的奥迪轿车，驶离了河州警备区大院。徐万里最后忽然提到赵筱雨，让杜林祥有些摸不着头脑。尤其是徐万里的神情，故意做出一副轻松的样子，眼神中却透着紧张。直觉告诉杜林祥，徐万里绝非顺口一问，他心里一定装着什么事。

不过此时的杜林祥，却不愿在赵筱雨的事上多花心思。徐万里扔给他的难题，犹如一块巨石压在心头。杜林祥掏出手机，打给了刘光友：“老弟啊，大哥这回遇着难事了。明天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我有好多事向你请教。”

3 宁可退出生态城的开发，也不去蹚信丰集团的浑水

刘光友上午要出席重要会议，中午又有接待午宴。直到下午三点多，他才匆匆赶到杜林祥的办公室。

刘光友近来真是鸿运当头，官运亨通。被追随多年的领导吕有顺安排去文联做党组书记后，刘光友一度以为自己的仕途已然终结。没想到徐万里与唐剑权斗时，将刘光友作为一枚棋子，调到国资委担任党组书记。两个月前，国资委主任体检时查出喉癌，不得已远赴美国治疗。刘光友这个二把手，又开始临时主持起河州市国资委的日常工作。

信丰集团作为河州市重点国企，刘光友对它的情况自然一清二楚。杜林祥将刘光友请来，就是打算摸一摸信丰集团的底细。

听完杜林祥的讲述，刘光友跷着二郎腿，点燃一支南京九五至尊香烟，不紧不慢地说：“大哥，我这话不好说呀。让你收购信丰集团的是徐万里，我敢跟他唱反调？再说了，我身为河州市国资委的负责人，真劝你别去收购，这话以我的身份也说不出口呀。”

杜林祥心头闪过一丝不悦。刘光友在吕有顺身边当秘书时，见着杜林祥一脸的恭敬。后来仕途不顺，被发配去文联时，甚至动过弃官从商的念头，指望来纬通集团谋份差事。如今时来运转，执掌国资委了，也他妈装模作样打起官腔！

杜林祥点燃自己的红塔山，微笑着说：“老弟，咱俩谁跟谁呀！当着我，你可得实话实说。你在这儿说了什么，还怕被传出去不

成？”

刘光友弹了一下烟灰，又抿了一口茶：“大哥把话说到这份上，我也只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了。信丰集团可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烂摊子。底下近万名职工，管理效率极其低下。生产线设备老化，生产出来的药品很多时候就直接烂在仓库里了。关键是，这家企业负债率奇高，就算把厂子卖了，也不够抵债。”

刘光友继续说：“从吕市长那会儿到如今的徐万里，都邀请过有实力的厂商来洽谈收购。开出的条件差不多，只要人家肯把原先的债务接下，企业就白送。”

杜林祥问：“听说前不久工人闹事，是怎么回事？”

刘光友说：“被拖欠了几个月的工资，谁心里不窝火？那里就像个柴火堆，随便一点火星就能引爆。依信丰集团目前的状况，我看以后上街闹事应当是家常便饭。”

杜林祥又问：“照你看来，企业是救不活了？”

刘光友摇头叹息：“积重难返呀。我给你说件事，你就知道信丰集团的老国企病有多严重了。企业里有个家族，什么七大姑、八大姨的，男女老幼有一百多号人在企业上班。你说这怎么管，效率能提高吗？”

杜林祥掐灭烟头：“这么一副烂摊子，怪不得徐万里急着甩出来。”

刘光友说：“企业早就是这破样。徐万里着急，还有更重要的原因。”

“什么原因？”杜林祥问。

刘光友说：“信丰集团好歹是上市企业，手上的壳还值点钱。所有来谈收购的，都是看重这个壳资源。企业连年亏损，股票明年就面临退市风险。真要退了市，那可真是送都送不出去了。”

对信丰集团的情况，杜林祥大致了解了。他续上一支烟：“就像老弟所说，来谈收购的，都是看上信丰集团手里的壳。可纬通已经是上市公司，没必要再去弄个壳在手里。”

刘光友说：“反正换作我是你，甭管徐万里开出什么条件，也不会答应兼并信丰。这话说到这儿，出了门我可认账。”

“放心吧！”杜林祥笑起来，“跟我打交道，你还怕不保险呀。”

刘光友如今是个大忙人，晚上还有饭局，就没有留在纬通大厦吃饭。杜林祥让高明勇送刘光友下楼，还特别交代高明勇将一张河州最顶级高尔夫球会的年卡送给刘光友。

刘光友离开后，杜林祥又马不停蹄地将庄智奇、安幼琪、林正亮等集团高管召集来办公室。通报完信丰集团的情况后，杜林祥手指敲打着办公桌：“你们都说说各自的看法。”

庄智奇问：“兼并信丰集团，成本有多高？”

杜林祥说：“据刘光友的估算，即使是零收购，政府把企业白送给我们，光填补原先的亏空，就得十个亿。”

庄智奇又问：“加入到生态城的开发，咱们能赚多少？”

杜林祥把目光投向安幼琪，她才是如今企业里公认的地产专家。安幼琪思索了一会儿说：“如果徐万里兑现承诺，让纬通集团在生态城的开发过程中拥有较大份额，那就是几百亿的生意。最后的利润，理想估算在三十亿至五十亿之间。”

庄智奇点燃一支烟，喃喃自语道：“十亿，三五十亿。”

安幼琪问道：“你的意思，是这生意能做？”

“不！”庄智奇停顿了几秒后说，“账不是这个算法。”

林正亮有些看不惯庄智奇故弄玄虚：“老庄，你就直接说，账是怎么算的？”

庄智奇说：“生态城的开发，是一个漫长过程，中间不可预计的因素很多，三五十亿只是按理想情况来计算。再者说了，这三五十亿的利润，是在未来五到十年间逐步获得，而投到信丰集团的十亿，却是兼并之后短时间内就要兑现。”

庄智奇接着说：“菜市场里的小贩都清楚一个道理，少拿不如多拿，多拿不如现拿。半年内砸出十个亿，去换取十年后才能到手的三五十亿，这账并不划算！”

安幼琪说：“庄总说得有道理，但他还算漏了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杜林祥问。

安幼琪说：“生态城赚取的利润，并不是凭空获得的，它需要企业在开发过程中投入大量资金。手里有钱，去哪儿做生意不成？把这笔钱投到其他项目，就算不如生态城的前景好，赚个十几亿总没有问题。也就是说，投入生态城的开发，只是为企业多带来十至二十亿的利润。”

“就按二十亿算吧，”杜林祥冷笑起来，“兼并信丰先赔十亿进去，十年后收回二十亿，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还赚狗屁钱。”

“妈的，”林正亮也骂起来，“这徐万里，尽整这些坑人事。”

办公室内沉寂了几分钟，杜林祥缓缓开口：“在你们看来，宁可退出生态城的开发，也不去蹚信丰集团的浑水？”

见众人点头，杜林祥说：“我也是这个意思。”

此刻的杜林祥，不禁想起当初为了吕有顺的政绩，冒险上马摩天大楼，结果将企业拖入险境的事。前车之鉴，血泪斑斑呀！为了他徐万里的政绩，企业没必要再去冒险。再说了，如今的自己，毕竟与当初不可同日而语。那时离开吕有顺的扶持，纬通真可谓寸步难行。现在的纬通，可是堂堂上市公司，在全国各地布局有项目。如果说拒绝吕有顺，会让彼时的纬通面临生与死的抉择，那么今日拒绝徐万里，只是未来赚多赚少的问题。杜林祥已然有这个底气！

“既然意见统一，那就婉拒掉徐万里吧。生态城的钱，大不了不赚了。”杜林祥说。

安幼琪说：“徐万里毕竟是河州的一把手，为人又霸道异常。咱们最好找个合适的借口，免得彻底撕破脸。”

杜林祥续上一支烟：“安总说得有道理。徐万里那边，能不得罪尽量不得罪。关键是找个什么借口？”

庄智奇说：“就说企业没钱呗。”

杜林祥摇摇头：“徐万里知道纬通的财务状况，不差十个亿。编这个借口，搪塞的痕迹太重。”

一直在闷头抽烟的林正亮忽然开口：“三哥，你还记得疯子吗？”

疯子，向来是林正亮对陶雪峰的昵称。当初陶雪峰被杜林祥委派去河州冶金厂担任总经理，结果工人闹事，硬生生把陶雪峰打死。

安幼琪立马反应过来：“你的意思是让信丰集团的工人闹事，反对咱们去收购？”

杜林祥这时又想起刘光友的话，说信丰集团“就像个柴火堆，随便一点火星就能引爆”。既然如此，让工人们起来闹事，想必不会太难。动静闹大了，纬通的收购无法进行，徐万里也怪不得我。

杜林祥又问庄智奇：“你觉得这主意怎么样？”

庄智奇深吸一口烟：“这种招数，在历史上屡见不鲜。民国建立之初，袁世凯如愿当上大总统，孙中山也反将袁一军，坚持定都南京，并邀袁世凯南下就职。南京是革命党的老巢，袁世凯的北洋军鞭长莫及，他当然不想去。趁着革命党的专使团到北京迎接袁世凯之际，北洋军自导自演了一场兵变。一大群士兵冲进城里，纵火抢劫。接下来，袁世凯就以北方局势不稳为借口，顺理成章地留在北京。”

“不过，”庄智奇继续说，“徐万里可是个人精，他自个就是玩弄计谋的高手。这套把戏到时让他识破了的话，我们反而被动。”

杜林祥点点头：“智奇的顾虑有道理。徐万里精得要命，可不是一个容易糊弄的角色。”

“这样吧，”杜林祥说，“安排高明勇，先去同信丰集团的工人搭上线。至于用不用这一招，到时再说。”

“对了，你们下周末都没什么安排吧？”杜林祥说，“要是没有别的事，就跟我走一趟，一起去给张贵明捧场。下周末，就是咱们与张贵明合作开发的楼盘正式开盘的日子。”

安幼琪说：“这么多集团高管出席一个开盘仪式，过去可从没有过。”

杜林祥说：“张贵明是个好面子的人，咱们就把面子给足。”

4 杜林祥在桌上盘点起全国各地的酒风

几天之后，杜林祥率领纬通一众高管，奔赴位于北方的一座省会城市。那次与张贵明会面之后，双方又通了几次电话，最终敲定了合作事宜。大体的合作方式，跟当初会面时谈的差不多。张贵明拿出手中土地，杜林祥提供品牌与管理团队。至于利润分配，杜林祥做出了让步，基本答应了张贵明的要求。杜林祥原本不指望从项目本身赚多少钱，他更看重的，是通过这个项目，扭转外界对于纬通仅擅长运作中档楼盘的印象。

开盘速度向来是纬通的强项，这一次纬通的运营团队也没给杜林祥丢脸。从人员进场到正式开盘，只花了不到半年时间。张贵明是个讲排场的人，自然把开盘庆典搞得颇为隆重。庆典结束后的午宴，席开五十桌，除了当地的官员，还有许多矿山老板前来捧场。可就这，张贵明还说没喝尽兴，晚上又把河州来的客人拉到郊外，说是一边品尝当地特色烤全羊，一边再痛饮一番。

张贵明身边还带着两人，一个是公司副总，叫作岳二福，另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是张贵明公司里的保安队长，叫作杨龙。这三人的酒量都十分了得，一上桌便四处出击。安幼琪不胜酒力，但杜林祥、庄智奇、林正亮等人却丝毫不怯场，颇有些来者不拒的意思。众人一起努力，架子上的羊肉还没烤熟，一瓶白酒就快见底。

羊终于烤熟了，张贵明端起酒杯：“刚才的只能算餐前甜点，现在才正式开始。还是那句话，今日酒，今日醉，不要活得太疲惫；好也过，歹也过，只求心情还不错。”

众人被张贵明的话逗乐了，林正亮率先举起酒杯：“老张发了话，咱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宁可胃上烂个洞，不让感情裂条缝。”

一圈酒喝下来，杜林祥已微微有些醉意。他趴在张贵明肩上：“老张，你可真是我见过的海量之人。你的酒量到底有多大？”

张贵明咧开嘴笑了：“一两二两才漱口，三两四两没喝够。五两六两神抖擞，七两八两还在吼。”

杜林祥竖起大拇指：“厉害！”

张贵明点燃一支烟，颇为得意地说：“别说七两八两还在吼，就算喝个两斤，俺也照旧吼。俺喝酒就像喝中药，只觉着嘴里苦，喝进肚子里却没啥反应。所以这么多年酒喝下来，还很少醉过。”

杜林祥不禁吸了口凉气，当真是天赋异禀，酒场奇人。这种杀手级酒将，过去只知道有个尹小茵，不料今天又见识了一位。

说起尹小茵，她今天也在座。离开纬通总部后，尹小茵辗转了多地的分公司。数月前，与张贵明合作的项目启动之后，尹小茵又被调来这里。因为工作的接触，张贵明与尹小茵已喝过几次酒，他对尹小茵的酒量赞赏有加，所以今晚设宴招待纬通集团的高管时，还特意拉上了仅是分公司中层干部的尹小茵。

可惜的是，尹小茵今晚滴酒不沾，她说自己感染了风寒，身体不舒服。庄智奇也在一旁帮她开脱：“小茵今天真不能喝，上午还在输液。”尹小茵身体的确不适。为了筹备开盘庆典，小姑娘连熬了两个通宵，把自个身体累垮了。

杜林祥在一旁看着庄智奇怜香惜玉的样子，不禁想起了昨晚的事。杜林祥一行抵达当地后，先视察了一圈工作，便回到酒店准备休息。这时，杜林祥得知了尹小茵生病的消息。

尹小茵毕竟还算杜林祥的远房侄女，加之生病也是因为工作，杜林祥决定亲自去探望一下。晚上九点过，杜林祥叫上庄智奇，一起来到尹小茵租住的房子里。

按照尹小茵的级别，可以在工作城市租一间一室一厅的住房，费用由单位报销。尹小茵是个勤快的女孩，房子虽不大，却收拾得井井有条。看到杜林祥上门探视，她颇为激动。

恰好这时，河州有人打过来一通电话，刚说几句，杜林祥的手机没电了。杜林祥向庄智奇借来手机，重新拨打过去。电话打完后，杜林祥朝庄智奇手机的屏幕上一瞥，却惊讶地发现，这部手机的WiFi信号居然处于连接状态，信号格里，被塞得满满当当。

回酒店的路上，杜林祥问庄智奇：“我还是第一次来看小茵，你以前来过这里吗？”

庄智奇摇摇头：“我也是第一次来。”杜林祥知道庄智奇没说实话，也没再说什么。他是个不拘小节的领导，对于下属的私生活，并不会去刻意约束。

近些年，杜林祥恶补了不少书，其中一段有关清朝重臣陶澍对待女婿的典故，就让杜林祥印象深刻。陶澍任两江总督时，他的女婿胡林翼在南京纵情山水，并流连忘返于秦淮河畔、钓鱼巷中。有人密告陶澍，陶却说，这小子才华过人，日后为国操劳，哪儿还有一时闲暇？趁着年轻寻欢作乐，随他去吧。陶澍甚至还让账房先生别在钱方面太计较。

陶澍一句话，让扔进烟花柳巷的嫖资成了人才储备基金。而胡林翼日后的所作所为，似乎也印证了陶澍的话。胡林翼百战沙场，成为清廷的南天柱石，最后操劳成疾，病逝于湖北巡抚任上。

或许是受古人的启发，杜林祥对于下属们在男女关系上的事，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况且，尹小茵爱慕庄智奇，本就是自己早已知道的。

杜林祥只是有些替远在河州的陈锦儿惋惜！这个陈锦儿，至今还对庄智奇爱得死去活来。为了成全他们，杜林祥把尹小茵调离总部，安排到各地的分公司。不曾想，陈锦儿近水楼台未能先揽月，倒是远在天涯的尹小茵抱得如意郎君归。

“老杜，发啥子愣哟？来，俺敬你一杯。”张贵明粗声粗气的话语，打断了杜林祥的思绪。他重新举起酒杯，爽快地喝了一大口。

放下酒杯，张贵明说：“俺俩还真是有缘。认识没多久，就合作了两单生意。”

张贵明口中的两单生意，自然说的是收购河州冶金厂与双方合作开发楼盘。杜林祥点头笑道：“是啊，是啊！”

说起冶金厂，杜林祥问道：“宋红军收购矿山的事进行得怎么样？”

张贵明说：“一切顺利，人家已经打了两次款。按照时间，明天就应该打第三次款了。昨天我打电话去催赵筱雨，不知怎么的，她的手机却关机。后来徐浩成也打了电话，还是关机。”

听到这里，杜林祥又想起那天徐万里向自己打听赵筱雨的事情。他说道：“赵筱雨最近怎么回事？电话老打不通。”

“谁他妈知道！这个骚娘们，没准除了她姐夫，又勾搭上什么男人。”张贵明说，“反正白纸黑字签了合同，还怕她赖账不成？不管这些，俺们喝酒。”

有张贵明在，酒桌上的气氛一定是高潮迭起。敬了一圈酒，他又说起酒段子：“醉分五种：想醉，把酒留在胃；怕醉，水往酒里兑；真醉，敢喝敌敌畏；烂醉，桌子底下睡；装醉，不想给小费。谁要说自己醉了，就拿瓶敌敌畏来。他真敢往口里灌，俺就认他真醉，不再劝酒。”

张贵明的话一出口，满桌又是哈哈大笑。趁着兴致颇高，众人又谈起各地的酒俗。张贵明叼着一支烟：“凭老子的酒量，走遍天下都不怕，但就怕去一个地方。”

“啥地方？”林正亮问。

“不敢去河南呀。”张贵明说，“那里讲究‘先端为敬’。比方说他们敬你三杯酒，就是你喝三杯，敬酒的人端着杯子，自己并不喝。去年到郑州，开宴后朋友斟满七杯酒，对俺介绍说，按照河南的规矩，贵客临门先端酒，七杯酒是最高礼节，请笑纳。老子把七杯酒喝下去，朋友就在一边看着。后来他又端着酒杯，说要碰一杯，据说这叫‘端七碰一’。再好的酒量，也经不住这么整啊。”

“老张说的没错。”杜林祥说，“河南人喝酒，规矩的确不少。还有什么男人喝酒女人不上桌，划拳不能单出食指和小拇指……搞得我们外地人一头雾水。”

庄智奇说：“我有一个同学就是河南人，说起这些规矩，他解释说，古时候酒可是好东西，寻常人家哪个喝得起？只有待客时才舍得开一坛子。这么好的东西自己舍不得享用，先想着客人，也只有河南人才这般先人后己。”

张贵明又说：“酒桌上要讲公平，还得数江浙一带。那里讲究‘先干为敬’，主人先把酒喝下，客人再喝，谁也不吃亏。”

庄智奇说：“江浙一带‘先干为敬’的风俗，大概也和当地人的性格有关。江浙一带的人素来文雅，彼此之间客客气气，主人不带头喝，客人哪里好意思？”

杜林祥接过话茬：“有一次我去新疆，喝得实在太多，便说‘喝好就行，别整得我起不了床’。朋友却说：‘什么叫好，就得喝成人，事不醒才叫好！’后来他们告诉我，一定要把客人灌醉，才是当地酒风。”

杜林祥继续说：“新疆多牧民，古时候出去做客，主人一定要把客人灌醉，还要让客人留宿在自己帐篷。为啥？黑灯瞎火的让客人回家，赶上暴风雪或者豺狼虎豹，没准就把小命丢了。主人为了客人的安全着想，豁出性命也要把对方灌得酩酊大醉。”

酒桌上的气氛越来越融洽，张贵明身边带来的岳二福、杨龙两人，也要跳出来表演一番。这二人都是典型的酒桌“三能”人物：能喝、能劝、能闹。他们说光喝白酒伤身体，又让服务员搬来一箱啤酒。

杨龙说：“俺们张总是做矿的，杜总是地产大亨，所以今晚俺们跨一下专业，搞一搞水利工程，先来个‘引黄入川’。”说罢对着啤酒瓶子一气喝下。

林正亮颇为不屑：“我当是啥新鲜玩意，不就是吹瓶子吗？还取个这么绕口的名字。”林正亮也不含糊，立马吹了一瓶。

岳二福又站起身来：“林哥一看就是见过世面的。这‘引黄入川’太小气了，俺们再来个‘天池蓄洪’。”

“啥意思？”林正亮问。

岳二福把三瓶啤酒倒进一只汤盆里，然后说：“汤盆是个池，人躺下来肚子也像座山，酒流进肚里就是‘天池蓄洪’。一人一盆，比比谁的池大、池深。”

林正亮此刻面露难色，倒是庄智奇挺身而出，与岳二福一起来了个“天池蓄洪”。张贵明拍掌赞道：“强将手下无弱兵，老杜下面的弟兄，个个是好汉！”

张贵明接着说：“这狗日的‘天池蓄洪’，哪里是在考验酒量，分明是考验肚子的容量。俺第一次玩这个，还是和两个娘们，最后也败下阵来。仔细一想也不丢脸，和女人比起来，俺们男人天生就有劣势。”

“什么劣势？”杜林祥问。

张贵明说：“女人的肚子是生过孩子的，再撑大点也没事，俺们爷们哪儿比得上？”酒喝到这会儿，众人已顾不得桌上还有女性，纷纷放肆地大笑。

据说酒宴有五个阶段：处女阶段，严防加死守；少妇阶段，半推又半就；壮年阶段，全来都不够；寡妇阶段，我来找你斗；老太阶段，不行还忽悠。今晚酒桌上的“三能”人物众多，宴席也几乎成了“不老女神”，始终停留在壮年阶段。

张贵明招呼人将酒盛满，准备着又来一圈。刚端起酒杯，兜里的手机却响了。他掏出手机，笑着说：“老胡，你这电话打得真是时候。俺和老杜，正喝在兴头上。”

张贵明称呼对方为“老胡”，还提到正在和老杜喝酒，杜林祥心想，此人自己也应当认识。莫不是胡卫东？

“什么，你再说一次！”张贵明猛然拉高音调，身体也摇摆起来，连杯里的酒也洒到地上。

张贵明又抱着电话说了一通，越说表情越僵硬。挂断电话时，因为酒精刺激，原本涨红着的脸，已变成铁青色。

杜林祥看出张贵明心中有事，便说道：“今晚大家都尽兴了，要不早点回去休息？”

张贵明立刻点头：“好！”

5 人生如戏，全靠演技

回酒店时，杜林祥与张贵明同乘一辆车，他这才打听道：“老张，是不是出什么事了？你怎么一接电话，脸色顿时大变？”

张贵明似乎处于一种惊恐之中，还没缓过神来：“电话？什么电话？”

杜林祥说：“就是刚才你接的电话。是不是胡卫东打来的？”

听到胡卫东的名字，张贵明不由得全身一颤。隔了几秒钟，他才缓缓开口：“老杜，出大事了。”

“什么大事？”杜林祥还第一次见到张贵明这副模样，自己的心也提到嗓子眼。

张贵明说：“刚才胡卫东打来电话，说就在今天下午，宋红军在北京的办公室里，自己给脑袋喂了一颗花生米。”

“啥，自己给脑袋喂花生米？什么意思？”杜林祥听得一头雾水。

张贵明大声吼起来：“就是说宋红军举着手枪，朝自己脑袋崩了一下。懂了吧！”

这一回，轮到杜林祥惊得说不出话来。悍马越野车里沉寂了几分钟，杜林祥才结结巴巴地说道：“宋……宋红军，死了没有？”

张贵明的情绪逐渐镇静下来，他的脸却阴沉得可怕：“当场毙命。”

其实，张贵明此刻的消息并不准确。直到事后几天，他们才知道有关此事的更多细节：或许是枪法不准，或许是临死时心生怯意，宋红军饮弹自尽时，子弹偏了几厘米。一枪毙命没成功，还弄到医院抢救了三个小时。最后人没救回来，还多受了些折磨。

“好端端的，宋红军干嘛要自杀？”杜林祥问。

张贵明点燃一支烟，抽了一口又扔到窗外：“据胡卫东说，纪委的人恐怕早就盯上宋红军了。他周围的一些人，陆续被带走接受调查。宋红军自杀后几小时，他家里就被抄了。”

“妈的！”杜林祥一拍大腿，“怪不得赵筱雨最近一直关机！她要么是听到风声跑路了，要么就是被抓进去了。”杜林祥脑海中，又浮现出与徐万里的一番问答。看来远在河州的徐万里，早已听到宋红军可能落马的风声。

杜林祥又问：“这事徐浩成知道了吗？”

张贵明说：“胡卫东一直在找徐浩成，可手机就是打不通。后来找到徐浩成公司的人，说他今天由香港飞去非洲，人在飞机上，接不了电话。这个老徐，干嘛偏偏这个时候去非洲！”

杜林祥摸出一支烟点上：“宋红军这些年，可没少捞钱。没想到啊，今天落得这个结局。关键是他这一死，咱们的矿山交易还能继续吗？”

“俺担心的就是这个。”张贵明叹了一口气，接着他又显得坐立不安，“纪委的人从没找过俺，说明宋红军被查，是因为其他事，而不是咱们这桩矿山交易。但是，这个交易里面也有猫腻啊！赵筱雨那娘们真进去了，会不会把老子也供出来？”

“不行！”张贵明自言自语，“俺得出去避避风头，今晚就走。”

“今晚？”杜林祥有些吃惊，他接着问，“你准备去哪儿？”

“夜长梦多，今晚必须走。”张贵明说，“飞机不能坐了，俺直接开车去山东。那里找朋友接应，坐船出海去韩国。”

张贵明让司机立即停车，接着又对杜林祥说：“老杜，俺让后面的车送你回宾馆。俺这就掉头走了。”

车队停下后，张贵明唤过岳二福与杨龙，简单交代了几句。之后他重新登上自己的座驾，命令司机加大油门，撒丫子似的向东驶去。

大队人马继续朝市区行进。岳二福掏出手机，不停地和山东那边的朋友联系，希望对方能接应一下张贵明。看着张贵明惶惶如丧家之犬的模样，杜林祥不禁想起了多年前的周玉杰。周玉杰逃亡路上，还在云南边境和一个按摩店的老板娘有过一夜云雨，不晓得张贵明此去山东，有没有如此从容？

杜林祥再次听到张贵明的声音，已是半个月后。惊魂稍定的张贵明，此刻已身在迪拜。其实，与杜林祥分别后，张贵明并未前往山东出海，而是折向北方，在大草原上一路狂奔，最终由内蒙古出境，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张贵明在蒙古只待了一天，便飞往莫斯科，接着又从莫斯科转机来到迪拜。

逃亡路上，张贵明换了三张手机卡。他能找到下属，下属却不知他的行踪。甚至当他已在迪拜奢华的酒店内享受桑拿浴时，岳二福联系的朋友，还在山东傻傻等着久不见踪影的张老板。

张贵明的这段逃亡经历，让杜林祥对他的印象又进了一步：此人看似不拘小节，实则心细如发。此外，张贵明更有着不信任任何人的

疑心。杜林祥猜测，张贵明早就想好了逃亡线路，故意抛出什么从山东出海，其实是掩人耳目。他不仅欺骗了杜林祥，甚至连岳二福这样的心腹也被蒙在鼓里。在张贵明的思维中，危急时刻除了自己，谁也靠不住。

张贵明跑了，杜林祥在酒店床上也辗转反侧，一夜没有合眼。他甚至想到，张贵明溜之大吉了，自己是不是也该出去避一避风头？

再三权衡之后，杜林祥打消了这样的念头。在矿山交易项目上，徐浩成、胡卫东隐藏在幕后操控一切，站在第一线的是张贵明，而自己涉入并不算深。就说冶金厂的项目吧，自己只是把厂子卖给徐浩成，与宋红军尚没有直接联系。

杜林祥曾向赵筱雨承诺过，事成之后会奉上不菲的佣金。但那仅是口头承诺，并未付诸行动。按照法律术语，只是有犯意而无犯罪事实。况且，当时做出这番承诺时，只有自己与赵筱雨在场。就按最坏的估计，赵筱雨已被抓了进去，还在里面乱咬一通，那自己也可以矢口否认。

确信牢狱之灾不会找上门来之后，杜林祥又开始为冶金厂的前途担忧。冶金厂的未来，完全系于矿山交易项目。如果矿山交易因为宋红军之死而夭折，冶金厂怎么办？当初砸下几千万真金白银去日本采购先进设备，可不是为了提高工厂的工艺水平，而是要把厂子高价倒腾给宋红军呀！宋红军一死，几千万岂不血本无归？

第二天，杜林祥没有返回河州，而是直接去北京探听消息。在北京的几天时间，他见到了胡卫东，获得了大量有关宋红军一案的内幕消息。杜林祥甚至拜访了吕有顺，请对方为自己出谋划策。

从胡卫东口中杜林祥得知，宋红军自杀前写了一份遗书，说自己罹患癌症多年，实在不堪忍受病痛折磨。近些日子病情加重，甚至出

现严重的抑郁症，不能再坚持工作，亦不愿再苟活于人世。

宋红军还在遗书中嘱咐妻子，工作多年积蓄有限，在北京有两套住宅，一套是单位的福利房，另一套是前些年购买的商品房，按揭尚未付清。他死之后，可将商品房出售，一来减轻经济压力，二来也有钱支付女儿海外留学的学费。

胡卫东手眼通天，甚至搞来了一份宋红军遗书的复印件。杜林祥在北京见到这封遗书复印件时，心里真是又好气又好笑。这狗日的宋红军，临死还没有一句真话。谁不知道他这些年坐在位子上大肆敛财，将金山银山弄回了家？即便死了，也是不折不扣的人在天堂钱在银行。这时，他却装出一副清正廉洁的模样，甚至可怜兮兮地哭穷，让老婆卖了房子供女儿读书。

都说人生如戏，全靠演技。看来宋红军是铁了心，要把曾令自己这辈子飞黄腾达的演技，带进阴曹地府。

离开北京后，杜林祥又南下香港。在那里，他与刚从非洲返回的徐浩成闭门商讨起事态的走势。

杜林祥将宋红军的遗书复印件带到了香港。徐浩成看过之后，不禁拍着大腿叫好：“姓宋的死到临头，还算有点良心。”

徐浩成接着问道：“宋红军得癌症的事，咱们都知道。遗书里还说他有抑郁症，真的假的？”

杜林祥说：“胡卫东说，办案人员在宋红军办公桌里搜出了病历。根据病历记载，这半年他的确去医院治疗过抑郁症。”

“那就好，那就好！”徐浩成兴奋地在书房里来回踱步，“宋红军临死都在说假话。可你知道吗，有多少人希望这些假话是真的？”

杜林祥当然明白，宋红军是在用自己的死以及这封谎话连篇的遗书，帮助周围的人撇清关系。他心中进而生出一份侥幸：“那是不是说，即便宋红军死了，矿山交易的项目也能继续进行？”

徐浩成点燃一支雪茄：“昨晚我同胡卫东也在电话里聊过这事，形势不明朗啊。项目能否继续，尚在未定之天。这时，宋红军继任者的态度，对于项目的成败就极其关键。”

徐浩成继续说：“胡卫东这几天会在京城加紧活动。我身份不便，不能亲赴北京。但我安排了一名特使，专程前往北京协助胡卫东。”

杜林祥说：“我听胡卫东说，出了宋红军这档子事，上面会安排一位空降兵来接掌企业大权。具体人选，估计近几天就会浮出水面。”

徐浩成点点头：“一定要尽快和宋红军的继任者搭上线。不管行与不行，总归得去试一试！”徐浩成这时又恨恨骂道，“张贵明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正值用人之际，他却撒丫子跑了。”

杜林祥笑着说：“老张也是出于谨慎。当时情况不明，他怕有人顺藤摸瓜，查到 he 头上。”

徐浩成说：“张贵明慌个屁！宋红军作奸犯科的事干得多了，矿山交易项目，根本不是引爆此次事件的导火索。”徐浩成近年来修身养性，极少爆粗口。这一回，看来的确是动了肝火。

杜林祥说：“赵筱雨现在哪里？她是不是被抓了？”

“没有。”徐浩成说，“我得到确切消息，赵筱雨前段时间听到风声，溜出国去了。她的手机打不通，大概是不想让任何人找到她。”

听到赵筱雨平安的消息，杜林祥心里又松了一口气。

从香港回到河州后，杜林祥继续密切关注着宋红军自杀一事的后续发展。综合各方面的情况来看，似乎有人特意打了招呼，媒体对此事缄口不言。相关部门对于宋红军的调查仍在进行，在调查结束之前，盖棺定论做不出来，后事也没法办。宋红军那具冰冷的尸体，只好停在医院的太平间里。宋红军的老婆三番五次找到上级领导去闹，希望组织给予丈夫恰如其分的名誉，甚至还要举行高规格的追悼会，表彰宋红军在与病魔做斗争的同时依旧坚守在工作岗位。

宋红军的死，的确令许多调查线索中断。但诚如徐浩成所言，此人“作奸犯科的事干得多了”，哪怕调查最后只是草草结束，也依然能证明宋红军的遗书是不堪一击的谎言。调查机关从国内外的部分账户中，发现了隐匿在宋红军名下的上千万财产，与其合法所得大为不符。

后来，组织对于宋红军的后事确定了“三不”原则——不发讣告，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仪式。名下凡是超出其合法所得的财产，全部予以没收。曾纵横政商两界的一代枭雄，只化作京郊荒草堆里的一座矮坟。寒酸的墓碑上没有安放照片，只有妻女的名字孤寂做伴。

宋红军遗孀的生活，顿时陷入拮据。女儿中断了在国外的学业，一度回到北京的一家超市打工。

不过数年之后，母女二人又举家移民去了澳大利亚。有人说，风韵犹存的宋红军遗孀，结识了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律师，并借此移民国外。但更多的江湖传言，却说宋红军的死以及那封遗书拯救了一大批人，这些人在数年后回报了宋红军留在人世间的妻女。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6 徐浩成重操旧业，上演了一幕黑吃黑

宋红军用一种决绝的方式自我了结后，的确没有牵连出太多人。张贵明在迪拜待了两个多月后，平安回到了国内。就连销声匿迹近半年时间的赵筱雨，也再度现身。

不过，矿山交易项目，却在宋红军的继任者手里搁置下来。胡卫东把能动用的关系都动用了，对方依旧表示重启项目难度颇大。张贵明急得犹如热锅上的蚂蚁，心急火燎地提出，此次收购案的相关利益方，尽快碰一次头，为项目的未来命运做出决断。

张贵明将此次利益攸关的见面安排在深圳外海的一艘游艇上。杜林祥也获得了赴会的邀请，提前一天赶到深圳。在深圳市中心的彭年酒店，杜林祥见到了久未谋面的张贵明与赵筱雨。

晚宴的餐桌上，张贵明又提到宋红军：“听说这哥们自我了断时子弹打歪了，一时死不过去，躺在办公室地上呻吟了七八分钟才被人发现。”

这些情况，杜林祥早就知道，已提不起什么兴趣。他用余光瞟着赵筱雨，只见这个女人在听闻姐夫兼情人的惨状时，表情并没有太多波动。赵筱雨今天穿着粉红色连衣裙，一条酱紫色皮带，让她的腰部更显纤细，双峰愈发挺拔。

不过有一点，倒令杜林祥颇为意外——按说赵筱雨这段时间一直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但她的脸色，却比往日红润了许多，整个人也显得精神焕发。

杜林祥更关心矿山的情况，他问道：“老张，矿山那边怎么样了？”

张贵明痛苦地摇着头：“前期投入那么多资金，都是建立在宋红军最后能收购矿山的基础上。宋红军那边出了状况，矿山自然跟着倒霉。”

“是啊！”杜林祥深有感触地说，“从河州冶金厂的情况就能瞧出端倪。矿山那边运过来的矿石越来越少，以冶金厂目前的产能，根本吃不饱。”

“老张，”杜林祥问道，“毕竟有一座正儿八经的矿山摆在那儿，就算没了宋红军，矿山在咱们手里就经营不起来？”

“矿是座好矿，矿石的品位有目共睹。可惜宋红军这王八蛋横插一杠子，倒让矿山成了烫手山芋。”张贵明自个儿摸出一支烟点上。

当着赵筱雨的面，张贵明这样辱骂宋红军，连杜林祥都觉得有点过分了。所幸赵筱雨坐在一旁，脸色却还平静。倒是张贵明越说越来气：“矿山规模很大，前期开采费用偏高。如果没有宋红军这档子事，俺还用老办法来做——先开采一片，挖出矿来卖着钱了，再开采下一片。这样日积月累，十年八年下来，搞它几个亿轻轻松松。”

张贵明继续说：“徐浩成、胡卫东心太黑，嫌这套手段赚钱太慢，所以才请来了宋红军这个瘟神。按照他们的方法，一开始就砸下重金，在所有采矿区全面开花，先把声势造起来，以便宋红军高价接盘。如果不出意外，这样做一两年就能进账十几亿。可谁他妈知道，生意没做成，宋红军自己却见了阎王。”

杜林祥点了点头，接着问道：“胡卫东这次会来吗？”

张贵明说：“原本说要来，但昨天又变卦。听说他在北京，要见一位重要人物。这小子，向来神龙见首不见尾。”

杜林祥的心情愈发沉重起来，为了让河州冶金厂卖出高价，自己也砸下了几千万。如果矿山交易被卡，冶金厂又卖给谁？他叹了一口气：“明天见着徐浩成，看他有什么办法吧。”

时值初冬，南中国却是温暖如春。深圳东部著名的桔钓沙海畔，一艘豪华游艇起航。北至汕尾红海湾，南抵深圳大鹏湾，东朝一望无际的海洋，近一千平方公里海域任之游弋。游艇上的服务员，都是身材曼妙的年轻女子。张贵明坐在一套昂贵的进口沙发上，嘴里叼着香烟，手中端着一杯红酒。赵筱雨一袭蓝裙，就坐在张贵明身旁，颇有些小鸟依人的意味。还有张贵明的手下，岳二福、杨龙等人，也跟着一起上了游艇。

杜林祥眺望了一阵一望无际的大海，沉重的心情舒畅了一些。他坐回沙发上，笑着说：“老张，你搞这么大阵仗干嘛？徐总不方便回内地，咱们去趟香港或者其他什么地方都行。你倒好，弄了条游艇。”

张贵明说：“生意场上不顺，更需要出来放松一下。徐浩成不想回内地，俺安排了一条小船去香港接他。看时间，小船应该快到了。”

十多分钟后，徐浩成乘坐的小船与豪华游艇汇合。徐浩成腿脚不利索，从小船登上游艇时，费了一番周折。当他一瘸一拐地走进船舱，和张贵明握手时，不免发了几句牢骚：“张总安排在游艇上见面，就是想折腾一下我这瘸子吧。”

落座后，徐浩成瞅了一眼船舱里的装修，说道：“以前没听说过，张总在深圳还有一条这么豪华的游艇。”

张贵明咧开嘴笑道：“这游艇不是俺的，是姜超的。俺就是借来用几天。”

杜林祥并不知道姜超是何方神圣，倒是徐浩成开口道：“那小子不是在牢里吗？”

张贵明问：“你也认识姜超？”

徐浩成口气平淡：“不认识，也懒得去认识。不过我和姜超的师父独眼龙倒是熟人，当年在澳门要不是我，他没准两只眼珠都被人挖掉，连当独眼龙的机会也没有了。”

姜超，乃是在粤港两地声名赫赫的“公海赌王”。利用旗下游弋在广东外海的两艘赌船，姜超构建起隐秘而庞大的特殊人际网络。姜超还一度成为爱国港商，潮汕地区有名的慈善家。前些年，姜超牵扯进一桩南国大案，这才伴随着一干省部级高官锒铛入狱。

姜超出身贫苦，十三岁时便去香港闯荡。因为胆大心细，火拼时冲锋在前，受到当时十四K大佬独眼龙的赏识，并被收为关门弟子。姜超日后能够在黑白两道间游刃有余，也正是得益于这层渊源。

徐浩成与独眼龙，当年在澳门赌场一起帮人看过场子，也在香港合伙过走私生意。近年来老友相聚时，独眼龙曾向徐浩成提起过自己的得意门生，因此徐浩成对姜超有些印象。

张贵明转念一想，徐浩成混迹港澳多年，知道姜超也不奇怪，他没再追问，只是淡淡说道：“姜超虽然被抓，但他的赌船还是在经营。赌船上的VIP客户只要提前预约，到了深圳后都能享用这艘游艇。”

徐浩成奚落道：“这几年，老弟给姜超送了不少钱吧。他在牢里也会感激你的。”

张贵明面露不悦，接着掐灭烟头说道：“徐哥，俺们还是言归正传，说说矿山的事。”

“好啊。”徐浩成跷起二郎腿，“张总一直说让大伙见一次面，起初我还在犹豫，这次之所以答应过来，就因为事情已有了结果。”

徐浩成一句话就吊起众人胃口，只听他继续说：“胡卫东虽然没来，但他已经把关于矿山项目的准信带给我了。这单生意没法继续了！宋红军的继任者态度很明确，双方的合作就此结束，前期付给咱们的几亿收购资金，也要如数奉还。”

对于在座的所有人，这都是不折不扣的噩耗。船舱里沉寂了一分多钟后，张贵明跳了起来：“天下哪儿有这么好的事？到手的钱，还让俺吐出去！老徐，你就答应了？”

徐浩成铁青着脸：“难道我想答应？可不答应怎么办？”

张贵明愤怒地咆哮：“老徐，你和胡卫东是怎么办事的？到头来就谈出这么个结果！那个胡卫东，不是号称手眼通天吗？怎么到了关键时刻，就成了一个熊包！”

徐浩成眼中闪过一道寒光，语气却异常平静：“我和胡卫东是熊包，你难不成还是英雄？当初是谁，一听说宋红军自杀，就吓得屁滚尿流，几个月不敢回国？这段时间，要不是胡卫东在北京活动，还指不定是什么结局！”

张贵明的表情有些尴尬，他重新坐回沙发：“老子要有胡卫东那样的后台和背景，一样也不会跑。”

徐浩成抿了一口茶：“胡卫东的背景，大伙都清楚。这一次，他也算尽力了。咱们的矿山交易项目，真要认真审计，大家都得吃不了

兜着走。好在宋红军自杀，算是死无对证了。胡卫东又找了很多关系，人家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说中止合作而没有深究。”

徐浩成继续说：“上周，胡卫东还陪着宋红军的继任者来了趟香港。我可是出了血本，人家才肯做出一点让步：前期打的款，必须一分不少退回去。至于退款时间，对方可以宽限一下，在两年内分步完成。”

“老徐，你知不知道，这个项目的前期投入本来就大，再这样抽血，项目就得死？”张贵明又续上一支烟。

“我当然知道。”徐浩成说，“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宋红军毕竟是畏罪自杀，咱们能和他撇清关系，已经算幸运了。”

徐浩成加重语气：“大家都清楚，矿山交易合同是经不住细查的。趁着有人给了个台阶，咱们就坡下驴吧。真把人家惹毛了，派审计单位仔细审查，可就不光是钱的问题了。这一单生意亏了，下一单还能挣回来。人要没了，就什么都没了。”

张贵明深吸了一口烟：“老徐，你就给句痛快话。下一步准备怎么办？”

徐浩成说：“当然是竭尽全力凑钱，先把钱还给人家。另外还得准备资金，投入到矿山的日常经营中去。让矿山正常运转起来，再徐图打算吧。”

张贵明冷笑一声：“你家大业大，出点钱自然没问题。俺的资金很紧张，再也拿不出钱来。”

徐浩成说：“张总，现在不是撂挑子的时候。越是危急时刻，越需要大家同舟共济。”

“徐总说得有道理，但你也要一视同仁。”一直没有开口的赵筱雨，这时说道。

徐浩成扭过头，直视赵筱雨：“你这话什么意思？”

此时海面上泛起一阵波浪，船体感受到明显的摇晃。舱内的气氛，也愈发紧张起来。杜林祥捏紧茶杯，努力不让杯里的茶水翻滚出来，不过自己的心跳却明显加速。

赵筱雨掏出一根女士烟，慢悠悠地点燃：“昨晚在深圳彭年酒店，我接到一位北京朋友的电话。据这位朋友讲，徐总已经和胡卫东达成默契，胡卫东会退出矿山项目，他手里的股份，由徐总接手。大难临头，有人坐上了救生艇，凭什么却要我们苦苦支撑？”

徐浩成脸上似笑非笑：“赵小姐的消息，倒还颇为灵通。”

“你让胡卫东安全脱身，却要我们同舟共济，说不过去吧？”赵筱雨莞尔一笑，优雅地吐出烟圈。

香烟的烟雾在船舱内飘荡，当一团烟雾逼近徐浩成身旁时，他不耐烦地挥手打散：“赵小姐，如果现在你还要和胡卫东比，可真有些不识时务。”

“胡卫东的后台，你比不了。”徐浩成继续说，“你如果不为惨死枪下的姐夫悲伤，起码要为自己劫后余生庆幸，而不是坐到这里和我讨价还价。”

徐浩成接着说：“你在矿山里的股份，当初完全是看在宋红军的面子上，才半卖半送给你的。如今宋红军已经死了，赵小姐不会再指望我拿真金白银买回这些股份吧？”

“徐浩成！”张贵明一巴掌拍在桌子上，“当初宋红军在位时，你在赵小姐面前奴颜媚骨，现在宋红军尸骨未寒，你就骑到人家头上

拉屎撒尿。就这种做派，亏你还在道上混过！老子真心看不起！”

徐浩成忽然大笑起来，笑声听着十分恐怖。收住笑声，他抖了抖裤腿：“有人干的事，比我龌龊十倍不止，居然还有脸说出这种话！”

徐浩成的话一出口，张贵明气得怒目圆瞪，赵筱雨脸上却白一阵红一阵。看着众人的表情，杜林祥心中一惊，宋红军才死几个月，莫非赵筱雨就爬到了张贵明的床上？难怪昨天看着赵筱雨面色红润，比起病怏怏的宋红军，矿工出身的张贵明，在床上一定生龙活虎十倍不止。

船舱内沉默了片刻，张贵明重新开口：“老徐，俺们打开天窗说亮话。你既然不缺钱，就把俺们手里的股份通通拿去。看在朋友一场，转让价格还可以优惠一点。”

“项目赚钱时，削尖脑袋往里钻。出了事，风险要我一个人担。这不是笑话吗？”徐浩成面露不屑。

“你还好意思说！”张贵明大吼起来，“走到今天这一步，都怨你。早听俺的话，谨慎投入，分步开发，俺们这会儿都躺在家里数钱，谁他妈会操这份闲心！就是你，硬拉来什么胡卫东、宋红军，说能赚大钱，结果怎么样？”

“张总健忘了吧？”徐浩成放下手里的茶杯，“没错，你起初的确建议分步骤开发，十年八年下来，咱俩也能赚个盆满钵满。可当我提出让宋红军高价接盘的计划时，是谁激动得睡不着觉？还说什么手头资金紧张，短期内将矿山转让套现是再好不过的方案。”

“姓徐的，老子不想和你废话。”张贵明猛地站起来，“让宋红军高价接盘，是你的主意。事到如今，你就得负责。这浑水，老子不

想和你再蹚！”

张贵明气势汹汹，那声音似乎要把船舱顶掀开。杜林祥在一边坐不住了，他劝道：“老张，别激动，有话好好说。”

徐浩成过惯了前呼后拥的生活，很少有人敢这样同自己说话。他涨红着脸，从牙缝里吐出一句话：“要谈生意，就心平气和地谈。要在我面前大呼小叫，你还没有资格。”

这时，站在张贵明身后的公司保安队长杨龙，猛地用手指住徐浩成的脸：“你个王八羔子，给脸不要脸是吧？敢这么对俺大哥说话，小心老子废了你！”

杜林祥与杨龙喝过几次酒，看着他身形彪悍、上臂满是文身的样子，估计也是黑道上的人物。

徐浩成气得青筋暴突，一下子站了起来：“王八蛋，你知道在和谁说话吗？”

“你个死瘸子，老子管你是谁！”说时迟那时快，杨龙从腰间掏出一把五四式手枪，对准了徐浩成的脑袋。

这还是杜林祥生平第一次看见有人持枪相向，顿时吓得脸色发白，坐在沙发上大气都不敢出。一旁的赵筱雨更是哇的一声尖叫起来，扭头扑进张贵明的怀抱。

杨龙拿枪指着徐浩成，只往前走了一步，便觉身旁有两道寒光闪过。待他回过神来，发觉自家脖子上已架起两把弯刀。

徐浩成身旁有两个保镖，而且是香港、东南亚一带的富豪最为青睐的喀保镖。这两名身材矮小的尼泊尔人，前大英帝国皇家军队廓尔喀步兵团的战士，一看自己的雇主遭遇威胁，毫不犹豫地抽出战刀。

杜林祥与徐浩成初识时，就听闻过喀保镖的威名。他也知道，此刻架在杨龙脖子上的，便是大名鼎鼎的廓尔喀弯刀。廓尔喀弯刀被誉为尼泊尔的国刀，此刀像狗的后腿形状，刀背既厚且钝，但刀锋却异常锐利。一直以来，廓尔喀弯刀都是廓尔喀士兵身上最显眼的装备，英军廓尔喀兵团也因此被誉为“弯刀勇士”。

徐浩成曾向杜林祥夸耀过，廓尔喀弯刀头重脚轻，前宽后窄，背厚刃薄，抡砍时力量集中在刀的前部，具有斧子的杀伤力，非常适合在丛林行进时开路。在非洲一次战役中，英军廓尔喀兵团以寡敌众，最后弹尽援绝，双方进行殊死肉搏战。非洲部落以长矛、毒箭与刀棍棒斧对抗廓尔喀人的弯刀，廓尔喀兵团以一比十三以上的人数劣势力敌不降，廓尔喀弯刀也在此役发挥了惊人的战斗力。战到最后，一个七百多人的廓尔喀兵团，只剩个位数的勇士存活，而集合了十数个部落的非洲战士也伤亡殆尽。从此之后，廓尔喀弯刀的威名远扬，爱刀之人无不以拥有一把为荣！

杨龙毕竟是个练家子，虽然不知道喀保镖的威名，但从对方拔刀的姿势，就看出这两个皮肤黝黑的精瘦之人，绝对是手起刀落的狠角色。况且，在船舱内的近距离搏斗中，自己手中的现代化手枪，杀伤力未必赶得上古老的弯刀。杨龙停下脚步，不再向前，但抬枪的手并未放下，依旧瞄准着徐浩成的脸颊。

正在双方僵持不下时，船舱的门打开了。从外面拥入七八个精壮汉子，手里全端着家伙，其中一人，肩上还挎着一挺五六式冲锋枪。黑洞洞的枪口，随即对准徐浩成与两名喀保镖。

海面上波涛渐平，游艇内已感觉不到摇晃。但舱内紧张的气氛，却让身在其间的每一个人内心紧绷。杨龙嚣张的气焰又被点燃，他对手持弯刀的喀保镖吼道：“把刀给老子放下。”

再勇猛的战士，面对这种情况心里也不免发毛。喀保镖的眼里闪过一丝惊慌，但握刀的手却没有放松。

生长在尼泊尔山区，长期在英军服役的喀保镖们，并不能听懂杨龙的汉话。倒是徐浩成铁青着脸，对喀保镖说了一句英文，两人才将架在杨龙脖子上的弯刀撤下。旁边立刻闪出几人，下了保镖的刀，将他们押了出去。杨龙趁势上前几步，将手枪对准了徐浩成的太阳穴。

徐浩成坐回沙发上，语气平静地说：“张老弟，我之前就奇怪，干嘛把会面地点安排在一艘游艇上？看来你是有备而来！”

赵筱雨此刻还扑在张贵明的怀里。张贵明使劲捏了一把赵筱雨的屁股，将她推了起来，之后呵呵笑道：“老徐，大家都是朋友。你看看，弄到今天这一步，多么尴尬！”

尽管杨龙的手枪一直对着自己，徐浩成倒也没多少惧色。他冷笑一声：“听说你当年和一个山西煤老板产生债务纠纷，最后把人家扣在办公室整整一天，逼着写下限期还款承诺书。今天，是不是想故伎重演？”

“老徐，你对俺的事情，打听得倒挺清楚。”张贵明悠然自得地点燃一支烟，并拿出一份文件，“朋友一场，俺也不想撕破脸。矿山弄成这样，实在撑不下去了。这是一份回购股权的合同，你索性就签了，大家好聚好散嘛。”

“我要不答应，是不是就会一直被困在这里？”徐浩成问。

张贵明弹了弹烟灰：“朋友一场，没必要走到那一步。”

徐浩成跷起二郎腿：“你不就想要我一句话吗？现在就说给你听。”

“什么话？快说。”张贵明说。

徐浩成脸上露出一股杀气：“滚你妈的蛋！”

杜林祥认识徐浩成时，徐已金盆洗手，退出江湖多年。因此，杜林祥眼中的徐浩成，更像一位谦谦有度的长者，说起话来旁征博引，从不会夹带任何粗言秽语。此刻的徐浩成，倒让人瞧见了当年混迹江湖的狠劲。

“老子看你活腻了！”杨龙大喝一声，接着一耳光扇在徐浩成脸上。徐浩成已六十多岁，身材单薄，这一耳光，直接让他从沙发上滚到地下。

杜林祥与徐浩成还是有些交情的，看到徐浩成这副惨状，忍不住央求道：“老张，大伙好好谈生意，没必要闹这么僵。”

张贵明却吼道：“今天的事你别掺和！”

张贵明声音很大。杜林祥再瞅了瞅凶神恶煞的杨龙，不自觉打了个寒战，只好呆坐在原位一语不发。

“打得好呀！”徐浩成颤巍巍地爬起来，用手拭掉了嘴角上的血迹。

杨龙又把手枪抵了上去：“他妈的，你要再嘴硬，老子一枪崩了你！”

徐浩成脸上浮现出恐怖的笑容：“小子，就凭你刚才拿枪指着，你的一根手指已经没了。凭你这一耳光，你的这只手也算废了。”

徐浩成站直了身子，目光直视杨龙：“敢给我徐浩成耳光的人，你是第三个。第一个是我老爹，亲爹打儿子，打了就打了，我还是给他端茶递水，养老送终。第二个是澳门的雄哥，当初我刚到澳门，这

王八蛋仗着和竹联帮有交情，给了我一耳光。不到半个月，老子就在他身上还了二十几刀，连他老婆也被兄弟们扔到海里喂了鲨鱼。”

杨龙横行霸道惯了，哪里听得徐浩成这些话。他挥起手，准备再给徐浩成一耳光，却被张贵明挡住了。张贵明背靠着沙发，不紧不慢地说：“老徐，知道你曾经是条汉子。可是，好汉不吃眼前亏，俺劝你不要硬撑。”

“好汉不吃眼前亏？”徐浩成的笑声格外阴森，“这句话，老子正要送给你！”

徐浩成抬手看了看手表：“姓张的，留给你的时间，只有几分钟了。”

“啥意思？”张贵明有些吃惊。

这时，船舱里的卫星电话响了。张贵明不耐烦地拿起电话，粗声粗气地说：“谁呀？”接着，他又换上一副笑容，“是阿波啊。”

几分钟后，当张贵明放下电话时，脸上的骄横之气全无，整个人就像泄了气的皮球。打来电话的，正是“公海赌王”姜超的弟弟姜波。姜超入狱后，赌船生意便一直由姜波负责。

电话中，姜波告诉张贵明，自己刚接到多位道上大佬的电话，一定要确保徐浩成的安全。如果徐浩成在自己船上出现任何意外，他可没法交代。姜波甚至愤怒地质问：“你借走我的游艇去干这事，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姜波还说道，岸上已经有弟兄们在等着，要是徐浩成不能安全下船，全船人都得遭殃。

徐浩成已猜出电话中的内容，他坐回沙发，缓缓说道：“来之前我就交代下边的人，超过时间没接到我亲自打的电话，就立刻采取行动。我劝你再看一看外边的状况。”

张贵明跑到船窗边，只见几艘小艇正风驰电掣般飞奔过来。站在船头上的人，身着黑色西服，双手紧握黑色冲锋枪。小艇驶近后，船上的人同时鸣枪示警，躲在船舱里的张贵明，立时吓得脸色惨白。

杨龙歇斯底里地大吼：“大哥，俺们也有人有枪，跟这帮孙子干吧！”

“放屁！”张贵明由惊恐转为暴怒，“俺们就这几个人，他们却有好几十号人。另外在岸上，还有几百号人等着俺们。怎么干？”

几分钟后，身着黑西装的徐浩成手下便从小艇跨上豪华游艇。杨龙手里的枪被缴了，脑门上却多了几挺对着自己的冲锋枪。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徐浩成点燃一支雪茄，“张贵明，你从前的那些破事，我可打听得一清二楚。知道你喜欢黑吃黑，早就防着一手。可你怎么不去打听打听，老子以前是吃哪行饭的？跟我玩这套，你还太嫩！”

徐浩成愤怒地站起身：“听说你在老家挖矿时也是一霸，敢挑人手筋，割人耳朵。可你知不知道，在你出道之前好多年，我就在刀口上舔血！”

张贵明强装镇定：“碰到你这只老狐狸，老子认栽。”

徐浩成扭头对着杨龙：“小子，想怎么个死法？”

“无所谓。”杨龙把脖子一横，“脑壳砍了，不过碗大个疤。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张贵明这时却吼道：“徐浩成，都是带兄弟的人，不要为难下面人。今天的事，是老子一手安排的。冤有头，债有主，把他们都放了。”

徐浩成没有理会张贵明的叫喊，却对着身边人教训道：“这个张贵明，出道比我晚，但看样子，还知道怎么当大哥。带兄弟，就得这么带。你肯为兄弟死，兄弟才会为你死。”

徐浩成又瞪住杨龙：“没想到你还有点血性，枪顶在头上也敢逞强。我向来敬重好汉，但说出去的话，实在收不回来。今天也不难为你，只留下一只右手就行。”

杨龙眼神里还燃烧着怒火：“要砍就砍，说那么多废话干嘛！”

杨龙扯下衣服的一角，塞在嘴里，自己把右手放在桌上。几个大汉摠住杨龙，喀保镖将锋利无比的廓尔喀弯刀递给徐浩成。徐浩成挥了挥手：“你们干吧。我年纪大了，手里不想沾血。”

一名手下接过廓尔喀弯刀，奋力往下一砍。飞溅的鲜血，喷到张贵明和赵筱雨的脸上。赵筱雨连尖叫的力气也没有，两眼直愣愣地发呆。张贵明奋力地想起身，却被人死死摠住。

倒是这个杨龙，右手已经被砍，口里却咬住衣服，坚持着不叫出声来。

原本说“手里不想沾血”，坐在沙发上犹如看风景一般的徐浩成，此时却发疯似的冲到杨龙身旁，一手扯掉对方口里的衣服，另一只手按住杨龙血淋淋的右手腕，使劲捏下去。

杨龙将牙齿咬得更紧，宁死也不叫出声音。布满血丝的双眼，直视着面前的徐浩成。几秒钟后，徐浩成松开手，一脚把杨龙踹开：“好，是条硬汉。”

杨龙右手被砍时，杜林祥已吓得双腿发抖。又瞧见这一幕，他的全身都开始哆嗦。一旁的赵筱雨，更是发出一声呻吟，整个人直接昏了过去。

徐浩成接过手下递上的纸巾，优雅地擦拭着手上的鲜血。扔下纸巾，他又盯住张贵明：“兄弟，今天就算老哥给你一点教训。”

张贵明被几个彪形大汉摁在地上，连抬头的机会也没有。而在众人的簇拥下，徐浩成登上小艇，扬长而去。

第四章 矿山械斗

在为杜林祥过人的商业嗅觉惊叹的同时，庄智奇也为自己的老板捏了一把汗。所谓天才般的计划，往往也意味着一场豁出性命的豪赌。中间任何一个环节出现纰漏，就可能招致灭顶之灾。拿这个计划来说，不仅需要纬通集团闯过资本市场的险滩暗礁，杜林祥本人，也要在徐万里、徐浩成、张贵明这些一等人精中游走穿梭，其分寸拿捏、火候掌控，需要何等的沉机默运，智勇深沉？

1 惊魂未定中，杜林祥想到一个更冒险的计划

游艇驶回岸边，张贵明抱着被砍断一只手的杨龙上车，发疯似的奔向医院。杜林祥出于怜悯之心，也在一旁照料着杨龙。

杨龙不愧是条硬汉，在医院稍事包扎之后，就睁开眼睛，用微弱的声音对守在病床边的张贵明说：“大哥，别担心，俺没事。”倒是惊吓过度晕厥过去的赵筱雨，送到医院后几个小时也没醒过来。后来又是挂吊瓶，又是输氧，总算可以开口说话。

眼瞅着天色渐晚，杜林祥起身告辞。临走时他还不忘安慰张贵明几句，不过张贵明的心情郁闷到极点，只顾闷头抽烟。

离开医院，杜林祥没有回酒店，而是乘车前往香港。今天受的惊吓着实不小，或许只有温柔可人的谢依萱，才能纾解自己心中的紧张。

车刚过皇岗口岸，杜林祥的手机响了。打来电话的是刘光友，一上来他就问道：“大哥，你在哪儿？”

杨龙那只鲜血淋漓的右手，始终萦绕在杜林祥的脑海中，他有气无力地答道：“我在深圳出差。”

刘光友又问：“收购信丰集团的事，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什么……什么信丰集团？”杜林祥的脑袋依旧迷迷糊糊，说起话也有些结巴。

“大哥，这才六点过，你是不是就喝醉了？”刘光友拉高嗓门，“上次徐万里不是跟你说过，希望纬通集团出面收购信丰吗？”

杜林祥一下回过神来：“是，是。怎么了，你干嘛忽然提这事？”

刘光友说：“今天下午，徐书记召集几个部门负责人开碰头会，会上又提到信丰集团。他专门让我问你一下，考虑得怎么样了。”

关于收购信丰集团的事，纬通的高层会议已达成一致——绝不碰这个烫手山芋。为了不和徐万里撕破脸皮，他们甚至想过鼓动工人闹事的主意。不过此刻，惊魂未定的杜林祥实在没心思同刘光友说这件事，他搪塞道：“从深圳回来后，我再跟你细聊。”

挂掉电话，杜林祥脑中又浮现出杨龙那只被剁掉的右手。离开游艇时，张贵明抱着奄奄一息的杨龙，还不忘吩咐手下，把那只手一起带走。被剁掉的右手，就在船舱角落的血泊中。有人捡起这只手，脱下外衣包裹住，很快，包裹的外衣就被染成鲜红色。想到这里，杜林祥又泛起一阵恶心。

来到谢依萱家中，杜林祥瘫坐在沙发上，两眼无神地盯着前方。为了杜林祥的到来，谢依萱早就精心准备了一番。她端上杜林祥喜欢

的猫屎咖啡，然后脱掉外套，只穿着一件性感的内衣，依偎在杜林祥的怀里。

杜林祥用手搂住谢依萱，下半身却没有丝毫反应。谢依萱摆出许多撩人姿势，杜林祥依旧无动于衷。一番尝试无果后，谢依萱停了下来，眼神中带着一丝哀怨：“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杜林祥浅浅一笑：“宝贝，我有多爱你，难道你还不知道？”

谢依萱坐了起来，小嘴巴撅得老高：“那你是不是在河州有其他女人了？”

杜林祥捏着谢依萱的大腿：“这话你可冤枉我了。在河州，除了我老婆，哪儿还有其他女人？”

“骗人。”谢依萱不依不饶地说，“你不是说，跟你老婆好几年没干这事了吗？要不是有其他女人，怎么今天到了我这儿，一点反应都没有？”

“反应？”杜林祥点燃一支烟，“今天还能有反应，倒真他妈奇了怪了！”

杜林祥猛抽一口烟，接着站起身来，一边在屋里踱步，一边向谢依萱讲述着刚经历的血腥一幕。讲完之后，杜林祥又缩进谢依萱的怀里，口里嘟囔着：“太吓人了！一只好端端的手，就这么没了。”

这种事情，听人转述远没有亲眼所见来得恐怖。谢依萱目瞪口呆了一会儿就回过神来，她抚摸着躺在自己怀里的杜林祥：“没事的，没事的。”这副模样，不像一对相差几十岁的老夫少妻，倒似姐姐在宽慰受到惊吓的弟弟。

隔了一阵，谢依萱问道：“宋红军死了，徐浩成又同张贵明闹掰了，那你的河州冶金厂怎么办？”

杜林祥摇头叹息：“看着今天动刀动枪的架势，我哪里还顾得上冶金厂的事？”

谢依萱又问：“都闹成这样了，接下来他们那座矿山怎么收场？”

杜林祥继续摇头：“徐浩成与张贵明，就接着黑吃黑，比比谁更狠吧。老子可不去操这份闲心。”

“对！”谢依萱一脸关切地说，“咱们正正经经做生意，可千万别去蹚这浑水。我看徐浩成同张贵明都不是善茬，这种人，咱们往后都躲着点。”

“就怕有些人，想躲也躲不了啊。”杜林祥从沙发上站了起来。他让谢依萱早点休息，自己却踱到阳台上一支接一支地抽烟。

南国星空、香江夜景，是多么令人沉醉。但杜林祥的心情，却糟糕到了极点！

从权钱交易、官商勾结到撕破脸皮、黑帮火并，一桩矿山交易，真是没有最黑，只有更黑。从宋红军到徐浩成、张贵明，都他妈是心狠手辣的角色。杜林祥惋惜杨龙那只右手，更后悔砸到冶金厂的几千万。局势发展到现在，这单生意看来真要泡汤了。

商场里的大佬够黑，官场里的权贵又能清白到哪里去？杜林祥不禁想起了刘光友从河州打来的电话。徐万里可也盯着自己兜里的钱，指望着用纬通的资金去为他的政绩埋单。既要守住自家的钱，又不能得罪权势熏天的徐万里，这游戏还得继续玩下去！

徐浩成、张贵明，矿山、冶金厂，还有徐万里与那个亏损得资不抵债的信丰集团……真是剪不断，理还乱！杜林祥心烦意乱，掐灭一个烟头后，不自觉又重新点上一支。

徐浩成的冷笑，杨龙的呻吟，还有刘光友催促的电话，徐万里焦急期待的眼神，像放电影似的在头脑中一幕幕出现。最后，他又想到谢依萱的问话：“那座矿山怎么收场？”

等一等，等一等！杜林祥脑海中，忽然闪过一个念头！这个念头，仿佛是一根神奇的线，用这根线，可以将一件件原本毫不相关的事情串联在一起。

杜林祥手里夹着烟，任由烟雾飘散，却没再去吸。他的大脑飞速运转起来，他在反复思量，自己的计划，是不是太大胆了？

燃烧的香烟烫到自己的手指，杜林祥警觉地抖了一下。扔掉烟头，再点上一支。烟雾缭绕之间，他依旧没空去吸上哪怕一口，只是任由自己的思绪天马行空般飘荡。

最后灭掉烟头时，杜林祥心中的郁闷、惊恐已被一股狂喜与兴奋所取代。他兴冲冲地走进卧室，一把搂起已进入梦乡的谢依萱。

睁开惺忪的睡眼，谢依萱懒懒地说：“死鬼，刚才给你你不要，这会儿我困了，明天再弄吧。”杜林祥似乎没听见谢依萱在说什么，只是自顾自地按程序办事。

谢依萱胸中的欲火终于被点燃，她伸腿迎了上去，还一把撕开了杜林祥的上衣……

两分钟后，杜林祥停止了动作。谢依萱满面愠色，显得比当初杜林祥拒绝自己更加生气：“今天你搞什么鬼！一会儿说不行，一会儿又死缠着人家，真弄起来了，又这么扫兴。”

杜林祥并不沮丧，只是嘿嘿笑起来。他又拍着谢依萱的屁股：“没事，睡吧！”

“把手拿开！”谢依萱没好气地吼起来，然后披着睡衣走向浴室。

杜林祥赤身裸体躺在床上，悠然自得地哼出一首诗：“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谢依萱却有些莫名其妙，肚子里没多少墨水的杜林祥，为什么没头没脑地来上这么一句？

整个晚上，杜林祥都在床上翻来覆去思考自己的计划。第二天一大早，顾不上身体的疲倦，杜林祥就拨通了徐浩成的电话。得知徐浩成还在香港，他又马不停蹄地赶去拜访。

一见到徐浩成，杜林祥就做出一副关切的模样：“徐总，身体没什么大碍吧？”

徐浩成淡淡一笑：“一点皮肉伤，不足挂齿。”

杜林祥又摆出一副悔恨抱歉的神情：“昨天在船上，眼看张贵明那帮人嚣张跋扈，对徐总不敬，兄弟我竟不敢站出来主持公道，真是羞愧难当。”

徐浩成挥着手道：“杜总不必自责。昨天那种情况，任谁也是不敢站出来的。你有这份心，我已经很感激了。”

杜林祥伸出大拇指：“徐总才是真正的高人！一切尽在掌控之中。张贵明螳臂当车，简直不自量力。”

徐浩成得意地笑起来，接着说道：“昨天走得匆忙，我离开时连句招呼都没同你打，真是失礼了。今天你来，我还要向你赔礼呢。”

“哪里话。”杜林祥笑着说。

为了将脑海中的计划付诸实施，杜林祥必须先来探一探徐浩成的口风。闲聊一阵后，他便将话题引到那桩矿山交易上：“徐总和张贵

明，到底是怎么认识的？”

“说来也是交友不慎。”徐浩成叹了一口气，“张贵明有个同乡，叫柳林，以前也是做矿山生意的，后来出了事，躲到香港。我就是通过柳林，认识的张贵明。”

徐浩成接着说：“这座矿山，原本是柳林和张贵明合伙搞的，张贵明是大股东。后来柳林出了事，把股份转让给我。当时张贵明资金链很紧张，根本没钱继续投入。后期通过几次增资扩股，我的股份超过了他，成了大股东。”

“再往后的事，你也知道了。”徐浩成抿了一口茶，“为了把矿山高价转让出去，我们引入了胡卫东和赵筱雨两个股东。不承想，宋红军却在关键时刻，自己结果了性命。”

“矿山如今真卖不出去了？”杜林祥问。

徐浩成说：“昨天我已说得很清楚，交易只能中止，宋红军之前付的几笔款，也得还回去。”

“我知道，”徐浩成顿了顿说，“矿山交易泡汤，你投在冶金厂的几千万也打了水漂。但有什么办法呢？只能是互相体谅，共渡难关吧。”

杜林祥赶紧说：“徐总，我今天一来是探望你，二来是负荆请罪。你可千万别以为，我是来说冶金厂的事。你是我的恩人，当初没有你仗义出手，纬通就没有今日。我可不会为了几千万，来和徐总纠缠。”杜林祥嘴里说得动情，心里却在嘀咕，就你昨天凶神恶煞剁掉杨龙右手的样子，我也不敢和你纠缠。

“多谢理解。”徐浩成抱拳道。

杜林祥端起茶杯呷了一口：“对于矿山，徐总日后有什么打算？”

“没有什么打算。”徐浩成摇着头，“事情到了这一步，总不能让我为了一座矿山，去跟张贵明这王八蛋低声下气吧。”

“那是当然。”杜林祥说，“徐总是何等人物，岂会为了一点小利自降身份。”

徐浩成流露出憔悴的神情：“这个项目，的确是我经商多年的一大败笔。宋红军死了，矿山卖不出去了。同张贵明也闹翻了，矿山的未来运营会更加艰难。”

杜林祥搓着手说：“恕我直言，徐总同张贵明都是生意人，求的是一个‘利’字。张贵明狗胆包天，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你也扎扎实实给了他一点教训。未来嘛，大伙还得一起商量个法子，让矿山继续运转下去。”

见徐浩成闷不作声，杜林祥知道自己的话已戳到徐浩成痛处。他趁势说：“据我所知，矿山如今已处于半停产状态，矿上的工人几个月发不出工资。你和张贵明憋着气，双方都不愿继续往矿里投钱，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呀。”

徐浩成盯着杜林祥：“你有什么办法？”

“我也就这么一说，面对如今的局面，能有什么好办法？”杜林祥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隔了一会儿，杜林祥又说，“要不我在中间当一回说客，去看看张贵明未来有什么打算？”

徐浩成面上闪过一丝犹豫，接着拒绝道：“不用！你这一去，张贵明还以为我心虚了。就算这座矿山赔了个精光，也伤不了我的元气。”

杜林祥是察言观色的高手，他已经瞧出来，徐浩成内心倾向杜林祥的想法，只是放不下架子。杜林祥说：“你家大业大，一座矿山只不过九牛一毛。但生意人，犯不着同钱过不去。你放心，我去找张贵明谈，不会说是你的主意。”

杜林祥接着说：“我也是江湖上混出来的，要几句场面话都说不来，还能有今天？”

徐浩成沉吟了一会儿说：“你倒真是个热心人。”

杜林祥憨厚地笑起来：“咱俩谁跟谁？这点跑腿磨嘴皮的小事，兄弟自当效劳。”

“好吧。”徐浩成终于松口，“就有劳你跑一趟，看一看张贵明未来有何打算。但是，千万别说我让你去的。”

“当然！”杜林祥点头道。

离开徐浩成的别墅后，杜林祥径直前往机场飞回了河州。在飞机上，他又将自己的计划在脑海中过了一遍。这无疑是一个大胆的计划，对于纬通的未来也将产生无比深远的影响，以至于杜林祥每想到此，既心潮澎湃又不免战战兢兢。

今天去拜访徐浩成，已踏出了计划的第一步。未来的每一步，都会愈加风险莫测。在去拜访张贵明之前，杜林祥着急飞回河州，就是想再听听庄智奇、安幼琪等人的意见。

2 有一种野心勃勃的人，终其一生喜欢“与我斗”

飞机一落地，杜林祥就打电话通知晚上开会。集团总裁庄智奇自然不会缺席，多名副总裁里，只有安幼琪与林正亮两人接到通知。这三人，均为杜林祥的心腹干将，也是纬通真正的核心决策层。此外，杜林祥特别通知了儿子杜庭宇，让他也来参加会议。

经过这几年的磨炼，杜林祥感觉儿子越发成熟了。自己的计划如果真能付诸实施，不妨往杜庭宇身上多压些担子。儿子要能担下这份重责大任，未来接过自己的班，执掌整个纬通集团，就更加让人放心了。

会议一开始，杜林祥就讲了这次深圳之行，见识了徐浩成与张贵明黑帮火并的情形，接着，他说道：“徐浩成与张贵明彻底闹掰了，那座矿山成了彻头彻尾的烂摊子。我估摸着，两人都想把矿山卖出去，以便趁早脱身。这时，谁愿意接下这个项目，价格上一定十分优惠。”

杜林祥扫视一圈，缓缓说道：“咱们纬通出面，接下这座矿山，帮两位老朋友解套如何？”

一听这话，众人面面相觑。一个个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烫手山芋，杜林祥居然打算捡过来？一向唯杜林祥之命是从的林正亮，都忍不住说：“三哥，徐浩成与张贵明已经把这个项目做死了。咱们这时接手，不是自找没趣吗？”

繁重的工作，不仅令安幼琪的容颜衰老很快，也让她的烟瘾大起来。安幼琪的烟龄不算短，但由于顾及职业女性的形象，一直以来她

从不在公众场合抽烟。杜林祥至今还记得，第一次与安幼琪有过云雨之欢后，对方赤裸全身在床上大口吸烟的样子。如今的安幼琪，在公司内部会议上，或是规模较小的饭局中，也会不时抽上一支。而且她从不抽女士烟，只抽那种劲很大的三五牌香烟。

今天，安幼琪便点上一支烟：“徐浩成与张贵明的手段，你也见识过了，还要和他们打交道？”

杜林祥笑了：“富贵险中求！国难财都有人发，同几个黑道大哥打交道，有什么怕的？两人都是狠角色不假，可惜如今彼此剑拔弩张。我夹在中间，反倒安全！”

庄智奇这时说道：“这座矿要能赚钱，徐浩成与张贵明也不会闹到今天这地步。咱们买下这矿，前景恐怕不太妙吧。”

杜林祥说：“矿山的情况，我还是了解的。矿山本身的蕴藏量十分丰富，开采出来的矿石，品位也挺高。沦落到今天这步田地，主要是徐浩成一开始就没想着好好经营，只是琢磨着把摊子铺大，然后高价卖给宋红军。这样做直接导致前期投入过大，资金链几近断裂。赶上宋红军自杀，接盘的买家中途退出，矿山才举步维艰。趁着如今的局面，去徐浩成、张贵明跟前好好杀一通价，低价把矿收购过来，我看大有希望。”

“价当然要杀。”庄智奇抿了一口茶，“但徐浩成、张贵明都不是省油的灯，他们可不会把矿白送给咱们。由于前期投入巨大，哪怕最后有所优惠，收购价格也不是一个小数目。”

杜林祥说：“我从不指望他们把矿白送给我。我所要争取的，只是最大幅度的价格优惠。同时，付款周期必须适当延长，这样咱们的压力就会小一点。把矿拿到手里，好生经营一番，十年八年后总能盈利。”

杜林祥这时又指着杜庭宇：“坐在旁边听了这么久，说说你的看法。”

办公室里除了杜庭宇，都是不折不扣的烟枪。被二手烟熏得够呛，杜庭宇开口前不得不喝口水，润一下嗓子：“前期投入巨额资金，熬个十年八年才能勉强盈利，从商业角度分析，绝不是一个好项目。徐浩成、张贵明为什么不愿意继续熬个十年八年而急于脱身，就是因为他们明白这个道理。”

“你是说徐浩成、张贵明都懂的道理，你老子却不知道？”杜林祥笑着问道。

杜庭宇一时语塞，不知道说什么好。倒是杜林祥点燃一支烟，继续说道：“我在深圳的时候，刘光友又打来电话，催问我收购信丰集团的事。说是徐万里有些着急，专门在市委会议上提到这事。”

杜林祥弹了弹烟灰：“信丰集团的情况你们也知道，烂得不能再烂。虽然身为上市公司，也就是一烂壳。徐浩成手里的矿，现在看来也是一座烂矿。但当一座烂矿遇上一个烂壳，会不会发生一点奇妙的物理反应？”

“纠正一下，是化学反应，不是物理反应！”尽管身为下属，但安幼琪说话时似乎不太给杜林祥留情面。

事业发达后，杜林祥也喜欢用点文绉绉的语言，无奈肚子里墨水不够，附庸风雅时免不了闹出笑话。偏偏遇上安幼琪，一点面子也不给。杜林祥绷着脸：“甭管什么反应，只要能赚钱，就是好反应！”

坐在一旁的林正亮，此时依旧一头雾水。倒是安幼琪与杜庭宇，似乎已从杜林祥的话里嚼出些味来。沉默片刻后，庄智奇开口了：

“杜总的意思，不仅要收购徐浩成、张贵明手里的矿山，还要从河州市国资委手里接下亏损严重的信丰集团？”

杜林祥笑起来：“看来我的意思，智奇已经明白过来。接下来，你就跟大伙说一说吧。你有文化，说起话来严丝合缝，省得我再唠叨，又有人鸡蛋里挑骨头，说我用词不准。”说完这话，杜林祥收敛住笑容，瞪了安幼琪一眼。

庄智奇续上一支烟，缓缓说道：“我猜测，杜总的计划是这样：利用目前的局势，一方面低价拿矿，一方面以最优惠条件收购信丰集团。要保住信丰集团作为上市公司的壳，接下来必然要进行资产重组。这时，再将矿山资产进行一番包装，注入信丰集团的壳里。如此左手倒右手的操作，既保住了信丰集团的壳，又让矿山资产实现借壳上市。”

“知我者，智奇也！”杜林祥哈哈大笑，“我就是这个意思。智奇，你是公认的资本奇才，对我这个计划怎么看？”

庄智奇的表情有些木讷：“大胆，太大胆了！整个计划充满奇思妙想，普通人或许想都不敢想！”

杜林祥跷起二郎腿：“如今这还算不上什么严谨的计划，只是我脑子里蹦出来的一个点子。其实这个点子，也是受智奇启发。当初纬通赴港上市，不就是这套玩法？先把摊子铺开，规模做起来，然后凭借规模与影响力成功上市，从股市里把钱圈回来。”

“这几天我就在琢磨，”杜林祥接着说，“要论拉大旗做虎皮，矿山可比地产容易。地产吧，光吹企业规模多大还不成，好歹得圈地盖房子。矿山呢，咱说它矿藏价值几百亿，谁来较真？”

庄智奇点了点头：“矿山的价值，的确不好评估。矿藏在地下，在完全开采出来前，任何科学勘测，也只能估出个大概，打不了包票。另外，在漫长的开采过程中，矿产价格如何变化，更是谁也说不准的事。这么一来，所谓矿藏价值，只能是各说各话了。”

“别人说不清楚，老子才好浑水摸鱼。”杜林祥得意扬扬地说，“矿在咱们手里，壳也在咱们手里。把矿注入壳时，价值怎么评估，这里面就有运作空间了。要我去死心塌地挖矿，当然没这个耐心。可要是把矿山包装上市，先圈个几十亿资金，那我倒兴致勃勃。几十亿已经圈到手了，至于矿山嘛，就慢慢经营。那座矿山的资质还是不错，十年后应该能实现盈亏平衡，到时我就更不用担心了。”

听着杜林祥充满激情的说辞，庄智奇陷入了沉思。不可否认，自己这位仅有初中学历的老板杜林祥，堪称商界天才。刚经历一场黑帮火并，在旁人已吓破胆时，他却从惊魂未定中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商机。同时拿下信丰集团的壳以及矿山资源，再通过资产置换完成借壳上市，这更是一个堪称奇思妙想的资本谋略。庄智奇自认想不出这样的计划，那些同样科班出身、饱读金融学经典巨著的人，恐怕也想不出，更确切地说，是压根不敢去想。

能想出这种计划的，也只能是杜林祥这类人：具备过人的商业天赋，在实战中对资本市场有了别具一格的领悟力。更为重要的是，没有接受一丁点正规金融学教育的劣势，在此时却转化成了优势，因为他们的思维中不会有任何桎梏。

在为杜林祥过人的商业嗅觉惊叹的同时，庄智奇也为自己的老板捏了一把汗。所谓天才般的计划，往往也意味着一场豁出性命的豪赌。中间任何一个环节出现纰漏，就可能招致灭顶之灾。拿这个计划来说，不仅需要纬通集团闯过资本市场的险滩暗礁，杜林祥本人，也

要在徐万里、徐浩成、张贵明这些一等人精中游走穿梭，其分寸拿捏、火候掌控，需要何等的沉机默运，智勇深沉？

赴港上市是一场豪赌，出谋划策者正是庄智奇。不过那时的纬通，已到了不殊死一搏就没有生路的境地。今时不同往日，庄智奇打心眼里觉得，如今的杜林祥与纬通，都没必要再进行一场前途未卜的豪赌。

无论是出于集团总裁的职责，还是要报答杜林祥的知遇之恩，庄智奇都认为自己必须把这些想法说出来，给正在兴头上的杜林祥泼泼凉水。

庄智奇开口说：“杜总的计划，虽然石破天惊，但要付诸行动，毕竟有些冒险。徐浩成与徐万里，都不是善茬。我们搞定了徐万里，徐浩成却不肯低价卖矿，到时怎么办？难不成真要接下信丰集团这个烂摊子？反之，低价拿到矿，徐万里这里却生出变故，我们更会被动。”

庄智奇接着说：“纵然把矿和壳都拿到了手里，未来借壳上市的过程中，依旧存有变数。评估机构、证券监管部门、河州市国资委乃至那些闻风而动的媒体，哪一环节出了状况，都会让我们功败垂成。”

杜林祥大口吸着烟：“智奇说得没错，要同时搞定徐万里、徐浩成、张贵明这些人精，难度不是一般的大。但越是这样，不越说明其中的商机大？旁人压根做不了的事，在目前的态势下，也只有我杜林祥可能办到！”

“国资委那边我不担心。”杜林祥说，“刘光友目前在主持国资委的工作。至于评估机构、监管部门，我想到时总归有办法。说到

底，咱们不是干什么杀人越货的事，顶多就是在政策红线的边上打转。”

安幼琪说：“同时拿下矿山与信丰集团，前期需要大笔资金。钱从哪儿来？纬通集团虽说比过去阔绰多了，但要运作这么大的项目，还是很费力。”

杜林祥目光坚定地直视前方：“运作这么大的项目，纬通的钱自然不够。但如今市面上不缺钱，缺的是好项目。不管用银行贷款还是高息拆借，总能找回钱来。”

庄智奇又开口道：“刚才咱们讨论的都是战术层面的问题，为什么不从战略层面来思考？”

林正亮心直口快：“老庄，你别整那些高深莫测的东西，有啥话直接说！”

“所谓从战略层面来思考，”庄智奇缓缓说道，“就是说如今的纬通，值不值得去冒险赌这一场？赴港上市是一场豪赌，最终咱们赢了。但当时的情况是前有狼后有虎，不得不赌。如今的纬通，资金链已经接上，公司运营步入正轨。就算没有矿山项目，企业也能稳健发展。这种时候，干嘛还去打一场无把握之仗？”

“对嘛！老庄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林正亮拍着大腿说。

杜林祥眉头紧锁，一支正在燃烧的香烟被他放到烟灰缸上。沉寂了好几分钟，杜林祥才指着杜庭宇问：“在河州，万顺龙盖的房子，还是比咱们纬通的楼盘贵吧？”

杜庭宇以为父亲在批评自己，垂下脑袋说：“到目前为止，顺龙集团楼盘的售价，还是要高于咱们。”

杜林祥叹了一口气：“砸了那么多钱，声势造那么大，什么河州地产业龙头老大，商品房成交量第一，都是糊弄外人。咱们心里明白，纬通的利润，远远赶不上顺龙。”

杜庭宇自责地说：“都是我工作不力。”

杜林祥摆摆手：“非战之罪，你不必觉得丢人。咱们安总可是地产界第一等的专家，她操盘的项目，也未见得比你好多少。”

安幼琪不知道杜林祥为何冷不丁说到这里，她抬起头：“杜总是在批评我操盘的哪个项目？”

杜林祥说：“就是和张贵明合作的那个项目。当初做这个楼盘，就是当成一块试验田，锤炼一下纬通运作高端楼盘的能力。安总亲力亲为，付出了那么多心血。”

杜林祥继续说：“不过后期的销售，据我所知不太理想吧。扪心自问，从使用的建筑材料到小区配套，咱们都是按高档小区在打造，可惜售价就是拉不上去。单价卖低了，利润自然少得可怜。照目前的状况，纬通从这个项目身上，可赚不了多少钱。”

杜林祥说的是实情，安幼琪没法反驳。这时，杜林祥从座位上站起来，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刚才智奇问我为什么此刻还要进行一场没有绝对胜算的豪赌，还说要从战略角度思考。我有些赌性不假，却绝非输红眼的赌徒。为什么今时今日还要执意冒险？就因为从战略角度来看，纬通的发展已经触摸到天花板。不兵行险招，就无法有所突破。”

“在座的都是自家人，心里也清楚纬通的病根在哪儿。”杜林祥重新坐回椅子上，“前些年企业为了活命，为了做大规模，玩的是以快打慢的招式。快速开盘，低价促销，短时间内回笼大量现金。到头

来，纬通的房子也就成了中档产品的代名词。看着销售火爆，利润率并不高。上市成功后，我十分想扭转这种局面，让纬通的房子也能卖高价，可惜市场并不买账。”

杜林祥继续说：“另一方面，企业上下笼罩在一种盲目乐观的情绪中，认为按照纬通目前的规模，躺着也能赚钱。”

杜林祥加重语气：“没错，纬通的境况比过去好了很多。但要想实现又一次的飞跃，却比过去更难了。老套路已被我们玩到登峰造极，新招数又一直没学会。”

安幼琪以一种惊异的目光看着杜林祥。第一次与杜林祥相识时，对方还只是一个土得掉渣的包工头，没想到今日，竟能说出一番如此有见识的话。眼前的杜林祥，无论财富抑或眼光、智慧，都已不是昔日的吴下阿蒙。

如杜林祥这般坚韧不拔、志存高远的男人，算得上大丈夫！安幼琪甚至有些庆幸，生命中能与这样的男人留下一段哪怕仅对于自己来说刻骨铭心的爱情。英雄盖世，美人却已迟暮，难怪他最终会上到其他女人的床榻！

林正亮也听懂了杜林祥的意思，他说：“三哥认为纬通在地产领域触摸到了天花板，因此决心进军矿产，走多元化的路子？”

“没错。”杜林祥说，“这场豪赌，正是纬通的二次创业！”

杜林祥手里比划着各种手势：“这段时间，我一直在琢磨纬通如何二次创业，自我突破，甚至还做了一些布局。比如说入股省城的证券公司，还有在老家文康收购了公交公司和自来水公司，参与组建了一家城市商业银行。但这些终究是小打小闹，难成气候。眼前正好摆着一个机会，咱们干嘛不玩一票大的？”

庄智奇默默地听着。他敬佩杜林祥的壮志雄心，也忧心未来的一路荆棘。

有人说过，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但还有一种精力旺盛、野心勃勃的人，终其一生喜欢“与我斗”！一次次超越自己，用今天的我战胜昨日的我。杜林祥大概就属于此类。钱对于他来说，早已不是维持哪怕最奢华生活所必需的货币，财富只是强者王冠上的宝石。杜林祥疯狂赚钱，只不过是一次次实现自我价值，为璀璨的王冠上再增添一颗宝石。

庄智奇清楚，杜林祥再搏一次的决心，已是无法动摇。身为下属，此时只能思考，如何帮助杜林祥赢下这一局。

“杜总心意已定，纬通上下就必须全力以赴了。下一步，我们怎么办？”庄智奇问。

杜林祥说：“下周，我准备去拜会一下张贵明。徐浩成的口风已经探了，下面还得再接触一下张贵明。”

杜林祥又说：“明天我亲自请刘光友吃饭，拜托他在徐万里那里代为周旋。无论如何，得再给我半个月时间。”

庄智奇说：“下周要不要我陪你去？”

“好啊！”杜林祥哈哈笑起来。

3 杜林祥与岳二福交流着茅台酒的正确喝法

揣着满肚子的心事，杜林祥启程北上，去拜访同徐浩成斗法大败而归的张贵明。

飞机在省城降落时，张贵明的副手岳二福已率领车队迎候在外面。杜林祥、庄智奇、杜庭宇、高明勇等人，一一与岳二福握手寒暄。

上车后，岳二福对杜林祥说：“张总本来要亲自来机场迎接的，但家里临时有点事，才派我前来。他特意要我对杜总表达歉意。”

“老张太客气了！”杜林祥说。

“应该的。”岳二福说，“张总说了，杜总是个耿直的朋友！”

汽车驶上高速公路后，岳二福说：“上回杜总过来，是去矿山所在的宁古县。今天咱们就不去那儿了，直接去张总老家梅河县。两个地方挨得很近，只隔了一百多公里。”

杜林祥点了点头，随后问道：“张总最近还经常去宁古县的矿山吗？”

岳二福摇着头说：“很少过去。”

“哦！”杜林祥一脸惋惜的样子，心里却是高兴。徐浩成与张贵明越是把矿山往死里做，自己捡的便宜才越大。

汽车驶近梅河县城时，荒凉的黄土高坡上，出现了连片的高炉、厂房与住宅。岳二福指着这些建筑，不无得意地说：“这就是以前同

杜总提到过的钢城，如今也是我们公司的支柱产业。梅河县城只有二十万人，钢厂的职工与家属就有十万人。”

杜林祥放眼望去，只见钢城绵延数里，高炉林立。在一片工业厂房与职工宿舍中间，还矗立着几栋白色建筑。杜林祥问：“这些白房子，是什么？”

岳二福说：“那是文体活动中心，还有图书馆。”

杜林祥颇为吃惊，那个胸无点墨、嗜赌如命的大老粗张贵明，还会在自己企业里盖图书馆。

岳二福似乎看出了杜林祥的心思，他说道：“张总经常在会上说，咱们梅河自古是穷地方，乡亲们读书都不多。趁着如今挖矿能挣钱，一定得把书补回来。企业不仅有图书馆，还在县城捐建了两所学校。”

“岳总，听你的口音，不是本地人吧？”过去与张贵明接触多次，但杜林祥对张贵明身边人的情况并不熟悉。一开始，杜林祥只把张贵明当成生意场上的普通朋友，没兴趣去探究人家的根底。现在不同了！既然要玩火中取栗的游戏，就必须知道每一个对手的根底。今天趁着和岳二福同乘一车，正好刺探点军情。

岳二福点点头说：“我这口音，一上来就把身份暴露了。我是福建人。”

杜林祥顺势问道：“那你怎么到北方来了？”

岳二福笑着说：“我十七岁离开老家，东飘西荡在外面做生意。十多年前来到这里，和几个老乡经营煤矿。后来，我的煤矿被张总收购，我也加入了他的公司。”

杜林祥面无表情地“哦”了一声，心中却是一惊。此日之前，杜林祥也做了些功课，专门查了一下张贵明的发家史。有关张贵明涉黑的传闻，网上到处都是。比如徐浩成在游艇上提到的，张贵明曾把一个煤老板扣在自家办公楼一天的事，网帖里也写了。

但网上炒得最凶的，却是十年前张贵明与福清帮的火并。第一批来到贫瘠的梅河县挖煤的，其实是背井离乡的福建商人。彼时煤价低迷，福建商人焦头烂额，本地人也并不眼红。进入21世纪后，中国煤炭迎来井喷行情。所有人都清楚，从矿里挖出来的，已不是煤炭，而是人民币。

以张贵明为代表的本地人也加入挖煤行列，并同福建商人形成水火不容之势。最后的结局，就是一场令人震惊的大火并。双方出动上百号人，为了一座煤矿大打出手，一战下来，就搭上了好几条人命。张贵明成为无可争议的胜利者，不仅撵走了福建人，甚至仅用几个保安坐牢的代价，就换来事件的最终落幕。

这个岳二福既然籍贯在福建，想必当初也是张贵明的死敌！杜林祥思忖道，能让死敌供自己驱使，张贵明的心胸与手腕，也算十分了得。

翻过一道沟壑，梅河县城便映入眼帘。这座群山环抱的小县城，如今却是声名在外的“小北京”。

梅河在方圆百里数座县城，是最早发现煤矿的。丰富的资源，让许多梅河人暴富，还带动了与煤炭有关的上下游产业。比如张贵明旗下的钢城，便是依托当地丰富的煤炭储备发展起来的。南来北往的购煤大军，甚至让距离县城不远的一座小镇，成为闻名数省的红灯区。

说起“小北京”的名头，自然和发达的经济有关。梅河的出租车，起步价是五元。但这里的出租车司机从不打表，招手上车一律十元起步。大家都说，十元的起步价，比省城高，甚至和北京都不相上下。向北京看齐的，还有房价。一家地产企业在县城里开发的高档电梯公寓，缔造了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奇观——不按平方米算价格，直接论套卖。一套公寓一百五十万元，开盘一个月售罄。总之，无论衣食住行，梅河的消费水平都远超省城，直追京城。

沿着流经县城的小河，修建有气派的滨河大道。大道边，矗立着蔚为壮观的县政府大楼以及两座五星级酒店，还有数栋三十多层高的大楼。

杜林祥还是第一次来梅河，他不禁感叹：“你们县城里的建筑，比起北京、上海也不逊色。”

岳二福说：“杜总别被这些高楼大厦蒙住了眼。整座县城，也就河边这一块看着可以。高楼后面的老城破破烂烂，有些路还是黄土路。”

进入梅河县城，立即就能感觉到这是一座奇特的城市。宽阔的滨河大道上，悍马、路虎等名车时常可见，各种低档的电动摩托也穿梭其间，还有一个衣衫不整的老农，抽着旱烟扬起鞭子，赶着自家马车慢悠悠前行。汽车驶过五星级酒店，隔着玻璃窗，就能瞅见富丽堂皇的酒店大堂里，穿着深色职业装的酒店工作人员。玻璃窗外，又有裹着头巾贩卖大枣的农妇。

在这座县城，更能感觉到张贵明无所不在的气场。县城中心广场的大根百货，是张贵明的产业；路上跑的出租车，车身上印着“大根出租”的标识；大根小学、大根初中以及大根农贸市场，分布在县城

各个角落；滨河大道上最漂亮的一处双子楼，一栋楼上写着“大根假日酒店”，另一栋楼写着“大根商业大厦”。

杜林祥问岳二福：“张总的企业，为何取名大根？”

岳二福说：“张总的父亲，就叫张大根。”

“哦。”杜林祥点头道，“看来张总是个孝子。”

车队直接驶进大根商业大厦的地下停车场，一行人再由电梯进入一楼大堂。作为大根集团的企业总部，一楼大堂里的装修气派异常，往来的员工穿着深蓝色西装，胸前挂着标牌。杜林祥低声对庄智奇说：“没想到呀，张贵明企业里的管理这么正规。”

庄智奇也点头说：“比起北京、上海的大公司一点也不差。”

乘电梯来到顶楼，便进入了大根集团高管的办公区。映入杜林祥等人眼帘的，是另一番风景。这里的装修依旧极尽奢华，人员着装却是五花八门。但不论是着休闲装还是正装，每人又都捆着一条价值不菲的腰带。肚脐下方，“H”或“LV”的金色英文字母，在楼道里交相辉映。

在会客室坐下后，岳二福一脸抱歉地说：“张总正在外面处理点事，这会儿还赶不回来。他打来电话，要我一定把杜总陪好。”

杜林祥一脸微笑地说着“没事”，心里却有一丝不悦。好你个张贵明，架子不小啊！老子大老远跑过来，你却把我晾在一边。

到了晚餐时间，岳二福安排杜林祥一行去大根假日酒店的豪华包间用餐。岳二福带着一帮高管作陪。进到包间后，岳二福瞧见桌上的飞天茅台，立刻说：“杜总是我们最尊贵的客人，款待他怎么能用这些不入流的酒？张总特意交代了，今晚喝他办公室收藏的好酒。让总裁办的孙干事，赶紧去张总办公室抱两瓶酒过来。”

飞天茅台还叫不入流的酒？好大的口气！杜林祥倒想见识一下，张贵明办公室里有什么好酒。

杜庭宇此时却问岳二福：“岳总，今天我一直纳闷，你们怎么把公司里的职员都叫干事？”

“也是最近几年才换的称呼。”岳二福呵呵笑起来，“张总前年延揽了一位军队里的大校来企业做党委书记，同时在公司推行军事化管理。解放军机关里，司令部的人叫参谋，政治部的人叫干事。既然推行军事化管理，咱们也跟着学，把行政人员都称干事。”

“张总管理企业有一套呀！”杜林祥嘴上这么说，心里却觉得这种称呼简直不伦不类。

岳二福又将在座的大根集团高管，一一介绍给杜林祥。这些高管，都在大厦顶楼办公，杜林祥在会客室稍事休息时，与他们打过照面。这会儿听岳二福介绍，才知道一个个的来头都不小。两个分管煤炭销售的副总裁，一个是梅河县原来分管煤炭产业的副县长，另一个是省里某厅长的弟弟；建设工程部经理，就是梅河县建设局前局长；大根出租车公司的负责人，就是原来县城公交公司的董事长；连办公室主任，都是县妇联前主席。

坐在一旁的庄智奇，心里不免嘀咕，张贵明的大根集团，简直可以用怪胎来形容。仅看一楼大堂，可与京沪大企业比肩；请个大校当党委书记，又推行什么军事化管理；还有众多的高管，几乎原来全是政府官员……不过话说回来，这种奇形怪状的管理模式，或许才是张贵明赖以成功的法宝。

不一会儿，孙干事抱着两瓶酒走了进来。其中一瓶，是外包装呈淡黄色的茅台酒。如今周旋于权贵之间，经常出入各种高档饭局的杜

林祥，一眼就认出这是国庆五十周年盛典茅台纪念酒。一千多块钱的飞天茅台，比起这种价值上万的纪念酒，的确显得不入流了。

岳二福接过孙干事递上的酒说：“张总刚才又打了电话，叫我一定把杜总陪好。今天他的确有重要事情，赶明亲自来跟杜总赔罪。”

杜林祥心想，这个张贵明三番五次致歉，还把上万块的好酒都拿出来了，看来不是摆臭架子，而是真有什么要事。

杜林祥说：“以前张总就告诉过我，他特别喜欢收藏茅台。”

“没错。”岳二福说，“张总收藏的各式茅台有几千瓶。毫不夸张地说，他算是咱们省茅台酒的最大藏家。”

岳二福把国庆五十周年盛典茅台纪念酒放在一边，拿出另一瓶包装老旧的酒：“纪念酒不忙喝。咱们先喝这个，葵花牌茅台。”

身为好酒之人，杜林祥眼里忍不住有些放光了。茅台酒在不同时期拥有不同的牌子，比方说如今的五星茅台、飞天茅台。在“文革”时期，茅台酒厂生产的就叫葵花牌。保存至今的葵花牌茅台极其稀少，据说只有几十瓶。一瓶葵花茅台，在拍卖行能拍出十几万元的天价。

杜林祥不禁赞道：“张总的办公室里，的确藏着宝贝。”

葵花牌茅台，杜林祥在吕有顺家中喝过一次，对于里面的道道，多少也知晓一些。他收回惊喜的目光，微笑着说：“葵花茅台，咱们不能就这么喝吧？”自己毕竟是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不是没见过世面的人，当着岳二福的面，杜林祥也得亮几招出来。

岳二福问：“怎么喝？”

杜林祥淡淡地说：“葵花茅台我喝过几次，当时都是兑着喝。超过三十年的老茅台已不适合直接饮用，得拿新酒勾兑。一般来说，老酒与新酒的勾兑比例是一比五。”

“杜总真是懂酒之人呀！”岳二福竖起大拇指。

杜林祥颇为得意，接着说：“关于老茅台流传最广的一个段子，就是棋圣聂卫平那里有一瓶超过七十年的陈年茅台，为了庆祝2001年中国足球队世界杯出线喝掉了。我想传言不大靠谱！新酒兑老酒，一瓶就变成六瓶，真要喝完，估计够呛。”

张贵明款待贵客固然慷慨，但也不舍得献出整整一瓶葵花茅台。岳二福倒出一些葵花茅台，与新酒兑在了一起。众人啧啧称赞，都说托了杜林祥的福，才能品尝到难得的佳酿。

斟完酒后，岳二福端起酒杯：“欢迎杜总一行大驾，咱们干一杯。”

杜庭宇见主人如此慷慨，反倒有些心疼。他说：“如此好酒，还是悠着喝吧。”

岳二福摇着头：“张总经常教导我们，喝茅台一定要大口喝，得听到酒在喉咙里的咕咚声，这是酱香型白酒的特色。喝五粮液等浓香型白酒则需要小口小口地抿，喝一口，在口中存留五秒钟，让酒布满舌尖味蕾，体会好酒的口感。杜总是懂酒之人，我没说错吧？”

杜林祥笑道：“没错，没错。这茅台酒，除了大口喝，还有一个要诀，就是一咂，二吧，三哈。喝完后哈一口气，令白酒的香味更充分地释放。”

杜林祥与岳二福纵论酒道，连一旁的庄智奇也听得津津有味。关于茅台酒的典故，杜林祥知道的可比自己多。庄智奇甚至心中暗笑，

还没见过在其他什么领域，杜林祥有如此好的记性。

一瓶勾兑出的佳酿，一会儿工夫就见了瓶底。岳二福重新拿出价值上万的国庆五十周年盛典茅台纪念酒说：“接下来，咱们就用这个对付一下？”

葵花茅台兑着新酒，确是难得一尝的佳酿。酒的色泽已经微微发黄，恍如香槟，几十年的沉淀使酒体有了陈年之味，入口丝毫没有辛辣之感，而是微甜，带着酱香。杜林祥真想再品品此等美味，可惜主人家张了口，他只好笑着说：“听岳总的！”

新开的一瓶茅台还没喝几口，包间里却走进一人。杜林祥定睛一看，不自觉地起身相迎：“这不是杨龙兄弟吗？”

来者正是杨龙。一脸横肉如常，身材魁梧依旧，右手上戴着一个白色手套，走起路来风风火火。杜林祥知道，白色手套底下一定是新装上的假肢。想着杨龙当日的惨状，杜林祥生出怜悯之心，他不自觉地加快脚步，一边走还一边伸出手去：“兄弟，近来身体好吧？”

杨龙答道：“多谢杜总惦记，身子骨还行。”杜林祥是习惯性地伸出右手，杨龙刚把右臂抬起，又猛地缩了回去，并重新伸出自己左手。两人左手握右手，样子怎么看怎么别扭。

杨龙感激地说：“那天从游艇到医院，杜总一直在跟前照顾我。那时我的脑子迷迷糊糊，只记得杜总的上衣，都被我的血浸透了。”

杜林祥摆着手说：“过去的事，不要再提了。”

待杨龙坐下后，岳二福说：“杨龙兄弟可一直在念叨杜总仗义。这段时间他在养伤，听说杜总大驾光临，说什么也要来作陪。”

杜林祥拍着杨龙的肩膀：“看见兄弟身体无碍，我也放心了。”

杨龙举起酒杯：“危难之时见真情！杜总，兄弟敬你一杯。”

放下酒杯，杨龙又问岳二福：“老大那边，情况怎么样？”

岳二福耳语了几句，杨龙就一巴掌拍在桌子上：“这帮狗杂碎，反了天了。”接着他又恨恨地说，“可惜老子的手被徐浩成这王八蛋给废了，不然今天非得拿枪去崩几个狗日的。”

杜林祥看在眼里，依旧不动声色地喝酒聊天。晚宴结束后，杜林祥拉住杨龙：“这次来梅河，既是拜访张总，也是来看望兄弟。几个月前，有东北的朋友给我送来一盒上好的人参，你正在调养身体，用得上这类补品。”

杜林祥又扭头对高明勇说：“一会儿，你代表我送杨龙兄弟回家。另外把人参交到他手上。”

杨龙十分感激，有些动情地说：“难怪老大对杜总赞不绝口，你可真是重情重义的汉子。”

回到酒店套房，杜林祥躺在沙发上小憩了一会儿。大约半小时后，房间的门铃响了。打开门，高明勇走了进来。

杜林祥点燃一根烟，问道：“打探到什么消息了吗？”

高明勇点头道：“都打探清楚了。”接着他又一脸堆笑地说，“还是杜总高明，叫我从杨龙身上下手。送他回家的路上，我稍微旁敲侧击，这小子就全说了。”

杜林祥说：“岳二福这个人心机颇重，很难套出什么话来。杨龙是个性情中人，应该好打交道。”他弹了一下烟灰，“言归正传，杨龙都说了些什么？”

高明勇说：“据杨龙说，今天张贵明离开梅河，的确是碰到了急事。他赶去宁古县，处理一起劳资纠纷。矿上的工人几个月没有领到工资，昨晚讨薪的时候，把矿长活活打死了。”

杜林祥点了点头。碰上这样棘手的事情，难怪张贵明始终没有现身。岳二福守口如瓶，大概也是家丑不愿外扬。杜林祥接着问：“拖欠工资的那个矿山，不会就是和徐浩成合伙的矿山吧？”

“没错，就是那座矿山。”高明勇说，“张贵明和徐浩成闹掰了以后，谁也没再往矿山投过钱。如今矿山处于半停产状态，矿工好几个月领不到工资。”

“有点意思。”杜林祥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停住脚步后，他忽然问道，“袁凯现在在哪里？”

高明勇不明白杜林祥为何提到袁凯，他一五一十地答道：“袁凯今早去了香港。公司上个月不是出钱搞了个媒体研讨班吗？就是咱们出钱，再找个噱头，让那些平时跟纬通关系还算不错的媒体总编辑去香港花天酒地一番。袁凯身为公司宣传部部长，自然要去作陪。”

杜林祥说：“让他把香港的事交给别人，自己马上赶来这里。”

“好的。”高明勇虽然摸不着头脑，还是一口答应下来。

4 庄智奇讲起了清朝康熙年间有关《百官行述》的典故

在酒店的餐厅里，杜林祥见到了笑容满面的张贵明。两人热情地握手，殷勤地问候着对方。

张贵明的神情，倒让杜林祥颇为意外。矿山才出大事，张贵明跑前跑后忙活了一整天，不说焦头烂额，起码得有些疲惫吧，可张贵明的笑容却异常灿烂！这样的笑容，绝不是强撑出来的，倒像是人逢喜事精神爽的自然流露。

落座后，张贵明说：“昨天去处理了一些急事，没能陪你，失礼了。”

杜林祥当然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什么事？都搞定了吧？”

张贵明说：“一点小事，都处理好了。”接着他又咧开嘴笑起来，“俺这人吧，命还真好！昨天处理了一堆烦心事，今天就有人把天大的好消息送上门。”

杜林祥问道：“什么好消息？”

张贵明说：“你来梅河的路上估计也看到了，县城里到处是大大小小的投资理财公司。什么狗屁投资公司，就他娘一伙骗子。一面许以高利，忽悠人存钱进去，一面对外放高利贷。”

张贵明继续说：“就在昨晚，梅河两家号称规模最大的投资公司的负责人同时失踪。俺估摸着，九成的投资公司这次都得倒闭。”

“老张，人家的投资公司垮了，你高兴个啥？”杜林祥问。

“你有所不知。”张贵明有些眉飞色舞，“说起梅河的投资公司，老子才是开山鼻祖。后来冒出来一大批人，都是来抢俺的生意。就说这次失踪的两个人吧，一个号称‘王行长’，整日牛哄哄的。不过俺清楚得很，她就是一退休老太太，过去是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会计。另一个是温州人，才三十出头。他的投资公司，最疯狂的时候承诺年回报率百分之六十。就这两个王八蛋，起码在梅河卷走了几个亿的资金。”

这种高利贷崩盘的事情，在全国各地已发生多起。考虑到梅河当地发达的经济，损失估计也会特别惨重。看着桌上丰盛的早餐，杜林祥放下筷子，缓缓说道：“老张，兄弟多一句嘴。投资公司这买卖，可是一损俱损。你既然自己也开投资公司，那就不能掉以轻心啊！”

说实话，杜林祥真不明白张贵明此刻有什么可高兴的，换作自己，早就愁眉不展了。投资公司，玩的就是公众信心。哪怕竞争对手垮台，一样会重挫投资人的信心。面对大规模的挤兑风潮，本身运转良好的公司恐怕也难以自保。

张贵明却哈哈笑起来：“老杜，俺的投资公司，和那帮王八蛋的不一样。老子开投资公司，压根就没想赚钱，只想往外送钱。”

“什么意思？”杜林祥更加疑惑。

张贵明说：“前几年，俺主动向县里的几个头头提出借钱。其实，俺哪里是想借钱，只不过是借高利息的名义，把钱送到他们手上。后来见这种模式效果不错，就专门成立了一家投资公司。”

张贵明接着说：“你要没个一官半职，抱着几百万想存到俺公司，俺也不要！可近些年，成批的投资公司冒出来，承诺的回报一个比一个高。俺们公司为了留住客户，不得已也只能多付利息。光这一块，几年下来就多出上千万！”

“这下好了。”张贵明长舒一口气，“经过这下折腾，大家会知道还是俺的公司靠谱。另外，俺也能趁机把利息降一降。”

“老张，你这一招厉害呀！”杜林祥忍不住赞道。以投资公司的高额回报作为幌子，送钱者目的达到，收钱者心安理得。杜林祥甚至想，回河州后自己也开个类似的投资公司。

事后，杜林祥还同庄智奇聊起过这事，庄智奇的目光更加犀利，他认为张贵明的这一招，不仅让送钱的勾当有了一件看似光鲜的外衣，更暗藏下撒手铜。

庄智奇讲了清朝康熙年间有关《百官行述》的典故。当时有个叫任伯安的人，用了十数年时间，编写出记录百官隐事的《百官行述》。官员的把柄都被任伯安攥在手里，从此要挟百官犹如奴役牛马。

张贵明的实力有目共睹，加之承诺的高额回报，会有一大把官员愿意把钱放在他那里。久而久之，哪个官员贪墨了多少钱财，张贵明一清二楚。投资公司的账册，就成了有实无名的《百官行述》。纵然过去没有多少交情，真到了张贵明开口求人时，这些官员也没胆拒绝。

聊了一会儿投资公司的事，杜林祥开始把话题往矿山上引：“那天之后，我又在香港见了徐浩成一面。”

张贵明脸色一沉，欲言又止，眼睛里掩饰不住仇恨的火焰。想必张贵明有一肚子咒骂徐浩成的语言，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能说什么呢？就算将对方痛骂一顿，除了证明自己嘴上还在逞强以外，也不过是让杜林祥看笑话。在那天的交锋之中，张贵明毕竟败得太惨！

张贵明对徐浩成的恨，或许就是世上最难以化解的恨！这里面，除了彼此的视若仇讎，更有委屈与羞辱。江湖大佬不怕打打杀杀，就怕当着众弟兄折了面子。

杜林祥心中却充满窃喜，张贵明与徐浩成的仇怨越解不开，自己就越能从中周旋捞到好处。

隔了好一阵，张贵明才说：“那天从海上回到市区，你一路护送杨龙去医院，费心了！”

杜林祥知道，张贵明这纯属没话找话。他顿了顿说：“徐浩成对我说，那天双方都有些冲动。他下手重了些……”

“放他娘的狗屁！”张贵明青筋暴起，再也克制不住。

杜林祥刚才那番话，就是为了戳到张贵明的痛处。眼看目的达到，他见好就收：“老张，别激动。就当我没说。”

杜林祥接着说：“为了矿山的生意，徐浩成和你都投了不少钱。现在你们闹掰了，矿山也就停摆在那儿，谁也不肯再投钱。长此下去，终究不是个事。”

张贵明瞪着杜林祥：“老杜，俺以为你是真把俺当朋友，特意来看望俺的。听来听去，你该不是替徐浩成那狗日的来当说客的吧？”

“当什么说客哟！实不相瞒，在香港时我倒跟徐浩成提过这事，结果碰了一鼻子灰。徐浩成说他家大业大，扔在矿山里的钱哪怕全都不要了，也无所谓。”杜林祥装出一脸无奈，心里却想着让张、徐二人的间隙再大一些。

张贵明一巴掌拍在桌子上：“他既然亏得起，老子也无所谓！”

“消消气。”杜林祥拍着张贵明的肩膀，“我此行绝不是当什么说客。只是大家朋友一场，看着矿山生意做成这样，心里也不好受。再说了，我投到河州冶金厂的几千万，不也打了水漂？”

张贵明摸出一支烟点上：“事到如今，又有什么办法！”

杜林祥说：“再把矿山经营下去，自然是不现实了。能不能想办法，把矿山尽早卖出去。没了宋红军，就找不到别的买主？”

“难啊！”张贵明叹了一口气，“口袋里既有钱，又愿意当冤大头的人，不好找啊。”

杜林祥说：“我跟你引见一个人，或许值得一试。”

“谁？”张贵明问。

“吕有顺。”杜林祥说，“他过去是河州的市长，与我有些交情。后来回北京，担任一家大型央企的总经理。论起企业实力，可一点不输宋红军。”

张贵明从不认识吕有顺，但过去从徐浩成口中隐约听说过，杜林祥与此人关系匪浅。他追问道：“你跟吕有顺说过这事，他感兴趣？”

杜林祥点头说：“的确提过，但只能说，他没有一口拒绝。”

张贵明兴高采烈地说：“吕有顺能接手，那可太好了。过去送给宋红军多少钱，也会一分不少地给吕有顺。”

杜林祥摆手说：“吕市长这人我了解，他是个两袖清风的领导，不像宋红军那样贪得无厌。”

“开玩笑吧？”张贵明一脸狐疑。

杜林祥嘿嘿笑起来：“吕市长是不是爱钱，以后你接触一下就知道了。”

“吕有顺真不要钱，到时就把钱给你。你和他之间怎么分，俺管不着！”张贵明说。

杜林祥摆着手：“我可不指望拿什么佣金。真把矿山转手出去，我投在冶金厂的几千万能收回来，就谢天谢地了。”

张贵明以为杜林祥是在试探自己，立马表态：“矿山真能转手，你投在冶金厂的钱，一定会有丰厚回报。”

“但愿吧。”杜林祥抿了一口茶，“这件事还得去征求徐浩成的意见，毕竟他在矿山里也有股份。”

“真能把矿山卖出去，俺估计那老王八蛋也会乐翻天。”提到徐浩成，张贵明的口气重新凝重起来。

“还有，”杜林祥说，“吕有顺不是宋红军，他不会为了一己私利，花高价买矿。吕市长跟我说过，真要接下这座矿山，收购价必须大幅下调。”

张贵明兴奋的神色消退不少，沉吟了一会儿才说：“现在这状况，人家杀价在所难免，只要别太离谱就行。”

杜林祥又问：“对了，矿山最近的情况怎么样？”

“还行。虽说没有后续资金投入，矿山处于半停产状态，却也没出什么大乱子。”张贵明答道。他昨晚才赶回梅河，自然不知道杨龙已把工人讨薪打死矿长的事泄露了出来。此刻面对杜林祥，还得硬撑着。

杜林祥心中又是一喜。张贵明越是撒谎硬撑，越说明矿山的情势糟糕透顶。如此，对于低价拿矿反而大大有利。

早餐结束时已是上午十点过，两人又来到张贵明的办公室继续交谈。杜林祥问道：“这座矿山，一开始是怎么个情况？徐浩成为什么后来成为矿山的股东？”

张贵明说：“一开始，就是俺和另一个老乡经营这座矿山。后来，这个老乡出了状况，跑去香港。徐浩成出手保护了他，也把他手里的股份买了过来。”

杜林祥打破砂锅问到底：“你的老乡叫什么？他为什么跑去香港？”接着，他又解释说，“我要去跟吕有顺介绍矿山的具体情况，总得详尽一点。”

张贵明说：“那个老乡叫柳林。他原来是一座国营矿山的董事长，后来企业改制，矿山被他自个买了下来。没过多久，冒出来几十个老干部联名举报他，说改制过程有猫腻，国有资产被贱卖。另外，柳林的私生活也出了问题，他的大老婆从外地雇了一个杀手，把他最喜欢的小情人捅死了。”

张贵明接着说：“柳林见风头不对，直接跑去了香港。不知怎么的，他在香港结识了徐浩成，徐浩成出手拉了他一把。”

关于矿山的前世今生，杜林祥在香港时曾听徐浩成说过。今日张贵明的描述，与徐浩成所说基本吻合。尤其关于柳林这个人，张贵明与徐浩成的说法几乎一模一样。

从张贵明的办公室交谈到共进午餐，然后再回到办公室，两人待了整整一天，聊了矿山的诸多细节。下午五点过，杜林祥主动告辞：“情况了解得差不多了。我这会儿就动身，到了省城后，坐最晚的一

班火车，争取今晚赶到北京。接下来两天是周末，正好和吕市长聊聊矿山的事。”

“好，等着你的好消息！”张贵明起身相送。

从梅河到省城的路上，杜林祥打了一会儿盹。睁开眼时，夜幕笼罩大地，周围黑漆漆一片。他掏出手机一瞅，里面有一条刚收到的短信：“我已到宁古。”发件人是袁凯。

杜林祥会心一笑。从今天与张贵明接触的情况来看，一切还算顺利。他期待着袁凯能尽快传来好消息，为自己的计划再添一把火！

5 与其花钱请枪手，不如把人当枪使

大约半个月后，来自北京的记者楚天舒，在宁古县一家宾馆内满怀激情地敲击着键盘。连续数日的采访，令她备感震惊。朗朗乾坤之下，居然能发生如此血腥的惨案！更不可思议的是，有人居然试图掩盖这一切，用肮脏的金钱去赎买鲜活的生命。她决心用自己的笔来揭露真相，为逝者挽回应有的尊严。

除了愤懑，楚天舒更有庆幸。这次采访的经历十分顺利，甚至每到关键时刻，都会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惊喜。

此时此刻，袁凯却在千里之外位于河州的办公室里，左手悠闲地夹着一支香烟，右手轻击鼠标，在电脑上玩着斗地主的游戏。一局游戏结束，他看了看桌上的日历，心中默念道，楚天舒的稿子，大概快要成形了。杜林祥交代的事，自己总算不辱使命。

袁凯猛抽了一口烟，在网络上开始了新一局的游戏。脑中的思绪，却飞回半个月之前。

那晚正在香港招待各路媒体总编辑的袁凯忽然接到电话，高明勇向他传达了杜林祥的命令。袁凯不敢耽误，立马将香港的工作吩咐给手下。第二天一早，他便急匆匆启程赶路。飞机抵达省城时已是中午，他在客运站吃了一碗兰州拉面，又乘坐大巴奔赴宁古。

一路上，他都在思索如何完成杜林祥交付的使命。要挖出矿工讨薪打死矿长的内幕本就不轻松，更要命的是，如何撇清关系，让所有人都不知道在背后操纵这一切的其实正是杜林祥。

纵然千难万险，袁凯心中的信念却很坚定：三哥交代的事，自己必须办好！

袁凯当然不知道，自己父亲嫖娼被抓，便是杜林祥设下的圈套。他只以为，杜林祥不仅对自己有知遇之恩，更让父亲免去了牢狱之灾。

进入纬通以后，杜林祥对袁凯器重有加。尽管只是一个宣传部部长，但公司上下都说，袁凯可比一般的中层干部强势得多。除开林正亮等创业元老，袁凯是公司内少有的几个能称呼杜林祥为“三哥”的人。亲密的私人关系以外，对于宣传部的各项经费，杜林祥也会竭力保障。就说去年吧，宣传部撒出的银子，足有好几千万，令其他部门羡慕不已。

甚至好些其他公司的同行，也对纬通的媒体公关能力惊讶不已。当着外人，杜林祥总是夸奖袁凯，说这是袁凯的功劳。但袁凯心里清楚，像他这样拥有媒体资源的人，在圈子里多如过江之鲫，但像杜林祥这般挥金如土的老板，却难得一见。

比如这次在香港举办的新闻研讨班，完全就是以交流研讨为幌子，组织各媒体的负责人游山玩水。袁凯起初制订的计划，是将研讨班放在深圳，中途去香港参观一天。杜林祥却大笔一挥，将地点改在香港，同时指示把下榻地点安排在五星级酒店。仅此一项，开支就多出几十万元。

袁凯为参加研讨班的人员，准备了笔记本电脑等礼品。可杜林祥还特别交代，对于其中的某些关键人物，袁凯有权临机决断，再送出一些贵重的礼物。

对于这种不提任何要求，仅仅是联络感情的研讨班，受邀的媒体负责人自然是乐此不疲。纬通公司内部都有人提意见，说这么多媒体

人士过来，其实好些是来白吃白喝的。杜林祥却说，来九个白吃白喝的不要紧，只要其中有一个日后能为我所用，钱就没有白花。

经过近三个小时的颠簸，袁凯乘坐的大巴抵达矿山所在的宁古县。这些年，他早已过惯了锦衣玉食的生活。不过来到宁古县之后，为了不引人注目，袁凯刻意选择了一家一百多块钱一晚的经济型酒店。另外那套价值不菲的西装也被收进衣柜，他专门去超市买了一件几十块钱的廉价衬衣。从酒店住宿到衣着打扮，袁凯仿佛瞬间回到了多年前的记者时光。

杜林祥一再叮嘱，此次行动必须保密。所以袁凯没有带着记者一同前来，他打算自己先去摸一摸情况，再决定下一步如何动作。

第二天一早，袁凯租下一辆当地的黑车，径直前往矿山所在地。宁古县距离张贵明的老家梅河有一百多公里的距离，矿山距离宁古县城也有几十里地，而且路况十分糟糕。直到上午十点过，袁凯才抵达矿山。

在周围观察了一圈，袁凯发觉情势颇为严峻。矿山已被封锁起来，门口站着十多个保安，进出的人都要接受盘查。直接去矿山里刺探情况的念头，不得不打消。接下来，袁凯又在周围的村庄寻访，指望打开突破口。可惜没一个村民愿意开口，甚至有人充满警惕地盯着袁凯，问他是不是记者。见势不妙，袁凯赶紧登上黑车，溜回了县城。

回宁古县城的车上，袁凯整理了一下思绪。出了打死人的事，矿山加强一下警戒，切断矿山内外的联系，在情理之中。周围村庄的村民，大都拿过矿山发的补偿金，从情感上更倾向张贵明一方，自然不会多说什么。看来，要调查清楚事件的原委，还得另辟蹊径才行。

黑车在县城的一座酒店前停了下来。袁凯付了钱，走到酒店大堂，悠闲地抽起烟。几分钟后，他又掐灭烟头，到酒店对面的洗脚城里做了一个全身按摩。

刚才下车的酒店，并不是袁凯下榻的地方。多年的记者生涯，把袁凯锻炼得像名特工。他知道，在这种小县城里，七大姑八大姨的，谁都可能有个什么拐弯抹角的亲戚。比方今天去探访的村民和开黑车的司机，没准就是熟人。再加上一番机缘巧合，自己就有暴露的风险。

所以，一大早出门时，袁凯先打车来到另外一家酒店，休息一会儿后，再走出酒店租下一辆黑车。办完事情，车子直接把自己送回这家酒店。接下来去洗脚城转悠一圈，再绕回真正居住的地方。

眼看第一天扑了空，袁凯并不气馁。过去当记者去各地采访，比这更难采访的事多了去了，最后不一样大功告成？

袁凯想起了数年前去珠三角采访一家工厂罢工的事。当时工厂也封闭了厂区，记者根本进不去，也联系不上工人。在当地瞎转时，袁凯偶然间瞧见街上到处是招工中介的店铺。来珠三角打工的全部是外地人，都得通过招工中介才能进入工厂。袁凯灵机一动，能否从中介这里挖出厂区内工人的联系方式？一试之后，果然大获成功。袁凯顺藤摸瓜，采写出一篇极具影响力的报道。

顺着这个思路，袁凯想到，在矿山里当矿工的，大概也以外地人居多。在宁古这种地方，应当也有许多招工中介。今晚好好休整一下，明天顺着这条线索再去试试。

经过几天探访，袁凯终于在宁古汽车站外找到一个肯提供帮助的招工中介。仅仅一条两百块钱的香烟，这名中介就把几百名矿工的手机号码告诉了袁凯。

如获至宝的袁凯，立刻回到宾馆，冒充起记者，挨个给矿工拨打手机。一番努力下来，真有几名矿工相信了袁凯的记者身份，并同意趁着周末外出购物的机会，与袁凯见上一面，详细介绍打死矿长当天的情况。

接下来几天，袁凯终于把打死矿长事件的来龙去脉，了解得一清二楚。此刻，他又开始思考另一个问题，如何把这些料喂给记者？

袁凯起初想过，自己操刀写一篇十分详尽的报道，再花钱请两个枪手过来，把文章署上他们的名字，直接在媒体发表。可仔细一琢磨又觉不妥。为了钱能当枪手的人，也能为了钱掉转枪口。文章见报后，张贵明只要肯下一番功夫，就能发现隐藏在枪手背后的那双手。而自己一旦暴露，杜林祥的苦心也就白费了。

这时，袁凯想到了如今供职于北京一家媒体的记者楚天舒。袁凯与楚天舒谈不上多熟，仅在北京见过几面。在媒体圈美女凋零的时代，楚天舒的模样还算俊俏。更难得的是，这个小师妹大学毕业不久，与当年的袁凯一样，既急于成名，又满怀“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书生情怀。

楚天舒比起圈子内的老油条要单纯得多，还没有被这个物欲横流的大染缸影响太深。而这样的人，恰恰是袁凯心中的理想人选。

袁凯新注册了一个邮箱，接着又模仿矿工的口气，写了一封语焉不详甚至充满错别字的举报信。袁凯以一个矿工的身份告诉楚天舒，在宁古县的一座矿山，老板为富不仁，把矿工当牛马一样对待。从今年以来，矿上连续拖欠工资。工人们气不过，去找矿长理论，矿长却调来保安队，对矿工们大打出手。争斗之中，矿工们一时失手打死了矿长。如今，矿上人心惶惶，唯恐在当地背景深厚的老板会派人来报复。

举报信的最后，袁凯写道：“我只是一名普通矿工，出于义愤才向楚记者倾诉。但我也是普通人，生怕遭遇报复，所以不能留下任何联系方式。这件事在宁古闹得很大，你如果来当地采访，一问就会清楚。”

袁凯心里清楚，楚天舒固然单纯良善，但毕竟是做记者的人，不会没有一点提防之心。如果一上来就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楚天舒难免会怀疑有人要拿自己当枪使。这样半遮半掩，既打消了楚天舒的怀疑，又能激发出记者天生的好奇心。

果不其然，楚天舒一连给他回了数封邮件，追问具体的联系方式，并承诺一定给爆料者保密。

此时，袁凯又从河州招来一名机灵的下屬，并买下一个新手机号。他让下屬冒充矿工，用这个手机号与楚天舒取得了联系。

袁凯对于此次事件的前因后果，已调查得十分清楚，稍微扔出一点料去，已令楚天舒大感兴趣。几次电话联系之后，楚天舒便决定奔赴宁古采访。

这名下屬接待了楚天舒，并向楚天舒详尽介绍了事发当天的情况。袁凯从招工中介那里搞来的矿工通讯手册，经过一番特殊编辑之后也交到了楚天舒手上。楚天舒按着这个通讯手册拨打电话，很快就找到其他愿意接受采访的矿工。

当然，袁凯的手下也以人身安全为由，一直不肯告诉楚天舒自己的真实姓名以及在矿山的具体职务，甚至他也拒绝与矿里的其他“同事”打个照面。眼看楚天舒的采访进展顺利，袁凯与那名冒充矿工的下屬，悄悄溜回了河州。离开之前，袁凯另外安排了两人赶到宁古，在暗处盯着楚天舒。楚天舒在宁古住在哪间宾馆，白天见了什么人，晚上在哪家餐厅吃饭，他都能第一时间获悉。

回到河州后，袁凯立即向杜林祥汇报了计划的进展。杜林祥却皱着眉头：“计划很周密，只是你派去冒充矿工的人，说话一口洪西口音，这会不会令人怀疑？”

袁凯说：“我之前也想过这个问题，后来却不担心。谁叫咱们洪西是民工输出大省？全国各地，哪里没有洪西的工人？就说张贵明的矿上吧，真就有许多洪西人。”

杜林祥接着说：“我当初只是让你去摸情况，做准备。至于这篇报道是否要刊登出来，还不能确定啊。如今这个女记者一腔热血、满腹天真，我却担心，要是咱们最后并不想让新闻见报，会不会控制不住？”

“三哥放心。”袁凯胸有成竹地说，“我当时之所以选择楚天舒，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那家报社的领导和咱们关系不错。如果三哥想让新闻见报，咱们就当没这回事，让楚天舒那小姑娘使劲鼓捣去，反正这事跟我们没有一丁点关系。如果不想让新闻见报，就告诉张贵明，咱们知道北京有媒体正在弄他，可以帮他协调关系灭掉稿件。送礼的钱张贵明出，他还得记下这份情谊。”

“好！”杜林祥这才笑逐颜开，“小袁，你这招厉害啊！与其花钱请枪手，不如把人当枪使。咱们呢，进可攻，退可守，永远在安全地带。”

“我也是按三哥的吩咐办。”袁凯当时谦逊地说道。

伴着脑海里不断浮现的往事，电脑中斗地主的游戏又进行了好几局。袁凯抬腕看了下手表，然后掐灭了手里的烟头。他拿起电话，拨给杜林祥：“三哥，休息了吗？”

电话那头的杜林祥说：“还没有。晚上张贵明邀我喝酒，这会儿刚回宾馆。”

袁凯知道，杜林祥这段时间一直在北京。昨天打去电话时，杜林祥还与吕有顺在打高尔夫球。听今天这口气，张贵明应该也赶到京城了。袁凯接着说：“这么晚打搅你，就是请示一件事。那个记者的稿子，大概差不多了。如果我们不去做什么工作，稿子很快就会见报。”身为下属，袁凯谨记着老板的吩咐，稿子最后登不登，还得杜林祥拍板。

电话中沉寂了大概一分钟，接着传来杜林祥低沉的声音：“趁着这几天张贵明人在北京，让稿子尽快见报吧。”

“好的。”袁凯说。

放下电话，袁凯又点上一支烟。想起自己与楚天舒之间这次堪称天衣无缝的“配合”，袁凯有几分得意，也不乏一丝歉疚。他更不清楚，在自己过去激浊扬清的记者生涯中，是否也曾像如今的楚天舒一样，被他人戏弄于股掌之上？

6 理直气壮是地地道道的屁话，财大气粗才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北京的清晨，笼罩在雾霾之中。一辆黑色迈巴赫轿车从西郊京原路出发，驶过五棵松、公主坟，直抵东长安街。

开车的司机西装革履，戴着白手套。坐在后座上的杜林祥与张贵明，同时大口吸着烟。缭绕的烟雾，令车内的豪华装饰都有些模糊不清。

这辆价值近千万的迈巴赫，便是张贵明在北京的座驾。除了这辆豪车，张贵明还在京原路附近购置了一家高级会所，并投入巨资装修，将其打造成自己在北京的行宫。

如今的杜林祥，当然不会对区区一辆迈巴赫有多少艳羡。上市成功后，他也为企业购置了几台豪车。当初决定买什么牌子的汽车时，迈巴赫便是备选之一。不过，见多识广的庄智奇与喝过洋墨水的儿子杜庭宇，都反对买迈巴赫。

杜庭宇当时说，迈巴赫在国外销售很差，几乎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全世界除了中国的富豪，几乎没人中意迈巴赫。

杜庭宇还点出了迈巴赫的三大硬伤。第一，它外形太像奔驰S级了，活脱脱一辆大号S级，显得缺乏个性。其二，没有深厚的品牌内蕴。宝马收购了劳斯莱斯，大众收购了宾利，在豪车市场上赚得盆满钵满，奔驰看着眼红才复活了迈巴赫品牌。但迈巴赫毕竟在20世纪40年代就停产了，六十多年后重出江湖，缺乏品牌号召力。第三，定价太离谱，已经超过了劳斯莱斯幻影和宾利雅致。

“国外媒体都报道了，迈巴赫最终难逃停产的命运。”杜庭宇说道。

庄智奇的总结更加精辟：“迈巴赫与悍马，都是在国外卖不动，却被中国暴发户视为宝贝的东西。”

因为庄智奇与杜庭宇的劝诫，杜林祥最终没有选择迈巴赫。甚至面对整日开着一辆悍马的五弟杜林阳，杜林祥还时常嘲笑几句。后来认识了张贵明，杜林祥对庄智奇的话更加深信不疑。这个张贵明，最喜欢的车不就是悍马与迈巴赫吗？

除了座驾，杜林祥对于张贵明那家会所的风格也看不上眼。在北京这样一座古都，非鼓捣出一个欧式装修的会所干嘛？更要命的是，张贵明将自己收藏茅台的爱好也带入会所。国酒茅台摆在罗马柱与水晶灯之间，怎么看怎么刺眼。

杜林祥甚至想起了谷伟民在东交民巷的四合院。都是肩负驻京办职能的富豪行宫，谷伟民的四合院古朴庄重，里面的明清家具，从越南进口的红木，从福建运来的假山，件件堪称精品，不知比张贵明的会所，好出多少倍。

杜林祥所不知道的是，张贵明对于纬通集团驻京办的装修风格，同样没什么好感。纬通集团成功上市后，在北京购置了房产，建起自己的驻京办。可张贵明认为，纬通的驻京办，更像政府机关的驻京办。驻京办里餐厅的包间，全部以河州的街道命名，还有会客室里的红地毯、巨幅国画、白色单人布艺沙发，通通官味十足。

当然，彼此看不起的杜林祥与张贵明，在去对方的驻京办赴宴时，嘴里都不忘恭维几句。此刻坐在迈巴赫车里，两人更是谈笑风生，亲密无间。

迈巴赫轿车在东长安街的一栋大楼前停下。杜林祥与张贵明一前一后走进大楼，一名身材高大的中年人迎候在大厅，与两人握手后，将他们引上电梯。在电梯里，杜林祥问道：“吕市长的办公室还在二十多层，没有挪地方？”

中年人一脸微笑，十分得体地回答：“目前还没搬。至于搬不搬，何时搬，领导说了算。”

步出电梯，穿过长长的走廊，一行人走进一间并不宽敞的办公室。这间办公室以及这栋大楼的主人——吕有顺正坐在皮椅上，低头批阅着文件。

杜林祥满脸堆笑地伸出双手：“吕市长，你好！”

吕有顺起身相迎。与杜林祥握手后，又主动把手伸向张贵明：“这位就是张总吧？”

“是的。”张贵明也笑起来，“吕总，久仰大名！”怎么称呼吕有顺，张贵明曾思量过。跟着杜林祥叫“吕市长”，似乎交情不够，干脆就叫吕有顺如今的职务吧。

吕有顺保持了担任河州市长时的习惯，在办公室里就穿一双千层底布鞋。他的办公室面积不大，四五个人同时坐进来，就会显得满当当。这样的办公室，连好多县委书记的都不如，同杜林祥、张贵明极尽豪奢的办公室相比，更是望尘莫及。如果不事先做一番了解，外人很难相信，坐在这间办公室里的吕有顺，会是一个千亿级央企的掌门人。

尽管办公室的装修简朴，但吕有顺座椅的左侧，却摆放着一个矮桌。桌上四部电话整齐地排列着，尤其其中两部红色电话机，无声地显示着主人的身份。

杜林祥与张贵明，都是与官场交集颇多的人物，他们见识过各级领导办公桌上的红色电话机，也听过许多有关红机的传说，但对于红机的准确定义，在很长时间里却并不清楚。有些说法讲中国只有省委书记、省长以及大型国企一把手以上级别的人才能装配红机，红机在中国的数量仅有几百部。也有人说，许多正厅级市委书记的办公室里，就装配有红机。

其他问题，杜林祥还能请教庄智奇，有关红机的问题，连庄智奇也一问三不知。还是一次在京郊垂钓时，杜林祥询问了吕有顺，才从对方口里获知了准确答案。

据吕有顺说，真正的红机，确如外界传言那样，在中国仅有几百部。除了国家领导人以外，只有正部级官员以及部队正军级以上干部、大型央企一把手才有资格装配。红机最大的特点，就是整个机身没有拨号盘，也没有加密按键——它既不需要拨号，所有通信也都是加密的。在使用这部电话时，只需操起电话说出要找的人，接线员就会帮你把电话转接过去。红机内部还有防止窃听的保护器。任何原电路被异物介入或者外壳损毁，电话都会自动报警。

听了吕有顺的话，杜林祥依旧迷惑：当初在河州当市长时，吕有顺的办公桌上也有红色电话，甚至自己老家文康的市委书记，办公桌上也有红色电话。按说这些级别的官员，都是没有资格在办公室里装红机的呀！

吕有顺接着解释，许多厅级干部的办公室里，也装配有红色电话机。这些电话机，既和普通电话不同，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红机。这些红色电话机准确的称呼是党政专网电话，是一定级别的党政领导专用的保密电话。每部电话都有一个四位数的号码，只能与其他同样只有四位号码的电话相连，整个系统经过加密。

杜林祥终于明白了，吕有顺在河州办公室的红色电话机，以及那些市委书记办公桌上的红色电话机，并不是真正的红机，它们只是党政专网电话。党政专网电话与红机的区别也显而易见，前者有拨号盘，后者没有拨号盘。

因此，吕有顺担任河州市长时，办公桌上只有一部红色电话机，就是有拨号盘的党政专网电话。来到北京出任央企一把手后，吕有顺的办公桌上就有了两部红色电话机，一部是党政专网电话，另一部则是没有拨号盘、只可由接线员直通高层的真正红机子。

当初经由吕有顺引见，杜林祥认识了省委书记贺之军的大秘、担任洪西省委副秘书长的陈枫。与陈枫喝酒时，杜林祥便听到一些大领导如何使用电话的趣闻。

据说贺之军对于保密工作十分重视。他要与下面的市委书记通话，一般会让秘书给对方打手机，并要求对方在最短时间内用党政专网电话回过来。

陈枫还说，有一次自己给下面的市委书记打电话，说贺之军要了解一起山体滑坡的处理情况，并让对方用市委办公室里的红色电话机，给贺之军的办公室打电话。碰巧市委书记正在县里调研，实在不能赶回市委。经过贺之军的同意，双方才用手机进行了通话。

落座后，秘书立即为客人沏好明前龙井，然后便知趣地退了出去。张贵明端起茶杯抿了一口，便轻轻放下：“祝贺吕总啊。俺也是前几天才听老杜说，吕总高升了。今天冒昧来拜访你，也是想顺便沾沾喜气。”

“张总客气了。”面对恭贺自己升官的话语，吕有顺竭力表现出淡定的神情，但眉宇间却有掩藏不住的喜悦。

吕有顺升官的事，时间就在半个月前。从河州回北京时，吕有顺只是企业的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在他头上，还有一个董事长。为此，吕有顺还自嘲过，从河州到央企，天生就是二把手的命。

半个月前，企业董事长作为救火队长，被空降到另一家大型央企担任一把手。身为二把手的吕有顺趁势扶正。中组部领导找吕有顺谈话时说，事出紧急，还没有来得及为企业物色一位合适的总经理，所以总经理的位置，暂时也由他兼着。同时担任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吕有顺终于享受到大权独揽的滋味。

吕有顺跷起二郎腿：“我对张总，其实也早有耳闻。早在林祥跟我提到你之前，就听过你的大名。你的大根能源集团，近年来在中国矿业市场，是一匹不折不扣的黑马。”

张贵明在吕有顺面前，始终是恭敬有加的模样：“过奖了。俺的那点生意，同吕总比起来简直不值一提。”

吕有顺淡淡一笑：“客气话都不要说了。林祥告诉我，张总手里有座规模很大的矿山，正打算出手？”

“没错。”张贵明点头说，“如果能与吕总的企业合作，真是十分荣幸。”

吕有顺目光犀利：“你之前是和宋红军合作的，双方还签了协议，甚至他们公司还打过好几次款。对吧？”

“是的。”张贵明脸上的笑容有些僵硬。

“红军可惜了。”办公室里沉寂了几秒，吕有顺才开口说道，“我与他虽然没什么深交，但开会时经常坐在一起。他出了这种事，大伙心里都不好受。”

吕有顺接着说：“今天当着张总，我就实话实说，对于开拓矿业市场，我有些兴趣。但是收购价格，肯定会比宋红军的出价低很多。”

张贵明有些着急：“吕总，当初和宋红军谈的价格其实已经很低了，你要再杀价，俺就不知道亏到哪里去了。”

“宋红军的报价，不会低吧。”吕有顺脸上似笑非笑，“价格真是那么低的话，他干嘛闲得没事给自己脑袋一枪？他的继任者，为什么一上来就中止合同？”

吕有顺继续说：“大家都是生意人，讲究在商言商。作为买家，我自然希望价格低一点。此外，我还是个国企负责人，必须讲政治。这桩矿山交易，宋红军怎么和你谈的，我不知道，也不关心，但他毕竟不明不白地死了！我如果还按原价接盘，外界会怎么看？恐怕生意没做，告状信就寄到中纪委了。”

张贵明一时语塞，还是杜林祥出来解围：“关于价格的事，我同老张说过，只要砍价不是太狠，大家总还可以商量。”

“是这样吗？”吕有顺直视着张贵明。

“嗯。”张贵明涨红着脸，“吕总，你是大生意人，你先出个价。”

吕有顺悠闲地说：“就在宋红军的报价上，打个对折吧。”

“吕总，你在跟俺开玩笑吧？”张贵明一脸笑容，心里却气得要命。

吕有顺说：“恕我直言，你能以这个价格出手，已经十分幸运了。”

“绝对不行，这个价格太低了。”张贵明坚持道。

杜林祥又出来打圆场：“生意嘛，总要慢慢谈。双方一上来就咬住价格不松口，也不是谈判的惯有套路。我看能不能这样，如果吕市长真对矿山有兴趣，双方先从其他细节入手一步一步来。至于敏感的价格问题，留待谈判过程中慢慢沟通。”

“老杜这法子好！”张贵明向杜林祥投来感激的目光。

吕有顺放下茶杯，缓缓说道：“我与红军接触不多，但同他的部下，还有些交情。他们公司的财务部部长耿小乐，张总应该认识吧？”

张贵明点点头：“对，和耿部长在北京见过几面。”

“这小子也算争气，如今都当上什么部长了。”吕有顺笑道，“当初我在香港公司做总经理时，他就是我的办公室主任。看着小乐这些年成长这么快，我也很欣慰。”

大人物的气场就是不一样！从张贵明口中的“耿部长”到吕有顺口中的“小乐”，两方的实力高下立判！

吕有顺继续说：“去矿山实地考察，当然少不了。不过昨晚我跟小乐通了一番电话，对于张总矿山的情况，大致也知道了些。”

张贵明默默听着，心里却开始发毛。这个吕有顺厉害呀，竟然提前联系了耿小乐。耿小乐自然是知道矿山内情的，他真要知无不言，吕有顺也就知己知彼了。由此看来，吕有顺打对折的报价，还真是有备而来。

吕有顺又说：“刚才林祥说的，是生意的一般谈法，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嘛！不过非常之时，也可行非常之举。比如这桩生意，如果双方先就价格问题达成一致，剩下的细节问题，我会交给部下来处

理。如果在价格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我看也不必浪费大家的时间了。”

吕有顺的语气十分和蔼，但在张贵明听来，却有一种不怒自威、泰山压顶的气势。吕有顺的谈判风格出奇地强硬，先划出一个框架，要谈就在这个范围内来谈，否则，一概免谈！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张贵明心中叹道。谁叫自己的处境如此狼狈？真要手里有粮，心中不慌，谁他妈来这里受吕有顺的窝囊气！混迹江湖多年，张贵明自认，理直气壮是地地道道的屁话，财大气粗才是亘古不变的真理。而眼前的吕有顺，正是一个财大气粗的主。

张贵明干咳了一声，然后说：“吕总给俺出了一道难题。价格问题十分敏感，这会儿确实定不下来。矿山里，除了俺还有其他股东。这种大事，也得听听其他人的意见。”

“好啊。这种事，你们当然要好好商量。”吕有顺说。

张贵明又说：“最终答复吕总，恐怕还需要几天时间。不过在这期间，俺还是诚挚地邀请你亲临矿山考察一圈。纵然买卖不成，大家也可以交个朋友。”

“多谢张总。”吕有顺说，“我是去不了，三天后要陪着首长到俄罗斯和东欧国家访问。我就安排一位副总带队，去矿山转一圈。”

“好啊！”张贵明说，“你们的考察团队，什么时候过去？”

吕有顺思忖了一会儿说：“这几天恐怕抽不开身，就三天后吧。我动身去俄罗斯，考察团队也开赴矿山。”

张贵明开心地说：“恭候大驾。这几天俺还要在北京办点事，到时俺就和考察团队一起回去，全程陪同贵公司的副总。”

吕有顺公务繁忙，秘书不时进来送文件。眼看要谈的事已聊得差不多，杜林祥、张贵明起身告辞。

吕有顺亲自将他们送到电梯口，握手告别时，吕有顺说：“既然张总这几天都在北京，那么考察团队启程前那天晚上，我设宴款待一下诸位。”

张贵明连说“不用客气”，吕有顺却坚持道：“今天下午要连开几个会议，估计晚上也脱不开身，不能留张总吃饭，本就失礼。后天晚上，大伙聚一聚。我把考察团队的几个负责人叫来，彼此认识一下。”

张贵明说“不用客气”，本身就是一种客气，他心里巴不得能和吕有顺多点接触。听见吕有顺如此说法，他便不再推辞。

离开大楼，杜林祥、张贵明又登上了迈巴赫轿车。张贵明点燃香烟，叹了一口气：“这个吕有顺，可比宋红军难对付多了。”接着，他又问道，“老杜，对于吕有顺的报价，你怎么看？”

“确实低了点。不过如今要找到其他买家，也很难呀。”杜林祥嘴上这样说，心里却在偷笑——老张呀老张，都到这时候了，你还装个啥？

杜林祥是谈判桌上的老手，刚才在吕有顺的办公室，他一看张贵明的神色，就知道张贵明纵然心里对吕有顺的报价有一万个不情愿，也只能缴械投降。所谓征询股东意见，一来确是实情，二来也是给自个一个台阶下。毕竟是谈生意，总得做出扭扭捏捏的样子，不能吕有顺把价格砍了一半，张贵明当场就乐呵呵地应承下来。

张贵明沉吟了一会儿说：“少亏当赚，对折就对折吧。”

杜林祥见张贵明终于吐出实话，便顺势说道：“你估计徐浩成那边，会接受这个价格吗？”

张贵明摇摇头：“不知道。”

杜林祥做出一副着急的模样：“事到如今，你和徐浩成不能还装作不认识呀！要不你主动去趟香港，跟徐浩成见一面？”

“俺跟这个王八蛋见个屁！”被吕有顺砍了价，张贵明的心情本就不好，此刻一听徐浩成的名字，更是怒火中烧。

“老张，”杜林祥又说，“你心里不痛快，我自然明白。但生意人，可不能跟钱怄气。你要是拉不下面子，干脆我替你去香港走一遭。我把这边的情况，跟徐浩成说一说，也听听他的看法。”

张贵明犹豫了好一阵，才缓缓开口：“好吧！”

得到张贵明的首肯，杜林祥心里倒有些自嘲：老子也是几十亿身家的人，怎么尽干些跑腿捎口信的活？不过转念一想，杜林祥又乐了，要不是你俩心存芥蒂，这单生意还不好做呢！

杜林祥一拍大腿：“回头我就给徐浩成打电话，明天跑趟香港。”

“老杜，辛苦你了！”张贵明话语里带着感激，可一转念他又说道，“明天你就别急着走了，后天晚上吕有顺请客，你得去作陪。”

“不必了吧。”杜林祥说，“即便没有去香港见徐浩成这事，我也打算明天回河州了。吕有顺请你吃饭，又没说请我。”

张贵明哈哈笑起来：“以你同吕有顺的关系，还用得着人家亲自开口？俺和吕有顺，今天才第一次见面，好些个话，说深说浅了都不合适。有你在身边，就融洽得多。”

张贵明又说：“干脆你也订三天后的机票。到时吕有顺陪着领导出国，我回矿山，你就飞去香港。”

杜林祥摇着头：“接下来两天在北京，又没什么事可干，这么干耗着，怪难受。”

张贵明说：“有俺在，你还怕找不到乐子？今天晚上，俺们就去找个地方喝酒。对了，这次老庄、明勇也跟着你来了北京，把他们都叫上。”

张贵明抬腕看了看表：“晚上的饭局就这么说定了。中午也别闲着，你跟俺去吃点家常菜。”张贵明又拿起手机，拨通后吩咐道，“中午老杜要过来，多烧几个菜。”

杜林祥心中纳闷，除了那个位于京原路附近不伦不类的会所，张贵明在北京还有什么巢穴，竟要邀请自己去吃家常菜？

7 张贵明为什么与赵筱雨搞到了一起

迈巴赫轿车从大厦林立的北京三元桥向东北方驶去，过了五元桥，与首都机场高速分道扬镳。此时，城乡结合部所特有的拥挤破旧立刻显露无遗，在算不得宽阔的京顺路上，叮叮当当的马车竟然与奔驰、宝马等豪车同道竞速。驶过京顺路，拐上一条东西向的来广营东路，城乡结合部的种种破败萧条又迅速被大片草地中的豪宅所替代。这里是北京城历史最悠久、最靠近市区、配套最成熟的别墅区。

杜林祥曾来过这里，他知道居住在这座别墅区的人，甚至用“非富即贵”都不足以形容。对常年奔波于境内外料理生意的京城贵族们来说，这里的确是不错的栖息地。交通便捷，三米高的院墙，跟左右邻居围出街巷式院落的私宅，休闲公园、游泳池、茶艺坊、咖啡厅，还有足球场、棒球场，几所不错的国际学校和国际医院，亦相隔不远。

轿车在一栋别墅前停下，一位身着淡蓝色运动衫的女子已迎候在大门口。杜林祥定睛一看，这女人不就是赵筱雨吗？

张贵明走下轿车，亲昵地唤了声“雨儿”。赵筱雨挪动着丰满的臀部，娇滴滴地走了过来。两人拥抱在一起，俨然一对爱意正浓的情侣。

张贵明对赵筱雨说：“这位老杜，不用俺介绍了吧？”

“当然。”赵筱雨一脸微笑，露出洁白整齐的牙齿，“我同杜总，也是老朋友了。”

“对，对！”杜林祥笑了起来，“老熟人了！”

一行人朝别墅里走去，张贵明搂着赵筱雨的腰问：“今天怎么穿一套运动衫？”

赵筱雨温婉地答道：“刚出去跑步。”

张贵明立刻关切地说：“今天雾霾这么大，干嘛还去跑步？你可得注意身体。”

“人家知道。”赵筱雨说，“我是去健身房，那里安装了空气净化器。”

跟在后面的杜林祥，此刻是一番说不出的心情。赵筱雨是宋红军的小姨子，却抢了姐姐的男人，心安理得地当起情妇。宋红军自杀以后尸骨未寒，赵筱雨就扑到张贵明的怀里。这些事，杜林祥是知道的。不过，两人当着杜林祥的面毫不避讳地“秀恩爱”，依旧让人心里不是个味。

别墅的装修是中式风格，尤其是客厅里的大幅壁画，显得气势磅礴。杜林祥忍不住赞道：“这幅壁画，真气派。”

赵筱雨不无得意地说：“装修别墅时，我专门去中央美术学院，请来几个老师，在墙壁上画了半个多月。”

“不错，不错！”杜林祥又说，“别墅装修多久了？”

赵筱雨说：“三年前装修的。”

杜林祥点了点头，心里又是一阵感慨。按照赵筱雨的说法，别墅装修时，正值宋红军权势熏天，而张贵明与赵筱雨，压根还不认识。买别墅以及装修的钱不是小数，要么是宋红军给的，要么就是赵筱雨凭借宋红军的关系去挣来的。总之，这套美轮美奂的别墅，一定铭刻着宋红军的功劳。别墅装修好后，宋红军自然也来住过。在这里，与自己的小姨子颠鸾倒凤，双宿双飞，好不快活！

甚至赵筱雨如今还能住在如此气派的别墅里，也要感激宋红军了结性命时的果断决绝。宋红军的死以及那封谎话连篇的遗书，就像一笔丰厚的遗产，让许多人不用战战兢兢，得以继续锦衣玉食的生活。

可惜的是，赵筱雨急不可耐地为别墅找寻了一位新的男主人。宋红军呀宋红军，枉你英雄一世，到头来却是为他人作嫁衣，成了不折不扣的冤大头。

午饭之后，张贵明的麻将瘾又发作了。赵筱雨到处打电话，为张贵明约来几个牌友。杜林祥下午没什么事，也坐上桌子搓了起来。

赵筱雨就坐在张贵明的身旁，忙着端茶递水。牌局进行到中途，张贵明又说自己想吃水果。赵筱雨赶忙削了苹果，亲自喂到张贵明的嘴里。

这时，正好杜林祥自摸了一个大胡。张贵明一边掏钱，一边骂骂咧咧地说：“妈的，老子好多盘没和牌了，就看见老杜一个人自摸。”

杜林祥悠闲地点着烟，不紧不慢地说：“老张，我又不像你，身旁有个大美女可以摸。实在没有办法，才自摸了几下，这你就不乐意了？”

满桌哄堂大笑，赵筱雨也嘬起嘴巴：“怪不得杜总挺着个大肚子，原来里面装了那么多黄色笑话。”

“惭愧呀！”杜林祥摸着自己肚子，“有本事的男人，都是把别人肚子搞大。像我这种没出息的，只能把自己肚子搞大。”

这一回，连赵筱雨都忍不住笑出声来。趁着众人说笑的空子，杜林祥又瞟了一眼赵筱雨。的确是个美人胚子，久历江湖世事，更透出

一股性感与妩媚。甭管如今是几手货，总归张贵明捡到手里也不吃亏。

杜林祥又想起在河州五星级酒店的套房里接待赵筱雨的情景。这个女人可不是一般的讲究！赵筱雨自称是过敏性皮肤，还有轻微的荨麻疹，所以酒店里的毛巾、床单统统弃之不用，由随行的菲佣换上从自家带来的真丝床单。

偏偏矿工出身的张贵明，又是个不太讲究的人。生意发达后，尽管整日穿着名牌服装，但不爱洗澡与刷牙的习惯，还是被他顽强保留了下来。张贵明自己都说，他大概半年洗一回澡，三五个月刷一次牙。而且在他看来，这些丝毫不是什么丢脸的事，反而是自己养生的独门秘诀。张贵明说，皮肤上的油脂有保护身体的作用，每天洗澡的人，把这层油脂冲洗掉了，不利于健康。他还说自己的一位伯伯，八十多岁还能一口咬碎硬蚕豆。谈及那一口铁牙，伯伯说唯一的诀窍就是不刷牙。

杜林祥甚至在想，张贵明这样的硬汉碰上赵筱雨那般的欲女，做爱的频率肯定不低。赵筱雨那娇贵的皮肤，连五星级酒店的床单都要过敏，不知道碰上张贵明半年不洗澡的身体时，究竟是个啥滋味？

下午的牌局结束，紧接着就是晚上的酒局。为了调节气氛，赵筱雨还找来了几位美女朋友助阵。另外在张贵明的再三邀请之下，庄智奇、高明勇也赶了过来。晚宴结束后，一行人又去KTV歌城嘶吼到深夜一点多。

离开歌城，赵筱雨搀扶着醉醺醺的张贵明，一起坐上迈巴赫轿车。杜林祥带着庄智奇、高明勇登上一辆奔驰轿车，朝纬通集团的驻京办驶去。企业成功上市后，杜林祥立即斥资建立起驻京办、驻港办，并为办事处配备了奔驰轿车。

庄智奇、高明勇都曾见过赵筱雨，也知道这个女人过去是宋红军的小姨子兼情妇。今天看到赵筱雨与张贵明出双入对，自然勾起了他们的谈兴。

高明勇笑呵呵地说：“赵筱雨的长相、身材真是不错，你说按她那千金大小姐的脾性，怎么看得上张贵明这个大老粗？你们看这个张贵明，除了身体比那个病怏怏的宋红军好点以外，其他方面可真是差多了。”

庄智奇趁着酒劲，也开起玩笑：“没准赵大美女就看上张贵明的身体了呢？”

“也对！”高明勇笑得更开心，“瞧赵筱雨如狼似虎的模样，这么多年跟着宋红军那个病夫，估计早就憋坏了。”

高明勇朝窗外抖了抖烟灰：“庄总，跟着你这么多年，我还是第一回见你朝那个方向思考问题。”

庄智奇拍了一下高明勇的肩膀：“整天跟着你，我也得学点东西不是？”

“不敢，不敢。”高明勇止住笑容，做出诚惶诚恐的样子，“不管什么时候，也是我们跟着庄总学习。”

杜林祥这时开口了：“赵筱雨同张贵明好上，我看也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她不跟着张贵明，也得跟着王贵明、李贵明。像她这样的女人，身边永远离不开男人。”

高明勇又笑了起来：“还是杜总总结得精辟！”

“你小子可别想歪了！”杜林祥说，“我说赵筱雨离不开男人，不全指满足生理需要那么简单。我跟赵筱雨接触过几次，感觉她老想做出一副精明的样子，但骨子里还是个小女人。头发长、见识短，也

谈不上有多少心机、魄力。她做不了女强人，也压根不是女强人。前些年做生意赚了钱，完全就是靠着宋红军。”

杜林祥继续说：“不过像她那样的女人，过惯了上流社会的生活，本身的虚荣心又很强，再让她回头去过普通人的生活，实在太难。自己没这个本事，又想着继续风光，怎么办？当然还得去找个可以依靠的男人。”

杜林祥接着说：“真正事业有成，能够让赵筱雨过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日子的男人，怎么着也得四五十岁了，家里谁没有个老婆、孩子的？赵筱雨自然明白这些，所以不敢奢望有人明媒正娶，给她个什么名分。能当个幸福快乐的情妇，手里有源源不断的钞票，就很知足了。”

“路是自己选的，谁也怨不着。”高明勇有些感慨，“想着床下上流，就得在床上下流。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嘛！”

奔驰车里又是一片笑声。庄智奇点燃一支烟：“我就说明勇肚子里的东西多，你还谦虚什么？”

得到表扬的高明勇又说：“我还有一点不明白。赵筱雨想找个有钱男人做依靠不奇怪，可张贵明放着天下那么多女人不要，干嘛非挑个赵筱雨？宋红军刚死不久，张贵明也不嫌晦气？”

杜林祥摇着头：“老张的心思，我就猜不透喽。”

庄智奇抽了一口烟，缓缓说道：“宋红军的女人怎么了？我估摸着，赵筱雨要不是宋红军的女人，张贵明还不一定要！”

杜林祥来了兴趣：“智奇，这话怎么说？”

庄智奇说：“我给你们讲两个故事。先说北洋军阀张宗昌，这家伙以爱娶姨太太闻名。据说他看中了哪个窑姐，往往就带出去租间房

子安置，还挂个牌子‘张公馆’，再派上个卫兵，就算又娶了房姨太太。时间一长，张宗昌往往把姑娘给忘了，钱米断绝，卫兵开溜，姑娘又开门重操旧业。可是被张宗昌睡过的女人，行情却不同以往。四方的浪子闲汉慕名而来踏破门槛，个个兴奋不已，高吼着‘睡张宗昌的老婆去’。”

庄智奇继续说：“还有在南北朝时，北齐朝廷有位胡太后，她是武成帝高湛的正妻，北齐后主高纬的生母。北齐亡国后，胡太后的年龄不过四十余岁，风韵犹存。她便跟自己的儿媳妇、后主高纬的皇后穆黄花一起，在长安的闹市公开卖淫。两人乐此不疲，高兴得不得了，胡太后还兴奋地对穆黄花说，为后不如为娼。而这婆媳俩的生意，自然十分兴隆。你们想啊，昔日两位皇后成为妓女，谁不想去尝个新鲜？”

庄智奇讲的典故颇为冷僻，不过杜林祥与高明勇却听得津津有味。只听庄智奇接着说道：“让男人们备感刺激的，难道仅仅是女人的美貌？我看恐怕是‘张宗昌老婆’‘皇后’的特殊身份多些。换句话说，那是大人物战斗过的地方。”

“我明白庄总的意思了。”高明勇接过话头，“就像有一次我跟着一帮人去参观某个大官曾经读书的小学，大家都围着大官的课桌转圈，嬉嬉笑笑，挨挨擦擦。忽然有人一屁股坐了下去，还在板凳上用力扭了几下。后来这人发了一通感慨，说什么‘他现在的位子我不敢坐，他小时候的位子我还不不敢坐吗？’”

“讲得透彻！”杜林祥不禁拍起手掌，“是不是破鞋，得看什么人穿过。升斗小民穿剩下的，自然是破鞋。大人物穿过的，那就不是破鞋，是文物！”

杜林祥不禁想起今天在办公室见吕有顺时，张贵明那副局促的模样。尽管家财万贯，但当张贵明真正见到大人物时，仍免不了战战兢兢。当年的宋红军，与今日的吕有顺不相上下，不难想见，张贵明与宋红军打交道时，该有何等谨小慎微！现在呢，宋红军捧在手掌心的女人，就被张贵明压在身下，那是一种多么巨大的成功感！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张贵明不仅不会嫌弃赵筱雨，反而会因她的过去而激动万分。张贵明愿意高价消费赵筱雨的附加值，无异于向宋红军战斗过的地方致敬。张贵明的下腹部，除了熊熊欲火，还燃烧着权力这味春药！

庄智奇点头道：“陈圆圆本是崇祯皇帝的女人，接着赏给了吴三桂。再下来，刘宗敏抢了陈圆圆，据说李自成也颇为垂涎。陈圆圆每和一个男人有染，她的身价就不跌反升。睡她的都是当世英雄，这就是一个无比重要的因素。接下来的人会以为，只要睡了陈圆圆，自己就成了大英雄。”

“敢情一般女人就是义乌小商品市场里的日用品，新货最值钱。赵筱雨这样和大人物睡过的女人，就是潘家园的文物，非得三手货、四手货才值钱。”高明勇在一旁兴奋地说。

高明勇的话堪称画龙点睛，就连平素儒雅的庄智奇都笑得前俯后仰。众人正大笑着，杜林祥的手机响了起来。“谁这么晚还打电话？”杜林祥一边说着，一边掏出了手机。

“小袁，这么晚了有什么事？”一看是袁凯打来的电话，杜林祥问道。

“三哥，”正在河州家中的袁凯语气有些兴奋，“关于矿山的那篇稿件，已经发出来了。”

“消息准确？”杜林祥追问道。

“准确。”袁凯说，“因为要躲在幕后，不能让别人知道是咱们在操纵此事，所以我一直没敢给报社打电话询问，我只是每天留意着这家报纸的新闻。报纸新闻都是前一天晚上编辑，定版后先挂上自家网站。第二天一大早，报纸才正式发行。就在半小时前，我看这家媒体的网站已经挂出了这条新闻。也就是说，明天的报纸上铁定有这篇稿子。”

杜林祥又问：“你看了那稿子，写得怎么样？”

袁凯说：“我还没想到，楚天舒这小姑娘的文笔这么好！稿子写得不错，里面的料很足。我敢肯定，不用咱们请什么水军，明儿这条新闻也会被炒成热点。”

“太好了！”杜林祥一拍大腿，“这个时间发出这篇稿子，正好合适。”

放下手机，杜林祥微笑着把这则消息告诉了身边的部下。庄智奇抬腕看了看手表：“这会儿已经是凌晨。明天晚上吕有顺要宴请张贵明，可矿山出事的新闻，今天却被捅了出来。这顿饭，还吃吗？”

“当然要吃。”杜林祥有些手舞足蹈，“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事情曝光出来，这顿饭就更有意思了。”

第五章 合纵连横

吕有顺又说：“近几十年来，真正发财的，我看也就两类人。第一类是有背景的，他们凭借自己的后台做得风生水起。第二类嘛，就像林祥你这样。起于草莽，胆量惊人。没读多少书，反倒是无知者无畏。当然了，后一类人中十之八九都会倒下，剩下的那几个，是集个人魄力与运气于一身的幸运儿。”

1 做生意，还得算政治账

楚天舒的稿件，犹如一枚重磅炸弹，狠狠击中了猝不及防的张贵明。

早上九点过，依然沉醉在温柔乡里的张贵明，被下属告急的电话吵醒。紧接着，宁古县的县委书记，老家城市的常务副市长，还有省公安厅的朋友，纷纷打来电话，或是厉声责问，或是通风报信。

局势的发展，不仅出乎张贵明的想象，甚至超出了杜林祥的预料。新闻发布当天，矿山所在省的省委书记、省长都针对矿山械斗案以及瞒报事件做出批示，要求彻查到底。省公安厅的一名副厅长带队，率领调查组赶赴矿山。袁凯还打电话告诉杜林祥，楚天舒的独家报道刊发后，产生了轰动效应。如今各大媒体都在安排记者赶赴现场，准备深挖这条新闻。

综合各方面的情报，杜林祥得出一个清晰的结论——事情搞大了！

下午三点多，杜林祥主动给张贵明打去电话，假惺惺地说：“老张，我刚看到新闻，怎么样，影响不大吧？”

张贵明说：“一点小事情，很快能搞定。”

杜林祥又问：“你还在北京吗？”

张贵明说：“离开北京了，回家里处理点事。”

杜林祥心中暗笑，这个张贵明打肿脸充胖子的本事倒是不错。出了这么大的事，自己都不得已赶回去处理，嘴上却还硬撑着说“一点小事情”。

杜林祥关切地说：“明晚吕有顺的饭局，我是不是帮你推掉？”

张贵明思忖了一会儿说：“不用推。俺把家里的事处理完了，明天下午就赶来北京。”

杜林祥点头道：“好吧，具体情况你来把握，我听你的！”

第二天下午，张贵明如约赶回北京。杜林祥亲自去火车站迎接，之后一行人径直前往吕有顺设宴的酒店。在车上，杜林祥继续做出无比关心的模样，还当着张贵明的面给袁凯打去电话，让袁凯动用所有关系，尽量帮张贵明多搞定几家媒体，以免事态继续升级。

看着张贵明焦头烂额又一脸感激的样子，杜林祥心中倒生出几分歉疚。他默念着：“老张呀，别怪兄弟下手狠。”

吕有顺安排的晚宴，就在他公司附近的一家五星级宾馆里。见着杜林祥、张贵明到来，吕有顺依旧十分有礼貌地起身相迎，握手寒暄。

张贵明扫了一圈周围的环境，立刻察觉出气氛有些异样。那天见面时，吕有顺不是说，今晚设宴既是款待自己，也是为考察矿山的团

队送行，可为何偌大的包间里，只有吕有顺及其两个秘书？其他人去哪儿了？

落座后，张贵明立刻殷勤地说：“吕总明天就要陪领导出国访问了，你在俄罗斯大概待几天，要去哪些城市？”

吕有顺说：“在俄罗斯待四天，其中莫斯科三天，最后一天在圣彼得堡。”

张贵明立刻说：“俺在莫斯科有几个认识的朋友。昨天俺就打了招呼，让他们在莫斯科一定款待一下吕总。”

吕有顺摆着手说：“多谢张总美意，不过款待什么的真是不必。这次跟在首长身边，自己哪儿有一刻得闲。”

杜林祥插话道：“甭管吕市长有没有时间，老张的这份心意真是令人感动。老张是一个厚道仗义的朋友。昨天因为家里有事，他赶了回去，今天下午又特意赶回北京。他说吕市长设宴，自己无论如何不能爽约。”

“哎呀，辛苦张总舟车劳顿，实在罪过！”吕有顺缓缓说道。接着，他话锋一转，“你赶着回去，就是去处理矿山械斗的事吧？”

张贵明的表情非常尴尬：“没错。其实这都是一点小事，媒体胡说八道，把事情夸大了。”

吕有顺淡淡一笑：“我听说这事可不小。昨天新闻报道出来后，省委领导立刻做出批示，甚至连北京的领导都过问了。”

张贵明涨红着脸，又说不出什么话，只是不停地挪动屁股，一副坐立不安的神情。杜林祥又插话说：“老张在当地关系很广，摆平这点小事不在话下。昨天回去，老张既是处理这件事，也是为迎接吕总

派出的考察团队做准备。刚才从火车站出来的路上，我听了老张关于接待工作的安排，真是煞费苦心。”

“老杜哪里话！吕总派出的考察团队，是俺们最尊贵的客人，理当鞍前马后效劳。”张贵明笑呵呵地说。

吕有顺用手指敲击着餐桌桌面，低声说道：“关于这件事，恐怕要让张总失望了。今天这顿饭，既是我尽地主之谊，也是向张总赔罪。”

吕有顺继续说：“几天之前，我对矿山生意的确有些兴趣。可惜事情的发展，大大超乎预料。特别是这篇稿件见报后，引起了大领导的关注。在中国做生意，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尤其像我们这种身份的企业，实在不便在此时继续同张总合作。”

难怪说好的考察团队不见了踪影，原来吕有顺已经决定叫停这单生意。张贵明情绪激动，语速飞快地说道：“你多虑了。矿山里不过屁大一点事，俺很快就能摆平。”

吕有顺摇着头：“望张总体谅我的难处！宋红军死后，我来接手矿山生意，本来就冒着风险，外面的流言蜚语自然少不了。但我以为，只要自己行得端坐得正，外人说什么不必介怀。可偏偏这时又出了这档子事！据我所知，省市联合调查组很快就会进驻矿山。如果这时我还坚持合作，无论在经济层面还是政治层面，都是十分愚蠢的。”

吕有顺的声音并不大，但在吐出“政治层面”四个字时，特别加重了语气。的确，对于他这样的人，除了计较钱袋子，更在乎官帽子。

宽大的包间里，顿时陷入沉寂。可以坐十多个人的餐桌上，只坐着杜林祥、张贵明、吕有顺及他的两个秘书，面对满桌丰盛的菜肴，五个人谁也没有动筷子。

隔了好一会儿，张贵明才说：“出了这样的事，只能怨俺疏忽大意，怪不得吕总。你的顾虑，俺也完全理解。只是不知，过一段时间，等俺把家里的事摆平之后，合作能否继续？”

吕有顺沉吟了一会儿说：“日后的事情，谁能说得准。现在，我不能给你任何承诺。”

餐桌上的气氛更加尴尬。长达几分钟的时间，屋里没有一句声响。最后还是杜林祥说道：“生意上的事咱们慢慢聊。今天除了谈生意，也是联络一下大伙的感情。别只顾着说话，先吃菜。”

吕有顺、张贵明见杜林祥出来解围，纷纷点头附和说：“对、对，先吃菜。”不过举起筷子，所有人又觉得可笑——分明屋里陷入了长时间的沉寂，杜林祥却劝大家“别只顾着说话”。由此也可见，中国语言的含义是何其丰富！

在座诸人的学养、经历的确差别太大，除了生意之外，似乎再也找不到什么共同感兴趣的话题。话不够，酒来凑。所幸众人的酒量还不错，五个人轮番敬酒，打发着时间。

桌上心情最郁闷的，大概就数张贵明了。找吕有顺来接盘矿山的希望落空了，还被京城来的一个狗屁记者捅了一刀。在这种状况下，想把矿山甩卖出去的难度更大了。吕有顺刚才所说，省、市联合调查组即将进驻矿山的事，自己也听说了。未来一段时间，还得花费大把精力来应付这帮大爷。

酒宴进行到尾声时，吕有顺跷起二郎腿说道：“林祥，你的公司也是上市企业了，资金比较充沛。与其到处找人接盘，干嘛你不考虑接下这个项目？矿山最近出了一些状况，像我们这种身份的企业，实在不敢掺和进来。你一个民营企业，又没有这么多的顾虑？”

杜林祥口里的酒差点呛出来。他连忙摆着手说：“吕市长的玩笑开大了，就我那点实力，哪里有这样的胃口！”

吕有顺笑着说：“当着我们的面，你就说句实话。纬通最大限度能筹集多少现金？”

杜林祥思忖了一下说：“纬通是家地产企业，钱都压在各地的建筑工地上，使出吃奶的劲，最多也就拿出八九亿的现金。”

“哦。”吕有顺点了点头，“八九个亿要运作这种项目，的确少了点。”

杜林祥一脸憨笑：“我的那个企业，在吕总眼里简直就是小虾米。”

“老杜，八九个亿的确少了点。可你是上市公司，就不能再想点办法，多筹集点资金？”张贵明如今已是病急乱投医，只要听说谁有可能接手矿山，眼睛里就会放光。

杜林祥的脑袋摇得像拨浪鼓：“我上哪儿去找钱？真是没有办法呀。再说了，纬通一直以来是做地产的，对挖矿的生意一窍不通。”

吕有顺微笑着说：“其实你也可以考虑一下多元化扩张。过去的近二十年时间，堪称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黄金时代。但搞企业的人都清楚，黄金时代不会永远持续。有些事，不妨未雨绸缪。”

吕有顺抖了抖衣袖：“当然了，我也就是提个建议。纬通怎么发展，还得林祥说了算！”

“吕市长，你可别拿我开涮！”杜林祥说，“就我现在的实力，对于多元化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吕有顺又说：“关于张总的矿山，大体情况我还知道些。宋红军的报价确实高得离谱，但矿山本身的矿藏，也还算丰富。我同林祥是老朋友了，与张总虽是新朋友，却也一见如故。你们真能合作，我倒愿意帮一点小忙。”

“什么忙？”张贵明迫不及待地问。

吕有顺不徐不疾地说：“鉴于目前的状况，由企业出面接下矿山已不可能。不过林祥如果出面接盘，我愿意提供一些资金支持。集团旗下的江西分公司，在香港入股了一家投资公司。这家投资公司，可以为收购行为提供一点注资。”

杜林祥做出有些心动的样子，问道：“注资额大概多少？”

吕有顺说：“两三个亿吧。”

杜林祥与张贵明，一下子又像泄了气的皮球。张贵明坐在椅子上默不作声，杜林祥摇着头说：“就算多出两三个亿，对于整个收购也帮助不大。吕市长，以你企业的规模，就拿两三个亿，是不是太小气了？”

吕有顺两手一摊：“刚才我就说了，照目前的局势，我不能直接涉入这桩生意。香港的投资公司算是集团的孙公司，由他们出面，不会引人关注。而这家公司才成立不久，碍于实力也拿不出更多的钱。另外，真要进行收购，你也不能仅靠这一条融资渠道。可以开动脑筋，想想其他办法嘛。”

“难啊！真要那么容易融资，老张干嘛急着出手？大可以融回点资金自己继续经营。纬通虽然上市了，可真要去外边拆借大笔资金，

同样难如登天。”杜林祥不禁叹了一口气。

吕有顺重新举起酒杯：“我姑妄言之，诸位也就姑妄听之吧。瓶里还有一点酒，来，抓紧把它消灭了。”

晚宴结束后，吕有顺亲自把杜林祥、张贵明送到楼下。杜林祥的奔驰早已停在停车场，张贵明的迈巴赫却不见踪影。傍晚从火车站到酒店，两人都乘坐的是奔驰。不过杜林祥记得，路上张贵明就打了电话，让司机八点钟准时到酒店停车场。这会儿已经九点过了，停车场里却不见那辆豪华的迈巴赫。

张贵明抱怨道：“北京的交通太堵，司机刚给俺打了电话，说还堵在路上。”

杜林祥说：“那你就坐我的车，我送你回会所。”

素来爽快的张贵明此时却客气起来：“太麻烦了吧。俺的会所在西边，你们企业的驻京办在东边，这一来一回，就得穿一个北京城。”

“这是什么话？几脚油门的事，你还这么磨叽！”杜林祥推着张贵明上了自己的奔驰车。

汽车飞驰在马路上，杜林祥与张贵明在车上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话题转到矿山上，张贵明恨恨地说道：“这篇新闻报道，可把老子坑惨了。听说写这篇稿子的，还是个娘们。老子真想找人废了她！”

杜林祥劝道：“这种时候，可不能硬来。”接着他又问道，“那个女记者背后，有没有什么人指使？”杜林祥自信袁凯的活干得足够漂亮，所以有底气问出这种问题。

张贵明摇着头：“目前还不知道。”

车上沉寂了一会儿，张贵明又开口说：“刚才吕有顺说的事，老杜你不妨考虑一下。”

“什么事？”杜林祥一脸茫然。

张贵明说：“就是你来收购矿山的事。俺觉得吕有顺说的有道理，从你企业的发展来看，有必要搞一下多元化。”

“扯吧！”如果不是有车顶，杜林祥几乎要跳起来，“吕有顺就是酒后随便说几句，你也能当真？我哪里有钱收购矿山？”

“你刚才也听到了。”杜林祥接着说，“吕有顺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看热闹的不嫌事大。叫他收购，他不来。说什么提供资金支持，闹了半天就两三个亿。对于这种大项目，两三个亿还不够塞牙缝。”

张贵明点燃一支烟，缓缓说：“吕有顺毕竟不同于俺们，他出于自己的考虑，选择退出也情有可原。但他的话还是有道理。矿山对于俺来说是烫手山芋，对于老杜你，可是难得的商机。”

“你别忽悠我！”杜林祥说，“说句不怕你生气的话，那个矿现在的情况大家都清楚，哪儿有什么商机？真是商机，需要这样满世界找买家？”

杜林祥也在车里点燃一支烟：“退一步说，就算真是什么商机，我也没这个胃口。操作这种项目，手里起码得有二三十个亿。而我呢，连个零头都凑不齐。”

想着自己矿山目前的窘境，张贵明不好辩解什么。他顿了顿说道：“矿山的现状是不怎么好，可要是形势大好，哪里还有什么抄底的机会？老杜，你要肯接手，俺就按吕有顺的报价给你。”

“按吕有顺的报价给我，还叫抄底呀？咱俩的关系，总比你 and 吕有顺要铁吧！”杜林祥说。

从杜林祥的话里，张贵明似乎窥探到一丝机会——只要价格合适，杜林祥还是愿意接手的。他拉高嗓门：“吕有顺可是堂堂央企，世界五百强。按照他的报价给你，你便用一家刚上市的民企，享受了央企的待遇。老杜，你赚大发了！”

张贵明继续说：“你是上市公司，在银行贷款比较容易。想想办法，哪儿有凑不齐钱的！俺可不光是想着替自己解套。俺是真觉得，这单生意对你也是机会。”

“老张呀老张，我可是头一回发觉，你的口才还相当不错。”杜林祥笑呵呵地说。

眼看汽车即将驶到张贵明的会所，杜林祥说道：“老张，以咱俩的交情，我就实话实说。在今天晚上之前，压根就没有想过收购矿山的事。可经吕有顺这么一说，尤其你在旁边鼓劲，我似乎有些心动。但兹事体大，现在我也拿不定主意。”

杜林祥继续说：“原先说明天去香港拜会徐浩成，可惜吕有顺中途退出，这趟香港之行只能取消了。我回到河州后，找人好好合计一下，包括矿山的盈利前景、融资渠道等，都需要仔细测算一番。收购与否，也需要测算之后才能答复你。”

张贵明又问：“大概要多长时间？”

杜林祥说：“短则一个礼拜，长则一个月，一定给你个准信。”

汽车驶抵目的地，两人走下车来，握手告别。张贵明满含期待地说：“老杜，俺可等着你的好消息。”

杜林祥点头道：“尽量努力。”

2 给别人上眼药，也是一门技术活

一列车队疾驰在河州的街道上。领头的是一辆丰田霸道警车，中间是两辆考斯特中巴，殿后的是两辆黑色奥迪。丰田警车的警灯十分晃眼，其他车辆也全都闪烁着应急灯。警车的副驾驶位置上，坐着河州市交警大队的副大队长。他的手上拿着话筒，警车上装备的高音喇叭时刻将其严厉的呵斥传到街面上：“靠右，前面的车靠右！”

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河州街面上经常能看到豪车的身影。但是负责开道的警车，却没有给那些身价不菲的豪车一丁点面子。高音喇叭里不时传出这种声音：“前面的黑色宝马，靠右，靠右！”路边报刊亭的小贩看到这一幕都不禁乐了，笑着对买报的人说：“狗日的有钱人，也就平时横，见着当官的，全部得让路。”

从两三万的奔奔，到上百万的奔驰、宝马，所有车辆统统靠右，为疾驰的车队让出一条快速通道。

考斯特中巴车上，洪西省委常委、河州市委书记徐万里端坐在首长位置。他的眼睛盯着前方，写在脸上的是一股冷峻与威严。徐万里身后坐着的，是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敏健。这位周部长出身草根，同时也是荤段子爱好者。外出考察的路上，只要有他在，总会有层出不穷的段子。

此时，周敏健又表情丰富地讲起来：“人们对乡镇干部有误解啊！早些年说起乡镇干部，仿佛就干两件事：催粮催款、刮宫引产。其实，乡镇干部每天还要调解大量纠纷。我当乡长时，就碰到有个女娃子来告状，说自己在庙里躲雨，邻村的男人欺负了她。她走进办公室就哭着说，‘大雨倾盆，有人进门。掀我罗裙，打我一针。不痛不

爽，害我一生。’这还了得！我赶紧把那男的叫来，问他怎么回事。结果这男的说，‘大雨如瓢，本人进庙。见一女子，对神撒尿。将其堵上，反被诬告。’”

旁边的人来了兴趣，问道：“周部长，最后你怎么解决的？”

周敏健一脸严肃地说：“宁拆十座庙，不毁一门亲。我当然是劝和了。就说道，‘一个青春，一个年少。鱼水之欢，各有需要。相互满足，有何可告。’”

“可惜呀！”周敏健摇头叹息道，“这两人还是不依不饶。女的说，‘冤啊！我还想要，他已拔掉。无情无义，太不人道。’男的也愤愤不平，‘冤啊！成心堵尿，突闻雷叫。不敢久留，这才拔掉。’这下把我惹毛了，最后决定说，‘原告想要，被告拔掉。发回破庙，重演堵尿。’”

车上一阵笑声，邻座的副市长捂着肚子说：“老周啊，你这乡干部当得舒服呀！乡民打官司，都说文言文，看来你们的教育工作抓得扎实。”

周敏健摆着手说：“乡干部不就是被你们城里人瞧不起吗？当年我来市委党校培训，碰巧老婆也在河州，去党校报到时，就陪我一道去。城里面的局长们就编了个段子挤兑我，说什么周敏健带着老婆来党校报到，负责接待的人很生气，问来党校上课，你怎么把老婆带来了？结果周敏健一本正经地掏出入学通知单说，你们党校不是规定，上课期间，生活费自理，日用品自带吗？我当然要带老婆了。”

这个段子一抛出来，全车人更是笑得前俯后仰。不过，车上职务最高的徐万里却成了例外。他的神情依旧，脸上也没有什么笑容。

周敏健似乎觉察出什么，摆着手说：“今天到此为止了。咱们再这么闲聊下去，就影响徐书记思考工作了。”

见周敏健提到自己，徐万里这才开口：“按照你的说法，我这是不是叫‘只听不笑，其实想要’？”

周敏健一脸尴尬。他知道，有人去徐万里那里打自己的小报告了。前段时间去河州下面的铁柱县调研，新到任的县委书记是个女同志。酒桌上，周敏健又开起玩笑：“咱们徐万里书记真是知人善任啊！派一位美女坐镇铁柱，这柱子舒服了，美女也舒服了。”

当时满桌大笑，唯独女县委书记羞红了脸，说不出话。周敏健却没有打住，而是再接再厉道：“根据多年经验，我总结出一个规律——只听不笑，其实想要。”

徐万里的脸上阴晴不定，全车便陷入了沉寂。隔了几分钟，徐万里主动问起另一件事：“从河州市区到永庆县，年底是不是就要通高铁了？”

河州下辖的永庆县，距离市区有一百多公里，是所有县城里距离市区最远的。永庆县县长也在车上，他立刻回答：“据铁路部门说，明年年底就能通车。”

徐万里点了点头：“有了高铁，到市区就更方便了。永庆经济发展长期在河州吊车尾的状况，应该能有所改观。”

“是啊。”县长趁机回忆起一件往事，“今年元旦节，因为大雪冰冻天气，县城大面积停电。我当时在外地心急如焚，连夜往回赶。从河州市区到县里的高速公路，因为道路结冰暂时封闭。我给交警队打了电话，他们才让我的车上路。结果路太滑，车子开到中途还打了几个圈，差点出车祸。”

徐万里关切地问：“最后没事吧？”

县长笑着说：“没事。”

徐万里沉吟了一会儿说：“这件事也教育我们，再大的权力，都不能同大自然作对。”

县长的笑容显得有些僵硬，车里又沉寂了下来。隔了一会儿，似乎并不甘心的县长讲起另一件事：“有一回在县里处理紧急公务耽搁了时间，为了准时赶到市区开会，只好让司机超速。为了这事，华明市长还批了我一顿，说如今正在治理超速，你身为领导干部却带头违章。”

徐万里这时说道：“华明是从工作角度批评你，我还要从个人角度说你几句。一定要注意安全，宁可迟到，也不能超速。开会迟到几分钟，大不了挨几句骂，真要路上出现什么意外，可就后悔莫及了。”

徐万里与县长之间的问答，听得车上的人暗自发笑，县长一门心思在领导跟前表功，但每一次都碰了个不硬不软的钉子。与此同时，所有人也不免揪心，自己的上司真是喜怒无常，有外人难测之威仪。要投其所好，伺候好这样的上司，可不是件轻松事。

徐万里扭过头，忽然问起另一件事：“听说最近省委要清理小号车？”

“是的。”市委副秘书长赶紧答道，“以往洪西省委以及河州市委，都在使用‘洪A’牌照的小号车。领导太多，车牌号都应付不过来。有些省厅的厅长，为了挤进前两百号，还得去交警队找关系。”

副秘书长继续说：“这次省委贺之军书记发了话，把‘洪A’牌照的小号车全部交给河州市委使用。省委的车，都使用‘洪AL’，后面

再加四个阿拉伯数字。”

“贺书记向来低调。”徐万里笑着说，“这‘洪AL’的车牌开到街上，好多老百姓恐怕还不认识，不知道这就是咱们省最厉害的车牌。而‘洪A’的小号车，反倒不值钱了。”

徐万里又问：“咱们河州的市领导，原本坐的就是‘洪A’小号车。这次清理又空出许多小号牌照，都给谁坐呀？”

副秘书长说：“准备把这些小号牌照分配给市里各局来使用。”

“给他们坐什么？”徐万里加重了语气。他顿了顿，接着说，“我有个不太成熟的想法，趁着这次省里清理小号牌照，咱们市里也要有所动作。我看可以把从‘洪A00001’到‘洪A00050’之间的牌照，全部拿出来，奖励给企业家坐。”

徐万里继续说：“就说我吧，不管坐什么牌照的车，都是市委书记。不会因为坐了其他牌照的车，就官降一级。但对于企业家来说，他们能坐上小号车，实在是一种荣誉与鼓励。政府重商、亲商，不能光喊口号，要拿出实际行动。我看就以企业纳税额划杠杠，把小号牌照奖励给企业家们。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只要纳税额排进全市五十强，企业负责人就可以坐小号车。”

周敏健立刻附和：“徐书记这个主意好啊！小号牌照，在中国是有特殊含义的。用小号牌照奖励企业家，体现出河州市委重视企业家的一种态度。其他城市还没有这样干过，咱们河州做了，本身就是一件新闻。到时我把北京的媒体请来，好好宣传报道一番。”

“只是要委屈你了，你得把自己的38号车牌贡献出来。”徐万里脸上露出得意的微笑。他对自己的创意也很满意，不花一分钱，却等

于给了企业家重奖，同时还能借此机会，大肆宣传一番，营造出自己开明亲商的形象。

“应该的，应该的。”周敏健笑了起来。刚才讲荤段子，没能讨得徐万里的欢心。所幸这一次的马屁，总算拍到了点子上。

收敛住笑容，徐万里淡淡地说：“这也只是我初步的想法，能不能通过，还得在常委会上看同志们的意见。”

周围的人都没有搭话。在他们看来，徐万里这句话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谁不晓得徐万里是出了名的“一言堂主”？别说车牌这点屁事，哪怕上百亩土地的拍卖、县委书记的任命，常委会上也没人敢跳出来反对徐万里。

“光友。”徐万里又叫到目前正主持市国资委日常工作的党组书记刘光友。

给吕有顺当了多年秘书，刘光友当然懂得官场礼仪。坐在后排的他不顾车高有限，立刻站起来，低着头走到徐万里面前：“书记，有什么指示？”

徐万里说：“信丰集团的事，杜林祥考虑得怎么样了？”

刘光友说：“他说还需要一点时间考虑。”

“这都考虑多久了！”徐万里有些不悦，“时间不等人，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

在徐万里面前，刘光友永远是一副唯唯诺诺的样子：“我回头就去催催他。”

“对杜林祥这种人，光催是没有用的。”徐万里说，“河州生态城的开发方案，下个月就拍板了，他再举棋不定，我们这边就只好另

请高明。”

“好的，我一定落实书记的指示。”刘光友说。

徐万里又说：“还有那个万顺龙，你也去催催。他也是一副瞻前顾后的样子，看着就心烦。河州生态城是一个大商机，别人盼都盼不来，万顺龙倒好，摆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刘光友有些为难：“万总那里，是不是派个副市长去找他谈？我怕自己级别不够。”

刘光友毕竟曾是吕有顺的秘书，与杜林祥更是私交甚笃，因此，他与万顺龙天然没有亲近感。另外，万顺龙自恃是个儒商，下海前又当过县委副书记，因此对待官场中的人，远不如杜林祥那般殷勤。在万顺龙看来，自己不过是修身养性，远离一些不必要的喧嚣。可在刘光友眼中，万顺龙就是仗着财大气粗以及和省长姜菊人的关系，故意摆谱。

至于徐万里，还在当常务副省长时就与省长姜菊人结下了梁子。主政河州后，姜、徐之间的芥蒂已是公开的秘密。

刘光友正是瞅准了这个机会，才决定给万顺龙上点眼药。说到给人上眼药，可是一门技术活。煽阴风、点鬼火，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那只是最低级的做法。真正的高手，往往能杀人于无形。

最近正在研读《明史》的刘光友，便从古人的权斗中汲取了不少营养。话说明朝天顺年间，大臣石亨在朝中只手遮天。恭顺侯吴瑾早就看石亨不顺眼，想着给石亨上点眼药。这样的机会，终于让他等到了。一天，皇帝带着吴瑾和几个太监登上翔凤楼，登高望远，很是惬意，忽然皇帝指着皇宫附近的一处豪华院落问吴瑾：“你知道那是谁的房子吗？”

吴瑾当然知道那就是石亨的房子。可他却揣着明白装糊涂，木讷地摇了摇头。接下来，他又斩钉截铁地说：“此必王府！”

从前，不知有多少人在皇帝身边举报石亨的种种不法行为，但加在一起，都没有吴瑾这句话的杀伤力大！一个大臣的府邸如此豪奢，让外人都以为那是王府，这还了得！这种人眼里，还有皇上吗？

“那不是王府，你猜错了。”皇上当即冷笑道，一丝杀意却掠过脸庞。此后不久，一代权臣石亨便走上黄泉路。

这是多么高明的上眼药！仅仅“此必王府”四个字，甚至连对手的名字都没有提！

刘光友没有古人的智慧，却也学到了些皮毛。他做出一副为难样子，说自己级别不够，点燃的其实是徐万里的怒火。打狗也要看主人！你个万顺龙也太目中无人了，哪怕刘光友是条狗，但好歹是我徐万里派出去的。

“混账话！”徐万里果真动怒了，“你堂堂一个正局级干部，去找他万顺龙，还嫌自己级别不够？说出去也不怕害臊！”

刘光友低垂着头，心里却高兴着呢。徐万里哪里是在骂我，分明是在骂万顺龙这王八蛋。果不其然，徐万里很快就把怒火直接发泄给了万顺龙：“你去告诉万顺龙，企业再大也是企业，政府再小也是政府。他真是架子大，以后就别来找我们。”

徐万里的震怒，让车上所有人，在接下来的考察行程中全都默不作声。

3 男人找玩够，女人找伤透

河州郊外的高尔夫球场上，绿草茵茵，坡地起伏。万顺龙挥杆打出一球，周围掌声四起。站在一旁的杜林祥，更是大声叫好起来。万顺龙微笑着挥了挥手。在河州，自己的高尔夫球技早已到了独孤求败的境界，再起劲的鼓掌，于自己来说都不稀罕。

这是一场高尔夫联谊球赛，邀请河州商界的大佬与文艺界的美女共同参与。主办方，是河州最具影响力的一家都市报。身为河州著名企业家，万顺龙、杜林祥自然在被邀之列。而那些所谓文艺界的美女，既有河州籍的影视明星，也有刚闯出点名头的青年女作家。

身为女人，安幼琪对这类活动天然地反感。一天前，看到杜林祥办公桌上的请柬，她还说道：“现在这些人，真是越来越没有节操。以往拉皮条，起码还偷偷摸摸、遮遮掩掩。现在倒好，变得明目张胆了！”

杜林祥却笑起来：“我看是你想歪了。不就是以球会友，交流一下感情，干嘛扯到拉皮条上面？是不是人家只邀请企业一把手，没有邀请你这位常务副总，心里就不痛快了？”

安幼琪怒气未消：“我可不稀罕什么联谊赛。管他是以球会友还是以友会球，老娘都没兴趣。”

此刻在球场上，杜林祥已把安幼琪的话抛在脑后，他只觉得，有蓝天绿草、灿烂阳光，周围还有一大帮美女暗送秋波，好不惬意。

一局结束，众人来到遮阳伞下休息。杜林祥与万顺龙就坐在一桌，旁边还有三位美女陪着。今天这种场合，自然没人愿意谈生意。

万顺龙主动聊起一个轻松的话题——男女间的相处之道。

万顺龙说：“老婆把她的闺密介绍给你认识之后，回到家她通常会问，‘你觉得我这朋友怎么样啊？’男人应该怎么回答？”

身旁的几位美女，对这类话题充满兴趣，忙着叫万顺龙揭晓答案。万顺龙端起一杯饮料，慢悠悠地说：“你回答‘挺漂亮的’，纯粹是没事找抽，女人是绝不能允许你在她面前说别的女人好的。可要回答‘不怎么样，比你差远了’，听着又太假。”

杜林祥脑筋一转，插话说：“那就说‘我都没怎么注意她’，这总错不了！”

万顺龙笑起来：“许多男人都觉得这一招挺高明，但是，女人压根就不会信。而且她会展开想象分析，你为什么不愿意对她的朋友进行评价。女人就是这样，你越是刻意回避的，她越觉得有问题。”

万顺龙放下饮料，问身旁的美女：“姑娘们，我说的对不对呀？”

“哎呀，万总可真讨厌！你就快说答案，别吊我们胃口了。”几位美女同时娇滴滴地说道。

万顺龙说：“不妨这样回答：‘我觉得她对你挺真诚的，应该好好珍惜这样的朋友。’关键点在于要避开问题，转个弯回答，让她觉得你一切都在为她着想，她会有被呵护照顾的感觉。”

桌上的美女被逗得咯咯直笑，就连杜林祥也点头说：“万总这一招，高呀！”

万顺龙接着说：“如果老婆问，‘我这身衣服好看吗？’男人又该怎么回答？”

满桌的注意力都被万顺龙吸引住，只听他继续侃侃而谈：“通常会回答‘挺好看的’，可女人会觉得你在应付她。要是回答‘还行’，那可惨了，怎么会是还行呢？说‘我老婆穿什么都好看’，她会觉得你花言巧语不真诚。标准答案是：‘来来来，转一圈让我看看。’待她害羞地转完一圈后，把她拉过来，拉着她的手看着她说，‘真挺好看的。’关键点在于你要表示出对她提的这个问题的认真程度，必须要仔细地看看再说。”

“万总，谁能当你的老婆可真好。整天被你这样哄着，哪儿还有什么烦恼？”身旁的美女不禁感叹。

万顺龙哈哈大笑，接着说：“老婆如果问，‘你觉得我胖了吗？’又怎么说？”

万顺龙自问自答道：“说‘没胖’，回答得太干脆了，她听着不过瘾。回答‘好像是胖了’，纯属找骂。最好是抱抱老婆，等抱过之后你再说，‘我就喜欢你这样的，有点肉。’”

杜林祥差点把口里的饮料笑喷了出来。这个万顺龙，不仅商场里是老手，情场上看来也是杀手。难怪马晓静死心塌地跟着他，面对既有文化又有钱，还能花心思逗女人开心的男人，谁会不喜欢呢？

相比之下，杜林祥倒有些自惭形秽了。通过不懈拼搏，杜林祥也许能在事业上超越万顺龙。但说到讨女人欢心方面，自己这样从小挣扎在温饱线上，没有一丝浪漫情调的农家娃，比起大学教授之子万顺龙，无疑存在不可跨越的鸿沟。

今天美女满座，万顺龙的心情格外好。他继续着这个话题：“老婆问‘如果我老了难看了，你还会爱我吗？’男人最好别说‘不可能，你老了也好看’，因为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女人不同的年龄段有不同年龄段的魅力’这种说法也可以打住，女人又不是唐僧。”

正当满桌人以一种求知的目光盯着万顺龙时，旁边却响起略微低沉的男音：“如果是我就这么说，‘巴不得你难看点老点呢，这样放在家里多放心啊。’这样既躲开了问题，又让她知道你特别在意她，特别怕失去她。”

众人抬头一看，只见旁边立着一个身着褐色高尔夫球衫的中年男人。在座的美女自然不知道这人是谁，万顺龙、杜林祥却几乎同时脱口而出：“光友，怎么是你呢？”

来者正是河州市国资委党组书记刘光友。刘光友自个拖了把椅子过来坐下，笑着说：“我陪一位外商来打高尔夫，不料却碰到二位。你们真是有福气呀！一边打着高尔夫，一边还和美女说说笑笑。”

万顺龙说：“刘老弟既然来了，身上自然也沾着福气了。”万顺龙又对身旁的美女介绍：“这位才是河州真正的大老板。他旗下的资产，可比我和林祥加在一起还要多。”

杜林祥点头附和：“万总说得没错。”

万顺龙自然是在调侃刘光友，不过这话又并非全无道理。刘光友目前是河州国资委的主事者，而国资委旗下的资产，当然是个天文数字。旁边的女演员却不知就里，只当刘光友是个货真价实的大老板，纷纷忙着献殷勤。

刘光友说：“万总事业成功，又那么能说会道，身旁一定有众多追求者吧。”

万顺龙淡淡一笑：“我这一套能不能吃得开，自个说了不算，得问一下女生们的看法。”

刘光友转而问桌上的美女：“女生应该都喜欢万总这样既优秀又风趣的成熟男士吧？”

其中一人摇起头，笑吟吟地说：“喜欢没用呀。真把这么优秀的男人放在身边，太没安全感。”

“不对。”刘光友摆手道，“越危险的地方才越安全。你们没听说过一句话？男人找玩够，女人找伤透。越是情感经历丰富的人，安全感越强。”

众人说笑了一会儿后，刘光友低声说：“我有点事想和二位谈。”

桌上的美女都是在场面上混的，自然知趣地离开。万顺龙颇为遗憾地说：“我说刘老弟究竟有什么事啊？不趁着大好天气享受生活，难不成又要谈公务？”

刘光友说：“我也不想打扰你们的雅兴，可徐书记的指示，也不能不传达呀。”

一听是徐万里的指示，万顺龙不敢再抱怨。只听刘光友说：“徐书记让我给二位带个话。本来我是要分别登门拜访的，碰巧今天在这儿遇见你们，就一起说了吧。徐书记让我催一下你们，河州生态城的开发，你们究竟是啥态度？”

万顺龙缓缓答道：“上次在徐书记的办公室里，我就向他表过态了。生态城是河州的重点项目，身为本地企业自然要积极投身其中。只不过，由于企业的实力所限，具体开发进度恐怕离徐书记的要求还有一点距离。但我们会努力，尽可能让领导满意。”

刘光友知道万顺龙在耍滑头，他也没有理会，只是转头问杜林祥：“你呢？”

当着万顺龙的面，杜林祥自然不好提徐万里让他收购信丰集团的事，他搓着手，含糊地说：“具体情况光友你十分清楚，我这边也会

尽快的。”

“好吧。”刘光友站起身，“徐书记的指示我算传达到了。那边还要陪外商，先告辞了。”

刘光友的到来，让万顺龙、杜林祥都没了好心情。两人各怀心事地又上场挥了几杆，便结束了今日的联谊赛。

万顺龙径直回了市区，杜林祥却让司机绕着球场转了几圈。等到刘光友那边的接待任务结束，杜林祥让刘光友坐上自己的车，两人一起踏上归程。

没了外人，杜林祥说话直接得多：“光友，你今天传达徐书记的指示，干嘛那么言简意赅？说完就走人，一刻也不多待！”

刘光友说：“老子看见万顺龙那副跋扈的样子就来气，压根就不想同他废话。徐万里让我做的事做完了，不走干什么！”

刘光友的确看不惯万顺龙的做派，加之知道杜林祥对万恨之入骨，因此提起万顺龙，几乎是一副咬牙切齿的模样：“让万顺龙去得罪徐万里，关我屁事。我只管传话。难不成还要我苦口婆心，教他怎么应付徐万里！”

杜林祥点了点头，然后问道：“徐万里究竟是什么意思？老弟，这会儿你可别跟我打官腔。”

“当着大哥，我打哪门子官腔！”刘光友一脸真诚地说。接着，他又把徐万里当天说那番话时的神态、环境，以及他个人对徐万里心境的揣摩，仔细向杜林祥说了一番。

看着刘光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样子，杜林祥心里很满意——这些年花在刘光友身上的心血，的确没有白费。同样是传句话，既可以是刚才对万顺龙那样，也可以像这会儿，将前因后果娓娓道来。

听刘光友说完后，杜林祥说：“看来徐万里真是心急了。光友，我怎么办？”

刘光友说：“我还是当初的看法，信丰集团是个名副其实的烂摊子，为了在生态城开发中多占一点份额去接手信丰集团，实在得不偿失。不过呢，徐万里这个人，大哥最好也别得罪，还得琢磨一个两全其美的法子。”

杜林祥思忖了一下说：“你就告诉徐万里，我答应出面收购信丰集团。”

刘光友一脸惊讶，接着又问道：“大哥，你是不是后面还藏着什么招式？”

见刘光友不是外人，杜林祥把当初在公司里商量的对策告诉了他：明面上答应徐万里的要求，暗地里却鼓动被兼并企业的员工闹事。事情闹大之后，收购的事不了了之，徐万里也怪不了他。

“这可是险招啊！”刘光友说，“要是让徐万里看穿了，以他睚眦必报的个性，可不会手软。”

“实话跟你说吧。”杜林祥说，“我有一个大的计划，既能讨徐万里的欢心收购信丰集团，又不至于让纬通背上多重的包袱。这计划还在实施当中，目前看起来成功大有希望。可商场上的事，最后敲定之前，谁敢打包票？”

杜林祥继续说：“现在徐万里下了最后通牒，我只好先答应下来。如果计划成功，我就正儿八经地吃下信丰集团。如果计划有变，再让工人们闹事阻止收购。让工人闹事的确是步险棋，老哥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但愿你的计划能成功。在徐万里跟前，咱们还是少玩那些花活。”刘光友说道。

很快，杜林祥就接到徐万里打来的电话。平常在河州威严赫赫，凛然不可侵犯的徐万里，用少有的和蔼语气，大肆赞扬了杜林祥一番，说他既有支持河州建设的热情，更不乏敏锐的商业嗅觉，收购信丰集团以及投身生态城的开发，一定会让纬通集团更上一层楼。

杜林祥嘴上说着客套话，心里却在骂，徐万里呀徐万里，你的这番说辞，还是去骗鬼吧。后来，杜林祥又说企业需要一段时间筹集资金，收购行动才能正式展开。这一回徐万里倒挺大度，当即说具体时间由杜林祥把握。

放下电话，杜林祥耳边又萦绕起刘光友的提醒——最好别在徐万里跟前玩花活。是啊，徐万里这个人精明且霸道，不到万不得已，还是不要兵行险招。因此最保险的方法，还是赶紧把收购矿山的事搞定。左手拿着矿山，右手拿着上市公司的壳资源，自己的乾坤大挪移方有用武之地。

4 钱脉和人脉

离上次北京之行已过去半月，杜林祥眼瞅着时间差不多了，便给张贵明打去电话。杜林祥一本正经地通知对方，经过仔细测算，自己愿意接手矿山。张贵明大喜过望，立马在电话中说，价格就按上次谈的，其他细节都好商量。两人约定下周礼拜一共同赶赴北京，商讨具体事宜。

杜林祥提前动身，周末就赶去北京。吕有顺已结束了访问回到国内，在与张贵明正式谈判之前，杜林祥还想去拜访一下吕有顺，既是当面感谢，也有请教之意。

吕有顺将会面地点，安排在京郊昌平的华彬庄园高尔夫球场。从河州调回北京工作后，吕有顺几乎每周都要打高尔夫。杜林祥与吕有顺打过几次球，据他的观察，吕有顺的高尔夫球技似乎不在万顺龙之下。

起初，杜林祥还颇为惊讶，请教以往从不摸高尔夫球杆的吕有顺，球技如何在短时间内突飞猛进。吕有顺却笑着回答说，垂钓与高尔夫，其实是自己最钟爱的两项运动。多年前在香港工作时，几乎每周必打。可惜来到河州市政府后，出于顾忌影响的原因，不得已忍痛割爱，暂且把高尔夫球杆锁进柜子里。重回企业工作后，便迫不及待地重操旧业。

星期天下午，杜林祥登上奔驰轿车，由驻京办出发直奔昌平。从马甸桥上八达岭高速，十五分钟之后，杜林祥便能感觉到城市的喧嚣逐渐远去。由13A出口左转，沿着宽阔的乡村公路向西飞驰，群山映衬下的华彬庄园就出现在眼前。

位于长城脚下的这座高尔夫球场，占地近六千亩，坐拥京城上风上水之地。这里还是中国最具规模的纯受邀会员制高尔夫俱乐部。所谓纯受邀会员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会籍销售上，没有会员理事会的邀请，掏钱也买不到会员卡；二是在日常管理方面，原则上不接待散客和访客。

一般说来，若希望加盟华彬庄园，首先需向会员理事会递交申请，经审核合格之后，才能成为会员。譬如杜林祥，尽管多次受朋友之邀来此挥杆，至今却还不是这里的正式会员。今天若不是吕有顺邀请，杜林祥依旧无法踏足球场。

吕有顺的秘书早已等候在门口，与杜林祥握手时说：“老板早就来了，他说有几日没摸球杆，手痒得很，就在里面先打上了。咱们换了衣服，也赶紧进去吧。”

步入绿草茵茵的球场，只见吕有顺刚打出一杆好球。杜林祥满面笑容地说：“吕市长的球技又精进了。”

吕有顺回头笑了笑：“今天我选的是金熊球场。林祥，以你的技术，也能挥出几杆子好球的。来，试一试！”

华彬高尔夫的金熊球场蜚声海外，它是由“世纪球王”杰克·尼克劳斯规划设计的。金熊球场的前四洞，并不难搞定。发球台位置均在高处，放眼望去，从球道走向到果岭起伏，从沙坑到水障碍，几乎一览无余。即便杜林祥的球技平平，也几乎感觉不到压力。

杜林祥一边打球一边说道：“这次多亏吕市长出手相助。”

吕有顺摆着手：“小事一桩，何足挂齿。”他接着问，“张贵明那边，有什么反应吗？”

杜林祥说：“他已经答应，就按当初和你谈的价格，把矿山转手给我。接下来，再把徐浩成搞定，事情就差不多了。”

吕有顺笑着说：“你的生意是越做越精了。”

杜林祥说：“没有吕市长帮忙，一切都无从谈起。”

“你这一招，是从万顺龙那里学来的吧？”吕有顺慢悠悠地说。

这一点，杜林祥还没有想过。经吕有顺一点拨，杜林祥发觉，这次搞定张贵明的手段，和当初摩天大楼项目上万顺龙对付自己的方法倒颇为相似。

万顺龙分明对摩天大楼垂涎欲滴，却装出一副根本不想买的样子。杜林祥也一样，心里想的就是张贵明手上的矿山，嘴里却绝不说出来。甚至在吕有顺提醒、张贵明央求之后，杜林祥依旧装出一副为难的模样。

商海沉浮多年，杜林祥悟出了一点，自己主动提出买一样东西，和人家上门求着你买，生意的谈法大不一样。虽然张贵明坐困危局，可当自己主动提出有意接手时，对方依旧会端着架子，在价格上寸步不让。所以，杜林祥绕了一大圈，把张贵明带到北京来见吕有顺。最后由吕有顺在不经意间点出，不妨让杜林祥接手矿山。

在吕有顺这里绕一圈还有一个好处。吕有顺一上来就气势汹汹地砍价，仗着他的背景与实力，张贵明也只好认了。后来，吕有顺又借故退出。可吕有顺谈的价格，杜林祥是一清二楚的。也就是说，张贵明在价格方面的底线，已经暴露了。杜林祥再来接手时，价都不用砍。

当初设计这个计划时，杜林祥也曾苦恼过，吕有顺、张贵明接触之后，如何帮吕有顺找到一个合情合理的退借口？没想到去张贵明

的老家梅河探访时，竟收到一份意外大礼——得知矿山内发生械斗，打死矿长的事情。接下来，只需安排人在合适的时间将此事捅出去，吕有顺便可名正言顺地退出。

吃一堑，长一智。自己的这一招，的确是把万顺龙当初的手段又使了一遍。数年前交出的学费，终于从别人身上收了回来。杜林祥更为得意的是，自己比万顺龙玩得更高明。万顺龙身边没有能够熟稔操纵媒体的高手，一不小心就会留下破绽。自己后来稍微一调查，就发现万顺龙是幕后黑手。可这一次，袁凯干得太漂亮！日后任凭张贵明掘地三尺，也不会发现任何线索。

挥出一杆后，吕有顺眺望远方，淡淡说道：“张贵明也非等闲之辈！可惜这次，背后被你捅了一刀，却还得将你当恩人供奉着。”

杜林祥说：“张贵明就是一大老粗，在他面前玩障眼法，原本不是难事。”

“大老粗？”吕有顺摇头道，“我看这个张贵明是粗中有细。我回国以后专门关心了一下矿山的情况。省、市联合调查组已经撤出矿山，媒体也没有穷追猛打。一件引发全国瞩目、大领导做出亲笔批示的案件，短时间内就让张贵明摆平了。这可不是一个粗人能办到的。”

杜林祥点了点头。上回梅河之行，他就看出张贵明在当地的政商关系非同寻常。此次事件，更让杜林祥加深了这种印象。

吕有顺说：“林祥，当初你给我说过你的计划。一方面吃进矿山，另一面拿下上市公司的壳，最后让矿山资产借壳上市。如今搞定张贵明，只是开头呀。”

杜林祥点点头：“与张贵明的谈判结束后，我立即去拜会徐浩成。”

吕有顺说：“以目前的局势，说服徐浩成应该问题不大。甚至河州那边，你收购信丰集团，把上市公司的壳捏在自己手里，也是手到擒来的事。”

“但愿一切顺利吧。”杜林祥语气平稳，但一想到自己这个充满奇思妙想的大胆计划，内心仍是止不住地激动。

说话间，两人来到球场第六洞发球台。经历了前面几洞的轻松惬意，这一洞的难度却陡然升高。发球台位于全洞最低点，双层球道左低右高，落差数米。要想第二杆获得理想的攻击视线和角度，开球就必须打上宽度不足十码的右侧平台；一旦落入左侧低谷，下一杆将面临一百作十码以上的盲打。

吕有顺手指球场：“打到这个洞，慢慢就能体会到金熊球场的味道了。这座球场是典型的美式风格，球道宽大，做工精致，先甘后苦，先松后紧，越到后面越有挑战。”

在杜林祥听来，吕有顺的话既是在说球场，也是在评点自己的计划。吕有顺又问：“你的计划一旦付诸实施，就需要大笔资金的支持。钱从哪里来，有着落了吗？”

对于资金的来路，杜林祥大致有些规划，他说：“纬通如今是上市公司了，在银行能够拿到的授信额度比较大。”

吕有顺挥出一杆，高尔夫球在空中划出一条漂亮的抛物线。驻足远眺，他缓缓说道：“你是不是还想说，张清波和你的私交不错，他在银行行长的位置上坐着，再加上自己上市公司的身份，贷款不成问题？”

“老张已经表态，在贷款方面将给予支持。”杜林祥说。

吕有顺却摇起头：“仅靠银行的钱来运作这种事情，风险未免太大。”他接着说，“银行的每笔大额贷款，都有规定用途。就像老百姓常说的那样，借给你买酱油的钱，不能用来买醋。我敢肯定，你去银行贷款，不会说自己是拿钱到股市上兴风作浪。当然了，现实中绕着红灯走的人数不胜数。但要运作如你计划那样的项目，每一步必须慎之又慎，中间经不起一点风吹草动。如果张清波的工作调动了，或者总行追查起贷款的具体用途，你怎么交代？运作摩天大楼时，可吃过这种亏。”

球打到这时，打球的事在杜林祥心中已成为“球事”。他问道：“我需要的资金量很大，除了银行，还有什么融资渠道？”

吕有顺说：“做大生意，谁都想找到既便宜又能长期使用的资金。但人们似乎忘记了，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相对来说，银行贷款的利息是最低的，自然也就没那么好用。”

吕有顺接着说：“兼并信丰集团要钱，吃下矿山要钱，运作借壳上市更需要钱。上次你告诉我，运作这项计划，起码得备下二十至三十亿现金。但我以为，你其实漏算了一笔账。”

“哪笔账？”杜林祥问。

吕有顺说：“即便顺利将矿山资产注入上市公司，甚至评估个百八十亿的天文数字，那也只是账面财富。真要落袋为安，还得你这个大股东不断减持股份，把手里的股票抛售出去套取现金。”

“可你想过没有，”吕有顺说，“如果借壳上市成功，股市却整体陷入萎靡，股价长期在低位徘徊，怎么办？抛售套现，价格太低自己舍不得；继续捏在手里，前期投入的巨额资金无法收回，你将承受

巨大压力。还有，抛售套现的过程中，如果遭遇猛庄打压股价怎么办？你势必要准备大量的护盘资金，确保股价始终维持在一个合理价位。所有这些，哪一样不花钱？”

吕有顺加重语气：“我看你需要的资金，不是二三十亿，而是四五十亿。”吕有顺所说的话，庄智奇也提醒过自己。杜林祥总是乐观地以为，车到山前必有路。但是，究竟路在何方，自己心里始终没底。

杜林祥问道：“依吕市长看来，除了银行贷款，还有哪些找钱的门路？”

“我已经说了，”吕有顺答道，“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银行贷款便宜，但不好用。好用的资金，肯定不便宜。”

“什么资金好用但不便宜？”杜林祥问。

吕有顺说：“就像纬通上市时那样，引入战略投资者。当然，这帮人不是慈善家，动辄就会把你百分之二十乃至更高的利润拿走。”

杜林祥明白，吕有顺的意思，就是让自己分享一部分利润，引入合伙人。但那些兜里揣着巨额现金的合伙人，没一个是省油的灯。就拿纬通上市来说吧，杜林祥测算过，赖敬东与徐浩成拿走的收益，一点不比自己少。

杜林祥试探着问：“吕市长，你们公司旗下也有投资公司，实力就很雄厚。不知你有没有意向，一起来做这单生意？”

吕有顺盯着杜林祥：“你该不会以为，我说这番话，是旁敲侧击想在你这一单生意上分一杯羹吧？”

杜林祥有些尴尬：“我不是那意思。”

吕有顺把玩着高尔夫球杆：“实话说吧，像我如今的企业，真还看不上几十亿的小生意。再者说了，坐在我的位置上，有比赚钱更重要的事。你的计划，毕竟是在政策红线边缘游走，说好听点叫资本运作，说难听点就是肆无忌惮地去圈股民的钱。这滩浑水，我可躲都躲不及。”

杜林祥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吕有顺却继续侃侃而谈：“武侠小说里有关于任督二脉的说法，据说修炼武功时打通了这二脉，功力会突飞猛进。政商圈子里，也有任督二脉，就是钱脉和人脉。”

吕有顺的脸上始终挂着微笑：“刚才我们说的，只是钱脉，更重要的，还是人脉。我说了，你的计划，是在红线边缘游走。有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事情也就过去了。可要是有人非来较真，那麻烦事就少不了。”

“你说得没错。”杜林祥的面色愈发严峻。

吕有顺说：“要完成这样的计划，需要方方面面的人脉。你如今比过去阔绰多了，但要真正运作高层的人脉，有时仅靠钱是不行的。”

钱脉、人脉——杜林祥脑海里反复回荡着这四个字，以自己的实力，能打通这二脉吗？

杜林祥焦急地追问：“吕市长，你有什么高见？”

吕有顺连打了数杆好球，再有一杆，就能把球送上果岭。他的注意力似乎全放在脚下的小球上，已顾不得身旁心急如焚的杜林祥。只见他收起下巴、两臂缩紧，球杆面、杆身、握柄至左臂、左肩，自然地呈一直线——这正是高尔夫运动中标准的“瞄准”姿势。接着一杆挥出，终于大功告成。

吕有顺笑得更加开心。隔了一分多钟，他才扭头对杜林祥说：“我能有什么高见？真正有高见的人是你。”

杜林祥一脸无奈地说：“你又拿我开涮了。”

“我说的是真心话。”吕有顺说，“如果我是你，肯定不会去进行这场豪赌。反正赚的钱够几辈子用了，干嘛还去折腾？同样，如果我是你，也不能将纬通做到今天的规模。”

吕有顺继续说：“古往今来，开国之君无外乎两类人，要么是名流，要么是盲流。曹操、杨坚、李渊、赵匡胤都是名流，原本就家世显赫，身居要职；刘邦、朱元璋之类，则是地地道道的盲流，一贫如洗，家徒四壁。打江山可是不折不扣的大赌局！坐上赌桌的名流与盲流，心态却大不一样。杨坚、李渊等人身上带足了本钱，输得起；刘邦、朱元璋却是身无分文，输了也不怕。想想也是，输了大不了没好果子吃，可像那些盲流，自打出了娘胎就没尝过好果子是啥味，那还怕什么！”

“百无一用是书生啊！”吕有顺接着说，“读书人明白的事太多，干什么事都反复权衡，到最后机遇也就溜走了。再者，读书人总能凭一技之长混口饭吃，用不着像刘邦、朱元璋那样，为了填饱肚子揭竿而起。就算投奔义军，顶多当个摇羽毛扇的军师，成不了领袖。”

杜林祥不明白，吕有顺忽然纵论古往今来的开国之君与穷酸秀才，究竟是什么意思，只好默默听着。吕有顺又说：“近几十年来，真正发财的，我看也就两类人。第一类是有背景的，他们凭借自己的后台做得风生水起。第二类嘛，就像林祥你这样。起于草莽，胆量惊人。没读多少书，反倒是无知者无畏。当然了，后一类人中十之八九都会倒下，剩下的那几个，是集个人魄力与运气于一身的幸运儿。”

以杜林祥如今的身份地位，敢直接说他没读多少书、无知者无畏的，已经没几个人了。但这会儿站在对面的毕竟是吕有顺。杜林祥心里一百个不乐意，也得强装出毕恭毕敬的样子。

吕有顺的话头似乎收不住：“就说这次用矿山借壳上市的计划吧。换作是我，或是那些科班出身的人，一定下不了决心。我们会反复思考每一个细节，钱从哪里来，人脉如何打通，万一失败又如何善后。想来想去，时机也就没有了。林祥你呢，一拍脑袋就敢下决心，接下来的具体问题再具体解决，反正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杜林祥一脸憨笑：“吕市长是在批评我，计划还没想清楚就敢动手。”

“绝无此意。”吕有顺说，“我是说，纬通能有今天，很大程度上缘于你们敢干常人不敢干的事。套句时髦的话，叫作爱拼才会赢。”

“这就是你的风格。”吕有顺说道，“你的风格，我学不来；我的风格，你也学不来。所以我只能说，换作是我，不会进行这样的豪赌，但你坚持这样做，我也不会反对。作为朋友，我只能将此事面临的风险，尽可能分析给你听。希望到时你能找到破解的方法。”

杜林祥明白了吕有顺的意思，他说道：“多谢吕市长的提点。”

吕有顺摆着手：“谈不上提点，就当朋友之间的闲聊吧。期望你的计划大功告成！”

5 赖敬东谈起了《孙子兵法》

与张贵明的谈判相当顺利，仅仅两天时间，双方就在会议备忘录中签了字。只待杜林祥再与徐浩成谈妥，三方即可签署正式协议。

初战告捷以后，杜林祥并未急着与徐浩成联系，而是拨通了赖敬东的电话。杜林祥与这位行事低调的资本圈大鳄，好长时间没有联系了。赴港上市那一役，两人之间的关系仿佛过山车一般，从起初的亲密无间到中途反目，直至最后为了共同的利益，相逢一笑泯恩仇。

纬通成功上市，杜林祥与赖敬东都大赚了一笔。直至今日，上市公司里也还有赖敬东的股份。每到逢年过节，杜林祥都会发去问候的短信，赖敬东却从不回复。遇到什么公务往来，赖敬东也是指派陈远雄出面。杜林祥心里明白，一辈子在骗人的赖敬东，上回结结实实让自己骗了一回，心里的气还没有消。

杜林祥客气地问候道：“赖总，你好！在北京吗？”

赖敬东语气冷淡，可礼数还算周到：“是杜总呀，你好！碰巧我这几天在外地，你有什么事吗？”

杜林祥说：“有点生意上的事，想来跟赖总请教。”

“请教不敢当。”赖敬东说，“杜总有什么话，我洗耳恭听。”

杜林祥说：“这件事在电话上说不清楚。你何时回北京，我再来专程拜访。”

赖敬东顿了顿说：“两天后我要去河州出差，你若是方便，我们就在河州见面吧。”

“好，恭候大驾。”杜林祥推迟了去拜会徐浩成的行程，先回河州面晤赖敬东。

杜林祥回到河州后便与赖敬东联系，问他乘坐哪趟航班，还殷勤地表示要去机场接机。赖敬东婉拒了杜林祥的美意，说自己在河州安顿下来后再联系。

直到四天之后，杜林祥才接到赖敬东的电话。赖敬东说自己在河州公务处理完毕，下午在大佛寺拜会老友。杜林祥若是有空，可以过去相见。

杜林祥知道，赖敬东与大佛寺方丈海空法师是老朋友。前几次来河州，赖敬东都没有下榻在豪华酒店，而是住在寺庙简朴的客房里。或许这一次，赖敬东依旧没有改掉老习惯。放下电话，杜林祥便叫上庄智奇，立刻驱车赶赴大佛寺。

河州正下着大雨，郊外的山上空气潮湿。汽车驶近大佛寺时，只见雨水顺着檐角悬挂的一长串莲花盏哗哗往下淌。雨中的大佛寺，更有味道了！

有些日子没来大佛寺了，杜林祥感觉寺庙修葺得更加壮观，香火也愈发旺盛。尽管下着雨，打着各色雨伞的游客仍在往寺里挤，不时掏出相机在标志性景观前留影。

汽车在寺庙旁的停车场停下，杜林祥与庄智奇的手机同时响起短信提示音。掏出一看，竟然是大佛寺发来的问候短信。短信里还附有大佛寺的官方微博号与海空法师的个人微博号，并期盼收到短信的人加关注。

捏着手机，杜林祥感叹道：“这大佛寺还挺赶时髦！”

庄智奇不久前才陪友人来过大佛寺，他介绍说：“大佛寺投资了几十万，邀请电信公司专门建了基站。凡是进入大佛寺区域的人，都会接到欢迎短信。”

庄智奇又说：“不仅短信里有微博账号，寺庙的门票上也有二维码，游客拿手机一扫，立刻就会成为海空法师的粉丝。上回听庙里的僧人介绍，海空法师个人的微博号已有几十万粉丝，起码在河州，算是名副其实的大V了。”

杜林祥笑而不语。他的脑海中，倒浮现出第一次与海空法师相见的情景。那时的大佛寺，连手机信号也没有，海空法师还说，特意去电信公司疏通了关系，才在庙里屏蔽了手机信号。如此做的目的，就是不让红尘俗务打搅寺内之人的清修。

然而现在，不仅进入大佛寺的人都会收到寺庙发出的短信，海空法师本人还成为河州大V。杜林祥佩服海空法师与时俱进的本事，也更加坚定自己对于海空的看法——此人的经营管理能力，远比许多企业家还强。

小僧将杜林祥与庄智奇引到一间厢房内。屋内数人，正围绕着书案上的一幅字评头论足。杜林祥定睛一看，竟全是熟人。除了赖敬东与海空法师，还有洪西大学教授柯文岳、已赋闲在家的洪西日报原副总编辑冯广，以及冯广的舅舅，那位性格怪僻、交友甚广的大儒赵家亮。

杜林祥笑着说：“今天咱们河州的大文化人都到齐了，我一个大老粗闯进来，实在太煞风景。”

“林祥客气了！”柯文岳说，“刚才听赖总说你要来，大伙都高兴得不行。”

与众人打过招呼后，杜林祥也来到书案前。只见书案上摆着一幅墨迹未干的字，上面写道“寓里帅气”，落款则是赖敬东。杜林祥拍手道：“赖总好兴致，又在这里挥毫泼墨。”

赖敬东微微一笑：“有赵老在，哪里敢说挥毫泼墨。不过是用心写上一幅，请他老人家指教。”

赵家亮的头发、胡须都挺长，还是以往不修边幅的模样，不过脸上看着倒挺精神。他接过话茬：“老赖客气了！上回去我家里索字，我只当老赖是个附庸风雅之人，今天一看你这手字，真还大出所料。尽管比我还差点，但也算是不错。”

赖敬东双手作揖：“蒙赵老抬爱，诚惶诚恐。”

杜林祥做出一副谦逊的样子：“不知‘寓里帅气’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事业成功后，杜林祥难免也会出席一些风雅的场所。肚子里没多少墨水的杜林祥，总结出一套同文人打交道的经验：遇见小文人，就尽量少说话，让对方摸不着你的深浅。遇见大文人，就得不耻下问，与其在人家面前装饱学，不如摆出好学的姿态。

“智奇，请你给杜总讲一下。”赖敬东把球扔给了庄智奇。众人都知道，以杜林祥的文化，不知道“寓里帅气”并不奇怪。但庄智奇号称是杜林祥手下的头号才子，要是他也说不上来，就不仅是自己才疏学浅，也把杜林祥的脸面折了。

所幸庄智奇没给杜林祥丢脸，他侃侃而谈说：“这四个字语出《孟子》。所谓寓寄客途上，里藏万种机，帅才随处是，气盛莫全施。就是说一个人应收敛言行，用内心的理来支配感情思想。”

柯文岳、冯广异口同声赞道：“庄总真是博学。”赖敬东也笑着说：“智奇说的一点也没错。”

赵家亮在一旁说：“蒋介石很喜欢这句话，当初专门手书一幅并将其挂在蒋经国居室的门额上。如今去浙江溪口两蒋故里，还能看到这幅字。”

“没错。”赖敬东说，“起初我对这句话，并没有多深印象。正因为有一次去溪口游览，看到这幅字，才喜欢起来。”

庄智奇又仔细端详了这幅字，然后缓缓说道：“赖总的字，飘逸隽永，自带三分仙气。当真是字如其人。”

此语一出，屋里竟沉寂了下来。隔了几秒钟，赖敬东才摆手说：“庄老弟慎言。刚才在这儿，赵老才把字如其人的论调批了个体无完肤。”

庄智奇本是个文人，对于文人之间的论辩颇有兴趣。他恭敬地说道：“请教赵老，不知字如其人的说法，错在哪里？”

长年的酗酒抽烟，让赵家亮的喉咙已经沙哑，可偏偏他的中气又很足，因此说起话来，充满一种独特的磁性：“宋朝的蔡京、秦桧，明朝的严嵩，还有‘文革’中的大红人康生，若论书法，皆可谓继往开来的一代宗师。就说秦桧吧，他综合前人所长自成一家，创立了一种用于印刷的字体，就是如今的宋体字。后来人们又模仿宋体字的结构、笔意，改成笔画粗细一致、秀丽狭长的印刷字体，这就是仿宋体。可是说到人品，对秦桧之流实在不敢恭维。因此，这字如其人的说法，岂非不堪一击？”

“字就是字，人就是人。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必然联系。”赵家亮接着说，“说到这里，我倒是佩服清代的乾隆皇帝。这老儿其他方面不咋的，这一点还分得清楚。”

冯广大致已猜到自家舅舅要说什么，便插话道：“舅舅是要说顺天府贡院的典故吧？”

“正是。”赵家亮说，“清朝顺天府有个贡院，悬挂的是严嵩题写的匾额‘至公堂’。乾隆觉得不妥，一直想把它换掉，便命满朝书法出色的官员写这三个大字，自己也私下写过无数遍‘至公堂’，最后发现都不如严嵩的字，于是仍然让这个大奸臣的字留在了原处。”

“赵老一番话鞭辟入里。不过我倒认为，以此便否定字如其人的说法，似有欠妥之处。”庄智奇钦佩赵家亮的学识，可自己身为文人，爱辩论较真的劲也被激发了出来。

“你有什么道理，说说看！”赵家亮说道。

庄智奇说：“为什么字如其人的说法屡屡落空？其实严嵩临死前的委屈之言便解释了这种误差。他死前说道：‘平生报国惟忠赤，身死从人说是非。’至死，严嵩依然认为自己是个正气浩然的忠臣、君子。奸臣这种自以为正义在胸中的心态，让他们的字看起来或雄健豪放，或清雅高洁。所谓字如其人，其实只是通过字可以看出写字人的心理状况，至于品行是无法从字里显露出来的。”

赵家亮思忖了一会儿说：“有点道理！你这后生，肚子里也装了不少学问。”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围绕着书法这个议题，畅聊开去。这倒苦了胸无点墨的杜林祥，只能被晾在一边，话都搭不上一句。末了，还是柯文岳说道：“杜总专程来拜访赖总，一定是有重要生意谈。别咱们在这儿风花雪月，却耽误了人家的正事。”

“对头。”赵家亮第一个起身，“在庙里待了几个小时，一口酒都没喝着，嘴里快淡出个鸟了。我也得赶紧回家，抱着我那酒壶嘬两

口。”

赵家亮又对赖敬东说：“你这幅‘寓里帅气’，我挺喜欢。你要不介意，我就揣回家了。”

“我的字能入赵老法眼，实在荣幸之至。”赖敬东说，“只是好不容易见着赵老，也有一个不情之请。”

“什么事？说！”赵家亮快人快语。

赖敬东笑着说：“想请赵老赠一幅墨宝。”

“我当什么不情之请！这点小事，好说！赶快研墨。”赵家亮爽快地答应下来。

站到书案前，赵家亮问道：“想写点什么？”

赖敬东说：“悉听尊便。”

赵家亮想了想说：“今日身在大佛寺，老夫就写一段佛经里的话吧。”他俯下身去，一气呵成地写就：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

“好，好！”赖敬东捧起这幅字，忍不住赞道。

“字好，意也好。”一旁的海空法师说，“这几句话，在多部佛经中都曾提到。寥寥数语，便道出了佛法的基本道理。”

庄智奇却疑惑地说：“我记得原话有四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通俗理解，就是说诸佛都教导世人，莫做恶事，多行善举。赵老为何只写三句，却漏掉第一句？”

赵家亮撂下毛笔：“要是写给我自己，一定会写全。但这幅字是送给老赖的，三句足矣。”

“愿闻其详。”赖敬东说。

赵家亮说：“老夫一介草民，只凭好恶行事，当然可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老赖却是个生意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一点龌龊勾当没有，那还赚狗屁钱。其实对所有的高官富贾，我从不奢望什么‘诸恶莫作’。你们压根也办不到！只是坏事干完后，也得时不时良心发现，行点普度众生的善举。”

赵家亮作揖告辞，转身而去。赖敬东脸色凝重，若有所思。就连不通文墨，更不谙佛法的杜林祥，都被刚才那番话震住。是啊，混在这个圈子里，谁能“诸恶莫作”？真要是“众善奉行”，就算是菩萨心肠了！

眼见柯文岳、赵家亮等人离去，海空法师也知趣地离开房间。屋里只剩下赖敬东、杜林祥、庄智奇三人，一时显得空荡荡的。赖敬东呷了一口茶，缓缓说道：“杜总此行，应当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吧。只是不晓得，是‘诸恶莫作’呢，还是‘众善奉行’？”

杜林祥的反应也很快，指着赵家亮留下的这幅字说：“赵老这三句话，把道理都说清楚了。”

赖敬东笑起来：“不知杜总又有什么赚钱的生意？”

杜林祥说：“纬通上市那一单生意，中间虽然有些变故，最终咱们还是精诚合作，实现了双赢。我替赖总算了笔账，你投在纬通的资金，如今起码赚了一倍多。”

赖敬东说：“这都得感谢杜总呀。不是你经营有方，我的钱恐怕早打了水漂了。”

“你过谦了。”杜林祥说，“没有赖总的眼光与魄力，纬通在关键时刻拿不到那笔投资，一切都是空谈。”

“现在我又有一笔生意。”杜林祥加重语气，“赚的钱肯定更多，不知赖总是否有兴趣？”

赖敬东装出面无表情，眼睛深处却有一丝兴奋。他缓缓说：“什么生意？说说看。”

杜林祥点燃一支烟，将自己抄底收购矿山，同时兼并重组河州信丰集团，最后通过资产置换完成借壳上市的计划，详细地给赖敬东说了一遍。最后，杜林祥说：“运作这个计划，需要巨额现金流的支持。赖总是投资界的大佬，如果你愿意把资金投到这个项目，对我来说无异于如虎添翼。而你，也一定会得到丰厚回报。”

赖敬东沉吟了一会儿说：“杜总如今也是家大业大，从银行获取贷款不是难事，为什么还来找我合作？要知道，一旦我决定投资，那么所期望的回报，肯定不会比银行贷款的利息低。”

杜林祥说：“实不相瞒，一开始我也没想来劳驾赖总。以纬通如今的实力，真要使出吃奶的劲，再加上银行方面的贷款，似乎也能应付。”杜林祥话锋一转，“然而不久之前一位朋友的话，让我改变了主意。运作这个计划，筹集的资金绝不能只是‘应付’，而要弹药充足、兵强马壮。此外，银行贷款的风险太高。我不可能告诉银行，贷这么多钱的真实用途。只能用其他名目，把钱先贷出来，接着再投入这单生意。要是银行方面生出什么变故，突然抽走银根，我的计划将无以为继。”

杜林祥又点燃一支烟：“便宜没好货呀！银行的贷款便宜，但用起来掣肘颇多。请赖总出山呢，我肯定会分出更多利润，但这钱用起来稳当。”

赖敬东端起茶杯，不疾不徐地说：“《孙子兵法》有云：‘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守之，’

不若则能避之。’翻译成白话文，就是说有十倍于敌人的兵力就包围敌人，五倍于敌人的兵力就进攻敌人，一倍于敌人就分散敌人，兵力与敌人势均力敌就设法战胜，兵力少于敌人就进行防守，实在不行还能全身而退。”

赖敬东抿了一口茶：“我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尤其是你刚才说的那个计划，每一步都要慎之又慎，甚至不妨把局面考虑得复杂一些。杜总朋友的告诫，可谓金玉良言。”

“这么说，赖总对这个计划有兴趣了？”杜林祥问。

赖敬东思忖了一下说：“有点兴趣，但也仅仅是兴趣而已。”

“这是自然。”杜林祥说，“刚才我只是说了下大体框架，双方真要携手合作，需要落实的细节还有很多。”

赖敬东摆着手说：“细节暂且不论。光是这框架，在我眼中就还得完善。”

杜林祥不自觉地挪了挪身子：“怎么说？”

赖敬东说：“运作这样的计划，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筹集到足够多的资金，或许只能算是起手式。”

“比方说吧，”赖敬东说，“你刚才提到，矿山最近被媒体曝光了一回，弄得很被动。如果你接手后，正当计划进行到关键时刻，又有媒体来曝光，怎么办？”

杜林祥一脸轻松地说：“纬通的媒体公关能力很强，赖总尽可放心。”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赖敬东突然拉高音调，连珠炮似的发问，“真出了什么事，又有省、市联合调查组进驻，你能摆平吗？据

我所知，盘踞当地的势力，曾为了抢夺矿山大打出手。你吃下矿山后，又有人上门找麻烦，你能搞定吗？还有，从对矿山完成资产评估到实现上市，需要经过监管部门的若干门槛，你如何保证每一次都顺利过关？”

赖敬东这一席话，让杜林祥有些蒙。他搓着手，一时不知如何应答。屋里沉寂了一会儿，坐在旁边的庄智奇才开口道：“赖总的这番提醒很有道理。我们会仔细谋划，尽快找出解决之道。”

赖敬东微微一笑：“刚才说的几点，都是我临时想到的，真要坐下来好好合计，恐怕会发现更多潜在风险。”赖敬东再次拉高音调，“杜总，你真有信心，把这些风险全排除掉？”

杜林祥习惯性地点燃一支烟：“事在人为，努力总会有办法。”

赖敬东轻摇着头：“我在江湖上混了这么多年，挣了点钱，也交了些朋友，可真要叫我运作这种计划，恐怕依旧力不从心。”

杜林祥双眉紧皱：“你是说我这计划难以成功？”

赖敬东把玩起茶杯盖子：“成败尚在未定之天，目前谁也说不好。但我有一句话送给杜总——舍得舍得，先舍再得！”

赖敬东站起身来：“刚才我已经说了，对杜总的计划有些兴趣，但也仅仅是兴趣。是否携手合作，还得看你何时想出破敌良策。”

屋内再次陷入沉寂，屋外的雨点却噼啪作响。半面墙高的玻璃窗将写着“禅”字的大殿和远山树林全部收纳于视线内。氤氲的水雾笼罩着整座寺院。藏香淡，氤氲渐散；梵音涤心，声声慢。

6 富人家的孩子多了，同样会为钱发愁

杜林祥带着大队人马奔赴香港。

中午在纬通集团驻港办的写字楼里视察了一圈，顺带着跟员工一起吃了顿盒饭。晚上约好了要去拜访徐浩成，杜林祥只能趁着下午的空隙，悄悄开溜出去。

这趟香港之行，杜林祥原本不打算见谢依萱。相处久了，思恋之情自然比不得当初。更重要的是，这次一起来的，还有大批下属，尤其是儿子杜庭宇也跟在身边。杜林祥可不想让自己包养情妇的事，闹得尽人皆知。

谢依萱却不依不饶，一天几个电话，非说要同杜林祥见面，还说有重要事情要说。得知杜林祥下榻在半岛酒店，谢依萱也在酒店订了一间房等着。

午饭之后，杜林祥说自己要午休一会儿，让手下别来打搅。其实他却坐电梯到楼下，溜进谢依萱的房间。

见面之后，杜林祥自然心急火燎地把谢依萱摁到床上。谢依萱却一把推开他：“别乱动，我今天没法干那事。”

杜林祥满面失望：“那你急匆匆叫我来干什么？”

谢依萱更加生气：“你把我当什么了？不干那事，你是不是就永远不想见我？”

“不是那意思。”杜林祥辩解。

“那你是什么意思？”谢依萱质问道。

杜林祥嘿嘿笑起来：“我就是故意逗你生气。你生气的样子，特别好看。”如今他面对女人时油嘴滑舌的功夫，也有了些长进。

“少来。”谢依萱语气严厉，可嘴角已挂上笑容。

杜林祥一把搂住谢依萱：“对了，今天怎么不能做那事？我算着日子，你还没到每月那时候呀。”

谢依萱偎依在杜林祥怀里：“是还没到时候。不过前几天我去看了医生，医生叮嘱我，最近几个月都不能再做那事。”

“你身体怎么了？”杜林祥关切地问。

谢依萱撅起小嘴：“还不是你造的孽！”

杜林祥吓了一跳：“你说你怀上了？”

谢依萱脸上泛着红晕，羞涩地点了点头。杜林祥从床上站了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怎么会呢？你不是每次做完后都吃药了吗？”

“你还好意思说！”谢依萱的怒火又被点燃，“我一直央求着你用避孕套，你却从来不肯用，只是每次事后让我吃药。药这东西，吃多了难保不出纰漏。”谢依萱说着，泪水已在眼眶里打转。

“都是我不好，行了吧！”杜林祥又宽慰起谢依萱来，“事情来了，总要面对，埋怨也没有用。”

“你说怎么办？”谢依萱问。

杜林祥说：“找家好点的医院，去做个手术吧。把时间预约好，到时不管我有多忙，都会赶过来陪你。”

谢依萱拧着脖子：“我不去。”接着她用冷漠的目光盯着杜林祥，“我毕竟是个女人，你不能给我名分就算了，难道连一个孩子也

不肯给我吗？”

“宝贝，可不能任性。”杜林祥说，“你真要生个胖小子，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可你毕竟是吃了药的，虽说没把孩子打掉，多少都会有些影响。生出个不健康的孩子，大伙都遭罪。”

“你才不健康呢。”谢依萱说，“我的宝贝不会有什么问题。”

杜林祥盯着谢依萱：“你是不是根本没吃药？”

“你管不着。”谢依萱说。

杜林祥坐回沙发，掏出一支烟点上。谢依萱蜷缩在床上，轻声地抽泣。两人都揣着心事，谁也不再开口说话。

杜林祥心中，交织着一喜一忧。自己五十出头了，谢依萱真能生下孩子，对于他来说也算老来得子，甚至是弥补了一生的遗憾。杜林祥与周玉茹结婚没几年，就生下了儿子杜庭宇。后来杜林祥的生意越做越大，当然也想着多生几个孩子。可周玉茹却因为一次宫外孕，不得不切除子宫。

像杜林祥这样的大老板，谁家里没有几个孩子？就连那些当年一起从老家出来打工，一辈子都在工地上干苦力活的人，家里也生了好几个孩子。为这事，周玉茹还时常在家里哭泣，说自己对不起杜林祥。杜林祥望着老实巴交的妻子，只得好言宽慰一番。

想到妻子，杜林祥心头又涌起一片愁云。生意发达后，杜林祥在外边不缺女人，与妻子的那份爱情也趋近于零。别说十天半个月，就算一两年不打照面，杜林祥也不会有任何思恋之情。但是，相濡以沫走过几十年，那份由爱情转化而来的亲情，却更加浓烈了。无论外面的女人如何千娇百媚、婀娜多姿，杜林祥也从没想过用谁取周玉茹而代之。

杜林祥在外面搞几个女人，周玉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算了。可当她知道，自己老公居然在外面有了孩子，会是怎样一种反应？杜林祥从不是个怕老婆的人，所以他可以不理睬周玉茹的大吵大闹。偏偏善良温顺的周玉茹也不是一个撒泼的女人，她听到杜林祥在外面有了孩子，或许不会吵闹，只会一个人躲在墙角，伤心欲绝地哭泣。那时的周玉茹，才是最令杜林祥不敢面对的。

谢依萱背对着杜林祥躺在床上，泪水已把床单浸湿。这些年来，她享受着令外人艳羡的贵妇生活，也承受着不为人知的委屈。半年前，她终于鼓起勇气，将自己的小三生活告诉了父母。素来爱面子的父亲，气得在床上睡了一个礼拜不肯下床。

谢依萱打心里爱着杜林祥，但她也十分清楚，她所钟爱的男人永远也给不了自己名分。谢依萱已经快三十了，作为女人，她渴望有一个孩子。杜林祥不能长陪身旁，一个聪明可爱的孩子，多少能慰藉自己寂寞的生活。就这样一个要求，难道过分吗？

她身边的闺蜜也在出谋划策。她们告诉谢依萱，你现在看似衣食无忧，但真正在自己名下的财产，仅有香港的一套房子。像杜林祥这种男人，身边最不缺的就是年轻貌美的女子。哪一天男人变心了，像你这种没有名分的女人，才真正是人财两空。

想要既拴住杜林祥的心，又留住他的钱，最好的办法就是生个孩子，甚至尽可能多生几个孩子。男人会嫌弃人老珠黄的情妇，却一定舍不得茁壮成长的儿女。

屋里的沉寂还在持续。杜林祥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一个能叱咤风云的男人，对于谢依萱的心思，自然会猜个八九不离十。他明白，孩子对于谢依萱的地位以及日后的生活，将是最坚实的保障。但杜林祥怕的，也是这一点。

穷人孩子多了，会为钱发愁。富人孩子多了，也会为钱发愁。以杜林祥如今的财力，哪怕成百上千个儿子他也养得起。关键是，自己创下的这份家业，却经不起几个儿女的你争我夺。

如果谢依萱仅仅要个几百万乃至上千万的抚养费，当然好解决。如果谢依萱是要自己的孩子，将来同杜庭宇平起平坐呢？我能答应吗？就算我答应了，庭宇肯干吗？

杜林祥觉得眼前的谢依萱，变得陌生起来。初相识时，谢依萱是那般阳光、率真，如今呢，她也开始有了心计……

真正玲珑剔透、不食人间烟火的女子，大概只有电视剧里才有。谢依萱毕竟是个有血有肉的人，她渴望拥有自己的孩子，甚至面对杜林祥的亿万身家打起小算盘，似乎也是人之常情。想到这里，杜林祥反倒释然了。

两人在房间内枯坐到下午五点过。杜林祥的手机响了，打来电话的是杜庭宇。当手机屏幕上跳出儿子的姓名时，杜林祥真有些五味杂陈的感觉。他摁下接听键，竭力平复自己的情绪，强装出一如平常的语气：“什么事？”

杜庭宇说：“庄总让我问一下你，什么时候出发去徐浩成的别墅？”

杜林祥看了看手表：“再过半小时，我们到楼下停车场集合。”

挂断电话，杜林祥起身扯出一张纸巾，走到床头递给谢依萱。谢依萱接过纸巾，说道：“对不起，我不是存心惹你生气的。”

杜林祥阴沉的脸上终于露出一丝笑容：“没事。”

谢依萱问：“你又要走了？”

杜林祥点点头，接着说：“你一会儿也回家住吧。自己有家，住在宾馆里干嘛？今晚我有事，不能来陪你。”

谢依萱想说点什么，却被杜林祥挥手打住。他说：“原本我要跟着大队人马回河州的，现在我把他们打发走，到时专门陪你几天。有什么事，咱们再商量。”

从酒店到徐浩成的别墅，杜林祥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身边人不知道什么事惹着老板了，更不敢开口去问，只得自己小心行事。

眼看汽车要驶进别墅了，杜林祥终于打起精神，强挤出一点笑容。他在心里告诫自己：谢依萱的事，改天再想。现在得集中所有精力，先闯过商场里的险滩暗礁。

晚宴就在徐浩成的别墅里，虽是家常便饭，味道却相当可口。碰巧陈锦儿也在香港，晚餐之后，她还亲自动手为众人沏好上等的绿茶。陈锦儿小心翼翼地端起茶杯，敬到每个人手上。正当众人品茗之时，却发现庄智奇手上连个茶杯也没有。

徐浩成说：“锦儿，怎么不给庄总沏上一杯？”

陈锦儿说：“没多的杯子，就委屈一下他吧。”

徐浩成疼爱自己的干女儿，不忍心教训，只是吩咐佣人赶快去取一只茶杯过来。高明勇却笑起来：“这哪里是杯子的事情？看来庄总又惹锦儿不开心了。”

见众人呵呵笑起来，杜林祥心里却泛起一丝惋惜。那天在尹小茵房里，通过庄智奇手机上的WiFi信号，杜林祥便知道两人已经双宿双飞，情定今生。可惜不知情的陈锦儿，还在这边耍着小性子。唉，多情总被无情伤啊！

一想到“情”字，杜林祥的心里又晦暗起来。自己那一屁股屎，还不知道怎么擦呢！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闲聊了一阵后，杜林祥终于切入正题。他说自己打算吃下徐浩成与张贵明手里的矿山，不知徐浩成意下如何。徐浩成颇为意外，问杜林祥为何忽然有了这种想法。

杜林祥将早已准备好的说辞抖了出来。他的这番话里，半真半假、时真时假，恐怕除了他自己，谁也分不清真假。杜林祥如是说道：当初承蒙徐浩成的抬爱，将他拉进矿山项目。却不想风云突变，宋红军自杀，收购案泡汤，所有人都跌进泥坑。后来他出于好心，帮矿山联系新的买家，为此还把张贵明介绍给了吕有顺。不想双方刚谈得有点眉目，又爆出矿山械斗、打死矿长的事情。吕有顺中止了收购，矿山的局势更加严峻。但在接触过程中，自己倒意识到，纬通不妨接盘矿山生意。因此，又和张贵明在北京谈了好几次，也才有了这次香港之行。

正在巨亏旋涡中挣扎的徐浩成，对于杜林祥扔来的救生圈立马来了兴趣。他放下茶杯说道：“杜总有意矿山，我自然乐见其成。在商言商，不知你对于收购价格，有什么想法？”

杜林祥摆着手说：“今晚咱们就不谈细节了。我准备了一套详细的方案，徐总若是感兴趣，不妨明日到我酒店，咱们好好聊一聊。”

徐浩成说：“你知道我腿脚不利索，不喜欢东奔西走。明日再请杜总光临寒舍，可好？”

杜林祥说：“其他事好说，这件事我还是希望你亲自走一趟。徐总，到时就知道了，肯定不会让你白跑一趟。”

徐浩成有些诧异，不知杜林祥要玩什么花招。思忖了一会儿，他点头说：“好吧，明日细谈。”

第六章 群魔乱舞

庄硕汉谈兴颇浓，他说道：“我这本书里，着重研究了曾国藩与左宗棠的关系。众人知道，曾、左本为好友，曾国藩已然是朝廷重臣时，左宗棠还寄居于湖南巡抚门下当师爷。可后来短短几年，左宗棠便一飞冲天，成为与曾国藩平起平坐的封疆大吏，两人之间的关系，也冷淡了下来。你们以为，这是为什么？”

1 做生意讲究现金为王

在香港半岛酒店的豪华套房内，杜林祥与徐浩成正在茶叙。徐浩成打算就收购细节与杜林祥磋商，杜林祥却闲扯起风花雪月的话题。看着耐不住性子的徐浩成，杜林祥还宽慰道：“生意上的事，咱们缓一缓再聊。有个朋友一会儿要来，我先跟他见一面。”

时针指向下午三点，杜林祥扭头对庄智奇与儿子杜庭宇说：“刚才明勇打了电话，说是在机场已经接到我那位朋友。估摸着时间，他们快到酒店了。智奇、庭宇，你们代我下去迎接一下贵客。”

纬通集团的办公室主任高明勇亲自去机场接机，到了酒店，杜林祥又派公司总裁与自己儿子亲自下楼迎接，于公于私，可都给足了面子。徐浩成有些纳闷，究竟是何方贵客，值得杜林祥如此兴师动众？

徐浩成欠身说道：“你这里要接待客人，我先到外面去转一会儿。”

“不用。”杜林祥说，“徐总多虑了，我和朋友谈事情，不用避着你。”

大概十分钟后，一行人走入套房。领头的一个，人还在屋外就高声吼道：“老杜，你大老远把俺叫来香港，究竟什么事？”

杜林祥微笑着起身，摆出迎客的架势。坐在沙发上的徐浩成，下意识感觉门外男子的北方方言好生熟悉。再一回神，他猛然意识到，来者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仇家张贵明。

张贵明兴冲冲地步入屋内，准备握手的双臂刚要抬起，眼角的余光也瞟到徐浩成。他当场愣在原地，脸色变得铁青。

现在徐浩成出门，身边至少带着四名喀保镖。今日跟着出来的四名保镖，两个站在身旁，还有两个在屋外守候。保镖认得张贵明，不待吩咐便抢在老板身前，一只手已按住随身携带的钢刀。门外的两名保镖，觉察出情势不对，也冲进屋内。

张贵明心中大呼不妙。没想到杜林祥今天会来这么一出，他的身边只有一个随从，家伙更没揣在身上。真要动起手来，吃亏的肯定是自己。

此时，杜林祥却高声吼道：“都别乱动！听我说几句话。”

杜林祥站到张贵明与徐浩成中间，说道：“今天是我邀请二位来的。目的也不是动刀动枪，而是心平气和地谈事情。知道二位跟我不一样，都是腥风血雨中走过来的，论到火并动粗，兄弟甘拜下风。所以，我身边一个保镖也没带，只是在心里，揣着对二位的深情厚谊。”

杜林祥又说：“今天我也撂下一句话，徐总若要动老张一根毫毛，先砍了我脑袋；老张若要对付徐总不利，也得从我身上踩过去。”

徐浩成与张贵明，都不清楚杜林祥葫芦里在卖什么药。他们也不知道对方究竟带了多少人马，有没有设下埋伏。两边都不敢造次，加上杜林祥站在中间摆出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屋里就这样僵持下来。隔了好几分钟，徐浩成才冷冷地说：“杜总，你今天是什么意思？”

杜林祥说：“既不是鸿门宴，也不是和事酒。要给二位摆鸿门宴，自问我还没这胆量；弄一桌和事酒呢，我也知道自己分量太轻。真要说和，还轮不到我。今天请二位来，就是谈生意。”

“什么生意？”徐浩成追问。

杜林祥说：“当然是矿山生意。之前在北京，我就和老张谈过。昨晚在别墅，我也跟徐总提了。”

徐浩成不以为然：“昨晚我就跟你说过，矿山里有我的股份，也有张贵明的股份。他卖他的股份，我卖我的股份，各做各的生意。”

“老杜，”张贵明也大声说道，“收购矿山的事，俺们在北京不都谈好了吗？干嘛还来香港走这一遭？”

剑拔弩张的两边都开了口，局势眼看要缓和一些，杜林祥也松了口气。他微笑着说：“以前谈的是小生意，如今要谈大生意。”

“什么大生意？”张贵明问道。另一旁的徐浩成，也投来狐疑的目光。

“诸位，能否给兄弟一个薄面，咱们坐下来谈？”杜林祥说，“屋里就留下徐总、老张，还有我与智奇。其他兄弟，可否到屋外小憩？我让犬子好好招待大伙。老是这般怒目相视，手里揣着刀枪棍棒，生意也没法谈不是！”

徐浩成坐回沙发上，朝保镖挥了挥手。四个保镖全都退出屋子，像铜像一般伫立在门口。张贵明也把手下打发出去，一个人坐了下

来。

杜林祥递给张贵明一支烟，还帮他点燃。接着又亲自起身，为徐浩成续了一杯茶。徐浩成有些不耐烦地问：“你所说的大生意是什么？”

杜林祥自己摸出一支烟点上：“我思前想后，还是觉得收购矿山的事太冒进了。以纬通的实力，真要吃下矿山，无异于蛇吞象，弄不好要出大问题。所以，我想收购的事，恐怕进行不下去。”

徐浩成有些气恼：“昨晚你跟我提出收购矿山，今天又说不收购，不是闹着玩吗？”

张贵明也坐不住了：“老张，这是狗屁大生意！你不想收购就直接说，干嘛还让俺跑一趟香港？”

杜林祥说：“收购是进行不下去了，但我却想到一桩大生意。这桩生意做成了，二位的收益，虽说赶不上把矿高价卖给宋红军，却比贱价卖给我，赚的多得多！”

徐浩成问：“什么生意？”

杜林祥说：“我只能收购你们手里一半的股份，剩下那一半，还请你们继续留在手里。如此一来，我成为矿山的大股东，二位手里的股份，加在一起跟我差不多。”

“你入股以后，接下来又干什么？”徐浩成追问。

这时，杜林祥终于端出了自己的计划——一边拿下矿山，一边兼并河州信丰集团，再通过资产置换借壳上市。

听完整个计划，徐浩成沉吟了半晌才说：“太冒险了，太冒险了！”

一向粗声粗气的张贵明，也难得地低声嘀咕：“中间一旦出了差池，就只好收拾了。”

杜林祥说：“对于我来说，的确是一次冒险。不过对于你们，一点风险也没有。”杜林祥接着说，“先说收购河州的信丰集团，钱是我来出，你们一点风险不用担。再说收购矿山的事，矿山现在这副模样，捏在手里一分钱也收不回来，转让一半股权给我，还能套点现金。另外，你们手里还有近一半股权，计划真要成功，这些股份的价值可就难以估量了。”

“说的有些道理。”徐浩成说，“不过我更感兴趣的是，向来精明的杜总，为何要做这种风险自己担、好处分给别人的生意？”

“很简单。”杜林祥说，“日后计划成功了，你们知道我低价买走矿山，一番运作后却赚取好几倍的利润，岂不恨死我？大家朋友一场，恐怕连见面聊天的缘份也没有了。另一方面，一口气吞下全部股权，资金压力太大，留一半给你们，既是作为朋友的情谊，也减轻我的资金压力。”

徐浩成与张贵明，都不相信杜林祥说的第一个理由，但对他说的第二个理由，倒是深信不疑。

徐浩成说：“杜总舍得如此慷慨，必然要有所得吧？”

杜林祥微微一笑：“我的要求只有两条。其一，我必须拿到矿山的绝对控股权，你们二位加在一起的股权，也不能超过我。其二，收购你们一半股权的资金，恐怕一时不能兑现，我可以用纬通的地产项目做抵押，现金则在三年内分期付款。”

还不等徐浩成开口，张贵明先跳了起来：“这可不行！你一分钱不掏，白白拿走矿山一半股权，天下哪儿有这个道理？”

“怎么叫一分钱不掏？”杜林祥说，“我承诺了，三年内付清，还拿出地产项目做抵押，你还怕我赖账？再者说了，真要计划成功，或许不用三年，咱们手里的股份就变成金娃娃了。”

“做生意讲究现金为王，没人喜欢画饼充饥。”张贵明不依不饶。

杜林祥掐灭烟头，缓缓说：“老张那里的资金紧张，我是知道的。老张这边，我可以先付一亿收购款。徐总你家大业大，矿山项目虽然亏着钱，但对你来说不过九牛一毛。因此，咱们就还是按刚才说的办。”

杜林祥又说：“今天把大家叫到一起，为的就是开诚布公，有什么话敞开说！比方先给老张付一亿的事，如果不当着徐总的面说，事后反倒越描越黑。”

徐浩成轻摇起头：“这般厚此薄彼，说不过去吧。”

杜林祥说：“兄弟的资金也不宽裕，计划一旦启动，到处是用钱的地方，我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二位如果有什么意见，趁着我还没蹚进这浑水，咱们趁早收工。”

杜林祥已经亮明态度了，如今被套牢的是你们，老子目前为止一分钱没投下去，大可以黄鹤楼上看翻船。

张贵明心里已经认可了杜林祥的方案。一亿元现金，可以救救急了。再说杜林祥毕竟不是空手套白狼，人家拿出货真价实的地产项目做抵押，自己不用担心赖账。他甚至想劝徐浩成也赶紧答应，只是碍于两人之前的过节，这话实在说不出口。

徐浩成沉吟半晌，终于开口：“好吧，就依你的。”

“好！”杜林祥拍着手掌，“咱们这就算达成一致了。接下来，可以谈具体收购价格了。”

吕有顺与张贵明谈时，一下子把价格杀到底。后来杜林祥接手后，张贵明也承认了这个价格。但在今天，张贵明却不认账，说以前谈的是出让全部股份，现在却是一半，另外还收不着现金，所以价格必须上浮。

杜林祥与庄智奇据理力争，说剩下的那一半股份，有机会为他们带来丰厚利润，因此这一半股份的收购价，完全没有上浮的道理。吵了一个下午，最终杜林祥做出让步，在原有价格的基础上上浮百分之五，收购徐浩成、张贵明手里各一半的股份。此外，通过技术化处理，让杜林祥的股份占到百分之五十一。

生意谈成已是晚上八点多，杜林祥留他们在酒店吃饭。徐浩成与张贵明显然还缺乏同桌举杯的融洽，都婉言谢绝。杜林祥起身送别张贵明后，又坚持一定要亲自乘车送徐浩成回家。

在车上，杜林祥笑着说：“今天让徐总受惊了，罪过罪过！”

徐浩成面无表情：“这点小事，还惊不到我。”

“那是，那是！”杜林祥附和道。

徐浩成问：“杜总执意送行，不会仅仅是给我压惊吧？”

“徐总快人快语，我也开门见山了。”杜林祥说，“我还有事与你商量。”

徐浩成反问道：“该谈的生意不都谈完了，还有什么事？你不是说要把所有人聚在一起，开诚布公吗，怎么又私下和我谈起来？”

杜林祥嘿嘿笑起来：“收购矿山的事咱们谈妥了，接下来就是收购信丰集团。这件事我自然全力以赴，但有点小忙，还需劳驾徐总。”

徐浩成问：“究竟什么事？”

杜林祥说：“你认识刘光友吧？”

徐浩成摇了摇头。杜林祥说：“就是现在河州国资委的党组书记。如今国资委主任的位置空着，由他这个书记主持日常工作。这个刘光友，以前就是吕有顺市长的秘书。”

“经你这么一说，有些印象了。”徐浩成说，“以前跟吕市长吃饭时，这个刘光友好像也在跟前。”

杜林祥说：“信丰集团是河州市的国有企业，国资委就是企业的大老板。今后收购信丰集团，拿下其身为上市公司的壳，还有接下来借壳上市，把矿山资源注入上市公司，少不了同国资委打交道。”

杜林祥又说：“现在刘光友主持国资委的工作，大家都是老朋友，有什么事自然好通融。可他毕竟没有扶正！万一哪天上头调个新主任来，事情就变得麻烦起来。”

徐浩成叉起手：“你的意思，是让刘光友尽快扶正，而且最好近一两年一直蹲在国资委？”

杜林祥点了点头。徐浩成却笑起来：“这事你怎么找起我来了？你该去找组织部部长。”

杜林祥说：“谁不知道你神通广大！找你比找组织部部长还有用。”

徐浩成盯着窗外：“这事找组织部部长真还没用，但找我也是白搭。真正能拍板的，就是徐万里。”

“是啊。”杜林祥叹了一口气，“过去听说组织部长管干部，只当他手里就握着官帽子。现在渐渐明白了，在帽子批发店里，组织部部长也就是个售货员，真正的老板还是书记。就说河州吧，各大部门以及下面区县的一把手，组织部部长说了能算？组织部部长看上的人，徐万里不点头，那也没辙。徐万里喜欢的人，组织部部长一百个不乐意也没用。”

“你对官场里的门门道道，是越来越精了。”徐浩成说，“其实呀，也就是书记眼中那些可用可不用的人，组织部部长才能发挥点作用。另外，各个单位的副职，组织部部长还是能见缝插针安插一下。真正的要害岗位，组织部部长使不上力。”

“国资委可是实实在在的要害部门，所以才不好操作呀。”杜林祥说。

徐浩成说：“这种事，直接抱着钱上门恐怕不行，还得从长计议。”

杜林祥说：“但咱们的计划不等人啊！矿山收购即将启动，信丰集团那边的工作，必须抓紧。”

“容我考虑一下。”徐浩成说，“三天之内给你答复。”

2 自损钱脉，为的就是打通人脉

第二天一大早，杜林祥就把庄智奇等人打发回河州，他借口要在香港处理公务，留了下来。当然，他没有什么公务要处理，而是急匆匆地赶往谢依萱住处。

面对谢依萱亲手准备的午餐，杜林祥却提不起什么胃口。他手里把玩着竹筷：“这个孩子，你是不是一定要生下来？”

谢依萱强装出笑颜：“咱俩的孩子，为什么不生下来？”围绕在谢依萱身旁的，也有一帮闺蜜智囊团。她们告诉谢依萱，现在是关键时刻，哪怕强忍着也要哄杜林祥开心。只要孩子生下来，杜林祥看在孩子的份上，再大的过节也不会计较。

“好！要生就生！不过不能在香港生。”杜林祥说。

谢依萱问：“为什么？”

杜林祥说：“纬通是香港上市公司，好歹我也算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要让外面知道，我在这里有个私生子，那不是丑闻吗？”

谢依萱的鼻子有些酸。自己的孩子还未出世，就被贴上了私生子的标签。他未来的一生，难道都要躲躲藏藏吗？自己这个母亲，是不是有些愧对孩子？谢依萱强忍住情绪，说：“那我回北京去，让我妈照顾我。”

“北京更不行，那里的熟人更多。”杜林祥说。

“那你要我怎么办？”谢依萱终于克制不住，吼了起来。

杜林祥说：“去美国吧。”

“你什么意思？”谢依萱说，“把我打发去美国，你好图个清静是吧！”

“你别误会。”杜林祥说，“美国的医疗条件比国内好，再说那里出生的孩子，自动就能加入美国籍。这对孩子的未来，也有好处。”

谢依萱说：“你有没有想过，把我一个人扔到举目无亲的地方，我怎么办？”

“怎么叫举目无亲？”杜林祥说，“我会为你请最好的保姆。另外，你的父母，乃至你的朋友，只要愿意过去陪你的，都可以去。机票和生活费用，我来负责。”

谢依萱低着头，隔了一会儿又问：“那你什么时候过来看我？”

杜林祥说：“每隔三个月，我就过来看你一次。”

“不行！”谢依萱说，“必须每个月一次。”

杜林祥说：“一个月一次真不行，我最近事情很多。干脆这样，确保三个月一次，力争两个月一次。”

谢依萱盯住杜林祥，眼神中透出无比的委屈：“你是在和我谈生意吗？”

“你想太多了。”杜林祥习惯性地掏出一支烟。

“你能不能不抽烟？”谢依萱说，“过去你当着我的面抽烟我就忍了，现在为了肚子里的孩子，就不能克制一下？”

杜林祥不耐烦地把烟收了回去：“别搞那么娇气。我和老婆生孩子时，一没戒烟，二没忌酒，儿子现在照样聪明着呢。”

杜林祥拨弄着餐桌上的香烟盒：“还有一件事得告诉你一下。孩子出生以后，我会尽力给他提供最好的成长环境。除了日常的抚养费，我还会存五千万港币到一个专门基金。这笔钱，就算我的一点心意吧。不过除此之外，你们就不要指望其他东西了。”

“你把话说清楚！”谢依萱质问道。

“我就是说，”杜林祥加重语气，“纬通集团日后是留给庭宇的，你们就不要进去搅和了。抚养费我不会亏待你们，还有一笔五千万港币的基金，也够孩子用了。”

“杜林祥，你个王八蛋！”谢依萱的怒火终于爆发，她猛然站起来，一个耳光扇向杜林祥。

杜林祥一把抓住她的手，怒吼道：“你干什么？”

谢依萱的泪水夺眶而出：“杜林祥，我什么时候跟你提过钱，什么时候说过要来搅和你那些烂事？可你呢，孩子还没出生，你就把他像防贼一样防着。”

杜林祥把手松开，语气和缓了些：“我知道你是个好女孩，但有些事，我必须先把话挑明。”

这顿饭是吃不下去了。杜林祥站起来说道：“你得控制情绪，别伤着身子。这几天准备一下吧，我把美国那边安排好了，咱们就动身。”

“不管多忙，到时我都会亲自送你去美国。”说完这句，杜林祥转身离去。

回到河州后，杜林祥的心情一直不佳。他无数次提醒自己，矿山收购的项目已经启动，必须聚精会神，不能有一丝杂念。可惜谢依萱痛哭流涕的模样，总在脑海中挥之不去。

正在办公室无聊地浏览网页时，儿子杜庭宇敲门走了进来。杜庭宇说：“给张贵明的一亿现金已经准备好。财务部请示，是不是可以打过去了？”

杜林祥点了点头：“问一下张贵明，看他的哪个账户方便，咱们直接汇给他。”他接着问，“河州公司那边的的工作，都交接完了吧？”

杜庭宇点了点头。当初运作纬通上市时，杜林祥成立了战略发展部，由庄智奇亲自兼任部长。伴随上市成功，这个部门基本停止了运转。如今矿山收购项目启动在即，杜林祥决心重新激活这个部门。他抽调了数十位员工加入战略发展部。部长一职，依旧由庄智奇兼任，杜庭宇也卸下河州分公司总经理的担子，成为庄智奇的副手。

自打留学归来，杜庭宇已在多个岗位历练过。企业的重点业务在哪里，杜庭宇就会出现在哪个岗位。毫无疑问，这些都是杜林祥对儿子的有意栽培，既是让他熟悉公司业务，更是给他建功立威的机会。

杜庭宇请示完工作，正准备出去，却被父亲叫住：“你坐一下。”

杜庭宇毕恭毕敬地坐在沙发上。杜林祥点燃一支烟，缓缓说：“那天在香港，我只吃进矿山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还把徐浩成、张贵明留下来一起合作，你怎么看？”

杜庭宇说：“我觉得不错。虽然计划成功之后，咱们赚的钱要少些，但前期的资金压力也相应减轻，整个计划的风险也大为降低。”

杜林祥淡淡一笑：“我之所以这样决策，你说的确实是一方面原因，但还不是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是什么？”杜庭宇问。

杜林祥抽了一口烟，隔了好几秒才缓缓吐出来：“为了实施这个计划，我去拜访过吕有顺与赖敬东。赖敬东不愧是只老狐狸，一听完我的计划，便犀利地指出若干风险点。他甚至直言不讳地说，里面有些东西，是以老爸我的力量无法完成的。”

“平心而论，赖敬东说的不无道理。”杜林祥继续说，“吕有顺说的就更直接，运作这个计划，必须打通钱脉与人脉。而人脉，有时比钱脉更重要。”

“我明白了。”杜庭宇脱口而出。

“怎么明白了？说说看。”杜林祥说。

杜庭宇说：“徐浩成通吃黑白两道，尽管经常身在海外，但在京城的人脉，却不是咱们能比的。就说那个胡卫东吧，虽说徐浩成还是通过咱们引见才认识的，但这些年两人走得十分亲近。还有张贵明，虽说是个大老粗，可在当地却是响当当的人物。上次我们也看见了，那些退休或辞职下海的官员，在他公司有一箩筐。矿山那边真出什么事，咱们鞭长莫及，他却能轻而易举地摆平。”

“你小子有进步！”杜林祥欣慰地笑了，“我之所以改变计划，由起初的吃独食到如今与人分享，绝不仅仅是为了减轻资金压力。我自损钱脉，为的就是打通人脉。生意场上，只有黑心肠，没有热心人。项目运作中真遇着什么状况，甭管平时怎么称兄道弟，他们也只会袖手旁观。现在不同了，他们有股份，为了自己的利益，一定会竭尽全力帮我。这样一来，他们的人脉，就成了我的人脉。”

杜林祥抖了抖烟灰，一脸的得意：“比方说让刘光友当上国资委主任的事，我自问操作起来难度很大。前几天在香港，我把难题扔给徐浩成了。今天上午他就给我打来电话，说他想出了办法。”

“但我也有一个疑问。”杜庭宇说。

“有问题就说。”听到儿子的请教，杜林祥总是十分开心。他最渴望的，就是把多年的经验、阅历，尽可能地传授给儿子。

杜庭宇说：“为了拉徐浩成、张贵明入伙，你把整个计划和盘托出，就不怕他们把点子偷了去，自己另起炉灶？”

杜林祥说：“为了这事，我也犹豫了好久。最终，觉得这些顾虑大可不必。首先来说，计划的关键，除了收购矿山，还得拿下信丰集团的壳资源。张贵明没这个本事。徐浩成呢，虽然有这个本事，恐怕也不会轻易出手。就像一场赌局，上一盘徐浩成输得太多，现在不用他出钱，只是跟着我玩一玩，没准还有机会翻盘，他当然乐意了。可真要他自己再投筹码赌一场，就没那么简单了。”

“还有更重要的。”杜林祥又说，“计划的运作，需要各方面精诚团结。徐浩成与张贵明结怨太深，没有我这个中间人，他们连坐到一起都难，还谈什么合作。正是因为我认清了自己的价值，才不怕他们甩开我。”

“徐浩成与张贵明的确有仇，但他们都是生意人。商人是逐利的，为了钱难保他们不会沆瀣一气。”杜庭宇仍有顾虑。

杜林祥摆摆手道：“徐浩成与张贵明不是一般的生意人。他们在江湖上混过，都是一帮小弟的大哥。当大哥的，不怕打打杀杀，就怕折面子。徐浩成那天可不只剁了杨龙的手，还把张贵明的面子折了。怨气可解，恨意难消呀。”

杜林祥继续说：“从利益上来说，我没亏待他们。他们一分钱不掏，只是陪着我玩，就有解套的希望。从个人恩怨来说，他们需要我

这样的中间人穿针引线。因此，徐浩成与张贵明，谁也不会另起炉灶。”

“嗯。”杜庭宇重重地点了一下头。

杜林祥掐灭烟头，说道：“我记得你之前说过，你有个同学的母亲，是北京一家大型评估公司的负责人。”

杜庭宇说：“是的。我和这个同学，关系一直不错。有一回去北京，他的母亲还请我们吃过饭。”

杜林祥说：“近期你去趟北京，把这层关系维护好。未来把矿山资产注入上市公司，少不了要同评估公司打交道。矿山资产究竟值多少钱，评估公司是可以发挥作用的。”

“好的。”杜庭宇一口答应下来。

看着儿子出门的背影，杜林祥心中涌起一股成就感。如今的年轻人，像儿子这样好学上进、精明干练的真是不多了。就说在河州吧，那些身家远不如儿子的人，整天开跑车、玩女人，分明是个饭来张口的寄生虫，还硬把自己打扮成特立独行的富二代。将来把企业交到杜庭宇手上，也没什么不放心的。

杜林祥又不免挂念起远在香港的谢依萱。如今谢依萱的肚子里，还怀着自己的另一个骨血。他有些自责，那样对待谢依萱，是不是太残酷了？

杜林祥无奈地叹了口气。纬通的未来，注定是杜庭宇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杜庭宇不仅是自己生命的延续，更是自己事业的接班人。他对杜庭宇，除了一份浓浓的亲情，更有殷切的期望。为了这个接班人顺利上位，并带领纬通驶向更光明的未来，他有责任为其扫除所有障碍。这样的障碍，既来自商场的尔虞我诈，也发生在身边。如果不

对谢依萱约法三章，断了其为自己或孩子争取更大利益的念头，那就难保杜庭宇在多年之后不会遇到棘手的难题。

学历不高的杜林祥，近些年在读书上还算下了些功夫。无论是让秘书整理总结提纲，还是直接请老师讲课，杜林祥也听来许多典故。不知为什么，他对西方的管理科学老是学不进去，对于中国古代的帝王之术却入门很快，甚至能举一反三。他十分欣赏汉武帝刘彻与明太祖朱元璋。刘彻立幼子为太子，同时为了防止主幼母壮，外戚专权，狠心把幼子的生母钩弋夫人送上断头台。朱元璋立下规矩，除了太子以外，成年的王爷不得留在京城。杜林祥以为，成大事者，就得像刘彻、朱元璋那样，抛弃一切儿女情长。

一阵敲门声打断了杜林祥的思绪。大门打开，高明勇快步走了进来。“什么事？”杜林祥问。

高明勇压低声音：“信丰集团那边，我按你以前的吩咐，都已经准备好了。不过现在公司已经下决心收购信丰，我那边布置的人，是不是就撤回来？”办公室里只有两个人，高档的装修更让这里具有超一流的隔音条件，纵然高明勇大声喧哗，也不会有外人听到。但这或许是人们的惯有心态，谈起那些偷偷摸摸的事情，总会有意无意地把音量调低。

高明勇说的事，杜林祥自然明白。当初尚未敲定是否真正收购信丰，又担心断然拒绝会开罪徐万里，所以杜林祥才想出这招——一面答应出面收购信丰，一面鼓动工人闹事。事情一闹，收购的事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搁置。

香港之行，已经敲定收购矿山的事，接下来兼并信丰集团已箭在弦上。原先预留的这一手，怕是用不上。高明勇因此才跑来请示，是否就此打住。

杜林祥又摸出一支烟，然后摇起头：“无心插柳柳成荫。这一招，恐怕还要用上。”

高明勇一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样子。杜林祥却挥了挥手：“按我说的办，以后你就会明白。”

3 河州美女郑佳晴，成为杜林祥的座上宾

华灯初上，愈夜愈美丽。

河州希尔顿酒店大门口，一群刚结束饭局的人正在寒暄。纬通集团副总裁林正亮作为这场饭局的埋单者，顾不上酒意微醺，依旧忙着张罗车辆，并与登车之人握手话别。

林正亮身旁，站着一位穿黑色呢子大衣的女性。尽管真实年龄已四十出头，看上去却不过只有三十四五的模样。她高高的个头，雪白的瓜子脸，细长的眉毛下闪动着一双乌黑发亮的眼睛。挺拔的鼻梁与胸脯，让她看上去充满自信。最美丽也最可惜的，是一头乌黑柔软的头发。她如果肯留着长发，一定格外动人。然而身在机关，只好特意剪成了精干的短发。

“郑秘书长，你就坐我的车吧。”林正亮热情地招呼。这位女士，就是河州市政府副秘书长郑佳晴。

林正亮对于郑佳晴如此殷勤，一半是要完成杜林祥交代的任务，一半也是出自男人的本能。哪个男人，在美女面前不想留下好印象？这些年来，林正亮遇到的女人不少，但没有一个能有郑佳晴这般高贵逼人的气质。林正亮曾对杜林祥说，可惜郑佳晴吃了官家饭，整日打扮得中规中矩。她要是再弄点鲜艳的衣服穿上，那才叫一个迷人。杜林祥却不以为然地说，郑佳晴迷人的地方，一半是自身相貌，一半是她的地位，真把她扔去夜总会，也就没那么吃香了。

官居河州市政府副秘书长的郑佳晴，号称河州官场四大美女之首。她本是浙江人，曾以全县文科前三甲的成绩考入浙江大学，后来

又在复旦拿到硕士学位。再之后，她东渡扶桑，在日本一所著名大学的研究院里度过了四年时光。

十年前，位于河州的洪西大学，不惜开出优厚待遇，把郑佳晴挖来学校任教。来到洪西大学的郑佳晴，没能如人们预期那样，创造出令人惊奇的科研成果，但仕途的升迁，却为她的人生打开了另一扇窗。

一次偶然机遇，郑佳晴离开大学，到河州市下属的一个区挂职任副区长。之后，她就没再回到校园。六年时间，郑佳晴历任副区长、常务副区长、市政府副秘书长。年仅四十三岁的郑佳晴，已然是副厅级干部。

有人评价过，在河州官场四大美女中，郑佳晴不仅人最漂亮，也是仕途最被看好的。

此时，面对林正亮的热情邀请，郑佳晴却淡淡地说：“不了，我就坐自己的车。”

郑佳晴出席这场饭局，是看在一位政协老领导的面子上。对于埋单的林正亮，她并未瞧上眼。论学历，自己是喝过洋墨水的高材生，林正亮初中都没念完；论职位，自己是市府副秘书长，林正亮只是个商人，就凭手里几个臭钱，还没有显摆的资格。刚才在饭桌上，无论林正亮怎样一杯接一杯地猛干，郑佳晴始终都是轻抿一口。

说话间，郑佳晴的司机已把车开了过来。郑佳晴钻进自己的黑色雅阁，隔着车窗朝林正亮轻轻挥了挥手。这台二十万出头的雅阁车的气场，竟然盖过了林正亮那台上百万的宝马7系。

林正亮并未死心。他敲着郑佳晴的车窗：“要不我坐你的车？有点事要跟领导汇报。”

话说到这个份上，郑佳晴不好再拒绝。坐上车后，郑佳晴问道：“林总，有什么事吗？”她的语气中不带一丝热情，弄得对面的林正亮颇为尴尬。

林正亮硬着头皮，从包里掏出一款巴布瑞的围巾，笑嘻嘻地说：“我们杜总说，平时承蒙你的关照。今天趁着聚会的时机，他让我把这个礼物交给你。”

“这可不行。”郑佳晴断然拒绝，“我自问没帮过杜总什么忙，不敢收他这么重的礼物。再说了，政府为企业服务，原本天经地义。”

任凭林正亮好说歹说，郑佳晴始终坚持，两人就这样僵持在那里。这条围巾，只是林正亮准备的见面礼，目的是让接下来谈话的气氛融洽一点。不想一出手就碰了钉子，反倒使气氛尴尬起来。

连番受辱，让林正亮对郑佳晴的感觉，由仰慕转为厌恶。他心里骂道：“臭娘们拽个屁！有你吃苦头的时候。”

收起围巾，林正亮又说：“郑秘书长，我是个粗人，说话做事不会绕弯子，你可别见怪。真是仰慕你的大名，想和你交个朋友。”

“客气了。”郑佳晴的话语依旧冷冰冰。

“郑秘书长周末有空没有，我们聚一下？”林正亮问道。

“今天刚聚过，周末就不必了吧。”郑佳晴说。

林正亮说：“聚会天天有，主题各不同嘛！周末的聚会，我们杜总说他也要出席。另外，北京一家大医院的苏主任也要来。”

“哪个苏主任？”郑佳晴问。

“就是苏晓云主任。”林正亮说，“苏主任也是河州人，早年还在河州人民医院工作过。这次回河州，就是专程来给省委贺之军书记看病的。”

“哦。”郑佳晴说。

林正亮起初担心郑佳晴不清楚苏晓云的来头，还打算隆重推荐一番。看到郑佳晴这番表情，他知道自己准备的那些话不必说了。毕竟，郑佳晴在河州还算有头有脸的人物，不会没听说过苏晓云。

苏晓云不仅是河州人，更是省委书记贺之军一家人最信赖的医生。贺之军来洪西之前，就与在北京工作的苏晓云认识。半年前，贺之军八十多岁的老父亲动手术，也是由苏晓云主刀。近来贺之军贵体有恙，除了遍访河州名医，又把苏晓云请了回来。

郑佳晴才貌出众，本身的婚姻却并不幸福。离开大学步入官场以来，自己的专业知识也丢得差不多了。对于一个已入不惑之年的女人来说，仕途的进步几乎是她唯一的追求。能和省委书记信赖的医生搭上线，她自然求之不得。

郑佳晴脸上终于有了笑容：“让杜总费心邀请我们，太麻烦了吧。”

林正亮心里在笑，你能拒绝巴布瑞围巾，但面对苏晓云，终于拒绝不了了吧。但在嘴上，林正亮依旧无比诚恳：“哪里话！杜总说了，郑秘书长对我们企业多有关照，早就想找机会拜见你。”

“那就替我谢谢杜总了。”郑佳晴说。

周末的聚会，安排在纬通大厦顶楼的包间。能够邀请到贺之军信赖的医生到场，在郑佳晴看来，显然杜林祥、林正亮等人不仅是有几个臭钱而已。她的态度也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酒桌上，她频频

举杯，与每人都是一干到底。苏晓云老早就被灌醉，躺在椅子上嘟囔“巾帼不让须眉”。就连林正亮都在心里感叹，第一次聚会时不怎么肯喝的郑佳晴，酒量或许不比自己差。

饭局结束后，杜林祥安排手下把苏晓云送回酒店，郑佳晴却被他留了下来。酒后的郑佳晴，脸颊绯红，眼含秋水，成熟女人的魅力愈发显现出来。杜林祥来不及欣赏这些，只是把郑佳晴请到办公室，并亲手沏好一杯茶敬上。

杜林祥坐回座位，笑呵呵地说：“郑秘书长是联系经济工作的副秘书长，长期以来对我们企业十分关心。”

郑佳晴说：“杜总说笑了。我一个副秘书长，就是跑腿的角色。要说关照，也是大领导们关照。”

“你就不要谦虚了。”杜林祥说，“今天我一来是感谢郑秘书长以往的关照，二来是希望你未来高升后，一如既往地关心我们。”

郑佳晴做出一副惊讶的样子：“什么高升？杜总不要乱说哦。”

“怎么是乱说！”杜林祥一本正经，“我可有准确消息，上个月你写的一篇有关推动河州国企股份制改革的调研文章，发表在省委内参上，有两个省委常委做出批示。尤其咱们河州的徐万里书记，更是对此文赞赏有加。”

郑佳晴脸上闪过一丝得意，嘴里却说：“我本来就是搞经济研究出身，发表一篇文章很正常。”

“我可是听说了，”杜林祥说，“如今河州市国资委主任一职空缺，郑秘书长就是热门人选。”

“别开玩笑。”郑佳晴说，“国资委那边有光友同志主持全局，哪里轮得到我？”

杜林祥抿了一口茶：“他真能主持全局，就不会这么长时间还只在那儿守摊子，连个名分也没有。”

“杜总和吕市长的关系向来不错……”郑佳晴漫不经心地提起。

杜林祥当然能听懂这句话的潜台词——杜林祥与吕有顺关系不错，刘光友又是吕有顺的秘书，那么杜林祥与刘光友的关系自然差不到哪儿去。

杜林祥摇着头：“吕市长是吕市长，刘光友是刘光友。吕市长回北京之前，把刘光友安排去市文联，对此，刘光友一直有些看法。”这句话则是委婉地告诉郑佳晴，我和吕有顺关系好，并不意味着和刘光友关系亲密。

杜林祥与刘光友的关系，当然不错。只不过，两人都在政商圈里打滚多年，深知一条道理，彼此走得越近，对外越要装出形同路人。这些年，杜、刘私下联系紧密，但外人却大多看不出这份交情。

杜林祥又说：“这次咱们和苏主任搭上线了，他可是个热心人啊。”他顿了顿说，“下礼拜，贺书记要去北京疗养，苏主任会全程陪同。徐万里书记正在中央党校学习，到时他应该会去探望。我跟苏主任说一下，请他为你美言几句。”

“这不太好吧！”郑佳晴说。

“我看没什么不好。”杜林祥说，“苏主任都答应我了。他还说，举贤不避亲。”

郑佳晴毕竟是外地人，在河州没有什么盘根错节的关系。她也算得上是个有底线的人，这些年来从没有过用自己的美貌去交换权位的念头，尽管她并不缺少这种机会。四十出头的年纪，留给自己的时间

不多了。再不奋力一搏，那些不断涌现的后辈，会把自己牢牢摁在冷板凳上。

如今，只是让省委书记的医生替自己打个招呼，于情于理，郑佳晴都想不出回绝杜林祥的理由。

郑佳晴按捺住内心的激动，缓缓说道：“我不明白，杜总为何这样热心？”

“想听实话吗？”杜林祥笑起来。

“当然。”郑佳晴优雅地端起茶杯。

杜林祥说：“你应该听说了，我们企业即将收购信丰集团。河州国资委是河州所有国有企业的婆婆，日后的收购、重组、改革，我都希望得到郑秘书长，哦，不，应该叫郑主任的支持。”

郑佳晴也笑了：“杜总真是快人快语。”

“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杜林祥说，“这次国资委主任的位置，候选人只有三个。最热门的就是你，其次是河西区区委书记向桂玉，他在河西待得太久了，必须挪位置。听说前段时间竞争市级领导失利，有可能安排到国资委来。最后一名嘛，才是正在主持国资委日常工作的刘光友。”

杜林祥说：“郑秘书长和向桂玉比较起来，优势太明显了。你年轻，又是经济专业出身，还曾留学国外。那个向桂玉，是乡镇中学的物理老师出身，对于现代金融知识一窍不通。”

郑佳晴摇着头，似笑非笑：“多谢杜总抬举。可惜呀，你不是徐万里书记。”

杜林祥说：“我自然不是徐书记，但徐书记也要听省委贺书记的不是？你本来就是第一人选，再让苏晓云敲敲边鼓，相当于安一个保险阀。”

“但愿吧。”郑佳晴已然同意了杜林祥的主意。

杜林祥接着说：“下个礼拜，中央媒体的记者会来采访河州国资改革成果。郑秘书长是河州国资改革的重要推手，自然要接受采访。这些年，我在媒体圈结识了不少朋友。到时候，让他们妙笔生花，帮你造造势。”

直到晚上十点过，杜林祥才亲自送郑佳晴到楼下。分手时，杜林祥又说了一通请对方多加关照的话。郑佳晴微笑着回答：“只要不违背大的原则，我一定尽力而为。”听到这话，杜林祥笑得更加开心。

一周以后，杜林祥接到苏晓云从北京打来的电话。苏晓云说自己不辱使命，按杜林祥的吩咐办了。杜林祥追问道：“你把话挑明了吗？”

“挑明了。”苏晓云说，“连国资委主任这个职位，我都说出来了。”

杜林祥继续问：“徐万里当时什么表情？”

苏晓云说：“徐万里客气地笑了笑，说他会认真考虑。”

放下电话，杜林祥先把这则消息通报给了郑佳晴，接着又把高明勇找了进来：“明勇，信丰集团那边的事，安排好了吗？”

高明勇说：“全都安排好了。”

杜林祥点了点头：“按照苏晓云告诉我的时间，徐万里是坐礼拜一上午的飞机回河州。你那边礼拜天晚上动手，也算为徐万里接风洗

尘。”

“没问题。”高明勇高声保证。

“记住！”杜林祥说，“一定要按我说的，把握好尺度，重不得，也轻不得。”

4 庄硕汉大谈曾国藩与左宗棠

飞机降落在河州机场，身穿黑色夹克的徐万里步出机舱，贪婪地呼吸了一口新鲜空气。北京城连日的雾霾，让干净空气也成为奢侈品。

比新鲜空气更让徐万里受用的，是下属们为迎接他摆出的阵仗。停机坪上一字排开三辆黑色奥迪，全都悬挂着军牌。还有一辆丰田霸道的警车，作为开道车位于车队最前方。一群脸上挂满各种笑容的官员，也在舷梯下恭候徐万里大驾。

过去一段时间，徐万里在北京拜会了不少老领导，还数次去部委争取项目。每到一地，尽管对方也算客客气气，却绝没有这种唯我独尊的气场。

走下舷梯，徐万里扫了一眼来接机的属下，脸上没有一丝笑容。他双手插在裤袋里，径直走向自己的座驾，口中淡淡说了句：“今天不去办公室了，直接回家。”那些一脸媚笑，期待与徐书记握手寒暄的官员，只好知趣地把悬在半空的手缩了回来。

徐万里坐在后排闭目养神。副驾驶位置上，秘书的手机却响了起来。秘书轻声接通电话，说了几句后，扭头对徐万里说：“徐书记，国资委的刘光友找您，说有重要事情汇报。”

“光友，什么事？”徐万里接过秘书递来的手机。

刘光友语气急促：“徐书记，昨天晚上，信丰集团的厂区内，突然出现多张大字报，内容都是说反对把企业卖给纬通集团的。一大早，还有小股工人在厂区礼堂前聚集，同时拉出横幅。”

徐万里内心紧张起来，但语气依旧平稳如常：“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刘光友说：“我第一时间赶去企业，把所有大字报都收缴了。聚集的工人，也已经散了。这会儿正在同企业职工召开座谈会，安抚他们的情绪。我也向公安局求助了，让他们增派警力，在外围做好警戒，以防任何突发情况。就目前来看，情势还算稳定。”

徐万里说：“告诉公安局，警力不要忙着撤。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虽然目前局势缓和了下来，但不妨把情况考虑得复杂一些。”

“好的。我们一定落实您的指示。”刘光友说。

“对了，”徐万里又说，“从企业出来后，你到市委大院来一趟，把那些大字报拿来给我瞧瞧。”

把手机递回给秘书时，徐万里说：“先不回家了，去办公室。”

回到市委大院的办公室，秘书刚把茶沏好，刘光友就急匆匆地赶来了。徐万里的办公室在五楼，从底楼上来，装备有从日本进口的高级电梯。但刘光友抱着一叠大字报，却选择从楼梯快步跑了上来。每次找徐万里汇报，刘光友非得装出一副忙得脚不沾地，甚至气喘吁吁、汗流浹背的样子来。

见到徐万里的秘书时，刘光友一脸笑容：“老弟，今天徐书记心情怎么样？”秘书点了点头：“应该还不错。”

走进办公室后，刘光友却换上一副满面愁容、甚为可怜的样子。他抱着大字报，站在徐万里的办公桌前，垂着头说：“我要向您检讨。是自己工作没做好，才发生这种事情。”

“你是应该检讨。”徐万里瞪着刘光友，“信丰集团那种状况，真能找来企业兼并重组，真得谢天谢地，工人们自身的经济条件也会

得到改善。原本是一桩大好事，结果你们的宣传工作没做到位，致使一些人心里有想法，进而才有过激行为发生。”

刘光友忙不迭地点头：“徐书记批评得对。”

“好了，检讨留着以后做。”徐万里说，“先把大字报给我，我看看他们写了些什么。”

刘光友把大字报摊在徐万里的办公桌上，徐万里站起身，仔细看了起来。隔了一会儿，徐万里指着一张大字报说：“光友，他们给你安的罪名可不小，什么官商勾结，什么欺瞒市领导，你有这么大本事吗？”徐万里指着的这张大字报，光看标题就够吓人——贪官、工贼刘光友，哄骗市领导，执意把国有资产贱卖私人。

刘光友站在原地，一脸惶恐：“都是些不明真相的人胡说八道。”

徐万里顿了顿说：“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

刘光友说：“现在局势基本平息了，但我也不敢有丝毫大意。遵照您的指示，企业周围还是布置了大批警力。刚才徐书记指出的宣传工作，我们要立刻落实。准备连开几场座谈会，让更多群众了解内情。每场座谈会，我都会亲自出席，工人有什么疑问，我现场给予回答。”

徐万里面无表情，淡淡说了句：“先就这么着吧。”

刘光友退出办公室后，徐万里又拿起大字报端详起来。他一边看，还一边摇头叹气。这时，秘书敲门进来，把今日的《舆情通报》交到徐万里手上。无论之前的陶定国还是如今的徐万里，都要求宣传部门每日编辑《舆情通报》。当天出现在各大媒体、网站上的所有有

关河州的重要新闻，以及微博、论坛上关于河州的热帖，都被编辑在里面。

徐万里随手翻阅起来。今日《舆情通报》的第一篇文章，就是一家中央媒体报道河州国企改革成绩的。徐万里来了兴趣，认真阅读起来。文章写得大气磅礴，把河州近年来的成绩做了全面概括。

整篇文章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多次出现市政府副秘书长郑佳晴的名字。“据郑佳晴介绍”“郑佳晴告诉记者”等字眼，在文章中反复出现。身为联系经济工作特别是国资改革这一块的山市政府副秘书长，接受采访并不令人意外，但如此高频率地在文中亮相，就有些耐人寻味了。

徐万里又仔细读了一遍文章，里面居然没有刘光友的名字。提到刘光友时，都是写“河州市国资委负责人”，却不点名道姓。

徐万里脑海中不禁浮现出数日前的情景：自己去探望省委书记贺之军时，北京的医生苏晓云悄悄把自己拉到一边，说了不少郑佳晴的好话……

信丰集团的局势，迅速平静了下来。徐万里不用在这件事上再操什么心，便把精力投入到数日后即将登场的河州文化论坛上。徐万里来河州后，响亮提出打造“文化强市”的战略。河州文化论坛，正是这项战略的重要载体。为了筹办论坛，河州上下忙活了大半年。届时，一大批在国内学术界享有盛誉的专家学者都将莅临河州。

来河州的诸位学者中，有一个名叫庄硕汉的。此人不仅是国内文化界近年来大名鼎鼎的人物，更是徐万里的老朋友。徐万里还在外省工作时，庄硕汉便在该省大学任教，两人私交不错。最近几年，徐万里调来洪西工作，庄硕汉去了北京发展。

论坛开幕前一天，徐万里赶往专家学者下榻的酒店探望，还与众人合影留念。到了晚上，徐万里又接到庄硕汉打来的电话，邀请他单独茶叙。庄硕汉笑着说道：“徐书记，我此刻正在河州一处雅致的茶舍内。没想到在你老兄治下，居然有这样的地方，能喝到原生态的武夷山野茶。”

徐万里对茶道钻研颇深，原生态的武夷山野茶着实令每一个茶客向往，再加之老友相邀，徐万里只好放下手头的工作。

为了不引人注目，徐万里没有坐自己那辆悬挂军牌的奥迪A6。市委办公厅临时调来一辆老款别克，载着徐万里驶出市委大院。

别克车在河州市中心一座古色古香的院落前停了下来。徐万里走进包间，只见庄硕汉正端着一个精致的茶杯，颇为享受地品茗。庄硕汉的身旁，坐着两名相貌标致、打扮入时的女子。一个仿佛二十出头的年纪，皮肤白皙；另一个穿深色皮衣，看年纪在三十上下。

与徐万里握手后，庄硕汉介绍道：“这位小许，是我的研究生。平时跟在身边，帮我干一些收集资料的活。这位柳总是美女企业家，在北京开4S店。她可是位儒商，经常与我一起切磋学问。这次来河州出席论坛，她有空也跟着过来。”

“幸会、幸会！欢迎你们来河州啊。”徐万里说着场面话，心里却在暗笑，这个庄硕汉真是艳福不浅，就连出差在外，也不忘带上两个美女。

落座后，徐万里看了看周围环境，说道：“老庄可真会挑地方。我来河州这么多年了，还不知道这里。”

庄硕汉呵呵笑起来：“看来你苦于案牍之劳形，没时间出来微服私访。”

徐万里也笑了：“就算有时间，我也没有你这般福气，能带着两位美女，在如此古朴典雅的环境里品茗聊天。”徐万里这句话倒是发自肺腑。他真要领着两个美女品茗，估计第二天就会有各种小道消息流传开来。

“言归正传。”庄硕汉说，“今天有幸碰到武夷山野茶，便急不可待打电话给你。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

徐万里说：“好啊。老友，好茶，加上美人在侧，人生乐事啊！”

徐万里端起茶杯，只见茶汤橙黄色、清醇亮丽，有珍珠鱼肝油的透明感。接着轻抿一口，顿觉茶香之中，又多了松之刚味、竹之纤味、果之甘味、藓之苔味，可谓味味醉人。徐万里忍不住赞道：“的确是桐木关的野茶，野性、野味、野韵，都毫无保留地释放在茶汤里。”

坐在一旁的美女企业家柳总问道：“一直听你们说武夷山野茶，究竟这茶有什么来头？”

徐万里深通茶道，回答这样的问题自然是小菜一碟。不过当他正要开口时，却被庄硕汉拦住了：“徐书记是整天琢磨大事的人，让人家回答你这类问题，太不成体统。这样吧，我把茶坊老板叫来，请她为你答疑解惑。”

片刻之后，一位身材苗条的妙龄女子走了进来。庄硕汉正要引见，徐万里倒先伸出了手：“哎呀，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锦儿！”

陈锦儿也笑吟吟地说：“徐书记，您好！不知道您大驾光临，失敬了。”

庄硕汉摆出一脸惊讶的样子：“怎么，你们认识？”

徐万里笑而不语，陈锦儿说道：“在河州，谁不认识徐书记呢？”

见两人都在卖关子，庄硕汉也不好打破砂锅问到底，他说道：“锦儿，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这武夷山野茶的来历。”

陈锦儿优雅地坐下，轻挽起衣袖，一边熟练地泡着茶，一边说道：“所谓武夷山野茶，多指生长于武夷山桐木关海拔一千二百米的核心保护区，野生环境下野生野放、自然生长的茶叶。鸦片战争后，随着英国人前往武夷山窃取红茶制作技艺和茶树，并在印度、肯尼亚等英国殖民地大量生产红茶，中国红茶出口锐减，曾经最为辉煌的桐木关正山小种红茶产区逐渐衰落。当地茶农转种其他作物，茶园随之野化、荒芜了。日久之后，武夷山野茶茶树便完全处于野生状态，活下来的茶树长得或高或低，老去的茶树也没有人再去补种。”

“或许天意弄人，在这样荒芜的环境中，倒生长出难得一见的好茶。”陈锦儿继续说，“这些茶树见缝插针，稀疏散植在乱石丛中，食长风，饮甘露，风骨不凡。茶树生长在高山上，因气温低，自身会产生一种营养物质来抵御寒冷。昼夜温差较大，更有利于茶叶营养物质的积蓄。这些生长于山野中的茶叶，便成为大名鼎鼎的武夷山野茶。”

陈锦儿又说：“桐木关我去过很多次。亲眼所见，那里的茶叶没有固定的生长场所，竹林间、花丛间、草丛间都有。如果恰好在茶树的周围有几棵兰花，那茶叶制作出来后也就有了兰花的香气，与茶园里种出来的茶叶口感截然不同。汤中有万物，香中含百花，味中有五谷，这就是野茶的神韵。”

介绍完武夷山野茶后，陈锦儿轻抿一口茶汤，温婉地问道：“徐书记是行家，不知我说的对吗？”

在陈锦儿侃侃而谈时，徐万里一直微笑盯着对方。经陈锦儿这样一问，徐万里愈发笑容可掬，他以难得的温和语气说：“锦儿说的一点不错。好茶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武夷山野茶以天为房、大地为床、万物为衣，岩石当枕、云雾当被、露珠洗面，吸大自然之灵气，取万物之精华。”

徐万里、庄硕汉与陈锦儿皆为雅士，围绕着共同感兴趣的茶道，三人畅聊开去。一个钟头一晃而过，庄硕汉从皮包里掏出一本书，缓缓说道：“刚才光顾着聊茶道，倒把这一茬给忘了。这是我新出的一本书，特地送给徐书记，请你雅正。”

徐万里接过书，说道：“老庄的大作，一定用心拜读。”

陈锦儿瞟了一眼书的封面，见书名叫《曾文正公家书注析》。曾文正公，指的自然是大名鼎鼎的曾国藩。陈锦儿说：“早就知道庄教授近年来潜心研究曾国藩，不知最近又有什么收获？”

庄硕汉问：“锦儿对曾文正公也有兴趣？”

“兴趣还谈不上。”陈锦儿莞尔一笑，“我们女孩子家，对于官场的事，天然缺乏兴趣。”

“说女人对政治不感兴趣，那倒也不尽然。”庄硕汉说，“我这本书名为研究曾文正公的家书，实则是以此为一条线，串起整个晚清历史。一部晚清风云史，说来正是一个女人纵横捭阖、玩弄权术的历史，就连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些当世英雄，也不过是她手中的棋子。”

庄硕汉谈兴颇浓，他说道：“我这本书里，着重研究了曾国藩与左宗棠的关系。众人知道，曾、左本为好友，曾国藩已然是朝廷重臣时，左宗棠还寄居于湖南巡抚门下当师爷。可后来短短几年，左宗棠

便一飞冲天，成为与曾国藩平起平坐的封疆大吏，两人之间的关系，也冷淡了下来。你们以为，这是为什么？”

对于晚清历史，徐万里十分熟悉。他思忖了一下说：“左宗棠平步青云，自然是因为他有本事，能打仗。当时太平天国占据东南数省，清廷风雨飘摇，慈禧自然要倚重左宗棠这样的干吏。”

庄硕汉摇起头：“要说有本事，能打仗，在那个时代，还有李鸿章、胡林翼这些人。可胡林翼至死不过湖北巡抚，李鸿章东移西调，换了好几个省当巡抚，历经多年历练，最后才当上总督。唯独左宗棠，仅花了数年时间，就由一个师爷爬上总督高位。如果硬要拿现在的官位来做类比，左宗棠大概只花四年，便从省委办公厅正处级秘书，升为省委书记，同时兼任大军区司令员。”

听庄硕汉如此一说，徐万里也来了兴趣。左宗棠身上究竟有什么特质，能够让执掌最高权柄的慈禧另眼相看？

庄硕汉说：“左宗棠坐着火箭往上冒的时候，太平天国已近晚期。不夸张地说，有没有左宗棠，太平天国也一样完蛋，只是早几年或迟几年的事情。那时的慈禧，并不担心洪秀全，倒开始提防手握东南军政大权的曾国藩。”

庄硕汉接着说：“慈禧一辈子，最擅长的就是制衡牵制之术。此时，她自然会想到，提拔一个人起来与曾国藩分庭抗礼，互为制衡。以当时的局势，胡林翼、李鸿章、左宗棠都是合适人选，但慈禧经过一番权衡，最终选择了左宗棠。”

“为什么是左宗棠？”徐万里脱口而出。

庄硕汉说：“从个人关系来讲，曾、左虽是老友，但左心高气傲，对年少得志的曾国藩并不服气。而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学生，两人

关系过于亲密。要找一个人来制衡曾国藩，左宗棠自然比李鸿章合适。”

“再把左宗棠与胡林翼来比较。”庄硕汉说，“胡林翼那时已经贵为巡抚，把他提拔为总督，虽是官升一级，却是循级而上。胡林翼心里，未必对慈禧有多少感激。左宗棠就不同了，一个巡抚衙门的师爷，花数年时间把他提拔成总督，他会多么喜不自胜，何其感恩戴德？左宗棠用一辈子的忠诚来回报主子，大概也不会令人意外。”

徐万里点头道：“老庄这一番分析，还有些道理。”

庄硕汉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他又说：“官商之道，从来都是相通的。经商者手握资金，自然想着用小钱赚大钱。为官者手里捏着官帽，他把每一顶官帽交给一个人时，其实也是一笔投资。如何用同样的投资，换取最大收益，那就看各人的本事了。”

徐万里脸上的笑容已经隐去。他就是为官之人，更是一个玩弄权术的高手。如他这类的高手，最忌讳的就是当众去探讨什么权术。好多事，自己心里明白，手里做着，口中却绝不能说。因此，当庄硕汉聊到这个话题时，他习惯性地保持沉默。

庄硕汉似乎并不在意徐万里表情的变化，依旧滔滔不绝：“比方说吧，一个官位的决定权在我手里，竞争者有两个，我一定会选择那个资历稍浅的。道理很简单，资历深的，他觉得自己熬了这么多年，这个位置本该是自己的，因此不会感激我。资历浅的就不一样了……”

眼看庄硕汉的话头似乎止不住，陈锦儿笑着说：“你们男士在那边纵论古今，放着三位女士在这边，是不是太不礼貌啊？”

“你看，女士们闹意见了吧。”徐万里也不想继续如此敏感的话题。他顺着陈锦儿的“发难”，立马转移了话题。

在茶坊里待了两个多小时，徐万里起身告辞。庄硕汉、陈锦儿自然是起身相送。徐万里不无惋惜地说：“这等好茶，可惜无福多享用一会儿。”

庄硕汉插话说：“你和锦儿都在河州，那多方便。锦儿什么时候采着好茶了，就赶紧送给徐书记尝鲜。”

陈锦儿笑吟吟地说：“以前好几次都想给徐书记送茶过去，只是担心您工作忙，不敢叨扰。”

“送茶来，可不是叨扰啊。”徐万里今晚心情不错，脸上基本一直挂着笑。这在平时，可不多见。

“有徐书记这句话，我胆子就大了。”陈锦儿说。

“对了，”临出门，徐万里又说，“锦儿，你还没有我的手机号码吧？”

“嗯。”陈锦儿说，“我以前知道一个号码，不过据说这部手机是您秘书在保管。”

徐万里说：“你另外记一个，这是我私人的号码。真有好茶的时候，直接打这个号码就行。”

徐万里的手机号码，的确有很多个。不过大多数手机都揣在秘书身上，要找到徐万里，必须先通过他的秘书。徐万里身边也有一部私人手机是随身携带的，但知道这个号码的人少之又少。除了秘书，就只有家属及私人朋友。

庄硕汉在一旁说道：“你可真是厚此薄彼啊。咱俩这么多年交情，你都没把私人手机号告诉我，害得要联系你时，每次都得通过秘书。”

“你这是什么话？今天我不就一块告诉你了嘛！”徐万里与众人握手告别，钻进了自己的汽车。

第二天的论坛如期登场。来自洪西省与河州市的领导以及各路专家学者，自是令会场高朋满座。

此刻，杜林祥的心情却陷入了极度焦灼之中。该使的招数已经用尽，会有效果吗？他知道，本周内河州市委将召开一次市委常委会。这次会议的结果，便将决定自己计划的成败。

5 徐万里四两拨千斤

礼拜四的下午，河州市委常委会在市委一号会议室举行。从市长曲华明以下，所有常委都提前五分钟来到会议室。眼看时针指向三点，原定的开会时间已到，可会议室正中的座位上依旧空着。

一把手徐万里不来，这会是开不了的。有的常委低头看着文件，有的常委闭目养神，还有几个平时关系不错的，在会议室里神情放松地聊天。

五六分钟之后，徐万里的秘书走进会议室。他左手揣着一叠资料，右手端着一个茶杯。把资料摆放好后，秘书又把茶杯放到桌子右手边，同时把茶杯盖子轻轻拧松了一些。盖子太松，茶水不保温；太紧了，喝茶的人拧起来费力。这名秘书的确专业，把端茶杯这样的工作都做得细致入微。一系列动作完成后，秘书静悄悄地退出房间。

看到这架势，所有人都知道，徐万里要来了！一分钟后，徐万里快步进入房间。与秘书的不苟言笑不同，徐万里不停地点头微笑，与在座同僚打着招呼。

落座后，徐万里并没有解释自己迟到的原因，而是直奔主题：“班子里的同志有些日子没在一起碰过了。趁着今天大家都在家里，正好开一次会。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有两个：一个是研究河州市近期的维稳工作，一个是讨论干部人事的调整。有关第一个议题，先请华明同志讲一下吧。”

市长曲华明轻咳一声，拿出事先准备的材料，缓缓讲了起来。为了曲市长手中这份材料，市政府办公厅的秘书们可是熬了一个通宵。

早在上周，曲华明就知道今天要召开市委常委会，但当初确定的议题，只是讨论干部人事调整，并没说要研究维稳工作。

三天前，曲华明忽然接到徐万里的电话。徐万里说，近期河州的维稳工作任务繁重，趁着召开市委常委会的机会，索性把这一块工作一起讨论了。

身为一把手，提出在常委会上增加一项议题，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曲华明当即答应下来，并安排市政府办公厅的秘书连夜准备材料。

曲华明的发言结束后，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宣传部部长等数位常委分别结合自身工作，谈了关于维稳方面的意见。徐万里听得很仔细，一直在笔记本上做着记录，还不时打断发言者，针对某一个问题的连珠炮式地发问。

所有人发言结束后，轮到徐万里做总结了。他挺直腰板，声音洪亮地说：“大家都知道，原定的会议内容只是讨论干部人事工作。但是，几天前我和华明同志沟通意见时，认为有必要加入维稳的议题。为什么呢？”

徐万里抿了一口茶，缓缓说道：“就是因为，当前河州面临的维稳形势比较复杂，尤其是咱们市委常委的一班同志，不能有丝毫大意。身处这样一个社会剧烈变革的时期，各项矛盾交织，稍微大意就会出现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

徐万里又说：“前不久，咱们河州的信丰集团就出现了一点状况。信丰集团是河州的困难户，职工的生活比较困难，大家心里本来就有怨气。市委市政府为了推动企业改制，想了不少办法。但是，部分职工对改革存在抵触情绪，加之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挑拨，局势就更加复杂。”

“幸亏目前在国资委主持工作的刘光友同志及时发现问题苗头，并紧急采取对策，才让事态缓和下来。”徐万里顿了顿说，“在这次事件的处理中，光友表现不错，没有辜负组织的信任。当时事发突然，在没有了解事件完整过程的情况下，我还朝光友发了火。现在看来，我的批评是过头了。这次要没有他，后果恐怕严重得多。今后找个机会，一定要向他赔礼道歉。”

徐万里面色严峻：“多亏了一个刘光友，信丰集团的事态才很快平息下来。但是，我们河州有多少个刘光友？其他人是否有刘光友那样的本事？不从制度层面解决问题，老是依靠救火队员，我看是要出问题的。”

徐万里的总结讲话，持续了二十多分钟。除了表扬刘光友之外，他还提出几项推进河州维稳工作的具体意见。一把手提出的意见，其他常委自然会附和。眼见第一个议题基本结束，徐万里说：“接下来开始会议第二项议程，讨论干部人事问题。先请组织部部长吴国亭同志，介绍一下具体情况，大家再发表意见。”

吴国亭拿出准备好的材料，说道：“这一次干部调整，主要涉及四个岗位，分别是河西区区委书记、国资委主任、教育局局长与司法局局长。河西区区委书记向桂玉同志，在河西区已经工作近十年，根据干部交流的原则，对他的岗位必须做出调整。他调离河西后，空出来的书记位置，得立刻安排人补上去。国资委主任的职务，空缺大半年了，目前国资委的工作，由党组书记刘光友暂时主持。还有教育局与司法局的一把手，年龄即将到点，也得安排新的继任者。”

吴国亭继续说：“组织部门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针对刚才说的四个岗位，分别提出了若干候选人。现在将名单向常委会报告，由常委会做最后决定。”

涉及干部调整，在座每位常委的表情都异常严肃。他们认真听着吴国亭对每个候选人情况的介绍，唯恐漏掉一个字。此外，常委们的余光也在会议室内不停游荡。他们必须注意同僚尤其是徐万里对于不同候选人的表情变化，这一点，对于接下来自己的发言极为重要。

为官多年的徐万里，早已练就喜怒不形于色的本事。他如一尊石佛坐在座位上，敛容细听吴国亭的介绍。不管吴国亭提到哪一个人，他的脸上都不会有一丝波澜。

吴国亭的介绍结束后，常委们就开始发表各自的意见。对于河西区区委书记的继任者，大家几乎没有什么分歧。现任区长孟涛是从省委办公厅副主任位置上调任河西区区长的，从赴任河西之初，所有人都知道他瞄准的是书记宝座。孟涛年富力强，又长期在省委领导身边工作，不看僧面看佛面，在座常委没有必要此时出来挡人家的路。

河西区委书记人选确定后，接下来要讨论的就是国资委主任的职位。徐万里扫视了一圈会场，说道：“关于国资委主任的候选人，刚才国亭介绍了两个人，分别是现任国资委党组书记刘光友与即将卸任河西区区委书记的向桂玉。还是按照老规矩，你们畅所欲言，我最后一个说。”

徐万里口中的“老规矩”，就是近年来在各级组织中大力推广的“一把手末位表态制度”。设立这项制度的初衷，就是尽可能约束一把手的权力。针对某项议题，如果一把手一上来就亮明态度，其他人难免随波逐流。所以，一把手的发言，被安排在最后一个。如今，这项制度在中国政坛基本已成为常态。

然而，在云谲波诡的官场里，总有人费尽心机去揣摩一把手的态度。尽管一把手被安排在最后一个发言，但真正的官场老手，依旧能从一个眼神、一个细微表情，领会到一把手的真实意图。尤其在河

州，面对徐万里这样霸道的一把手，常委们甭管是真不懂还是假糊涂，只要你多次忤逆了徐的意思，断不会有好果子吃。

第一个发言的是常务副市长马力平。马力平说：“由于工作分工，我是分管国资委工作的市委领导。在工作中，我与刘光友同志接触比较多，对他也比较熟悉。刘光友这个人，干起工作是拼命三郎，同时理论水平也很高。更难得的是，调到国资委工作后，刘光友在最短时间内，已经熟悉了这里的环境，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当然了，向桂玉也是一位好同志。他在河西区区委书记任上的政绩，大家有目共睹。但从保持国资委工作连续性的角度，我认为刘光友较为合适。”

马力平对于刘光友，没有什么恶感，但也谈不上多好的印象。相反，向桂玉倒是他的高中同学，两家人的关系一直走得比较近。今天之所以站出来力挺刘光友，绝不是为了“保持国资委工作连续性”，而是因为要紧跟徐万里。前几天，由于河州生态城建设进度迟缓的事，徐万里发了火，甚至对马力平也没有客气。在河州，谁得罪了徐万里，谁的官就算当到头了。趁着今天讨论干部人事问题，马力平得赶紧将功补过。为了自己的仕途，他自然顾不得私交甚笃的老同学向桂玉了。

在马力平看来，徐万里中意的国资委主任人选，必定是刘光友。否则，干嘛在讨论人事问题前，硬塞进一个什么维稳议题，同时借着这个议题，把刘光友大肆表扬一番？马力平还注意到一个细节——组织部部长吴国亭介绍候选人时，先说的向桂玉，之后才说刘光友，分明是向在刘前嘛！可徐万里让大家讨论时，却说“刚才国亭介绍了两个人，分别是现任国资委党组书记刘光友与即将卸任河西区区委书记的向桂玉”，刘光友反而排在前面了，徐万里的态度还不够明确吗？

在座的常委，都是官场里的老江湖，谈到揣摩上意、临机应变，没人会输给马力平。接下来几个发言的，也将自己的一票投给了刘光友。

轮到组织部部长吴国亭发言时，他却犯难起来。今天徐万里的态度，他不是看不懂，但令他疑惑的，却是前不久针对国资委主任人选，自己去向徐万里汇报时那一刻徐万里的态度。

当时，吴国亭汇报的候选人一共是三个，除了向桂玉与刘光友，还有市政府副秘书长郑佳晴。但徐万里说，郑佳晴是留洋硕士，理论功底扎实，在市委、市府的智囊团里，如今还找不到这样优秀的人才。真把郑佳晴外调出去，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可以接替的人。

不管徐万里是真的欣赏郑佳晴，还是随便找个借口挡人家的晋升之路，总之一把手发话了，郑佳晴只能出局。对于剩下的向桂玉与刘光友，徐万里没有具体地说谁行谁不行，但他言谈间的倾向性，傻子也能听明白——徐万里内心看好的是向桂玉。徐万里甚至说过，“向桂玉当了多年区委书记，本来有希望竞争市领导的，可惜组织上另有安排，实在没有办法。但对于这种踏踏实实做事的同志，咱们不能亏待。”

可为什么，到了常委会上，徐万里的态度竟然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吴国亭思前想后，还是决定咬牙支持向桂玉。毕竟，那天徐万里私下给自己的暗示，是倾向向桂玉的。自己这一票坚持投给向桂玉，也算不上与徐万里唱反调。反倒是临阵变卦，会让徐万里觉得自己首鼠两端。

所有常委发言结束后，徐万里笑了笑：“大家说得都很好，把我要说的都说了。”底下的常委愈发云遮雾绕了。大家都说得好是什么

意思，是力挺刘光友的马力平等人说得好，还是支持向桂玉的吴国亭说得好？你徐万里心里，究竟怎样盘算？

徐万里继续说：“我就不多说什么了，直接表决吧。同意刘光友担任国资委主任的请举手。”

马力平等人齐刷刷地举起手来。“一、二、三……”徐万里表情严肃地开始计票，接着，他示意大家将手放下，说道，“赞成刘光友的，一共是八票。”

河州市委一共十三位常委，八票支持刘光友，显然是大局已定。徐万里又说：“支持向桂玉的请举手。”

吴国亭硬着头皮举起右手，与他一起举手的，还有政法委书记。区区两票，在会议室内显得形单影只。不过此时，徐万里却把手举了起来：“算上我在内，一共是三票。”

放下手后，徐万里说：“八加三是十一票。还有两位同志，一直没有举手，我就视作弃权了。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由刘光友同志担任河州市国资委主任。”

在座的常委，大多对徐万里的举动大惑不解。一面费尽心机为刘光友造势，一面却将自己的一票投给向桂玉，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唯独组织部部长吴国亭，自认为已经猜透了徐万里的心思。照今天的局势，徐万里自然是支持刘光友的。先前自己还担心，讨论维稳问题时表扬刘光友是徐万里随口一说，其他常委揣摩上意过了头。但投票时的局面，却证明自己的猜测是多么幼稚可笑。

如果徐万里表扬刘光友真是无心之失，那么他是有能力扳回局面的。身为书记，他的最后发言是具有相当分量的。他要是站出来支持

向桂玉，原本支持刘光友的常委，态度必然转变。结果，徐万里没有这样做，只是说大家说得都很好，自己就不多说了。

还有最后投票，假如徐万里把顺序颠倒一下，先让支持向桂玉的举手，常委们看见书记举了手，势必也会跟进。徐万里却让支持刘光友的先举手，结果十三位常委中有八个支持。哪怕之后徐万里自己举手支持向桂玉，也不会对大局有任何影响。

吴国亭认为，徐万里用了一种很巧妙的办法，既把刘光友推上国资委主任的宝座，又表明了自己“支持”向桂玉的态度。至于徐万里为何这样做，吴国亭分析有两种可能：其一，徐万里的确跟向桂玉承诺过什么，后来却因为某种原因变卦了。最后时刻举手支持，也算有个交代。其二，徐万里内心深处，对于刘光友还是有些不放心。刘光友日后真出了什么事，徐万里还能站出来说大话，“我早就不看好这个人，但其他常委一致通过，我也没有办法。”

常委会议结束几个小时后，有关人事任命的最新消息，便在河州政商圈子里流传开来。正在上海出差的杜林祥听到消息后，第一时间给刘光友打去电话：“光友，这下你放心吧？”

刘光友感激地说：“多谢大哥关照。”

杜林祥笑着说：“以往吃饭，都是我埋单。但这一次，你必须请我吃一顿大餐。点最生猛的海鲜，喝最好的酒。”

“没问题！”刘光友喜形于色，“大哥什么时候回来？我给你接风洗尘。”

杜林祥说：“今天在上海办点事。明天中午的航班回河州。”

刘光友说：“那就定下来，明晚咱们聚一下。”

6 一个计划，能有七成把握就放手去干

刘光友在河州香格里拉酒店预订了一间豪华包间，恭候着杜林祥的大驾。但杜林祥下飞机后，却给刘光友打去电话，让他把包间退了，还是来纬通大厦相聚。杜林祥说：“不是我要帮老弟节约钱，而是酒店里人多眼杂，好多事情不便细说。还是去纬通顶楼用餐，那里不用担心隔墙有耳。”

刘光友觉得有道理，便揣着两瓶茅台，兴冲冲地跑来纬通大厦。在大厦顶楼的豪华包间里，杜林祥不等饭菜上桌，就端起酒杯：“光友，新官上任，祝贺你啊！”

刘光友一脸谦逊：“这次多亏大哥帮忙。我干了，你随意。”一半出于升官的喜悦，一半是发自内心的感激，刘光友干了一个满杯。

杜林祥自然不会随意，也将一杯酒吞下肚子。

放下酒杯，刘光友问道：“大哥，你真是高人呀！这套连环计，把徐万里都瞒过去了。”

“过奖了。”杜林祥笑嘻嘻地说。扪心自问，杜林祥认为自己还想不出这么精巧的计划。真正将刘光友推上宝座的，实则是避居在外的徐浩成。但当着刘光友的面，杜林祥自然不会讲这些，他只会当仁不让地接纳下刘光友这份感激。

刘光友问：“郑佳晴是不是很郁闷？”

杜林祥说：“昨天她专门给我打来电话，情绪很低落。当然了，她还不忘感谢我一番。”

刘光友笑得差点把酒喷了出来：“这个婆娘，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真是愚不可及！”

杜林祥淡淡一笑：“对于郑佳晴这位大美女，我倒有些过意不去。原本无冤无仇，这一次却狠狠捅了人家一刀。”

“我知道大哥都是为了我。”刘光友说，“不过对郑佳晴也不必有什么歉疚，官场里充斥着尔虞我诈，她只能怨自己学艺不精。”

杜林祥摸出一支烟，缓缓说道：“郑佳晴毕竟是个女人，留学海外喝了一肚子洋墨水，可真要说到玩弄权术，还差得远。像她这种人，留在市政府替领导写写材料，或许不是坏事。”

刘光友掏出打火机，帮杜林祥将烟点着，接着自己也点燃一支烟，开始吞云吐雾：“大哥，你这套连环计，可真是绝了。只是你一直在做生意，要是投身官场，一定是把好手。”

杜林祥面露微笑，内心却有些底气不足。想出这套连环计的，可是徐造成，自己不过是依计而行。但事情到了这一步，杜林祥只好继续吹牛，把从徐造成那里学到的说辞兜售出来。他抖了抖烟灰，缓缓说：“这套连环计，说白了就是两减一加。”

刘光友问：“什么意思？”

杜林祥说：“国资委主任一职空缺，候选人只有三个，就是你和郑佳晴、向桂玉。两减，自然是使劲让郑、向二人减分；一加，就是帮你加分。”

服务员已把菜肴端上桌。杜林祥夹起一片白肉，一边大口嚼着一边说：“郑佳晴之所以出局，就在于她求官心切，加之咱们在一旁怂恿，结果频出昏招。比方说媒体报道的事，我说让记者浓墨重彩把她

突出一下，她居然就答应了。在这种关键时刻，低调才是王道。摆出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徐万里反而会反感。”

“当然了，媒体报道只能算旁敲侧击。”杜林祥继续说，“真正让郑佳晴落败的，就是她动用了苏晓云这层关系。”

刘光友放下筷子，问道：“苏晓云是省委书记贺之军信赖的医生，按说郑佳晴请苏晓云出山，应该对自己有加分呀。”

同样的问题，杜林祥也曾大惑不解并向徐浩成请教过。此刻，杜林祥又把徐浩成的解释转述了出来：“徐万里来河州有些日子了，大家都看出来，他是一个真正的强势人物。所谓强人，一定是唯我独尊。郑佳晴如果跑去找徐万里要官，徐或许不会太反感。但郑佳晴去找省委书记的医生，实则犯了大忌。徐万里会想，现在就知道抬上面的关系压我，真把你提拔起来，不是要翻天吗！”

杜林祥继续说：“当然了，郑佳晴真有本事让贺之军出面打招呼，徐万里心里纵然一百个不情愿，也只能恨恨作罢。毕竟官大一级压死人，徐万里不得不服软。偏偏她找的，只是贺之军身边的一个医生。徐万里不会买这个面子，反而会坚定自己不重用郑佳晴的决心。”

“妙啊！”刘光友情不自禁地竖起大拇指。

杜林祥自个吞下一杯白酒，接着说道：“郑佳晴出局后，你的对手就只剩向桂玉了。与向桂玉相比，其实你是有优势的。关键是，得让徐万里看到你的优势。”

杜林祥得意扬扬地说：“向桂玉是河州官场的老资格，本来是有希望当副市长的，最后却连人大、政协的副职也没捞着。徐万里心中

有愧，准备安排向桂玉来国资委。国资委主任是个肥缺，向桂玉也能在这个位置优哉游哉地干到退休。”

“但是，”杜林祥加重语气，“让向桂玉来国资委，他会对徐万里感恩戴德吗？当然不会！没当上市领导，向桂玉窝了一肚子火，就算捡个国资委主任的肥缺，他也认为这是自己应得的补偿。可你不同！在这个关口，徐万里真要提拔一下，你必定感激涕零。”

杜林祥又续上一支烟：“想通了这个道理，甭管是徐万里还是李万里、张万里，都会舍向桂玉而用刘光友。怕的就是，徐万里一天到晚太忙，连这么浅显的道理也没参透。”

刘光友呵呵笑起来：“为了帮徐万里想通这个道理，大哥竟千里迢迢把庄硕汉请来河州。”

杜林祥只是笑着点头，却没有搭话。吹牛也要有个限度。杜林祥与庄硕汉素不相识，真正请动庄硕汉的，是徐浩成而不是自己。

两人又干了一杯后，杜林祥说道：“这个庄硕汉倒是热心肠，那晚与徐万里见面后，引经据典，纵论古今，把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后来，还是陈锦儿出面打断，庄老师才止住话头。”

杜林祥又说：“陈锦儿告诉我，说这种事，一定得点到为止。以徐万里的聪明，他一定会举一反三。真要把话挑明了，反倒画蛇添足。陈锦儿说，当时庄硕汉越说越来劲，真担心他哪句话说漏了嘴。”

“是啊！”刘光友脸上也露出后怕的表情。

两人的酒量都不错，赶上今天人逢喜事精神爽，没多久一瓶茅台已经报销掉了。在刘光友的坚持下，第二瓶也被打开。刘光友说道：

“刚才大哥说两减一加。两道减法已经说了，加法是否指的是信丰集团的大字报？”

“正是。”杜林祥摇头晃脑，颇为得意，“出现大字报风波，接着迅速平息下去，既是要展现老弟的本事，更是要把你绑上徐万里的战车。”

杜林祥说：“大字报里没提徐万里的名字，但把你骂了个狗血淋头，还说你刘光友欺瞒了市领导。信丰集团改制是徐万里一手推动的，你不过是个执行者，这一点徐万里心知肚明。如果说刘光友错了，也就是说徐万里的路线错了。如果说真是刘光友欺上瞒下，也就是说徐万里被骗了。一个被下属欺骗的一把手，还能算得上英明的领导吗？因此，徐万里肯定刘光友的表现，也就是在肯定他自己的政策。”

刘光友脸色凝重，细细咀嚼着杜林祥的话。过了半晌，他才说道：“大哥这套连环计的确高明，但有没有另一种可能？比方说徐万里真就没有听明白庄硕汉的话，或者……”

杜林祥大手一挥：“任何一种可能性在理论上都存在。咱们谋划这件事时，把人力所能及的事情都做了，真有什么意外，那也没有办法。一个计划，能有七成把握就放手去干。十成把握的事，世界上压根没有。”

刘光友又重重地点了一下头。

两瓶茅台就快见底，杜林祥与刘光友酒量再大，也控制不住自己的举止与音量。刘光友将手扒在杜林祥的肩膀上，大声说道：“大哥，大恩不言谢。以后有什么用得着兄弟的地方，尽管说！”

“还是兄弟爽快。”杜林祥说，“纬通收购信丰集团的谈判，马上就要收尾了。你也知道，信丰集团是个烂摊子，我捡到手里，也是头疼不已。”

“你有什么想法？”刘光友问。

杜林祥说：“收购价格没有什么好谈的，反正是承债式收购，我扛下企业原来的债务，收购本身不花一分钱。但你也清楚，仅还它以前的烂债，就不是一笔小数目。我琢磨着，能不能再争取一些优惠政策？”

“比如说呢？”刘光友追问道。

杜林祥说：“信丰集团老厂在市区有块地，位置还算不错。收购之后，这块地自然就划到纬通的名下。可惜的是，这块地属于工业用地，不能用作商业开发。我想，能不能变更土地性质，把工业用地转为商业用地？这样一来，我的负担也就轻一些。”

刘光友深吸了一口烟，缓缓说：“大哥，就算我当上国资委主任，这事恐怕也办不成。变更土地性质，那是国土建设部门的事，国资委说了不算数呀。”

“这个我自然清楚。”谈起生意，杜林祥的酒意已消了大半，“但收购信丰集团的事，毕竟是纬通和国资委在谈。我的意思是，由纬通集团在谈判桌上正式提出这件事，你呢，到徐万里面前帮我们争取一下。”

刘光友思忖了一会儿说：“大哥，这事要是其他人说，我也就答应了。反正决定权不在我手上，我只管去跟徐万里汇报，同不同意是他拍板。但正因为是你，我才多几句嘴。”

刘光友又说：“我估摸着，这件事即便我去和徐万里说了，过关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如今，变更土地性质的事太敏感，好些个领导就栽在这上面。以徐万里的个性，他不会冒这个险。你想啊，他本来没收你一分钱，可外面一定谣言满天飞。”

杜林祥仍不甘心：“按正常程序变更土地性质，需要交纳一笔不菲的费用。能不能借着这次机会，让徐万里打个招呼特事特办，在费用上优惠一点？毕竟纬通收购信丰，是在帮政府排忧解难。”

刘光友摇着头：“我说过了，只要涉及变更土地性质，难免有瓜田李下之嫌。”

见杜林祥一脸沮丧，刘光友说：“这年头不比从前，有些事必须收敛。无论对于官员还是商人，安全过关都是第一位的。我倒有个主意，既不会太敏感，又能帮大哥省下一笔钱。”

“什么主意？快说。”杜林祥脸上又有了一丝兴奋。

刘光友说：“关于收购信丰集团，徐万里开出的条件是保障工人就业，咱们不妨在这上面动点脑筋。”

杜林祥续上一支烟：“保障原来企业职工的就业，对纬通来说的确是个负担。但在这上面打折，徐万里估计更不能答应。工人丢了饭碗上街闹事，那可是徐万里最不愿意见到的事。”

刘光友说：“不是砸工人的饭碗，而是让他们捧上铁饭碗。我的意思，趁着这次改制，推出一个‘4050’退休政策。女职工四十岁以上，男职工五十岁以上，全部退休回家，拿社保工资，不要企业再来负担。”

杜林祥说：“可女职工四十岁，男职工五十岁，都还不到退休年龄，凭什么提前拿退休工资？”

刘光友说：“所以这事需要徐万里开口子。只要他发话，财政那边拨出专款，人社局这边完善手续特事特办，工人们就能提前退休。这件事情上，哪怕需要纬通方面配套部分资金，我看都值。说实话，真养这帮工人几年，工资花销一定更多。”

杜林祥心算了一下，说：“真能这样当然好，企业起码节约几千万。工人们也会开心呀，提前拿上退休工资，生活就有了保障。不想干活的在家歇着，还想挣钱的也能出去另打一份工。”

“工人们开心是最重要的。”刘光友说，“现在一提到变更土地性质，自然联想到官商勾结，没人愿意背这黑锅。拨出专款让困难企业职工提前退休，尽管与大的政策有抵触，但也算得上为民造福。往大了说，还是民生工程。徐万里为这事打招呼、开口子，心里的顾忌就少得多！纵然有人查，也不怕。反正钱发给工人了，又没人贪污。老百姓可是咱们的爹妈，政府为了孝敬爹妈，多花点钱，能错到哪里去！”

刘光友继续说：“为了把信丰集团甩出去，徐万里是舍得花钱的。况且如今政府手里，也不缺钱。关键这钱，得花得风平浪静。按我的方法去做，徐万里不用承担任何风险，纬通这边也能得到实惠。”

杜林祥一拍桌子：“好，就这么办。我明天就让人写报告。”

刘光友说：“报告到了我手里，我会尽快送上去。到了徐万里跟前，我也知道怎么说。”

杜林祥又问：“这事的把握有多大？”

刘光友嘿嘿笑起来：“就像大哥刚才说的，一个计划，能有七成把握就放手去干。十成把握的事，世界上压根没有。”

7 资产评估的黑幕

收购信丰集团的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刘光友那边也传来消息，经过他在徐万里跟前的争取，徐万里批准了“4050”退休政策。趁着河州这边的事情告一段落，杜林祥带着庄智奇与杜庭宇奔赴北京。

此次北京之行，一来是去见杜庭宇同学的母亲，目前担任一家大型评估机构总裁的丁鸿薇；二来就是拜访赖敬东。

按照杜林祥的计划，在成功收购矿山资产与信丰集团的壳资源后，下一步就是对矿山资产进行评估，接着再把评估后的资产注入上市公司的壳中。在整个计划中，资产评估自然是一个重要环节。矿山的价值越高，未来在股市上圈回的钱就越多。

丁鸿薇是国内一家知名评估机构的总裁，她的儿子与杜庭宇不仅是留学时的同学，还是一个寝室的室友。杜林祥早就让杜庭宇维护好这层关系，以便需要时为其所用。

杜林祥一行在纬通集团驻京办休整一夜后，第二天上午便去拜访丁鸿薇。丁鸿薇的办公室位于建国门外的高档写字楼里，公司的规模挺大，一共有三层楼。

杜庭宇早就听说过，同学的母亲丁鸿薇是有名的“虎妈”，生活在单亲家庭里的这位同学，尽管在圈子里是出了名的花花公子，但当着母亲的面，往往连大气也不敢出。

来到丁鸿薇的公司一看，杜庭宇心想这位“虎妈”在公司里的管理风格大概也是虎虎生威。身为一家大型公司的总裁，丁鸿薇连一间

单独的办公室也没有。她的办公桌，就在办公大厅正中的位置。大厅中数十名员工，谁要是在上班时间开小差，丁鸿薇一眼就能扫到。

因为没有专门的总裁办公室，公司特别装修出一间豪华的会客室。在会客室落座后，杜林祥笑着说：“好些年没有见着丁总了，你愈发年轻漂亮了。”尽管眼前的丁鸿薇已是徐娘半老，但杜林祥以为，无论赞美哪个年龄段的女性，夸她们年轻漂亮都不会错。

丁鸿薇优雅地整理着自己的连衣裙，面带微笑：“我记得上一次见到杜总，已是好多年前。这些年，想见你可不容易了，只能在电视、报纸上偶尔一睹你的风采。”

见助理将沏好的茶端上来，丁鸿薇面色一沉，露出女强人的威严：“刚才我不是跟办公室打过招呼吗？杜总是我们最尊贵的客人，这些普通茶叶怎么能招待杜总？去把我上个月从台湾带回来的茶叶找来。”

教训完下属，丁鸿薇又扭头对杜林祥笑道：“不好意思，让你见笑了。这段时间工作太多，下面的人忙得昏天黑地，有时把我说的话都忘了。”

杜林祥只是淡淡一笑：“丁总太客气了。”

杜林祥与丁鸿薇仅有的一次见面，还发生在多年以前。那一年杜庭宇在家过完暑假要重新回学校，河州的国际航班很少，杜林祥与妻子周玉茹一起，把儿子送来北京转乘飞机。丁鸿薇的儿子，也要在那时一起返校。丁鸿薇看在儿子的面子上，邀杜林祥一家吃了顿饭。

丁鸿薇的父亲，是空军的中级军官，她从小在位于公主坟附近的空军大院长大。当年与杜林祥见面时，丁鸿薇已经创办起自己的评估

公司并在业内崭露头角，而杜林祥只是河州的一个包工头。从工地上刨出的那点辛苦钱，显然入不了京城企业家丁鸿薇的法眼。

两家人聚在一起吃饭时，尽管丁鸿薇的礼数十分周到，但从言谈举止间，杜林祥还是结结实实地自惭形秽了一把。

多年之后的重逢，终于轮到丁鸿薇惭愧了。这些年里，丁鸿薇只是让自己公司在业内闯出了点名气。可杜林祥呢，却从一个土包工头成长为上市公司董事长，成为富甲一方的大人物。

丁鸿薇说道：“前段时间庭宇给我打过电话，说杜总手里有座矿山，打算做上市前的资产评估。首先要感谢杜总的信任，另外嘛，我想杜总如果选择我们公司来做评估，一定会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丁鸿薇吩咐手下打开投影仪，她起身站到幕布前，向杜林祥一行仔细介绍起公司的状况。毕竟是京城里的大企业，这PPT做得十分精美，配上字正腔圆的普通话，丁鸿薇将自己公司大肆吹嘘了一番。

听完介绍，杜林祥说：“大致情况丁总也知道，就是一个矿山资产评估项目。我知道，你是国内评估业的资深专家，加之咱们的孩子又是同学，所以从我个人角度，是倾向于同你合作的。”

丁鸿薇赶紧说：“矿山资源上市前资产评估的业务，我们经手过好几单。最后的结果，不仅客户十分满意，相关监管机构对于我们的评估结果也较为满意。”

“当着丁总，我就开门见山了。”杜林祥说，“矿山是我的，如今请评估公司来做资产评估，也是我掏钱。站在我的立场，当然希望最后评估出来的资产越多越好。”

丁鸿薇点头道：“这个自然。我收的是杜总的钱，让杜总满意，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但是，评估行业也有它自身的特点。”

丁鸿薇继续说：“在中国做资产评估，要说一点水分没有的项目，反正我从业几十年还没遇见过。委托方是我们的客户，人家要我们做多少，我们尽量完成，评估公司没什么话语权。但是，像我们这样做到一定规模的评估企业，尤其是评估即将上市的资产，也不能做得太明目张胆，只能在合理的区间内进行。现在监管层管得严了，违规成本也相应提高了。”

丁鸿薇抿了一口茶：“矿产评估这块因为牵扯的利益比较大，业内不规范的地方很多。去年内蒙古有个委托方要我们帮忙出一个评估，说他那个矿值十亿元，结果我们团队评估出来只有几千万，这个水分太大了。毕竟评估师要对报告负法律责任，现在监管层要求那么严格，太离谱的谁敢弄啊。”

“我就喜欢你这样直来直去的性格。有什么话，大家尽可以摊开来讲。”杜林祥哈哈笑起来，“大家都是生意人，自然知道所谓生意，就是找到相关各方的利益交集。比如矿山评估，我看就要满足三个条件：首先是尽可能保证我的资产溢价；其次是保障评估公司的安全；最后嘛，监管方也要糊弄得过去。哪一个方面出了问题，最后都得鸡飞蛋打。”

丁鸿薇也笑了：“杜总这话，一下说到点子上了。”

坐在一旁的庄智奇说：“想让矿山资产评估时出现高溢价，具体怎么操作？”

丁鸿薇不假思索地回答：“在我们的专业世界里，有许多种不同的评估方法。每种评估方法，都对应各自的财务结构与数学模型。对于同一资产，做评估时会选取至少两种评估方法进行。如何灵活选择‘合适’的方法，无疑是顺利完成委托方评估要求的关键。”提到“合适”两字时，丁鸿薇特意加重了语气。

“据我所知，”庄智奇缓缓说道，“对于矿业资产的评估，现在一般采用成本基础法。”

“看来庄总也是专业人士。”丁鸿薇笑道，“矿山资产中最为核心的探矿权、采矿权等，概念很抽象，不好做同类对比。而且有些矿收购的时候就没开采，以后也不知道要用多久实现效益。用一般评估时惯用的收益法很难达到委托方要求的价格，那么就只能采用成本基础法。”

庄智奇摆手道：“我只是知道些皮毛而已，不敢在丁总面前班门弄斧。我感兴趣的是，在评估过程中，如丁总这样的专家，究竟有哪些具体的调控手段？”

丁鸿薇说：“按说这些都是商业秘密，但当着杜总与庄总的面，我就破例一次。成本基础法里，其实计算方法是固定的，关键是通过现场查勘收集到合适的的数据。之后，才是通过数据调整、会计数据包装完成评估报告。我们评估公司是专业财务人员，却不是矿业专家。对于委托方提供给我们的有关矿山储藏量的各种数据，理论上我们的确有把关的责任，然而在现实中却力不从心。”

“还有，”丁鸿薇说，“土地、存货、厂房等固定资产的调控也是实现评估溢价的主要方式。这些固定资产在委托方提供的财务报表中会有体现，但评估公司一般说来不用负责财务报表的对错。我们只核实评估申请表，至于评估申请表与财务报表之间的对应关系就负责不了。”

尽管庄智奇与丁鸿薇的交谈中使用了许多专业术语，但杜林祥还是大致听明白了。丁鸿薇会按照专业的会计方法，对于自己提供的各种数据进行整理、组合，但是这些数据的真实与否，丁鸿薇却大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在杜林祥看来，丁鸿薇就好比一个专业厨师，负责将食材烹调成菜肴。而自己，是负责采购食材的。丁鸿薇的厨艺没的说，但是对于食材是否新鲜卫生，却管不了那么多。更要命的是，丁鸿薇这个厨师的工钱，也得杜林祥出。吃人嘴软，真要丁鸿薇拿着杜林祥的钱，还对杜林祥提供的食材说三道四，估计够呛。

像评估公司这种生意，一面拿着委托人的钱，一面又要负起监督委托人的责任，无异于天方夜谭。丁鸿薇的公司，好歹在业界有点名气，因此面对杜林祥，还特别说不能做得太明目张胆。杜林祥在河州本地接触的评估公司，胆子就更大。他们直接说，只要杜林祥肯出钱，想评估出多高的溢价都有办法。

双方一直交流到下午四点过。分别时，杜林祥握住丁鸿薇的手说：“等我们回去，先把你讲的东西消化一下，双方便可以展开下一阶段的接触。另外，关于评估的价格，丁总也得优惠一点。”

丁鸿薇对于自己公司的实力颇有信心，她笑着说：“杜总是做大生意的人，就不要和我们这些小商小贩砍价了。我认为，拿出一份精彩的评估报告，既能让杜总的资产溢价，也能在相关方面那里交代得过去，就是最大的优惠。”

8 进攻是最好的防守

离开丁鸿薇的公司后，杜林祥就接到赖敬东的电话。赖敬东说自己已在香山脚下备下薄酒，恭候杜林祥的大驾。

当初在大佛寺，杜林祥曾力邀赖敬东加入这项计划。赖敬东一面表现出浓厚兴趣，一面却告诫杜林祥，不打通人脉与钱脉，计划难以推进。后来，当杜林祥告诉赖敬东，自己已经拿出相当大的利润，邀请徐浩成与张贵明加入计划时，赖敬东对此举大加称赞。赖敬东认为，徐浩成有上层关系，张贵明能摆平当地势力，杜林祥舍去的那一点利润，千值万值！

尽管资金压力有所减轻，但杜林祥依旧邀请赖敬东加入进来。没有赖敬东的加棒，凭自己的资金运作起来，时刻都得精打细算。有了赖敬东，就能大刀阔斧。更重要的是，赖敬东不仅有钱脉，也有人脉。以赖在中国资本江湖的地位，上至监管机构，下到那些在股市翻云覆雨的猛庄，他都能说上话。

对于杜林祥个人，赖敬东至今仍怀有深深的厌恶。在他眼中，这就是一个不学有术的地痞流氓，肚子里既装着厚黑权谋，更不乏农民式的狡黠与无赖。运作纬通上市时，杜林祥居然用假账糊弄了自己，对于老谋深算的赖敬东，这无异于奇耻大辱。

当然，对于杜林祥的优点，赖敬东也近乎洞若观火——多年在社会底层的挣扎与煎熬，练就了他的人情练达与世事洞明。此外，他还具有常人难以企及的眼光与商业天赋，以及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执着。

以赖敬东的修为，自然不会让情绪影响自己的决策。怀揣着对杜林祥人品的鄙视与对这个计划的巨大憧憬，赖敬东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与杜林祥再次联手。就在半个月前，双方正式签署投资协议。先期的数亿元资金，赖敬东已安排手下划到了纬通的账上。

杜林祥乘坐的奔驰轿车来到香山脚下的一栋二层小楼前。下车后，杜林祥瞧见小楼挂着一块“那家小馆”的招牌。名为台江资本总裁，实际上只是唯赖敬东之命是从的陈远雄早已迎候在此。

陈远雄领着众人往里走。小楼的门脸不张扬，进去后却别有洞天——石板地、竹木结构的楼房、生机勃勃的绿色植物、会说北京话的鸟和柔和得恰到好处的灯光，营造出古月清幽之感。

陈远雄介绍说：“那家小馆的主人姓那，是清朝正黄旗旗人的后代。祖上原为皇太极的御医，在宫里为调配药膳与御厨接触较密，那氏家族后代男性都拜师学厨，世代延续。因此这家餐馆的官府菜，算是京城里比较正宗的。”

陈远雄继续说：“那家老宅就在香山一棵松，而这家店的设计也是遵照老宅花房的格局风格，并用老宅子的故旧材料重新修复起来。尤其是店里这棵树，也是从老宅移植过来的，据说移植时可花了不少功夫。”

上二层的楼梯极其狭窄，差不多就能走一个人，两人走就得错身。众人谦让了好一阵子，最后还是杜林祥走在前面。店里以明清木制家具为主，二楼楼顶的老吊扇，也颇有怀旧气息。

赖敬东选了一处靠窗的桌子坐下。见杜林祥一行来到，他起身相迎：“刚才一个人坐在这里，看景色竟然发了呆，没能下楼迎接，还望恕罪啊。”

杜林祥知道这是托词，但他并不计较，依旧笑着说：“赖总真是会挑地方，居然在喧嚣的京城找到一个这么清静的地方。”

赖敬东一边招呼众人入座，一边说：“我每次来都坐这儿。这个位置最适合冬雪后黄昏依坐，窗外有棵柿子树，雪后树挂极为诱人，再远眺西山日落，天下美景莫过于此啊！”

庄智奇说：“赖总真是雅士。只可惜今天时节不对，看不到雪景。”

“不要紧。”赖敬东淡淡一笑，“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你们来了，我比看雪景还开心。”

众人就座，服务员端上一个漆案。漆案上平铺着几十道竹牌，竹牌上刻有菜品的名称，客人点菜时，选中哪款菜品便将该竹牌翻扣过来。杜林祥看着陈远雄点菜的样子，不自觉地联想起古时帝王翻牌子临幸后妃的故事。

陈远雄对于那家小馆似乎很熟悉，一直津津有味地介绍各种菜品，什么八旗茄子、乳酪香芋、桃仁剔炒鸡……陈远雄特别指着一碟虾说：“这是餐馆里有名的秘制酥皮虾，虾是选自指定海域的薄皮虾，每只虾均长在八到十厘米，虾皮薄得有些透明，而肉又不失其嫩。”

面对一桌佳肴，杜林祥兴趣并不大。这些年，山珍海味几乎都让自己吃遍了，对于吃饭的事，反倒越来越不讲究。只是出于对主人的尊重，杜林祥强打起精神，装出一副饶有兴趣的样子听着陈远雄的介绍。

服务员端上几碗看上去像鸡蛋羹一样的东西，并介绍说这是皇坛子。陈远雄立即说：“清军入关后，每年的正月十五，皇帝便将旗人

的俸禄会同各省年贡的山珍海味赏赐给各个旗营。营房旗人出门跪迎，并将山珍海味依照传统方法制成各式的坛子肉分发各户同享天恩。因为是皇帝所赐，故取名皇坛子。”

“如此说来，皇坛子就是各种上好炖品的大杂烩了？”庄智奇问。

“没错。”赖敬东接过话茬，“只不过那家改良后的皇坛子，削弱了传统皇坛子中的鱼翅主料，取而代之的是更为亲民的鱼唇鱼肚。”

“若不是托赖总的福，我们可吃不到这等美味。”杜林祥满面笑容，并举起了筷子。

一圈酒喝罢，话题自然转到了生意上。赖敬东问道：“上次电话里，杜总说此次赴京，还要去见评估公司的人？”

“是的。”杜林祥放下筷子，“今天就去了一家评估公司。这家公司在业内还算有些名气，老总叫丁鸿薇。”

赖敬东思忖了一下说：“原来是小丁啊，我知道她。”

杜林祥说：“赖总和丁鸿薇熟悉？她的公司，在业界的口碑还行吧？”

赖敬东摇着头说：“我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但和她并不熟。远雄应该认识她吧。”

陈远雄赶紧说：“丁鸿薇是我在美国留学时的同学。她在评估界打拼了很多年，她的公司应该还算不错的。”

赖敬东又问：“你们谈得怎么样？”

“庭宇，今天谈的情况，你给赖总说一下。”如今的杜林祥已非昔日吴下阿蒙，刚才赖敬东谈到丁鸿薇时，一副居高临下的神态，令他略有些不爽。他不想像个下属一般向赖敬东汇报工作，就让儿子出面回答。

杜庭宇坐直身子，把今天与丁鸿薇会面的状况，言简意赅地说了出来。赖敬东听完后问道：“小杜，你对丁鸿薇的说法怎么看？”

杜庭宇说：“我就是跟着父亲和庄总来学习的，只不过在一旁听着，谈不上什么想法。”

“谦虚对于年轻人来说是种美德。”赖敬东说，“不过我看你刚才叙述这件事情时，条分缕析，几句话就把重点归纳了出来，那可不是仅在一旁听着的状态呀！”

见心高气傲的赖敬东夸奖自己儿子，杜林祥心里颇为开心。他鼓励杜庭宇说：“既然赖总问了你，有什么想法不妨直说。以你的见识，说错了也没人怪你。”

杜庭宇思忖了一下说：“对于今天会谈的结果，我是喜忧参半。”他接着解释道，“听了丁总的介绍，感觉评估当中的操作空间的确很大。能将矿山资产尽可能评估出高价格，对于接下来的计划自然是有利的。”

“但是，”杜庭宇话锋一转，“正是因为结果来得太容易，我反倒有些担心。现在大多数的评估公司，拿了委托方的钱后，几乎是委托方想评估出多少钱，都能想办法做到。如此一来，评估报告还有多少公信力？就算丁总那边给矿山资产评估出一个天文数字，社会能认可吗？市场会埋单吗？”

餐桌上沉寂了片刻之后，赖敬东对杜林祥笑道：“杜总，恭喜你呀！有个这样成器的儿子！我看好些在商海沉浮多年的人，都未必能赶上这小子的见识。”

见儿子得到赖敬东如此高的评价，杜林祥竟也喜忧参半起来。喜的，自然是儿子争气；忧的，则是杜庭宇的那番分析。是啊，如今评估公司的公信力可是不敢恭维，即便是丁鸿薇那样堪称行业翘楚的公司，拿出来的评估报告，真能说服众人吗？

赖敬东沉吟了一会儿说：“数年前，有位福建商界枭雄，也要起与杜总同样的把戏。他以几千万的价格取得青海一座钾矿的探矿权，紧接着又获得采矿权。通过资产评估，仅探矿权就估值五十六亿。接下来，他联系到东北一家亏损严重的上市公司，期望实现借壳上市。说白了，就是将自己手里估值为几十亿的探矿权作为资产，注入上市公司的壳中。如果计划成功，此人瞬间就有百亿身家。可惜就在计划成功的前夜，由于竞争对手作梗，不得不中途夭折。”

赖敬东所说的案例，杜林祥曾经仔细研究过。他信心满满地说：“赖总放心，我不会重蹈覆辙。”

赖敬东笑着说：“我相信杜总的本事，否则也不会把真金白银投进来。”他接着说，“要想使矿山资产获得高溢价，找一家有知名度的评估公司合作无疑是必需的，但也是远远不够的。”

杜林祥搓着手：“刚才赖总说的案例我也知道。之所以功败垂成，就在于关键时刻有人通过媒体，捅出了猛料。媒体公关是纬通的强项，届时再下点功夫，应该不会出什么纰漏。”

“公关能力再强，你能控制所有媒体？反正我是不大相信。”赖敬东摇着头，“除了媒体，还有监管机构呢？”

杜林祥说：“我和胡卫东还是有些交情。这些年，胡卫东又和徐浩成走得特别近。我跟徐浩成商量过，到时一起去拜托胡卫东，大不了再分享一些利润给他。以胡卫东的背景，很多人是要买面子的。”

赖敬东冷笑一声：“胡卫东这个白手套，手伸得挺长呀。我知道有好些生意，背后都有他的影子。胡卫东肯帮忙，事情自然容易一些。但京城里的水可深得很哪！胡卫东本事再大，也不能一手遮天。否则，宋红军就不用在工作室饮弹自尽。”

赖敬东说的句句在理，杜林祥的心情不免沉重起来，但他依旧装出一副轻松的模样：“赖总既然敢把钱投过来，想必心里早就想好了对策。”

赖敬东不徐不疾地说：“沟通媒体以及动用胡卫东这层关系，在我看来都是被动防守。计划要成功，这些动作自然少不了。但与此同时，也不妨发动一些攻势。有攻有守，这仗就打活了嘛。”

“怎么发动攻势？”杜林祥问道。

赖敬东说：“叫媒体不要发布负面新闻，拜托胡卫东去说情，都建立在一个前提下，就是外界已经怀疑矿山的真实价值。而我们呢，只不过是动用各种手段去打消这些怀疑。所谓攻势，就是变换一种思维，让外界相信矿山的价值。”

杜林祥思忖了一会儿，才缓缓吐出一句话：“进攻是最好的防守。如果各方面都愿意相信矿山的价值，后面的事自然轻松。关键在于，怎么一个攻法？”

赖敬东举起酒杯，笑着说：“先喝酒。以杜总的聪明，一定会有办法！”

第七章 操控舆论

袁凯说：“发布一条消息，希望引起外界关注，最好的时间就是礼拜天。因为礼拜天的新闻，报纸刊登出来的时间是礼拜一，刚度过周末的人们处于信息空窗期，需要大量新闻来填塞。如此一来，新闻很容易炒热。发布一条不希望被过度解读的消息，最好是礼拜五下午。人们憧憬着周末生活，对其他事情的敏感度降低了。”

1 大洋彼岸的“二奶村”

经过十多个小时的漫长飞行，北美大陆终于出现在宽大机翼的下方。杜林祥伸了个懒腰，打起精神，俯瞰着飞机下方的异国景色。

当波音777客机在洛杉矶国际机场的停机坪上停止滑行后，杜林祥掏出手机，拨出电话。电话那头是庄智奇，杜林祥问道：“你们的机票订好了吗？”

庄智奇答道：“下午已经把机票订了。明天从河州飞上海，后天的航班，由上海到洛杉矶。”

杜林祥看了一下手表，意识到河州此刻正是凌晨。自己这通电话，看来是打搅庄智奇休息了。但他依旧特意说了句：“我就是考虑到，如果回了河州再来美国，来回坐飞机太折腾，所以一个人从香港直接先飞来洛杉矶。你和明勇随后赶来，咱们在洛杉矶碰面。”

与庄智奇的通话刚结束，杜林祥的手机又响了。一看号码，是谢依萱打来的。杜林祥换上亲昵的语气：“飞机已经落地了，再等半个

小时，咱们就能见面了。”

谢依萱显得很激动：“可把人家想死了，你总算来了。今天一大早，我就带着一个人开车来机场等你。”

“还带着谁？”杜林祥问。

“还能有谁？不就是你们老杜家的人呗。”谢依萱说。

“哦，对！”杜林祥这才反应过来，谢依萱是在说腹中的孩子。

一个多月以前，谢依萱就在母亲的陪伴下来到洛杉矶。尽管杜林祥承诺过，一定会亲自陪谢依萱去美国，但前段时间工作过于繁忙，他不得不爽约。为这事，谢依萱从香港启程时，哭了一整夜。来到洛杉矶后，又在电话里和杜林祥吵了好几天。

在香港拜会完徐浩成后，杜林祥决定立刻奔赴美国。这一趟行程，对他来说真是一举两得，既是处理工作，又能借机探望心上人。

从下飞机到走出海关，原本预计半小时能搞定的事，却延宕了一个多小时。杜林祥的外语实在太差，过去出国，身边都带着秘书、翻译，这次独自一人，无论是填入境卡还是面对美国海关人员的盘问，他都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所幸旁边有位热心的中国留学生帮忙，杜林祥才勉强过关。来到候机大楼，谢依萱老远就朝他挥手。这里不是国内，两人没有那么多顾忌，在候机楼的众目睽睽之下，便来了个热情的拥抱。

尽管穿着宽松的运动服，依旧能看出谢依萱的肚子微微挺起。离开机场，她驾驶着新买的丰田花冠轿车，朝位于洛杉矶东郊的住处飞奔而去。

杜林祥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关切地问：“住的地方还行吧？”

“挺好。”谢依萱答道。

谢依萱在洛杉矶的住处，就在距离洛杉矶市中心半小时车程的罗兰岗。20世纪80年代，罗兰岗还是一个荒僻之地。80年代末，许多来自中国台湾和韩国的中产移民移居到此。近些年，操着中国大陆口音的人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这里。在罗兰岗，华人超市林立，各种方便华人生活的餐馆、诊所、美容院比比皆是。

起初，谢依萱对于来罗兰岗居住十分排斥。因为这里除了空气清新、环境秀美，更是声名赫赫的“中国二奶村”。许多来自中国的高官、富豪在这里一掷千金置产，接着千里迢迢把情妇送过来。

谢依萱一直以为，自己与杜林祥之间是真正的爱情，她最反感的就是别人给她扣上二奶的帽子。

杜林祥是个唯恐招摇的人，听说了罗兰岗的赫赫大名后，也不希望谢依萱搬去那里住。这个世界，说大也大，说小又小，万一在罗兰岗碰上什么熟人，那该多尴尬。

但一番联系之后，杜林祥发觉起码现在，罗兰岗还是他们的首选之地。因为，经过近些年的发展，罗兰岗已经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能够让谢依萱这种初到美国的人很快适应下来。

譬如说吧，要在罗兰岗租房定居，有操着纯正普通话的中介为你办理签证、联系房子。享受这些服务时，你甚至都不需要跨洋汇款，只是将人民币汇到对方指定的中国某家银行的账户上即可。尤其像谢依萱这种孕妇，当地有一条龙的服务，既能让你享受美国优越的医疗环境，还能在异国他乡坐一个中国味十足的月子。美国人没有坐月子的习惯，离开罗兰岗这种华人贵妇聚居之地，再去寻觅环境优良的月子中心与经验丰富的月嫂，绝对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杜林祥与谢依萱商量了许久，最后决定在罗兰岗暂住下来。如今，见谢依萱对新的居住环境十分满意，杜林祥也放心不少。

汽车驶下高速公路，在起伏的山峦中，一片片漫山遍野的别墅式住宅区映入杜林祥的眼帘。“咱们的新家是在这里吧？”杜林祥问。

谢依萱点头答道：“嗯。”

“真漂亮啊！”杜林祥情不自禁地赞道。因为并不想常住于此，谢依萱目前的住宅只是租赁的。当初中介拼命向杜林祥推荐，说是“租不如买”，劝他买下这里的别墅。杜林祥打听了一下，尽管属于洛杉矶的富人区，但罗兰岗的房价真不算贵。一栋拥有四间寝室、三套卫浴，并附有游泳池的别墅，面积约一百一十坪，卖价在一百万美元左右。坪是美国计量单位，一坪相当于三点三平方米。折算下来，一栋三百六十平方米的别墅，只需要花不到七百万元人民币就能买下。这样的价格，不仅逊于北京、上海的房价，甚至比河州也高不了多少。此刻眼见别墅区怡人的环境，杜林祥真有些动心。

汽车在罗兰岗一个山脚下的别墅区大门口停下。大门中间有个类似传达室的岗楼，岗楼两边是进出车道。传达室的牌子上用中文写着“居民通道”、“访客通道”和“贵宾通道”等字样，显然这里面住的基本是华人。岗楼里的人很负责，尽管谢依萱住进来有一个多月了，但工作人员依旧认真瞅了一会儿才放行。杜林祥后来才知道，过去这里曾因原配来找二奶闹事，出过人命，所以把门的特别严格。一般原配们要进来，没有二奶的同意，是不可能的。

驶过岗楼，汽车顺着山路向上开，山坡和山顶上一栋栋别墅鳞次栉比，房前屋后花红草绿。谢依萱佃居的别墅就在山腰，围墙将房子与马路隔开，院内绿树环绕，草坪打理得整整齐齐。汽车驶进小院时，还能看见一个身材瘦小的工人正在除草。谢依萱告诉杜林祥，这

个工人是来自墨西哥的偷渡客，因为没有合法身份，工钱比其他人便宜。

走进别墅，两名中年妇女正在客厅沙发上聊天。其中一位，便是谢依萱的母亲，另一位是来自台湾的林阿姨，也是谢依萱刚请来的保姆。

杜林祥与谢依萱的母亲，这还是第一次见面。谢依萱的母亲是位传统知识分子，对于女儿成为他人情妇，心里充满怨恨与无奈。有好几次，杜林祥想去拜访谢依萱的父母，都被对方不客气地回绝。如果不是要来美国照顾女儿，谢妈妈大概这辈子也不想见杜林祥一眼。

“苏老师，你好！”杜林祥知道谢依萱的母亲姓苏，就主动招呼道。来这里的路上，杜林祥就在琢磨怎么称呼谢依萱的母亲。谢妈妈比杜林祥大不了几岁，称呼“苏姐”，年龄上没错，可辈份就搞乱了。称呼“阿姨”，辈份倒对，可以杜林祥的年纪又叫不出口。直接喊“妈”呢？估计双方心里都得别扭。幸好谢妈妈以前是教师，就称呼“苏老师”，大家都下得来台。

“你好！”谢妈妈淡淡回了一句，脸上没有一丝笑容。

从见面到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用午餐，谢妈妈始终少言寡语，脸上也布满阴云。杜林祥觉得这样的气氛太压抑，下午直接带着谢依萱出去逛街，连晚饭也在外面吃。

晚上回到家里，杜林祥顾不得长途旅行的疲倦，又要缠着谢依萱干那事。谢依萱一口回绝了他：“也不看看这是什么时候，我肚子里怀着小宝宝，你能不能消停一下！”

杜林祥抓着脑袋：“不是说怀上几个月之后，干那事不会有什么影响吗？”

“不行。”谢依萱态度坚定，“必须确保万无一失。”

杜林祥满脸懊恼：“那好吧！”他转过身去，盖上被子。

谢依萱却钻进杜林祥的被窝，轻轻抚摸起他的下半身：“不好意思哈，先让这家伙委屈一下。”

杜林祥重新兴奋起来，谢依萱不会在跟自己玩欲擒故纵吧？他侧过身子，一把搂住谢依萱：“光用一只手来安慰，可解不了我的馋。”

谢依萱用胳膊抵住步步紧逼的杜林祥：“这可真不行！”

杜林祥彻底心灰意冷：“不做就不做吧！那就好好睡觉，飞了十几个小时，正想休息一下。”

谢依萱的手依旧不老实：“跟你商量个事。”

“什么事？”杜林祥打着呵欠。

谢依萱说：“我在这里住着挺舒服的，要不干脆把这栋房子买了吧？”

“好吧。”杜林祥鼻子里已冒出鼾声，嘴里依旧嘟囔道。

谢依萱一把捏在杜林祥的大腿上：“睡什么睡？我跟你说正经事呢。”

谢依萱用力很猛，杜林祥几乎从床上蹦了起来。他回过神来，有些恼怒地说：“还要不要人活了？不就是一栋房子吗？你想买就买呗。”

谢依萱也坐了起来：“别光说不练！房子是拿美元买的，不是拿几句话买的。”

“好，好。”杜林祥说，“回国后，我就安排人打钱过来。”

“还有，”谢依萱说，“买房子的钱是你单独付的，可别从留给孩子的五千万港币的基金里扣。”

“瞧你说的，我是那么小气的人吗？这钱当然是我另外出。你怎么也掉进钱眼里了，以前可不是这样啊？”杜林祥说。

“我有什么办法？”谢依萱一脸委屈，“孩子是你的，可还没出生，你就像防贼一样把人家防着。我不多替他着想，这孩子就太可怜了。”

杜林祥心想，当初设立单独的基金，不许谢依萱的孩子染指纬通的事，或许真让对方伤心了。唉，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为了纬通的未来，自己不能不狠下心来。

杜林祥缓缓说道：“我知道你心里有气，但你也要体谅我。房子的事今晚说定了，回头就买下来。”他接着问，“刚开始时，你不是不喜欢这里吗？怎么住上一段时间，反倒习惯了？”

谢依萱抚摸着肚子：“既来之，则安之。有什么不习惯的？本来自己就是个二奶，住进二奶村，没啥不合适。”

杜林祥不知道谢依萱是真情流露还是在说气话，他搂住谢依萱的肩膀，关心地问：“这里住着还方便吧？”

谢依萱点头说：“这里除了空气更好，景色更漂亮，其他生活方面，跟在国内一样。出门就有中餐馆和卖中国货的超市，还有北京过来的老中医。”

杜林祥又问：“下午逛街时，我看你接电话的样子，好像有人约你打麻将。才来一个多月，就有朋友了？”

谢依萱说：“都是住在附近的邻居。我来以前，他们老是三缺一。我搬进来后，刚好凑够一桌。他们来美国有些日子了，对这边比较熟，附近有什么好吃好玩的地方，都是他们给我推荐的。”

“哦。”杜林祥点了一下头，接着问道，“他们都是什么人？”

谢依萱说：“今天下午打电话的是于姐。她是上海人，以前在北京一家影视公司上班，还演过几部电视剧。她的男朋友，说是在北京开了好几座家具商场。还有一个小白，年纪比我小，两年前才从舞蹈学院毕业，专门跳芭蕾舞的。她的男朋友，据说是个什么市长。”

杜林祥算是明白了，罗兰岗这个“二奶村”的名头，当真不是吹出来的。谢依萱起初排斥这里，是怕人家将她视作二奶。住进来之后，发觉周围都是和自己遭遇相似的人，不仅不会有任何鄙夷的目光，还能彼此慰藉，难怪谢依萱不再想搬出去了！

谢依萱接着说：“三个麻友里，除了于姐、小白，还有一个毕姐。毕姐可是热心人，她给我介绍了一个专门针对孕妇的养生俱乐部，我去过几次，感觉真不错。按约定的时间，明天下午又该去了，到时你陪我去吧！”

杜林祥笑着问：“毕姐的男朋友，又是干什么的？”

谢依萱觉得杜林祥的笑不怀好意，生气地说：“你别摆出那副嘴脸。谁都有资格瞧不起二奶，就你们这些包养二奶的男人没有资格！”

“我不是那个意思。”杜林祥嬉皮笑脸地说，“虽然你生气的样子很好看，但为了肚子里的孩子，还是少动怒为好。”

“别在这儿假惺惺的。”谢依萱白了杜林祥一眼，“再说了，人家毕姐可没有什么男朋友。她和她老公是大学同学，结婚都三十几年

了。”

杜林祥有些吃惊：“毕姐都五十多岁了？”

“是啊。”谢依萱答道。

杜林祥问：“她和老公一起移民到美国了？”

谢依萱摇头：“她老公是沈阳人，这些年在内蒙古经营煤矿。如今就她一个人来美国，老公还在国内经营生意。”

“这种人更坏！”杜林祥斩钉截铁地说，“别人是把情人送来美国，毕姐老公那样的，是把老婆送出国，情人带回家。”

谢依萱说：“你以为男人都像你那么龌龊！毕姐俩口子，感情好着呢，每晚都会通电话。”

“感情好干嘛不陪在身边？非得千里迢迢来美国！人家骗你的话，别那么容易相信。”杜林祥笃定，毕姐丈夫已另觅新欢，才把原配送来国外。再者说了，真要是感情幸福的女人，骨子里最鄙视的就是二奶，怎么会整天和谢依萱一起打麻将？当着谢依萱，这些话杜林祥只能心里想，决不敢说出来。

“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谢依萱嘴上还在逞强，心里却佩服杜林祥的眼力。与毕姐素未谋面，只凭自己一席话，杜林祥就把事情猜了个八九不离十。毕姐确如杜林祥所说，是被丈夫礼送出境的原配。在国内时，她曾在自己家里捉奸在床，刚来美国时，更是整日以泪洗面。后来，逐渐想通了，来美国好呀，眼不见为净。对于罗兰岗里的二奶，毕姐曾经充满鄙夷与愤恨，但久而久之也解开了心结，还和一帮小女生打得火热。在麻将桌上，毕姐就告诉过谢依萱，“大家都是苦命女人，互相帮衬一点”。

因为时差还没倒过来，杜林祥早上五点就醒了，再也睡不着，他索性起床冲了一个澡，接着便出门散步。说来也怪，尽管睡眠时间不长，杜林祥却感觉神清气爽，精力旺盛。他猜测，或许是空气清新的缘故吧。就像在河州时，睡上五六个小时，白天依然困乏。回到农村老家，哪怕只睡三四个小时，可由于空气中富含负氧离子，人却精神了许多。

今天没什么事，杜林祥就陪着谢依萱去了养生俱乐部。在这里，健康教练和心理顾问为每个会员检查测试，制订周密的保健方案。尤其针对谢依萱这种孕妇，俱乐部推出一应俱全的贴心服务，连陪同前来的杜林祥，也被服务人员安排去做了一个洗浴按摩。桑拿房的热雾、冲浪浴的刺激、拉美裔按摩生的笑容，一切的一切，都令杜林祥感受到置身于温柔乡中的甜蜜。

在中国，一般说来人工比机器便宜。到了美国，一切都调了个个。机器能干的活，往往贵不到哪儿去，需要人力完成的工作，绝对不便宜。比如在养生俱乐部享受一次舒适的按摩，杜林祥与谢依萱就花费了一千多美元。

按摩结束后，谢依萱驾车返回家中。路上，她又跟杜林祥提起了另一件事：“这辆丰田车，开着太寒碜了，我想换一辆。”

杜林祥说：“你在香港还有一辆宝马锁在车库里。你来美国毕竟时间还短，这辆丰田不妨暂时开着，等一切安顿下来再换新车。”

谢依萱撅起小嘴：“下午在俱乐部你也看见了，来这里的人，谁没开个好车？就我开个丰田，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是非法移民！”

“哪儿有这么严重，连非法移民都扯出来了！”杜林祥嘴上这样说，心里却在想，在俱乐部那种环境里，丰田车的确有些掉价。俱乐部是一个香港人开的，里面除了几个白人专家，员工都是说普通话的

中国人。来这里的客人，清一色是年轻貌美的中国女子。她们驾驶的汽车，更是争奇斗艳。俱乐部门外的停车场上，下午就摆着两辆法拉利。

谢依萱不依不饶：“一起打麻将的于姐和小白，都开的是宝马。毕姐不会开车，家里不仅买了辆凯迪拉克，还专门请了个司机。”

“好吧，好吧。”杜林祥说，“回头我把买房的钱汇过来时，多汇一点，你去买辆好车。”

谢依萱喜笑颜开：“知道你最疼我了。而且在美国买车，比国内便宜多了。”

因为谢依萱的妈妈始终闷闷不乐，晚餐吃得索然无味。用过晚餐之后，杜林祥让谢依萱送自己去酒店。谢依萱有点恋恋不舍：“好不容易来一趟，不能多住一晚上吗？”

杜林祥说：“我还有正事要办。再说了，明天公司里的人就要赶来洛杉矶，我得提前去酒店等着，他们可不知道我来美国后住在这里。”

谢依萱不再说什么，只是默默驾驶汽车，将杜林祥送到比弗利山庄的比弗利山威尔希尔酒店。下车时，杜林祥想吻她一下，被拒绝了。车门关上，杜林祥朝她挥手说再见。谢依萱连车窗也没有摁下，只是猛踩油门，径直离去。

汽车飞驰在宽敞的公路上，谢依萱摁下车窗，沐浴着从太平洋上吹来的湿润海风。车内音响还在播放着邓丽君的《何日君再来》，曲调温婉，如泣如诉。听着邓丽君的歌声，谢依萱有些心动，但最后，她依旧毫不犹豫地关掉了音响。

从年龄上来说，谢依萱不大可能成为邓丽君的歌迷。她知道许多邓丽君的歌，却谈不上多喜欢。平时自己车内的CD碟片里，也不会有邓丽君的歌曲。但她知道，杜林祥喜欢邓丽君的歌。所以得知杜林祥要来洛杉矶时，她专门去音像店里，买了好几套专辑。可惜，歌声绕车内，郎君又远行。

谢依萱的眼睛有些模糊，她不知道眼眶里是否还有眼泪？该流的泪水早已流尽，自己还会为这个男人的离别而伤感吗？

如今的谢依萱，也开始追求名车豪宅。分明是好东西，谁会不喜欢呢？但是，比起这些，谢依萱更希望杜林祥能常陪在身旁，尽管这个男人并不英俊，尽管这个男人的年纪足以当自己叔叔，尽管他有那么多缺点，尽管……

旁人眼中难以企及的宝马香车，杜林祥可以轻而易举地奉上，然而旁人习以为常的长相厮守，对于谢依萱却成为望洋兴叹的奢侈品。

谢依萱不禁想起麻将桌上姐妹的话，每一种生活，都必定有得有失，不能指望好事让你一人独占！

谢依萱调整按钮，车内音响开始播放自己喜欢的《眉飞色舞》：爱的是非对错已太多，来到眉飞色舞的场合……她下意识抚摸肚子，心里安慰自己，有了孩子陪伴，生活应该会好起来。

此刻，已进入酒店房间的杜林祥换上一双拖鞋，将自己已然发福的身躯扔进舒适的休闲沙发里。

看到谢依萱很快适应了罗兰岗的生活，杜林祥颇为欣慰。但今日的谢依萱，比起往日变化太多。仅仅一天多的相处，话题除了购房就是买车。杜林祥不知道，是自己的举动让谢依萱伤透了心，还是在罗兰岗这样的环境中近墨者黑？

杜林祥点燃一支烟，强迫自己的思维不要纠结在儿女私情上。这趟美国之行，自己还肩负着更重要的使命。

他抬腕看了看手表，庄智奇与高明勇应该已从上海启程，此刻正在飞越茫茫的太平洋。明天，三人就能会合。接下来，才将是此行的重头戏。

那一晚，杜林祥睡得很香，直到第二天早上九点过，明媚的南加州阳光才将他唤醒。来到浴室洗了一把脸，听着欢快的水声，杜林祥也哼起小调。一顿好觉，让他蓄满精力。更令杜林祥兴奋的是，来美国仅仅两个晚上，就把时差倒了过来。这足以说明，自己的身体状态十分健康，有了一副好身板，才能带领纬通迈向更加辉煌的胜利。

因为听不懂电视里的英语，杜林祥整个上午都在玩弄手机。到了中午时分，麻烦事来了。酒店打来电话，似乎要说什么事，可杜林祥一句也听不懂。昨晚的房间，是国内的秘书在网上预订的。杜林祥来到大堂，只需要把护照与签证递给服务生，双方几乎不需要语言交流。原本想着，庄智奇一行早晨就能飞抵洛杉矶，以庄智奇的英文水平，酒店里的事自然能搞定。偏偏庄智奇迟迟不来，这可急坏了杜林祥。

情急之下，杜林祥只好给谢依萱打电话，让她赶紧开车过来。谢依萱急忙赶了过来，与酒店服务生一交流，才发现对方是询问杜林祥是否续住，谢依萱帮着办理了续住手续。贴心的她，知道一句英文不会的杜林祥肯定没法去餐厅点餐，还特意提了一袋麦当劳的快餐。

两人刚在房间里坐了一会儿，庄智奇的电话就打来了。庄智奇说飞机在日本经停时耽搁了时间，这会儿两人已出了机场，正在赶往酒店的路上。无奈之下，杜林祥只好催促谢依萱离开。谢依萱十分恼怒：“刚才打电话心急火燎叫我来，屁股还没坐热又要我走！”

杜林祥无奈地说：“碰到这种事，我也没办法。按说庄智奇今天凌晨就该到，就因为这样，我昨晚才住进酒店，没想到航班晚点了。这个庄智奇也真是，在日本等飞机的时候，怎么不跟我说一声？”

“别说了，我走还不行吗？”谢依萱重重地摔门而去。

半小时后，庄智奇与高明勇赶到比弗利山威尔希尔酒店。因为谢依萱的事，杜林祥颇为恼火。他顾及庄智奇的面子，就把火发到高明勇身上：“你这个办公室主任怎么当的？在日本经停时磨蹭几个小时，都不知道给我打电话，害得我瞎等！”

高明勇一脸愧疚：“都是我不好。可在日本成田机场时，手机没有信号，怎么拨都拨不通。”

“胡说八道。”杜林祥越说越来气，“出国前不就办了国际漫游吗？在日本没信号，怎么到了美国就有信号了？”

高明勇一时语塞，还是庄智奇出来解释说：“我和明勇的手机在成田机场时确实都没有信号，在洛杉矶落地后，信号又来了。我也觉得奇怪，来酒店的路上，专门上网查了一下。原来我和明勇的手机号码，都是使用GSM网络，而日本全国就没有GSM网络，都是用CDMA网络。所以即便办理了国际漫游，手机依旧没信号。美国这边有GSM网络，因此一到洛杉矶，手机又有信号了。”

庄智奇又说：“都怪我不好，出国前功课没做够。不晓得日本的通信网络和中国不一样，更没料到会在日本耽搁那么久。”

本来是件小事，庄智奇已然做出说明，杜林祥自然不会深究下去。他缓和了一下语气：“没事。日本鬼子平时使用什么手机网络，咱们原本也不会去研究。”

进到房间，庄智奇瞧见茶几上的麦当劳快餐，抱歉地说道：“都怨我们来晚了，害得杜总去吃快餐。”

高明勇又不失时机地拍起马屁：“叫我进了美国的麦当劳，估计比划半天也点不了餐，非把服务员急死不可。”

这句马屁，无疑拍到了马蹄上，关键是被拍的人还不便发作。杜林祥挥手说：“你们来了，就不吃这些东西了，咱们去酒店餐厅吧。有智奇在，起码不用为点餐发愁。”

来到餐厅，三人享用起充满异国情调的西餐。杜林祥一边吃着一边问：“那边联系好了吗？”

庄智奇说：“在河州我就和他取得了联系，从机场来酒店的路上，我又和他通了电话。人家的日子过得逍遥，这几天正在巴西热带雨林度假。他知道杜总过来，决定取消休假，今天飞回洛杉矶。”

杜林祥点了点头，说：“那咱们明天去会一会他。”

2 商人最要好的朋友，只会是钱

洛杉矶往南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就来到了南加州因盛产橘子而得名的橘子郡。这里，有一处享誉世界的景点——拉古娜海滩。

如果用海碧、天蓝、水清、沙白这样的词语来描述拉古娜海滩，恐怕只会将它随潮水舒卷的旖旎风情写得苍白。这里除了绝美的自然风光，更有浓郁的文艺气息。海滨的欧式街区里，如一枚枚贝壳般镶嵌的小店、画廊，使得艺术的氛围像支布鲁斯，幽幽地低旋在空气里。

海滩后面的半山上，就是一栋栋气派的房屋。白墙、篱笆、花园，比起街上和海滩的热闹来，这里充满曲径通幽的别样美感。从路边停放的汽车，便可窥见房屋主人的非凡实力。街上随处可见法拉利、保时捷、宾利，还有一位白人小伙，开着一辆造型前卫的敞篷跑车呼啸而过，车内播放着震耳欲聋的摇滚乐。

杜林祥等三人，驾驶着从租车公司租来的本田雅阁，穿梭于一片豪车之间，真有些自惭形秽了。刚在罗兰岗居住了一天多的杜林祥，发觉虽然同为富人区，但罗兰岗与拉古娜海滩的气质却截然不同。罗兰岗里有养生会所、月子中心，中文标牌随处可见。拉古娜海滩周围却遍布画廊、艺术沙龙。罗兰岗里放眼望去尽是中国面孔，拉古娜海滩却是不折不扣的“世界村”，白人、黑人、亚裔、拉美裔，各色人等穿梭其间。

汽车在一栋房屋前停下。杜林祥下车伸了个懒腰，庄智奇掏出手机拨打起电话。电话铃声就在近处响起，一个修草工打扮的人掏出手机。“修草工”看了看电话号码，并没有接，而是回头瞅起庄智奇

来。庄智奇也看见了“修草工”的正面，那是一副标准的东方人面孔。两人几乎同时放下手机，庄智奇热情地招呼：“柳总，你好。”

“修草工”一脸微笑：“是庄总吧？没想到你们这么早就来了。”他脱去手套，与庄智奇握手道：“以前只在电话里听过声音，今天终于见到庄总本尊，荣幸之至啊！”

庄智奇转身介绍说：“杜总，这位就是声名赫赫的柳总。”

“久仰，久仰！”杜林祥热情地伸出右手。这位柳总笑呵呵地说：“一介山野村夫，哪里有什么名声？倒是杜总大名如雷贯耳。前几天徐总与贵明给我打电话，都提到你。这次麻烦你专程跑一趟，实在过意不去。”

杜林祥不远万里前来拜访的这位柳总，便是张贵明曾经的合作伙伴，流落港岛时又得徐浩成大力襄助的能源富商柳林。趁着众人朝院内走的机会，杜林祥仔细打量了柳林一番。有着北方汉子的魁梧身材，双眼炯炯有神，不到五十岁的年纪，头上却布满白发。可以想见，他曾经历了怎样的心力交瘁。如今红光满面的气色，说明他已然习惯了在拉古娜海滩的安逸生活。脱去手套之后，手腕上一款价值近百万元人民币的镂空机芯的百达翡丽手表，与朴实无华的修草工工装显得格格不入。

与张贵明类似，柳林也是做煤炭生意起家。柳林的老家，距离张贵明的老家梅河县，只隔七十多里地，且属于同一个地级市管辖。但与张贵明浓重的乡音不同，柳林的普通话极为标准。两人的经历也大相径庭，柳林是正牌研究生毕业，在官场中打拼多年。后来生意做大了，他更被誉为方圆几百里“最有文化的煤老板”。

柳林的出身，算是正儿八经的书香门第。他的爷爷曾在国民党政权里当过县长，新中国成立后获得人民政府宽大处理，回到县城中学

当起中文老师。他的父亲，也是县城中学的老师，后来还当过县城中学的校长、县教育局局长。他的母亲，是昔日国营煤矿的广播播音员。

柳林研究生毕业后，进入当地市委办公室担任秘书，历经十余年宦海沉浮，勉强混了个副处级的经委副主任。上任才一年，便赶上市里所属大型国有煤矿工人闹事。柳林作为救火队长，被派去国有煤矿担任一把手。彼时煤价低迷，一些煤矿的工人几个月发不出工资都是常事。不过在柳林的励精图治之下，他所管理的煤矿，还能实现略有盈余，他也因此成为当地著名的国企领路人。

世纪之交的企业改制大潮袭来，市委领导见柳林管理的煤矿状况不错，便同意他们以管理层持股的方式完成改制。国营老矿变身股份制公司，柳林继续掌控着企业，手里也握有了公司的控股权。

谁知改制结束不久，中国煤炭行业便迎来令人瞠目结舌的“黄金时代”。每吨煤炭数十元的坑口价，在短短数年之内，就直逼千元大关。产煤地区的人都知道，在煤价飞涨的情势下，谁手里有座煤矿，几乎相当于开了家印钞厂。

柳林便是“黄金时代”的受益者。这个中学校长的儿子，曾经的仕途不得志之人，数年间就积累起超过十亿元的身家。据说当年与柳林同为经委副主任的同事，因为将柳林挤兑去企业还暗中得意过一阵，后来肠子都快悔青了。

有了钱，麻烦事也接踵而至。柳林与当地电视台女主播的私情被老婆发现，老婆一怒之下，花钱请杀手结果了女主播。最后，老婆被抓去坐牢，柳林整日应对风言风语，内心烦恼不已。

比起花边新闻，更难以招架的是当地老干部的联合举报。政府与煤矿内的老干部，长期实名举报，称企业改制过程中有严重腐败行

为，柳林将国有资产揣进了自家腰包。为了摆平这事，柳林花费了不少银两。可是，老干部们往往消停几个月后，就会又来一波，似乎没完没了。最后他才发现，许多收他钱帮他办事的人，竟然就是老干部的后台与靠山。这帮人什么时候手头紧了，就让老干部们闹上一出。此外，老干部们的人身安全，也在他们的严密保护之下。

柳林渐渐明白，自己这样的前政府官员、国企领导，终究和那些野路子煤老板不同。昔日的同僚，看着自己发达，谁不妒火中烧？再说自己名下的煤矿，毕竟曾是国有资产，但凡改制这种事，不查不打紧，真要动真格，谁都能抓住你的小辫子。

当地市委书记调整后，柳林的处境越发艰难。社会上关于他即将被捕的消息，甚嚣尘上，真假莫辨。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柳林趁着出差的机会，便滞留在香港。后来风声越来越紧，他认为香港也不是久留之地，一溜烟跑来了洛杉矶。

众人在客厅落座后，杜林祥打量了一下四周的环境，水晶吊灯、真皮沙发、大幅油画，无不尽显奢华。所有这些，杜林祥都在张贵明那里见识过。看来，无论是身在国内还是避居海外，无论是起于草莽还是曾混迹官场，这些能源大亨的爱好还是大体相近的。只不过，同样的东西，在张贵明手下组合起来，会显得不伦不类，经过柳林一摆弄，奢华中竟透出一股贵气。

庄智奇与杜林祥也有着相近的认知。在他看来，柳林与张贵明都是土豪，但张贵明更偏重于土，柳林身上豪气稍浓。

杜林祥赞道：“阳光、沙滩、海浪、别墅，柳总在美国过得可是神仙一般的生活。”

柳林摆手说：“美国这地方，宜居倒是宜居，只是各方面都已饱和，赚钱机会太少。比不了中国，经济处于上升期，到处是金矿。”

虽是客套话，杜林祥听着却心中窃喜。看来柳林并不甘心做一个寄情于山水的寓公！有欲才会有求，接下来要谈的事，成功希望自然大增。

一名三十岁左右的少妇走出厨房，将刚煮好的咖啡端到众人跟前。柳林介绍说：“这是小韩，这些年帮着我料理家务。”

关于小韩的事情，杜林祥曾听徐浩成讲过。这个柳林，可谓不折不扣的风流浪子。自打情人被杀、老婆杀人坐牢之后，私生活上更加放荡不羁。避难香港时，身边还带着两个情妇，都是在北京认识的模特。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他把这两个情妇打发回内地，又先后和香港的两个女主播与模特混在一起。

徐浩成曾嘲笑柳林说，这小子精力旺盛过了头，身边一天也少不了女人。而且严重偏食，这么多年除了女主播就是模特，就没见换个其他花样。

来到洛杉矶后，柳林又和两个华人模特搞在一起。直到两年前认识了小韩，才变得规矩起来。这个小韩，在国内是广播电台的主播，因为不需要上镜，相貌自然没有电视台主播与模特靓丽。关键小韩在国内还离过一次婚，儿子判给了前夫，自己独自一人来美国打拼。

几个月前，徐浩成来美国出差，柳林带着小韩去拜访。徐浩成见他长达两年没换女友，一时竟大为吃惊。

杜林祥仔细看着这个女人：丰腴匀称，五官端正，脸上笑意盈盈，或许忽闻客至来不及化浓妆的缘故，当她走近桌边时，隐约可见脸上的麻点。杜林祥心想，即便除开麻点不论，要说这个女人多么美艳迷人，似乎过分为点，这种女人多的是，她到底凭借什么将柳林迷得神魂颠倒？

在柳林介绍完杜林祥等人后，小韩微微欠身，很有礼貌地同众人打着招呼。或许是在电台主播岗位上经过特殊训练的缘故，小韩的声音温婉水柔，听起来格外舒服。

“你们谈事情，我就不打扰了。”说完这句，小韩款款走上楼梯。

看着她左右摆动的细长腰肢，回味着她的曼妙嗓音，杜林祥渐渐意识到了这个女人与众不同的风韵，他似乎明白了柳林被她迷住的奥妙所在。

来美国后，柳林的烟瘾有增无减，只不过他逐渐喜欢上更为大众化的美国万宝路香烟，对于过去常抽的国内天价香烟，却不怎么提得起兴趣。柳林掏出万宝路，散给众人。杜林祥出于礼貌只抽了一根，随后还是抽起自己随身携带的红塔山。

吞云吐雾之间，柳林说道：“我与徐总几个月前在纽约见过一面，与贵明倒真有好几年没联系了。贵明近来好吧？”

杜林祥说：“老张最近不错，他说他也很挂念你。”

柳林笑了笑：“我和贵明既是老乡又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十多年前，我们就认识了。”

“和徐总认识虽然才几年，却有些相见恨晚的味道。”柳林接着说，“我在香港时，承蒙徐总多加关照。后来到美国来，他也出力不少。”

徐浩成帮助柳林的事，杜林祥听徐浩成讲过。在香港时，徐浩成隔三岔五就去探望他，国内有什么最新动向，徐也会第一时间告知。尤其柳林到美国来，大笔资金无法携带入境，还是徐浩成动用地下钱庄的关系搞定的。

杜林祥点头说：“徐总与老张既是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所以呀，我与柳总之间，也应该是朋友。”

柳林说：“前段时间，听说徐总与贵明因为矿山的事闹得不愉快，我心里也挺难受。这座矿山，起初就是我和贵明搞起来的。后来，我把股份转让给徐总。都是朋友，何必搞到你死我活？现在好了，有杜总出面，大家又重新坐到一起，希望矿山生意能尽快有起色。”

杜林祥笑着说：“能不能有起色，还得看柳总肯不肯帮忙。”

柳林续上一支烟：“这件事情，徐总与贵明都在电话里给我说了，今天杜总又亲自跑一趟，按说这面子我必须给。但是，我这边有些特殊情况，不太方便回到国内。”

“我大概知道你心中的顾虑。有些事情，大伙不妨一起想办法。”杜林祥轻松地抖着烟灰，心中已有八成胜算。

上回北京之行，赖敬东向杜林祥面授机宜，希望他主动发起攻势。后来，杜林祥又与庄智奇商议，打算以柳林作为一路奇兵，为这项计划再添一把火。

柳林是否会答应帮忙，杜林祥一开始有些吃不准。当柳林在电话中答应与杜林祥会面时，杜林祥觉得此事有了六成把握。柳林若是毫无此念，自然会一口回绝，不会让杜林祥万里迢迢白跑一趟。柳林答应见面，说明事情起码可以谈。

听说柳林与一个离过婚的少妇长相厮守两年多，尤其是见面之后，看到柳林那副修草工打扮，杜林祥一度有些担心，这家伙不会真打算金盆洗手、退隐江湖吧？一番交谈下来，杜林祥发觉，历经大起

大落，柳林的口味或许有些改变，但吃货的本色绝对还在。就凭这，自己成功的把握起码有八成。

柳林心中当然会有顾忌。他如今的身份颇为尴尬，说流亡吧，公安机关没有正式通缉他；说绝对安全吧，国内那一摊子事又没有彻底了结。此时，让他再次投身旋涡，要考量的因素不会少。

另外，柳林毕竟是个精明的商人，一会儿说与张贵明是老友，一会儿说同徐浩成相见恨晚。但杜林祥以为，这些不能算假话，却是可以随时作废的真话。商人最要好的朋友，只会是钱。甭管谁的面子大，也没有钱的面子大。

要柳林出手，一要帮他打消顾虑，二来绝不是靠谁的交情，而是靠赤裸裸的利益。

杜林祥缓缓说道：“你个人在国内的那些事，我们一起想办法。比方这次来美国，除了拜会柳总，我也打算去看望一下胡卫东，请他方便的时候搭把手，让柳总身上那些案子尽快有个好的结论。”

“另外，”杜林祥接着说，“这次也不会让柳总白忙活。据我所知，你在国内的资产，有些被银行没收了，有些在政府手里，其他的，柳总大多已甩卖出去。唯独在省城有一个商业综合体，如今却成了烂尾楼。政府那边的意思，好像是再没有后续资金注入，就要把楼炸掉。”

柳林微笑着说：“杜总的功课做得很充足嘛。”

杜林祥说：“我知道柳总手里不差钱，之所以不再注资，是担心在目前情势下继续投资，万一将来有什么变化，就得不偿失了。我看这个项目，柳总最好转让出来。”杜林祥知道，柳林的确不缺胡吃海喝的钱，但要正儿八经运作项目，却拿不出什么钱。在中国做生意，

离开银行寸步难行，以柳林目前的状况，银行不会贷款。撬不动金融杠杆，任何项目都是一个“死”字。杜林祥这几句，该说的话都已点到，又为对方留足了面子。

杜林祥继续说：“柳总知道，鄙人就是做房地产的。你如果愿意帮忙，我就来接盘这个烂尾楼。至于价格嘛，就按市场价，决不让你吃亏。”

杜林祥以为，自己开出的条件，柳林不会不动心。这些年，柳林的生意基本停摆。他在美国维持如此奢华的生活，全在吃老本。但坐吃山空，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杜林祥答应按市场价接盘，无异于让柳林瞬间套取大笔现金。

杜林祥曾与张贵明合作，在张贵明所在省的省会开发房产。尽管那单生意没赚什么钱，却对当地房地产市场的大致行情了然于心。来美国前，杜林祥认真计算了一番。比起柳林，自己具有强大的融资能力。用好金融杠杆，就占用不了纬通多少资金。而以当地市场的发展趋势，即便自己以市场价接盘，也绝不会亏钱。

一桩生意，既给柳林做了人情，自己也不损失什么，何乐而不为？

客厅里沉寂了一阵。柳林深吸一口烟，接着掐灭烟头：“杜总具体需要我做什么？”

“好，柳总果然是爽快人。”杜林祥笑逐颜开。

接下来，一行人在屋内密谋了好一阵。杜林祥起身告辞时，已是夕阳西斜。步出小院，风光旖旎的拉古娜海滩再一次映入眼帘。拉古娜海滩的格局不同于其他海岸线，一条条通往海边的小路把海滩分成

了几块，喜欢安静的，喜欢嬉闹的，喜欢拥入大海尽情畅游的，还有谈情说爱的……都有各自的去处。

极目远眺，海面平静如镜。一处礁石上，优哉游哉地并排站着一群嬉戏的海鸟，忽而冲进水里，忽而翱翔天空，忽而又飞向岸边，可谓尽显潇洒。

3 炒作和造假可不是一回事

第二天，柳林来到杜林祥下榻的酒店，一行人又在房间里谈了一整天。所有细节敲定后，杜林祥离开了西海岸的洛杉矶，直飞东海岸的纽约。

徐浩成如约赶来与杜林祥见面，两人又一起去拜访了正在纽约度假的胡卫东。徐浩成加上杜林祥的面子，胡卫东总算答应为柳林的事去活动关系。

美国之行大获成功，杜林祥踏上了归国的航程。企业家就是以企业为家的人，这句话用来形容杜林祥毫不为过。下了飞机，他没有回别墅，而是直奔办公室。满负荷工作一天后，甚至连晚上也睡在办公室里。

第二天上午八点，杜林祥又准时走进会议室，庄智奇、安幼琪、高明勇、杜庭宇等人都已坐在里面。杜林祥坐到椅子上，开宗明义地说：“我和智奇出国这段时间，安总与河州国资委关于收购信丰集团的谈判已接近尾声。昨天安总告诉我，所有细节都已敲定，只等着最后签署协议。”

“今天把大伙找来，就是议一下收购之后怎么办。”杜林祥继续说，“在座的都知道，我们的最终目的，是把矿山资产装进信丰的壳里。矿山那边的事我不担心了，这次去美国找了柳林，他已经答应出手相助。而壳这边，收购之后也得立马有起色，起码要赶快扭亏为盈，不然就会面临退市的风险。”

安幼琪说：“昨天我和庄总合计过，要让信丰集团旗下的上市公司信丰制药迅速扭亏为盈，只有资产置换这条法子。”

“说具体一点。”杜林祥说。

庄智奇说：“所谓资产置换，就是把亏损严重的制药业务从信丰制药中剥离出去。这一块的亏损，由集团公司承担，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就会立刻光鲜起来。同时，把纬通集团旗下的一些优质资产，注入信丰制药。”

杜林祥问：“纬通集团的优质资产，大部分都注入了我们在香港的上市公司，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注入信丰制药？”

安幼琪说：“我们刚在河州拍下两块地，预期升值空间很大。把这两块地注入信丰制药，能让上市公司的业绩迅速增长。”

杜林祥当即拍板：“就这么办。”

庄智奇说：“还有河州冶金厂，也可以考虑注入信丰制药。毕竟纬通是家地产企业，未来直接把矿山资产注入上市公司，在别人眼中会不会太突然？不妨趁着这次机会，向外界传递一个信息——纬通一直在矿业领域耕耘，未来更准备大展拳脚。”

杜林祥说：“想法不错。不过据我所知，河州冶金厂的盈利情况并不理想，注入信丰制药后，对于上市公司的业绩会不会有拖累？”

庄智奇说：“财务上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好！”杜林祥点了点头，接着又说，“还有什么想法，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会议一直开到中午。最后，杜庭宇说：“我觉得刚才庄总说的很有道理。纬通身为一家地产企业，未来真要

把矿山资产注入上市公司，还得做一番铺垫才行。不妨趁着这次收购信丰以及把河州冶金厂注入信丰制药的机会，大张旗鼓地对外公布纬通进军矿业市场的战略。”

庄智奇说：“庭宇的想法不错，只是仅凭咱们手里的一个河州冶金厂，要高调宣布进军矿业，还是有些底气不足。”

杜庭宇说：“上回在香港，听徐浩成说过，他刚在非洲拿下一座铜矿。这座铜矿，能不能借给咱们用一下？”

“怎么个借法？”杜林祥追问。

杜庭宇说：“就对外说，纬通在收购信丰集团的同时，还在非洲吃下一座蕴藏量十分丰富的铜矿。徐浩成如今跟咱们坐在一条船上，只是借他的铜矿来宣传一下，他本身并不损失什么，我想他应该不会介意。”

庄智奇却摇起头：“分明不是咱们的东西，对外硬说是咱们的，这相当于在发布虚假信息了。再说了，那座铜矿的事我也有耳闻。徐浩成刚拿下没多久，究竟蕴藏量有多大，他自己都没底。咱们倒好，先把牛皮吹上了天。”

杜庭宇坚持说：“是虚假信息没错，但我们不说，徐浩成不说，外面谁能知道？至于矿藏量究竟多大，远在非洲的矿山，谁有工夫去实地勘察？到时还不是咱们怎么说，媒体就怎么报道！”

“走过必有痕迹。”庄智奇说，“一般人吹牛皮的确不用上税，但纬通已经是大公司，必须对自己说的每一句话负责任。”

杜庭宇来公司有些日子了，已累积了一些威望，如今他也有底气为自己的见解来辩护了：“为了生意顺利进行，有时进行一些炒作是少不了的。再说了，这种事情，咱们以前也没少干。”

“庭宇呀，”庄智奇语重心长地说，“炒作和造假可不是一回事。本来有这么一件事，咱们宣传时拔高一点，这叫炒作。可原本没有的东西，咱们非说有，性质就大不一样了。”

“庄总说的有道理，这事就当我说错过吧。”杜庭宇对庄智奇素来尊敬，见庄智奇这样说，自己只好退缩。

杜林祥站起身来：“今天就先议到这里吧。”

昨天在办公室批阅了一整天的文件，今天上午又一直坐在会议室，趁着午休的时间，杜林祥走出纬通大厦，打算去外面透一下气。在附近街道转悠了一圈，见有家小巷里的面馆生意不错，杜林祥顺便在那里把午饭也解决了。

转回来时，杜林祥又瞅见了纬通大厦前的那道风景——一排擦鞋摊。当初因为有个擦鞋工范长春是自己的老同学，杜林祥对楼下的擦鞋摊手下留情，没有撵走。今天走到这里，他又想起那位老同学，便停下脚步望了一圈，却没有看到范长春的身影。

杜林祥问一名擦鞋工：“老范今天怎么没来？”

擦鞋工一脸茫然：“哪个老范？”

杜林祥说：“范长春。”

“范长春？”对方依旧摇着头。

“就是范瘸子。”杜林祥意识到，在擦鞋工的圈子里，外号是比大名更常用的称呼。就好比当年自己在工地干活时，因为是个泥瓦匠，但凡有个一官半职的人，都叫他“糊墙的”。即便亲近的工友，大多也称呼他“杜三娃”，没几个人知道他叫杜林祥。

“哦，范瘸子呀！”擦鞋工恍然大悟。

杜林祥微笑着点头，心里却有一种操蛋的感觉。这世界太残酷，一个人落魄至极时，连爹妈给的名字也用不起。

擦鞋工说：“范瘸子有一个月没来了，说是身体不好。那边那个娃，好像是他孙子。”

随着擦鞋工手指的方向，杜林祥看到一个身材单薄、大约只有十岁的小孩，正在卖力地为客人擦拭皮鞋。

杜林祥走了过去，站在小范的身后。小范还在拼命地擦鞋，坐在椅子上的客人却站了起来，毕恭毕敬地喊了声“杜总”。杜林祥轻轻点了下头。站起来的人，看样子像是纬通的员工，但杜林祥并不认识。以企业如今的规模，杜林祥不认识哪个员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或许是慑于杜林祥的威严，这名员工鞋都没擦完，便扔下钱离开了。杜林祥坐到椅子上，和蔼地问：“听说你爷爷身体不好？”

小范点了一下头，接着又问：“你是谁？”

杜林祥说：“我是你爷爷的同学，就在这栋大楼里上班。”

小范露出天真的笑容：“你是杜爷爷吧？我爷爷说，你是我们家的恩人。”他接着说，“我爷爷生病了，已经回老家了。”

“得的什么病？还有，你奶奶呢？”杜林祥继续问。

小范说：“去医院检查了，说是癌症。我奶奶早些年中风，半年前就走了。”

杜林祥心里咯噔一下，半晌说不出话。隔了几分钟，他才说：“现在谁来管你？你妈会给你钱吗？”

杜林祥记得范长春说过，这个小孩是遗腹子。还没出生时，父亲便出了车祸。后来母亲改嫁，便一直由范长春老俩口抚养长大。

“爷爷走之前，给我留了一万块钱。我妈以前给过我几次钱，后来就没给了。”小范说得很平静，没有悲戚，也没有惊恐。杜林祥不知道，是幼小的心灵尚不懂得生活的艰辛，还是该流的泪水早已流干。

杜林祥问：“你还在上学吗？”

见小范摇了摇头，杜林祥心中泛起一股悲悯。自己正在为儿子规划着锦绣前程，还有一脉骨血即将来到人世。可昔日同学的儿子，早已撒手人寰，年幼的孙子又仿佛茫茫大海中的一叶浮萍。

杜林祥问：“你成绩好吗？喜欢读书吗？”

小范继续摇头：“我不喜欢读书。”

杜林祥露出一丝笑容：“当年你爷爷也不喜欢读书，一天到晚就领着我们打架。他可是一大帮人的头，我们全都听他指挥。我呢，也不喜欢读书，比你大一点的年纪，就出去打工挣钱。”

杜林祥接着说：“但几十年走过来，我觉得人还是应该多读点书。孩子，回学校吧。读书的钱，我替你出。”

“你真会给我钱？”小范眼中闪烁着兴奋。

“真的。”杜林祥说。

小范说：“那能不能先给我一百块？”

杜林祥问：“你要一百块做什么？”

小范说：“我想回家看一下爷爷。爷爷回去以后，我就给他打过一次电话，他教训我说电话费太贵，别乱打。还说他留的一万块，只

能用来吃饭交房租，不能干别的。我想擦鞋挣够五百，买点好吃的回去看爷爷。可这段时间生意不好，现在才攒够四百。”

杜林祥的鼻子有些酸楚，他顿了顿说：“好，你就在这儿等着。我下午专门派人，开着车送你回去看爷爷。”

回到办公室，杜林祥立马把同样与范长春熟识的公司副总裁林正亮找来。将范长春的情况说了之后，他让林正亮下午就带着小范回趟老家。

林正亮的情绪也很低落，他摇着头说：“不知道春娃子如今是在老家医院还是在家里？”

杜林祥说：“在我们老家，那些得了癌症的人，哪怕家里经济条件不算太差，大多也是离开医院回家等死。像春娃子这种人，哪里还会去什么医院！”

杜林祥从抽屉里取出两万块钱：“你把钱带给春娃子。劝劝他，让他住院治疗，以后的治疗费，我全给他出了。另外转告他，他孙子的抚养费，我也会负责到底。”

“三哥真是菩萨心肠。”林正亮叹了一口气。

杜林祥点燃一支烟，像是在对林正亮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咱们和春娃子一样，都是苦出身，没念多少书。可春娃子毕竟还是学校的孩子王，无论是打架还是去地里偷红薯，咱们都愿意听他的。说起来，他可一点不比咱俩笨！”

林正亮说：“春娃子现在这样，的确叫人可惜。都怪当年在工地上摔那一下，落了个终身残疾，否则不该这样呀。”

杜林祥深吸一口烟：“不知是春娃子运气太背，还是咱们运气太好？要说聪明，我赶不上春娃子；要说拼劲，人家得了癌症还在顶风

冒雪擦鞋。我一直在想，若不是老天眷顾，我比春娃子大概好不了多少！”

第二天，林正亮就从文康老家赶回省城。他向杜林祥汇报说，钱已经交给春娃子，对方千恩万谢。不过，春娃子却并不愿住进医院。春娃子说死在家里还能土葬，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留个全尸，指望下辈子能有个好命。

杜林祥颇为伤感，他沉默了好久才说：“就听他的吧。另外，把他孙子的事情安排好。我如果在河州，每个礼拜请他过来吃顿饭。我要是出差了，你就代劳一下。”

“嗯。”林正亮答应下来。接着他又请示说，“当初在摩天大楼底下留着那些擦鞋匠，都是看在春娃子的份上。现在春娃子走了，咱们是不是把这帮人也撵了？一长串擦鞋摊，毕竟有些煞风景。”

“算了吧。”杜林祥挥了挥手，“不知道这些人里，还有几个春娃子！”

4 杜林祥下的这盘大棋，连精明异常的徐万里也没看懂

在河州处理了几天公务之后，杜林祥接到徐浩成的电话，匆匆赶往香港。徐浩成说胡卫东这段时间找了不少人，柳林的事已有些眉目。趁着胡卫东来香港出差，三人正好再聚一次。

杜林祥只在香港待了一个晚上，又直接飞去北京。庄智奇等企业高管，以及刚接掌河州市国资委主任大印的刘光友，正在京城等着他。

此行是要拜见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市委书记徐万里，出了机场后，杜林祥径直前往河州市政府驻京办。在车上，庄智奇问道：“胡卫东那边活动得怎么样？”

杜林祥笑着说：“这小子的确本事大，柳林的事很快就要搞定了。用不了多久，柳林就能重出江湖了。”

杜林祥又说：“你还记得上次庭宇说过，让我们把徐浩成手里的铜矿，借来用一用的事吧？”

庄智奇点了点头。就在从美国回来之后的那次会议上，杜庭宇建议，为了宣传造势的需要，纬通不妨向外界宣布，自己在非洲购买了一座储藏量极大的铜矿。当然，这座铜矿其实是徐浩成的，而且储藏量究竟有多大，连徐浩成心里都没底。庄智奇并不赞成这样做。他认为，造势也得有底线，宣传过了头，就变成造假了。

杜林祥接着说：“这次在香港，我随口提到这事，没想到徐浩成不仅一口答应，还积极支持。徐浩成那么热情，弄得我都不好意思

了。趁着这次来向徐万里汇报，我想不妨就按庭宇的建议，声称咱们在非洲收购了一座大铜矿。”

杜林祥去香港与徐浩成商谈时，并没有向庄智奇吹风。还有个把小时，就要面见徐万里了。此时提到这事，庄智奇明白，杜林祥并不是与自己商量，只是告诉一声。

“好吧。”身为下属，庄智奇除了答应，实在没有其他办法。庄智奇更清楚，杜林祥知道自己不赞成这样做，这时通报一声，还说什么“徐浩成那么热情，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不过是给自己一个台阶下。

在衣食住行等小节上，徐万里十分谨慎。平时来北京出差，他都是住在驻京办的普通单间，绝不去外面的五星级酒店下榻。这次来中央党校学习，他更是严格遵守党校的规定，住在党校的学生宿舍，连驻京办都很少过来。

杜林祥等人在河州驻京办用过晚餐后，便来到三楼的会见室里，恭候徐万里的大驾。众人都知道徐万里的习惯，他平常就极少出席宴会，更甭说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大伙只好乖乖坐在会见室，等待徐万里在党校食堂用过晚餐再乘车过来。

晚上八点过，刘光友接到河州市驻京办主任的电话，说徐万里的车还有十多分钟就到了。一行人赶紧来到楼下，排列在大门口。

徐万里从一辆悬挂武警牌照的大众途锐越野车上走下来，瞟了一眼在门口列队欢迎的部下，面无表情地说：“搞什么名堂？我过来一趟，需要这么大排场吗？”

驻京办主任笑着解释说：“听说徐书记过来，大家都很兴奋。”

徐万里没有理睬等着握手的驻京办官员与刘光友，而是走到杜林祥跟前，伸出右手说：“林祥，不好意思，让你也跟着瞎折腾。”

“应该的，应该的！”杜林祥满面笑容。

徐万里一边与纬通集团的高管握手寒暄，一边朝里面走去。驻京办的下属们早已预留出一部电梯，专门停在一楼等候徐万里。徐万里刚走到电梯口，电梯门便贴心地打开。

来到会见室落座后，刘光友说道：“纬通收购信丰集团的谈判已经完成，双方很快就要签署正式协议。关于兼并后的一些工作思路，我和杜总特地来向徐书记汇报一下。”

“我当初就叫你们不用跑这一趟，可你们非要坚持。”徐万里说，“来北京学习之前，市委常委会就决定由华明同志主持日常工作。这些事，大可以直接跟华明汇报嘛。”

徐万里脸上有一股强装出的无奈，嘴角却挂着笑容。想必，他对于杜林祥一行不远千里跑来汇报的举动，还是十分满意的。

其实，在座的都清楚，别说来北京学习，就算出国考察离开个把月，徐万里那一双敏锐的眼睛也始终没有离开过河州。那里大小事情的真正决策者，从来不是主持工作的市长曲华明，而只能是一把手徐万里。

杜林祥说：“感谢徐书记的支持，信丰集团年纪大点的职工都享受到社保政策，能够提前领退休工资。这样一来，企业的负担小多了。对于剩下来的员工，一部分继续留在原岗位，还有一部分打算转移到地产公司物业管理这一块。总之，我们会兑现承诺，不裁员，不降薪。”

“好啊！”徐万里说，“我看你们的思路不错。信丰集团工人的生活有了保障，市委就放心了。”

杜林祥知道，徐万里最在乎的两样东西，一个是确保工人不闹事，另一个就是保住上市公司的壳资源。他继续说：“由于长期亏损，信丰集团旗下的上市公司信丰制药已经面临退市风险。兼并后的第一步，就是迅速帮助企业扭亏。”

徐万里关切地问：“有什么具体办法？”

杜林祥说：“这段时间，我去信丰制药的车间转了一下，对于全国制药行业的情况也做了些了解。说实话，无论生产技术还是营销手段，信丰制药均已经大大落后于其他企业。指望它短期内扭亏为盈，几乎办不到。”

这些情况，徐万里心知肚明，他没有吭声，只听杜林祥继续说：“为今之计，恐怕不能局限在医药这个领域想办法。我的意思，是将上市公司中亏损最严重的制药板块迅速剥离出来。亏损的钱，由纬通集团慢慢消化，但如此一来，上市公司的账面上会立刻好看一些。”

徐万里点了点头：“为了保住这个壳，资产剥离的法子值得一试。但是，把旧的资产剥离出去了，你打算注入什么新资产？”

“有两样。”杜林祥说，“第一个就是把纬通刚刚拿到手的位于河州市中心的两个地块注入进去，这两个地块盈利前景可观，短时间内就能为上市公司提供盈利。”

徐万里没有表示反对，说明他已认可了这个方案。杜林祥趁热打铁，搓着手说：“这两块地，我们已经在拍卖会里拿下，首笔购地款也缴纳了。价格方面，我不指望政府再有什么优惠。就是关于付款周期，原先是说半年内缴纳第二笔购地款，鉴于企业资金周转困难，能

不能改成两年？还有，为了尽快将这些资产注入上市公司，相关手续能否尽快办好？”

徐万里抬手指着秘书：“马上给我拨岳明的电话。”

徐万里口中的“岳明”，自然是分管国土、建设的副市长曾岳明。接通电话后，徐万里说：“纬通前不久在市中心拍下两块地，相关手续什么时候能办好？”

杜林祥没听见曾岳明的回答，只听到徐万里斩钉截铁地说：“不行，太慢了！一周之内必须办好！”

曾岳明那边还在叫苦，徐万里却不耐烦地说：“我知道有困难，但我更知道，你有办法克服困难。这件事情你抓紧办，实在没办法，我就向党校请假，专程回河州来帮你办。”

“徐书记放心，一定落实你的指示。”曾岳明这句话说得很大声，通过话筒，周围的人都听得真真切切。杜林祥心想，一把手不愧是一把手，说话掷地有声。刘光友内心则荡漾起对权力的膜拜，甭管说得在不在理，从实际效果来看，最高领导的话，就是一句顶一万句！

徐万里继续说：“纬通收购信丰集团，为政府分了忧、解了难，对这种企业，我们就是要给予大力扶持。关于购地款的事，原先说半年内就缴纳第二笔，时间太急，企业这边压力有些大，我看就改成一年以后缴纳吧。”电话那头的曾岳明，自然不敢说个“不”字。

放下电话，徐万里笑着说：“林祥，你布置的工作，我可是第一时间贯彻执行呀。”

“徐书记这话可折杀我了。”杜林祥满面笑容，心里却在想，这个徐万里，真是太霸道！我分明说的是希望将付款期限延长到两年，

但他抓起电话，直接就吼出一年。事情到了这一步，已经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

徐万里又问：“刚才你说打算将两样东西注入上市公司的壳里。除了地，还有什么？”

杜林祥赶紧说：“还有就是河州冶金厂。近年来，河州冶金厂的效益不错，集团又投入数千万资金，从日本引进了先进生产线。”

“冶金厂？”徐万里手指敲着沙发，“近段时间，冶金厂的发展势头是不错。但据我所知，它也是从老国企改制过来的，身上的债务并不轻。”

关于冶金厂自身的债务问题，庄智奇已制订出解决方案。杜林祥底气十足地说：“将冶金厂注入上市公司前，我们还会进行一次债务剥离。就是新成立一家公司，把过去的债务一揽子接收下来。剩下的冶金厂，将是名副其实的优质资产。总之，亏损部分由我们集团公司来消化，注入上市公司的，都是现金奶牛。”

徐万里露出满意的笑容：“由林祥来兼并重组信丰，我总算没找错人。”

一旁的刘光友这时说：“杜总可是一位雄心勃勃的企业家，对于信丰以及整个纬通集团的未来，他还绘制了一幅令人振奋的蓝图。”

“林祥若是不介意，可否说给我们听一听呀？”徐万里说道。

“本来就是要跟徐书记汇报的。”杜林祥笑着说，“通过资产置换，短期内能够让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靓丽一些。但这毕竟是治标的手段，真要治本，还得为企业寻觅新的利润增长点。如我刚才所说，信丰在制药领域很难再大有作为，只能选择逐步退出。我倒是想，依

托河州冶金厂，让企业转身成为一家矿业公司。这样，信丰彻底摆脱困境，纬通也实现了地产与矿业两条腿走路。”

“想法不错！老大难的国企信丰集团实现浴火重生，纬通也在多元化的路上迈出坚实一步。”徐万里点了一下头，接着却话锋一转，“但是仅仅依托一个河州冶金厂，要实现这个目标难度不小吧？”

杜林祥说：“当然不仅是依靠现在的河州冶金厂。冶金厂这些年变化虽大，不过体量还是太小。”

杜林祥又说：“最近，非洲有一个蕴藏量极大的铜矿正在寻找买家，我打算吃下它。过去的河州冶金厂，没有自己的矿山，只是帮人家冶炼，收点加工费而已。有了矿山，就能真正实现产业链整合。”

见杜林祥越说越兴奋的模样，一旁的庄智奇心中也不平静。他知道，杜林祥的牛皮已经吹出去，再也收不回来了。但是，这样明目张胆地造假，真就能瞒过所有人吗？

杜林祥继续说：“除了非洲的矿山，纬通还在与德国一家冶金大厂接洽，希望能兼并对方。这家德国公司叫TKK，是欧洲久负盛名的冶金公司。在此次金融危机中，这家企业的资金链出现了问题，正在寻找有实力的股东。”

杜林祥从皮包里掏出一叠材料放在徐万里面前：“说起TKK，行业外的人可能不熟悉，可在冶金领域，却是响当当的。二战期间，希特勒以及许多纳粹头子都去工厂里视察过。二战后，这家企业发展迅猛，顶峰时期曾跻身世界五百强。就说现在吧，这家公司的生产工艺与管理水平也堪称行业翘楚。”

徐万里来了兴趣，他问：“你把这德国公司吹得天花乱坠，它为什么要卖？”

杜林祥说：“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连通用、雷曼兄弟这样的企业都挡不住，何况TKK？但我认为，现在这个时候，恰恰是抄底的好机会。买下这家企业，纬通进军矿业领域的底气就足了。另外，我还有一个想法，今后把高精尖系列的生产线留在德国，那些普通设备，转移回河州。”

徐万里一边听杜林祥介绍，一边仔细地看资料。当看到TKK状况确如杜林祥所说，不仅是行业内的巨擘，更是在欧洲声名远播的百年老店时，他忍不住拍了下大腿：“这是好事情啊！真能成了，就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又一个经典案例。联想收购IBM，吉利收购沃尔沃，人家可都是沿海地区的企业。你们要能收购TKK，那可是在内陆欠发达地区做出了表率，从此谁还敢小看咱们河州的企业？”

杜林祥说：“收购非洲矿山的事，已经沟通得差不多，只要我愿意，随时可以签合同。我的计划，是签署收购信丰集团的协议时，就将消息正式公布。至于买下TKK嘛，双方仅仅是初步接触，所以我只能跟徐书记汇报，对外还不敢大肆宣传。”

徐万里有些激动：“这件事我看你不妨抓紧落实。真要成功了，无论对你们企业还是对河州，都是大喜事。需要政府方面配合的事，尽管开口。”河州的民营企业收购欧洲百年老店，对于徐万里来说是往脸上贴金的政绩，他自然很热心。

“有了任何进展，我第一时间向徐书记汇报。”杜林祥笑着说。

一旁的庄智奇却有些不知就里。哪里冒出来的一个TKK，我怎么从没听说？非洲铜矿已经算弥天大谎了，这个欧洲百年老店，不会是杜林祥如法炮制的吧？

刘光友又开口道：“兼并信丰集团的签字仪式，准备近期举行。本着勤俭节约的原则，我们国资委没打算大操大办。但杜总的意思，

是要搞一个‘三合一’的庆典。第一，是纬通正式收购信丰；第二，是对外宣布纬通将河州市中心地块与冶金厂等优质资产注入上市公司，提振投资者信心；第三，就是纬通正式发布进军矿业市场的十年战略，他们拿下非洲铜矿的消息也一并发布。”

徐万里立即表态：“都是好事情，凑在一起便是喜上加喜，我看很好嘛！”

刘光友点头道：“我回到河州立即落实。”

杜林祥说：“就是不知道，徐书记能否莅临现场？你老人家真能去一趟，那才叫蓬荜生辉。”

徐万里思忖了一下说：“按说这是河州经济界的大事，我应当去。可是我现在在北京学习，中途回河州参加这类活动，不太好呀！”他接着说，“索性这样，让市委办公厅以我的名义拟一封贺信，到时让市委秘书长专门去现场宣读。”

杜林祥知道，徐万里这已经算是给了天大的面子。他不再强求，只是笑着说：“太感谢徐书记了。”

眼看时间不早，徐万里还要赶回中央党校的宿舍，便起身告辞。临别时，他握住杜林祥的手：“我说收购信丰集团的事，你怎么磨蹭这么久，原来心里在谋划一盘大棋！又是买下非洲铜矿，又是兼并德国企业，看得我眼花缭乱。我们河州就是需要多一点你这样的企业家。”

杜林祥嘴上客气，心中却在冷笑——这的确是一盘大棋，可惜你徐万里却没有看懂！

5 三箭齐发，信丰制药的股票走出一波强劲行情

徐万里离开后，庄智奇立刻拉住杜林祥：“杜总，你刚才说德国那家企业，是怎么回事？”

杜林祥说：“从机场来驻京办的路上，我只顾着说铜矿的事，倒把这一茬给忘了。也是这一趟去香港，与徐浩成闲聊时偶然提到的。”

庄智奇又问：“确有其事还是……？”

“当然。”杜林祥说，“在香港时，徐浩成提到德国TKK公司，说这家冶金企业因为金融风暴的原因正在寻找买家。德国方面的开价并不高，以前宋红军都和他们接触过。后来宋红军死了，这单生意也不了了之。我想着，德国佬的企业真要是便宜，我们不妨买下来。纬通日后进军矿业，的确需要这些先进生产线。另外拿下欧洲百年老店，象征意义可是不小。”

“哦。”庄智奇悬着的心，稍微放下来一些。原来杜林祥口里，并不全是跑火车，也有正儿八经靠谱的事。

杜林祥又说：“这件事情能不能成，现在还没有把握。所以在徐万里跟前，我不敢把话说死。听说赵筱雨以往同TKK的高层接触过，趁着这次来北京，我想跟她聊一聊，请她帮着穿针引线。”

“智奇，”杜林祥接着说，“收购TKK的事若真是启动，还得你多费心。”

“好的。”庄智奇说，“今晚我就联系赵筱雨，跟她约一个时间。”

“另外同张贵明说一声。”杜林祥笑起来，“赵筱雨过去是宋红军的情妇，如今却是张贵明的人。老张和我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咱们的事，他也得出力。”

第二天与赵筱雨见面后，杜林祥一行便飞返河州。到了周末，盛大的“三合一”庆典如期举行。整个活动分为三场，上午是签约仪式，庄智奇与刘光友分别代表企业与政府签字，杜林祥与河州市常务副市长共同出席见证。市委秘书长还专程上台，宣读了徐万里从北京发来的贺信。

下午是纬通集团进军矿业市场的战略发布会。对于站在镁光灯前抛头露面依旧缺乏信心的杜林祥，照例把庄智奇推到前面。他要庄智奇率领纬通一众高管登台，高调发布纬通将进军矿业市场的消息。因为在发布会上，要公开纬通收购非洲铜矿的消息，庄智奇心里不太痛快，也不想揽下这活。无奈杜林祥十分坚持，他说自己这个董事长不出面，总裁再不亲自上阵实在说不过去。没有办法，庄智奇只好勉为其难。

晚上是媒体酒会。负责纬通集团媒体公关的袁凯认为，采取记者招待会一问一答的方式过于刻板，而举办酒会，既给足了记者们面子，又能在餐叙中交流，显得亲切自然。

在这场酒会上，有记者问，纬通收购信丰与进军矿业之间，有什么关联？庄智奇抛出了准备好的答案：因为审批的原因，境外的矿山暂时还不能注入上市公司。但是，纬通集团会把旗下的河州冶金厂与两块市中心土地置换进入上市公司，同时原有的债务会被剥离。

三箭齐发，信丰制药的股票第二天便走出一波强劲行情。杜林祥中午时分，便接到赖敬东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初战告捷，可喜可贺呀！”

杜林祥客气地说：“全靠赖总的点拨。”

赖敬东笑呵呵地说：“我只是给你们提了个醒，真正想出应对之策的，可是你们呀！”

杜林祥脑海中，又浮现出那晚在北京与赖敬东的长谈。赖敬东告诉他，拿下徐浩成、张贵明手里的矿山与上市公司的壳后，仅仅通过资产评估公司的一份评估报告就把矿山资产注入上市公司，显得太突兀，也会引起外界怀疑。因此在有些事情上，不妨假戏真做，反守为攻。

赖敬东在电话里继续说：“庆典弄得很成功嘛！花钱不多，成效很大。非洲那座矿山，本来就是徐浩成的。你暂时借过来用一下，用完之后完璧归赵，老徐一定是乐见其成。”

杜林祥说：“非洲那座矿山，的确是左手倒右手的生意。只是未来真要收购TKK，大概得花一笔钱。”

关于收购TKK的事，杜林祥之前同赖敬东提过。赖敬东当时就表态支持，此刻，他更是说：“钱嘛，该花就得花。天下哪儿有不投本钱的生意？有了今天的发布会以及借来的矿山，全世界都知道纬通要在矿业市场大展拳脚了！未来正儿八经地买下TKK，就更有说服力。到了最后时刻，再把当初计划好的矿山注入上市公司，一切就水到渠成，外界也不会有太多质疑。”

赖敬东接着说：“壳的炒作很成功，接下来就看矿山那边的造势了。”

杜林祥说：“我专程去了一趟美国，柳林已经答应出山，应该不成问题。”

“好，静候佳音。”赖敬东说。

放下电话，杜林祥心情大好。他走出办公室，围着走廊转了一圈，一边走还一边做着伸展运动。来到庄智奇的办公室门前，杜林祥便敲门走了进去。

庄智奇见杜林祥走了进来，立刻起身叫了声“杜总”。杜林祥微笑着挥手，示意他坐下：“午休时间，我一个人在楼里瞎逛。走到你这里，就进来瞧瞧，没什么事。”

“在看什么呢？”刚进门时，杜林祥见庄智奇戴着耳机，手里捏着一支烟，津津有味地盯着电脑屏幕，便好奇地问道。

庄智奇说：“趁着中午休息时间，在追一部美剧。”

“现在的人，怎么都喜欢追美剧看了？我们家那小子，也经常在家里通宵达旦看美剧。”杜林祥说。

庄智奇笑着说：“庭宇可是标准的美剧控。我正在追的这部剧，就是他推荐给我的。”

杜林祥说：“他也给我推荐了好几部。他还说，现在看美剧，比看好莱坞电影还刺激。”

“这倒是实话。”庄智奇说，“就说美剧的情节设置吧，往往比电影还要紧凑。”

“电视剧的情节比电影还紧凑，美国佬也真够折腾的。”杜林祥说。

庄智奇说：“咱们看中国电视剧时间久了，往往进入一个误区，认为电视剧的情节发展就应该比电影慢。可在美国人眼里，电视剧的情节原本就应该比电影紧张。电影吸引观众的手段有很多，除了情节，还有大屏幕上的优美画质以及影院里的音响效果。而电视剧呢，只有依靠跌宕起伏的情节，才能牢牢抓住观众。”

“嗯，有道理。”杜林祥点了点头。

庄智奇说：“这些道理，我可总结不出来，都是庭宇告诉我的。”他接着说，“庭宇还说，这几年美剧质量突飞猛进，还得益于市场的变化。现在好莱坞电影的票房，仅仅有一半在北美大陆，剩下的市场份额分布在世界各地。导演拍电影时，为了讨好各类人群，不仅束手束脚，还把价值观弄得很错乱。美剧则不同，它的市场几乎全在美国本土，因此拍美剧的导演，没那么多羁绊。”

杜林祥摸出一支烟点上：“甭管是美剧还是电影，我都赶不上时髦了。今天没什么事，咱们下会儿象棋如何？”

“杜总发话了，我理当奉陪。”庄智奇一边说着，一边弯腰从抽屉里取出棋子。

第一盘，双方下了一局和棋。杜林祥还笑着说：“智奇，你可别让棋啊。”到了第二盘，庄智奇的棋风愈发畏首畏尾，杜林祥双马过河，直接将死老师。杜林祥不禁摇头：“智奇，这可不是你的实力。”

庄智奇无奈地盯着棋盘，深吸一口烟说：“杜总知道，和你对弈我从不会让棋。看来是你的棋艺长进太快。”

杜林祥说：“是吗？我看不是我长进太快，而是你退步了。”

庄智奇淡淡一笑：“也许吧。”

杜林祥说：“前段时间忙着签字协议的事，你太操劳了，听说昨晚三点过才回家。没有休息好，也会影响下棋时的思路。趁着最近公司没什么大事，不妨多休息一下。”

“谢谢杜总关心。”庄智奇说，“最近公司事情很多，我的确感觉有些跟不上节奏了。”

庄智奇顿了顿，说：“尤其不久前去国外转了一圈，更是觉得自己的能力与学识存在不少短板。”

“智奇谦虚了。”杜林祥说，“如果说你都不行，那我怎么办？”

庄智奇说：“我不是客气，而是真这样认为。自打研究生毕业以来，这么多年都在吃老本。坐吃山空，总不是个事呀！有件事，我最近一直想跟杜总汇报。过去没有机会，趁着今天便说出来吧。我打算去国外大学，扎扎实实充几年电。”

杜林祥收敛住笑容：“智奇，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或者听到了什么？”

“不！”庄智奇否认道，“我真是想重新回到校园，学点东西。”

“智奇，你恐怕没有说实话。”杜林祥说，“社会才是最难啃的书本，要学东西，校园可赶不上外边。这点道理，连我都明白，难道你会不懂？再说了，真想回到校园，有的是机会，现在什么EMBA班，交个几十万就能进去。而且有些EMBA班，还会安排去国外参观学习几个礼拜。这样一来，完全可以工作、读书两不误！”

庄智奇说：“我只是觉得，上个周末班什么的，还是太浮躁，比不上专心读书来得清静。”

杜林祥说：“智奇，在公司你是仅次于我的总裁，职务上已经做到最高了。待遇方面，无论年薪还是股份，我决不吝惜。你有什么想法，大可以提出来。”

庄智奇辩解道：“杜总，我真没有这方面的意思。”

杜林祥又说：“是不是对外公布企业收购铜矿的消息，我没有尊重你的意见，心里不太舒服？或者说TKK的事，我没有第一时间告诉你，也有些看法？”

“你千万别误会！”庄智奇说。

杜林祥说：“心里有什么想法，不妨直接告诉我。要是我做得不对，一定会向你赔礼道歉。如果不是因为这些事，就赶紧把那些莫名其妙的想法收起来。”

杜林祥站起身，右手重重拍在庄智奇的肩膀上：“企业的情况你最清楚。阵势已经摆出来，紧接着就是一场恶战。这种时候，我身边可不能没有你呀！”

庄智奇仰视着杜林祥，轻轻点了一下头。

6 颇受内地富豪偏爱的香港四季酒店

香港赤角国际机场出口，一个中年男人望了望远方，心里五味杂陈。

身旁的女伴，贴心地为他披好上衣。他微微点头，牵住女伴的手。他心里清楚，接下来的旅程，将笼罩在层层迷雾之中。终点在哪里？不知道。何时结束？更不由他掌控。在旅程中陪伴自己的，或许只有身旁的女人。

熙熙攘攘的人群慢慢地散了，中年男人钻进汽车。马上就要见到老朋友了，这些人说过的话，还会算数吗？尽管他一生中从不缺乏自信心，但是这一次实在变数太多，心里没底呀。

望着窗外一闪而过的风景，他轻轻叹了口气，这一切都太熟悉了。

这名中年男人就是柳林。在与杜林祥会面三个月之后，他终于踏上了熟悉的香港的土地。

轿车驶抵位于中环金融街八号的四季酒店。柳林步入大堂，望着酒店内奢华的装饰，心里却叹了一口气：“又回来了！”对于这座酒店，自己太熟悉了。在这里，前途未知的迷惘，像是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黑团，充斥着咖啡厅、酒廊乃至每一个房间。相比之下，柳林无疑更喜欢南加州的蓝天白云。

柳林忘不了在四季酒店内的那段蹉跎时光，那真是人生中的梦魇。但是，当他重返香港，依旧选择了这里。

这座2005年才开业的五星级酒店，早已不是一座简单的酒店。在内地富豪圈子里，这座酒店名气很大，甚至拥有了一个充满乡愁的名字——“望北楼”，在这里守望北方，静待归期。

在四季酒店里，有全香港最好的露天游泳池，有在港澳地区唯一被评为米其林三星级的中餐厅，更有许多惺惺相惜的同道中人。

当年，柳林滞留香港期间，就下榻在四季酒店。在这里，他认识了好几个朋友，都是在当地富甲一方的企业家，却因为卷入某个腐败窝案要来香港这个弹丸之地暂避风头。有人不断地来，有人等到了自己“过关”的好消息而离开，也有人获知坏消息后逃得更远。人来人往之间，柳林的身心备受煎熬。

对于避居港岛的内地富豪们来说，四季酒店的地理位置更是得天独厚——离港澳码头只有步行十分钟的路程。登船去澳门赌博，是他们为数不多的解压方式之一。

最令柳林揪心的，是一个江西来的企业家。两人因为去澳门豪赌成为朋友，后来这名企业家兴高采烈地告诉柳林，自己的案子已经了结，可以回去了。但就在下飞机的第一时间，这名企业家被带上警车。最后，此人因为虚开增值税发票被判了十多年。

因此，尽管杜林祥与徐浩成都告诉柳林，胡卫东动用各种关系已经确认，他当初的事已经过去，即便回到内地也不会有任何危险，但他依旧坚持只到香港。

数年前在四季酒店的时光并不愉快，但柳林思前想后，还是决定故地重游。因为此地，确实有它独具的魅力。四季酒店毕竟是21世纪才开业的酒店，硬件环境优于港岛其他五星级酒店。这里也是全港唯一可以预办登机手续的地方，出行极为方便。更重要的是，因为声名在外，酒店里聚集着各种神通广大的人物，便于打探第一手消息。

柳林还是一个迷信风水的人，他觉得这里的风水不错，当初自己能化险为夷，平安逃到美国，或许正是风水帮了自己。酒店三面临海，原本是聚财之所。酒店之中更是遍布流水装置与咖啡色石砖，均符合“水为财”和“金生水”的格局。当年一位风水先生还告诉柳林，四季酒店里风水最好的位置是中餐厅“龙景轩”，“清早进去，找个背向山的位置坐正，头脑会慢慢开始清醒，这是旺气流进了身体”。没准是“信则灵”的缘故，柳林觉得，避居香港期间，凡是外出时，接电话多是坏消息，而进了餐厅，电话里好消息就会接踵而至。

在酒店的海景房里，徐浩成与杜林祥正等候着柳林。杜林祥悠闲地抽着烟，说：“柳林真是被吓破胆了，怎么说都不肯回内地，只是同意来香港。而且到了香港，指定要住这里。”

徐浩成微笑着说：“柳林这小子会挑地方呀！四季酒店的海景套房，一晚上最便宜也得一万多。他在这儿住上两三个月，杜总可得破费近百万。”

“这都是小意思。”杜林祥笑了笑，“不过，这酒店真像外界传的那样，是富豪的避难所吗？”

徐浩成说：“近些年，是有很多内地过来的朋友青睐这里。但在我看来，很多人不过是跟风而已，这里也没有外界传得那么神乎其神。”

“怎么说？”杜林祥问。

“在我看来，内地朋友偏爱这里，就像内地企业家来到香港置业，都喜欢集中在港岛半山地区与本地上流人士为邻一样。”徐浩成说。

杜林祥点了点头：“有道理！”

说话间，柳林带着他的红颜知己走进了房间。徐浩成、杜林祥纷纷起身与他握手。杜林祥笑呵呵地说：“麻烦柳总了。”

柳林也笑着回答：“应该的，别客气。”

杜林祥又把身旁的袁凯介绍给柳林：“这位袁凯，是我们公司负责媒体公关的，我在电话里跟你提过。以后媒体方面的事，他会直接和你联系。”

袁凯与柳林握着手：“叫我小袁就行。有什么事，柳总直接吩咐。”

柳林点了一下头：“强将手下无弱兵，杜总麾下的干将，我有什么不放心的！”

寒暄一阵后，徐浩成说：“柳总旅途劳顿，先在房间里休息一会儿吧！晚上我在家里略备薄酒，为你接风洗尘。”

“徐总这样安排好。”杜林祥说，“柳总先休息，我们就告辞了。晚上再见。”

因为担心酒店里人多眼杂，徐浩成与杜林祥并没有一起离去。徐浩成先行离开后，杜林祥又在房间里坐了五分钟，之后才带着袁凯走进电梯。

当晚餐叙之后，杜林祥飞返河州，徐浩成也回到位于缅甸的老巢。柳林与在洛杉矶结识的少妇小韩两人，在香港过起了神仙眷侣般的生活。一周后，内地一家财经媒体刊登出一条消息，标题就叫《能源大佬低调返港，打响矿山争夺战》。

这篇消息的主角，就是柳林。文章大意是说，数年前，柳林与老乡且同为矿业富商的张贵明签署了一份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取得一座矿山的采矿权。后来，柳林远走美国，张贵明却将本应共同拥有的采矿权据为己有。人在国外的柳林，此前已向矿山所在地法院提告，最后却被判败诉。柳林并不甘心，只身返回香港，打响矿山争夺战。文章言之凿凿地说：“柳林已向高院提出上诉。同时，双方的交易还牵涉数家香港公司，柳林也向香港法院提告。”

无论柳林还是张贵明，在当地都是如雷贯耳的大名。可要放在全国的舆论场，却算不上多么出名的人物。消息见报后，转载的网站并不多。

三天后，一封署名柳林的公开信又在网上流传。信中柳林痛斥张贵明见利忘义，还含沙射影地指出，张贵明的发家史不干不净，生活作风更是糜烂至极。自己之所以离开当地，就是因为得罪了张贵明，担心遭到黑恶势力报复。

跟黑社会与性扯上关系，新闻渐渐有些关注度了。除了媒体跟进报道，一些知名论坛上还出现帖子，说张贵明就是黑社会，在当地无法无天。更有一则帖子，直接梳理出张贵明的十大情人，其中就有三个是明星。

借助女明星的影响力，张贵明的“知名度”大幅提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这位隐居在北方小县城里的矿业大佬感兴趣。

面对柳林的穷追猛打，事件的另一名主角张贵明始终保持沉默。无数记者拨打张贵明的手机，都是无人接听。

直到半个月后，张贵明在老家梅河接受了北京一家媒体的专访，为此次争议事件再添了一把火！

根据记者的描述，采访是从张贵明带领他们走访希望小学开始的。这所小学是张贵明投资兴建的，学生们都亲切地称呼他“张伯伯”。回到办公室后，张贵明以一口浓重的乡音，向记者介绍了企业近年来的发展情况。记者写道：“张贵明时而发出爽朗的笑声，时而皱眉沉思，手中的烟一支接一支。”

当话题转入与柳林的争执时，“张贵明出人意料地沉默了几分钟，接着，他的怒火像火山一样爆发。”张贵明先痛批了近期报道此次事件的媒体：“这些报道并无新鲜东西，在没有对我进行采访，也不了解事实真相的前提下，将以前的网络传言及柳林的一面之词捏在一起，重新包装后发了一遍。报道内容与事实根本不符，只不过是以侮辱、诽谤我及我担任董事长的企业为目的，帮助纠纷的另一方造势而已。使出这些齜齜手段的背后主使人，可以肯定地说就是柳林。”

接着，该篇报道以一问一答的方式，释放出张贵明一方的声音：

记者：根据柳林的说法，当初你们签署了合作协议，共同开发矿山。但是日后能源价格暴涨，你便见财起意，把合作开发变成独自开发，用各种非法手段侵吞了他的股份。真相是这样吗？

张贵明：这完全是没有根据的造谣，说难听点就是胡说八道！说实在的，我这人做生意这么多年了，不管是赔还是赚，我都会讲信用，绝对不会出尔反尔。当初，我的确与柳林签署过合作协议，共同拥有矿山股份。按照这份协议，柳林应该向矿山注资五亿元。可实际情况是，他仅在签署协议后一个月内，向矿山投过五百万元。此后无论我如何追讨，他都不肯投钱。分明是他违约在前，怎么还好意思再来主张股权？

柳林到了美国之后，我又与他通过好几次电话。我在电话里说：“老柳，按照合同你可违约了！不仅股份没有，甚至先投的五百万元，都得作为违约金被扣下。但念在朋友一场，我也不想收你违约金。合同就作废吧，五百万元我也一分不少地还给你。”柳林答应了这事，我也很快把五百万汇给了他。

记者：为何柳林现在会提出异议？

张贵明：他的想法是什么，你们应该去问他！不过我个人猜测，他才是真正的见财起意。这几年，矿山发展势头不错，尤其是去年，我们与北京的科研院所合作，勘探出了一个全新的矿藏。按最保守评估，这座矿山的价值都已超过一百亿元。柳林没料到我们能勘探出新的矿藏，因此后悔当初退出的举动。

这就好比柳林最初投资了一只“鸡蛋”，但无力孵化、饲养。后来，他彻底放弃，把鸡蛋卖给了我。最后小鸡破壳而出，成长为一个即将大量产蛋的母鸡。这时柳林宣布，这只鸡是他的。

法院一审时，柳林没有出席庭审，他只是委托律师出庭。但我又给他打过电话，我说：“老柳啊，趁着法院审理，咱们当面讲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他说：“不用了，不用了，我们就听法官的。”现在判决出来了，他又不认账了，上诉弄什么二审。

记者：这次股权争夺战，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尤其北京、上海等地的一些法律专家，也对案情发表了意见。这些意见，似乎对你不利？

张贵明：我注意到了部分专家学者的表态。我也曾就这件事向这些专家去过书函，敬请他们也能听听我的意见，以对自己的言行和身份地位负责任。但他们均保持缄默。这其中的隐情，我不愿多说，更不愿意多猜。但对我来说，态度和做法始终是光明磊落的。

我是泥腿子出身，柳林以前是政府官员。从掌握社会资源的能力来看，我绝对甘拜下风。柳林回到香港以后，就积极联系法律界的专家学者。这些专家利用自己的职业条件，尤其是与法院系统熟悉的便利，发表了许多不负责任的意见。这个情况我们虽然知道，但也无可奈何。

现在的问题是，柳林也好，专家也好，都故意抛开一些判决已经确认、柳林一方承认的基本事实，妄下结论。这是典型的庭外开审，言论结案，是以操纵舆论的手段，达到颠覆法院权威审判结果的目的。它的可怕之处在于挑战法律的尊严，这对于社会心理和法治现实，都是十分危险的，后果也是严重的。

记者：柳林发出了一封公开信，字里行间对于你的背景提出许多质疑，还说自己远走海外，是因为担心遭到你的报复。

张贵明：柳林为什么走？据我所知，是因为一批有正义感的老干部多年来一直持续不懈地实名举报他侵吞国有资产一事。另外，柳林的生活作风很不检点，家里有老婆，又和当地电视台的主播搞在一起。后来老婆买凶杀人，把女主播捅死了。柳林惹上人命官司，心里怕得要死，这才是他远走他乡的原因。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企业家，自己读书有限，多年来就凭着刻苦踏实走到今天。真如柳林所说，我黑白通吃，能量惊人，还用得着打官司，还会闹出这么大的风波？

记者：柳林一方认为，老干部持续举报的背后，是你在支持。

张贵明：这样的谎言根本不值一驳。柳林被老干部联名举报侵吞巨额国有资产，是从2003年开始的，我和他2005年才有经济往来。你觉得这说得通吗？这不仅是对我的污蔑，同时也是对几十名老干部的不尊重。

记者：此次股权争夺事件发酵之后，网上出现许多对你的举报，有人说你涉黑，还有人说你伪造证件。

张贵明：网上大量出现有关我的负面言论，究竟是网友自发还是有人幕后操纵，我没有证据不敢乱说，相信社会上的明白人一看便知。我是一个商人，并非完人。得益于党的好政策，赚了一点钱之后，的确干过一些糊涂事，后来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比方说，有一段时间我喜欢去澳门赌博，可由于自己名声大，不想用自己的身份证去澳门等地，就办了假身份证。用了两次后，我觉得此事不合法，就交回去了。我没有用这个身份证干过任何违法的事情。后来，我主动去省公安厅接受了处罚。

犯过的错我不抵赖，但有些别有用心的指控，我必须澄清。说我涉黑，简直是天大的冤枉。这么多年，不要说涉黑，甚至跟人打架的事我都没干过。更可笑的是，一个老婆买凶杀人的人，居然说我涉黑？我始终相信法律，认为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我及企业的合法权益一定会得到维护，法律的严肃性也一定会得到维护。

记者：如果可能，你有什么话想对柳林说吗？

张贵明：没有这种可能了。真要是见面，估计也是无言以对了。走到今天这一步，我十分心痛。过去与柳林之间，既有生意上的合作，私人之间的友谊也不错。可是，一座价值上百亿的矿山就像一面照妖镜，把人性的阴暗面都给照出来了。

7 黄色和黑色，永远是舆论场里最耀眼的颜色

北京媒体的这篇报道，让舆情迅速升温。各大网站均有转载，网站编辑还各取所需地取了许多耸人听闻的标题。有的标题是“张贵明大爆猛料，柳林妻子买凶杀情人”，有的标题是“柳林被指曾侵吞国有资产”……一家知名财经期刊，更是进行跟踪报道，并推出一组重磅策划“百亿矿山争夺战”。

远在河州的杜林祥，注视着这场舆论战的最新动向。当张贵明的专访文章问世后，他便找来袁凯，指着报纸说：“跟张贵明认识这么久了，还没见他说话这么有条理。条分缕析且不失文采，哪里像个泥腿子出身？”

袁凯笑了起来：“张贵明的回答的确精彩。你看看，什么‘这是典型的庭外开审，言论结案’，还有‘我始终相信法律，认为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我及企业的合法权益一定会得到维护’，特别是最后一句，‘一座价值上百亿的矿山就像一面照妖镜，把人性的阴暗面都给照出来了’，这些话有理有据，像是大学教授说的，哪里还是我们认识的那个张贵明？”

杜林祥问：“这些都是记者帮张贵明润色的吧？”

“当然。”袁凯说，“不靠秀才们加工，张贵明哪儿有这水平！”

杜林祥说：“张贵明的专访一出来，他几乎就把话语权抢到手了，还把买凶杀人、侵吞国有资产的事一股脑抖了出来，我看这下该柳林登场了吧。”

袁凯说：“柳林给我打了电话，说准备周末召开新闻发布会，全力反击张贵明。”

杜林祥点了点头：“你要全力配合他，一定得把声势造起来。”

“好的！”袁凯说，“我已经订了明天的机票，专门赶去香港，帮柳林协调媒体的关系。”

袁凯赶到香港四季酒店柳林下榻的房间时，柳林也说了和杜林祥几乎同样的话：“这个老张，几年不见怎么也变得伶牙俐齿起来？”

袁凯微笑着说：“都是记者加工润色的。”

“我想也是。”柳林说，“所以周末的新闻发布会，咱们的风头一定要盖过他。发给媒体的请柬都准备好了，你看一下。”

袁凯接过请柬一看，立刻问道：“还没寄出去吧？”

柳林说：“寄了呀！有哪里不对吗？”

“时间不对。”袁凯说，“之前我只知道新闻发布会安排在周末，却不知道具体时间是礼拜六。这个时间肯定不行，得改成礼拜天。”

“礼拜六和礼拜天，有什么不一样？”柳林不解地问。

袁凯说：“发布一条消息，希望引起外界关注，最好的时间就是礼拜天。因为礼拜天的新闻，报纸刊登出来的时间是礼拜一，刚度过周末的人们处于信息空窗期，需要大量新闻来填塞。如此一来，新闻很容易炒热。发布一条不希望被过度解读的消息，最好是礼拜五下午。人们憧憬着周末生活，对其他事情的敏感度就降低了。”

袁凯接着说：“发布会礼拜六召开的话，报纸报道出来就是礼拜天。那时人们正在度周末，有几个看报纸的？”

柳林思忖了一会儿，觉得很有道理。他搓着手说：“请柬已经发出去了，怎么办呢？只能通知媒体改时间了。”

袁凯点燃一支烟，深吸了一口：“礼拜五晚上，我让人给媒体挨个打电话，就说发布会前我们获得一份关键证据，需要时间核实，因此发布会延后一天。这样既把时间推后了，也能吊起大伙的兴趣。”

“如此甚好。”柳林点头说。

发布会的时间敲定后，袁凯又忙着联系媒体，把提前准备好的问题分发给大伙。当天来到现场的记者很多，提问环节真要完全开放，难免有记者提出刁钻古怪的问题，柳林一时答不上来或说漏嘴，就无可挽回了。最保险的办法，便是假戏真做。问题是自己设计的，应答之辞也早就准备好。把这些问题交到信得过的记者手里，这些记者会提前坐到指定好的位置上。在发布会现场，主持人装模作样地扫视全场，然后点名说“请某排左边第几位记者提问”。

袁凯身份特殊，不好亲上火线担任发布会主持人。他专门在香港聘请了一名媒体公关公司的资深人士担任主持人。袁凯深知，再精巧的设计，都不足以应付现场的突发状况。而主持人，则是最后一道安全阀，遇到紧急情况必须挺身而出掌控全局。

新闻发布会在礼拜天下午如期开始。地点安排在香格里拉酒店，而不是柳林下榻的四季酒店。柳林不惜舟车劳顿，就是认为四季酒店在圈子里名声太大，容易引起人们不必要的联想。

发布会开始后，柳林一脸微笑地向出席会议的记者致敬，同时对于自己不得已更改发布会日期表达歉意。最后，他一脸真诚地说道：“关于此次股权争议，我愿意与媒体朋友分享自己所知道的一切情况。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台下记者踊跃举手，主持人微笑着说：“我们是否也秉持女士优先的原则，把第一个机会留给女士？”他扫视一圈全场后，指着第一排，“就请这一排正中的小姐提问吧。”

这位小姐当然是袁凯早已安排好的，她接过扩音器，把烂熟于心的问题背了出来：“前天接到通知，说你们获得一份关键证据。不知这份证据是什么？”

“首先，我要感谢美丽的记者小姐，有你的不懈求索，终有真相大白的一天。其次，我要感谢我的老朋友张贵明先生。这份证据，其实是他提供给我的！”柳林如是说道。

现场出现一片骚动，人们十分好奇，此时已水火不容的张贵明与柳林，竟会给对方提供关键证据？

柳林微笑着说：“想必大家都看过前几天某家媒体对于张贵明先生的专访文章。在这篇报道中，张先生说我在美国期间，他给我打过电话，提出归还我先期投资的五百万，终止双方的合作协议，而我呢，也在电话里答应了。”

柳林举出一份材料：“这是银行间的汇款记录。我在美国期间，张先生的确通过他在香港的一家公司，给我汇过五百万。给了就是给了，真相不容置疑。但是，这五百万根本不是所谓的归还投资款，而是他在澳门赌博期间借了我的钱，欠债还钱而已，和矿山生意没有一丁点关系。”

柳林继续说：“我在内地时，就已经发觉张贵明这个人人品有问题，而且惯于在商业竞争中采取一些非正当的手段。正是出于自我保护的原因，才不得已离开故乡。自打离开之后，我再没同他联系过。同他这样的人，彼此之间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包括归还五百万的赌

债，也是他香港分公司的负责人和我助理联系，我与他没有通过任何电话。”

柳林又举出一份材料：“据张贵明说，我在美国期间他给我打过电话，商量终止协议的事。我实在记不得有这通电话！因此，我通过美国通信公司，把我赴美之后，以及收到这五百万之前的几个月的通信记录全调了出来，里面没有一个电话是张贵明打来的。由此可见，向来嘴里没有实话的张贵明，又一次对媒体、对公众撒了谎。”

柳林加重语气：“也许张贵明会说，通信记录只是我单方面提供的证据，里面被人动了手脚。没有关系嘛！他也可以调出那段时间他自己的通信记录，看一看那里面，是否有打给我的电话。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

柳林重新露出笑容：“制造一个谎言，接下来就需要若干个谎言来掩盖。可以想见，素来精明的张贵明先生，会不断犯下低级错误。”

主持人抬头张望，又点了一名记者：“请第三排左边第一位、穿灰色西装的记者提问。”

这名同样早有准备的记者问道：“柳总，如果真相确如你所说，那么张贵明为何会出尔反尔？”

柳林回答：“我建议你再去看看那篇专访，答案就在里面。在那篇充斥着谎言的专访中，张贵明也说了少许的真话。这座矿山一开始的蕴藏量并不算大，我当时也没将其当成一桩大生意。可是后来，随着勘探的深入，这座矿山的价值迅速提升。张贵明说的没错，现在这座矿山，起码值一百亿。为了独吞这一百亿，张贵明无所不用其极，也就合情合理了。”

袁凯没有亲临发布会现场，他只是叼着一支香烟，在自己房间里观看同步录像。对于柳林的表现，他十分满意。除了按照之前拟定的提纲，一一回答记者的提问，柳林还不时有精彩的自我发挥。比如说“张贵明为自己提供了证据”之类的应答，既是一种辛辣的反讽，更活跃了现场的气氛。

发布会越到后来，柳林的状态越放松，甚至在回答问题时将唐诗宋词信手拈来。袁凯心中笑道，柳林不愧为“最有文化的煤老板”，的确有股儒商风范。近些年杜林祥也恶补了不少书，但与柳林相比还是相形见绌。

发布会接近尾声。柳林笑着说：“今天与媒体朋友进行了开诚布公的交流，希望通过你们手中的妙笔，让公众了解到更多真相。更期待着，未来我们还有这样交流的机会。”

柳林正欲起身离去，台下一名记者忽然大吼道：“柳总，张贵明说你老婆买凶杀人，对此你怎么回应？”

电脑旁的袁凯立时紧张起来。这个记者并不是自己安排的，而是眼见发布会即将结束，便不待主持人点名，主动跳出来提问的。“王八蛋！”袁凯在心中狠狠骂道。

遇到这种临场发难的记者是最麻烦的！制止他提问，显得没有风度；对他的问题不予回答，又会给人心虚的印象。对于这种突如其来的状况，袁凯只能在心中祈祷：“但愿柳林和主持人应付得来。”

主持人微笑着说：“这位先生，不好意思。您的问题属于私生活方面，与本次股权争议毫无关联。出于尊重个人隐私的原因，柳总实在不便回答。”

台下大部分记者都流露出失望的情绪，提问的记者更是不依不饶地大叫：“里面是不是有什么隐情，你们才故意躲躲闪闪？”

这时，柳林重新将嘴巴对准扩音器：“刚才主持人说的没错，这件事属于个人隐私，我没有义务在今天这样的场合去公开谈论。但是，既然有朋友提到，我也简单回应几句。”

柳林继续说：“早些年，我在私生活方面的确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后来出现那种事情，既害了那位女主播，也让我妻子身陷牢狱。作为一个男人，我深深感到对不起她们。多少个午夜梦回，我的心灵都在承受煎熬。”

刚才还谈笑风生的柳林，此时眼中泛起泪花：“对于此事的前因后果，公安部门当初就已调查清楚，相关责任人也受到了惩罚。我虽然没有刑事责任，却有摆脱不掉的道义责任。因此，无论承受怎样的责难，都是我应得的。但我还是恳请大家，所有的箭都射向我，不要再去难为女人。不论是已经往生的人，还是关在牢里的妻子，她们都是受伤很重的女人。错的是我，不是她们！”

柳林颇有些老泪纵横的意味，旁边的助理还递上一张纸巾。见柳林回答了这个议程外的问题，众多记者又开始举手，希望继续挖掘些猛料。主持人这时说：“柳总的情绪太激动，发布会到此结束。”

主持人完成了最后的任务——在眼看局面越来越难以驾驭时，果断宣布结束。袁凯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下。

柳林起身离开，一边擦拭着眼泪，一边对记者说：“今天有些失态了，对不住大家。”

几分钟后，当柳林与袁凯在酒店房间内再次相见时，柳林的眼眶依旧泛红，脸上却挂着灿烂的笑容：“小袁，今天我的表现还算及格

吧！”

袁凯也满面笑容地回答：“不是及格，是满分！”

“那就好！”柳林迫不及待地点燃一支烟。烟瘾惊人的他，刚才在发布会现场确实憋坏了。

袁凯说：“最后那个节外生枝的问题，让我的心都悬到嗓子眼了。幸亏柳总处变不惊，回答得情真意切。”

柳林坐到沙发上，惬意地抽了一口烟：“对于男人来说，能哭也是本事！不然，刘备怎么能当皇帝！”

礼拜一，袁凯搭乘早航班回到河州。中午，他将各家媒体关于新闻发布会的报道整理了一下，便走进杜林祥的办公室。

杜林祥这几天心情不错，见到袁凯后更是喜笑颜开：“这一趟辛苦了。”

袁凯将整理的资料摆上杜林祥的案头：“三哥，全国有超过四十家媒体报道了昨天的发布会，各大网站也转发了消息。”

尽管许多报道杜林祥上午已看过，但他还是津津有味地拿起资料翻阅。见好几张报纸的标题都是“百亿矿山争夺战再起波澜”，杜林祥又点开网页，指着屏幕对袁凯说：“有门户网站还做了一个新闻专题，标题也叫‘百亿矿山争夺战’。”

“是啊，今天我也看到了。”袁凯说。

“妈的！”当杜林祥太气愤或太喜悦时，脏话总会不时蹦出来，“以后这矿山的名字，就改成‘百亿’好了，反正大家都叫顺口了。”

袁凯说：“张贵明与柳林打得死去活来，这座矿山价值百亿的概念也深入人心了。”

“多亏智奇的金点子啊！”杜林祥感叹道。他又记起当初庄智奇献计时的情形。与赖敬东会面时，赖敬东说四处求人托关系是取守势，不可不为却远远不够，稳固防守之余，还必须发起攻势。

而在从北京回河州的航班上，庄智奇讲到了中国饮料界的一个著名营销案例。一家企业，因为合同到期，不得不将自己耗费了巨大心血的品牌交还回去。后来，两家企业围绕品牌所有权打了漫长的官司。

庄智奇说，从法律角度，这场官司的输赢十分清楚。品牌是原所有方租给你用的，时间到期了，当然要依约收回。那家失去商标使用权的企业，无论怎么告，在法律上都很难站住脚。

但庄智奇以为，这家败诉的企业并非不懂法或故意发愣，而是策划了一场精彩的营销战役。试想，如果企业用登报打广告的方式，告诉消费者，原来使用的品牌已被收回，我们换了一个新品牌，那得投入多少广告费？可用打官司的方法，甚至败诉后还坚持上诉，轻而易举就引来全国媒体的关注报道。待官司尘埃落定时，大部分消费者都已知道，这家企业换了个品牌。“输的是官司，赢的是市场！诉讼成本比起广告费便宜太多了。”庄智奇如是说。

庄智奇的计划，就是打响一场矿山争夺战，向外界强制灌输一个概念——这座矿山价值一百亿元。

争夺战的一方，自然是张贵明。另一方是谁呢？杜林祥尽管已经实质收购矿山，但此时还不便现身。徐浩成神龙见首不见尾，更不适合抛头露面。想来想去，只有柳林最合适！他毕竟曾拥有矿山股权，

这在当地人所共知。后来出售股权时因为人已躲到香港，反而知道内情的人没几个。

让张贵明与柳林一起演一出戏，就是对矿山资产最好的炒作！

“庄总是千里马，三哥就是伯乐。”袁凯的话，将杜林祥的思绪拉了回来，杜林祥笑了笑：“智奇是千里马，你也不遑多让！”

杜林祥招呼袁凯坐下，接着扔过去一支烟：“能把新闻炒得这么热，可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杜林祥点燃烟，抽了一口，“柳林刚回来那会儿，你让媒体放了一条消息，说什么‘能源大佬低调返港，打响矿山争夺战’，结果没几家网站转载。当时我这心里，可是悬着呢！”

袁凯说：“第一条消息放出来，结果反应平平，我当时也挺心急。不过静下来一想，也很正常。”

袁凯接着说：“任何一则新闻要想火，必须契合当下热点，还得符合读者口味。就拿第一则消息来说，两个知名度并不算高的企业家，围绕股权归属发生争议，确实很难吸引眼球。”

杜林祥笑着说：“所以三天之后，你才鼓捣出那封公开信，并以柳林的名义发出。在公开信里，有关张贵明涉黑以及玩女人的料一抖出来，关注度立马上来了。特别是那篇张贵明睡过十个情妇的帖子一出来，在网上几乎是疯传。”

袁凯说：“黄色和黑色，永远是舆论场里最耀眼的颜色。跟这两种颜色一沾边，人们就会感兴趣。”

袁凯又说：“这也多亏三哥及时说服张贵明。他不惜自己声名狼藉，咱们才有运作空间。”

“谈不上说服，只不过投其所好。”杜林祥说，“你还记得在缅甸第一次见张贵明吗？他说自己花钱把网上所有负面信息删除了，就是骂他黑社会的帖子被保留了下来。他甚至觉得，这些帖子对自己的生意有帮助。”

杜林祥弹了弹烟灰：“骂张贵明涉黑却拿不出证据，他一点不担心。说他睡明星，简直就是在夸他财大气粗了。以他的个性，高兴还来不及！”

袁凯说：“三哥，不怕你笑话，跟了你这么久，我对于好多财务知识依旧一知半解。就说这次的新闻报道，但凡写到张贵明与柳林之间的股权争议，这个合同、那笔汇款的，经常看得我一头雾水。倒是涉黑、睡明星这些内容，一看就明白。像我这种人，文化素质不算低吧，还是这副德行。至于普通读者的兴趣点，就可想而知了。”

杜林祥点头说：“所以，你就再接再厉，安排张贵明接受了专访，继续抖出什么原配杀二奶、侵吞国有资产的猛料。”

袁凯说：“别说中国了，我看美国、日本也有仇官、仇富情结。毕竟，不管哪一个社会，精英都只是小部分。原配买凶杀二奶，二奶还是个女主播，再加上老干部举报柳林侵吞国有资产，那就不光是黄色与黑色，而是把人们仇官、仇富的情绪挑动起来了。这种新闻，想不火都难！”

袁凯微笑着说：“这些也得多亏张贵明与柳林，他们都是有故事的人。身上自带猛料，不用咱们编，只需留心挖掘一下便可。”

“对，对！”杜林祥哈哈大笑。

袁凯说：“不管黑色、黄色还是仇官、仇富，都是手段。我们的目的，是把矿山价值百亿的概念传递出去。现在看来，已经大获成

功。尽管未来借壳上市时，还有许多程序要走，但这一次炒作，绝对有加分效果。”

杜林祥说：“所以呀，咱们也得见好就收。虽然张贵明在当地神通广大，柳林上头也有胡卫东罩着，但事情无休止地闹下去，难保不出现意外。朋友帮了我们，我们可不能坑了朋友。新闻发布会算是一个高潮，接下来的炒作不妨降降温。”

袁凯说：“没错！再好的药，吃多了都会有副作用。下一步，媒体方面会尽量淡化处理。”

袁凯又说：“这次高潮之后，先歇息一阵。一个月后，张贵明和柳林会分别在北京、香港组织一次法学界专家研讨会。召集一帮专家学者为自己拉大旗做虎皮，在媒体看来也有打擂的意味。到时跟进报道一下，炒作就算基本到位了。”

杜林祥问：“又是媒体报道，又是专家研讨会，不会对官司有什么影响吧？”

“不会。”袁凯说，“这次在香港，我与柳林的律师交谈过，他说柳林提交的证据毫无说服力，从法律专业来看，柳林的上诉根本没有成功的可能性。柳林只是我们手中的棋子，拿了好处就走人，不会真正涉足这桩生意。”

“嗯。”杜林祥点头说，“那就好！”

第八章 箭在弦上

魏晋风哈哈大笑：“身后挂一幅山水画，寓意有坚强靠山，自然是没错。不过，这类画中最适宜的风景须是连绵不绝的山脉，而且高低起伏不要太大。这也预示主人顺风顺水，一路都有贵人相助。”

1 徐浩成引见了一位气功大师来河州

柳林与张贵明的股权之争还在延烧，杜林祥却已在紧锣密鼓地展开收购德国TKK公司的工作。他与庄智奇，分别飞了一趟德国，与TKK公司高管就收购细节展开谈判。

谈判越深入，杜林祥越有捡着大便宜的感觉。这TKK好歹也是国际知名的大公司，欧洲的百年老店吧，怎么如今甩卖自个的价钱这么便宜？以纬通的实力，吃下这家公司毫无问题。谈判桌上，有好几次他都想直接拍板签合同了，但多年的商场经验告诉他，瞅着这帮德国鬼子着急甩卖的样子，自己再拖上一段时间，还能再杀价。

或许是太兴奋的缘故，从法兰克福回香港的航班上，杜林祥只小憩了一会儿，就再也睡不着。趁着这段旅途中的闲暇时光，他在宽敞的头等舱座椅上，又把近段时间的工作在脑海中梳理了一遍。

自打计划启动以来，可谓顺风顺水。接下来真能以不高的价钱吃进TKK，这栈道就算修好了，剩下的，便是统御大军暗度陈仓了！回想起计划的每一个细节，杜林祥更对“有舍才有得”这句话深信不疑。

计划之所以进展顺利，就在于自己懂得舍，将那些看上去有望独吞的利润，分享给了赖敬东、徐浩成、张贵明等人。甚至河州的刘光友，也在自己的鼎力支持下官升一级。可这些人，回馈给自己的，一点都不少！

没有刘光友，收购信丰集团的谈判不会那么顺利，纬通集团也不可能从徐万里那里争取来如此多的优惠政策。刘光友目前的位置极为重要，伴随计划的推进，还少不了要他出手帮忙。

赖敬东不仅提供了大笔资金，结结实实缓解了纬通的资金压力，更点拨自己想出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妙计。通过近期的炒作，杜林祥心中的底气更足了。

张贵明坐镇梅河，至今还为自己看着矿山。没有这个在当地八面玲珑的人物，光是应付政府检查或协调各方关系，就会耗掉不少精力。尤其是在那场自导自演的股权争夺战中，张贵明本色出演，立下大功。

徐浩成的作用也是不容小觑。有了他，纬通集团在非洲平白无故多出一座铜矿，起码在外界看来，企业进军矿业市场的第一仗就大胜而归。接下来，纬通再要吃进国内矿山时，就会显得顺理成章。

就说这次赴德谈判收购TKK吧，几乎是众人合力的结果。在香港的闲谈中，徐浩成第一次提到TKK的项目，他说曾听宋红军说过这个项目，欧洲冶金行业的巨头正在低价甩卖。徐浩成还说，纬通有意造出声势，营造出在矿业市场跑马圈地的氛围，不妨拿下TKK。

可是，有关TKK的具体情况，徐浩成也并不清楚。所幸还有赵筱雨在，这个当初宋红军的小姨子，如今张贵明的红颜知己，对这个项目十分熟悉，并很快帮助杜林祥与TKK牵上线。

收购外企，需要在国家有关部委办理一系列手续。当杜林祥与刘光友一起向徐万里汇报后，徐万里当场拍板全力支持。河州能搞定的事，全部一路绿灯；河州办不下来的事，政府还出面进京协调关系。收购TKK后，部分生产线需要转移回国内，刘光友甚至都在河州工业园区内，为项目预留了新家。

人脉、钱脉，的确是政商界的任督二脉！

飞机降落机场后，杜林祥不打算在香港耽搁，准备立刻转机回河州。秘书在机场办理手续时，他接到了徐浩成的电话：“杜总，有件事要麻烦你一下。”

杜林祥说：“千万别说麻烦！有什么事，徐总尽管吩咐。”

徐浩成说：“我在香港有个朋友，这周打算去河州找徐万里办点事，你能不能安排一下？”

杜林祥却犯难起来：“徐万里毕竟是市委书记，我去求他办点事，都得低三下四，要帮你的朋友说话，怕是使不上劲。”杜林祥心里甚至埋怨，你徐浩成不早就和徐万里搭上线了吗，干嘛这种事还来找我？

“是我没有表述清楚。”徐浩成说，“我所谓的安排，不是叫你引见他们见面。这些事情，他自己会搞定。只是我那朋友吧，喜欢排场。初到河州，人生地不熟的，安排个酒店，找个专车什么的，得麻烦你一下。”

原来是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杜林祥立刻说：“徐总放心！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一定让他在河州期间风风光光。”

杜林祥飞返河州，办公室主任高明勇领着一帮人来机场接机。从机场回公司的路上，杜林祥交代说：“徐浩成的一个朋友周末要来河

州，咱们接待一下。据说这人喜欢排场，到时阵仗搞大一些。”

这些迎来送往的事情，只需杜林祥一声吩咐，高明勇自然会办得漂漂亮亮。周末的下午，高明勇坐着一辆奥迪A6轿车赶往机场，另一辆价值不菲的宾利跟在后面。

河州机场方面的关系早已疏通好，但凡纬通集团的重要客人，都可以直接把车驶进停机坪，摆到廊桥下接机。飞机准点到达，客人从舷梯上缓缓走了下来，他的身后，还跟着一男一女，瞧模样像是助理。

高明勇赶紧迎上前去，热情地伸出双手：“魏老师，你好！”因为要确定接机时间以及为他们预订酒店，高明勇昨天与对方联系过，从传过来的身份证信息里，高明勇知道这位喜欢排场的客人叫魏晋风，籍贯在山西。在电话里，高明勇听对方助理一直称呼“魏老师”，便也跟着这样称呼。

魏晋风看上去五十岁左右，一头浓密油亮的短发，像是刚染过一样。圆脸盘上，宽宽的浓眉下边，闪动着一对精明的眼睛，说话的时候，会露出一口被香烟熏黄的牙齿。

宾利车自然是为魏晋风准备的。高明勇拉开车门，邀请魏晋风上车。女助理与高明勇跟着坐上宾利，另一名男助理则坐上奥迪。

汽车驶出停机坪，高明勇笑着说：“我们杜总本来是要亲自到机场迎接的，只是下午公司有个会走不开。他让我一定跟你说声对不起！”

魏晋风淡淡一笑：“林祥昨天给我打过电话，我当时就说，你有事就去忙。”

高明勇心想，好你个魏晋风，口气倒不小！如今敢直呼杜林祥大名的，满河州城也找不出几个。魏晋风倒好，一开口就是“林祥”。

高明勇继续说：“杜总已在酒店恭候大驾。今晚略备薄酒，为魏老师接风洗尘。”

魏晋风说：“感谢林祥的美意。不过近段时间本人一直在吃素，酒店里那些油腻菜，怕是受不了。”

魏晋风接着说：“麻烦你们来机场一趟，已很不好意思了。到了酒店安顿下来，你就不必管我们了。”

“那可不行。”高明勇说，“魏老师是最尊贵的客人，我们一定要尽地主之谊。都怪我安排不周，不晓得你在吃素。咱们今晚就换个地方，去品尝一下河州的素菜。”

“客随主便。”魏晋风说。

高明勇知道河州城南有一家出名的素菜馆，便安排一行人去那儿用餐。高明勇是个酒肉穿肠过的人物，绝非素食者，平常更讨厌光顾那些充满小资情调的素菜馆。在他看来，想吃素就在家弄点稀饭咸菜，非要整出些吃着有肉味、其实是素菜的玩意来，实在不伦不类。可今晚为了陪好客人，高明勇只好破例。

杜林祥接到高明勇发来的短信，心里颇为不快。这个魏晋风，排场忒大了点吧！老子分明在酒店订好了餐，你却一点面子不给，非要去吃什么素菜。看在徐浩成的面子上，杜林祥不便发作，他只是让高明勇招呼好魏晋风，自己就不去素菜馆作陪了。

素菜馆里自然是没有酒的，高明勇只能以茶代酒，陪着远道而来的客人。喝了一会儿茶，高明勇又忙着给魏晋风敬烟。魏晋风接过

烟，端详着对方：“高老弟，我看你的气色不太好呀。是不是近来晚上老是起夜？”

高明勇点头道：“还真让魏老师说对了。近段时间，我晚上都要起夜三四次。赶上大冬天的，被冻得够呛。”

魏晋风说：“像你这样的年纪，晚上起夜一两次还算正常，再多，就得留意了。”

高明勇说：“是呀！我打算隔几天去煎一服中药，好好调理一下。”

“这样，我先帮你看看。”魏晋风站到高明勇身后，左手搭住他的肩膀，右手摁住他的腰部，接着说，“把上衣脱掉。”

魏晋风微闭双眼，口中轻轻说道：“全身放松，脑筋里不要想任何事情。”

高明勇闭上眼睛。大概两分钟后，便感觉有一股暖流在小腹部左冲右突。整个人虽是坐在椅子上，却有些飘飘然的感觉，十分舒坦惬意。

五分钟后，魏晋风坐回座位，手里重新捏起一支烟：“我已经帮你调理了一下。今天晚上，保准你起夜次数大大减少。”

高明勇终于明白，眼前这位魏老师，敢情是个气功大师。但不管怎么说，自己刚才的确在体内感觉到一股暖流，甚是舒服。他掏出打火机，主动帮魏晋风点燃香烟：“多谢魏老师。”

魏晋风吸了一口烟，又低头朝高明勇耳语：“我发功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你自己也得加强调养。平时多吃素菜，少吃油腻食品。另外，不妨适当减少点床第之欢。”

高明勇尴尬地笑了笑，低声说：“都一把年纪，那方面没啥兴趣了。”

魏晋风摇着头：“老弟没说实话呀。刚才我发功时，明显感觉你的腰腹间缠绕着一股阴气。”

高明勇真有些佩服魏晋风了，这家伙说的可是一点不差！最近，自己和一个广告公司的女白领打得火热。小姑娘热情似火，两人在一起时难免放纵过度。

这时，魏晋风的手机响了，他站起身来，去包间外接了电话。回到屋里，魏晋风笑着说：“我有个朋友，一会儿也要过来，不知是否方便？”

高明勇立刻说：“魏老师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朋友。朋友们欢聚一堂，有什么不方便的。”

大约二十分钟后，魏晋风的朋友到了，高明勇定睛一瞧，来者正是河州市委办公室副主任、市委书记徐万里的大秘赵洪飞。

高明勇听杜林祥讲过，魏晋风来河州，就是拜访徐万里的。赵洪飞能够出现在这里，看来魏晋风与徐万里已接上头。高明勇意识到，眼前的魏晋风可不只是个气功大师，更是一位神通广大的人物。

高明勇与赵洪飞也算认识，不待魏晋风介绍，便热情地打起招呼。赵洪飞坐下不久，兜里的手机就响了。看赵洪飞接电话的样子，便知道是徐万里打来的。两人说了几句话，赵洪飞就把手机递给魏晋风：“徐书记要和你说话。”

魏晋风拿起电话，亲切地说：“万里，你好啊！”

电话那头，徐万里也向魏晋风问好。瞧两人交谈的模样，徐万里似乎在向魏晋风致歉，表示自己公务缠身，这次不能陪同了。魏晋风

有些失望，但还是竭力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通完电话后，赵洪飞说：“徐书记下午接到一个紧急通知，要去北京开会。领导出差，我这个当秘书的，按说都得跟着。但徐书记交代，让我留在河州，专门陪着魏老师。”

魏晋风微微点头：“万里太客气了。”

赵洪飞说：“上周魏老师给徐书记打过电话，你们谈的那件事，徐书记专门打过招呼了。今天去北京之前，徐书记又和市政府的廖秘书长通了电话。礼拜一，魏老师派你的助理直接去市政府那边办手续就行。”

魏晋风脸上露出笑容：“麻烦你们了。”

桌上的气氛逐渐轻松下来，高明勇问道：“赵主任，临近年底工作很忙吧？”

赵洪飞苦笑着说：“一天到晚，尽些些杂事。今天整个下午，都在写贺卡。写得腰酸背痛，却没写完。就这会儿，办公室有几个年轻人还在加班，帮着我写。”

“实在辛苦呀！”高明勇点头笑道。新年之际收寄贺卡，对领导的秘书来说的确是桩辛苦事。刘光友在给吕有顺当秘书时，就为这事向高明勇吐过苦水。想必此时的赵洪飞，也是深受其苦。

据刘光友说，当时从各地寄给吕有顺的贺卡太多，吕有顺连看都不会看一眼。但他会叫秘书将这些贺卡登记造册，而且做登记时还得分好类。比如，北京部委的同事，单独列一个表，在香港认识的商界朋友列一个表，河州的下属再列一个表……这些表，最后都会呈送给吕有顺。不难想见，谁寄了贺卡，吕有顺不一定记得，但谁没寄贺卡，吕有顺心里大概清楚。

徐万里的职位比吕有顺高，加之他辗转数省工作，同僚故旧更多。赵洪飞的工作量，自然轻松不了。

除了收贺卡，还得寄贺卡。一般说来，领导会给秘书一张表，让秘书照着表上的名单，一一寄出贺卡。贺卡上祝福的语言都是提前打印好的，领导只需签个字就行。领导们日理万机，签字这种活自然不会亲自动手。除了那些极为特殊的贺卡，一般都会让秘书学着自己的笔迹，在贺卡上签名。要签如此多的贺卡，还得小心翼翼地模仿别人笔迹，难怪赵洪飞忙活一下午还没弄完。

晚宴接近尾声时，赵洪飞又接到徐万里的电话。放下电话，赵洪飞对魏晋风说：“徐书记刚从北京打来电话。他让办公室准备了一点礼品，工作人员一会儿直接送到酒店。”

回到酒店后，办公室人员提着礼品袋，已等候在大堂。礼品袋里，装着两条高级香烟与一盒茶叶。魏晋风接过礼物，笑着说：“这么多年了，万里还记得我爱抽烟的毛病。听说他已经戒烟了？”

赵洪飞点点头：“徐书记戒烟好些年了。”

魏晋风说：“我和万里第一次见面是在五台山，那时他在北京学习，抽空和几位朋友来山中拜访。记得他的烟瘾特别大，我还劝他早点戒掉。没想到，被劝的人真戒了，我这劝人之人依旧恶习缠身。”

众人在魏晋风房间里小坐了一会儿便告辞。出了酒店，高明勇坚持要送赵洪飞回家。在车里，赵洪飞问道：“你们怎么认识魏老师的？”

高明勇说：“一个香港朋友给杜总打电话，说是魏老师要来河州办事，让我们接待一下。”接着他又试探着说，“看来魏老师要办的事已经办好了，这一趟也算功德圆满。”

赵洪飞说：“魏老师涉猎颇广，既研究《易经》，也痴迷气功，在香港还有一家公司。听说他和河州市政府驻深圳办事处之间，有个合作项目。这次来河州，估计是办理相关手续。”

高明勇猜想，魏晋风与徐万里谈了什么，赵洪飞或许真不知道，即便他知道，也不方便对外透露。高明勇赶紧转移开话题：“徐书记去北京开会，什么时候回来？”

赵洪飞停顿了一下，说：“领导们开会，时间也没个准。”

“是啊。”高明勇点头笑了笑。

2 有一类人，可以交朋友，但不能走得太近，更不要去得罪

第二天一早来到办公室，高明勇自然将昨晚的事情一五一十向杜林祥做了汇报。杜林祥若有所思地说：“这个魏晋风，看来有些来头。一个电话打给徐万里，就把想办的事办好了。”

“对了，”杜林祥接着问，“昨晚人家给你发功治疗，效果怎么样？”

“还真是神了！”高明勇说，“昨晚回家，我一觉睡到天亮都没起夜。”

因为魏晋风一来河州就爽约，让杜林祥在酒店里空等了好一阵，杜林祥原本已不打算见这个人，只是让下属陪好便行。但听了高明勇这番话，杜林祥又改变主意：“下午如果魏晋风没什么事，请他来我办公室坐一下。”

“我马上去联系。”高明勇说，“魏老师不仅会气功，还长期钻研《易经》，尤其擅长打卦。昨晚他给赵洪飞打了一卦，说到赵洪飞过去仕途里的波折，一说一个准。下午把魏老师请来了，不妨让他为杜总打一卦。”

看着高明勇对魏晋风一脸崇拜的样子，杜林祥笑着说：“好啊！”

下午三点多，魏晋风在高明勇的陪伴下，走进杜林祥的办公室。落座后，众人自然少不了一通客气话。

闲聊一阵后，高明勇把话题引到《易经》上：“魏老师多年来潜心研究《易经》，其造诣之高令人叹服。”

魏晋风笑着说：“我钻研《易经》数十载，越来越感到这部书的博大精深，恐怕穷其一生，也无法参透十之二三。”

杜林祥恭维道：“以魏老师的学识都参不透《易经》，那全中国也没人能参透了。”

魏晋风正色道：“打不得妄语啊。就我所知起码有两个人，其研读《易经》的本领远在我之上。我与他们相比，只能甘拜下风。”

杜林祥好奇地问：“哪二人？”

魏晋风说：“一位是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当年我去太湖之滨的学舍求教南怀瑾时，真是心悦诚服。另一位是老领导×××，尽管身在官场，整天俗务缠身，可论起对《易经》的领悟，实在令人望尘莫及。”

杜林祥并不知道南怀瑾是何许人也，但这位老领导的大名自己却听过。杜林祥觉得，魏晋风的话看似谦虚，实则有自抬身价的嫌疑。他究竟与南怀瑾及那位手握重权的大人物有多深的交情，谁也不知道，但听他一席话，仿佛和这些人很熟。

高明勇说：“昨晚魏老师发功为我调理了一下，身体立刻就清爽许多。你为赵主任打了一卦，更让赵主任心悦诚服。魏老师真是法力无边的活神仙。”

魏晋风说：“不是我有什么法力，只不过读《易经》时用了点心而已。中国的占卜术主要分成两个流派，一个是以天干地支为基本符号的‘术数’，起源于中国古代天文学；另一个就是以八卦为基本符号的《易经》，起源于上古时代的龟甲兽骨占卜。我始终认为，就中

国的占卜术来说，没有能强过《易经》打卦的。占卜这种行为，就是从随机的事件中去寻求一种必然的结论。人生天地之间，逃不过自然规律的限制，也逃不过社会文明的约束。所以说，大到天地之机，小到人们的行为，都有一定的规律可循，有时也是可以被推测的——这便是占卜的科学性所在。”

高明勇趁势说：“魏老师难得来河州一趟，不知能否为杜总打一卦？”

魏晋风却摆起手：“不是我不给林祥面子，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昨晚为高老弟发功，接着又给小赵打卦，大伤元气，怕是十天半个月也恢复不过来。此时再来打卦，也只能是胡言乱语一通。”

高明勇一脸遗憾，但内心却对魏晋风愈发崇拜。杜林祥心想，这个魏晋风当真有几把刷子，不仅说起话来旁征博引，显得学识渊博，更懂得饥饿营销的手段。怪不得一般的算命先生只能坐在天桥下挣几个小钱，魏晋风却能游走于权贵之间。

魏晋风接着说：“这一次来河州，烦劳林祥款待。不能为你打卦，实在抱歉得很。但兄弟我也得有所表示，否则实在过意不去。”

高明勇的胃口被重新吊起。只听魏晋风说：“元气受损，卦是打不了。我倒可以凭借多年行走江湖的阅历，对林祥办公室里的摆设提点建议。”

“请指教。”杜林祥一脸谦逊，心中却想，魏晋风的手艺也忒多了点，不仅会气功、打卦，连看风水也在行。

魏晋风说：“你的办公室，之前一定也请高人看过，从桌椅摆设到壁上书画的位置，都暗合四象五行。因此，近年来财运高悬，事业发达。”

“可惜，美中不足的是，”魏晋风接着说，“你座椅后的那幅山水画虽然大气奔放，但画中山峦过于雄奇险峻。”

杜林祥说：“魏老师说的没错，我这办公室之前的确请人看过。那位大师还特意嘱咐我在身后挂一幅山水画，用意是背后有靠山。”

魏晋风哈哈大笑：“身后挂一幅山水画，寓意有坚强靠山，自然是没错。不过，这类画中最适宜的风景是连绵不绝的山脉，而且高低起伏不要太大。这也预示主人顺风顺水，一路都有贵人相助。”

魏晋风又说：“但你身后的画，异峰突起，颇有些‘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意味。如此险峰，只可用来欣赏风景，却不能作为倚靠。”

“恕我直言，”魏晋风最后说，“我看林祥的面相，是个有大福气的人。偶有小挫折，也可以逢凶化吉。日后若有什么大的风波，一定不是你的过错，而是靠山出了问题。”

魏晋风一席话，说得杜林祥心中发毛。本着宁可信其有的态度，杜林祥问道：“那我赶紧把这幅画换掉？”

魏晋风摇起头：“东方哲学，讲究一动不如一静。你如今运势正旺，因为一幅画，动了整间办公室的风水，反而得不偿失。我的意思，做些小修小补即可。”

“请魏老师指点。”杜林祥说。

魏晋风说：“不妨在这幅山水画的下面，搭一个小桌子。桌上摆设些珍贵的奇石，这便是风水学上所谓的靠山石。只要靠山一多，即便哪一个靠山出了问题，你也能稳坐钓鱼台。”

“多谢，多谢！”杜林祥感激地说。

魏晋风在办公室坐了一下午，晚上杜林祥又推掉其他应酬，和几位公司高管一起陪魏晋风共进晚餐。晚宴结束后，杜林祥把魏晋风送回酒店。临别时，高明勇还塞给对方一个厚厚的红包，算作指点风水的酬劳。

坐在车上，高明勇赶紧表功：“我说魏老师有真本事吧！回头我就让人收购一些靠山石，放在杜总办公桌后面。”

杜林祥说：“对于这些事情，我谈不上多么相信，也不是完全不信。当图个吉利吧，就按魏晋风说的办。”

杜林祥又问：“对魏晋风这个人，你怎么看？”

高明勇明白，所有高深问题的解答权都只能在老板手里，下属不可越俎代庖。他说：“我一时还想不出来。你觉得呢？”

杜林祥说：“就算把他吹上天，终究不过是个江湖术士。再说难听点，就是个骗子。当然了，能够出来混，身上没点招数是不行的。否则，他也不可能结交上徐万里、徐造成这些人。”

杜林祥又说：“我原本不打算见他，可今天听了你的一番话，临时改变了主意。倒不是因为他的气功如何厉害，打卦如何灵验，而是我从徐万里对待魏晋风的态度上，学到了一点东西。”

“徐万里？”高明勇一头雾水。

杜林祥说：“徐万里说自己去北京出差，那是不折不扣的鬼话。这一周，河州摄影协会在郊外安排了一次采风，酷爱摄影的徐万里早就答应要去，刚才我还和协会主席联系了，他说徐万里今天从早到晚都和他在一起。”

“徐万里真是煞费苦心。”高明勇也反应了过来，“他的身份毕竟特殊，和魏晋风见面时如果留下一张合影相片之类的东西，日后魏

晋风翻了船，他也担心跟着遭殃。所以，一面对魏晋风礼遇有加，一面又躲着不见。”

杜林祥说：“遇上魏晋风这号人，的确让徐万里头疼。魏晋风整天游走于权贵之间，谁也不知道他的关系网到底有多复杂。但和他走得太近，又担心有朝一日会受到牵连。对这类人，可以交朋友，但不能走得太近，更不要去得罪他。”

杜林祥点燃一支烟，摁开车窗，接着叹了一口气：“在复杂绵密的政商关系网里，连徐万里这样的人都要谨慎小心，何况我们！”

3 两个聪明男人之间的交流，不需要把话全部挑明

杜林祥步履匆匆地走进河州市委大院的办公楼，脸上挂着难以抑制的喜悦。昨天晚上，他接到庄智奇从德国打来的越洋电话。收购TKK的所有细节，已经全部敲定。收购的价格，比起TKK最初的报价，足足低了三成，杜林祥对此十分满意。

今天一大早，杜林祥便来到河州市委大院，亲自向徐万里通报这则喜讯。闻讯之后的徐万里，激动得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

徐万里并不关心这桩收购的价格，在他眼中，只要完成收购，就是可喜可贺的大事。河州的一家民营企业能兼并欧洲百年老店，他这个市委书记脸上有光呀！

杜林祥当然清楚，收购TKK，只是为纬通进军矿业领域做的一个铺垫。真正的好戏，还在后头。不过利用收购完成的机会，大肆炒作一番，也是少不了的。杜林祥提出，希望市委宣传部能协调一下河州的媒体，对于此事给予大篇幅报道。徐万里立刻拍板答应，他还拿起电话打给市委宣传部部长，亲自布置任务——这件事情不仅河州媒体全力以赴，还要邀请中央与省上的媒体报道。“洪西日报必须刊登一则头版头条的深度报道。你要协调不下来，我就亲自去找省委宣传部协调。”

杜林祥趁热打铁，邀请徐万里亲赴德国出席签约仪式。徐万里思忖了一下说：“下个月，洪西省要在欧洲举办一场大型招商推介会。到时，不仅我会去，省委书记贺之军同志也会出席。推介会上，还有一个集体签约仪式。我的意思，把纬通收购TKK的事，纳入集体签约仪式。”

“那可太好了！”杜林祥原本只想请市委书记，没想到急于表功的徐万里，把省委书记这座大山都搬动了。

杜林祥接着说：“既然贺书记、徐书记都到德国去了，我们热忱欢迎你们去TKK的厂区视察。如今这家欧洲的百年老店，也算咱们河州的企业了。”

徐万里笑着说：“到时我一定去！至于贺书记那边，我会积极争取，但最后能否成行，还要看他老人家的行程安排。”

杜林祥起身告辞时，徐万里破天荒地一直送到门外。临别时，还握着杜林祥的手说：“祝贺纬通跃上新台阶，也感谢你为河州经济建设做出的贡献。”

在徐万里那里受到如此高的褒奖，杜林祥像打了鸡血一般兴奋。回到公司，他让高明勇立即成立一个临时机构，专门负责安排一个月之后的德国之行。

纬通集团赴德国谈判的团队三天后返回河州。杜林祥让安幼琪、高明勇代表自己去机场接机，在纬通大厦的会议室里，还准备了一场颇为隆重的欢迎大会。

杜林祥的心情很好，他步入会议室后，逐一与谈判团队的人员握手。转了一圈，却没看见庄智奇。杜林祥问高明勇：“智奇怎么不在？”

高明勇说：“庄总刚给我打了电话，说他在北京还有点事情要处理，转机时他留在了北京，没回河州。”

杜林祥追问道：“就他一个人在北京？”

高明勇点点头：“就他一人。其余的人都回河州了。”

杜林祥心中纳闷，没听说庄智奇要去北京处理什么事呀！再说了，真要是处理公务，干嘛身边一个人都不带？

当着现场的众多下属，杜林祥不便细究。他依旧满脸笑容地慰劳凯旋的部下，整场欢迎大会也行礼如仪。

会议结束后，安幼琪与林正亮又来到杜林祥的办公室，这两位分管地产业务的副总裁，要向杜林祥汇报公司近期运营的几处楼盘的情况。汇报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二人前脚刚离开办公室，高明勇后脚便走了进来。

杜林祥一眼就看出，高明勇有事要说，而且这事还不宜让太多人知道。因此高明勇一直守在办公室外，等着安幼琪、林正亮汇报结束。杜林祥几乎是下意识地说：“你是不是要说智奇的事？”

高明勇有些惊讶：“杜总，你怎么知道？”

高明勇的这副表情，相当于做出了肯定回答。杜林祥刚才脱口而出，完全是凭一种直觉。今天这样重要的场合，庄智奇竟然躲在北京不回来，他便感觉到有些不对劲。

“说吧，什么事？”杜林祥坐到皮椅上，点燃一支烟。他对于自己的直觉十分得意。

高明勇说：“庄总不是在北京处理公务，而是生病了。”

“生病了，什么病？”杜林祥紧张起来。

高明勇说：“庄总说他最近失眠厉害，整晚睡不着觉。”

杜林祥说：“是不是在德国谈判期间工作紧张，另外加上时差的原因导致失眠？回来休整一段时间就是了，干嘛留在北京？”

“起初我也这样说。”高明勇说，“但庄总说，他的失眠持续很久了，这段时间又加重了。他还说自己半夜两三点钟醒来，就一个人胡思乱想再也睡不着。尤其到了白天，只感到极度的疲劳和失落感，却没有明显困意。”

杜林祥心中涌起一股不祥的预感：“这是什么怪病？”

高明勇说：“庄总说他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就留在北京看医生。这件事他只对我一个人说了，让我也只对杜总一个人讲。在北京与大部队分开时，他只说要处理公务，刚才在会议室当着那么多人，我也只好这么跟你说。”

杜林祥问：“驻京办的人知道这事吗？”

高明勇摇头：“不知道。庄总没跟驻京办打招呼。庄总的意思，如果公司里的人知道他生病了，难免要去探望，弄得太麻烦。他还说自己之所以选择北京的医院，除了医疗条件，也是希望不要惊扰太多的人。”

“智奇的担心不无道理。”杜林祥说，“他真要回河州住院，去探望的人太多，反而影响休息。这事就咱俩知道，不要传出去了。”

杜林祥又说：“你同智奇联系一下，问他在哪家医院。确定地点后，我去趟北京。他躲着其他人，总不能连我也躲着。”

“好。”高明勇点头回答。

趁着周末休息的时间，杜林祥带着高明勇奔赴北京。为了不让庄智奇生病住院的消息流传出去，高明勇没有通知驻京办的人来接机。出了首都机场，两人排了近一个小时的队，终于坐上一辆出租车。

杜林祥好久没有排队等车了，加之正值隆冬，北国的寒风把他冻得够呛。坐上车后，杜林祥忍不住教训高明勇：“即便不通知驻京

办，你也可以提前租一辆车。让我们在这儿等一个小时，太浪费时间。”

看着高明勇唯唯诺诺、点头称是的样子，杜林祥又有些自嘲，自己真是越来越娇贵了！当初从农村出来打工那会儿，能挤上公交车，心里都会涌动着幸福。刚做生意时，也经常一个人买站票去广州进货，拥挤不堪的车厢里，一站就是三十几个小时。吃饭时间，掏出口袋里的冷馒头，啃得津津有味，而大概十几厘米外，就是其他人跷起的臭脚丫。

出租车驶抵德胜门外的北京安定医院。杜林祥实在受不了京城刺骨的寒风，下车后，几乎是小跑步进入医院大楼。大楼里暖气很足，杜林祥松开外套，对高明勇说：“听说这家医院治疗精神方面的疾病很在行。”

高明勇说：“是啊。但愿庄总的病尽快好起来。”

庄智奇住的是一间双人病房。杜林祥走进病房时，庄智奇正躺在床上看书，床边坐着一人，背对着门，看样子是在削苹果。

庄智奇看到杜林祥，立刻坐直身子，说道：“杜总、明勇，你们来了！”

床边的姑娘也转过身，脸蛋红彤彤的，似乎有些害羞地招呼道：“杜总，高主任。”

“小茵，你怎么在这儿？”高明勇大吃一惊。

尹小茵说：“听说他身体不好，我就请了假，专门来北京照顾。”

高明勇愣在那儿，一时还没回过神来。过去只听说，庄智奇与陈锦儿之间暧昧不清，不晓得还有个尹小茵捷足先登。尤其这几年，尹

小茵一直被外派到各地分公司，根本不在河州总部。原来，距离之于爱情，真不是什么问题。

庄智奇与尹小茵之间的关系，杜林祥早就清楚。尤其那晚在尹小茵的房间里，庄智奇手机的WiFi信号居然是满格的，更说明两人的关系已超出一般恋人的亲密。

但杜林祥仍不免疑惑，之前两人一直竭力对外掩饰这层关系，今天为何一反常态？庄智奇知道自己和高明勇要来探视，还让尹小茵待在这儿，那么只有一种解释，庄智奇认为是时候公开这段恋情了。

杜林祥自己找了把椅子坐下，又对愣在旁边的高明勇说：“你给小茵他们分公司的头说一声，这几天别给小茵算事假，也不许扣工资。他们问什么原因，就告诉他们别多管闲事。”

杜林祥瞧见病床旁边的桌子上摆满了药瓶，便关切地问道：“智奇，好些了吗？”

庄智奇感激地点了点头：“病情有所控制吧。麻烦你跑一趟，真是过意不去。”

“这是哪里话！”杜林祥说，“你生病了，我不来探望，说得过去吗？孩子在河州还好吧，谁在照顾？”

庄智奇说：“孩子如今住校了，周末才回家。他爷爷从湖南老家过来了，周末都是他们爷孙俩在一起。”

“你父亲过来了？我都还不知道，这下可失礼了！”杜林祥一脸抱歉的神情。

杜林祥又关切地询问起具体病情。庄智奇说，医生已确诊他患上了抑郁症，除了情绪低落，更有严重的失眠、头晕、胸闷、气短、胃灼烧。

庄智奇拧开药瓶，吞下一颗药，接着苦笑说：“现在彻底离不开这些东西了。”

杜林祥说：“听明勇说，你身体不适有些日子了。公司工作太忙，你的确太操劳。”

庄智奇说：“因为收购TKK的事情，病情是加重了。当时谈判处在节骨眼上，我只好硬撑着。现在大功告成，终于能休息下来。”

杜林祥拍着庄智奇的手臂：“辛苦了！趁着这些日子，抓紧调养一下。”

这时，庄智奇对尹小茵说：“小茵，你带明勇出去转一下。”高明勇知道庄智奇有话要和杜林祥说，赶紧知趣地退了出去。

杜林祥似乎预感到庄智奇要说什么，因此不待庄智奇开口，先说起一个稍微轻松的话题：“我看小茵这女娃子不错。这么多年，你也是单身，要是合适，就赶紧把事办了吧。”

庄智奇尴尬地笑起来，显得有些腼腆：“不瞒你说，上个月我们就领证了。”

“好你个智奇，保密工作做得滴水不漏呀。”杜林祥终于明白，为何今天庄智奇要把尹小茵留在病房，敢情人家不是生米煮成熟饭，而是把饭票都办好了。

杜林祥说：“结婚是大事，总不能就这么偷偷摸摸的。等你病好了，回河州还得大操大办一下。”

庄智奇摇了摇头：“我这个人最怕热闹，再说自己一把年纪了，也不想为这事惊动大伙。”

杜林祥笑着说：“你一把年纪，可小茵还是黄花闺女。女人一辈子就这么一次，你也给人家马虎？别忘了，论辈份小茵还把我叫‘三叔’，认真说起来，我还是她娘家人。你这么做，我可不答应。”

庄智奇说：“我同小茵说过了，她很理解我。在这件事情上，就算我对不住她了。也求大伙饶过我。”

杜林祥没再坚持，只是心里想着，你庄智奇岂止是对不起尹小茵？还有一个女人，不也得为这事肝肠寸断！杜林祥托着下巴，问道：“锦儿知道了吗？”

庄智奇说：“我跟她打过电话。”

“怪不得！”杜林祥说，“上次徐浩成介绍魏晋风来河州，晚上我做东时，叫锦儿也一起来。她一听你在，说什么也不来。”

“你们都知道，就我蒙在鼓里。”杜林祥叹了一口气。

庄智奇说：“我以为这些都是个人的私事，就没跟你说。”

“现在说也行！对了，医生说你这病什么时候能好？”尽管预感愈发强烈，但杜林祥依旧心存一丝侥幸，把话题引到庄智奇的病情上。

庄智奇说：“趁着杜总今天来，我正想跟你说这事。医生说我这身体估计够呛，得长期调养。公司那边的事，怕是照应不过来。”

杜林祥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道：“身体有毛病，静心调养是应该的。公司那边一时也没什么大事，你不必挂心。等到身体好起来，再回去就是。”

庄智奇说：“抑郁症这病，我也不知道要拖多久。况且医生说了，就算病情控制住，日后也不能适应繁重的工作。”

庄智奇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杜总的知遇之恩，我没齿难忘。这些年在你身边，见证了纬通的发展，更是我一辈子的荣耀。可惜身子骨不争气，没法再跟着你效犬马之劳。”

预感终于成真！杜林祥心底回荡着深深的失落与惆怅。

当听说庄智奇要留在北京治疗时，杜林祥立即便联想到那天中午与庄智奇下象棋，对方提出希望去国外进修的事。加之近一段时间以来，庄智奇总是沉默少言、郁郁寡欢的模样，杜林祥便不免担忧，难道智奇真要离我而去？唉，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今天见到庄智奇，感觉对方气色还算不错。当然，案头上成堆的药瓶，也证明庄智奇确实有病。杜林祥估计，庄智奇是五分身体有恙，五分去意已决。小病说成大病，短病也要拖成长病。

杜林祥只是不解，庄智奇为何要急着离开？自问这么多年，待庄智奇不薄呀。论权力，在纬通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论钱财，房子、车子、票子一样不少。

或者是因为在非洲铜矿一事上，自己独断专行，没有采纳庄智奇的意见？但是，这种工作上的分歧，在两人之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杜林祥以为，庄智奇绝不是小肚鸡肠的人，况且自打进入公司，庄智奇也一直把个人的位置摆得很正——只是老板手下的管理者与参谋。

杜林祥目光犀利，直视着庄智奇：“这病真好不了？”两个聪明男人之间的交流，不需要把话全部挑明。杜林祥相信庄智奇会明白自己这句话的真实意思——真决定要走了？

庄智奇点了点头：“医生说，我这身体必须静养，不能再干繁重的工作。”庄智奇同样以为，凭杜林祥的精明，已然洞悉全局。假医

生之口说身体需要静养，实则是告诉杜林祥，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刻。

杜林祥对于庄智奇决心离自己而去，多少有些被背叛的愤怒。但是，庄智奇毕竟是难得的人才，企业又处于大战正酣的节骨眼，要不要再努一把力，挽留住庄智奇？或者，两人之间真有什么误会？

几次话到嘴边，又被咽了回去。杜林祥骨子里是个要强的人，这些年飞黄腾达后，在公司里更是一言九鼎，唯我独尊，他实在不愿意装出一副可怜兮兮央求人家的模样。再说了，纵然有什么误会，以两人之间的关系，完全可以开诚布公。庄智奇什么也不说，只是托病不起，摆明了是深思熟虑后的决定。

沉默了一会儿，杜林祥才开口说：“人各有志，我也不好强求。公司里的事，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庄智奇说：“以往我之所以没提这事，一来是身体还能撑住，二来纬通的工作实在离不开人。现在好了，咱们已经从徐浩成、张贵明手上收购了矿山，信丰集团的壳也拿了过来。甚至前期的造势与铺垫也大功告成，柳林与张贵明的官司打得火热，TKK被我们买下。接下来，按照杜总的计划进行，应该不会出纰漏。至于地产那边的生意，早就走上正轨，更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说这番话时，庄智奇以无比真诚的目光注视着杜林祥。杜林祥当然能听出这些话的弦外之音：纬通的地产板块已在香港上市，矿山借壳上市的计划也十分顺利。我庄智奇虽然离开，却不是中途撂挑子，算对得起杜林祥的知遇之恩了。

看着身穿病服的庄智奇，杜林祥又有一丝感动。人家说的都是实情，近些年纬通的飞速发展，庄智奇可谓当之无愧的第一功臣！

对于庄智奇的埋怨，顿时消解许多。杜林祥动情地说：“这些年，辛苦你了！”

“应该的。”庄智奇说，“只是有一件事，我不知当不当讲。”

“尽管说。”杜林祥说。

庄智奇说：“庭宇自打来到纬通后，我一直留心观察他。这小子，真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凭良心讲，以他的见识与能力，就算没有一个好爸爸，日后也会大有成就。只是，我觉得对他的提拔不应太快，还得再稳妥一些。纬通是做地产起家的，不妨让他在地产领域再历练一下。资本运作特别是矿山借壳上市这一块，他别急着接触，或许不是坏事。”

杜林祥说：“智奇，有什么话不妨直说。”

庄智奇顿了顿，说：“借壳上市这一块有杜总掌舵，足够了。鸡蛋，不能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见杜林祥脸色有些阴沉，庄智奇赶紧说：“你如果觉得不妥，就当我说没说过。”

“没事，我会认真考虑的。多谢你为庭宇操心。”杜林祥强挤出一丝笑容。

“那你以为，”杜林祥接着问，“你走以后，总裁的位置交给谁合适？”

“安幼琪。”庄智奇说，“论在纬通的资历，安总还在我之上，她对纬通的业务十分熟悉，我想不出比她更合适的人选。”

一个小时后，杜林祥离开了病房。尹小茵坐到床边，轻声问道：“你都跟他说了吗？”

庄智奇的头毫无规则地摆动，以至于尹小茵根本分不清他在点头还是摇头。隔了一阵，庄智奇才说：“我一看他的眼神，就知道他什么都明白了。因此，也不必多说什么。”

庄智奇披上外套，步出大楼。尽管北京的寒冬里，气温已降至零下，庄智奇仍旧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

杜林祥离去时的背影，始终在他脑海里萦绕。这是一个改变了他一生的男人！庄智奇十分清楚，没有杜林祥，自己的生命恐怕将在碌碌无为中度过。是杜林祥，给自己带来了转机，让自己走上舞台中心，绽放出耀眼的光芒。士为知己者死，庄智奇同样将全部的热情回报给了杜林祥。

说到天底下最了解杜林祥的男人，庄智奇认为非自己莫属。杜林祥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有终其一生无法弥补的知识缺陷，有从娘胎里带来的过人天赋，有举重若轻的大将风度，也有猜忌周围一切的高度敏感。

其实早在尹小茵向自己坦白之前，庄智奇就十分清楚地知道，杜林祥给他安排这样一个女助理，除了帮助工作，更有监视的意味。但庄智奇并不责怪杜林祥。一个人如果连这点权术与提防心都没有，也不会从山里娃成长为名震一方的企业家。不管怎么说，在公司里，杜林祥毕竟给予了自己超乎寻常的信任。

庄智奇当然明白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道理，他也坚信，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杜林祥不会有一丝半点的心慈手软。所幸的是，庄智奇并不是一个权欲熏心的人，甚至从进入纬通的第一天起，就想着功成身退，归隐林下。但庄智奇更清楚，如今还远不到那个时候。杜林祥并没有清洗功臣的打算，相反，为了纬通的进一步壮大，杜林祥正谋划着大展拳脚。

之所以选择提前离开，只因为庄智奇觉得，杜林祥的野心越来越大，纬通这辆战车，也以近乎疯狂的姿态加速冲刺着。前方是天堂还是地狱，谁也说不清。

庄智奇不是一个迂腐的书生，他当然知道，在中国做生意，游走在红线的边缘往往难免。但是，游走并不代表越界。

杜林祥或许一直想不明白，既然我庄智奇能想到打时间差赴港上市，能提出让张贵明、柳林争夺矿山，为何却要反对他借非洲铜矿来炒作？而这，恰恰是游走与跨界的区别。纬通旗下已经坐拥两家上市公司，此时公司公然对外撒谎，这无疑是大大地越界。

无论来还是走，庄智奇自问无愧。接下来，他依旧会衷心祝福纬通。

风越刮越大，一旁的尹小茵提醒道：“回去吧。你的身体毕竟不好，别在户外待太久。”庄智奇点了点头，转回身子。

大街之上，车水马龙，极尽繁华。接着拐进一条小路，只见落叶飞旋，霜草委顿，一条瘦骨嶙峋的狗在胡同口沉思。

4 真正不值一驳的假话绝对算不上谣言

离开医院后，杜林祥没在北京耽搁，而是直奔机场，搭乘晚上的航班赶回河州。一路上，他的脸色都十分难看。高明勇跟在身旁，吓得大气也不敢出。回程的飞机上，杜林祥始终微闭双眼，其实连一分钟也没睡着。

他的脑海里，不停闪现出与庄智奇相处的一幕幕画面。在冶金厂外的宾馆里，两人作为谈判对手第一次会面；自己三顾茅庐，邀请郁郁不得志的庄智奇出山；数次奔赴北京、香港，与谷伟民交锋；在自己办公室里，庄智奇指出赴港上市的这步险棋……

在来北京之前，杜林祥猜测庄智奇即便要走，也无外乎两个原因，第一是多年劳累，身心确实疲倦；第二是认为杜林祥只可共患难，不可同富贵，宁可功成身退，也不愿鸟尽弓藏。现在看来，这两点原因都有，但还不是全部。

庄智奇最后向杜林祥坦承，不希望杜庭宇过多涉足资本运作，意思再明显不过：这是一个火药桶，稍有不慎就会粉身碎骨。庭宇身为纬通的“储君”，最好别来蹚浑水。

庄智奇既然希望杜庭宇少插手，自己又何尝不想独善其身。他或许感觉，杜林祥玩得越来越大，大到他不想把自己也赔进来。

都走吧！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老子还不信了！杜林祥与生俱来的倔强在心中奔涌——庄智奇再厉害，也不过是棋盘中的一颗棋子，真正掌控全局的高手，舍我其谁！是杜林祥一手缔造出纬通的辉煌，而绝不是其他人。

飞机缓缓下降。杜林祥睁开眼睛，对高明勇说：“刚才在病房，智奇跟我说，他因为身体原因，要长时间治疗。”

高明勇显得有些惊讶，这时他也终于明白，为何一路上杜林祥的脸色如此难看。

杜林祥继续说：“智奇走了，纬通总裁的位置，你看谁干合适？”

高明勇立刻警惕起来。这种问题，可不是一个小小的办公室主任能够置喙的。他摇着头：“这我不知道。”

“别耍滑头，今天我就要你说，说错了也没有关系。”杜林祥逼问道。

情急之下，高明勇脑中蹦出一个最保险的答案：“我觉得吧，庄总走了，总裁这个位置，最好由杜总兼起来。”

杜林祥盯着高明勇：“尽管你居心不良，想活活累死我，但这个主意，看上去倒也不坏。”

得到杜林祥的鼓励，高明勇更加来劲：“现在这副重担，除了杜总亲力亲为，交给别人还真不放心。”

杜林祥摇起头：“现在纬通也是上市公司了，不比以前小打小闹，总不能让我在会上举荐自己吧！”

高明勇似乎明白过来杜林祥跟自己说这番话的深意。他立马说道：“回头我就跟林总、五哥他们说，让他们在会上提。”

高明勇口中的“林总”“五哥”，自然是公司副总裁林正亮与五弟杜林阳。这两人，一个是从老家跟着出来打工，并一路追随到底的心腹；一个是自己的手足兄弟。包括眼前的高明勇，老家也在文康，

与杜林祥还算得上远亲。杜林祥突然有种感觉，终究是这帮子弟兵可靠。自己对庄智奇可谓推心置腹，到头来，还不是得分道扬镳！

飞机开始在跑道上滑行，速度渐渐慢了下来。杜林祥伸了个懒腰，对高明勇的话不置可否。以高明勇的精明，自然知道接下来自己应该做什么。他更清楚的是，以杜林祥的身份，实在犯不着要同谁争这个总裁的位置，他只是不放心把这个位置交到旁人手上。

数天之后的高层会议上，当杜林祥正式宣布庄智奇因病辞职，并让大家讨论新总裁人选时，林正亮第一个跳了出来，提议杜林祥兼任总裁。紧接着，杜林阳、高明勇等人纷纷跟进。在一片劝进声中，杜林祥“勉为其难”地接过总裁一职。

会议结束之后，杜林祥又把安幼琪单独找去办公室，一脸无奈地说道：“智奇得了抑郁症，总裁这个位置，我原本是属意你的。但林正亮这帮人，非得拱我出来！说实话，企业是我的，无论谁当总裁，董事长也还是我，我有什么不放心的？可他们非得让我一个肩膀挑两副担子，又有什么办法？”

安幼琪微微点了一下头：“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杜林祥说：“虽然挂着个总裁职务，但好多事估计也忙不过来，最后还得你多帮我分忧才行。”

“你布置的事情，我们一定努力完成。”安幼琪说。

见杜林祥还想说什么，安幼琪却主动岔开话题：“对了，上周国税局来公司例行检查，发现因为财务部的工作疏忽，有笔半年前就该主动申报的税款，我们却忘记了……”

两人交流了一会儿工作，安幼琪便起身离开。回到办公室，安幼琪情不自禁地摇起头，一股深深的寒意萦绕在心间。对那个总裁的位

置，自己并没有多大兴趣。杜林祥不想放权，大可以开会前给自己说一声。用不着大费周章，叫林正亮他们演这么一出。更令人心酸的是，林正亮刚演完，杜林祥还要假惺惺地再演一场。

在杜林祥身边待久了，安幼琪对这个男人的各种手腕早已了然于心。她能够理解，坐在杜林祥的位置上，偶尔玩弄些权术在所难免。真正令她不能释怀的是，杜林祥为何执意要拿这一套东西来对付自己？过去的安幼琪，对杜林祥充满爱意，如今的安幼琪，依旧对杜林祥忠心耿耿。

杜林祥说得没错，纬通是他一手创建的。连徐浩成、赖敬东这些大股东都抢不走纬通，遑论其他人！安幼琪实在搞不懂，杜林祥为何会有那么强烈的不安全感，唯恐自己大权旁落。刚才在杜林祥的办公室，看着对方充满虚伪的面孔，安幼琪几次想发作，最后都忍住了。今日的杜林祥，已经容不得下属犯颜直谏，如今的纬通，更需要高层之间团结合作。庄智奇刚走，如果自己又在办公室和杜林祥大吵一架，下面的人会怎么想？还是忍辱负重，顾全大局吧。

尽管安幼琪选择了隐忍，但她无法阻止各种奇奇怪怪的流言在公司里传播。就在庄智奇离开之后，有关纬通高层出现裂痕的说法，成为员工们私下里津津有味的谈资。有人说庄智奇是被逼走的；有人说经过此事后，杜林祥只相信跟着他从文康老家出来的那班家臣，不会再信任职业经理人；还有人把庄智奇与尹小茵的香艳故事挖掘出来，说庄智奇强暴了尹小茵，最后迫于无奈辞职……

各种说法最后也传到杜林祥的耳朵里。他自然是暴跳如雷，还召开集团公司中层干部会议，在会上，几乎每个中层干部都被杜林祥叫起来痛骂了一顿。最后，杜林祥亲自拍板，将两个在公开场合谈论这些事的员工开除，同时立即在公司上下开展“营造健康企业文化，坚

决打击谣言”的活动。这次活动的阵势很大，每个员工必须写不少于三千字的心得体会，中层干部之间还要在大会上开展自我批评。

有一次刘光友来纬通公司，看见杜林祥办公桌上堆积如山的中层干部自我剖析材料，忍不住笑道：“大哥，你这企业里怎么也搞这一套？”

杜林祥一脸正色道：“那些私底下传播谣言的人太可恨，用一些耸人听闻的假消息搞乱人心。这种风气，非得杀一下不可！”

刘光友说：“有些人说，谣言是遥遥领先的预言。对这种看法我倒不敢苟同。但凡是谣言，还是假话多，真话少。不过，真正不值一驳的假话绝对算不上谣言。”

“那什么才叫谣言？”杜林祥问。

“就是值得一驳的假话呀。”刘光友说，“至于这些假话为何值得一驳，我这个外人就不好多嘴了。”

杜林祥一语不发，只是坐在椅子上大口大口地抽烟。

在公司上下大力打击谣言的同时，杜庭宇的工作岗位也发生了变动。在新任总裁的人选上，杜林祥没有采纳庄智奇的意见，但在对待杜庭宇的问题上，他却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杜庭宇被派去新成立的公司，专门负责河州生态城的开发。甚至深感突然的杜庭宇跑来询问原因，杜林祥也没多说什么，只是叮嘱儿子：“这是正常的人事变动，你只管服从。以后矿山这边的事情，不用再操心了”。

在整肃内部的同时，杜林祥也不敢耽搁另一件大事，那便是安排好赴德国收购TKK签字仪式的行程。

纬通收购TKK的签字仪式，在徐万里的争取下，已被纳入洪西省欧洲招商推介会集体签约活动。省委书记贺之军与德方高官将一起出现

在现场，见证这一历史性的时刻。由于行程紧张，贺之军访欧期间，已确定无法到TKK的工厂视察。不过徐万里倒是会和杜林祥一起提前出发，先到TKK所在城市参访，而后再折返法兰克福迎接贺之军，并一起出席招商大会。

第一次有机会陪同徐万里出国，杜林祥自然对所有细节都十分在意。河州没有直飞德国的航班，必须先到外地转机。北京直飞法兰克福的航班，几乎都是上午起飞，这样一来，大队人马还得提前到京城住一晚上。杜林祥与市委秘书长蔡少雄商量，两人都觉得如此舟车劳顿太辛苦。香港到法兰克福的航班，倒有一趟是下午出发的，所有人正好上午从河州飞去香港，下午就直接转机去法兰克福。

不过，杜林祥后来又提出，香港前往法兰克福的航班，都是波音系列飞机。而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在北京至法兰克福的航线上，投放了最先进的空客A380，领导们不妨趁此机会感受一下。

不管是谁，都对西方世界的最新科技成果充满兴趣。蔡少雄赶紧去向徐万里汇报，徐万里也没坐过A380，自然想尝尝鲜。但毕竟是见惯了大场面的副省级高官，不能表现得像乡巴佬进城那样。他看蔡少雄兴致颇高，就挥手说：“这些小事，你定了就是。”

在舱位安排上，徐万里、蔡少雄两位市委领导自然乘坐头等舱，如刘光友这样的各局委一把手，只好屈就经济舱。纬通方面，杜林祥陪同领导乘坐头等舱，其他人也搭经济舱。杜林祥后来又跟蔡少雄沟通，说领导身边没有秘书怎么行？建议让徐万里与蔡少雄的秘书也坐头等舱，便于为领导服务。如果说秘书因为行政级别的原因，头等舱机票不好报销，就由企业来负担。

从首都机场T3航站楼出发时，一行人便感受到了A380的不凡气魄。从候机楼望出去，停靠在一旁的波音737客机，在A380的衬托下竟

有些小鸟依人的意味。登机之后，机上的各种设施也十分先进。A380共有两层座舱，领导们乘坐的头等舱位于二层。座椅不仅十分宽大，而且一按椅子的开关，整个座位便伸展成一张床，躺在上面十分舒服。

飞机起飞后，金发碧眼的空中小姐操着一口不太流利的中文介绍说，汉莎航空共有五架A380，分别命名为法兰克福号、慕尼黑号、北京号、东京号、约翰内斯堡号，今天大家乘坐的就是北京号，这架飞机主要执行从法兰克福往返北京的飞行任务。

听完介绍，徐万里不禁感叹：“见微知著啊，咱们国家的经济实力、国际地位确实大有提升。A380可是全球航空科技的最新成果，倒退一二十年，很难想象一家德国大企业，会把仅有的几架先进飞机投放到中国航线，而且命名为北京号。”

蔡少雄附和着：“别说飞机了，倒退一二十年，我们怎么敢想象，一家河州企业能收购德国的百年老店。”

头等舱的餐食是由中国厨师烹制的，有长江的对虾炖冬瓜，配以莲藕沙拉和米饭，还有芒果包裹的北京烤鸭。酒是法国一家知名酒庄酿制的安茹解百纳，该葡萄酒由两种解百纳葡萄压榨而成，并融入了优质柑橘、山梅等水果的独特芬芳。空中小姐介绍说，每年航空公司都会从三十个欧洲葡萄园里精选多个葡萄收获期的葡萄，并交由法国顶级酒庄酿造成葡萄酒，专供头等舱旅客享用。

飞机在云海翱翔，徐万里的秘书赵洪飞与蔡少雄的秘书有些按捺不住好奇，纷纷离开座位，绕着楼上楼下转了一圈。徐万里想到自己的身份，不能像刘姥姥进大观园那样，便躺在座位上小憩。蔡少雄是从乡镇成长起来的干部，个性大大咧咧，他趁着上洗手间的机会，

也去飞机里巡视了一圈。回到座位后，还兴高采烈地讲起在飞机上的见闻。此时的徐万里，倒睁开眼睛，饶有兴趣地听着蔡少雄的叙述。

经过约十个小时的长途飞行，飞机平稳降落在法兰克福-莱茵-美因机场。在这里，徐万里当然无法享受到如河州那般的待遇，只能规规矩矩地通过航站楼离开机场。

先期到达的纬通工作人员，早就迎候在外面。不知他们从哪儿找来几位金发碧眼的美女，拿着鲜花站立在迎客区，徐万里一行出来后，这些美女纷纷上前献花。TKK所在城市市政府的官员也到机场来迎接，徐万里同他们一一握手。

从法兰克福到TKK工厂所在地，还有几百公里路程。所幸法兰克福的火车站就在机场旁边，一行人直接步行前往火车站，登上了驶往目的地的列车。

列车在铁轨上飞奔，路边是大片大片的麦田、葡萄地或者小树林，行了好久才会看到一个村庄，全是一堆白墙红瓦的两层建筑。抵达目的地后，一行人下榻在一家具有上百年历史的高级酒店。酒店只有七层楼，外观看上去古朴庄重，里面的装修却极尽奢华。酒店外还有一个巨大的花园，园内小径蜿蜒。

长途飞行后，所有人都十分疲倦，当天晚上也没有安排任何活动，大家早早回房休息。

杜林祥倒在床上就睡着了，不过一觉醒来，发现外面仍是漆黑一片。一看手表，才深夜两点过。因为时差的原因，德国的深夜两点，正是北京时间早上八九点，刚好是晨起的时候。已有经验的杜林祥知道，时差又要来折磨自己了。反正睡不着，索性去浴室冲了个澡，然后穿起衣服，坐在沙发上发呆。

酒店的窗户很大，透过窗户，就能看见美丽的星空。天空并非纯黑色，倒是黑中透出一片无垠的深蓝，一直伸向远处。万点繁星如同撒在天幕上的夜明珠，闪烁着灿灿银辉。

德国的夜晚安静得可怕，一点声音也没有。如今的中国，无论北京、上海还是河州，都有着丰富多彩的夜生活。哪怕深夜两三点钟，外面也能听到夜归人的脚步声，街上还有三三两两的出租车在行驶。即使在小区里，也能看到些许微弱的灯光，那些习惯深夜出动的夜猫子，没准正在疯狂地敲击键盘。

所有这些，看来在德国是难觅踪影了。如此寂静的夜晚，让杜林祥仿佛置身童年时期所居住的山村。他不明白，为何洪西偏僻农村的夜，亦如欧罗巴大地这般，漆黑而寂静？

5 没有公主的命，就得有女王的心

第二天一早，在酒店用过早餐，便要前往市政厅。按照事先安排，徐万里要同TKK所在城市市长举行会谈。市政府的一名官员亲自到酒店来迎接，德方专门为徐万里准备了一台奥迪轿车，其他人则乘坐一辆大巴车。从酒店到市政厅的路程并不远，不过车队没有警车开道，中间的几处红绿灯也耽搁了不少时间。坐在大巴车上的赵洪飞还对杜林祥耳语：“如果在河州，是徐万里会见德国的市长，肯定不会为红绿灯烦恼。”

市长很热情，亲自站在市政厅门口迎接徐万里。双方握手后，便一同进入楼内。市政厅是栋老建筑，看样子起码有五六十年历史。门口没有站岗的卫兵，进进出出的人显得很随意。即便今天有接待中国客人的外事活动，也没有安排特别的警戒措施。

市长与徐万里的会谈只持续了半个多小时，双方只是说了一些场面上的客套话，并无任何实质内容。对于这场会面，杜林祥显得很满意。当初他还犯愁，徐万里这样的大领导来了，德国这边没有一个对等的官员出来接待，会很没面子。为此，TKK专门找到市政府，请市长出面，结果市长爽快地答应下来。

中午，德方市长设宴款待徐万里一行。宾主双方自然觥筹交错，相谈甚欢。席间，一位衣着靓丽的女士端起酒杯，站到徐万里的身前：“徐书记，很高兴在德国遇见你。”

一股异样的神色在徐万里脸上转瞬即逝，接着他也端起酒杯：“赵总，你好！”

来敬酒的正是赵筱雨。关于TKK项目，宋红军与德方早就有接触。后来宋红军自杀，谈判不了了之。当年赵筱雨与宋红军关系特殊，她与TKK高层也有些接触。这次纬通收购TKK，赵筱雨穿针引线，花了不少心血。当然，杜林祥也承诺过，事成之后会给赵筱雨一笔数目不小的佣金。

这次来德国正式签约，赵筱雨身为功臣之一，自然不会缺席。但杜林祥考虑到赵筱雨身份特殊，没有将她与大队人马安排在一起。因此直到午宴，赵筱雨才与徐万里有了碰面的机会。

赵筱雨为纬通收购TKK的事出力，杜林祥曾给徐万里讲过。因此，徐万里端起酒杯，客气地说道：“我听纬通的人说，收购TKK，赵总费了不少心血。感谢你啊！”

“徐书记这么说，就太客气了。大家都是老朋友嘛！”赵筱雨莞尔一笑。

“希望赵总一如既往地支持河州的经济建设，更祝愿你和纬通公司的合作更上一层楼。”说着这话，徐万里把酒杯搁回桌子上。在酒席上，这样的动作也表示，敬酒的礼节已经完成，赵筱雨应该主动离开了。

坐在一旁的杜林祥赶紧起身，端起酒杯说：“这次并购，多亏赵小姐居中联络，来，我敬你一杯。”

赵筱雨轻抿一口红酒，之后便径直走向自己的座位。看着赵筱雨的背影，杜林祥当然能猜出来，此刻她的心里不太好受。

当初来河州时，徐万里对赵筱雨可谓待若上宾，不仅专门接见，还在一起聊美食、谈摄影，一副老友相聚的模样。今天呢，徐万里口

里吐出的，都是冷冰冰的客气话，称呼也从“筱雨”变成“赵总”，在外人看来，两人似乎压根就不认识。

杜林祥倒没有埋怨徐万里翻脸不认人，只是有些惋惜赵筱雨缺乏自知之明。当初徐万里对她礼遇有加，不是给她面子，而是给宋红军的小姨子兼情妇面子。如今宋红军走上不归路，所有人都急着撇清关系，怎能奢望徐万里还像以前那样！

没想到，赵筱雨居然主动跑来敬徐万里的酒，还指望攀点老交情，这不是自取其辱又是什么？

宴席进行中，杜林祥还跑来赵筱雨身边，好言宽慰了她几句。赵筱雨心里的气并没有消，却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早就习惯了。唉，自个没有公主的命，就得有一颗女王的心。”

“对，对！”杜林祥嘴上这样说，心中却在发笑，既能和自己姐夫搞到一起，又能爬上张贵明的床榻，你那一颗心，是得足够坚强。

午宴结束后，TKK董事长格策尔博士领着众人去工厂里巡视了一圈。干净整齐的流水线、车间里的各种精密仪器，无不展示出这个工业大国的雄厚底蕴。格策尔博士自豪地说：“像这样现代化的工厂，我们在全球一共有五家。如今，它们都属于纬通集团了。纬通集团从踏入这个行业的第一天起，就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巨头。”

待翻译结束后，杜林祥又对徐万里补充说：“TKK的总部在德国，在南美、东欧都有分厂。这次纬通收购TKK，把这些工厂也一起买了。”

徐万里笑逐颜开：“好呀，纬通这下也算国际化企业了。”

杜林祥又对格策尔说：“由于TKK的巨大市场影响力，我们已经决定将继续使用这个品牌。”

格策尔笑着说：“您是这家企业的新主人，它未来的发展路径，都由您决定。不过我还是要感谢您对这个品牌的认同。”

徐万里此时插话说：“格策尔博士，恕我冒昧地问一下，将TKK卖掉以后，你的下一步职业规划是什么？”

格策尔说：“我当然不会退休，而且还会继续留在这个行业内。”

徐万里问：“你是继续在TKK工作吗？”

格策尔说：“不！我和杜林祥先生当初就达成一致，此次收购不包括TKK设在柏林与汉堡的两家实验室。我已经与美国一位著名的教授商定，将彼此的技术团队整合在一起，组建一家新公司，专门为全球大型冶金企业提供技术支持。我相信在未来，杜林祥先生会成为我们的一位重要客户。”

格策尔补充说：“除了在欧洲和美国，我们明年还将在上海建立亚太研发中心，专门针对这一块生机勃勃的市场。”

站在一旁的市委秘书长蔡少雄问道：“提供技术服务这一块，市场前景有多大？”

格策尔狡黠地笑了一下：“现在的TKK，在全球有三万多工人。而新成立的技术服务公司，最多只有不到一千人的技术团队。但我有充足的信心，新公司创造的利润，不会少于现在的TKK。”

大伙似乎都挺喜欢德国人这种说话不绕圈子的风格，国资委主任刘光友也忍不住问道：“经济学上有产业链效应的说法，你既然拥有如此雄厚的技术实力，为什么不打通整个产业链，把生产环节一起做了，而要选择将工厂卖出去呢？”

格策尔连连摆手：“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工厂，未来的印度、东南亚，或许也会成为世界工厂。不管是谁吧，总之欧洲不太可能成为世界工厂了。这里的人工成本是中国的十几倍！”

听完格策尔的介绍，徐万里面无表情地点了一下头。此时，陪同在徐万里身边的一位德国政府官员介绍：“德国企业如今面临金融危机的冲击，都在谋划转型。比如知名的蒂森克虏伯公司，曾是世界钢铁行业的一座标杆，现在他们的转型思路就是，成为一家最新钢铁技术的研发者，同时生产少部分附加值极高的高端钢材。在普通钢材生产领域，蒂森克虏伯将全面撤出。”

徐万里礼貌地回应说：“中德两国的经济发展各有短长，加强合作，实现共赢，应该是双方都乐见的结果。”

离开TKK的工厂，在回酒店的路上，一行人依旧在赞扬杜林祥兼并欧洲企业的壮举，杜林祥也笑嘻嘻地欣然接受。

刘光友也加入“大合唱”之中，既夸奖杜林祥有本事，更颂扬徐万里领导有方。不过在客套话之下，刘光友也有自己的冷静思考。因为与杜林祥的特殊关系，刘光友知道收购TKK，其实是一石二鸟的计谋——既让纬通获得先进的冶金生产能力，更是炒作造势的绝佳机会。但不管怎么说，刘光友一度还是佩服杜林祥的本事。如此短的时间内，就以较低的价格完成收购，在外人看来无异于捡了个大便宜。

听完格策尔的介绍后，刘光友才发现，杜林祥捡的便宜远不如预期那么大，更不像河州媒体吹嘘的那样，是本土企业利用大好时机成功抄底海外资产。敢情人家是把大脑取走，就留给你一个躯干！刚才那德国鬼子说，希望杜林祥成为他们的一位重要客户，照目前情形，杜林祥笃定会成为人家的客户。技术在人家手里捏着，想不求别人都不行！

都说中国人聪明，看来德国人也不傻。先把几家不赚钱的工厂卖给你，然后工厂的技术改造、设备保养，还得掏钱请人家来。转念一想，德国人可是曾经发动过两次世界大战的狠角色，想从人家身上捡便宜，自然不是件容易的事。

刘光友过去在领导身边当秘书，整天都忙着揣摩上意。但他人很聪明，来国资委以后，对经济工作也上手很快。他发现，近年来许多国内企业的对外收购，其实都跟纬通的状况相似。花钱买来的，不过是别人存心扔掉的东西，顶多也就是人家口中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可我们却像抱了个金娃娃回来那样，吹得天花乱坠。

当然，经济发展有其客观规律，就像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只能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之后再逐步升级换代。不能指望刚跨出国门的中国企业，就把别人的看家本领买回家。就算你有这个钱，别人也不会卖。

就拿此次收购来说，双方都是赢家。格策尔博士要谋划产业升级，自然得把这些已成为累赘的工厂甩卖出去。但是，德国人眼中的落后产能，到了杜林祥手中还真有些价值。毕竟中国有成本优势，更有人口红利。日后将这些工厂搬到河州，没准就能起死回生。

真正令人担忧的，是总有一部分人将这些本来寻常的对外收购，拔高到不应有的高度。仿佛中国人真就在一夜之间变成阔主，大国崛起已成为完成时。近年来，欧美国家深陷金融危机的泥潭，中国经济却高歌猛进。但真要说超欧赶美，却还为时尚早。人家奋斗几百年打下的基础，不是咱们三十多年就能跨越的。

刘光友更清楚的是，自己都能想明白的事，自然瞒不过徐万里。徐万里把什么都看在眼里，又把所有话藏在心中。毕竟，这个政绩是

他徐万里的。现在把纬通吹上天，正在仕途重要关口的徐万里不也能随风入云端？

6 大名鼎鼎的“欧洲夏都”

洪西省在欧洲的招商推介会将于三天后登场，省委书记贺之军会提前一天抵达法兰克福。届时，徐万里自然要赶去机场接机。因此，TKK所在城市的参访行程完成后，徐万里一行还有一天的休整时间。

趁着这一天难得的闲暇时间，不少人忙着去拍照购物。杜林祥也按照出国前的计划，带着徐万里、蔡少雄等人去到德国著名的温泉胜地巴登巴登，要领导们感受一下与众不同的德国温泉文化。

去往巴登巴登的路上，杜林祥请来的导游邱小姐向大家介绍：“德语中巴登就是泡澡的意思，因此巴登巴登翻译成中文就是泡澡泡澡。巴登巴登位于奥斯河谷中，城市沿着山谷蜿蜒伸展，背靠青山，面临秀水，景色妩媚多姿。从19世纪起，这座城市就被称作欧洲的‘夏都’。拿破仑三世、俾斯麦、维多利亚女王、俄罗斯沙皇亚历山大等人，都喜欢夏季到此度假，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马克·吐温等大文人也钟情于此。”

邱小姐是位来自我国台湾的美女，对德国的人文地理十分熟悉。因为签证原因，大陆人要在欧洲从事导游工作，面临许多困难。因此，接待来自大陆的高端游客时，许多人都会聘请能说一口流利中文的我国台湾导游。

邱小姐见自己一下子说出这么多欧美名人的名字，来自大陆的客人不一定都知道，又补充了一句：“总之，大家可以把巴登巴登看成欧洲的庐山或北戴河。”

徐万里喜欢读历史书，他问：“看抗战历史时，知道日本有个‘巴登巴登密约’，是不是就发生在这里？”

邱小姐说：“没错，就在这儿！1921年，四位日本少壮派军人，就在巴登巴登热气腾腾的温泉中进行了一次秘密会谈，史称‘巴登巴登密约’，这也被后人看作日本军国主义的宣言。这四位日本少壮派军人中，有两人的名字大家肯定知道，那就是东条英机与冈村宁次。不过在巴登巴登泡温泉时，他们都还只是少佐。”

蔡少雄笑着说：“那咱们今天，还得和这些日军侵华头子，在一个浴池里泡澡了！”

巴登巴登有两个著名的温泉浴场：卡拉卡拉浴场和弗里德里希浴场。卡拉卡拉浴场包括室内和室外浴池，在这里泡澡，可以裸身也可以穿泳衣。弗里德里希浴场只有室内浴池，而且是男女裸身共浴。马克·吐温曾在这里泡过温泉，并留下一个名句——“在弗里德里希浴池泡温泉，十分钟你会忘记时间，二十分钟你会忘记世界。”

邱小姐说：“要感受最纯正的德国温泉文化，我推荐大家去弗里德里希浴场。男男女女脱光衣服在一个浴池中泡澡的机会，估计在中国不多见。”

听导游这般说，许多人都心旌摇曳。这里毕竟是德国，来泡澡的肯定以欧美人士居多。想着那些金发碧眼、丰腴高挑的白人女性，脱得一丝不挂和自己挤在一个浴池里，实在令人激动不已。

之前来德国谈判时，杜林祥就进过弗里德里希浴场。凭良心讲，他进去之前，心中真没有什么歹念，只是想感受一下异国的温泉文化。但真正进到里面，却也忍不住瞅几眼洋妞们的大胸，尤其在不经意间瞟到水下那片黑茸茸的禁地，杜林祥真有些克制不住。

蔡少雄显然动了心，可又不好意思把话挑明：“这倒是个新鲜玩意，没试过。”

同行的高明勇立刻附和说：“人家可是绝对正规的，不带任何颜色，只不过是当地的风俗习惯。”

蔡少雄又嘿嘿地笑道：“这个风俗习惯真不错。”

众人又盯着徐万里。看得出来，大家都想去，就等着一把手表态。徐万里有些不情愿地摇摇头：“你们想去哪儿泡都行，我还是去那个卡拉卡拉吧。那么多人脱光衣服挤在一起，我还是不好意思。”

徐万里这么说，其他人也不好再多嘴。许多随行的人只好把这个遗憾埋在心底，心想以后有机会，一定还得来感受一下男女裸身共浴的曼妙场景。

下车后才发觉，大名鼎鼎的“欧洲夏都”只是一座优雅的小镇，起伏的群山，蜿蜒的小河，让这里充满了浪漫的味道。这里不久前下过一场大雪，现在还没有完全融化，因此满眼望去白茫茫的一片。

来到卡拉卡拉浴场，邱小姐便去买票。这个浴场的票价分三个档次：十四欧元、十七欧元、二十欧元。导游买的是最高档的票，可以在浴场里待上四个小时。二十欧元换算成人民币是接近两百元，想想这里的鼎鼎大名与德国人的收入水平，二十欧元还真不算贵。

蔡少雄忍不住感叹一句：“如此的旅游胜地，放在国内肯定不只这点价钱。另外，精明的中国商人也会打造出所谓的VIP浴池，专门针对那些高端客户。”

浴场有六个浴池，两个在室外，四个在室内。众人走入室内的浴池，顿时感觉温暖无比，他们闭着眼睛享受水中的超音波按摩，隔一阵又去池边小瀑布那儿进行了头、肩、背部的柔性拍击。

室外的两个池子冒着白白的蒸汽，邱小姐邀请众人出去感受一下。徐万里却摆起手：“外面气温只有零下五摄氏度，我可不敢光着身子跑出去。”刘光友却来了兴趣，说要出去尝鲜。蔡少雄笑呵呵地说：“杜总，你就陪刘主任出去溜一圈。有什么感觉，回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一出门，杜林祥与刘光友就感到刺骨的寒冷，两人几乎是急匆匆地跳进浴池里。所幸室外浴池的温度有四十度，在里面泡一会儿便感觉寒意消退。渐渐地，两人感觉浑身舒坦。看着皑皑的白雪，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泡着温暖的泉水，那种享受真是无与伦比。

“舒服呀。”杜林祥说，“身体泡着四十度的温泉，头又露在零下五度的旷野中。”

刘光友笑嘻嘻地说：“这是不是就叫‘冰火两重天’？”

杜林祥知道，讲荤段子是刘光友的强项。他不敢应战，只是摇头说：“没尝试过，不好对比。”

刘光友又感叹说：“可惜德国温泉里不让抽烟，这种环境里要能点上一支烟，那多惬意啊。”

杜林祥的烟瘾也被勾起来，但这里毕竟是异国他乡，只好无奈地摇摇头：“唉，咱们就入乡随俗吧。”

趁着这会儿浴池里没有外人，刘光友问道：“收购TKK后，造势算是差不多了，正餐何时端上桌？”

杜林祥明白，刘光友口里的正餐，自然是指将矿山资产借壳上市的事情。他答道：“马上就要过春节了。我打算年后就启动这项工作，明年之内，把所有事情敲定。”

刘光友笑着说：“祝贺大哥呀！这单生意一做成，你的身家又得暴涨几十亿吧。”

杜林祥摇摇头：“没有落实的事情，不敢夸海口呀。就算最后成功，也得感谢老弟的支持。”

刘光友说：“我人微言轻，也就帮着跑跑腿，关键是徐万里那一关。不过现在看来，你已经过关了。”刘光友用手掌拨弄水面，继续说，“要做成那样的大生意，光有河州方面的支持是不够的。其他方面，就连徐万里也帮不上忙了。但我相信，以大哥的本事，一定能过五关斩六将。”

“承老弟吉言。”杜林祥停顿了片刻，又关心起刘光友的状况，“在国资委的工作，还顺手吧？”

“今天当着大哥，我不说假话。”刘光友说，“当一把手的滋味，的确不一样。”

刘光友继续说：“在官场摸爬滚打这些年，最近我想明白了，官大官小不能仅看级别，更得看是不是一把手。只有一把手，才能真正体会权力的滋味。”

刘光友又说：“过去跟着吕市长当秘书时，我就听一位副市长讲过，他说以前当县委书记，看哪个局长不顺眼，分分钟就叫人家滚蛋。当上副市长了，名义上分管交通、旅游一大堆事，但交通局局长、旅游局局长谁来干，自己说了根本不算，那得市委书记定夺。除了人事权，还有财权。当县委书记时，价值几千万的地，说卖给谁就卖给谁。坐在副市长的位子上，手里能批的钱反而少了。”

看得出来，刘光友对于能坐上一把手的位子，充满激动与喜悦。杜林祥说：“国资委的位子很关键。没准过几年，你就是副市长

了。”

刘光友摆着手：“我差得远。真想再进一步，还得到区县再转一圈。这几年提拔的副市级领导，全是从区县书记位子上上来的。没有主政一方的经验，不大可能进步。”

杜林祥说：“听你一说，还真是这么回事。如今很少从各局的负责人中提拔干部了，大多是从区县一把手中选人。”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刘光友说，“听说二十年前，让市里一个副局长去县里当常委，好多人还不愿意去。现在呢，哪个副局长能下去当个副县长，就得去祖坟烧高香。斗转星移，职务的含金量已大不一样。”

“为什么呢？”杜林祥颇为好奇。

刘光友说：“我是这么分析的，在计划经济年代，权力集中在条上，包括什么农业局、商业局，都是很有实权的。县政府这一级，反而没啥油水。现在市场经济了，除了极个别像发改委那样的，大多数局的权力都被削弱了。而县政府这一级，因为掌握土地买卖的权力，自然风光起来。”

“有道理。”杜林祥一边点头附和，一边在想，刘光友这小子，估计又瞄上哪个区委书记的位子了。

“老弟呀，恕我直言，饭得一口一口地吃。你刚在国资委扶正，估计短时间内还得沉下心来。这时又提出挪位子，怕是不太好。”杜林祥的这番话，既是肺腑之言，也掺杂有自己的私心。好不容易把刘光友拱上去，就是希望有人在这个位置上，关照借壳上市的事情。如今事情还没搞定，刘光友可走不得！

“我知道！”刘光友说，“起码两三年内，我是挪不了窝的。”

杜林祥放下心来，笑着说：“来日方长，你有年龄优势，未来还有一大把机会。”

徐万里毕竟还在室内浴池，杜林祥与刘光友不能在室外待太久。又闲聊一阵后，他们鼓起勇气跳出浴池，顶着刺骨的寒风奔回室内。

室内浴池里，导游邱小姐正在给一行人介绍：“巴登巴登不仅被称作‘欧洲的夏都’，还被称作‘欧洲的拉斯维加斯’，这里拥有号称全世界最漂亮的赌场。”

邱小姐继续说：“这里的赌场有接近两百年的历史，连两次世界大战时期都照常营业。20世纪30年代，这里还是希特勒特许的第三帝国唯一的赌场。赌场建筑属于巴洛克风格，里面的厅堂都是按照法国18世纪时巴洛克城堡的样式布置的，天花板上、墙壁上，到处都是油画彩饰，精致的古典吊灯映衬着金碧辉煌的房间。俄国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在这里通宵达旦地狂赌，结果输得一败涂地。后来他把这种染上了赌瘾的感受惟妙惟肖地写进了小说《赌徒》中，使之成为传世名作。”

徐万里问道：“这里的赌场，和澳门的赌场有什么不一样？”

邱小姐答道：“巴登巴登的赌场不仅和澳门、新加坡的赌场不同，也跟拉斯维加斯不一样。这里讲究优雅的赌博，赌场对客人的衣着要求很高，男士们必须穿西装打领带，女士们更须衣着得体，穿戴整齐了。”

邱小姐问大家要不要去感受一下，徐万里立刻摇头：“算了！传出去咱们进到赌场，总不是什么好事。”

德国冬季的夜晚降临得很早。一行人刚在酒店安顿好，天色便黑了。徐万里说这几天因为时差的关系，睡眠不怎么好，趁着泡了温

泉，正好补一下瞌睡。

杜林祥回到房间没多久，敲门声便响了。打开房门，只见西装革履的刘光友站在门口，笑嘻嘻地说：“大哥，我睡不着，想一个人出去走走。酒店这边如果有什么情况，你给我打电话说一声。小镇不大，我一接电话就能赶回来。”

杜林祥点头答应下来。看着刘光友这一身行头，杜林祥猜想，刘光友大概是听了导游小姐的介绍，要去领略一下优雅的赌博。

近来，杜林祥也听到不少关于刘光友的议论，说此人精力旺盛、能力过人，但就是有些好赌。不仅在河州经常和几个牌友通宵打麻将，有时还飞去澳门赌场。

看着刘光友的背影，杜林祥还是深为对方的胆子之大而惊讶——徐万里就在酒店住着，刘光友居然依旧敢冒险外出？

7 签约仪式上的紧急电话

第二天一早，一行人从巴登巴登启程，折返法兰克福。贺之军的航班是下午抵达，徐万里必须提前赶到。

中午在法兰克福的酒店里休整了一会儿，徐万里和先期抵达的副省长一起赶往机场接机。此次与贺之军一同抵达的，还有两位副省级干部，加上徐万里与这位副省长，洪西省的五位省级领导都来到这里出席招商推介会。

迎接省委书记的活，杜林祥还没有资格去干。他只好待在酒店，玩弄着手机打发时间。后来实在太无聊，又叫高明勇招呼几个人过来，在房间里打起扑克来。

晚餐就在酒店里用自助餐。贺之军与徐万里等人围坐在一张桌子前，杜林祥只能自个找了张靠墙角的餐桌坐下。正闷头吃着饭，杜林祥耳畔忽然响起徐万里的声音：“林祥，贺书记要亲自来给你敬酒。”

杜林祥抬头一看，贺之军已端着酒杯，笑容可掬地站到面前。贺之军的身后，还站着徐万里以及省委秘书长、副省长等数位洪西高官。

杜林祥顿时手足无措，他兴奋却又有些目光呆滞地望着贺之军，连起身相迎的礼貌都忘了。最后还是徐万里，一边把杜林祥扶起来，一边说：“刚才在那桌吃饭，贺书记对于纬通收购TKK的事赞誉有加。原本我打算招呼你过去跟贺书记敬杯酒，结果贺书记却说，他要过来向你这位功臣敬酒。”

“林祥，你的面子可不小啊。”徐万里接着说，“据我所知，贺书记还很少向部下敬酒。”

“万里，我得纠正你一下。”贺之军笑着说，“林祥可不是我的部下，人家是洪西大名鼎鼎的企业家。我这个省委书记的工作，就是为人家服务好。”

“是，是，贺书记批评得对。”徐万里点头称是，这副神情，与在河州时的颐使气指完全判若两人。

杜林祥终于从刚才的惊讶中回过神来，端起酒杯毕恭毕敬地说：“没有贺书记与各位领导的大力支持，纬通不可能有今天。”

“按说明天签字仪式现场，咱们还要喝香槟酒庆祝的，但今天，我还是要来提前祝贺你。”说完这话，贺之军轻抿一口红酒，接着抬高酒杯，朝杜林祥点头致意。

杜林祥双手捧着酒杯，赶紧把满满一杯酒倒进胃里。或许是太激动的缘故，他竟被呛着了，喝完酒后忍不住咳嗽了几声。

贺之军又说：“刚才我同万里说了，对于纬通这种勇于走出去并且能够成功走出去，为咱们省增光添彩的企业，就是要不遗余力地支持。企业发展过程中有什么问题，你不妨多向万里汇报。他协调不了的事，还可以直接来找我。”

杜林祥知道，贺之军能对自己如此礼遇，一多半都得益于徐万里在省委书记面前毫不吝惜的赞誉。这种时候，一定不能只顾着讨好大领导，还得对徐万里知恩图报。杜林祥说：“徐书记来河州后，我们对于企业发展的信心更足了。几年前，纬通就完成在全国市场的布局，近些年我们又提出深耕河州的战略。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河州日新月异的变化，让我们看到了难得的商机。关于这次收购TKK的事，

徐书记不仅指示河州各部门予以关照，甚至亲自协调北京部委的关系。”

“事情都是你们在做，我不过敲敲边鼓而已。”徐万里打断了杜林祥的话，嘴角却荡漾着笑容。

省委书记当众敬自己酒，的确令杜林祥兴奋异常。回到酒店房间，他的屁股几乎就没坐下过，只是在房里来回踱步，嘴上还情不自禁地哼起小曲。

此时，杜林祥的手机响了。一看来电号码，竟是贺之军的大秘、洪西省委副秘书长陈枫打来的。陈枫与吕有顺交情不错，吕有顺离开洪西时，又把陈枫介绍给了杜林祥认识。近些年来，杜林祥并没求陈枫办过什么事，但两人之间却始终保持着联系。

“陈秘书长，你好！”杜林祥殷勤地说。

陈枫笑着说：“杜总，祝贺你啊。你的纬通这一次可是出彩了。”

“过奖了。”杜林祥客气地说。

陈枫说：“刚才贺书记来敬你酒时说过，以后企业发展上遇到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来找他。贺书记并不知道咱们认识，所以刚才又叮嘱我跟你联系一下，把我的手机号码告诉你。往后有什么事需要向贺书记反映的，可以先联系我。”

贺之军的形象，在杜林祥心中顿时又高大了许多。这位省委书记看来是个注重细节、言出必行的人。大家都以为是酒桌上的随口一说，他竟安排秘书来落实。

兴奋得一夜没睡好觉的杜林祥，起了个大早。在房间里仔细收拾了一阵，便准时来到招商推介会现场。

类似这种推介会，早已提前排练过多次，所有议程都是按部就班，不会有一点纰漏。推介会的第一项议程，就是贺之军与德方官员上台致辞，紧接着，是一位洪西的副省长上台介绍招商项目。

坐在台下的杜林祥，早把手机调成震动。会议进行中，手机忽然在裤兜里嗡嗡乱震。杜林祥一看号码，是远在美国的谢依萱打来的，便直接挂掉并回了一条短信：“正在开会，晚点联系。”

电话依旧接二连三地打过来。杜林祥只好走到走廊，摁下接听键，没好气地说：“我不跟你说了吗？正在开会！”

话筒里传出的却是谢依萱母亲的声音。这位几乎不同杜林祥开口说话的倔强女人，此时却以一种急促的口吻说：“我和小萱正在去医院的路上。她刚才出去散步，不小心跌了一跤，下面就见红了。”

“不是离预产期还有两个月吗？”杜林祥的脑袋一片空白，不知不觉蹦出这句话来。可话一出口，他不禁又埋怨自己：这说的不是废话吗？人家都已经说清楚了，是出去散步跌了一跤。

谢依萱的母亲倒没计较杜林祥，只是说：“小萱这阵子肚子疼得厉害，下面出血也越来越多。”

杜林祥平静了一下情绪，身在德国的自己，此刻正陪着省委书记出席重要活动。这种时候，无论如何是脱不开身的。再说了，即将来到人世的，毕竟是自己的私生子。总不能告诉所有人，我有一个私生子马上要降临人世？

杜林祥又问：“在她身边就你一个人？”

谢依萱的母亲说：“还有小萱平时在一起打麻将的朋友，她们对美国医院的情况熟悉一些。”

杜林祥稍微放心一些：“我正在欧洲出差，等这边的事处理完了，马上飞过来。”他接着说，“你们那儿有什么情况，立刻通知我。”

重新回到大厅的杜林祥，显得焦躁不安。台上嘉宾的致辞，他再也听不进去。甚至推介会进入第三项议程，需要杜林祥上台签约时，他依旧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还是身旁的高明勇，拍着他的手臂提醒说：“杜总，该你上去了。”

杜林祥回过神来，起身往前走。此时，裤兜里的手机再一次震动起来。掏出手机斜眼一瞟，正是谢依萱的手机号码。她们到医院了吗？医生怎么说？孩子、大人能保住吗？或者，自己的血脉已经降临人世？杜林祥多想立即接听电话，但又不得不忍住。

马上就要来到签约台前，TKK公司的代表已等候在那里。签约台后边，还站着贺之军、徐万里等人，他们正用满怀期待的目光注视着自己。这种时候，决不容许自己开任何小差！

杜林祥的手，从裤兜里缩了回来。焦急的脸庞上，也强挤出灿烂的笑容。他快步走了过去，与TKK代表握手致意，接着坐到台前，在协议书里熟练地写上自己的名字。

起身，再握手，互换协议书，在镁光灯前摆出一脸笑容。接下来，杜林祥还得耐心等待礼仪小姐端上香槟，与一直站在后面见证签约仪式的贺之军等人举杯庆贺。最后，媒体的长枪短炮再一次把所有人包围。

从头到尾，裤兜里的手机都震动不停。紧贴着手机的大腿外侧，甚至有些灼热发麻，而杜林祥的内心，更是翻江倒海……